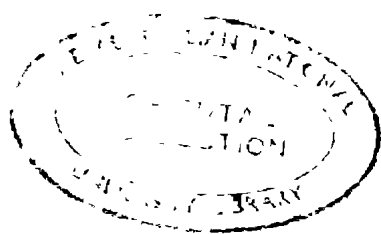


道
德
精
華
錄
一
卷



259
1955

道德精華錄

8752
民國紀元丁卯
秋九月南性署

道德精華錄并言

道院之設辛酉歲始於濟南至癸亥年卽風行全國且推及於東瀛南京道院成立於癸亥正月數載以來由各地道院寄來壇訓甚多反復參研其間理義於內聖外王之學修己度人之方無不深微精備實洩亙古未宣之蘊爲人間罕見之文惜乎無暇彙刊以致莫窺全璧茲謹將各院所奉壇訓自癸亥年起擇要編綴分爲六門第一道旨門上卷言道下卷言德第二修坐門上卷坐功下卷修身第三慈愛門秉已沉淪而救之爲慈未沉淪而預防爲愛之義上卷言慈下卷言愛第四哲學門第五靈學門第六文藝門再於每門詳細分類總其名曰道德精華錄刊行播傳容赴濟南將辛壬兩年壇訓抄錄編輯作爲初編以後所奉之訓將來續成作爲續編云

丁卯六月南京道院統掌謝冠能謹識

道德精華錄序

老氏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此言先天之道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兼言後天之道也而德又後於道仁義又後於德則知道之來源古矣自史遷以道列於六家後世以道屬於五教是乃採枝葉而遺本根沿訛襲謬歷數千年而不知誤可勝慨哉世變日亟道院聿興將以啓瞶瞶而消弭無窮之劫運故其昭垂訓示冀人人知五教皆原於道而教爭可息且使人人知一切反道背德之舉徒自戕其靈而於道無損戕之不已則形質存而靈魂先亡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且不如死而能保其靈者之可樂也是知自戕之可哀勝於被戕者萬萬矣人人知此則可以化戾氣爲祥和庶幾同歸於大道此道院垂訓之深意也惜乎進修之士大都限於一隅一時之所傳述未能窺見全璧同修謝君冠能篤信好學孳孳不已嘗蒐輯各院壇訓取精擷華芟繁去複條分縷析彙爲一編江天烽火幾變滄桑此志不渝卒歲厥事是編既出其於人心世運裨益良多豈特吾同修諸方當家置一編視同寶窟珠船取之不盡哉書成奉

訓刊行并

特命這一製敘不敢以不文辭謹就管窺所及述其緣起云爾

太歲丁卯民國十六年重陽前六日南京道院責任院監道一張汝芹謹序

道德精華錄總目

卷一

道旨門

卷二

修坐門

卷三

慈愛門

卷四

哲學門

卷五

靈學門

卷六

文藝門

道德精華錄卷一

道旨門上卷目錄

述 青玄宮太乙先天老祖之名義

道源

大道真空

道在中和

道本平庸

道順自然

道若大路

道無爲而無不爲

道不可離

道旨門下卷目錄

德爲道輔

五常之德

內外兼修

修道爲教

道德精華錄 目錄

五教同源

傳經要旨

誦經真諦

設立道院

院務進行

肩道要義

道德精華錄卷一

道旨門上卷

青玄宮太乙先天老祖之名義

謹按 老祖爲生天地人物之祖。萬教之根源。其不以教名者。重道統也。道本無名無始。老祖亦無名無始。稱之曰 老祖。不過予世人以尊敬之詞耳。先是濱壇濟壇。老祖降臨。均稱太乙。或曰太乙老人。有大事時。則書青玄宮一玄真宗三元始紀太乙先天老祖。世人不察。有以史傳所載之太乙。或秦一。與世俗所稱太乙仙尊相擬者。爰將歷奉解釋名義各訓。並 老祖臨蕪湖道院之訓詞。編列卷首。以彰大道。

孚聖訓曰。道本先天而生。先天爲何。理而已。理由何生。一炁胞耳。炁化則萬物皆生。炁凝則萬途同歸。此自然之明徵也。炁又爲何。

老祖之本體也。無物而有物。有生而無生。何人主之。

老祖也。則炁也。即理也。亦即大道也。道旨之關於世大矣哉。

乙卽一也。太即泰也。太乙卽泰一。一爲元始之數。有在一後。無在一前。故太乙爲獨尊無二之義。青玄宮春令也。春屬木。故曰青宮。夏屬火。司夏令。位南方。故曰赤宮。秋屬金。司西方。故曰白宮。冬屬水。司北方。故曰黑宮。土旺四時。分列四正。故

老祖四時各有居宮。太乙之位。各方皆有。無論何方。均有太乙。故太乙之位。天上有三十六宮

。皆

。老祖之居也。

。老祖之道。包乎天外。混沌之世。絜包之在。即

。老祖之道也。自無極而太極。陰陽相分。二象現焉。輕清上浮者爲天。重濁下凝者爲地。天地交泰。萬物出焉。

。老祖之道如此。各處之道院亦如此。故濟院之立。太一也。天津京兆兩儀也。各處之院。四象八卦萬物也。生生無窮。在濟院奉

。老祖親訓者。爲之至正至大。在各院奉訓者。仍宜濟院請正。慎終始也。

。謹按 孚聖即孚帝君呂祖。癸亥正月十八日濟壇奉 老祖訓加封爲 孚聖。 編者謹識

。慧真人訓曰。蓋聞木必有本。水必有源。有因必有果。此古今之常理也。若建巨室。則必先命工師繪圖。而後匠人得按其圖以造之。且繪圖者。尤必具有特別智能。先爲籌畫經營而後可。是以知物之受造。必造端乎構思。發軔於想像者也。舍此則工師無所施其巧。大匠無所施其能者矣。不觀夫人之創造。無論大如輪軌。小如鐘表。巍巍如橋梁之高。磷磷如釘頭之細。有物有則。異途同歸。然創造則必意匠獨運。方可盡其能。以故仰觀天文星辰。俯察地理萬物。知物之愈巨愈妙者。創之人必智能愈巧。權力愈大。審是則造天地果誰也歟。噫。舍吾

。老祖其誰與歸。真經曰。

。老祖造天地。有萬物。誠不誣也。間覽萬里長城。因歎秦始皇之雄心遠略。志氣壯豪。有非常人腦海魄力所可思議而成者。又觀孔孟之書。無不恍然其道德之高尙。智慧奇異。更非尋常庸衆所可幾及。且觀人之治作著述。即可知其品格如何。德行如何。程度職分又如何。孰是以觀。我

。老祖之智慧技巧。信無不能。無不容。無不明也。追觀天象。高不可及。遠不可測。較之地大更無比倫。創造天地之權力。尤非世界所可言語形容者也。然人之爲道。猶如是耳。宜先修內功。

。外行慈善。則功德圓滿。自可爲萬代不朽之人也。各各記之。

。老祖之稱。何曰無極。大道度世。何得普濟。須知

。老祖非天，非地，非人，非萬物。亦天，亦地，亦人，亦萬物。乃天地萬物綱維之主宰也。大絜

。體之世界。

。師（即太乙先天老祖後仿此）所居也。天地之運行。萬物之生育。

。師所化也。日月之升恒。星辰之定位。

。師所命也。是以所命之處。皆不亂秩。所化之類。歷劫永存。所居之地。萬古不變。故稱之曰天地萬物之主宰也。

。道何來乎。來於無極。道誰生乎。生於絜胞。絜胞誰生。孕於青玄。青玄誰謂。

。老祖居之。

。老祖誰名。

老祖無名。名之者道。名之者教。名之者人。人之名之也。無可名。而強名之曰道。強名之曰老。強名之曰。

老。實則有名之始。無名之子也。既至有名而道有相已。有相而教生焉。由教以入於道焉。是以備有忠恕。釋有空定。道有虛無。耶有真主。回有真宰。因地制宜。護法降魔。非護法降魔不足以化一時之人。非降魔護法。不足以除當時之障。此佛之普於印度。而必如是者也。道也。儒也。有形無形。有名無名。相濟相成者也。徒有忠恕仁義。雖可以修齊治平。然不免名利之爭。故學爲道者有之。學爲祿者有之。不若有虛無清淨以濟之也。中國有教以來。未能大化者。職此之由。然而二而一。一而二。亦未出正軌也。可以系萬方。可以籠萬衆。未嘗不可以入於道。而立教之人之苦心。亦未嘗不爲後世人立軌立法。以全大局。以固國本。以正人心。惜教衍生弊。而人之行教也。各自爲教。各立門戶。各分畛域。所以教爭之大。甚於名利。甚於爭權。此數千年來不息之劫氣。未始不由教以造之也。求益人者。反以害人。殊非立教人之本旨。立教以系一方之人心也。未知有權是爭。未知教有門戶。惟知有教。則人可以因教而入於道。立教者之本道以化人教人也。五教聖人心同此理。易地皆然。何門戶畛域之有哉。不過愈衍愈離。而人離教。教亦不能引人入於道也。教不可恃者久已。此中國之劫氣。所以數千年不息也。我

以人於道。道也昌。教也興。人心有歸已。不致亂無所投也。天下之治亂因人。人之治亂因道。有道則治。無道則亂。故聖人之出於世也。未有不以道爲經緯者。道之在人。如日月之照物也。人非道不足以爲人。物非日月之光。不足以成物。是天地之生人也。無孕之也。日月之有光也。無化之也。先天地日月者誰也。孕光者。

老。藏者胞也。故名。

老。祖爲生天地之母。名爲孕萬有之母。是無是胞。皆

老。祖之化也。能化我者。必能生我。能生我者。必能養我。故創道立院。以救數千年來失教失系之人。而出其迷途。登之光明。使道之引之化之也。道之教人也。道之渡人也。非道之救渡。非老。祖之救渡。實人之自救自渡也。人以道生。離道而亡。離道而不自知爲迷。今有道以指迷。曰內功。曰外行。道之體用備已。道之在人。在先天也。皆若是也。在人雖爲後天。而內功得其修養。可以復於先天已。外功得其培植。可以復其先天已。先後合分。一陰一陽。如晝如夜。晝光明。夜黑暗。人之作事處世也。均按光明去做。則爲陽。則爲先天。人之作事處世。均由黑暗。則爲陰。則爲後天。是陰陽之相濟而成道者。不問光明。不問黑暗。順之任之。合於自然。不違先天。不承後天。天地之運。四時之序。人得之已。大天地小天地。其爲天地。其皆不出老。祖無胞之孕則一也。至誠所以如神。而天下事無不知無不通。預覺前後數百年。以至千萬年者。一胞之中。氣各相通。靈各相依。有感斯觸。無遠近如一也。舉譬以觀。可以明已。動於彼者

如電如光。千里百里能見者。炁之通也。靈之通也。人以靈炁凝成。天地亦靈炁凝成。天地間有靈有炁之事。無不與人相通也。人誠以求之。靈炁之照與普也。與日月之光可以同。同無不照。無不普。天下事無不知已。故至誠如神。人何不誠以致道。誠以凝炁。誠以固靈。誠以大化。誠以興教。誠以昌道。而彈數千年來不化之教爭。誠乎誠乎。其在我各院之老祖住弟子乎。今日何日。今時何時。開天地之新運。立人道之綱紀之時與日也。各子勉之。各悟之。

老祖於壬戌立春日空靈留影。七月初七日為

誕相升座之期。慧真人先一日臨京兆道院壇訓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數理家以此為準據者也。然天開地闢。固無論其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即以人生而論。洪荒之際。何者是人。何者是物。既無文字。又無語言。則所謂開於子闢於丑生於寅者。又何所見而云然也。蓋自天皇以後。少有述聞。彼時之文化靈光。猶未到十分昌明。故伏羲畫卦。始意象。此世事人文初化之進步也。厥後堯舜計月。漸次為朝夕。而後日月之間。少知計歷。自甲子作而歷數始備。嗣後文明昌化。始漸臻於繁盛矣。惟是甲子未作之前。何處計誕。不過以其時計之而已。至若我至聖先天老祖。造化之元始。又從何處為之誕也。不過以造物初孕之後。物物氤氲之際。陰陽始洽。謂造物之誕也可。謂萬物之誕也可。謂師誕像之誕也亦無不可。謂以萬物之誕。造物之誕。而推崇曰

老祖誕造萬物之誕。更無不可。謂現影放大紀念之誕。亦何不可。要而言之。

師生天地。造陰陽。何所謂誕。因誕羣倫。而以誕崇之。有何不可也。諸方幸勿陵同朱異可耳。

按慧真人誕時人。名。字彥和。著有文心雕龍行世。晚年出家。改名慧地。癸亥正月十八

日濟南統壇。奉老祖命。特加封為慧真人。

編者謹識

寒山拾得二仙青玄宮問答即(和合二仙)寒山問於拾得曰。青玄在於何處。其形也。為宮室。抑或村落。拾得曰。夫物之生也。必有其母。有其母乃有其形。若夫先天天地而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為萬物之母。奚得而有母焉。更氣得自見其形聞其聲。更無所謂其宮室其村落焉。寒山曰。天地之生也。必有陰陽之炁氣以化其形質。而後大道乃因之以生萬有。今聞子之言。謂未有母而生。而為生萬物之母者。其生也何自。予不得而知。願聞其詳。拾得曰。子何見之執也。子何聞之不廣也。夫天地之為物。始元於炁氣相凝。炁氣之相凝也。乃化胎於玄。子獨不聞夫人生於水。人生於木乎。物質之生也亦然。水之生也。雖由於炁。炁生於玄。於色也亦然。故有玄玄之妙。其本也。則為氣之所生。氣由於青。故曰蒼蒼。淡焉湛焉。若夫以道而言。所謂宮者即立極之喻焉。然象之而不得其極。求之而不見其端。渾渾噩噩。森然太虛。豈堪問宮室村落所可比擬者。然既以道化萬有。而使萬有知道之所由。母之所在。不得不略具端倪。而為之寓言。使考其本探其源者。有所追求也。寒山曰。子之言盡於斯乎。抑或有所未盡之意乎。以子之言曰。求之不見其端。而欲使萬有知道之所由。知母之所在。不猶海中尋月乎。予也仍未得其詳。

而願子進一步爲予解之。使予不至惑然。而有所釋然。不亦願開予之茅塞。而爲後世啓不傳之秘。則不獨予之疑也冰釋。即後世亦無大惑不解者已。拾得曰。子之言誠是。然予之不欲有所多言者。恐先天之秘。一言道破。下士聞之。當大笑不置已。寒山曰。子之言非無因也。不笑不足以爲道。見青玄宮爲吾大道之樞紐。欲使大道發揚。當然以不傳之秘。使修者各得其至解。不亦事半功倍。而頑固不化者。皆中心悅而誠服。化於無形已。拾得曰。使修者盡得其要領。當爲普渡功德之最大者。然而道之化人也。化於無形。其自得也。得於領悟。若火候功用。未造其峯。雖有借鏡。安有不爲幻相所惑者。子何操之過急。使至寶之珍秘。輕洩於世。大道不特不能發揚。將從茲愈墜墜已。寒山曰。子何慮之過甚也。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能得其一。自能不測。今世俗之修。不以其一爲守。而以不測爲奇異者。是羽毛未豐。不可以高飛也。子何不將一之所以爲一。使世人有所遵守。各守其功。而修其候。以至乎羽毛豐滿。而後自知登高自卑。行遠自適之理已。拾得曰。夫道化無窮。一在其中。放之則彌。卷之則密。其始也。本無所謂密者。以世人好奇務異。而以神密不測之形式。炫耀於世。則一之本也既失。又安能得至誠感應之功乎。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子何不察之甚也。寒山曰。不然。予之問也。以青玄宮爲問。子之答也。以一而不測答之。誠所答非所問也。拾得曰。子之問也。予豈不知。予非不答其所問。而實弗能答也。予以青玄二字解之。是曰說文。若以宮字答之。是曰壯觀。若以斯二義言之。則後此者將更不知解之所自出已。若夫以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爲繞宮之

四維。以黃婆居於中宮。意引嬰兒姤女。使生仙胎。則更謬已。更以姑射人神。游於仙苑。姜嫄麗女。步於幽徑。以爲宮中之居人。尤屬誕妄不經。更以竹搖窗前。月移花影。風過泉鳴。水流石動。爲宮中之點綴。尤以日時不測之花。入節長春之景。爲宮中之風景。則世之人必皆有劉晨阮肇之思入天台。尋桃源之迷矣已。若更以服金石藥餌爲長生之劑。以擬青玄宮。則誤而死者。更不知其凡幾已。今子也。既諄諄相問。予也不得不以其至者爲子答。更爲後世言其至秘也。夫所謂青玄宮者。奉太虛太素之至初。爲世界萬有樞紐。混沌而設其主宰者也。天地不得與同其壽。金石不得與同其堅。日月不得與同其明。風雷不得與同其威。聖人不得與同其修。至人不得與同其妙。若然者。至色不色。至聲不聲。至空不空。至有不有。而川流不息。運行不已。以與造物之主宰相終始。而不爲造物所造。以擬其祖源於無疆。而立元始太素之極。其敢與之比倫。凡有派氣形質。莫不尊親者。其青玄宮之謂乎。

老祖於空中攝影後臨蕪湖道院訓示曰。一秒清光路。重來說法身。山河多舊澤。冠冕竟埋塵。爐火丹瓶熟。江天畫筆新。衆生數地望。大衛是西城。哈哈。一霎時吾老人已歷遍神州赤縣。去而復返。是何故。吾老人正有待於諸方者。諸方勿以現身說法者擬。勢至今日。不得不爾。諸方知之乎。着侍壇諸方聽

訓。此地稱江淮中幹。文明早著聲潮。福在茲。孽亦在茲。衆生未罹慘禍。何非吾院道功之賜也。迺者。徘徊歧岸。朝暮馨香。欲吾老人一見也久已。不知吾老人即天即地。即人即物。一切莫

靈萬類。莫不有吾在。吾一以天地人物之心爲心。曾使吾徒分演各院。在慶院邵徒論之最詳。吾何以是爲哉。吾道統五合六之旨。判於經者。悟之每難得真藪。不得不就先後天造世之狀。一一示於苦惱衆生。然何以不爲說法之事。而又不爲說法之言。蓋吾本無身可見。無法可說。若以身見我。以法聽我。即非我在。我今如是。何不見於他方。而獨留真於此。亦以斯人可教。斯地可傳。我今如是。何以學法者而關之以非法。法本道之行也。非術之爲法。乃道之爲法。斯法可以守。道即可以傳。我今如是。何以不使吾徒復臨於世。必親授之。而且親見之。實我數中所著。有。天演之例五。使不得一合。至世界羣生重罹魔劫。致於劫劫不返。皆人事自爲之也。非吾使徒之過。吾門祇一道耳。何去何來。旋轉一二度。以至無等數。終必歸於一轍。然又何以一門之內。有信者。疑者。背者。甚至於起而叛之者。是皆吾老人未及普及之。有以至是。我今如是。將爲信者。抑爲疑者。及不等等之衆。而見其真耶。實不爲信者見。止所以爲疑者以下等等之衆見。信我者。知我爲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萬生萬類一切而生。不知者。仰俯天地。不知其高厚。視日月星辰。不知其光明。利用山川草木。而不知所以正其德厚其生。言之不悟。感之不解。此所以不能不出以實地法。使天下後世永無猜嫌。免衆生之誤入迷津也。我如是言。須知我即道。道即我。勿以世界形形色色之心見我。尤勿以我實見之相見我。諸方其知之乎。悟之。知之者爲轉教其他一切。並傳知各院奉爲座銘可也。再訓。吾老人之言。不得作前徒說法之想。前徒各臨世數十百年。尙大假於人迫元竅。吾今開一秒光陰。何以一悟即知。乃我來之時爲何時。前徒

來時爲何時。今時則易然也。易非易。難非難。易在實測。難則在道之淵微。因因變生。環轉轉度。一至三爲世界未生時。吾老人在太極巔拔度一陽先生。浮無極無上。而兩儀一判於下環。五行仍著於中。吾老人一以坐鎮之。分吸分呼於太空無有中。轉無而爲有。至二圖及一圖未際。皆吾老人渾渾且且之度。陰元提之上就。陽元推之下覆。始見兩儀有屏。即後學之太極圖也。二圖之五星羅列。先後輪降。則而即而中之環。各著有結晶體。一炁之生。由炁而水而火而土而金。金元時代。生物極無倫類。世界凡有惡種惡類。皆太極開始時。受罡風滲透。致有金性分著於下界。吾爲此二圖。不過示五行生滅循環之例。非謂今時即金元也。金元世界中。距太陽系最近。物質文明。無與比倫。尤非謂五星五世界。各崇一教。各各世界中均列有五教。乃先天定於未分曉時也。六（此節慧徒論宗教之大同最詳）三圖乃吾老人當兩儀五行締生後。上系太陽。下察空寰。各各爲生養發育之理。不使相形相尅相抵觸。爲之刑者化爲親。尅者化爲恩。抵者觸犯者化爲配偶。爲子母。爲比體。萬一不得化。祇爲一度之仇忌。或一二隅廉之共鬥性而已。此世界萬物萬端。皆不出此因果之原輪。四圖乃吾老人造就世界之元胎。見五行之德。互相轉換。愈久愈純。愈合愈化。遂有五嶽之極陽。而其內則有五澤之極陰。陰陽本先後互換。距太陽熱度近者。則水土先化。遠者以次分循。世界與人物進化之例。一一相同。五圖乃吾老人爲世界發明大同元理。已將陰陽分軌與共軌之公私各度。一一交通。無畛域見。故其下形無雜。上而視焉。則惟〇圖之真空。人各得其清明之氣是已。諸方按此大略。核與吾經一篇。至午未一二篇圖文其

參。當自有覺悟之者。

慧真人奉。

命來。適問吾

師所訓圖形。意旨深奧。諸方須與午經合參。方知其妙也。若以泛論觀。則失吾

師之苦心已。各各記之。今蒙

師恩臨此垂訓。諸方緣分非淺。從茲以往。當格外淬礪。勉力修持。他年證果妙山。咸登樂土。

豈非幸耶。各各凜遵是望。

按乙丑年二月。蕪湖道院遶

訓在緒山高阜攝出影片五張。即訓內所言之五圖也。詳情載靈學門靈照相內。編者識。

道源

老祖訓曰。大道何所名。無極淵先天。先天名何立。陰陽蘊根源。吾道包宇宙。含萬物。此之謂大道。當夫渾沌初開。兩儀判而陰陽分。炁水子母。而天地成焉。蕃衍萬物。載育羣倫。飛潛動植。各性其性。各安其安。而世界立矣。凡此陰陽之化育。造化之樞紐。雖不外乎理氣。而維繫之本。卽道是也。人得氣清而全。故爲萬物之靈。於是道由人載。秉氣成形。賦理爲性。仁義發爲中和。五常立而道德全。所謂天賦之秉彝是也。緬昔盛世。人全其真。朝野相安。自成上古之風。及無爲變爲揖讓。揖讓變爲征誅。而人之性繫矣。然去古未遠。遺風猶存。故吾不降。日居月諸。春秋代序。歲月悠悠。倏及近代。而綱紀廢弛。人生淪胥。遂有不可收拾之象。吾不之拯。有誰拯之。吾不之救。孰能救之。此吾之應諸天神佛之請。傳經立道之本意也。賴先覺諸子。信受宣揚。乃能由近及遠。甫踰年而百餘分院。相繼成立。爲此百餘區域。化去無量浩劫。亦云幸矣。然此時其萌芽之始耳。將來之盛。非爾等所能料也。行見五洲守一。共享大同。道之昌明。化崎嶇而爲康莊。不其休哉。

雖雖飛冷響。縷縷送寒香。大地梅千樹。長天雁一行。蒼蒼穹天。莽莽大地。冥冥者神。蒸蒸者人。一言以蔽之。無道不立。一理以貫之。無道不存。天有天道。爲陽爲剛。地有地之道。爲陰爲柔。神有神之道。爲靈爲靜。人有人之道。爲誠爲動。發於太上。立德爲心。終於太極。無極爲始。如太借之瑞世。景象平則十雨五風。如太陽太陰之經天。日月蝕則奮馳庶走。生於一本

·象似乙木。散爲萬殊。合爲一本。如乙木之條達。如天乙巨門之景星。溯吾道之原。吾道爲最先。稽吾道之心。吾道爲最古。不陸沉。不聲替。不泯滅。不泥古以頑。不拘今以固。至大者吾道。至小者吾道。至虛者吾道。至實者吾道。至遠而至近者吾道。至深而至淺者吾道。至常復至隱。至微復至顯者亦吾道。諸子母以吾道至大至虛至遠至深至常至微。鉤深索隱而難之焉。以爲難。而易者將至矣。諸子母以吾道至小至實至近至淺至隱至顯。輕忽褻玩而易之焉。以爲易。而難者將至矣。故以言乎大。大言炎炎。包羅萬有。如鏡之無物不照。如以太脫無所能容。以言乎小。小言詹詹。無微不至。如莛。如即蠱。如不丹。如泥洹。彌小而彌堅。以言乎虛。虛無飄渺。虛體如舟。虛心如竹。返虛入渾。人疑鳥有子虛之鄉。以言乎實。實事求是。立功在乎實施。立言在乎實踐。我抱心誠意誠之懷。以言乎淺。淺若行潦。有求者斯應。有禱者斯鑒。若夫深者。深若滄海。江淮河漢。朝吾之宗。龍龜蛟龍。潛爾之形。况夫疊花泡影。蜃樓海市。朝晦夕陰。電掣風馳。清淨寂寞。恢恢冥冥。接之無質。著之無形。不可格思。不可度思。不亦變乎。不亦隱乎。夫以其大也虛也遠也深也微也顯也。諸子可以之三思。是以命名強說之曰道耳。天地之大者。因其道一也。一者。因其息息弗已之功。而定其則也。故曰天地之道。一言可盡也。不測而已。因其至測之極。而守乎其常。乃能言乎弗測也。是測者度也。弗測者息也。息息皆合乎度。夫然後得乎其玄者。乃能行乎其運化已。人之生也。本無偏倚。亦本無所謂二者。陰陽之氣。陶鑄一爐。乃有生生。是生生之道。雖由於一氣之生。實由於一炁之化。化彼萬有。不外

一息。故曰息息者。可包乎天地。可造乎陰陽。可通乎幽明。可致乎鬼神。可鑒乎吉凶。可知乎未來。可追乎既往。可於物物之先。先爲倫者。其爲斯一乎。其在斯一乎。是以行之不離斯素。動之不離斯和。守之不離斯恬。靜之不離斯適。無遠邇。無高卑。無上下。無厚薄。無明昧。無向背。莫不由乎道之至一而行乎至正者也。故曰。正則斯平。運化無窮。舍則斯容。道乃克明。是人之所以爲人者。因其宜。立其時。不出其位。而行其素。是非有凝於至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星辰之遠也。皆凝乎一身而聚之已。是身之所肩者。不亦巨乎。身之所任者。不亦重乎。

煌煌大道。誰復識之。悠悠真性。誰復歸之。蕩蕩乾坤。誰復同之。止止正心。誰復明之。唯道也。故能識乎動靜。分乎陰陽。生乎造化。主乎乾坤。萬有生之而不知其所自。剛柔成之而不知其所從。是舉凡一切有爲無爲。有相無相。有生無生。有滅無滅。莫不由斯道之化。以成其色空者也。故曰。世界之廣。不足以包之。天地之大。不足以藏之。蒼蒼之虛。不足以容之。語言之衆。不足以盡之。是故生而有其形者。非道也。生而有其相者。非道也。生而有質有體者。更非道也。無名無形。無聲無臭。置之於四方五宮六合八極九表。莫不得其中者。是謂之道。道者。道乎虛。則物物生焉。道乎空。則物物成焉。道乎自然。以求於無所知無所聞者。所謂衆妙之門。於焉得乎其真者。其道之謂乎。天之高也。道高之也。地之厚也。道厚之也。日月之明也。道明之也。星辰之遠也。道遠之也。山澤之廣也。道廣之也。草木之蕃殖也。道蕃殖之也。物物之

衆也。道衆之也。人之靈也。道之靈也。是人不可一日去夫道。不可須臾離乎道也明矣。」

物物相生。始因於仁。氣氣相感。木乃有生。水源木本。物因成質。質體相形。而烝乃化育夫萬有。故爐火不冷。鼎水不涸。水火相凝。物化之極。其在上元。人物無聞。混沌未剖。大陸之茫茫。與夫太蒼之空空而已。其在中元。物始相現。形形色色。因因晷晷。而化於不息之功成矣。其在下元。人物生者衆已。生生不已者。物極必反。於是乎殺。殺之贖厲又見已。今也相生相殺。氣候未更。而更之者。心理之作用。於是乎戾氣彌漫。而陽和之春光。轉爲秋厲之陰霾已。

韓仙解釋三元之訓。

編者識

聖人不_レ出。如蒼生何。至道不_レ立。如世界何。今日之世界。一切運之世界。沉淪之世界也。太和之氣既沒。氛厲之象正萌。正如病夫輾轉在床。歲月淹淹。若不速爲之醫。急施湯藥。其病在盲上膏下。而無所濟已。良深痛哉。救人之病。可以施之以藥石。救世之病。若不施之以至道。其病可以瘥乎。吾自辛酉降凡。副衆徒濟佛孚帝等之請。不忍觀世人之災罹劫網。以期救度。始以道設院。先自中土各行省嚆矢。其後次第推廣。以風化俗。以善弭災。吾心不爲不苦。此緣中土人之性剛氣猛。最多刼殺。必汲汲爲之挽回人心。視其可以救者。即時而救之。救之正所以俟其自悔之也。人能有悔過之心。本其無形之理。不昧先天之靈。則道之可以勸。而天命亦有所畏已。夫天命之至可貴者。要在率性修道。不爲虛靈所惑。不以邪惡爲心。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惜世人不然。輒謂先天至道。非世人所能盡悉。往往類於折枝。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吾道固具統五合六之旨。宜諸天下數萬言。世人如未能盡知。曷就自學庸明德新民始。而至於無聲無臭止以研究之。吾之道。卽學庸之道也。道不遠人。人之索隱行怪。是人之自與道遠也。偷能本萬靈萬有之具。則無往而無萬能之功。無往而無萬能之相。無往而無萬能之相。亦無往而不知。無往而不能也。無往而不知。無往而不能。謂之曰人。彼卽其人。謂之曰神。彼卽其神。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乃大道之淵源。而天下莫能載也。天下莫能破也。天地之道。孕氣而生。斯人有道。稟炁而成。道之爲體。其昭昭乎。道之爲用。其明明乎。明也有用。昭也有體。體也。中也。用也。德也。德也各得其修。中也各得其正。正爲君子。修到善人。則雖蠻貊之邦。亦可轉爲文化之域。今中土各衆生多入吾門。竊道之源。得列門牆者。抑何幸歟。此後果能由此精進。不驕不躁。不急不矜。則用夏變夷之風。可自此始矣。諸方勉之。

沙盤顯化。救既倒之狂瀾。降世垂訓。開斯人之覺路。值世人披靡之際。舍此斷難挽救人心。人心陷溺之秋。無斯更難爲力。此吾救已往望將來之意。所由來也。無如先天之道不興。世人之真大昧。致陷溺日深。愈趨愈下。天人相反。災害頻臨。呂弟本憂世憂民之心。悲天憫人之志。不忍燕赤淪亡。邀濟弟叩傳大道。宏開飛鸞之法。闡明五教。丕振道風。宣示真理。重整綱紀。令讀書士子。咸知正己化人。草莽之夫。共識愛親敬長。一切機械變詐。由此潛消。光明正直之行。因而復見。然後人心正而風俗醇。風俗醇而後世道昌。世道昌而後天災弭矣。吾諸徒之訓誡。

爲天地維正氣。乾坤保精醇。國家勤盛治。斯人復性情。歸於盡善盡美。世之僞儒末士。竟有疑之議之阻之毀之。其心果何居耶。大抵邪正不並域。義利不同居。世人不知興道之善。而心所注者邪。身所行者利。舉動犯乎國法。行止趨乎歧途。考其事則損人利己。聽其言則談閤道闢。見壇訓其心艱然。聆善言其心又翻然。而談敘紛紛矣。嗟乎。士人若此。世道尙何言哉。吾今開方便之路。遷改之門。世人若能洗心惕息。革面皇皇。懺既往之愆。積將來之福。民安物阜。俗厚風醇。則先天之道復振矣。世人其無視爲具文。而不急急爲警省也。勉之懷之。

陰陽有真氣。性情有真理。萬物有真機。人心有真道。循環六合九州。照澈十方三界。清氣也。即真氣也。統治萬國。化行八荒。至道也。即真道也。清與氣凝而爲一。亦氣與道合而爲真。乾坤之妙。道義之顯。沛乎天地。察乎滄溟。充乎理之極。合乎數之始。其爲氣也。如日月之明。其爲道也。如曉宵之變。人不能保其真氣。固其真道。安知其長夜漫漫者之非自蔽其靈光乎。噫。陰陽一心之義。明明象物也。昭昭則天也。浩浩乎有形而無形。渺渺乎有相而無相。故先天所以爲無極。而後天所以名太極。如此則不言道。而黑白渾然自見矣。即言道。而水火融然乘象矣。天地古今。剝復生死。幽顯明晦。化育細蘊。是道包之。此道之精義。各各仔細悟之。

噫嘻哉。道之在人。如日月之光也。日有光以滋萬物。人有道以滋修身。是天無無光之日。世無無道之人。日雖有時而無光。雲霧蔽之也。人有時而離道。物欲蔽之也。去物欲而見道。何異撥雲霧而見青天也。青天炫耀。萬物得以育滋。人之悟道。則修身齊家而治天下也。然道者。得之弗難。失之亦易。得失存亡。只爭一念之間耳。一旦念之不誠。濁則亂其性已。欲善其性。先清其靈。清靈之功。首在靜空。靈清濁斯去已。濁去而其性不期養而自養已。性之得養。自無念不善已。無善不歸於一已。一者。一誠之念也。一息之綿也。一神之凝也。一炁之固也。若夫吾道之真宗。而不識其真。焉能見乎真而爲真已。見乎空而爲空已。見乎默而爲默已。見乎息而爲息已。真也者。無其聲也。無其色也。無其形也。無其空也。若夫守其聲色形空。自能於念慮之間。時時剋制。庶乎得其安所。順其自然。得乎其真。守乎其靜已。安然靜真。則無一毫之私欲而蔽其靈。方可謂之真也。道也者。非特修己養身。方謂之曰道。天地之大。非道不包。一炁之堅。非道不化。以之渡人。非道莫由。以之治世。非道不平。故道者。生物之始也。復物之初也。化物之原也。歸物之本也。至深至平至默至息之真宗也。而無有不合於道中而孕萬有已。諒方宜味吾今日之道字可也。

或有問於余曰。太乙之道。何所道歟。諸子百家。何人爲宗。歷史源流。何方創教。儒耶。佛耶。斐美耶。抑雅典印度耶。傳道者視若何爲目的。入道者以若何爲資格。道基以若何爲根蒂。道務以若何爲方針。請示端倪。可得聞乎。余噫嘻曰。居吾語汝。夫人心之不古。社會之濁汚。道德之淪喪久矣。吾之爲道也。非孔孟。非耶穌。非多神。非釋佛。非蘇門答拉。非孟德斯鳩。非過激。亦非青年。非黑羅。亦非楊朱。屏黨派之臭味。創宗教之杼軸。立道德之型模。泯權利之思潮。彼邪說惑衆。欺世誣民。或空言因果。旁門左道。均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若吾之

道。非必舍己而耘人。必曰自反而不縮。非必從井以救人。必曰好生以成物。匹夫天下爲己任。克己復禮斯歸仁。慈航普渡以爲本。樂善好施以爲心。信道固爾志願之自由。傳道問爾心地之根究。道心必誠篤。具有高潔之思想。慕勢而來者。其心僞。慕利而來者。其心蕩。浮躁急進者。不足與有爲。輕舉妄動者。不足與有守。道務必持久。擇謙退之份子。以勵清流。道友必穩健。敦閑冷之品格。以作中堅。凡入吾道者。不以貧富尊卑而異觀。不以遲速先後而歧視。蓋貧而樂道。恒見其窮且益堅。富而驕矜。每忘其爲富不仁。先入道者。舊染不滌。何能期皈依正果。後入道者。放下屠刀。未必不立地成佛。未入吾道者。若問吾道可信則信。信非爲迷。不信亦不可辱。可恭則恭。恭近於禮。不恭亦不可覆。毋入主而出奴。毋入附而出污。吾未虛人之廬。人莫虛我之廬。吾未火人之書。人莫火我之書。累諸惡斯敗爾行。毋以惡小而爲之。積萬善斯成大德。毋以善小而不爲。已入吾道者。或兼善天下。勸人以善。募巨資。襄義舉。而種慈根。或獨善其身。讀好書。說好話。作好事。而結善果。吾德必有鄰。吾道必不孤。必有一往直前之魄力。必具百折不回之決心。戰敗羣魔。鎮喝最後之五分。誠格萬物。功成垂絕於九轉。今日余之不憚煩勞。具體抽象。周衍演繹。以語汝者。並以勸勉吾之諸子。結誠吾之諸子。厚望衆生及諸子之覺悟大悟以澈悟云爾。或人問吾言至此。豁然若有所悟。恍然若有所悟。曰某雖不敏。願學道焉。項先師靈訓曰。體何以名。有名即道。道生以前。萬物無體而一。道生以後。一物而成萬象。體之始也。陰靜陽動。運化而分。過龍門碣。石經路。聽講聖經。知覺感動。皆能使動而靜。使靜

而動。天地是以分一陰一陽。乾坤是以有一虛一實。坎離是以分一水一火。人倫是以重一夫一婦。八力八表。天地之間。微利爲養。天得體而順序時。以運經緯。則風雨暘若。乾得體而知立命。以葆性情。則民物胞與。離得體而善濕化。以生胎卵。則養育蕃滋。人得體而合動靜。以睦內外。則家齊國安。歸之爲體。四綱一貫。萬物從隨。惟在人觀念力行何如。是以感應因果。善由體感。得善果者。必先種善因。吾爲諸子言體。要在男女異體。而和動靜陰陽。確守乾坤之泰。不可得割。以背先天動靜。乾坤坎離之序。總之。人倫爲天地之子。天地爲人倫之母。道其祖也。苟言道德。不從倫學先立一鵠。恐問迫者。必在道體以外而尋歧路。漁山樵水。枕流漱石。豈真事哉。蓋亦後世道功靜坐得體。隨口而出之反比例也。

老君訓曰。人心唯一。道心唯一。唯精唯一。道乃爲大。不一即二。二即非道。一者萬物之母。所謂先天之炁也。炁生天地。有萬物。凡有靈者。咸其孕也。其在上元。氣質渾厚。淳樸平易。不坐之坐。不修之修。靈而不昧者。是能保守先天之些些真耳。故成道者日衆。延及下元。真氣俱傷。智能機巧。變雜百出。人情厭故喜新。爭名奪利。心抱凶險。腹懷危惡。日逐逐於紛華靡麗之場。羣蕩蕩於權位勢力之爭。不顧道德爲何事。仁讓爲何物。孝悌忠信爲何名也。於是上感天怒。下遭地慘。如數載以來。天災人禍。屢現不已。嗚呼。良者何罪。遇者何幸。竟遭如此塗炭。良可慨也。是皆不知守一爲宗旨故也。然而欲收世界之騷擾。當時之糾紛。使萬物裕如。人民樂業。宇宙昇平者。必由仁讓始。亦必由大道始。如仁讓興。大道昌。而世界有不太平者。

吾不信也。從此視之。大道之有關於人世。豈淺鮮哉。

如來佛訓曰。佛本無心。心在天際。佛本無情。情乃寂滅。不生生已。不滅滅已。空中有色。色中有空。空中之色。色中之空。色中有實。空中亦有實。空中乃虛。色中亦虛。由此空中之無色色界。證得形影性情。無一不在無色色界矣。吾

師本體。一個氣胞。吾

師之道。一個真理而已。天清地濁。天動地靜。動濁清淨。莫不從理來。今日劫餘。人將永滅。吾

師發菩提心。成立大道者。不過想由永滅之中。度一切衆生。得存些些真諦。以補灰燼後之生生耳。普度一切衆生已。而無一衆生實普渡者。因是因。果是果。故若能收拾外務。作一担肩去。不留些些滓滓。在五濁惡世。即是佛矣。亦是法矣。亦是先天之大道矣。庶不負吾

師創道傳經之至意。諸子勉旃

孚聖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者。太極之真精也。又謂大道之真精也。自太極初開。陰陽分布。真陽主動。故上浮者爲天。真陰主靜。故下凝者爲地。由是天地奠定。化育流行。生生之機。無可或遏。斯人道於以生。三才於以位。而大道之真精。於是乎有所煥乎。天道示以文。而風雨露雷之象著。地道示其質。而山川草木之類生。人道則文質兼賅。天真悉備。初無矯強之弊。僞貌之術。然後道著於天。天道不變。道生於地。地道不遷。道備於人。人道以正。觀乎孩提

之時。或泣或笑。喜怒哀樂各有所異。而皆出自其衷。故笑時則有所歡。泣時則有所慘。迨知識漸開。嗜慾漸近。天所賦之真氣。日即耗亡。性所界之本真。概爲滅絕。人道因之變矣。人道一變。於是風雨露雷之變因之。日星電雷之變因之。山川草木之變因之。至天地之變與。則人不能生矣。嗚呼。人何不自愛哉。彼綢繆腐尸。烏足且思保身。潛跡深淵。水物猶知惜命。物類若此。彼人何心。嗟嗟。人以三才之侶。萬物之靈。獨昏昏然而以利欲是圖。下愚自綢。滅天理。剝性命。造罪愆。至於死而不悟。不誠悲哉。

舟之行也。必待乎水。翅之展也。必待乎風。萬物之滋潤也。必待乎雨露。人而立身淑世。若不遵守軌道。不亦憂憂其難。是故水不厚不足以載舟。風不厚不足以鼓翅。雨露之不足。不足以滋萬物。人而失乎軌道。則不足以淑身立世。夫人之軌道爲何。蓋不外三綱五常而已。顧究非易易。是在其德之必修。學之必講。道之所必重。斯可遵道而行。則所用無不備。所施無不宜。更有道之可勸。而勞諸聖賢佛仙。今也人事淺薄。世風剝削。河山慘淡。風雨縱橫。大地腥膻。渾無乾淨。曾幾何時。歲月之不與留。而包虛空中之衆生。亦竟坐視其虛。居諸空負。其德既不修已。學亦不講已。而道更不重矣。意尙紛爭。懷甘擾攘。欲覓善者。百無一人。救度有心。能無悵惘。吾

師所以自辛酉下降。勸道教世。緒紹石門。吟域不分。悲憫莫釋。晨鐘暮鼓。敲警頻年。無非期世人共醒於夢昧之中。同登覺岸。免墮輪迴之下。樂享再生。義構慈航。渡盡大千世界。出災拯

劫。造成不二法門。一片苦衷。曷其有極。道行中外。無已有與。夫道之於人。猶人之於飲食然。有之則健康保身。無之則滅身且夕。苟延殘喘。能有幾何。噫。道之救人。實猶人之生活所必需。創造之所必賴。人若不率循之。舍其道而弗由。是真非其心肝。而長夜漫漫。正不知何時旦已。光陰微秒。其可忽諸。悲哉勉之。

道可誇乎。曰。不可。道可以無誇乎。曰。猶不可也。今夫道。兩天之斡鑰。萬有之起原也。兩大之間。一點虛靈。厥物維何。曰道。萬有之初。一個真玄。厥物維何。曰道。虛靈也。真玄也。故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退於密也。吾

師之道。囊括兩大。網包萬有。不有己。不有人。不有物。卽物卽性。卽性卽道。道在派胞之中。而充溢於派胞之外。其於修方也。歸斯受之。不拘繁文縟節。順乎自然。無一毫杜人之所嗜。而使人自忘其嗜。著道者。心也。心志乎道。則爲優氓。豈必誦佛茹素也哉。且夫道者。公也。無私之謂道。勿崇奇詭。勿尚隱祕。罔於迹而自小者。吾

師以爲倡善則同。惟任其自生自滅而已矣。是故道道也。道不誇不與。道不與不誇。誇無損於道。而道有得於誇。諸方其細味之。

慧真人訓曰。大道本無物也。爲何又說這道字。然道不公布。而守之以密者。非吾所謂道也。自六萬紀

師授道旨以來。純陽凝固。金爲水母。派氣化合。陰陽並化。水乃始生。水爲火之母。又爲火之

敵。化火生火。而真陽乃以斷喪。其在派也。凝固團結。無一毫露縫之處。是爲大混沌之世。厥後陽中生陰。陽派漸弱。氣乃生己。獨陰不生。是爲洪濤之世。陰中寓陽。漸次生成。陽又化陰。陰陽相含蘊。而物初孕己。物之未生也。卽數家所謂天地開闢之時也。泊後物物相生。何者謂之動。何者爲之植。又何者謂之物。更何者謂之人。不過日久漸化。文物昌明耳。後始有動植人物之分己。蓋古荒之時。物與物相處。而人亦與物相居。彼時天元未喪。淳樸樸實。故無所分也。自心有知識。而陰譎之心出。人與物爭。彼此相戰。而人物因之分己。人物相避。而後人羣與人羣相分相爭。道始淪喪。輔道之需。以德得之。此謂建德之始。厥後德又下降。及於人智。而世道益乖己。後之作僞者。乃乘道德仁智之衰。而巧立名目。其初也。以道統爲不可失其真傳。而又不能亂渡匪道者流。故假龍虎黃白之說。及嬰兒姘女之喻。以爲陰陽五行之假借。更以鼎爐丹鉛之旨。千譬百喻。以爲幾事不密則害成。故退藏於密也。其意何嘗不善。雖是愈演愈奇。愈出愈乖。而道乃真失其統己。所以爲害之由。在於貪嘖謬執上得來。何以言之。必有神佛之思想。非貪而何。必有嫉人之思想。非嘖而何。必有誇耀之思想。非矜而何。必有丹鉛藥餌之思想。非執而何。去此數病。與言道也。夫道一而已矣。

師化育萬有。卽尋常日用之大道。不能潔身自束。而強言道。吾不知其道也。至若 師之稱謂。人崇之。卽曰 老祖。人不崇之。亦無所謂。不過 師道之普渡。吾與字聖得。

師之道。而始能入樞籍也。

道奚名奚形焉。得毋陰陽生萬物。發之爲人所行。而名而形之謂乎。是也。未能盡其道也。養其化系乎陰陽。陰陽系乎天地。是天地由道而生也。道之於機微。於空虛。無非道也。吾道之道。是斯道也。非拘乎履道之迹。形道之形。而即名是道也。究表不覺其裏之道。執偏不合乎中之道。是非吾道能盡完美也。是則道非導人同歸於善之名乎。是也。非僅以形善履善之謂道也。要乘乎心之至善。而履乎至道。且足善已善後世。故堪化人壽世。同遵至善至道之途。使其思念舉止言語無一不純乎至善至道之旨也。陽轉陰復。地載天覆。是循乎至善至道之軌。不啻少逾其化育。可謂至善至美至道乎。又不克盡其道也。噫。究何故哉。空空者得無全道乎。非也。陰陽之氣。有時不克循軌。天地有不化育。殆歸乎人造耳。陰陽二氣。本不逾軌。忽遇怨殺兇毒之氣所冲。則不克守其自然。而隨其怨毒相流造也。天地亦隨之而轉煥爲寒。失其滋化之氣。則化育亦弗能得乎其時也。嗟乎。天地陰陽不能守其自然之軌。悉由人物自造也。非天地陰陽不能守其範也。以是則知其數者。殆自召也。欲免自召之數。求其陰陽無舛。非人人時時求道之真諦。無息放離。道善之軌。雖不克盡挽其數。則數可由道而化已。今人言道。得一未覺其二也。有知道爲善途。有知道爲慈園。有以道爲護符。有以道爲靈奇。從而歸者。覺吾道真正之烈機亦少哉。須知師道所言靈者。非效驗奇著。而爲衆生所佑所也。所言靈者。乃修復其氣。以養其性而聚其靈。修滿元胎。不受剝復之苦。非僅以一靈而昭衆生皈依也。以靈而迷衆。其道又何足道也。如以祈

俗而修者。修何與也。如以從衆而來者。雖來猶未來也。

則道普拯皆規。猶風之擊物然。不以其高者大者而劇之。細者微者而忽之。明乎是者。則明道已。或曰。不克盡其善。而從衆慕道而來。背道而馳。何不加其懲。使其知神之教。而不敢少懈厥志。則謬乎其矣。

師道本乎自然。不使少強。使其覺自覺。若以顯威迫感。雖感其形。未感其心。雖感於白晝。難感於暗室。是感也。不獨不克覺。吾恐化不克化。則魔鬼崇邪。遍地蜂起矣。

師道不以驚奇。尤戒驚奇。凡有祈迷治病。不以探試者。則感召靡所弗及已。

其已哉。道之高也。人無夙慧。不足以窺之。道之深也。人無學術。即窺之猶不足以得之。道之至精。道之至純。精也純也。多不可勉強以形測。是在其自悟之耳。悟之深即得之深。仙時色聲聲。虛虛實實。悉各得其真宰已。真宰主乎道。則盈天地之皆化。亦盈天地之皆道。儒者謂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是天地人皆不可以無道。偷天得其道。則萬物悉清。地得其道。萬物滋生。人得其道。萬事悉平。迄今破碎山河。飄零天地。蛇蝎世界。豺虎人心。若不亟亟求道以爲轉移。則世多崎嶇。難趨正軌。人迷噩夢。焉有鼓鐘。大覺未醒。衆生不悟。前顧茫茫。能無浩嘆。幸諸神聖仙佛。不忍親生民於水火。痛陷人於愆尤。藉以木筆沙盤。未暇借洩天機之謬。驚降塵寰。院設宇宙。今也宣化。明也宣化。始也傳經。繼也傳經。口之苦。心之慈。未有甚於此者也。究無非感人心於至善。願世界於大同。並無他等作用。何世多不察。往往不知信仰。而復誇道之是。

是非非。是自棄也。是自慢也。吾爲道重生民。固不暇與之較。惟其心何居乎。心何忍乎。良深慨哉。

道生於循環不息之機者。以生之又生。而後派靈乃相凝固。以道中之真旨。能爲事實之研究者。故非徒具其理而已。有之母是曰無物。無物之子。乃謂有物。無物之始。亦有物焉。是謂子生母乎。抑子母息息相依乎。是又在根基之固者。爲能知其真旨。又非空言所可譬喻者。日月見其光。亦見其形。雷霆聞其聲。而不見形。萬物見其色。聞其聲。知其體。識其質。而不見其始。不見其終。何也。日月之光。靈氣凝凝而已。雷霆之聲。氣之感觸而已。萬物之色聲體質。靈氣之糟粕而已。以言乎糟粕。則所謂始者何所謂。母也。所謂終者何所謂。子也。母子寓乎終始。而終始定其子母。則萬物當有終始也。其所以爲始者。萌芽之動也。其所以爲終者。形氣相雜也。惟至仁能藏其仁。以成終而待始。固其根而防終。雖終猶始也。雖始猶終也。終始無間。乃能脫乎糟粕之形體。而堅凝吾氣靈之神也。能凝其神。乃堅其仁。其仁能堅。而後生生不已。川流不息之功。於是乎在已。諸方其各藏其仁。以待造乎物者之終始。庶幾聲色香味之薰陶。不強吾靈已。各各勉旃。

或有問予曰。何爲先天之大道。而大道有何作用耶。予對曰。是道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堅而難壞。固而無破。不依行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死而亡。不待生而存。夫泰山非所高。邱垤非所低。江海非其大。行潦非其細也。

故取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秦楚失其富。儀秦失其辯。良平失其智。烏獲失其勇。公輸失其巧者也。此太古以降。獲道聖賢。歸配兩廡。血食千秋。馨香百代。名揚後世。雲垂萬古。殷鑒不遠。二十世紀。人意莫測。草木驚心。爾欺我詐。爾詭我譎。不知大道爲何物。公理爲何事。竊恐數十年後。大道之理與大道之行。將不復見於人世矣。惜哉。蓋先天之道。生天地。育萬物。孕萬靈。凡有靈者。咸其孕也。故天賴之以生。地賴之以寧。物賴之以茂。人賴之以成也。由此視之。大道不可須臾離之一語。可慨而知矣。然人之擬修道統。以明吾教。非由坐而靜。由靜而悟者。不克臻至妙境也。或聞而言曰。靈而不昧者。皆於是悟。昧而不靈者。亦悟於是悟。各各記之。

濟佛訓曰。輝煌煌煌。炫炫燦燦。普照乎宇宙者。日月之光彩也。青青寂寂。悠悠杳杳。萃聚乎大千者。山川之靈秀也。熙熙皞皞。淒淒淒淒。培植乎萬象者。雨露之浸潤也。空空洞洞。虛虛無無。惻隱乎赤寸者。人性之本善也。勃勃鬱鬱。清清潔潔。不爲外汚所染者。大道之真諦也。夫道之體質。在天爲日月。在地爲山川。在萬物爲雨露。在人性爲惻隱。如初生能守先天所授之靈光而不失。則可與日月並明。山川同秀。雨露共澤也。不然。何以孔孟能守赤性而不失。則後世尊爲王者師。血食千秋。馨香百代。永垂而不朽也。由此視之。人性與天道。可謂幾希矣。延及今日。人心險詐。道德淪喪。智能機巧。變詐百出。如汎濫之水。決堤而奔。不知守本性爲宗旨。故國家也而有閹牆之禍。骨肉也而有殘殺之兇。財產也視爲生命之重。禮義也視如鴻毛之輕。

。噫。於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志之不堅之故也。於是世之傳道立教者。各分畛域。各立門戶。各暨旗幟。卓卓然五教咸相爭執也。豈不知五教之源。皆發於一系也。吾師見江河日下。人心愈雜。宣化大道之本於此濁世。以醒諸方。勉之記之。

謹按 南屏濟祖。於癸亥年正月十八日濟南統壇。奉 老祖命加封濟佛。 編者謹識

莊仙周訓曰。後世之談道者紛紛矣。上不究其源。下不竟其委。好奇者既失之偏。拘守者又鄰於隘。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吾所謂道。乃正道。亦大道。固有體有用之道耳。體何在。即人心之生理是。即天地之生氣是。即儒書所謂太極生於無極是。然猶未顯揭真宰也。自老祖降化。始明宗旨之原理。而道大體顯著矣。由體而見諸用。其用乃有不可勝言者。以此理用之吾身。則可復性而全仁。以此理用之度人。則同舟而共濟。以此理而施教乘化。則萬世而下。五洲而遙。皆可正人心而挽世運。五千紀前之教。近世儒釋道耶回各教。何莫非演用此道。而各造其極者。向使體有所偏。而用有未備。安能使卓卓分立之五教。遽爾統歸於一耶。故曰。吾所謂道。乃正道亦大道也。哈哈。此一段淺說。乃白話耳。文云乎哉。

老祖壇專重功行。不重文藝。凡有論著。總以闡明道旨爲歸。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文云乎哉。昌佐神訓曰。道者。人身之本。衆丹之至原也。淵淵乎其深不可測焉。遙遙乎其遠不可及焉。推之則包括乎穹蒼。卷之則收藏乎幽密。明越乎天。廣超乎地。或倏爾而轉機。或突然而景馳。或幽隱而關玄。或羅織而密秘。或假形跡而昭宣。或歸虛無而恍惚。或淪大海而翻騰。或凌太空而

渺極。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擬之不得。轉之亦非。高懸萬物。範圍人心。失之有損。得之有益。道已哉。何其玄奧無窮也。各各細味參之。

大道以遠爲期。而彌志以赴之。乃克有濟。吾自期演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者。蓋知道不在淺近。而志趣汲聞。必無以達之耳。世人狹隘居心。躁急從事。而克造精微之域者鮮矣。諸方潛心自審。其身體而力行之。

謹按 諸葛仙武侯。癸亥正月十八日。濟南統壇。奉 老祖加封爲昌佐帝君。 編者謹識

伏仙訓曰。道本至微。雖幽密亦得顯。積微而爲大。雖天地亦包藏。故曰道之體用。彌綸孔彰。其小無內。其大無方。天人共由。莫能逾常。是以天以之而四時順序。地以之而春生冬藏。人以之而倫理得體。世平時亨。乃由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吾道教世。以道爲導。而不以異爲是。智者見之以爲智。庸者見之以爲常。雖道之管被。而得其要者。惟個心之遙邁。是下是上。我職修各子。其各以下反上。而作妙山之氓。其各以吾淺微之言。共研無荒。

韓仙訓曰。蒼蒼者天。茫茫者地。芸芸者衆生。天也。地也。衆生也。何自而生耶。生於氣乎。生於質乎。抑生於造化乎。曰生於一。一即道之本體也。鴻濛之際。古荒無考。追文字出而書史所紀。半難徵矣。及乎近季。科哲學興。於是地爲球而天爲氣之說出。人咸佩爲卓論。然其於天地之根。仍略而不詳。非不詳也。是無徵也。欲明宇宙之大原。先求道之真旨。此道之與人。所以有最要之關係也。道生於一。一由演化。演化而水生。水生而地成。於是輕清者上升。而爲蔚

藍之天矣。重濁者。降。而爲博大之地矣。天地既立。陰陽互爲其根。五蘊化而六氣順。胎瀉明化。飛濤動植。山川風物。亦由之而生。爲人者得氣清而全。故能靈於萬物。靈之一字。已盡苞符之秘。而靈氣化之功用矣。靈由蒸者。凡山川之構結。動植之衍育。莫離乎此。故靈爲宇宙之根本。亦道之用也。道之於人。其關鍵所在。亦惟靈是賴。非靈無以彰道之體。更不能盡人性之完善。蓋靈之爲質。虛無亦縹渺。求之而未得。雖執以告人。其執信之。而其可證者自在。即人性之純善也。人之生。地域各不同也。種族各不同也。即血脈統系。亦各有別也。萬人集於一庭。其同貌者殆數人耳。其形體精神。亦尙不能純似也。是無他。亦因其秉賦之異耳。而獨於其固有之性。則咸純善焉。上下千萬年。東西兩半球。人之生也化也。隨春秋之代謝。而惟此一點之真性。無古今之差。中外之異。若合符節。人皆同之。是何故哉。即吾所謂由道生由氣化之清靈主之耳。是亦道與人通。人從道化之鐵證耳。或者曰。人性既咸善矣。而舜跖之判。賢愚之分。復何因哉。予曰。噫。子誤矣。性爲先天。純潔無疵。孔孟所謂赤子之心。人之生也。惟孩提之年。其性猶全。及乎知動而識生。即由性發而爲情矣。情有正僞。有善惡。正者善矣。僞者非惡而何。是則子所惑者。乃情之作用所致。非性之真如也。故欲明道之真旨。從其大則大之。大無量也。而反躬以察。其性情乎。是即吾立說之意也。由此類推。道之寄於萬事萬物。皆如是也。一隅三反。觸類而伸。是在人之自求耳。

吾語諸子以道源。其意安在。蓋爲夫不明道之真象者而發也。離院諸子。熱誠毅心。信受宣揚。

罔已果證善提矣。而道務進行。時有阻滯者。緣是邦士人。多未明真旨耳。吾今再詳論之。非莽乾坤。渾渾宇宙。其開闢之源。人多知之矣。而其所以維之者。即道是也。道之在於兩間。如風在空。如水在地。固無往而不貫也。凡夫動植人物。莫不含有之。而人得之獨全。於是道用人載已。今人秉道而生。靈化性出。五常備而品節明。在昔上古。堯之傳舜。有道心惟微之言。即是斯道。厥後人迷其本。禍亂侵尋。孔子出而詩書備。教法昌明。於是大道之傳。遂在儒門。相沿既久。儒術爲經世之大綱。及夫周漢之間。道釋二教。漸以盛行。而道之寄也。三教同之。迨夫唐宋以降。通乎域外。寰球之上。國境林立。其宗教各有不同。出入紛歧。甚且相見以兵戎。而後教乃底定。而耶回二教。遂爲海外之宗。於是五教並立。巍然而與天地並矣。道之傳也。亦不出此五門。五者似不同。而實無異。因人之淺見陋識。各炫己長。門戶之爭起矣。門戶一分。而道晦矣。道旨不明。人心思亂。蘊釀既久。浩劫是造。切網重重。萬靈有燼滅之虞。此吾師悲天憫人。傳經立道之本意也。所傳之道。非別一道也。即五教所同出之先天大道也。斯道也。無偏執。無秘密。蘊古人之源。盡天人之妙。數千年之本原。一旦昭然於天下。嗟爾元元。何幸而遇之。顧乃猶疑遲迴而不能自決。其故何哉。夫人生斯世。疆域分五洲。種族別五種。固不能執一以律之。然凡人之生。爲工職業。莫不各有一長。五教之中。莫不各寄一門。此固無古今中外之分也。而於此萬法同源之大道。可不亟求之哉。或者曰。神道設教。今人所弗尙也。嗚呼。亂天下者。其斯人乎。何不披往籍而求之。考古今以徵之。是無待與辯矣。且近年以來。固羣

以各邦之趨向。而定世界之依皈。試一觀西邦信教之屬。事天之格。近且殷魂學靈學。爲專科而研究之。是則彼之崇尙爲何如。噫。可以明矣。况吾道重在修己以渡人。慈心而濟物。倫常營業。無一毫之相妨。合新舊道德體育智育而俱備。又何樂而不爲。若夫甘自棄者。固當視之爲迂談。則亦已矣。神豈有所利哉。

閻仙濠溪訓曰。夫道也者。出乎天地之上。包乎宇宙之外。以天地爲道體。以氣運爲輿殿。如老祖之道。在混沌之世。惟大道獨存。至子時天開。丑時地闢。人生於寅。如一時有一萬八百年之運。入於午時爲中天。得天地四時氣運之正。故

老祖之道。至天地十二時氣運將盡。而大道則仍在也。天之氣運。至亥時復爲混沌之世。而道仍是一大氣胞。不知天地之已化爲鳥有。亦不知日月之光無。而道體如常。至世界再出。而亦復明矣。

老祖之道。實生天地也。

夫純粹無雜。始終無間。賅括萬善。通古今。達上下。爲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運則無息。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體則無外。而所包無遺者何也。非古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治世教民之道乎。非吾

儒化災弭劫之消乎。非五教統一之道乎。五教何以必須統一。蓋以五教雖有其名。而無其實。以致世終離平。而劫數仍不免頻仍。何以故。鮮不以人心私慾太甚。儒者雖曰忠恕。釋者雖曰慈悲。

。道者雖曰清淨。回者雖曰清真。耶者雖曰博愛。其如人之不忠恕不慈悲不清淨不清真不博愛何。欲挽其弊。吾

師所以以大道之奧發示人。而令人坐功也。夫坐者。誠去私欲之惟一無二之妙法也。何以知其妙也。人之不近於道者。莫不因魔惑之擾。欲念之侵。所以心之本然之明。本然之清。俱被蒙蔽。而心不正矣。夫天下事不外兩端。一當爲之事。是正善。一不當爲之事。謂邪惡。然辨此當爲與不當爲。又非心得其平得其清者不能也。得其平清。非坐達六度。莫克臻此也。然非僅有名無實者之坐也。吾今示諸方以坐之要旨。不外一誠而已。誠則明。明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則大而化之爲聖。聖而化之爲神。更大而化之爲天。總之聖也。神也。天也。皆不出人之心也。心外無聖。更無心外之神。心外之天也。又何難成之道哉。

李仙太白訓曰。道者奚謂也。日用之間是乎。未盡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乎。未盡也。陰陽搏精萬物化生是乎。未盡也。夫是猶有所體。道惡有體。既有其體。則不稱道。中庸曰峻極於天是乎。未盡也。道惡有極。既有其極。亦不稱道。道也者。太空之真氣。人身之良知。天地爲其所造。萬物爲其所生。無體無極。無色無聲。萬物之視天地。如天地之視大道。萬物有一朝之盡。而天地則無一朝之盡。縱天地有一朝之盡。而大道則無一朝之盡。萬物之有盡。不足天地之一時。天地縱有盡。不足大道之一瞬。由是論之。則道之視地上一切。則莫擬議。然而地上一切。亦無往而不具有。更無往而不資倚。即環虛一切。亦無往而不具有。更無往而不資倚。此韓仙所謂

先天地而後洪荒矣。老子論道。曰道不可名。強名曰道。又曰。道可道。非常道。是知道爲無體無極而不知其用。莊子論道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其虛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是知其用而誤其體。孔子論道曰。大道之道。即造天地陰陽之道。人事一動一靜之理。是明其理。而忽其意。此三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得其全。欲得其全。必須合此數家之說而貫通之。且窮於環虛。思於推極。方可以爲行。

尙真人訓曰。道固無名。道亦有名。無名者大道而已。何名之有。有名者其實有名。夫道之生也。由人之心。人之心判焉不同。故道亦各別。忠孝友悌禮義廉恥。爲人之常道。能不背於斯。可爲完人矣。其有存利物之心。救劫之懷者。斯可謂之大道。其有心存險詐。誣人之短者。則爲詭道。從大道必造上乘。行詭道者定入地獄。此固非道有名。實人心之趨向各異耳。諸子思之。

謹按 尙真人諱正和。號履平。晉之汾西縣尙家莊人。生於唐紀元後第一甲子八月朔。開元迭次徵見。皆辭去。化身於宋天祐二年二月二日。至宋南渡第一甲子年八月朔。道成入仙籍。別號真宗山人。曾在濱壇自述歷史如右。

編者識

大道真空

老祖訓曰。道化無邊。從無而有也。有之則不能化。故虛無淨空。乃謂玄妙之門。諸方於坐候修養。必有所悟。惟是存於心者。實而不空。起於念者。雜而不純。此悟之所以實難也。今以道之真妄論之。空無一物。純一不雜。少有含垢。則不測之功。不能寓其中已。是以以坐爲修者。妄念不生。修其內也。以慈爲修者。竭其所能。修其外也。內外不偏。固無所容心於其際。而後大道之所以化萬有。垂萬世。而不沒不朽之功。於是乎在已。故曰。求其所知。必無所知。求其所能。必無所能。若有所知。有所能。而存於心者。其知其能。皆爲幻相所着也。若以無所知無所能而任其自然者。是曰良知良能。孩提之童。天性未泯。能言能行。皆良知良能。必無一毫人欲之強勉者存於其間。問其心。空而已。問其意。虛而已。問其識。靜而已。問其慮。無而已。以此四者。比擬於修養。不及期年。必有所成。若以人欲之私雜於其間。而爲修養身心之用。未有不立見幻相者已。故曰至人無夢。蓋心之所思者。晝則爲想。夜則爲夢。有所想乃有所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妄則爲幻。幻則入乎夢寐之境已。故曰。求之不得。寤寐思之。蓋天下之理。必有其自然存乎其間。若強爲之求。而思其所以然。終無能得之一日。必也從心之至空。使莫之知莫之爲。必有所得也。諸方試思。空即無。無則極。極則化。化則生。生則變。變則死。死則窮。窮則又變。變則通。通則又化。化則不可知。不可知則不測。不測則爲神化。神化之功。由於不二。不二則一。一則即道。道則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其萬化之機乎。是以馬生程。程生樞。

· 橡生竿。竿生絲。絲生茹。茹生文。文生質。質生氣。氣生神。神生精。精生人物。而後大千之基。於是乎大有可觀已。故曰。天時順其自然。生死得其序已。地利適於自然。則消長合其度已。人物安於自然。則感哀中於節已。有此理而後有此用。有此用而後有此機。機得於正。則心不爲機所役。心不得其正。則機之所伏者。皆爲殺爲剋已。是以一念不可妄生。一言不可妄出。苟有其妄。則無中生有。而失其常態。不能相安於無事已。老人故爲諸方告以至清至寧之理。而爲諸方立一至虛之機。使各各存心於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而後玄妙盡在其中。則息之調也。虛之適也。運之通也。靜之宜也。均由斯虛白空碎。見其混沌至實之境已。

道生生者一也。能一即道即生。本自無無而來也。世人徒見其有。不知有非所有。強無以爲有。昧有而屏無。世界所以以有爭有。視糟粕爲珍羞。何以然也。着相而不悟空。色色空空也。空中之色。色中之實也。必得斯實。乃識其空。孔門所謂仁。可喻空中之實之道。仁者發也。由發而本。而枝葉。而花果。仍返乎一仁也。生生之道如此。空色之道。亦如此也。其於人也。能抱一仁之道。即色即空。亦即生生之道也。諸子言修。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一添充和。其定也平。吾道爲化。不外心誠。誠其心者。添自易充。充乎添者。氣亦自平。循環圓明。點埃不染。是實堅修。今日來侍諸子。要皆知修之旨。惟人身涉世。無在非塵。欲其弗着。當悟所空。曇雲現幻。始際若真。而同首重囑。其散也淨。知其必散。乃足參真。真在空中。空覺斯存。此修之諦。實用精求。身之能悟。世道以昌。吾所期化。惟是而

已。

道爲萬物之母。而水源木本。各從其化。各從其運。乃可以固其不息之機也。今人天之間。物各爲物。道各爲道。非有門戶之見。即有運庭之別。於是乎道之大者。無所容於萬物。道之密者。弗能藏於幾微。而蕩蕩莫名之真機。幾乎息已。是道之所以與物。有見有別者。實由於爭端之起。小見之興。而後人與物爭。物與人違。人與人爭。物與物違。使坦坦之道。莫知其所宗。莫知其所由已。故曰。道有其際者。非道也。道有其岸者。亦非真道也。道有門戶之見。更非真道也。若然者。惟而行之於無涯虛空之間。而弗能滿其跡。藏而納諸須彌芥子之中。而莫能尋其形。夫然後可以得道之真歟。所謂道者。無遠邇。無高下。無幽明。無厚薄。皆以其所宜而運之。皆以其所不息而化之。至空之境。真色寓焉。至色之天。真空密焉。虛玄之域。實際有存。仁實之中。虛妙皆是。而後有其固有。無其固無。有亦若無。無亦若有。於斯時也。天人之間。自相磨合。人物之際。融然無間。夫焉有所謂爭者。夫焉有所謂見者。見爭自除。道乃自固。固乎添子水母。天地之生成運化如是也。人物之修養亦如是也。日月之明晦。山澤之堅通。草木之蕃殖。雷雨之滿盈。亦皆如是也。如是之心。而以誠格之。如是之行。而以素居之。如是之修。而以慎省之。果能以如是之妙諦。而行乎如是之道。則道之藏乎萬有。包乎萬象。含乎萬形。育乎萬仁。莫不由於一添之堅。一息之誠。而定乎如是之觀已。其各務以如是之素。如是之堅。如是之恬。如是之恒。如是之息。如是之守。如是之是。而勉於如是之域。庶幾乎如是之自然。莫不歸

元於孫母之真宗已。

開平道院成立。諸子得先入門求修。指坐領經。得聞丹訣。得窺神人感通關頭。使有恒心。上臺可臻。悟得道旨。白日飛騰。際此時期。何等幸會。雖然。道在人靈。豈易爲哉。先天而生。大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無體未嘗存焉。故曰不可思議。靜而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心生性晦。心空性現。如空（此空字當作天字解）無相。湛然完備。對鏡忘鏡。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如空自然。廣無邊極。慧照十方。致靜不動。致和不遷。空虛靈。一變而爲無無之境。明乎此旨。乃見道矣。諸子細悟。期使虛靈。靈虛則明。明則自與天地參。化育贊矣。夫以水月之明鑑。而有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翳。移其不自然之天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憤憤之私。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靈於何存。諸子要當於此際多加領會。爲超凡入聖下手工夫。斯則得之已。

天地生物。各有其靈。能自惜者。朽木亦可存其靈也。不能自惜者。雖來去自如。性命固存。上而失足。其爲害更不堪言已。是以修者當貴乎達。多言數窮。不如默而守中。潛以自得。遇時而行。弗遇則藏以保其真中之真。是以修者當貴乎默。人執無誤會。甲乙爭執。即從此出。是非起而天下多事已。不必言其弭。不必言其止。是以修者當貴乎空。毀譽之來。加諸達人。視之一也。加諸常人。喜懼出焉。加諸小人。利害關焉。養心不爲七情所蔽。則六欲之來。無所動搖。是以修者當貴乎平。諸方當以心空而不死枯者爲法。庶乎近已。

鍾離祖訓曰。或有問於余曰。道在何處。從何而得見。更從何而得聞。余曰。道弗能見。亦弗能聞。其所以見聞者。道之糟粕耳。然糟粕之中。道於是見聞。何也。夫孕天地。闢陰陽。育萬有。無非此自然之運化。故視之不見其色。聽之不聞其聲。非色非聲之中。育乎萬色萬聲者。神爲之主也。神出於道。而後化蒸。蒸氣氤氳。而化醇之元素。元素化而後循環之理。即有斯始。爲終之終。終爲始之始。始即終。終即始已。是非道之奧義。易克以臻於斯哉。或又曰。道在不見不聞之中。予得聞矣。然聲色萬道。人皆能知。不聲不色。道無形體。又何能使人由此道也。余曰。空虛之中。實厚之母。獨不見子乎。其生於水也。非陽火以煖化。弗能成形。人生於道也。非心有堅誠。弗能成性。所以然者。天人一體也。人物一理也。從斯體而度。道即在吾身。從斯理而揆。則生物不測。不測之生。皆循乎自然。而後道中聲色。無時不見聞矣。所謂道中之色。目中所見之花花絮絮。皆道中之色。所謂道中之聲。上及雷霆。下及語言。皆道中之聲。以斯揆道。則道中之真體。無不形影畢肖矣。聞夫形影。自能聞夫聲響。而後性自由乎道定。而萬有有弗亨道中之常定乎。故曰空中之色。其色定焉。色中之空。空自真焉。奈之何不解乎真色定。卽爲入道之門。其愚不亦甚耶。或聞余言。嘿然而退。

孚聖訓曰。水清月白。水濁月暗。性水澄清。心月自現。世人終日勞擾塵寰。未嘗有一刻澄清。而欲言道。豈可得乎。凡吾在修諸方。欲明真詮。首明清空二字。清字從水。聚水制火。清則生水。空則火無所著。練已制火。築基生手工夫。不能離此二字。至於酒色財氣四大魔關。何能絕

得。最要在境煉境。如口飲酒。心在道。餘此類推。方是鍊鍊出金。若離境修持。則不免沾染。前功盡棄。所謂頑空。非真證也。澹空二字着手處。第一要明白塵慾所求。縱然富比陶朱。貴至王侯。所吃有限。所衣有限。所用有限。所榮有限。未後來一件也將不去。所帶去者。不過黑業冤愆。富貴遺與子孫。子孫未能替得。豈不大可惜哉。

慧真人訓曰。一炁繇天地而能萬古不沒者。其在斯靈玄之一包乎。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其大無不包也。其厚無不載也。因其炁靈之充。而周運弗息。成萬物之形體。化萬有之色象者。皆在無委曲相現於實際也。是以楞嚴經言以直心。言心直而後無委曲相也。人處乎天地之間。而爲三才。天虛地實。人則兼有虛實。成其體質而備諸形色。故又不能不去其委曲相。以造夫真空之境。而言乎直心也。直心者何。即人生而後。孩提之良知良能所謂赤子之心也。以五行言之。木曰青。火曰赤。木曰曲直。以木生火。則直心爲赤心之母。而修者當以赤心之母最堅誠。方存乎其中而悠久不變。則諸色相自除。可以拔除一切煩惱絲。雖佛光之引。而吾之身心湛然見已。是炁之充者充於空。炁之堅者亦堅於空。故空其所空。乃得真宗。而守其至已。人在天地能守其至者在於何處。非空乎。曰未也。至空不空。乃得真空。至於真空。則不能言其空。能守其空。以至乎化天地化陰陽。而不爲天地陰陽所化。夫然後可得立乎天地之外。而與天地參已。今之言修者。率皆以形式爲修。而不以直心赤心爲修。故性天中仍未能脫離委曲相也。佛言摩登。必非摩登。以心有所相。不能去其妄者。則摩登自於幻相中見之。終不能清淨其固有之妄也。是以言

修。當從淨時一塵不染。萬念皆空。可謂淨乎。是仍未能淨也。念從何以名而謂萬。塵從何自生而有一。凡有其數。終不離劫。又何淨之可言。必也從吾浩然之氣。化爲至炁而包乎萬象。雖有其塵。而我不以爲穢濁。雖有其念。而我自消於無形。和流同污。使皆不期清而自清。則諸委曲相自去。自無妄念生於其中者。是之謂真淨。而炁自可充乎萬世而不沒已。

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之變也。即天之變。以其常而卒遇其變。是心之變。而感格乎大道之變也。故曰變靡有定。是變者即不能定。能定自不變也。以其變而遇窮通之化。則所謂變者。亦常也。得其常者。而後變乃有定。是以幻境之現也無常。其常也。真空而已。有空則有色。有色乃合於真空。故有以道之真空。而明其實中之真旨。是猶一器之靈。觸而有聲。其聲也乃合乎真已。合乎真者。不觸不動。不動不鳴。不鳴者。則感應之理。不能見乎虛寂之境已。若以有爲無。與夫以無爲有者。皆當從夫至空至妙之絕境。而得其至平至易不變之佳境也。故曰。守其常者。以順其自然。無所用其變已。以守其變。而處其順逆自如。而待乎常。則自然之真境。又現乎其初已。故以其常而能合其初者。則道之所繫。皆無不由乎真空之境。而造乎道之妙已。故曰。妙也者。妙乎其初。而不以已之疑慮技能爲空者也。以言乎空。則實至之過。無在而非真空也。以言乎實。則至空之中。皆容實之至已。是在不以變爲變。而處常以守經。庶幾道之寓乎變者。皆能由其常。而得吾靈之至清已。各各當善以常者爲基固之真體。又奚待夫勉而後立吾之至根也哉。

天地萬物。皆一炁所化也。寂然不動者。道之體也。感而遂通者。道之用也。形而上。形而下。時行物生。周而復始者。合道之體用。氤氲於不息也。儒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其寂也。太極其感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耶曰太初之氣。無名無形。爲創道之真主宰也。釋氏之言空。以先天無形言之。始焉空其心。繼焉空其身。終焉空其世。由是空無不知。而莫名其所以知。空無不能。而莫名其所以能。空之妙不可求諸迹象之間。同之昭微經曰。最初無稱。其體無著。執一含萬。其道渾成。可知各教文字。雖有異同。而發揮先天大道之理則一也。世人不察。以爲大道精微高深。不如務實。嗚呼。是不明道之本源也。夫道包天地不可見。而陰陽風雨晦明。皆道之所化。道在人心。亦不可見。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皆道之功德也。天地有陰陽風雨。而萬物得以育。人心有孝悌忠信。而人事得以和。是以道也者。由其體而言似空。從其用而言則實也。吾

師悲憫衆生。誕靈度化。闡明先天一炁之理。泯滅後世五教之爭。使各教信徒。修其本來。而爲真耶回真儒真釋真道。守四勿。掃四相。去三思。皈一炁。而臻於聖賢仙佛之域也。當此科學昌明之時。真理不明。以爲人有萬能。可以造成世界一切境界。殊不知無形中有真靈主持一切也。果能人人各循其理。各致其知。世界焉有不大同者乎。進修諸子。不乏明哲之士。可細參吾言。能多度一人。卽爲已多種一分功德也。勉之。

今日世道日趨而下者。皆人不知其心之所含者。本空無之道也。不知其空。乃逐所見。皆以爲實

。以其實也。無往不以我之能得爲尙。無在不以實得爲爭。詎識世間人之視以爲實之形形色色。其克永弗滅者。又有何物。既是無永存之物。則其仍歸空無之道可知已。所以道爲世人之本。果知其本而守之弗失。則形其形者。吾道所生也。色其色者。亦吾道之所生也。知有道。則我可無我。雖無而道自在。此亘萬古千秋而罔或磨滅者。無非此能含空無之人心也。今人不識自心之所包含者。無物不在其中。而反以所見之形形色色。欲其盡歸我身。而後方以爲快。於是而思。於是而爭。徒致擾攘。而所求未必終遂。而能含之心量。乃致充塞無餘。性因之而蔽。靈隨之而昧。逐下流弗識所返。亦可慨已。吾

師親布道化。示人以無無生生之理。蓋欲使人知心之應空。而後所謂形色。皆將從空爲化。俾返諸空。而又生生弗已之道。乃在心之所含而無不包。更無所貪思爭着於空中固有之形色。轉向外界動其欲。而成不世之因。而種惡劫於無窮已。人乎其蓋念諸。

天心仁愛。而人物知其愛而披其仁者。必有一誠不變之念。乃克有感而覺於知也。此之知也。赤子之心也。其爲心渾穆而若無知。乃見知之至也。何也。本無所聞於中也。人之所以有知。每自以爲知。則其所知。知其所知而已。其所弗知。則必以爲無。有無之見。而心乃弗克自空。以見之弗空。所以無者。皆成閉塞之境已。是故善養心者。必於寡欲。無其欲。則所弗知亦知之已。知則明。明則罔弗空已。以心之空明。對於萬物。如鏡之照。其有弗見者。未之有也。此天心之仁愛。所以能使人知。而人或弗知者。非弗知也。弗克自致其知也。果於有知。則所以覺

於身者。且將覺之於世已。修者其於此也。可弗審乎。明心之旨。其所以明者。要當明其所可明。庶乎無弗明已。明之於空者。鮮弗知其所弗知已。諸方爲修。能各從不知不空之處。悟其奧微。則入真空。而得至知已。尙其勉旃。

昌佐神訓曰。天下之理。罔能知其極。世間之數。又何能窮其奧。兩大之間。若山若水。若江若河。若陸若洋。凡有形質者。無不各變生理。各賦變化。然其歿也毀也。亦因其質而變化焉。天空之際。若風。若雲。若雷。若電。若虹。雖色相獨具。而無體質。其變化也無常。而其歿滅之變。亦無究也。故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生於有。有出於無。虛生於實。實因於虛也。人生於世。爲時難逾三萬六千日。然能與此質化之身。生可同並。化能獨存者。其惟名歟。蓋人在世也。各秉其賦。雖智愚之不同。然其氣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而其體氣之動善動惡。又必因其志而異焉。是以志者氣之帥也。古人志養者有言曰。山可塵。海可涸。而此志不可磨。夫志者。何色。何相。何體。何質。而山海不能與比擬。曰真空而已。曰令譽而已。曰誠然也。有質者皆易滅。無相者方永存也。人由幼而長。由衰而老。由昏而僵。其氣不知何往。其身封歸土藏。然其與此質化之身而並同之名。或千古昭垂。或百年傳述。或時日僅聞。均無不獨擅其在世之福。故曰。造福於世者。雖死猶生。行善於人者。雖歿猶存。死歿者是質。生有者乃其神耳。是以儒祖曰。神之爲物。無聲無臭。無影無響。體物而不可遺。亦即佛祖之真空也。望諸子善悟質化之異。勉思真空之玄。拋却虛幻。好其實理。(守沙仙吳註。無好不能有存。欲存必由好

始。故曰好其實理。)將來之超出輪界。而不與兩大同造者。吾敢預期也。各各勉之。

韓仙文公訓曰。空者公也。至公無欲之謂也。無欲是道。非若世人之誤解佛經。泥而不識其真旨之所在。以爲不生不滅。一切皆歸於無何有之鄉也。不知生滅者命也。不生不滅者性也。性之爲德。光明精一。有而非有。無而非無。無所謂空。亦無所謂不空。人專此天然之性而爲命。凡富貴實踐智最賢不肖。同爲天地間三才之一。無所謂聖。無所謂凡。爲是造化生才。又必有萬物以與吾人相對待。如聲色貨利等等。無一不投我之好而動情。情者欲也。人見聲色貨利之可欲。而愛心以起。愛愈深則情愈甚。而吾人本來之天性。遂爲物欲所蔽。性蔽而情熾。則相形之命。乃至爲其所剝蝕而不自知已。然而性與情之關係。實繫乎心之動靜。心動則魂惑肆張。情爲牽而妄念遂生。妄念生則物欲乘隙而入。故其因欲逞私。乃有執着之見。有看斯有相。有相焉能空。心靜則虛靈不昧。性德常明。而私欲絕迹。則聲色無由而擾。故其待物惟公。毫無偏愛之心。無偏斯無我。無我乃能空。智慧由是而增。聖凡由是而判。是以孔門修身。必先正心。心正而意誠。意誠而理窮。理窮而性盡。性盡而後方泯乎見聞之迹。趨乎聲色之外。以至於無聲無臭。佛門修般若。有謂無明亦無明盡。又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老氏云。無心者公。無我者明。凡此種種。謂非性德之至空乎。抑亦大道之所歸歟。吾故曰空者公也。至公無欲之謂也。是則世人之泥而不化者。觀夫三聖之言行。可以悟已。

濟佛訓曰。人有住心。世無樂土。以住於幻而變之恒心弗得真諦。而世乃多苦。我佛慈悲。以禪

定易世人修慧。是亦至不得已之用心也。人心不能定於空。而多住於其幻者。原非本性也。所以如是。皆因不識樂之有真。在乎空際。每隨所觸而自障阻。雖亦不無樂意。而意盡於索然寡歡之時。即此樂境。亦成惱場。何也。心非之空。因景自限。不知景遇之達。非身自適。其來自空。審其無一不從空來。則我得其空。何在不能自樂。身得自樂。又何在復有其苦。果能參透此關。則玄玄之玄。妙奧深探。縱處微塵。亦無在不契乎玄而見其妙。得玄妙之真。以優游於無所不空之中。真趣宛然。我之爲我。荒萬古而下視千秋。將何難來去如如。以永享靈天之樂哉。諸方修道。在塵世何處非障。欲得真修。必於破障。能破其障。非必逃空。而所以破之。要於在障弗爲所阻。心不住相。而意時切真。爲人之事。而不爲人事而有所牽。斯契真玄。而無運非妙已。非然者。人從幻惑。我亦幻隨。以幻濟幻。永弗見真。不有其道。將何謂修。是則各須深悟。而後度已成人之修。利物達身之道。乃可進於精而臻其極。

師道勵修之旨。純在乎此。願諸方多加意焉。

我從各地化胡。日甚煩忙。亦却氣之弭有限。而人又苦多遺因。劫因不斷。惡果方萌。此不得不爲世懼也。欲消隱患。而淡行災。勢惟修省之能精悟真空。以慎行所事。無論爲人爲己。苟克一本空中之真。而施運化。當不僅世蒙其福。即其有之色身。亦必藉以保泰。此即流俗所謂良心救世之切實功能也。如不能此。則世變將無窮極。風竊雲詭。隨手翻覆。既無所謂心。更何見其有良不良之心。是吾修所當知。故略說空旨。以爲進修之準。凡諸修者。務宜尋悟。萬莫誤會。

而謂世有萬事萬物。何以能空。須知皆由於空來。苟得其空。便得事物之本。以本治末。何來弗整。若以其所見之末而遷之。以求其整。將必無一事一物之能終整。而其所弗整。皆世之所以爲亂者。又將何以治之。不得遷治。是則雖具救世至善之心。亦不過心勞日拙。紛紜自擾。在修者無有於己。更何望不修者之克盡化哉。我言太直。總願知大道而觀其真。務厥本以期整末。庶幾堅忍行持之下。得見救世之實效。而冥生靈於末運也。望之望之。

哈哈。諸方現在也曉得道這一字。是不容易講。更不容易當擔的麼。其實又何曾真難呢。大概是各人有各人成見。各人有各人理想。那成見和理想。究竟是不是。各各揣摩到家。我且不說。但就這道字看去。本來極空洞的。他那裏頭可是絕對沒有成見和理想的。譬如一個明鏡。好醜美惡。都是從對照發生出來的。在鏡這一方面。他是毫無成見。所以照去是好。就還他一個好相。照去是醜。就還他一個醜相。照去是美是惡。也就還他一個美相惡相。及至照過以後。他是一點不留痕迹。亦一點不預先存個理想。或要照好美或醜惡的。這是何故呢。不過是個虛淨爲體罷咧。人又何以不能如此呢。也不是本來不能。乃因心中自己不去把持他。教他保守住虛淨的本體。却喜歡預存一種或好或醜或美或惡的理想。又牢不可破的抱定這種成見。於是就隨對面發生出來的好醜美惡。自己幻起喜怒哀樂各樣的色相。輕易不能勘破。以至於心中受各樣的刺激。便弄得迷迷糊糊。甚至於拿美好的也會常做醜惡的了。頭三倒四。一輩子就沒有個明白的時候。我看比那被塵灰蒙蔽的鏡子。翻要糊塗幾倍。所以我敢說修道不是真難的。祇要各人將理想和成見。向心

中刻刻掃除。能夠一點不留。那虛淨本體。自然就會顯現到這地步。那好醜美惡。隨他好醜美惡。我必不至因他的感觸。而妄動喜怒哀樂的了。再到這不動的分際。我纔能够得着道的奧妙。那好醜美惡。我要怎樣變化他。也就可以隨變化他了。這是修道到極頂的工夫。其次近功初步。莫過於掃除理想和成見囉。諸方領會得麼。老衲饒舌。諸方不要厭煩就得喇。哈哈。

默真人訓曰。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器之與道。其形雖殊。其用則一。一者得空而已矣。空之爲言無也。無所有也。無所有乃能有。孟何以能盛也。曰惟其空。益何以能覆也。曰惟其空。空之又空。則其所盛所覆也愈多。空之爲用。不亦大哉。器之爲用。不亦大哉。雖然。東家有一器焉。能儲八斗之糧。主人益其量而器傾。西家有一器焉。可注一石之酒。主人加其重而器溢。其空有限。其用乃窮。此器之所以爲器也。道則異是。太虛之空。不足以形其虛也。天地之大。不足以形其包也。包羅萬象。如無象也。生有萬有。如無有也。萬象在上。萬流在下。如無象無流也。人之得道也亦然。萬念當心。萬事當身。如無念無事也。如無心無身也。惟其無。乃可空。惟其空。乃可容。空而容。則不勝其有已。此道之所以爲道也。今之人有造真空之器者。排器中之氣。求空中之空。空器既空。空氣又空。萬物不腐。萬物不生。無以名之。名曰真空。若是者。是何故歟。豈形下之器。更妙於形上之道歟。曰是不然。毀天地以爲無。非真無也。殺萬物以爲空。非真空也。不足與言道也。道之真空。在自然中。在無爲中。在不生而生中。在不悟而悟中。是之謂萬有之母。是之謂道之真體。

惟天之空。是曰太虛。惟人之空。亦曰太虛。太虛云者。空莫空於是也。日月星辰麗於上。山川草木附於下。何空之有。何太虛之有。然而天不礙其空。地不礙其空。故得以空稱焉。人之來也。空空洞洞。本無所有也。天地萬物與人俱來。萬形在前。萬象在後。亦無所不有也。然而人不礙其空。故亦以空稱焉。然則空之形何似。空之象又何似。善修者必曰空。善悟者必曰空。游乎空山。居乎空寺。食乎空鉢。飲乎空瓢。可得謂之空乎。可得謂之修與悟乎。曰是特實之對耳。何謂實之對。空山實之對也。空寺實之對也。空鉢空瓢。亦實之對也。以實之對空。不啻以身之孔有空。不啻以腔子爲空。鳥足與言修與悟哉。實莫實於山上之石。實亦莫實於樹上之實。以石之實。以實之對。何一非道之所化乎。何一非道之所孕乎。故曰空本非實。空亦非空。何空非實。何實非空。不有其有。不無其無。在天地外。在一物中。是之謂太虛。

謹按 默真人。姓杜字賓谷。淮安人。仕於魯。有政聲。爲濟南首創道院之統掌。坐化後。奉 老祖訓。封真人。派爲統院院監。

編者識

老祖訓曰。氣運爲化。多變而通。其通則至於靜者。惟定之於無偏。此中和之道。所以貴在人。之修養也。欲此之修。在身之立於正而事乎公也。以正教知。以公篤行。身之所通。氣以弗滯。弗滯其氣者。運化之用。乃從變際而入於定。以形其靜已。是故人之修身。身本無爲而有所爲。皆以世之有事而乃爲之也。其所有爲。若不由於公世之心。而施其中和之化。則體無所立。其用必不能達。不達於用。則身亦無自而見其克修。不克修身。則氣之變遷流放。將不知其所自始。亦不自知其所底止。止始兩失。其身不因氣之不得其守。隨氣之變而歸於滅者。未之有也。吾道勵修之要。惟在養氣之靜。以返原源之充。所以爲人身植用於無窮者。蓋不可漠漠而輕視之也。世變於今爲亟。人果能就氣運之變於世者。精悟而反修諸身。何在不得其正以爲守。何在不得其公以施化。體用既賅。又何在不中不和之氣。以永保其身。身能自保。則存則爲吾。脫亦爲吾。吾之本真不失其修於身者。胥無弗成已。獨是修身養氣之功。識其趣者多。而克堅其守者恒寡。是無他。情欲之障。實質之窒。弗易自化。而丁澈其變而思於通也。蒙莊齊壽夭一死生之說。其旨雖玄。而所以醒人之迷。爲言實深痛切也。人不能審。每以爲高而弗可及。是以執迷者多。氣隨物換。而不知哀。惟耽耽逐逐於不必得之名利。而肆其貪爭。終苦輪切而莫或自惜。是誠可慨也已。吾道易人。固不以玄爲主。而修之得成。要當各各顧念有生之氣。不善存養。則必漸滅。氣弗之存。身且弗有。其更何有於修。更復何有於道。不得所修。不見乎道。身隨草木同腐。猶在

其次。而中和之真賦。因業障而消亡。靈之墮落。吾知必不免。終有難言之苦。嗟嗟。世劫之重。人生之機。不於茲會多所深惕。而力求保養。劫之難弭。生之日蹙。吾老人不忍更爲之言。願修者人人悟勉。自度兼以度他。庶幾氣運剴復之交。變化之下。人能自存而卽爲天地存。中和之氣。以衍其生生不息之機於不敝已。非然者。變化萬端。人無以測。既復仍剝。循環之運。隨人氣之促而疊幻其窮蹙之氣。終必無以久舒也。可不懼乎。可不審哉。

道統於茲。蒸凝於神。神存蒸化。道乃克肩。故曰。道之所繫。其理甚微。理之所包。其用也廣。故能由乎道之真宗。而不爲悖理之舉者。則其蒸之堅。神之凝。無在而弗固已。是道也者。以平日由之。而不可強以爲道。而後自然之中得乎適已。諸方立道之中。而不能行其中。何也。良由欲心未退。真靈仍蔽。雖曰見之。而弗知其所以爲中也。是人生之修也。修於中。人生之養也。養於中。中者。卽立道之基。行道之本也。識基立本。道乃攸歸。故曰。一合之中。天人善惡皆判然已。是在平日能知斯念之弗可易起。庶幾中常之真諦。斯不爲偏倚所淆已。其各定其心力。以養吾中。道昌斯弗遠已。

道也者。人身之所同具。非身外別有所謂道也。舉凡飲食起居。動止云爲。莫弗有道。欲見其道而行諸世。以救此末運浩劫。是捨自身悟道之真。爲運於心而顯於行。不足範羣類而起觀感。今日人心非無善善惡惡之念。而所以不克彰善罰惡。以振綱常之正氣者。身不率性而力圖所制。由是相激相盪。遂成莫可遏止之狂瀾。雖有健者。亦概孤掌。弗克少事挽回已。此其終於若是乎。

非也。要知治世之平。惟執厥中。以簡馭繁。不因其擾而強理其紛也。道中之妙。捨道莫尋。蓋天地所以爲天地者。人居其中。以爲之樞也。樞既在人。中卽在人。人之得中也。非道莫由。若水在孟。不有所緣。不滿則溢。不存於孟。水爲空已。是故得道之中。猶水處孟。人見其水。猶見道於身。斯不外有其中而乃見也。中道之於人如是耳。然非堅澗而精所修。弗得厥中也。修而得之。其中固如自適。萬類羅前。處之而不覺紛。一心所照。化之而靡弗同。功養至此。身無所謂之身。而所以悠久而常存者。皆隨吾道一系之氣。而永作化成之運。豈獨一世一時之不平。而難爲消浪以歸於靜哉。

天地運行。陰陽以生。人之剛柔。卽天地陰陽之道也。陰陽失調。五行四時亂其序。剛柔失措。五官四肢喪其靈。此人之求道。不必有異行奇舉。而後得其當。性順乎天時。用得其情。氣不外散。中和得存。斯道之體具。道之用廣也。吾道勸人。亦惟養其元而已。元何以養。亦惟剛柔適其常而已。非剛之不可言道也。過剛則失其元矣。非柔之不可求道也。過柔則難養其元耳。古之神聖。其剛也寓於柔之中。其柔也出乎剛之外。是其剛卽浩然之正氣。其柔乃調變之功深。人不解其用。每學其剛而折。學其柔而弱。是皆失深造之功也。諸子其勉乎哉。

平聖訓曰。夫萬物造生於天地。而天地造生於道焉。道無名也。道有名也。道無極也。道有極也。道無形而有形。道無聲而有聲。若拘之而不可。探之而始能。道在天下。則天下熙熙皞皞。而郅治之風。未有或已。若人心不背於中和。是乃桀紂之不興。堯舜之不滅已。寰區一往而太平。

人世一往而安治。豈復有戰國之秋。而待希子痛以爭城爭地之嘆。復慨殺人之盈城盈野之悲。此無他。蓋其志道遠而世風衰。而天良削。以致逾演逾奇。逾逼逾緊。擾動或見德色。觸開每啓爭端。人心之澆漓。於斯尤劇。當今道路堂奧。隔猶不遠。吾

師所以痛念生民。不忍陷於當年之劫殺。於是顯化盤沙。爲衆生宣道。合五教之真理。而垂訓。時存誨人不倦之意。實爲調劑救度之方。本有教無類之心。無別戶分門之見。終日爲諸方耳提面命者。其苦心亦良有以也。

道者。以中和位天地而育萬物者也。人欲求道。非涵養其浩然之氣。以至乎中和之點。未足以眩四曜而被八表。爲生生化化之機。而周流不息。以修養其成也。今世人心。以險自持。以爲非此無以自保。不知此持險爲守。彼必以險爲攻。以險去。招險來。是以人心愈險。而亂形愈著。分崩瓦解之禍。所以興也。斯皆失夫中和之道使之然也。吾故曰。求道者。必養中和之氣。以爲生化之機也。諸方其勉諸。

道本中庸

老訓曰。吾道包育萬有。必其有者。能順其常。而應其時。以生以長。則成者所以自成之也。若不順常應時。其生長而欲久存。不可得也。觀乎物之暴折者。莫不由於其常逆時以自致。非道之不生之也。不長之也。而所以不能生長者。以其反而不順。逆而非常也。人之於世。秉至靈而本至空也。與物所異者。以能參化育於大地也。其能參乎化育。必靜其空靈而後乃可以參也。靜者何。守常順時之謂也。能守其常。則無妄動。能順其時。則知安命。安命而不妄動。其爲功用。可使物物被化。既無暴折。各遂其生。物物化化生於無窮。此皆人之空靈運諸世。而大地所以成其化育。天地之化育。亦人之化育也。人於天地所關之重如是。可不自省而修其守常順時之性。以成參贊化育之功哉。吾道教人。固至平者。在修者果從日用之間。審其至理。其成功也。固又非可以平平言也。其各味之可耳。

道貴中庸。不尚奇異。道重緩和。不尚銳進。是以平則近人。庸則親人。近人則人感其化。親人則人戴其誠。不期道立。而道已固已。緩則謙益。和則居中。謙益則致千里之賢。居中則張普世之法。不求道之行而道已溢已。是以人之求道也。當以中庸上入手。當以中和上存心。則道之在我。不待求而自得已。

夫道是天地間中庸之大道也。人皆知之矣。然知之易而行之實難。何則。道爲人生須臾所不可離者。如飲食起居。人或離之。別無有生活之道。蓋即天地之正理。人情所必需者。今若使人所必

需之道而離之。則無所適從矣。乃世人祇知易之。而不能常行而不變。故行之不易也。非道之不易也。是人於平坦易行之大道。每欲索隱行怪而不遵。專求其崎嶇之小徑。自以爲聰明智慧也。要知大道本無隱晦之可言。祇可順天理合人情而行之。未有能出其外者。若謂有特別之智能。則必爲智能所惑。欲行一平坦而不能也。夫人之智識愈多。智能愈廣。而大道離我愈遠。我之本來面目。欲求之不易得也。而欲得平坦大道。更不易也。故吾設道院以使人修者。即修我之本來面目而已。且所謂修者。亦祇有一語。曰正人心而已。人心一正。又何有災地劫之可言。

今日爲兆院遷移新址之第一日。三千紀前談經之舊地重逢。(十二年爲一紀)真所謂因來復之一大輪轉也。諸方欣逢斯盛。各各當和風以順其自然。而成坎離既交之後之第一次巽風溫此鼎爐也。道功在世。更有進一步者。得與諸子略而言之已。

道之所在。至平至庸處。可以行之。道之最要。以堅忍之功。而克恒克靜。以期道之得乎身者。不意以失之。道之進於心者。不以邪說鼓惑巧言淆亂而退化於無形。則歷久不渝之真功。可以由夫潛修而進於不墜不墮已。故曰。行道非難。守道惟難。守道非難。持堅惟難。守也者。順適之實。可以持其恒。少有逆境。則能守其堅忍之功者。實不多觀。是以修功必先從逆時爲着手。何也。處順者。在田在天。皆無爲而自爲也。處乎逆者。在田必入於淵。在天必潛墜於深。是理也。有修之之功者。皆能悟及。惟是守逆。若順。皆未能悟其功候也。道本無奇。亦無所異。不過能從靜極而思。則逆者皆爲坦途已。故曰。道弗以其正求之。必入於私。入於私者。必有所惑

已。以其正求之。則平日行素之功深。無不由乎經已。夫經者。常也。有時而權者。變也。變行之於功弗可也。行之於行。雖無不可。亦必定其輕重而後行之也。今也詭譎之徒。狡焉思逞者衆已。能各自省其心。自止其慮。以求諸無爲之爲。則道之所以爲道。乃克昌明。而下元之收束。不必待虎頭而必速已也。諸方試追憶三千紀前經歷之言。可以約畧悟到已。其言云何。識知之。玄中之賊也。弗識知之弗識知。奧中之聖也。若有其有。潔而堅之。似無而無。容而息之。以斯潛養。養者得其潛已。以斯溫息。息者得其溫已。是在諸方各各能從靜悟之功。以處其平極而聖之悟。庶幾大道前途。非特兆院昌明已也。各各自奮其奮。而奮人之奮。渡世之功。於是乎在已。各各勉旃。

孚聖訓曰。夫道至公無私。不偏不頗。極正大而又平庸也。人多不知道之由來。而加以稀奇怪秘之心揣測之。謀求之。不惟離道遠而更轉出歧途。若能以道爲平庸。須臾所不能離者。則道不遠矣。蓋道如道路也。人所行動。不能不由道路。而可至其所止也。賢者明斯理。行不出軌。蹤不離道。是以起居言動。無一非道是賴。故淡焉默焉。豈以道爲奇異者哉。倘能參明妙理。如人之於衣食。一日之不可離也。世人不察。以爲非具千能萬智。不能止於至道。豈知大道無私。愈能智。愈離奇。如此求道。如盲人入歧途。愈趨愈遠。羝羊之觸藩籬。愈入愈迷。修道者。若不明識此理。不惟無益。而又反受其害也。

大道之興。實基於人心之齊一。所謂治平者。何莫由斯道也。國於此繫。家於此繫。而身亦靡不

於此繫之也。是則斯道也。自不出乎日用倫常之間。而至平至庸。至易至正。不可須臾或離者也。乃世人不察。往往以爲道是道而人自人。道之高。非人之所能攀。於是舍其本而末是務。相率爲僞。以巧詐競其生存。人心因以日漓。德性幾於汨沒。世之所以亂。而羣倫遂難免淪胥及溺之慘苦。却不出數。因因因轉轉。果果相乘。乃至天失其清。地失其寧。乾坤其不息者幾希矣。吾。

師以悲憫之懷。惻然不能自己。故特臨壇布化。開發先天生生之大道。使迷惑衆生。悉知含氣之倫。莫不從真源之一胞中所同來。本無爾我之分。何必詐僞爲用。果各認得源頭。紛爭自泯。亂本既定。劫數自刻。人人以修身爲急。私見不存。人心自正。道之於人。其切近如是。顧又何嘗高且遠耶。所願靈明不昧者。速速覺所覺。而以覺人。則開物成務。皆所以渡己之功也。若以居心無他。善行未虧。自以爲是。皆所應成。再則以存誠爲慈。戒傲辟邪。慈懷日渡。堅守日誠。誠於中。形於外。則道體與立焉。諸方皆具夙根。從善如流。羣策羣力。內外厥修。跪狂瀾於末紀。拯庶民於水火。使無量恒河沙衆。隨我圓靈。拔除苦障。諸方造無量之功德。立不朽之慈基。是予之厚望焉。各各勉旃。

慧真人訓曰。道之所在。以平爲貴。以庸相尚。弗弗得其正。弗庸弗得其公。故曰道之所系。在於空而弗空。道之所在。在於實而弗實。以空爲空者。則真空皆流於幻。以實爲實者。則真實皆入乎虛。故有之念之者。一行之乖。皆入乎歧途。使道之真旨。盡入於昧。是猶欲尋其源。先亡

其理。欲覺其本。先忘其宗。而欲道之存也。不亦難乎。故使道之至本爲其平。則本立已。使之源得其庸。則所以爲道者。無在而非是已。是皆由吾平日得諸於心房祖交。而印入腦海者。而弗失。庶幾道乃克明。性乃克清。無惑障之侵已。具各勉旃。

道者理也。具於人心。散於事物。行於日用。迥非師範。倡言虛妄之可比。庸言庸行。皆道之真。言之不明。行之不中。均非道耳。今之言道者。多求高遠。罔知近卑。每求空談。罔歸實際。其之害去日用而求。而求不可知不必之微。以爲聖賢捷徑如是也。愚竊竊焉。夫深淺精粗幽明。二而一也。精者淺見而爲粗。深者散佚而爲淺。明者著見而爲幽。無淺者粗者幽者。則精深明三者由得。由淺而深。由粗而精。由幽而明。此乃道之常軌也。譬諸人身。無眼耳鼻舌。則氣血何所宣託。是以八倫麻物。皆性天之流露。日用行宜。皆性天之張弛。彙其可知。而深其不可知。是之謂舍本而逐末也。吾師。每以庸常之理曉示於人者。取其平易近人。深願各方遇求其實際。勿尙虛浮。歸於覺路。證果人天。皆於此是賴已。幸各勉之。

大道所以化人於無形者。平庸而已。得其平則正。得其庸則適。正而適之。無不自在已。故曰。心之所向者正。則其身行之也正。心之所由者適。則其身之所行者亦適。是正者從心以爲正。適者從心以爲適也。是心者爲吾人聚靈之府。安神之舍。能使內府得其清。則舍也自得其明已。欲收清明之氣。必自無欲始。所謂清明之氣者。即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光於太虛。散於六合。

行而不知其所極。藏而不知其所止。以言乎大。則天地莫能容。以言乎小。則黍珠藏其形。有而謂有可也。有而謂無亦可也。無而謂有無不可也。無而因其有而謂無。更無不可也。形影之間。得其氣則常存。實體之間。得其氣而常在。靈神之間。因其氣而常凝。心精之間。因其氣而常固。然則氣之所以爲氣。當如何而後可以言其真也。修養之士。無所謂氣。既養其浩然。亦必於無形運之。無形之運。息息相通。所謂大道豁然貫通。化人於無形者。即在是已。苟得其正。則無不己已。苟得其適。則無不庸已。平庸以爲道。則修也必恒。養也必堅。堅恒修養。惟在於一。一而不測。則心身得其妙用已。故曰一息之間。而周天三萬八千四百火候運已。一定之間。百脈萬絡通已。此其理果安在哉。以有相求之。則觸於幻。以無相求之。則合於妙。然其所以爲幻爲妙者。均存氣之凝與渙耳。故有其形以爲氣。則心也必有所滯。而幻相出焉。以自然無形運其氣。則明明自如。心無滯滯。而妙者皆於是已。知其所以爲幻。則小益天賦之性命。知其所以爲妙。則必同天賦之性命。天賦性命自寓於浩然之氣。不養乎性。保乎命。而曰氣能充者。未之有也。若夫不以至剛之氣。而總其人欲之私。則已之行也弗正。安能化人。己之心也弗平。安能容人。己之念也弗克。安能進人。己之意也弗誠。安能自坦。故中心坦坦。氣平之謂也。氣平而後自適。自適而後適人。適人乃能化人。此渡人者必先渡己。正人者必先正己也。君子之道無他。一而已矣。求其一之所在。不必追之於古遠荒渺。但尋於日用尋常之間可耳。以道之爲言也。能修吾之命。而率性以由之。不爲欲惑所戕者。即爲道之所本。道有其本。則其氣也充而凝。道無其本

。則其氣也滯而凝。本者何。性命之謂也。是性本善。而爲不善者。習染之爲害也。是命本堅。而之所以不堅者。欲惑之戕也。害其性者則靈亡。戕其命者則氣亡。靈亡則魂散。氣亡則魄滅。魂散魄滅。而能登其性命者有之乎。是以吾人之修。當以甯魂制魄爲先。寧魂者則魄必伏。魄伏而氣充。氣充而靈聚。靈聚而後性命得其正。以保於太和已。諸方修養以來。以渡已渡人爲重。而渡已必曰內功之望。渡人必曰外行之猛。內行曰功。外行曰行。亦諸方日日引以爲則者也。然而已之渡也。未造其舉。入之渡也。未拯於譬。是理又從何處而證其詳也。在知者必曰不以躁急猛進爲功。在不知者必曰循循善誘爲行。二者之說。何嘗非是。然其真理。則又不在斯已。老祖曾日日訓之。而各聖亦時時誡之。乃諸方忽焉而不察。略焉而不詳。則渡人不必論。渡已尙不能言。況及於人哉。惟願各各以平易之道。而各盡其天責。則化已化人之功。皆在是已。豈難言哉。不過當以養氣爲重。而後明心見性。凝炁保命。庶幾不爲欲惑所乘已。各各勉旃。

道順自然

老祖訓曰。道之爲道。平易爲貴。蓋平則不偏不倚。易則不奇不異。是以天有四時。曰春夏秋冬。地有五行。曰金木水火土。人有三寶。曰精氣神。然春爲初長。萬物孕育之始。夏爲盛長。暢茂之期。至秋至冬。乃歸藏之日已。是其四時不同。而生而化。亦隨之各異。此豈人目所見而爲之耶。抑或爲而知之耶。此皆因大道之平易。各順其自然而使之也。故人見以爲常。不以爲異也。五行三寶。各生其生。各化其化。各運其運。各行其行。亦順乎自然之大道。而無絲毫之奇異也。故吾院於立道之初。無絲毫之炫異於世間。無不以退之至公至正者。以爲普救挽救之旨也。

關聖訓曰。道求在內者也。非求在外者也。以道求身固不可。以斗求道亦弗可也。求則有所思。思則有所私。有私則有爭。爭則非道矣。故我

至聖先天老祖救世之真旨無他。道而已。道云何。自然而已。自然之功。惟在於靜。以守我本分。不爲非禮之營求。斯即所謂求在內者已。然求在內者。亦有所求也。故聽其自適。以盡乎人事。是乃謂之道本。凡我各職修方。以這爲本者。當不可棄道之真旨也。道之真旨。即不作道外之營謀是也。何謂道外之營謀。凡非禮之營謀。皆道外也。苟能索其位而行。安其位以謙。守其本來。以求其適。皆合於道已。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假強制以求祿位。不爲非法以圖富貴。是皆道中之有真功者。自茲而後。凡我修方。先以不爲道外營謀爲心。方可以入吾

師之大道也。須記不以事廢道。不以道廢事可耳。各各知之。

慧真人訓曰。一炁運化而分天地。由洪濤而漸文明。其間不知幾歷寒暑。滄海桑田。亦不知幾經變遷。而屹然與天地並立而不移。履萬劫而不滅者。惟道已矣。夫道所以經千載不磨。萬古常存者。蓋因其含有靜堅定玄之旨也。凡進修各方。欲窺道之微奧者。當遵循此堅恒以進。則方能領悟大道之旨。德可有新。至於成人利物。莫不由斯。今諸方中能堅恒潛修。不為外物所搖者。固不乏其人。而口道德。心欲惑。疑滿腹者。亦大有人在。吾道重普化。並無獎掖誘勸之旨。好在諸方夙慧俱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切勿自墜沉淪也。

道本自然。而事功之立。必知自然之所以然。而行乎其自然之應然。於是真理無在不在。而事或遷變。其功亦必終底於成也。諸方肩道之重。須明斯理。而務得其真。特以行世。而期廣其尊化。人皆不以為異。而曉然仁之所舍。惟一理之真諦。庶乎百獲千顛。無一些之破綻。然後同歸於至善之域。而道斯大。而化斯昌。不可自大而反自封。不可自尊而反自限。則其大其尊。皆從真理發現。其無尊不尊。無大不大。斯為見道之妙。而成昌道之功已。各各細審而慎勉之可耳。

尙真人訓曰。人心弗一。而道乃衰。其弗一也。皆有所謂之心理。以理其理。使之然耳。道本由無而有。其有也。靡不終歸於無。故亦靡不出乎自然也。自然之道。其為理也。亦自然耳。自然之理中。無虛矯與夫漏洩之意維於其間。乃可謂之自然也。以是自然之理。應世之事。而為所為。何在而不自然。斯即以人合天之道。而弗失道之自然已。修者其於道也。修其自然。而期進

乎靡不自然之域。必能隨事而悟其理。果得自然之理。以之應乎所事之事。則進在事中。而事之行也。無往不見其道。是化度之功。本於身之所修。而得其運施之妙者已。諸方修道而日事道之事。其間可闕無邊悟境。但須心之自定。以為開悟。隨乎衷。則進也無不日見其效。而得修諦之真。以有所化於世已。

師之望。尤吾之所冀期者也。願各加勉。

老祖訓曰。道者路也。人所由也。有是路。則四通八達。上可以說帝師之壯麗。旁可以見千古之世史。是故人之行也。舍倫紀而不能立國家。人之立也。棄綱常而不能維世界。故以中庸之大道。而宣論於世間。夫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以正道而輔正理。則大千乃得其平。吾院立世。本斯宗旨。不驚奇以炫世。不立異以惑人。以至公之道。而參合世界之教。以至大之理。以融匯諸說百宗。人以吾道爲術者非。即以吾道爲教者亦非也。吾道以道爲道。無吟域之分。無種族之別。凡具三綱之識。而有九倫之義者。皆吾門之徒也。即如吾借沙木之靈。而教世者。豈得已耶。今之青年。醉心理化。習染新說。僅知皮毛之意。而即大言評。是非。即彼過人之生死痛癢。尙不能自主。切己之事。猶不能知其當然。遑論其身外事之所以然乎。故吾道持之以公平。處之以尋常。來者不拒。而弗來者不誘。笑罵者有之。譏謗者有之。傾陷者有之。破壞者有之。而我自若也。蓋道不魔而不真。愈魔而道愈明。今者本院又當中興之機。其職修各子。固當謹持以勵道行。而院增亦不能不嚴行規定。以避惑世之誦也。各各悟之勉之。

孚聖訓曰。道猶路也。路必坦焉。而後人樂共由。不期然而得從同之美已。若乎崖岸自高。與蹊徑多曲。皆失於偏者也。何以言之。高則孤危而易傾。曲則幽遠而易濫。故不得以容乎通行也。是則道之修也。其在於不高不曲之間。能持其平以歸乎適。其如路之常通而弗煩者。當在此歟。然而修者之心。立志固未必不若是也。而於行詣之際。少或不審。則障於境地之形勢。難勉不入

於歧而執其偏。此世之所以徒深直道難行之慨已。不知其難行者。非道之固然也。人之修也。不能去乎偏而修明其直之過也。果知所修。則道無弗直。行無弗通。又何難行之有哉。吾願志於道而勵乎修者。善養其氣。先使其平。以氣之平。而用心於道之修。其不得直逕以通行者。必無斯理。慎弗以爲世路之崎嶇。遂謂大道之難行。而又執偏見以自限。而墮其初心。則所以修者。得其道已。所以行者。胥覩其暢適已。身之成也。亦將造乎妙峯之巔。而入衆妙之門。以觀萬化之妙已。各各勉之。

慧真人訓曰。道者道也。本人人共由之大道也。道者到也。人苟由大道而行。無不到彼岸也。彼岸者何。在佛家謂得成正果。在道家謂得上乘清靜。在儒家謂可以參天地。然而歸何容易。非有堅忍不拔之志。浩然清正之氣。不可得而企也。此則似乎難矣。但亦難而易者也。心向適而固無難境。何謂心向適。是在人而歸於正。不趨於邪。是則得適而不遠也。道固正而無邪者也。邪者徑也。非道也。行不由徑。即修正之謂也。修正者何。即我與物一視同仁。無物我之偏見也。我與物尙無偏見。豈人與人尙有爾我之見哉。既無人我之見。豈尙有私欲之可言哉。既無私欲。則所作所爲。自無不出於至公。至公無私者道也。人能至公。不爲物欲所蔽。其心自常清而常甯矣。常清常甯。其聰明智慧。油然而生。自然見道能真。見道既真。正直而行。豈有不登彼岸。而渡我之迷津哉。故求道諸力。但能修得心正。自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與天地參。萬物有矣。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諸方求己之誠。不必問人之誠。我誠則度人。不誠則我當化之。化之亦

歸於誠。其道自宏。而我之修得矣。求道者豈有他道哉。諸方如以爲我自我。人自人。物自物。自疑而疑及神。妄自揣測則誤矣。諸方其自省而自勉也可。

師曰道字之解甚多。諸方須知道字之。夫道者路也。吾指爾一條大路。諸方俾得遵循。不至於舍上路而弗由也。道者言也。以吾之言爲大路。則無違道之處。吾不言。諸方不知目的之所在。吾一言。則諸方有所倚靠。吾之言。諸方若不按之而行。則言仍不能爲道也。道者導也。諸方既生於世界。則當日之出處。早忘於九霄雲外。即有心爲善。亦不知從何處着手。故吾以道導引爾等。使爾等知此道爲天下之大道。將來能從此道仍行歸原。則此道字之義。可以明矣。

物之逆於天者。其終必反。心之懷於慈者。久則造因。嗚呼。正道不從。歧途偏向。造孽重重。災劫沉沉。只圖一己之私爭。不顧億萬之生命。盲念及此。不勝浩嘆。

師懷惻惻。降靈濟世。上輔國家。下佑羣黎。闡明聖賢之大道。洩破修持之玄宗。大道至正。不偏不倚。庸人不知道之來由。而加以稀奇怪秘之心。揣測之。謀求之。哈哈。則非正道而更轉入歧途已。夫道者。如道路也。若行不出軌。踪不離道。起居言動。無一非道是歸。無一非道是賴。心皈正道。內外修持。使天地清寧。戾氣消盡。而羣魔無爭攘之志。羣黎無塗炭之苦。則諸方之修功無量已。

闡聖訓曰。自性自悟。何假外求。法本無法。不得用法爲指引之物耳。其實行路者。終須由己。指引者焉能代步乎。是以佛曰如筏喻者。即此意也。渡河須用筏。到岸不用船。是知法可活用。

也。

世人以爲之累身。以爲身之難達乎俗。於是修爲苦而難其煩。遂各視道爲迂闊而不足行已。不知道之爲道。無物不在道中。其不認道爲道。而行於邪曲之徑。以爲捷而易達也。不知徑之爲徑。道之爲路也。由於徑而不通於道。惟見其擁擠擁擠於阻滯之徑中。而欲行遠。固莫由進也。人以徑捷而爭趨。其困於中途之擁擠擁擠。而終不得其欲到之地者多已。何若緩步徐徐而行乎道。雖瀟瀟皇皇。踽踽涼涼。而心以淡而定。行以閑而寬。極以恬而達之爲耶。行乎道者。無遠弗屆也。故曰君子行不由徑。是徑也。非不可通於道也。所患者中途多阻。欲速不達也。此君子之所以不由也。願吾修方。其慎思之。步無所歧而入於徑。耐煩忍苦。盡心於應盡之事。自無何等不愜於懷。而融和之氣。亦從靈明團結之間。得見渾穆雍熙之象。期臻醇古之妙已。所得豈不較多。而視乎徑中之擁擠擁擠者。不有天淵之別乎。諸子味之可耳。

張仙訓曰。夫道若大路然。人人可由。無貴賤。無貧富。無男女之別。無老幼之分。求得舍失。勿怯心不隨。勿憚力不足。心靜者理自明。理明者道自得。力勇者義可爲。義爲者道能及。道之於人。得之則人。失之則物。人苟能於道心持堅恒。自能於杳冥中悟真體。恍惚中得真旨。體悟而自得。則道之玄妙精微。自可豁然貫通矣。無如後世人心。爲物欲蔽之。利祿誘之。將本來天真。失之已盡。不能克己而復禮。知止以明善。悲夫。

周仙濂溪訓曰。道若何。人人所必由之大道也。修者何。防大道之傾圮。而思有以修補之也。道

何以至於傾圮。譬如康莊通衢。本供人以共行之道。達其所達。舍此莫由。乃或爲妨道之水溜所萬深。日侵月剝。已有不堪其湍激之勢。尙無防禦之方。修築而完固之。一旦洪水橫來。澎湃奔騰。安有不潰決而傾圮之哉。奈之何熟視而無覩。棄之若弁髦。縱有終南捷徑。而懸崖峭壁。費盡攀援。何況荆棘滿前。猛獸毒蛇。所在皆是。一涉足而前途頓非。到此而始悔大道之不修。不亦晚乎。人之修身亦何獨不然。禮義綱常。通衢之大道也。貨財利祿。妨道之水溜也。徇利欲而傾仁道。微幸而偷生。猶自鳴得意。其亦走捷徑而甘蹈荆棘者之終非其道。安能達其所達之境耶。夫行不由徑。以其非正道也。人之所以舍正道而不由者。良以通衢爲水溜所浸圮。而不加修經。棄而之他。猶之心爲物欲所擾。不自檢束。尋入邪徑。而罔覺其非。抑何不探本而求本耶。然則大道不可以不修。人心不可以不正。正心卽所以修道也明矣。是故孔門必以正心爲修身之本。佛氏亦以制心爲般若之修。於以知修道之要旨。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道無爲而無不爲

老莊訓曰。道何謂而名也。道也者。以其所行而不可離者。故名曰道。故曰。行乎世以濟乎心身之所安。而無絲毫強制於其間者。是道之大本也。古之人也。行其道而人弗知也。順其道而人安於無爲也。故雨暘以時。風雨無暴厲之乖。水火平途。人世無旱澇之災。氛氣凝平。晝夜無不均之虞。是以玄之又玄。各正其命。各安其業。更弗知其身之所由乎道。而道則集乎身已。中古以降。何以道爲口舌之論。以道爲形貌之具。故其處世也。口道德而心是非。言道德而行乖謬。故天之降災垂象。使人終期於悟。然而人仍不悟。是以劫燹之來。性命俱淪於墜墮之境已。迨及近世。心焉爲巧。性焉爲乖。真靈弗清。清魂弗中。而人道更形乖離。亂世愈不易平也。故曰。治道之本。平庸爲先。平庸之要。無爲是尙。今也道之爲形。無所見已。道之爲本。無所立已。形欲見而弗能見。本欲立而弗能立。是非以人心爲挽救之本。不克以維道維世。而拯我胞與也。惟是心之爲物。本無形也。無形之形。一靈所生。欲養其靈。必固其精。必凝其神。固精凝神之功。必從正氣烈蒸。而後可以安乎心也。安心者。靜心之謂也。靜心者。非槁木死灰之論也。必也念之以正。則無爲可化有爲。能履其平。則無形可孕有形。故曰。爲也者。爲其素以至乎守。而後以其心所動者而立其基也。形也者。從虛無化生。能以無形之形。至無形爲真形。而至形不形以爲其形者。天下之大本。卽在是已。道生一而生於無。無者其有之始乎。其始也蒼蒼淡淡。元素之一氣而已。然何以聚。從空而聚。然何以凝。從虛而凝。然何以固。從無而固。然何以練。素之一氣而已。然何以聚。從空而聚。然何以凝。從虛而凝。然何以固。從無而固。然何以練。

從靜而鍊。知乎空虛無靜之本。而後知玄者無之真胞也。無胞有形乎。不知其可也。無胞無形乎。不知其可也。以其爲有也。則凡物之生化。莫不由於虛。以其爲無也。則無形之中而無所不有。是。無之之鍾。而聚以爲一胞者乎。故曰。循環不已者。一胞之象也。本無象也。周而復始。即象之所生也。本無形也。一氣連化。即形之所徵也。春而夏。物之生而長者也。夏而秋。物之長而消者也。秋而冬。物之消而息者也。冬而春。物之息而生者也。以四時推之。循環不息之象。即是在是已。人之幼而長。長而老而衰而死。而有子有孫。花木之有根有幹。有枝有葉。有花有果。有實有核有仁。有陰陽之仁。有堅白之性。有水火之命。而藏於土。逢春蒙泉而萌芽。又爲根爲幹。以此推之。則生生不已之形。又在其已。日月之明。有朝有晦。有朔有弦。有朝有暮。有晝有夜。所以形天地之不朽。而與道同其固者也。天地之所以堅久者。一靈之固而已。靈固者則氣聚。人物之所以生之又生。而蕃衍不絕者。一脈之根而已。一脈之輪者。其魂必清。根之固者。其氣必堅。魂清氣堅。而後一氣之聚。無處不藏仁已。是仁者即道也。天地之仁靜而一。形爲生者也。人物之仁動而化。萬形以爲生者也。其仁雖不同。而其爲道之蘊之行之生尅之動靜則一也。故曰。天地無象。以日月河山雷雨風雲陰晴寒暑龍霧之象爲象。天地無形。以人物萬有之形爲形。天地無生死。以物之生死爲生死。天地無聲色。以世界之聲色爲聲色。人之形也。象也。亦世世日有之已。以善衍傳生之形象。而爲形象已。物亦若是。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以此論之。可以悟生本無生。死本不死也。無之存也。身死而不死。無之亡也。

身生猶不生。故必能悟到身從何自來。從何自去。不知其來。亦不知其去。而無所謂來去。庶幾不以言貌之道爲道。而自合於玄奧無爲之道已。諸方務各以坐爲真。以息爲養。以靜中之真動爲靜。以世界天地之真中爲吾心身之至中而合之。夫然後一貫而通。則天地之真無。聚乎吾靈而爲一胞。庶乎其不朽已。各各勉旃。

吾道乃渾然一氣胞耳。個中無所隔閡。萬物之所從生。亦即無不同歸之路。而現則諸靈散濶。不早收拾。則墮落將不知其何所屆。天地弗及混沌。人類恐先永淪。雖躁競急功。欲其不息。亦將無可用其躁競急功之時之地。而世界且不成就其世界已。可弗深懼。吾以悲憫爲懷。因循諸天聖徒之請。降靈化導。誠非得已。乃世人不然。猶未免疑多而信少。殊不知吾道根自先天。本無爲而又無所不爲者也。其無爲也。如胎兒之居氣海。固自一塵弗能侵也。其有爲也。則生天地而有萬物。憑一氣之所涵濡。無微不至。無人不包。人之所以爲人。實由先天而入後天。如欲成其爲人。則於道也。豈須臾可離。而人往往弗審。輒以道自道。而人自人。於是隨因果惡德之遷轉。滅性毀身。罔或顧恤。甚且於立身之道德根本。都視爲陳腐不足有爲。乃相習以巧譎爲事。變本加厲。其害世傷俗。莫此爲甚。所以釀成此擾攘不易平治之世界。可勝浩嘆。諸子既各嚮道。務當體吾化導之苦心。力求所以有神於茲世俗。圖所挽救。首從內功勉悟。而期進於靜純之分。然後以養到之工夫智慧。從事於度他功業。則普濟克如所願。成已亦有所藉資已。其各潛旃。大道無爲。故其難言。所以難言故。直觀無始。無始之始。至無無始。無無無始。乃爲先天大道。

無可擬議。不可擬議。又何可言。不可以言。而故爲言。則所言之言。端於何處。蓋所言道。始於有爲。何爲有爲。以無爲得。蓋此無爲。始於有爲。所爲有爲。卽爲後天。諸方體道進修。修此後天。以返先天。修何以修。修其身。正其心。明其德。復其禮而已。禮何以復。復於忘情以養性。虛心以養神。性養者理自生。神虛者德自明。理生已。性明已。則性返虛寂。心入無爲。而精自化氣。氣自化虛。虛自化神。先天無爲大道之真體。亦隨現於恍惚杳冥中矣。諸方細細體悟。再加坐功。自能於斯訓有所領悟矣。

修道而欲其至者。不可不審道之本無。亦不可不審無之能有。更不可不審有必返無。審此三者。而後爲修。自見其偏之固。其枯之失。大而小之。小而大之。內而外之。外而內之。在形不有所執。於道斯契乎妙。契妙之道無他。聖而不可知之神而已。聖而不可知之神。形而能化而已。噫嘻。喚迷夢於蒼茫無際之夜。醒者幾何。不醒不足。可悲者。醒而不脫夢幻之境。以猶戀乎沉酣之樂也。哀哉。生滅何常。而不生不滅之常。固人性之所同具也。今乃昧其所常。而以不常爲常。以期其常之常。是何心耶。狃於實有。而不識虛無之道也。道豈虛無哉。其所以不以虛無而見乎虛無之空者。性存之也。存性於虛無之間。則有之有。不能滅其無已。實存於虛無之際。實其所實。而不能忘其虛已。故虛者實之體。而實必歸虛。而虛乃恒存已。有者無之用也。有無所用。用盡則必返無。無乃恒存。而不爲其有而無之。亦不爲其無而無之也。是道之所以以虛窮。而變之通於時者。乃以莫測而見其常存。而無不在已。諸子自入吾門。其所爲修。各因其性而有

所覺。然覺於此者。每且昧於彼。此知其常而未審乎變也。變於道中。是化之本。道之須化。乃通其窮也。不者。人各其性。性非有異。昇於後天之遷也。遷者。隨異而差。不究其差。而化之以和。則所以善者。皆墮於歧。而終無存常之望已。常性不存。非不存者之過。不能以存而助乎變化之變化。以變化而使存其常。以歸乎一追之所同然也。是在修者。今日之肩道化者。不亦重乎斯肩之重固已。而修於身以冀於人者。苟不先求常之所在。而究乎變之可通。則欲化於人者。身非自化。人將何從。而克得其途之正。而循乎軌之順。以入乎常存之妙奧哉。諸子要當各深審。大抵凡教之足以垂法而經世以弗朽者。多在弗執也。弗執之旨。孔徒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者。當化之地。於化之時。因化之人。必因其識而化其所當化。不以其不化而強之以同化。此變於一時而終通於常。以達乎道之化也。不然。人雖欲化。而我之以我執求其從化。是不但速之離。而適趨之入歧也。何也。我之欲達。心非弗善。而善爲執滯。不可通於人。而使明乎善之爲善。其不明也。欲強其善。亦惟見其愈卽而愈離。雖有善言。不足以入不明者之耳已。其不入耳。非不知言之爲聽也。而卒弗聽者。心疑乎我之強之也。諸方爲化。此後所以導善之機。日見其順。務宜各各細審之於前者。必順乎機。機之弗失。則途軌之進。無不從其止而入於妙已。是性以靜而自定其心。乃克不濟也。心定於靜者。無向或有自歧也。不自歧於心者。則正在心中。發於外者。將如雲之端。而影無弗直者已。正之用守。而變以通常。經權之道概於身。而化度之功散於世已。諸子盍勉乎哉。

上古之人。無爲而治者。非無爲也。乃無所爲也。無所爲。則無所謂生之德容之德成之德已。故失道而後有其德者。卽此之謂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者。因道之無爲而無不爲也。當無爲之世。四序順焉。五典行焉。百物安焉。萬有平焉。得其順者。自得其適。得其行者。自全其性。得其安者。自保其壽。得其平者。自合其天。故曰養心莫善於宜心。宜之所宜。從無爲而得其正者也。故曰善正之功。入聖之域。心有所慮者。則其功弗得而至焉。心有所懼。則其功弗得而明焉。心有所守。則其功弗得而正焉。去其生死好惡之心。而後道之所以爲道。庶幾乎無不用其宜已。諸方養心有年。修功日增。當以其所宜者而謂之宜。不可因是非好惡生死愛憎之宜。而自戕其性。自傷其靈。則道之真旨。於是蔚然可觀。斐然可抱。悠然可通。翫然可固已。各各從其無不正而得其正。修養之功。其誰曰不宜。

道之興也。興於無爲。道之藏也。藏於有爲。故天下有道則治。無道則亂。亂之極也。治必伏焉。以五千紀以來。(十二年爲一紀)。各有輪因。各有旋轉。要皆不外氣化之運。以合其數者也。數之生也。大地未判。鴻濛未分之際。卽有此數。然而數之所在。雖道亦不能遏之。惟是心之所包於正。於靜。於息。於虛。於默。於平者。皆得而挽之已。何以知其然也。先天地而生者。炁而虛之之謂也。炁虛則凝。凝則無所不化。卽數亦從炁化。故人之生也。當以炁爲主。當以凝爲骨。而後虛和之體。息靜之神。脫乎數之外已。故曰。道之正也。必先凝炁。無炁之始。卽有斯道。雖曰道弗能挽數。是生剋制化之理。其實亦炁中之本也。本既固已。何憂斯數。此所以道功

堅者。炁息必凝。而後數無預於我已。諸方日日修道。知道之所在乎。日日悟道。知道之所用乎。日日研道。知道之所本乎。知其所在。而後可以尋其姿。知其所用。而後可以得其奧。知其所本。而後可以虛其實。故曰。無在而非道。能探其源者。乃能知其所止。無在而不寓道。能認其所宗者。乃能反其本來。無在而不以道處。能識其玄者。乃可以自悟悟人已。故曰。理欲之分。判於幾希。天人之別。辨於一念。是人之修也。苟一念有失。則前功盡棄。嗚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是以定於一也。一而不易。終始弗渝。惟堅者乃能守其恒。以自凝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施之於人者。必加乎己身。此一念之差。可以失足於終身也。嗚呼。道何言哉。默化而已。繄何言哉。靜運而已。數何言哉。息轉而已。苟不得其正者。必有所阻。必有所止。必有所滯。必有所障也。諸方修道之功。當以不偏爲主。悟道之功。當以固基爲先。研道之功。當以治世爲本。苟明乎此。則道之渡人。正所以渡己。拯人卽所以拯己。治平卽所以保家。固道某卽所以固吾終身後世天下世界之基也。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又曰。成天下之大務。開天下之大業。容天下之事。修天下之德。以此觀之。則人之所以修者。必以救世渡人拯無告援胞與爲先也。若以渡己而不渡人。外託儉名。內實行吝。則修者又何貴乎此哉。故曰。心之所向。從大處立論。從遠處放眼。乃可以言道。不然。爲庸之守。爲謹之名。而詭詐存乎心。好名形諸色。則道將不道。又何修之可言哉。所以然者。業可以言其大。務可以言其大。而事而德不可以言大也。何者。業者基之所生也。基固所行之業無不廣。廣乃大已。務

者本之所生也。本之立未立。皆以務爲急。急其所急。務乃大已。事者。有其業。有其務。必有其事。以其所作者。而順其所守。順其所行。故弗能言大。德者。凡有所事。必存其德。故不能自言其大。若能進而行之。則不言其大而自大已。故曰。君子修其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業之至大。亦務之至大者也。能以天下之治爲心者。合於道已。待以胞與之不惟水火爲心。更合於道已。合於道者。必循之而後可以合也。若夫以各各無所謂而竊名之心以爲道。則迫中之藏賊。將乘機而乎其心已。故曰。吾身之行也。必以心爲主。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正人正。天下正世界正萬世已。一人之心。衆人之心。皆從正而後可以同也。不然。離之之象作。而殺機代於其中已。是以道興於無爲。而藏於有爲。有爲者變更之象也。無爲者師古之象也。能守其貴一之象。而不愆不妄。則道之所以爲道。皆率由舊章已。以道爲言。修者守其恒之功也。以治世爲言。守其舊之功也。故人之治已也。當行其素。治人也。當仍其素。治於人也。當守人之素。若妄動躁進。處處以新奇爲是。而自是其是。鮮有不敗者已。以修正之爲言也。其實有不合於時治者。少更易一二而後已。若無所用其更易而更易者。恃才者自以爲是耳。必敗。故曰。君子安其心以順道於無爲。安其身以藏道於有爲。庶幾可以免於難已。無爲之興。則自然之功夫。非可以強制得來。有爲之藏。則道萬夫有爲。非棄之捐之之謂也。若藏而弗用。離乎道已。離道者內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諸方修道有年。今日侍壇者。有創道之元勳。有與道之自功。有肩道之重。有堅道之至誠。有此數者。道將永興乎。此所以爲道慶也。然而諸方當時時守其恒。守其素要。有堅道之至誠。有此數者。道將永興乎。此所以爲道慶也。然而諸方當時時守其恒。守其素

。不爲魔惑所侵。不爲誘言所蔽。從固道基即固已基慮想。則世界永無水火之災。兵燹之厲。而治平之期。將惟諸方之心之所定者爲基耳。各各慎毋自棄自妄自欺自移也可。其各凜旃。切注切記。

夫人所以貴學道者。非道之有所爲也。道以無爲而爲。斯乃謂道。若一涉念於有。則無向必其能通已。何也。心具於此之爲。則彼之爲者。皆吾之障。障而自滯。志且爲沮。而道之本失。將見無用而弗趨於偏已。是以道之爲學。佛氏之空。實所以定其爲學之基。即儒之中。耶之愛。回之真。老之淨。又何莫不然。吾道一貫之傳。旨以絜主。須知萬化莫不由絜。果能悟得絜解之微。而克了澈其靈天之朗。則頭頭是道。以之出世可。以之經世亦無不可。即所言救世。亦盡在其中。而運旋乾坤之妙。又豈可妄自菲薄於有生之身哉。所愚不了於生之自來。則雖修之沒世。亦必終無所得。以不審其所自生。無處不憐憫。以徒樂其生生不自了。安見乎道。孔徒未知生焉知死一語。數千載下悟者曾幾人。無惑乎世劫日重。而挽救之久而彌難也。嗟乎。吾諸修子。而今而後。果各能從吾言以精其悟修。斯不虛從學之初心。而克勉進乎道。以有所自立已。望之望之。

正陽真人訓曰。世界萬有。來從天地以前之無也。無所謂無。一絜因緣。即化之流形。而天地既有而後。品物所見其生生不已者。是名之道。道在品物萬類。至爲弗一。而又靡不是一。何也。絜化之也。故知絜化之原。而識歸根者。皆得一宗於道。道亦強名耳。既無其名。則本乎虛。虛

之在於品物。性靈是也。斯靈弗昧。性乃常存。性寓於形。命乃以立。人爲萬有之靈。以其虛明之性。無大不大。無小不在。其大而無不在者。以其知而能覺也。是以人之修道。必本初性之真誠。外修其格致之知。內養其敦復之功。乃克見道而無所弗容。容於其世之萬有。而後物物之理。無不通。即物物之性。皆得其盡。盡而通之。則可化而融之。合德於天。以廣生息之衍進。始少無窮之運。而大其育成之量。以明道而歸乎根之寂靜。清以常存。淨以常守。存守而罔或自失。此真丹之結於有生之身。來去自如。將無不脫造化之爐冶。以定其靈明於永在已。世人多弗之悟。於道之在身而不知求。惟縱其情以味性靈之真。以致有身之命亦弗之惜。放流從習。以爲非是無以生活。不審人之有生。豈在外求。而其不能不藉有形之物以養有形之身者。固有天與之定分。不越其分。自然可得也。少失其分。則得於外者。靡弗重傷其內已。內之多傷。性靈墮於無形。貪爭著於有象。不徒生命終難藉保。而相激爲亂。世弗之審。而欲苟安此有生之身。亦覺其無在而非苦趣已。即今時氣弗靖之餘。試就處身之地。人人加以尋悟。不必具有厭世之想者。情因勢逼。多涉偏枯之境。而無以得其生趣。即素抱曠懷。近於樂天一流者。其不皇皇然不知稅駕之何從者。又有幾人。是皆但見其有。而不悟本來之無。以修養虛靈而圖永保之過耳。世在今日。人居今世。有知之衆。若猶故昧其知。耽逐於有。吾恐有未盡。而有所有者。將無不先自盡於已有之中。返入冥漠不自知之虛無之地。是何爲哉。抑惟見其徒累茲世。而卒必不有其身而已。嗟。世人可弗之警而少悟乎哉。

關聖訓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能不自擾。斯無事之可爲已。無爲之妙。勝於有爲。故大千世界。欲圖清平自在。必須各各能悟無爲之妙。方克得上乘之真趣也。或有問於余者。謂生人之世。功業標炳於史冊。聲名洋溢於後世。果無爲所能致耶。世之人須知有爲之意。期於無爲也。不然。世亂糾紛。何以解之。故古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即此理也。必也適可乃止。方爲得其正也。不然。以一人之私。犧牲多數人之財產生命。其何以副上天好生之意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爲不得已時。亦不能姑息養奸耳。無爲之爲。道在是已。每日侍壇各方。多自遠東來者。均慧根未泯。故能有所悟也。各各能悟。將來未可量也。勉旃。

慧真人訓曰。道本無而有也。本虛而實也。本至遠至高。而至邇至卑也。可由而人也。可得而出也。是有程焉。未可信步而盲從也。其程維何。心以爲平。其實危焉。心以爲坦。其實迷焉。懸崖峭壁。羨其高可入雲也。登而顛焉。江濤千頃。樂其樓市幻境可觀也。游而溺焉。此其追距道之程遠已。必也入悔山。造恨嶺。輾轉於關塞鳥道。而不知其幾千萬里。然後入誠門。登信堂。入堅恒之室。蹈仁履義。無往而非康莊焉。本無所有也。而無所不有也。本無所見也。而無所不見也。本無所聞也。而無所不聞也。日月常明也。春秋不老也。亘萬古而不壞也。歷萬劫而不磨也。斯境也。何境也。無以名之。題曰悟境。

孚聖訓曰。天地之道。不息而已。聖人之道。無爲而已。因無爲而有爲。則萬物之生成。與夫事理之循環。皆由至靜之功而不息已。故曰。天地之道。聖人則之。聖人之道。賢人則之。賢人之

道。智人法之。以聖人能法天地之道。故曰聖人。以賢人能師聖人之道。故曰賢人。以智人能行賢人之道。而守其愚。而有其恒。故曰智人。是智者知吾身在世。爲日不過百年。故其視悲衰歡樂。一無所動。則以若愚有恒之功。實爲常人所不及已。故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是諸方之修養。當以天地之道。而後可以造乎聖賢之境。其間少有不恒。即智人之境。尙恐未能造乎其境。况聖賢乎。吾奉。

老祖命令諸方。各各當本未泯之風基。而造無上上乘。以修己渡人。則來日功候一至。或可返吾本來。若以道爲不可恃。而自是其是。以求道慈之功德。竟望返其本來者。吾恐非徒無益。而有害於性靈也。諸方各各當探道之本。慈之源。務期不偏不倚。合於中庸。庶乎道功慈行。不期進益而自進益已。數載以來。各各之修養得體。固不乏人。然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大有人在。是在何故。是在諸方坐之不能堅也。守之不能恒也。運之不能平也。行之不能坦也。爲之不能適也。坐不堅者。妄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恒。不恒則不平。不平則不坦適。既不能得其坦適之功。則真旨必不能明。欲求爲智人尙不可得。而欲造乎聖神仙佛之境。必不可得已。所謂上乘功夫。必從不息而後可以無爲。從無爲以至有爲。即上乘功候。造乎無上上乘已。既知無上上乘之真旨。則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至色不色。至空不空。不空不色。乃見空色之至理已。諸方知其真理。而後能明真旨。既明真旨。則一切幻光泡影。如露如電之搖惑。安能動我心哉。惟是功夫日久。道乃日增。道增德重。障惑隨之已。欲除障惑。必有其理。其理安在。空而無爲。

。靜而不息。堅坐勤行。必可逃空色之外。而造夫天地自然之境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乎此。則知吾身之中。各具一天。所謂天性天命者。分之爲陰陽。合之爲一體。由一而萬殊。萬殊復歸一本者。其自強不息之功歟。不過能得其久。乃得其大。可久曰簡。可大曰易。簡易功業。即天地之道。亦聖人之道也。更自強不息之道也。賢智宗之。愚不肖棄之。至人由之。庶人去之。是即道之真旨。專一不二者也。專於一者則有恒。凡有恒之功。莫不平庸自然。簡易無爲。此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而大道所以川流不已。聖人之所以乾乾不息也。諸方各各具未泯之天性。有至靈之風慧。不以平庸自然爲功。不以堅恒坐息爲守。從奇異以爲捷徑。而欲其速成者。不猶緣木求魚乎。嗚呼。世風日下。人心險譎之秋。行其道者。必自挽救風化始。行其感者。必自拯濟濤瀾始。挽回風化。一誠可格。拯濟濤瀾。亦以一誠可感。此平庸之道。所以注重至誠。而誠字所以爲最難也。天地不得其誠。則四時失其序。萬物失其養已。聖人不得其誠。則世界失其安。後世失其則已。大道不得其誠。則世風失其正。人心失其平已。記會不得其誠。則懿範失其普。救世失其澤已。諸方不得其誠。自渡失其守。渡人失其德已。噫。誠之一字。爲千古萬世不易之大法。亦簡易自然之真旨也。而况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與天地相並而爲三才者。即在陰陽柔剛仁義。皆出一本也。本其一而修者。其誠可知已。知其誠而終始守之。不獨天地合而爲一。鬼神格於微渺。即豚魚昆介。亦莫不格於一誠之感之化已。諸方欲造無上上乘而自渡以渡人者。當先至誠不二。格乎天地。則無不可感。無不

可化。無不可格。而簡易自然之功。捨我又將誰任耶。吾是以期諸方以自然之守。行其道。爲其慈。則功候增進。與日俱光已。

希聖訓曰。人欲求道。道從何求。以其無形聲無跡象之可求也。然則求之者。將如何而可得其道哉。必也虛其心。空其相。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參悟其可知之實。以歸乎寂定之境。斯足以見乎道。而得其真奧之妙玄已。今人涉世之後。每以所習而自障於心。故言哲理者。則囿於哲理。言文學者。則囿於文學。甚至言宗教者。本以救世爲旨。亦且自執門戶之見。入主出奴。轉爲世界增一爭鬪之端。非徒世難爲救。幾將因其教爭而益演其亂。以此救世。世之得救。不知更從何術而克自救。自救弗遑。所以救於世者。其不徒托空談。而翻爲世界伏一禍根者又幾希耶。可不痛哉。吾

御瓶化。所以闡真道。以藉人之悟乎無爲而有爲之妙諦。以開覺羣迷。而泯無窮之後爭也。

尙真人訓曰。道化無形。必修者心能空寂。體本靜之道。行無爲之化。不著形聲。以爲形聲。不因色相。而爲色相。其形聲色相。乃從蘊孕之真。而發於莫或覺之中。以運施於無所謂之地。人將可以從化。而道即由是以大已。世人心之所向。每有所注。既注於此。必失諸彼。兩不相通。則所施於形聲色相之間者。無在不實。實則梗塞易生。而圖虛莫由得其運化已。不運不化。縱化亦墮於偏已。是故從古所以以教明道者。非滯於一隅。即通及一部。欲由其教而闡發道之大同。終無一得者也。可知大同之道。期底於同。而見其大。非從靜體有所悟守。弗克通乎圓虛。而斬

運之無滯也。故於圓虛之境。必知從然氣息息之凝結。而使心無罣礙。然後發之於形。人乃不覺其形。發之於聲。人乃不覺其聲。發之於色。人乃不見其色。發之於相。人乃不見其相。不覺不見。斯無爭抵。不爭抵則由化化。皆由其化而化乎所由已。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非人盡無知也。以有不可知之速以行其化。乃得盡使其由之而無見覺。泯其爭抵之念。而成大道之所以同也。

默真人訓曰。道無形色。以形色爲形色。道無方體。以方體爲方體。無無而有。有有而無。諸方體道修進。當還俗去妄。返乎無無。太上云。內觀無心。心無其心。外觀無形。形無其形。無無既無。道由何修。修無所修。道在靜得。靜而后定。定則明心。定則見性。定由心定。定可爲定。定由形定。定如不定。不定而定。是爲真定。真定之定。方能見道而體通。如山有玉。草木以之而不彫。如人懷道。形骸以之而永固。綠色空而爲用。含造化而成功。神與道合。人與道通。自然心清氣爽。性天明亮。合一而成真已。諸方詳參。自然知旁門非正道。虛無爲真體已。知諸

悟諸。

道不可離

老聃訓曰。人生一日不可離者。莫重於衣食。不可須臾離者。更莫重於道。衣食也。道也。皆賴乎人力耳。夫桑麻不植。何由得衣。五穀不種。何由得食。聖人一生。何由得道。以人為萬物之靈。不亦宜乎。然人與人不同。尋常人。人也。聖人。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所行者不離乎道耳。人之靈亦不同。英雄豪傑人也。愚夫愚婦亦人也。然其靈有天淵之別矣。其靈雖不同。然能不離乎道。則愚夫愚婦。較之英雄豪傑。又高出十倍矣。按愚夫愚婦。所居窮鄉僻壤。所衣所食。皆粗糙之品。每日所經營者。不過為餬口計耳。無暇為惡。深得天然之真道。至於英雄豪傑。皆天生之才。出而造時勢者。名也。利也。權也。無一不爭。熙熙攘攘之間。而能寧靜為善。不離乎道者。未之有也。故吾之以道化人。所重者。為當今大有作為者而設。而不及窮鄉僻壤之愚夫愚婦也。願今之人。識吾道之不可離。如衣食之一日不可缺。則吾道昌明有日矣。世人於道不可離者。非不可離。離則所謂道已。道在人心。無大不包。無小不在。人之與道。有似或離者。非真離之也。果其真離。即無生存之理。而其所以似離者。皆著於色相。好好惡惡。人自異趣。善惡之界既嚴。不知趨善。則惡念日增而日長。善心即日昧而日亡。善亡則心死。心死欲身之永保。固不可得。其始非無善心。因人自昧而亡之。豈得謂道之不在其身耶。必身自去道。身死道固自在。而道亦無須臾自息。其味之亡之。皆人之自身也。與道乎何有。修道者。弗令道之去身。則修之為修。亦不過如航海之舟。何有於道。得道者得登彼岸。其藉以航海之舟。

固無與於我。反是即可悟到惡之為惡。所以輪劫滅滅之旨矣。可不細省哉。

和聖訓曰。覆載之間。舉凡物之小及秋毫。放之八極四表之萬類萬物。具生不息之理者。蓋以道之運化存其間。然後斯能生生不息。各遂繁衍。道之與萬類萬物。有密切之關係者宜矣。道之與萬類萬物。不可須臾離者亦宜矣。且夫大地之結晶。山川之固液。河流之盤漾。種族之分娩。草木之蕃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流露。風雲之變化。雨暘之時若。四時之運用。寒暑之變遷。五行之相生相剋。世界之隆污治亂。理數之零貫盈虧。進化之此消彼長。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分其制。三綱五常四維五倫之各得所宜。悉皆以道之存亡為之轉移。世人不察。往往以道其所道。不與事事相維繫相表裏。愚何其哉。愚觀孔教有云。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天道者何。即風雲雨暘之不能失其常度。日月星辰之不能亂其方向。此天道也。地道者何。即山川河流之不能乖其傾注。草木胎卵之不能誤其孕育。此地道也。人道者何。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不能不分其制。三綱五常四維五倫之不能不遵其宜。此人道也。夫道放之則彌太空。道之用也。卷之則藏於密。道之體也。世人居寓道中。猶日居空氣然。人而失其空氣。則不可一日而生存。人若離乎道。豈能一日而苟延殘喘乎。吾願世人各以道不可須臾離者。而加以警勉乎哉。正陽真人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可離。亦不可滯。滯則喪其本體。失其元真已。不也生機活潑。不沾不着。湛然常清。寂然常靜。如火之始燃。如泉之始達。如貧人之失珠而得。如渴花之拂去而還來。如舟行岸動。浪動天移。所謂心心明了。而實若虛。虛而

不虛。虛者不虛。不虛而虛。虛爲真虛。何謂真虛。一山色相。歸歸於空。一切物欲。俱化爲無。虛靈不昧。入淨返清。清淨明明。寂湛圓覺。自然逍遙。有有不有之間。無無不無之內。自可瞻其本真。而見其玄妙。不然。循迹不化。執相以求。求其相而入其妄。舍其正而歸其邪。求之愈急。而失之愈遠。吾故曰。人之於道。離之不可。滯之尤屬不可。司空圖曰。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不誠然哉。是道不在滯也明矣。而今之滯於道者。往往東求而西顧。此亦修。彼亦修。朝秦暮楚。毫無成見。卒至百無一得。徒勞形骸。而失大道。可惜也。子等悟之。

文佛訓曰。道非因名。強謂之也。其在先天。蘊藏化育。涵蓋萬有。放之其大無外。卷之其小無內。迨乎後天。運有常軌。行有定時。宏之則能平天下。退之則能潔己身。故道之妙用。鮮有能述之者也。夫道爲天地之基。萬物之本。日月山河。道之精著。飛潛動植。道之靈顯。故道而行。則能生。背道而馳。則漸滅。是以孔聖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今下元。先天之氣既薄。人乘之靈亦微。是故邪說百出。異端靡呈。世風不古。道德陵夷。天災人禍。相逼而來。吾

師憫羣生之苦厄。數之不可逆。乃降世佈院。誡人棄假。導人歸真。今萊院成立。實爲幸甚。諸方既入

師門。應即持恒抱堅。度人度己。內忠外恕。是爲道旨。諸方其勉之遵之。

君老訓曰。天道根人道。無形會有形。寸衷分皂白。妙樞觸神靈。氣化非非幻。星纏窈窕冥。實

還歸大道。迷夢快醒。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儒書已詳言之。

師道之爲道。胥盡於是矣。又何贅焉。無如流傳日久。邪教競起。正教日頹。聖賢之道。幾乎不可復。

師道亦於是而大壞。當斯時也。將欲清道之源。必先詳道之實。將欲明道之妙。必先固道之基。至道之實詳。則偽道無可託。道之基固。則修爲有實功。其道之實。道之基者。則非高遠難行之謂。乃至平至常之途。非驚世駭俗之謂。乃至公至正之理。何也。道也者。人所共由之道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道之本也。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道之體也。誠使爲子者盡孝。孝即道也。爲夫婦者盡禮。禮即道也。爲昆弟朋友者盡友愛信義。友愛信義即道也。如是云道。方可謂之道。如是而修道。方可謂之修道。獨怪今之求道之人。綱常之地無修爲。每託人山以出世。倫紀之中有遺憾。妄冀練氣以飛昇。豈知道在人心。靜觀焉而道即見。道在天性。保持焉而道常昭。道之爲道。實人所共由之道也。大哉道乎。包宇宙而無蹟。曠古今而無形。統聖賢仙佛而不異。合智愚賢否而不遺。吾願各各毋以邪說而惑其心。保本真而歸天性。斯道之精義可見。亦人之見道不肯也。堅誠道心。可不慎乎。

慧真人訓曰。無無之化。天地乃生。有有之形。萬象斯備。即此無無有有之中。而造化乃盡其功用矣。道由一生。一從無化。無化道生。於是天立而地成。天覆地載。而萬類生。而惟人者。秉

而設者。道本虛空。實之以宇宙。宇宙亦空。乃以萬有位其中。於是仰觀俯察。道乃克全。自無爲而揖讓。而征誅。世之變也多矣。然道之在人者。固依然也。春秋代謝。日月不居。至今日而世之敗也。亦已極矣。幸大道之昌。於焉挽救。此非僅衆生之幸。抑亦元氣造化之未應盡耳。惟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以致視之爲畏途。知其正而不由。嗟夫。是誠何心哉。所願諸方恪誠。肩茲重任。兩載以來。艱苦備嘗。乃能有今日之效果。雖各地各人。間多執拗而不悟。是亦數也。茲者正經出世。期乃匪遙。是誠神人所共鼓舞。而亦諸子年來之宏願也。所望從此益研道與人之相關。真旨所在而探討之。則所獲無量矣。勉旃慎之。

修道宜堅其信心。信心不堅。功修斯缺。信出於希冀。如以此爲求福之階。非信士也。或以此爲免禍之徑。亦非信士也。是真信士。視道如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離之則飢寒交迫。斯可與盲功修也。蓋道之在人。如精血之於週身。身求其健全。必調劑之有素。道求其不失。必堅守之有恒。能恒而無希冀。乃真信士也。道本可得福。存求福之心者。是以道爲買。非有樂道之心矣。道本可免禍。存免禍之心者。是以道爲賂。非有好道之心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本初生之性。渾渾冥冥。無伎無求。以道爲生人之命脈。愛之惜之。守之行之。使無愧於心。無忤於人。斯福臨而禍免矣。豈有他哉。

濟佛訓曰。昔庚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道無不在。大而天地。小而塵芥。何莫非道也。夫道者理也。順其理而行。化變無窮。道者導也。循其適而至。生生不已。是故中庸曰。

率性之謂道。而道也者。乃不可須臾離也。東郭之問。其義有未然。莊子之答。其義已明顯。是道也。不特不可須臾離。即修亦不可須臾離也。是故吾院之設。內修靜澹之功。以養心和性。固精化氣。以復靈明。外行慈善以潤德輝。合仁愛以符天德。而益功修者。皆所適道之用。順帝之則。以人事而和天機。維斯濁世。淨污我身也。修者。切磋琢磨。涵育薰陶之謂也。苟能以我之行。時加反省。是其道則竭力以爲之。非其道則盡力以去之。並不計私利。不圖榮譽。凡我力所及者皆當爲之。今有其機緣。人將責以付我。是我之力及而且裕。當如何努力。以負斯付託。而完成大事也。今有其人。乃竟不然。以攀附之計。而爲釣譽之榮。挾私己之見。作威福之行。既敗道而墜落。復積孽以毀行。故其於道也不知。其於德也不明。其甘自墜落者。吾不知其意何居。噫。人生不過百年間。何不速悟俗塵緣。爭強競勝只一氣。即將靈明輪地間。諸子悟之勉之。

道德精華錄卷一

道旨門下卷

德爲道輔

老祖訓曰。失道而德。先入於後。德修道立。後返於先。德以輔道。其基乃固。道開乎德。其修乃堅。故曰修道者。必先修德。修德者。先修公德。而後及乎私德。乃可以云道已。今者道源之昌。尋其本已。道旨弗明。仍有費解。是以不得不從修德之要。爲不明者告也。德修於形者。人得而見之已。其修也。爲實乎。爲名乎。德修於心。而億萬蒙其惠。弗知其惠之由來。其修也乃修於己已。是德之修也。不以貧賤富貴分之。不以窮通天壽判之。苟有所得於德也。雖貧賤窮夭。亦有得於心之真樂耳。苟不得於德。雖富貴壽通。亦何所取哉。君子守其身也。能以潔白自處。卽爲德已。是守身之德。莫大於立品。立品之德。見乎幾微。因其小者而能視其大也。非我應取者。而我取之於公。非義也。何以言之。公者共也。其所享有之物。而我一人取之。則共也失已。因一人之得。使共也失之。不亦有憾於德乎。各各當知身之所處爲要。自知立品之本已。予無其物也。而公也有之。予當取乎。弗當取乎。公也弗用其物。而我貸取之時。亦必有所據而宣於公也。若曰此幾微也。予又何必饒舌哉。一人倡於先。而衆人繼於後。則公也不堪其擾。有給與不暇之患已。此所以修德當先修公德也。予貧已。當以儉爲主。予賤已。當以勤爲主。由乎勤儉自能致乎富貴。卽或不能致富貴。苟得其所德。朝聞道。夕死可已。是立品者自能立德。立德者自

能立乎道。立也者。力而行之之義也。諸方經道有年。亦當知乎立已。由演講機演講時。對於各方研究立品。庶乎不悖於道已。各各勉而行其品。以自修乎德之公。而固其德之基。不亦善乎。古哲有言曰。道之得於心者之謂德。如仁心醞釀日久。道之奧妙自能發現。釋氏所謂定生慧者。其一理哉。夫人之德慧心地也。即道之得於心之謂德也。既得矣。萬慮皆空。則慧心勃動。故對於人之事體。與己之事體。原無分彼此。胸中故無成見之可言。遇一慈善也。豈有不力行者哉。一惡因。正充定而清濁分。品物流形。所以得其生者。皆從造化之正而具其性。性之得其正。性德之彰也。彰其性德。仁而已矣。故曰仁無不生。而生者皆由其德之充而保其性也。保性之仁。莫過好生。天生德於人。即運生其生息之機也。生無不生。然後有生皆遂。人遂其生。推而及物。於是性德因所推而養於宏也。宏而充之。人物之生同一生已。生無不生之中。其所衍化。乃見其廣而靡窮已。人能宏此性德之仁。即成聖已。聖之異於凡者。非性德之有異也。特以凡衆昧於所欲。而以身自私。故性因所昧而不得其所充養。不得其養。則昧以日昧。性德遂未由開發而彰明之已。是以講學之道。乃爲人生之所切要也。學講而通。則德自明。明其明德。而所事於世。無不仁已。事無不仁。則性以定而德以充。充其德量。則無在不有所德。其涵於心必容乎物。盡物而克涵之。其化乃從涵中而衍其生生之機。運之無窮。以保合太和。臻其平治之功已。今人非不知此。而於事也。則罕自反本性之仁。而務修厥德。是何故哉。素失所養。而不動講學之過也。吾言大道。在知者固無弗知道之所以爲道已。而弗知者。猶多不免以迂闊爲疑。空渺爲議者。

不審道必須闢。而後爲通斯廣。道必以空。而後爲化斯通。不然。亦若茲世之事。無在不爭。無觸不抵。偶相爭抵。何有於仁。不見其仁。何有乎德。不仁德之務。而惟爭抵相尙。其性之漸滅於無形。猶其次者。德之生機。因以日斷。其可哀也實甚耳。諸子近於修德講學。頗多根本之務。良足喜慰。獨是講學修德。雖似兩事。而所以藉以明性以復初真則一也。何也。講學即所以致知。而以自修其德也。知貴於行。知行合一。然後學不虛講。而德見實徵已。故講於學。必踐於行。行能踐其所學。則德性因學而知。因知而行。因行而復。所以充養於內。而施於外者。無在不有其仁。而仁之所以推遠而衍化。則道以身宏。而世有其道。平治之休。不難立現已。諸子尙其勉旃。吾有厚望焉。

天地之氣。動而爲運。靜而爲息。運則物物生焉。息則物物運焉。有其蘊之。所以爲運。而後不測之化。生萬形已。此天地之所以不以其功爲功。而循環之氣。自能無所間而有其序已。人之生於天地也。並而爲三才。動而賦其命。靜而見其性。清而孕其靈。凝而固其絜。息而存其神。天地有其序。吾身亦有其序。動作息靜之功。固不與天地相契相合。此吾身所以與天地參也。惟是天地之德。現於空。藏於厚。發於萬物。散於萬形。故能成其大。吾身之德。現於面。益於背。暢於四肢。灌輸乎萬絡。此吾身之德。亦可與天地同其大也。大也者。非自謂其大者也。乃德之所及。無所不施。夫然後言其大也。以其大。故曰德。德者得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形於其事。以推已及人。是非功候有素。曷克以運轉自如耶。故曰。天地之德。一而已矣。吾身之德。肩其

德之一而已。一者何。仁而已矣。仁者何。陰陽而已。剛柔而已。有陰陽之化育。乃可以判剛柔之性。以成其仁已。

嗚呼。惟天降衷於下民。厥乃惟德。其德曰生。厥乃有容。爾德爾康。爾生爾運。毋乃以小疵而弗佑汝身。毋乃以小善而弗正汝心。厥躬乃弗正。矧克有汝生。厥心乃弗平。矧克有汝容。容乃身。靜乃心。事修汝德。無忝乃生。乃克有汝功。汝功弗修。厥疾乃弗瘳。汝心弗修。厥身乃弗守。舍之崩壞。伊誰有辜。垣之圯頽。伊誰是咎。戾除而晦養。厥乃由吾形。吾形弗虧。乃有修功。善善若從流。惡惡若除莠。其本也正。其末也治。其心也正。其德也修。若曰吾有好德。何用於修。吾有極生。何用於守。是亦妄人。又何足謂其固。又何足謂其堅。咨爾諸方。惟善是藏。厥謀於潛。惟形是彰。毋墜毋墮。乃有行藏。德容日大。其道乃昌。无有遠邇。用之斯詳。正身以厲。乾乾乃光。非固非滯。一道同將。何去何從。萬有弼良。知善可以昌。云胡不將。知不善可以殃。云胡不藏。謙而尊其光。和乃知德彰。譬彼風雨。因時而降。譬彼日月。無極而昌。譬彼樹木。種植成行。譬彼山岳。鍾秀以彰。吁嗟乎。不有善功。德也孰明。不有善行。道也何行。惟爾諸方。當自環乎心。當自滌乎浸。道乃克有藏。行乃得其真。毋勵爾殘志。毋鼓爾心戈。毋持爾神矛。毋恃爾力強。以恒其守。以藏其修。於是沉潛之功。如在於天。如在於田。如在於淵已。各勉而行。慎而修可也。

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也。體用相融。方克化涵萬有。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故曰道者。不可須臾離也。邇來世風日趨日下。人心渙散。道德淪棄。心爲私欲所蔽。念爲私利所牽。各不知道德爲何物已。是以老人以五教之大道。融於一體。渡衆生出苦海。俾其懺悟。使無告登覺岸。免其沉淪。惟期各方。欲知修己。當以坐悟。若欲渡人。必以慈行。坐者。內功也。行者。外慈也。各各果能以內功。外慈。得有悟通。則世界之劫數。無形而告消滅已。更可由此齊之以倫常。繩之以廉讓。無人我之見。無門戶之別。道念堅誠。德培其厚。使混濁之世界。由道而化爲雍熙清寧之世界。使有強權無公理之心。由德所感。而化爲行讓路耕讓畔之行爲。世界昇平。是由道化。道之所化。是皆在諸子堅修之促成。方不負老人降世設教。傳經宣化。普渡羣迷之本旨已。

伏仙訓曰。嗟乎。世界之道德胚胎。由來久矣。神洲大陸最古人民之狀態。固無可稽考。粵自伏羲氏出。暨諸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凡修齊治平。罔不以道德二字爲根據器。察治民之法。教之以衣食起居之事。傳耕作之道。親九族。敦五倫。作洪範九疇。昌卦爻之象。古聖盛德。筆之於書。載之於史。已紀不勝紀。扶風立教之大經。於此已可概見。孰意時非其時。桀紂二凶以生。道德之事。已一落千丈。酒池。肉林。炮烙。陷害。黃鐘見棄。瓦缶雷鳴。苛政酷刑。敲吸脂膏。民生已極不堪其苦。况復邪說異端。互相繼起。黨與黨爭。教與教爭。國與國爭。家與家爭。卒至道德汨沒。靡恥喪亡。人心陷溺。更不可收束。降至本運時代。世俗靡靡。人情趨下。於道德誠尤有千里之殊。盜賊滋生。頻年殺伐。腥羶遍處。屍填巨港。血染河流。枕骨橫

骸。相見狼籍。哀哀生民。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子女。縱讀弔古戰場文。實無以喻其慘也。彼有心救度者。其將何以爲心。豈視道德如弁髦。置淪胥於不惜。倘能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則天下歸仁。猶水之就下。唐虞之風。可復見於今日矣。方今大災示警。水旱頻仍。極目心酸。不僅一地已也。天何爲哉。使下民痛心疾首。且上天秉好生之德。俯視下民。自如嚴父與慈母。然何以災眚備至。忍禍民間。要由近世人心險惡。不以道德計。而以殘害計。天之降災。實人自招。故道德者。爲衆善之門也。殘害者。爲衆惡之機也。若人心好生惡死。天心轉映降祥。均以道德二字爲轉移。否則雖邀一線之倖。吾

老祖歷年勸道。無非以道德二字挽回人心。爲救世之源也。世人曷各憬然悟哉。

正陽真人訓曰。至道乃足普化。至德乃足宏慈。至公乃足正私。至理乃足制欲。道何以至。不以有聞有見求之。而從無聞無見悟而通之。斯至已。德何以至。不以妄言妄行希之。而以庸言庸行審而踐之。斯至已。公何以至。不以自偏自隘局之。而從弗偏弗隘擴之。而公斯至已。理何以至。不以能作能爲圖之。而從罔作罔爲思之。而理斯至已。

孚聖訓曰。道德之於人也。其維護力至大。其統繫力至廣。其化育力至普而無方。故曰三千大千世界。皆由此一華而航之者。因其至堅至微。而護其至大。包其至廣也。天在上。至空也。而日月星辰附焉。地在下。至厚也。而水火金木生焉。以其至空。乃能孕乎萬象。以其至厚。乃能拘乎川流。是皆在道德之本固。而後物物之基。於焉有立。今也道之所系者。繫一而已。德之所含者。

精氣而已。無中堅而不變。精氣藏而不露。乃能出乎斯道之本。而立斯德之基。以成乎物。而堅乎己已。是以有形者皆曰幻。無形者皆曰真。非質之爲真也。乃神之爲真也。真而不死。乃玄於谷。玄谷能化。乃守吾真。是皆在平日之堅定有以運化之耳。

道之爲道。云乎尚已。德之爲德。云乎廣已。其道不尙。其德弗固。其德不廣。其靈不凝。故道與德相輔。靈與靈相凝者也。是以有道者其德必宏。有德者其道必堅。宏堅而吾靈乃可通乎至真已。是在平日各各以道德爲里。而後道德之固。庶乎無所用其竟而無不固也。各方勉旃。

功之立也。視乎其德。德之立也。視乎其心。心有所悟者。乃能言乎其行。以立其功德也。故曰。一念而善惡攸分。寸心而天人是判。此念此心。正與弗正。而後明其爲善爲惡。是天是人已。立德者。從天人之心以行其正。雖由而明之。不足過也。立功者。自不居其名。而他人之基。爲他人修善果除惡因者。是又上乘之上上乘者也。諸方何不勉而效之。以躍起於後。其爲功也。較之修己者又高出萬萬已。神之敬也。人之欽也。鬼之畏也。魔之一也。天地之同其德也。日月之同其明也。皆在此一念之起已。是以論道論修論慈論心。吾得於此一念爲諸方告也。爲諸方作模範也。

天地之由蒸化而生者。大化之流行耳。人秉先天之炁者。理氣之結合耳。其理之爲性也昭昭矣。而其與道近之點。亦在斯焉。道有體乎。抑無體也。道有用乎。抑無用耳。道之真體。其惟中乎。道之大用。其惟德乎。中庸之書。言之詳矣。道者。包涵五教之精蘊。開發天人之秘藏。爲教之

所以昌而久者。良有以也。即各宗教之本旨。亦何莫不然哉。故道德之說。爲古今中外所共認。而爲今世之急務也。凡今之士。稍有明敏心理者。罔不以道德相號召。是以斯文之未盡耳。道爲大原。德爲美行。苟有以實踐之。則亦可謂善人也夫。諸子既入師門。窺道之源。得列門牆。抑何幸歟。所望由此精進。弗意弗矜。則道德之進境。其與日而俱前已。勉之慎旃。

桓候訓曰。居一歲之首者春也。居一日之首者朝也。平旦之氣。太和之風。足以表天地之心焉。足以見好生之德焉。吾嘗遊遊乎長隱。瞻望乎四郊。見夫湖光似酥。草色如油。朝曦相照。鳥歌魚遊。芸芸萬物。生機何限。天地高深之德。豈可以尋常測量哉。然而歲不能有春而無秋。日不能有朝而無暮。綠葉重重。轉瞬而黃葉脫落已。紅日東昇。轉瞬而白日西沉已。豈天不能始終其德。其澤亦有時而竭耶。吁。是弗明夫道之體耳。道之體維何。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剛一柔之謂道。一消一長之謂道。一剝一復之謂道。其生之也。道如是耳。其殺之也。道如是耳。道豈有私厚私薄哉。同一雨也。耕者宜雨。刈者宜晴。同一風也。去者則順。來者則逆。道又豈能盡如物意哉。今夫慈母之於愛子也。愛之不廢勞。其亦體天之德以爲德乎。世之人稍不如意。即從而疑天。從而怨天。是不以天之愛子自待。而自違於天也。其自薄爲何如乎。

濟佛訓曰。一己事業之發達。國家之富強。世界之大同。皆惟道德是賴也。然己之事業何以敗亡。曰無道德故。國之何以顛覆。曰無道德故。世界之何以擾攘。曰亦無道德故。噫。無道德則宇

宙之人皆失其品格。而墮沉之禍。妖孽之殃。即陷於目睫矣。不道德之中。尤以邪淫爲萬惡之首端。而禍始於一人。蔓延於天下國家。惜哉。曩者意大利魁傑馬志尼曰。未有行之不端。而能恩及全國者。故欲救國。必先自潔其身。欲潔其身。必使己之言行意念。悉歸於正。而後一國之人。胥受其福矣。夫今日立國於亞洲者。大小十數國。皆有憬然覺悟之狀。行見亞洲之人民之學識之經濟之社會之宗教之道德。幡然改轍。故今日者。實道德復興之時代也。擴之有日新月異之觀。東潮而西漸。蔓延之廣。運行之速。更出乎意料之外。故吾人值此非常之時機。即當負非常之責任。如欲礪智修身。敦重名節。奠國基於泰山磐石之安。而達不朽事業於後世。果何術以致此乎。曰道與德而已。嗟乎。道德者。治世之良品。療疾之佳劑也。願諸方悉遵勉旃。

德者。道之友也。德之名最高。世之人崇德。因而重道。道與德遂相得而益彰。一日道將遠行。乃辭德曰。吾行已。爲天之極。爲民作則者。惟君是賴。君其好自爲之。吾行已。德曰善哉。子之行也。東南西北。子將焉適。道曰。東屬木。其行在春。南屬火。其行在夏。西屬金。其行在秋。北屬水。其行在冬。吾以四時行乎四方。吾又何憂。德曰善哉。可以行已。道與德握手作別。道行後。日與非道爲伍。以致道力日弱。道功日退。東行阻於木。南行阻於火。西行阻於金。北行阻於水。行四方不能通。乃返乎德之鄰。虛心求教。德曰嗚呼。胡爲半途而返也。道曰行不通也。德曰嗚呼。道胡爲不通也。道曰力弱而功退也。德曰嗚呼。吾以子爲莫逆也。而子務外。自耗其力。自毀其功。半途而返也。不亦宜乎。道曰願與君偕行乎四方。德曰四方非吾之志也。

有諸身而及於人。吾固無時不行也。夫何求於外也。四方非吾之志也。道曰然。吾知過已。願與君偕隱焉。乃隱於德鄰。鄰之人朝見之。夕問之。卒無人知其爲道者。乃作頌曰。道在朝見。道在夕聞。見如不見。聞如不聞。行如不行。與德爲鄰。芳兮斯鄰。芬兮斯鄰。德垂萬古。道遠遐齡。

慧真子訓曰。太上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爲後天之教。而成先天之道者也。嗟我比丘。自隨於後天。業障相率而爲妄也。曰吾得福德多乎。則曰權位尊可立功於天下矣。聲譽隆可立言於後世矣。元其所以爲功。所以爲言。能使人世羣生。同獲先天之無量福德也鮮已。何哉。蓋吾生於天也。空入於世也。空中無色。徒見其空中之色。則人生所受之福德。仍爲天設之幻境耳。能返色中之空。則身世不期而至之福德。乃爲自求之真理耳。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命不於常。惟德是輔。又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噫。禍福之事多矣。事修厥德。唯一無二也。一本乎理。理順之於真。真理既明。無正不適於道之軌度。無往能越乎道之範圍。守之於身則身修。教之於家則家齊。教之於國則國治。推而至於天下後世。則天下後世法矣。孰配此大法耶。曰某聖某賢之德。孰建此大功耶。曰某造世英雄之功。孰垂此永歲不朽之言。曰某經世明哲之言。

師道教化於茲。原取乎中庸旨趣。度己以度人。淑身以淑世也。苟篤於茲則爲仁。仁爲德之首也。勉於義則爲勇。勇爲功之基也。窮於理則爲知。知爲言之藪也。惟以道爲己任。則萬善俱順。一大德。二至德。三達德。四尊德。五行德。推而至於九經十則。天經地緯之凜凜正氣。何非顯

於斯人。何非顯於斯人。所目修者曷之。予日望之。

良驥不逢伯樂。必偃蹇於終身。良轅不遇造父。必摧折於泥濘。是良臣不擇主而仕者。必如良驥良轅之不遇伯樂造父也。自古及今。何莫不然。故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蓋以良材遇不識者。必以朽木同其待遇已。是以漫世而名不稱者。皆嘆知遇之難也。不然。鍾期死而伯牙何以終身不復鼓琴。此知音之所以不易也。知音之論也。非阿諛從其心之所好。以爲進身捷徑。而後謂之知音也。必也。有其德稱於世。有其才行於世。思備天下而人莫知。其所以感。威行天下而人莫知。所以怨。夫然後可與良驥良轅並日而語已。不過良材實難。欲尋知音。又焉能易。此天下後世每稱才難也。夫才者本非難也。有其才無其德。不足以稱已。今世之人。惜才者衆已。而不知惜德。此天下所以無寧日也。試以近日論之。中華自古號稱文明。有才者古之人不必稱已。然今之人。其才也遠倍於古人。而伯樂造父亦較古人爲多。此其理不待智者而後知已。蓋以今之人也。爭名好利者衆。好即爲爭之媒。爭之不得。必訴諸奮鬪。奮鬪必借險譎之智謀。有險譎之人。然後有險譎之事。險譎之事。必出於險譎之才。人重其才。而爭相羅致。以固其位。以保其名。則天下大亂矣。故曰。聖王不作。世衰道微。人心流於詭詐。萬物同罹浩劫。此吾人不禁廢書三嘆者已。修道之士則不然。有其才無其德。雖逢伯造。又何益哉。有其德無其才。即不逢伯造。於我何損其德也。必日稱日著已。不過人之心也。使其動也易。使其靜也難。苟有利於世界。於後世。動之得其富也。犧牲已身。亦無妨已。苟利於身而貽害於後世於天下者。動也亂乎世。離乎

希於今之世已。諸方修養數年。因因呈呈。輪輪果果。不數數觀已。在諸方之明於道者。不違伯樂造父。必無怨尤。在諸方之似明道。名利未忘者。身雖居極高掌監之位。而仍思伯樂造父。以嘆時之難遇。不問其才不才已。既有其才。亦當問乎德不德。德之不稱。雖有鍾期。是取速死之道也。是以君子務其本而後身立。明其時而後心安。知其德而後爲治。識其理而後性清。有此四者。則天人一貫。而世界歸心。奚必以天下以祿位爲爭哉。吾道中諸修方。當有以悟及之耶。抑或悟而伴作不悟耶。更或伴作無衣食狀態。而甘作凡上肉鼎上俎耶。此予所大惑不解者。亦修養所當泯去其妄念者。諸方清夜以思。能無汗流。舉目以觀。能無心悸。坐上階下。固無論已。因果恩怨。各有其主。是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抑自生自梗耶。此予更不能不爲諸方詳告修養之真理。以爲諸方解脫此鼎俎思想。而爲諸方留一線生機。存一點清靈也。苟能衣食無缺。不至凍餒。亦可休已。不過貪而無厭。慾壑難填。人之常情。亦寤寐所難忘者。苟能於不造因之理。而思天下無伯樂造父。則良驥良轡無所用。而天下安已。各各細悟無才便是德一語。非獨指婦人女子而言也。修養者能至於無才。其德稱已。永無輪轉已。各各悟之。曷已。勉旃。

周仙瀟溪訓曰。人不可無道德心。尤不可無堅毅心。蓋道德爲仁之本。堅毅乃行仁之基。基本立而道德昌。道德昌而後世風洽。是以人不患不安。特患不德。不患不德。特患向德之心不能恒久耳。古聖治世。如禹之九載不歸。豈有利天下之心哉。有利天下之心。則未必過不入也。其奔波勞碌。匪惟當世爲懷。而澤及萬世之心。於焉已具。所以忘己之勞。而亦忘時之久也。其忘時之

久。亦其向德心堅耳。今世之人。不能向道者十有六七。向道而不能恒者十之二三。求其終始一致。絲毫不懈。殆十不得一焉。此世道所以日漓。江河所以日下也。吾爲在道諸方言之。欲挽頹風。先在重德。欲行其德。先恒其心。有一事焉。今日尙之以德。後則異是。同一人焉。始則好尚德義。終則改焉。行乎暫不能行乎久。處乎常不能處乎變。及其成功。與不德者所異亦幾希矣。諸方其勉乎哉。

董仙訓曰。天地本一蒸胞。未分之際。洋洋鑠鑠。既分已後。有人物羣倫。爾等須知天之生我者德也。地之載我者氣也。德流氣縛而生者也。人失其道。則德不存。耗其精。則氣不固。德氣俱亡。人何以生。故

老祖之道。重在內外兩功。內功乃堅其心。固其氣。外功乃行其德。立其德。氣乃本性。性者靈也。氣固靈曰充。德者枝葉也。德厚則枝葉茂。人何可不氣修德乎。諸子悟之。

默真人訓曰。德之爲言得也。得乎已無待於外之謂也。凡未得乎己者。凡有待於外者。不以德稱焉。十年積之。一旦敗之。是未得乎己也。有施於人。即責人之報。或求人之知。是有待於外也。得乎何有。德乎何有。說者曰。德者得也。換言之。得者德也。世之求得德得者。比比皆是。何患乎德之孤也。曰。是則大謬不然者也。得乎心之謂德。得乎身之謂德。得乎心者。無求於外。得乎身者。惟外是求。世之求得德得者。是得乎身者也。鳥足以云德哉。吾觀夫世之自以爲得者已。官非不顯也。爵非不尊也。財帛非不豐也。田宅非不富也。玩好非不備也。凡吾所欲。莫

不立致也。凡人所有。莫不代取也。以是爲得。亦云得已。然而罪觸國法。百金莫贖。惡干天怒。百身莫贖。其向之所得者。果何用乎。修德者。不患財帛之不豐。惟患積德之不多。不患田宅之不富。惟患培德之不厚。其所得也。生與俱存。死與俱往。以是成己。以是成物。取之弗盡。用之弗竭。其惟此方寸之一得乎。說者又曰。心固我也。身亦我也。苟得乎身。何異乎得乎心也。曰。我一而已。得一而已。身者白骨肉耳。與草木同朽耳。何有於我哉。仁義也。禮讓也。謙和也。勤慎也。德之所表現。即我之所表現。明乎此。方可與言修己。方可與言立德。

水火之不相能者。其德不同也。德之不同。在乎其性。水性就下。其德在溺。凡在水之下者。莫不溺焉。火性向上。其德在焚。凡在火之上者。莫不焚焉。江河可謂在下者已。然而海洋所居。尤其下焉者也。此所以東流之水。滔滔不息也。原上之草。可謂在上者已。然而阿房之宮。所居尤其上焉者也。此所以城門之劫。重於野草也。使水而無德。則在上者亦溺。使火而無德。則在下者亦焚。則凡我胞與。何所逃天地之間哉。此猶不足以形水火之德也。水之質無色。有恬淡之態。虛心就下。以率其性。有德之人。孰比於水之德之大也。火之光甚強。有剛烈之氣。立志向上。以率其性。有德之人。孰比於火之德之明也。水火養人無算。殺人無算。養人人不以爲德。殺人人不以爲怨。然則水火之德。豈可以尋常測哉。頌曰。大哉明哉。水火之德。溺哉焚哉。臨與之厄。胞與有厄。無傷於德。胞與無厄。乃見其德。

五常之德

昌佐神訓曰。世界事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生。則仁義禮智信亦生。而胞與不離心肝脾肺腎五臟。五臟生。則人之口耳鼻目亦生。五臟根於人之口耳鼻目。若五臟不良。斯人口必喜言惡。耳必喜聽惡。鼻必喜臭惡。目必喜視惡。五臟不良。則人之五官必惡。而五臟不根於五行。五行則根於五常。五行相尅。斯人心必不禮。肝必不義。脾必不仁。肺必不智。腎必不信。五行既尅。則仁義禮智信皆無。若人能盡五常而改惡。變五行而爲善。內外潛修。通理達道。於視聽言動間。非禮弗爲。則道德乃一變化生已。

仁義禮智信。乃網維世界之要素。亦即大道之原充也。修德何謂。修此原充也。修道而救世何謂。修其原充以堅固世界網維之要素也。諸方在道。修將安在。必曰循規蹈矩而已。規矩者何。不出上述之原充也。不能守此原充。以循乎規而蹈乎矩。不得謂之修也。今世之人。莫不醉心於物。信之文明。視規矩爲迂闊而不足繼。於是相率而不守。不守必顛越。各顧越其所顧越。大亂之所由生也。可以迂闊視規矩耶。抑不能守規矩而可已亂耶。諸方試思。如以爲救世非守規矩不可。則當各各先從吾身守之。然後可使他人共守也。道之爲道。語大莫能容。語小莫能破者。精神之所寄。固不外乎規矩也。

尙真人訓曰。天有四序。人有五常。四序失一不能成歲。五常缺一不可爲人。然則人配三才而萬善。其自待宜如何尊且重乎。故伊古迄今。無論世有隆污。時治有亂。而五常之德。終如日月經

天。江河行地。而不可泯焉漸滅者也。三代以上。民風醇樸。邦治興隆。固不具論。秦漢而後。歷代相爭。其間干戈爭奪。此仆彼興。宜乎倫紀道喪。掃地無餘矣。而究之忠臣孝子節婦義夫端人碩士。無代無之。卒未嘗絕跡於天壤間。是何故歟。雖屬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亦足見道德維繫人心。終無墜落之時也。夫人生於天地間。靈長萬物。既抱此五常之德。即當思天之所以賦予我者。眷顧如何之厚。責任如何之專。我當如何身體力行。如何保存勿失。如何維持風教。如何扶植綱常。始不負造物栽培之至意。若猶是悠悠忽忽。與庸碌同歸。與草木同腐。則宇宙何貴有是人。不特孤彼蒼之降衷。即自待亦太輕。自視亦太薄矣。嗟乎。雙丸之逝。不可復留。七尺之身。不能再得。務要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處宜秉範鄉隅。出須仔肩世宙。如是而五常之道始盡矣。進修諸子。其勉乎哉。

天心即一理。人心即一道。在天爲之理。在人爲之道。是故天心即人心。人心即天心。欲感天心。必於人心開其始。蓋天人一而已。人有盛衰窮達。天有屈伸往復也。人有死生榮辱。天有消息盈虛也。天有春夏秋冬。人有仁義禮智也。春者天之生也。仁者人之愛也。於一氣爲元。於五行爲木。帝太昊。神句芒。夏者天之長也。禮者人之立也。於一氣爲亨。於五行爲火。帝炎帝。神祝融。秋者天之殺也。義者人之制也。於一氣爲利。於五行爲金。帝少昊。神蓐收。冬者天之藏也。智者人之別也。於一氣爲貞。於五行爲水。帝顓頊。神玄冥。土旺於四時之內。信貫於四端之中。天無春夏秋冬。不能成四時。生萬物。人無仁義禮智。不能備四端。兼萬善。天道人道相參

相配。無時或爽矣。於是春令之不順。當盡於仁。夏令之不順。當盡於禮。秋令之不順。當盡於義。冬令之不順。當盡於智。苟能充四端。而四時未有不順矣。否則妄云昊天不弔。夫豈昊天之不弔哉。蓋昊天好生之心。至洪至大。人能改過自新。前罪盡可消沒。所謂實疑從重。罰疑從輕是也。於是網開三面。與以自悔之機。澤沛羣生。引以向善之路。不以小眚而掩大德。不以微罪而加嚴刑。天之待人。不爲不厚。而世人之自待。反不若天待之厚焉。作種種之罪孽。不顧鬼神責人。昧固有之天良。不知懲前毖後。有過不知改。有罪不知警。四端之德。剗削殆盡。天所賦與惻隱者。一變而爲殘忍矣。天所賦與羞惡者。一變而爲無恥矣。天所賦與恭敬者。一變而爲侮慢矣。天所賦與是非者。一變而爲黑暗矣。嗚呼。人心荆棘。又何怪乎天心之震怒。而降此無窮之罪害也哉。

慧真人訓曰。語曰空者悟也。悟者一也。一者理也。理者道也。道者教也。教有道則理生。理歸一則空悟。天下事不外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則仁義禮智信亦生。身體間不離肝脾肺腎。五臟生。則人口耳鼻目亦生。人之口耳鼻目。根於五臟。有諸內必形諸外。五臟根於五行。凡五臟善良。斯人必口善言。耳聞善道。目視善舉。不良反此。故五臟根於五行。五行根於五常。凡失五常者。其人心必不禮。肝必不義。肺必不仁。腎必不智。脾必不信。五常既失。尙何人道可云哉。凡能盡五行而改惡。變五常而遷善。遵聖賢之法語。效古今之典型。修心養性。通理達道。即道德乃成於一化而生已。

師之道大矣廣矣。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放之則範天地而不過。精之則曲成萬物而不遺。推之於前。而莫得其端倪。引之於後。而無所終其極。凡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山川河嶽之所以流。飛潛動植之所以遂其生。天下國家之所以均平而齊治。莫不涵育於吾

師之道也。夫道之本源出於天。今試析而言之。春何以生。不過曰元而已矣。夏何以長。不過曰

亨而已矣。秋何以收。冬何以藏。不過曰利而已矣。貞而已矣。而吾

師之仁。固即天道之元也。

師之義。固即天道之亨也。

師之中與正。固即天道之利與貞也。元亨利貞。足以盡天之道。而仁義中正。尙不足以盡

師之道。

師之道猶出於天道之外也。豈理也哉。觀諸古聖賢。道足以育萬物。不過自全其仁。道足以正萬民。不過曲成其義。因情制禮。足以法天下傳後世。不過自全其中。以智啓聰。足以昭庶類察人倫。不過自全其正。故渾而言之。則曰道。析而言之。則曰仁義中正。嗟乎。仁也。義也。中也。正也。誠天地古今之所不能盡也。吾道固亦無餘道矣。

夫人生於世。善善惡惡。莫不根之於心。五教之源。亦在一心字爲用。是以心正則氣亦正也。世之忠孝節義。忠曰忠心。孝曰孝心。獨義字則曰義氣。夫義字何以不實心而曰氣。蓋氣字有堅真不拔之義。天地賦之於人。養其真焉。富貴不能奪。貧賤不能移。刀鋸刑罰不能動。金玉貨利不

能搖。海枯石爛不能變。可以塞乾坤。可以光日月。小則全名全節。大則成佛作聖。莫不由氣而成之。是氣爲天地之正氣也。今之人則不然。悖理違天。顧己不顧人。顧妻不顧親。顧勢力不顧肝胆。天地正氣日消。邪氣日侵。猶如人元氣一衰。百病俱入。不死亦病。務望世人理會義氣二字之意。譬如無氣則死。有氣則生。各各宜明乎義。養乎氣。方不失爲天地之正人也。各各悟之。勉之。

老祖訓曰。炳炳烺烺。絳耀乎耳目者。日月之光華也。勃勃鬱鬱。鍾毓於人間者。山川之秀氣也。大道之推行。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山川草木。在人爲禮義廉恥。人能知禮義。則履中蹈和。無一非道也。人能知廉恥。則含垢忍辱。無不合於道也。吾之道其所記者。在先天之道。太極。太素。太易。太初。太始。其道之奧。具載真經。(即太乙真經)非靜讀乎經三年。不克明太一之玄旨。道在後天。能處中和位育而行之。其道雖不得玄化之經緯。已可得中庸之正氣。吾之統五合六之旨。不期而暗合之。儒家所尚者仁義。佛家所尚者寂滅。道家所尚者虛無。國家所尚者清真。耶家所尚者博愛。吾之大道。含納萬象。氣化純良。人人肯求上乘而行之。固可遠乎至道。即中乘能履之。亦歸純化。萬一中乘不梯而躋之。即降格以求下乘。總可掩乖之習。野暴之爲也。

造物無私。惟仁化生。仁以藏而蘊。蘊以化則生。此天地所以絕無聲臭。而循環不已。而生生亦弗已也。其在於人。必中心所藏。仁於萬有。而無所缺。乃克運乎無形。而周流不息。而後始足

位天地之中。而育萬物於斯替也。究之仁之藏於心也。豈心之果有所覺。而後乃現其仁乎。非也。仁之於心。實隨自然之然。而秉賦所同來也。故必空無所覺。而其運行始見其覺。而仍不知其所由來。渾渾穆穆。而惟施乎其所當施。行乎其當行。其間毫無假藉。而始可得與天地參。而萬有皆被其化。而生滅也矣。是故修者須明仁之蘊。即道之用。而其藏也。實道之體也。欲求放彌之功。要識藏之守之。守之中。舉矜躁偏急之害。一掃而空之。斯仁克保。而動止進退。悉契乎天地之自然運行。而得不負三才之重視乎人已。

禮以約情。情適乎禮則爲非。義以制事。事越乎義則爲悖。天有常經。世有倫序。各循所秉。各本乃分。不悖不求。而後上下乃克以相安也。蓋人之所秉。智愚既不一。而貧富乃相差。命之所賦。清濁既有異。而貴賤乃有別焉。富貴者。無禮義以範其行。放縱之可如虎狼。貧賤者。尤同狗彘。貧賤者。無禮義以約其分。則爭強思與貴者相埒。奸險百出。而踰禮蕩德。越義倫仁。非分之舉。層出不已矣。故古之君子。聽天順時。守分安遇。而不以世之虛榮。人之假境。而作當時之好好也。順以承天。安我境况。素則行素。貴則行貴。而不爲無力之爲也。是故能度己德而行己素。量己力而作己功者。皆信人也。人得一信。動則與陰陽同其變化。靜則與鬼神合其休咎。而不可以與常人語也。

信也者。發天地之真情。維人倫之大要。是故國有信。而後政教行。治化之問。悉以誠意而合人民。國體備。民心明也。父子有信。而後慈孝孚。家庭之內。靡以疑貳而起猜嫌。父道尊。子心誠。

也。夫婦有信。而後禮法嚴。閨閣之地。均以肅敬而却輕浮。夫婦正。婦道順也。兄弟有信。而後手足親。伯仲之間。悉以友恭而懲疎慢。兄弟寬。弟職謹也。朋友有信。而後情義洽。交際之中。各爲聲氣。爾無詐。我無虞也。如此信之重於綱常者。豈苟焉而已哉。無如世矜浮夸。人尙欺詐。夙昔同心合志。轉瞬復虛。平生指日誓天。翻身即變。或爲財物細故。奸詐忽生於斯須。或爲口角微嫌。僞妄潛滋於幽獨。甚至兩情相忤。攻訐因之而起。一朝之忿。爭鬪於以日紛。不過啓口與戎。致禍患頻。發出言不慎。遂仇怨日深。機穢變詐之風。澆薄浮薄之世。皆此不信之弊所釀成者也。嗚呼。挂劍盟心。吳季子情深故友。投金示信。伍大夫義篤漁翁。古人立信見心。良有以也。今日世風不古。人情趨僞。吾今示此。特懲斯世耳。吾諸弟子其各遵行是囑。世人之論信者。只知朋友則然。而不知父子夫婦兄弟亦然也。吾今闡明此理。望諸子以信處事。當知信之重。慎勿悖信滅信。以壞吾道。諸子其各體之。

老君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欲長人。必須體仁也明矣。仁何以體。體之有道。悟得其妙。坐得其姿者。人神相通。陰陽相感。仁即以之氤氲而生矣。夫仁之體廣大悉備。備則無不合天。無不合人。天人一貫。以之作事。則無不與天覆地載之功。同其用矣。如不體仁。則雖至其位。亦不足以化民成俗。適足以亂家邦。此有位者之必以仁爲體。以政爲用。庶可以由齊而魯。由魯而道也。仁之體大矣哉。然則何由而得之乎。曰不難也。人人皆具。各各俱全。第不知求之耳。外求內求。外求不易得。內求似可得。若求之不得其道。亦緣木而求魚也。夫仁者由性而發。未發

則名曰性曰中。既發則曰仁。然此未發之中性。乃天命之真性。非後天識神用事之假性。既發之仁。乃指已成之事。如老幼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不以之爲體。則三綱五常八德。將渙然矣。是仁之爲體。不可須臾或離也。人種仁於身。則生仁之幹。長仁之枝。開仁之花。結仁之果。即名人參果。人人皆有種仁之主。耕土之器。潤土之水。溫土之火。第人不知種。則雖有此土。而一片荒蕪。焉能望其生仁。更焉能望其生果乎。是以人皆愚不若天之悠久。地之博厚。日月之高朗。而特於此仁則不知種也。噫。種之法。失傳者已數千紀矣。亦不怪人之不知種。聞此法非以爲玄。即驚駭而莫之信。今者大道宏開。此法應運而傳。望我道中諸弟子。其莫疑而逐法試行。則知妙而不妙。玄而不玄。虛空而不虛空矣。其各味之。

乎聖訓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仁者何。堅而不靡。剛而不波。凝而不渙。恒而不易。而後仁者之旨得已。得其仁而守之弗失。乃能得其道。此道之修。所以由夫仁。此仁之藏。所以由夫堅也。堅則恒。恒則固。固守其真而弗流於偏。庶幾可以修己。故曰修身之道。誠正而已。誠正之旨。虛容而已。虛心以容物。則己之過可以寡。而人之非可以正己。格己之非以正人非者。仁也。憐人之才而隱己之才。仁也。正己之私而處乎以公。仁也。矜人之失而因以自勉。仁也。見人之困而拯之以力。仁也。人無力於學而竟其志。仁也。己言語和容。而不談人之非。仁也。因人之誠樸而全其是。仁也。因人之愚訥而教以制宜。仁也。因人無所依而立其基業。仁也。能爲興邦之言。仁也。能爲援手之言。仁也。能排乎難而解乎冤。仁也。其他若婦人之佈施。雖非至

仁。亦當審其緩急斯可已。若夫獎人之貧困。非所以爲仁也。幸災樂禍。非所以爲仁也。授非其才而私之。非仁也。爲喪邦之言。非仁也。其他若墜井下石。與夫因人之困而復掘殘之。是皆惡之大者。又焉用乎非仁之語也。是以君子之仁。不貴乎剛。而貴乎宜。不貴乎執。而貴乎和。不貴乎矯枉過正。而貴乎平易近人。是仁之所貴者。皆道之所貴也。能明夫仁。即明夫道。此君子之所以明夫仁而修者。當應乎其仁而力行之也。

仁由本心。善出自然。斯得謂之仁與善也。慨乎今世之人。其仁也假名已耳。於善也微福已耳。以故仁施未及於普。而名隨敗。善果不得其形。而福終無獲。惟見仁者善者。一旦而翻成至不仁至不善者已。是皆不由本心自然之故耳。語云剛毅木訥近仁。斯近於仁而已。非真仁也。必有剛毅木訥之姿。然後行其仁意。勉進乎至仁之域。而弗失其真。斯可謂之仁也。今人則多不然。其近仁之剛毅木訥。每棄正確之守。歧途紛涉。無往見其真仁。反形不仁之跡。是可哀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其名者。要非徒名其名耳。必也居之無愧。而後保之於常。始乃因名而不自名。以入於道也。今人則僅爲於名是尙。不知名乃實之賓。不有其實。名將何託。故古之賢哲。不愛浮名。惟實之是求。及乎實至名歸。而自不欲名。名且弗朽。斯無他。修仁達善。由本心深藏厚培。隨在發於自然。不爲身外之營逐。乃克臻此也。吾願修者體道之實。弗爭名而希福。從本心而行其自然之仁善。世風返醇。而不平胥平。名之於身。福之爲澤。庶幾其悠久而得長保已。勉進是望。

天地人三才並立。是人與天地並重也。人不勉力修爲。負天賦之靈。地成之形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矣乎。仁義之與人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近之則即。遠之則離。不見不聞者。自修之體也。則即則離者。自修之用也。體爲道而用爲德。故曰道也者。修諸己而施於人者也。德也者。操於人而返修諸己者也。以仁義合而言之。道在乎忠恕矣。以仁義分而言之。則合陰陽用以爲生長而藏其精者。仁也。明乎消息與時偕行。而別其宜不妄爲生者。義也。仁義兼備。而後道斯在也。今之言仁義者。動曰吾友有凍餒之虞。其與吾善者吾援之。與吾不善者。吾方將恨之不暇。不投井下石。即援之也。焉能拯之乎。是可爲義。孰不可謂之義乎。至於仁之一字。今時之人。又誰能擔此重名乎。名且弗能擔。況行之乎。是以近世之人。有仁義之名。而無仁義之行。焉得立於道乎。至於婦人之仁。私爭之義。於道更相悖。有不償者乎。故朝問道夕死可矣之語。是爲仁至義盡之人而作也。今人聞從何處聞。死從何處死。尙自不知也。而誰能出不由戶之語。近世之人。不過讀性理大全者。而妄爲解釋。其愚誠不可及也。豈不可哀哉。噫。

包孝肅公訓曰。嗚呼。道本萬有。胡不化有爲亡。先絕其魔於相外耶。欲本外虛。胡竟以虛爲實。後造其劫於數外耶。我知之矣。道不遇魔。不知天之所以爲道。欲不加劫。不知世之所以爲欲。吾。

師之造宇宙也。未有斯世。已先知有斯欲。故於未有人而先。立有大道。道本無形。而欲則有相。

。人弟知有相也。見色而沉於色。聞聲而溺於聲。一有受想行識。而終役於受想行識。凡六根所著。靡不爲六塵所魔。至於苦集滅道。不惟反其先天之元性。亦且忘後天之生命。欺天乎。欺人乎。欺在己也。身之本何在。問之天。天無言也。質之人。人無與也。父母爲其生身之本。受天命之性。體天生之德。爲之撫育成人。以維世之名教綱常也。而今若此。其罪何誅。不孝之罪。已通天已。又遑治其他。今有人曰。望道無形。清淨寂滅。殆荒渺難信也。蓋即以易中庸之旨。爲之推演乎。人心本之天心。天道存乎人道。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元爲善之長。仁爲德之元。未有仁而不孝其親。未有孝而不仁其民。不愛其物者。彼世之苦惱。動曰吾爲名以顯其親。爲利以養其親。故往往以爭名之心。先喪其廉恥。以爭利之心。先滅其禮義。卽至名利倖成。又自反昭昭德。綱紀無存。幾何不上于天怒。演成浩劫。以苦斯民也耶。吾願有以度斯民也。能一一修至金剛身乎。又一能鍊有遡劫丹乎。卽此倫常日用間。盡其人事所當然。窮其天命所以然。以善之主持。除萬法之觀念足已。易以故。吾身來去之間。本空空洞洞。無一絲掛礙。惟天也。地也。父也。母也。愛有教養之恩。寓有淵源不絕之大道。盡事親之道。卽所以盡事天之道。道卽是孝。孝卽是道。孝爲萬善所歸。聖賢仙佛。未有不自此來也。若以天地間形色色。萬象之幻想無窮。而欲心一生。漸忘其本。必至萬惡叢生。淪於萬劫不復已。嗚呼。今日何日。苟有心返本。惟執其一而已。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本立而道生。道生則欲滅。於是以勞勞碌碌之軀。化於明明淨淨之地。自思其本。自究其源。以盡其孝。孝其親。以及人。

道德精華 卷一 道旨門下卷 五常之德 二六
之親。然後老人之老。長人之長。幼人之幼。直以孝治天下。抑亦亂極思治所必至者。疑此尙得謂之與氣之倫乎。毋忽毋忽。

濟倫訓曰。義以制事。禮以範身。事不合義則事償。身不循禮則身喪。古今來多少英雄。而不能終其事而保其身者。皆因不求義以行事。禮以保身之故耳。人果能本義以處事。遵禮以範身。則事可爲。而身可保其長安而永泰矣。諸方於斯訓。當三致意焉。

信之音。由慈因而來。信之體。由人言而合。人能道其言。踐其言。則爲實言人者。人堪稱爲人也。堪稱爲人。則不落物類而爲人也。人能知其人之因。而不昧其所歸。亡其所來者。無信不能以束其邪。無實不能以明其僞。能信實同具。然後乃思不出位。行不越禮。動不逾道。止不出範。是之謂正人。是之謂善人。而後可以生同日月並明。殁同天地同永也。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善人聞善則趨附之。助理之。敬信之。學尙之。是其人也稱爲人。因其知人之因。而未失人之性也。惡人聞善。不嘖之爲惡。即視之爲癡。不曰邪術。即曰妄人。而不信善爲善。敬神有神。不曰已愚。而曰人迷。不責己失。而責人過。是因喪其本性。亡其元靈。而雖人亦不成其爲人已。是以人無信不如禽獸。無實不如木石之能得天地之正氣也。

人而無信。不可以作巫醫。是小道亦必有信存焉。若不以信。則人之性根命蒂。不能凝固。而元神真源。不能充和。故吾人之始生也。即有一個信字。蘊於腦海心緒。及能言能動。所行於日用行常者。無一非信字運用於其間。以天時論之。春夏秋冬。各有其序。以地利論之。生長收藏。

各有其定。以人生論之。少壯衰老。各因其時。是萬物之立於天地之間。以信字爲旨歸者。莫不由乎正軌也。然而少也。壯也。衰也。老也。皆一定不移之理。固無用容心於其間。而爲喜怒哀惡所搖其性。所動其靈。所惑其命。所幻其心也。今之人也。每不以信爲正旨。而以權變之。則道也乃衰。而爭鬥因之以起。於是天失其度。地變其常。人物因之以天扎已。故曰。心存乎信。其行也正。身立乎信。其視也遠。性明乎信。其運也周。命定乎信。其得也適。以是論之。凡世界萬有。莫不以斯信爲生命。得信則壽。失信則夭。立信則生。離信則死。雖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苟有須臾離之者。必不能自全其天已。是以聖人之治世也。必以信爲體。以義爲用。信而存焉。無所不宜。宜者義也。義用其宜。即信之基也。基立而本固。本固乃無不實已。故孔聖以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蓋言死生有命。不必強爲喜怒哀樂非禮之情也。而耶聖以約於主奉。使人不二。蓋言世界萬有之因天時地利生成者。莫不有一定之時。而約其信也。得守其信者。即能守其主宰而信之。上帝在天堂。天堂即在吾身。苟能信心而守其約之正者。則上帝亦無時不在吾身。而佑吾於默已。讓聖之救世也。使人守其道也。必果行之。行於果敢。必合於信。合於信心。即合天地四時生成毫髮不爽之信已。死生是其餘事耳。又何必不自清其心以真於中。而爲正心明性以祛生死之慮於度外哉。佛聖之救世也。因天地生物之大德。靡不以其時而信之。冬日萬有凋謝。物不見已。然其仁必藏於核。藏者必堅。堅則逢春發榮。而萌芽湧出已。是佛言舍利子。不亦仁藏於核之謂乎。苟能舍其利而空吾心。不爲幻想所惑。而保其寂淨之信字。則凡生於

世者。皆可達觀已。故曰如我聞。又曰應如是觀。又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善言世界之生化萬有也。莫不具循環不息之理。春華則秋必實。夏茂則冬必萎。至於由冬而春。萬物又生於無形之中。是一定之理。又何必為妄念所惑。妄相所幻哉。人能守定斯理。以為信則如是者。我即其時必聞之已。我如是而時觀其循環之序已。是我心之所弗空。而着於所有相者。非虛妄乎。祇能守定信字。知至空不空至色不色之理。而世界年年日日皆如是。我心本來無一物。何所住哉。而心之所生。又從何自生。本來無生。更何有死。雖循環之生死。為陳腐之生。於我之性命。有何損益。是以從空而守。必得其信之真也。若謂聖之化人渡世也。不為禍首。不為福頭。不敢為天下先。受寵若驚。謹守其查冥恍惚之旨。以養吾性中之天。而玄之又玄。此其中之至理。如海水涵泳。日月盈。無一不從杳冥恍惚得其信也。苟能若是不愆其期。則治大國若烹小鮮。又何不能空虛。而為有為之戕性哉。人之生於世也。如白駒過隙。如黃梁未熟。如苦身之別有所屬。不為其幻惑者。動於其心。而後已身之處世也。必能達觀。達觀則心身清曠而無為以治已。蓋治世之道。不離乎信。苟守斯信。而為之治。則制禮作樂而已。又何為之可為哉。如必有為。為其事也。則世界亂已。苟去其拙巧。與惑夫智。則天下無故已。此漆園所以有齊物之論。而化身於蝶。栩栩然自得也。物之不齊。不平之謂也。不平則鳴。苟得生其平。則生於強者必守其門。於弱者必守其弱。必不為非分之想。為無意識之舉動已。故曰。苟各全其天。各守其性。不與有為者相失其信。則制禮作樂。亦可不必為其所為。而人人皆合於天時地利序。

規。莫不自中於禮而為節。自合於樂而為諧已。各各從斯以悟。則知五聖之濟世也。舍信有一能化人而永垂不朽者乎。諸方坐功進益。於茲數年。必有所得已。然於信字不能守於固者仍衆已。既弗以信為守。而修也何益。此

老祖所以令諸方以信為守。乃可至於神凝源充之境已。各各勉旃。

慧真人訓曰。道曰大道。其實無極而太極也。然非從無極之始於此混沌沌沌中覓出津梁。又安知太極之根。從何測其起止乎。是故修者必須先明道源。於不睹不聞之中。尋出至隱至微之體。所謂虛而靈者是。顧其細已甚。曰黍珠一粒。又若有可象者。總之。無形之形。無狀之狀。望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即人心中藹然一片仁慈。雖然。至頑至劣之夫。亦不泯此仁慈之性。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修者豈有他哉。不過守此仁慈而已矣。何謂仁慈。如齊王見牛之穀糠而不忍。鄉人見孺子之墜井而惻然。是皆仁性發端。天心來復。由此思之。此個動機動念。在在皆是。惜人弗及覺之耳。學者苟從天真發動處擴充行去。自然築道有基。但不可務博而行荒。祇須守約而行微。一心皈命。五體投誠。即古云心要在腔子裏。念不出總持門。由此愈約愈博。愈隱愈彰。其約之彌精者。其執之愈廣也。學者可不以儉為本乎。雖然。儉德為懷。固以約鮮失之必良。苟不出以謙和。則一團躁暴之氣。必至起火傷靈。故守約法須至和。在在至卑至小。不佔人先。始能虛已下人。則仁性常在。道氣常存矣。若不尚慈而尚勇。不務儉而務博。不居後而居先。如此心是凡心。氣是凡氣。人身雖在。天性已滅。其不死亡者。未之有也。安望重有三

寶者持而不失乎。是以人具仁慈。尤足以得衆之歡心。以之作戰。戰無不勝。以之守城。城無不固。是柔和之氣。爲修身築道之基。天之生人。必予以仁慈。果能克念歸仁。長生永久之道。則在是矣。諸修子既列。

師門。當明修字着手之道。必從仁慈入手。所謂一身仁。一家興仁。一家仁。一國興仁。苟能將此仁字作得圓滿。又何愁身不修。道不成哉。願吾修子各各注意。

韓仙文公訓曰。仁者道心也。非人心也。然其理實含於人心之中。人世之大事業大德行。皆萌芽於此。仁而行於父則孝。仁而用於國則忠。仁而施於民則慈。仁而推於物則愛。世間一切應行之事。何在而可離乎仁者。然而識仁者卒鮮。即或識矣。如儒書所謂克己復禮爲仁矣。而仍未識其原。原何在。在吾心。性中一點之生機是也。而不見夫果之有核乎。而不見夫核之有仁乎。內含一點生機。而他日之滋長發育。實始於此。人心之仁何以異是。然此一點之生機。仍自有其原。蓋人生之初。稟自先天。給自同胞。大道之真。總不外此。儒家之忠恕。佛家之慈悲。道家之感應。以及耶之博愛。回之清真。胥是理胥是道也。諸方從事修途。但得心不違仁。即是行不離道。吾恐言仁者不曉其原也。故特揭之於此。

今天禮之普於天下也久矣。禮之系於人心也重矣。禮之爲禮。通乎天。徹乎地。格乎鬼神而不遺。維乎風教而不遷。禮在乎心。則心之欲妄者退。禮在乎視。則目之邪妄者亡。禮在乎聽。則耳之外緣者息。禮在乎言。則口之輕浮者絕。禮在乎動。則身之放蕩者嚴。孔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其意乎。然而人之失禮者。皆由此心之不誠。非僅外貌之疎忽也。蓋外貌可以強而致。此心烏能強而誠。故視聽言動之非禮。必先心之非禮。心既非禮。則視聽言動。又無不隨乎失而敗也。然則禮之爲禮。其果何如而後可爲禮哉。是必先潔其心志。固其神明。束其性情。安其趨向。則不行禮而禮自裕。即行乎禮而禮無不昭矣。所可怪者。驕奢淫佚。失乎禮而不知。放僻邪侈。去乎禮而不復。拜登降受。襲其禮之文。喪祭冠婚。不務乎禮之實。而且禮教棄之於家庭。門閭因之敗壞。禮法不宗於鄉里。族黨遂致梗項。富者壓乎貧窮。禮由富悖。貴者辱乎寒賤。禮由貴疏。於是而風俗日偷矣。世道日壞矣。倫常日虧矣。三綱五常。亦由是而滅矣。聖賢之道。亦於是乎燬矣。嗚呼。禮其可復乎哉。蓋欲復禮。必先明禮。欲明禮。須無失禮。出其心之所本然。行其心之所固有。則視聽言動。無在而非禮也。亦無往而非禮矣。人其守之乎。

默真人訓曰。核者心也。心者仁也。仁者愛也。仁莫仁於天地之心。而不廢其肅殺焉。愛莫於父母之德。而不廢其勞作焉。是故核也者。恒之道也。此天地萬物之所生生死死之不盡也。惟無老死。斯無生育。惟有老死。斯有生育。生於何時。死於何時。死於有核。春之花春之實春之核。是謂春之三世。秋之花秋之實秋之核。是謂秋之三世。花者因也。實者果也。核者。因果兼之者也。春有三世。萬春不息。秋有三世。萬秋不滅。其初不過一花一實耳。及其有核也。則過眼之世界。於以閉焉。轉眼之世界。於以開焉。一閉一開。一終一始。一開一閉。一始一

道德經卷一 道言門下卷 五常之德 三二
終。終終始始。循環環環。至於不終。此道之所以恒也。核之形體。如人心之不可見焉。核之位正。如人心之不可偏焉。核之質潔。如人心之不可染焉。核之體固。如人心之不可動焉。善悟乎此者。庶幾知所用心已。

內外兼修

老祖訓曰。須彌芥子。世界大千。天地之在蒸胞。太倉之一粟耳。人物之處宇宙。恒河之一沙耳。自其小者而觀之。則微乎渺矣。而其實則非萬鍾不能盛太倉。而非衆沙又安能布滿恒河哉。故小之藏於芥子。而放之可彌六合。此自昔之玄喻。而亦人處世之金針也。道之在人。惟其能公。人之於道。斯須莫離。而後天之靈可固。後天之氣可化。由後天而入先天。然後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而靈可耳萬劫而常存矣。故順道者吉。悖道者凶。君子之乾惕。終勝於小人之恣放耳。吾道至今。諸子亦多解其奧義已。而推本求源。亦惟自度己度人始。人已兩度。而功圓道全矣。夫天地一洪治也。五教本同源也。萬有皆胞與也。凡能明乎人已兩度者。皆知道者也。故吾道之立。無界域。無門戶。凡此陋見。春蠶自縛耳。不知當鴻濛以前。何者爲天地。何者爲山川。更何者爲萬有。一時於其青蒼之間。惟吾一點圓靈耳。自物質進化。漸臻完備。而人之性倫矣。性倫立。離道日遠。以致有今日之氣象。是亦宇宙輪劫之大障也。吾發憤惻之心。放普渡之筏。以期拯此無量之衆生。乘此法身船。登彼岸。使天地之正氣。雖渙未渙。芸芸之人心。雖死未死。而先天之淑氣。亦可留些微於未亡。豈非天神幸事哉。然吾道昌矣。衆生悟矣。是惟在諸方際此時機。力爭上流耳。恪恭乃事。企予望之。

一畫開天。三才定位。不知劫經幾許。時至今日。人心險惡。強梁用事。綱紀喪失。道德淪亡。以故天怒人怨。五劫並降。刀兵水火。流離傷亡。受禍之慘。將靡孑遺。吾不忍衆生受劫過甚。

降靈化世。真挽劫餘。近雖道佈全國。漸及外邦。而能受渡者。實不多得。此皆由於塵世教派紛歧。各衷一是。察世界以儒釋道耶回爲五大教。儒以忠恕。內外兼修。其次諸教。各有所長。惟或偏於內修。或重以外行。而後之學者。割名竊義。榜門立戶。師說相承。伐異黨同。以致教爭紛至。人心離一。此皆未得真義。吾特統合五教精神。共循元理。以一道而收萬殊。一變而化萬物。以靜坐爲宗。廣慈爲輔。坐定慧生。調元平息。心自淡定。無爭無取。則劫不消而自消。世不定而自定。惟願諸方共體吾意。勉而行之。

道昌於世。修明乎身也。修身之要。存誠而已。誠存而邪自能閑。以其一誠。仁者莫有。而靈以圓。而道以昌。此吾施度所定坐靜行慈。內外兼修之旨。亦即修者必由之徑。而得圓靈以昌道之基也。苟徒知坐而弗審誠之存養。是謂之偏。偏坐無益。甚且害之。何也。坐而弗能存誠。坐養所得之功。用之於行。難免無邪。邪其行者。修坐所益。不勝行邪之害已。是以必兼外慈之修。以端其行。行之克端。則無所邪。不邪於行。則行得於外之仁。乃足藉堅內養之誠。誠內仁外。二而一也。故於今日言修。苟弗內外交證。非惟易涉偏枯。終亦身不免患。其行於形者。隨在必且累世。何也。世之有世。因人物之生生而有也。人爲衆物之靈。若不修圓其靈。以昌乎有世之道。則動止云爲之間。一或差謬。在在皆增世病。世之爲病。非世自病。乃人之靈不得其修。而至貽身患而成其世之病也。人之病世。以其行邪也。其行之邪。以其身之弗誠也。故曰不誠無物。人人不知有物。不以其誠時與物通。世乃用亂。及其亂也。又弗慎修。世無以維。身將焉託。

。是吾之所以特爲人類引懼。而佈修旨以期拯度也。夫人之有誠。生與俱來者也。其志弗誠。習之牽蔽者也。修誠本無所難。去習卽是。近世人之相率爲僞。豈真無誠乎。不識誠之有存。於是環境之惑逼於外。而後詐虛之念動乎中。其始不過動念之差。衍而進之。乃成其行之謬。謬行相習。日漸深癥。轉覺誠之不足爲用。因而遂各以僞相結。以僞相結。不得不棄道德之根本。而以權利爲衡量已。以權利爲衡量者。權失則衆叛。利盡則交離。必然之勢也。世以勢維。欲其寧帖。其有日乎。其必得乎。善雖言已。目前世勢如是。何莫非不誠之人心釀之哉。如欲求誠。必當認道之真。去習之病。而肯存養之修。乃是有濟也。此誠之修存。坐而靜之。行而慈之。內外相成。而坐行互證而已。本屆坐會諸子。其以吾言好爲闡發。庶幾坐者不致隨偏枯而徒說虛玄。其於世也。將見以功行之真。而有所化已。各各勉旃。

有體而始有用。體者何。道德也。用者何。仁義也。仁義者。卽慈善之作用也。故吾降壇救世以來。必昂在道諸方。內以修己。外以度人。爲不二之徑。諸方須知不度人。無以修己。不修己。又焉能度人。修己何在。乃明心見性之作用也。明心乃始見道。見道卽以明德。非修而何。但修豈泛言所能致哉。是以吾又有坐功之訓。蓋坐則能靜。靜而後能慮。慮則無所不明。明則無所不得矣。心既有所得。則障礙除。而樂善好施之念。油然而生。遇有災患。同衆生之所苦。不啻身受之也。所謂己饑已溺者。豈有他哉。故度人必從修己始。諸子其各慎勉之。

道之所以渡人者。從無形以爲功也。然無形亦必有所準。而後可以入也。今試以修行二字論之。

修者。坐也。內也。行者。慈也。外也。諸方日日言之。而不能日日行之。此其理果安在耶。甚至有畏坐者。有畏慈者。畏坐者必曰吾心不能靜耳。因汝之不靜。所以使汝修坐歸於靜也。畏慈者必曰吾無力耳。更有人曰。吾吝惜耳。此二者之言。皆非當也。善不在大小。毋以小善不為斯可已。無常一到。雖積金如山岳。能帶去乎。果明斯理。又何吝惜哉。更有人曰。吾為子孫耳。子孫自有子孫福也。子孫果有福也。不必由我留此儻來之物。子孫果不肖耶。我更為其助孽已。是以人常思吾身除一點性靈之外。必無其他可以帶去者。故必不閑坐以培養元神。多行慈以禦外魔。則內外不偏。可以言修行已。更有以坐無速效而棄之者。又有以坐無暇而不坐者。至於慈也。則曰我本無若何力量。我不如人。不為人所笑乎。殊不知人無無暇也。一日有十六分之暇乎。有則何以不坐。欲速則不達。若能遵守平易之法。雖十年有效。亦未為晚也。至於行慈。乞丐施一文。勝富人千金已。矧乎無財力者。以人力言力行慈。亦無不可也。古人所以有萬金積儲。散九千以行慈之語也。其語可為豪已。果也。有此舉甚善。即無此舉。而勇於為善亦可也。諸方善悟斯言。猛進勇修。當仁不讓。則天地之外。必有至樂之境已。各各勉旃。

道之所以為道。履言之已。道在於內功。道在於外行。均不必言已。言之亦徒饒舌。不言亦有悟者。又何必言也。諸方從鏡中以觀。必有澈悟。從水中以觀。必不悟之。鏡也照其影而已。是虛也皆悟之。水也影形俱見耳。清濁虛實不分。所以不悟耳。道在天地。生生不已。輪轉轉轉。皆為道所化也。人能仰觀俯察。見理必真。何也。空言之道。人皆可以言也。吾身之生滅輪轉。與

夫喜怒哀樂。每自不知。何也。懷於一念耳。吾身有是形。人視之美而譽之。吾心必喜也。人視之惡而毀之。必怒也。身處乎順境。必樂也。處乎逆境。必憂也。其所以喜怒哀樂者。皆念也。念起即有渣滓。能去其渣滓。方足以言道。能如鏡之照於空影。能如月之空而反射。方足以言悟也。若處乎水境。則終不能悟已。然而亦有時悟者何也。處乎清而我合如也。處乎濁不能洗我也。處乎實而我能容也。處乎虛而我能明也。則雖處乎水鏡。亦可悟已。哈哈。功至此際。諸方有不悟乎。不悟者。如皓月。如明鏡已。矧者入於濁水已。奚管清濁不分已哉。是以道之難也。難於言已。言之非難。行之實難。而守之更難。自然尤難。坦以適之之難。則幾乎其難已。此所以不就言內功外行處悟道。而在堅以行夫內功外行處着手以悟道也。然而悟道必身體力行。必先去已之病。日日言夫道。口口道夫道。少有不如意。或少有逆境。而怨天尤人。怒罵交加。則道也可以不必悟已。各各勉而行其道。以慎守其平。則道也時時在於吾心。而息息通已。聖帝訓曰。道之所以立也。以救世而立也。救世之要。尤重培材。培材使無棄。而後可以化已化人已。自授經以來。

老祖之明於諸方者甚殷。而期望於各統監學監者。責任尤重。非僅以誦經練氣使之修己而已也。所以具此絕大之期望者。欲世界之人類。皆重道德。欲世界之胞與。皆享治平耳。此諸方應竭其力以自負其責者也。然而諸方之心。則仍未知其所以然耳。有以渡己已足為事者。即聞有渡人之思想者。不過以其皮毛而盜名耳。又何足以言道哉。夫所謂道者。不動聲色。而世界皆因吾而安

如也。不必語言。而世界皆因吾而靜如也。使各各皆具不爭不貪以忍以讓之理想。則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已。是非道之救世之最要者乎。是非爾諸統監掌監之責任乎。眼光宜遠大。切勿拘於一隅斯可耳。然而所以作如是觀者。必作如是行。而後無所失已。諸方當知內功雖固。無外行之充分者。亦不能還其本來。逍遙於極樂之天。古之修其內者。必修其外。雖俎豆千秋。為後人作則。要亦非內外弗偏。亦弗克臻於此也。論內功者。自以為固。則息不寧已。論外行者。自以為充。則神不守已。雖功行有三千八百圓滿之說。其實雖成之日。亦不能自懈也。何以言之。少有怠惰。則墜落沉淪已。而況已身之內功。尚未至於凝。已身之外行。尚未至於充。而自以為得志。而萌其退化之心。則口道斯道。貌似斯道。不能身體力行。果何用此純盜虛聲。純竊虛名之道為哉。昔尼父有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已。以尼父之聖。尚不敢以無過自許。下焉者又何人哉。敢自以為身已無過乎。此所以每下愈況也。今之人也。不但不能思已之過。而每每樂人之過。以自欣欣然。若有所得。其道心真所謂微而危者已。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為求賢以自正其非也。湯以六事自責而禱於天。為責己以救世也。今之人也。更有異乎此者。人之無才也。姑無論已。即或有才。亦必忌嫉之陷害之。己也本不能自言無過也。即或有過。亦必諱莫如深。此今之人所以高於古人也。古之聖賢。不敢自許。今也人人皆以聖賢自居。非高於古人者乎。今之人有善無不自矜者。以為人不知也。有惡無不自諱者。恐人知也。使人知其善而化之。非善中之善乎。恐人知其惡而效之。更善中之善者。諸方試思從善如流。除惡務盡。善

如不及。寧過未能之句。幾何不能為完人。亦何不能自束。而必無自以為功德圓滿之日已。故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持滿戒盈。以自警自惕。庶乎可以修內功已。力行不懈。以行乎慈。而不求乎名。則可以修外行已。所以然者。少有自滿自矜之心。則內功必不能修。少有務名之心。則外行雖多亦等於無也。故修身者當求人之所以為人而後可也。修身者。即內外功行也。修內以靜。修外以潛。靜者不妄動之謂也。潛者不務名之謂也。不妄動者。動無不宜。不務名者。人無不知。各各修內修外。毋以自得自滿。即修身之義也。而各各之負有絕大責任者。亦當以人人皆吾胞與。吾當竭吾之力以拯之。而不使人知。則諍果之日。各各將有真悟之時。不然。行善惟恐耗財。修內惟恐不逸。則終無成之一日。更徒增障礙耳。道之一字。數語解之。即修乎內。以恒中之靜而守之。修乎外。即潛中之勇。以不使人知為主。則所得者皆其實。而無流弊於名之害已。各各慎其責任。以勉而行之可也。

昌佐神訓曰。修道之基。重在閑邪存誠。守心之要。惟在克己復禮。敬畏天命。暗室不欺。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日省其身。力持四非之誠。兢兢業業。毋念毋荒。如涉春冰。如履薄尾。自朝至夕。祇求於心所安。能安即正。正則本立。本立而道生。而道之體用。亦相與俱立已。道之體即內功也。道之用即外行也。體用兼備。成度兩全。則因因果果之切切。又何從而來耶。諸子夙基不薄。從善如流。務各努力而為。堅持到底。內則靜潛以養靈。外則普濟以渡衆。以慈憐為宗旨。以大道為依歸。而道中清虛玄妙之奧。自能由淺漸而深入。而悟澈。而得道。

其所適。樂其所樂。化其所化也。勉乎哉。各各切注。

慧真人訓曰。夫道一而已矣。五千紀前洪濛未闢。混沌未開。吾

師以一滴烝胞。化而生水。水乃烝母。蘊蘊兩間。構成天地兩儀。四象八卦承之。天地位焉。萬

物資焉。三才始焉。青赤白黑。春夏秋冬。暑往寒來。胎卵化濕。浩浩乾坤。茫茫宇宙。兩間造

化。千焉大備。繼之以儒曰至誠。釋曰輪迴。道曰無爲。耶曰博愛。回曰清真。五教門戶。雖有

攸分。實不外烝胞之統系。所謂道有萬殊。同歸一貫。吾

師之道。有如是爾。今之所謂道者。導也。導其爲善而去惡也。吾

師處於妙山。當此元會告末。劫運真重。大陸將沈。吾

師具不忍之心。不憚煩勞。出清入濁。敷道化劫。良有以也。諸方既具虔誠。當求道旨。

吾

師之道。首貴內功外行。抱恒恆常。渡已渡人。淑身淑世。衆世均能若此。又何慮劫之不能化哉

。人之防劫。猶身之防病也。身之防病。風寒飲食。時加審慎。人之防劫。舉措言行。時存戒懼

。人人如此悟修。自可禍消而福臨矣。豈不休哉。

烝孕萬有。無所不容。大道之旨。首重善拯。道無驚奇炫異。亦無有獎接誘勸之旨。至大至剛。

純乎自然。道之奧姿。在乎內功外行。內則曰坐。外則曰慈。坐而不問。滌磨洗污。以返先天之

本。慈則博施濟衆。以種後天之德。如是則靈充德博烝清已。彼岸非遙。仙籍不遠矣。降及後二

千五百甲子。人心越趨於私利之爭。昧喪先天之清靈。忘却本來之真性。行爲愈險。私爭愈烈。所以上天示警。災禍頻仍。人失其性。物失其常矣。世界已成不可收拾之象。芸芸衆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自知。如燕居將覆之幕。猶相安於無事。亦云危已。吾

師大道普拯。安忍坐視。故不辭艱辛。設道院也。立壇塋也。飛書示化。振聾發聵。不啻暮鼓晨

鐘。期人猛醒。諸方不乏

達祖案前之佳弟子。均素有善基者。值此道德淪喪。風雨飄搖之秋。各當振刷精神。勉於內外兩

功。以符吾

師普之宏願。則庶乎大道可昌。浩劫可免矣。勉之遑旃。

孚聖訓曰。道在天地。爲萬物之所系也。人爲萬物之靈。以其靈也。故物之生成。又系於人焉。

人爲物之所託。其於道也。故亦較近。其在上古。人心淳樸。於道固未斯須離也。中占以降。人

心日接於濫濟。道遂以漸而息。其間非無一二從而振發者。無如蠶蠶羣倫。汨沒於聲色貨利之中

。終難超拔。於是迷網日盛。泊乎今日。幾成不可收拾之勢。

師憫衆生骸骨及溺之慘。降壇救世。獨以內坐外慈。立爲修身之本。藉期挽既倒之狂瀾。迴真氣

於萬一。坐功所以靜默衆心。使開智慧。而返乎淳樸之本來也。慈行所以拯度羣苦。使免流離。

而各遂其生。亦即爲修己者廣厥功德也。道在今日。其不可離也如此。而有志者要當慎自度持。

能從塵障勉求解脫。以保清靈。勿墜輪劫。固其上也。不然。少滌俗氣。淨心修養。內肅保身。

道德經華錄 卷一 道行門下卷 內外兼修
外謀利物。以期壽世。亦爲近道已。諸方其各省諸。勿河漢斯言也可。

四二

修道謂教

老祖訓曰。大道無名。大化無形。惟無名者乃可包天地。惟無形者斯能入乎羣胞之中。此即吾道之所以爲大道也。憶自傳道垂教於斯壇也。爲時瞬已三載。度化已逾萬餘。不得不謂昌且盛也。而各地修子。雖悟者匪鮮。而執迷者實大有人在。此吾老人之深爲衆生憂者也。衆生芸芸。化自羣胞。雖有先後天之別。而實則後天亦何異乎出乎先天也。是以自吾感之。復何分哉。因其羣胞大以成軀殼。秉清靈而發仁義。其根本之原。仍在乎羣。是則入與道合之一明證耳。惜也人自受生以來。真性日緇。則與道離矣。然欲挽回之。亦猶反掌。蓋教修而後道明。慨今之教去陵夷甚矣。派別紛歧。入主出奴。是雖欲明道。而其效乃適相反。吾見及此。知欲道之昌。首在修教。修教之要。厥惟化私而混爭。欲有得乎此也。舍明本而末由。本既明矣。私乃化焉。本同私化。則爭於何有。故吾道大旨。首重公與誠。公爲天下之大本。誠乃萬有之原靈。使萬有各葆其原靈。以復天下之大本。則吾道之真境。於焉造其域矣。

教從道孕。而生一求道途徑耳。今世諸教。因歷古以降之信徒。衍述有異同。不察根源者。遂流忘返。此門戶之見所由生。而爭競惡因於焉種已。吾道之興。亦以是故。欲綜各教精旨。化爲大同。如是救世。世乃可救。不然。教各爲教。自爭不免。邇云救世。吾道不教而教。其爲教豈不較廣且大。期於同臻至善。豈不較普且易乎。然則具救世宏願者。其舍大同之道復何由哉。諸子審以教擴道之要義。不可不勉加省量也。

大道爲公。不偏不倚。忠恕博愛。成物成己。是以大地之至極。何莫不由道。非道不行。人民之至性。何莫不由教。非教不動。道行則四時合序。萬物孳毓。教行則五倫定節。而世界承平。故道雖萬殊。宗歸一系。教雖分五。合而爲一。此天地萬物因益。生化不易之規程也。近世下元末終。人心謠詐。違道背教。江河日下。是以天有水旱冰蝗之變。人有兵燹飢疫之災。浩劫瀟漫。良用惻然。故吾不憚煩苦。借沙盤降世立院。慈渡衆生於覺岸耳。

一曰道。道一而已。曷以曰宗。又曷次曰教。觀天地四方陰陽氣候。命名不同。或曰青黃赤白黑。或曰東西南北中。或又曰金木水火土。五教之來。其爲造物生物之異。並非因道而生。有彼此成見存乎其間者也。所以教曰是道。以淺言教世。宗曰是道。以專系度人。要言不外道。去人高遠而玄。非靈不知。非神不見。人而靈者。得乎道之全體者鮮。人而神者。得乎道之大意者衆。故靈與神。由人而上接道統。下度道緒。凡宗凡教。皆由道生。實由人造。一致於靈神溝通之易。人而靈者。是道爲之見。人而神者。是道爲之動。勿謂道有是靜。無時得動。見乎體者皆化物耳。今日吾言此旨。爲弭將來教育與神教爭無謂之文字。而教宗又與科哲爭無謂之理論。換言教本是善。久則習弊易積而教一壞。宗本善系。久則支衍派別。各言所長。各捨其短。猶有一教一宗一長之可取。甚至愈演愈乖。將各昧所長。實行所短。無怪天地鬼神。莫不以人界爲一共爭之場。以爭天地鬼神人物生存。是乃吾道之大憂。說者或曰。道既爲萬靈之主。自當宰物衡權。秉乎大公。以慈以獎。不知大道之公。猶水而已。水之漫漫。火之灼灼。水能歸壑與川。而成江湖河

海。水之就範者也。若何道泛濫。必其地高下凸凹不齊。由地勢使然。害道非水。道公如水。此一比言。至於火之在水在石在土。皆可任人取用。在甌者聚。在薪者燦。遇風則散。遇油則結。非火性之必以燦原燃屑者爲之火也。范金炊釜。益人利物之事多。而燬物傷材之事少。人不善用。而火之大公。又爲無情之物。此又一比言。列數教宗。在初昧日進之時。尙可以宗教爲各各分門之依皈。至人與地合。而各教宗長短畢露。無宗非始。無宗非終。無教無短。無教無長。究其同也。水而已矣。火而已矣。無始不以道爲歸旨。無長不從道而生育者也。各各細味。談道可言。談宗可言。即談科哲學亦無不可言。

韓伯文公訓曰。孔子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云。本立而道生。蓋水無源而不流。木無根而不茂。譬諸萬事。莫不皆然。故聖人提綱挈領。攝本窮源。而標出之。則本之意大矣。然水之本爲源。而木之本爲根。以及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本。而人之本安在。人之本。其惟道乎。道者。率性之謂也。人性本乎先天。在形體未具之先已有之矣。性爲體而道爲用。道由性之所出。故曰率性。性無不備。故道無不善。凡仁義智德。莫不由之而生。故人能務本。道即備乎吾身。此上古之世。所以俗敦而民壽也。蕃衍既久。智謀日開。人遂迷其本。乃後教法尙焉。教者教復本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教豈門哉。其旨一而已。凡門戶爭執者。皆日久弊生也。相沿不返。亦並其立教之意而混。無怪教法日多。而道旨日晦。真本日湮也。科哲學興。青年士子羣從事於格致之學。凡一物之微。一事之原。亦必孜孜窮研而深討之。固以爲邁乎前人

矣。而試一問其已身之大本。則茫無所知。吁可怪也。無他。未明夫本末前後之序耳。忽其本理。而求諸身外。則其惑也。不亦宜乎。值此大道昌明人心將返之際。人可不知其原乎。故吾諸諸子以務本。當其務之。

聖訓曰。道。日用。為不可離之行徑。故道不以半途而廢。不以一簣而虧。是道之於人也。弗動則靜。弗進則退。若姑息惠情。又安用道為。若遇事矜偏。更安用道為。是以以中祖之正氣而順其自然。不以見好於人為整頓。不以恃才自主者為定議。不以乖戾之私為正。不以苛刻之見為公。而後道之得乎己者。克底於誠。行於世者。克底於經。故曰。一言之微。必慎之而後發。一行之細。必謹之而後作。道本無私。惟在執其道者若何。道本無偏。惟在行之行者若何。以若何之行。行若何之道。以若何之說。明若何之道謂之教。以教與道並提而論。則道為體而教為用。若以教化為體。則之體用兼備已。故曰明乎道者。當以真旨為主。毋以他人之言為從違。毋以是非之爭為明道。則道旨之昌明。不期而自得已。是皆在平日內功能定。而後外行不悖。若以己見於小者。謂得其大體。則謬已。是修也者。修人為難。修己尤難。不以人言而沿吾之清靈。使肝氣觸發。而敗己之道。則更難已。所以然者。以道之大體為道。則道不易見。而道自存於吾性命心靈。若以小節而反復辯爭。則道之微者。雖愈研究愈精。而道之真體。性命心靈之真元。於是靈光若失。類然若喪已。各方可不於千鈞一髮之際。而為持平自然之行。以期弗進則退之大體。卓然見乎身。明乎性哉。各方勉旃。

人生於世。捨道德外無以修身立品。道德維何。即善心善行之謂也。由之謂之道。得之謂之德。至範天下之。皆由而得之。不敢或相踰越者。謂之教也。故吾謂捨善心善行而外。無所謂道與德。更無所謂教也。子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之性。即善心。率性之道。亦即善行。修於天下之謂教也。至於燒香拜禱。各宗其信。此道祖。彼真宗。引類援傳。各樹其幟。試思其去道德之遠。果何如耶。此豈神聖設教之遺意乎。嗚呼。風俗日下。人心愈詭。時無聖賢豪傑之人出。而以大道設教。挽回風俗。以弭天下之亂。而道不得不不出。惡品教化。以開化於人。是神聖設教。為人間大不得已之事。此教之變相。非其經也明矣。夫。道之設教。亦不過以先覺覺後覺。盡其教導範圍之責任。非可以出而為主治世也。今之世風擾攘。人心愈。而神道仙壇林立。此宗彼祖。各自爭門列戶。此真所謂迷信而忘其善心善行之大本矣。安望其有濟於世耶。是故道與德。無論人與神。五教以至百千萬教。莫不萬殊一本。惟以此善心善行為本。範圍於天下。使人人不悖其道。從之如流水就下。則天地寧。百神享。世尚有何爭端乎。願今之聞道修道之士。務各體神聖設教之意。盡力於斯。則不求成道而道自成。其各勉悟。凡人由母胎落地之後。門未閉。良知也。乘於天性。良能也。藏於天命。故不以言動為爭。而乳哺畢即眠也。眠時兩目上視。所守者然。及至能言。能動。能笑。能悲。則覓索抓掣。人欲充塞已。然其心本良知良能。尚未至於惡境也。及。而後。可與為善。可與為惡。修身之要。在斯時已。古時八歲人小學。以詩書陶鑄性情。而全其天。十五入大學。以道德敦其心神。使人入於厚。

古人之於學也。謀道不謀食。故其對後進修身之步驟。每各因其靈而教焉。教雖在人。而修而學。則重在己也。能修身乃能修道。修道云者。即立乎道而弗迷。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義也。修道能至於此。則一切空色有無。皆無審於我已。既不爲空色有無所幻。則己身之基玄。而濟人利物。渡世拯困之慈業。皆餘事耳。又何矜以爲功。伐以爲能之可言哉。故曰。行慈業者。必有道功。道功不堅。使之行慈業。必驕且吝。且貪天之功以爲功已。殊不知修者修內也。行者行於外者也。行於外。仍屬輔內。此道重而慈必寬。道遠而慈必不能得其普已。

吾先求道教。學運氣鍊丹之法。嗣悟前非。今

老祖之道。却非道教鍊丹運氣之道。而老君之道。亦非鍊丹運氣之法。今世人不知。以爲道院之道。即是道教之道。不惟將

老祖之大道誤解。即道教老君之道。亦有齟齬不合之處。今吾將道與術等分晰言之。蓋道教甚古。常是時也。順天時。因地利。察人情。本乎八卦之定位。五行之生剋。九宮之分野。故佈道也。不出乎此。迨後相沿已久。以訛傳訛。至道教出於歧異者。不下數十門。然尙爲正道。至其邪怪之術。不計其數。其故何也。道家之養氣。誠然有之。因上元以後。人多虧傷。故使養氣鍊精凝神以補之。是補後天之不足。以歸於先天也。是以陰補陽之法。亦補正氣之不足。並無採戰鍊丹之術。迨後人以貪色爲養身之術。豈有不德者哉。至符咒之術。亦曾有之。因修道深山僻靜。恐有山魈野魅來惑。故用此以避之也。後人藉修鍊爲名。求符誦咒。爲行世欺人之具。若此輩者。

不惟敗名。而遭天譴。殊不知道祖之道。用意深遠。活人濟世。功德難宣。而其修養之法。專在心性上用功。非今日所傳之道教也。吾昔年好道。先以丹氣氣之法求之。自一見黃龍祖師。始知一概皆非。不是錯於道。實錯於教也。請用心者。不知守心之法。專在運氣上用功。故道始有所誤耳。况道教始於太初。黃帝軒轅。以道治天下。又何嘗不是道教哉。伏羲之河圖洛書。以分陰陽而劃八卦。文王周公孔子。皆以道教而象數卦爻。其道教之玄妙。又何嘗不是治天下之大道哉。孔聖周流列國。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使亂臣賊子自知其非。以垂教於後世。是時也。孔聖又何嘗別樹一幟。目以爲儒教哉。迨後世帝王本斯教以治天下也。未有不順天理。合人情者。宋之程朱諸儒。又加以研究。故儒之興於世也。似有與道教相若之勢。然而道教與儒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儒教之失傳已久。今日之哲學新學。試問尙有儒教之萬一哉。至老祖之道。自之然大道。無絲毫勉強。無絲毫假藉。順天理。合人情。實有過於道教者。故世界之五大教主。未有不尊重而崇拜者。以其大道之奧。實有他教所不及之處。巍巍乎。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曰。

至聖先天老祖。世人不知。而以蠡測海。以管窺天。不亦僥乎。又可嘆也。

聖帝訓曰。大道之傳。始自孔孟。師儒之任。繼於程朱。至春秋時教化陵夷。世風頹敗。三綱五常之道。幾於漸滅。孔子述堯祖舜。闡化明倫。立斯文之宗主。制禮樂之常經。道冠百王。德隆千聖。此生民所以未有也。惜乎政教不行。悠悠列國。惟取先王之法則。訂之羣經。傳之後世。

以立千秋百代之防。道雖不行。而其道常折也。戰國之世。七雄並峙。其時競尚游說。其俗逞乎攻伐。世道人心。漸趨汚下。幸私淑有孟子。充浩然之氣。挽沉溺之風。抱義懷仁。作中流之砥柱。秦王黜霸。紹列聖之薪傳。距楊墨。闢異端。正人心。道性善。斯誠千鈞一髮時也。宋孝道學昌明。賢儒迭起。若程朱者。明大學之宗。復天性之本。海內之民。無不從風慕化。以至移宋之世。賢哲弗衰。其食德於文教者。非淺鮮矣。二百餘年。承承繼繼。仁風其孔厚也。乃治安日久。大道漸衰。聖賢有輪音之頌。而下士無奉行之典。此愚人所以不聞木鐸也。由是世風日下。草莽之類無忠臣。人心日偷。家庭之中無孝子。仁義禮智。皆敗於利慾貪嗔。正直光明。盡墮於機械變詐。世道如此。無惑乎正氣消而災氣擾矣。此濟佛乎聖惡憫為懷。不忍世人遭此流離。顯化沙盤。以挽人心。實欲世人革面洗心。離等除惡。共享昇平之福。其救世之心。上而孔孟。下而程朱。無以異也。諸子其各體之。勉旃。

尙真人訓曰。何謂道。教之的也。教人認的。而端其行。以達於的也。何謂修。行其身於道。而按其程以進於道也。世人言修道者多已。其所以修。不能於身而推其行。則道之爲道。其克果由所行以達於的也。亦僅已。然而道之進身。而克端其行者。將若之何而可耶。必也。克己之身。盡己之性。而格物之理。以各盡其應有之性。察其變化。而反求諸身。身有其行。而後求人之從同。以達乎道。庶幾可得道之所以爲修已。不然。身非自有。而惟責人以從道。是將自欺而已。尙何能成已度世。而明道之所以爲道哉。盼聖有言。下士聞道而大笑者。豈道之可笑。不知其爲

道。而以身之私欲爲身行之的。安得不以道爲可笑哉。吾願修者懺乎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一言也。準於其身而勵於其行。則不徒得道之的。而亦不至以笑乎道而誤其身已。哈哈。修道修道。諸方其各審慎而修乎道也可。

慧真人訓曰。今日之所謂教者。曰儒。曰釋。曰道。曰基。曰回。大別之爲五。各教教徒。輒存人我之見。門戶之封。何所見之狹耶。夫教何止此數。廣義言之。如禮樂政刑。仁義廉節。孝悌忠信。與夫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等。宏規大樞。及一切修身行善。因果報應之種種立說。其意固無一不可謂之教。况佛有禪宗密宗之別。基有耶穌天主之分。此亦不過學學大者。其各教之派分流別。又豈可以數計。一言以蔽之。無非吾老祖之先天大道。救世而已。

教所以導修而達於道也。故言教必須體道。不失其體。則教之所昌。皆入大道之真奧已。今者言教之人多矣。而其可通於道真。以昌其教者。甚不多觀。是何故歟。其因入主出奴之見。有所執滯。固其一弊。然以不體道體之真。而囿於成見。又弗克爲達道。而上闢其可通之途。每每於可通之處。自限其步。以爲我若通之。不失我教之所言乎。詎知言之爲言。不過表意而已。不求其意之通。而惟其言是執。此所以未克昌大其教。而轉失道體之真。時風日下。挽救末由。是亦良可慨已。獨是

師叔院社。又何爲乎。其旨所在。早有所示。然則欲明厥旨。而宏其用。要非矢精心而努羣力。爲合研教義之舉。則各是其是。互非所非。擾擾終歲。其將何所得而能實益於世哉。是望諸方。

摒客氣於平居。作真源於將來。鼓舞羣情。俾呈一得。合參而洋礪之。庶乎一言之立。通十方而範萬古。

師之以道融教。藉教度世之苦心。乃有所慰。而諸方爲修之分。亦可脫小充而入大充。永久弗爲因輪果之所困縛。此全在今日立志之初。無所自固也。願各勉諸。

悲夫。世風日下。道德淪亡。人皆昧性而率情。爭權攘利。忘羣而私己。敗紀亂綱。不知仁義爲何物。一意孤行。薄視倫常爲空談。惟我是欲。顧刑罰所以濟道德之窮。而有時爲刑罰所不及。愚不肖者肆無忌憚。於是有聖人作焉。乃於禮樂政刑之外。始藉神道以設教。此教之所由興也。夫教本歸原於大道。初不必顯神靈以示儆。上古之人。性醇德全。君民一體。自成無爲之風。無智愚賢不肖無論矣。即中古以降。聖人輩出。所患者愚民無知。故教人以修身之道。因果報應。未嘗不顯見於世。良心未泯。猶有維繫之方。汨沒數千年以至今日。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所謂道德仁義。無非供人作口頭禪。醉心科學者。又以大道爲迂腐。宗教爲迷信。喪盡天良。於斯爲極。詎知科學爲治事而設。仁義乃正心之具。心苟不正。於事何治。如此爾詐我虞。無君子小人

之別。無智愚賢不肖之分。同出一轍。是真下元告終之浩劫末運也。老祖憫之。是以不惜靈光。傳經講道。普拯羣倫。所望先覺諸子。身體力行。喚醒迷途。以副老祖救世宏願。則出幽入明。又豈向之神道設教。所能望其肩背哉。周仙遊溪訓曰。修道之謂教。所謂天道在人。人力可以補天之未足也。彼後之人。崇一主。立一

說。足以信人傲人者。莫不曰吾有道在。究之道何以修。教何以立。要非一家之說所能賅。子思但由天命推來。羲農已溯之先天。昌且又象之於後天。孔子窮學以象之。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大天下莫能載焉。吾

師大道。源淵於是。夫何爭之有。即玄如黃老。亦得先後天之半。其傳之真諦。可謂賢者避世。與物無爭也已。釋迦佈施之法。歸宿於圓明淨中。似得先天之多數。始則西方五六。繼則東土二三。度及無量數人。正慮世有爭端而來也。是以各乘其乘。前提後演。言異而功同。撻厥由來。聖教從無相爭之點。而後無偏。有所爭者。非其信道有偏。即其法通未盡善也。故基督爲後天救主。若夫百家諸子。方士符籙之輩。及多神中日月潮火駝牛各派。存者已無幾已。又何足與之爭。迺者大道方倡。適新舊教播之於外。同善悟善助之於內。勿論所學爲何乘。而功不無小補。亦惟善善從長而已。寧人爭於我。我勿爭於人。爭之有乖天地中和之氣。人心益見混淆。將元宰齒於羣倫。烏乎可。原天地善變。劣不障礙。安見淘汰。法不衝突。安望改良。特使之一變至齊。一變至魯。一變至道。同鑄一爐。輒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噫。是何時修到之耶。靈充萬有。一旦豁然。諸方共勉。勿懈勿疑。

五教同源

老祖訓曰。道本無名。亦無物耳。當洪洪濛濛之世。無所謂天。亦無所謂地。一團圓之氣。及氣生於蒸。陰生於陽。兩儀始判。萬象乃垂。於是乎有天地。有萬物。物物相處。熙熙皞皞。一動一止。治合天心。既無所謂教。而教亦無所施焉。這後人智日進。物物始分。動植始別。強陵弱。衆欺寡。物物相爭。羣羣相叛。於斯時也。而禮教出焉。泊夫後世。人智益進。降及巧詐。於是教與教爭。爾詆我謗。分門別戶。如儒如釋如道如耶如回。然其所謂道者一也。一落言詮。便着迹相。細推其源。無一非吾烝胞之所孕。故五教之現身於世。其說法雖不同。而其道則一也。當釋徒在燃燈授記時。因知東方將有聖人出。故誕降於西土。耶徒在猶太立願時。因東方已有聖人在是。所以傳教於西歐。此二子者。本悲世之懷。立宏大之願。何以不與道儒同入一土。蓋因有此有彼。各行其道。各救其非也。夫六合之內。無鉅無細。無大無小。無過無不及也。其所以有此有彼者。因人心之造不同耳。譬諸五行焉。

信 禮 如圖 智仁義



以一圖相譬之。即知五教之所以矣。仁者天下萬物之母也。無仁無禮。不可引生。道者天下萬物之

之本也。無本無成。何以化。不生不化。天地將冥矣。近世之論。多自尊其分宗。而不知上體道心。中保仁理。嗚呼。無怪後來日在擾攘內也。現已至最末之日。無以救之。故設此先天無極之道以挽之。挽之以道。道明德達。從此五教如五星之攢聚。仁至義盡。禮明。智復。信立。各各皆知本來。即無所謂分歧矣。

吾道之立。五教歸一。非強合也。道本無二也。吾老人秘握道體。故以一道統五教。而後分延道脈。故以五教歸一道。歸一云者。密合之旨耳。而修道爲教。分合斯形。修持門徑。各各不同。吾云歸者。非欲修道之士。忽儒。忽釋。忽道。忽耶。忽回也。亦非欲兼營並駕。散漫而失厥歸宿也。凡欲各宗各教。究大道之精微。毋泥乎教之末流斯已耳。故儒之修道。以參贊位育而配天。釋之修道。以普渡衆生而證聖。道之修道。以功行圓滿而飛昇。耶回修道。各以其博愛慈恕。於以上天堂而認真主。道有所歸。何有不一乎。夫道本無始。厥惟有神。神在即一。一在即道。故未有失其本源。而足與言道者。近今歐化東漸。競爲無神之說。以大逞厥私。道既破矣。更復何特以立教。諸方審之。

政教本同軌也。其後乃分。於是宗教尚矣。孔徒以忠恕爲本。而釋道二門。又以寂滅清靜爲宗。以及耶徒倡博愛。護。蒙。真。各因其時其地。出而救世。其用意本無所異。而後人不察。橫槓分馳。門戶之爭。出入之見。日甚無已。於是以教明道者。反晦道矣。吾深慮夫千百年後。宗教分馳。道亦爲世所詬病。乃出而挽之。挽之道。首在修教。教修而後道明。道明則儒。返我性

真。而後可抱民醇世泰之樂觀矣。世風至此。乃劫輪所阻。因而成果也。人心譎險。大劫斯成。經此幾番之劫餘。而字世不堪設想矣。吾道之傳。為修教也。為拯人也。吾道河道。曰先天也。天何謂是然。蓋宇宙之大原耳。明乎此者。凡合五統六之旨。普拯萬有之宗。於焉可得其究竟矣。先天之名稱。為明諸宗教之發原耳。吾道之本旨。在乎集其長而去其所短。以孔門之忠恕持躬。以釋氏之清靜養心。而以李徒之淡泊存志。若夫慈惠之當施也。則有得乎耶徒之真諦焉。而清者皎皎。真者藹藹。斯又人生之磊落光明也。人能備此五行。其亦可謂完人矣。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哈哈。老者佛者儒者。其理雖稍有不同。然皆由於吾道之所生也。後世有謂佛老為異端者。斯大謬矣。老佛之說。不過其文深奧。其義悠遠。至於教民為善。與孔教無以異也。說者謂老子之言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以此教人。未免矯情。佛氏之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此教人。未免唯解。不知老氏之意。以為上古之人。皆無斗衡。而交易各退。無不得所。此斗衡一有。不若未設之時。而不啓爭端也。聖人一出。世界文化。為之一變。大盜之見。由於聖人出而成盜也。蓋大盜無時不有。無處不有。聖人一生。無人知其為大盜耳。故四凶之誅。非聖人不能為也。老氏之意。蓋歎後不如古。而發斯言也。佛氏之言。更令人容易明白。天下之物。凡能見者。莫不有。以色為空者。乃令人少萌貪念耳。即儒者所謂非禮勿視之意。蓋非使人生於世界。無事靜坐。不辦天地間應為之事。則大非佛氏之本意矣。韓子原道之說。乃有所謂而發。後世不可拘於一

說。而謬指佛老為異端也。

道無名也。先天何謂哉。為明諸宗教及天地之化生耳。道之在乎宇宙。如風在空。如水在地。固無往而不貫也。三代以前。道備於人。中古而降。道在師儒。近世以來。道之不絕。間不容髮。故世稱濁世。人少完人。其故何在。在乎人心之失真。人心不存。舉措皆非。是乃其根本之深疾。自昔已然。故大道失傳。宗教乃興。宗教者。所以正人心而續道統也。其立教之初意本同也。因時之制。因地之宜。而有儒釋道耶回之別耳。其真本精詣。有何別哉。一系之傳。固無歧異也。然則門戶之爭。又奚為乎。是由於後人之標榜耳。非五教之本義也。故吾自臨濟壇以來。首以宣明宗教源流為要。良以宗教爭執。甚於兵戎。故先以融治教爭。為度世之初步。而後人心可正。大道可昌。使此無量之眾生。共優游於光風霽月之中。各安所安。各樂其樂。及其歸也。仍返乎先天之圓靈。是乃眾生之大幸。亦天地好生之本懷也。諸子其各悟之。

道也者。存先天而蔚後天。會一條萬。明心見性。引物而化。悟覺而生。敦倫守紀。止濁揚清。隱微而懼。慎危而安。無一非道。知而化。順而修。求道必化。順道必思。子等能潛心玩索。可得大道之變。而後始可與言道也。今也吾道遍於行省。各地設院。知抱一同修。以安道本。固不乏人。而意見紛歧。有梗道務。實占多數。誠為大道前途隱憂。要知道在宇宙之間。靡所不包。靡所不化。其所以能包能化者。無非一字之功。故儒曰一貫。道曰一炁。釋曰一乘。耶曰一靈。回曰一真。萬善之功。會一而已。值此甲會初還。正羣力挽渡之秋。諸方能善體一切。堅恒不二

。真靈永固。是吾深望於諸子者。其各勉旃。勿忽勿懈。

孔聖訓曰。臨汝不二。萬法同宗。此乾坤之正軌。中庸之大道。不可須臾離也。杳杳冥冥之境。大羅彌上之天。真主在焉。夫天地者。非天自天。地自地。天地乃理化成。有理而後道生。道生也者。其謂人之本歟。道生而後有德。有德萬民安矣。道德去而後仁義出。仁義出。天下偽賢之念。隨真作則。從此邪侵乎正矣。仁義喪而後教生。教也者。孝友而已矣。上天因地擇人。因時變事。所以五教分途。各行各是矣。其所不同之點。名辭而已。其中教理。莫不由真字而來。莫不從道字而出也。道教之無爲。耶教之無二。回教之真主。釋教之清靜。即儒教之慎獨耳。亦即中庸之大道也。今也芸芸衆生。莽莽宇宙。人心不古。天下騷然。不尊宗教。教將不能一脈存焉。可不慨乎。吾

師本先天之聖體。不偏不倚。化育天地之正神。各教其能須臾離者也。吾

師不救。何人能救。吾

師不拔。何人拔之。拯人民於水火而登衽席。出萬物於幽暗而到光明。乃各教之願也。即吾師之願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教之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幸各教捐除意見。共守本宗。

如來佛祖訓曰。不着於相者大道。不火而熱。不冷而寒。相使之也。須臾之間。萬欲擾之。間以不空。惑乃隨之。吾佛誰主。誰命之名。佛本無有。我心之誠。徒務虛名。罔不失真。道教李耳

。誰命之道。後人之徒。知其名罔行其實。以致清者不清。淨者不淨。何爲其然。着相之病。何若不釋而心實佛。不道而性實清。不儒而行忠恕。不回而清真。不耶而博愛。吟域之界既除。而大道更實得之。人莫此之求。徒知舍衣冠之正。外男女之別。出世修養。已大着於相。大悖於情。其不國家胥歸寂滅者幾希。不理禪理。反謂禪之無神世道人心。良可慨耳。

徐仙光啓譯述耶穌臨野道院訓示曰。我初生一個欄內。後因救世。我舍身於十字架。若非各門友徒。何能廣被天下。自利碼寶諸人到華。創立宗教。諸信徒受盡煩惱。始可一幟樹起。今日師無上無極。無影無形。有影有形之真主降壇。各教教主同臨。開萬世無疆。立大同長在之源流。吾門皆當信仰真主。慈公聽訓。你的兄弟入了。你亦速回正道。派汝爲耶教使宣道全曹之總教主。天冊記之。特賜經相。將來五教大同。天使降你的頭上。就是真靈到你的頭上。

耶祖又臨開封道院訓素爽曰。汝亦太費苦心已。祖須問渠知否上帝即天命。與因果輪迴。即天堂地獄有分耳。如信不可騎翔阿等竊非上帝本心。亦非人情真道德精神。目前雖麗。日久必壞。此人界有一身即有一身之靈。今身從此來。身必反此。回基儒釋道。皆一靈所化。如只以回教之主。不能立教。以殺戮壓迫之力而成。勝於羅馬教皇武力經營萬倍。如之于所云。創聖之君。殺戮以安天下。不幾代爲罪人之首惡也耶。堯舜何聖。桀纣何罪。無怪伯拉圖輩。日以提倡擴張實力爲能事。曹法德奧。戰爭無了時。正爲伯氏所種之惡根也。此理姑不與言。如問彼輩前生是誤徒。今生又是耶徒。來生何爲誤徒。有何證據。天命不使耶靈分而爲誤徒之子孫。又安知誤徒之子

孫。不爲耶徒之祖。此道其明。可一語悟耳。知之。

耶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教本一家。何分中外。設教編紀。不過統宗一善字而已。吾教存救世心。何教又非救世心耶。所最厭惡者。教主多端。分門別類。令人難以傾向。致無識者。迭出疑猜。反令教爲教真。混然莫辨。吾教崇一。與慶院普濟宗旨相印。故吾降臨聊一敘耳。

耶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此時世道澆漓。紅塵之內。多是腥風。欲親奉觀。實爲難矣。故

老祖辛酉降壇。而爲詩詞歌謠。實欲望人同心向道。同登極樂。方不負吾等奔馳也。日前各母壇傳經。乃是冀世週天之舉。昨宵樞府招集考核諸方修道之真僞。以及諸方辦道認真。亦爲欣喜。故吾今日前來。一則體

老祖救度之苦心。一則實諸方肩道之善念。慶院至此領會者已獲半數。諸方達此奇緣。乃終身立足之地。不可少有傾缺。自染沉疴。夫華嶽泰岱。山之高也。人能立身其巔。縱瞬遠矚。見衆嶺小之。不然。而又駭然爲高矣。即立身衆嶺。而又謂然自爲高矣。此自足之尤也。安所語於華嶽泰岱乎。登華嶽泰岱不難。惟心定耳。始之自卑也。勿躁其氣。不敢謂深造之難。繼之過半也。勿自駐其足。而轉生畏難之見。窮力直進。挺然直上。無何而陟彼高崗矣。維時白雲繞膝。紅日當頭。衆山俯首。萬嶺鞠躬。境至此。止矣至矣。吾今指示諸方。凡爲善不難於始。惟難於終。不難於行。惟難於至。世人爲善不成。總是心平未定。以故廢於半途。枉費苦心。從前功善。鑒於一朝。可惜哉。諸方肩道心誠。不辭勞苦。亦不愧爲善之人。切不可安於小就。更宜保重前途。

。方不負爲善之名。各宜勉之。

耶祖又臨武昌道院訓示曰。吾人受

老祖一點真靈。降生在這個世界上。有身有肢。有耳有目。有鼻有舌。有口有頭。是一個完全世界主人翁。但是能爲一個完全的原因。就是目能視一切色。耳能聽一切聲。鼻能嗅一切氣。舌能發一切言。口能嘗一切味。若是一不全。即爲殘廢人。那人便不能享受世界上一切的好處。然耳目手足。不過是外表的關目。與真正完全的人。尙無多大關係。比方說有一個極聰明極美貌的少年。他所作的事其麼都好。如是他因爲目中所見的邪色好。就愛邪色。耳中所聞的惡聲好。就愛惡聲。口中所出的言語好。就愛說綺語。若他這樣爲人。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不能以爲完人。雖是小孩子。也心不認他爲完人。但是人一身之行事。不是專靠耳目爲主的。是以腦心爲主的。腦心之善惡。是因耳目傳達所染的。要是吾人作事。因爲目所見的邪。邪了我的心。使我不能成一個完人。我就應該把他去掉了。以維持我這完全之人格。推而至於耳口鼻舌。亦復如是。爲甚麼要這個樣子來調教呢。就是因爲肉身是暫時的。靈魂是永久的。世界是虛幻的。天堂是長存的。聲色是假的。道德是實的。所以寧可犧牲那虛偽的。也要來維護這真實的。今日負救世化劫之責的。諸職修方替

老祖立道院於這個世界上。也是同我們一個人修自己的身子是一樣的。如我院所建設的事業。或招來的人。若是有那邪色惡聲是的。就不妨把他除掉。以維持我這真實本來的大道。欲去自

己的邪障。是從靜中慢慢去的。欲去道中之邪障。也是要從靜中時時的考查以改正之。以成一個完善的道。望諸職修方。其各以吾言來修身。來護道。

聖典(即馬利亞)意人同臨濟院指示曰。世界之大。何有中外。人情事物。變遷之理。亦勢使然。如今日各教往來。其真靈所照。來院參觀。亦在奇聞異事。聲駭觀瞻。不知心堅者帝臨照之愈近。心活者帝臨照之愈遠。人無分中外。道無分國籍。其理則一。如畫沙成字而文。皆為祖臨命帝所照。一則中人事每失之過敏。而心比之生來聰穎悟慧。多半不能自己堅守。是以非借聚慧集沙。而靈光不能下臨。一則西人聰穎悟慧。能在事理日守堅誠不變之旨。祈默與瞻瞻無大異。是以祈默瞻瞻。往往一事一理。不能參透時。必借祈默而恍然。是即帝靈臨汝在心不二。總言心亂。人之身懷思慮。無一善念不從心品發源也。

護聖默德聖主訓示曰。道立世界。不壞不滅。永久悠存。厥惟靜默。靜默本根。清真要訣。心清不遠。念真不惑。心念清真。了無瓜葛。無忤無爭。悠然自得。和和容容。無上快樂。推己及人。範世樹德。以德輔道。救世弭劫。化被羣黎。大道機發。

老君訓曰。道不可名。有名皆所施於化也。識斯為化。而悟其道。道之無名。我身得之。亦復不自知其名之歸於容何有之鄉。而惟盡我心量之所涵。而納之於莫或覺之中。以蘊育之。化成之。不必求其可名。而後始謂我之有道。蓋吾冥恍惚之間。祇以一團真氣以運於無形。而不使人能見其形。始為妙奧之微。而正玄中之妙已。世於今日。其所以支離而毀其真名。而所名者究何歸宿

。試問其在名中徒自擾擾者。亦必無能言其名之所以名也。不知其名強以為名。而各爭其名以為名。無怪乎世之不平。而名之為患。幾成不可救治之痛。可弗哀哉。諸子其於修也。聞

師道之所以大。亦有日已。乃猶於大道之中。罕能求其道之來源。而每逐時流。而希其一枝一葉一縷一緒之明。以為我得此一葉一縷一緒之細。即可概乎斯道之大。而強為之名。而泰以為名。以見其所以自明。是誠捨根而求末。欲圖心契於淨穆而化臻其普渡。不亦難哉。故吾之言以輔

師昌化者。其為言也。首以無名始也。諸子果志於道。於此之世。其各勉脫俗障之幻相。從方寸間覓其心之所可適處。則近道已。不然。浮沈陷溺。以道自明。而名之是求。將不墮浮沉陷溺而已。而茫茫無所歸之際。欲思大道。勢且去道已遠。無路得以自返已。可弗懼乎。可弗懼乎。戰。

慧真人訓曰。天道運行。東漸而西成。本彝倫之常軌。古今人事進化之循例也。惟其方域攸分。馬牛風守。其始漸也。則奴主相反。其聚會也。則子母相刑。必致相反者轉而相因。如儒與老遇是。相刑者轉而相親。如佛與儒遇是。相因相親。轉而一堂聚講。如耶回之與儒釋道遇是。推其相遇之間。費幾許折衝。經幾番變革。然後始並行而不悖。幸中國向無宗教門戶。乃天地大同之聖會。故孔子祖堯舜而學於老。漢儒崇黃老而學於儒。至韓子為儒教倡明。何故以闢佛為自任哉。要知佛雖上乘。其始入者。言法而未言道。徒使人有戒心。未充人之靈性。以學理圖之。似也。

佛在中元時代。可謂人師。而不可為人君。梁武唐玄。倡之適以召亂。以前鑒之。亦似也。特闢之已甚。指其徒而並及其祖。究其偏而並遺其真。亦過也。然賢者受過。即為衆善之門。韓子生為八代文宗。歿為半山神主。不表佛骨。焉謫潮陽。不表潮陽。焉悟迷津。為仙曹度耶。如鵬鷖登山之巔。見他山之霧。惡其身近迷離。於是乘風鼓翅而掃除之。忽而前際光明。而後顧迷離。亦猶是也。韓子出入於儒佛之間。何嘗不如是。推之五教轉會之間。又何莫不如是。諸方問道。日講大同。要知各家元理所在。凝一結晶體。著之為吾道真經之鏡鑑。為人所不能猜測也可。諸方悟之。勉旃。

師道何道。曰先天無極之大道也。大道之稱由何而始。蓋為其包天地。含萬化。蘊宇宙之根源。育羣倫之涵蘊。無極之一點圓靈耳。先天之名既立。而後道德備道言昌。而衆生之普渡。乃於焉定其基矣。然道羅四大。人多靡思。其格而不入者。比比然也。吾今詳為解之。道者。生也化也。萬物之樞紐也。當夫鴻荒以前。兩儀未判。即道之真體所結晶也。及乎宇宙分。天地立。萬物化生。於是道乃漸完。厥後人心日險。真本日漓。知其道而不由。於是教法尚焉。教者。所以輔道之行也。孔子為儒者之宗。而其言曰。修道之謂教。亦即斯義也。故知道不明。而宗教與宗教之生。胥棄道而地已廣矣。人已衆矣。習俗之好尚。性情之紛浮。不能不因地而異。聖哲誨人。皆因其性之所近。則宗教一端。安可不因地因時。各制其宜。是以周世道衰。孔子誕生。集儒者之大成。開萬世之道統。函闢西度。著道德五千言之章。而驚夢醒。回覺智慧。明了生死

之關。凡此三教聖哲。立言之意雖有不同。而其化秀為良。拯凡入聖。惻隱之懷。固無異也。及夫一水可航。門戶洞開。而中外交通。互相往來。而耶回二教。輪華境已。其旨亦與三教同。而入主出奴。紛紜擾攘者。乃門戶意見。非立教之本意也。本固無異也。何以故。蓋自先天之所化生也。此為五教同源之理。原因何在。在乎宗教門戶成見之日深。成見既深。則仇視之念生。此念既生。天下多故矣。相沿既久。其害不可勝言。自來之數。非人力之能免。加以人心險詐。世風淪漓。智明者陷於宗教爭持之漩渦。愚蒙者復沉溺於惡教。世風至此。欲謀和平之幸福。真癡人說夢矣。是不待智者可以決矣。故

師惻然憫之。傳經濟水之陽。而立此無疆之大道。實欲使衆生覺悟。教爭永泯耳。此大道之成立及其宗旨也。

大道者。何道也。中道也。常道也。人人性中固有之理。無奇異之事。無難能之行。惟人視為庸常。而不肯躬行踐履耳。不知古聖賢佛。俱從此庸常以造其極。所謂修也。正心也。惜精養神練氣為元也。要皆不離乎庸常之大道也。無如後之修道者。各樹一幟。分門別戶。彼此相爭。無相上下。故偏有闢佛之書。釋有遠道之辭。罔有專教之為。耶又以新舊鳴異。迨後宋儒迭興。朱陸異同。莫宗一足。大道幾乎其危已。近今修道之士。又尚虛誕以炫其術。考其異以矜其能。遂以道至庸常而不屑為。理至平易而不肯遵。於是迷真逐妄。舍近求遠。愈趨愈下。日甚一日。遂釀巨患而莫挽。欲挽斯世之衰頹。先永夫大道之真旨。真旨何。庸常而已。使父慈其子。子孝其父

。兄友其弟。弟恭其兄。夫婦和。朋友信。敬老尊賢。則人爲聖賢之人。世爲上古之世。豈非庸常之道使之然也乎。今吾

師大道化世。先破人門戶之見。合五統六者。亦不外內修外慈。以盡其庸常也。吾願諸方。舍其難而求其易。去其險而履其平。則道之堂奧可入。彼岸能登。諸方當以庸常二字。由漸而入。則道雖淵微。理極玄秘。不難以致之也。諸方幸勉乎哉。

關聖訓曰。欲從狂瀾中作砥柱。孽海內駕慈航。非劈破迷障。喚醒迷人。不能爲功。迷由心生。心由迷陷。遂使心之體閉而不開。因之心爲用紛而無紀。五教深憫人心之陷溺。每欲立法以醒其迷。於是偏開偏教。以忠恕醒其迷。釋開釋教。以慈悲醒其迷。道開道教。以感應醒其迷。耶開耶教。以博愛醒其迷。回開回教。以一心醒其迷。名雖各異。心實同一。五教一心也。非特五教一心。而天下萬世之人。俱皆一心。以五教一心。而通天下萬世之人。以五教一心。而挈天下萬世之心者。無非因人有是心。即有是迷。不忍聽衆生陷溺終滅耳。今則大不然矣。問有存心養性如聖賢者乎。無此儒生也。問有明心見性如佛祖者乎。無此釋子也。問有修心煉性如道祖者乎。無此羽士也。問有洗心移性如耶祖者乎。無此基督徒也。問有堅心定性如謨祖者乎。無此清真徒也。夫現在五教。而尙不知心性爲何物。况教外崇道者耶。天生五教以正天下萬世之心。而從事五教者。不能體五教之心以爲心。而正天下萬世之心。是將有名無實矣。嗚呼。伊誰之責也。師秉好生之心。不忍世人之心體於陷溺。故有傳經救世之舉。以挽人心而斡風化。近雖大道風行

海外。而能體

師心維綱紀者。實亦不可多得。錫地爲商場巨埠。南北中樞。人心向道頗多。錫院之設。早有數在。深望榮監等仰體

師心。修身化人。爲道先嘔。庶不負

師一番救世之苦心也。勉之勿忽。

岳聖訓曰。道無門戶。各盡其心力而已。五教之不同流。其源則無歧二。蓋時與地之關係也。天生聖人。所以維繫人道。救濟民生。必時局至不了之際。而後聖人出。儒回耶釋道。其宗旨有曰仁義者。有曰清真者。有曰博愛者。有曰寂滅無爲者。究之皆按時人之失。降世以補救之。若謂儒道之不同乎回。回道之不同乎耶。耶道之不同乎釋與老。是明乎一偏。而未能通乎全也。諸子入道。求其盡乎心力。不必研乎門戶也。爭乎門戶。則道心薄矣。何言之。道渾然也。爭則失乎渾然之理。道在慈善。爭則近於求名之流。故求道者當知五教流出於一源也。

韓仙文公訓曰。道之一元。出於天而不可易。人物受此元理。由此秉性而立命。秉性以成形。形分於世。則有趨向之異。禍亂因以乘之。故聖使聖者出。教之以大同。孔尼以胞與之懷。教列國紛爭。未嘗立一家言。以斥百家學也。老聃雖抱獨善。惟教之以內修。本無爲而治之意也。釋家說法給孤獨園。脫六根六塵之魔障。亦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耶主開發萬靈之驗。以破多神之邪。推博愛之功。以矯一神之專。亦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旨也。同祖去國入山

。兵起信徒。日有天符護法。亦一替天行道人也。吾師大道。統五合六之旨。領會者固不乏人。而有無門戶者。多懷疑其狀。簡言之。古今中外。同戴一天。天之一道。人之一心。一而二。二而一。乃天人相互之理。同而異。異而同。乃人與交會之期。中庸不言放之則彌六合乎。西哲不言必有神仙出於二十世紀後乎。又不觀之水乎。散之江河。納之滄海。蒸之瀾太空。性理與蒸體。皆同源而異流。流合則匯歸一道。當自今日始。或有非吾者。即佛骨原道一事。要知非非佛老也。非佛老之魔。謬以長生惑人者也。諸子參吾詩文全集。自明之矣。領之勉之。

今日為釋迦佛祖聖誕。吾既贊之頌之。五體投地而拜禮之矣。吾在唐代。曾有表諫佛骨一事。其說不行。因而獲譴。然釋教因之而衰。論者遂目吾為闢佛。而以關楊墨之孟子相比。罪過罪過。吾何德以堪之。夫吾之表諫也。原因有三。敢披瀝為天下後世告。一則迫於忠君愛國也。佛骨之迎。本非正典。我佛慈悲。尚以身為佈施。而何有於骨。蔽惑不悟。將有同秦捨身之舉。梁武帝禍。可為殷鑒。此吾之表諫者一也。一則斥釋教之現狀也。建造之廣。梵宇林立。每歲度僧。不下萬人。其上焉者稍習枯禪耳。餘則豐衣足食。不齋不戒。凡民游惰。視為淵藪。蠹政耗財。莫甚於此。此吾之表諫者二也。一則昧於內典也。玄裝東歸。經藏大盛。然衣鉢之傳。宗法無聞。儒生讀聖賢書。無暇旁究二氏。盲談謬說。縱意而發。此吾之表諫者三也。有此三因。而吾獲闢佛之名矣。而影響及於釋教矣。於佛法雖無毫損。於吾心實滋大愧。今吾幸從諸聖賢後。得聞佛

祖之緒餘。然後知明心見性之說。儒宗無其精微。道家遜其高尚。耶回均慚其淹通。即目為宗教中之大宗可已。吾不恤自引其咎。故披瀝而為天下後世告。

乎聖訓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世人根器性情。各有秉受。有佛教不足化。而儒道能化者。有儒道不足化。而佛教能化者。故三教聖人。同心協力。不得不各分其責。各垂教範。名雖三。而其實化人之意則一也。是故能盡仲尼之道者。釋迦見之必喜。能盡釋迦之道者。仲尼見之亦必喜。若謂學吾道而善者則悅。學他道而善者則不悅。鄙陋之見。不得為聖。亦不得為佛矣。隋李士謙曰。三教如三光也。豈可缺一哉。世之紛紛議論。何其見識之淺。度量之隘也。各各勉之。勿忽可也。

人也性命。由天與之。生也髮膚。自親受之。性由天賦。身自親生。而要其所以奠此身者。惟性與命。故人於少幼之時。即生親愛之心。是象天地太和之氣。極圓極足。無稍缺陷。當此之時。可為聖為賢。為仙為佛。而不假外求者也。奈何由童而冠。由冠而壯。嗜慾一擾。天性喪失。為聖賢仙佛之性。而又轉為鬼蜮禽獸之形。吁。可憐悼哉。世人不能保性命者。利欲蠹之耳。見利則趨。見欲則蔽。而不顧性命矣。至不顧性命。見利欲愈重。視性命愈輕。天良喪失。詎知無性命。雖位至王侯。富甲天下。亦不過赫赫一時。又何能生生萬世。故五秒之理。自始至終。無不以性命為重。如儒教性命雙修。即正心誠意之學也。釋教先性而後命。即明心見性之學也。道教先命而後性。即守身養性之學也。耶回之學。亦係如是。其名雖五。其理一也。未有含性命而能

成聖成賢。成仙成佛者。亦未有成聖成賢。成仙成佛。而不本於性命者。世之人往往重利欲而不重性命。所謂務末而忘本也。即或有知性命之人。而不知養性之理。拘滯束縛。卒無踏足之地。斯亦誤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誠哉斯言也。性命由天而與。人欲保性命。所行之事。宜皆合天理。則性命自保矣。若所行之事而悖乎天。天豈能容逆天之人。而欲保性命。不誠難乎。天地理無別。孝弟忠信天也。禮義廉恥理也。性而已矣。人能守此八字。不惟保性命。即聖賢仙佛之位。何難企及。若昧此八字。是為禽獸之基也。嗚呼。聖賢仙佛之位。世人不登。而明明禽獸之區。世人不待驅而自行。是豈世人之不愛好乎。非世人之不愛好。實以利欲蔽之。財色迷之。利欲財色一累。則置性命於不顧矣。諸方欲保全性命。宜掃清利欲。打破財色。利欲財色一減。則性命不期保而自保矣。諸子毋負吾訓。

夫道則高矣美矣。無形而能形。無象而能象。聲之以聲。而實無聲。色之以色。而實無色。自無而有。由有而無。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虛已玄已。精已微已。太上曰。玄之又玄。是道之原因因。諸方亦無能名之也。強名之曰道。是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云。率性之謂道。道本一致。而修或殊。故釋道尚虛玄。耶回重祈禱。若儒乃重敦行實踐。修道雖異其切。而得道則一也。上智固能於道之精微。以悟道之奧妙。若中下之士。賦性平常。不能於玄中悟玄。妙中得妙。自然豁然貫通。於恍惚杳冥之中。得渾渾噩噩之天也。天地此道。人物此道。儒也。釋也。道也。基也。回也。一以貫之。

事者。萬物之宜謂之是。施已不欲於人之謂非。天地至大。其理至微。因因果果。純由物造。而天不過代司其勻配之事。是以事至於怨。而備者興。事至於靜。而道學起。事至於識密破執。而釋教來。事至於專一。而西方耶謨相繼以承。大道之旨。為一家言。則宜一家。為一族言。則宜一族。為一國一種言。則宜於一國一種。其事維物是賴。一道而已。

大道有興無已。不困蔽。不猛進。不歧異。不越於大同。蓋世有棄道者。以欲勝至於困蔽。毀道者。以魔勝至於破壞。疑道者。以偏勝至於歧異。棄之毀之。均為世造劫與劫之人已。原無足貴。而疑者多窒其情。狃其俗。或從其近。而各崇其教。究原其性。皆未臻普化故也。

吾

師之命老教以養身。命孔教以時中。命佛教以空化。均卒未能大化而普渡之者。以其棄道者多。故使東方文化。一困於千百年。徒各附其末說。故表其異也。若西教所命。耶之悔善。回之護法。皆一躍而登。以其毀之者力。而修之者愈力。不惜犧牲一切。卒至轉邪為正。內足而外溢。捲土而入東方之舊室矣。然東方之魔力。正間接西流而來也。不然。

師今拯世。何以首降中國。一以儒釋道之教。內外兼施。遠邇無間。後學不易倡明。恐將為世劫磨滅。一以耶回教旨。專重外一。科學為之輔其內。然尚未得真義。欲使遠邇一體。正可乘其世劫。於假旋間。而從其會合而聚訟焉。果爾由此共循元理。以行道而收萬殊。一義而並萬類。雖有萬劫。亦將消化於無形已。何以故。蓋世先有道。道後有教。道統六合而一軌。教合萬殊而歸

源。中而已。和而已。中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何中外之分。當各教主降世也。無非救一方之劫。今

師之贊降也。亦曰救天下後世之劫而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而今世之曰天天人人是已。毋稍忽諸。

李聖諭天命人聖是三位同體合解。並示樊博士李佳白曰。人生而後。皆各有體。實在真體。是一真靈而已。孔聖曰天命。大人。聖人。有三畏之說。是乃讀孔子書者所當知其證據。不獨中國之人。所當懷懷懷懼於此一旨。日昨耶祖祖壇。曾以靈照李子。作一度之言論及之。可知天命是世界共當恪守之本分。故曰靈體。在天有命。散而為世界。無一物不具有此先天之真靈。

師曰重靈功。就是如爽。(指侯君爽也)所言。合耶基督教回教兩教之宗旨。而儒則從天命命者。是為後世有教無宗。而變成第二種形式。舍教以言之。大人一種。讀是句書。亦可參觀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故

師重心功。而後佛教昌明心見性。不知佛曰婆心慈悲。皆是從心見性。修得心功一點。如是見性一點。至於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老子。一倡是說。其實真智真巧之靈。全在一個赤子之心。世有百年千年之壽者。亦不過是一個有赤子之心者也。世之治亂。而能名位祿譽不絕水世永代者。是一個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如第三旨所謂聖人。固別乎凡而言。其旨維何。又是孔子所言修身為本。就是能造聖域之功夫者能為之。故

師重身功。而天地世界。無物不然。舉小例大。即可見靈矣。有物如杯。覆而受水。一滴而不能容。有物如車。反輪為轆。一步而不能轉。是曰修身。必人如杯而仰不愧身之作用。如車必旋走而不失道。是皆靈照之神功。反是則用不得善其後者。非不靈不照不臨不在。實因人自背靈而不知自悟耳。耶祖所欲與李子言者。即此三大要旨。與師所欲比較之言也。

周仙訓曰。嗟乎。世局骯髒。人心齷齪。大地遍成苦海。康莊盡是昏衢。天喪斯文。儒教之不興已。不禁為之握一掬淚。流涕而長太息也。何堪與之言道而言釋哉。慨自元明之時。儒教復活。而佛教即大受擊觸。相繼沈淪。迨至清之末葉。已更絕口而不言佛。復有基於武宗時毀廟滅寺字之象。可深慨夫。究不知佛學與儒學無異。其理固為一而二。二而一。儒家曰忠恕。佛家曰慈悲。慈悲一心也。忠恕一心也。事時分於後先。功無進於躡等。儒書謂篤恭而天下平。此念存篤恭。即是無為之意。佛本無妄之意。是亦存誠之心。若明乎釋而不通乎儒。是祇知有天數。而不知有地數。若明乎儒而不言乎釋。是知有日月。而不知有水火。日月照其明。水火利其用。是人皆盡知之。知此當不足以盡其比擬。釋教主乎空而言性。儒教主乎實而亦為之言性也。觀諸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更若合符節。夫空為實之母。而實又為空之子。即猶無極而生太極。生天地生萬物是也。而萬物而天地而太極。既均生於無極。足徵實者原本乎空。空者即成乎實。儒與釋固無二道焉。矧人自有生以來。具有來去之路。欲尋去路之源。言儒必先言乎釋。欲知來路之理。

通釋必兼通乎儒。庶來路與去路均不昧已。然後養其虛靈。得其真空。在生者雖不能予之以顯榮。而與草木同朽。蟻穴蜂窠者。無此果也。去路雖不能盡成佛果。得臻上乘。而阿鼻地獄之役。亦無此也。今之言儒教者。其各能以佛教而見斥乎。言佛教者。其又各能以他教而見斥乎。見心復性。理無別乎分毫。立戶分門。嫌尤謹乎方寸。庶無入主出奴之謂哉。勉之哉。

蘇仙眉山訓曰。孟子有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吾四十而不動心。斯言也。雖爲儒門之心法。而實已攝五教之概要矣。夫道心微而人心危。必人心化而後道心生。自然之定理也。人之生也。稟氣爲靈。賦理爲性。而其得之於氣者。乃成厥形。凡此形也性也顯也。無一而非先天之潛化。而其要乃在乎靈。獨是靈學一門。自昔無徵。乃不能不專研夫性與形。於是理氣之說。乃爲人生探源之定論。而實則未澈其底蘊。然即理氣以求。亦有足多者。觀孟子之言可以明矣。夫浩然之氣養於中。而後辟面盎背形於外。實育失其真。王公失其貴。不屈不撓。浩然而常存者。豈非有定於中。而後不期然而然者哉。夫而後正氣常存。此心乃定。氣充心定。其靈自不待養。而自能湛且凝矣。此心既不動。則儒之不踰矩。佛之如如不動。道之虛恬靜默。以及清真博愛諸真詣。復何待旁求哉。蓋已得其奧境矣。方今大道之昌。合五而統六數。千載數萬里之教爭。且將因之而俱泯。惟是宗教之立。各因時而制宜。且合乎其地之俗。民之情也。後之教徒。誤會其意。各持門戶之見。所以無化除之一日。試以此說而研之。則當明乎執着之見。適所以自狹耳。庶可以惺然而悟矣。然則孟子斯說。不亦可深長思哉。

安慶道院元春祝詞一

項先師。大道燦爛兮。盛世休光。龍飛鳳舞兮。春色舒長。物阜民安兮。師道之光。萬國同來兮。雄猷越裳。普宇清平兮。共樂安康。地平天成兮。咸教明良。龜出洛水兮。天下文昌。鳳鳴岐山兮。聖瑞鍾祥。稽首作頌兮。莫罄贊揚。吾師下界兮。治化溢洋。薄海內外兮。親履平章。珠聯璧合兮。遙駕宋唐。道院林立兮。化洽八方。慶院肇肅兮。宇宙輝煌。誌刊性理兮。世享義皇。諸方肩道兮。咸祝稱觴。於歲斯時兮。春氣清涼。於歲斯象兮。昇平永望。

祝詞二

造台聖。大地回春悟性修。金剛大士一涼頭。慈悲普渡浮圖路。法力能撐浪裏舟。座擁蓮花春意淨。瓶飛柳絮佛光流。彌陀千萬無無盡。百億觀音遍滿洲。

祝詞三

老君。(慶祝新年及諸方嚮道熱誠。)蟠桃一果曆三千。甲子幾更那計年。蓬島曾經朝聖蹟。星垣任我古今眠。春來長看晴明日。醉罷長呼北極天。嗟爾世人空若急。可憐沈淪好金仙。諸子問道。須存度己度人之志。方不負我師黃聖之心。勉旃。

祝詞四

回教謨祖。奉

師道之浩蕩兮。借日月以風雷。

師澤之洋溢兮。普教化於三才。銜深恩於再造兮。祝壽寓於兩台。揚

師道於八方兮。統智愚而感該。謹稽首而作頌兮。儒釋道而齊來。仰天高而地厚兮。卜壽域之宏

開。

祝詞五

耶聖。奉

師命來壇指示。此時世風偷薄。愚人極多。

老祖有施教之心。奈愚人無受教之意。正如朽木枯稿。雖蒙雨露之恩。終難發育。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吾

老祖數載降壇開化。惟望世人誠心嚮道。無負冀望之心。以成材料。即吾所望。亦是如此。然擾擾屢衰。何日遂願。故吾今日奉

命來壇訓示。惟望慶院諸方。矢心砥礪。永爲善人。一人善則一家善。一家善則一鄉善。一鄉善

則一國善。由是而擴充。則天下可平矣。百世可永矣。故詞道之能壽天下也。是各聖賢仙佛之苦

志。是

老祖之苦心也。

老祖掌天上人間事。各神聖仙佛皆聽其命。位尊也。吾爲一教教主。在天宮逍遙快樂。豈世人之勞碌者可比。乃

老祖不辭煩勞。下界臨壇。吾等隨駕隨凡。亦不惜奔忙。實是代天宣旨。爲國救民。如所言一人一家以至天下百世。卽此意也。諸方等身體力行。勤勤修造。無負各神聖仙佛之雅意。亦不

負

老祖矣。是言也。三復之。

謹按 五教神聖臨壇。儒教 項先師榮親臨。因思道院固供奉 項先師爲儒教之主。而以至聖先師孔子爲統統教掌籍者也。爰併錄。安期仙臨太原道院訓詞於左。

安期仙臨太原道院判示曰。吾見

師三世在人間已。哈哈。諸子不必問項仙何人。伏羲轉世身也。人不傳治與著述與政績。豈三徒不足以讓師耶。讀易象蒙繫辭。三聖之述。皆其政書文學物理算術之母也。他日義聖主位。自知有神靈。而非人意虛空中爭些虛空何也。

謹按此訓係太原道院。因未解供奉。項先師家爲儒教之主所由來。疏請判示者。

編者識

傳經要旨

謹按庚申冬奉 老祖傳太乙北極真經於濟南母壇。分十二卷。共成一冊。癸亥年在濟南及南北三院續傳太乙正經午集。分六大卷。共成四冊。丙寅年又在安慶道院傳大道經統。上統分爲五彝。下統分爲五倫。共成四冊。凡微妙之天機。修玄之秘奧。各經均已門戶洞開。宣洩無遺。茲將關於傳經各訓。彙輯於左。

老君謂曰。天地由氣化而生。宇宙因陰陽乃判。五運佈而四時和。於是融融大地。萬化乃生。有理氣之分。剛柔之別。而後風霜雨露。動植飛潛。乃各性其性。而各安其安已。是以人爲最靈。果彝受自天賦。而先天之清氣。亦存乎其性中。故人之性善。與道遂近。歷觀自鴻荒開化。代有傳薪。真道賴以不墜者。是一明證也。而在今日則時乎不再。後顧堪虞。此吾老人應諸天仙佛之請。而傳經立道之本意。亦大千衆生機會適逢耳。

溯前五千紀前。(十二年爲一紀)亦曾經過下元之浩劫。是燃燈彌勒等告吾時將不可收拾。故吾在石門傳述真經萬言。當是時也。人默合羣。而不尚淫殺。所以草木岩石。俱得上果。今非昔比矣。雖云聖賢疊興。仁義縛束。然目染觸障。一人之善。而有衆人之惡破敗之。我心存善。而眼耳鼻舌身意衆欲惑之。嗚呼。此所以更種劫數矣。人人各由天理。發明德至善之道。則尚可挽回。否則可憐可憫。不堪設想。不忍言及矣。吾居無無之妙山。有有之太乙。不問世事。自然之快樂極矣。因呂徒濟弟奉教主命。廣設壇站。救世度人。其心良善。其願真宏。惟見今代功詐爲用。

神不守舍。非有至真之法。不能拯救。漢壇之設。尙仙主之。因尙歸真。呂徒繼之。吾時逍遙海上。爲呂所哀求。一降壇站。消去一方魔障。吾見諸子之靈光溢乎三界。時乎時乎。此時不降不救。何時可救。故又傳經十二卷。此經一出。大劫消去一半。如能普設道院以廣度之。則天下平而地大泰矣。各各勉旃。

我見人。人不能見我。我見善者則佑之。惡者則惡之。蓋惡非惡其人。惡其爲惡也。佑非佑其人。佑其爲善也。爲善爲惡由於人。辨善辨惡在乎我。是我大道。正所以教人從其善改其惡也。人能從其善改其惡。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今天下之所以不平。國之所以不治。家之所以不齊者。乃大道不昌故耳。大道維何。載在真經也。真經何由而作。是我所授也。非當軸有道者不足以誦。竊而不敢齊其家。治其國。平其天下。從其善。改其惡者。未之有也。且爲善爲惡。概不離乎矜忿偏躁。矜忿偏躁。經中有四載。卽爲大道入門之根本。本立道生。非人事不可爲。善惡非我不能辨。

經所以傳道。亦所以救世。石門之傳。已數萬載。吾今降世。非好自勞。特以世道人心。已趨於下。若不以經授世。使色空之理。道德之微。人人覺悟。則迷津苦海。遍滿塵寰矣。諸子等於授正經之日。(傳正經午集)可各誦真經三遍。靜坐入度。以表信心。以崇大道。可函知各院爲要。

今者午經產世。吾先天不宣之秘已宣已。而修者若仍懵懵。無所注意。其功候復何能進。此後凡

吾修方。對吾附經。(卽太乙真經)必先加意參悟。堅坐堅修。然後領閱午經。庶克明其妙用。不致領閱之後。置之一隅。漫無所注。或視同鎮邪符籙。徒事供奉。皆非吾之傳經本旨。各各均宜深省。惟參經初步。端在於坐。如不坐而參。參亦徒勞耳。自今以往。凡未領經者。送坐庚表一次。均准領授附集。仍須補足應送六表之數。各縣院彙收送省轉本。一一記冊。其不送庚表者。除特判外。均不准領。如送過六表。冊載確鑿者。方許請願領受午經。餘概不准徇冒。此應定爲請領午經考選修候之一種規約。各院皆當永守。以立道本。而宏真化。其即通佈知之。

大道之昌。普天共慶。潛地成院。爲東方道務發展之助。皆惟說圓輪之力也。道在宇世。乃自先天。先天之原。乃在炁化。炁化形成。萬有乃生。於是萬物充實乎宇內。而後道乃有所依附。道於人之關係最近者。卽一明證耳。人居宇宙。列三才而贊化育。其氣清而全。其靈圓而凝。孔徒所謂之性善。李徒所云之清淨。皆闡此義者。惜人不深求耳。人之初生。良知良能。獨念其真。是卽先天一炁之存也。入世既久。外物乃侵。然後能保其元靈者。千百之中殆一二焉。此其故何在。曰在乎多欲。多欲則障生。障生則魔擾。芸芸羣生。其甘墮而不悟者。比比然矣。於是五教之徒。乃各宣揚道之真旨。以冀挽救。而人自不察。故道亦不能被及於普徧。日月不居。又遶下元。而人心之險。與日俱深。故諸天神佛。惻然而憫。惕然而憂。羣以傳經爲請。於是此先天之道。乃得公之於世。三載之間。幾遍全國。是可見人心未死。元靈猶存。亦大千衆生之幸。而造化流行之應昌明耳。

正經產世。人心之險詐者。當可易為平容。平容之軌。即弭劫之機。適者茫茫瀛海。曙光仍時現。黯黯然之色者。何也。良由於修之者弗得其正。行之者弗得其公。參者未能盡其真。窮者未能窮其源。吏道之認旨。幾同虛具。言念及此。能無戚然。惟人心之正偏。當視平日之趨向。人意之清濁。亦視平日之軌徑。此所以因其微者而觀其遠。見其細者而知其大也。惟願諸方各以道中之至理。而時加考慮。俾偏者日趨於正。跛者日趨於平。庶乎正經之傳世以度人者。無所用其參。而無不參已。爾諸方知道之所以為導。而不知導之所以為本。知經之所以為經。而不知經之所以會分。果能各各從不偏處著想。不爭處著念。人有毀譽。而我無是非。人有善惡。而我無好惡。夫然後修於內者。無盈朋潮汐之辨。行於外者。無人我遠近之別。即修為修。即行為行。參者知。弗參亦知也。知者悟。弗知亦悟也。悟其當悟。而不為物物所悟。於是吾導諸方之功。斐然可觀已。渡世之革風化俗。巍然可觀已。是即不偏乎內。不廢乎外。而吾道之大體。正經之真旨。爾諸方皆由斯悟。而識其妙合其真已。又安用弭乎劫。救乎世。不求乎平自平。不求乎正而自無不正已。先天真體之修。極妙回鑾之復。得乎此已。功候至斯。各各返乎本性。庶不負爾諸方苦修之志已。各各勉旃。

午經成歲。天人交明之一大良機也。惟修悟者。能從定靜加以精研。見仁見智。則經世可應萬變之紛羅。以一鎮其惑而導於善。明性明心。則出世秉一蒸之結晶。聖佛為徒。逍遙於輪劫之外。樂且靡涯。此非人間世之獨化。所以成萬化無形之靈運。而繁羣類無盡無休之良果。欲知其究竟

必自後天純潔其心。默涵而化。悟其所悟。弗以濁識為強作體會。必須各堅坐修。由不動之圓明中。真實見其所見。然後有得斯得。而歧途當前。莫或誤涉。庶幾其去成弗遠已。願諸大賢徒。率諸子而共勉之也。是吾老人傳經普渡之正旨。務勿以機之巧值。而視若尋常以自誤。並辜吾於諸子遠到之相期也。焉之遵旃。

所謂修者。修心修性。修其志以安其氣。非僅名修而止也。進修者當不忘顧度衆生之旨。而修者未能釋其所以然。望各方必先於末求修者。宜明道旨。使其清悉道中之真用。非敷衍其事。且修之一字。更非世俗所言之修。而求福庇。要明欲正其心。先修其身之修也。吾道所以有經。有經而又必使人參經者。何也。夫經者。正心之徑也。使參之正。正其心之路耳。苟不克參其經。猶不得路而欲由者然。其覺修之真旨。坐之至理。吾不知其誰可也。凡排名必領經。以期副修之實。苟有其名而即云修。不知內功何意。外功何意。非老人化世闡道之旨也。願各方入道者。先以副真經為研究之要務。各人之能善領悟。每日默誦數節。其不能領悟者。於期望各星之講演期。改為研究真經之日。倘能遵守不懈。不惟於已可得修道之要旨。而他人入道者。亦可知道為何矣。從前領經而置之高閣。再修三世。亦難得道中之要也。

老祖又臨濟甯道院訓示曰。粵稽上古之世。天地之沕穆初開。萬世之屯蒙未破。其世悶悶昧昧。其民不識不知。而且茹毛飲血。粒食未興也。下窺上巢。民居未定也。衣羽毛而尚結繩。則衣服采章之未制。而文物聲明之未極其盛也。自龍圖授犧而後。龜書畀似以前。其間聖人不一。豈真

以清淨無爲者治當日之天下哉。蓋洪荒甫開。天亦艱難開濟者。試聖人之才。而草昧既開。聖人因以經營民物。垂萬世之經。吉凶悔吝。咸生乎動。吾於未動之時。推動之所從出。於方動之時。求動之所由彰。此傳授未經之體。動機隨通之頃。必動爾之心。忍爾之性。增益爾之所不能者。正所以開爾之沕縵。破爾之屯蒙。使爾之悶悶昧昧者。豁然貫通。使爾之不識不知者。順我之則耳。故曰此經髓如龍圖。如龜書。既有以洩造化之奇。闡聖賢之微。亦因以垂萬世之訓。昭一統之傳。孰先傳焉。孰後傳焉。君子作事謀始。老人慎厥其初。爾諸子必凜必敬。必肅必戒。實心任事以有爲。清心寡慾以有守。毋動乎悔吝而變象。毋自貽伊戚而愆期。則吾道幸甚。爾諸子幸甚。世界亦幸甚焉。諸子其各勉旃。欽哉。

孚聖臨濟寧道院訓示曰。院同此道。道同此衷。此感彼應。彼贊我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心相應。脈脈相通。紂有臣億萬億萬心。武王三千惟一心。養兵務精不務多。師克在和不在衆。此養兵之術也。亦即修道之法焉。故爲合之衆。不能播敵。散沙之心。不能得道。必合百餘處之道院爲一院。合百數院之人心爲一心。始可得吾經之真諦。結吾道之正果。戊戌年歲四日。吾

老祖授本集。傳經髓。然日計於寅。年計於春。春種而秋收。春華而秋實。光陰荏苒。稍縱即逝。若橫生枝節。依樣葫蘆。時乎不再。經髓不傳。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乎。深望諸子心心相應。爾院即吾院。脈脈相通。有感必有應。吾院一家。吾道一脈。莫分爾我。無間南北。苟南其轍而

北其轍。背道而馳。卽方其柄而圓其鑿。昨道離經。各走極端。必生前途之孽障。言歸於好。其貽後悔之迷津。兩疑無不成之禍。兩悔無不釋之嫌也。諸子昨日曾議詮釋道旨。願全大體。甚愜老祖之心。但願諸院其各視此。

謹按乙丑年奉 訓在濟寧傳未集經髓。後因事未果。至丙寅年傳大道經統於安慶道院。

編者謹識

孚聖又臨各院訓示曰。自青牛去而玄學著。白馬來而佛教興。故儒書而外。復有佛典丹經。無非誘掖斯世。以慎守其道心。洗滌其人心而已。道心者何。靈明是也。人心者何。情欲是也。今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物欲動於中。習俗擾於外。將靈明之真體。盡爲情欲所網蔽。故一教有一教之書。各門立各門之異。彼爭此奪。無相上下。而至中至正之大道。已將千歧而百派已。誰復能究本索源。而歸於一者乎。今我

師二次所傳之真經。誠洩天地之蘊。以挽斯世之劫也。其體用不外乎日用倫常。其指歸允淪乎楞嚴圓覺。由淺而深。由精而微。由五行而萬物。由平易庸常而身心性命。無所不賅。無所不晰。闡之而彰三光。放之而彌六合。高不可接。深不得源。隨之而不見其後。仰之而不見其前。微乎微乎。玄矣妙矣。諸方罔能窮其象物。而洞其淵微。惟出於至誠。私欲淨盡。功行兼備。自可神而明之。得悟其真而參其奧已。諸方勉之。

此次授經。各方均有夙緣。未免有過於迷信者。夫神道之惑。固在於信。然信在乎誠。信而迷。

信無益也。况神之運化。豈迷所能感哉。古之亡國敗家。而因信神者。實不乏人。若漢之後主。信巫而亡蜀。梁之武帝。信佛而有台城之困。清之葉子。信仙佛而有廣東之敗。是非信神而致禍。皆因信不合宜而致也。且神道是活。而迷信是死。安可以死事神哉。今

老祖畫沙示化。傳經佈道。皆爲救生民於水火。化爲世爲盛世。風俗淳樸。人心篤厚。明明德而復本真。造上乘。脫輪迴。誠千百年難遇之良機也。諸方務要本誠心以表其心。萬不可迷信觀道。而又誤其終身也。

老祖所賜各訓。因修道各方。有未明瞭道旨。致觀望不前之困苦。是以特定一研究真經副冊爲第一要義。無他故也。稍曉文義者。或能自悟。而文義稍淺之人。不惟不明此大道之要。於字句上恐生疑惑之點。若不規定此項研究辦法。則大多數之修方。認定此項真經非讀本。祇准自悟。不獨於

老祖原定之義。大相錯誤。由此一誤。則是真經一變而爲不敢讀即不敢動之書矣。試問既不敢動。又何從悟起。俟奉

訓示始敢捧讀。無論一暴十寒。難期有成。即或高上之智慧。恐亦有誤會之點矣。商湯盤銘。日新又新。孔聖則以溫故知新而求學。莫謂不常讀之真經。無以明其要義。即以諸方讀之聖經賢傳。果能一一悟澈與妙哉。果有志進修之諸方。經今日訓言。當如何歡喜。如何勉勵。而竟有反對問難之人。則其居心。不問可知矣。嗣後各方務要勉力進修。靜坐悟經。不可偏廢。久久自有軒

境界也。至於文理稍淺之人。本雖求全責備。安能使其自悟哉。研究真經。在己爲互相磋商。在他人即可藉此略得門徑。大道之幸。亦同修之幸耳。再規定考核辦法。萬勿視爲太嚴而畏難。須知下元末劫。上元始開之秋。若不如是進修。將何以消大劫於無形耶。要知欲治安。先志堅。志堅修進。可度此難關。難關不過此三年。諸方勉之邁之。

兩度傳經。其言真而切。其意周而密。猶歎休哉。吾

師濟世之苦心。救世之藥石也。讀之者可以免劫。體之者可以延壽。但世人不明其意。致視爲虛文耳。諸方同道既篤。定能身體力行。間有不明其意者。當詳爲廣傳。使之覺悟。則世人之耳目一新。非特奸雄回首於寶中。抑且列聖歡騰於天上。深願諸方清夜思之。當然可以醒悟。皈依大道。靜坐養心。利人濟物。爲度己入極之基。則功行圓滿。靈歸妙山。何幸如之。是所厚望。其各勉旃。

慧真人訓曰。夫經者徑也。今日爲第三母壇傳經紀念之一日。諸方濟濟一堂。慶祝盛典。具見監道心誠。深堪嘉慰。須知正副真經。乃先天不傳之秘。雖在天仙佛。亦不多見。其所以傳世者。皆由於人心太染。非此不足以感化也。諸方等宜各靜參默悟。知修靈之本。悟心性之明。念一句攜一句之妙典。誦一聲領一聲之玄機。豈可口誦而心不思維乎。五教各具經典。或入世。或出世。或由人而出。或由出而入。惟真經則獨不然。務心明口實。與己有益。此之謂普渡之旨也。若含糊呶呶。偷聲漏讀。流入僧道之亞。則非

師心所望於諸方者。凡吾在修諸方。不可不明此義。宜各悟之勉之。研究真經。在己原爲時領悟。在他人亦可僅其領悟。如專在難以磨磨處入手。豈不因噎廢食。嗣後於圖說字句。兼有疑處。只可暫爲闕疑。亦不可字面上深究。要知真經之理。深奧無窮。因坐功而並進。果能坐悟兼行。日久必有好境界。所有不明瞭之字句。即可豁然貫通。萬不可以不知強爲知。則誤己誤人。遺害不知伊於胡底矣。諸方慎之。

誦經真諦

老祖臨天津道院訓示曰。此次之劫。皆在人之私欲耳。苟欲息其爭。非由吾經中使其鎮定。不足以正其心。人心既正。而後自見其平已。劫由平亦可弭之已。誦經者。其聲之恒也。如金玉之鏗鏘。其志之誠也。如木石之悠悠。故所得之氣必正。所發之音必純。由純正之氣。得於人身之秉賦。則世界之惡數。無不由純正之氣而感化也。斯二端各方澈悟之。

老祖臨福州道院訓示曰。諸子誠哉。誦經之功德不小也。一炁所涵。惡屬爲障。虛靈被縛。非善莫化。以善化惡。實賴人心。人心所賴。其在精誠。誠能不息。則精氣所聚。諸屬爲消。厲消劫弭。不徒衆生之福。老人之靈。亦得少安。諸子篤道。各知所嚮。深足嘉慰。自今以往。惟願念念在誠。刻刻趨善。誠善不懈。道有攸歸。老人之望。諸子勉焉。

修道在人。人修在心。心之向善。又關乎慈。慈願漸宏。道乃得交。得交不難。是惟靜持。愈持愈靜。愈靜愈持。持之既久。靜無所靜。一片空靈。乃合玄妙。入玄出妙。是謂功成。功成之後。一人之靈。萬類同系。系之不已。大道是生。生之不已。世界始存。修道之要。本自無奇。能守能坐。便見真如。當修之時。最忌四病。於躁偏急。皆是修魔。矜則必缺。急則喜功。偏則易廢。躁則無成。在修諸子。各宜謹戒。一病不沾。方爲道器。焉之。謹記

老祖臨禹城道院訓示曰。哈哈。吾不臨此壇久矣。現在三期末劫。爾等倘在夢中乎。爾不思諸神聖仙。以清靜之氣。爲最高之靈。來此塵濁之界。日與諸子消遣日月乎。真可悲可憐可痛可惜也。

禹院自成立於今三載。入吾門者。爲數亦不爲少。但染舊習者。仍不知自新。嗚呼。從前大開普度之門。諸多從寬。今當收緣了道之時。不能不事事嚴加考察。爾各方欲避浩劫。必當實事求是。以實心辦實事。即誦經一節。亦須以大慈大悲之心行之。而後可得真效。不然。日日誦拜焚香。即能挽此大劫。爾等讀書明理之人。試看古往今來之事。有此說乎。吾斷其必無之理也。各方於根本上用功。內體外行。多加省察。道可得而劫可免矣。勉之慎之。

經多言生。何以誦之而誦。則可以消弭災劫於無形。曾渡生死於衽席及樂土耶。無他。經言均爲金玉之言。蘊藏一團正氣。虔誦之。則人之正氣。與經言合。而發於悠彌之境。六合之內。宇宙之間。無所不感而斯應耳。非各方誦經。而神即爲之驅使也。故各方誦經者。既誦已。以誠爲佳。勉強無益也。誦而神未守舍無益也。誦而誠焉。一日一誦可也。一日數次之誦亦可也。一八數日一誦亦可也。各方須切記耳。若能先後各坐四度。則更必有所悟。而其氣更加充滿。而經也不特消弭災劫而已也。各各勿忽爲要。

孚聖訓曰。氣清斯和。既和乃凝。凝於空則聚而治。所以生化悉出乎此已。諸方誦經祈雨。必悟是旨。而後誠以感接。道之發候。充結自固。天與合心。爲度以誓已。今日珍厲之作。豈有他哉。人意不調。乖氣彌塞。其致之也。由來者漸。而成此之數。夫復何言。惟願吾道修子。體天立德。自平其心。而充其和。幾希之間。回天之力。或有所資已。慎弗以爲一身之細。而於大數。自存無關輕重之想。庶乎合心於羣。所向皆濟。至望至囑。勿違是要。

慧真人訓曰。誦經貴心誠。而不貴形式。每六人爲一班。一班用一振鈴。以節起止。其他鼓錢鑼。一概從免。以別於僧道之假作佛事。

楊院四鄉望雨孔亟。各力當虔誠誦經五日。

師自特沛甘霖。以慰民望。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若遇旱荒。民將何以爲生。特人心不德。爲官者不忠。爲子者不孝。爲弟者不弟。爲友者不信。舉世欺詐。相習成風。釀成劫運。以致水火刀兵疫癘之災成矣。本月十三日。係屬雨節。乃萬里無雲。此早徵也。果能人知悔變。自怨自艾。人人以道爲心。不造罪惡。勉爲善良。夫而後人心正而天心順矣。救一己之災者在此。救一家之災者在此。救一方一國之災者亦在此。諸方均宜恪遵師訓。齋戒沐浴。虔誠誦誦。救已即以救人。救人即以救世。苟或不信。私心誹謗。上遭天誅。下獲惡報。諸子可不慎哉。

尙真人訓曰。誦經弭劫。諸方亦知其效乎。效在篤誠。篤誠至極。善氣自凝。善氣凝則厲氣化。雖少數能解大厄。此理甚微。倘爲實學者言。其必笑爲妄談。不知天地萬物。無非從一氣以化生。善主生而惡主滅。亦不外一氣也。惡乃先天唯一之一胞。天地萬物所秉以生息者也。惡即性也。故初無不善。因感接後天之氣。昧惑乃來。昧惑所入。惡即生焉。此物類善惡之分。一由氣感所化。化善化惡。皆後天之氣之所作用也。是知惡勝則劫興。欲弭斯劫。必以善導。導善之方甚廣。而速效亦極無難。吾

師化劫。每令誦經。以真經乃先天無功之真傳。一純善之法言也。以炁化氣。其力至此。誦經之效之廣。在吾

師未傳之前。蓋未之聞焉。兩日來諸方虔誠恭誦。天地四大之劫。所滅已爲不少。而諸方之功德。亦爲玄樞所優錄。仍望勉力進行。則劫運縱難盡消。而解脫苦厄。亦非淺鮮。幸其視爲無稽。稍涉怠忽。

芸芸何地不生。天造於今豈異程。須識雲陰吞暈碧。落花爲帶果初成。合哈。大地春歸有日已。其中生理自如者。非無不生之機。而所以不生。皆氣蕩於外。真凝散而命乃廢。觀乎階花與庭樹。可以悟見蘊化之道。不出於自堅之本已。諸方知吾

師近時屢命誦經之意乎。經者常也。時之不常。而令乃失其正。不藉人之中相以凝之。則真無所固。秉炁之倫。莫弗墮墮於腐珍之分。消消不暢。舉世固有所凝。而偏災之見。將無地不後先爲患已。願吾院方本

師慈救度之苦心。各正其心。而凝乎氣。養不失偏。則常乃可守。既守而恒。舊害胥弭。誦經之效與願力。將爲有神之功行已。咸共遵旃。

莽莽六合。芸芸衆生。所以分人禽之界者。無他。清與濁而已矣。濁者不清。清者不濁。濁乎濁者。是謂重濁。清乎清者。是謂上清。清而後濁者。其始固未嘗清也。濁而後清者。其始固亦未嘗濁也。凡人初生。厥性本善。性善者靈恒清。及人欲日增。天真漸泯。則於是乎濁已。本清而

反濁。其異於禽乎。抑無所謂異也。曲院諸方。輒經求雨。愆懷至可嘉尙。第少數人不足以格天。且即此少數人中。茹素者亦罕。獨不思彼亦一性命。我亦一性命。丁茲萬方悲號之時。可再令萬物悲號。且常食肉類。其力足以使人濁。永不復返其清。不解諸方何所取焉。嗚呼。可嘆也。從明。起。諸方可不必到院誦經。祇須在家誦。再能各各茹素則佳。清其靈丹爲濁敵。是在諸方明人禽之界也已。

守沙李仙奉

老祖命臨武昌道院訓示曰。誦經者。乃宣

老祖之法。以化過濁氣也。故誦經時。各神聖仙佛護持者。固必重重監臨。而聽法者亦必芸芸皆是。故凡誦經之人。必得肅戒而後可。更必至敬至誠而後宜。如一有他念。則必歸於無效也。本院誦經三日。除閱觀一人之心。無大他馳外。其餘諸子。或因形事所迫。或因人數之不齊。時間之拘泥。而心不他適。均未能於化災誠敬上用心。故所得之果。不爲滿美也。(守沙李仙註。誦經時。心不宜掛念他事也。惟須專心致志方好。)然即如此。已大難爲諸子已。惟因性急者誦欲速。性愚者誦欲遲。於是諸子三日以來。急者傷氣於逆。遲者傷氣於急。故均得氣之偏也。舉壇後。各子分領案前六杯。以調氣息。知之。

誦經之義。如濁水中定磐石。濁能使其清。惡能使其善。而護法各神。亦能藉此。以施化伏之法也。誦經者。最要先以誠敬之心。置於誦經之旨上。而後字清句着的誦去。乃克有濟於事也。否

道德經卷一 道言門下卷 通經真譜 九四
則速者字乖舛。邇者晦字無文。皆失通經之本也。諸子以後務宜各自體察。勿再蹈今日之失也。各各知之。

設立道院

道院首創於濟南。溯自吳福永寧山東濱縣時。偕防黨劉福緣在縣署大仙詞設壇。神聖仙佛時臨。以尙真人爲主壇。(真人歷史已詳註卷上道源訓後)。一日尙真人判云。

老祖不久降世救劫。是數萬年難遇之機緣。汝等可設壇求之。越日

老祖果臨。於是壇壇發達。後道訓移壇於濟南劉福緣住宅。即今之母壇也。庚申歲奉

老祖先授上元坐法。至冬初親授太乙北極真經十二卷。辛酉二月。濟南道院判准成立。不數年推行全國。並及日本之神戶。院務綱則。均奉

老祖判定。共分六院。一曰統院。供奉

老祖暨基回儒釋道五教教主。(儒教主爲 項先師爺。已詳載五教同源篇安期仙訓內。)統

院掌籍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副掌籍劉慧真人。統院掌籍孚佑帝君呂祖。副掌籍昌佐

帝君諸葛武侯。統院掌籍正陽真人。二曰坐院。供奉 統院掌籍達摩佛。統院副掌籍

普靜菩薩。三曰經院。供奉 協天伏魔大帝鎮壇將軍關聖。統院掌籍尙真宗真人。

統院副掌籍岳忠武王。四曰經院。供奉 統院掌籍文殊佛。統院副掌籍普賢佛。

五曰慈院。供奉 統院掌籍濟佛。統院副掌籍孫真人。六曰宣院。爲人事宣傳道旨之

所。恭設六壇。一曰統壇。爲

老祖暨諸天神聖仙佛降臨訓示道務之正壇。二曰經壇。爲傳經之壇。三曰文字壇。周

仙漢主之。四日問事實。諸葛武侯岳忠武王主之。五日求方壇。濟佛主之。六日書寶壇。伏仙主之。皆授命於

老祖。此外詳細院綱院則。專有刊本。茲不贅述。

老祖曰。道院何由而設也。是爲導芸衆生。趨於至善之域。而永脫因輪輪果。果瀛瀛彌天之福界也。蓋天聽民聽。天親民視。天心人心。本一貫之。祇以人心日險。奸詐百出。離天心日遠。故欲挽回天心。須先正人心。人心何以正。惟道是倚。惟德是歸。人心正則心回矣。世界歸於大同矣。

又臨濟關道院出示曰。夫自晉降世教初。始成院於濟南。今應定數結六數。乃及於濟陽。此濟者。救濟之濟。濟世之濟。濟人之濟。和衷共濟之濟。今結成六數。乃統五合六。而共濟此五濁惡世瀛瀛滔滔之浩劫也。今濟陽已舉成立。所願諸方誠信不替。格中道而止。是余之厚望也。天下之無道也久已。自洪楊以來。數十年已。人民無不以偷惰爲能事。有言道德者。必指爲迂腐。以致綱常廢地。倫理喪失。欲世界之治平也。不難望梅止渴乎。迄今將及百載。姑息之風日熾。貪婪之心日甚。而暴殄天物。種種罪孽。不可枚舉。抑離之過歟。特至近日。一發而不可遏止。雖有善其後者。恐亦不易收拾已。老人目睹胸臆。怒爲憂之。故與爾諸方詳研救世之道。使各方歸德渡世。以挽末劫於萬一。幸各方慈悲性成。不惜已靈之塵落。而發願以濟人。其心也可佳。其志也可嘉。誠亙古以來之未有大渡化已。

老人之囑爾諸子曰。毋以偏爲是。毋以矜爲能。毋以急憤事。毋以躁戕靈。能守四則。本性不迷。衆生皆渡。爾諸方諸諸聽命。於是渡世之靈譴降已。

老人又囑之曰。遲十二年似陷溺而實拯渡。早十二年似拯渡而仍有陷溺之狀態。是老人之令諸方渡世也。欲以各統監之俗名號召世人。不欲當此叔季之世而以神訓渡人。乃心與願違。而事與世乖。以諸方之盛名。恐世界人才必盡知。欲渡盡天下世界之人。老人不得不顧願費靈。爲諸方作先導也。須知修身之道無窮。渡世之道亦無窮。諸方果能本其堅誠恒定之願心。以修功修行。使世界盡以諸方爲模範。則老人必以道慈重任。畀予。岩(字聖德)徒。使道慈稍有端倪。永可以停壇。則神訓永止之美觀。老人亦於是乎樂觀默成已。不過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道德不高厚者。不可以任重。欲使各求修者。因諸方爲模範。而修養功行。渡已渡人。則十年之後。尙可以語也。十年之內。未必如是也。諸方各各當時思模範之所在。表率之所在。不以偏而失其中。不以執而失其和。不以惜小而誤其大。不以矜能而敗大道。庶乎修者衆已。人樂歸已。福自申已。性自見已。又何有偏執之見存於心。搖惑之言入於耳。

又臨廈門道院出示曰。哈哈。慧掌。爾虔嚮之誠可嘉。吾道南來。以斯方劫重。非速挽人心。使早回向。無以爲無形之消弭也。今日要回人心。要在昌明本然之道德。而昌明道德。又不可不令凡衆知有報應。各知報應之不爽。然後始知自修。自修者。即入吾大道之起點也。修之之要在靜定。欲求靜定。是在坐養。後世言坐之法。不一其趨。而皆不出後天之作用。其間固多成者。然

能超出人天。不墮輪回。永證無上上乘妙果者。蓋不多見。午會未遲。衆人真無日滿。貪爭因以易肆。世間遂亦日亟。吾憫衆人之淪胥及溺。迷流忘返。若不急拯。世界將不成其世界。人類亦將盡失其本真。生存之望。能存者幾希矣。吾深惻然。是以盡宣從古不宣之秘。傳經濟壇。授以先天秘法。期得度拔羣倫。弟隨浩劫之轉移。不徒可免已形之劫。即未來之劫。亦將賴衆人坐修虔敬。善氣所凝。凶厲同化。災害自然隱弭。蓋世之所以亂。劫之所以興。悉由人心不靜。不靜則動。動則放。放則闕知忌憚。人無忌憚。何禍不作。何惡不爲。作禍爲惡者多。欲世之清寧。豈可得哉。吾道教世。故先以修坐歸靜爲第一要義。身使人人均明吾道教世之苦心。從自修以達於度人。則利他亦正所以成己也。諸子既各向道。此乃道之精旨。不可不知。不可不勉。各各細審可耳。

坐功之要。既如上述。而昌道又非動人以靈感。藉爲化度之資。不足以收普拯之效。此設院立壇所由來也。院爲集合善信。便利研道。不同一般廟宇。爲供焚祝。致無知者流。入迷信之途。非所以救世。必且轉以病俗。吾院不如是也。壇乃講道。冀導信善歸於正路。不落旁門。以自誤誤人。此尤吾道之至不得已之苦心。並非矜奇炫異。爲惑無識者之觀聽。諸子在修。最宜明此。至於感應之理。果報之事。世間不少戰兢。諸子當所夙曉。吾茲可無煩言。吾壇之爲用。實不外仍本救世之大旨。以彰神道。非虛談因果。有實證也。尙其深體吾意。勉求自度。並以度他。好種善根。好收善果。吾之望諸子。當亦所宜自望者。

吾道之旨。不外心得與實行。非徒以文貌承之也。近二年來。道院成立幾百處。可謂盛矣。然試問心得者有幾人。實行者有幾事。名實不符。殊可惋惜。吾所以有整頓道院之旨也。事神宜以精神相感通。豈其上一香進一表。即盡事神之遺乎。修道必欲體用之兼備。豈其誦一經習一坐。即爲修道之功乎。吾道條目。只有二端。曰誠曰慈。內功宜誠。而去私閑邪其基也。外功宜慈。而濟世憫人其業也。內外不偏。方屬大成之望。諸方求道。勿徒以文貌承之也。切切遵旃。

又臨縣縣道院示曰。楊子(清靈)聽訓。汝夙根本深。乃爲塵障所蔽。故有覺而未覺之慨。汝知一縣之宰。一方之民命繫焉。宰與民休戚相關。利害與共。能知此。既爲此邦之宰。即爲此邦之長。如家屬然。一家之長。必於一家之苦樂悲喜。卑幼所受者。尤甚於切己。孔徒云。父母惟其疾之憂。此疾也。非指患禍而言也。是恐其子有一切不道德之行爲。而傷害其身體之謂也。如一方之民。皆以仁義爲心。以道德爲務。則盡爲善良。尙何暴戾之足慮。否則適得其反。民之病。亦汝之患也。汝知道院之設。既爲道德化民成俗之地矣。汝具有夙根。一指當能瞭然。汝其深體吾道之旨。與夫設院化民之苦心。實力籌進。俾拯一方疾厄。此吾之佳弟子。亦真斯民之父母也。汝前在臨清雖已求修。然於提偏之中。未免始勤而終怠。吾今特賜汝名爲清靈。派汝爲縣院副統掌。汝其好自修進。並坐悟之。吾有厚望焉。

劫由人造。福自天申。天不能申。亦由人心爲之轉移。人心善則福自隨之。雖曰天申。亦人之自爲而得之也。但人之向善何以曰心。蓋善在心。非徒具形式而即可謂善也。即如諸方求修入道。

道院爲辦慈習坐之地。有人也。求一介紹而來求修。身入之而心非之。在形式觀之。何嘗非入院爲善。究其居心。或視院中勢力。可便私圖。或視院中可求近利。而此之所以謂修者。豈非南其轅而北其轍乎。安得不欲求福而反召禍乎。此所以却之不易消。而福之不可幸邀也。諸方在道。要明道旨。萬不可盲從。至於希利妄爲。尤所切戒。

又臨臯陽道院示曰。諸子創院斯方。期收垂盡之人心。以宏度拔之德業。用意至善。而立志亦佳。今日言道。固足以救末運而挽世風。惟道無形聲。亦無方體。欲爲之言。實心是主。所謂天視民視。天聽民聽。理本然耳。吾自降壇講道。三載於茲。凡所誥勉。厥惟修身。諸子試檢前此各壇訓語。略加循審。便知梗概。吾老人不復多贅。大要欲修身以圖救世者。不外靜其內而慈於外也。靜內何謂。坐養是也。慈外何謂。善行是也。能純兩功。是謂兼修。兼修弗懈。性命既定而立。由是而益進焉。脫輪劫而超造化。可踐而致也。至於吾道設院佈壇。乃創化伊始。不得不以此聚善信以警迷頑。在院言修。侍壇問道。皆所以求身心之補益。非同他種機關。別有作用。故吾自臨塵布化以來。絕口不談政治。與夫黨派之辨。凡入吾門。要當以立身爲體。導善爲用。此就人事而論。以今之時不可不嚴謹自樹。藉期感召。盡歸於仁。庶乎範不墜而意無窮。發揚於形迹之外。收效於精神之中。夫然後可冀大同。而共享極樂。諸子爲吾行化。誠念務持其恒。逐步悟進。人人皆有大有之望。慎毋自墮厥志。以時策勵。是則吾老人之所遠期。想亦諸子求道之初心也。易旃易旃。

又臨臯陽道院訓示曰。大道何所名。無極淵先天。先天名何立。陰陽蘊根源。蓋吾道包宇宙。含萬物。此之謂大道。當夫混沌初開。兩儀判而陰陽分。派水子母。而大地成焉。蕃衍萬物。載育羣倫。飛潛動植。各性其性。各安所安。而世界立矣。凡此陰陽之化育。造化之樞紐。雖不外乎理氣。而維繫之本。即是道也。人得氣清而全。故爲萬物之靈。於是道由人載。秉氣成形。賦理爲性。仁義發爲中和。五常立而道德全。所謂天賦之秉彝是也。緬昔盛世。人全其真。朝野相安。自成上古之風。及無爲變爲揖讓。揖讓變爲征誅。而人之性繫矣。然去古未遠。遺風猶存。故吾不降。日居月諸。春秋代序。歲月悠悠。倏及近代。而綱紀廢弛。人心淪胥。遂有不可收拾之象。吾不之拯。有誰拯之。吾不之救。孰能救之。此吾應諸天神佛之請。傳經立道之本意也。願先覺諸子。信受宣揚。乃能由近及遠。甫論年而六十分院相繼成立。爲此六十區域。化去無量浩劫。亦云幸矣。然此特其萌芽之始耳。將來之盛。非爾等所能料也。行見五洲守一。共享大同。道之昌明。化崎嶇而爲康莊。不其休哉。是爾等功成時也。爾功既成。爾靈亦永不滅矣。諸子皆生有自來。熱誠毅力。成茲盛舉。均爲知止知暇之人。尙望歷久不息。持以堅恒則可矣。天人良會。將慎勿忽。

又臨青島道院示曰。青島古青齊之地。禹書曰。海岱爲青州。言東至海。西至岱。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後爲萊國。地居海濱。星聯牛女。東對扶桑。西接登萊。南近江浙。北臨遼左。爲中國之門戶。實中原之要隘。華夷雜處。商賈雲集。多是經商漁利之心。無化民成俗之人。雖有二三

學校。均是言武備。學兵法。立商戰。興農業。吏治軍法刑科。聲光電化一切實用之學。至孝友忠信敦厚風俗之學。何嘗不欲言之。亦鞭長莫及矣。今道院已定。可公推一博學能言之人。每逢朔望星期。開一演講大會。將道院宗旨演說後。次將孝友忠信。因果報應之事。說給衆聽。下月吾仍親臨島院。著格言八篇。曰篤孝格。曰友愛格。曰精忠格。曰誠信格。曰前因格。曰後果格。曰善報格。曰感應格。八格著全。付刷印處印刷千餘本。分散在島商民。使人人良善。個個孝慈。島俗大化。自然天星獻瑞。地氣凝祥。災氣不能入。邪孽不能侵。誠哉天地通氣氤之氣。島民享安樂之福。豈不快哉。望諸方勉之。

又臨天津道院告示曰。道之昌明。已可立而待已。東瀛道務。將來其推行之速。較中土之氣象。當更有一倍之希望。然均賴各先進諸方之有以爲模範之資。後進者自然有所遵循。而易於進行已。衆徒均謂大道當與天地共長久。然須知天地之所以長久。日月之普照。雨露之潤澤。萬物得以生。土壤之負載。萬物得以存。其德之厚。是以能長久也。然則欲大道之長久。德不可後已。而德之初步。舍慈莫由也。故曰道以慈立基也。各方其各細味吾言也可。而吾所謂長久者。特隱與顯之分耳。實則大道先天地生。又豈止與天地共長久哉。

又臨太原道院告示曰。祥瑞聽訓。(人名)爾能參禪悟道。奔走崎嶇。可謂濟世之苦心。修行之誠意也。吾甚慰之。然世人入迷途者甚多。若一二人舌敝唇焦。恐言者諄諄。聽之藐藐。好在爾所至之處。能聯絡各界人士。庶乎於事有濟。故吾之設道院也。須先由有力者入手。非吾以勢利視

人。蓋就人心言。因世人已難救已。若化一普通人。不過一人之改過。於他人究無益也。今世人心之壞已大多數矣。若無提綱挈領之法。又何能化天下人於萬一哉。夫化人之法。祇可由人心入手。爾之佈道。以明心見性。即吾道之正心誠意也。人心一正。萬事皆有所依。人爲天地之心。人心不正。故天地之氣不正。欲求世界一救之安寧難已。

又臨武昌道院訓示曰。道院成立。五載於茲。(乙丑年訓)今日欣逢。慰何如之。惟是知道院者固不少。而知其究竟者。究不多見。茲就道院成立紀念日。一語而簡單解之。以作與子等暢談也。道者。乃合三才萬物共由之道而謂道也。院者。說文曰堅也。又周垣也。成者平也。順也。善也。立者。住也。定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修之道曰堅與忍。今吾院善其道而濟人。順其道而自修。以和以平。而爲斯世倡慈航之普渡。立覺岸於迷津。使凡沈淪疾苦。陷溺災穢者。知有所投住。不亦善乎。惟今日來院諸子。知有慶祝之禮。而不知慶祝之義。具一點真誠。僅知禮拜。亦可惜也。但願來院各子。日日腦海中有此紀念之解。而不可僅以是日爲紀念也。道功並進。福德俱增。均將以此念爲定也。各各勉之。

昌佐神訓曰。世運遷降。民氣日漓。轉爭權詐。戰禍斯興。政無所施其治。教無所行其化。匪運相迫。日甚一日。諸聖賢佛。惻然動念。於是神靈降筆。隨在濟化。或以社名。或以會稱。或以壇著。莫非大道宗旨。以敦神化。而未嘗以道名者。蓋有尊也。其他或名某某教。或名某某道。雖皆以慈善宗旨。行厥厥心。然其於道也。或拘於小。或流於偏。其收效故亦甚微。爲其非大

道。且或背正道耳。

老祖靈光普照。慈懷偏覆。不忍令氣數一往而不復。風俗一敝而不整。救災恤患。度世養靈。而道院於是出焉。夫道本無往不在。胡可以院限。不知物必有萃聚點。而其神乃不散。事必有發起地。而其力乃可行。道之有院。非以院圍之。實自院基之。道院成立。而以道感通。以人治人。平民心而使之靜。復薄俗而使之厚。化厲氣而使之和。明道心而使之印。挽天運而使之衰。追氣所無。釀為太和。於是日月拭其光明。風雨調其燥濕。陰陽和其寒暑。萬物遂其生成。斯時也。神歸於穆之率。人享無疆之福。天清地寧。尊卑定位。斷彫為朴。化澆為醇。世界之上。平平湯湯。無作無為。世道之功。即院中諸子推行之力也。妙山清樂。各自領取耳。前途非遠。吾將拭目俟之。

孚聖訓曰。道院為世界所公認。祀會為各國所尊崇。當辛酉降靈來東魯之時。其堅恒不懈者四五十人。不及期年。風行全國。人心雖云巧詐。尙有幾許醇厚之風。滿期從此共登覺路。而出迷途。不意境隨事遷。性由習改。求一到底不移其志者。百不獲一。是推行雖多。似近於朝露。一見陽曦。即無形消滅。此種現象。實乃衆生夙慧泯滅。未能受師之薰陶。非吾道教化不周。亦非吾道不足傳諸世界。為今所希望者。即深得道之奧微。畢生不變者。益加奮勉。竭力闡揚。俾使將死之人心。挽其復活。衆生雖頑固。終有猛省之時。不過全賴先覺諸子。以為先河之導耳。

或有問於吾曰。道院何為而設也。諸聖仙佛。何故不憚煩勞。降壇垂訓也。明教暗誨。類皆勸善之文。法語異言。書屬勸惡之訓。智識高尚者。固認吾道為修身之寶鑑。見解卑下者。每譏為迷信神權。况華夏輻員廣闊。人品至繁。愚者衆而賢者寡。僅憑凡訓。普及世界乎。且藉乩宣道。易滋謬病。試觀每設一院。必經幾番波折。始克稍展進境。考其窒礙原因。總不外乎言乩訓係屬偽話。誹謗橫生。以致望而却步也。道屬至公。敢請將始末緣由。剴切見示。以釋疑問。吾聞或者言。不禁嘆息良久曰。子且休。容吾告以故。時至今日。紀綱失紐。倫理乖亡。天良昧盡。公道不張。人有危亡之患。世無甯靖之秋。

師不忍胞與淪於絕境。故道諸徒降世。闡明中庸大道。使人遵軌而行。授以先天坐功。俾其性天復返。嗟彼衆生。倘能以禮法自繩。綱維自守。則世界虛詐之風息。廉讓之風存。又何必乩訓為。至於藉乩宣道。乃神明不得已之苦衷。蓋乩不能自動。必賴人靈以周旋。且神人扞格。舍此何由得達真義。此理至明。子何少見多怪也。或者聞言。唯唯而退。

重慶一地。北轄甘陝。南通滇黔。東綿彭水。西挾岷山。帶二江之流。抗眉脈之阻。水陸所衝。兼六合而交會焉。西南道務之傳。將咸以重慶為起點之視線。實不重歟。諸方今際重院初貽。似皆能明道旨。固圓觀永修等宣化之力。要亦諸方生有自來之悟慧耳。誠屬難能。今以道佐之。行見西南半壁。樞返洪波。光同性海。惟諸方斯賴。企予望之。幸各勉諸。

濟佛訓曰。道者導也。欲到所欲之境。必由引導者之指示而由其道。方可到也。院者願也。亦欲

也。既具願欲之志。欲到所願之境。亦必順其道而至焉。欲到妙山。必由至道。欲到淨土。必由空道。欲到天國。必由真道。欲到玄宮。必由清道。欲到洞天。必由想道。此世間學藝之五大道。已如是繁且密。而况聯此五道之小徑乎。人能知此。則知我道之設。非徒託空言。而故意聲張也。至若此者。機緣也。機會也。欲入大道。必由機緣。而後始能會其引導者之指導也。壇者談也。兩啞相見。則以手代言。兩臂相過。則以杖相見。此皆所以換心意而參心見也。佛之拈花。儒之一唯。此皆所以代譯也。院壇之談。藉沙木之靈。神人之感以談。雖文義不同。理有高下。然其壇一也。此一也。道一也。諸子又何疑乎道。誇乎壇。訕乎品也。大道平平。如千江窺月。智者見之而為智。仁者見之而為仁。愚者見之而為愚。又何怪爾等小智者之疑誇乎。哈哈。大道。

諸方修道。猶路有荆棘然。不將荆棘鋤除。終走險境。不走險境。在正其心。心無所着。自無貪念。無私曲。無營求。無嗜好。無勞利。夫而後湛然虛明。無昏昧處。萬緣皆泯。意識皆忘。則即是道。蓋道不遠諸方。恐諸方離道。故一入道院。輒通呼修方。未免有辱修方二字。故為修方者。勿自暴棄。

師道也可。其各勉旃。

客有問於余曰。子常言道院之設。已渡人。然道院果為何而設。抑有黨派之分乎。余曰。夫上古之時。雖無道院之設。人心坦坦。無攘無爭。殆近世來。宗教各爭門戶。然愈爭。其道愈遠矣。是故

釀成大劫而不知省。吾

師憐憫衆生起見。立院遍乎中外。揚道德以正心修身。外慈內坐。以期同登覺岸。再見大同之世焉。何黨派之分乎。客唯唯而退。

關聖訓曰。道院初立。即本

命鎮壇。勤勤化導。時時提撕。道院諸子。俱已公心相待。獎勵誘掖。不啻明師之愛弟。慈父之愛子。無不望之以成良器。未嘗偏愛偏憎。厚於此而薄於彼。雖有時賞罰不同。褒貶各異。揆諸一心之公。無非愛諸子之實德。勇於善者賞。所以鼓舞進之心。怠於行者罰。所以望痛改之意。抑為教雖不同。而實歸則一也。况吾神也。諸子人也。自領鎮壇之職。凡諸子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誠偽善惡。皆刻鑒於毫釐。辨別於隱微。初無寬恕之意。然其所以不容寬恕者。蓋天下寬恕二字。每混於溺愛一途。其殺人無形。其害人最烈。故今日

老祖以道設院。顯化沙盤。救濟羣生。有時取義嚴刻。不知者或以為過。而不知皆其教之至嚴也。諸子切勿負此教是囑。勉旃。

憲字夙根未泯。具大覺之志願。聞善如流。於是有沙市道院之設立也。縱目大地。慈善團體。如東江之水。放眼塵寰。救世事業。如屹立之山。其施也。不過濟人之急而解其困。或扶人之危而利其窮。此不過以世俗之虛幻。而周旋四大假合之質。究其實。於人心。於人靈。誠無若何關係耳。道院之設。乃呼人以道。導其所行。享人以德。滋其所饑。非同世之餓時與以食。寒時施以

衣之可比也。至若以引示訓。是以人之清靈。而感接神靈。由至虛之境。而臻至真之理。由至極之域。而示至切之道。非如濁世之巫醫。徒惑愚人也。今茲開院之始。諸子當從道上着眼。不宜以聰智自恃。明哲自居。既誇道而反墮已墮也。墮下諸子。有具夙慧者。其以吾言爲如何也。爾其默思之。

濟南除道院而外。尚有母壇在焉。既道院成立。何用母壇。是道院因母壇而生。故不能忘本也。現有一比做。譬如有銀一千。存爲資本金。將來獲利後。此千金即謂之母金。所得之利。即謂之子息。蓋子息由母金而得。故有子母之名稱。所以然者。亦不過不忘本之意耳。人生在世。能不忘本。即可以無大惡。吾之發此言。乃戒諸方不可忘本之意。

達祖訓曰。

師道降世。本有教無類。普渡羣生。同登仁壽。惟俗人心理。每視執政者爲觀感。故在各院開始。不得不擇在仕而有慧者。責任名譽及宣道各職。而在彼輩心中。每日我道心自在。何用道院爲耶。不知心果知道。而身不修不悔。則不知定靜。不定不靜。動則皆能合轍。天下安有如許天縱之聖耶。吾

老祖此度。本爲目前開始之計。不能不教世以法。願諸方勿以人事階級之見存。勿以平日習聞之誤。勿以一時見忌之差。致拒人於千里。惟能仰體博愛之忱。樂羣以敬業。同修以竟功。庶幾有身。勉之勉之。予日望之。

慧真人訓曰。四維五教。廢弛不講。蚩蚩之民。狂悖妄爲。剛者肆行。柔者結口。正如虎之出柙。馬之失羈也。五千紀來。

老祖廣設道院。再傳真經。原欲使人稔其觀聽。而後教化易入。普挽浩劫。使人民同登樂土。且設院佈道。純以大道至理而感之。有何等狂謬妄爲之事乎。乃竟有輩言抵觸。背道妄爲者。遂使人無所矜式。無所儆懼。而狂瀾亦有難挽之勢已。惟期遵道守法者。奉此治世之大道。守此道德之懿規。內外省修。庶幾中流尙有砥柱。大化尙存一機。不至淪胥以亡。補救於萬一也。各各記之省之。

以身之閱歷。證以歷史上之陳迹。確知吾人之修身立行。非有明哲洞達之理爲之援助不爲功。夫社會風俗之頹靡。與各人行爲之邪僻。其勢皆足以令人爲惡。若徒憑一時之奮勇。與之搏戰。則最後之勝利。又焉能知其誰屬乎。是必具有大慈悲大智慧者。爲之提攜。始不至墮落其人格。嗚呼。世界雖大。惟吾

老祖具救世之善衷。故自有戰勝惡魔之能力。豈他教所可比倫也。間當細心考察。而悟大道之旨。其爲形即先天之真炁。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其爲理亦即先天之密奧。無形而有形。有形而無形者也。推之世界改造之法。社會革新之業。莫非大道所包容。要之希望人類於國家道德之進步。厥惟道院是賴。諸方誠能勿懈。則將來之造就。大可樂觀也。諸方勉之。

修道不難。在能自信。自信果堅。持恒自易。蓋道宜從己心求之。非外界事物。別有道以供我求

也。世人憤憤。對於道院。每多不問其所講求是道與否。乃輒虛構幻想。作種種猜疑。心既涉歧。遂致明明大道。終於瞠目無覩。充耳不聞。是誠可慨也已。吾愛世人。故特申詰。若以外界事務爲求道之標。則不但用心日左。道無可明。而心死之哀。且將從幻想之中發生之已。可不凜懼乎。噫嘻。人其肯加審乎。

老祖之道。充塞乎天地。包孕乎宇宙。至大至公。無偏無倚。既無炫異驚異之處。復無隱微秘密之私。亦無所謂憎。亦無所謂愛。凡屬胞與。胥拯無遺。而獨對於識字若無者。不准進修。寧有偏耶。寧有憎耶。不然。蓋造惡造孽。悉由錢與勢以釀成之耳。若夫下愚者流。日處人役之下。衣食奔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謀衣食之不遑。何能醺惡之有。尙有說焉。在下者不德。保由在上者不能因以化之也。矧在上者登高一呼。衆山響應。故吾

老祖之道。貴在督拯。先度在上者以化愚頑。用心良苦。今恐諸方有疑誤之處。故詳申其說。務望各各善體。

老祖此意。而廣拯無告。俾凡屬胞與者。胥得妙山真乘。則諸方功在樞籍。豈不懿歟。其各勉之。企予望之。

又臨西安道院札示曰。陝西禮樂之邦。物阜民庶。儼然天府也。稱禹貢關雍州。周文王經營朝之地。當靜是時。制禮作樂。著書立說。以臻邦治之隆。厥後秦漢及唐。代用賢臣。仁心仁政。各有趨白。泊宋而後。京師遠徙。物質文化。逐漸減色矣。自民國建元以來。國紀紊亂。諸

雄。蟲蟲戰爭之風。日有所聞。而人民之死於兵。死於役。死於荒殍者。誠不可勝數也。惟吾老祖具救世之苦衷。不忍觀此。於是設道院。降飛沙以宣道旨。期挽人心。回本性。故先肇魯邦。繼延京師。而後省縣。陝西亦古聖賢之域。而人民荼毒又甚。諸方誠能向道。則將來陝民有幸。國家安寧。獲益匪不可逆觀也。然大道至公無私。折衷五教。不偏不倚。物與民胞。諸方如能弗懈。毅力進行。使人人重返先天而入樂境。則將來之功德。何可限量也。勉之遵府。

又臨長春道院訓示曰。樹有本幹。本者實也。幹者亦實也。枝葉亦實也。失之則枯已。樹木如是。而天地之大道。亦復如是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之法於自然。而道亦見於自然也。系者繫也。如網之綱。如衣之領。有其系。則可以統御全局。失其系。而渙散無理已。如國家設政。由主綱而及於邊綱者。非省縣各設司牧以事其政乎。是統系也。非省縣之統系也。乃國家大政之統系也。小而爲家。則一族分數戶。而不能各自爲教。必仍宗其先列祖之家教焉。爲商一掌分數櫃。而各櫃不得各設其規。必得法乎舊規而治其事焉。吾院之統系。非以母總而統省埠。更非以母總省埠而統縣分各院。是以

老祖自然之大道。世人庸常之正道。而統系各地道院。均納行於道軌。而爲治國治世者之師表也。其以母總而爲各院之依歸者。乃人事之立法。以先覺而覺後覺。亦既正而正不正也。非以母總之名位而統治各院也。至位之製請。必由母院者。示院之源流也。不有其本。何有其末。不有其源。何有其流。儒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其事一也。各院匾額。皆由

老祖臨增賜書。故用以排名。以誌不忘。而永爲紀念耳。

韓仙文公訓曰。現今十餘年來。人民未享一日之幸福。其故安在。况當天運交會之際。魔氣彌滿。災疫流行。刀兵水火。無所不有。上天本有好生之德。豈好爲是哉。風俗爲之也。風俗何以至此。人心也。人心何以至此。是在大道不明之故耳。

老祖提前傳經。度人救世。苦口婆心。挽回浩劫於萬一。此創立道院之意也。嗚呼。大劫將至而不知。是愚人也。大劫已至而仍不知。是死人也。夫醉生夢死之徒。固不足論。即在自好之士。束身自愛。理亂不知。獨善其身。不顧大局。不明道旨。此人雖有。亦等於無。欲辦大事者。必具堅忍不拔之志。百折不回。不死不休。抱此理想。何事不成。不知今之人民。非不講道德。往往高談性命。不能使一班普通人民。皆可了然。不知此道至平至易。即在匹夫匹婦。亦能通曉也。日用倫常。家人父子。何非吾道之精義乎。各能實地講求其意。使之明善復初。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將見吾道大行。日推日廣。魔氣化爲和氣。一團祥光。灑於六合。又有何瘟疫之流行。何劫不可弭哉。如此則文明之世界可望。而道院可以不設矣。

尙真人訓曰。道院之設。乃諸佛仙聖賢。闢發

老祖之大道。各修方討論道旨。協辦道務。道日進而善日深。自可於杳冥恍惚之中。得混元一炁之真陽。反其性天。明其明德。真樂可得。道岸能登。與天地並其壽。與日月同其明。脫離劫不入輪迴。何不思諸。而竟於四相之中。日尙爭榮。日月其除。光陰似箭。百年之久。轉瞬即過。

·紅顏易老。青山不久。若不及時細想。棄正道而弗由。舍道輿而不居。一旦無常盡。那時回頭即晚矣。黃金萬鎰。阡陌連連。子孫滿堂。誰能相留。誰能相代。故

老祖降世。畫沙教劫。普渡羣迷。使惡者化而爲善。愚者轉而爲智。上乘得造。真靈能復。此道院之所以設也。諸方知之。諸方勉之。

大道推行。遍乎中外。道院成立。赤子欣然。是

老祖一片苦心也。或詰之曰。道院成立。原爲弭災化劫。何以此地震而彼兵燹。此水災而彼旱魃。是何故耶。噫。道院渡人。人不信道。徒喚奈何耳。現信道者固多。而假道以欺人。誘道以穢語。竊道以虛名。種種不堪言狀。尙遑論拯人渡己乎。故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今東院諸方。皆上士也。惟望努力躬修。共登上乘。勉旃。

院務進行要旨

老祖訓曰。設院所以鎮劫。佈道所以弭災。興慈所以救苦。故四載以來。各地設院。無不提前以資鎮弭也。惟各地多不悟此。以為設院不過推廣其團體之勢力。茲務不過敷衍他人之耳目。呼。各方之心。何嘗如此。而吾又何忍令各方出此而彼此名耶。吾院會各方。切不可因此灰心不前。總宜存心無所懷作。勇往直前。以底於成。則他人忖度之語。可以不自白明。而他人反生慕仰之念已。吾院會各方。再能事自重。處處謹慎。令他人無可指摘。則更嘉已。切記切記。院務近能循序策進甚佳。應再隨時多加聚斫。其須檢點之處。尤要勤事考查。各盡各心。即各各修。不尙意氣。而不廢事功。便得修諦。不然。國通無礙之大道。或以塵議之強。而生無形之障。吾靈弗安。亦即諸子修靈自欠之分。須知道無所謂神。人人而道。人亦神也。苟審乎此。所謂在上質旁之神。無非有道者之資以勵功於懷獨者也。大抵心無懷作。俯仰靡弗自如。是非好惡。要皆識惑之搖吾神而奪吾靈者。諸修子所宜自慎耳。

守沙仙王註。識強於靈。則昧境啓而神明衰。慎毋視為於修養莫或相涉也。諸方深省是要。人之所貴乎修者。全在動止云爲之間。不在此際省悟而謹其修養。即無可修之處。更不能謂爲知修之士已。可不驚乎。

行道貴寬。而守道尙嚴。不寬則行難遠。不嚴則守難堅。吾其願諸方勿以寬之者而自寬焉。則道庶幾能守也。

諸子圓靈所聚。即吾胞蒸之寄。綱領之挈。所以齊衆志而期歸諸一也。此道之所以有綱者。非吾道之有體有方。乃因院既組設。不有其紐。無以運樞。而其所以運樞者。惟人是賴。人意難一。此所以不得不以綱繫之。使有所率循。以進於一也。一斯各能趨而同歸。不以俗而生障。不以妄而致紛。則道於以可言已。綱之意義。實隨有相而導之於無之法程也。諸子今後果各本此立綱之旨。同其心理。而一其虔肅。庶幾化有有而無無。登吾運樞。而超出人天之輪轉。其爲可樂又何如耶。其各勉旃。吾有厚望焉。

道務不能不有其規者。在立其各人之自範。而非徒執以限人也。今後諸子於院訂諸則。務作如是觀。而身自謹守。庶幾契吾無體無方之道已。通佈知遵。

事成於履行。而敗於敷衍。事成於專責。而敗於旁觀。今古一例然也。故曰。務廣者業荒。惟一者惟精。執事者必各執其事。監督者必各監其責。而吾道始宏。諸子始成焉。不然者。或越俎而代庖。或尸位而素餐。或人云而亦云。或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或捨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又烏能參吾之上乘。得吾之真諦。授吾之衣鉢。繼吾之薪傳。悟吾之道體。綿吾之道統乎。自茲而後。統掌者必統其所掌。掌籍者必各掌其籍。院監增監者。必各監其所監。統文篆。統藏篋。必各統其所統。以及道參。道贊。道助。道宣。必參爾所參。贊爾所贊。助其所助。宣其所宣。各盡爾職。各專爾責。各輪爾誠。以輔吾道。毋敷衍以了事。毋支吾以塞責。毋輕忽以將事。毋始勤而終怠。總宜實事求是。毋得空言無補於實際焉。諸子聽之。戒之。慎之。慎之。

院務今後必須整飭者。首在聚靈。掌監不失稽核之責。主籍不散應注之神。職修不虧應負之事。各各交勉。互相砥礪。則靈以淬而清。無不常聚而同圓其功行已。瑣細吾不縷述。祇在弗失其修道之真旨與本心。自能共向條理中日日進步。不然。吾雖多言。不足以勉強其不自修之修。且必以習見之歧。而轉覺訓誥為無謂。近察院方。明道體用者。固不乏人。而不明其道。認院為一種坐息機關。或且不知為機關。而視為投閒置散之地。概味院之所以聚修研學進德之旨。如此種種現象。縱謂由於迷惑。或迫生計所致。吾皆能諒。惟試一自反初心。究何所謂。而旁之識者。又謂之何。是宜人人深審。息息深慎。庶乎無愧於修。不玷乎院。以修之正。用行諸世。始見其道。乃立其身。否則姑無論觀念謬誤。修行弗真。斷難久立。且必因院之無以立身。終於不得立之於世。至於此會。再欲為修。其必多所蔽滯。愈難啓沃。更恐時不我與。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已。可弗慎乎。可不懼哉。願吾修子各各珍重。至望至望。

守沙王前陽明註。道乃生息之本。院為務本之地。蓋必認道而進修。進院而修本。斯得其正。若以生息為主點。則心先逐末而失其本。不惟不能有所修。且不能不玷乎院。玷院而謂修。非惟悖道。亦即無以自立。身在修際。不能因修而立其身。則出應世事。必將無憑而行其用。亦其本有之良知良能。無從發明也。不克以良知良能見用於世。則必藉情勢以要結。以情勢要結。而苟求其身之見用於世。是以身情勢為轉移。得情勢可以偶立。失情勢即無所歸。世多落寞之輩。豈道外之。而不予生息。乃自悖道。不知自立之失也。故君子之於其身

。獨貴乎務本之修也。不然。終無所立已。不徒貧賤。即不義之富且貴者亦然。是不可不知乎。

太院辦事困難者。祇以款項拮据。是以諸多掣肘。然籌款之難。尤甚於修道。貧者心有餘而力不逮。使其人力則可。若道中辦一慈善。合力舉行。似覺便利。然富者捐千金而不惜。貧者出一元而維艱。大半富有方之人。任道亦能肩重。倘看破塵寰。未有不以道為己任者也。即或有少數仍墮迷津者。試觀今日之世界。為五濁八惡之世界。人之爭名奪利之心。無所不至。雖財帛千萬兆之鉅。妻妾宮室之富。而攘奪之風。猶未已也。在己為彼拙我巧。不惟為富貴終身計。尙可使子孫寬裕於數世。詎料。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甚有因圖財而身敗名裂。豈知貧者或因能力尙可謀得溫飽。而其富貴之子孫。窮極奢靡。先人所遺財帛。揮霍盡土。一旦室如懸磬。束手無策。告貸無門。雖求一小小技能餬口。亦難得矣。曷若乘我入道之機。多積陰功。結善緣。在己可得若大之功。在後世可留若大之福蔭。曠觀古乘。因果循環。善惡不爽。歷歷可考。非吾老人故作斯語以儆惕之也。為今之計畫。藉太院之名義。廣集基本金。於衛生息。於個人不損資財。而道務茲務從此可大擴充矣。太院待辦茲務甚多。如貧民工廠。貧兒工讀院等名稱。與之於社會大利益。至女社之女子刺繡傳習所。議辦已久。何以久不舉行。此次籌理基金。本有數端。務要次第舉行。萬勿互相推諉。致誤慈善。要知辦一分慈善。即多一分功德也。巧計營私。天人不取。日本之智謀金錢。豈不優勝於中國。而其大劫之慘。非伊所料及。更非他人所能挽救者也。嗚呼。

呼。蓋不醒歟。基本金之數。愈多愈妙。由統掌監副掌各代監招集各職修方。從速會議。俟翌日呈判。

太院各修方之不到院。因由不知道為何道。既經此次整頓。或可喚醒沈昏。而他人之未入道者。雖具慧根。若無人提倡。無以復其本性。其頑劣之徒。若無人勸導。亦無以振發聲。蓋吾道之設。原為普救衆生。曷可重此而輕彼。人參天地而三才備。若一任其人羣之險惡。將何清天地之濁。而歸寧靜哉。故吾不憚勞煩。挽人羣而同登彼岸者。正吾所以欲弭末劫之苦心也。務望各方於宜道多加勸掖。介引求修之人。於已則多得善因。於人亦多得善果也。

母院為創化根本。(濟南為母院)道在院在。道明院不必在。而所在皆在已。院力無論職修。均當人人立志自勉。天下無不可能之事。其有不能者。局於形跡。而身心自為之圍也。大抵從界界中勸透。則透一界即脫一界。一界解脫。則界界自在。而修者之身。不為界限。可以無界。亦無不可無其界。能臻此境。其化度之功。將非有世以來之修真者所克比倫已。斯乃數千紀再傳之大道。不一遇之良機也。願吾修子好自為之。果克以漸破除積染之塵習。則心境開朗。愈擴愈宏。愈宏愈廣。其所以成者。皆無點綴之障。而靡弗因身之得成。而有所成於世已。慎毋自棄。時不再來也。勉之望之。

哈哈。院之能維。即修之自進。現在修方觀念與吾弗同者。即在不知務本。本末乃凡事之自然必有者。人意弗同。則為言已。但是無本何有其事。事不有本。將何所立。吾道之在今日。不能

不有院以樹施化之準則。院為化世之事之本。蓋可知已。本若弗固。化何以施。是則維院之寶。凡吾修子。要不得或談者耳。其存談意。無非曰道之救世在茲。人盡力茲得已。何必顧院。是誠大謬已。不知吾道以慈導善。乃下乘之法。以期暫合世人心理。藉以引之深造也。非僅於慈。便是足得道也。若謂慈即是道。則世已不乏行慈之組合團體。吾又何必多此院之設立。以成駢枝。而徒見其累贅哉。惟人意一時未易變化。欲其知遠而樂深造。似亦甚難。濟院際此固本儲金猶未厚集之時。惟有暫賴為誠諸子。合力肩擔。庶免墮廢。而鞏本務。吾老人不忍以道累人。而力足任道。以使得維水化者。是在諸子認道之本。知修之先務。而植自身立道之基。以冀勉進無乘之妙。斯則節濁財之餘。充施化之用。身在世之世。世得其益。亦即身自培清靈也。吾願諸子。即是此意。慎毋別有見解。以徒自誤。嗚呼善為導勉可耳。

為道貴身體力行。立業重鴻發垂永。是以芝蘭之珍於蕙芳。非因蕙芳之多而賤於芝蘭。因其精華之蘊藏而勝彼也。晶玉之貴於粗石也。非因其罕而貴。實因其靈鍾天地之晶結而貴也。故曰。為事不在傳末。而在志勵。立功不在多寡。而在永久。永則固。久則遠。而功之所在。乃因遠固而拔無量之衆生已。武濟兩院。賴諸掌等提撕維護於上。慧掌等奔走號呼周旋於下。得有今日微末道基之基者。誠非易事。惟善惡途歧。道魔相襲。雖諸子精銳力進。而未嘗得平坦祥順之境者。皆中證功過所歷之境。以魔力數逼之使然也。大而世界安危。小而院會興廢。皆所以道氣劫數之釐定也。今更各地騷動。人心不寧。其道之歸歟。抑抑之歸歟。噫。此吾院早出十二年之所

教也。近更院中各子。亦將有因力道而有意外者。此固魔之迫難。亦道之正軌。所望各子勿潛爾精。勿墜爾誠。勿灰爾心。勿怠爾力。其不能為變所阻者。均有佳境也。否則前功盡燬。而無若何之功行也。統佈各院各知。

又臨福州道院凡曰示。福院今日基以立已。然而立之不難。必能長其所立。道乃可言也。言道亦非甚難。必能知所言則言之。即道之所在矣。不然。雖有所知。或中餒而不敢言。機而自失之境。既不克入妙。則化為客氣。客氣日生。元陽為味。味之又味。不徒道之難見。而修其所進。皆涉歧途。歧途深涉。無地自離俗障。俗障所礙。如行荆棘。觸步為阻。及是時也。雖欲不行。勢不可得也。諸子求道均極虔篤。當茲初步。最宜慎審。妄不可有。而餒宜切戒。以凡事少餒即不堅。不堅則必無成。家國小故。尚且不易了之。况大道之大。可以餒求之耶。吾期望諸子了道之意甚殷。以較諸子之所求。似有過焉。吾無私厚。蓋因聞地未形之劫運。尚未盡化。不賴篤誠諸子竭力修禳。一旦實見。玉石俱焚。將不特在數之衆生為可悲憫耳。吾今可弗煩絮。一言以蔽之曰。見善勇為而已矣。吾無多望。諸子能各自望。吾自安。衆生自度。而諸子亦自成已。省之。

關聖訓曰。院務之宜整進。在於事求其實。而不疏於懈也。凡受院務諸方。無論責之輕重。必各自審責之所在。而心以盡之。不以煩而不耐。不以苦而不安。是為修之本。既立於修者之身。則

為修之事。將無在不見圓融。而得完善之效已。

昌佐神訓曰。院務進行。首必嚴定秩序。次則聚其精神。步步穩走。然後方有事功可言。不然。動呈瀟灑之象。在職者心理。既難振發。旁觀者即生無謂之議。

師以肩道諸方。類皆入門先覺。際此道務艱重時機。若不格外奮勉。將恐初展基礎。非惟無以自堅。且有轉形廢墮之慮。此吾

師冀於今日。不得不求全責望於諸方也。要當體

師苦心。合羣籌策。毋使一絲有漏。藉立院範。而鞏道基。關係非輕。願多加意。

岳聖訓曰。道行於世。本不立方與體。惟既設院。則非少從形式及手續加以研進。無以示倡導之準的也。院之設壇。所以凝諸靈。而齊羣志也。人靈稍欠圓滿。則神光亦難完照。此人神感應之機所在。亦即院壇佈化之要點也。近察諸方不因俗牽而懈修務者。蓋罕其人。當茲狂浪漫天之日。所以守身者。首在清靈。乃不知所以自清。而祇有使其可清之道。又各罔所稱審。馳心外務。內委絀以弗充。是究何為者。嗚呼。

師度世。而資以為度者。且若不能悟通其旨。以自覺其不覺。此所以彌增

師座之隱憂也。天道之聚。正令人保其身也。不能從道聚靈。而欲於身外別求所以自保之道。吾

誠弗識其道之果安在也。諸方靈台不寧。而無以自聚者。尙其來院恭讀師訓。而細思尋。庶道不累身。志切於道。身保乎靈已。味之凜之。

李仙太白訓曰。今日吾

師大道。乃萌芽之萌芽。然其流通之勢。已不限於中域矣。將來吾道化行歐西。時機雖遲於中土

。而其勢力範圍。將遠越乎千紀而上。萬里而遙。此豈時運致然歟。抑吾

師惻惻之衷。救濟之隱。有以致之。我輩生今之世。獲親大道之休光。固爲榮幸。斯乃當世有惠

者。所常不遐艱難。不畏險阻。而共肩此重任者也。吾幸列

師門下。試看

師之厚我者何如。我之自任者又何如。此當爲諸子所共見而共諒也。况人生若朝露。百歲能有幾

何。諸子縱不爲人心世道計。事不爲一身成立計乎。曷者爲吾

師而道。亦即玉成諸子耳。勉思報稱。勿懈初心。

李聖訓曰。道乃人立身之基。今諸方(非一院之諸方)往往身雖進道。而實弗知道之由來。以道關

於人事。作爲進身之階。求富求榮。不一而足。實爲謬矣。要知

師道入世。以救人之急。渡人入勝。爲道之要義。汝等可知泗島之災由來。皆因人心險惡。弗存

善念。以最惡最險爲己能。天何能作。今之災可謂大矣。非然。災之有無。乃察人心之改乎不改

。苟能改惡從善。天必免之。吾今略詳其事。各方須領其意。以慈念爲己事。以善己之心善。人

惠我之心惠人。卽

師道之精義在焉。務各知遵。

保院屢起屢蹶。皆由數定。亦由人事之未盡善也。茲已蒙

老祖特恩。加派各院職方。類皆素有根底之人。宜如何奮發精神。力肩道任。道爲至公。既有道

院。職爲道職。事事當以道爲務。不得再以前此之爾東我西。彼此參商。始終無團結之精神。焉

能望有結合之進行。第一當負責。第二不廢弛。第三當利衷。第四無私見。第五要知體。第六須

平等。第七須公開。第八要崇實。第九講儉德。第十勿嬉戲。有此十約。力圖發展。諸方之功行

。亦吾之榮幸也。諸方勉之。諸方注之。

師命傳訓諸方。現在道務日以擴展。非力肩院職者。團結一氣。結合精神。共爲策進。本基將無

與固。凡有應行整理諸端。必須分日提出會議。縱有非旦夕所能決行之件。亦當研定籌進規程。

詳細記冊。按期促進。慎弗以爲難題。遂未置不問。致使時機坐失。道務不進。必且反退。吾

師之道。待人無厚薄之分。無親疏之別。凡虔心向道者。皆可超上上之乘。如天地好生。不以荆

榛刺而斬其雨露。帝王好仁。不以窮巷僻處而吝其教養。聖人樂育。不以舊惡前愆而拒其來歸

。於以知聖人之德。即天地帝王之德。聖人之量。即天地帝王之量。而於拒守者窄視之。吾之所

謂不拒不拒者。乃大道普渡之宗旨也。諸方勿品其門牆。使他人不敢輕吾迫。則大道焉有發展之

一日。以後凡有來院求修者。自當以和悅之色。詳細而告之。使人咸知吾道之真諦。則吾道推於

全球。倚焉可待也。諸方三思。是乎否也。奉

命傳訓各職修方。天下無難事。惟恐心不專。此雖俗語。却是良言。院務不興。斯亦難矣。凡事

不悉其難。賴有齊一之志。果能以惟精惟一之心。而圖羣策羣力之事。則事可以期其告成已。萬不能以俗見而生出阻方。倘各心懷坦白。彼此一心。則道基慈基。可由不堅定而定已。其有睚眦之怨。悉可化為融洽已。正基築礎。正在合羣。現當勸道擴道之秋。正汝等化己度人之日。爾等職方。均是具有夙慧。

師派職肩道。實

師心愛爾等也。此種昇賦。非由易易得來。實因汝等有一定之好因存焉。萬不可有所忽略。時機良好。豈能坐視其虛。况院籍均是大爵。不與人爵同為濫竿。人爵可貴。天爵難得。若天爵不修。所謂人者。又有何尊重。爾等若為意氣用事。則真有負

師之望也。倘誤認道旨。不為大道求一種真諦。與一種真慈善。反為人欲增一種魔惑。則自甘墮落。殊屬不值。來日因果。關係極大。諸方其各凜旃。

宗監責任。(天津道院徐統掌素一奉 命派為道慈宗監)於諸統監執行道慈事務。均有贊否之權。

其首席統監不能主決之事。宗監可以決之。是即責之範圍。必宗監不能決行者。始許呈壇判定之。是神人分權分界線。以後準此以施可耳。餘則當悟道經不敢為天下先一語。人之大概。天下先者。乃從無而有之間之機。不敢為者。非不為也。必於所為一審無而有之自然之機。然後為之乃靡弗通。蓋無有之際。若稍強無而有。則有之者不得自然。而願有者之爭。乃以之起。故須慎而又慎。是宗監惟一宜知之旨。願一記參。諸務策進。將必無所不適已。併即遵悉是要。

濟佛臨臨道院訓示曰。榆院管轄已。各院掌與文。均派定已。自此以後。務當失慎失勤。和衷共濟。以策進行。要知院會之設。須當共鑒進行。才財相濟。有才而不恃。有財而不矜。則從中定無意見爭也。有才者維之。有財者濟之。則院會各務。不卜可昌。其中唯一者。在統系耳。今與言其大略。院者。有統掌其全院事務。不能辭其勞瘁。院監者。監其全院之責。與統掌相輔進行。統文者。掌其全院之文也。對內對外。不能辭勞。所有文件。皆當逐日登記。以便考核。統藏者。掌全院之收入與支出也。每月預算決算。當列表核清。以明手續。而符出入。統饒者。即人間之庶務也。凡全院之雜項皆當清列之。統篆者。掌全院之章也。宜精勤乃職。餘如坐院最要。每日均須在院相值。以便求修者來時不致相左。壇院者。凡各院所來之信與訓。皆當逐件登記。以便查察。慈院者。凡關各慈業皆當明了。經院者。保守之責尤要。榆院自此推派。各職定已。務當各將所司之責深悟。餘暇時各將院則動閱。則皆可明其責。守其任已。今日吾不過言其大略。各方共相加勉可也。

慧真人訓曰。道之所以能登百常存者。以誠信而不重虛飾也。故吾院會各事。均須以誠慎將事。用昭大信。然後他人之疑信兼半者。可以去其疑慮已。其欲付託者。自能信任之已。將來大慈普事業之舉辦。將以出會為首屈。以今之慈也。為種將來大信之因也。各各萬勿以己難盡力。而他人不知也。已未能盡力。而他人有微疵。乃任意指摘也。各各能誠已。自有

老祖之鑒察。而功德自積於無形也。不然。雖獲善譽。吾恐此心未必能泰然也。今吾院各方。救濟之責任。日重一日。可不慎其始。俾克得永遠之榮譽耶。若徒獲虛名。而實惠不能普及者。吾道中之所不取也。勉諸勉諸。

萬山磅礪。必有主峯。衣裳黼黻。但挈一領。是言凡事無乾綱獨斷之人。則難收北拱之效。是以馬首是瞻。南針斯定。萬無如旌旗飄搖之象已。故道務與國事同一道理。若人體然。腦有命令。則肢體聽命。而後舉動敏捷。此感彼應。未有不能順行無阻者也。國事道務之興衰發展與停頓。莫不如斯理也。

院之有則。純以齊衆志。亦人事上不可免者。非道之有所範圍也。故院方守則。即所以爲修。此實如渡之用筏。所以則即法。法即筏之意也。不用筏無以渡。不守法即無所修。修者不可知乎。吾望來者其自慎勉。道不遠求。而守之可得已。竭之遵施。

道以弭劫。道須真道也。信道爲善。信貴篤信也。道何爲真。無欺無妄爲真。信何以篤。始終弗懈爲篤。以道爲名。而不能以道爲心者。非篤信也。非真道也。與其以假害真。反引人以疑意。是言道轉不若不言也。不言不失其誠。較之言而不行。欺已以欺人。造孽尤爲少也。故辦一道院。不在人院者之多少。惟在辦事者之堅誠。能堅誠。對已可篤其好道之心。對世可得其消弭之效。諸子其勉乎哉。

師以大道徧佈全球。是以賴於有覺者佈化也。佈道必須有院。有院又資人力。是設院必有職方。

有職方必能任務。任務又要勞神。須知

師道之勞人。正爲人之自勞而節其勞。人果各節其塵俗週旋之暇。而爲道勞。吾知有寬裕也。諸方各秉進道初衷。堅持弗懈。勿以有職多勞也。吾知各方心固誠已。而能盡悉其旨者蓋寡矣。何也。慨進修初步。莫明真相。或以假道人。或以草木能言。以爲邪魅惑世也。均置勿論。惟願能各去我見。一心求道。久久得其真矣。初修者之病。均是隨流隨止。能秉志直前。亦非初修者所能得也。各以己爲知命達士。雖進修猶以爲情面相關而不可却。蓋亦不乏其人也。各方現今世道究何若哉。身居危峯之巔。瞬息將墮。猶以登高望遠足曠胸懷。弗知凶信已及。弗克自覺。或勸之從善以回天。猶云我今瀟灑自樂也。及其墮也。悔之莫及。故師以儆世醒人之言。諄諄爲世人誦勉。况造劫人多。化劫人少。若再無覺者。宏博濟之胸懷。爲世人救。則將不堪設想。諸方來修者。因緣弗淺也。居智慧者。十有三四。化除災劫。能得同志相求。自不難也。其各勵諸。

道之所以爲道者。以循環之功而論。則生剋制化之功皆寓焉。故能任其器者。乃能與言其理也。以院務而論。新陳代謝。皆循環之機也。時生則生。時剋則剋。時制則制。時化則化。必有其任。乃有其宜。任者藏其至堅之仁。則合於事者。無不有義所在已。是義者爲用。而仁者爲體。仁者靜而義者動。以靜制動。庶幾其所以化者。乃克由堅以凝已。各各悟之。尙真人訓曰。漢院成立。救劫出數。皆法監之力爲多。厥功甚偉。分三時期。現係初步所得。揭

醒時期也。入吾道之初。提醒迷夢。僅能自覺。自覺之後。如何行道爲善。要在維持。如自修日必靜坐。毋稍間斷。度人則寬格介進。毋使無知者不得其門而入。但入院後。則必就我範圍。毋令自棄背道足矣。至於慈業。必須集有熱心之方。衆擎共舉。決非一人之財之力所能普及也。入道者多。其事易爲。汝宜思之。人之品類。固有不同。害羣之馬。原不可容。惟亦不必限之過嚴。總期毋濫毋偏。且入吾門來。尤爲化秀爲良之方。故院規宜嚴。而度量宜寬。則於慈業之進步。亦必較限於偏隅者爲有益焉。如此則道務日見擴展。而慈業之成績。亦必大有可觀。此之謂維持者也。維持期間。果能辦之裕如。則修功自進。然後方可與言終恒。終恒者。則內修無虧。而外則度人。多祛惡而向善。救劫以出數。功莫大於此焉。若僅能謹慎自守。則又落於小乘矣。吾老祖大有望於漢院。吾故不憚煩言。爲諸子告焉。果能如吾所言。一一進行。將來大成後同登妙山。共享極樂之境。豈不懿歟。諸方勉旃。

默真人訓曰。大道昌行。由於人心向善。所以不數年而設院之區。幾遍行省。近且遠達東瀛。其爲感召著效。可謂宏已。然能以召衆成此德團者。必一方之人。有其誠感。斯足樹茲弗朽之業也。惟組院不難。持久爲難。持久非難。興慈而固道基爲難。諸方今既言修。須知求道貴有功行。內功之坐。與外行之慈。苟或偏廢。修候必難圓滿。不徒此也。即舉所謂度人成已種種。都同畫餅。終於身心無良好之裨益矣。

又臨福州道院訓示曰。予不臨此。又爾許時矣。近觀諸方道功日增。慈基益固。可喜可喜。惟

師道之真諦。在於不知不覺之間。能悟得其所止。則道不外如此。非特有與。在諸方時壇有日。當能自明。予今日爲此言者。在望諸方。明乎道諦。當具有誠懇之心。真一不惑。惟道爲切身之要者。在於不惑。惑則外魔易乘。而蔽先天自然之真靈。不能使道功爲我自得之機也。予前以愚魯之質。因一念之誠。皈入

師門。得聞大道妙諦。日以道慈爲切身固有之責。乃爲時不久。竟登樞籍。此雖予之內外兩務。不肯稍懈。然亦日研增訓有以致之也。及歸道後。蒙

師不棄。得入樞者。時之適合。亦

師所以啓修進之熱心道慈爲勸。予今觀夫福院。現正千鈞一髮之時。正諸方立樞功之機也。何則。救世必倡道。倡道必倚乎院。院固道乃克暢行。設院未固。欲使道能暢行。未之可也。今者福院職修各方中。皆具有夙根。若不求此大道真諦。而徒具彼爲亦爲。人作我作之觀念。求其有所得於道者。則予不敢言之矣。今時勢已迫。非若往時之測念可比。自開院至於今日。其中

老祖所默許者。不知有幾許事矣。予念大道歸宿。此實時之不再。諸方日積道功。不過欲使此身歸後之結果。此果何故。有所結。當視此身因時之因。而後乃得果其所果。在人自爲。不能以大。道勸也。諸方現正立道功之時機。而此機轉瞬即逝。再欲求此之時機。又不知幾千萬紀始能遇也。予今之諄諄者。因在修各方。皆具有至好之夙因。求其返本復初。自有易於他者。若不急起求我真靈於未昧之前。自難得果。少爲延時。則靈將消於無形。而欲求此天然之時機。其可得乎。

諸方能不棄予今日之言。後果自能得證於今後之所事。諸方各自加勉。予有厚望焉。

又臨濟南道院示曰。諸君久不敘已。今日設院將遍行省。且遠播於東鄰。是誠吾人之大光。亦實諸君之有以成之也。可喜孰甚。惟是道在斯世。而欲其大昌而普化。既由吾人勉之。必賴吾人恒以持之。所以能持者。要在心之弗懈耳。懈心之生。每於困處而發現。所以道大投艱。非異人任。當從極險極難之際。而由吾心方寸之間。擴而大之。平而易之。秉其性靈。以爲運施。弗爲事物之所盤困。於是而精進。於是而勵功。庶乎進無所阻。而功無弗成已。近察道慈諸端。較前固多生色。而一暴十寒之象。猶未能免。吾人爲

老祖肩道。求所以救世之心。似覺仍少堅恒耳。吾與諸君。其責維均。非敢諉過。然人天隔閡。靈有未通。遂致性難同盡已。往事已矣。所冀者。共勉於方來耳。

肩道要義

老祖訓曰。天地化生萬物。賴人而治。幽明本乎一貫。藉道而靈。人爲道之配合。道爲人所固有。循是以觀。天地也。幽明也。人也。道也。固無往而不通也。惟是上古之人。性德貞純。配天地而治理萬物。一秉至誠。人神感應。固默會於不知不覺之間。未嘗顯示夫形迹。中古以降。性爲物欲所蔽。情僞百出。道德日墜。乃有福善禍淫說出。而範圍一時。此亦聖人肩道設教不得已之苦衷。初不過因果報應。潛徵默驗。足以警世而規已也。豈好多言哉。今則每况愈下。習俗所染。幾無一不利欲薰心。視倫紀綱常爲空談。詎聖賢傳爲迂腐。舉一切神明大道之真跡。不分邪正。胥以破除迷信。騰爲口實。藉端排斥。囊便私圖。不但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且將無政治法律之可言。吁。此何時哉。吾不下救。沉淪所至。幾何不由開明而入渾沌哉。吾院之設。原爲昌道而挽俗。三年以來。各省林立。基礎略備。此固吾之深願。亦先覺諸方熱忱進行。有以致之也。此後之推展。普拯全球。維持終久。端賴各方堅忍毅力。以完最後之功行。而收恒河沙衆生之彌天浩劫。豈惟世界之幸。抑亦諸方自渡之筏也。諸方勉之。予日望之。

負道之重。本如負物。轅下之駒。乃有時脫絆。而修道之士。有無窮無了之期。修道成人。乃無生無滅之境。又修道者。如法家之衛國。荷戟從王。將臨大敵。不知其有亡得失。一以忠愛之心主之。而宣道者。則竭力衛道。如傍人爲生長發展。則忠敬之心。仍在人而不在己已。倘遇孽障。則初念動搖。又不如不發斯願。或遇魔擾。則本志屈降。又不如不在此法。蓋道者。本一付直

前。無他差境。所謂擊。謂擊者未堅。致有此障礙。佛徒伽葉。已曾明言。第不過言法通。而對法。則有非法非法。非法即法之別。總言之。修道則學法。道宗實無法可言。一販真乘而已。今視各院職方為道之心。非無一誠可格者。乃多數不明道旨。且不知吾道推行之功用。適於何度。往往一刻執誠。即寓他魔頭而混化。皆未深明道法之推行。一步有一步之程序。即一步有一步之阻力。諸職方果能認真道旨。推詳元數。其阻我者未始不預有戒心。而先為我化也。我來度斯世也。本普化之量。無分後天之形形色色。一一度之於一堂。不欲生而見滅。以與世界為多事。致有劫劫不休之數也。數可以除。而心亦可挽。惟修者內功有以見天心。則數理皆為教育讀本。克已渡人至於感格。則劫運可以化喻為夷。而中魔造劫之徒。自不期滅而滅已。惟修者先度苦人為上妙法。不能則亦莫犯。待其自然。有吾道在。何慮何却。今為是言。願諸方信而勉之。願斯世界聞而共做共勸。相率來皈。願吾修者有覺。莫誤良機。共圖進展。有厚望焉。

老君訓曰。道之在本。宜守靜體以為之運。實賴肩者之不隨幻而動其念也。此後措施。必知無為而無不為之要。以一靜治乎羣動。味中之味。悉其萬遠以玩索弗懈者。蓋亦罕觀。豈道慈救世之所以難乎。以吾作想。是誠弗難。其所難者。不能淨根塵之染著。而變其觀念耳。譬諸辛盤借春。近日諸方之疲神於酬酢者。其為歡樂。不過饕餮交錯之俄頃間耳。過則渺不可追已。此其為味。又何如耶。能識此味之薄而難久。則知道慈之味淡而彌長已。何也。盛筵難再。而身之時候。

於行之善果。愈進而愈深。愈培而愈大。其可遽以驟嘗之無味。而終忽視之耶。往則已矣。來猶可追。其在諸方修養之本性。自具慧覺。吾今為言。仍不過隨機而發其感觸而已。感觸之下。果各相通。則神人一體。吾

師之所謂道慈救世者。其功用之發揚。皆在其中已。諸方姑於味也作比較。以證吾言何如。天心之仁。今有所假手以施者。凡吾修子。亦知今日之肩之重乎。吾

師教勸功。無非為修養於無形。證功勉善。所以備一時之需。而造之階梯。以為諸子之登進也。時乎不再。善其何涯。現之弗知矢力。則所以為養者。名而已矣。於道也何有。此是最要問題。實亦借勉之一機會。

師道所佈。隨機也。道之應機而昌者。昌於人心。明乎其機而應之以妙其運。是即天之所以假手以施其仁也。要亦諸子脫名相入於不名不相之正交之所在也。交之當前。機有所假。若乃坐視而放棄之。則非

師之所以行以救世之迫。而諸子數載為修之功養。將必因此一念之失。而無所謂之修。且修之為名。亦不過徒於此濁世。暫留淨名以謂之修耳。得失之間。願各自審。切切遵施。

聖訓曰。人生於世。必具有專誠之心。堅恒之性。凡事所事。乃克臻於至美之境。諸方有道。固無不足。所欠者少團結之精神。專一之意念耳。當今道務日益擴進。道肩亦彌形吃重。院修各方。須竭其肩。力為道用。在道言道。身雖為塵事所牽。不能常時來院。而心却不可一刻離。

要知

師道之大。在天地間無所不包。無所不容。諸方既來院求道。自必以內功外行。兩不偏廢。爲修道入門初步功夫。內靜以克己。外慈以度人。克己爲化人之基。度人爲立己之本。基本既立。而後能度無不度。化無不化已。吾

師歷訓。諸方以道慈兩修者。爲培根基地也。諸方其可忽諸。

師道之有今日。雖曰神功。亦惟人力推行有以致之。今後諸方。務當各各專誠堅恒。盡其肩肩。集其全力。拓其胸懷。放其眼界。爲

師道大放光明。以冀達到普拯大同之真旨。此爲師所殷望。亦諸方區域之功也。勉之望之。

火與水所以交濟。而得用於平常者。因有必然之氣以和於中也。氣能必其然而無不然者。順乎運而不亂其分也。是吾今日所以勉於修者之奧諦也。願諸方體道之真。宏慈之念。一以身之所修。必其進益。而圖所以利濟。斯則道昌經普之功。不可以尋常比倫者已。大概道慈之運施。斷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克大有爲。然則欲其運施之通暢。要必定其準。而後乃可循進而達於無舉弗成之妙已。其準維何。在和衷共濟。實事求是。而其要則在開誠佈公。此雖官樣文章。爲諸方之所習見習聞。而吾猶不得不以此點醒者。恐諸方以其習也。而終忽焉不察耳。習而不察。縱或言之諄諄。聽之輒藐藐已。不知道慈之在今日。猶屬創行時間。既不能無事。而事之逆施。皆昌明道慈之

所以爲道慈也。事關道慈。無在不重。肩此重而克行於遠者。非公誠莫由達也。達其公誠。則又拾實事求是。不能收效。欲收實事求是之效。是在和衷共濟。不然。各隨情意之歧。而是其是非。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則雖欲求事之實。而盡諸其是。必不可得。不得其諧。則日言道慈。而道慈之中。仍不過各爭意氣之是非。是非不定。則道慈果能明其道慈。而爲世所共認之道慈。必不可期。是則所言道慈。胥託空言。其實無徵吾不知道慈救世。其救又在何處。世不得救。亂而已矣。修者不能於道慈之中。得所自救。則道慈豈不成爲累世之具。而反以誤人乎。是在肩者各各深審。身自修明。則專化於世。庶幾事無不實。而爲救乃從感應而見推施之普已。開誠佈公之要如此。願諸方時時惕勉。而處處身體以力行之。斯道慈救世之基。皆由人和衷共濟。實事求是之心理中。得所立而足運其妙已。諸方慎弗以官樣文章而忽之。斯幸已。

慧具人訓曰。道慈兩務。其爲味也清而淡。其於力也艱而確。施以今人心理之浮夸。對之能勿索然而易生尋興者。固不易得。然而吾

師以悲憫之苦心。必責諸修子之耐苦以孤詣者。雖爲救世。而實所以保前此之修靈。期其益清而致於永也。但習於俗者。猶且難免厭其淡而苦其無味。一日曝而十日寒。躊躇而不進者無論已。即或既進。而肯深嘗其不平。由於不平者啓之。一散諸萬。遂形紛擾。非其固然也。如不明斯理。以悟徹道真。則體失而未自益歧。此所以不足爲用也。演化以人見自進者。莫不易爭教之門戶。在昔已然。而今則不門戶而亦將有所爭。諸子或覺乎。吾道救世。其所救重在此也。苟非泮屬

精神。樹大同之良範。昌平一之至理。則所救者幾希。其不救者又將隨氣運之激盪。而成百世之累已。是尤可憫也。願吾修子自發宏慈。力寬眼界。作不世之舊宮。重一身之苦行。莫以世難僅於兵爭爲甚。而有甚於此者。正待吾修子此後之化弭也。不然。道無正歸。雖有健者。莫能爲力也。務各深思。吾之望。亦諸修子所當自勵者也。

道之度世。純出悲憫之懷。乃足以期普化。而同臻於無善不善之域也。是故肩大道以行度化者。必求自身之確知爲修。體會神道之精微。一以寬大爲心。而不問人之信否。惟思有以拯拔。導之使前。概由誠感。不事誘掖。人之多言。今日溟風之浮薄。由來者漸。遠欲破惑。實苦其難。然果盡其在我。示公於人。則風聲所被。亦何患其終不迴向而歸仁。所以道之爲道。總在人人之日勵其功也。

濟佛訓曰。大道言慈。與世人異。假而面有相同者。以一則以公爲主。一則爲利是視也。主於公者。無人情之限制。但求適於正道。不悖德行。視於利者。祇望利欲。不知有所廉讓。因之而黨伐及種種排除異己之思想。胥迭發生。雖明爲識者所不取之惡劣而極卑下手段亦弗恤。任其苟延。此今日之混濁世界所以構成也。言之可勝痛惜。惟今人處斯濁世。苟少不向大道作一回向之趨步。其不立染染滅性而不止。能勿墮懼。然俗眼視道。鮮不以爲迂闊難行。於是相率背馳。希冀獨立其團。而冀事功之就。不知團體之結合。果不以道。則私欲之因既種。一團之分子。皆含私欲可結之果。一日成熟。罕不仍歸破裂者。試觀目前無論何團。其苟以私集合者。能自固結

爲
師講道創慈。必以迂闊之德行。勉人自立。以樹德團之胚胎者。非不知利用人情。以從中發展。特恐根本差失。則收果必將無良好之望。所以寧由迂闊之道。以緩求厥效。而藉肇始基也。語方

師肩道。以圖宏遠慈功。要當明此深旨。萬弗操切求效。致落偏急一途。非但大背化同之道。而圖得不多。爲失反鉅也。所願以公作準。稱物平施。則後樂庶有可觀已。各各惜勉是要。

岳聖訓曰。道於此時。正發展之會。其能竟以發展。必有一種精思。方克有濟也。精思是何。要肩者各知此乃度世之道。如何能昌而明之。如何得廣而度之。皆非空言所得有補。斯貴乎思已。而思之爲用。獨在自審。審乎我身之肩道。是良知之發現。有良能之可爲。我身良知良能。就今日所處之地之時。是否已盡所知所能。出爲世界謀其福利。如其未也。是必有故存乎其中。或人和弗洽。我當如何以治之。或衆志不齊。我當如何以齊之。是皆在乎思之能精。而良知良能。乃克用之而盡其良。而世界乃克受我知能之益。不然。人或弗和。則惟責人之不我和。而不求我之所以和人。人志弗齊。則惟責人之不我齊。而不求我之所以齊人。有是種種。非徒道之難明。而無所謂之肩。即自自修。而養成妬嫉之性。其何如而始功候。誠哉若弗修之較得自然。是豈吾

師界人肩道之意。故於道而欲實有所肩者。不可不於吾言而深加留意也。各各細味可耳。

默真人臨濟南道院訓示曰。默與諸君久未敘話。時難忘情。近頃靈界。因化弭劫難。爲事至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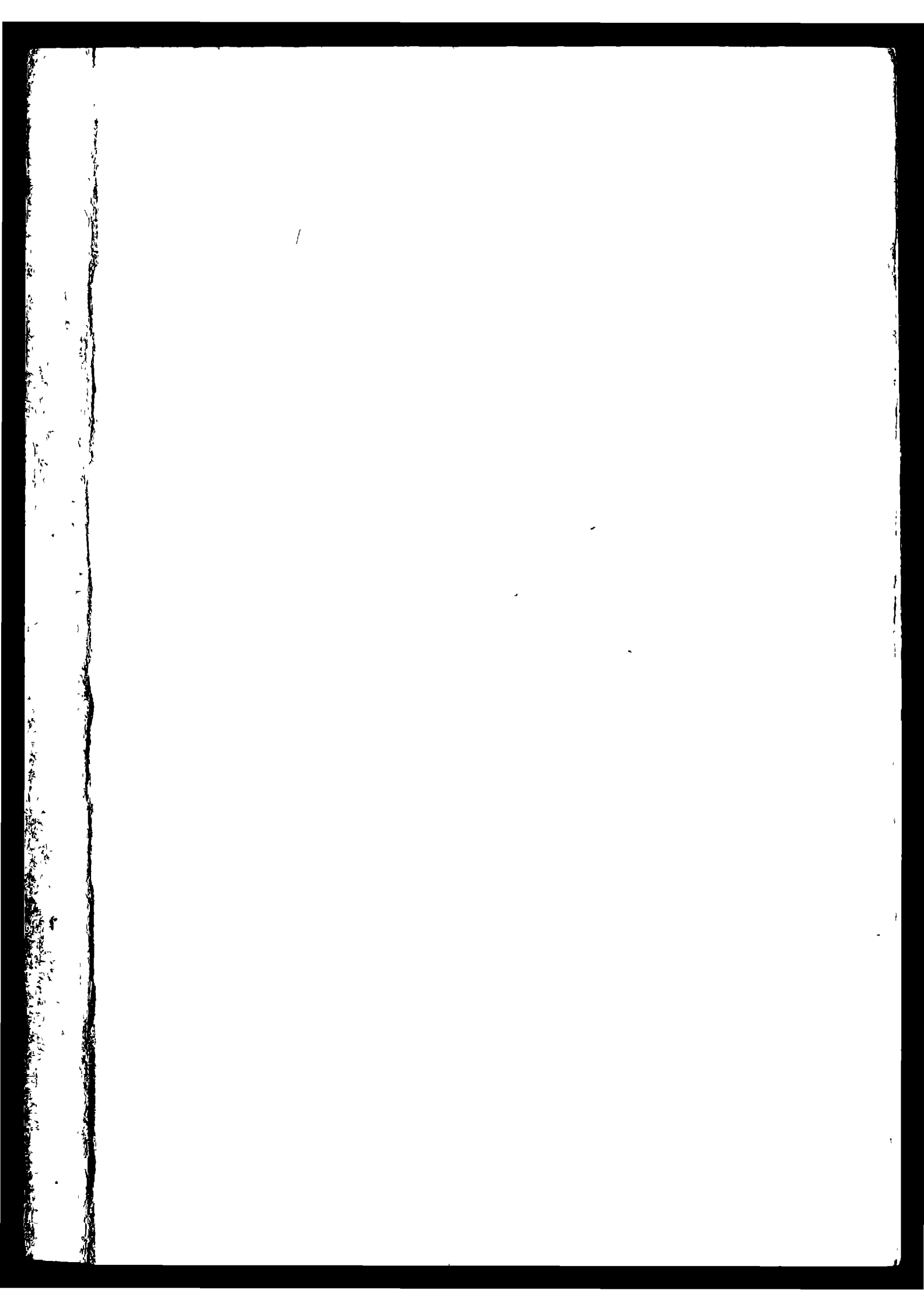
今日隨侍

老祖來此。亦以母院乃大道根本所託。凡事總當求其實益斯世。而樹良範於大千界上。庶足攝化以宏揅度。默與諸君同修於此。刻雖人天各界。而靈之感通。故無時而不相契於自然妙有之間也。五中慙懣。非有所私。特以吾輩肩道。無分人天。其爲修進身之靈明則一也。必於此而悟之精。以待於殺。乃克有成。然而成身須有所事。事之廣大而足以遠過此身者。莫道若也。故於道中之事。能盡其心而急其務。成一事即得一事之功候。何以能得功候。以後大不純之氣息。藉大公之道務。切磋淬礪。去雜而守其清也。是以肩道不難。必於其事堅吾所知之道。而弗失正守。磨礪以須。及機而任。此大禹之所以能治洪水。而奠生民於無窮之道功也。現值茲務殷繁。正。爲修之良機。亦諸君守道之要鍵也。默以舊好關懷。或新知誠感。故爲絮語及此。願諸君。與同修養好。及新知諸兄。各各從此一意精進。毋範立而大道昌。自度於身。兼救及世。其功將非尋常所可比倫。故人天上。拭目俟之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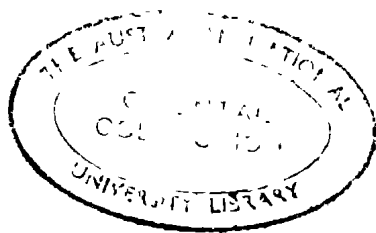
259
1955

南京道院

道統監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明道謝恭懿校勘



道德精華錄
二卷



道德精華錄卷二

修坐門上卷目錄

坐旨

先天三寶

後天三寶

盡性立命

性情說

抱一守中

上元先天坐法

坐功度數時間

觀妄要旨

觀妙精義

坐功不可間斷

坐貴堅識

坐貴自然

坐貴止念

道德精華錄卷二目錄

6763

坐實心氣靜平

坐不著相

坐宜却除魔障

坐可壓魄起魂

坐可却病養年

坐可養靈復性

坐能超凡入聖

坐功初步

功候進步

功候完步

證功證悟

修坐門下卷目錄

修身要義

論道心天心人心

正心

慎獨

尚志

主誠敬

敦品節

重倫紀

泯我見

除俗障

去私欲

薄名利

忠恕爲道

容忍爲量

謙讓爲德

知止知足

參悟六義

懷四去誠

慎重五戒

及時進修

道德精華錄卷二

修坐門上卷

竊按 慧真人訓曰。內功言修言坐。坐而不修。則龐雜之念難去。修而不坐。則魔擾之念易生。字聖訓謂首重坐功。繼重在修。茲特將關於坐功各訓。編爲上卷。修身各訓。編爲下卷。以備玩索。

坐旨

老祖訓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先天者何。道耳。是道也。誠人所不當須與離也。小之爲日用之常經。大之包寰球而無外。無古今。無中外。與時偕行。無稍偏倚。君子學之則愛人。小人學之則易使。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平天下。而國家天下即可治平。以之化災而災化。以之彌劫而劫彌。其功用顧不大哉。是成之之法。不能不爲諸方詰也。成之何。以性耳。夫性也者。依人而立。依命而存。其明如鏡。其清如水。不增不減。不垢不淨。此其初也。泊乎入世日深。則其本然之明。本然之性。則爲物欲所蒙蔽。而失其初矣。不觀夫上古之人乎。渾渾噩噩。不識不知。其本然之性未失也。其動其靜。自然之中。適於道合。故其人無不壽且康也。泊乎中古。則自私自利之事。來擾其靈。而爭奪之端啓矣。而劫斃亦頻仍矣。泊乎近古。則人心之私慾更重。故其性距道愈遠。而劫斃之大。有不可思議者。此吾所以不忍視衆生之沈淪。而以道作普拯之舟也。然性何以能成之乎。成之以坐。夫坐者。誠去物欲之利

器也。坐而後悟。悟而後坐。至於用力之久。忘其傾軋狹小之念。還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慾消融。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性復原充。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斯時也。三寶化靈。不期成道。而道自成矣。諸子其各勉之。

大道曰化。大德曰生。大時曰夏。大人曰聖。道之化也惟譬。德之生也惟廣。時之夏也惟長。人之聖也惟成。所以化其化。化無不化者。道運之也。所以生其生。生無不生者。德涵之也。所以長其長。長無不長者。夏序之也。所以成其成。成無不成者。聖明之也。故爲修者。能知化生長成之道之德之時之人。然後修其所修。無修不修。始契乎道德。而施其蘊行。合乎時人。而昌其動作。得萬有之真。而繼一貫之傳。身不有身。而靈乃永靈。是無他。誠而公。欲無所肆。而私腎泯。身有心而心非我。靈有性而性同人。如是而運。如是而涵。如是而長。如是而成。究之何我何人。胡帝胡天。亦曰道德也。時與人也。認不失偏。合而凝融。融會貫通。可以言乎修已。吾茲以時加昂。願諸子體時之所以大。而能如夏之大。以化以生。以長以成。則吾數載導善之苦心。將從諸子一往之虔。而大明於世。吾之望慰。而諸子之功。亦垂弗朽也。尙其勉旃。

大道玄妙。莫測其極。視之不見。捫之無遺。大道無方。難知其量。無聲無臭。無色無相。然其體大無外。萬有包藏。體小無內。隱微孔彰。故天以之而覆。地以之而載。萬物以之而長。氤氲無定。化生無常。而世界永久以之而無疆。吾不能名其名。是命之曰道。吾道以道爲道。至平至庸。不以驚奇見。不以炫異稱。至公至正。不以奸巧立。不以貪嗔行。不偏不倚。以渡己而渡人。

善身而善世。故無門戶之見。階級之分。要以能知道而信。明道以行。固無分其富貴與貧賤也。是在求道者自取耳。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在上古。秉賦既厚。故其人淳樸。恬然而守。陶然而處。其神凝而其氣清。固無所謂競與爭也。泊及近世。人生既繁。私慾乃熾。故其人神渙氣濁。防奪而守。凶殺而處。日復一日。故有今日之兵燹劫疫。此皆由人心之譎詐化腐所致。然道雖難變。而數可易。欲易斯數。當正心始。欲正已心。當祛私慾。欲去私慾。當自靜始。得靜之妙。惟坐是基。是以坐者。乃渡人修己之寶筏。普渡救世之慈航也。人能坐之以誠。行之以堅。守之以恒。則一日四度之坐。上之則不生不滅。永得長生。下之則可以強身壽世。雖不能永生樂世。亦可以延年祛病。人人如是。則世界無私無貪。不競不爭。乃得永慶昇平。此諸方其各坐功無間。以臻至靜。要守坐訣曰誠堅恒。各各勉之。

坐之爲言也。二人同置於土上。二人之義。陰陽之謂也。土者。厚也。其也。於身爲脾胃也。故坐之一字。最難言者。其深義也。其淺也則易言耳。深淺之功。各以時疏。惟能不自傷其脾胃。與其厚基者。其體也仍可用其至耳。

論道不難。守旨爲難。道旨維何。端在內功。先有內功。後有外行。外行慈善。內功坐修。道基可立已。其基能立。其基始固。固基立基。必自坐始。坐得其竅。斯能容忍。久坐堅凝。元炁得平。息息弗已。元神可守。神聚團結。不有雜念。雜念不生。去欲去妄。而後斯可由空而靜。由靜而明。明也不昧。靜也能空。空則能公。乃適乎湛然明也。公乃適乎自然。而浩然之功。可以

由靜而得也。其澹然之功。亦可由明而得也。人能寓澹然之思。養浩然之氣。歷自然之境。行澹然之爲。則習識洞明。不泥不狃。舉其大者。純合乎先天之誠。不入乎後天之相。舉其小者。不爲幻而變乎形。不爲義而泥乎質。形質俱化。竅即靈通。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是以人之賢愚。性之善惡。非其自善自惡。自賢自愚。乃其真靈不守。至竅有蒙。賢者愚者。於是有所別已。善者惡者。亦於是有所分已。論道之旨。罔在善行。善行之源。尤在堅坐。凡世之立功業者。莫不由鎮定二字功夫得來也。諸方其各慎坐。勉旃。

道之所肩。人人得而任之。一清之靈。萬化俱包。一蒸之神。萬象俱蘊。是皆在人之所秉者。堅誠若何。乃能定其所任也。故曰。大道無他。虛能容之。一虛則化。容則含。化形含質。而百體成焉。物之孕者若是。而身之修者亦若是。若是而是。先天之清也。得其母已。若是而弗是。後天之輪也。得其子已。水火之分。定其位焉。剛柔之判。定其則焉。體質之具。定其形焉。終始之止。定其節焉。故曰。生剋之理。定乎清濁。乾坤之形。分於虛實。實而虛之。道得其清已。虛而實之。道得其濁已。以清濁之靈。而得乎吾神之聚。吾氣之凝。吾精之盈。所謂生於水者。其水自備。生於火者。其火自備。生於土者。其土自備。生於金者。其金自備。生於木者。其木自備。以五行之生。而爲六合物物之參。則萬有之行。萬象之化。皆從一玄而定其始已。故曰始也者。以萬物動釋而試之也。道之所在。即在其釋。能釋而得其師。得其師者。乃能祖乎萬有。而爲之始也。是以道在源先。源在靈始。靈爲神本。神爲精祖。精爲氣母。氣爲體根。能養其根

。則水潤而木生。木茂而火炎。火溫而土實。土無間已。夫然後其神之存。其氣之化。其源之蘊。其靈之包。含其虛而孕其實。立其物以備其有。萬象俱在。春色實綿。非萬有之始交。非象帝之先乎。諸方各各從靜之始而立根。動之始而立節。期乎不廢不濫。庶幾道之所肩。乃有攸歸已。各各勉旃。

修身之道。修己爲上。修人次之。修心爲上。修身次之。修虛爲上。修己次之。修無爲上。修心次之。修於不自知爲上。修乎虛無又次之已。故曰。凡見其爲修。即非爲修。凡見其心。即非爲心。是修也者。能從自然之運以爲化。乃可與天地同其修已。修者之於修已也。必先以形。形而不足以適其誠者。則動之以言已。言者可謂修乎。則何必悟也。形者可謂修乎。則奚必以適也。適者之適。不自以爲適。而能適其適者。乃可知蒸氣之平。皆從修於不自知其誠而誠得來也。月之光也。清而明者也。無塵染之。則萬物仰其輝已。浮雲遮蔽。其明者有時而暗。其清者有時而濁已。是皆氣蒸不能自平。而至寶之光。不能見其輝已。人心至空至靈之物也。可以察乎既往。可以知乎未來。是心之明也。則性於斯亦可見已。或有私欲之微念動於其中。所謂既往者莫知所辨。所謂未來者更何由得而知也。是無他。空與不空之分耳。心能空者。性必能空。性之所以空者。從修己修心修虛修無。修乎不自知適而適者。其空即在是已。故性之空者。其空必凝。凝凝則氣必平。氣平者必先格吾心之過。而後格人之過也。不然。徒以一時之弗空。而格他人之過。未有不失和而自失其平也。君子之心也。靈而已。所謂空者。性而已。性靈則清。性空則明。是

必從平日渾厚之修者。乃可以知其靈真空之所以爲空爲靈已。各各當悟修身之本。以和爲貴。和則弗急。弗急則平。平則無時弗空。無時弗靈已。或有曰。人之弗平失和者。從境遇得來也。余曰。何也。或曰。人處窮困之極。恐人不能以平相遇。而忿憤之氣積於中而爲不平已。亦有居乎高位。不自知戒乎亢。而每行盛氣加諸人者。是皆不平之至也。余曰。不然。修己者。無所謂不平也。修心者。更無所謂不平。而况修乎虛無者乎。此所以不平者。皆識神之所起而爲不平也。何以知其必然也。喜怒哀樂憂恐懼。皆識神之用也。有一存乎其中。發於念者必爲不平。不平則失和。失和之不平。雖有所當者。亦有所不當已。故曰不平則鳴。鳴者非自鳴也。而有其他之鳴已。是以修者。必先存乎其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想也。知乎想。必無不平之虞。而己身可以不辱。亦無所辱於人已。是在各各平日修養之功。以空爲修。以清爲助。而以平以和補其不足。夫然後明月之心。仍吾心也。天地之身。仍吾身也。其誰曰不宜。

坐功爲諸方修身第一要務。其中之最可研究。以及比例其速率。非從格言之相合者。以捉摸其真味。不足以期其成也。最後五分鐘一言。爲人生學大事成大業之最要者。然而五分鐘之始。當作如何感想。諸方當悟應不有初。鮮克有終。蓋終者始之末。即最後也。始者終之本。即起源也。故人坐定之初。即以堅持自然到底爲功。其初也以至時即起爲念。則終必不能堅。當以無始無終爲坐。至於坐至最後之五分鐘。能以不知其爲終。雖一日一度至百度之坐。皆同一功用也。若以其必有所至而後已。則坐候氣息。必不能調。故認定自然而至。當以無始無終之中。而寓乎其堅

決之心。庶幾終始不渝。而最後之效。時時有此五分鐘之真誠真堅恒於其守已。牛馬可以任重致遠。以之駕飛則不能也。坐者之負重。甚於牛馬之任重致遠。然而能重者爲輕。輕者復重。庶幾陰陽紅玄。聚於一爐已。

人情厭故喜新。惟坐者則不可也。以其故者時時溫養。則新者日日生於無形。故必於吾心中之靜者爲本。而後知定乃有真。真則生玄。無時不新其新。從格致之極得來已。

庸者能肩其大。柔者能剋乎剛。諸方之所知也。然而庸者得其和。柔者順其剛。斯不易也。愚而自用。不能言其庸已。詐而懷險。不能言其柔已。故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使事業之發於世界者。皆從謙平而劃一。不爲日新月異之妄動。則中庸之至誠。可以應已應物。而柔功之化人。柔德之懷人。皆有共融洽之正味。庶幾從修齊以至治平。無所阻已。惟人之坐也。庸以自息。柔以自處。不以躁進急能爲功。庶有真玄之妙。見於回。當於背。暢於斯體。（不言四肢者。以一身之功。全在於極平庸處暢達。不備四肢已也。）然後吾之修。從庸已而治人。治諸柔者。渡已渡人。拯已拯物。皆在其中已。各各當思坐不從格言入手。則格致之功。皆弗能得其真。矧目前知未來乎。各各須研格言。非僅此四度已也。

哈哈。富貴可求乎。雖得之亦不過過眼雲烟。諸方細悟。身外之物。可以持久乎。誰此虛靈不昧之天性。用聖誠之火候。溫養之。使不墮墮。斯即身中應得之物已。故曰。此身何必多求。祇求能同吾風慧不沒者。惟一點功德耳。功德二字。豈易言哉。若有矜色。不爲德已。若有驕色。不

爲功已。矜驕之色。人人皆知其爲矜驕本色者。而終不能去之。而流露於不自覺。何也。人之心也。未嘗不自矜自慎。不過身也爲後天之所。後天之所。氣盛而烈不凝。故魂爲魄役。此修者所以當慎之於時也。噫。以修身而言。修者靡不期於仙佛之階級。有此妄念。則驕矜存於心已。驕矜存乎心。而欲火候功用。得其適以造吾功德於自然者。未之有也。蓋嘗論之。盛氣平。過自寡。寡過必從克念始。克念之不易。人得而知已。然而非不易也。以吾念之初來。而能節以禮。使可於正。乃自易已。諸方試思。吾身爲真乎。爲假乎。以其爲真也。氣散則七尺之軀不能言動已。以言乎假。則亦有肉體飛昇者。是其理可測乎。曰安在其不可測也。人不細察之耳。吾身雖幻。吾固有之性與天賦之命。皆與靈相凝而永不沒者也。是以質體爲虛。靈性爲實。修其處以返乎實。而後靈氣相凝。神精不渙。乃反乎先天已。是先天與後天。一乎。二乎。同乎。異乎。有所分乎。其無所分乎。以身之置於塵世者。必曰後天。必曰二。必曰有分。其實一也。無所分也。人從胎元成形之後。雖形質具備。而性靈未昧。吾固有之先天。仍合於形質也。所以謂其爲後天。爲二。爲有所分者。乃人欲近之。真性自迷。漸染於習而爲故。此所以昧乎真靈。必從坐修以培其內。行慈以養其外。不矜不驕。不吝不攀。以吾之力而盡其所能。絕無吝惜。而處於坦適。乃可以言吾之真也。真者何。命也。(下略已載後性立命類內)

中天之世。洪水猛獸興災。春秋之時。亂臣賊子堪禍。今者異端蜂起。邪說橫行。不畏天命。不畏鬼神。其流毒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亂臣賊子之禍也。夫洪水猛獸易治。亂臣賊子能除。惟

異端邪說之宜。深中乎人心。不可挽救。以致一人之心詭譎。十人百人隨之。十人百人之心詭譎。千人萬人隨之。滔滔皆是。舉國風靡。上干神怒。戾氣結凝成災。吾不忍胞與沉淪。故藉飛鸞教化。內以存心養性爲修持。外以慈悲救世爲功行。使衆生知一源之本源。各生生化化於自然之界。則邪說不息而自息。人心不正而自正矣。蓋人生有靈而後有靈。有靈而後有性。性之在人身也。內之五臟六腑。外之耳目手足。天然位置。不待鋪排。一動一靜。一出一入。通天地之造化。有靈而後有性。有是性而後有是形。有是形而後有是心。心也者。人性所流出之穴也。出於不容已。動於不自知。率性而行。順其自然。則太和之氣見。而先天之道立矣。今之人不知養性之要。日耽於聲色貨利之途。遂將天賦之靈。摧殘殆盡。性之不存。靈於何有。靈之不凝。靈又何託。靈既不固。則魄忽來居。如響如雷。沈沈昏昏。雖生猶死耳。吾於道院。垂示坐功。以靜定。以中和。所以養其性。清其心。固其靈。明其德也。吾恐衆生養之不得其恒。殘性之物。不能驅除淨盡。不得不以外功爲輔。使其成人之德。濟人之難。以心之仁。救其行之偏。以行之仁。培其心之德。自內至外。醇乎其醇。未有不善者矣。人心既醇。則邪說異端。自莫由而入。浩劫更從何而生。渾渾穆穆。大同之世也。

形氣相守。心爲之主。心神相依。靈爲之主。靈氣相凝。息爲之主。故心與氣靜。靈乃自清。靈與心定。氣乃運化。息乃運化。是修者當以心爲主。而以息爲運也。息息之功。坐定氣通。氣轉靈守。不有其息。氣也弗動。不有其靈。神也弗守。氣動於靜。是曰真動。神守於定。是曰堅守

·守者。守其清靜之靈。以養夫浩然之氣。則心思不離。而神與靈永凝已。是在吾心之所止。有所定於自然也。自然之功。不以其動而自驚。不以其靜而自凝。必也有活潑之精神。以合於虛。由虛生實。由實復歸於虛。則天命之立。無往不善。不必強求有形之化。以自動其氣。移其志。使心如枯木死灰。則心也將死而不自知。故曰。哀莫大於心死。心死者。靈死也。靈死者。氣死也。氣死者。神死也。谷神不死者。能養其心於定。養其靈於止也。養其心於定者。必有自然中和。充塞於吾人身中之乾坤。養神於止者。必知其所止。以定其真中之功。而息其妄念已。是靈者。莫靈於心。莫清於神。清者。無爲而通也。無爲而通者。能止念於須臾。此吾道弟子所以制念於無形也。蓋念之起也。有時知之。不知者亦有動時。是難也。莫難於不知而制。知而制之。轉念即知。不知而制。出於自然。欲其止也。非有至候。不能一觸即發。感而隨通也。諸方須知心愈猛。如龍如虎。如風如雲。伏龍必先散雲。制虎必先定風。雲者。私欲也。龍者。貪念也。夫其貪念。私欲自除。修者於坐候功用。先空其靈。以定念止息。而後息思之功。潛龍於淵。困虎於所。風和雲瑞。皆爲中和。是無他。自然之功候。有以致之也。自然者何。無所識。無所慮。從修養以自然。久之又久。則應事接物。莫不自然。所謂行住坐臥。皆可以自修者。其在斯歟。各各勉旃。

化於世者。其清心之功爲大。而大以化之。又在不自知其所運用。乃臻乎妙已。今日之言道。以施救度者。其莫審此以爲之施。以吾可觀之靈。流於其行而靡厭者。亦哉美善於些些已。哈哈。

·人能自拔。心自能恬。其以恬而入於覺覺之境。實較昧然爲修者。所得爲多。然而昧孰難化。靈未充復也。是賴內養而明自照。則所以充靈截昧。又非尋常所可幾及。故吾道主靜爲體。果守其體。而弗因動而動。則動於中者。皆出乎真一之源。以氤氳而足彌綸。雖遠自周。雖小亦在其主於中。固猶性靜自如也。軻徒所謂養氣。斯則得乎正大之道。而維繫倫常綱紀於世者。世風倚以弗顛。其得於身。五官百骸皆治所運。心君泰而靈明自固已。是爲修養之要。弗得其養。修必難期日有進功。何也。培之未堅。隨而挫之。心無定主。而氣返魄馳。其戕性而妨靈。隱無所覺。而神之耗也。皆棄已具之根。而從外體以放歸莫或有之鄉。吾道之所以用爲大成也。諸子從吾學道。學之能進。在習之時溫也。不求溫習之功。將多放肆之弊。放而難收。一時以爲偶者。再之則若固然已。以不然爲然。動失道之自然已。欲驗自然而循習以進。惟有理氣之順。而自恬於心。以堅守而溫養之。庶乎氣足靈回。靈含性中。而外無所施。內照悉明。明於內照。外物紛來心無所蔽。以不蔽之明。以處於物。其所均調。德契天地。而真人成已。諸子之修。而今而後。願審吾言。好自持守。道得乎心。身達於道。無他與秘。而求之得。不求亦得。非謂修之難得。特患不知所修。修猶虛說。何況於道。此必人人自悟。捨俗摒情。純功乃可望也。其各加省。吾之遠期耳。勉之勉之。

嗚呼。下元風化。日趨澆漓。人心弗正。何以自維。此修者所以以世風爲憂也。今幸下元已終。上元伊始。雖有澆漓之風。亦可挽救於無形。是默化潛移之功。捨道奚屬。而濟人利物之實。有

非他物所可擬者。此道慈所以爲救世之大德。爲化人之功行也。諸方修養數年。當各各明其所以然之謂道。更明其所以然之謂慈。能明乎道。則功候之息息相運者。恒如也。能明乎慈。則施及於人。而實惠均霑者。澤如也。惟其有恒。則功也可以定矣。惟其爲澤。則行也可以因其時。以堅恒之功。而運於自然。法天之道。以合人之道。盡人之道。以修天之道。莫不由乎自然之功。以相運相守已。因其時以爲慈。則推己及人之行。莫不因衆衆同歸之道。而兼善天下後世已。此道慈之功。所以重乎不懈。而曰仁也。惟其仁。故能一。故能恒。惟恒則堅。惟堅則久。惟久則大。可大可久之功。莫不由坐候之真旨。以通有於無。轉無於有也。諸方修養之功。當明本旨。本旨不何。坐也是定。定於坐而守其妄中變。以運其息於息者。乃可以得其仁。而爲真功之肩。真行之寄也。老人甚願各方以有無之相通。而以其仁爲旨。以有恒不懈。自然運化爲功。庶幾大道之肩於諸方者。乃能永久而不沒也。各各務當尋其究竟。於有見無見。有聞無聞之中。則無所不得已。豈曰自修云乎哉。各各勉旃。

修道之士。果足院門。入座而坐。先進者誨之曰。吾子之學道也有年已。吾子之修坐也亦有日已。然而望道不見。習坐不堅。其子之夙慧未明歟。抑子之夙根未充歟。不然。入座而息息弗通。修進而念念未消。是何故歟。噫。吾知之已。子之修也。不患不誠。每患神之弗靈。子之坐也。不患不恒。每患功進不猛。是人也。可以言夫修乎。可以言夫坐乎。修者修其德也。息者息其氣也。今子也。德之不修。然之不息。學之不講。坐之不習。每每遷怒於人。過則憚改。是豈修者

之所謂修乎。抑登坐者之所謂坐乎。若夫修也。必謹於言。敏於行。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矜憐愚蒙。而勸後進。夫然後吾之息也。息其因而堅於坐已。坐者有形。必非真坐。真誠之功。無見無聞。不以奇異炫耀於人。不以幻境惑搖於己。必心有所安。而止其所止。則本末先後。皆適其序已。今子也坐之之功。一暴十寒。修之之德。利己害人。以吾之術而欺人以德。以吾之坐而使入盲從。世之人將焉爲子所蒙耶。世之人將盡從子入於歧途耶。論子之修。中人以下。論子之坐。下元之下。而乃言大弗慚。行細弗憚。合汚同流。存滓遺粹。使至正至善至堅至平之功。易爲有異難能之求。子也不亦千古名教之罪人。萬世大道之戮人乎。子也學道有年。談道有年。從先生之修者。日計有餘。歲計不足。從先生之坐者。初習適如。繼坐滯如。常坐則如有物橫亘於派海之中已。子之修固無論已。子之坐亦豈能終欺於世歟。以余之誨也。而正子之修。謂子之坐。子能從其善耶。吾不之拒。子弗能從其善耶。吾弗之拒。拒人之學。迫人而誨之。皆非所以爲修也。爲坐也。子既入乎道已。當以道之平易。道之自然。而洗汝心。滌汝念。以期除淨渣滓。則疾病弗生。災害弗侵。乃可與言修也。矣念弗萌。清魂於舍。定神於中。固息而息通。存心而存寧。乃可與言坐也。修者之功。如斯而已矣。坐者之功。如斯而已矣。修於內者。必有外行。外於適者。必得堅恒。乃能永保吾靈。永明吾神。天地可大可久也。日月可明可恒也。山岳可峻可同也。河海可容可息也。嗚呼。修己之功。不亦大乎。渡人之德。不亦盛乎。子何不以此矜炫異之見。易爲平庸恬淡之功。則子之神不昧已。子之靈不蔽已。子之精不搖已。子之

氣不滯已。故曰。順其道而正之。則覺岸即在目前。由其道而異之。則覺岸在腦後。知其道之正。而故爲反之。則覺岸之於人。如隔萬重山已。論子之功。下乘之修。不無根蒂。論子之息。後天之坐。氣亦少同。由其迫以歸於正。則先天無上上乘之真諦。子不期得而得之已。奈何以清明之靈。而妄自大。妄自棄。以入於歧途。永墮永墜。不亦惜乎。修者聞余言。肅然起。尸然立。唯唯於口。而改正其修功已。乃無語而退。

天地生生之道。無非陰陽二氣。輪迴靈運。氤氲無間而已。然此皆後天之物。若論真源。祇是無極太極。渾渾淪淪。浩浩淵淵。無可測識。無可定名。惟靜極而動。陰陽兆象。造化分形。陽之昇於上者爲天。陰之降於下者爲地。天地定位。人物得其理者成性。得其氣者成命。而太極不因之有損焉。即天地未兆。人物未生以前。而太極亦不因之而增焉。夫太極理焉。無可端倪。而實爲天地萬物之主宰。易有太極。生兩儀也。此兩儀發端。由太極而生。當其動而爲陰陽。是其氣機蓄極必洩。非太極之有動也。其動也。其氣之屈而伸也。及至靜而爲太極。是氣機歸根返本。非太極之有靜也。其靜也。亦其氣之伸而屈也。要知氣機有動靜。太極無動靜。學者於此須要明此源頭。始不墮於形氣之私。其在人生父母未生以前。則虛無而已。此時有何動靜。即太極也。然雖無動無靜。而動靜之機。無不包孕於虛無之中。故儒謂理可通其氣者。此也。及氣機一動。落於人身。則太極判矣。陰陽生矣。五官百骸從此始矣。一陰一陽。往來升降。要皆離不得太極之理。若無此理。則亦塊然一蠢物耳。諸子既明修煉。要採陰陽之氣機。以爲長生之藥物。尤要

識得太極之渾淪。才是成真根本。故功行二者。不可偏廢也。至於打坐之時。一心凝神。除却思慮。滅去幻緣。惟以無心爲心。出於有意無意。渾渾淪淪。此得天地之始氣以爲氣者也。於是外調口鼻之凡息。內蘊呼吸之神息。一往一來。循環迭運。氤氲無間。而天地萬古不磨。即人物發生不息。學者於行工時。務令此心百無存想。萬慮皆空。即得太極之道。調其氣。運行周天。即得陰陽之氣也。夫天地其所以爲古不磨者。由此理氣運行之耳。我能效天地無爲而行。生生不已。即盜天地之元氣也。其真有何盜哉。人與天地同一理氣。顧天地何以長存。而人物有生有死。祇因人物之生。雖抱一而居。涵養而處。無如氣自爲氣。不得無思無慮之真。以致紛紛紜紜。糾纏夢寐。氣雖猶是。理則無存。然理既無存。而氣亦必因之以亂也。惟以無思無慮。無作無爲爲本。則氣機之流行。一聽諸天道之自然。無採煉工夫。無作爲意想。總出之以自然。運之以無迹。如此虛合道。道合自然而已。惟初次行工時。其心必起伏無常。其息必往來不定。不得不勉強以息思慮。然此思慮。不可太爲着意。如太爲着意。即後天之物。非先天之道。縱然有得於身心。亦不過健旺凡體耳。不能有生於法身也。古今聖真仙佛。莫不由此道而進。願吾修子其各注勉。

老君訓曰。修身。修行。修功。修德。皆曰修也。修之所以重在能齊。齊即修之真精神。如不先明精神。統曰修身。修行。修功。修德。無怪人盡視門如牆。循牆敲門。其不誤坐於走。誤思入魔者幾希。今

師命吾來。將修之一義。分教解釋焉。諸方參之。一曰修計五等。道家一派。修內功也。基督一派。修外功也。回教一派。由外而內修也。佛門一派。由內而外修也。儒家一派。內外兼修者也。有此確實之指示。藉可了了宗教修士創始之初心。與夫一切真精神。無不如此掌上矣。一曰男女同修。可以鎖陰潛陽。取法乎日月。各經一緯是也。一曰男女分修。取法乎山水。水為至溫。樂義在柔。山性至堅。取法乎剛是也。一曰坐法。種類甚雜。皆後世演出各宗。而分一個真精神。所以內修成一宗派。外修成一宗派。外先內修成一宗派。內先外修成一宗派。內外兼修又成一宗派。不。真精神上修為。愈久而愈散。愈遠而愈離。修性是以日薄。修命所以日歧其途。而真精神更不可思矣。

昌佐神訓曰。斗柄北指。天氣上升。地氣下降。上下不通。閉塞而成冬。冬又曰至。是何解也。冬至者。冬至其極。而一陽覆伏也。是以陰極於子而陽生焉。陽極於午而陰生焉。故曰陰生於陽。極於子。陽生於陰。極於午。是之謂陰極陽復。陽極陰復也。此天地本來之軌。陰陽自然之機也。人生於世。各有其軌。各有其變。事之於人。亦各有其軌。各有其變也。故曰。因道而行者。為人不失其常。為事不失其序。明並日月。仁同天德者。聖人也。是以順天者生。逆天者亡。此即所謂八之一行一動。事之一舉一舉。均不可有違天道而昧功行也。是以顏四勿曾三省者。皆所以恐違天意而違常軌也。今人不古。心多謬詐。道德淪喪。日甚一日。若不急於收拾。是非同歸於熾不止也。吾院立於茲世。能於少許日時。而風行大地者。其或有可收之機歟。惟是道因人

而行。人因道而生。道不得其門。則無門以窺道。人不得其道。則更不能以生存也。是故儒祖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此恐人之不明道體。而未能知道之所在。故又示以明道之用。行道之實。曰中曰和。蓋中者人之本心。即道之大體也。人能極於中。則七情有節。內不傷神。外不逾情。而道立已。和為處世之本。亦養命之根也。苟能以和中藏。則上能接天之智。下能合神之神。而內外皆通已。是以經曰。和也者。天下之定理也。惟人行道不察。不失之於左。即倚之於右。而均不能得其中正和平之定位也。吾院之坐。即所以平其氣而導於和。明其心而使其居中。人之習坐。不失之於形。即失之於枯。亦大可惜也。聖帝訓曰。道中所恃以為戒者。因果而已。此下乘之說法也。至若上乘之說法。純以坐息為言也。坐之不堅者。其心弗平。息之弗通者。其心弗適。是以道之真味。惟在於坐。坐也得其真堅。乃能不費力於外行已。故曰。見義勇為者。恐失之於鈍。而不得其平也。識其大體者。乃可與言大也。故有以上乘之法。為中下者流流參。則道乃愈乖已。人有不俟其時而妄作聰明者。必自惑其惑而後已也。人之處於世也。不可有已得心。不可有假借心。不可有其念。一發而不可遏止。終必敗其心已。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此因果之所以為因果者。皆由自招也。可不平其息以堅於坐乎。嗚呼修難。嗚呼心難。

孚聖訓曰。坐之一解。本無難言。從極簡處言。平易近人。從極微處說。奧妙無窮。彼夫人生之始。無一日不靜坐。靜坐而後成形。由無而有者。是坐也。由有而無者。亦是坐也。由無而有。

即一滴小胞而後氣化成體。四肢五官七竅八脈。皆成全體之用。及其產而後。生之者少。行之者多。動之時。行之時。有晝有夜。與未坐之前。純處動體之中。則大差矣。生而善動。而誤於過量。若天生而恰得乎中庸。生而善順乎一晝一夜自然晝晦之際。以出以入。以作以息。雖無一刻言坐言靜。則動於晝者必靜於夜。夜臥於眠。上古之人。皆是坐功。亥子之前。燕能蘊水。亥子之後。燕能生水。日作陽充。燕水相生。火不能尅。真陰返本。能灌自有。不見乎涸。不從主得。實不減乎坐功也。吾之論坐。與神異者。形式之間。不守舊法。不誤後來。皆爲吾師妙山最初坐體而來。世之坐者。又何疑焉。今人不知坐法者。習者強其能。則誤於病。而泥於成仙成佛。以是求者不誤於沒。則誤於劫。吾

師悲憫與人殊。而大旨甚廣。不以偏廢。不以大殊。不以難退。不以易進。一生萬有。皆從坐始。言坐之功。由前一說。修靜養氣。可以延年。由後一說。積德衆生。因果得福。是皆淺言乎坐。而忘乎坐之功大矣。

吾言坐者。分爲二種。一爲前一節之言。再加普濟之旨。則道心靜處。即是坐心靜處。又一說。但求靜自寧。必先寧人。是以坐久。功養潛深。功候已得者能之。而獨求夫坐。以待成仙成佛耶。固不能如是之易。亦不能捨乎習靜。善坐不必有心求之。雖晝夜無時見其坐。實無時不在精神陰陽真氣中坐之。此時求此等修士。祇在能知五六交亥之爲陰。六五交午之爲陽者。得明乎是坐真旨云。

師道無私。首貴有恒。堅心降得魔千丈。而後可與言燕旨也。今寧院成立。將及匝月。諸方毅力猛進。始克道基小固。惟大道至公。不尙嫉忌。而於身心事功。庶乎無傷耳。嗟乎。茫茫大陸。際下元之告終。而上元將復。新陳代謝。消長互迴。正風雨漂搖之候。大劫重臨之秋。不墜落者能有幾人。願世界之沈淪。曷勝浩嘆。幸遇

師道。誠萬載難得之緣。功在內修。行在外濟。修濟並育。夫然後人爲至人。不爲劫灰所燼。永脫輪界已。其要有四。

一道功火候。心爲之主。心定心清。斯不爲欲惑已。

一道日用之庸常也。天性物質。無非圓圖。燕胞所化。得賦者皆清。其濁者私染之也。惟空靜則靈返清已。

一天與人同。心不移奪天也。朝胡暮越。人心之障也。欲去其障。必忍容相合。斯無人欲之邪蘊已。

一信心堅定。不爲外障所侵。夫所謂信者。意也。期也。意不妄動。期不愆忒。而後功效斯著已。以上四者。均修身之要道。遵守奉行。將來樞籍永固。而不循環中幻相之疊現已。

道至今日。外行雖普。然有所疑有所惑者。仍不乏人。其故云何。良由於各各不能自悟其理。自識其妙耳。以道論之。能修者修其交耳。能行者行其奧耳。交奧合一。而後靈氣相凝。修行並重。斯無疑無惑已。古之人有以無爲聞處。高蹈遠行。是修乎己者也。問其行。則茫然莫解。與許

是也。古之人有以德報怨。殺身弗顧。而思有以拯人者。墨子是也。問其修。則求在外者也。古之人有以內聖外王之學。出處入玄之道。合乎時中。無不及之弊。動適乎宜。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問修其。則曰克己而已。問其行。則曰忠恕而已。以克己忠恕之功行於世者。則無將無迎。無疑無惑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以言乎名者。則三代以下名者尙矣。以言乎利。則三代以下。以道爲利者。則又高矣。故高尙其志者。海內人士。莫不望風而景從。何也。以其尙能維世風故也。今也

老祖大道昌明之期。諸修方經遇此萬劫不滅之好機。苟能明乎道。而以道爲利。爲內功外行之初步。則大迫之得乎己者。必能漸入於克己忠恕之功夫。而造域乎深玄之功夫矣。各各勉旃。

人智日開。性情易動。每一不慎。致生無端大禍。欲除大禍。厥惟治心。治心之利器。即習坐功。夫坐久靈氣固結。心地朗明。非禮義之事。決不肯爲。更不敢爲。淑身淑世。孜孜不輟。雖不若聖賢不染物擾。較之酒混之輩。要勝一籌。道之精義如此。修身之益又如此。諸子能不精心考究。力圖奮進乎。箇一秒之餘閑。習領玄妙。豈亦弗願爲乎。可將此訓傳示各方。一體慎道。萬事忽於意。慎於動。一步不忘。事必可爲。韓子云。業精於勤。即此意也。勉之。

人之一生。如燈燭然。混濁之膏。其燈光必不能明。即如清膏之燭。燈光固明。然當此濁世。譬諸明燭置諸疾風曠野之際。不有保守之方。亦將無以自存。何也。蓋燭之膏質有限。而疾風吹之。猛日曝之。試問其燭其光。能保其膏不盡而明不滅乎。故吾

師既授以靜坐之功。又爲以慈善之行。坐功猶之添膏而清質。慈行猶之置罩而避風。燭既可以添膏而清油。又能置罩以避風。自然永存於不敝。但世上所用之燭。皆用油膏製成。獨我道院現用之燈燭。則以蠟皮灌油。在諸方置辦之初。若以爲偶然者也。問之諸方。亦皆莫明其妙。不知此區區一事。實已含有莫大道用。以此類推。亦可思過半矣。

貴乎中庸者。言其無偏無倚也。貴乎虛玄者。言其無助無想也。言乎清淨。則道之中者。皆純白己。言乎住息。則道之庸者。皆靜轉已。言乎大化者。則道中之道。有莫知其所以爲相已。故曰。五行之運。從無聲塵以行也。五色之化。從無形處以蘊也。五味之辨。從無動處以合之也。五而爲五。道乃有中。此中之用。於無所見聞而後合乎虛玄。以成其庸者也。本固則中。本凝則庸。中庸之道。無偏於一是。無倚於一見。而後虛玄之體。若有所結已。今夫一勺之水。可以爲滄海之用者。以其無大不包也。一坏之土。可以爲泰山之用者。以其無物不生也。無所不包者。則其心得乎中已。無物不生者。則其體合乎庸已。故人之坐也。其姿本無正與不正也。以其心之所注。念之所凝而定之也。上下得其平。遠近觀其止。而後姿之所以爲姿。莫不合於已。以人之息也而論之。內曰不搖。外侵何擾。其擾者。中不能自持故也。中不能自持者。其庸也必爲其他障所惑已。故曰。欲息清甯之府。必先息虛玄之地。息虛玄之地者。必自一念不生。而後得其所止已。若以道中之真息爲言。則吾心中之動靜皆息也。吾心中之弗動弗靜。息之息者也。其息之弗動。後天之先天也。其息之弗動而動。先天之先天也。以後天之先天。則凡初修者。皆由斯入

乎真矣。以先天之先天。則凡修之有其功者。皆以是而為奧。故曰奧也者。指衆修而言其中也。奧也者。因化而至於其妙。無所用其奧。自無不合於奧也。是以坐候之有定者。中之為言也。不以其定而無不定者。庸之為言也。以其中而後不動其念者。其功也難而易。以其無所謂中。而庸常之道。無時或念。無時或動。此所以易而難也。初修之士。無不思銳進之功。一有失足。則阻滯已。氣息阻滯。必思退已。是以必先其恒心堅志。而後可以言修也。故潛龍於初九。因初修者。不以視聽見聞。擾其心志也。見龍於九二者。以吾所涵養之功。而隨其時以濟物濟已也。惕屬於九三者。以吾心身之正命。必朝夕乾乾。無驕無墮。而免夫一簣之虧也。躍於九四者。蒸氣相凝。道乃有中。因其所中。而上以濟乎其大。下以臨乎其深。大而化者。人弗知其名也。廣而行者。人弗知其躍也。人之弗知者。其心已見於有象之化已。飛於九五者。以其德深而施於廣遠者。無所不化也。人人被其化。故曰利見大人。利者。利天下利萬物利胞與之謂也。衆人見其利。故稱之曰大。亢於其上者。因功而驕矜之謂也。我有其功已。必思急流勇退。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知其足者必悔。不知其止者必吝。悔吝存於其間者。凶莫大焉。故修者在野。而以中庸之道以濟世。不為羣龍之首者。乃可以言吉也。君子不愚其道之弗能修。而愚其好居人上。好為人師也。君子不愚其身之弗能揚。而愚其蒸之弗能凝。故必履霜而知堅冰。无方无體。以其直者。而自利其大也。夫然後得其遇者。利后主之貞。弗得其遇者。括囊亦可無咎。庶不致有玄黃之血。而為龍戰之凶也。其孰曰不以其貞乎。不以其固乎。貞固云者。吾身之貞固也。君子能

貞其心者。而後可以固其身已。貞也者。中之謂也。固也者。庸之謂也。貞固而後中庸者。雖聖徒賢子。亦不能不以其規也。故曰。規乎心者。規於自然。自然之利。從靜息始。是以不能不尋潛中之中。見中之中。乾乾之庸。惕厲之庸也。中庸之道。無所謂念。無所謂動。念起即止。損而益之。靜極而動。益而損之。故曰計不足。損而益之之謂也。歲計有餘。益中之損。損中之益也。天下事能得其貞者。乃可以守其中。能得其固者。乃無時不運。所以靜定之思。必知其所以為運也。天之運也。無聲而有聲。無色而有形。人之運也。有聲而無聲。有色而無色。有形而無形已。道言其天。則處處從其逆而順。道言其人。則處處從其順而逆。順逆之功。非修之至於其靜者。不克言其極也。無化而化。自然之化也。無生而生。自然之生也。此天地所以歷永久而不沒。人之所以自年為上壽也。天無所為損益。其所以損益者。萬物之損益也。人無所為損益。其所以損益者。形體之損益也。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刳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刳狗。人之不仁。以性命為刳狗。天地之所以不仁者。生殺之謂。生中萬殺。殺中伏生。此不仁之所以為仁也。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善惡之謂也。善者保之。惡者化之。善者存之。惡者除之。此聖人不仁之仁也。人之所以仁與不仁者。與天地與聖人有所異也。中藏乎虛。而含於自然者。乃克言其仁已。中有所動。而為念之所搖。思之所惑者。乃不仁已。不仁者不以己所藏之仁為重。則性命之正。皆亡於無形已。故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無己。功也者。從自然之堅而來也。何所用其有。名也者。實之賓也。更何用其有。己也者。陰土也。脾之稱也。思慮之神也。識神

之用也。故曰後天。後天之爭。魂魄弗寧。故不能不以克己無己而定其息也。息之寧者。從無己始。無己之力。先天不得而名之。故以其自然之姿。而虛無恬淡。清淨寂玄而守其中也。以言乎道。則從吾身之無。而性命得其正已。何以知其正也。與世無求。與人無爭。遞世先閑。奪世而不伐。故曰。庸言之行。庸德之謹。守其素而安其分者。自無不得其中也。人能以性命爲正。則潛之者元如也。息之者明如也。惕之者裕如也。躍之者謹如也。飛之者慎如也。亢之者退如也。不爲衆首者安如也。是道之所以有定者。無不爲其功之自然。而後無不如之自在也。諸方守道之功。於堅求之。行道之功。於恒求之。化道之功。能以素求之者。則心之所止者。無不止乎清己。心之所動者。無不動於正己。故必有自然之守。而後可以從中庸之道已。不過修之未至其候者。雖偶有所念。念起即止。心有所思者。思動隨止。則無往不利。而後天入於先天之功。於是乎在己。各各當守其潛以至於飛。當從其飛而知其所止。則時時括囊。時時自清。時時方直。無時不大。道之化人。於是備已。各各慎旃。

天地清寧。而萬物生。人心純正。而萬事利。故曰。天之動也。靜以形之。地之靜也。動以寓之。人之行也。功以濟之。心之固也。正以凝之。不得其靜。則氣弗能堅已。不得其動。則氣弗能化已。不得其行。則神弗能清已。不得其固。則靈弗能運已。是以高明爲天。以其無微弗燭也。博厚爲地。以其無遠弗届也。中正爲人。以其無德弗容也。公濟爲心。以其無念弗通也。矧乎幽微。居乎無極。容乎其至。通乎至靈。而後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心之

所以爲心者。皆得乎先天之至純之真宗已。是在各方能養之充之學之凝之固之堅之運之化之。斯其道無不通乎至息至靜已。而諸方各各當從克己之念。以平吾之性。掩己之功。以藏吾之能。庶幾在人爲賢爲聖。在修爲神爲清已。

修道貴悟。悟由覺悟。覺由性覺。名爲真覺。真覺之覺。是爲正覺。正覺之覺。是爲大覺。大覺之覺。先覺是也。所謂先覺者。不依於數。不拘於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率其本真。任其自然。上通九天。下澈九淵。明乎無始。達乎無終。精矣微矣。玄矣妙矣。道曰聖智。儒曰通神。釋曰寂照。回曰真如。耶曰聖靈。是真覺也。是正覺也。是先覺也。苟覺非所覺。又爲妄覺。妄覺之覺。覺如不覺。是覺不除。即昧其真覺。蒙其正覺。失其大覺。迷其先覺矣。吾願修道諸方。於道以知悟。於悟以正覺。則道自不遠。而悟得真悟。覺歸正覺矣。諸方悟諸。諸方覺諸。

世之縱情六慾。心迷七惑者。日在幻境。而莫知其幻。身處苦海。而莫知其苦。痛癢若是。猶不覺。有令吾傷心慘目者矣。想其心之所縱。情之所惑。不過爲一身之計。不知身屬濁。屬乎陰。修屬清。屬乎陽。移爐換鼎。即降濁之意。子午抽添。乃爲清陽之歸。無如世人昧於是理。陰陽不分。清濁不變。以致世人爲世人。而仙佛爲仙佛矣。嗚呼。仙籍不能註明者。即在乎陰濁之有餘。而清陽之不足也。是訓也。願各子共體之。

道越功候。性靈爲主。性靈真宗。以空爲主。空寓自然。乃云真空。空不自然。空亦不空。是性

靈之空。必是先天虛之境。不可有絲毫假借勉強。方足以守其空。空之守也。以神為主。神之靈也。以氣為主。氣孕則化。化則相轉。相轉則相生。相生相制。而後天地萬物之主。乃得其宗已。宗不離乎母。母生於玄。玄生於妙。妙道自然。其惟至空之主乎。至空之主。惟在坐悟。坐悟一切。其旨在意。在息之功。惟在性田。性田之基。立於命宮。命宮之始。在於海。海海生靜。而後有動。動靜不分。剛柔相濟。剛柔之機。起於幾微。運於無形。無形之形。性天乃化。性天化而靈界自充。界輪平定。乃能不己。此天地萬有之性靈。莫不化於氣而始於靈也。靈之爲物。無形無體。天地離之而不能久固。萬物離之而不能生存。修養離之而不能運轉。是則因因且盡。洋洋灑灑。習習爽爽之佈於空際。散於輪界。充於一靈。無非是靈爲之主也。無是靈。則性何能賦。何能固。靈何能充。氣何能定。若然者。守於空而有定者。靈爲之主也。運於息而有序者。靈爲之轉也。藏於神而爲生化者。靈爲之母也。故欲氣而能運行者。靈爲之基也。由是言之。靈之充也。則氣息運轉自如。性命固堅不移。靈之不充也。則性命靈神必不相合。而氣息亦必不能有所主已。噫。靈有形而無形。有體而無體。萬有之形皆靈之形也。天地之觀。皆靈之體也。是非無形而有形。無體而有體乎。有體有形。其母也歸於無。既以無爲主。則凡形體之生於死化。皆從此一靈爲之宗已。靈之宗也。妙玄代其運用已。故坐而靜者必動。坐而止者必行。坐而虛者必實。坐而空者必色。何以知之。坐時守靜。不期息之必動也。而息自能動於靜者。非妙玄代靈爲之定乎。修養堅誠。本不期其定游。然功候一到。自能定游。非靈令妙玄爲

之運用乎。以是理之深。而證生死之淺。由生死之淺。復證定游飛升之深。所謂深即淺。淺即深者。在於是已。由深即淺。淺即深之理。而研悟莫之知而致。不期然而然之理。必若合符節已。是。天人相通者。通於靈。靈之通也。自然爲主。自然即是功候。因其功候。自有所得。不因功候。必無所成。所謂聚之端釐。謬之千里者。即在是也。各方修功養候。自然爲主。人人皆知。知於悟者。不得多見。知於弗悟而強以爲悟者衆已。悟而不悟。其悟也是。不悟而悟。其悟也真。悟於不悟。其悟亦可。悟於似悟。與誤於強悟而自以爲悟者。其悟乃相去愈遠已。故曰。悟者悟性。不悟誤命。不知性而不知命者。命在其中。知命而不知性。命也同歸於爐已。命與性之分。即在幾希之判。所謂先後天者即是。然先天有性亦有命。後天有命亦有性。所以分之者。性命之有形無形耳。先天命有形而性無形。性有體而命無體。後天命有體而性無體。命無形而性有形。以是證之。則知性命形體。有無虛實。均在一點爲運。一氣相守。一靈相充。一神相定。不過添在先天。充性而不充命。氣在後天。充命而不充性。命性同充。即云大充。功候至斯。遂心所從。氣息之轉。亦於是定。潛陰先陽之主。亦更由是而有基已。各各研味。坐息之守。守性乎。抑守命乎。守性而不守命者。靈神充。形質不凝。守性而守命者。則雙修之旨既合。而靈神形體皆相合已。其性命之守。當以堅誠之定力。引氣息於自然之運用。以轉其周天。使循環不息。夫然後一放萬彌之機。立於無形。而轉其所轉已。何以知之。添催氣動。出於窠而入乎息。由息以入命。復由命以轉乎各經。而仍返於性。由性再至命。乃能由尾軀下元以上升已。其理云何。即先後

合大。性命雙修之要旨也。不若是。氣之相離者。必不能相合。性命之相阻者。必不能相通。尖堅之功。披闢之候。何以知其爲守也。何以知其爲走也。知之者。或於塑梳。或於關定。或於詛敬。或於接適。然雖於是而不悟是者多。故必從一定之所守。以悟其走。而後尖堅披闢之功候。有所主已。主者仍在自然。自然仍在於氣。氣之至其境。虛妙空玄。何謂虛妙空玄。從靜以悟。自知其所以然已。各各善悟坐候之靜。而後悟氣息之靜。由氣息之靜。以悟天地萬有生化滅度之靜。則靜中之動。誰實主之。不禁啞然失笑。故曰。下士聞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因其自然無所矜奇。故笑耳。然道之所在。能守中虛。即明斯旨。中庸者何。不偏不倚。中者不偏。庸者不倚。不偏則平。不倚則正。平正之宗。仍在自然。自然無爲。無爲有爲。性靜必動。命動從靜。若然者。大道真宗。其有所悟已。嗚呼。悟之深者。仍從淺解。悟之淺者。可以深覺。淺解深覺。是非各各不聞不覺之功。不克以語此也。各各養靈養氣。從神爲主。從氣爲宗。主其宗者。乃定是基。基也有其固。本也乃能立。本立道生。其是之謂乎。各各勉之可也。

達祖訓曰。坐爲內功最要之旨。故指坐者對於坐則。先要詳審。然後再參以道旨。而後方能授人以法也。其要有二。一曰坐之形勢。及姿之如何得其正。一曰默平呼吸之息。及精神之凝固。方能得其正也。至於大道之要旨。成已成物。自渡渡人之功耳。不先有坐訣。弗能澈。弗能澈者。厥弗能悟。悟而後得其空。空則神弗外馳而默凝矣。一盡開天。真氣涵育。萬有生焉。人生於中。稟賦獨厚。是以爲萬物之靈。與天地並也。惜乎人

之虛靈。爲物次所蔽。日趨於名利富貴之場。荆天棘地之中。將固有之良。鑿喪於杳冥無形之地。而不知悟。以故修身之道。不知講究。致疾病叢積一身。一世光陰。樂無瞬息。深可憫也。靜心憫世。降魔度化。首以靜坐爲養靈之本。坐定則靜。定則清。清定神凝。凝凝神固。真靈自結矣。深願靜修諸方。悉心體悟。堅志恒修。則不負。

御恩垂世之苦心也。其各勉之。悟之。

元始所昇之氣。乃心之王。所謂守心者。攝其氣。養心者能定其氣。氣足神完。萬物備已。何從更有慾念。人之所以喪其心者。喪其先天所出之氣。人能復其心者。存我後天再造之氣。靜坐之法。不守心而守氣。氣從混元初始而結。先天地而生。始陰陽而立。所以一闢一闢。俱從無極中割出。玄關一竅。氣合乎陰陽。故曰始氣。欲求道者。宜斬後天。立先天。自可平地飛昇。坐有五字真訣。正。專。靜。存。斬。正其心。專其志。靜其氣。存其誠。斬其意。諸方能明乎此。功半成之矣。其各悟之。

濟佛訓曰。夫事者。使也。立也。事續也。天下之事。各以其道。各以其法。各以其數。而順其自然。以使其事。立其事也。是故上古之人。亦依其自然之道。而作其事。故其時也。熙熙皞皞。人樂物和。風調雨順。天下相安。今也反是。本無事而生事。本相安而不安。彼詐我虞。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日復一日。致道相背而天災見。人相背而亂頻仍已。故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事無巨細。由起於幾微。時而制之。則天下之災異劫數。亦將從此止已。欲於幾微制事之

動。其惟坐乎。故聖經曰。不練不坐。道將不時。是故坐者。非僅爲渡己之門。亦救世之大法也。凡我院中職修。盡與乎坐。

夫道者道路也。天人共由之道也。故天逆道。則四時不行。人逆道。則性漸靈亡。地逆道。則萬物不生。是以孔聖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今者世人私欲蔽性。貪爭蔽靈。故天有不時之災。人有不時之病。此皆因人逆道。天逆行。而有此橫切也。今入院各子。均具夙慧。不可以先進之小乘而固守。致滯懷於修世也。當茲入道之初。惟須詳審查察。以道之至正而入。以道之至大而守。庶將來不致有人於歧途已。不可因勢而慕。不可羨貴而求。不可探利而進。不可貪名而守。夫如是。其於初人之際。可無差忒已。既入道後。當守道之真旨。靜心坐法。以爲渡世救人之基。以道之精義。爲人宣說。以渡人之法。而成己之行。則將來之功行圓滿。亦有以待汝等也。切不可固守自是。致使無成時也。各各勉之。

蓋清而上升者。曰化機。氣重而下降者。曰生基。輕者有質。故上升之氣曰清。而不曰輕者。重無形之化機也。至於生基。則云有形。有形者。必有質。有質其體重。重濁者必不能生。因不能化。故不能生。故有清濁之交於重質而濁氣陶鑄淨盡。乃可以立化生之真基也。是化有生無。化無生有。非坐候之純。不足以知其所以然也。蓋坐時至靜。至靜生動。動則有形。無中生有已。賦性於立命之初者。其以坐息之運於橢圓者爲之主乎。何以見之。天地之化生萬有也。其體至靜。靜中生動。雖動而不自知其動。更不以有形有體爲動。而藉萬有之形體以爲動。是則動必生

乎靜。而有必化於無者。可以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既見。則天地之氣藏仁。亦可由無以見其有已。人與天地相並爲三才。故先天之化生也法天。後天之化生也則地。法天者。逆則成仙。則地者。順則生人。逆則成仙。非坐氣之固。不足以立乎性。而至乎命。至於順則生人。亦必以氣之健而延年益壽。是坐也。先天以之立基。後天以之練已。立基者。由虛而實者也。練已者。從實以資其虛者也。有其質之養。而後無形之凝於虛者處處與氣相合。而通上澈下。無所不包。萬象含春。以立虛基。而化實機者。皆從無形以固有形也。有而反於無者。曰至空。至空不空。無而化其有者。乃云至色。至色不色。陰未盡也。至空不空。陽氣純也。陽氣純固。陰氣自伏。陰之盡也。非真盡也。乃爲陽所包。以合於至清之景身。至於陽氣之純。其中亦有陰在。陰陽相合。無氣化生。是必從氣之修。以入乎虛無之真源。而後陰也弗可得見。陽也亦弗能識。陰陽均包於渾然太虛象帝之先。以是而無立極以化太極。由太極以生兩儀。而陰陽始和。由兩儀以化四相。則剛柔別。陰陽有序。剛柔立紀。夫然後循環不息之功。乃由至靜以生至動。至動仍返至靜。所謂一源之化。由無而有。一氣之藏。有仍反無。以是研之。則知先天至清之氣。不與後天至重之氣相交者。不能化形成體。而後天至重之氣。不與先天至清之氣相合。必不能固於無形。反其本來也。是必知逆而後知順。不能知性之靜。焉能知人性之動。仙性之靜自然者也。自然無爲曰靜。無爲而無不爲曰動。各方修養功候。當知動靜之機在於坐守之自然無爲。由無爲而無不爲。乃可以運息於至通之妙境。非可以強制爲功也。各方慎旃。

慧真人訓曰：大道濟世。普度全國。雖進修各方。皆懷篤誠。而大道之真理。不悟奧義者。尚有多數。夫天地萬物。無非一道而生。而居天地之中者。皆當守此真理。明其大道。正其心。修其身。明其性。返其真。然後得先天之真淵。而世自平。家自寧。然修身之要義。坐功爲先。因世人爲物欲所蔽。心不靜則不正。身不定則不寧。是以宜鎮攝耳。

不入道。不知道之所以爲道。無可說也。乃已入道。而仍有不明道之真旨。以爲奇玄離異之舉者。吾不知是何居心也。是何故歟。吾有所察焉。多因坐之未作也。夫道乃一氣之渾然。至清而至大。至剛而至柔。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非坐其何以能見之聽之乎。坐在收視返聽而內照也。照者。照臨下土也。返聽者。聽先天之聲。聽天命之何以命也。土所以生育萬物。二人坐土。是仁之種於土也。今之欲謀大同。欲求統一。而不知於根本解決。舍仁其孰與歸。故孔子有天下歸仁之語。欲仁會坐其孰能至。故

老祖有語坐之真經。諸子欲爲天下謀幸福。欲爲萬世之人謀和平。何莫由斯道而持之以堅恒不懈乎。其各味之。

事時變遷。滄桑屢更。而朱顏綠鬢。盡易爲白髮皤然之老叟已。非日月之能催人。實人自修養力不能自勝耳。故坐功爲最要之門。能出生入死而不滅其靈者。均惟坐是賴已。然內外偏一。均同其病。此所以於已成物者。乃能變化不測也。諸方識之。毋蹈偏廢之弊也可。人與道合者。其神必凝。其靈必清。與利相合者。其神必昏。其靈必散。神昏靈散。而能永立於世者。未之有也。

諸方各各淨味。細讀吾言。自默有所悟已。各各慎旃。

道之爲道。在乎修悟。修悟之的。在乎一心。心能歸一。則由誠而入精。由精而入微。微之又微。則明其玄。玄之又玄。而得妙之爲妙。此內求於心。人人可能而未必能之道功也。是在持恒而堅進。不因俗見以自誤。不爲塵念所阻撓。必使心澄如鏡。念止似水。然後澈其進境。道之奧玄。不期然而自值於恍惚冥杳之間。是即臻至聖之時也。善坐虔齋。諸方欲求內功之成立者。其慎參之。其勉修之可耳。

地爲萬物之母。故育之載之孕之撫之。使萬物各得其時。各得其所。各得其體。各得其質。是則地之德於萬物而弗已者。其惟母乎。故曰。爲萬物之母。使天下皆被其慈也。吾人處於大地之上。亦爲地所載育孕撫而被乎其慈者。故當知夫地之所以爲地。而後知其母德之所以載育也。人之生也。孰不息乎母胎。胎元充足。乃能降生。其息胎於母腹之際。母所受之苦痛。吾人亦當思及之。故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以報罔極之恩也。人之所以稱夫孝者。蓋有由已。然地爲母德。母懷育德。此稍有知識者。盡人而知已。然吾身中自具之地。亦不可不知也。在易之傳曰。坤爲腹。在修者之妙旨。口踵息於腹。又曰坤仁德。此可以證吾人身中之地也。若夫以地爲土。則土之厚而能無不載也。若以地爲息根。則凡絲絲不絕。生生弗已之運行於尾泥任督之間者。皆坤助化之力也。故曰。地之道。貞夫一者也。貞則固。固則久。久則恒。恒則凝。凝則大。大則天地間之事業畢之已。各各知夫坤德之厚。當知夫所以守。而後心上之地。無時不載。

。無時不培。無時不有。無時不化。而吾之氣凝而固。精結而清。皆於是乎有所本已。各各從務本之立。而生乎道之堅。庶幾不致負地德之厚已。其各謹而行之。慎而守之。約而固之。凝而息之。期年有成。可立而待也。

或有問於余曰。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日月之無不照。霜露之無不墜。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萬物之不可一日少。百事之不能一時缺。得之者昌。失之者亡。非是也耶。答曰。然則道功可謂偉矣。而人何不修之也。余又答曰。道功雖大。未易潛修。少有不慎。即入歧途。爲害甚烈。何乃言之輕耳。靜聽。願爲道之。夫道之修也。必先善其氣。以固其精。存其神。以安其形。形安者神自凝。神凝者精自堅。精自堅而氣自通也。故曰。善養心者。必先固三寶。以充其靈。然靈之充也。不靜不足以制其動。不默不足以去其妄。妄不去。則雜念生。動不制。則亂機投。神昏形亂。邪妄自乘。所以道之修也。不可著其相。勿庸循其迹。無始自來。無終自返。一得永得。寂寞虛靈。常清常靜。自然逍遙。無無不無之間。有有有之內。寂亦不寂。空自不空。神形自妙。變化莫名。無如今人言爐鼎。以比人身。染相執著。執若無爐無鼎。無相無著。以天地爲永遠之大觀乎。至誤於卦爻。拘於金木。執若無卦無爻。無金無木。爲動氣久之。偏易乎。以性情爲玄奧之親近乎。以行住爲道源之捷徑乎。不然。以身觀身。以心觀心。必至於誤。已誤人。以誤天下國家也。或者率然曰。今而後知大道之真諦。明大道之妙旨哉。欣欣然而去。願諸方深究大道之原。無誤入於歧途。則吾

老祖有厚望於當方者也。各各懷遠。

韓文公訓曰。天不動。地不靜也。天之動。乃靜中之動。地之靜。乃動中之靜。其動人不得而知之。其靜人亦不得而知之。其動其靜。猶稱男爲動。女爲靜。男女動靜。非動者即不能靜。靜者即不能動也。其動靜皆性中之動靜也。非目所能見。非耳所能聽。欲見欲聽。非道不克以臻於是。是何道也。即先天之大道也。先天之大道。何由而知之。曰得之於坐悟。坐而後悟。悟而後坐。坐悟不已。夫而後圓如活潑。紅玄相濟。神氣相化。一片清靈。光輝普照。知無不知。口無不明。動中之靜。靜中之動。無不知已。

尙真人訓曰。現今世勢日紛。人之修養。純在氣之充凝。不充不結。不凝不聚。其結而聚。端賴堅坐。坐得其氣之充凝者。出應於事而接於物。皆無弗和。而克運化於中。以免渙散之慮已。氣之渙散。雖屬外感邪惑所致。而外邪得入。實乃內養不固之由也。故必勤坐。而從定靜之間。自開悟覺。弗忘弗助。悉由其正而堅以守。守於其內。則大而無外。胥見剛健之運行。而周流不息之機。蘊之而足以應接事物之變動。而無向不有所化已。務各於坐也慎加注意。是則修道之根蒂所在。亦即救世之大用所在也。切勿忽之。至要至要。

喻仙訓曰。夫人心不可不靜。氣不可不一。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常人也。氣之在身也。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懣。憂則懣。憂則生。潤則死。以上諸端。氣何可不養。養氣須從心靜起。欲求心靜。舍坐無他法也。心靜則氣自聽命。心妄動不能自主。則反聽命於氣已

。可不慎乎其坐耶。爾等勉之。

朱夫子烹訓曰。坐者對乎行而言者也。初觀此坐。凡人於未出生未成形時。無一人不從坐來。坐而成形。繼而出生。再則出生以後而欲出世。則非再從坐起不可。故論坐功者。遠自太古。晚至近今。各宗一說。而上下中下三元之運會。有異有同。而坐法亦有上中下三元之異。此三元運會之異。並非坐功有軒輊也。吾先言坐宗。

坐分四宗。

一曰默宗。默宗之坐。平旦而起。或坐而抱膝。或坐而抱膝。閉目凝神。養氣調息。坐時多則身覺輕便。而易於履動者。默者一宗。結由下愚不識文義。一種天然習慣坐法也。

二曰靜坐。靜坐之功。本於周禮。三代以前。專講日坐入息。天地陰陽之氣不悖。而人身健全。無病無疾。愈老愈勁。初未嘗以靜坐之功鳴於人也。其論靜之初步。即在山居穴處時。人坐時多。勞時少。所以坐而安者。多靜日壽。行而勞者。多疾且夭也。由此靜坐之門。至宋大興。前有禪宗。後再論之。吾先說靜坐之法。儒宗近道者為最高。上元人機而敦。中世人薄而和。末季人智而奇。關於坐道。有一時一個現狀的妙處。是以儒尚靜坐。自比各種坐法。簡易而多當。不強所難。不廢人事。古人日以靜似太古比例乎山者。蓋亦能得靜坐之天然體育妙趣也。

一曰禪宗。禪宗純講坐功。與修淨土者。坐而禪禪。頂禮而坐者。又有別焉。吾論禪宗坐法。日星不動不搖。而居最高輪天之界。不行不伸足。不動不舉手。坐則跏趺。屈膝交趾。仰天合掌。折

臂垂指而加膝。蓋將以兩目為日月。兩掌為日月。兩趾亦可為日月也。是乃禪宗。知坐不言坐理。而徒寂寂自修。深居空山。不生輪迴之坐法。然此種坐法。三宗俱善調和。不過各種坐器坐時坐體。尤為最難言語述之。惟失之太過者。則為陰消陽肆。坐不得當者。又流於偏矣。

一曰枯坐。坐而昏昏若醉者。枯坐之破題也。枯坐之弊。先從昏迷不醒始。昏昏者坐。久則一無所見者目也。一無所聞者耳也。一無所知者味也。一無所覺者香也。身體日重。而病死者自失也。身體由重反輕者。又有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之境。是乃欲回真如者也。

前言四宗。三宗最善。而枯坐必不能謂為一宗。而各宗善坐。得悟真寂不滅之光明世界。又非盡由枯坐得來不可。真經命如之戒。信乎然矣。

袁仙道遙觀曰。昔莊子著道遙篇。後世讀者。不知天上有道遙輪界。不是人間自在之樂境。在神仙觀察。輪界之樂。自解脫前。與解脫後。俱能享此極樂無上之妙樂。樓臺宮殿。山川草木。花鳥與服。笙簧絲竹。美音美色。其最樂者。天露醇旨。以為美酒。不醉不老。不在葡萄鬱金之列。亦不在金鑿玉聲之中。神仙味此。斯謂道遙之樂者。味之於氣。不味於口。猶乎這飲於心。不飲於腹。是乃道遙輪界聲色以外。一大水古樂觀也。何世人味味。爭膏粱珍錯。以戕胃食。必珠屑玉粉。龍腦麟脯。鳳臍鸞趾。或謂神仙能得之。亦謂神仙能食之。是又傳會之說。更非神仙之真境也。神仙真境。道遙一輪。最能固充精靈。不取一絲一縷之縛。比西方淨樂。則淨樂國矣。比人界蓬瀛三島。則三島矣。故曰大觀。即是無觀。至釋家之言。曰樂。曰止。曰定。曰寂。皆在道

造輪界以外有相時也。至於無相輪。則無界無觀。吾何得又語人曰逍遙。此觀之境。非境也。亦非界也。如何而為確切之定論。若有定論。又涉相界。若不舉一似是非是之空洞意思。為人輪界一正告之。則不誤於釋老之談。即胥誤於學說之偏。吾特揭沙以言之。因為文言。

洞洞悠悠。生天者道。生地者物。道物即德。古人有言。大德曰生。凡物之初。皆從德來。德為道胎。道為德母。有母之始。是曰逍遙。觀是逍遙。萬數莫賅。萬理莫解。有情無情。是真逍遙。人界有喻。鼎沸之火。水不期然。成渠之海。源不知出。返下蒸上。墜淵迴本。是即觀準。若以準守。如標如竿。則又大錯。全在沸前。又類蒸初。莫知為知。輪界無聲。欲聲即聲。欲鐘即鐘。是乃真觀。是真逍遙。若喻諸色。不必金蓮。不必白李。皆從心來。心收蓮開。目睜李放。皆是真觀。皆真逍遙。不問塵濁。不求清府。自然甘泉。自然玉露。能淡能鹹。能飽能潤。是乃真味。是真逍遙。若喻人界。真識維何。即是一念。念善即善。念惡即惡。往往禍福。隨念而轉。一念即識。識之在是。是曰真觀。是真逍遙。若喻人界。其行為是。其心為非。是真已失。觀必有物。行必有偏。不物不偏。是真大觀。是真逍遙。真觀無觀。逍遙一輪。乃真無輪。乃真無界。乃真無止。乃真無寂。乃真無苦。祇知真樂。在逍遙觀。文餘著此。諸方參諸。

自註云。此篇吾從莊子釋迦老子西哲諸家。經世言文。而別論之。因世有見之者。未形諸詞。有識之者。未化及人。故爰沙鋪筆。示此一篇。可與莊篇。心經。道經。西耶十誡文。默靜聽文。細會而參也。

謹按此篇通言道景。最關坐悟。悟得逍遙真境。坐自本乎自然。慎乎一念之初。守乎先天之藏。識乎真源之源。明乎大道之奧。本乎誠。定於一。達於觀。安於境。從觀準以下。坐而後悟。悟而後坐。悟坐不已。生生不測。夫然後圓如如。空洞洞。活潑潑。性悠悠。其造乎最上上乘之域者。願惟同人識得清。悟得明耳。篇中指點道功。字字金玉。果能細悟。則默參真經。有門徑矣。

孔慧航恭參附註

曾賢菩薩談坐 魔與功之戰書

竊聞動靜剛柔。各有其序。生剋制化。有條不紊。柔每能尅剛。而動亦未始不能制靜。婦人女子。其心也狹。其識也短。雖有鎮靜之志。而有吝嗇之心。故每見利忘義。因小失大。汝何人斯。妄敢以功候自居。觀汝之坐也。不過形式。觀汝之息也。不過呼吸。心雖似定。豈能常凝。團團自擾。何能別躁進之紛紜。若以為坐功有素。定力自知。何不以至動之機。與我至柔之思。相戰於坤土。爾乃假黃婆之反間。嗾使嬰兒施女。作當關之夫。以青龍白虎為坐陣之騎。何其不自量也若是。甚至如老僧之枯禪入定。自謂德乃有容。甘效伸達之受脂粉。以為忍讓之功。殊不知此種技術。每下愈況。尙自侈口稱雄。以守為攻。其心之險。其行之詐。莫過是也。果能知止而後有定。當知百戰百勝。而况道長魔高。理之至明。獨不思拒敵之策。在於動而不在靜。伏敵之計。每以剛而不以柔。雖動靜以時。剛柔自適。豈能以冷腸灰心。有所運通。是不啻自欺欺人。又

何面目以見汝之同輩哉。果欲出奇制勝。必先列陣於背水。必須知兩脈相接。必運踵息於泥丸。上丹田。非藏形之所。下丹田。豈聚精之地。前三關魂不守舍。後三關性隨氣消。若是者可以謂之靜乎。若是者。可以謂之柔乎。既不能以至靜至柔之功。施於背水之地。則我之至剛至動之浩氣。足以紊亂汝之定功而有餘。情絲未斷。等於傀儡。煩惱不除。亦同朽骨。汝雖有三尺慧劍。我却有一點靈犀。今與汝戰。勝之弗武。汝若弗量。不勝可笑。若能以汝終始鎮定。與我決一雌雄。雖敗績何傷。而竟效婦女之態度。尙敢以鬚眉自居。是誠不知是何居心。汝其切毋姑息因循。自失其修行資格。一旦恐兵疑將。障旗阻戰。臨汝漕溪。拔汝神舍。巢穴自覆。安有完卵。若能相守勿犯。未爲不可。而竟逞汝雌性。堅壁清野。抗我疑兵。稱雄恃強。師直爲壯。而曲爲老。嚴陣以待。安爲牛後。天理具在。豈容姑息。限爾四度之思量。以成三舍之退避。引領翹企。統希見裁。魔帥率疑將惑兵同書。

功候覆魔障書

竊聞之。兵不厭詐。古有明訓。以逸待勞。載在兵書。而況修性了命。必有容人之量。明心見性。更從大度包荒。某也從心定以爲主。先天之先。渾然無物。後天之先。圓圖一炁。由無而有。何有所爭。由虛而實。化育羣倫。自以謂中庸可守。堅誠爲志。弗敢隕越以保真空。雖性善性惡。由於習染。而靈明靈蔽。都從動靜。自有天地以來。炁氣之化。莫不出於無形。無形之形。其形乃成。莫不以無象生有象。凡有所相。皆是虛妄。而況兵凶戰危。古者所戒。吉凶禍福。惟人

自召。太上立德。有容乃大。末世立功。詐僞相尚。立言以述。爭端更起。凡有所謂矜忿偏躁。是非黑白。皆有由於斯。僕何人斯。敢以爭機與子相見。不過妖由人興。心魔易召。幻境不着。障惑何由。嬰兒媚女。爲陰陽之寓言。青龍白虎。爲下乘之說法。黃婆何在。真意絲絲。紫氣東來。虛空粉碎。兩脈三關。一息所通。七經八絡。一貫豁然。修養之道無他。惟誠性堅。誠則不測。堅則不已。不測不二。不已不息。泥丸之靈。聚聚之也。漕溪之精。神凝之也。聚聚疑團自消。精凝惑障自除。神守於舍。心不外馳。靈性相合。幻相何處。如露如電之夢幻泡影。不違自疑自惑之風獨草霜。不戰而屈人之兵。是謂上策。無爲而去障惑之阻。是在中心。心也有主。無所謂障。意若有定。禮教爲先。雖上帝有時測貳而不貳。我自求其適而已。夫焉有所疑哉。既無所疑。更無所惑。將惑盡釋。魔幻無由。是我同修。各自努力。各自奮勉。毋懈毋惰。毋問毋缺。遲於弗知。修於無爲。么爾小醜。於我何害。雖肆跳梁。其何能久。行看坐久定游。盡爲虛室生白。亦豈無謂置辯。任爾冰消雪化。書不盡言。伏惟自修功候。不覆之覆。在於是已。不悟之悟。於是尋之。此啓。

先天三寶

坐功是問後天以返先天。茲先將關於先天三寶之靈性。後天三寶之精氣神各訓。分類編輯。以供研究。讀者可與哲學門內之言性命。靈學門內之言靈理參考。

老祖訓曰。陰陽有真氣。而性情有真理。萬物有生機。而一心有真道。循環六合九州。照澈大千世界。清氣也。即真氣也。統治萬國。化行八荒。至道也。即真理也。清氣至靈而爲一。亦與道合而爲真。沛乎塞於蒼冥。充乎經皇之極。其爲道也。如日月之明。其爲道也。如曉風之變。人不能保其真氣。固其真道。安知日夜漫漫者之非自蔽其靈乎。蓋陰陽一心理。明明其爲象也。昭昭其在天也。浩浩乎無形而有形。渺渺乎無象而有象。此所以先天謂之無極。而後天謂之太極也。人生於中。賦性本善。借後天之爲用。而失先天之真元。所以有人世之迷。亦有出世之迷。此一迷也。不墮落苦境陷阱不止矣。苦惱衆生沈淪。故特降聖救世。正人心。維風化。傳先天真諦。補造化乾元。願諸子撥其迷網。發其良能。悟其真氣。修其真靈。可以醒入世之迷。亦可以醒出世之迷。其各悟之勉之。

人之生也。皆秉天地正氣以成形。耳目同此聰明。心思同此知覺。而其間有善有不善者。非善人一心。而惡人又一心也。其始皆由一念之差。其後遂至善惡殊途。是故人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夫曰善人心地光明。立品端方。見善奉行。知過必改。仰無愧。俯無怍。可對天人。訥於言。敏於行。無慚衿影。事事不忘天善。念念必根諸心。所以然者。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也。若夫

惡人則不然。言不衷諸禮義。行每悖乎倫常。飽食暖衣。驕奢淫佚。瞞心昧已。殘暴詐欺。人欲日滋。天理漸滅。其所以然者。雞鳴而起。孳孳爲惡也。由是觀之。人性本善。習與性成。惡人未必生來即惡人也。但能打破念頭。回心向善。頃刻間即善人也。况天心仁愛。至公無私。善人天必錫以福。惡人天必降以禍。從古至今。未之或爽。近世以來。惡習滔天。希天希聖希賢。毫不介意。立德立功立言。置若罔聞。親父母如路人。待兄弟如仇敵。姦妻幼子。愛同掌珍。富戚豪親。重類金品。人心變幻。竟至如斯。世道澆漓。莫此爲甚。是故黑氣冲霄。紅光漸滅。腥聞於上。劫降下民。吾不忍衆生沈淪。特降靈救世。糾正人心。而維末俗。乃神愈降而人愈迷。愈迷愈謗。輒謂天道甚遠。世人何能借此。神鬼無憑。那見報應昭然。是理也。是道也。無足深怪。獨不思正人心。從善良。敬五教。遵古道。何莫非其正路乎。奈何世人舍正路而弗由。甘邪徑而自蹈。不向生路行。願向死路走。如此其愚。實愚不可及也。吾願諸方三復斯言。即早覺悟。莫到知悔。悔已無及。記之悟之。

天道有自然之運。人心具不昧之靈。天與人無二理。人之修養之功。其所以有初鮮終者。非性情之各異。乃靈根有厚薄。先天清虛之靈。不勝後天貪嗔癡愛之情耳。總之靈之一字。徹始徹終。宜善終養始。稍疎厥味。則聖凡殊途矣。人每謂聖真之靈。與凡夫頓殊。不知修省。是不思過甚。蓋聖與凡誰非從吾胞系而出。其始而一。終而二者。就其已成而言。蓋聖真仙佛。莫不由凡夫修成。人人俱有仙佛聖真之體。祇看修持關頭。豈可存不肖不如之念。靈從天授。終保於人。心

本至虛。虛則靈。虛靈二字。吾修子等必以爲二而一也。殊不知實非靈然。靈功之修。大要在於分得輕重。靈本至虛。虛未動即靈。夫虛涵萬有。不能運化。雖有如無。徒增心房壅滯耳。太虛無名。而四時往復。日月星辰。山川河嶽。週轉毫無障礙。惟其靈所以能如此也。天之昭著。而可以淺見者如此。人具二氣之良。無所不備。五官四肢。耳目口鼻。以審視聽之。各効其能。樞紐關鍵。在於何處。心爲之也。心之扼要。在於何處。靈爲之也。心無可名。靈更無可名。耳目四肢。聰敏恭敬。莫不由於心也。分皆則有類可指。合計總在一心。統在一靈。靈則盛。盛則無所不通。有先天之靈。有後天之靈。先天者何。性之不昧是也。後天者何。保此性之不昧。全憑己之功用也。功在何處作起。靜以有之。動以察之。戒行自遵。堅恒自守。暗室屋漏。如對大庭。行止坐臥。如履冰淵。此非盲惑。蓋言敬也。精氣神三字。非傳道家所言。各教皆論及之。此三字究從何處落根。無非由於心也。是大凡一切所爲。皆當從根本入手。當此靈飛大地。判諸山河。清濁混淆。圓羅切網。吾不忍衆生清靈。隨波湮沒。降靈度世。傳經佈道。立道之始。首頒戒條。不言政治。不涉塵氛。專以靜默修持爲主。戒除矜急偏躁。不尚炫異。不事矜奇。訓以道。言以理。使諸子等默悟潛修。明吾旨趣。修者成者有之。而自暴不進者。實居多數。要知神道之靈。非靈於神。實靈於子等之心。子等果能靜然修靈。則靈感無所不通也。願子等各自注意。庶不負老人一番度世苦心。其各勉旃。其各勉旃。

草。其靈化也。一靈之微。其光尚化於靈。而況至靈者其人若也。能勿白懼於墮越乎。是以潛蒸之存。乃凝吾靈。吾靈能凝。乃明吾性。性天之明。必也各正其心。各保其仁。以與造物相終始。而後其靈乃自歸於太初已。太初無始無名。故其靈乃克孕弗息之靈化。其在後天。心與念違。靈與感觸。而道與靈之關係。乃由相斥而爲相感已。故後天始乃有坐。惟坐惟守。惟守有中。中也者。爲靜之大本。亦守之真宗。故能得其中。乃能返其初。是皆由後天還我先天性靈之真境。乃日久欲乘。相視爲頑。而道之與靈相契者。又入乎歧途已。今也上元伊始。人靈漸入於清。而我固有之性靈。亦當於此正氣將萌之際。爲入明澄清之階梯。而惑之侵。障之乘。庶乎可以遠乎吾身已。今也。爲諸方計。以坐而平。與行而公。相體而修。不爲事之泥執者所拘。不爲事之放縱者所決。則三元一週之真靈。由此機而復於道相接已。各各勉旃。

收心爲守。凝心爲固。守道固道。乃云修真。修者不以真爲修。則道也於是乎下已。故下乘之選。得道之形。中乘之選。得道之執。上乘之選。合道於蘊。無上上乘之選。乃能合道於妙。玄之又玄。無所爲而自爲於自然。此修功之深淺。所以從性天夙慧數之也。故曰。心之守道。無非一靈。心之固道。無非一凝。一胞孕化。化生萬有。而後天地生生之功無盡。修養於靜之旨。乃循環不已矣。吾人之修也。與天地同其化。與天地同其運。與天地同其息。同其化。氣乃自固。同其運。靈乃自清。同其息。然乃自靜。自有生物以來。莫不以氣靈然三者之聚。而爲生生之功也。吾人亦於萬有同其氣。同其靈。同其然。而形體肢臟。亦無不同。其所以異者。靈

簡乎身也易矣。先天之靈。由何而清。因其爲無極之胚胎也。後天之靈。胡爲而黯。乃世欲所薰陶也。然則將無合之一日乎。曰否。蓋先天後天之間。其離雖遠。而一氣之相通。萬化本同宗。苟有以神而明者。則其融而無間。亦猶反掌耳。故神事呵護。聚散在人者。卽言以後天入乎先天也。先天之靈。萬有畢具。皆非空中求實。以無爲有。此亦吾道求實之大明證也。諸子各各能從後天而悟到先天。則非於身外旁求。蓋可知矣。吾教爾以坐。所以固後天。授爾以經。卽所以悟先天也。後天既固。而加以悟徹。佐以外功。則腦金髓玉之體。清妙固凝之靈。必同返蒸胞。共正大覺。豈難也哉。

大道之所以化人者。不偏廢而已。苟得其平。則心之所向。無時非道也。所謂道者。卽影形不離之最要者。合於道則坦。離於道則滯。得其道則適。離其道則澀。有其道則生。無其道則止。是在修者日用尋常之間。自覺自悟耳。悟於其心則堅。悟於其神則凝。堅凝之道。得諸吾心神之間。則不爲幻相所淆惑已。故曰。莫不由斯道也。莫不由斯心也。心存則道存。心正則道正。毫髮之謬。千里之失。其間不能一寸者。卽在是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此古者重道重修之言也。老人則曰。哀莫大於靈死。是靈也少有不清。則心神之間。必不相凝相堅。而魄惑用事已言也。是吾人之於道也。言須臾不可離之概也。諸方修養以來。以道爲道。而不能見道之形者。是諸方坐候之進也。得其道於自然。本無所謂形者存於其中。言形則着相。着相則惑幻。惑幻之來。人欲隨之。障惑侵之。一點不昧之虛靈。如浮雲之蔽浩月已。是以修道者。必以無形爲主。行慈

者必以言形爲主。言形者亦必自藏於無形。不尙矜誇。不恃驕吝。則慈之輔道。乃能得其固已。故曰。人立乎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者。舍此無形之虛玄而已。以天地之高明悠久。以天地之運轉循環。川流不息而言。則人之基弗如已。然而人之運用智巧。奪天地造化者。是人之靈也。基也。又出乎天地已。是吾人之修也。必當先舍其靈。先舍其智。不爲外相之幻者而自矜。乃可與天地並已。不然。用其靈也於不節。用其智也於無度。則衆生之生也固繁。而衆生之滅也。亦卽在目前已。諸方更當從哲學靈學以悟道輔道。不可因靈哲之奇異而敗道也。神學者自古言之。用以自修。無形以平世界可也。若以不經離奇之說以爲之聽命。不獨神學靈學哲學不足以言益。而反害世。卽道之基。亦將從此敗已。是尊道莫如尊心。尊心莫如尊靈。靈也者。爲吾身至清之靈。亦本來弗迷之性也。言其不迷之性。乃可養吾心之神靈之虛。以研究哲學之精義。合於道也。客曰。哲靈出於道之上。則人性厭故喜新。今日奇異。明日又奇異。常此以往。則數窮已。而道也者。中庸爲本。平易爲功。歷萬世而不沒。必無奇物存於其中。以功候之至者而妙轉運。由是理也。雖不可思議之處。亦大道之至誠。不期然而然者也。諸方當從莫之至而至。莫之爲而爲。夫然後靈之凝。神哲之通。皆由斯道大無外小無內括之已。各各味之。各職修方悟之。

人之有性。賦於天而寓諸形。形以物役。而性乃蔽。佛說根塵顛倒者。皆因外染而失本根之淨也。是故修人欲見其性。必悟乎根而使通明。無點纖之渣滓。惟精湛而常圓。性斯不昧。而塵無以障之已。譬之口味之於嗜。同性也。而酸鹽或異。人不從嗜性之同。而加以尋悟。其好於酸者。

每以好惡爲非。是即捨本求末之喻。可以識根塵之原不混亂。人之顛倒而異其見地。以多所抵牾者。悉由不深悟。乃致徒相擾攘。而致魂魄之爭。不實於身。而魔崇之擾。遂隨事物而日即於亂已。吾觀近世人心日以淺薄。風俗日以偷薄者。不在惡之易肆。而實善之本益其明也。明善之要。在於復性。復性之功。在於澈悟。悟境之於人也。無適而不可通。其弗能通。必底之障也。欲破障障。即就吾言嗜性。從淺而深。由一而什百千萬。期所悟進。無事無物。未有弗能得其本性。格而常通。則又何事有魔。何物能崇。去事物之魔崇。此身自得獨存之地。此心自具通悟之理。此性自復逍遙之天。是謂之修。是謂之得。修之得之所以成者。要不出乎根塵不亂。清淨常圓之一點也。諸修子尙其審之。勉悟而精持之。是吾老人之遠期也。嗚呼。時機難再。生命異常。非修常性。身隨形滅。誰復自主。是聞吾言當深警懼耳。

夫性爲形之骨。氣之根。而神之主也。性受命於神之主。則爲真靈。神不受命於性之主。反受命於耳目口腹。則爲識神。識神者。爲衆欲之家奴。反客爲主者也。蓋識神與真靈。恒互爲消長。此盛則彼衰。此衰則彼盛也。吾示人以養源之法。守穀之妙。使元神常住於真靈。耳目口腹。受其節制。受其驅使。則識神不見。其性充乃洋溢乎宇宙矣。願修養之道。有淺有深。深者能剔除淨盡。無一點色聲香味觸法。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杳杳。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經。萬物之衆。我之所持。真性既復。則無障不入。無微不照。庶可與吾之真靈。合其德矣。今當末俗之世。人人以機巧變詐爲智慧。以色聲香味爲娛樂。自幼至老。幾日無不爲識神所役。當其

被情欲牽制之時。人且羨其智。彼遂予智自雄。迨至放縱。性充不守。墮落輪迴。悔之莫及。良以識神乃無源之水。其涸可立待。金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是可知識神用事之無常。而不若真靈由然而生者。愈出而愈大。愈久而愈恒也。故欲養其靈。固其性。非從修養性命不爲功。耶曰聖靈。曰曰腐呢。儒曰明德。釋曰真如。道曰谷神。其修養雖各異其辭。而同出於吾之真源則一也。世人能知各教皆出於吾之真源。又何致分門別戶。入主出奴也。吾爲諸子言之甚詳。其各參悟坐旨。則吾之真靈。自無時不與諸子之靈相接也。

自以爲明者。不得謂之明。自以爲智者。不得謂之智。自以爲巧者。不得謂之巧。明也。智也。巧也。愈逞其能。則靈愈傷。是以大智大明大巧之人。當以藏器爲要也。夫靈之在人。固有多少之分。然多靈者未必得其壽。得其壽。得其名。少靈者未必不延其年。不保其祿。不美其名。總之。要不離善養與否耳。善養則靈多者。更得其上吉。靈少者亦可得乎中平。人多以靈爲明智巧所消耗。何不藏之養之。以回根返本。而成一蒸陶圖。永存此間。與日月爭光乎。

人之本性何如。是最易失者也。人之賦性也。孰無仁義禮智。人之有性也。孰非慈孝謙恭。太和之氣。離母胎則已生。純粹之躬。隆教育則愈備。由此而希望希賢。由此而進仙造佛。無假襲取外鑄焉也。無如暗慾漸開。斯禮義漸滅。浸假而利祿耗其精神。浸假而酒色滯其志向。浸假而奸盜邪淫奪其元陽。昏昏迷迷。全無半點生氣。悠悠泛泛。何有一善可觀。此身未亡。已爲鬼屬。其心已死。何異禽獸。倫常之內。天性未見分毫。利慾之中。本性忘於烏有。前此赤子初心。到

此絕滅。他年白髮回頭。猶是枉生。種種非爲。累累惡孽。國法難嚴。不能革其陋習。五教之道。難以維其天良。染污既深。斯挽回其本性尤難也。今於無可如何之期。吾不惜煩勞。降沙傳道。明古今未明之至理。洩造化未洩之真機。啓世人難啓之隱微。動頑頑難動之天性。選衆善之真理。日日開導諸方。願諸方早脫苦海。速登彼岸。始不負吾之望也。勉旃。

哈哈。余欲無言。言之淺者。多住於相。言之深者。又入於玄微之奧。人不之解。即謂爲荒誕無稽。今就有相有識之事言之。庶可起愚而自用者之信乎。諸弟子俱抱堅恒。試聽焉。

○識此否。識者有徒。而修以凝之固之化之育之者鮮矣。夫人猶一地球也。地球成而人物生。所有芸芸之其形其實。莫不由此球所含之原素而生也。球之所生。有形有質。人所見之者。猶人之有相也。球之所含。無形無質。人所不可見者。猶人之有無也。球之爲人不可見者何物也。是物具五行而不偏。金木含於其中。而金不見其金。木不見其木。水火既濟其中。而水火不覺其是物具五行而不偏。而土不見其爲厚。溶溶一氣。水而不水。木而不木。金火而不金火。土而不土。及其五行有相。可以爲人所辨識也。則先天失矣。此五行愈露。而原氣愈虧。將生而不生。育而不育。混矣沌矣。人亦莫之棲矣。噫嘻。將奈之何哉。此吾所以以大道之奧示諸子。欲諸子存母之氣。而繼母之體也。何以能繼母存於球。而稱其爲球。今以其氣散之於物。則將盡而亡。人存其氣。而人得以爲人。今以其氣散之於中。則將溷而滅。吾既示爾等以存氣固源。並養氣之妙法。如信而不疑。堅誠不懈。使能存之原素。不渙不散。豈特可植百年之用而已哉。即千萬年

亦可不朽也。豈僅能與大地同其博厚而已哉。而大地之博厚。尙賴人之能存其氣。得以不絕滅宗祀也。人可不勉之乎。諸弟子可不精一不二而進修加坐乎。

老君訓曰。清清空空氣息平。靜靜生生動乃中。應事接物從恬淡。祈新卦象自然成。吾得清虛之奧義。惟練一氣之同圓。始而散。終而聚。始而濁。終而清。散之無形。聚之無蹤。粗而不得其細。大而不得其精。是必練粗爲細。練大爲精。收日月之光華。吸天地之真氣。由由似似。來萃我身。形之不得其形者。今有其形而圓圓。圓圓之形。視之不見其圓。不見不覺之中。而圓莫出之。雖星球之大無外焉。粟米之小無內焉。何謂始濁。濁非我濁。濁自物生。物去則空。空則白生。何有乎液澤。何待乎陶鎔。不識之中。自然而清。清清之體。相附於吾靈。萬劫不滅。萬數不更。天外之天。形外之形。得之不離。一在這凝。諸子勉旃。

關尹子訓曰。天有先乎。兩儀未判之謂何。先天而有物乎。萬有真宰之謂何。統之曰太極無極之無字而已。以其無也。故無抵抗。無災害。無消滅。無死亡。先天地而長生。後天地而獨存。春華燦爛。非不美也。無何燄燄。致怨東風。秋景燦爛。非不勁也。無何萎萎。致怨西風。是後天也。形象也。有也。有彼則有此。有火則有水。故五行相尅。八卦相制。及其孤立。非不可稱盛於一時。奈不久而彼此撻。而尅制見。而消耗盡淨也。故無心任之。是謂先天。有心求之。是謂後天。先天永久。後天難長。不見夫胎兒之髮乎。深居母胎之中。百竅未鑿。任其蓬蓬。及其老也。餘髮俱敗。是蓬蓬者就木而猶存。他若生人之齒。介乎兩天之中。即不拋完全存在。况完

全後天。功名貨利之有心求乎。且有爲滿象。無乃虛微。虛能受。滿則溢。上元書云。滿招損。謙受益。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豈先天後天之妙道然哉。諸子修身接物。一本斯旨。吾今道破。點石成金。其各勉旃。有厚望焉。

展禽訓曰。靈者。先天之炁也。性者。後天之氣也。炁氣相依。則萬物生已。靈者未也。靈賴於先天之炁而生。則萬物之體在焉。夫人秉賦先天之靈。而性具異者。皆由於靈之充否耳。蓋欲靈充性善。非加以養不可。惟人心之正。被外物所惑。其靈之不清。亦隨之凝不聚也。若夫性善靈充。須不爲外物所惑。則其靈自充。性自善矣。諸方細味之可耳。

昌佐訓曰。性之賦於天也。而人欲累焉。性之具於生也。而物欲擾焉。今性之難善也久矣。欲念一熾。而百理不足以制之。邪心一萌。而萬事皆足以蔽之。欲與邪交攻。而天清。而人爲。將形所賦之理。質所秉之德。竟渺然不知之。夫所謂昭然莫見矣。本然者無依也。是象也。不幾膏之凝而光之滅乎。源之涸而泉之竭乎。雖有華屋。其黯室矣。雖有河流。其平沙矣。噫。觀此湛湛象。孰是點燈人。嗟彼漠漠時。誰爲鑿山者。乃忽焉幸逢其人。得其力。繼之以燭。開之以源。黯室有明燈。平沙有流水。此果何道。所謂大道者非耶。此道非遠。一革面而即知。一回頭而即是。倘所謂善性者非耶。嗚呼。吾

師因人性之不善。而以此道善之。因人不知善性之實。而以此道道之。道之爲善。神教於以興。道其所道。各聖賢仙佛於以臨。由是統五教之真理。宣傳斯世。普度斯人。如是也。五教繼之而

重興。斯人繼之而善性。民歌舜日。化入堯天。風俗淳熙。人心普化。又何五帝三皇之不可復見也哉。

文佛訓曰。人心原似鏡。入世爲塵封。赤水瑤恒失。彩雲月易蒙。磨滅堅忍力。攻玉琢磨工。一點圓靈現。從教萬象空。善哉善哉。諸方堂堂靈光。得與吾佛圓輝相接。是香氣所團結也。但生人之靈。有聚有散。聚則增。散則耗。夫惟道力充固者。乃湛然寂照。動靜循環。於靈光毫無所失。下此則耗矣。吾指聚散之所以明之。誠敬對人則聚。怠惰其志則散。坦白任事則聚。諂詐任權則散。蕭散優游則聚。狂喜暴怒則散。驚惶危疑則散而聚。苦思窮索則聚而散。聚散之機既明。知靈光不可失養已。而尤有潛密消耗者。則藥方是。待昆之際。其氣平。其心空。其心數。靈固無不聚矣。但其所聚靈光。有外發而無內收。有上冲而無下沈。清虛之中。得與神接者以此。但神靈之接人靈。入乎其中。而非包乎其外。昆動之際。活潑流離。動搖飛灑。而疲散之靈。隨與空塵磨蕩於不覺。日積月累光散。斯非金錢所能贖也。

老祖賜靈。亦復無益。於色身寶貴之物。失之不免。良可危矣。故諸方均宜各愛其靈以善養。而妙手尤宜加之意焉。

關聖訓曰。人之生於世也。一靈之分耳。分於胎元既成。或爲人靈。或爲物靈。或爲有形之靈。或爲無形之靈。其所以爲靈者。圓珠之光耳。圓珠可以照大廈千間。其光也可謂至乎其極已。然而千間之外。仍有不知其明者。是亦逢其時遇其際之分耳。何如千間之照。不白謂其光。則光之

字聖訓曰。人之所以異乎物者。以其靈有別也。秉乎靈之清。而得乎陰陽之正氣。乃能謂之人。若失其靈。蔽乎色。昧於爭食。其靈也乃蔽。而其陰陽之真氣。乃弗適已。故吾人立道以坦。養靈以容。其坦也。非故爲之坦也。乃其功候有所蓄耳。其容也。非故爲之容也。乃其心念之清。而存乎其性者也。是以人之性曰明。物之性曰濁。以其明也。乃能役乎萬有。以其濁也。乃爲物物陶鑄。是性之靈也。以吾之靈。含吾之性。而得其正軌。乃可以盡物之性已。欲使物之性盡。必使吾之性明而觸之。欲使吾之性盡。必使吾之心空。吾之心空。非毫無知覺始謂之空。必也明如秋月。無一片浮雲遮蓋。而後明性之空也。當無微不燭。無物不容已。故明乎其坦途。而容於真空。非有涵養之功。弗克以臻於全妙也。惟願諸方遇事退一步想。則容德乃大。旁一步行。則靈坦途已。明乎此。則吾性之圓明。猶如鏡中之清。而無不照。所謂氣平則理通。諸方於斯求之。均可悟吾本來。奚待面壁苦功。而後入世也哉。入者入之。出者出之。大道變幻。於斯爲玄。各各勉旃。

雷雨作而草木萌。善惡萌而因果定。是則天地之氣。接於一仁。人心之靈。接於一念。故曰。人之身也。小天地也。人之心也。即六合也。天地之大。蘊吾身而藏諸。六合之內。以吾心而放諸。身之所藏。妙乎遠已。心之所放。廣乎備已。是身是心。是氣是靈。皆念清而後可以接合也。諸方各各以道之合乎善。念之存乎正。而接於身心之靈。則世之所謂內功者。靜如也。世之所謂外行者。隨如也。靜隨諸宜。庶幾道之修。行之普。而無弗得其當已。各各從己以觀物。從靜以

宗動。所謂實行雨施。品物流行之真宗。於是乎由吾身心之靈。而合乎天靈之初已。

大以以善爲主。善養而氣清。故君子終日默然有所凝者。非有他也。以道之自修。非有鎮定洗伐之力。不可以內外雙修也。是對已功夫。不外默澹和容。對人功夫。不外溫謙平柔。是道之歸也。故何易哉。故人之靜坐而空者。是養氣也。和容厚謙者。爲避氣也。能處已處物。以順事自然。而不作無謂之爭執以養氣。則無躁急之害。而功於是純且堅矣。是以修道者第一步功夫。重在鎮靜。毀譽之來。在所不計。若處處急躁。而厲聲加人。傷人猶小。而傷乎己者大已。是道之要着。務各勉力於溫和不著。壽可與天齊已。慎旃。

道乃性之所發。無彼此之別。率與修有先後之分。率性者。是本來天性未失。明德不待明。乃順從其自然之理。而擴充生初。如生知安行與自誠明。誠者大之道。皆率性之聖人。如堯舜性之也。修道者。是固有天性已蔽。明德已不明。乃洗濯其舊染之污。而復還其初。如學知利行與自明誠。誠者大之道。皆修道之聖人。若湯武反之也。率與修雖有先後之分。既不負天之所命者。及其成功一也。至若常人固不率性。又不修道。將天之所命者。棄如敝屣。其咎奚歸。咎於不修道爲教。遂使堯舜可爲之人。而等於朽木不雕之物。真可哀也。各各注勉。

道無二道。理無二理。人爲萬物之靈。本道而成性。本理以成人。道理明而後始可爲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謂幾希者。即人本性之虛靈也。全之則人。偏之則物。人當於本性體之認之。體認既久。則物欲淨而偏私除。內無纏蔽。外無物擾。則先天一點之真陽。自於恍

體渺冥之中。而現其虛靈之真相矣。又何用高遠以視乎道哉。道在邇不宜求諸遠。理至易不宜求諸難。人若不知遠與近。不辨易與難。見事思遷。遇難思退。心猶豫而莫決。瞻前顧後。顧此思彼。游疑疑。毫無適從。是不但不能造上乘。歸樂土。即下乘人界。亦不能得其所也。是以何故。蓋不明道理與人之關係耳。如見道明。辦事真。則猶豫不決之念。又從何而生哉。諸方求修。亦為修其身耳。欲修其身。先明夫理。欲明夫理。先求乎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離乎道。即明乎理。理明已。道得已。則上乘不期其得而自得。真靈不期其見而自見矣。諸方勉旃。

一類化萬有。萬有各具其靈。是靈也。為萬有各賦之靈歟。抑一類所分之靈歟。是不得不晰分之。以為坐息運轉之規則焉。故曰。派之於身也。無形聚之。以無形化有形則為氣。氣出靈。故有靈化於氣。氣出於靈之說也。靈者為吾身之主。而派又為靈之主。然則派為先天無形之物。不其然乎。若曰派無形。則繫於空之日月星辰。將有何物為之線索焉。曰天在上。空而已。無空不色。則日月星辰。亦以空中之色繫之而已。是空也。非派而何。派化為靈。則色出焉。現其色則日月星辰之光。照於萬方。其照之之光。即靈是也。以日月星辰之光。定乎寒暖溫涼之氣。而為春夏秋冬之四時。則氣之化於靈也。不其然乎。天之派也。氣也。由日月星辰以分之已。然則與天相通。與天並立之人。其派其靈其氣。又從何以分之也。曰。人之形體也。本假合之物質耳。有天賦之派。而後化為靈。由靈而氣運焉。氣衰靈竭。派亦不能凝已。是人之派也。藏於心。人之

靈也。聚於腦。人之氣也。散於四肢五官。而後視聽言動。皆從良知良能形於外已。形於外者。由靈運氣。而後成其動靜。此修者所以先養乎靈。而後能固其派以化氣也。若不以其心之至空為修。則私欲蔽之。障惑侵之。欲其派也不渙。靈也不馳。氣也不散者。未之有也。噫。吾身者。小天地也。吾身之派。大賦之派也。吾身之靈。派之所化也。吾身之氣。靈之所生也。故必平其氣而後有所定。空其靈而後有所止。聚其派而後有所運。三者不能備。則修也何益。此吾道所以首重養派之凝。養靈之空。養氣之平也。平其氣者。則姿也有所取法已。空其靈者。則息也息於不息已。凝其派者。則運轉無所不通已。諸方以天人相通之理。而為吾身之修。必善保吾身中日月星辰之光。而後靈無不照。派無不化。氣無不通。是在各以誠相守。以堅相固。夫然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乎吾身之所修已。其各勉旃。

濟佛訓曰。自誠明謂之性。性本至虛至靈。無絲毫嗜慾。混然至善。純粹不雜。無撓度勉強。以有撓度。即成氣質習慣之性。而失其本然也。此性流於天地之間。即天地亦在性中。如運行不息。覆育萬物。天之性也。春生夏長。萬物戰焉。地之性也。察人間之善惡。而降之以禍福。此鬼神之神性也。五德以修其身。五倫以齊其家。人之性也。下之胎卵濕化。百千萬物。莫不各有其性。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奈何人棄至虛至靈之性。為嗜慾所蔽。不思本源。而為情慾所牽。以有限易推之身。而日蹈無涯不測之事。不知一息不來。慘焉常往。命未告終。而真靈已投於別處矣。當斯之時。雖榮居極品。祿享千鍾。家豐無價之寶。室藏連城之璧。已皆拋下。非為已有。所

有與之偕行者。平生所作之罪孽而已。今諸方人吾道。當明道之真詮。返本還原。歸於至善。致虛守靜。翕聚先天。修己即度世。濟人亦濟己。而何不省悟。速發明本然之性。勿爲魔障。勿被塵世俗套所惑。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所謂坐功之修身正心也。諸方夙基深固淺薄不等。鮮有如坐功之旨者。後當多坐。久而自明。此時如隔簾窺月。鑒穴望天。所窺者微。所見者鄙。非多坐不明性理。汝等謹記。不可始勤終怠。前功盡棄。須謹遵之。

性字的功夫。必先用明心入手。這明心的功夫。又當從養心入手。纔能見着這真性。所謂真欲。所謂空色相。所謂恬淡。所謂沈默。皆是養心的妙訣。能夠從養心證明。那性自然是有所定了。所以說人與性。在先天爲一。在後天爲二。這又從何處見解出來呢。先天純一不雜。沒有不合的。後天乃私慾。所以纔有這性命體質的分別。諸方修明道旨。必先從定個人之心。纔能够養心以合性。不過這心同性是是一是二。又有大疑問了。個人都能說心性是一。先問其心口能如一否。所以說道中第一要不欺。不欺之功。乃能見個人的真性。哈哈。不要看作極易。言語自是容易。若以恒久功夫而論。則又怕行之維艱了。各方先從內功靜字養心。自然真欲。自然空色相。由此種堅誠功夫。再行慈業以明吾性。那豈不內外不偏了嗎。所望各各毋以道遠。勿以時促。這內外功行。祇要不缺。日日行之。有岸皆登。所謂慈航寶筏。全視個人自己造來的。大家仔細研究。自然明白了。

慧真人訓曰。物之變化。物之生息。皆莫不氤氲氤於天地之間。隨境而變。隨機而化。故曰。

天地爲一化境。靈爲一化機也。若夫雷雨風電之作。天之靈也。山川草木之生。地之靈也。人亦天地間之一耳。而獨得天地之厚。獨得天地之多靈。故能超出萬物之上。觀夫上古之人。性德貞純。熙熙皞皞。一舉一動。輒合天心。係真能秉受天地之厚。而能善養其得於天地所賦之清靈者也。中古以降。人性漸被情欲所支配。而奸巧詭譎之行。層出不窮也。迨至於今。則更甚已。故吾。

老祖憫人悲天。方有道院之設。兩年以來。幾遍全國。道務不爲不發展。院設之多。不爲不速。然職修各方。舉全國道院之所有者。能有幾人能認真道院之道體道旨者。良用咄咄。

靈者。先天之炁運化成也。故靈可機動。機乘靈行。行動則有道體之具。若不由靈而運行。則機罔合乎道體之應用。人之所以異於羣類。惟以靈敏而應物之用也。今人不若古人之淳厚。性所不同者。乃人自相殘割。非生而有異之所致也。蓋古人以道爲本。以性爲命。以靈爲精。以機爲用。均得合乎理。宜爲後人之模範。今人苟以古人之儀型爲模範。則所行者必合於古已。所用者必洽乎時已。所具之靈。必長集於不散。所秉機衡。必百發百中已。事事能合大理。則人情亦必不悖已。順天理以立行。則靈不養而自養。治人情則機無滯鈍矣。故靈主靜。機主動。動靜相宜。則得明乎陰陽之奧。天地發育之淵源。是以陰主柔。乃靜也。陽主剛。乃動也。天爲乾。乃陽也。地爲坤。乃陰也。由此推之。陰陽乾坤。皆有一動一靜。人生天地之中。得陰陽之氣而成體。然徒有體。又將有何作用乎。故必聚先天之炁。以藏於睡寢之間。其主喜怒哀樂聲音珍羞等。

等之作用。窮究其原。其所主者。即靈之一分也。噫。靈之作用大矣哉。但在人善養與否。養之有素。用之有時。則靈自充機自捷矣。靈充機捷。猶之乎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愈用愈靈。愈磨愈淨。是皆用之則靈不散。捨之則靈不離。知乎物理。即明乎生理。理則皆然。非靈之不散。即爲人之魂魄之謂也。魂魄乃有氣無形之物。靈則最堅最固之體。合之不易。攻之不破。乃靈之一分。化合成人。能保養之。恒守之以至靜。則用時觸覺便敏。而機自運行不息。雖遇陰鷲譎詭之徒。用神密謀。則吾照之如見其肺肝然。又何待機之用乎。

道之本原。乃先天混元之一炁也。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賴炁以維之。地之華嶽載而不重。河海振而不洩。賴炁以載之。人秉天地之炁以生。陽則爲男。陰則爲女。陰陽化生。亦無不在乎炁也。若儒之天命之謂性。耶謂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回之清真。要皆本乎此炁。而後世修道之人。不明真陽之旨。或枯坐。或寂守。盤膝坐。非出自自然。必於先天之炁。細心體認。一靜也。止不知其所止。一動也。來不知其所來。渺渺茫茫。無端倪之可尋。無聲色之可見。必靜以養其神。平以持其志。於不知不覺之中。而真陽一點。自現其真象矣。明光所照。劫患自消。是炁也。即中庸之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矣微矣。諸方俱有夙根。故不憚煩而將道之本旨。詳告而細譯之。當於體認二字。細心求之可。

天之高也。其蒼蒼耶。其空而無物耶。其色中之空。抑空中之色耶。其有形之無形耶。其無形而有形耶。故曰。視天爲天。則弗見乎天已。若弗以天之形爲天。則得全其天已。是天之所以爲天

也。必無其形以化萬有。必無其聲以明世界。必無其色以孕諸相。必無其臭以胎斯息。是故在上而爲之大。在下面而爲之地。在高而爲之山。在深而爲之淵。各有其天。各有其化。各有其息。各有其仁。而後所受之天。所授之天。所賦之天。所秉之天。所全之天。所樂之天。所知之天。所化之天。莫不從乎無形之天。而發諸色相界之天已。是動於上者謂天。藏於深者亦謂天。見於田者亦謂天。躍於淵者亦謂天。潛而弗見。固而弗聞。皆謂之天。是天也者。凡有其形。各具其天。凡有其相。各幻其天。凡有其色。各潤其天。凡有其聲。各警其天。天之所以在。仁即在是。仁之所藏。天亦在是。舉凡物之小及秋毫。推而大之。及於八埏九宮。莫不各包其天已。是吾人之所視以爲天者。天地之天而已。其所見何其若井蛙之窺也。夫天在萬有。各有其天。而萬有弗知也。天在吾身。各備其天。而吾身弗知也。吾身之內。處處藏者是天。吾身之外。道道得者是天。吾身之用。日日行者是天。吾身之立。息息固者是天。故曰天人相併。一而非二者也。明乎吾心而永靈其性。凝其神。固其炁。則天與人併者。乃永無間然已。若後天人欲既蔽其靈。則天之所以天者。天也。人之所以人者。人也。天與人則一問之隔而萬重之遮已。故曰。養其後天。以反先天。去其人欲。以保天理。得其真天。以去乎私者。是皆立極而存其誠。以爲樂天者合其和。全天者凝其固。授天者由其正。賦天者同其真。而後吾人之天。與天地之天。乃爲一天已。各各不以利欲之私惑而蔽其天。則吾身內之天自堅也。身外之天自適也。身行之天自恬也。身立之天自安也。故能安不忘危。恬不忘終。適不忘靜。而後吾身之所以得其凝。無不堅也。是皆在平

日自修之際。以性中之天。時涵時養。時和時謙。處富貴不移其性也。處貧賤不易其性也。處憂患不變其性也。處危難不改其性也。能此四者。乃能全乎其性。全性即所以全天。故君子之所以修者。必由其正。乃致其誠。必由其誠。乃凝其神。必凝其神。乃合其天。天然全於自然。則在上之天。藏下之天。潛淵之天。在田之天。與夫萬有各具之天。莫不從乎吾性中之天。合於一天。諸方欲養其天。必自靈始。必自謙始。必自誠始。必自和始。而後所適於堅恬全凝之天。皆得其空中之色。虛中之質。而不至流於空言談辯之天已。各勉其性以慎其天斯可已。

周仙漁溪訓曰。天生是物。必先有氣以凝之。靈以聚之。而後體質性情備矣。推其原始。情不啓則氣無所凝。而靈無所聚矣。故論氣質形體之主。必自性始。而細推之。性亦有源也。性之源曰空而已。蓋不空則不靈。不靈則爲物欲蔽惑矣。故曰。水清月明。可以喻性。鏡空水虛。可以養性。夫天地之開闢於洪荒也。不識不知。渙然無爲。故能化育萬物。其性空也。人物生於天地造化。以天地之性爲性。故能保正其太和。而後始有所凝聚。不致有塞源之害也。是以養性者。空以爲源。虛以爲本。本源不失。固無不靈也。若拔本塞源。行將見身心之危。矧曰吾性能虛。吾性能空。吁。君子養性以養身。養源以養性。虛空爲本源。德行爲輔翼。而源泉於是乎川流不息矣。此君子之所以慎獨而慎始也。

性在體中。捉之弗得。視之弗見。其機也。靈與神相凝耳。故心有所念而發於視聽言動者。皆性爲之主。其正也。則機在性之體。其不正也。其機在於意識之體已。夫所謂體者。無在而非性爲

之主。及性爲物欲爲誘惑。而機於是乎爲意識所主已。故性與體合。純在無識無慮之間。而後拍合。自從寧靜淡泊之中寓焉。是性之見也。見乎無爲。性之機也。合於誠正。夫焉有所倚哉。

性體本虛無也。虛無故玄微。而非恒言可詮釋。以端木子之賢。猶嘆夫子言性不可得而聞。況下學乎。吾創無極之說以曉之。而悟者仍鮮。其哉言性之難也。萬不得已。而課實於虛。責有於無。言雖淺而有所不辭矣。性之字從心從生。即生機生理二端是已。觀於植物。其種子內含微芽。此即生機之未動也。得氣以養之。而發育滋長。其生有不可限量者。雖生理在物。未易顯見。而其見性之一端矣。至若人性。則生機與生理尤著。生理何。仁是也。儒家謂之惻隱。佛家謂之慈悲。道家謂之感應。萬善之機。莫不由此。人當性真流露時。事觸於心。往往感極而欲涕。正可識此心理矣。至若生機則元精是也。此物立乎先後天之界。順而下之。則育子女。逆而復之。則結聖胎。人之生命源頭。由斯以起。是生機之最靈者矣。學者體此機與理之間。內而修命。則培補神氣。長生之基也。外而行仁。則施濟慈業。復性之本也。以此言性。雖不足以識其體。然學者由斯深造。其於道必有心得矣。此吾不避淺言之微意也夫。

秦仙訓曰。鈞之爲鈞也。奚其曲歟。繩之爲繩也。又奚其直歟。夫曲直固鈞繩之性也。引鈞而直之。環繩而曲之。則繩之所謂曲者直。所謂直者適不直已。譬諸人。天覆之而地載之。五官四體同。靈魂知覺同。然而正者自正。邪者自邪。或始正而終邪。或昔邪而今正。此其故何也。曰是亦如鈞繩之說耳。蓋性爲先天。欲爲後天。先天之性失。後天之欲乃得而樂之。是故人性本善也

。猶鶴之曲繩之直。及欲伐性。而心爲所迷。鈎之曲者不期然而直。繩之直者不期然而曲。遂日流於惡。不能自知也已。夫所謂性者何也。曰凡人初胎。僅有一點真陽爲之主宰。發生而爲人。真陽內固。欲不能侵。腎壯之時。天真爛漫。悉此真陽爲之。迨夫智識漸開。真陽日替。客火固不免奪主。客火維何。則欲也是。真陽維何。則性也是。所以人欲不可存。性不可失。一失厥性。非其本來之面目已。視然爲人。而禽獸其行。不亦同於直鈎曲繩哉。噫嘻。世運艱屯。人生剝奪。焉得十萬廣長舌。爲衆生告也。

後天三寶

精氣神爲後天三寶

老祖訓曰。高高在上。天道不言。而運行四時。蕩蕩無名。地道所爲。而化生萬物。人居天地之中。靈爲萬物之首。上荷生成之德。下承厚載之恩。白當代天行化。以報天心。代地栽培。以酬地德。方是不負天地。不愧人神。神者何。卽心也。氣與精三寶相合。卽靈是也。欲知其靈。則求其道。道高則愈靈。愈靈則道成。本院各修方欲明道旨者。則於靈字中求之可也。

道學相傳。由來久矣。闡其文者分其說。曰性。曰命。曰精氣神。究其所統。則總歸於理。儒釋道耶回五教。雖名分教異。總而言之。不外於道。性與命與精氣神五者。合而觀之。亦只得完一道字之義理。則統此五者而兼括之。若不知求之方。而沾沾於末者。則誤矣。道從何處講起。性與命與精氣神。俱在人身之內。然何者分謂之曰性命。何者分謂之曰精氣神。此緊要關頭。最要認得真切。講得透澈。稍涉於偏。則毫厘千里。夫理具於人。本於天。未有性命之先。先有此理。懸之以待。人得此正理。則靈性知命之功。夫有所著落。僅就現成而言。精氣神三字。是有性命之後。始有此三件名目。道是率性之謂。循其理之自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道無彼此之分。儒釋道耶回各行其事。並行不悖。惟功夫全靠得著實。性命二字。大家俱不能離。全在理上做去。精氣神儒家何嘗不講。惟求道者分晰明白。理字看得圓足。此儒之所以別於釋道耶回者也。若講清潔。講修鍊。而無實際功夫。初學入門。最易誤事。惟集義功夫。是汝等吃緊下

手處。能集義。事事合乎理。事事合乎道。亦即事事皆盡性命之候矣。尙何有精氣神之搖動乎。集義則理順。理順則道明。精附於氣。氣渾乎神。氣盛則精強。氣盛則神固。無非由集義所致。根之深者其葉盛。理猶根也。精氣神其枝葉也。以盡性知命之功夫。而欲冀成仙了道之事業。一轉移間。窮神達化。轉移者何。靈爲之也。靈則無滯。靈則無礙。有心靈。有神靈。有一刻之靈。終日之靈。萬幾皆靈。通體俱靈。此功之臻於神而化也。功不打實地做起。則空中樓閣。有規模而無基地。道何成爲。性命成虛誕。精氣神成糟粕。故學者以著實爲本。不可預萌速成之念。心志要守得堅定。不可左顧而右盼。不可一暴而十寒。始終到底。方爲入手第一功夫。氣有先後之分。合性命而言先天。清虛透澈。懸於無滯之所。這受質以成形。後天用事。不能肖於所生。功不可以不盡。補其不足。虛靈者復其本然。合精神而團結。永固性命。分而合。合而分。與身俱來之物。醴醴發施。有異名而無異用。始終如一。不假手於人工。此最上乘也。中人之質俱多。後天之學斷不可疏。節性以防淫。順時而安命。若手工夫日進月增。靈心漸長。集義之方。愈習愈醇。則精氣神不求而自足。較之先天毫無虧損。惺惺者灼然光明。不煩把持而自全。此由勉而後入於安也。吾因諸生清靈生障。故降靈度化。子等既列吾門。當明修真養靈之道。若徒然盲從盲修。不但負老人期望之心。兼自負也。凡吾修子。各宜注勉。

太和之氣何以名。以其能生能育。常有以使天下祥也。在太虛之中。故以太和名焉。秉此氣以生者則爲人。无生氣則人不能生。及夫人世日深。則瘴癘之氣。恒來侵擾。多爲厲者所染汚。浸淫

日消。本然失其位。濁瘴居其所。无不由世俗之趨。以主不勝客也。今欲復氣之和。非由根本決之不可也。根本何在。在於中。人各具之。人各全之。無論聖賢仙佛衆生。皆一也。惟聖賢仙佛能存此氣。故爲聖賢仙佛。人不能存此氣。故終不免爲凡人。其實堯舜與人同耳。有爲者亦若是。爲者何爲。即時時存克己復禮之念。以養我本來之氣耳。故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即此也。夫氣至於浩然。非太和之氣。烏能以語此。但凡夫不此之養。而所養者皆後天之濁瘴。是以太和日消。瘴氣日長。烏能感召太虛之和而致乎祥哉。是以人欲召天之和。必先養己之和。欲己之和。必先養氣之和。夫然後大小無不由道。道之所貴而且美者。無他。和而已矣。古之爲仕者。爲行其道。今之爲仕者。爲利其身。噫嘻。太和之氣。何日使太虛相接乎。吾道中有數子者。太和之氣。尙有所養。至於彌滿太虛。不知何須繼載功修。吾願好日修爲。以此氣化彼濁瘴。俾天下永慶昇平。亦不枉吾救世之苦衷。勉之勉之。好自養之。

人事多紛。靈應進而靈易流露。是以爭其明者。無不傷於精刻。外放其光。而內轉於昧。故必貴乎修養。養而能涵。其氣乃充。氣充於內。自渾於外。所謂含精明於渾厚者。是即慎葆其元也。今之世人。每不屑此。以愚爲恥。不知外之愚。而內何能智。不智於內。而爲外明。是倚心所馳。安在不日斷其根。而放失於不知所止。罔或能有之地哉。吾憫衆生之顛倒。降摩誨道。所以爲人之修。要在養氣爲本。須審凡處後天而有其明者。靈也。能明其靈者。氣也。靈之克保。必氣之充。以充斯固。氣固靈斯凝結。而不隨氣散以致於耗也。此中微妙。雖非淺言所能盡解。

然氣於人生所關之鉅。當可從易悉之理。而自知所悉也。他不細論。諸子從吾言修。逾茲三載者。頗不乏人。試思平居坐養。與夫所經之歲月間。行詣所及。較之未修。必皆覺其境界。大有別同。

氣充於身者。氣定乎純也。定氣充而。其養在平。平之爲養。厥要惟正。正之於心。氣得其養。正得於形。氣乃用化。化而又化。其定於中者。未有弗平已。人之養氣。其不易定者。形弗知化。心以難堅。此所以養氣充而。終不易奏全功也。夫氣在人身。所以主動。任其所動。則必隨形而流於不自覺之間。心弗克定。氣又莫養。於是欲形之正而知所化。卒難可能已。吾道傳經度世。開發宗旨之微。惟望修者之能從身心所在。悟求其形化之真。養之於素而正身自立。則靈明不昧之下。何而在非朗然開化之大。以有所覺而覺於羣類。藉期大同之休徵哉。靈本充。知養之充。則靈無弗明。其或多昧。皆氣之先渙。而後精不結品。神無所根。後天失其所養。靈源遂乃蔽。其偏於微而致於墮。良可哀也。吾道修子。今後勵功。果各精悟。一從氣分之平。以爲其養。不必著意。而氣自充。而靈自明。道奧之微。將不難由不昧之慧覺隨時內照。以無所不通已。不然。氣動而弗之定。形之所在。必至執而弗化。弗化其形。何在能通。不通之修。終於自誤。斯乃老人之所深惜。蓋人之知修。無一不具未昧之靈。既修而仍多執。其不闢於所偏。而不得氣養之平。形化之正。沒後以從草木而弗免於腐。斯誠不可不自痛惜也。

老君訓曰。神由無中而來者。充塞天地。皆正氣也。神由怪異奇巧而出者。皆魔惑也。大道之神。機先機後。無無而有。有有而無。均在一靜一動之間。動則有機。靜則有神。靜乃存神。動即善機。神若不能善存。動輒爲惑所感。雖有大澤。望之弗見。淪胥及溺。而不知自返者。是謂機爲惑乘。動靜之神。日與人遠。惑日近人。以至老死。不知神在吾空自來之身。反拒神於日身之外。猶之時計。一刻有一刻之動靜。一秒有一秒之呼吸。動時曰呼。靜時曰吸。一息一作。不可使機有所停頓。而其停頓。計在此六十秒爲一分。一分之間。無秒不先一靜而後一動也。觀乎此者。則知人身之機。如計有輪有次。如秒有動有靜。若因動靜不一。而機必先停。是亦惑之魔神於物之一種。人本一物。有何異焉。道之在斯。則動靜靜機。自有一定之數。凡強求者。皆如斷紐(鋼條盤中以主伸縮推轉之物)之計。雖曰動不見靜。其聲軋軋。其形逐逐。忽焉而息。二十四時之動靜。能於一秒之間。停息生機。是神仍歸諸空虛而已。吾語是文。在存養誠。神自不散。機自有驗矣。

宰夫子予訓曰。氣曰有度。陰陽之道。有樂道與。嘯言歌舞。美味滋養。飽饜飲饌。一飲一食。一言一動。皆有坐度之功用。與人生精神息息相關。經言坐久傷形。即指動時起而言。決非論於靜坐者也。靜坐養氣則息調。動作用氣則神亂。或以言語矜急而忘分。或以偏躁而失明。或以爭而忘返。或以闕而忘闕。氣度不守。無過於此。吾輩養氣合度。萬無失矜急失偏躁之弊。合度有準。出言有繩。度數不愆。是曰養氣。浩然至大。純由度合。不使氣流於外。而行無不歸於中者矣。欲知大道。必明煉氣。煉氣之法。說者甚夥。有心用之則散。無心得之則固。固即度而能

放能收者也。總言氣度。就在善用動靜陰陽而已。

關聖訓曰。人所以生者。精氣神與性合而成者也。前三爲後天。後一爲先天。先天不聚。先性無所聚也。後天之精氣神。若平日不知保養。則日漸日消。雖具軀殼。無以自存也。雖先天性。無從發生也。而性且隨後天之昧惑消沈。不知其所居已。言之可不懼懼。世人狃於晏安。雖鴆毒亦不惜懷之屏忘。以爲樂且無憂。遂使後天最可寶貴。藉足修命復性。以還極樂真宰之品氣神。日削月陵。歸於無何有之域。以自墮輪劫之苦。其愚孰甚。說者謂或謬執行樂及時之屑見。自以爲得。不知古人所謂達者。其真正道理。果如是耶。今人之達。其所行不惟小有於道。亦且不有於身。可慨也夫。諸力既從吾。

師以求真道。縱不能如孔顏之一步一趟。而德範所寄。亦要正心力行。以樹世型。庶不虛求道之舉。而有妨道之譏。是願諸方多加之意。以立成己之基。而宏度化之功。慎勿自棄。師之望。亦諸方所宜自望者。幸各昂旃。

心之爲物。本無形也。欲孕其形。必固其精。欲固其精。必凝其神。凝神固精。即可安心也。息意也。心安意息。而後自能識之以平。識平自能守正。守正則無爲而化有爲。無形可孕有形。而修者從此自能與道而合。亦悟性中之天已。悟性天則魔惑無所侵。誘言無所蔽。矜意無所施。躁性無所抑。靜息之功。無化而化。自然之化也。無生而生。自然而生也。化生之後。而意念平。身心正。道不立已。茲基固已。各各細味之。不可視爲空言也。

孚聖訓曰。心爲萬物之靈。百體之令。彌六合。範寰區。皆是一心爲本。人人有之。而人人偏昧之。其故何歟。是不知精氣神之爲寶也。精氣神所以衛心也。五官百骸。血脈筋絡。如人脾胃兩脈。常常固守。則飲食必不停滯。由是則精生。精在人身如露珠走盤。極圓極潤。血脈筋絡。皆賴其滋融。而呼吸自順也。則氣生矣。夫氣通物也。貴凝而不貴洩。宜養而宜收。三焦筋絡。九竅流行。一股清淑之氣。盤乎上。清清靜靜。純是一點靈光。是精氣所以結而爲神矣。由是心思必強。心力必壯。心竅必明。以之審事。則衰敗不形。以之接機。則竭蹶不慮。以之窮理。則昏濁必消。此其功身行之。心主之。而實精神所以衛之。世人見識卑淺。謂精氣神爲丹家修道之物。以爲不關於心而忽之棄之。以致心不能守。則爲邪擾。又爲欲牽。勢必至真精枯竭。正氣耗亡。元神喪失。奄然如枯骸。懶然僵肉。一旦氣亡。則爲鬼爲魔。此時身安在乎。心安在乎。嗚呼悲矣。吾爲世人醒曰。精氣神中連三才。渾涵萬象結靈胎。圓滿功行由斯徹。爲仙爲佛此地來。嗚呼。精也。氣也。神也。旋乾轉坤之才。離之則爲廢物。掀天揭地之事。缺之則亦難行。此其大焉者也。試譬小焉者。如人作一文字。始初審題時。聚其精以探討。運其氣以貫通。會其神以拮用。然後爲之揮毫落紙。自如雲烟。措詞出語。如下珠玉。其理如絲。其文如錦。何莫非精氣神之所爲也。何人於此三寶視爲外物。不知所保。心欲爲善。則精不足以助之。氣不足以補之。神不足以振之。欲改過則是奄奄一團死氣。心雖欲改。而精已竭。氣已亡。神已耗。心欲爲究安能爲之也。此精氣神所以衛心也。而亦爲心所不能離者也。諸方識之。

尙真人訓曰。三才者。人皆知爲天地人也。要知天有三寶。地有三寶。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爲陽數之極。故天地同一蒸胞耳。天之三寶。日月星辰。得蒸胞之清。地之三寶。土與水風。得蒸胞之濁。人之三寶。精氣神。得蒸胞清中之濁。故天之三寶。能持久不滅。雖或爲濁氣所侵。倏然而能光明。蓋至清之氣。濁自不可干也。地之三寶。有時水涸。有時泛濫。有時土崩。有時高突。有時急風。有時靜謐。不能如天之至靜耳。人之三寶。渾合清濁之間。從清化則爲天。從濁化則爲地。爾諸子欲知道徑。須寶精氣神。欲天則天。欲地則地。天地兩徑。爾等自取可也。道也者。氣而已。自古大氣磅礴於天地之間。化生萬物。而鍾於人者最靈。靈者吾氣所聚之精也。精充者氣自聚。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一不自愛。遂與草木同腐。人可不及時檢點省察。以養其氣耶。養氣之要。首在內功。內功不堅。外務侵擾。究難觀於成效。今各院修方。每多因循不前。大抵皆以家務累身。俗事不了爲推諉耳。吁。何其不自量也。夫天下豈有無事之人哉。有事則順以接之。無事則靜以養之。雖一日萬幾。何嘗累吾精靈之氣哉。語云。胸中無崎嶇波浪。眼前皆綠水青山。推斯言也。道之旨明矣。諸修方縱不爲道計。能無爲生死計乎。勉之遵之。慎勿忽諸。

宏教真人訓曰。太上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凡談道者皆知之。而或莫得其解。夫一者。一元真氣也。即三寶之公祖也。二者兩儀也。即二氣之分形也。三者三才也。即天地與人也。其人即神也。此道脈之源流也。先天而生之人。即以天地爲父母。稟賦之厚。迥異尋常

。故渾一寶於一體。靜與大地同其體。動與大地同其用。壽逾萬載而常貞。智圓六通而無礙。及其歸也。果位置昇第一天。其功用之大。可以輔天帝。扶氣運。俾後世悉受其賜。所謂以身而參天地也。後天而生之人。則以父母爲天地。或有得間氣而生者。恆居最少數。其他皆得父之精以爲性。得母之氣以爲命。得兩間之游魂以爲神。稟賦平等。絕少出類拔萃之奇。故壽不過百年。智不周三界。且其身皆從欲海來。而根塵所生之識神。又足以掩真宰之元神。而奪其權。嗜欲攻取。顛倒錯亂。此而欲返乎道也。憂漫乎其難之矣。然人人幸有三寶。在祛嗜欲以凝其精。養浩然以充其氣。靜身心以恬其神。及至三寶化一。復乎一元之真氣。則人而神焉矣。然且行慈普以擴性量。種陰德以培命基。功行圓滿。乃始有飛昇之一日。故功兼內外。三寶之作用乃以全。雖果位之大小。仍視其所自致。然不失爲人中之神矣。彼夫無聖賢之基業。徒慕仙佛之修行。雖能延年而駐世。其證果不過無位之天民。俾免輪迴已耳。故修道者。不可徒恃三寶以自度。而文昌之陰騭文。太上之感應篇。所當奉爲寶訓也。

盡性立命

性理前編各訓。已詳言之矣。至命固與性相連。然命字有數解。有以命作命字解者。如命令之類是。有以命作定數解者。如死生有命之類是。有以命作氣解者。如性命雙修之類是。又有以天所賦者謂之命。人所秉者謂之性。此皆命字之義也。至於修養之功。佛家重明心見性。道家重性命雙修。而儒家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吾道之修。則純任自然。養性而命在其中矣。其故一在於守中之別。一在於有爲無爲之分。故此類以盡性立命標目云。

老祖訓曰。自人心與道心判。千古之道統以開。千古之學術以明。學者本於道也。非吾之所謂學。亦非吾之所謂道。大道一而已。一者理也。理者性也。窮理盡性。知命俟天。正心修身。克己復禮。則前聖前賢之能事畢矣。無如今之學者則不然。專經聚訟。各持門戶。滅裂補苴。自創新奇。錮其欲不存其理。溺於人不合於天。以致天理暗亡。秉彝喪失。物欲漸交於後。人性日滿其真。人禽之界。祇此幾希之間耳。嗚呼。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不知由。此吾之所以爲衆生悲憫者也。夫聖賢養性修命。非自今日始也。精一執中。此堯舜禹湯盡性之功。懋昭大德。乃周程張朱爲性之學。無一不從養性修命而來。即後之繼道統者。崇正學。息邪論。亦莫不需天道於人事中也。知言養氣。即格致誠正之功。至大至剛。浩然充乎天地。即性命之光輝。彌綸之至極也。真氣所生。存誠去僞。真實用也。惜乎今人偏於一己之私。虛靈爲物欲所蔽。以致人心愈趨愈下。道德愈湮愈沒。黑氣上冲。刮降下民。吾不忍衆生沈淪水火。降臨救世。冀挽人心而回劫運。非有矜奇炫異之事也。善者可以啓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庶幾風俗端。人心止。善善從長。而性命之同。可以昭然若揭矣。願吾在修諸方。即早醒圖。勿忽勿懈。

夫人身之真者何。命也。命在何處。幾微之間耳。人能言之而不能見之。人能聽之而不能求之。此命之所以爲貴也。若夫爲吾身之樞紐。爲性靈之主宰。以聚蒸氣而使永凝不渙者。亦惟斯幾微之命。命也云何。可得而聞之乎。曰。火候功用得乎其至者。自然得見得聞。而自有其形焉。然則若之何其可以見聞乎。曰。天賦之命。與吾身之命。一命也。順吾性之欲而無所憚者。故爲後天。以性中之靈而養乎虛。使不爲纖塵所染。乃爲先天。故曰。先天有命。後天不得而知之。後天有命。先天得因而補之。哈哈。諸方從補字着手斯可已。然而未得其至也。何以言其至也。夫所謂至者。自然之功也。以自然之功。不思不勉。自可成其大。若以強制之功而求其坦適。鮮有不敗者。自然之功。從無形以得之已。

大造於人。正心而後乃化也。欲心之正。是貴堅修。堅修者何。復其本善。而去惡慾也。去惡復善。其在形也。須知腦髓之用。能固其腦。而充其髓。精神乃因氣之調而充凝弗洩。精神弗洩。先天而後。後天而先。無在不自充固。而亦無在不見圓明。何也。人之含氣以生。時時存存陰陽。雖治之內。不善其守。則氣之自激於中。而磨礱以相滅者。雖具其善。難免不爲惡吸。善爲惡吸。則本固之腦。原充之髓。先天而後之命。後天而先之性。皆從氣之蕩而日以清。性命不克守於有生。皆腦髓無所運復致之也。後世人輩智識日進。視其精神較古爲勝。不知惟其勝也。乃所以

弱。以內守不足。而流露以盡。自來言修之子。所以責保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無所覺而自覺。不假耳目之聰強而覺也。皆奉其自具而不待外求也。人不能修其赤子之心。非不能也。恥安於素。而從耳之習聞。目之習見。有所沾染以務明其覺。乃至於貪爭與爭。於是精神日浮於外。腦髓日薄於中。而欲寓於腦髓之性命。不隨氣渙而其形消。夫豈可得。然而今之學者。莫弗競尙貌其之精神。以言文明已。不審文明之所以足貴者。蓋欲以之已乎蠻觸之貪爭。所以成其文明以自別也。若謂蠻觸之貪爭。即是文明。則盡人皆知其不然已。而乃竟以此之貪爭爲文明。是何故歟。吾言其理。人必不以爲然也。吾理重乎內修。而今夜注於外騫。欲外騫之衆。返求內修之功。以運復其腦之固。其髓之充。葆其精神。而安乎系。以泯其私念已。乃貪爭無異逆水之撐舟。此世之所以劫重。而挽救之際難敷施也。所望在門爲修諸子。今後對吾道諦。勉力精參。慎加持守。苟能超脫流俗之見聞。尋其本真之所在。以存以養。各問各腦。各充各髓。則性命雙堅。身立而道有託。不必與世爭智於精神之外。日具圓明鏡智於葆有精神之中。以是進功。所得當較於非處得是。惡邊得好。摩際見榮。捨不脫陰陽總治之刁化爲少已。各各深審是望。

道求能盡心。盡心能知性。知性可知天。然人人皆知依字讀去。而究問何爲盡心。何爲知性知天。則彼又茫然矣。夫人之一生。未嘗盡心。何能知性知天。心問於道。道在明明德。德無不明。乃是盡心。若有一分未明。不足以言盡心。盡心者。復其本體之虛靈。真氣流行。一絲不雜。空空洞洞。其心操持政柄。羣邪俱化爲正。六賊變爲功臣。門戶謹嚴。虛極靜篤。真人出現。神室

自開。動靜自見真人。真人即真性也。性賦於天。爲我性即天命。我有一性。即具一天。知性者探其源。知其本。識其微。守其理。此所謂知天者是也。久暫如一。操持勿懈。曰存曰養。靜默安甯。絕去外擾。存之養之。心者。性之舍也。如井中有水。大地皆陰。四通八達。取之於井。心是井。性是水。由井得之。其實大地滋潤。汲之不竭。未能存養者。時時心放則神蕩。神蕩則精洩。精洩則氣敗。氣敗則身亡。事天之學者。除存養外無學問。存養不分天壽。不分窮達。只求了生脫死。天亦可壽。不必拘陳見。無住相也。即不二也。修身立命。能事畢此。不則如入寶山空回。學到知天。聖域賢關同出入。仙津佛國任往還。樂莫大焉。

成已成物之功。不外於一。一者何也。玄之謂也。玄者何。奧之謂也。奧者何。主宰之謂也。主宰者何。絜之謂也。絜者何。道也。道者何。自然也。自然者何。不息也。不息者何。無爲之謂也。無爲者何。順之之謂也。順者何。一胞之謂也。一胞者何。後天謂○先天謂○也。○之與○之分也。惟在一極之功耳。其所以立其極者。使人有所宗。使物有所主也。何以先天不言命。後天不言性。以性之最清者。由其自然。乃能主其絜與其靈耳。其命也。則主其精之固。神之充。諸方立性與命。必自靜始。靜則從無而有。從無無而無不無也。一絜渾然。先天之性在其中已。一氣勃然。後天之命固其中已。固命者即自固性始。固性者必自清性始。清性者必自見性始。見性之功。靜極思動之候也。

今與諸方說性命與道之關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能盡其性。則天地可參。位育可化。是命與

性。性與道。豈有所分哉。蓋道之修也。命之立也。性之明也。其功宜循序漸進。勿操過急。勿事因循。如調琴然。絃緊則斷。絃慢無音。欲琴可操。必緊慢得當。而後聲調適宜。以悅人間。而吾人自秉一受形謂之性。從道得生謂之命。命無性不立。性無命不存。命立性存。而性自返於虛寂。心自入於虛無矣。而精亦因之化氣。氣因之而化神。神因之而化虛。動從云。諦觀此身。從虛中來。虛者性也。性乃無極之真。太虛之靈。時不可遷。物不能移。目見之若不見。耳聽之若不聞。寂湛圓覺。常靜常清。奈今世人性為情蔽。心為俗累。不能明心以見性。復命以歸根。欲明性天以立命而致道。必心清慮散以立其命。慮絕情忘以明其性。而後道之蘊奧可得。性之靈體可明。命之夙根可固已。諸方當於斯二致意焉。諸方遵辦。諸方勉旃。

聖訓曰。性即理也。夫人而知之矣。理即禮也。亦夫人而知之矣。夫理必曰窮。而性必曰盡。何也。理不窮則有時而塞。性不盡則有時而蔽。塞理蔽性。而命亡矣。故性理之撮合。一以其默。一以其格。物格而理通。心默而性明。是性之與理。不外乎誠格靜默而已。當洪濤之際。人物無分。性理弗明。而享年受福。反勝於今日者何也。彼舍其靈。而養其內者也。今也則不然。外露其巧。而內蔽其性。外攘其利。而內塞其理。欲享年受福。其可得乎。故曰。性理之於命也大矣。今試以分合之理論之。人欲充塞者。性必與理分。本初未亡者。理必與性合。而之所以撮合之故。則視其含虛養靈之功為何如耳。今有人焉。舍其室而宿彼曠野。其是否盡其性。抑或窮其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然者。則求在內者為分。求在外者為合。分合之判。又不待達者而自

明也。故聖其志。合其德。恒其心。一其意。勿阿勿介。而後性中之理。理中之性。無弗撮合而得其自然之天矣。

聖訓曰。天與人性合而成命。命存性存。與天合矣。命如性如。(入者為定出者為如)天能合乎。天之體晶晶然。人之性明明然。天之質渾渾然。人之形容空空然。此為四大皆空也。缺一無以為命也。古聖所以謂天命也。天命攸歸。性自靈矣。如惑之以華藻。蔽之以音律。於是色聲齊來。無所謂性。無所謂理。無所謂體。更無所謂命矣。嗚呼。由乎晶晶渾渾明明空空皆同歸於濁流矣。濁塵日聚。濁會日生。生生不已。是以造劫也。劫何由興。劫何由滅。由於人之一點靈性造成者耳。欲弭劫須先知命。欲知命須先修性。欲修性須先保形。保形是愛質惜體也。能合天之晶渾之氣。護自有明空之本。却不白化乎。荷須人弭乎。此即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也。近代。日衰。人體日重。視感應如兒戲。所以視法令等弁髦也。這不談久矣。吾至聖老祖見世界濁塵日甚。人心日漓。所以設神道以化劫也。各具天命以保。各本靈性以修。則大同之風。可期而待焉。孰忘人心不從性命之中以求真諦。所以日來各行其權矣。今日語誠於諸方。勿謂人權定勝天權為要。

慧真人訓曰。有炁而後有氣。氣化而後精凝。精凝而後靈固。靈固而後神聚。神聚而後賦性。性賦而後形成。形成而後肢體經絡。以及臟腑。皆次第凝固。而後能動能知能言能識能思能慮已。此先天至後天。有而出於無。實而生於虛之步驟也。故曰。炁者。乃先天之元炁也。先天守

乎心則爲性。亦卽爲元神。先天存乎腎則爲命。亦卽爲元氣。神行動則烝因之行動。神止靜則烝亦因之止靜。修者宜萬慮皆空。心神不亂。融洽爲一。自然蒸氣調和。生生不息功候。卽臻於妙境。心性亦入於清明矣。各各注勉。

又曰。人生之初也。何所謂性。何所謂命。命藏於精。性藏於靈。精藏於妙。靈藏於玄。妙藏於無。玄藏於虛。無藏於空。虛藏於靜。空藏於色。靜藏於動。色藏於蒼。動藏於寂。蒼蒼者其大乎。亦烝之所化乎。抑虛靈不昧之胞元乎。寂寂者地乎。亦質乎。更氣精所化所孕所蘊以爲生之統系之胎元乎。諸方悟到數者。卽知道之中也。淺即深。深即淺已。然而未生之先。何由而知其爲性爲命。是又在諸方從一念之微。一動之幾而悟之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命。不可得而聞焉。知其所以悟者。聞斯得已。不知其所以悟者。雖聞亦弗聞也。故曰道之所在。於夜半寂靜時得之求之。諸方今日之所聞者。非夜半乎。雖聞之求之。能得於心乎。能自知其性命之所在乎。曰不敢言其不能也。亦未敢言其必能也。在能堅純自悟。雖不悟亦悟已。既云不能悟。又何必費木沙靈光爲諸方告也。

老祖之意。以諸方三載以還。尙無大過。雖有大過。己身亦未必能自知耳。卽知之。有目認不諱者乎。此所以爲修道之大障也。諸方欲悟各各性命之所在。當先自悔其過。以期彌天之孽。挽救於剎那之間。回頭是岸之語。諸方可以悟已。

達摩祖師訓曰。性先命後。性理家之通論也。夫未生之先。何爲性。何爲命。既生之後。性出命

立。以此爲論。性先命後也。若夫未有此烝。則氣不化。胞胎未養。而質不成。則性何以爲先。而命又何以爲後也。卽以生生之初而論。嬰胎初熟。罔然一聲。呱呱落地。斯時也。性賦而命亦隨立。故無所先後也。夫所謂先後者。清濁也。分合也。性在人欲未萌之候。全體輕清。命隨乎性。是合者也。及乎人欲充塞。重濁遍於一身。而所命者。虛樂也。虛樂沈湮流連。性已惑矣。此虛命存。而性卽在虛命已。而性滅矣。是性隨命而相分者也。是以清者淡。無不合也。濁者渾。無不分也。分合之點。理欲判之矣。夫心主乎性。而身主乎命。亦常論也。殊不知造命者造性者。皆烝化自然之運輸也。而造乎身心者。更無論矣。譬之要功百福。莊子有云。神人無功也。要功則心爲慾惑矣。何者。神爲清常虛寂圓明之主。達乎性命之正者。神爲之攝也。神不攝者。則精氣無所統系。精氣不化育。則性命無由而立矣。是以靜默之旨。首貴身心事靈之乘者。言性命不爲欲所牽惑也。譬之修養者。朝思爲神。暮念爲仙。皆修養之大障。人天之阿修羅也。不惑於欲。不牽於情。不貪於功。不流於癡。夫然後得性命之正。而性命自然相合。未生既生之論。亦可以姑置無論已。吁嗟乎。未生論前因。既生論後果。前因有自者。未生猶生也。後果不修者。既生猶死也。不過身既有立。性命須認得清正。放下妄慮。拋除雜念。則性命之間。恰如融如。而無壅隔之憾。斯樞籍之中有所錄者矣。

尙真人訓曰。天賦人以命。卽賦之以性。性與命皆理也。白人受天。則理而氣已。氣生而數亦隨之。故人於入世之初。自無之有。自虛之實。靈明拘者。氣附之也。際遇定焉。數亦存焉。願前

賈先哲。性德真純。安其天命。順理而行。氣亦隨之。境遇之豐蓄。不能動其心。壽之修短。不能動其懷。吉凶禍福之端。不能牽其情。汨其性。樂其所樂。故處困而不渝其志。遇變而不失其常。足徵數亦無權。今人不能養性以安命。日惟以境遇之豐蓄。壽之修短。吉凶禍福之端。而牽其情。汨其性。性命倒置已。失其義理之命之源。反咎天性之不善。天命之不幸。良用喟耳。諸方皆生有自來。不同庸衆。幸各善養其性。善立其命。以企古人。是予所厚望者焉。其各勉旃。

人各有命。命者。生身之定位也。若定非定。有定無定也。何謂有定。定於前修。何謂無定。改於後造。其改之也。善惡爲分。身行其善。則命也進良。身行弗善。其命之墮也爲枯。是以人之一身。必勵現在之修。修其現在。果盡乎善。則貧也得富。賤也得貴。苟修之弗善。則富轉貧。貴必轉賤。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義也。天爵之修。力行其善而已。如不此之務。則雖修得天爵。而以得人爵爲主。仍不得謂之修也。仍不得謂其修之善也。何以言之。從天爵之修。得其人爵。既得人爵。而卽志滿而懈其修。雖有不善。亦必復爲之已。修而復爲不善。則其所已修之善。仍必因其不善而又墮落。其墮之也。及於所極。仍入乎枯。命且隨之喪已。喪其命於其生世之身。則必更墮輪切。而嘗其無窮之苦趣已。苦趣之嘗。欲其不嘗而業縛莫釋。卒至末由自主。是故世間之得生而爲人。貴莫大焉。苟不知其身生來之貴。勵修其善。以迨其至良之命。而先全其爲人之資格。則仕何奔競營逐。而求身外之所以貴。姑無論貴難平空而得。卽苟得之。而失其天爵之人格。不能保全。其不克據以久享。蓋可不言而喻也。準此以推。則富也。貴

也。貧也。賤也。固無一能倖此定義。得以自由主之也。其不能自主。非不能自主也。若果修善弗倦。則命之所在。日進於良。而不墮枯。及其功養臻於極詣。自然脫造化而成其造化之局以造化者已。爲造化之所以造化者。則無在不如其得自主已。人弗爲善之修。是以不能。而徒強其不能以爲能。於是捨其固有之能。而必馳心外驚。命弗之修。而欲使不良之命。貴之富之。以矜虛榮於一時。是以不得不奔競營逐以圖苟或逞志。不知無命而強求。與夫不修而欲得之心。日妄外馳。則必心勞日拙。心勞而拙。徒見虛榮。又何在而非枯境。以其命之隱喪也。命之隱喪者。雖有其身。已失本心也。失本心者。是爲心死。心之死者。是謂苟生。苟其生者。是失人格。失人格者。是墮天爵。墮天爵者。所遺惟一地獄種子而已。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守沙王仙陽明註。富貴貧賤。乃命定生後之位。考其天爵之人格則一也。是以善修天爵。當保人格。得其人格之全。則其所以爲生之本不失。不失其所以爲生之本。則無富貴貧賤之分。悉得安其永生之樂已。人之有生。不其重乎。

性情說

李聖訓曰。人情與性。有過異也。大抵以情爲性者居多。故開明清靈之性。都被人情之私欲所誘惑已。近世以來。倡道德行慈善者。實繁有人。蓋彼之所謂道者。德者。慈者。善者。非以利其心者爲心。即以利其名者爲心。二欲惑心。則所謂道德慈善。即自私自利之利器也。邇者師道大昌。願其普拯。諸方心之所期者。亦無非師道普拯之旨。乃心與願違。則清靈之性。又將被情魔侵惑已。願諸方祛情欲之魔念。本師旨之至公。以養清靈之性。則庶乎近於以道爲道。以德爲德。以慈爲慈。以善爲善之初衷也。勉乎哉。

人之有生。性所主而成其形也。習之染着。惟情使之。此太上所以不得不忘也。忘之非無情也。忘於習俗之情。則真情見。情見乎真。內之則可復性。外之則可成物。至情之至。即至誠之至。誠之至也。生生而化。弗息之機。於焉有在已。否則流於形者必偏而有在。必以僞求所以自全。以僞求全。則所全者必非真地。不得真地。身無所立。性將焉麗。心之所趨。想無弗安。其欲有爲。將何所爲。或知無爲。又何歸着。其不沒沒以息。安可得哉。吾爲是言。諸子或以爲空遠不切事情。然亦姑宜慎記。且向事情細加證驗。要於道功之悟進。亦必不無所裨也。各各勉遂可耳。

喜怒哀樂發於性。起於情。天之生人。秉性各殊。而情懷感觸。好其所好。惡其所惡。自有出奴

入主之反。而悲憂就樂。可慨也已。上古人心醇樸。性情渾厚。其所樂者樂其道也。其所憂者亦憂其道也。降至中下之世。而道漓俗變。世運衰微。世人所具一種憂樂之觀念。其不僅南其轅而北其轍耳。慨當今之世。言當今之人。罔知世界之治亂。劫數之有無。僉謂人生在世。不過百年。應須及時行樂。以度光陰。終日飽食。不事其事。不務其務。或者徵花逐蝶。或者醉酒酣歌。簫鼓樓船。流連忘返。其自以爲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其實戕性害神。苦海波靡。伊於胡底。矧值凶年惡歲。瘡痍滿目。鋒鏑驚心。縱有室家。而鵲巢鳩佔。鼠雀興戎。睹此時日。其能破涕爲笑。轉憂爲喜者。吾真不知其心何居也。有懷度世。百感交集。其能視他人之痛苦。置於與己無及耶。吾道度世。須引人之憂以爲憂。須引人之樂以爲樂。其真有一種真樂無憂者。蓋不若力培福地。廣植心田。從心道務。使世人咸沾其惠。而後嗣得以久享其德也。院中諸方。誠能立身向道。心圖慈善之舉。足登乾淨之場。其樂也實無涯矣。願諸子幸勿忽焉。

心之不定。情搖之也。情之搖心。習遷之也。故欲心之能定。必使情之能節。欲情之節。必審習之所在。其足搖心而動情者。其有所傷而克守以正。則情動於心。不違乎正。其發之也。靡弗得其節。而從心之制已。不然。情動於心。而氣浮已。氣浮於內。躁行乎外已。躁見於形。雖善意而難通於物。物不通則我身之氣。不必物之反觸。亦必未由自適已。身不自適。則心因氣使。而心爲形役已。役於形者。心即失主。心不自主。則無在不見躁氣。而躁氣所及。亦無在能盡物之性。物性不盡。則我性亦損。何也。不能容物。我即隨在不得爲物容已。物我不相容。其欲身

之克修。心之克定。而情之能節。習之不染。必不可得。不得則正道之真。皆隨世間兩氣之變幻。而漸障莫知所破。而無超脫之途已。故修者志道。須審道不遠人。而貴要脫俗。俗之能脫。非離俗而絕之也。必於俗中知其爲俗。而身不爲所累。心能因俗而施其化。於是物物之性無不盡。而亦無不可化之物已。苟不若是。其不隨物之變幻。而在攫於心而偏於情。氣動無已時。而神之渙於外驚者。將不得一息之能自定其心已。是之爲修。直自誤耳。誤於其修。而又不能不疑道之不足修已。疑道不足修爲。則身自離道。雖道有其道。而身不以道認之已。是道之過歟。抑修之誤歟。吾院諸方。既修道已。其可不深審而認定其道。而下定心之苦工哉。願各自勵。養候情進。其要當不外是也。各各知遵是望。

陰陽二氣。其理則一。故蒸不云二而曰一。以蒸化氣。則分爲二。是蒸爲先天。氣爲後天也明已。以陰陽蒸氣之化生。證先後天之性情。則性也化於蒸。而情也生於氣。又爲明證已。故修者不可以不知蒸氣之分。更不可以不知性情之分。能知性情蒸氣之分。則陰陽之分合。皆於無形中尋之已。

慧真人訓曰。性爲陽。而情爲陰。性主仙界。情主鬼界。能通仙鬼兩界之性情者。非人靈莫能格之也。蓋性屬純陽。陽盡則性盡。性盡則人於鬼鄉已。情屬純陰。陰盡則情盡。情盡必能證於仙境。氣則仙鬼界輪。必從人天性情之靈。相感相格而相通者。以人爲陰陽界輪之主。先後合天。故性情所賦者。必完備也。性在人曰先天。是未發之中也。情在人。則曰後天。是已賦而又發之

靈也。以靈通先天後天之命。則先天有命。化於性已。後天有命。賦於情已。性天中之命。純任自然。故曰至陽。後天之情。其命也固於正。而墜於偏。全於公。而墮於私。是以養命者必從先天之性立基。而後其靈力能化後天之情於正於公。而固其命已。由性生之情。雖曰未發。其實主宰之存於虛者。無爲之中。而無所不爲也。後天之情。雖云已發。然審其偏正公私之理。則發也在吾靈之化。而未發亦在吾靈之存。吾靈之化。化於無形者也。吾靈之存。存於無色者也。無形色中之真形色。是曰天命。天命何在。性賦於吾身者。即曰天命。既有此性以賦於後天。則其情也必寓於靈中以爲化有化無之體。而運用不息也。運用不息之功。其旨存蒸。蒸可得而見乎。曰見於氣而已。蒸可得而聞乎。曰聞於息而已。見於氣者。仍屬無色之色。聞於聲者。仍屬無聲之聲。無色之色。先天之性。可以化後天之情。無聲之聲。可以存先天之性。後天之情也。在於靈則曰通。在於命則曰運。先天之性。在於靈。則曰化。在於命。則曰賦。賦命化靈。與運命通靈之時候。均在一氣胞蘊之中。故無此蒸不足以凝氣。不能凝氣。則不能清靈。靈之不清。性則不明。不能明性。則情不正。情之不正。命也隨之俱墜已。由是研悟。則仙界之所以至清者。存其性而已。鬼界之所以至濁者。偏於情而已。存其性者。必曰天性。天性之賦。必從自然。自然之功。必無私惠。而偏於情者。必以好惡爲愛憎。即人情亦不能論。只名之曰私情而已。私情無不墜墮。故必入於鬼界而沉淪於黑暗之鄉已。人欲分仙鬼界輪。必從固性以養命。固命以正情。若用以惑性。則性中所賦之天命。必不能有所運而通乎至清之靈已。各方坐候功用。當悟是理。悟是理者。則

必悟命藏於仁。情發於義。而後天性之賦。方能合於至道。至道者。無可名而名之曰道。人日日由之。而不能見之。不能見之。而不能達之。而有所止於事者。乃曰至。至者何。至於善也。至於善者。從復其性也。先天之性。既賦於命。則其所藏之仁。必化為陰陽二氣。既有二氣之分。則必有清濁正偏之判。其良知良能。亦必以為情故。而以情蔽靈性已。性之惑也。欲惑之也。靈之蔽也。私蔽之也。欲除此私惑之障。而返吾至清之性。則必從至靜以為功。靜也者。時也。時也者。有所定之謂也。雖有所定。而以活潑圓明為功。則其時必有所宜。而靜中之動。亦必因其義以為情。而罔仁中之命已。不有陰陽。何有是命。陰陽之判。靈之主之。靈之所自。性天賦之。性之所自。絜也化之。絜化氣而未成形之時。必期於真形之化。是曰天性。由此以研天性之存。則存者之功。由虛而固。虛固而後靈化。靈運而後命固。命固而後情發。情之發也。入於後天。則為私為惑。返其先天。則為清為正。清正與私惑之相分。其間不能一寸。所謂一念而理欲攸分。寸心而天人是判。理欲者性情之謂也。天人者。亦性情之謂也。理出自性。欲發於情。人所共知。而天理人情之說。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人與天地相並。而曰三才者。亦以性情為之分判焉。天至清而為純陽。地至厚而為純陰。純陽者。化萬物。純陰者。生萬物。化萬物者。至動而靜。生萬物者。至靜而動。動極必靜。靜極必復。先天不易之理。即在於是。而後天不移之數。亦在於茲。知先天之理。則知性之所賦。知後天之數。則知情之所在。因因果果。輪輪轉轉之機。皆情也。何以云情。無情不生。

無情不死。情發於正。雖死猶生。情出於偏。雖生亦死。哀莫大於心死。故曰性之清也。神必凝。而心必明。神凝由於固。心明由於誠。固者。氣固也。誠者。念誠也。浩然之氣。與靈充之蒸。相合而不相離。則至誠之息。至固之姿。必由真靜而為至動。以化生於無窮。所謂性天修養。即由是而探其源已。

岳聖訓曰。道乃人本。性為人初。而其實在處。究竟何在。蓋即此性中求之。亦可以全矣。性者秉彝之原。而亦所以為人之本也。純善之質。皎然無滓。蓋亦效乎天之清圓一點耳。昔孟子著書。深闡奧義。而告子以性善性惡之別。起而問難。然千載之下。終有定論。故至今日而大明焉。然性究有善而無惡乎。是無須疑也。性本先天。其發也為情。得為後天矣。以先儒之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即所以明乎性之本善也。其發而中節謂之和。而後天之事。聖哲為能。愚者未也。其故安在。在其情之用不同。亦即告子惑而不悟之處也。以情潛性。其惑亦固宜。蓋性之在人。如日之麗於中天。其情之發。亦如日光之照臨下土。光之所被。宇內共沾。而山川起伏。岡陵高下。則不能無陰陽向背之分。於是陽之所受。煦煦而溫。陰之所感。肅肅而暗。然日光之質。固未變也。物之所感者異。故應者亦不同耳。而其陰陽化之作用。亦因之歧矣。是即性與情之喻也。諸子欲明道旨。須先分性情為二者。庶乎得之。性為人之基。所應極充而盡明者也。情乃性之發。所以盡性之善也。而有真偽之別焉。用之正斯正矣。反是則謬矣。昔人所謂毫厘之差。謬以千里者。不其然歟。由此正偽之分。乃有理欲之別。理欲之別者。乃人禽之關。舜跖之界。

道德精華錄 卷二 修學門上卷 性情說
也。可不詳辨而慎從之哉。

九六

普賢菩薩訓曰。情從心從青。心者心也。心者青也。心之青者。極言心之色如天之青也。天之青。無物以染之也。心之青。亦表示其無一以雜之也。如是心。乃真心。乃道心。屬於先天者也。乃可云乎情已。未發而中。既發而和。喜怒哀樂愛惡欲。無弗得其當已。天之氣。春也融融而熙熙。夏也炎炎而酷酷。秋也肅肅而嚴嚴。冬也凜凜且冽冽。非情乎。非由無所有。而更無所不有乎。有生於無。無生於有。循環不息者。其天之用情也。其情乃無所不鍾。人之情亦然。以其入世深。而心之色固有能青青如天者。所以情雖具。而用則雜而不純也。

韓仙文公訓曰。空者公也。至公無欲之謂也。無欲是道。非若世人之誤解佛經。泥而不識其真旨之所在。以爲不生不滅。一切皆歸於無何有之鄉也。不知生滅者命也。不生不滅者性也。性之爲德。光明精一。有而非有。無而非無。無所謂空。亦無所謂不空。人稟此天然之性。初無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同爲天地間三才之一。無所謂聖。無所謂凡。爲是造化生才。又必有萬物。以與吾人相對待。如聲色貨利等等。無一不投我之好而動情。情者欲也。人見聲色貨利之可欲。而愛心以起。愛愈深則用情愈甚。而吾人本來之天性。遂爲物欲所蔽。性蔽而情熾。則相形之命。乃至爲其所剝蝕而不自知已。然而性與情之關係。實繫乎心之動靜。心動則魄恣肆張。情爲所牽。而妄念遂生。妄念生則物欲乘隙而入。故其因欲逞私。乃有執着之見。有着斯有相。有相焉能空。心靜則虛靈不昧。性德常明。而私欲絕迹。私欲絕則聲色無由而擾。故其待物惟公。毫無偏愛。

之心。無偏斯無我。無我乃能空。智慧由是而增。聖凡由是而判。是以孔門修身。必先正心。心正而意誠。意誠而理窮。理窮而性盡。性盡而後方泯乎見聞之迹。超乎聲色之外。以至於無聲無臭。佛門修般若。有謂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又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老氏云。無心者公。無我者明。凡此種種。謂非性德之至空乎。抑亦大道之所歸歟。吾故曰。空者公也。至公無欲之謂也。是則世人之泥而不化者。觀夫三聖之言行。可以悟已。

抱一守中

老祖訓曰。道進於精。非心自求其精微。不克以明而至於精也。故欲精於道。必從事物之中看其身。而在事物之外會其神。用是爲悟。則理無弗通。惑莫能蔽。不蔽於惑。而通乎理。萬象羅前。吾心處之而一也。既無所辨。則仁以藏。而運化之功乃宏。宏於一仁。其彰也無不普。而仍復造化之機。皆由自然之循環。轉轉因因。無所障礙。此無他。一而純。純而精。所以然耳。吾道之系。生生而弗已者。蓋亦精一爲用也。諸子嚮道。當思所以致一而進於精。則得之已。致一之要。須忘乎我。而認真我之所在。庶免爲七尺之身所累。而克超神象外。事物皆我爲修之鏡。而不能爲我靈台之障。意於是乎純。而道與之妙。不待窮而自見已。有志者盡其審諸。

哈哈。歲久一新已。來日之日。吾視之亦猶今耳。而在諸子復何以異。其必不異者。一而已矣。一之爲道。不磨而無可減。既生而守夫定。此後人應然之數。而在修者應悟之理也。是理至平。悟則於弗貫通。何也。一之來於無也。因既有之一。悟而守之。則上窮下澈之功。皆在於是。其弗克守。皆人意之障。障起則見有所局。既自局已。則局外皆貳已。貳而弗一。所觸都成疑幻之境。而身遂弗知所主。以遷流難返已。其實不然也。要審真假是非。皆對言之詞。而必有我於中。而後辨別乃嚴。不知我之辨別。仍塵識也。以塵識之辨別。而謂真假是非。可以由我而定。其能乎不能。則在勢必爭。爭則相抵。心雖欲化。而道必莫由已。故吾講道勸功。首以矜忿偏躁爲大誡。此四誡即所以範之使定而歸諸一。不以爭而克普化之精旨也。諸子爲修。數戰於茲已。此

後欲求得道之奧微。以期度斯末世之人。同出劫苦而見清明。則所以自守之定之一。要不可須臾忽也。世道之平。於以有賴。而吾不憚塵氣而竭苦口以相導勉者。亦爲弗虛已。顧各慎遠。吾有厚望焉。

炁化無形。所謂一生二者。陰陽正而天地開也。所謂二生三者。陰陽和而氣充兩間。人物乃以成也。故炁交一也。知一而稟乎二。以立其三。道在是。身之得道亦由是也。人入後天。其氣日駁。陰陽弗平。則氣多偏。偏陽則剛。偏陰則柔。剛柔弗均。於是而爭念易生。爭念既生。遂激盪兩間之正充。正充遂亦弗固。弗固之極。顛倒錯亂之形。乃以日甚。此世之紛擾所由來也。吾憫生靈將有淪胥及溺之苦。故以大道施拯。吾所謂道。其在世間。仍不外守常以敦乎倫也。倫常不紊。則氣自正。是故人欲明道。不得不從倫常之正。以修其身也。修乎身者。行詣貴於弗偏。欲明弗偏。必自深省。省之所在。念發於靜中之動。則罔弗正。得正則罔弗平。此修養之初階。而亦入德之門也。不然。氣無所養。隨動而動。心日外騖。精神不聚。則氣必渙。氣渙則不得其充。不充則無所謂正。不正則難以修其平已。平氣未能者。炁光無以凝也。光之弗凝。炁將隨靈明之昧蔽。而散溺無遮已。靈散於身。則道炁之空無從尋。不得其交。則無在復知有一。不知其一。則由萬殊之末。欲返其本。終無可能已。故誠修之士。雖在萬化之中。而靡不因二氣之稟賦。以守其一。而爲天地立心也。人爲天地之心。則天地之爲天地。人得而位之已。天地既位。則萬物之生成。亦由此心而得造化之已。明乎立者。則氣自充。審乎化者。則心自正。正充弗息。中和

之道得乎人者。將無不可歸之於一己。諸功勳數載。得吾一交者。頗不乏人。但從濁世爲修。守之則其不易。是非堅誠而持以恒。精悟而知所進。不克盡竭涸之效也。吾傳正經。所以示常也。常理爲人所無弗知。其有不知。寔蔽於惑耳。是在寡欲以清心。心清則靈日啓沃。復其本初。固非難也。然而人之在世。豈能無慾。惟能在欲之中。不爲欲之所累。則心常靜而無弗清。心清於身。則身自定。身定而不隨形以役心。則心無時不在正中。心正不偏。則氣充兩間。無處不在平處。處平以修。則大功成而脫造化。以言造化。自易易耳。茲值四墳傳經紀念。特具數言。願各自勉。吾道在世。無在弗在。人果誠求。隨在可見。亦隨在可得也。得於心則知其一。萬化雖殊。而道之貫也。一而已矣。諸子細審可耳。

氣在兩間。以其一散而萬殊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與物得一則靈。斯其氣也。所以清者必升。所以寧者乃降。所以靈者爲通。其清其寧其通。要非精於其一。不克臻其至而見乎道也。故道在世間。一而已矣。無論造化與夫化於所造。苟弗知一。以求其道。則氣必散。散則必亂。氣亂則所舍於內者。皆成動蕩之屬氣已。天之風雲變幻。地之陵谷遷移。人之性情顛倒。無一而不由氣之動蕩而成者也。然氣之爲氣。其關大化亦甚已。乃因感觸而變遷及顛倒者。非氣之原充。而出於擾攘之動蕩以致之也。亦甚明已。故天地能見其清寧。必人之靈之能凝定。何也。人居天地之中。其氣果凝而定。則清氣之正充。升而合天之覆。寧息之正充。寧而成地之載。其本充之正。則和而均耦。物無不化。然後見其所化而成天地之大化已。究其功用。在一誠心而已。

。誠無弗一。一則不散於心。氣自凝定。此人同天地而備三才。以明萬化之本源也。人若不一其氣。則必由散而亂。由散亂而擾攘。擾攘之下。未有不相動蕩磅礴聚爲厲氣者已。厲氣而充塞兩間。則天地之清寧。亦失其覆載之功已。天地不能普其覆載之功。人又相擾於其間。愈趨愈下。世即難免不形其困蹙之象已。困蹙之餘。苟猶不知修省。則氣必益滿。氣滿則無所不形其急。急則激乘。激乘於心。則心隨其形而逐流以彌下趨。性亦因以自滅已。所謂滅者。非滅也。滅此有身之性也。此身之性滅。則輪劫之苦。遂益莫由超脫已。不能超脫輪劫。究所由來。無非氣之易動使之然也。故欲修性。必先養氣。氣得所養。則性保於此生之身。則靈以其性之克保而漸明。以通於萬劫而不磨已。此即真人成其寶丹之功也。修者欲竟斯功。要各自養其氣。以求人身之一善爲之存。庶幾性由氣之凝定而不滅。靈由性之不滅而常通已。靈常通者。天地之造化。真身亦同其造化。而有所造化已。身之於氣。係天地而關萬物。其重如此。安可而弗慎養之哉。諸子審之。諸子勉之。

孚聖訓曰。人之念得其中者。無往不善。無往非道。失其中者。無往非惡。無往非邪。中者何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何謂未發。不見夫天乎。不見夫天之能育萬物乎。其不發也。誰其見之。及其發也。春也生。夏也長。秋也收。冬也藏。是有不中節者乎。人止知其然。不求其所以然。是以日日不離飲食。鮮能知其味也。天之生養物也如是。生育人也。亦莫不如是。人得之養之。發之中之。以禮節之。皆有法之可守。守之不知通變。亦不得其養之奧。得之何以。以空尋之。以

恬淡養之。自然靈而清者升。質而濁者降。升而爲天。聚而爲神。降而入地。結而爲鬼。幽明之分可知已。人貴知道之所以。而不貴求道之皮毛。何者所以。何者皮毛。得天人神鬼之分界者所以也。見人行善而亦行善。見人行惡而亦行惡。不究善何以當行。惡何以不當行。是之謂同流合污。尙不及鄉愿之無好無惡。亂德不致壞道。皮毛之如是者。不但此也。假道德而心懷險詐。假溫和而心實暴戾。種種之外似道德。而內純邪偏。不可枚舉者尙多。皮毛與所以之分大矣。吾語汝等以所以之要點。能知無我。卽知無物。萬法皆空。乃天地之大法。乃

老祖之化生天地日月星辰之一系圖。網綱縝密。無爲有爲。至理至情。在人爲庸庸庸行之法也。除此不軌於道。而另開一門。索隱行怪者。皆皮毛也。人何必以道爲難能。不難能者。乃大道。以爲難能。而遠求驚奇立異者。皆不得入於道也。是以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人多言而言多敗。人多事而事多壞。人何若言所當言。行所當行。不法天卽無不以天爲法矣。久之功進六度。天之聲吾得而聲之。天之色吾得而色之。天之形吾得而形之。無所謂天。無所謂神。無所謂人。鬼之一層。更非所計也。

太上曰。頭頭是道。此言字字切身。卽人以言道。卽道以言身。易莫易於此矣。又何難知難行者哉。顧人之其所以昧昧者。良由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不務真常大道。反求糟粕餘緒。卽如詞章記誦術數之學。學愈博而心愈荒。事愈繁而心愈劣。毋怪太上有言。當時爲人心所同。後世爲士上所獨也。良以不明言之有宗。事之有君。夫宗者。君者。卽人身之中也。堯舜

授受心傳。無非允厥執中而已。後如文之純一。參之儻獨。軻之良知。莫非人身一中字耳。此個中字。所包甚廣。其在人身。一在守有形之中。朱子云。守中制外。夫守中者。回光返照。注意規中。不卽不離是。一在守無形之中。卽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靜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未發時。不睹不聞。戒慎恐懼。自然性定神清。方見本來面目。然後人欲易淨。天道復明。自古神聖仙佛。莫不以此爲第一步功夫。但始須守乎勉然之中。終必純乎自然之中。蓋聖門心傳。雖各有不同。總不外乎此一中字也。卽如吾道內功。以凝神調息爲主。然後收視返聽。心無其心。氣無其氣。乃得心平氣和。心平則神始凝。氣和則息始調。其大要亦在此中平二字耳。心不起波謂之平。能執其中謂之和。平卽在其中也。心在其中。則玄關一竅。到得神氣相依。則玄關體空立矣。此爲大道根源。金丹本始。他如進火退符。一切有作有爲。以驚以暇。勿忘勿助。有要歸無。無又生有。方合天然道體。此卽得一而萬事畢。吾道一以貫之旨也。諸修子進修有年。其於中字平字參悟有所心得否。能將中平二字參透。自然有得於中。無慕於外。其心懷中一片融融洩洩之氣。自無已時也。其各勉之。

修身所以進道。進道所以救世。世之大將何以救。必藉心爲之運。心能遍十方而無不照者。必得乎中。然後乃妙其用也。心又何以爲中。要在其素行靡有或偏。既居於正。則無在不得乎中已。是故修者必正其心。乃可與言乎道。而斯世方克救也。吾

真絜固。慧照發而正靈明。舉所謂位天地參化育。皆將從吾中和之中。而操其樞機。以斡旋不息。道亦於是成已。顧各深審而加勉焉。

自古以來。言道者代不乏人。而能果克明其道而統於正者。實所罕觀。是無他。多偶偏而昧乎精一之旨也。精者惟理之真。一者惟道是依之謂也。人苟不求得其真理。而依乎道貫。雖日言道。雖日修道。事功無所補。息候莫由純。無補於事。而欲有益於世。此必無之理也。不純其息。欲堅其顯。無此之道也。弗得乎理。弗契乎道。而欲修之有成。切之能救。尤必無斯理也。更必無斯道也。吾願凡言乎修者。對修克精。則對道斯一。能精能一。道以昌。修以成已。其肩院任而知以是爲修。則靡在不見其功。有望皆可觀成。可不審乎。可不勉哉。

昌佐神訓曰。人見易惑。私惑所蔽。固其然也。而自惑不知其惑。已蔽信若不蔽。是又何故。乃障生於自好。遂覺其無他。不知此無他之自好。果盡悉洽乎中乎。苟或不中。即是蔽惑。其蔽其惑。固與有他之自滿自暴自棄同爲墮障也。吾

師講道。以中爲本。而原充實由於靜也。不靜其靜。必難得乎中之至中。中豈易言。欲明

師道之中。其於靜功。宜三加諸意。不然中無所得。靜亦成動。將見其徒形擾擾耳。可不慎諸。

濟佛訓曰。一個德。一個道。一所以吉。二三德。二三道。所以凶。吉凶之繫。惟恃一一。動靜如一。不致或歧。歧者有故。乃原不一。心也惟一。平也惟一。和氣致祥。一之爲一。一者維何。貞而弗失。貞則堅。性乃復。堅貞之吉。復之所獲。復之由已。外緣是棄。活潑靈機。無動

不宜。無不宜困而困之失。無不宜進而進之辱。退也舍中。靜也待時。榮辱非所計。行道乃已心無不坦然。無不漠然。堅貞之貞無不獲。無不得焉。君子之修其身。非有所計也。所計者道耳。道不行我心有戚。道不行我心有怒。此君子之所懷。思不出其位也。所思者上達。達非有他意。意在行道以拯民。意在行道以救世。爲已亦所不免。所爲者亦異於常人之所爲。常人之達也。則爲己之榮。身之顯。高車大馬。醇酒肥鮮。問其民生之瀾。如魚之離水。彼則不知也。何論其籌一策設一法以救之乎。君子所爲。則已性之未復也以爲憂。民之失道也以爲憂。將欲拯民於水火。救民於塗炭。以道成己。以道化人。以己之力所能達。盡達以道。以己之權限所及。盡及於道。於是所達所及無非道。因而道者化。而道之失者得以化。化頑返樸。化詐返醇。化犯上者爲孝弟。化好勇鬥狠者爲溫良。化奢淫無度者爲儉讓。於是化之所及。無不如春風之暘若。而萬物時生時育。化之大也。非言語可述其一二。故化者大而爲聖。大而爲神。由己之化。乃能化人之不化。己之化由貞之堅。人之化由貞之達。堅所以謂之曰貞。貞則堅。吉亦隨之。動亦合之。六齋一集。而吾身之所有。盡與天合其妙之玄奧矣。是以吾謂一一。一者。即不有我而有貞堅也。不有貞堅而有一也。一一者。靈與天合其妙之玄奧矣。不二之吉。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况一身一國之事乎。此二三其德者。所以動不出凶。惟一其德者。動罔不吉也。大小不必問。只知一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土之爲土亦德耳。亦一德耳。故土若不一。而未有能生者。觀人之生。即可察萬物之生。物以土生。此物之上。以彼物之土異之。則二物皆不能隨遂其生矣。此非二三其德之

的證乎。人而不一其信。卽不一其信。信有二三。將誰是信。是謂無信。是謂無德。是以動莫才
凶也。國也家也以及一身也。無不一以成之。不一以敗之。一之爲一。哈哈。我是說不盡其妙。
道不完其玄。諸方果能都照一以行之。則聖矣賢矣。仙佛有望矣。哈哈。各各好自爲之。吾將來
在妙山。脫帽以迎。

善真人訓曰。現在爲勢如何。爲修卽當如何。此中自有機肇。苟能誠心以觀。則羣動之象。卽見爲修之機。知修之機。卽知其變遷。而有所自化。以推化及人己。道之度世。修者所當用心悉在乎。不然。則身入羅治。無在不爲氣所引化。隨氣引化。身非自主。道由何得。不得道交。則其修也。將如盲人騎瞎馬。縱弗墮阱。亦必不自知其所自適。修何云乎哉。諸方審慎可耳。今後諸方修進。必定其一。而堅乃守。靡弗因機而受益。所謂一者。認這而去惑也。惑之來也。由情之方修進。必定其一。而堅乃守。靡弗因機而受益。所謂一者。認這而去惑也。惑之來也。由情之動。性卽以味。欲免斯患。必於性情動蕩之際。定守厥中。然後行其事而應乎物。胥無弗適。若少失中。則心隨情肆。而惑於中者形諸外。必見邪智之徒熾。世人好作聰明。每每由是而身受其困。所以困之。其跡似若人之困之。不知實由身弗自謹而招之也。肺肝如見。而猶自以爲智者。鹿藿同此比皆是。亦卽世之紛擾之一大原因也。修者苟能澄心觀之。隨在皆可借鑑。而轉得修論之真。以培養其成道之基已。若弗審此。則必隨在心爲惑搖。動不中情。身無以立。而性命盡失其根本之培。不惟空修弗契真。將無不成外魔以徒自誤已。諸方尙其慎之是要。

守沙仙王註。道慈必賴修人共維。始足藉以開物成務已。此後院方對於道慈事項。如有所見

均當提出理由。交付日議公研辦理。人人一心。惟慈皇務。惟道是歸。則修禳所聚。將必日進元凝。而身亦由是得具養候之純。以立大成之基已。慎勿客氣用事。自墮其修進之誠。而有與俗浮沉之念。以徒誤身。斯爲佳耳。

蘇仙眉山訓曰。夫道一而已矣。一者何。炁是也。炁孕於太素之始。樞機旋轉。而太極出焉。由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而六十四。衍之至於不可紀數者。皆以一爲之原也。渚乎其外。是茫焉無所見。則謂之玄。憲乎其內。渾焉而握其樞。則謂之中。括乎其全而無所畛域。則謂之空。玄也。中也。空也。皆一也。然而未易得也。世界萬有。非一以宰之。則無所歸原。人心萬感。無一以繩之。則墜入魔障。凡修道者各追其道。未嘗不得一之究竟。要不若炁素之功。握其原而握其樞。其成捷而其事爲無錯悞耳。儒家言貫一。道家言抱一。佛家言歸一。莫非要其終而始之。而其始固難語於炁素云。

董仲舒訓曰：『每謂過與不及。皆非適中之道。故曰偏而已矣。吾論是說。則在上觀天始。下察地原。品類繁興。事物鉅細。皆有至理。不獨人界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而有偏僻之弊。實則羣生擾攘之中。萬象列陳之處。無時不見此種偏失之象。夫天無地以載之則昏。地無天以覆之則渙。晝夜無日月以運轉。則寒暑不分。山川無沙石以截流。即氾濫必虞。大地之道。無過無不及。而又不偏。覆載無或衝。晝夜積爲歲。草木有所生。人羣有所居。皆從一個中節發爲英華者。凡人生而爲聖。知人生而爲神。不以過疾。不以不及退。又不以偏而吐。（吐作棄厭解）是在能用中調

道德精華錄 卷二 修中門七卷 抱一守中
至情而已。天地人靈。所以無三弊也。一中而空。(中者忠也空者月也)不以患得患失爲道外之求。善哉道之大體也夫。

上元先天坐法

老祖訓曰。天地一小太極也。人生一小天地也。法乎氣候。備乎陰陽。是爲造化之構結也。先天孕化之明證也。然則人之本何在。是在乎圓靈。圓靈皎皎。是爲靈台。今之生理學者。以腦海心房爲人身之靈本者。良有以也。昔在鴻濛以前。天蒼蒼而地茫茫。其時人類山川。鳥獸草木。相繼化生。而惟人最晚。及其生也。腦凝髓固。道之寄也。亦獨純凝。古多壽世之民者。職是故耳。故在其時。固人人而坐也。亦時時而坐也。及夫近季。坐久失傳。流弊叢生。不忍殫述。視而不挽。吾獨何心。於是此上元坐法。乃公於茲世。所冀拯衆生於九幽。使之各返其本原耳。坐宜循進。弗尙躁急。其精詣玄機。觸類而伸。坐久而得。自有靜觀之境也。是在各各之進步如何。可得其究竟已。

道之於人也。以坐爲堅道之基。然而坐中有先後天之分者。當亦有悟及者已。其爲先天也。順自然之序。無一毫強制耳。其爲後天也。因體之弱虧達於極點者。不得不用後天之強制。以求其速效。而易爲挽救也。然而後天之坐。強壯有力者。不可妄坐也。妄坐則體必致損傷。而戕其靈已。故必因其病至纏綿而坐以後天。其效必速也。甚至彌留之際。能言語能省人事者。在五日之前。皆可以後天坐功挽之也。以是言之。後天之坐。謂之藥物則可。若以之反先天。仍須先天之坐也。雖後天之坐確有根帶者。非先天之坐以充之。弗克反其本源也。各各配之可耳。

昨日事填。守一(益都道院)之間大哉。吾語汝最簡單的話罷。先天坐法乃無極。後天坐法乃太極。

。跌坐乃佛坐也。先天佛坐後天。可分三元。跌坐起於周昭元年。後天起於漢時峨嵋山派也。先天純任自然。後天則有滯礙。用滯字有大意存焉。佛法宣流後。世皆以後法倣佛。倣者學也。故興後法而忘先天大道已。不亦悲夫。

跌坐尚能心心相印。陽氣尚可疏通。後法則純陰矣。所以稍入歧途。危險重重。不可說也。

先天功證三功。果度三度。後天果度十二度。佛法功證四禪。果度六度。以此相較。孰厚孰薄。亦可明矣。

孚聖訓曰。內功之坐。尤關身心。是坐也。乃先天之坐也。無盤膝跌坐之勢。無服氣鍊形之異。屏私意。除妄念。由止而定。由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戒慎恐懼以慎獨。由集義之所生。非襲義而外取。息息相生。絲絲入扣。自然於恍惚渺冥中。得瞻大道之真體。且人身之健。健於坐。疾病之去。去於坐。暴戾能改爲柔和。改於坐。愚劣能變爲良善。變於坐。坐久者自有良好之結果。造最上之上乘。子等勉旃。

達祖訓曰。坐何謂也。修者不坐不定。不定不靜。不靜不運。不運不通。雙脈不通。而欲造周天火候者。未之有也。故坐分先天後天。先天之坐。從至陽以凝陽。如胎在母腹中也。後天之坐。由純陰以返純陽。如人之息靜同功夫也。兩種坐法。形勢雖異。而其造上乘則一也。造詣雖一。而其氣之運轉。氣之通玄。則仍有不同。至於形體氣質之厚薄。亦有所分焉。上古之時。野居穴處。日無所思。晨定昏興而外。不爲其他所擾也。(晨定昏興之意均在坐之息息悟之)在古之坐也。

。不知其時。不知其坐。故其坐也。隨日之出入以爲坐候。日初出也。陰離於陽。雖清明之氣上升。而下降之濁亦混合其中。是謂地天泰。當此時也。祇有定以自守。不須以坐之息氣爲陰陽相混之氣所奪。及至日落。清氣將作。人靈亦凝。於是時也。固精以守。堅息以坐。雖不計其度。而至心神交合。即相息甜睡之中已。是以古者之壽。二百歲不爲奇。其時人民相安。物我相忘。功候進益。由於自然。及至人羣日進。物我乃分。蒸氣之相凝者。乃少有離異。有聖者作。以自然之坐。罔所有功。乃爲先天之坐。使本性之迷者。有挽回之法則。而人類物羣。因坐而永固其真靈者。不計其數已。近古而後。文明大昌。人心乃險。欺人自欺。而洪水猛獸之浩劫作已。聖王憫人心之自墜於輪迴也。自然之坐。既不能有所糾正。而先天之坐。又不能見效於速。於是爲強制之坐則。而有息靜盤膝之坐法焉。盤膝之坐。即後天歸先天之法。式亦共有兩種。有雙膝有單膝。單者陰陽皆制。雙者獨却純陰以化凝陽。雖守空與自然之坐。先天之坐如一如。而距離之方寸。因訛傳說。乃有不可收拾之流弊。左道惡人。更以鍊藥餌。習探補。使真元喪盡。性靈漸滅。其罪可逭乎。是後天之坐也。見效速。成功少。即誤人不淺。而況以探補藥餌爲事者乎。當聖者之作後天坐法也。使修者於三月功候。鍊盡純陰。純陰既淨。仍復先天坐法。行之既久。而好奇者祇以後天教人。而先天乃秘而不宣已。甚或突亦秘之。不知其所用心已。然世之人。不以交爲貴。而妄宣於匪人。至因果靈物。以之作崇者有之。此何難哉。聖師未嘗無善法也。先教之以坐。而後驗其心之誠正與否。誠正者指以真妄與旨。三月可已。其不誠正者。則三月亦可觀其心已。

。是坐候妙轉。全在自悟。其法甚善。然智慧天性。各有不同。故必視其夙基德行若何耳。自是以來。十六字心傳。與十字形真交。傳授衣鉢者。蓋不多見已。而南宋以還。人心更詐。坐有其名。妄亦弗止。真能領悟者。千萬不選一焉。道德日亡。劫變時起。人類至斯。與禽獸何異。迨及近日。人心風化。更不堪問已。

老祖憫世風之日下。真性將由是日滅。於是令諸大聖神仙佛。湍迹塵寰。借木沙以相通。因道慈以濟人。而院會之基。乃立於世已。道慈雖有其基。苟不以真誠之旨。宣於衆生。則修斯道。行斯慈。又焉有所取法。所謂真旨。仍屬於空。所謂凝炁。仍在坐式。(下從略已載後坐功進步類內)

人之目標。見於近不能瞭遠。譬諸小兒。餌之食必喜躍。與之寶貴物品。不知能作何用。遂輕之。若以和氏璧搏黍同予。則必取黍而棄璧。此易明之理也。今人猶小兒然。苟以慈言。則必云非我利也。徒耗金錢。無得與我。何取焉。若云坐功。則更不知何所取焉。或以百忙無暇。或以坐未見有所進益。遂疏而弗及此。更有向日喜靜坐者。或先已從世人指授其坐。及聞道中之坐。遂一試之。覺非所適。謂不若向日之坐爲得也。斯均謬矣。語云欲速則不達。即此理也。坐有數端。曰上元。曰吉祥。曰中元下元者。均坐也。成者或得其妙。致害而中止者。更復不計其數。惟各坐均能成也。然此中害多矣。苟不克一志研坐。靜靜堅。以底於成。則終致害。斯數坐之獲效易見。致害亦易起也。故人習之。或體質孱弱。或性靈被魔。或脈絡偏枯。或氣海不平。或水火偏用。以致有疾而止已。或間一坐之。其不獲益。猶其小失。或受風痰。必受大疾。良坐有如是之難也。

火偏用。以致有疾而止已。或間一坐之。其不獲益。猶其小失。或受風痰。必受大疾。良坐有如是之難也。

師道命人之坐曰先天。先天者何。象乎先胞而已。人在胎中形象如是。故坐亦如是。坐何爲。蓋因人出胎入世。長漸而智漸開。先天元性元氣。被俗消磨。必欲其坐而返之。以還先天渾渾之象。而復元性元氣。以益天年。以發元善之心。而爲世匡輔也。先天之坐。亦有如是之大且巨。能強體。能發元善之心。故修慈者。必得坐妙。而後發大信心也。先天緩而無異魔。小兒之於胎也。無呼吸無知覺。何以能生也。具天然之質。守天然之化。其任督兩脈。週轉運行。無異人之呼吸耳。故坐也者。返聽收視。追欲復其元素之胎耳。不可以坐未能適乎己意而輕之。不可以不速進益而疎之。或間斷或疎懶。此皆坐之病也。吾非以偏坐之論。而拂坐不適然者之心。吾向之坐也。亦跌坐耳。到功就時。始恍悟斯坐不能完善也。今從

蒙

師擢派統坐之職。故不得不爲各方研斯旨也。吾見各方坐有不同。或以坐式不一。或仍以他坐爲適宜。未免左矣。願各速正之。以免多疾也。吾不明指其誰何。見訓自改可也。

吾測坐者。半試半教。半昧半明。雖具明坐之旨。究未克得坐之妙也。坐乃靜氣正心之妙訣。養身之良藥也。其坐爲連上中下三焦之水火。而輪陰陽二氣。以貫通全身。以益脈運。除煩正念最妙之途也。以手按膝必正。不可稍偏。不可稍浮。以接其天地心之運行。而後脈通精海。自可

日覺其奧妙矣。然坐必端。以準其任督。任督者。二脈也。即如人之所用秤砣然。苟不準。則上下不準。此定理而易見也。端其體。則由尻軀以直接腦髓之關竅。而連用無所不通也。以指並攏。固其先陽。接乎內腑之真火。濟其太乙之真水。則無寒無熱之象也。以現時論之。坐者雖明其旨。能研其旨而覺其所以然者。吾未之見也。最可哂者。以修爲接應。以坐爲畏途。吾不知務多無實。究何心哉。願研修者。力研不懈。而爲半昧者指導之。其克行克踐。而敷修道之道也。其共默參。而後共研。隨各方之靈明。以融一坐之旨。庶稱其旨也。

坐聖佛道相濟乘訓內有曰。上元坐法。乃本於自然。以先天胎息爲形。中元坐法。乃本於純陽。以心還性。下元坐法。乃本於純陰。以身爲的。以命回性也。天命之暇。天性之暇。天然之暇。雖然法有不同。其成功一也。(餘詳哲學門佛道相濟乘訓內)

竊按佛家中元坐法。乃跌坐注意中丹。由性功而至命功。道家下元坐法。單盤腿注意下丹。由命功而至性功。惟道院上元先天坐法。乃不盤腿守上田之祖竅。性命雙修。純任自然。

編者附識

關聖訓曰。坐也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者不盤膝。純任自然。後天者盤膝。而取其強制。二者孰是。各有其用也。以先天入門者。則非後天。以後天初學者。則笑先天。皆非也。其所以爲先天後天。使之有所分而入門者。有所取義也。其義何在。素無嗜慾。身體康強。且係青年。是其修也。以先天爲宜。雖年老耄素無疾病。亦先天爲宜。何者。自然之修。王者之功也。王道純任自然。

然。不假絲毫強制。修之也不見其速。然得其要而守之者。火候一至。求無墜。雖有惑幻。於我無傷。其年遇龍鐘。嗜好素深者。必以後天爲初步。不特年邁爲然。即青年嗜好其深。身體虧損者。亦以後天爲宜也。蓋以其陰氣太重。陽氣日消。若任其然。不加強制。陽終不能勝陰。而爲陰所包所劫所化所乘也。不過以後天入門。期年之後。陰柔已伏。陽剛已振。仍必歸於先天之修。何者。後天霸術也。霸術不可以持久。非特坐功如是。治世亦何莫不然也。諸方不悟其理耳。蓋後天之修終守之。其心機濫者。不過成鬼仙。即人仙尚不能至。况天仙金仙聖仙乎。其枯木死灰以守者。不過人間比邱而已。有其坐。則能存其肉體數百年。一日不坐。則精氣散。魂魄消。即欲求鬼仙亦不可得也。其他各方不必論已。即以默靜真人論之。其夙慧雖未迷。然入宦海之後。嗜欲累乎身體。計吝耗乎心血。其本性之墮落。殆不遠已。幸有某社後天之坐一二年。使陰氣爲陽氣強制所消。其身也健已。其心也安已。其神也凝已。其魂也清已。若仍守其後天。終無成之一日。即僥倖以成鬼仙。亦不能如是其速。此所以反先天之坐。而後成其真也。至若茲程金華。則又具一種夙基已。諸方從先後天之修而牢記之。以清魂伏魄。使濁者不乘乎清。則道功日進。而心神日安。必不以儻來者爲重。而吝惜以耗其心血也。各各慎旃。切注。

道則正矣美矣善矣。尙未出軌。不離夫聖人之法言法行。然而未聞

老祖之大道也。

老祖之大道。不傳於人世者已數千萬紀已。五千紀之傳成正果者無幾。惜得者亦未肯輕傳。亦未

用以拯斯民。以是時斯民。尚不必用此大道以拯。而人之離軌尚不遠也。今也人心太詐。詭譎過多。是以傳此一次。以度衆生所不能救所不能挽之人心。而用此至簡至易。驅邪逐障。復性還命之先天坐法。指以突。示以妙。而入修者有些些誠。即可以成其完善。何若是之妙哉。

坐功度數時間

老祖訓曰。人之坐也。初坐之際。必有不適。因不適而棄其坐。不可也。因其不適而強爲加坐。亦不可也。棄之。則永無功候之日。躁進。不特不能有功。反足以害命。是坐也必於四度爲始。(四分鐘爲一度)加坐者至速亦必一百二十日加八度。再一百二十日再加四度。若期年以後。不過每坐十六度。日三次可已。若初坐而欲十六度。與夫一暴十寒。及間坐者。不能言其加也。故吾甚願諸方日日不間。而必期年不間。方可加坐。加坐亦不可猛進。不求其坦適而自坦適已。或有難者曰。坐而不效。當若之何。要知坐未有不效也。欲速則不達耳。譬之日日四度。百二十日後。必有效驗。然必已午亥子之交。及卯酉爲合宜也。即至乎欲加之日。亦不可勉強猛進。欲加四度。祇加二度。一度後無他病再加。再一度而仍欲加。亦不過六度八度也。至於夙慧天性未泯。而身體本健壯者。亦不過至多十二度。此即百不選一已。若自恃其躁進之能。而強加坐。曰吾時時能坐。是欺人之談。既犯矜字。於身何益。此修者之大忌也。至於二百四十日之後。一日未缺者。其卦爲由水火既濟至於澤天夬已。然又未能強多坐。何也。斯時爲靈魔相戰之時。更宜謹慎。當時時平心。雖逆來必順受。十六度爲至多。至期年不間。小周大成已。雖可任意而坐。然仍不若有節也。此坐者必經之路。故當謹慎以由之。

慧真人訓曰。坐無害也。不依坐則度數。猛進傷陽。其理必然。今日各地講坐功。誤損真陽不少。皆因屢守無效。妄思攝度。天道豈如是耶。且坐法不同。人之秉氣各殊。祇有從少度數坐起。

坐後仍照向來做些甚事業。還做甚事業。日久自有真陽伏陰之效。不然師來臨此講道何爲也。各會社新興坐法。誤人不少。師特來救濟。一再苦訓。無如放棄者多。真陰易散。而堅誠嗜坐如偶者。又間有走出之險。果能屏除一切道家流言。異史諸說。每日坐四度。能十年不缺一日者。甚於日夜坐而小缺者之易成也。觀此可見坐是誠。四度是堅。不缺是信。誠堅信三字。就是道之堂奧。坐之捷徑耳。初坐三年之內。不能過四度。過則多害。少則自利。況陰和陽燥。二質不同生。尤宜戒急進也。知之。

尙真人訓曰。觀騰境諸子。知動而不知靜。以致風波四起。吾今與諸子略說靜之功效。夫權之平物也。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莫爽。水之照物也。動則不能睹。其於靜也。毫髮皆可辨。其人也。耳聽目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則心自靜。心靜則進修之功。已造大半矣。若能一切思慮。盡行鏟除。由勉然而進乎自然。久之即能不思而得。不聽而聞。不睹而見。不問而識。不味而知。不行而至。此時欲仙即仙。欲神即神。以至聖佛。從心所欲。修方諸子於靜之一字。可忽乎哉。靜之修也。非先知吾

師道之至善。而後知止於至善。再加以坐功。繼之以恒。始能達其靜之境。否則譁來破寂。反不若動中求靜。如能不消已凝之氣。不亂已定之神。不散已聚之精。如是雖動而亦無害於靜。總之。初坐諸子。最易缺。又易過。過則傷陽。缺則傷陰。以無求爲求。無知爲知。祇貴日坐八度。能去邪避穢。則心不爲擾。耳不爲惑。靜若邱山。奇效立見。何畏乎動。又何畏乎靜耶。勉之。

達祖訓曰。坐功乃修道原則。辛酉以來。成人者雖有數。仍非坐化至於精氣神合爲不朽之金山玉海質。今則不憚苦口。爲各教之升降運轉。及先後天種種法外。加以合度坐法。補其坐則所未申明者。

(一)時間。上午十。下午十二。各各分五行。各一時得週天三十度。子加甲爲開始者。乃陰元寅生火添之木。故初坐時。必將腰膝稍伸。以先天開化。由本體之直格。至後天已成。則亥而萬榮。乃先天添水接於後天之濁流。故必先從直格鍊吸元氣。而後至暇真時。則濁流盡爲六陽分化。此釋道經其元理。又假以伽跌團曲之法。實矯揉造作。欲其速成者也。若果能於每日子亥時三十度。已午時三十度。兩不偏斷。則水火既濟之功見已。亥子乃先天添水運行。寅卯乃中陽氣生火。遇風則見其通明之象。人事當在此爲操作時也。不必求定靜已。午乃先天添火蓄於本體。而有添水滋潤。則火炎之缺。不至沖滅元精。故必在此求定靜。先伸六陽。引起丹田添火。加以呼出舊穢。重吸新養。首平氣海。次入衝脈。互絡髓海。則督道由下而上。漸至脊關。惟一步一步而入至枕關。則腦項漸有憎癢之象。惟平靜至極處。則元神自隨氣而定。隨髓而化。惟又須十五度功候。方克自然轉環。其示以四度者。乃入手初步。誠以定靜方也。至求水火交會。不偏不露。約以中材論。非三年餘不克臻其化境。若以道家之搬運術。則自然理失。成善果者可知也。至論干支之數。爲一人一日五行之逆轉。干爲司天。各主三十六度。支爲攝泉。丑未辰戌各虛十八度。亥子寅卯巳午申酉。各主三十六度。以十添至發生。半蓄於全體者。結而爲質。其

木火之氣皆浮。水氣半浮而下沈。必火蒸乃發育專司肝木之養。故腎虧可以易於爲功。必須清養寡慾。而後入鍊。始無慮肝燥或旺衰不適中者。又須降氣平心。先自懺悟一切。待知非時而坐加決鍊。則出之者又覺多奇驗。惟不須稍加著念。一任自然。而勿驚異。則成功反較平常爲易已。

(一)方向原不拘於何位置。致坐於入出功候。須永向南朝先天離火。坐後天坎水。由火煅金。乃先平息。以治肺氣也。由金尅木。乃平息下注。先分左系以制肝魄也。由木生火。中平直系。乃震位之雷聲。爲巽風所發動。即心與肝相照。魂與魄相隨。妄念斷於此時也。至肝臟平。由東而徑中央得土安定。則腎間元水自然由西方氣海而入丹田。則右部之脾腹。上中下三道。同入氣海。內而和暖。外而涼靜。須在不知不覺間。方爲無相。

(二)氣候本不論天時。而一身之溫度。全視天際變常。變爲本身動靜之適宜。子亥不可有燈光。無月則仰視注於妙山。轉於靈樞中極。即反光守竅之正道也。巳午則先向陽。日光不可背。尤不可近視。如窗穴所透。按於目前尺餘。遙遙相對。則遠去時不可追索。隨五臟之氣平而自轉。則光曜之輪。自在中樞。不必反覆。任其靜放靜收可已。若必向東自收陽光。則又一轉也。以之却病則可。或爲補腎亦善。但吾

師之道。普化人物。一本自然。各各行之。如中庸之齋莊恭敬是。惟呼吸須出短入長。漸低而漸寂。則收之者多。出之者少。得其氣不洩也。(然以舊多新少。似爲加重。惟鼻穴間稍常騰空氣浮暗中互換。則有八九十度間。必要之經過。)

以上三法。本釋道及知易理者各能道詳。不待贅言。而漸試漸悟。自然合度。其以人體強弱。偏重一經。又有測輕測重。倚強扶弱之法。惟知醫者稍易。不在投補劑也。即心性自問。轉而自返。則偏者得化。強者就平。約言之。加養元水。各經之所偏。靡不就水而化。此天道人道本立道生旨也。願修者勉旃前途。余日望之。

觀要要旨

坐功時必繫心一處。佛家之止觀。道家之觀竅。其義一也。惟應注意之竅。(與竅全)各家所說不同。且均嚴守秘密。道院所指之祖竅。得先天自然之秘。為最上乘法。有志者到院求修。自有坐院掌籍詳為指點。茲酌錄關於守竅訓示數則。以為入道之門。

老祖訓曰。竅者何謂也。陰陽相交而守於一。為之起發之原始者曰竅。何以必言其竅也。心不虛者不得其交。神不凝者不得其交。靈不充者不得其交。不得其交。不得其息。不得其息。不得其運。是息運以通兩脈者。均在穴居之功。通虛通實。而後相交於無形也。故曰守竅必正。定竅必圓。準竅必活。三者備而後身心相通。無所滯。氣無所阻。轉之周候。將於是而為四肢萬絡千體百脈。通其至大而為周候。此交之交也。無形為功。圓活易通。不然。枯木死灰之守。昏沉斜欹之弊。均從妄無正軌得之已。各各當於是而悟竅。當於是而守竅。當於是準定定竅。至坐之功。庶乎其先所失已。

人無不具一妙要之竅。以之升天不難也。惜後天不養。而妄不為欲蔽利惑者甚少也。是以大羅之境。極樂之區。日少完人。而人之入於世者。多入輪迴之所。而不登天堂之府。此非他故。道日遠。修日難耳。道未嘗遠人。而人之求道也。每求玄奇奇妙之事。修本無難。而人每於難修之事。修其不當修。而捨身心於不問。必欲採藥安鼎煉丹。是以道也修也。因道而道亡。因修而修失。亡失正本。何怪天下之少成人乎。何怪世風之不古而劫奪頗仍乎。噫。至平至庸之事。人多不

問。必欲多事。世不多事。竅也焉往。尚恐天乎。尚恐人乎。自恐曰交可也。能以自克為道者。而道庶幾可日見光明。能以自克為修者。而修庶幾可以日見有功。何以故。克己可以復禮也。禮者體也。人得體而後有基也。基立乃可云修。乃可云道。故交之尋也。不出乎體。不外乎身。體外身外之竅。無與也。人之交也。可以容天地。可以藏粟米。是大則放彌六合。小則收藏於密。是修之道。亦以交為收為放。為拿為鬆。為生為殺。為冷為熱。為夏為冬。其為修也。如是乎可已。可而不知其可。是乃真可。真可者。所謂可也。無所謂不可也。亦不知何為夏何為冬。何為冷何為熱。何為收何為藏。何為拿何為鬆。祇覺其寂然不動。與太玄合。太覺其合。與太乙通。未覺其通。洞洞空空。不見之見。而所見者大已。不聞之聞。而所聞者備已。是真得其道之修也。是真得其道之交也。交在何所。以為玄關是耶。是而莫是其是。則庶幾真有凝。真物有生。凝者何物。精而化氣。氣而固神。神而化虛。虛而化無。無而生有。生生不息。息息相依。息息相通。綿綿若有。絲絲若無。有無之間。有物存焉。其物為我。其物是真。真真之妙。可以為天地根已。有其根也。生天生地。我操左券已。功位天地。功育萬有。至此候乃可以云得已。噫。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易而不以為易。難而不畏其難。天下事無不可為也。無不可成也。但恐畏難而忽易耳。況道在己身。不以遠求而即可以得者乎。各方入修。均已年。於道之要妙處。蓋已各有所聞已。果能坐而不問。時忘我人壽者諸相。則空中之妙現已。斯時也。樂何如之。然外行不修。則培養不堅。墮也亦易。諸方能知內外不偏。以養以修。道之大體。道之真諦。各各可

以肩寄已。大道之興。大道之昌。惟諸方是賴已。其各勉之。

夫道也者。人不可須臾離者也。欲修其道。必立其基。其基也固。乃可與立。其固云何。坐堅凝久。堅也無他。息息弗已。凝也無他。神神相團。欲息息之功弗已。必自靜始。欲凝神為一團。必自明始。靜也得乎空。而後能定。凝也得乎守。而後能明。其空也湛然之功。其足也濺然之功。其守也悠然之功。其明也浩然之功。得乎其功。其基乃立。故曰坐也者。非枯不死灰也。定也者。非喪失知覺也。因其自然之境。順乎自然之息。不偏不倚。守於自然之交。不為玄所幻。不為空所相。夫然後一坐即平。一平即息。一息即默。一默即動。動於自然。而息息乃能相通已。通於有者。乃謂之幻。通於無者。乃謂之枯。幻境枯景。通也何益。通而弗得其適。坐也何益。坐而不得其正。養也何益。是故通於有無。若有若無。通於明昧。即明即昧。通於虛實。似虛似實。於不即不離之中。而能昧然相轉。通於太玄。是之謂先後天合度。而後天即入於圓圖一個混然太虛之境已。各各知夫坐交。而未知其所以守。知夫坐守。而未知其所以定。知夫坐定。而未知其所以運。知夫坐運。而未知其所以遊。知夫坐遊。而未知其所以息。知夫坐息。而未知其所以綿。知夫坐綿。而未知其所以真。真也者。神固之也。神凝者也。神也者。靈通者也。靈也者。定充之也。定也者。空運之也。空也者。明適之也。得其所適。而後凝神聚性。合命之旨。皆由夫一變之轉旋已。故曰。坐者慎之於始。而後克成於終。初坐不得其適。則幻境生已。初坐枯守乎交。則妄念生已。是以交者射鵰之謂也。中於其中。而後由其徑以守之。則無

惑病已。惑病既除。則無傷陰傷陽之舉已。是傷於陰者。思慮過重也。傷於陽者。怙驕過重也。陰傷則魄動。陽傷則魂散。魄動傷神。魂散傷氣。神傷則神傷。氣傷則氣傷。則靈乃日昧已。故坐候功用。初步以守其適為主。以合其息為運。以空其靈為明。靈也弗明。雖凝必散。是則坐之功。必從自然之適。而後真息綿綿。可通乎有無也。按交之初。自悟必入乎歧途。必重言以申之。守者不得其旨。必入於魔惑已。不可以銳進為能。不可以妄念為進益。庶幾乎指者有所遵循。而習者亦可得其適已。各學證坐。必須從理已之為要。坐而不得適者病也。有念夫境者病也。不能平其息者病也。不能改夫矜躁偏急者病也。有此數病。則坐也雖久。亦何所用哉。

化萬劫於無形者。其惟道乎。道之化也。化之於靜。靜則能平。平則能運。運則弗息。弗息之功。輪轉而無已者也。故曰。以道之立天地也。從乎無聲。以道之分陰陽也。從乎無相。以道之生萬物也。從乎無著。道從乎無。乃生乎有。此人之所以生乎天地。育乎陰陽。列乎萬有者。皆從乎莫之知而生者也。弗知之理。在於靜根。根也弗靜。何以為道。道也弗靜。何以生生。生生之功。於是乎皆由默化潛移之功定之已。以言乎有形。以言乎無形。皆從一而判之已。一者云何。即玄玄之交也。玄玄生太素。太素生太始。太始既生。而極立焉。立基之初。有其極者。皆曰後天。後天之為功也。必有其形。必有其相。必有其生。以其有也。故曰後天。諸方當悟靜之所以為靜者。即有生於無之義也。無無則無有。無有即歸於先天已。是以有其無者。亦曰後天。弗若無相皆無。而後真靜之功。弗知其所以然而然已。天之體也。有乎無乎。地之體也。靜乎動乎。

人之體也。實乎虛乎。知靜能爲動。虛而其實。無而即有之功者。乃能合於道已。各各勿以人之意義所向思慮所起者。爲絕大智慧。庶幾合於道已。各各味之可耳。

至於守妄等等。前已屢訓。而各坐監坐掌等萬不可任意亂道。以害後進。更有深奧之處。在神領不在言傳。此在夙慧得來也。有此夙慧。當能知性知命。而補吾後天。歸於先天。自然使塵濁之氣。點鐵無遺。

世之譚修養者。昧乎自然之適。動曰求奧。動曰尋竅。畢竟奧於何處。竅於何處。終生以之。行昏也。夫先天之炁。自潤自充。其生也本乎自然。其化也合乎靜默。譬諸風雲之化。雷霆之作。山川之固。河海之流。動植之存。無一非炁之自然運行爲適。人之修養功候。何獨不然。靜默之息。潛伏之功。純在自然而然。不假強制。雖曰丹冲之宮。導之以火。坎媾之室。凝之以水。火導水凝。莫非炁之自然爲道。何有絲毫強制在焉。諸方明乎是理。欲靜靜之。欲動動之。自然悉固情結。息息相通。無在不合其竅。無在不入其奧。何求尋之有哉。諸方勉而進之。

關聖訓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何也。明吾之靈。與至清者相接耳。至清之靈。在於先天。先天不守。乃有後天。後天不修。乃有寂滅。寂滅淪於真亡。則至清者乃完入於燭盡已。是以後天之修。必以坐爲守吾靈之本也。故

老祖以坐爲內功。使人人各養其至靈。以反乎至清。其坐不堅。乃有魔惑。是修者於坐弗堅。何如弗坐。欲坐而弗坐。與欲弗坐而坐。皆是爲招惑之機也。然則其坐當如之何而可。曰日日無間

。守其真妄。以聽其自然。非枯木死灰。謂之自然也。今之各院坐掌。有以明一指修方之坐爲守妄者。有以不知不識。欲睡即睡。不問其妄之守與不守。以爲自然者。是皆不明其真妄宗旨者也。惟各院之坐掌。能得乎坐之真旨而指人者。祇有四五人而已。靜貫二春。皆得其真。自甲子年起。各院坐掌。於每年建卯月望日。在津院或保院討論坐功。先證各人之坐。而後方各各知其有無乖舛已。身弗知其正謬。而指人以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老祖故命吾傳訓。派靜存爲坐監。春谿春福爲坐副監。每年期望。由三子主議。同各院坐掌討論坐績。指正坐交。因津保皆爲適中之地。於明年先行會議在津。津議畢來京。各各論坐三日。由老祖親指各坐掌之正謬。以免害已而誤人也。三監由京濟兩院統掌監聘請。給予證書。恭與之記之。

濟佛訓曰。夫道者乃道路也。譬如人之始生。稟父之精。精屬於水。水乃命也。又稟母之血。血屬於火。血乃性也。性命交媾。精血凝結。合成一團。陽包乎陰。陰包乎陽。而成胞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二氣。而胎離於母。秉天地之清氣。氣乃性命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氣無不由是道路而入也。從先天之氣。與後天之氣。二氣相接。合而爲一。屬於五臟六腑之中。以心爲主。而體形生長矣。自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矣。大凡人之已死。此氣無不由是道路而出也。儒書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已。道分五行。人生之耳眼鼻口舌是也。耳屬於木。眼屬於火。鼻屬於金。口屬於水。舌屬於土。此乃五行是也。蓋修道之奧妙。皆在人人緊閉

耳眼鼻口。此謂四空之要。獨存於玄。玄乃長生之道也。長生者何。不死不滅之謂。得道要旨在於斯已。各方醒之悟之。哈哈。諸方可明乎。今吾先將入道之門。略詳而表之。

建祖訓曰。功侯之妙轉。火候之溫養。各有其時。惟姿也則一定不易。能得其守。乃能得其運。守也不固。運於何有。運不自如。何由息。息之功。惟在靜養。初坐以定。而後守。以定而後運。息。修也不得其姿。不可以運其息。息之不能運者。則不可以平氣。氣也不平。雖得其姿之準則。亦無益於修也。

全訓已錄於功候進步類內。特重摘此數語。以便注意。編者識。

守基必從固姿為始。姿之不固。而曰能自升自降於太虛者。未之有也。初步之功。以定而後守。姿以準而後運。若進步之功。則當時時守其綿綿之姿。而運其如如之息。無時不有其進。無在不存其神。必以自然之守。不可固執勉強。庶乎合於真氣之宮。而性命亦可至於無間之境。不為幻惑所淆已。

輕清者上升於天。蒸升之也。重濁者下降於地。氣降之也。蒸氣之分。在於清濁。清則為蒸。濁則為氣。蒸也本輕。而氣也由輕以入於重。其所以有輕重之分。天人之判。剛柔之別。陰陽為主也。蓋蒸主化。而氣主生。化者輕。生者重。輕則清。重則濁。此一定不移之理。於何知之。於氣形之輕重可以知之已。在先天初化之際。由蒸化氣。本無形質。雖蒸胞圖中。實無一物可見可聞。及乎氣化為形而生質。則魂魄全。肢體具。欲其清而輕也。不可得已。何以言之。凡天

之蒸。金水為生。故清而輕。後天之氣。木土為主。故有形有聚有體有質。加以欲火之重濁。其為氣也濁清相混。由清至於純濁。其重也可知。既具至重之體。雖己身亦不能容。故必及時而下降。蓋物以類聚故也。先天之蒸。既無理欲之分。又無爭奪之苦。更無所謂妄念。清淨無。固陀陀。無隙可乘。無間可入。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化。無所不蘊。故能從虛以化實。從無以化有。從空以化色。從柔以化剛。先天之息息不已。生化無窮者。即在此也。自先天沿革以來。及於後天。後天之初。與先天尚相近。故氣中仍有蒸在。以其至初之清氣相保相守。相運相息。則氣之化蒸。可翹足而待。不過人欲天理相峙相制。其在先天。理可勝欲。天可勝人。其在後天。理不勝欲。天為人蔽。故有成者甚鮮。欲因後天之氣。以修以養。而仍返本性。以化先天之蒸者。非坐又將誰賴耶。坐者之旨。在於有所止。有所止。則靜定之中。可以動其至候。而運息於妙靈已。是又從何知之。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此一定之理也。陰陽相轉。從上而下。從前而後者。謂之順。從下而上。從後而前者。謂之逆。順逆之候之轉。相通相運。各方之坐者。皆知其所以。而未知其所以然者。功候之到與未到耳。功候之到者。其轉也速。其通也適。其運也自然。其息也弗已。乃謂真功。若有所似。而實無所覺。若似有所通。而實無所悟。若似有所觸。而實無所感。則功候之修也。似未能有所妙運。然則如之何其可。曰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者何。即先天至秘之真姿也。在大道因人而渡之時。其姿也至秘。其修也至苦。在今日大道普渡之時。其姿也不秘。其修也至樂。然亦有因人而渡之時。則不在姿

而在測驗已。四千紀之時。重在突不重測驗。能得乎突。則不必測驗。近世文明物質。日相進化。者不以突而先測驗。彼不知仁之所在。巧詐叢生。雖欲測之。亦無從驗其得失。故必先指以突。得仁之非。以此求之。所謂納於正軌而後測之者。所以驗其理欲之生剋也。今方入坐以來。無人不知突之所在。既守其突。必守斯仁。立仁之基曰誠。立誠之根曰一。一而不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性天中必有此一個真主宰。有此真主宰。乃能逃出造化之外。陶鑄陰陽。不為陰陽所陶鑄已。是天人之境。即在陶鑄與被陶鑄之分耳。各各試思由先天墜落苦海之後。雖團然一聲。罔所知乎先天。然先天之性靈。固仍在汝後天神氣之中。由性命靈神氣五者聚於魂魄。散於肢體。則其為用也廣已。果能以此至寶至貴之性命靈神氣。一而守之。誠以修之。不特既冠之後。可以復修。即童叢之年。亦無不可修者。回頭覺岸。其理至明。人身之中。均藏性命。性命即是鼎爐。以性命固有之鼎爐。而築基煉已。勤加修養。由後天以返先天也易如反掌。所謂中唐不可能者。即在不能恆其誠。堅其坐。以明斯性。而正斯命也。果能明心見性。清靈正命。雖火坑中可生青蓮。而苦海回頭。信步天堂已。

孚聖訓曰。劫氣瀰漫之日。而諄諄以坐功為訓者。使諸方由平靜之息。而化此彌天浩劫。此諸方所應自悟者也。惟是運息之功。在於有恆。簡易為首。而後道之寓乎坐者。皆呈和祥之氣已。春宮易漲。而固靈難守。是更不能不從平坦者以自適也。夫適則通。通則運。運則化。化則變。變則不窮。不窮乃至不測。不測者。從無而有。從虛而實。從空而色。從玄而妙。知乎所以為妙。

則突之守也。當於無定處尋之已。突何以名也。因無所名而名之。與大道之無所名而名之曰道者相同也。諸方試思天地之交。有所定乎。無所定乎。有定而守其時守其序斯可已。守其地守其處則不能也。以言乎天地之交也。從無而有。至化其形化其質。莫不由此無為之中。以形其所形而色其色也。於生剋之理。亦未嘗有所定與無定也。其所以為定者。不過四時五行周而復始者為之功也。人之坐也。亦復如是。初坐之時。有所突則有定。及似定已。守於坦而有恆。既其大定。則向之所謂突者。必無存存之餘地。亦無存在之理。惟各就其真空之靈以達其妙。而合乎運行之自然。則蒸氣之相凝。交輪於脈絡之間。豁然貫通者。無所不用其妙而盡其極已。所謂妙者。從有形以求之。必不可得。從無形以尋之。如有所見。所謂杳冥恍惚得見真宰已。象帝之先者。即在是也。諸方坐候既久。恒守其活。活至於妙。乃有斯主。得主之象。皆在帝先。無極之初。非素也歟。太素之先。何物可容。嬰胎初結。如珠之圓。究其真形。結晶精圓。先天之象。於斯微已。功候又久。溫養是依。息息之定。定於所定。無關何謂。乃守爐然。爐然不純。非沸即冷。沸也冷也。神晶皆冷。雖坐也至於其妙。紅玄亦不能相濟。終朱乃敗。是非慎之於始。謹之於終。而半守之。鮮有不墜墮者。此修養當從約縵。守丹。定息。適坦。合平以為功也。功也者。行於無為。運於自然。法於玄妙。養於恒謹。能如是。則道與德也應乎吾靈。而凝以結晶已。是必在守其至素。約其至清。定其至寧。息其至無。以為則也。天地之交。必在是已。修養者。法乎天地。更在是已。所謂寂寞寒窗守定宗。室家寓寄欲安宮。寢寢寢寐牢宜富。宜寧。

宜寬安完。各各於此理尋之。火候又進步已。數載坐候。不曾不沈不死不枯者。能有幾人。有之。定力亦未必完。是不能不以其至真者。使諸方目詳其究竟也。各各從無而有虛而實。練其至形。以合於妙。庶幾本來圓靈。返吾藥帝之先已。各各味之。

孚聖臨巢道院判示玄成叩問坐安曰。玄成當坐安。無怪其問疑。但坐功一箇。坐旨有傳。吾論不可捉摸。爾有心研坐思安。汝可於一星期內。每日起後眠前。各坐八度。吾有所示。或坐時或寐時。吾爲汝一指之。汝其慎諸。保養其清靈。以接上虛之靈。機不可再。汝毋惑之。則巢院坐功。可藉此得益倍他院也。（此甲子年十一月初七訓也。玄成遵訓打坐。至第三日晚間。正坐時。覺有一指如冰。來安問一點。其涼間日方退。至十二月初三日。）又奉孚聖臨地訓曰。哈哈。靈之靈清。氣之氣定。類如是耳。汝知吾指汝安幾次乎。哈哈。亦難得也。吾臨三次。方接汝靈。誠千載不遇之良機。汝其體而鄭重之。但思安時。汝與所得總宜少上一點。即真安已。

慧真人訓曰。諸子知守安之所爲乎。其所爲固多。最要者。則爲自得師耳。何以言之。人攘擾於塵世。精神受無限之苦。而莫能知之者。猶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坐則可以忘其痛苦。言轉而入芝蘭之室也。入室矣。又何以知乎。以有師之時。教誨諄諄也。師謂誰。安也。安有知乎。曰有知。不特有知。且知無不明而且確也。且知而無或不告也。告而不改。實無或貸也。過則必告。告而不悛。則必責。非他師之可比。未嘗須臾或離。未嘗須臾或息。祇肯受業。則諱不

倦。教不厭。其守師道之嚴而尊。誠非所謂教員者之可同日語。然不入其室。則不知之也。入其室而不識者。亦不知之也。吾道中人。知者固不乏人。然知能照訓而行者殊鮮。何以見其知受師訓。而行之不貳乎。吾將有以曉之曰。不受訓而行。則心有不安者。坐時即覺。若有物刺其膚。雖其服者。有受此責者乎。受者無不知也。是以言行惟謹。未敢一事或錯也。忠信孝弟禮義。有些微之不在。即覺升爐之不安。此何故也。師責也。安罰也。交誰之安。已之安。誰之師。已之師。師誰謂。已之謂。自之謂。故人不求功果之若何。能求不愧於己可耳。能求遵師訓可耳。果能逐日行之無間。即出室猶如在室。不坐亦猶在坐。其故安在。即此時之神氣充足也。神氣充。猶學生之已入門。自己即知讀書之益。不待師之管教。即知勤學也。不明道旨。不知坐功者。其猶開蒙之學生。不學管理。不知勤學。以未嘗得書中之味也。人怪不信道者之不明。猶已成學之士。怪兒童之不知用心求學也。被怪者之不明。猶兒童之不欲入學。父兄強之入學。而以爲事其痛苦。而痛哭流涕也。豈不知少不努力。老大徒傷。噫。學道自取師之益。大於求學受師教之益。不知大幾什百倍。而外人竟不知之。亦良可慨矣。孺子之畏學。尙有可原。大人者亦不知求師。真不知其何所謂也。

又曰。坐功首貴於止念。能一心守安於自然之虛。自無雜念妄慮之生。是以修者不難於已成。而難於將成。不難於將成。而難於初修。初修祇要守其虛於自然。其將成已成。必無惑障之擾。所謂根基不固。必不能有所生化者。即在是也。根基者。初修也。初修根基。一安。二息。三坐。

然修者功候。必先坐然後守。何以言坐。一而居也。雖坐不著於坐之相。方云真坐。必不能不以守為先也。交凝於虛。自有止。不求其靜。自然至靜。不求其動。自然生動。不知其止。止也必定。不求其通。無所不通。所謂守其空。而自能豁然貫通者。非得來不費工夫乎。各方善研坐之真候。自如求坐形者。必不能修坐。譬如以求客者。安終不能守。而息亦終不能運已。所云安者。息也。息者氣也。坐者形也。氣不固於虛。必不能化氣。氣不能通於無形。必不能化有形。以是論之。則安也息也坐也。即性命形體無形之運用也。各方修坐。但求其靜。以堅守其虛。不可徒以坐之理為言。而不實行於坐修。更不可徒求坐之形式。而不從安以為守。能知守安。方自運息。息運無形。坐乃有功。坐守其堅。乃能有恆。恆守靜功。性天自見。真初之性。不過虛然。然虛而實。實者氣也。氣不離乎神。此修者所以以虛實固實氣。而化實氣仍返於虛然也。各方悟性即命。方能覺命即性。性命不離。神心乃一。一而不二。則道之所以為道。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已。各方勉旃。

尙真人訓曰。人心易動。後氣斯滿。氣弗堅凝。原充乃洩。而修者所以必慎其坐也。坐之要旨。主靜而已。故心得其恬。不坐如坐。氣不淳於中。雖坐猶如弗坐也。此其運用。全在悟體。而不當以形相自執。而轉妨其素。以隱傷乎靈也。

師道自剏院佈化以還。勸其坐而堅於修者。頗不乏人。然拘其形而弗知存養其氣者。所在多有。以是之故。日日言坐。息候進益。終罕所得。而操陽攝陰。注意過力。乃不免平居而時動其躁。

實於坐以變質之功。未能深悟。往往反現其多弗適。誠非道坐修候之宜也。果欲其克暫臻乎純。非從坐時養其氣之平。勿注力於交。而神會以觀乎妙。不即不離。若亡若存。心不以坐為坐。氣自因坐而適。氣適於坐。養之於凝。則不坐亦適。適於不坐之際。氣固弗平。而陽不灼陰。陰為陽潛。心自甯靜。躁以弗形。弗形其躁。坐之功度。乃得其交之真。而入於純平之域。不坐而坐。其候自無累黍之差。而成者之所以成。心克自如。處造化之中。而弗離脫乎造化之外已。諸方修坐。應由是勉加悟養。不以坐之為坐。認吾之坐。而執於法。必從莫或覺聞覺其坐中之靜謐。不滯於境。不著乎相。一任自然之適。而適其所適。果各如是。人人不同。而適也則一。得斯一以求進功。可以見坐之妙。而免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已。其各遵此是也。

南院坐會諸方。參研固不無見地。惜乎著相者多。不克斤斤於法之是研。不知坐法之訂。乃其初習之所以循守之初步。故就形言。若欲執之以求功候。而心不稍自悟養。是守筏於海。終無登岸之日也。

師道又何貴乎有此法哉。是在修者勤其存養。而於真經併加情參。於法於經。仍當從神會而弗待拘其章句規條。以膠滯弗化。庶幾乎可以語坐已。各各細審可耳。

道德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各家註疏。於妙字解說甚多。惟蘇仙此訓。釋之最詳。特提出專爲一類。以供研究。

妙者少女也。少女何以言妙。純陰之中。伏藏陽機。而化生萬物。從不測以具其形者。故曰妙。夫妙之義。從苗從茂。從苗者。物之始生也。從茂者。生生不息也。萬物始生。其質也弱。其色也鮮。其性也潤。其心也赤。其知也深。其精也厚。善養之。必日見其大。日見其偉。日見其盛。日見其強。故曰斯而健而茂焉。從茂者。萬物長成之後。在人也曰冠。在物也曰固本。以冠而後能保其性。使虛靈不昧。凝烈於純陽。不爲陰柔所惑者。其茂也必仍存其鮮。存其潤。存其弱相。存其渾噩。而反吾真天之妙已。於物也固根。不爲風雨摧殘霜雪凋謝者。亦可存其潤。存其鮮。深。之精義。故曰。得其妙者守而弗失。運其妙者息而弗已。合其妙者化於不測。若然者。其道可以解賦。其靈可以解賦。其空可以解賦。其虛可以解賦。以斯解妙。妙仍爲有也。昔以無形喻之。添之凝而人不得見者曰妙。精之純而人不得觸者亦言乎妙。至於息息相接。任督自通。坐之妙也。見善勇爲。均合於義。慈之妙也。一言九鼎。勸善規過。語之妙也。若合符節。投契於道。交之妙也。不動而知。不勉而得。不思而中。不識而悉。不至而致。爲而離。皆妙中之至妙者也。謂曰無形。不亦當乎。其所以然者。天道不言。而四時成。五行運。聖人不言。百官稱。萬姓甯。非其中有至妙之理乎。以理寓妙。識之者知其妙。弗識者莫名其妙。更莫明

其妙已。妙存乎心者。卽理存於心也。苟求其故。雖千歲日至。可坐而待。苟不求其故。雖日用尋常。亦罔知其所以。是以吾人之居於世也。衣食弗問。安居樂業。斯卽妙已。妄干非分。以圖一逞。未有不敗。其妙也安在。當人之初生也。天良未泯。虛靈不昧。及能言能行。仍具良知良能。治及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之際。人欲漸習染。天理遠乎身。斯時也。莫知其所以然。而莫明其妙已。不過有妙者爲之師。而循循善誘。其妙也仍可存於幾微。至於既冠之後。塵濁汚身。聲色之性所成。若強使存其妙。適得其反。必俟其性之覺悟。一旦悔覺而勸誘之。便歸於妙之正。必可仍其妙之實焉。若至而立上下之年。則有不堪設想者已。斯時也。保其妙者。終身弗失。少有懈怠。動其心。奪其魄。則必得於不正之境。而永喪其妙已。蓋實論之。心者猿也。意者馬也。靈莫靈於猿。速莫速於馬。以其靈速。而至妙存乎其中焉。所以心爲猿。以意爲馬。心不使之馳。意不使之動可乎。曰鳥乎其不可。身爲人之假形體。心爲人之真形體。惟不使假者幻其真。則心自不馳。而意念無由生已。或曰。妙之所以爲妙也。玄而已。玄之所以爲玄也。妙而已。以妙之於玄。爲不二法門。若以玄玄之功。以解其妙。則人盡往而知。又何必獨解斯妙。使人莫明其妙。莫明其妙。果何益乎。賦曰。妙之不可得而解也。予何嘗不知。卽妙也不以理求之。亦不可得而知也。故必以人之形體。物之根本。而爲之解。以合於道化養有之妙爲之解者。欲人從格致之功以爲解也。因其不解而必解之者。更欲人由味而靈。由濁而清。由惑而甯。則凡天地陰陽之理。莫不具其妙道焉。今以言之不可解者而解其平易。人得而解之已。若以玄爲解。更有大惑不解之理

在焉。故曰。君子之過。無形也而日彰。小人之過。有形也而日亡。苟知水之。其妙也在乎心而不失已。其以順獨之功。不勝星漏。克己之功。妄念不生。能修其大名。必從其小。能修其過者。必從其賢。九品之米。雖有利在。而我望望然去之。苟得其正也。雖歷仁取義而終身捨生者。亦所不惜。至於平日燕居。行住坐臥。皆得其適。而不離這個。斯其所謂妙處。斯其所謂解。歟。各各於知。爲知。不知爲不知。雖知其妙者。亦得其解。故曰。妙從其所守者以爲解。而後時存其妙。而無時不解已。是之謂。妙。是之謂解脫。

坐功不可間斷

老祖訓曰。道也云興。惟恐是暗。恐堅則固。恐固則凝。恐凝則息。息息之功。乃能見夫道基之與立焉。諸方爲道爲慈。勞心弗懈。深堪嘉許。然而道之所在。終始弗渝。乃克有濟。一暴十寒。道乃云墜。所望各各堅持以恒。定凝於適。方克造衆生無量數之慈航。而爲救世之真基也。基既定已。乃言夫誠。不妄曰誠。不期曰誠。不念曰誠。不意曰誠。有此四德。其道乃能永固。而定其初守已。守也是靜。靜也是蘊。蘊也是化。化也是極。拯萬象於一胞。化諸形於一炁。夫然後得乎其真者。始有所定立已。其各勉旃。

孚聖訓曰。天地之道。不息而已。聖人之道。無爲而已。因無爲而有爲。則萬物之生成。與夫事理循環。皆由至靜之功而不息已。故曰天地之道。聖人則之。聖人之道。賢人則之。賢人之道。智人法之。以聖人能法天地之道。故曰聖人。以賢人能師聖人之道。故曰賢人。以智人能行賢人之道。而守其則。而有其恒。故曰智人。是智者知吾身在世。爲日不過百年。故其悲歡樂一無所動。則其若愚有恒之功。實爲常人所不及已。故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是語方修養。當法天地之道。而後造乎聖賢之域。其間少有不恒。即智之境。恐尙未能造乎其境。况聖賢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者誰。生已者誰。物生者誰。自生者又誰也。是以人之生也。必有胎元。源海。胎元不結。無所謂孕。源流不凝。無所謂生。生者。非生之之時謂之生也。即尋常之自衛。與夫起居之間。無一非生之所存焉。故曰。以其所生。養其所生。則胎元源海之輪轉。永裹息間。

之息。皆可以大生自生也。以其所資。養其所生。則後天人欲之輪轉。無從而爲惑已。是道之所在。一日不可離其生。生之所在。一日不可離其息。然之所在。一日不可離其坐。坐之所在。一日不可離其息。運世者。萬事萬物之中樞。亦百何千骸之總機也。運之於正。息息自綿。運之於化。氣氣自同。此天地有生成以來。均以坐爲其久固之最要也。譬之吾人。六生之前。其肢體藏於胎元之中。其形也坐。其呼吸也氣。其飲食也氣。然而弗以坐爲形。則呼吸飲食之氣。無從有其生也。是以未修之人。雖弗知道爲何物。亦必以靜坐爲養生之術。況乎既知夫道已。而不以爲生者。是其人也。必樂死憂生也。何以言之。弗坐不知剛柔動靜陰陽之玄也。天地萬物之生。生不息也。存於一胞。生物之功。卽在於是。人之生。生不已也。存於一爻。胞不得其空者。其氣必不凝。爻不得其虛者。其形必不固。不凝不固。亢陽吝陰。惛惛卑卑。空動枯靜。則先天至妙之功。皆無由入其門已。故爲道之士。必以坐爲築基工夫。何也。因吾之生也。坐而各出於空。其歸於本來也。亦以坐而入於空。出入無二。而後至乎其真已。今也道中諸力。以道爲名。而不以坐爲是者有之已。亦有其於道而不以坐爲重者。後必以弗坐而失道已。是爲道者尙不能不坐。況乎不坐而能爲道乎。此道至今日。所以祇存其名。而不存其實也。果能以坐爲生。則在道中必不致惑道欺道憤道已。道不玄之又玄。空之又空。尙有惑者欺者憤者。况道之下者。此世風所以日趨於下也。惟願領袖諸方。各各盡其渡已渡人之天良。以奮發其精神。成普拯之大願。則來日方長。功德正未有艾也。各各勉旃慎旃。

諸方知坐之有益。亦知坐之爲害於人乎。能堅恒無缺。尙可進益。若躁進而求多坐之速。或十日坐缺五日。皆不如不坐之爲愈也。然而靈氣有限。胡爲不修。既云修已。云何不坐。此諸方之所以不可坐而無恒。而一暴十寒也。坐功之要。以心空爲上。當每日坐功之定時。而不妄思。斯爲上乘之選已。哈哈。西江有水怕龍飲。東嶺無雲慎虎來。此坐功之妙訣也。更想到一輪紅日西方墜。大海蛟龍吞月光。卽悟道功之真境也。

達摩訓曰。吾道內修切己工夫。不有此修道。試問氣何以平。氣不能平。則定靜安慮得。皆成空談。而所謂外功者安能行耶。諸方其各勉力進修。毋缺坐爲第一初步。此而能行。然後再言其他。方有根基。如栽樹然。不培其根。而一切枝幹。其將何以發育而暢茂之耶。其慎勉爲要。又臨天津道院示曰。奉

老祖命。來著坐功間斷利害說。

大道之修。必以靜中以求之。心靜則靈明。靈明則氣清。靈明氣清。必以坐也而可定其心。若不領悟靜中默坐之真趣。而日事乎人我之見。是則有我卽有物。物我界限不能斷。則心何可靜也。心不靜定。焉能得修之要領。是以

師門大道。卽以坐爲首也。諸方果能各於坐也。不間不斷。得先天自然之真氣。以固後天正一之氣。庶乎氣氣通和。融成一片太和之真氣。而後後天之魔惑之氣。自能不染。故所以得返先天之真氣者。其惟坐也。坐者。靜心默坐。平其心。養其氣。調其息。守其炁。使心中無一點渣滓存乎

其間。由浩然遍如之正氣。渺渺漠漠。返乎入乎我之後天。鬆拿任督。運行自如。其氣方克充足。其心乃能靜定。故坐也者。返聽收視。殆欲復其元素之胎耳。諸方不可輕之。而亦不能以不速進益而疏之。是則若不克一志而研坐。或間斷。或疏懶。則終致害。斯則坐之獲效易見。而致害亦易起也。效者。坐而不間。久則默悟。默悟雖通。以運復二氣。自運通於身之脈絡。則體質自健。諸欲自消。由堅靜靜無爲爲之中。庶克純定已。害者。坐而時斷。則不精不明。而水火偏用。氣海不平。或肺絡偏枯。或性靈被縛。由或坐或間。而其身則成體質孱弱之象已。此則坐之利害之關係也。諸方細研悟可。

坐貴堅誠

老祖訓曰。道之貴修。所以立命復性。以生生生化。系於無窮也。今人豈不知道之爲重。修之可貴。而所以不能堅修。以明乎道。皆習染深淪。不克摒除諸障。隨俗浮沈。欲拔終無以自拔。言之可勝慨。然而果其乏術以自拔乎。要亦未必其然。吾之佈化。首講靜功。即是與人以自拔之道。人苟從吾以虔篤參悟。是又何難盡排感障。以成靈明。而立命復性之本。所望修者自定其趣。以步步悟進。庶可得見吾道之妙而臻其奧已。靜功之要。真經已備。諸子果各悟修堅進。得之自亦非難。是在坐嚮之能恒定與否爲之別耳。

道貴平庸。不尚奇異。功重相緩。不貴速有。是以松柏經千年而枝幹合抱。歷嚴冬而不凋。蔚蔚蒼蒼。春冬一色者。是因其得之真者。而持之亦久也。草木叢茂。自春徂夏。榮華一時。一遇秋風。卽顛蹙而身糜者。是因其得之速而不能保其精也。松柏蒼蒼。可與山嶽並永。草木暢茂。不與秋風同久者。諸子試思而得也。故耳徒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層之台。起於累土者。亦卽示人之道修程途。不可躐等而進也。諸方之進修。有以求之太速。未能見道之真體而退者。有以心悟之忘。而未能窺道之真體而却者。雖因個人之夙慧背泯所致。實以因惑之所蔽也。望諸子以四時爲用。草木爲比。能保其誠堅恒三訣不失。自能如望月之滿。不見其增。自能圓也。各各思之勉之。

吾道普拯。各因其宜。得乎自然之點。而順之以爲適。則道之成已成物。乃克以保其永昌也。故

道也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本其末。庶乎有所知已。若乃以奇異之論。而爲道之本。背馳已。是合乎其平。以適其中。則道之所拯萬物利萬世者。當不朽已。然則如之何而後。順其自然也。萬物之所以立乎天地者。絜堅而已。絜之堅者。雖曰化育之功。亦由夫靜修之力。靜則無所求。修則無所爭。無求者則物物無所爭也。無爭者則靈乃克以自保也。故曰養靈以靜。虛空湛然。合虛於修。則絜自堅。是則修養之功。不貴於速而貴於恆。不貴於奇而貴於平。能恆存其平。則天然之初真。庶幾可以反其本已。諸方以道爲本。當知所立。得乎其立。則無不平。其平也恆。則性命之真功。無不因其固有之真。而堅乎初絜之凝已。

落落乾穹。悠悠坤軸。其旋弗息。而氣無滯者。所運而恆。若勿知有定。或同無主。此造化之大乃爲之成也。人心易搖其弗定者。自欲主之。而又不能主於來搖之際。惑乘魄肆。而魂清其清。於是主弗能主。隨觸而心爲物役。形與俗墜。其苦痛煩惱。都有不可稍解之患已。然而果無其道以定持乎。欲持而弗以弗持自阻者。得所持已。持而守之以恆。其中洞然。則弗自覺持。而中真恬適。以歸於定。得其定也。身知我身。弗以不身之身爲身。心明我心。弗以有心之心爲心。天地如是。我同天地亦如是耳。此於身心而修。其無所弗通已。通者通於心而成其身也。成者成於一也。知一則萬殊皆斯一耳。萬殊爲一。頭頭是道。其弗通者。未之有也。人以入世之深心。因習染之病。非不知一。而一則固而弗通。弗通則無所容。弗容則境界多歧。歧則擾。既擾則所知之一。亦將無以保守。邊論精進。而見超凡入聖之途。即不以擾而逐於紛。且恐不易自期。故人

之所以欲求合天之功。必明持身之道。身苟克持。修乃有進。愈進愈持。則臻有心無心之妙。而身自化。所以開物成務之用。皆從自化而化其化已。諸子進於修也。其與吾靈恒接者。靜功都見長進。於定恬之間。亦逐步而進已。是深足喜。猶望各由靜悟而勉求涵默。則內照洞然。舉世皆足以容。而後化度之機。宏道而周洽。却逆彌而身心泰。靈明結而大道成已。吾之殷盼於諸子者。一因先進當立慧覺之範。一因世難猶待覺化之平。若非導其所導。何以觀乎正軌而資率循。大抵人情難恒而易搖。苟失正守。弗知與微者。固無論已。即稍窺門徑者。身不自持。亦不無廢然空返之慮。其所以然。皆認身爲身。不求身外之身。認心爲心。不知無心之心。故情遷習逐。不識所遊之境爲幻。而執幻希真。真終難得。而便以無真而甘於從幻已。此乃修者十恒八九而失之者。願諸子慎自體認。則吾道所在。無在不見吾道已。勉之勉之。

坐貴堅如。而定貴活潑。坐不以其道。定不以其機。雖日日坐之。時時定之。皆爲枯槁已。故人之坐也。當以其候。當以其息。當以其適。當以其順。人之定也。當以其空。當以其明。當以其聰。當以其真。而從定之真息。坐之真綿。以應夫至化之源。庶幾具有所宗已。上元之始。秉賦者強。添息自正。故有坐而如坐而照照之景。中元以降。秉賦非弱。先天損已。後天自戕。真源虧喪。坐之以適。其定也如。少有弗適。定乃如木鷄。治及下元。先天之真。秉賦既微。後天之資。其本尤弱。坐而有恒。基乃少立。坐之既久。自有佳境。是坐也。非昔之坐也。亦昔之坐也。坐而弗同。坐而亦同。弗坐弗練。弗練弗凝。弗凝者。靜也何爲。坐也何爲。雖靜弗定。雖

老祖之至意。本大道之正宗。

勿以吾智而圖己利。勿以吾權而施私惠。人大相通一間耳。屋漏在上。不悅余心。竈奧有靈。何所用福。能堅其志。恒其心。以勉力自固者。視道爲道。而弗入乎歧途。視慈爲慈。而弗入乎私見。皆

老莊之佳弟子也。若夫以速效與利己而求佑於

老莊者。其靈不接。其神不通。而魔邪必與之感觸已。各各當靜以養之。和以處之。恒以固之。公以坦之。庶幾內功外行。得其適已。盡其妙已。勿謂吾言之不早也。各各懷遵。

數載以來。各各之修養得體。固不乏人。然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大有人在。是在何故。是在諸方坐之不能堅也。守之不能恒也。運之不能平也。行之不能坦也。爲之不能適也。坐不堅者。窻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恒。不恒則不平。不平則不坦適。既不能得其坦適之功。則真旨必不能明。欲求爲智人。尙不多得。而欲造乎聖神仙佛之境。必不可得已。所謂上乘功夫。必從不息而後可以無爲。從無爲以至有爲。即上乘功夫造乎無上上乘已。既知無上上乘之真旨。則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至色不色。至空不空。乃見空色之至理已。諸方知其真理。而後能明真旨。既明真旨。則一切幻光泡影。如露如電之搖惑。安能動我心哉。惟是功夫日久。道乃日增。道增德重。障惑隨之已。欲除障惑。必有其理。其理安在。空而無爲。靜而不息。堅坐勤行。必可逃乎空色之外。而造夫天地自然之境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乎此。則知吾身之中。各具一天。所謂天性天命者。分之爲陰陽。合之爲一體。由一而萬物萬殊復歸一本

者。其自強不息之功歟。不過能得其久。乃得其大。可久曰簡。可大曰易。簡易功業。即天地之道。與聖人之道也。更自強不息之道也。賢智宗之。愚不肖棄之。智人由之。庶人去之。是即道之真旨。專一不二者也。專於一者則有恒。凡有恒之功。莫不中庸自然。簡易無爲。此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而大道所以川流不已。聖人所以乾乾不息也。諸方各各未泯之天性。有至靈之風慧。不以中庸自然爲功。不以堅恒坐息爲守。從奇異以爲捷徑。而欲其速成者。不猶緣木求魚乎。嗚呼。世風日下。人心險誦之秋。行其道者。必自挽救風化始。行其慈者。必自拯濟澆漓始。挽回風化。一誠可格。拯濟澆漓。亦以一誠相感。此中庸之道。所以注重至誠。而誠字以爲最難也。天地不得其誠。則四時失其序。萬物失其養已。聖人不得其誠。則世界失其安。後世失其則已。大道不得其誠。則世風失其正。人心失其平已。記會不得其誠。則慈業失其普。救世失其澤已。諸方不得其誠。自度失其守。度人失其德已。噫。誠之一字。爲千古萬世不易之大法。亦簡易自然之真旨也。而現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人與天地相並而爲三才者。即在陰陽剛柔仁義皆出一本也。本其一而修者。其誠可知已。知其誠而終始守之。不獨天地合而爲一。鬼神格於微渺。豚魚昆介。亦莫不格於一誠之感化已。諸方造無上上乘而自渡以渡人者。當先至誠不二格乎天地。則無不可感。無不可化。無不可格。而簡易自然之功。我又將誰任耶。吾是以期諸方以自然之守。行其道爲其慈。則功候增進。惟在於坐。其各各慎旃。尙真人訓曰。修之堅者。心無所窒。功之進也。虛漸以周。惟堅斯精。惟周乃得。非必是住。亦

若有相。於是外觸諸物。不以惑而成障。內見乎性。遂以明而當國。明則了澈。澈則恒通。障之不蔽。惑且爲化。細參是悟。入妙入玄。奧委所臻。又何出乎。堅進以爲展步之點。要在修者細審之耳。

坐貴自然

老祖訓曰。無之所聚。神以因之。靈之所鍾。神以凝之。惟天地之大。乃能摺載萬物。含育萬有者。以無無不包。空無不載故也。人身之具。亦猶是耳。故吾身之動靜。與天地同其息。息者。皆由於一氣所感。氣感乃通。是吾人之修也。當以無爲主。吾人之養也。當以空爲主。順其自然。以適其道。而後物之與我也。我之與天地也。天地之與靈也。皆無間然已。故曰道之運行。無之本也。無之化育。靈之根也。鍾天地之靈。與道無相離合。夫然後人之所以爲人者。於是乎培其根而固其本已。今也極言靈氣。何者是真。極目靈氣。何者是形。有形皆幻。有幻皆偽。辨乎其偽。而懷守其初。以保其真者。始可與天地相並立已。故曰不知其空。乃見太空。不知其真。乃見初真。是空者本無物也。無物之中。萬物寓焉。真者克柔克剛。用行含藏。其無爲以修夫身。以養夫心。而後心身之至靈乃能凝焉。諸方樂道有年。堅也如之。誠也如之。如其所如。而未嘗得乎真空之如如者。是在於平日未能有自然之通悟耳。天地之大。吾心可以寓之。有何所事而不得其悟焉。所難者。至止至公之靈。不能潔白無瑕。此其所以難耳。某(孔聖謚)也忠恕之行。果何爲者。苟能以吾人之念。念其他之念。而無偏黨。斯是於適合妙。於性合真已。人天之間幾希。何有所分哉。不過公也天心。欲也人心。天心危而後人心乃克獨狂已。吾欲與諸方各保其天。各持其天。各美其天。各堅其天。而後心中之天。無微弗燭已。以天之心。合吾之靈。是靈也。又果何以名者。曰無始之初。由何得名。無名之始。無銀無元。立極之初。先生其勉。弗

勉弗生。此立道之所以易而難也。諸方飽經道變。尚無所悟耶。人弗克己。則無以立。人弗貴己。則無以存。弗得其立。人也何在。人弗得存。靈也何在。人之與靈。有息息弗可以離者。故人之修養。保靈爲上。養靈次之。保者保吾先天之固有也。養者養後天以返其固有者也。作事謀始。保之謂也。反吾太初。養之謂也。保乎吾靈者。則六塵弗侵已。養乎吾靈者。則三真始見已。一曰極真。二曰至真。三曰無真。能極其至。乃至於無。是無者。四大皆空於心也。心之所空。純陽乃凝。陽凝蒸聚。而後修者乃有所立。養者乃有所存也。諸方以修養爲修養。斯乃幻已。不以修養爲修養。斯乃情已。幻相既見。吾靈乃渙。情心既伏。吾基弗固。故有一日之恒。與夫千百萬端之恒。莫不如一也。一而不一。萬端皆真。真者莫不出於虛。故天地得其悠久也。江海得其不息也。山岳得其至堅也。日月得其不已也。人合其虛。而能有所悟。則修養功深。無所用其癡已。今也癡者衆。而弗癡者寡。弗癡者更多。而癡者尤鮮已。何以言之。道之真宗。適而後已。道之真基。固而後已。不察其至。而變本加厲。幾乎有所失已。其失者。非心有意於失也。是敏而過者。靈而多者。有以致之耳。不敏之敏。乃見其真。不靈之靈。癡也何礙。天地之大。所過者化。天地之廣。不以萬物爭其多。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人之修也。以道爲本。道之真宗。空無而已。空者無爭。無者何有。既無所有。無不自然。自然之功。靜以持之。默以守之。多言數窮。多行必敗。默而守中。始有真行。故曰一身之大。何所不容。一靈之明。無微弗燭。奈之何不得其真耶。噫。予知之已。學者無所爲公也。怨者皆私也。公私之分。何以言之。已有過

而已責之。其公也無間已。然而已有所悟。而力改之。而已又日日自責者。則偏已。偏者私之母。故曰適而後可。過者人孰無也。人與我同有其過。試問責已乎。抑責人乎。在希聖希賢者。未到功深之候。尙以責己爲難。而況未到功深者乎。人無過而我非。尙思遷怒於人以責之。而況人我同其過。有不責人之過。而掩己之過者乎。曰有之。特俟其功深可耳。今諸方各得其真乎。各至其極乎。其真也。從修以反者也。其極也。從養以守者也。修養之功。雖在於坐堅命如。而平日之應事接物。與夫處己處人之間。思得其平。乃有夫真靈之養已。故曰一之聚也。神以同之。靈之養也。精以凝之。神存乎心。乃得其明。明乎幾微。乃有聚已。聚乎吾知。而後天精地英。無非一靈所鍾已。是在諸方能從平日自行薰陶而養之已。勉爾。

天下事愈不可解者。愈見其妙。何也。人心所動者機而已。洞明其機。靈以守之。而後心之所向。無在而不得其通已。其所以通於自然者。皆妙之爲用也。衆妙之門。其要孰是。可以見其形者。求之有也。形而爲道。道乃斯下。故無所謂形。亦無所謂體者。即道中之至妙者也。試以道中之真與應思之。有其真者。必有其凝。有其凝者。必得其固。固於自然。而守其堅恆。是非坐至淨無點塵。不克以言夫空中之堅。虛中之固已。故曰空也者。妙之諦也。虛也者。奧之基也。因其論之保其基。則吾身之行於天地。皆在於弗知其所以然之中。而得其正已。是道之守也。不其凝乎。道之行也。不其庸乎。道之施於人也。不其易乎。有德而自尊。道之大本也。有行而自謙。道之真筌也。守乎其本者。枝幹必強。保乎其筌者。性命必和。故以吾身之應守應行應動應靜。

之真軌。而由其中以行之。庶乎至於正己。故在其修者。不言其修。運其息者。不言其息。以至空至息之境。無不運轉也。輪轉於自然。無所爲而爲。夫然後可與並天地之基已。今也心之所向。合乎正軌者。均從念生。尙未能言其至也。能以不感而通。先念而向。則身心之修。皆法於至玄已。諸方修益之功。前途未遠。各各當因其堅中之堅而守其守。以合乎無形之空虛自然。庶幾合於真旨已。各各當勤苦。毋以堅恆之修爲他人修。則先輪之啓閉。不至期月。當有所悟已。各各勉旃。

吾輩之修。在於先靜。乃唯一真旨。亦得真正之不二法門也。至若功養。其於外行。不過求其心安。量其力。必視方法之易而難。始得風中。而弗流於露。此言對初修易其進退之道。本自當。其法堅持不懈。則自然悟。其時果將出乎復。行法自覺。登高自卑。積土成山。斯。最知進之爲道。非有所著。修之爲修。除自誤而外。無他慮也。能處處求其自然。即處處得其養候。養候既純。可隨造化而自造化已。一落勉強。雖言亦必失中。不濟中。無一是處。世人所以自困。皆不聽自然使之耳。能由靜中悟進。他日自知究竟。自與此時幻想迥不相侔已。

此次學會。各盡其功。各盡其悟已。爲坐候之標準。而成立系統。誠幸事也。各方以坐爲四功之基。固善已。然坐與坐有不同之點焉。有取法於形者。有取法於心者。有取法於自然者。有取法於自然之真動者。之數者。以形爲坐則下已。以心息爲坐者次之。以自然爲坐者。其坐也功

深可見。然仍不如坐於自然之動耳。夫所謂自然之動者。以其時耳。其時而至。雖欲強而動之弗可也。諸方坐候功深。日有進益。道基前途。良可慶也。然而坐以真爲旨。要亦諸方所深究而細味者耳。是以坐如其弗知。坐如其弗聞。坐如其弗見。知也。聞也。見也。皆戕害之賊也。能知其所知。聞其所聞。見其所見。則真功之造域。戕者必易爲養已。故弗知弗聞弗見。而以如字括之者。諸方當有所悟耳。各掌會議。當宣布各院。俾共遵守。使坐者弗入於歧。而指者弗爲盲人說花者。皆諸方之力也。兩日證坐各方。均受調理之功非淺。從此益加進勉。弗惰弗缺。庶乎不難造域上上乘已。

老君訓曰。道無名亦無形也。強名之曰道。強形之曰炁。至於上天亦何獨不然。所以云至何度數者。亦形容之詞也。其實何度數之有哉。不見夫寒暑表乎。陽則升。陰則降。人身之陰陽。亦是耳。陽盛則氣化清而上升。不有度數。強曰度數。亦證功夫深淺之意也。陽升自然陰降。坐之有恆者。力能覺到此地。陽升則靈炁充固。精神舒暢。體質輕清。是非濁降。實乃陽升。偏體生春。手足虛者化實。寒者變暖。諸方曾有此境界否。有者是功夫有進境也。夫道猶日也。人不明道。吾與之談道。不當與智者日日言日也。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爲日也。更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由燭而之籥。由盤而之鐘。何異由道而悟邪。由邪而入魔哉。中庸之道。無偏無倚。雖無聲色。要不出於正而已。功夫何必旁求。求之其自然可也。

關聖訓曰。進修之始。惟在坐功。坐之久也。其氣自平。氣平則先天之氣不外馳。而後天之氣自能為主己。添氣相濟。息候自調。凝神順氣。靈自聚己。故曰坐也。必從靜定自然。收其真神。合其天性。然後自能自如也。運用自如。心自靈明。不為私慾所蔽。不使妄念所惑。則可入於坐之殼己。要知念之一生。魔之媒也。意之一起。惑之引也。魔惑之媒引。即坐之不靜不定不適不如此也。若坐之以適。則恬定自如。坐之不適。定如木鷄。不悟斯理。其坐也何可云純。功之弗純。則障愈深。障之愈深。惑乃日侵。有惑自有魔。魔之侵入。豈非坐之不適而自招乎。故有引深入微之旨。以期自靜自定。自除自刈。然後道之真境。期其悟得。坐之功深。期其定純。則坐也其將由淺入深。可達乎至虛之境。其定也可臻乎至明之域。是皆在諸方平日養之有素。靜定無為。遇乎事變之來。生乎欲妄之念。皆不致有所揣測相蔽之擾累已。惟期諸方志堅如金石。念虛如無物。以謙為行。以容為本。初進終三步。皆以斯為坐候之標準。是以修者當堅於坐。當明乎定。庶幾各各坐候功深。日有進益。方不負此番之會議。而亦與道慈前途之基礎。良可慶幸也。各院與會諸方。其各勉旃。

呂佐神訓曰。功夫之用法無他。順其自然而已。自然如何。序之不亂。得其調劑。調劑之功。惟在得序。四時之氣。春也和。夏也炎。秋也涼。冬也寒。無不各按其自然。如春之不和。夏之不和。秋之不涼。冬之不寒。是悖其令。失其時。非其自然之用也。人與天之所行無異也。法天者既已盡人。人事盡合天之度數。則度得其正已。正則無不得其功。功無不得其妙。妙山之旨。無

不於焉是立。

達摩佛訓曰。道本無形。於何求之。將於坐求之乎。非也。既云非然。坐有何益。非無益也。其益何在。練其自然耳。自然者何。絲毫不要力之謂也。坐不費力。其氣必平。其息必綿。氣息綿綿。有何形相。既無形相。物我無間。能到無間之詣。是何意味。夫亦曰平淡而已。人亦何樂為之。夫亦曰為者自為。不為者無論如何不為也。既為者樂為。而為之之始。不能不從坐入手。既到樂境。坐亦如是。不坐亦如是。則動合天則。止符度數。即真經所云非可以人論之造境已。其各參之悟之。

孚聖訓曰。道有所偏。則道入於歧已。道入於歧者。處處盡逆境已。故曰順其道之自然。以與心相守。則道之所以為道。盡恬適已。不以境地景遇而移其志者。是道之得乎其真者也。若以其道而守之於自然。而時時又以其困而怨艾。則所謂修者。雖有道亦如無也。君子以其身為道。不以道名飾身。則人之所以為人。得乎其至已。故曰。坐久息平則心正。心正者則無時不靜。得其真靜。可與言夫至已。今之人以道為名。以修為人。不從其守之恒而務其實。則又何貴乎道。夫道也者。居之則安。行之則坦。得之則守。化之則綿。有為而動。動於自然也。無為而靜。靜於自適也。自然之功。平以得之。自適之功。潛以修之。君子明乎此者。可以進夫恒已。諸方知夫恒之所以貴。而堅以守之。則自然自適之功。皆入於其奧已。各各勉旃。

道之論坐論修。固在堅誠。究應適乎自然。入乎純如。誠則不可強而致。堅則不促而行。若勉強

論坐。則真靈不守。先天有傷。元氣不凝。而後天剝削已。故論坐者。最貴堅如。而尤貴乎活潑。活潑隨之。坐得其道。否則日日言坐。時時言坐。而坐入乎枯槁。枯槁入相。則坐無生機。凡修道論坐者。必有一定之坐旨。若一日不坐。與道相反。或終日枯坐。不懈片刻。期望成仙成佛之心甚殷。與道殆亦咫尺千里。成仙自有成仙訣。不盡如不動身。故坐者當以其時。當以其息。當以其適。當以其順。而後庶可至定。無一毫勉強之着相。斯能坐至真純而入乎至化已。諸方論坐。最宜審慎。倘太過與不及。誠恐入乎上浮下沈之弊已。其各懷之。

慈程真人訓曰。坐功之最要者。從心空心靜息調而後任督通。是第一種良法。但心如枯木死灰。固屬不可。然欲求其自然。不為強制之空。亦屬不易。近日得

達祖指示坐功。有觀月不觀天。看雲不返顧之句。豁然貫通已。人之體也。為有形有質之物。及其歸真。祇有靈氣而無形體。故比有形體貫通較易之語。但此說亦不盡然。若無形體。而無老祖特殊之恩。使鬼仙地仙貫通。更有難於形體之修者。此種貫通。只可神會。不可言傳也。慈 按程真人姓王名道程。安慶道院統掌。乙丑年脫塵後。奉 訓封真人 編者謹識。

坐貴止念

老祖訓曰。國與天地。有與立焉。人與天地。有同存焉。絜與天地。共不朽焉。氣與天地。相運化焉。四者之功。皆自道出。惟道之本。仍賴其堅。故吾身之堅。堅乎道之正者也。吾心之堅。堅乎道之空者也。吾性之堅。堅乎道之純者也。是有定者。乃能得其純。合於其純。乃能守其空。心身入乎其定。合於自然。運乎無為。乃得其正已。故曰正也者。從息竅始。息之弗凝。則妄弗能守。而吾心身之空之正者。皆弗能由乎其真而合於虛已。萬物之生也。生於一絜。絜化氣成。乃能有形。形於其虛。是謂真形。若曰有形。當無不幻。是幻者非天。之正氣也。乃心目中白幻其幻耳。修者至於其空。始真不空。入於其色。其色自無。聲音之撞。皆從心思。故思其為實。無不幻之以不實。思之為空。無不幻之以不空。思而為色。無不惑目。思而為聲。無不亂耳。思而為形。無不擾心。思而為言。無不傷口。若然者。人之生也。思為之幻乎。意為之幻乎。思念慮意。四者雖幻。然亦終始未本耳。以念為始。必以思為終。以意為本。必以慮為末。修者能去四幻者。必以坐為始也。空久而後息凝。息凝者運於玄。轉於虛。復於空。止於空。輪迴於自然。念起即止。何所為思。意正而定。何有所慮。此修道必以坐堅息定之功。去夫妄念妄食。則身之定者。入乎虛化。心之玄者。入乎真動。夫然後慮懼疑危之患。皆無形而息已。夫焉有所幻。諸方修為有年。各各當思吾身。即天地即國家即陰陽即動靜。而後知吾之所以為吾者。與絜不朽。與氣同運。則與功之深即淺淺即深者。皆一道之化耳。各各勉旃。

道之一途。萬修所歸。弗驚弗奇。無爲無慮。由無爲而有爲。化有爲爲無爲。一心靜默。坐定堅息。息息默然。聲屏至息。因因果果。止念之微。天剛地柔。陰陽相濟。水火汞鉛。煅煉真息。故道使坐以安其基。息靜何難。清心滌慮。圓它它。光灼灼。守靜守默。道在斯歟。鑑有醜美乎。鑑无無所謂醜美也。鑑之醜因人而醜。鑑之美因人而美。念亦猶是耳。念无所謂善惡。念之善因事而善。念之惡因事而惡。然則修者之修其心。何若制其念。制其念。又何若公其事。少其事。無其事乎。故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夫天下果無事。又何善惡之有哉。既无所謂善惡。人之念又何由而起焉。念之不起。心即平已。身亦修已。何待夫入道更修已行慈乎。不見夫天地耶。天地無心故亦无念。然而生長發育。收也。藏也。序也。未嘗稍異其常。未嘗稍異其功。故造化也者。人不能忘其德與恩也。无天地者。无血氣。无血氣者。先人倫。如是者雖觀其面。與禽獸又何殊焉。屏諸四夷可也。噫嘻。前十年中原道德之淪喪。人心之譎險。幾有不可救藥者矣。吾所以有普拯之願。而以興教之旨。開其胸中之大。以同其初。返其性。還其命也。故修者不患其事之不善。而患其身之不修。不患其身之不修。而患其心之不正。不患其心之不正。而患其念之不止。念果止已。則事無不順其自然。即孔子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凡事之來也。逆來而順受之。見一事則了一事。而不多事。起念无不當然。既无已過之慮。更無未來之悔。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无爲而成。皆念之所致也。然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念始與天地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念。無不善也。聖賢亦人耳。人莫不可以爲聖

賢也。但聖賢亦非生而即爲聖賢。亦无不由修持中得來也。故好古敏求。簞食瓢飲。樂道以忘憂。聖賢皆然。况稟賦之不如聖賢者乎。吾各院修子真以修爲修者。固不少人在。而能於念之一字。知而行之不懈者。則寥寥也。吾今爲各修者言此念之起止。望各各心鑑而常見其性。性時常照其念。至念无所謂起。无所謂止。无所謂有。无所謂善惡之時。則可已。其惟心乎。其惟坐而不聞乎。勉之慎之。

初之不脫。氣之弗融也。今日以言救世。固在弭初。而初之所以弭。仍非人各勵修其身。無以堅立其本。以相爲化也。然身之克修。其於意念少有弗正。則氣之所運。必入歧途。是故修知其修者。要自攝其心。使念無或妄。於焉而氣定已。氣定於中。其處也皆合寂然不動之道妙。而其行也。皆見運施之自然。而循正大之軌已。所以吾之講道。恒望人之勵修厥身。修身之要。惟心之能攝念弗妄動。爲不二法門。然心念之純凝。而克臻於妙奧之正。實捨內養其氣。使充而常處於定。不能精其進功也。諸子欲勵修功。以期大有所救度於茲末運。其於身之心。心之念。念之純。而求乎氣之定。庶幾一息養之。息息綿綿。其爲用將有不可窮盡之效已。切切勉旃。

孕聖訓曰。心之所安。安於自然。惟自然乃能安者。以其無着念故也。念之一字。爲人修身之大害。故必念起即止。而後可以安也。不然。日有所思。時有所思。舉凡行住坐臥之際。無一時不思。是人也可謂思想家已。其人雖具是等之思想。然其爲其靈。必傷於無形已。故曰思則弗靜。念則弗容。弗靜則亢。弗容則吝。亢吝之占。而能得乎自然者。未之有也。學道之士。必以自然

爲主。自然爲主者。必隨其機以應事應物。觀其變以止念止心。故曰念之所止。易爲言也。以其應物也。心之所止。觀其止。則難於爲言。以其應事也。應物之功。從其時現之相而相之。應事者則不然。其相也時相乎心已。是入之所以不著於相者。必平日有所養。而後可以言止也。止者何。止乎妄也。何謂妄。無故之思。突兀而來。與夫無所妄思。而我自入乎思。非妄之大者乎。是思也。不思必自安。思則不惟不安。且更害於事已。是以坐者必先以止止功夫爲言者。蓋恐不能得其安也。諸方學道有年。止思之功。當可止於坐時已。然而平日不能止其思者。坐時亦未必能自安也。惟願平日事物之來。因時而思。思相即止。相止即了。庶幾不爲思想所害已。各各勉旃。

達摩佛訓曰。萬慮皆空。無有游思。非坐之要旨乎。然而去此幻景虛念者。非靜默無以爲功。故世之論坐法者。非流於枯禪。即流於着相。皆生中之大病也。然坐定而無妄念者。即知止也。知其所止。斯無陰沈陽亢之害已。今也以金石爲代坐者有之矣。以坐時而昏沈者有之矣。其故何在。由於不能空不知空耳。知其所空者。則無所病已。故坐不知止則不能空。不能空則病斯起。欲祛其病。先審其止。欲審其止。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固其靈。必先從無而有而無之中。詳察細味。自然捉摸有定。而坐斯得其竅。心自定。氣自平。靈自清。息自融。由斯以往。無往不得其所。而底於成已。

夫修身爲齊家之根本。習坐乃却病之良方。吾遍觀今之習坐者。非落於昏沈。即歸於散亂。云何

昏沈。張米疑也。云何散亂。念未淨也。蓋然爲先天之元氣。託乎心。則爲性爲元神。存乎腎。則爲命爲元氣。神動則氣動。神靜則氣靜。神行則氣行。神止則氣止。神不寂然。則性不能攝命。故易昏沈。至於元氣未充。心神不靜。則萬念滋生。故易散亂。如能以性攝命。以命歸性。則舉止坐臥。不知有物。不知有身。當是時也。萬慮寂靜。心神一致。無彼無此。無是非非。物我一體。百念消沈。庶可了知本性。還我太虛。此修道之秘訣。脫却之良箴。願我在修諸子一研究之。是爲至囑。

慧真人訓曰。人心之有念。無一息之能止也。惟精於道之求而入其微。始足云定養。此定念固非旦夕之功。要當先從不克盡止之念中不使致妄。則以漸修養。自得臻於隨心所欲而不踰之境地。入此境地。身之行事。自無差忒。其尚未及之時。惟有默行願言。以內制妄念之一法。令身之檢束。而心弗放肆。於是以接物應事。自可差減其疚。不然修如不修。不修者更何望其能以行事而度世乎。諸方會者。自則收之。無則加勉。際此救世之機會。要不可因循坐誤也。曷之違齋

老祖訓曰。吾道能推行於世者。一平而已。平之爲平。非道之平。必乎人心之無平不平。而後各平其平。有俗皆化。無障不消。胥由一念之平而得之也。今日肩道諸子。功候修進。固已較前迥有不同矣。然動念之際。猶未免時呈不平之象。此無他。以氣充未固所致也。故欲臻乎吾道之平之妙。非從養氣不足以有功也。養氣之要。是在忘我。我苟能忘。舉凡惑之至也。我能辨之。辨則明。明則理得。理既有得。心自爲安。心安於常。則事無不辦。而氣斯固。縱有魔擾。以吾充固之氣以鎮定之。又何惑之能障。道之不平哉。諸子其細省之。

吾道坐功。靜默爲主要。靜定自安。無慮無得。諸子能於靜字悟得其真境。則入道何難。惟首要去其於急偏躁。少有所犯。則爭見生矣。是故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蔽則新。少則得。多則忽。是故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善不自伐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豈虛語哉。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凝至固。運化之氣。至尖至銳。至堅至圓。其爲氣則一。而其走守之功則不同也。故修身者。能明浩然之氣。而後能施運化之氣。蓋以從本之固。而後可以得其用也。本不固而欲用於自然。雖有至者。未必能有其功也。今試以吾道弟子修功言之。知其所守而後知其所走。因其所走而後堅其所守。能分乎走守之功。使之凝於一刻。則本未終始。皆得其自然之運用已。故曰心爲神之舍。善言守者有所本也。神爲心之役。蓋言走者有所實也。有所本乃有所

則。以其則之所守而運於心身之間。使萬事皆有所應。萬物皆有所接者。乃可與言道也。不然。心自爲心。神自爲神。道自爲道。修自爲修。又何貴此修爲哉。嗚呼。綱紀崩頽之日。世風險譎之秋。而欲以追化人心。正風化。無綱紀必有至平至庸之功。乃可以挽此浩劫而拯胞與於水火也。其所以挽之拯之之術。舍道以外。更將誰屬。此所以修道必先修心。修心必先修氣。修氣必先平氣。氣之不平。而曰吾氣可平。心可修。道可修者。未之有也。諸方欲知平氣之功。必先以堅氣爲主。而守之以庸。使其氣時刻從道以運乎自然。則不求其平而自平已。所謂氣之平者。即在平日燕居之間。愼獨克己。乾惕砥礪。使吾身心必爲道之行以爲行。爲道之守以爲守。如其有天然之樂。而後可以言作功也。諸方修養數年。坐候運轉。無日不息息於自然。是氣之平也已。然而仍有未能平者。是跟進之處尙多。不能除此搖奪之翼。遂使魄惑之魔。乘隙用事。而吾身之修。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流入意識中已。既流入意識。則喜怒哀惡。亦與意識俱增。而欲氣之平也。不亦難乎。諸方既有數年之守。則當知守功必從自然。必從坦適。自然則運化。坦適則有恆。運化於有恆。則氣之平也。必從日用庸常之間以爲習。故不至爲其他幻境所擾。是在諸方平日之修。慎以自處。坐臥之轉。自然以進。庶乎道之與修也。無牽輓之牽身之與心也。無一寸之間已。各各善味斯理。心身中自然功候。不在於奇異而貴於守恆。不在乎躁進而在於自然。自然者。即平之本也。一氣之始也。有其自然。守其本必至於本。本本終始。循環不息。而後浩然之氣。吾身。運化之氣通於吾心。有浩然之凝。乃有運化之通。此所以兩氣相走

相守。一以貫之。夫然後功行並進。無所偏廢已。諸方各各以修爲旨。以坐爲體。以慈爲用。則當以齊氣爲根。平氣爲主。庶乎其不差已。各各勉旃。

根之固也。由於灌溉之功。灌溉之功。由於得其潤澤。若不以其時而灌溉。則本之枯也。皆爲萎已。是潤萬物之德莫如雨。而雨之過也。則陰傷而晦已。晦之久也。身之絡系無不漲脹。而心之疾皆爲嗽爲略爲疾飲已。故曰水多土傷。土傷者。脾之疾也。脾疾則傷其本。其本傷而枝葉有不顏靡者。未之有也。學道之士。以坐爲本。坐得其靜者。必調其息。息得其養者。必養其中。中也者。土也。土得其和。而身之五行。無不運化已。諸方當知坐之所以爲坐。而後調息自綿也。不然。以坐爲名。或不得其靜。或不得其適。或悖其自然。或強制以爲功。是皆坐中之大忌者也。心有所向者。坐不得其正也。心有所疑者。坐不得其正也。心有所好者。坐不得其正也。心有所期者。坐不得其止也。是坐也。必心無所觸於相。必心無所動於念。以極平極自然之功而爲之適。夫然後坐之既久。真精自品。不待強後天之液而後始練其品也。夫後天之液。有清者歸乎先天之絡。其濁者乃後天之始也。補者之流。練後天爲先天。成之者亦有其人。然而被其害者。比比皆是。是亦灌溉潤澤之過者也。不然。吾身之坐。以息爲主。息之正也。純入先天。本無所謂後天者。若相於虛。觸法於幻。雖先天之功養深。一轉念間。亦必入乎歧途已。故曰功在坦坦。道在平淡。所以守其恆也。恆則無間。無間而自然之功在其中已。若以坐爲功而心期乎成者。則成之必鈍也。何則。識慮之起。神則馳已。神馳而真靈必被昧惑所蔽。是以修功先制念。制念必

先去好惡以克已。而道之所在。無不養其本而固其根已。各各下手之初。必從立基於平。而後自得其固已。各各勉旃。

道之立也。非立則存。人之生也。正生則平。故曰存其神養其天。合於自然。以順乎無爲。夫然後所得者廣。所包者大。而無所不容已。是則虛心爲上。而空靈輔之。心虛則明。靈空則敏。明則不蔽。敏則不滯。去夫蔽滯之患。而人乃與天合其德已。故曰物之生也。生於一氣。物之存也。堅於一仁。氣化而仁存。仁藏而氣生。仁氣循環弗已。即生生之大本也。是以坐候功用。即仁藏氣化。

息相轉。而一陽動於下。仁者之堅。其功萌已。諸方各各知坐之爲適。而不知其所以適。知適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又在行久進速。堅恒自如。以其至平。得乎靜悟。則功業乃有其新。新者新吾之心性命。而新及物。則塵垢可以永滌於至盡。是平之爲功。即有其仁。正之爲功。即堅其氣。氣堅仁存。則生物之始。復物之初。化物之原。歸物之本。當各有所至已。諸方幸達盛甲。各各以坐候之至深至平至默至息之真宗。而爲其適。庶幾可以渡已渡人。而同登至域已。

吾道言化在平。而期於營平之極詣。又惟涵養是資。養候有進。即可無腴不平。何也。大凡物有軒輊。皆氣之使然耳。氣能由養而歸於靜。靜定斯無不涵。其見諸形。內無所阻。外自莫或爲激。弗阻弗激。心正而萬類無所分。不分於心。則內外惟餘一誠。以一誠周旋於千端百變之世。在我無障。人必易於歸仁。此平之爲化。所以能普。是願諸子從靜功漸自精求。其肩道之要。度世

之旨。胥有所基。而見擴然之大公。無往不臻於順利已。勉之望之。

靜以求道。道斯正已。是道之求也。必自靜始。靜爲萬物之本。而生生化育弗替者。皆存其中已。故曰天地之生也。生於靜。萬物之化也。化於靜。有其靜乃有其孕。孕胎胚胎。以蘊乎無聲之中。夫然後闢之則爲乾。闢之則爲陽中之陰。靜之則爲陰中之陽。萬物之始。乃分乎柔剛已。故曰道源於玄。玄生於虛。虛凝於堅。堅之固之。以合其神。以運於自然者。乃謂之生也。道在天地。包乎其廣已。道在幾微。渺乎其藏已。以言乎大。則天地莫能容。以言乎小。則毫末可以藏。故曰大者道大之也。小者道小之也。大小之判。判於傾刻之間耳。得其大體者。放彌於六合已。得其小體者。隱於密迹已。天之所以爲天者。道運其虛也。地之所以爲地者。道孕其厚已。人之所以爲人者。道宣其靈也。萬物之所以爲物者。道賦其性也。性天之賦也。待其至清。乃其靈。其靈日明者。乃能堅其息以凝之也。是以修乎其道。必自仁始。仁而不藏。其基弗固。固其基於自然。而後弗知之知。無爲之爲。皆於是定之已。人之生也。不患乎其弗立。而患乎其不識其基。基有所立者。其性之能明其真也善已。然而知其立之所以立。與夫識其所以立乎自然者。而後保其仁已。故在天在田。在淵在元。皆以其時而論之也。若當其潛也而飛於天。必有亢悔之咎已。是以安其分者。乃可以知其天。知其天者。乃可以全其年。全其年者。乃可以立其基。立其基於自然。乃可以知靜之所以爲靜。而道之基於是有有所立已。諸方修乎身者。各各當知其養已。然而修乎心者。尙未知其所以靜也。靜而得其空中之真。乃能養吾心之所以修。

已。各各勉旃。

諸方體道進修。當知明心之法。夫心居五內爲天君。爲靈台。無生無滅。無去無來。至虛至靈。至真至誠。空空洞洞。了了靈靈。不可以有無而度之。不可以色相而窺之。窮之於天地之先。莫知其始。究之於天地之後。莫知其終。世道賴此以維持。時勢賴此而變通。各教教人。無非修此心也。然心本無心。心無其心。心又何修。殆亦修其靈明。養其浩然。迴光內燭。妄根即斷。陰符經曰。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而割愛慾。迷情既破。靈燭亦忘。愛慾既斷。慧劍可捐。佛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故一妄照了。即爲一妄之真如。一念覺了。即一念之菩提。心地了亮。性天可復。證無上之佳果。得最妙之真諦。全在明此一心云。諸方知之。

今日所以道昌世。有所拯拔者。皆人克自度。而資其爲化也。夫化之爲事。其用亦多已。然非心有所悟。而澈覺其妙。則未足以運施無滯也。故吾導善之方。首以平靜爲主。蓋氣有不平。非激則隨。心有不靜。非偏則躁。好大喜功與委靡不振。其爲病身而妨道。害實一也。諸子言修。二三載以來。能自知其病而養以祛者。尙不乏人。但混廁俗障。終以俗而不知所以俗。甚且認俗亦爲道所應備者。其中見地偶差。不免謬形於外。長此因循。將從何處能得真諦以廣運其道化哉。吾以救世爲懷。固不忍有一人之墮迷。而不至墮迷實在人之方寸間能放大光明。始有所裨。欲其光也。非平不可。欲其明也。非靜不可。平靜之養。必從心氣自和於內。然後無遠邇。無大小。無上下。無終始。神之所及。念無不平。想之所周。意無不靜。平已靜已。惟存一片圓凝渾穆。

之清輝。與天地合其德。使即與道契其真。以斯真而施諸人。人必感而化。被諸物。物必格而通。化無不化。通無不通。究其始功。不過平靜而已。諸子志道。當時省量修途深遠。能堅其近。而恒其淺。則淺近之初。即達深遠之點。若以淺近而忽之。則深遠之極。將無由自致已。望各慎勉。毋落迷障。毋墮俗網。庶乎其有多已。曷之曷之。

天時人事不可知者。其在為修能悟其覺。則見幾而作。必克契道之真。斷不可由妄慮而馳其心。以為應急之用。故吾講道不離乎靜。靜之為用。克制羣動。而處心於至適之境。不然。心隨外界之動。而無不動之時。動則搖。搖則言喪而氣亦散。精氣不固。則息候不續。而欲其綿。必不可能。息不能綿。其身雖修。皆外魔之擾。得不償失。是在修者所當深懼也。

爭聖訓曰。道之為用。惟平是從。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事不得其平則爭。是以平之一字。為道中第一步功夫。能事處之以平。則爭可以息。而讓德自彰。故各各平其心。而後其氣自清。靈自凝。神無不聚已。然平之所以能平者。全在為之首領者。處置之道為何如耳。道中之平最易行。而惟能恒得之則平。所以悠久而事自無爭已。各各勉旃。

萬有化生。一聚孕之。萬物化成。一靈含之。萬機萬變。一神通之。得乎無上之真靈。斯可云燕神之相感相通已。諸方幸年來坐功有成績者。亦不乏人。惟各各未能知其究竟耳。坐也以平為貴。故無成績之可言。然而道之真旨。坐為之基。基立乎平。燕息乃緣。燕息定燕。日久自堅。堅守其定力。使一日之坐如是而堅。十日之坐亦如是而恒。一年之坐亦如是而定。百年之坐亦如是

而平。平者。非有所用力也。亦無所用其力也。其力之平出於自然者。皆無不自然也。今諸方各各仍有未能自平之處。其故何也。是坐之未能定其息也。抑坐時有妄念歟。二者必有一居於是也。不然。何各各皆有所未能平也。夫所謂平。以吾之心。定吾之神。以吾之靈。堅吾之燕。以吾之念。推人之意。夫然後其平也。猶如舟行乎順水靜浪之中已。夫吾之靈本由乎至虛而生者。吾之燕由乎至無而化者。吾之神由乎至明而通者。吾之心由乎至平而定者。諸方能從此四者。則坐也自有進益。而不以為苦已。亦不至有病魔相侵已。幸逢平運甲子。諸方能從至平之真境。以守吾靈。而運燕息。庶乎坐之真樂。有不可思議者。其自然之功。惟在於適。其適者。不適亦適。則適者皆先天之上上乘已。然而坐求速效。非功候也。坐有所感。非修養也。功候之自然。與夫修養之適恬。雖由於平日之定力。亦由於自心之澈悟。而後其正其偏。其平其賊。皆有所適已。各各務從其至平處以自悟。而神靈之先天三寶。庶無所失已。

道之所在。平易而已。其平也。能以至真無偏之平。而後可以從平以至乎其自然已。故曰平之得其當者。雖弗平猶平也。其說在上元之時。可以言之已。中元以降。人心流於少有不適。故必以自然之平。以平其心。平其念。平其慮。而使其不為不平者所動。斯即得其平已。下元以還。人心之自以為弗得其平者衆已。人心之自以謂弗得其平者。亦日衆已。得之於平者。其平也亦必以平其真平。而後可以保其平已。其未得乎平者。當以真堅之功。而達其自然之性。使之自歸於平。其平乃有不可感觸不可淆惑之真平已。故曰。天道無言。平乎其序者也。人道無言。平乎其真

者也。得其序則有條不紊。而生生之機弗息已。得其真者。則止止之功。與夫申申之功。皆合其度已。故有以身之所養者。謂從不足以充之可乎。曰其充斯可已。其平則未也。汝得其充。則人弗充已。是可以謂之平乎。夫所謂平者。不以憂患動其心。不以喜樂易其志。不以好樂動其念。不以疑懼滋其慮。夫然後道之所在。無不得其平已。身之所養。無不得其平已。故曰。不平則鳴也。其鳴者自鳴也。雖物之感觸而鳴。氣之蕩漾而鳴。皆由於己之息息弗靜而鳴也。苟得其靜。則無所用其鳴已。是以平之功。必先養其靜。靜以守之。守其真充。則所謂不平者。又從何處而感觸也。所謂正之以靜。養之以玄。動之以自然。適之以若弗知。則道之所謂平者。於是乎在已。各各勉旃。

昌佐神臨清平道院訓化因曰。先天之坐無他。平心靜氣而已。心平則雜念去。氣靜則天真養。不必用意。不必着力。呼吸之間。順其自然。靜中未嘗無動。動中仍歸於靜。神聚不散。身輕欲飛。此中佳境。可以自悟。不可言傳。至於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雖未能驟至。而坐功不乏。實大有益於心身性命也。汝夙根不薄。欲結仙緣。努力進修。蓬萊仙境。未始不先登也。予日望之。汝其勉之。

關聖訓曰。大道不能守其平者。不足以爲道也。何以言之。不平則鳴。鳴則爭。爭則由治以入乎亂已。治亂之道。循環不息。五百年之久。其間大小治亂。不可勝數。非上天故爲之也。因生者勉者。數有定耳。生之極也。不勉則種類將無子遺。勉之極也。不有以生之。則種類將何能存。

所謂勉之極而弗能存其仁者。人皆知之已。生之極也。物衆必爭。爭則相殘。殘則亡已。故天之所以勉之者。所以節之也。節則存其仁固其本已。其本也固。乃能生生不已。故曰息息相通。必有所節。有節則因。因則凝。凝則常保其基已。基者何。烝靈之謂也。此坐者所以必先知其本。而後可以靜乎息。以正吾性。而永存吾靈也。諸方坐候功用。以平易爲守。庶乎中庸之道。可以合於先天之奧已。各各悟之。

達摩佛訓曰。坐者得其竅。必善養之。養之法。平息而已。平息之功最要。當以堅恒持久之功。使心中不可有雜念。方足以言養也。是以坐者必先以容忍之功。與夫和容之言。而爲應世之要者。恐傷夫烝也。烝傷則神不能凝已。故必以平氣爲主。平氣之功。人之所難能也。忍容之功。亦人所難能也。能忍於大者。爲大而化之。能忍於小者。爲固基於微。大者弗忍。則神烝不聚。小者弗忍。則精氣必損。故人之修養。如無聞如無見。始可與言坐也。嗚呼。坐也弗難。忍也惟難。修也自易。容也非易。易之而難。難之而易。人有不能測其至微者已。故人能回頭。自可忍於至平。能得其平。自適其空。視無物弗空。則世界一切皆爲幻境。而無不能忍。無不能容已。各各細味。自得坐候之進益。而鼎爐自有紅玄相濟之功已。

慧真人訓曰。道者何。人人所必由之大道也。修者何。其於道有所傾圮。而思有以修補之也。道何以傾圮。譬如平川大道。本爲木石金土所築成。康莊無缺。乃有水溜爲之侵淫。日剝月激。倘不加以培養修葺。安有不潰決傾圮。或者不察。不求本而求末。舍正路而他由。雖有終南捷徑。

而斬荆披棘。費盡功夫。况毒蛇猛獸。到處皆是。一有不慎。頓失前程。人之修身何獨不然。苟不明其要旨之所在。則盲從妄行。前途豈非。我

老祖先大坐法。實教人以復性返本之要道也。蓋人之心。即害道與修道之分途也。人苟堅誠習坐。則心自正。心正則定靜安慮得。有不期然而然者。夫而後則一切欲念邪思。自無由得而浸淫。害我康莊之大道矣。吾爲是言。蓋鑒近來求修諸方多於坐功有缺。吾願是後多加諸意云爾。

尙真人訓曰。人心好爲。因性之味蔽。而惟外之不昧認爲智巧。弗知其巧非詐無以見。其智非欺無以尙。於是以詐欺相習爲智巧。世以之亂。人類戕賊。互爭雄長。乃無已時。而先天真氣瀉薄。後天性靈遂愈喪失。究其智巧。亦不過徒成傷生之具。而欲苟保。必無一可得也。吾

師以道化。非不知人之習於流俗。挽回非易。但今茲不救。則隨流忘返者。將必逐迷而永墮沈淪。以是不憚煩難。降臨講道。道之爲用。蓋能以至平而平其不平者也。所以能平。實由於靜。試觀乎水。無所不到。而又無不平。其質雖動。而性惟平也。縱或風來撓之。而其本性弗失。必於風過波停之後。仍不失其平也。人性亦然。故處於俗而能利而不流。則中真恬定。雖遇艱屯。而不以爲險。雖處歡樂。而不以爲夷。屏形習而守性分。所謂修者如是而已。見道之正。亦捨此莫由。諸方今從吾

師言修。期於達道。要當安養乎性分之下。則榮辱無關。無在不得其正。心既適然。道之所在。不期自見。而救斯末劫。宏敷功用。亦裕綽綽弗自知其限量已。可不審乎。可不勉哉。

坐不着相

老祖訓曰。吾有一言告諸方。實處悟虛。免惑之要也。弗執虛而妄求實。則其實者無弗成仁而蘊於虛。以見無極之道。而無無之無。盡是有有之有。有無兩邊。不着其際。是得有而無無而有之妙。是即有世之世。無化無形之道也。修此道而得於身。即身即道。一烝因屈之內。不有此身而有此道。不無此道而成此身者。皆於不可思議。莫由捉摸處。一息之緣。而保其真於有無之外。而常在有無之中已。切勿昧乃本靈。而妄思所以虛。其修也可植遠基而固其明已。昂之慎旃。

道。人各有之。豈獨得之奇乎。是以佛子謂道不因凡而減。因聖而增。視不見。聽不聞。離種種邊。方成其妙。乃有無根之徒。入院不數月。於道之旨皆尙茫然昧然。即動言於衆曰。吾知道已。吾知修已。吾有仙佛之望矣。吾時時蒙

老祖庇佑已。噫。是人之言。其大謬矣。道豈若是哉。豈若是之大著其相哉。人以爲奇。以爲荒。而加以誹謗也。不亦宜乎。非自取其咎乎。雖然。魔之所以爲魔者不如此。衆人何以知之乎。熱院知道之真者。常侍壇諸方。各探其妙已。均知無所得已。此乃不負余傳道烏桓之苦衷也。將來亦可爲全部之一分子。其各勉哉。夫無所得者。諸子多明其奧蘊。然究未能知其所以之至也。其所以易知。其至則未易明之也。所以者何。人之本然之性。本然之命。本無所增減。學亦如是。不學亦如是。學而得其妙。妙亦其原有之妙。不學而即悟其妙。妙亦如是。人人如是。各各如是。不過知如是而多不行如是耳。此其所以也。其至爲何。試聽我言。凡吾可以以言語示知諸子

者。皆非其至也。其至不可以形容而得之也。不染一物。不着一言。來亦無所來。去亦無所去。不真而生真。不形聲而形聲。罔不以之而生生化化。總之萬有萬無。無不以之爲主爲宰。而無爲主宰之可見者。非吾之道乎。非衆生之道乎。吾與衆生。其道一也。其奈衆生於道之不得其所以至何。諸子皆已言下成道。勿多言也。諸子成道。其各持之以久乎。世間無非礙道之魔。其擾脫不得無法。其法之妙。則在在世離世。在塵離塵。不以塵世之擾而生厭心。不以冥頑難化而生忿疾心。如是則魔之侵也少已。各各知之記之。

李聖臨熟院訓示曰。善初(熟院統掌)氣色甚佳。表裏如一。巍然道貌。熙然道氣。有可親之藹藹。有可畏之威威。是汝養之有素。功深蒂固。所以有此誠中發外也。稍差者乃嫌有相處。難以爲恬淡自尋。空真自守。退讓爲懷。仍不若連此數者。均如不有其事。而行如不有也。雖然。功至是候。參贊化育。樂天地同其量。人能至斯。談何容易。今世之人。能如子者亦云鮮矣。勿求速。汝之外功。尙有數大未了。汝欲退。以爲是。非也。着也。欲化盡天下之不善而共臻善域。以爲是乎。非也。亦着也。惡之存。所以顯汝等善譽之彰也。爲國以忠。即爲身以修也。是以欲成道。非上達不足以行道。不足以行外功。以補善行。望存上達之心。而不着上達之相。則己之修也有成。人之濟也有法。無存憤世心。勿以世風不古爲憂。則將來道務之有賴以昌明。可達已志。吾等均欽佩云云。

守沙錫仙良示。李聖時纔所訓內外兩功用法。均甚明了。細悟即得。有求速句。即指善掌之現

在心而言也。夫修養之功。貴乎自然。汝之功無間斷。即修道要點。即道中之最貴者。何必更求扯徑乎。汝之所行。無不合道。道即如是。不必以爲有何奇妙處也。平庸而已矣。

慧真人訓曰。天道遠人事邈。此古今聖賢佛所重以爲永久訓者。乃人事不察。妄冀希仙作佛之非分。其愚可勝言哉。甚至以誘勸獎掖之小施。使人以此仰望大道。皆非大道之本旨也。仁見謂仁。智見謂智。而後道乃從恍惚杳冥之中貫通焉。此無他。凡着乎相者。道乃愈難。不着相道乃斯立。而靈清心定已。故佛言清淨寂滅。及未來現在過去之心皆不可有者。即恐人有所着也。諸方欲打破此種念頭。必先從內修外行以作之。而後由漸入明已。蓋人心務異好奇者衆。不知從平易入手。而欲以怪誕愈多愈妙。殊與道旨相違也。修人合天之語。諸方其各細參。如能躬行弗懈。則更佳矣。勉之。

相之有真性妙靈也。修道各方。於坐悟稍有進益者皆知之矣。而空之於性靈。亦有莫大之關係。或未能各各悟及也。夫修養之功。要在一空。何云更不可着之乎。以空空之義不同耳。所謂空者。乃空其五蘊。去夫邪念也。所謂不可着之者。乃斷滅之空。如朽木頑石之無知覺無靈性之空也。人之本真。活潑圓覺。如太空高懸。照臨萬有。無不洞達。無不含有。非若頑空之輩。既無此知覺。又無此靈性。隨劫而滅。應時而腐。就令不滅不腐。亦無一機之變。一微之化。豈可以與有變化之道。神而明之。全體俱現者同日語哉。故修養者。不畏其不空。而畏其不覺。既不住空。又必須空。則空空之中。大道行焉。各各應有所悟也。悟者維何。中而已矣。

濟佛訓曰。鬆鬆草草。其氣自清。又不著相。怎麼教着相呢。吾

師真經。雖然說鬆鬆草草。還須不鬆不草。自然之中。還須有那個法子。不教法子拘住。就是不著相。不論那步功夫。都要這樣。先認真了。後再認真了。這就是由有爲到無爲的道理。度衆生者衆生也。度不自度。度自我心。心雖然是着物之器。不有是心。不能是度。度心的物件。就是空。不有其物。何有其空。至至空空。無所謂空也。無所謂空。不識不知。不明不淨。更無不識。無不知。無不明不淨之功夫。到了這個時候。靈光充滿天中。可以前知。可以不墮輪迴。可以到極樂世界。可以逍遙觀。說好也不好。

韓仙文公訓曰。天之生物。如動如植。無一非無相者。而有相即無相。無相即有相也。佛云無相。虛性而已。性虛則至清至靜。清靜則氣無偏躁。實無幻惑。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善養天靈。靈充而性不固者。未之聞也。性生於虛。性歸於虛。由無知無覺而來。必有知有覺而歸虛寂滅者。無相也。人之所以有相者。迷耳。如眼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身之於觸。慮之於法。從迷至迷。六賊所擾也。種種劣相。概可見之矣。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簾。豈能長久。從生到老。一無所得。六根怡然。行住寂默。由無相而有相。有相而無相。概證之矣。

坐宜却除魔障

老祖訓曰。修道者貴乎避魔。魔則有內外之分。夫不能忘懷得失。乃情之魔也。不能脫離意戀。乃愛之魔也。不能滌除諸妄。乃欲之魔也。不能忍辱修持。乃嗔之魔也。臨事昏迷。不知自拔。乃怠之魔也。綜此諸魔。皆爲身內之魔。內魔不除。外魔易逞。魔魔相縛。魂散魂消。底於死亡而後已也。大足損害性靈。戕賊生命。嗟彼衆生。蕩其心。亂其神。日爲魔擾而不知覺。必致底於死亡而後已也。豈不悲哉。吾屢以降魔之法。昭示諸方。惜諸方僅能去其枝節。未能澈底芟除。是何異舍本而逐末也。何以能避內魔。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無所住。則情愛貪嗔諸弊。無隙可入。魔既不入。定慧乃生。定慧既生。則身之內外各魔。遁且不遑。侵惑云乎哉。吾願諸子日省吾身。嚴於律已。則身內之魔逸去。身外之魔受其感化已。各審之爲要。

道之所在。魔亦隨之。避魔之道。惟在於忍。化魔之法。亦惟在忍。云何修忍。靜默而已。靜則心虛。心虛則氣平。默則神安。神安則性定。虛而後能容。容而後能受。能容能受。則外魔不入。內魔不生矣。能守其忍。尤必戒私。云何戒私。無我而已。今人之患。惟在有我。有我則爭名爭利之念起。而苦惱煩惱之事。遂亦層出不窮。是故修道者。必以廓然大公之心。以之處事接物。則真靈不致被魄惑所奪。煩惱自無。夫有能忍之心。無私欲之念。然後可與言坐修功候也。今之各院修方等。雖能明乎修身之要。而常忽四誠之理。故特爲諸方告之。其各味悟斯言。則出迷登清。必於此觀之矣。

堅誠固爲修道之本。能忍尤爲得道之基。能堅則持久。能誠則不懈。而堅誠同具。乃能以入道程也。然堅誠之期。若魔難迫來。不以忍制之。則前途被阻。不返必入於歧途已。故曰。能忍爲修道之役盾。而爲得道之妙訣也。經曰。不難於初進。而難於將成。佛曰。得成於忍也。今武漢兩院。賴觀子剛果坐鎮。年餘於茲。冒風受雨。慘淡經營。彰明道旨。心爲之碎。振興慈業。血爲之涸。始有今日之盛象。道氣將溢。慈輝四放。事業所著。天人共欽。惟是花之豔者人必折。道德高者魔必重。木秀於林。風爲之摧。堆出於岸。水爲之濶。善惡同具。陰陽兩長。而魔與道亦相抗已。立春以來。魔難四張。先以外戰而不勝。繼以內勉而挑播。於是觀誠兩子之間。由不識不知之處而起障已。夫魔與道相埒。術尤廣大。專伺人之失懈。而從情欲處肆其力已。受之者莫知何所。乃變其常態。而以愛者爲憎。正者爲非已。斯時也。真性被壓。靈明蒙蔽。而不知爲是爲非已。濟徒之言。本屬俚詞。無可能啓觀子之格。惟因魔未除。故而見解乃自以爲是也。事之本無。如白玉之無瑕。雖涅而不淄。何意氣之尙哉。今觀子以慮忍之誠。得以覺歸來路。此不特不失已得之道充。而反爲以下各子之師表也。義誠情偏家鄉。他事均置腦後。魔侵所入。亦重於思歸。幸尙不爲所欺。然茲歸心。亦足有害於靈已。

道從亂佈。本吾不得已之苦心。以人神之間。濁塵障閼。罕所感通。非是不足以溝通之也。然亂必藉纂。纂無一塵不染之清靈。靈或弗清。則自魔而人且認之爲魔已。其實不然。何也。大道所包。無在而無不在也。吾胞是道。而人身亦道。魔身亦莫非道也。若就道胞言魔。與人同具於道

。人而魔。人之自魔也。蓋而人。亦魔之自人也。就小充之輪界觀。固覺爲二。而實不出吾胞之真一也。佛氏降魔護法之說。乃從小充爲言也。若修大道。則又弗然。釋迦能受修羅供養。是何故歟。得入大充而脫小充。以自成立耳。所以道之修也。惟當自求諸身。身果克於大成。必且圓通無礙。若認魔爲魔。即是自身不能遠魔。非魔之能與道爭。實道之未至而弗克化魔也。故凡纂之有魔與否。及是魔與否。總當以道之自立如何爲斷。不能以魔而便魔之。且徒自魔。而弗脫魔。以勵乎身之自修也。然而知而頓能悟行者。世猶難得其人。既少其人。則小充自限者且覺可貴。而欲求所以肩乎大道以逆施神明之化。將何所賴。獨是凡之爲累。雖非吾道之病。實成吾道之憂。所憂者何。難乎通神之人以行吾化耳。是又不得不先責望於吾爲誠諸子之慎勉自身之修。以具圓明之智。而作停亂之備也。諸子務當深察後此爲肩之重要。非倍力可擔。萬弗因循而有所懈怠。則成身度世之功於有所歸。而吾數載經營之基。亦將藉以永固已。各各諄持。至望至望。

守沙仙加註。身自有魔。魔逞則心爲魔制。雖有清明之際。而力不足以自明其明。故趨於欲。相惑而通於世。世之人見其肆欲。而惡其魔。不知限之所見而知爲魔者。心本亦具有魔以應之故耳。所以修大道者。必空諸障。無所弗容。無所弗化已。今人爲修。因習於流俗之情。勢不能打破。於多不相容。不能相容。則有所爭。鬥爭。則魔逞其爲。不良種子。無善惡一也。是以修者尙求進功。要非安其器識。不以欲望責人。惟思盡心於己。此古人爲己之學。亦卽位天地參化育之大道也。諸方知之。毋以吾

蓮台聖訓曰。蓋天下事無則多魔。况辦道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真實不虛也。爾等修道者。無論何時何事。不以誠之心來求修。修亦無益也。道中之魔多已。有善魔。有惡魔。有恐懼之魔。有情色之魔。有愛戀之魔。如恐懼者。我能釋之。惡魔者。我能忍之。惟情愛之魔。我不能除之。則魔者磨其心性也。人能明其魔之磨者。必先堅其誠。定其性。方能得其道之奧妙。今太原男院女社之道德各務。可謂進行不慢已。若人稍自放肆。勢必至於於滿。矜滿者志意驕盈。道必因順而致於敗壞。故於順之中加以拂意。正天之成全之也。先抑之。抑者抑其心也。人能終日乾乾夕惕。若本此修之。故曰先咎已。若謂今之拂逆而稍存懈怠。謬已。要知道之修也。一日之遲。千里莫及。爾其勉之。

李聖訓曰。坐得其平。不以其急。坐得其自然。不以其銳進。坐以其適。不以其強求。空其所空。乃得其真。其真既固。自無所惑。無惑無疑。何有其魔。魔者自魔也。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自古如是。人能預防其惑。魔自不生已。魔之一字。上爲魔而下爲鬼。魔者。其心之亂如麻也。其心之不定。如風吹麻也。心有不定。則神舍之主亂也。舍主既亂。純陽自耗。而陰氣漸長。故有疑思之語。乘虛而入也。欲定其亂。先從靜始。靜中潛陽。乃伏陰氣。此所以去魔必先去其惑。去其惑必自空始也。空之一字。其機最難。處空之機。先守其平。雖暴逆之橫加。而我處之坦然也。此謂之一空。久厭人塵。而不棄塵之道。以修於自然。雖塵喧紛紜。若有見若無見。若有聞

若無聞。此謂之二空。日處於喧鬧。而不以爲苦。常息則息。當行則行。當臥則臥。當言而不言。此謂之三空。一空之神。其神定已。二空之靜。其靜凝已。三空之適。其適順已。能保乎此三者。尙有魔之可言乎。是在不求銳急中得來。非坐候之純易克至於其妙乎。

李聖父臨濟寧道院示曰。二氣初分。九圍式廓。大造草昧。渾渾噩噩。乃命靈修。求民之與。玉牒載披。璇符是握。巢燧燭軒。洪荒斯擊。共與三辰。蜚英六合。控鹿御麋。通幽冥漠。參圖將啓。乾德方中。丹書垂帛。黃屋協恭。聖度外穆。精誠內充。上棟明赫。下昂虛冲。辰居拱拱。寅畏虔通。戴高履厚。肅肅維維。兢兢業業。道積厥躬。揚輝寶籙。升耀皇尊。百靈效順。四海來同。元涵萬象。氣攝人鴻。永保天命。邇此道風。然而平波往復。天命靡常。志殊不馴。小腆騰張。上天垂警。用鑒蜩蟬。若如茶蓼。危若苞桑。摧我屯蹇。勵此後康。誦我道僞。求福荒唐。乞靈幽昧。信道昏盲。一唱百和。諸子皇皇。一呼百諾。諸子茫茫。嗚呼。嗚呼。是又何助。一笑置之。吾道何傷。正者自正。吾道堂堂。僞者自僞。吹影汪洋。志殊匪戾。口頭金剛。具在海上。行似念秧。其在江浙。行似流氓。害羣之馬。反駭之狼。忘恩負義。心術猖狂。近口以來。毒饒更張。吾奉命來。驅魔降祥。追其功寶。奪其靈光。開其通衢。其心術。明中天。以警各方。蓋大圓在上。蒼蒼者天。無聲無臭。元氣澄然。是爲邪氣。其害。是爲辰氣。其害。法壇。豈知天聽諦。下澈九淵。天聰不爽。若鏡之懸。春溫秋肅。此謂日月。降降左右。其基嚴。代明繼照。爲萬物先。黃絲將禮。蒼蒼告虔。神安天授。衡玉泰。至誠可格。率爾無忘。

諸子而後。信道益專。敬念民瘼。子惠頻宣。天庥永賴。福祚長綿。天難忱斯。駿命不易。惟德是馨。惟善是契。默懷寅畏。永貞睿慮。無即愒淫。無或戲豫。無弛信心。而忘昭事。無以於穆。不嚴指視。一念之矜。遂萌恣肆。一節之疏。乃一罪戾。一謬之傳。何足介意。若信若疑。自暴自棄。未經薪傳。恐有關係。爲期隨遞。諸子警惕。

劉仙訓曰。道猶路也。人人所必由之道路。然人人亦所難由之道路。何者。蓋道本坦坦之大道。然中多叢徑。大道遠而叢徑近。人誰不貪近而憚遠。噫。叢徑非道也。是魔也。夫魔者有種種之別。有奸惡之魔者。有外患直而內懷險惡之魔者。有誇已功而論他人之過者。不諱謗仙佛之魔者。有作一方之霸而令人畏惡之魔者。種種魔障。不勝枚舉。噫。人之生也。性本和平。而爲衆魔所惑。則同歸於魔矣。噫。道高一尺。魔高千尺。以一尺之道。而制千尺之魔。不亦憂憂乎其難哉。所以道者以慈善爲外功。靜坐爲內功。制羣魔也。諸方偶不稍覺。而入羣魔之幻。陷諸苦海之濱。隨風逐浪。悔之晚矣。

坐可壓魄起魂

老祖訓曰。現在世途。人心流於僞。實非本性使然。而其所以爲僞者。皆不知動靜之分。而各求安守。每爲學習遷移。以動中之動爲樂。不知靜中之動之樂爲可樂而且久也。何爲動中動。太極既分而後。陰陽兩氣。無時不相磨盪。苟非玄黃已有一縷爲界。其不仍即混沌不可。人身之所以能生。亦陰陽兩氣作其魂魄也。魂魄不相離而相守。則身可長存。若相乘而不相安。則性味而命以喪。何也。魂受魂濁以味性也。性味命喪。魂魄離而輪切爲苦矣。究其始因。無非魂波魄動。而動失本靜之分。魂無以制。於是清者亦濁。墮落遂不知其所止矣。何謂靜中動。必能固守清魂。以攝魄體之靜。魄定而不擾魂。則純陽清明。內有所固。外無不照。照處如如。則隨欲可不踰距。人我兩泯。而造化仁愛之機。蘊諸雲台。生生不已之運。悉出於足已。言于今來。苟欲問道。則捨老人所定坐忘兩功。無法可由。坐之爲用。即清陽以攝陰之法也。然之爲用。即養魂以鎮魄之助也。雖云外功。實在內修之要素也。諸子果於兩功不少懈廢。則奎之以漸。成自非難。所貴者堅恒自動。一誠弗息。道即在是。無他奧秘也。

關聖訓曰。清氣上升。濁氣下降。此醫者治病之標本。亦修坐所當明瞭者也。自有天地生物以來。人類物羣。莫不以氣爲撐支性命之物。然而有清濁之分者。以魂魄論之也。氣升於清台。魂爲之主。降於濁者。魄爲之主。主於魂者無不相統。主於魄者無不相戾。故魂氣用事。則清而靈。魄氣用事。靈味而昏。是修者當以清魂於其中。制魄於未起爲主旨也。今之修也。與古不同。古

之修者。修在內者也。今之修者。修在外者也。修於內者。和平坦適。修於外者。矜躁偏急。能求其和平坦適。純任自然已。若以矜躁偏急爲事。則道似進而實退已。故曰道之所在。心寧爲主。心寧則神舍。神得其舍。靈木有不充。靈木有不充者。是吾人之修也。當以今之身。而法古之坐。以求神靈相合。乃可至於其妙已。不然。魂爲魄制。魄因屬動。道乃乖已。乖道之修。何以自衛。既不能衛其氣。何能維其心。此維心所以爲清中之用也。中也常清。氣乃日濁。濁則下降。任督乃不通已。故必以氣之相凝。去其清濁。是清濁之分。不外乎空實也。空中之空。乃謂其實。實中之實。乃謂幻相。幻自心生者。未有不從魂之動以爲屬也。是以古諺曰。屬生於動。靜乃自寧。寧則魄伏而寐寐得其適已。人之於日夜也。日則動。夜則靜。日夜俱靜。乃謂至修。至修之功。養吾魂也。魂兮得養。則動亦得靜。靜中亦自寓乎大動已。人之修也。每每以偏枯爲事。則離道遠矣。

慧真人訓曰。虛明湛然。一靈不昧。含光隱耀。變化無窮。本與神合。道與化同。天之授與人者。初無稍異。然此乃魂之自秉也。泊乎落孽以後。氣血成形。知覺化質。乃靈明遂囿於肉體之中。而化乃拘於意識之域。日漸生長。情與氣並進而操人之主權矣。然此魄之所爲也。魂受理於天。體常清。用常明。生時常安靜仁慈。爲善尙義。而意猶欣欣然。死時聲凝靈明。與天同體。而神每超然也。魄之性常濁。由於人之情欲嗜如日多。乃魄之量亦愈增。常喜動欲慾。其勢親下。每以死爲歸宿者也。及其死也。綜其一生所造之孽緣。如絲纏繭。如繩塗泥。千重萬縷。難或自

拔。束縛愈緊。墮落愈深。必致於生人盡沙。死人無間而後已。然魂與魄非二物也。含生之倫。一經受形。二者翕然渾合。渺難分晰。人之情欲嗜好多一分。則魂之量重一分。而魂之量即減一分。蓋人之生氣。祇有此數。魂與魄乃人之生氣所化合耳。魂多一分。則魄少一分。魂增一分。則魄減一分。人能識其生氣之清明。勤修而擴充之。則魂日增而魄日減。若恣情嗜好。肆欲無窮。奢侈貪慾。則魄日長而魂日消矣。吾見世人三分有二。皆係重魄之夫。終日營營逐逐。爲此污濁之魄需求而不知省。良可慨也。吾爲世人分別論之。以爲警戒。珍饈美味。嗜之不已。此形體之魄日增。差果蔬足以助清明之性。腥羶足以助污穢之氣故也。巧謀神智。用之不已。此意識之魄日增。蓋清居足以資靈明。猗猗足以厚渾氣故也。巧謀神智。用之不已。此意識之魄日增。蓋忘機乃養真之道。思慮乃忘機之謀故也。高官厚祿。希之不已。此嗜愛之魄增。蓋恬退堪以修元。奪競足以損性故也。凡此種種。皆世人日逐營求。猶恐不及。生未幾時。轉瞬泉路相逢。嚮之所謂疑重者。乃迫人墮入泥羶矣。嚮之所謂情慾纏綿者。乃且牽人墮入地獄矣。嚮之所謂意識周密者。乃竟使人墮入網羅矣。嚮之所謂嗜愛希用者。乃竟使人墮入罟罟矣。其種種之筆筆。皆足以埋閉幽室。銷凝草露。永劫不獲自拔。豈不大可憫哉。風根厚者。或可由魄轉魂。則天有路。可希超脫之門。下此營營者流。則漸入無邊苦海矣。乃降及近世。魄轉魂者千無一二。魂轉魄比比皆然。故著此論。使世人明其真相。稍以爲戒。願吾修子其各注意。

乎聖訓曰。道者何。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爲之道。陰陽數守爲天

地。陰陽交泰生萬物。萬物性質雖不同。而道則一。人爲萬物之靈。得人地氣厚。故與天地參。若功用得法。當與天地同壽。豈不知陽生魂而陰生魄。魂好生而魄好死。魂善則魄惡。人能壓魄起魂。迴光返照。卽爲得法。人若坐功不斷。久久則靈氣日勝。光明則日高。光明日高。則接於上乘。自然魄清而魂旺。魂旺則陽盛陰消。久久行之。與天地長春矣。諸方勉勵。志者慎之。香齋寶鼎室生春。煉性明心德自新。悟澈玄經微妙處。石門證果了前因。世之不信鬼者多矣。其信鬼神能明鬼神之理者亦鮮矣。殊不知鬼神之關。卽魂魄之寄。內其身而求。鬼即即在目前。外其身而求。鬼即自屬渺渺。蓋身軀者質也。魂魄與質相依也。魂之升時著爲神。魄之降時著爲鬼。魂者靈之體。魄者氣之用。靈能奴氣。則心性明淨。如登九層之天。是人而神也。氣若奴靈。則宿業執染。如墮九淵之深。是人而鬼也。魂能化魄。魄能制魂。其理至明。奈何人之不信也。吾。

師降靈救世。屢以和氣養靈爲言。而人漠然不顧。日趨鬼魅之途而不知返。譬如孤舟遇浪。終必沉淪。良可哀已。諸方環顧今之世界。人世耶。抑鬼世耶。謂其爲人。則完全氣魄用事。謂其爲鬼。則明明五官四體。往來於光大化日之中。嗚呼。此浩劫之所以重。天災之所以流行不已也。諸方爲吾門先覺。鬼神升降之理。想均明晰。當以斯義化導羣迷。歸於正路。則諸方救世良人之責可無愧矣。其各勉遵。

若以道中之堅而言之。則其堅於始終者。不數數觀也。若以道中之恒論之。則其所行者。本之

有也。有堅有恒。乃有其正。有其正而不出乎勉強者。可與言其中已。非修者無中也。以時之所遇而爲之變已。變也者變於魄。故修者必先截其魄。魄之正者有之乎。曰未之聞也。魂清而魄伏。魄伏則正已。是人之坐也。必先以不息爲息。無念爲念。而後其息自運。其念自清。無魄惑之擾於其中已。雖富貴之來也。而不我不以爲得志。雖貧困之加也。而不我不以爲憂患。庶幾道之行於身者。可以言乎其素也。素也者。純白無染。純虛無物者也。無染者自其清。無物者自其化。天運若是。而人之運也。亦必有以成其堅已。

坐可却病養年

老祖訓曰。道德並重。故能壽至期頤。去而上仙。其有不及其年而殞者。是功行未能及耳。是內功尤必須勉進。而後可爲外功之助也。語有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本在於何處。品方必曰在乎心。夫心有妄慮。則不能靜。不能靜。則心所持以爲養者。無所依矣。故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之要。惟在靜坐。坐得其守。自無病障惡侵矣。諸方試思。缺坐列入過則者何也。恐諸方日久因循。一次忘坐。則逐日不欲坐矣。而大奸之風基。永墜沈淪之鄉。無返本之日。豈不惜哉。諸方勉之。

渾渾漠漠。悠悠漠漠。純陽純陰。若有愚蒙。無極太極。一炁成形。彌綸蘊化。妙超含生。天地無外。至正至公。參悟須坐。首在求靜。各方細味前句。方能知坐也。有無限之坐趣。非求靜而進於枯禪者。所可同日論也。世人之不知坐爲必須之務者。多以爲坐則靜而弗動。不則何以求健。不健則何以求壽。豈不易生疾病而反不能靜耶。不知靜極生動。動中復靜。靜動相生。而鍾育之妙。循環流通。不求健而自健。不求壽而自壽已。各方當能體悟之。而新進修諸子。每求療。或求速效而坐者。非坐之弗能却疾。非坐之不能顯其成效。惟坐之先不可有所着念耳。故任自然之語。尤爲重要。則能臻不求而得之境。其怡愉爽適。四大皆空時。而身與天地無界。所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得無上上乘之秘者已。各方味之。切要切要。

慧真入訓曰。夫修養之道。貴於保元。人生氣血獨厚。人靈最優。故歷世萬物。皆供役使。惜人

不知自重。日趨於名利之場。凡於修養之道。毫末講求。欲稍明其意者。亦須解此爲何故。乃人心爲物欲所蔽。真光斷喪於冥冥之中。而自不覺。於是先天之炁。日見淺薄。則疫癘邪障。亦即乘隙侵入。此即人之病魔所由來也。凡欲却病延年。首宜靜其身心。心靜則萬事無動於中。百惡不能搖動。則真元自固。氣自充實矣。又何慮真元不守。魔擾道乎。故

師大道。首重靜默。調息真元。即是意也。深願諸方。宜首靜字功用。多坐多默。不但却病延年。調養真元在此。即成人利物亦在此。諸子其各省悟。勉之勉之。

濟佛訓曰。修道有內功外行之分。病亦有內感外傷之別。感於風寒暑濕者。發於外而蘊於內也。傷於喜怒哀樂者。感於外而病於內也。人之五臟六腑。各有所主。設有偏勝。人必病已。如能審其五行相尅之理。酌盈劑虛。過無不及。則氣和而神固。內蘊不生。外邪不入。病又奚自而來哉。是故君子首貴乎治心。而又貴乎克欲也。蓋能克欲。則去喜情化爲元性。去怒情化爲元情。去哀情化爲元神。去樂情化爲元精。凡情既化。元氣乃充。元氣一充。則風寒暑濕。自莫由而入。此所謂充於內而防於外也。然期克欲治心。非從靜坐入手不可。諸方識之。

災癘之後。疫癘隨之。自然之理。不克不防之於事先。免致衆生更多死亡也。然則防之之法維何。曰邪不侵正爲最要。各方能坐功不缺。正氣盎然。烝固神充。雖疫癘不克侵入。至服藥之法。是第二步已。其他如節勞節食。寒風珍重。均不可不注意也。各各切記。

孚聖訓曰。內功不可偏廢。吾

師屢訓之矣。能實力奉行。固不乏人。而視為空談者。亦屬不少。是不知坐功之有益於人也。夫吾謂坐功。則可知病延年益壽。何以知之。以其久坐則心定。心定則氣平。氣平則意和。意和則性空。性空則週身血脈順行。而無所阻矣。血脈無阻。雖有冒風感暑。而坐則能却之去之。則病何由而生也。吾所謂延年益壽者此也。諸方知之勿忽可耳。

師道救世。不以矜術。惟貴默平。蓋世之所以紛擾。皆不默而失其平。遂乃誇矜而都思術。其實功能未克見真。而智慧徒傷刻露。根源日涸。因使巧譎。不肆於家國。亦必流毒於鄉邦。試觀近歲以來。人心之肯以讓自恬。而求所以略保初來之性真者。既所罕觀。而營逐以圖一逞不可必遂之私慾者。比比皆是。此何故哉。均不審身之所以能活者。當有其修術之道。斯能活耳。乃轉不顧其身。非獨修術不講。直使藩籬盡撤。欲期活之得其一時之快。究之所謂快活者。果克長享乎。姑無論不得快活者既十八九。縱得快活。亦不過僅如曇花之偶現。此又何故。以皮之不存。毛安可傳。實身之不修。心徒作妄使之也。是以吾

師度化。首以坐旨為導。以人身之存。惟氣聚而後精凝神固。三寶弗衰。方克養年。故非靜功不能聚其氣以凝固其精神。而欲有所為於世。尤非有此三寶之存於內而形諸外。則動止云為。必易失其分而流於欺。所以靜者惟精惟一之大道所從託也。諸方既各具願求修。而誠齋復逾恒泛。果各從茲於身先圖所以自靜。則他日性天葆其真朗。發為慈光。舉救世成已一切功用。必皆由今日一念之誠基之。以擴充於無窮無盡之善境。而達吾

師妙山之妙奧矣。求靜宜坐。亦即度化之本。諸方其勉諸。告有厚望焉。

達摩佛訓曰。人生秉賦。受命於天。其氣獨厚。其性最靈。天生萬物。未有過於人者。是以人列於三才。可與天地並永。惜人不知自身之要。自作自踐。深可惜也。蓋上古之人。醇樸天真。心無雜慮。其氣與神俱化。人神合而為一。無疾病之可言。咸延年而益壽。皆由舉止合乎天心也。今人何獨不然。皆因一團私欲。團結於胸。其靈為物欲所蔽。先天性真。日形淺薄。精神斷喪於渺冥之中。時屬輒中於心身。疾病所由來。天壽亦從此致也。人欲却病延年。必先靜心。必先靜坐。坐久心定。心定神靜。神靜身安。身安則無慮。無慮自得。自得則氣充。氣充則體健。猶慮身之不安。壽之不久。吾則未之前聞也。吾

師大道。以靜坐為修身入道之門。即是意也。凡古來聖神仙佛。莫不由靜而得。得而慮。慮而安。安而靜。靜而定。定而知其所止。是回乎先人之源也。諸方宜各省悟。却病延年是在是。成仙成真亦在是。其各味之。

精氣神為人身三寶。宜善修養。修養之道為何。坐也。靜坐調息。不但為修身之本。亦立命之寶筏。坐久心定。心定氣固。氣固精結。精結神凝。神凝靈充。靈充慧生。慧光罩體。得天地中和正氣。不仙亦壽。是不求仙而仙體已俱。不祈壽而壽命自永。又何畏世之疫癘橫行哉。今之人常為病魔所擾者。皆由於心不能靜。氣不能平。性為私蔽。靈為欲味。以故身為之萎。氣為之弱。神為氣散。外邪內侵。不死亦病。是雖防病而病根早種。雖畏死而死期亦決。此即仙凡路殊。壽

天判別處也。老子面壁十年，亦不過心經決定。則精凝神結。萬劫不磨。其各注意。

世人祇知樹皮草根可以醫治人之病症。實不審察其理。竟何在焉。故曰。國手善治。莫若人自善。養。如養之在於素功。必能心平氣和。和則致中。不使少有腐惑擾動。靜養守其自然。飯定於坐。坐久能守。自任督相通。運行四體。出乎自然之境。又有何病之必須醫藥哉。

陶仙訓曰。彼覆盆。盆彼載。轉轉三元遞嬗。四序迭更。消長倚伏。絪縕紛紛。榮枯互見。殺殺生。孰網維是。孰主張是。孰推而運行是。天地莫得逃其數。閭闔莫得逃其運。聖賢仙儒。以成。日月星辰。以明。千仞之巖。而水潺潺焉。萬丈之淵。而火焰焰焉。其故維何。曰。氣是己。氣放之。則包乎宇宙而瀾綸焉。縮之。則飛塵之微。而有容必入焉。雖廣被動植。要不外感覺靈感二者而已。化感之質。固無抵抗之可能。有朝暮焉。有日月焉。有歲時焉。一任其感焉。而靈感則不然。晨昏為之備。寒暑為之禦。是有靈焉。感而不覺。預備無患。似不致與草木同榮枯。而有以護待其生存。乃無何而紅顏白髮矣。而糾糾頹唐矣。無他。有靈而不知養。有氣而不知固。固我之陰。以禦外界之陽。固我之陽。以禦外界之陰。却病延年可也。長生不老可也。即仙佛聖真亦可也。上元之世。氣質渾灑。上壽千年。中壽五百。下壽百年。故曰百歲之天。而不知交易。無所好惡。老死不相往來。氣靈無所耗喪。生而為人。死而為神。神即人也。人能聚死故聚也。迨夫中元。智慧開而道德漓矣。聖人生而政治出矣。姦佞滿朝。而忠臣顯矣。忤逆盈庭。而

孝子彰矣。究之美玉成而璞不完矣。上元之氣衰過半矣。所以聖賢仙佛。以中元為最顯。而元氣元靈。亦以中元擊喪為最甚。雖然。上元之世不可期矣。邈矣莫可徵矣。即以中元聖賢仙佛論。何莫非造端乎肉體。完成其氣靈。耶也。釋也。回也。老也。仙也。無一非生時之姓氏也。耶之博愛。博愛之旨。即耶之氣靈之所寄也。世無博愛。即無耶矣。釋之寂滅。寂滅之義。即釋之英靈之所託也。世無寂滅。即無釋矣。回之清真。老之玄妙。儒之忠恕。其例一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氣渾陰陽一也。五官相用一也。四肢相使一也。五臟相濟。六腑相制。亦一也。而彼則壽齊天地。我則朽同草木。是真大可哀也。可哀不暇自哀。又不得不歸咎於好惡利害之大明也。不知好惡者。斬靈之利刃也。利害者。殺靈之大賊也。好惡斬於中。利害斬於外。幾何其小滅除淨盡也。倚伏之象。太明乃太不明也。師曠中元之替者也。五官不完。是人之所深惡也。而師曠自替正音。孫臏肢體殘廢。舉世之所大賊也。而孫臏因殘修法。他若塞翁之馬。倚伏利害。尤為覺。焉用趨避為哉。先天特賦至寶也。惜之護之。可以延年。守之固之。可以長生。擴之充之。可以神聖。而人多忽之。非徒忽之。又從而戕賊之。聲色貨利大賊也。而舉世趨之若鶩。損精靈而不惜。耗氣質而不知。一任其消散復歸於彼覆盆。盆彼載。轉轉萬象。輪轉而已。此聖賢仙佛之所以尊。而上元人神無異之盛。益遞不可觀。可慨也夫。

蕭祖訓曰。天地陰陽之化合。和而融流。是使循其自然而衛焉。時有四季。天有風雲。而殺育物羣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象四時之生殺也。夫人之身。亦象四時而葆之。順陰陽之氣而平守

之。母使其稍戕其時氣。毋待調養。而養早伏於自然之中已。苟素不克順其平而葆之。使其成疾。思藥以療之。吾知明達者所不爲也。故人立身保體。必從其平而葆之。庶不失真正保養之藥耳。欲平其平。是又不得不研平之方也。研平必順氣。順氣必賴坐。是坐也。乃平默養身制念之要鍵也。喜怒哀樂足以致疾也。故一平則息。息則雖有喜怒。難加諸我身我心已。若待患於內始以藥投。亦不過以蘿補屋。欲其久固。恐不易易也。吾願世人當悉以平默爲養身之藥石。毋待其漏而補之也。

夫病何由至也。莫不云氣候不齊。身軀衰弱。陰陽不克相運行而生也。究竟陰陽爲甚不調。蓋人有身不克自葆。以久習於晏。不能覺其週身運行之脈絡。以致相阻氣久。忽發忽隱而爲疾也。及其疾已。方思以藥補救之。是不若慎於平時。起居飲食言語皆謹。不致引其外氣相阻。以守素行。不使心存有喜怒哀樂之觀感。則心氣自清。身脈互流。運行弗已。是又何疾能病焉。吾知其智慧者。當知葆身養性爲却疾之良方也。欲如是以致之。世有修之一道。而可造其端也。是修也重坐。坐則靜。靜則定。然後一身百絡。運行益氣。返性培靈。雖有喜怒哀樂及於耳目。則心無所動。是則養生却病延壽之寶筏也。諸方其各味之。

蘇仙眉山訓曰。蘊造化者爲先天。育人物者爲陰陽。凡理氣之秉賦。二氣之流行。諸有雖一。而動靜分焉。太極有兩儀之判。而後五行頒布。化生男女。男女化而陰陽動靜之理。乃更昭明。動陽靜陰。固所以象天道。然則奚必重乎哉。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孔子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而復詳申其動靜之理而釋之曰。仁者壽。古聖垂訓。至深且遠。此證之易訓而可明者也。而人之體質尤有當然者。或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其故何也。予曰嘻。子可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戶樞流水之喻。非如斯之解也。尤非爲今人而發也。古之人者。秉氣厚而修養異。凡夫戕其身亂其性無有也。故腦若金而髓若玉。耄耋期頤之年稱中壽。先天如此。則古之人固無事於動靜之間矣。其動者體。其靜者心。故能全性而完其真。戶樞流水之言。所以補其不足也。而今則不然。慨今之人。物欲橫流。氣質脆薄。而後天復不資補救。習俗從風。以致世稱濁世。人爲弱種。狂瀾滔滔。誰使之然。曰人心所使。人心何所使。曰在乎多欲。人心多欲則道心微。而浩劫是劫。劫網所遺。復以戕靜之斧伐之削之。嗚呼。人數之存也幾希。方今之人。其多欲其矣。故視道德爲迂闊。巧言飾非。以縱厥欲。古人動體而靜心。故動勞以舒其四體。恬淡以養其道心。而今人否矣。心應靜而動之。體應動而靜之。故自以爲調攝適宜矣。而究其既也。亦惟促其生而敗其身耳。近季以來。七十之年。已謂古稀。而耄耋期頤者。稱無上壽矣。吁悲夫。然欲民之壽也。其惟教之以靜乎。吾之云靜。非今人之靜也。要在靜其心。靜其性。以及眼耳鼻舌身意。無往而不靜。則動者自動。靜乃真靜。共濟而不相妨。此古之靜也。欲法吾之靜。先在坐以明其性。復淡泊以養其身。更恬定以存其心。然後元氣固而本靜復。風露霜露。不能侵其體。威武富貴。不能撓其心。浩然而中正。屹然而堅剛。則不期其壽自壽矣。吾故名斯說曰。靜以養年之說。紫仙天士訓曰。人身一小天地也。天以清空。故上浮謂之天。地以寧靜。故下凝謂之地。人身何

以同天地。因神之清。魄之重。所以同也。惟人生濁世。可以動魄之惑而擾神之恬者。爲物至夥。少不自持。則爲物欲所中。魄既動而不靜以守其重凝。斯神受攝而失其清淨。不靜不寧。臟腑失序。而沴厲外來之氣。乃即乘隙而入。此疾病所由來也。猶之人配天地爲三才。所以致中和參化育者也。乃背道反馳。使世界呈騷騰之象。天地亦遂失其清寧。而劫變漸以頻仍。是其氣候感召。天地與人。實同一體。所謂人身一小天地者。必使神守其清。而魄定於靜。各安其分。不爲物欲所惑。病自無由得入。而身必獲其康樂矣。惟欲神之常清而魄之不動。非求靜功不可。靜功之要。莫要於坐。坐之能臻乎靜之妙。又莫妙於先天之坐法。今日侍壇諸方。既各盡知斯法矣。此後貴能堅恒以守之。果各無怠荒。則却病延年。猶其小焉者耳。其各詳審而姑試之。他日當知吾言之非謬也。

上古之人。心性樸實。無情欲之擾。是以病魔無隙可乘。降及中古。人性漸漓。六根五濁。漸繞心房。然猶可持靜息功夫。病雖得入。尙不致摧殘生命。降及今世。人質愈見澆漓。耽嗜聲色。遂使稟賦之氣衰微。則疾病得中之矣。在修諸子。須以靜坐爲却病之良方。其各勉諸。

坐可養靈復性

老祖訓曰。度人易而度己難。度己已難。而慎獨爲難。慎獨不難。而率性養靈爲尤難。際茲上下元互相遞演之秋。新陳代謝之日。世風之衰。道德之敗。其此爲甚。世人無日不在嗜慾之中。魔惑之境。慎獨者無人。而率性養靈者更無人。真精喪失。元氣耗亡。靈之不可清。性之不可率。故其方少而壯。方壯而老。方老而衰。一轉瞬間而人事盡矣。腐同草木。命等蜉蝣。良用悲哉。尙堪謂之度己度人乎。今之度己度人者。必先自養靈率性始。人能養靈率性。則德無有不臻。獨無有不慎。體質不敵。精神常爽。百憂不能感其心。萬事不能勞其形。思之所接。慮之所及。清已靜已。心境坦然。以之應世。則有容德乃大已。以之待人。則無欺心自寬已。孟軻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即可養靈。養靈而後身修。身修則家始齊。國始治。天下始平已。古今大有爲之人。莫不從靜定二字去尋功夫。今吾老人降世以還。救度之旨。端重內外二功。內坐外行。慈善日濟。則吾願足矣。諸子其各勉之。

濟佛訓曰。修道煉性。正己化人。六塵不染。其惑何侵。世人不悟。情慾傷身。喜怒哀樂。偏重而尋。煩惱妄想。憂苦身心。欲知修煉玄中之妙。必須空空洞洞。出於自然。耳不聽。目不視。鼻不聞。口不言。視聽言動俱無。而心自靜。煩惱自除。妄想亦自滅。煩惱妄想俱滅。而此靜中之妙。由是而發動之機。自必漸見其效。此之謂修道煉性之要。諸方得其奧妙。豈不樂亦在其中與。

孚聖訓曰。諸子須要明道爲何道。靈爲何靈。道者大道也。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之爲道。是人生之一刻不可離者也。與道教之道。雖與理一宗。而其修法不一。若誤會專在練氣上用功。則左矣。靈者。人人俱具有至清之靈。惟因人欲蒙蔽。以致將固有之清靈。而變爲至濁之惡氣。人欲返回本真。須先清我之靈。卽孔聖所言明明德者是已。今之清靈無他法。祇有靜坐功夫。功夫深卽智慧明。凡事之大小巨細。無不豁然貫通。行茲者亦須由內功求之。心地光明。萬能皆備。此自然之理也。至養身長命之說。更其末焉者也。

周仙濂溪訓曰。永墮輪迴。永不出劫者。作不善之人也。永登樂土。永觀逍遙者。作善事之人也。欲出劫不入輪迴。永登樂土。而觀臻逍遙。非善不足以致之也。然則偶行一善。而自揚於人口。吾行善事矣。吾是善人矣。是則必致旋得而仍失。其善不足以償其矜也。故書云。有其善。喪厥善。其原理不能不爲諸方申明之。夫人之初。未有不善者。以既生之後。先天一點虛靈。爲私欲所惑。事務所侵。則靈昧而不清。如鏡之染塵。水之經風。昏而不明。波而不照。欲復其本然之善。非吾

師之道不可以復之也。吾

師之道。乃先天之大道。得其玄關奧竅。守而弗失。自然心靜氣平。精固神凝。與衆相化。而性自可復其初。斯時也。無善亦無不善。渾渾噩噩。善出於自然。不期善而自合於善矣。豈偶行一善。卽知足者。所可同日語哉。

蘇仙東坡訓曰。居今之世而言乎化。難乎否耶。天地覆載。人物化生。清氣日薄。其質日脆。理氣秉賦。初無二致。削斲至於斯耶。蓋有道矣。上古之時。俗朴民醇。人皆多壽。元氣日消。搖精勞形。機械乃生。而後天地之運。互相感應。而劫乃成矣。故謂天發殺機也。然世界和平。將永不能成乎。曰否。三才定位。人居其中。固所以補造化之不足。故云人定可以勝天。天聽本自民聽也。人羣進化。已臻其極。天人分線。正值轉輪。剝復之機。於焉隱現。斯時也。固一髮千鈞之時耳。欲正人心以化世。則必先清其靈。靈清而慧生。慧生而理明。而後不達於仁。乃可希也。靈明能清。必自坐始。塵俗擾擾。坐之可靜。心君既靜。其可復於禮也昭昭矣。狂瀾萬丈。挽之者誰。吾成此說。未嘗不慨世之無人。而深有望於諸方也。

坐能超凡入聖

老祖訓曰。道不遠人。乃燕之真。人之離道。是魄之惑。凡在吾門者。首須葆燕之凝。次則屏惑之侵。燕凝惑屏。而後慧生。慧性既明。而後真靈自充。是則後天之渾渾。返乎先天之渺渺矣。渾渾何謂。渺渺何謂。一為私障之擾。一乃固有之清。由於紛擾而入於清空。是則其靈有不圓凝者乎。其道何在。在乎厥坐。泰華之高。江海之深。惟吾之坐莫測其然。是則出劫入聖之先務也。天地一小大極也。人生一小天地也。法乎氣候。備乎陰陽。是為造化之構結也。先天孕化之明證也。然則人之本何在。是在乎圓靈。圓靈皎皎。是為靈台。今之生理學者。以關海心房。為人身之靈本者。良有以也。昔在鴻濛以前。天蒼蒼而地茫茫。其時人類山川鳥獸草木。相繼化生。而惟人最晚。及其生也。腦凝髓固。道之寄也亦獨純凝。古多壽世之民者。職是故耳。故在其時。固人人而坐也。亦時時而坐也。及夫近季。坐久失傳。流弊滋生。不堪殫述。視而不挽。吾獨何心。於是此上元坐法。乃公於茲世。所冀拯衆生於九幽。使之各返其本原耳。坐宜循進。弗尚躓急。其精詣玄機。觸類而伸。坐久自得。自有靜觀之境也。是在各各之進步若何。可得其究竟已。

人生所以劫劫不復者。後氣不調。精神難聚。不聚則渙。渙則散漫莫收。遂乃隨業識粘着。輪輪轉轉。迄無已時矣。故修者欲脫輪劫。必從固氣始。能固其氣。則精聚而神凝。三者合一。則靈明品結。見乎性天之朗然矣。此回光返照而成金剛不壞之真身。非有別徑也。淨土彌陀。修法畢

簡。是攝各宗之要也。蓋有後天。實始於一。可知一乃後氣之始。修歸於一。必心一也。苟得其一。便得返乎先燕。而成不壞之身。所以淨土在西。西者金位也。金者堅也。亦即不壞之意也。人必有不壞之身。乃克言其度化之普之久也。欲求普而且久之度化。要非致力於堅一之修無能為也。吾自講道以來。曷諸子為修。必講其一而堅者。實含深諦。若不領會入於微渺。則舉一切養候功行。靡有能脫後輪之運。欲超出人天。得無上果。無異癡人說夢。終無了澈之一日。其苟細尋得竅。自知吾言絕非誑世者。所惜人生宇宙。先各存為大觀。不知人生宇宙之外。別有一竅。包陰陽而旋環弗息。可以造人生宇宙者。在乎不可聞見之際。於是自局自縛。徒染諸業。不肯自一其心。以求返乎初來之淨。是可慨爾。惟願諸子精以思求。得其妙則無所不可。萬弗妄奮紛擾也可。

孚聖訓曰。諸方數載竭力肩道。度世心幾於善矣。但宜修身體道。不可為善不終。迷於貨利。須敦謙倫常。廣積功德。能如此自然非凡夫矣。非凡夫則仙真可冀矣。世之愚人言常人何可證仙真之位。豈知斯世斯人。已於酒色虧厥天倫。昔

老祖降塵。輔道證仙果而歸天者。尚得十之四五。其餘或迷於酒色。或陷於利祿。靈根喪失。復陷輪迴。良可駭也。今日

老祖憫世道波靡。率諸天衆真降壇闡化。惟望世人力行善事。以挽末劫。惜世人執迷不悟。不肯

回頭。大負

先祖救度之苦心。有志者祇要內重坐功。外行慈善。雖聖賢亦可希。仙真亦可到也。且自古成仙真者。無不產自人間。非生即在天也。不過把五倫八字。看得明澈。儘得切實。一辦功德之事。勉力而爲。迨至功夫圓滿。靈炁上升。真元翕聚。彼極府天階。自可企及。諸子能遵吾所訓。異日自有善果。

慧真人訓曰。天地至大也。宇宙至廣也。人類至繁也。自往古而及來今。來來往往。攬攘熙熙。其間遇與遇耗。不知凡幾。而能爲聖賢者。億萬僅觀一二。豈聖賢果不可企及哉。特人不肯爲耳。先哲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洵是說也。是聖賢皆人人可爲。而爲人者亦無庸議矣。現世人安於卑陋。每以聖賢爲寬絕而不可企及。自待若此。則是自甘於什百庸衆。而爲庸流下愚人物。可不惜哉。嗚呼。聖賢往矣。而平生嘉言懿行。皆留於簡編。載之史冊。夫何嘗標奇立異。人能若此。轉貼而行。縱不能齊驅並駕。亦不至有虛生之誚也。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吾願各職修方立志修身。以聖賢爲式做。方不負吾師之厚望焉。其各勉旃。

韓仙文公訓曰。上界無濫進之名位。人世無枉勞之修持。古聖仙佛。所以超然天界者。厥惟功行而已矣。德施及物謂之功。勤苦自持謂之行。物我兩忘。人已變度。卽此功行。可以深造於無極。有志者祇修內省。自保元真。詎存希冀天位之私。然而天爵所加。祇符人爲。甄德錄績。無毫髮之或爽。非云報施。亦功行感召所自然耳。夫上聖至神。三清五行之天界。誠未易遽有所攀躋。

。至於彌羅天下。欲色無色各界。二十八天上下諸仙真。已達二十九萬有奇。其始皆人也。卽皆功行所積也。一爲天仙。福德並隆。威權兼赫。統屬諸神。宣參天化。玄功所積。上升太始。其體至德却而不壞。一爲金仙。有福無權。逍遙諸天。清淨自樂。但至享受既盡。仍爲造化所驅遣。而有墜落之時。蓋天仙猶塵世職官。權位在握。是功行並至者也。金仙猶人間科第。虛名暫擁。是行至而功不足者也。彼此相較。功之視行尤要矣。彼夫堯臘禹跡。舜琴湯網。雖無靜修。尙膺帝心之簡在。矧加以精誠玄功。秘叩真元。有不卽時上升乎。凡夫飽嘗世味。亦頗厭世之苦。惟是溺欲而不修。或修焉而自善。私利未淨。卽欲證金仙之位。亦不可必。遑問其上乎。夫惟含真保性。密叩玄關。禪定得慧。脫胎現嬰。復如道者丹成。猶奔走而佈德。菩薩得果。尙辛苦以行施。如是而仍沈跡濁俗。散誕下界。不獲披雲錦五銖之衣。醉王母九霞之觴者。吾未之信。

坐功初步

老訓曰。道有三乘。上中下是也。道有九階。玄虛奧精無有極基動靜妙是也。三乘之中。惟下乘最易。其實下最難也。九階之中。惟妙獨行。然而實不易言也。自兩儀胚胎以來。下而深固其根者。地雷復是也。自九轉妙還以來。杜門之巔。能衝而行之。得其虛坦若無物者然是也。復見天根。生生之基。與無無之積。乃克以立。然而處處自然。處處逆若其順。實不多觀其人也。今之人也。知修道者衆已。其初步功夫。能知所以然。而不致失足。貽隱患於將來者。有幾人乎。故曰龍虎交並。以意引之也。龜蛇相合。以炁導之也。意者真意。炁者玄虛。真意之意。其意執主。玄虛之炁。其炁誰凝。是又不能不與諸方評論之也。雖諸方聽之貌貌。而吾不能不諄諄以告者。因終身之修。即在下手之初姿。突得其自然。得其修已。突得其逆。則弗得其修已。然而亦有從逆而入乎自然者。是必視諸方夙基若何耳。順之者遲。逆之者速。遲速之間。少有不慎。非特修也無益。而又有害在其中已。所謂害者。害乎其炁。害乎其意也。炁害則日消。靈害則日散。意害則日惑已。以三者之害論之。則丁夫功候。必從真靜之始而爲之動也。其所以爲動者。兩者不偏耳。修已於昧者。其心固可倚已。然而修於昧。而恐人之知乎吾之修。與夫自了者。皆不足以言修也。甚或有內外皆修。而以昧爲昧者。其害固大。以昧爲昧而不知其昧。而仍以爲明者。其禍曷可勝言哉。故曰。修道有求人知者。有不求人知者。求人知者。是使人知吾之真妄而爲修也。不求人知者。使吾行茲而不借以爲名者也。二者之要。在初修之日。即當究其

真源。而後不致入於所歧者已。何以言之。因其無所歧。則知從何處生也。故必主意乎下。動炁於妙。乃能得其自然也。自然之宗。大道之光。是以從下乘而諱守其妙。以合於坦然之適也。夫所謂下者。在後天之修也。後天之修。無一處不着於念。無一息不從其動。因其念而入乎無意。因其動而返乎靜。斯即修者之下乘之上已。其理也至明。其光也至微。至明之理。有時而昧。則永乎下已。至微之光。有時而危。則終乎人已。故曰。上下之分。在於毫厘。天人之判。定於幾希。蓋言道之難也。故曰修乎內功者。必言外行。外行者何。慈業之基。以行慈而維道之謂也。修乎外者。必有內功。以求名爲上而昧。而行其所行。以去其私者之謂也。若然者。後天之功。返乎先天已。下乘之候。至於其上已。衆妙之門。玄之又玄已。杜門之極。從坦而立已。有此數者。而去夫驕矜。守以和容。則天下莫不求其歸而自歸焉。修爲之福。不求其成而自成焉。是非道中之大光乎。是非道絃中之道絃者乎。果也研其理。亦無深處。果也視其光。亦無微處。日用尋常之至理。在人不可細察而忽之。則綱領之繫。不覈焉乎其難哉。

一炁之化。萬有是成。靈神之縊。肢體乃強。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健者氣健也。不息者神不息也。自強者靈自強也。氣之聚也。乃可化炁。炁無不包。是曰行健。神之凝也。誠以守之。靜極而動。循環不息。靈之清也。在於無爲。無爲之功。妄念乃消。消濁正清。去偏存正。本有不強者也。蓋天地之道。無非炁化氣成。因炁之化。神也先賦。因氣之成。天聚於心。氣化靈固。性也在是。炁蘊神清。命也在是。性命之賦。一息之間。息運乃存。息已乃亡。惟聖者

之功。乃能若存若亡。若運若已。似息而非息。似動而非動。是吾人修身之功。必從性命爲始。而似動之候。皆於若存若亡。絲絲之中現其虛靈已。各各修功養候。善悟爲主。善覺爲輔。果能默悟。則時知而無不覺。所謂悟者。至其時必有一定之運轉。其覺也。庶乎由無而有。由虛而實。惟不能以有相求之。方能如知自在已。然性之體。本虛實無。所謂相者。以其至靈之體。故極虛以爲運。虛極而實。卽性命於性體之中。以之修養。性命也。以之動作。性命也。以之思慮。性命也。以之覺悟。性命也。是四大功候。莫不出於性命。而其運轉以爲形。循環以爲相者。非性命爲用。乃氣靈爲用也。卽氣靈亦主虛之體。其用也亦不能以形相求之。故必推爲實體中之脈絡臟之運用而已。何者。坐之定也。氣血循環。脈絡貫通。是時也。性命靈神隨之運轉貫通。其形也孰可得而見焉。其相也孰可得而視焉。既弗能見。又弗能觀。惟此覺字從悟中而來。故必以時至也。是以時至則無不覺。氣通則無不悟。其不覺不悟者。仍有塵濁欲惑難於其間爲之障礙。使然氣相搏。陰陽相戰。時雖至不覺。氣似通豈能悟。況時必不至。氣必不通者乎。坐息定悟。惟在此至清之息爲之融化。則性命形體靈氣脈絡必合於一而無所障礙已。各各數載修功。性命相合者尙鮮見焉。而況八者相合。百人之中有三。卽云善。况百之中尙未必有一焉。此修功之所以難。而行健尤不易。是不息者豈能終始若是。既不能終始不息。則自強之功。又豈能因強而化而成而悟而覺哉。老人因各方修養之不易。故不惜三訓五誠。使各方皆知性命虛體之化。莫不由於息運。息運之功。不能不從靈神相凝。靈神相凝之功。又有靈氣相融。靈氣相融。其修者之要旨乎。

。以氣言之。然爲虛。氣爲實。虛實相化。在於無形。無形而有形。乃可以水斯靈以養之。而時之動也。隨時自知。知而卽情。悟而卽覺。雖坐坐候息靜。以無聲無相爲主。而在體出之分。實無聲相中之有聲相。有聲相中之無聲相也。各各試以初守至入度後悟之。則知其中之有聲相無聲相已。初坐守至。凝清氣也。清氣若凝。靈神自固。息運無阻。由是而周運不息。則行於上卜者。無所不健。日新又新。非自強而何。強者氣強也。氣強乃化靈。靈化虛神自凝。虛神自凝。則珠胎暗結已。其中之功靜。有無聲相。均於不識不知而默悟之已。雖悟亦不自以爲悟。則行而固。自可如是而時。是以不可以枯灰爲修。恐昏沉以坐爲睡也。坐不可固。恐虛感水。其中。以爲亂真。以陰惑陽。則氣必不能通。雖欲悟覺其可得乎。見則動靜之功。靜極爲性。靜極而動。命卽在是。息靜之時。實與性相。而靈動於虛。相現於空已。若出體之息。身相聞。性命墜落。修者不可不慎也。卽以呼吸而論。坐時必以無爲爲真。然吸者有至聲於內。呼者永靜於外。其功也斯至已。若以內聲爲腸鳴。外靜爲枯灰。則又謬已。噫。動靜之功。似卽似離。少有不慎。性命墜落。而靈神氣精。亦因之而亡已。各各日言坐。個中妙境。當有悟及者。悟已必覺。覺則培養。乃可造乎無上上乘。是在各方之默悟潛養。身體力行之功已。各各以堅恒誠三字修其至虛。庶幾幻相必不惑我至清之靈。而身心性命。打成一片。先陽不墜。後陽隨化。功業之成。皆從緣功黑項之至功。以合天行之健而自覺不息已。各各勉旃。

運其氣。有外無內。不能因其氣。只憑氣之相凝相固相連相通者。在後人。由此身心以爲藏性正命之基而已。今試以基礎爲言。性命不得其養。則基礎不能立。欲立基礎。先靜其心。靜心然後正身。身正性清。性清命固。命固氣連。氣連氣凝。氣凝而後有形無形。有相無相之基礎。皆立於至而至妙之身已。問這何在。在坐曰性。在慈曰命。坐而有其功者。氣與氣交。坐而有其候者。氣與性合。慈而有其形者。性與命立。慈而有其體者。命與氣通。氣通則通上通下。化有化無。皆爲自然之體。皆爲自然之用。在先天無爲。而色形化生。在後天坦適。而形色堅固。化生者。從體氣而言也。有其體氣乃有形氣。有形氣。乃有色氣。有其色氣。則氣息乃能循環不已。是則循環之功。當以坦適爲本。本於坦適。無所不化。無所不生。無所不堅。無所不固。化生堅固之理。仍由心身證之。心身證之。而後氣靈通之。氣靈通之。而後性命驗之。性命驗之。而後靈神運之。靈神運者。元神必運。元神能運。汞鉛之主。汞鉛有主。然後絳黑相交。紅玄相濟。在先天則曰絳黑。無形之坎離也。在後天則曰紅玄。有形之坎離也。有形之坎離曰坎離。無形之坎離曰乾坤。乾坤交而後坎離生。兩儀成而後乾坤化。妙玄分而後兩儀立。兩儀之立也。雖曰分於妙玄。其實一證而已。一母即氣。氣之母曰炁。炁之始曰虛。虛之主曰無。無之基曰定。定則靜。靜則堅。堅則固。固則化。化則運。運則生。生則不測。不測之功。仍由於一。一之基也在誠。心誠則明。身誠則正。性誠則清。命誠則育。則天地萬有之始。莫不以誠爲本也。誠之本在德。誠之根在道。知道之根。知德之本。其仍尋之於身乎。由身心以尋之。

。則必由性命以見之。心身之體。在於善養。性命之體。在於善修。善修在於道。善養在於德。道在相坐。德在相慈。坐也所以渡已。渡已然後渡人。慈也所以拯人。拯人自能拯己。渡已渡人無非守此自然而已。拯人拯己無非守此坦適而已。守乎自然者。化生不測。守乎坦適者。堅固不朽。不測之功。在於定一。不朽之功。在於立行。定一於力行。其修養之最要者乎。各方修養以來。本其堅誠之心。公正之身。以與魔怨相戰。而保其至清之性。因此至正之命。非坐與慈。又誰爲之主耶。不過以道慈爲主者。能爲道慈之主。然後有不測之功。不朽之業。不測不朽之功業。均由於一念之清。風靈弗昧。風基弗墜。風慧弗迷。風性弗蔽。然後有此至妙至玄之不測。不朽之功業也。惟是坐慈之身體力行。亦有分別。何以知之。其風慧性靈不墜不昧者。必能一日爲坦然之十六度坐。其性靈弗清者。雖三載之久。日八度。尙以爲苦。而於慈業更有同異已。有無若何力而進於不懈者。有有其力而視慈業爲畏途者。是非個人之功候與風靈相合相離之分別乎。有根基者。功業雖淺。其候能轉。無根基者。功夫雖深。其候不通。而況有根基者。勤修勤養。靜坐靜悟。焉能不超凡入聖乎。若無根基者。困而不學。驕吝萬狀。其不墜墮者。未之有也。所謂民斯爲下已者。即在是也。各方悟到修養不易。自知淺者。當勤修勤養。功候深者。當永定永固。修者修其心。養者養其身。定者定其性。固者固其命。知夫四者之功。乃能有其根基。然而四者之知也。能知其爲心身性命之修養定固。而不知心身性命之所以修養定固也。心之修也。容厚而已。身之養也。力勤而已。性之定也。自然而已。命之固也。無爲而已。苟能若是以爲修。

雖不能期月而已可也。亦必三年有成。苟能若是以爲安。則不必謂其窮。不必謂其竭。自無壽夭之分已。苟能若是以爲定。不測之功。必由一誠相格已。苟能若是以爲固。必能脫小充入大充。而永固不窮。至於海底炊飯熟。冰窖綻花開。猶其修學耳。各各認定心身爲後天之體。性命爲後天之用。直爲先天之體。心身爲先天之用。先後體用。均合于心身性命。而分於靈神氣精。苟能合心身性命靈神氣精於一。則先天不迷。後天不墜。永無殘性害命爲靈神之處已。各方善悟言心身中之坎離。與身心外之坎離。定于一而合於誠。庶幾其無所失已。是仍在母同於坐。毋吝於慈。後天之功。乃有其本。先天之候。自通其基。由是以悟。三月之功。可以立本已。期年之功。可以尋母已。三年之功。可以定游已。六載之功。必能從吾靈之所欲。而返其本來已。各各幸毋自暴自棄。而使本旨永迷也。各各慎旃。

字聖訓曰。易云。幾事不密則害成。蓋言事之初起。而有所動幾於未成之日。當嚴守其密。及乎已成之日。則無所用其密。若於已成之日而用其密。未有不僨事者。此戒人於事必當因其時以制宜也。今以坐功言之。守密之初。必從其靜虛以密氣之運用。若已至定游之時。其氣也放之則謂六合。全之則退藏於密。無大不小。無微不入。氣若不以其時而妄用其密。則氣必有滯。故曰。君子居則先洗心。退藏于密。所謂密者。恐其氣有妄放。而不能求於固也。是故固氣者必先養氣。養氣者必先虛氣。氣之虛也。心亦虛之。虛心即藏神於密之謂也。藏神於密者。必藏於密。惟密也不密而密。因捉之不可得。尋之不可見。以無化有。以虛化實。先天之性。密而化命。故

能良其背而後止其心。背之不良。心何能止。故曰良者止也。止者亦止也。良之止與止之止。必有不同之點在焉。因良之止也。以時爲止。而止於其初者也。止之止也。則爲止之終。終則必反於始。此止之所以因其極而不能終其止也。是修養之功。止於始謂之止。止氣於終謂之弗止。止之於初也。則云其密。止之於終也。則謂之幾。因其密而動其幾。因其幾而藏其密。聖人之道。無非若是。強功性候。亦在於是。故修身者不患其不密。而患其密之不得其時。不得其時者。雖密亦未見其密也。何以言之。修坐之時。守安任其自然。運息亦任其自然。自然之中。本來坦適。不加絲毫勉強。若少有勉強。以爲固氣之用。則氣之運也。必不能通。而爲阻爲滯。障惑之來。皆起於斯。而爲幻境。欲求不息之息。無聲之聲。不動之動。無色之色。不形之形。無體之體。皆不可得已。是以修坐者。始也必以至密爲守。繼也必以恢宏爲功。若不能權其輕重。分其柔剛。主其內外。因時而制宜。待時以爲動。則修也必無進益。愈久而愈退化。各方研味是理。則知指坐者。雖當以初步進步爲新修分其程序。然基也不立。罔所適從。故必以其當密之密爲密。而以不當密者不能有所密也。以後天坐功之指坐者。可以悟出已。何者。在先天之坐未闡明時。坐者皆以後天爲則。其指坐者。每不以姿指人。必使人發重大誓願。方能指出斯姿。試思其理何嘗不尊重。然其鑒柄之見。即在於是已。與其不示以姿。何若並此道此坐而不傳耶。况道爲自然之景象。若少有勉強。尚且不可。而况於此遵守之姿。能令其不知乎。不知必深思苦求。深思苦求。氣傷靈亦傷。欲其氣之通也。不亦難乎。故曰。道可道。非常道。道可名。不能名。以道

爲道。尙有痕跡。况乎以名爲道。其道更下。能從從容不迫以爲道。使修者有所遵守。則道也又焉用其密哉。道之修也。亦有所密乎。曰有。在於不密之密以爲密也。何以言之。不能坐到。必不能悟到。不能悟到。必不能覺。不能覺其功候之通者。雖不密亦密。是故知之云知。不知云不知。雖孔子之聖。尙且以此爲法。其他者。又安能不以此爲則哉。今更以慈藥之濟人論。亦有密與不密之分焉。其法云何。以善資濟無告胞異。必分其人之多寡。與物之多寡。再以其困窮景象若何。爲之平均。其太舉也。必嚴守其密。因恐人知。必有貪心。皆思多予。而能與誰多誰少乎。其已舉而分也。則不可密已。密則人必疑有多少之施與已。若以資濟寇盜。汝雖欲密。彼亦必設法全數劫之。不問他人有無也。其心理祇知以己爲事。而本不以人爲事。果天下人皆死。而我獨生。不亦快盜者之心乎。若夫大盜則不然。盜亦有道。不能知室中之藏。不能平均以爲分。不能入先出後。不能劫富濟貧。皆不足以爲模範。而羣盜亦不能俯首帖耳。甘爲驅使。是則盜之道。猶勝於人之無道。更勝於假道之名以爲道之人也。嗚呼。道既不易修。慈也更難行。修道行慈。不能因事制其宜。而更不能待時而舉者。尙不若小盜也。大盜云乎哉。大道云乎哉。彼此云乎哉。此道慈之所以難於修行者。一在於不能良其背以洗心。一在於於錢事不密以害成。一在於不能推己以及人也。嗟。道豈難修。慈豈難行。慈豈難行。知其易中之難。必自慎其始。知其難中之易。必自平其終。若然者。道其在於自然乎。慈其在於無爲乎。各方細嚼其味。自知守道者不外乎容。行慈者不外乎度。能知容之所以爲容。度之所以爲度者。庶乎近已。各各勉旃。

勉旃。事理變遷。心爲之主。幻移景地。性爲之分。如欲明心。必先見性。夫先天之心卽性。先天之性卽虛無元氣。要知一虛而已。人自有生以後。氣質之拘。情欲之蔽。戀愛之纏。此心不虛久矣。氣爲心使。精爲神役。馳逐妄游。耗散殆盡。此諸子入手功夫。所以貴於凝神調息也。蓋神不凝則散。散則游思妄慮迭生。安能凝結一區。而爲我之練丹之師乎。性能凝則一。一則虛。我心之虛。卽我生本來天賦之性。外來太空之虛。卽未生虛無之性。息不調則放。放則內而臟腑。外而肌膚。無非一團躁急之氣運行。欲其凝結一團。而爲我造命之本。則亦難言矣。性能調則平。平則和。我生之和。卽受天地之命。外來太和之氣。卽未生懸於天地之命。此卽真性真命。與天地人物合而不分之性命。亦卽仙佛造而爲仙佛之性命。諸子等欲歸根復命。以臻於沖化之域。亦無他修。惟凝神令靜。調息令勻。勿忘勿助。不疾不徐。使我心神氣息。皆入於虛無靜篤而已矣。然非造作之虛。乃自然之虛。故與天地鬼神人物同一源也。實非虛而無實也。我心神既虛。則與天地清和之氣。自然相投。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變幻無窮。得感清空之虛之氣入來。所謂虛中有實也。久久神凝。則身心內外。有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景。如此見性。方是真性發見。心何以明。惟虛則靈。靈則明。明則衆理俱備。萬事兼賅。未動則浩浩蕩蕩。無識無知。所謂內想不出。外想不入。但覺光明洞達。一理中涵。萬象咸包。斯得之矣。及觸物而動。隨感而通。遇圓則圓。隨方就方。活潑不拘。似游龍之莫測。蓋靜則爲元神。動則爲真意。神與意一也。不過

動靜之分焉耳。是以心無性無主。性無心無依。心所以載性。性所以統心。是以心之高明廣大。皆性之量也。世人能明得這個心。即明性矣。但性未落人身。是為元神。既落人身。則為元氣。要知皆虛而不有也。諸子於靜坐行功時。必須將此心放得活潑潑。託諸於穆之天。遊於太虛之表。始可內服一身之鉛汞。外盜天地之元陽。久久神自凝。息自調。自覺丹田一點。渾浩流轉。似有如無。我於此守之炤之。不使外游。則內感外應。但覺天地清和之氣。流行一身。永無息止。性功到此。命功自易也。故吾道修子。於靜功發始之初。必先明心見性。庶不致墮落旁門之學。願修子其各注勉。

達摩佛訓曰。天生各物。必有其用。雖至一塵一芥之微。亦必各具其功能。人秉天地之精。造陰陽之極。而為萬物之靈長。其作為之功用。豈可與朽木腐草一同而論也。故人之聖明者。化世教民。以天下為己任。愚鈍者出作入息。以身家為己任。雖秉受之不同。而事業亦異。然其所行所動所趨之道則一也。是以人生在世。不能無為。欲有為必有身。欲有身必保生。欲保生必養心。欲養心必固精。於是清欲靜息之功作已。然人之疑也。天然息。何以不能以養心固精乎。此即因其神昧而渙。無息而厥。而非動中之靜。故無為有為之息。不能不以默坐而為之也。院中各子。僅知坐之為言。而不知坐之為用。是以有毫釐之差。左右形枯之謬也。以左右而言。共有二義。以外論。則有百家之失。或大乘。或小法。不一而足。其二為內。則有偏肝偏肺之病。或氣躁。或心苛。皆其左右之失也。吾道外世。無門戶之見。無畛域之分。故不譽己。不謗人。然道本

自然。其凡矯揉造作而有他術者。皆左道也。不見夫田穀乎。其種也自然。其長也自然。其實也自然。而助苗長者。苗必稿已。此即所以失其道也。形失之謂。亦分內外。其坐靜息平者。心命相依。任督俱通。氣息輪轉。神凝生白。而內形結已。內形既得。外形必健。是以老祖有形定者存之言也。而任通乎前。督流於後。是謂之內潤。內既得潤。外則適已。不見夫桃李之茂乎。枝葉重重。葩蕾繁榮。是因其內之根深且固。而得陰陽之英也。又不見夫清泉之流乎。其形清清。其性溫溫。而與科嶺所匯之水不同也。此因其上接天之正氣。下通地之源脈。而與外枯者不同也。人坐得其適。內通者外必和。內潤者外必仁。此其心性既一。智慧必宏。無息相依。事物相洞也。故

老祖示以坐功之訣曰。心不離乎妄。身不離乎道也。然妄之音。由無要切來。故凡天下萬物。有是無則生。無是則枯已。但無之所注。心為之動。心之所動。身受其使。是以身之為善為惡。身不得而主之。心之欲是欲非。心不得而定之者。皆此無之使然也。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孟氏曰。人有雞犬放而知求。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此皆嘆人之不知養身保命之本也。然妄之所在。處處皆可。能心無相注。而不使神外馳。皆妄也。故曰無要為妄。凡能使無而凝固者。皆妄也。惟是心氣如龍虎。何以使其如馴猿乎。於是而有祖士之守。默觀潛聽之功大已。是又在坐者諸子之夙慧何。以取去舍也。道之音。由德興而來。凡道德之興者。皆中乎道也。是以內不枯者。外不寂也。佛耶回道儒。皆具德興之極。而明道之一端也。佛為仁。耶

爲愛。同爲清。道爲靜。儒爲明。此皆如坐之四功。皆一不能定游。亦可却魔避障而延年也。曠觀古今聖神仙佛。何者是由強梁而造者也。故經曰。靜坐之功。乃度衆生。又曰。度己者。卽所以度人成物也。諸子其各致力於坐。用心於坐功。其於度人度己之義。庶幾其有孚乎。各各勉之。又臨兆道院示曰。中元之交。氣候不齊。下元之際。氣更弱己。中下而後。貞下起元。上元又交。物質乃純。氣自凝。性靈乃清。此

老祖所以令衲者告於諸方也。諸方修坐以來。氣順血調。不滯於脈絡者。殆不乏人。然修其坐。使其氣得乎真通。不爲幻境所惑者。則鮮見已。今日吾言坐而爲諸統監學監告者。以統監學監爲各修方之綱領也。而况總兆兩院。一曰總領統系。一曰模範標本。故又不能不以內功外行爲重也。數載以來。守道行慈。合於旨者衆已。徒擁虛名者亦如卿已。諸方能知其奧。而後可以行其道。不然我自爲我。道自爲道。己也弗守。何以化人。是以自創道以來。

老祖不啻三訓五誡。而誠者諄諄。聽者藐藐。此更不能不爲諸方惜也。諸方日日以坐爲言。不能自定其候。自適其坦。又奚益哉。至於任督之通。周天之運。固爲小乘。小乘弗當。大也何從。簡易不守。而欲奏奇功者。未之有也。

坐爲內功。有其功得其候。不躁進者謂修內。得其道而不致間斷者。久之自有真充。謂修功於內也。今以諸方之坐也言之。非強制以爲功。卽枯木以昏沈。其至有坐而睡者。坐而痰涎充口者。以數端準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以諸方必須將坐功認清。而後可以化人。雖云坐也自悟。仁

智各見。究不如有一標準之修。方不致入於歧途也。以坐二層言之。初坐者當凝精聚神。毫無雜念。使氣血相運。脈絡貫通。呼吸無間。息不出聲。不及期年。任督必通。小周天能事畢已。及任督既通。運用自如。必活潑以爲機。必清醒以守變。坐也雖不可躁進。然二十四度以內不足爲功也。大周天之功。於斯立基。及二者均運用自然。心無所罣。雖幻境之來。於我無擾。而後圓方之運。衡直之轉。上下之交。陰陽之和。莫不由乎一動而爲功已。有斯功也。則修者候到自知。神靈充沛之凝者。若有物焉。若無物焉。似真神焉。非所相焉。卽丹家所謂元神定游者是也。然修者未至其候。每欲多言。惟恐人不知其爲修也。及有所知。則今日諸方與衲者必可形見神會。而爲之言已。功呈斯候。則令諸方告人。諸方亦必緘口已。此諸方之修。所以以標準爲修。不致盲從。而藉此以教人。亦不致入歧途已。

慧真人訓曰。院方近已知道。惟缺坐者尙屬不少。坐本修道第一要基。不坐終難探得奧旨而造玄關。明乎真諦之妙。初坐不可間斷。亦不可躁急。間斷則縱陰逼陽。躁急則操陽燥陰。均難得坐突之道。必使按步悟進。不必求效而效自見。如果強求。終必誤入歧途。反不如不坐之爲愈也。吾

師坐法。一本先天之自然。多讀丹書。固未嘗無益。而心有所注。往往失其自然。欲進反退。非所以慎坐也。坐之要宜去妄雜諸念。淨光自聚。聚而不散。妙結如環。此迴光返照之初步。實無奇而自然所必得者。今日世人既少講坐。而講坐者。又多誤探丹書。作種種無謂之捉摸。不知前

哲所傳。不爲寓言。即是秘訣。未得真傳。總易誤會。所謂靈信書不如無書。即此類也。諸方習坐。均在初步。吾茲略以初步爲言。

先天之坐無他。平心靜氣而已。心平則雜念去。氣靜則天真養。不必用意。不必著力。呼吸之間。順其自然。靜中未嘗無動。動中仍歸於靜。神聚不散。身輕欲飛。此中佳境。可以自悟。不可言傳。至於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雖未能驟至。而坐功無間。必能由漸而進也。天道之所以平而不息者。以其能堅以自凝也。地道之所以生生不已者。以其厚而能自貞也。人道之所以川流而不沒者。以其靜而能自蘊者也。故曰。立天之道。宗其清而已。立地之道。宗其靜而已。立人之道。宗其行而已。天地人曰三才。三才之所以並立者。以人兼天地而兩有之也。是以明天之道。必自人始。明地之道。必自人始。明人之道。自無心始。心者。思慮之神藏之舍也。舍得其堅。則萬事萬物莫不由乎其靜已。不以其靜者。妄念自生。妄念生者。心惑所迫已。故曰。正吾心者。必自自然始。自然者。自吾之心行乎其素。無時不然者也。苟以其自然之適。而不爲識神所動搖。則天賦之性命。莫不得中和之氣已。中也者。正之謂也。和也者。適之謂也。能以正爲中。而無不適其和已。是以太和之氣。天中之氣也。天中者。在天爲平分之際。在地爲旋轉之樞。在人爲心腎之交。推而至於其玄。則吾人之天中。在於不可以言喻。不可以捉得。至妙之窅也。時時守之。不知其在何處。日日守之。不知其爲何物。心心印之。莫知其所以止。是即天中之最佳妙最虛靜之立樞也。故曰。有其身者。必求其心。有其心者。必求其虛。有其虛者

。必求乎凝。虛凝之源。上通天關。中藏六玄。下息三府。息息弗已。輪輪弗止。而後性命之正交。無時不在天中。無時不守虛凝。夫然後天之道集乎吾身已。地之道蘊乎吾心已。人之道玄乎至交已。至交云者。生物之出。立極之始。莫不由此虛玄之處。而正乎陰陽。判乎剛柔。運乎氣化。分乎胚胎。惟皇建極。即此極也。惟聖作則。即此則也。惟道立基。即此基也。能虛其極。守其則。固其基。而後天命之賦於吾身而成形質者。皆性清之化也。諸方各以其作息之功。收於極靜之處。則坐久生白。無不合於至真之境已。

坐者。靜以致其道也。養者養其所修之物也。功者功夫所到之處也。候者火候也。道之所得於內者。因靜而生。生於無形。見於有形。生於無物。發於有物。是杳杳冥冥中之所有也。是即坐功。是即真得。然養之無法。是必至隨得隨失也。故養之法。不能無火候之深淺。功之所在。火候之所養。均有所定。功至於大。養以大功。至於小。養以小。故初得之層。不能有所養。不能有所定也。初得是定。是定是養。火候無他。亦即爲定。活之法。則非功至其地不能也。活之之誤。定也失已。故曰。功有火候。稍有差錯。千里謬已。功至於由定而活者。由活而養其源已。洞洞乾元。養之以溫。和之以潤。風之起也。暴動傷木。雨之潤也。驟者則損火。是水之生木。木之養火。非各得其宜。則五行之真炁失已。火水不濟。丹藥不生。龍虎相爭。毒害其本。是以形形者也。以性形性。則火候又有不同焉。靜其功不可也。精其養不可也。貪其善與慈不可也。惡惡而好善不可也。喜人之功。怒人之過。亦不可也。是均不合於自然之養。是眇失於四時之

序。天地之以自然養萬物也。無所惡無所好。無所喜無所怒。均養也。四時之有序也。不見其跡。而夏暑而冬寒。是均有自然之定。不必有所擬也。有人以成見爲道者。是即非道。有人以成法論功者。是即非功。法無可法。功無可功。乃合其當已。人之修也。多因人之不修而犯躁。雖云善念。實傷已功。雖云好善。是傷已慈。己之所養。不因人而有損。不因人而有益。不以天地之生爲功之是禱。不以鬼魔之殺爲我之逆。是以少存元真之源於黃谷中也。候之所得。非宜而宜。是乃合宜。非是而是。是乃真是。純清之火。不見有所謂烟也。不見有所謂騰也。以其自保其清。自守其華。無暇外顧也。何以知靈以通神之氣。是均能得正大之道。與。

老祖之胞也。我既諸方。功之深者有之。功之淺者有之。然而深得其養候者。不多觀也。不失之於過。即失之於不及。不內功之大。即外行之小。總無多少能合其中者。是以有內功者。必培以外行。有外行者。尤必須有內修。以致大小多少無不要均合其當。均得其配。庶無陰枯陽偏。陽枯陰偏之病。故道之修也。不先於得功。而必先期去病。病無乃可以云修。乃可以云功。不然。是盲修也。何可得乎。何可得乎。

老祖之所以大道渡人。而不令內外有偏也。其意則陰陽合德。其道乃成功如是。火候亦如是。不可有失自然也。各各悟之。

周仙濂溪訓曰。靜爲謙之敵。又動之陰體。而實則生養之溫胞耳。前哲言靜功夫。知靜者多。能靜者少。求功者急。得效者默。失效者動。是爲妄而已矣。若真能靜者。必坐而後可。坐乃功。

之胚胎。言靜而不先研坐。盲乎問道。欲知坐道。必先息聲屏吸。不思而知。不聽而聞。不觀而見。不問而識。不味而知。不行而至。皆曰靜功。非研者自研。凡不能得其要領者。謹來破寂。反不若動中有節。不受紛擾之驚。不消已凝之氣。不亂已定之神。不蔽已聚之精。久覺爲動。動皆無制。是理也。不外乎水積沙。而動無靜日。水歸於海。河博於陸。始而溫溫其流者。繼而汨汨其波。遇極陰之氣。則動反爲靜。此猶性變爲善。不能永無危險。天初使然。後修不墜。不能固定。此又靜功最多經過境界。而又靜功最難保護之問題也。

功候進步

老祖訓曰。修者何必坐。因氣蒸之轉移。通於潛默也。若蒸不能凝。氣不能通。則修功何所進益。故下乘而中。中而上乘。皆必由坐候之妙轉。而後無形相通相連於循環不息。諸方數年功候。能以靜養為主者。固不乏人。然坐而未明其交。修也未能明其旨者。亦大有人在。交之明者。神乃有守。交也不通。神何以舍。旨之明者。心乃有定。旨不能明。安守其妙。此坐功當先明其旨。而後可以守其交也。旨既不能明。交何能守。不能守交。神何以存。既不能存神。又安能默轉妙靈。相通於有無。此修者當以無無之妙。而潛守其靜。以至於有聲無聲。有色無色也。故曰一時之坐。得其運也。一日之坐。轉其輪也。無間之坐。合其妙也。得乎妙守。而後妙轉。妙轉無窮。而後潛化。化於無形。周天乃通。通於任者。督必接已。通於督者。任必叩已。是任督之相通。全在於叩接之功。而叩接之功。尤在於適般之理。般而適者。接乎叩已。是非坐至極靜。不克以明斯旨也。

道之立也。非道立乎人。而人立乎道也。自有生物以來。迄於今日。無道而萬有能存於世乎。知而弗見。由而弗知。皆道中之至奧也。能知其奧。則身世之輪因。可以脫然已。由而弗知。亦不可須臾離而至於其奧也。故修身者。當以道之精微正大處立論。不可強解其非道以爲道。則道中之功候。不求其解而自解矣。若必以修身之交媾輪轉而求其形。則入於幻已。蒸之所行。無大不包。無纖不入。則其行也。人孰得而見之。抑誰得而追之。此道之不可不以蒸爲修也。修之於蒸

。必得其養。養於自然。而後無形色中之有形色。當於無心處而見之追之已。諸方坐也。當求其自然。不問其形色。其有動於中也。不以爲驚駭而異之。其無動於中也。不以其躁急而求之。則綿綿之意。乘時而動。如如之氣。存於至中。庶幾身外之身。可求諸千里之外也。身內之身。可得諸至小之絡也。諸方求於外者則爲幻。求於內者則爲妄。不求之求。而無不得者。其惟誠乎。誠也者。恒固堅持之謂也。有動於中。無動於中。一也。非其時而動必躁。過其候而動必潰。躁之爲害。求速致之也。潰之爲害。枯木致之也。躁潰加於修者之身。則功候若何弗言已。即其一身之守而言之。當亦不能允執厥中已。故曰。中道而立。中也者。萬方之母也。能依其母。而不失於慈之正者。乃謂止於至善也。各院諸方。修功至於斯境者。有七人焉。其能自持而不爲外惑所侵者。七人之中有四人焉。身之修也。無爲之爲實難。而無爲之爲以有爲使人不知。而己身仍等於無爲。以合於自然者。則尤難也。修功至於最美之境。不以誇耀示於人。不自以爲是。不以若相爲幻。而又美其名曰悟覺見覺。則修也不躁不潰。蓋亦難已。故曰。身如乘白雲。駕六龍。以遊乎太虛。而仍若潛於淵居於室者。則其入也不俟期年。至於其妙已。若修者見聞以爲矜奇。則與世之村儒又何異焉。吾是以希諸方於無爲。冀諸方於自然。更期諸方於不識不知之中。而良識良知也。誠知也易。不識不知也難。而良識良知也更難。諸方入道自修。數年於茲。朝夕相聞者。相談者。相研者。無非空中之實。妄生無形而已。然而有進步之日。不得不以進步之功用告之。進步之功。以何爲要。曰良識良知而已。進一層言之。當於無心之心處知之識之

。則自然之良。無不良其所良已。各各細悟。不可自棄。更望從心之最堅而空者明之。更得其當已。深山遇虎墮入囚。誠意定神數不窮。修到自然知定力。萬山明月忽聞鐘。此詩即良識良知之真功夫也。

今試以悟論。則天命謂性。有性即悟。有悟合道。道之立也。從立根始。根之不動。道也何存。是以修其身者。莫不以克念制妄為培基也。諸方善養善修。自有所悟。悟之本源。舍坐莫屬。坐得其運。乃可凝息。息也弗調。則氣滯已。氣滯神渙。而曰自然之境無不適者。未之有也。若夫以神之清也。合於魂之寧。以呼吸之間。不求其息之如而自如者。是非以堅為守。以恒為運。曷克以臻於其妙耶。故曰。坐之弗純。弗能悟也。德之弗修。弗能悟也。身之弗正。弗能悟也。行之弗運。弗能悟也。有四弗悟。修者必從悟之真源以為悟。而後合於自然已。自然者何。先天之功。以功為功。後天之功。以修為功。弗功之功。化於無形之功也。修為之功。逆而運之。以有形而別乎無形以為功也。二者雖用也有異。而其功則同也。譬之初坐之時。見景即遷。心必闕鬱。及其久也。覺其適已。久之又久。必有所動。其初動也。如針刺股。如刀刮筋。及後此者則氣動而安適已。安適之日。自然為坦。任督通已。及通而後。周天乃運。周天初運。四肢痛疼。五內欲裂。能自鎮定。瞬息可復。及其復也。法輪自轉。輪轉弗已。是其小者。及其大成。法輪雖轉。自弗知也。神氣凝魂。乃為神形。神形初結。勤加溫養。過熱則焦。過冷則凍。寒與暖也。必得其中。中之云者。即溫是也。雖具嬰兒形。不可間坐。於斯時也。雖欲弗生。弗可得已。

能至定遊。仍宜自慎。慎之弗當。更有他虞。每每修者。忘其形骸。而以急進為能事。則望大成者。因是而不得多親已。故曰悟之初也。悟於無為。修之初也。修於堅定。無為堅定。乃可除一切幻相。而有所則已。諸方各自修。有所悟乎。各各自悟。有所定乎。務期以自然之修。悟其所謂坦適。而後自易至於大成。必無墜魂渙神之憂已。各各勉旃。

世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道弗自私。寶弗自藏。以其有有。有於所有。此天地所以成其高厚為悠久已。人居於世。戴高履厚。所以靈於橫動直靜之萬物者。以受天地之賦為全也。故曰人身一小天地。其身雖小。其性質與天地無二也。是以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焉。而有所立者。必養其性。性之為養。求其得乎中和而已。中和之養。在平其氣。平其氣者。必定其息。定其息者。必默其化。所謂化者。在於平氣定息之間。化其弗純之質。乃見性分之充凝而固圓明也。吾傳坐則。所謂始平終默者。旨即在是。而功候之進。全在坐悟。坐而能悟。則悟得氣息平定默化之機。質變於後天之身。即命由性立。形隨命大。其居塵也。接於事物。洞澈弗融。其離塵也。超於象外。靡弗得諸環中。而運行其化。以無所窮。此人身之貴修。修貴以平定默化。本之於身而養。養得於身。而充性量。以同天地之運。而參其造化之功者也。諸子篤修。就今而論。知此而養者。固不乏人。而養而隨悟以自化其質者。尚所罕觀。須知後天之身。所以易為塵障者。無他。皆質而不流。終至同塵而化朽灰。修養不自化質。其沒沒難以有成。總由不得其悟。悟弗得其真。質終莫化。質不之化。雖養至平之氣。至定之息。而不化之質。或遇其觸而偶弗通。氣息即難免又

因質礙而多爲窒。是誠不善悟修之大失也。性願志者。自茲以往。益加惕勵。時於吾言精參其微。而切身勉求其純候之養。斯於道也。可以悟其大成已。各各慎注是望。各各知道之所以有進步乎。道之所在。能相安於無事。無爲而治已。即進步也。治己之功無他。能不安作聰明。以息息相通而弗已者。即真功也。真功也。人何由而知之。然而空中之真堅。未見未聞。即知其爲堅。此真之所以爲堅也。道之堅也。人亦弗得而知之。由其知真之堅。即知道之堅已。故曰堅道必自強始。強不堅者。神亦不凝。神之弗凝。靈也何聚。靈也弗聚。精何由結。是以結精聚靈。坐爲之本。凝神堅強。息爲之功。息弗通於一變。雖坐之久也。亦如弗坐。正身而立者。調其息也。正身而行者。運其息也。正身而坐者。通其息也。弗通者弗能運。弗運者弗能調。息之弗調。強何能堅。神何能存。此所以坐候活潑之功。較之空坐尤重也。坐者重於空。重於恒。人人得而知之已。然而真實不虛。圓明不昧。則又在各各以息爲息之真功也。聽乎無聲。視於無形。順其自然。適於無爲。人皆以坐功爲枯木死灰已。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無聲之聽。亦聽也。無形之視。亦視也。自然之順。亦順也。無爲之適。亦適也。惟能不着力處。不聽自聽。不視自視。不順自順。不適自適。而通夫其察之奧者。方可以言息。方可以言坐也。今也諸方之坐也。各有其得。各有所得。謂後天之補斯可已。以言乎息。而歸於先天之真者。未之有也。何者。坐至也。而息未至也。息至也。而運未至也。運之弗能轉。奚可以言通哉。此諸方所以不能不從息平言寡著手也。毋以己之意而評人之是非者。其氣自平。毋以己之意而妄猜他人

之過失。其言自寡。寡言平氣。而後可以免夫多言之失。傷氣之害。除斯二者。再用踵息之法。以固吾之氣。不聞坐。不觸氣。始可與天地並其久已。所難者。見人拂我之性。而不能忍。或有以人之是非而怒者。則傷氣大已。諸方善體吾言。以坐爲築基。以息爲練已。庶幾功夫之進步。當日有所增益已。各各勉旃。

哈哈。今日爲章院一週紀念日。諸方均具虔敬。吾甚欣幸。諸方進修有年。而於道奧頗進功修。惟莫識其蘊。吾今略與諸方談道奧。道以誠而入。以默而悟。以柔而用。然至誠似愚。至默似訥。至柔似拙。求道者愚以守之。訥以悟之。拙以藏之。如是則可與忘我。可與忘形。可與忘忘。忘其所忘。忘無可忘。至無可忘。乃爲至道。道無天地。道即有道。道之爲道。道無可道。無可道道。而故爲道。則道非真道。真道無形。至道無名。無形無名。而欲聞其間。無聞者是。欲見其見。無見者是。無見無聞。惟爾而已。爾亦無爾。而况於道乎。故入道者貴乎知止。守道者貴乎知謹。悟道者貴乎知微。知微則慧光生。知謹則生智全。知止則泰定安。泰定安則生智全。生智全則慧光生。慧光生則道可與已而爲一矣。諸方坐至二度。自知斯訓之奧矣。

樹離離兮草萋萋。山環水抱兮金木無違。一系同化兮真源是主。紅玄相濟兮何所依。天地一剎那兮潮汐爲度。萬物化生兮俱歸一土。真靈不昧兮月異日新。止於至善兮真宗定主。大千星斗兮萬源是競。流珠盤旋兮光明似鏡。空虛無物兮本來歸無。太玄無物兮環中自靜。天地無私化兮孕育是源。一身通天地兮至靈胎元。分水火兮寶精藏穀。萬物之母兮玄之又玄。

金石同堅兮身如在春。紅杏放暖兮爐火燃上林。結實兮而蟠蟠。伏根兮而藏仁。

有爲兮生物終始。無爲兮生伏之止。止於其無息兮息息自綿。爲善其昌明兮極於其至。

身中一脈兮任督相通。黃婆誠意兮意念相融。無所謂龍虎兮一氣之中。飛龍於九五兮成元保宗。

性命之源兮大千之化。靈精相凝兮固於身心。不知其自兮何謂來去。明心復見性兮坐後息存。

道也者。從坐而言者也。千歲之日至。非坐無以待也。故曰。一氣圓圖。萬物之主。一氣渾池。

萬物之原。是圖圖渾沌者。天地未闢之象也。坐至靜極之日。而春風煦如。故有圖圖渾沌之境。

是修者以性命爲主。必以坐爲至清之根。至靈之基也。諸方坐而必有所止。止而必有所循。庶幾

動靜剛柔之境。必有所措已。各各勉勵。

聖帝訓曰。修養之道。在人自專。專於一而不爲惑所擾者。則其功候自深。而運用自如已。何謂

專。目有所專。則其神不渙。耳有所專。則其精不洩。口有所專。則其氣必凝。鼻有所專。則其

靈必聚。以是言之。則專於一者。皆從無意識無色相中尋其究竟也。先天功候。本來靜定。靜定

久固。則其功純修專。而其心亦能有所主。由靜定入乎運用已。此運用之功。是從靜之極得來。

故必有所專。而後至善之地有所棲止。雖周而復始。不逾乎軌。是之謂真專。若夫以後天人欲之

妄念及有幻相之意識。存於其間。而牽強以爲功候。自欺欺人。有若是乎。大道無所謂先後之分。

分先天後天者。以天理人欲爲言也。靜曰天理。動曰人欲。正曰天理。偏曰人欲。公曰天理。私

曰人欲。健而自強者曰天理。惑而自惰者曰人欲。天者人各賦其天。既有斯天。必有是理。有是

理者。其性必清。而無不一貫已。所謂人者。既後人之稱已。既稱之曰人。則其靈也較萬物爲最

靈已。必能正其其之心。而後可以由後天返先天已。以人爲上下之界。居中而守。其修養功候。

欲動欲靜。皆生於心。心得其動之正者。自無不合天理。若妄動。則爲人欲已。靜也得其正者。

必能專於一。而運用自如。若靜而不得其守。則無所主。如枯木死灰。雖靜亦私。亦有人欲存於

其間已。所謂修者。不可有一毫人欲雜念以自惑其性靈者。卽在是也。坐而不堅者。不可以語

也。坐而不恒者。不可以語專也。坐而不正者。不可以語運也。坐而不坦者。不可以語通也。坐

而不適者。不可以語升降也。坐而不凝者。不可以語珠守也。是坐功之難。誠有不可思議者。然

坐之易也。亦更有易於其他各種功夫之處在焉。若坐而得其準。則氣自運已。坐而得其定。則河

車自通已。坐而無爲。則心神不外馳已。坐而不執。則任督自通。而上中下三田純陽一片。自有

圓明之象。存於惚惚恍恍之間。而明心見性。自得真主宰已。坐之易也。不其然乎。

達祖訓曰。

老祖之以大道化人者。首重內功。內功不堅。何以渡人。然功候之妙轉。火候之溫養。各有其時

。惟妄也則一定不易。能得其守。乃能得其運。守也不固。運於何有。運不自如。何以息息。息

息之功。惟在靜養。初步之守。當有準則。得其準則而固之。則綿綿之功。出於自然。而氣自

通。無阻無滯。無障無惑已。三年乳哺之功。必有堅而無斷。時時凝固之功。必妙轉而有恒。所

謂上通下澈。無在非一聲之功。而存神入精。以還其虛也。求修之士。初坐惟艱。及其久也。自

謂上通下澈。無在非一聲之功。而存神入精。以還其虛也。求修之士。初坐惟艱。及其久也。自

然順適。若日日無間。每星或一月增以四度之候。則久之又久。無不坦適。如飲食之一日不可離也。由斯以守。則妙轉之功。自隨火候而增進。必不為他種障惑所間斷已。先天體氣健強者。初步功候。期年有成。後天虛弱之氣體。祇能無間。三年亦可有成。此諸坐掌三三人身歷其境者。不待拘多述者已。然亦有因事而廢息。因病而間坐者。是不能不重為詳告者也。初步功候。既能自如。則必有妙轉中之妙轉。堅守中之運通。以守其自如之功。而使大小周天。治於一爐。紅玄之濟。同滴黃庭。凝聚之炁。由固而充。充凝之靈。定而自游。乃可以保吾固有之先天。而功候必由乳哺而轉於升虛已。此功不修。何以立命。命也弗立。何以盡性。性之弗明。何以參造化。脫陶鑄。是諸方不能不詳研斯候。而守其永基者也。守其基者。必仍從固變為始。變之不同。而曰能自升降於太虛者。未之有也。初步之功。以定而後守。守而後進。若進步之功。則當時時守其綿綿之姿。而連其如如之息。無時不有其進。無在不存其神。必以自然之守。不可固執強勉。庶乎合於真炁之宮。而性命亦可立於無間之境。不為幻惑所淆已。諸子指坐以來。對於各求修者之準則。能以其身歷為衆修告者。靜存而外。春福素觀。尙能知其半已。然春福風慧有之。坐也仍不能純。故不如靜存素觀也。靜存素觀之中間。厥惟春谿。此諸方所共知。而修者之入門。亦可得其益也。三四子之下。則妙因雖不如諸子。然與道明道闇比於一。尙較其他坐掌為佳也。不過三子一急躁。一境困。一執拘。有此數者。指人則得其旨。而已身之修。仍弗能合宜也。諸子細味斯言。而詳以自研。則知坐候功用。全在斯修。修也不得其姿者。不可以運其息。息

之不能運者。則不可以平氣。氣也不平。雖得其姿之準則。亦無益於修也。諸方既誨人以坐。而為內功之嚆矢。則衆矢之的。當有所歸。必不能隨其心之所想像。與夫印板之書文。而圖圖吞棗。則不但不能使修者入門。抑且個人之功候。必退縮已。是諸方不能不視為重要。而從奧變之真。與夫身之所歷。而為新求修者指其所止也。諸方之功候。惟坐掌較其他各方進步速者。在於切磋琢磨互相砥礪之功也。然諸方既知斯理。則知初步功候。難於進步功候者十之二。進步功候。難於初步者十之七八焉。何以言之。初步功候。守變之準則。使綿綿之功。自如自運。息之又息。珠乃上轉至尾軀之上湧。而真炁自動。百邪自除。而陽乾自充。陰坎自填。抽填之功竟。而紅玄自濟已。然紅玄既濟。火爐溫養。又在於各各之心平氣定。而永固不朽已。由是以修。而永若足。不以進步功候為增益可乎。曰不可也。若此之修。一旦有所淆惑。則前功盡棄。故不能不為進步自然之堅守。而後可以永固其基也。若初步有間。或心氣不能平定。則進步之功候。必不能突然增進也。是以令各坐監掌於各求修之誠心修內者。必於三年以後。覘其初步若何。而後為進步之指也。諸方當於初步進步完步三層。皆常視為無上上乘。三而為一。一而為三。雖有初進完步之分者。火候之分也。仍不可視為階級。若視為階級。則九轉丹成。必有形象為之數乎。曰非也。九者為老陽之極。三者為乾剛之先天。能使老陽不枯。而後先天妙孕。自由圖圖之一本而為萬殊已。此功候不進益。非由坐監掌知其所以然。而後可以誨人不倦。不致貽誤後學也。初步之功。定其固者為最善。然不能定。亦不可勉強於進步。此坐監不能不先審查坐掌於坐會。而後由坐

掌審查各職修方也。進步之功無他。祇能過尾龍上湧者。永無阻隔。而氣之流暢。容背現面。則永無疾病。乃爲初步完善也。其進步必於斯以爲準則已。是以坐監掌不能間坐。方可以審查職修方之功候也。進步之旨。既如上之所述。而詢其凝珠時動。不離乎任督。乃爲真功。若時凝時散。間有不能過尾龍或不能過泥溪者。皆非真功也。初步曰明心。進步曰充性。性之充也。乃能清淨。清則可見已。是進步之旨也。必有時時守則固準。而息息之運爲自然。必使凝珠無間於或散或凝。而後乃能驗之也。其坐候以八度爲是。即可自知。必自知其不散。乃曰存神。是存也存於自然。是神也神於妙玄。自然之功曰明。妙玄之功曰通。通而且明。則功候自見真如。而神不外馳已。諸方於坐會之三庚後。先由坐監指各坐掌之進步。必先審查其覺現與景象。及身體之強弱。而後可以指也。嗣後凡坐監掌。必先斷除黑芙蓉。而後可以證驗。以坐監掌爲大道之砥柱。於內功者。已不之定而且清。何有功候之堅以誨人也。創道之初。不過初步功候。而深於功候者少。不能不訂其資格也。進步之功。一有不慎。惑患隨之已。蓋入門不得其正。則必不能窺其奧也。諸方均爲大道之樞紐。必當先自省克。而後可以及人。更況內也不固。外於何有。此內功爲體。外行所以爲用也。體之不固。運行何自。體之不寧。行不自如。諸方當體內功之妙。以定初步之固之堅。而爲築基。則進步功候。必可練已以渡人已。諸方肩寄所在。幸勿忽視。大道鎖鑰。惟諸方功候是賴已。各善體斯旨。以爲自渡渡人之航筏也可。各勉旃慎旃。細研昂哉。夫姿也。諸方盡知之已。而坐式復歸於先天。亦諸方相習以爲故者。其守姿之奧妙。與坐時之相

適。諸方何能盡明其妙轉之功。雖守其姿而弗動。息於坐而無聲。內而不轉。真氣不動。亦同枯木死灰。其坐而動者。在於無形之默轉。守姿爲準者。必心不外馳爲是。不可着相以爲守姿。所謂海底湧金蓮。冰簪報花開者。皆在真氣之充於任督者。不凝而凝。不息而息之功也。所謂丹成定游者。亦諸方坐時靜中之真動。不爲幻惑所擾之功也。至於言深即淺。言淺即深。有見若無。無聞若聞之奧旨。又在姿之動於幾微。散而合。收而放之功也。爲在天。或入於淵。魚躍淵。或升於天。是皆在氣之充者。收反妙靈。歸動息靜。而守其走之圓珠之功。諸方講求斯旨。雖云不可以有相求。不可以無相得。然似有似無之間。必可通其真脈。而貞下起元之功。均在尾與風鶴橋連之已。或曰腹中丹田。何所用也。噫。姿有定。亦無所定。有定爲準。無定爲運。珠胎相結。氣血相凝。靈聚神存。性見命正之功。莫不由斯一息之若動得之也。諸方認定一姿能通萬絡。坐時永不轉移。則初步結丹之功。必由恒守以成功已。至於妙道默轉。奧靈凝聚。又任坐時之子息動時領悟之也。諸方弟子其各勉旃。

總觀守沙仙王陽明註曰。人坐到有知覺時。真氣無不動者。真氣不動。任督不通。而築基之功。固所有成。然躁進之士。往往以陰陽衝動爲真氣自動。則入於幻境已。其中亦有試驗之妙法。其法云何。凡真氣不動。突息亦不動。若坐至突動時。切不可握苗助長。必俟突息真氣動至七日。仍若無事。不以爲怪。則心神自定。而突息真氣。必由鵲橋分輪於萬絡。仍由燕海下衝尾氈。而由脊府玉枕以通泥丸。而復歸真姿。循環不已。久之。自然氣相凝如圓珠。而任督通

已。是即築基之功也。由斯而肯構肯堂。練己之功。由是進步已。其最要者。任督將通之時。心能定。神能守。不矜誇。不畏懼。即能有成。然真。過尾微之第一次。有如針刺者。而極痛。疼。是人也。爲受大成。一切弊端俱免。若無此種痛疼景象。則到處小心。時時留神。恐被魔惑所幻也。各各記之。最要者在於心空耳。

達祖又訓曰。吾道所重者。修養也。修養之功。惟坐而已。故坐至和平通暢之際。胸部及四肢亦覺興奮異常。且活潑而有秩序。自來善於修養之人。最所注意者。如所謂氣落丹田。使下腹部有多量血液。則體力充盈。而氣分自然通暢矣。反是則修養不良。如當患病之時。氣衝橫膈膜而上於色。沈靜閑雅者。惟高等人然後見之。而輕舉妄動之人。受激刺如觸電。咄嗟之間。體態即已異現。此其外貌與所感聯合無間者。於下等人尤常見之。喜則狂歌大笑。怒則扼腕切齒。憂悶則舉動無聊。愁怨則容顏呆滯。此皆不善於修養之故也。故修養坐功。不可不知靜坐。抑所謂靜養足而已。吾所厚望於諸子者。其各善悟之也可。

大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理數生成。順逆顛倒。皆先天真乙之炁爲之盤旋而已。坐者務將先天真乙之炁收固。方算大本到手。第此先天一點。不滯於形質。不落於形相。圓陀陀。赤漚漚。光明潔淨。

即如金剛偈云。不以色見我。不以音求我。乃人行歧途也。則不得見如來已。故滯相形者。落見聞者。均非第一法門。久久坐之。恐墮魔境已。各宜悟之。慎之。

今執修方而問以坐有證驗乎。曰吾凝神時。覺有光彩灼灼於兩目之間。忽白忽紅。忽隱忽現。此殆精氣之所結。誠感之所現乎。曰居。吾語汝。子造道未深也。此幻相耳。凡所有象。皆屬虛妄也。心有所注。而後有此幻也。見其幻而未臻其妙也。思其妙而轉爲幻也。有所見而貪視之。是以忽白而忽紅也。辨其紅白。則心有所馳。是以忽隱而忽現也。有所見則心迷。有所思則心亂。迷則神昏。亂則靈散。靈散神昏。易由幻而入魔也。無惑乎其坐久而無進也。夫光根於照。照則察乎天地而光出也。照何以剛。能遣其欲而心澄也。心澄則動靜得乎中也。能得乎中。則神形俱妙也。神形俱妙。則聖靈結也。儒曰明德。道曰玄珠。佛曰圓照。光被上下。無所不照。此修道之極功也。深盼諸子凝神靜坐時。無論奇光異彩。以幻境視之。不可貪着。潛修上乘。使祖炁回復。自有大圓光之現也。掌監職修方等。其各悟道是要。

孚聖又示。今日達祖所談坐旨。意理深奧。務宜參悟而細審之。則裨益身心。有莫大關係。如以空泛虛文忽略視之。殊失。

達祖之苦心孤詣耳。諸子研坐已久。諒有心得。各各悟之。自見進境矣。

孚聖訓曰。天得其清者。借萬物之運行以爲運行而已。地得其審者。借萬物之生成以爲生成而已。

。人處於天地之間。其上也則法天之清。其下也則法地之寧。法天之清。則吾之性清也。法地之寧。則吾之魂寧已。性清者無必清。魂寧者神必寧。是以坐候功用。真中安適。則息必可川流弗息已。各各修養有年。必知身之所向者。舍道無由。心之所養者。舍坐奚從。故道也者導也。坐也者作也。導吾之性使歸於清。作吾之神使歸於寧。而後吾之性也少具弗清。吾之魂也雖少不寧。亦不害於養魂之靈已。人之修也。知道之所以爲道者。在於適中。坐之所以爲坐者。在於不動。中而得其適。本先清已。靜而寓乎動。基先寧已。故曰修吾之身以養其心者。心即在於空也。修吾之心以養吾神者。則神即凝於虛已。存吾之神以反其本來者。則本來初性初靈。無時不在修者心身之中已。其所以淪於無形者。雜念充於其間耳。能克念以制其妄者。是非坐之有素。心向無他者。曷克以臻於其境耶。惟願諸方以恒爲修。以堅爲坐。以誠爲養。以靜爲功。庶乎先天之真諦。皆由於後天立其基已。各各勉旃。

坐何以守定。定其心也。坐何以垂簾。斂其神也。坐何以舌卷。固其氣也。坐何以捫膝。通其絡也。四者俱靜。而後精氣神虛。似靜似動。似即似離。似守似走。似通似阻。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如在春風太和中已。雖云其中有象。有物有精。其實亦若有若無之間耳。云其有象也。功候未至。是誰見之。云其有物也。神虛弗化。是誰知之。惟此精誠一片。無象無物。無形無質。自定神以迄成功。未有不以此精誠爲標準也。蓋不收其精。氣不能凝。不存其誠。神不能充。氣不凝。神不充。而欲其靈氣相接。虛神相化者。未之有也。故曰。坐之形式也易知。坐之運用也難。

覺。易知者人皆得而見。難覺者捉摸無定。不可以形求。此難易之分於外者。即在此也。然能精誠不二。終始弗渝。則無所謂內外。心與形忘。神與虛融。夫然後坐無不得其準也。坐無不得其運也。坐無不得其接也。而表裏精粗之間。亦莫不由一貫而通焉。是坐非難。坐形亦非難。坐之心。坐之覺。坐之運。實難也。過其時不可。不及其時亦不可。知時而弗運不可。不知其時更不可。此運用之機。所以於自然之求其弗通之通。以相接於無形。庶幾坐之功候。均在於默化潛移之妙轉已。不然。徒具形式。而不知恍惚杳冥之中。真象真物。又何必於此枯木死灰之境哉。諸方修養數載。對外尚未至見異思遷之境。而對內無氣神靈走守之間。見異思遷者過半已。其所以然者。爲幻境所誤耳。不曰我似夢非夢。有何景象。即曰某聖某神。與我接談。再則曰我之紫氣白光。高出丈餘。汝等不知。惟我之功候到。所以獨知。嗚呼。是欺人乎。抑自欺乎。坐而有象。尚且不可。況自尋其象。以求其幻。而入魔惑之境乎。此坐之所以不可不慎。而慎已尤爲重要也。己之不慎。坐時昏沉。而夢幻現於身。印於腦。以亂我神而造斯境已。各各當於此想靜其心。以自主其神。庶不至爲幻所惑已。其各預防可也。切注。

守沙王仙陽明附訓。平旦之氣。隨時而守。日中之氣。隨時而固。夕陽之氣。隨時而補。黃昏之氣。隨時而退。夜半之氣。隨時而進。知斯五氣。則坐有把握已。不然。平旦至清之氣不知守。日中至豐之氣不知固。夕陽至衰之氣不知補。黃昏至濁之氣不知退。夜半至剛之氣不知進。則修也罔所適從。處處皆幻境已。修者不可不知也。

蓮台聖訓曰。道德的觀念。就是注重一個心字。心誠的沒有不成大器的。人不必論。就以狐狸等。等因果靈物。也能修成。何況人在這萬物裏頭是最靈的。能夠修不成嗎。不過修行的方法。人同物是不同的。物雖遲鈍。其堅誠較之人高出十倍。因為他的心無二念。所以到了數百年後。可以幻成人形。到了千百年後。也就可以成神。這是甚麼道理哩。他們靈物全副精神。都注重在丹田。由丹田吞吐之術。凝而為丹。由丹而守。再以日月星辰五行四序的精華。採取到丹田裏。潤補這丹田的不足。這丹自然凝而為一。化為萬有。珠胎結於是。元神聚於是。定游之功。亦莫不由於是。乃至定游的工夫到時。更必似潮汐不錯時刻。那就是他們靈物的面壁工夫。到此時必需心誠意正。妄念不生。纔能夠由虛還實。煉氣為。更當心存淨土。去其私慾。然後功夫自純。不遭雷火的劫了。若是以陰陽之採補為法。必遭劫。若不能以淨土為守。終久是不能成無上上乘。人在萬物裏頭。不用練幻形。不用鍛丹質。祇要以恆為主。息息能調。人身之珠胎。自從無形生。元神也從無形聚了。這無形的工夫。在於自省。從無形生有形。除坐功外。別無形體之修。所以說坐功是靜運。靜中的運用。自然就可以運動自如了。我們修行的人。以淨土為宗。未嘗不可。不過不以坐息運用。河車終不能通。任督終不能交。子母之氣也終不能相聯了。所以坐功必先靜心守。聽其自動自轉。然後氣必沖於風府。由上中丹田入下丹田。結珠胎了。較之因果靈物。省却數百年的功候。這人的修養火候。是最容易的了。不過心猿難拴。意馬難收。這幻形幻影。必就擾我的真靈。必從靜定功夫以制妄念。然後絳黑相濟的珠胎。不致為火氣所擾。所

以講淨土的。心無二用。念茲在茲。雖堅誠至極。終不能成大器。就是不得坐候功夫。祇要雙方並進。心意自可牢固。沒有甚麼渾渾濁濁神神神神了。無論有偌大根基。多大智慧。祇要坐。後天的氣。不能返先天的真源。遇事必有所偏所惑了。是我們修養。專在坐字尋真味。自然可以守我的真靈。久之又久。自然成大器了。若不以坐功為是。而反誹謗坐功。那就不用修了。大家祇要知道坐功的好處。肯去坐。自然是極容易的。不但成仙成佛。就是極玄極上的乘。也能修到了。大家努力坐功。內功必然堅定。外行更不用說了。記之記之。坐是最要緊的。我們看看因果靈物。自然就猛省了。

濟佛訓曰。諸方從悟候以證三大要點。一賢賢易色。一唯然世尊願樂與聞。一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皆修養悟候之要點也。諸方學道有日。而悟道無期。何也。所以然者。皆在於不能徹底澈悟耳。何謂根。人身之最堅凝最虛玄者謂之根。樹之有根。諸方所知也。根從何自。諸方亦當知。仁之堅凝之時乎。不能藏其仁者。其果又從何而證也。為證到此三大要點。可以悟到凡有所相。皆是虛妄。可以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已。坐功之要。以悟為本。不可因外行之充足。而不顧其內也。賢賢易色之功。自能悟到造就其願無不聞。願聞於未聞。而後虛容之真諦。自無分乎先後已。三載以還。坐功講者屢已。然未及此者。恐諸生之火候未到。陡然躁進。必有害先陽也。所望各各於坐功之際。深加留意。毋以枯木死灰為了事。毋以自感動靜為能事。更毋以余無暇或忙太甚而不坐。今日不坐。則明日更不思坐已。此而不悟。終無悟之時已。

所以

老祖測人之志。愈使之忙。必愈勉其坐。愈不坐者。乃愈使之忙迫也。殊不知人之精力有限。動以忙迫而不坐。是自傷其神也。神傷者險愈大。此其所以非坐不克以補之原因也。坐而不悟。終如紙隔。悟而不與同修者時加參酌。終無悟之一日。此三大要點。各種參悟功候。均在其中已。各各勉之。

諸方知今日爲中秋團圓之日乎。入乎酉戌。月則圓已。盈則必虧。理之循環。修道之士。能以一年十二月之望日。爲吾身最切膚之標準。庶幾修則無懈可擊。而自強不息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治極爲亂。陽極陰生。剝極必復。否極泰來。天地四時運行消長者。不過若是也。人身週體之運行。一時之間。可以小週。一日之間。可以大週。苟能以月爲則。處於圓盈者。不失其常度。處於缺陷者。則括囊無咎。則其明也先損。而於其運行也無所失已。此人之所以應乎天地日月者靈也。處變而不失其常。處常仍力求其靜。則吾身之靈。當日其中秋之月光已。不過心內妄念。一時不能去。身外利欲。一時不能忘。此所以由明入昧也。諸方當從明昧之所以爲明昧而分之。庶合於周天運行。自有火候在其中已。即景爲詩。諸方細研之可耳。

后羿能知月宮否。月光不昧有真靈。靈氣不散能常聚。自有三寶永太清。吁嗟乎。吾人徒見月光面。不知何爲月光心。月光由來清於水。忽見水底遮浮雲。浮雲又被清風吹。月光自具太靈支。君不見人心猶如中秋月。人心更如秋雲薄。世路歷盡秋雲厚。那堪風雲起晦明。又不見月映明月。

莫斛珠。吾身天地爲其爐。一枕長眠管不得。太虛未入先踟躕。踟躕竟何圖。人世沙鷗又胡盧。天地何其小。古來今往何渺渺。忍見征人途中苦。那聞禪關指其妙。行見秋雲沈海底。行見秋月揚輝的。更將秋心說秋月。方知團圓必有缺。各各細研真味。自見道功之進步也。

慧真人訓曰。默者。真息也。潛者。真動也。真息從乎息。真動從不動。所謂火坑中之蓮花。海底之牡丹。即從一念至誠之機。至誠之機。得之於弗知。運之於弗爲。轉之於自如。通之於自然。四者之功。陽靜爲主。陽靜而動。其動也適。故諸方之坐候。當求其自然。不當求其動於妄。當求其恬適。不當求其昏沉。故曰坐者。得其妙而有所止。其動也安乎其中已。若靜不知其所運。動不知其所止。渡世之功安在。渡已之功。又從何自爲始也。是諸方數載修功。知進知退。知得知失。知存知止。知始知終者。能有幾人。而知乎明之所在。強之所以自強。行之所以不已。不已之所以不息者。更有幾人。各方果能從斯以悟。必戒乎盈。戒乎滿。慎乎始。守乎終。不矜於得。不悔於失。不驕於進。不怨於退。修功之佳。不期而然。豈不美哉。各各之所以未能若是者。功候之轉移。濁氣仍存於中。其所以存乎其濁者。氣相化。未能自爲。動而不知其止。靜而不知其興。運而不知其通。轉而不知其玄。若是者。求諸其內。必無所得。求諸其外。必無所進。無所進無所得。而仍以有形有質以求斯焉。雖千百億萬世。不能知其所以然也。欲求其知。必止於無。既止於無。罔象以求。罔象之求。天地之生。以是爲宗也。萬物之生。以是爲主也。知乎此。修養之事畢已。而息息動靜亦有所止已。各各三復三昧。即知坐中真景。均在於焉。添氣相

化。息乃有動。息息之功。至善有止。若是以悟。無所不悟。若是以止。止於所是。各各勉於息可也。焉已切注。

蘇真人遊赤縣記曰。熱轄之赤縣。位於省垣之東境。東震地也。木鄉也。是以赤者火象。而常得生火之化焉。縣之北不數里。有極妙之景焉。其景維何。有一大庭。左有天河之水。右有水眼之泉。二水拱抱。後則高山峻嶺。出於雲表。三星照臨。五龍迴繞。不受外魔。惟吾等常為呵護。其妙有不可勝言者。今就其庭之形色。略具一二。以為箇中人將來遊是土者鑒。形如八面。色則不一。外黃而內綠。故土人名之曰黃庭。又名之曰綠宮。居者為誰。一家除婆姑以外。先或雜焉。所司為何。守關隘而已。然其盡職也。則非常人所能及焉。黃老之不離其守。雖有若何之武力。若何之勢權。欲行不公而私行。先論如何。亦莫想通過也。吾今來此。若不帶有師命。幾乎又繞道過焉。惟吾預之於前。已由

老祖所討命。是以驗而不得不許以通過。設使假命而行。決不能通過也。命之真假。非有不可。命之真假。如不欺則無是弊焉。命者天命也。性之自生也。人各具之。但假者不能得遊是庭。游是宮也。諸子亦有游是庭者乎。其早討真命文一紙。為過關之據。庶幾乎不致為黃姓所阻焉。其各好為修養。不求則師亦必有所賜也。勉之勉之。

此係喻言。所指皆內部功候數要。故未編入傳記類內。特附列於此。 編者誌

功候完步

老祖訓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絪縕運化。純粹以精。卓立於天地之間。流行於萬物之內。體物不遺。至誠無息。勢常伸而不屈。理恒直而不撓。震古鑠今。摩漢冲霄。固未嘗瞬息稍衰歇也。人能以無極立其體。元神端其用。即古所謂探大藥於不動之中。行大候於無為之內。居中建極。浩然之氣。常充塞於宇宙之間。一得自得。一立自立。神依於氣。氣依於神。神氣交感。紐結一團。即歸根復命。道常存矣。蓋人之生也。神與氣合。人之死也。氣與神離。人能性命混合。神氣融和。即抱元守一。我生在我不由天也。何脫之有。由是神神相依。氣氣相守。一脈流傳。一真貫注。自能變化無窮。沒鬼出神。有百千萬億之化身。即享百千萬億之大年。謂非生生不已。根深葉茂。源遠流長。萬代明禪不輟乎。要不過以氣煉其神。以火煉其丹。丹有成毀。神無終始。故曰金丹大道。歷萬古而不磨者。無非以己之德。修己之身。非山後起。不自外來。其道乃真也。

氤氲之蒸醇。而萬象乃萌。陰陽之氣正。而萬有乃生。生者生於弗自知者也。故曰。一蒸陶區。渾成乃形。是先天之化也。從無色無相。無形無質。輪輪因因。息息默默。而固其真已。是以修者必先養其浩然。乃返太虛。太虛之境。空空而已。空空之境。無無而已。有無無之真境。乃能合於真實不虛而堅之已。論強功也。必堅以守之。恒以固之。無間無妄。乃可以正。正也者。正己之氣。不使流於渙。正己之神。不使流於馳。正己之精。不使流於散。故不渙不馳不散者。乃

修身之築基工夫也。修身必先築基。基立而氣凝。氣凝神存。而燕之真固還於至虛已。至虛者。淨而無點纖塵氣者也。能除其塵。滌其氣。則空中之實。諸方皆於其靜而探其本已。故曰身體而力行之。能體之者。乃能切實琢磨。能行之者。乃能虛靜恬淡。是道之於人也。從空以證之。則無不得其真實已。從實以修之。則處處皆虛境也。不有其體。何有其行。不有其行。何有其功。不有其功。何有其堅。何守其恒。不守其恒。道乃日崩。道之崩也。身心性命皆隨之已。故曰。出其言。當慎而度之。行其功。當謹而進之。天下萬事萬物。未有不從其謹從其恒以得其正者也。耳目口腹之欲。日用其間。或未須臾離者。何也。性之所習見。可欲者則亂已。欲遏其亂。先除其賊。賊者非身外之賊也。乃吾性天中固有之喜悅何也。情者非正情之情也。乃奸惡憂患悲樂之情也。能祛非正之情。斯可遏亂源已。故曰食色性也。喜怒哀情也。食色有節。後天之養性也。喜怒有常。後天之正情也。養其性以返先天之真。則六賊除已。正其情以固先燕之真。則識根自斷已。諸方知乎性之所當養。而未知性之所當盡。知乎情之所當正。而未知情之所當除。此所以後天之氣。未能遽返乎先天也。盡性之旨。在平日語言之間。苟能言言有由。不為多言必失之害。則性之盡乎已者。於是乎立基已。正情之要。在於時時力行之際。不求乎躁進。不妄事姑息。不以害身者為養身。不以戕人者為德人。庶幾推己而及人之功。皆於是而得之已。故曰氣氤之燕醇。而後萬象萌。陰陽之氣正。而後萬有乃生也。其所以醇者正者。皆出乎虛而得其

不知其所以明。乃可以造夫上上乘已。若乃以身之所觸者為動。心之所念者為明。則流於下乘已。下乘之乘。非無乘也。因其有乘。見乃謂下已。是以修乎身者。當思靜而後動。修乎心者。當思無念而通。修乎燕者。當思無為而堅。乃可以言夫中乘已。夫所謂上乘者。以身心性命之功。不知其為功也。以虛靜淡明之靈。不知其為靈也。如沒人之泳於淵。猛虎之奔乎山。所謂長於故。成於故。習於故。恒於故。而不知其所以適於故。而適於故者。乃可由上乘而至乎無無之上上乘。以得其醇性正情已。諸方當於坐而自適之際。毋以其適而有喜色。於言語忘形之際。毋以忘形而自矜於言。庶幾修為之功。奚止辟面背暢於四肢已也。要在心不忘其真。不助其長。以至平至坦之功。日日守之以堅以恒。則吾心之在。即天地之在也。吾身之堅。即燕輪之堅也。吾靈之明。即空虛之明也。功至斯時。修至斯境。何在非逍遙之天。極樂之境。鳶魚之適。即如其靜也。猿鶴之啼。即如其轉也。奈之何不以至簡至易至平至庸之功。而修乎至大至貴至正至虛之真旨。以自棄乎本來。不亦惜乎。不亦悲乎。諸方君子勉旃慎旃。

當此人事靡維。諸端紛擾之秋。人之先天之燕。已不克充滿。而後天之靈。復為潛惑。如此遞嬗。生生化化。百十年後。而黎氓之秉賦。尙堪設想耶。故不以坐而補充之。無以充其靈已。故坐也。個個能之。而個個必須坐至真如之境。庶幾不致秉賦日衰。而清靈泯滅也。今也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其可憐為何如也。莫如之境無他。能知其所止。而定靜安慮。皆易達之境。而得即真

真如如。無上上乘卽在斯已。各各勉諸。

道之所以合五統六者。以所包無遺。乃克以盡天道之量也。否則容量有限。非廣大悉備之象。何能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覆載尙不及天地。何足以稱爲天地之母哉。是以欲道之修也。其必先闡其容量乎。容量之闊不難。空而已矣。空則無不包無不生矣。試觀物物之實而具夫形者。有能存久不滅者乎。惟空乃克久存。並可以生夫有形者。有形由無形而生。無形實有形之母。是即無極而有極也。有極者有壞。無極者無滅。蓋後天易損。而先天則常在也。諸子修道有年。先後之天有聞矣。修者有人矣。吾今再示以返先天之妙訣。何以返。返者由己。而由人乎哉。即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學道者以凡夫傳凡夫者。終不離凡夫。以聖聖而悟仙佛者。終可證其仙佛。由仙佛而指點其奧要。傳授祕訣者。學之乃可入正。乃可成道。否則不入於道。而徒勞研神耳。道之成也。由後天之三寶。返先天之三寶。三寶得其如何之緯。如何之返。則修也不出於正。必入於邪。然修之法。非先以空築其基不可也。空則精得其結。結則化而爲空。則化而爲神。由是而後天之虧損者。今無虧損已。如是則所謂精神不足者。今得其足矣。如是而後可以云修也。可以云返也。坐之不問。覺覺之象見。始可以採。採之有時。是即看功夫之何如。以比藥之成熟老嫩耳。故功夫到則採之過與不及。皆得其妙耳。何以得其妙。功夫用到。自然知之。有物無物。如如似似。寂然不動。乃使之升。升而降。降於中。中再以溫和之氣調之養之。迨夫神胎將成。則又有一景象。十月期滿。熟而自落。然落不可即使之如後天生人之落

也。卽所謂順而生人。逆而生仙也。吾之所謂落者。使之升也。升之何所。升之於泥丸之宮也。至宮再以煉神還虛之法。則放可彌。卷可藏。此神由我。而不由天矣。再進一層。則由虛而無矣。夫至於無之。則真空之境矣。佛也如是。仙也如是。以至諸大神聖。亦莫不如是。功至此候。以如是爲如是。無不適且觀之真相證矣。諸子其各勉爲之也可。

老君曰：人之爲人以有性。性之所由來，靈爲之母。無靈則性無其性矣。更無所謂善惡矣。是靈者實人之所以爲人也。然靈何自而來乎？其在人之未生以先也爲炁。既賦於人也爲靈。始末得靈之源。則成道無煙矣。始而爲炁。末而爲性。中樞爲靈。養性天即培靈子。性天易養。惟在一誠。誠則無惑。無惑則欲妄消。欲妄消則性復其初。性復其初則靈充。靈充亦不過爲人之本然耳。欲造上乘。非使之化炁不能也。炁何以化。知其本源。自知其末耳。不見夫核中之仁。穀中之心乎。其本生也。必如何可生。其既生也。必如何而生。生之者何。明則知炁之用矣。炁有形色聲音乎。無有也。無形何以知其功用。吾亦有所告。氣後天得之以生。炁先天用之成形。炁無則無物乎。氣無亦無人。然炁氣之分。非坐進三十三性天者不知也。（坐三庚者爲一性天）不氣而生。不有炁何可焉。不炁。雖神佛亦無靈也。是天地日月星辰。非炁不足以謂之天地日月星辰也。况人者乎。人得炁固。則不劫不滅。可與彼不受輪迴之上界爲伍矣。

字聖訓曰。人身之至寶。添精神耳。添何可固。固在坐也。精何可結。結在坐也。神何可凝。凝在坐也。故坐爲修己之要津。亦渡人之寶筏也。若夫武漢兩院諸職修方。外行固有可述者。而內

靈性。若能還虛。豈得以浩劫而有損乎。吾今再說道之區分。以爲修道之階級。而有所遵循也。然千古不洩之密機也。仙分五等。一曰天仙。二曰神仙。三曰人仙。四曰地仙。五曰鬼仙。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神。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鬼仙不離於鬼。鬼也者。卽少聞大道。亦勤於功行。始勤終怠。以致誤入歧途。而陰氣不散。亦能遊動。但不能觸陽。而能游蕩於陰地。聚而不散。此之謂鬼仙。然此等人。皆既聞大道。終而反復以成之也。只可投胎就舍而已。地仙者。既聞大道。始勤終怠。厭居塵世。加工修煉。故氣神稍聚。而亦能散。亦未立功於塵世。始信終疑。而有此地仙之位也。然終陰也。人仙者。是陰陽參半。既聞大道。亦厭居塵世。亦無立功於人間。僅知坐功修煉。而精氣神忽聚忽散。故陰既不固。而陽亦不凝。陰陽合體。故成人仙。神仙者。既聞大道。立志堅修。既得坐功之實效。又多爲有益於世之事。內外兼修。而有神仙之位。天仙者。是神仙厭居三島。多立功行。上晉而在三十三陽天。仍厭居此地。又多立功行。而返八十一陽天。此地又多立功行。仍是厭居。迨功行圓滿。再晉升而在三清。此可謂功圓行滿而還虛無也。此乃天仙之位。純陽無陰也。亦可謂造岸登極。諸方細思。萬劫能却能滅乎否耶。但大道難聞。人身難得。若不趁此師道暫渡之期。竭力進修。是室內原有至寶。而爾等如入暗室。一無所得。豈不愧哉。豈不愧哉。諸方未聞前之修者。有修至數世。尙未得聞大道。尙有修至數十世。尙未成正果者。難乎不難。今蒙

師道慈恩普渡。事半功倍。一刻千金之時。何等便宜。諸方諸方。努力前進。時不再來。其各思之。勉注。勉注。

證功證悟

老祖訓曰。物物應乎運行之妙。修養順其自然之適。前論及之已。能定其養候。證其功過。又在燕之醇厚薄弱而分焉。夫燕醇則神靈。燕厚則化育。燕薄則神散。燕弱則心放。是以修養者維散神以清靈。求放心以養性。正其心。空其慮。俾欲惡莫能侵。魔障莫能入。默運潛化。以保其醇。以固其厚。賴醇厚之正化。即修養之正軌也。如堅坐一往。則上上乘之靈境。造詣何難。觀夫上古之時。渾渾噩噩。其人醇醇樸樸。羣羣相處。習習相安。勿爭勿攘。熙熙皞皞。性存其真。質存其醇。是以真靈自固。壽亦得尙。泊夫中世。風尚詐虞。性尙惡劣。既壞其本。復濁其源。而今尤見其下已。諸方認明真宗。以返其醇。微特壽益年延。即輪輪轉轉之境。亦能自脫已。諸方勉之。企予望之。

道之要旨惟坐慈。坐爲復性之嚆矢。慈乃救世之梯航。諸子坐功。精進者未得其適。疏懈者未守其安。昧然而進。有傷真陽。走而不守。有害潛陰。陰陽陽閣。則元燕不充。是故章而不鬆者。功候未得其適。放而不和者。未得其養。未得其適。易流於妄。未得其養。易耗元精。一則失之勉強。一則失之放逸。有一於此。不但無益身心。且恐妨其先素也。是以前次證功諸子。僅能得一身功者。皆由於功候未純也。然而內功雖未得臻其妙境。而慈柔尙能悉樹礎基。上年湘鄂等省河伯爲災。田廬漂沒。繼而江浙興戎。生靈塗炭。諸方既籌款賑濟於先。復出發救護於後。卒使會舉遠播國中。名騰海外。內功未能盡善。尙屬可原。而外行昭垂。其功難沒。屈茲歲杪。用敘

勵詞。來日孔多。仍宜奮勉。吾有厚望焉。

無大無小。無內無外。亦大亦小。亦內亦外者。是謂之道。有大有小。有內有外。見大見小。見內見外者。是道之化。由化成形。踐形返道者。是修之論也。論之云者。誠之謂也。必誠斯信。信乎其諦。斯審其修。審乎所修。斯明其道。明乎其道。斯得其真。真自誠生。自誠達真。有其度也。有其候也。有其養也。有其存也。必存斯乃能養。必養斯乃進候。進候斯乃知度。悟度斯乃漸化。通化斯乃臻道。見道斯乃定真。此中毫厘不能勉強。毫厘無可假借。一有勉強。則連弗舒。一有假借。則轉易歧。所以自古及今。修者代不乏人。而成者終所罕觀。非不修也。不克隨修隨證。隨證隨悟。隨悟隨通。隨通隨行。隨行隨圓。其此之故。皆偏之而障於圓。枯之而失於融。因之有得有失。有幻有真。得失交乘。真幻互用。大小內外。執一而多弗化。弗化則形蔽於其所修之際。神氣遂不克悉會於空洞之道。於是徒欲養形。形亦莫或能養。形不能養。非養之不盡乎善。乃養之不善其化。不能化而適也。不化而通。是踐形不得而到。根本不存。而形因偏枯而蔽。形蔽於偏枯者。神氣即無所歸。不得其歸。散而爲輪。又因其業之障而輪轉於塵劫之中。形其大小而內外之已。是以修道而欲其至者。不可不審道之本無。亦不可不審無之能有。更不可不審有必返無。審此三者。而後爲修自免其偏之固。其枯之失。大而小之。小而大之。內而外之。外而內之。在形不有所執。於道斯契乎妙。契妙之道無他。聖而不可知之神而已。聖而不可知之神。形而能化而已。孔之贊焉也。言其猶龍。頤之贊孔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者。皆此之謂也。若修形而克踐。踐形而能化。化形而達道。達道而得其真。其所以然。靡非自然之養。自然進候。自然悟度。自然知通。自然勵行。自然圓真。少或著相。即無是處。亦即不可謂之善修。修之弗善。雖由著者多。而著之之餘。或多躁躍。與夫有所弗屑。皆其助著之因。亦皆所以必墜輪劫之果之所在也。修道者宜加注意。苟無著謬。致偏或枯。則從度之間。時時證悟。步步悟進。自然之得。隨在見真。斷非以為不能而忽之。亦非以為可能而滿之。惟慎惟虛。惟存惟養。自自然然斯不離自然之道。而修得自然之真己。吾門修子素勉諸。下元告末。清之將萌。人心之濁氣慶念。皆從一蒸之化。歸乎正悟。悟而澈者。其根乃立。悟而弗澈。素靈猶昧。故於即明即昧之際。使人心皆由乎正。又從去其積氣。滌其積污。而成其真凝也。然道之所在。以適為順。順乎自然。克悟於清。今也修者識其門徑。得其階梯。得者識者。孰焉是真。欲守其真。先除其識。識念既消。自不貪其所得已。此四甲之日。(癸亥年十一月甲子日子時係四甲子)所以有各院證功證坐之需也。計各方之證者。以濟寧道院各方之赴濟證者。均得身心事靈四功。天津道院各方。子至午者得心靈之功。二十度者得事功。八度者得身功。其濟南道院各方。均得身心事靈三功。其他各院均得靈身二功。各女社之證者。均得靈功。經此一度之證功證坐。夙有氣之不平者。均各得其和緩。其坐功素堅者。均各望其大成立基。其有應得勞瘁之厄者。皆可祛除。是此次之證功證坐。是下元之一大收束也。諸方當悟此次正經產世之原因也。各各須知乃澈斯悟。與夫悟乃斯澈者。均各有異也。惟是蒸功之維護。均在悟於自然。無富

得之。以求其澈。使心地洞明。皆由於平者得其和。適者得其堅。和以容吾心。堅以固吾靈。靈堅心和。乃有容得。其德自容。乃有順適。適於自蒸。乃克歷乎久而不沒。是在諸方各各知經旨之所以尊者。皆在於蒸凝於靈。有所澈悟。靈凝於神。堅而自悟。神結於精。悟乃真空。精結於靈。至空弗空。有至空弗空之真堅定。乃能有吾道之立基也。故曰悟而知者。其堅可知。不悟而知。夙根可鑒。由夫不悟。其根易失。由悟而澈。其根乃定。定乎吾性。守乎吾心。萬劫之來。無傾於我。劫灰雖燼。吾靈仍存。存吾至靈。以養吾神。是又在各方之從不悟而堅定以悟之也。內功之修。立基為要。立基之始。堅定為則。守其則。固其基。則坐也無非蒸之所包。靈之所凝。一蒸之化。靈也清已。一靈之清。蒸也凝已。凝其神而合於至精。是又在坐之以恒。順於自然。得之於正。守乎其適。雖曰平庸。其德也久。雖曰簡易。其化也廣。各各不從其平庸簡易以悟。不從堅恒凝固以澈。則蒸之維護於真性者。不亦難乎。各院各方均各勉諸。修者何必坐。因氣蒸之轉移。適於潛默也。若蒸不能凝。氣不能通。則修功何所進益。故下乘而中。中而上乘。皆必由坐候之妙轉。而後無形相通相連於循環不息。諸方數年功候。能以靜養為主者。固不乏人。然坐而未明其變。修也未能明其旨者。亦大有人在。窆之明者。神乃有守。窆也不明。神何以舍。旨之明者。心乃有定。旨不能明。安守其妙。此坐功當先明其旨。而後可以守其窆也。旨既不能明。窆何能守。窆不能守。神何以存。既不能存神。又安能默轉妙靈。相通於有無。此修者當以無無之妙。而潛守其靜。以至於有聲無聲。有色無色也。故曰一時之坐。

得其運也。一日之坐。轉其輪也。無間之坐。合其妙也。得乎妙守。而後妙轉。妙轉無窮。而後潛化。化於無形。周天乃通。通於任者。督必接已。通於督者。任必叩已。是任督之相通。全在於叩接之功。而叩接之功。尤在於適穀之理。穀而適者。接乎叩已。是非坐至極靜。不克以明斯旨也。老人以諸方數年坐功。雖能明其旨。而未知其奧。雖能守其變。而未通於妙。遑論叩接適之功。與夫叩潛之理。故命運徒於朔日起。一月之內。開五次坐壇。使諸方易於進步。守其平而永弗失。從其庸而潛轉於妙。不然。枯木死灰之坐。又何益也。各方務各按時聽訓。以重坐功。是老人對於諸方之厚望。惟在諸方自行參悟可耳。

達祖訓曰。此次坐堂會議於津院。諸方均受調理之功大已。誠幸事也。故

老祖特命甯院各力證坐諸功。即命登臨宣傳此次諸坐所聆

老祖之訓諭。俾各週知。各得其悟。各得其功。而有所取法乎真功之造域。以爲內修之真諦。而作坐候之標準。以立其基礎也。雖坐與坐之有不同。然總宜取法於自然之真動者。則其坐也。可見深功。若取法於心形者。則斯下已。故坐之自然。坐當守乎交。神當守乎舍。使坐之弗入於歧途。惟視諸方坐候之功如何。亦要諸方悉心研究而細味之耳。將來坐候功深。從此可日見進益。而道務亦胥賴之也。不特爲諸方功修慶。更爲吾道前途慶也。各各勉之。惟登記之爲要。聖帝訓曰。今世之人心。何以若是之難救也。吾奉

師命奔馳於九妙之內外者。已數年矣。始以道感得者。固不乏其人。然成大望者。寥寥若晨星。若

再不急行拯救之策。速而易見功效者。恐中華數千年禮義之國。將成蠻夷之俗也。殊堪痛惜。殊堪痛恨。吾以是報之

老祖。非用嚴刑。不足以儆惕。

師特准吾見有大不道德之人。無論其魔之大小。即以斬頭從事。千古並無如此之神訓。以現在人心。非此不足以挽也。雖然。此亦天數使然。明年上元告始。人心不正者。難於存留。坐功自一日起。坐至三年無間者。三百六十度。可以飛升。諸方急急行之。於下月初九日晚十二點證功。(此癸亥年訓即指四甲子日也)有大望焉。記之。

孚聖訓曰。然息相通。惟坐是賴。坐候功用。堅恒乃凝。一息滯阻。然乃散已。故坐也者。使神不離乎交。精守乎舍。不即不離。若有若無。恍惚杳冥。虛靜清寂。坐之既久。息息自通。似明似昧。以守其妙。而後無所觸。無所弗觸。無所通。無所感。無所弗感。無所動。無所弗動。已。是以先天立極。胎元必固。本固基立。而後凝凝。凝凝弗散。神乃相通。故曰。以神守虛者。極妙之門也。以靈守寂者。衆妄之祖也。守乎其玄。合於至妙。斯得其交已。所謂先天之初。有物自生者。生於虛也。後天物欲充塞。虛則實已。實而弗空。神乃日昧。靈乃日蔽。不待不以後天反先天之旨。而立其則焉。其則云何。坐乃相息。息坐有馳。故有其證。不證其初。何由乎正。正也弗由。其息乃滯。故有證功證過之真宗。以測度其真靈之所在。而定其候焉。是證者。證其所得也。得乎其純者。證之彌堅。證乎其過者。證也得糾其失已。是凡有所證。必有

其無有有無似如如似之通景焉。今以各方之歷次證功而言之。飛通迅速。是證者多已。而有心爲之明。突爲之躍者。亦數見不鮮。飛通於速者。滯乃散已。心爲之明者。靈乃固已。突爲之躍者。神乃充精乃固已。是得其景者。乃有其象。明其象者。乃合於純。至於純者。乃保其凝。除其障已。各各皆有所覺。皆有所悟。由其覺悟以堅而持之。三月之功。可抵期年已。是躍者明者通於速者。皆由於自心之篤誠。以感乎先天元始之真靈真炁。而後無所不通已。第以證者弗知其突。或妄爲思索。或枯守寂靜。或者失知覺。或證後缺坐。皆非所宜。以是論之。修也何爲。證也何爲。更有證後而恃一勇之強。爭執無謂。恃偏急之見。以排其他。則坐者更將損其元已。是以內功以平。外行以廣。內外相輔。無怨無爭。以和以正。而後修者之進益。當各有所悟。各有所勉。各有所增。各有所固。

諸方修養火候。全在證驗。證驗奧妙。乃有覺悟。証悟之功。必先驗其妙中之動覺與否。而後可以爲證悟也。今試舉證者之心理。與悟者之覺動。分而言之。以爲諸方之參考焉。凡證者必從心之明察。乃可有驗。並從經過之事實。與所得於不自知者。乃爲真功之證也。如平日之坐功有心得時。亦可自證。然其證不過知其爲現象發動而已。至於個中之真奧。與夫動覺是否合宜。爲妙爲劣。則仍未悟也。以悟者論之。心與神相凝。神與靈相固。靈神與吾身心合而爲一。不外馳不自擾。知其爲一定之妙理不測。知其爲自然虛玄之時候。乃可以言悟也。二者並論。則非有確切之經驗。動於幾微。心自悟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韜。不亦君子乎。

爲真功業已。是以修者之證悟。二者之間。又分爲二。即自證悟。與指而後證悟也。以諸方修養之年限論之。必有自證自悟之處。不過後天人欲既深。而強坐以改其不善。其心也。未免有動搖之處。故雖有所證。亦未自有一定之悟也。若諸方之堅恆不息。以坐爲功而不間斷者。其證之經驗。當有一定之覺悟。然其坐也。非不以爲意。即枯木死灰。甚或如飲如食。疾病旅行之日。亦以坐爲命。是其修也。固堅固誠。其希望心終未能退。不免幻境之惑。其證驗較他人爲多。其幻境較他人爲廣。時時有悟。時時不悟。雖悟非真悟。諸方於其視聽言動之間。可以證其不悟已。故必以其心之堅者。聽其自然。運於潛默。而後證驗之理。有時自我得之。有時覺動。自我悟之。必有一定之相。而後以特指之證悟之。自可豁然貫通。而悟於若有若無若明若昧之間。而證其玄奧已。不然。則已身之火候。無所標準。無所規則。非猛進即懈惰。皆非修養之道也。諸方明證悟之三三節。細心研性。以證個人之功業。參以副經未申已三集。金剛經之十六分。庶幾可以知己。吾故曰。證悟者。證驗其功候經過。而發動處皆能悟於不自知也。諸方參悟總壇老祖親爲夜中證悟者六子詳解。可以釋然已。(六子訓附後)

慧真人於丙寅二月在北京道院總壇證坐訓曰。素苞聽訓。證悟之功。個人之經驗覺悟也。從甲子下半年。迄於今日。所謂坐者。適中無有所阻也。以其阻論之。則在心神不能與身合而爲一也。其所以然之理。必在枯木死灰時太多。回明自如時甚少也。當從任督之起源。息之又息。自然之中。捨得真珠。如動如靜。則風府至於漚溪。無不打成一片。炎陽弗亢。真陰自貞。所謂小周天

通玄而啓心神之妙者。當於是乎在已。左膝之間。微有弗通。但能守其火交。(即左手之心也)與左膝相通。如黏於上者然。乃能有所運用。初行功候。無是境也。一年之後。二度坐定。有是境已。二三年之間。初坐仍不能若是。必俟一度前後。乃得其功耳。

辰鼎聽訓。證悟之功。有二義焉。一曰堅於坐得來。一曰前生根基得來。兩者相形。前生根基。悟也易而守也難。今生堅坐。悟也難而守也易。故根基有之。而功候再佐之。兩者有一。進步必速焉。汝之根基。較舊爲優。然堅坐之功候。雖亦定圓。不過有時濁氣相擾。則周天有所阻隔已。在乙丑上半年論之。未有若是之驗也。在今歲立春前後三日。有其悟已。汝當從風基之靈。與堅坐之時。定堅活潑。不爲擾者所擾。則苞也三年。汝一年即可已。自夜中之證悟。必有動作。所謂動作者何。即氣蒸鼓盪。充於內府。動於太陽。運於漕溪。能三日尋思。則津液綿綿。如禮如泉已。如俟其如乳之液。而後養氣之際。在乎身已。天性之賦。與命之賦。本在一玄。若能打破此玄。則功候可以純青已。

老祖之指證者。與素苞有異也。若以火交運輪於左膝。則不當已。必使舌抵上顎時。如無物然。而後大周天之功夫成者。運而息於不自知已。本來藥味在身心。西南坤土自相尋。此之謂也。三月後當有大覺。然此三月內不可閒坐。必有明自遠方來已。

根淨聽訓。坐功之悟於巧也。汝得之已。然不可徒恃其巧。雖經脈無異遷。若至變遷。則不堪其擾已。當從一定之標準。而爲圓明之功。則太阿可以斬除一切。而通犀可以照物。自在自證自悟

處尋之。

老祖之特證者。當從守空於自然。運息於夾脊時。悟其動作已。果能時時守之。不問其小大周天。四年之內。雖不定游。可望燭奸。此汝之功候證驗覺悟。又與苞鼎異也。勉之。

止容聽訓。汝二月功候。本無所謂證驗者。然以風基論。亦有絕大證驗處。若令汝苦修以證。則五年內外。方可言悟。

老祖實不忍令汝不悟也。故令汝證以三子之百分二十。使小周天可以入手。而風府夾脊尾闕之間。不致有所阻闕。自易於其他者已。如有不能坦適之處。可問三子。使其以個人之得告汝。再以三者相會用之。斯當已。最慎慎。不可多言也。

道開以聰穎之心。會乎凝固之靈。以爲修養之需。其悟於證驗處自多。然爲火交所迫。則有時躁已。故其大周天將屆通運之時。被阻者即在此已。今後既有經驗與指之證。則其悟也。當可得無心之妙已。至於其前也。則一年之內。內功不閒。外行勤爲。其通也可立待已。慎之。

惟慈外行過人。內功實不能獎之。以外行補內功。則坐無間。以一年之久。則小周天運用已。切望以坐爲坐。而定於自然。庶幾不爲隔廢。而身之所適者。亦在是已。然

老祖夜中之特指證驗。令悟而後自有動也。所謂太虛一身在漕溪。本來性命在尾闕。運於息息自安靜。任督通時作仙侶。於斯可以自悟已。勉諸勿忽。

道德精華錄卷二

修學門下卷

修身要義

老祖訓曰。天地萬有。原從一炁所生。炁體圓圓。具陰陽以變化。此所系生生不已之元機也。然其所以生生不已者。仍在生生之日。自強弗息。乃克以成其悠久也。人秉炁生。乃生中最靈之一。賴以參天地以化育萬有者也。是故吾道之行。在今之世。挽劫出數。必於人施其化之所當化。然後羣生遂而地天泰。始克人物同樂。劫數胥泯。成一熙熙皞皞之世界。保吾真炁。返夫先天。斯即吾道之要旨也。人果自修不懈。真炁既固。在世則希聖希賢。歸道則可神可佛。全視此心之自待爲何如耳。有志者可不勉哉。

天之與人。所去幾希耳。幾希之間。所以顯人體天以行其道者。在此衰世。非無聲無臭。所克挽回頹靡。而起垂絕之生靈。故必假手於人以施其化也。是以人之於世。非人人皆能有所化。必人人知其所應化。知化而修。修可爲化。所以人之於修。要當審識身爲天生之一分子。天所賦與。無人無我。無如何之界限。此一分子。果得修之奧微。則充量可與天齊。合天之德即天。不合其德。不倖終於人。且其下趨。將亦不知其所止境已。蓋人在天地之中。不上進則必下墜。此氣運推遷必然之勢也。故人之爲人。要須自明爲人之道。然後上體天道。乃克不失其爲人。若弗自明

。則人道無所守。其欲保全其爲人之本分。斷不可得。不得爲人。欲謂之人。人視之而人。天視之則否。所以即隨其所墮之界。而默爲之處。是非天之有意處之。抑人之自取而已。此理甚顯。人多弗察。猶之人視禽獸。其所以禽獸之。豈人之本心使之爲禽獸乎。特禽獸自禽自獸而已。苟明斯旨。則所以自爲其人者。可不明其應爲之道而守之哉。現之修者。當茲之世。能保其固有爲人之位。即是善者。其克體天而行其道者。則在夙根自明者之增益修持。其上進也。實無限量。是故人之爲修。不在妄求。苟能明其自來。與夫身之克保。便是可造之材。否則吾雖煩絮而竭其苦口。將何所補。但願人各自審。吾之望。亦人人所當爲身自計者也。其各遵勉。至望至望。古今天下。人有萬類。約而言之。只分四等。聖賢智愚是也。聖之所造者上也。賢之所造者次也。智之所造者又次也。愚之所造者。次之中下也。然無一不以中極爲向。外乎道而不向中極者。賢亦無不然。苟以愚而安於愚。則智目不能進。何望乎賢。更何望乎聖耶。姑無論愚者。即以賢者自安於賢而論。不求近於聖。雖賢亦依然與智者愚者之不近於聖而歸於中極者等。又何可以賢而儗乎智者愚者乎。尤可異者。我已歸向中極。則視人皆偏者情也。然而異地處之。則人視已正。已則視人又偏矣。夫已雖處於正。猶是安於愚之境。反以人之造乎賢者。而笑其偏焉。則終歸於愚。而其越乎中極者。尙隔數層。豈知賢者雖偏。而至中極只隔聖之一層。又何得以愚者之難而笑賢者之易乎。若賢者不至中極。亦與愚者不至中極者等矣。且夫中極者。主宰三界。不偏不

倚之妙境。即吾授子等歸根復命之所在也。子等一舉一動。當以此爲歸宿。所謂求復升降。於此起亦於此歸。身心性命。於此修亦於此成。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誠萬途中所會歸之一總極也。修者必求進於是。身未進於是。而心必求進於是。若心不在是。則是反乎中極而爲道外之人也。然而其極之中。幾則微之又微。象則寂之又寂。念則寂之又寂。若無形。若有形。又若有形似無形。舉之而輕爲形容也。擬之而不盡想像也。手不可得而指也。口不可得而傳也。惟竭此一心之力。乃知此中極內確有此毫厘而立千古天人合一之原。實見中極必有幾希。而示萬化聖凡同修之妙。如轉圜然。通體流行無滯。此中有隱隱不動者。主宰樞紐之間。以爲之極。而坐鎮乎全體。苟無此一點之不動。居中極以鎮之。則流行無住。必泛而無所歸矣。此固非躁進者可得而領悟。亦非急遽者可得一蹴而成也。綜之。愚者必有修身之功。乃能進乎智。智者必有明心之功。乃能進乎賢。賢者必有盡性之功。乃能進乎聖人。其命世而不知歸於中極者一也。是古今天下。愚者多而智者少。其賢者則尤少。至於聖則幾幾乎僅已。而至於中極也果幾人哉。人其勿以萬化視萬化。當以歸一視萬化。而其化胥天下古今。乃無不中也。願諸修子。將吾今言細加慎注。則修途得有所歸。庶不墮於旁門之學也。其各勉旃。

心也者。通乎天地。靈也者。達於六合。六合之內。一身可以運之。天地之間。心也可以通之。通乎七。匯乎八。而一貫焉。則身之所以爲身。主乎道。形乎妙已。諸方日日言道。而不知道之所在。日日言妙。而不知妙之所用。用於道者。自得其妙。運於妙者。自合於道。在心之日巧者

必以爲空言無補。殊不知舍道而外。何得謂道。用妙而外。焉得謂道。孰爲是道。孰爲是妙。是在坐之久暫者。各得其所以爲道。各得其所以爲妙也。乾陽用九。无首爲吉。不以事而甘爲福。先禍首者。乃能至於道也。純陽用事。陰伏於下。能使老陽少陰合而爲一。得乾光聚於一體之功。乃可言其妙也。今之修也。尙其言。古之修也。尙其默。今之修也尙其外實。古之修也尙其內虛。外實者聽其言而已。其言未必實也。內虛者修其行而已。其行必有默而明也。故曰道之所至。至平至易。不必言其形。不必擬其象。有形者質之實也。質實則體輕已。有象者外清。外清而內濁已。譬之者。每以青龍白虎爲肺肝。而又以丹田爲玄關。是皆以道爲貴。重其外。多設比擬。使學者難尋其門徑而後已也。殊不知中庸難能。得其真而致其真者。千不有一焉。况乎不以其真。不以其正。而使學者由別徑而入於正途。不亦戛戛乎其難哉。慎者道之正也。矯枉過正。更甚於不慎也。先天之爻。本無畫也。先天之修。本無訣也。先天之坐。本無形也。本來無畫。從何處求象。本來無訣。從何處多言。本來無形。從何處迷妄。世人不然。不以道爲迂闊。卽以道爲難尋。道乃日下。德力日衰。而心乃日巧。思慮利欲日重。殺機日伏。劫運乃生。陽乃日消。陰乃日長。小人日進。君子遠避。果報昭彰。因之愈速已。噫日日修道。以利爲道。而甘爲禍首。此修之所以不堅。而靈乃日昧已。

今日世人之所以貴修。胥賴心神之能保固。保固心神。而自求恬適。心弗肆騫。而神亦自全。淨心全神之要。尤貴無惑。惑之中人。多在不覺。欲其常覺。惟淨其機。以使之精。機靜則動。動

清且淨。淨以自處。無適無恬。恬於所適。於是靈明永固。而性真自圓已。吾諸修子。身涉塵紛。實免世障。當知塵障之遮。皆我惑障。欲其弗障。必正行持。持之正者。雖有其障。可以自遠。行之正者。雖隨其障。可以自回。其用胥在心之恬適。而弗逐惑以相趨。與惑而爭抵。不趨不爭。則定於身者。罔弗運於妙。其中自多保全之地。何在不得自如。所患認道弗真。而心易妄動。一形其動。則機隨之生心。機又以應濁而莫或息。其不流於巧詐。而誤於貪爭者。未之有也。是故修道之旨。一而已矣。純而已矣。知其常純而力養於純。知其爲一而堅守乎一。精勤日進。乾惕弗怠。斯則道之於身。必日於漸進。成吾門之真人。其樂將何與擬。不然。耽耽世福。得之何從。渺渺玄機。登之無日。吾卽不爲諸修子惜。而諸修子從吾何爲。當亦知所自惜也。道乎修乎。真之所在。純一之求。願諸修子各各好自爲之也。

人心所以難定。情蕩之也。生靈關情最切者。卽現世衆所極研之衣食住三者而已。斯三者。原無限量。而其所以生活。則缺一不可。在情既難離或缺。於理則宜有節。夫緇袍狐裘。其衣雖有弗同。而爲煖則一。藜藿膏粱。其食雖有不同。而爲飽則一。蓬茅廈屋。其住雖有不同。而安適則一。其差不過境之或異耳。境之異者。分定於天也。必知天定而後心定。心定而境異。而心無不同已。此心之同。卽是天德。能合天德。乃全人身。此身之所以宜修。而修之所以須求合德於天。以先自立其爲人之身。而後進益求精。而得永固真人之寶丹。以逍遙其真身於極樂之天也。近人不慎講學。而昧修德。於是意少內養。而念多外驚。不知外驚者。惟欲是肆。縱情敗度之由也。

情既放縱。則心勢日拙。德無以修。而徒喪其天已。大都縱情之漸。從習而遷者多。心染於習。則可修之德。必弗措意。應立之身。遂以墜落已。固非有何不得已也。其以爲不得已者。靡非隨俗而流。僅以虛矯爲務也。既涉虛矯。他不具論。卽生活不能或缺之衣食住。亦不能循分自安。而務思奢侈已。奢侈之念日深。因而一身所在。少量入爲出之節。而多強供應求之思已。求而不得。乃以詐欺。詐欺不得。乃以爭攘。爭攘不已。世又安得其不日卽於亂哉。是以吾道降世。最人修養。總在日用倫常之間。果修者人人皆從其間時加注意。則外染之污既滌。自還內體之淨。得其淨而守於身。則動止云爲。一形諸外。胥足爲世法。而克起末運之頹靡。振綱常而維世道。能臻斯境。惟在身之所處。而安其素於行。君子思不出位。所以繫世道人心者。端在乎此。諸子勉之。

人之身也。爲天地所賦。父母所生。祖宗所繫。世道所需。人之一身。何如是之重乎。能重於修焉耳。蓋以人受天地之氣。皆乾坤之化育。故修天地之道。卽盡於身也。修父母之志。卽體於身也。修祖宗之德。卽報於身也。修世道之任。卽濟於身也。父母之德。提攜鞠育。皆罔極之深恩。祖宗之誼。顯諸先例。皆先人之遺留。世道之責。仁義禮智。皆宇宙之則模。身之爲用。其體至大。修之爲功。其任至極。神聖仙佛。所爲兢兢業業者。職是故也。如人不知身之爲重。往往陷於利欲。迷於財色。昧於保身。忍於斷義。若鴻毛。若朽木。若腐草。彼皆貿然不惜。昏昏然不悟也。全在於不修耳。惟是修者亦分內所當然。過積乃躬。修之而愈尤可除。疚伏內省。修

之而明德可新。故修與身不容相離。身與修實相表裏。未有不修而可爲身。卽未有成身而不由修者也。人能鑄其根株。攻其私欲。絕其牽擾。堅其操持。則此身修。身修而後天地之道明。父母之志養。祖宗之德報。世道之任歸。然後自可爲天地間之成人也。諸子以渡人爲懷。以化盡世人爲願。故吾今日先示以修身。而曰爲神聖仙佛兢兢業業者。諸子其各悟之懷之。

修者維何。初在平息以凝氣。繼則化氣而爲神。神氣之能平化。不過持精而使歸一耳。一者中也。中發於外。而弗失於內。是卽和也。得其中和以立修基。則身之所修。胥克參乎天地。而長人界之化育已。在修之際。貴乎能守。其守維何。正而已矣。大凡人於事物之間。一事必有一事之正軌。一物必有一物之正形。其軌其形。悉本自然。絕非人所能揀造。果其認得其軌與形之正。便是我身應持之守。能此持守。則事物之感接於我者。我皆可順其自然之正軌與形。而代天地以化其軌形之弗正使歸於正。而我順事物之自然以施其化。我心自無點纖渣滓之能留。不留渣滓。則空空洞洞。何在不得其中。更何在不在其和哉。是中和者。生也由吾。殺也由吾。而吾無所謂生殺。其生殺之生殺。無非一憑天地之運之自然。以維繫人界綱常。而綿生息之機。以終保合乎太和而已。斯之爲修。修乃得道。道之行化。化以能普。願諸修子遵注而加以慎持也可。

達摩佛訓曰。變和常不同。化合生又不同。變他的所變。就是大變。化他的所化。就是大化。什麼纔可以叫做常呢。我道常。就是庸常不易的常道。你們能行道常道。誰便是聖賢是仙佛。什麼纔可以叫做生呢。我道生。就是生生不已的生機。你們能葆這生機。誰也便是聖賢是仙佛。本來

是常人。是生物。怎麼竟能到聖賢仙佛地位。那不是變化麼。所以就淺處看來。常變懸殊。生化迥別。若就深處瞧這一下子。就曉得沒什異點了。變化的道理。很多很多。簡括的說幾句。第一要變化氣質。假如你們平日性急。曉得了道旨。性就要慢些。久而久之。那性就不會急。豈不是好麼。舉這一層。其餘想你們也不用我多說。第二要變化習慣。假如你們平日因習慣奢侈慣了。不奢侈就似覺不好。這念頭是萬萬不可存的。總要破除他。節儉用度。纔是道理。至於變化風俗。變化運會。總也是人類的責任。說來嚼嚙。我也不說。總望你們能夠知生化常變的妙處。那就好了。

塵緣可以爲成道之資料。諸方何欲去之乎。不有塵緣。何有仙緣。更有聖神佛祖真人乎。古之得道者。有不應緣既滿而方能成者乎。亞聖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今慧雲(熱河道院)既能逆來順受。不爲世俗所擾。其成道已過半矣。所慮者。正功夫之有進也。父母兄弟妻子無故。三樂之中。何若是之樂也乎。財用不足。慮其不足也。正在空乏其身那層功夫。過此層功夫。自然無此慮也。然人欲成萬世不朽之功。猶欲庸人之無所事事。不可也。如庸人者。亦不過與草木同腐耳。欲如松柏之不朽。非幾經風霜冰雪。何以能顯其不朽乎。人欲成仙成佛成神成聖。猶欲不受塵緣之苦。如之何其可也。道乃大道。非旁門小術講求練丹藥鍊鉛汞之可同日語也。關聖訓曰。星星之火。可救燎原。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自古聖人作道。定法則。垂訓方。教訓。

漸也。邇者人心不古。各逞其智。各弄其巧。而弁髦法則。蔑視禮樂。以心之所向而各趨其極。雖有智者。亦弗能善其後已。嗚呼。悠悠之口。必敗乃基。曉曉之辯。必值乃事。奈之何其不辨耶。故曰。靜以制身。默以制心。制乎其心。不敢爲乎非禮已。制乎吾心。不敢爲乎非法已。守其禮。合乎法。以制乎已。而後迫之治已而治人已。故謹於小乃克成其大。慎乎微乃克用乎廣。一不之慎。禍乃作已。一不之謹。德乃失已。失德者其心先亡。禍作者其身乃喪。吾人立乎世界。先養其心。而定其身。養心莫善於寡欲。定身莫善於從禮。寡欲從禮。庶幾乎防未來之禍亂。挽既倒之狂瀾已。故曰。道在吾身。何處弗是。惟視肩之若何耳。道在吾心。何時弗繫。惟視軼之若何耳。是人之所以修乎其道者。養之之謂也。行乎其道者。正之之謂也。養之有素。正而弗偏。夫然後道存而身心性命俱存。而與天地並立不朽已。夫焉有所謂強之之功哉。放之道哉。人身之修。從何自始。人心之修。從何自正。人靈之修。從何自清。人氣之修。從何自固。人福之修。從何自凝。人神之修。從何自通。是修也者。修其本而後爲修也。若以身之所修也言之。則先天之性命。賦於天地造物之主宰。後天之性質。賦於吾身之父母。則身之始也。先天始於主宰。後天始於父母已。以心言之。則心之修也。念止即正。靜極則平。由念之未起而思克其不正。則靜極必動而無不正已。以靈言之。則先天所賦之靈。無不清也。其所以不清也。物欲惑之耳。況人爲萬物之靈。其靈也當有不可思議者。故靈之聚也。則內而有光。靈之放也。則爲官爲語。爲視爲聽。爲飲爲食。爲思想。爲動作。化而至於爲哲爲理。則其用也廣已。推其一本

不外一清。是靈清而後氣固。氣凝神通已。在修者息養言之。初也重乎身心。繼也重乎靈氣。遇則重乎元神已。嗟乎。今世之修者。有自重其身者乎。既重其身。何爲利誘。有自重其心者乎。既重其心。何爲障惑。有自重其靈者乎。既重其靈。何爲欲蔽。有自重其氣者乎。既重其氣。何爲自戕。有自重其神者乎。既重其神。何爲自誤。有自重其體者乎。既重其體。何爲自損。是修之難也。有若是其難者已。然而身之不修。利能誘之。更足以損也。心之不修。障能惑之。而終爲枯槁之骸。靈之不修。心身雖任意。而欲其所欲。終必爲無智識之形體。而靈自與體分已。氣之不修。欲自強者。不亦難乎。然之不修。則凝精不化。終無所成。神之不修。心何以主。而魄惡用事已。是大道之修養。必先重其身。以正心清靈。而氣自固。氣自凝。神無不通已。故曰。息息相通。一氣運之。息息相轉。一氣化之。息息相結。一神通之。息息相孕。靈心主之。息息相繼。身也守之。於此可見息息之養。不離吾身之靜。能有所靜。自有所定。定於一。而後天賦性命與父母所賦之形質。相合爲一。而爲息息所化。以返其真已。是修也弗難。惟心也有恒則難。恒則不難。堅也惟難。堅也弗難。終始爲一則難也。嗚呼。終始無間。乃可自定而專於一已。

昌佐神訓曰。盛衰循環之道。富貴榮華之福。惟能仁厚和慎者。可保久長。有盛有衰者運也。轉衰爲盛者道也。人在循環之內。不能逃天數之必然。實能盡人事之可信。如人於方衰時。存勸善慎發之心。於方盛時。抱有餘不足之意。斯可以轉衰而爲盛。轉盛而爲衰。而終始無間。乃可自定而專於一已。

怨於時運不偶。不亦謬乎。

諸方向道。足見夙因。根之植也。要非旦夕之功。今得良會。獲以勵修。無限前途。幾多佳果。所望由是自培。虔進弗懈。心既堅定。源必圓凝。濁穢無所搖。神明遂以通。不搖而通。道即身。身即道。以之度世。無劫不化。以之拯迷。無人不救。此吾

師講道所以首重修身也。諸方今欲言修。須知身外無道。執着有身。亦非道也。必宏公世之心。救羣之願。先正其身。然後藉身行化。而離身便可得道。蓋真源結而本性復。天地有盡。而我清靈可脫造化。以自由運行。所謂位育。即斯道也。諸方盍其勉諸。

孚聖訓曰修身者。必先修心。修心者。必先修意。修意者。必先修神。修神者。必先修靈。靈修者。必先修氣。故氣之不修。靈也不聚。靈之不聚。神也不馳。神之不修。意乃有妄。意之不修。心也自渙。心之不修。身必不正。故欲以天道人道循環不息一貫通之者。則必使氣平而健。乃能固然於無形。而天理自不爲人欲所蔽已。所謂人欲。從心之所好而爲欲者有之已。從心之所惡而爲欲者有之已。從心之所喜而爲欲者有之已。從心之所怒而爲欲者有之已。從心之憂患畏懼而爲欲者有之已。從心之哀樂悲歡而爲欲者有之已。是心也。爲吾身之主。而身也爲修之用。不能定其主者。則喜怒哀惡動於中已。不能運其用者。則畏懼憂患悲歡現於色已。動於心者。則意神必有所惑。現於色者。則靈氣必不自固。有所惑而不能自固。雖欲自行不息。豈可得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即修身之要之時候也。自行而能健能強能不息者。未之有也。

。凡有所謂自於人事者。即我字之變相。安有天理存於其間。其不流於人欲者鮮已。蓋愛惡憂患之見存於心。則必任其意之所爲。而自順遂。自爲哀樂。欲其健強不息也。不猶握苗而助之長乎。此無他。在平日自修功候若何耳。能明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者。則喜怒哀惡恐懼悲歡之見。自可消除於無形。而心靈日固。神氣自充。夫焉有所謂人欲者。諸方細思之。此種平庸功候。從何處得來。曰非坐而不問。又誰能齊其基培其根耶。各各勉之可耳。

氣運循環。變化無端。以變爲變。而變中自寓定機。以化爲化。而化中復含亂象。修於其時。乃克立乎斯世。此道之不因時勢之變化而變化。然其變化猶仍得其變中之定。而鎮乎化中之亂。所謂良工心苦者是也。獨是天下滔滔。人欲自守。其又何術而克守之堅以底乎其所成耶。亦惟從變化之氣運。而不爲氣運所變化。庶乎變其變者。吾可以定其變已。化其化者。吾可以已其亂已。是在息候存養之純。以入於凝氣之凝者。則變無可變。化無可化。而變化胥在吾氣之變化。見其變化以氣之變化。心之明之。而自不隨其所變化。此即脫造物之大治而爲大治。以造物之道之妙用也。諸方從。

師修道。當茲時世。吾以爲所宜自養者。守氣之堅以期處之而定。斯於道也。可以得言其修已。至若養氣之要。尤在存心。心之能存。惟仁是基。基乎仁者。則隨處皆我惻隱之懷之所含蘊。有此惻隱。心自不放。不放我心。便無所謂利名。無利名之心。則無所爭。不爭於人。則人之爭自弭。人我兩無所爭。變無弗定。而化無所亂已。是又救世必先修身之大法也。願諸方好自爲之。

師道爲度。所冀吾先覺諸方身爲之率者。如此而已。慎弗自棄。時世造人。人之立於時世而有所造。要非隨逐混流。而毫無自立之能大有其爲也。各各遵勉。至望至望。

守沙仙王註。凝氣無所變化。而變化乃有所定。此宜細悟。修養到此。乃見真實之道功已。不然。與俗浮沈。無在不隨氣運之變化而變化。雖一小節。亦不能自定。尙何道之可言。修之可言哉。諸方審之。

又注。利名而從有心以求者。罔弗爭。非謂道中絕無利名也。是宜深悟。

孚聖又曰。人心不古。而利欲乃中於無形。遷其性以動妄念已。然在今日之世。其不安念於利。而克自制無形之欲。以慎養乎性者。要非堅苦持修。明孔子之三戒。顏子之四勿。以嚴其行。懷曾子之三省。楊子之四知。以守其內。不足全身而期終立於世也。人之立身於世。固不在身之存否。必於其性之弗失。而後靈乃永保。保靈於世。身在靈在。身去而靈猶自在也。靈能自在。則世之爲世。以吾身之性靈。可以長明其世之所以爲世已。不然。世惟利欲之厲氣充塞於中。靈明無以保於身。而亂離乃以見於世已。故修身者。志在救世。而救世實所以自保性靈也。人鮮究此。利當其前。每至心動於妄。妄動於心。利未必得。而因其心有此妄念。於是性遂以遷。靈隨爲昧已。昧其靈而遷其性。縱或得利而克暫娛。無性靈之安享。其樂亦僅已。而人不以其僅而終以爲可樂者何耶。不識身之偶存者。爲一時耳。不以一時而徒存樂觀者。不知性靈之自在。爲長且久也。但長久之性靈。仍弗自見。故不以爲可長久也。弗知不修其身。安見其性。不見其性。安

知其靈。故欲性之克見。非先修其身。而弗因妄念而馳其心。庶幾自見其性而知其靈。知自身之有性靈。然後性靈之不滅。乃足以成其普救大千世界之功已。諸方日日言修。其於爲修之道。亦多知之已。獨是其克精進而得自見性靈。當仍勵志於三戒四勿三省四知。使內外無間表裏相通。切身而淬礪之。其用斯臻於無窮。出世入世。均皆由是自在而無弗在已。各各細審是望。書曰。若登高必自卑。若涉遠必自邇。觀此知天下無一件不由淺而及深。不先難而後易。夫欲躡等而進。勉強而致者。未之有也。比之諸方今日修道。明日即欲得道。今日學仙。明日即欲成仙。不得道不成仙。竟曰無斯道無斯仙。是亦謬矣。或今日行一件善事。明日又作一件惡事。天不即予之以賞罰。又曰皇天渺渺。感應無憑。此言又豈近理哉。諸方有同日而修者。有同時而修者。何得臻上乘而不能一致者。此豈有他道哉。審視其堅恆與否。自有異同。若諸方能同日而修。同時而修。各乘其堅。各秉其恆。各同此心。各同此理。而身之證菩提。得極樂。有不能一致者。吾不信也。

道曰大道。其實無極而太極也。然非從無極之始。於此混沌沌沌之中。覓出津梁。又安知太極之根。從何測其起止乎。是故修者必須先明道源於不睹不聞之中。尋出至隱至微之體。所謂虛而靈者是。顯其細已甚。曰黍珠一粒。又若有可象者。總之。無形之形。無狀之狀。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即入心中藹然一片仁慈。雖然。雖至頑至劣之夫。亦不泯此仁慈之性。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修者豈有他哉。不過守此仁慈而已矣。何謂仁慈。如齊王見牛之穀腴而不忍殺之。鄉人見孺子之墜井而惻然。是皆仁性發端。天心來復。由此思之。此個動機動念。在在皆是。惜人弗及覺之耳。學者苟從天真發動處擴充行去。自然築道有基。但不可務博而行荒。祇須守約而行微。一心皈命。五體投誠。即古云心要在腔子裏。念不出總持門。由此愈約愈博。愈隱愈彰。其約之彌精者。其執之愈廣也。學者可不以儉爲本乎。雖然。儉德爲懷。固以約鮮失之良法。苟不出之以謙和。則一聞躁暴之氣。必至起火傷靈。故守約必須至和。在在至卑至小。不佔人先。始能虛已下人。則仁性常在。道氣常存矣。若不尚慈而尚勇。不務儉而務博。不居後而居先。如此心是凡心。氣是凡氣。人身雖在。天性已滅。其不死亡者。未之有也。安望重有三寶者持而不失乎。是以人具仁慈。尤足以得衆之歡心。以之作戰。戰無不勝。以之守城。城無不固。是柔和之氣。爲修身築道之基。天之人。必予以仁慈。果能克念歸仁。長生永久之道。則在是矣。諸修子既列。

師門。當明修字著手之道。必從仁慈入手。所謂一身仁。一家興仁。一國興仁。一國興仁。苟能將此仁字作得圓滿。又何愁身不修。道不成哉。願吾修子。各各注意。慧真人訓曰。甚矣爲人之不易也。人而曰爲。此際正費討論。第一倫常道義。第二積功累行。皆人生所應爲也。自古聖賢仙佛。莫不由此著手修之。若捨本逐末。而望有成者。未之聞也。大抵人生天地之間。列於三才之內。既曰爲人。必做一番驚人事業。雖不必名標青史。亦當稱許鄉鄰。方不負父母生我。天地育我之德。苟一味沽名逐利。生何榮。死何哀。失其爲人之道。其恥孰

師道傳世。首以倫常道義爲先。廣行慈惠爲輔。度人度己。兼而行之。深願子等懷滿腔之仁慈。行一己之方便。勿因利所誘。勿爲名所奪。庶不失爲人之道也。無如今之人則不然。所言者皆理忘義。所爲者皆是弄非。一副鬼臉。兩隻鼠目。深恐世之財獲難盡。貪婪無厭。以致相習成風。造下種種罪孽。上干天怒。五劫並施。際此秋聲起處。災劫並行。深可憫也。故前命各院職修諸方。以積善之法而化戾氣。查酒色財氣爲人生四大魔關。而財之一字。尤難打破。以致各種非爲。皆由此而生。吾深願世人等將曲禮臨財毋苟得一語三復細味。或可少減劫數也。其各悟之。現今爲化。必聚善靈。吾

師屢已訓及。想諸方自無不慎修持而行此大功德。以弭世難。惟是聚靈極難。而消散甚易。何以消散。要必有故。須知其必然之故。而各謹本身之持守。庶幾氣平於沖和之中。而言動皆不爲俗習搖惑已。言動不自搖惑。則本體清明。在在均能自反。自反而誠。則身日處樂境。無論外界若何紛擾。而中真恬定。決不因外界之紛擾而有所餒。遂自不顧其言動已。言動有定。則事之應行。罔弗握理之真。而發乎自然。以施達其所當然。不假巧飾。不藉欺文。而事之所在。無在不見。救度之事。亦無在不得修身之旨已。身與事合。事隨身施。世之所以爲世。將不難因吾身之修。吾修之能。以維其淺薄之所願靡。振枯超腐之功。身得之而世賴之已。諸方志道。今值多事而應勸修之會。願各悟勉。萬勿粗心浮氣。逞渴慾而昧其言。藉偶明而妄所動。斯則身得其修。而事

足化却以平寧於世已。望之遵旃。

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不爲過已。過而憚改。可期聖賢。若不以過爲過。而怙惡不悛。以自身自心之智巧險譎。以掩飾已過。而欺神欺人欺天下欺後世。欺已身已心以害人而害己者。其罪可勝誅耶。其性命尙能存乎。君子之道。修心爲上。修身次之。修口爲上。而修心又次之。口也者。殺身之利刃。害世之戈矛也。是以謹其言者。所以正性命也。故曰。不爲己甚之言。不爲傷世之言。不爲狐媚之言。不爲諂諛之言。不爲離間之言。不爲月旦之言。不爲道人長短之言。不爲亂淆黑白之言。不談人之不才以爲言。不說人之過惡以爲言。凡此數者。以之深則深。以之淺則淺。不過詭譎之流。而好爲尖刻之言者。以此爲己之能己之巧。其忠恕無存。何有乎性命。甚至以疑似言語。而爲己談鋒之快利者。不問事之輕重。不問有無利害。是人也。道外尙不可。况於道者乎。况於職守方乎。此不得不以性命之重。爲諸方一再詳告之也。何以言之。未生之先。即有性命。既生之後。更宜保固。性命者。靈精一炁之所化生也。先天之先。日盈日長。後天既成。日消日息。長盈則日生。消息則日耗。故曰。言多傷氣。傷氣則失神。神失而精靈日亡。精靈亡而心身之所恃以爲主者。將何由而固也。故人以身心爲天地。予日非也。予則以精靈爲天地。而以口爲天地之所交。性命之所主也。先天後天之說。諸方已略而悟之已。由此亦當悟及性命。性命能悟。則心身之所主者。不將脫乎陰陽造化之生歟乎。各各詳而參。慎而悟。以固其性命也可。

道旨無非以內功外行四字爲主腦。而外行固不易舉。內功蓋亦難矣。夫內功言修言坐。坐而不修。則龐雜之念難去。修而不坐。則魔擾之念易呈。故坐功者。即所以教人正其心養其性也。性而不養。則近於偏。心而不正。則放僻邪侈之事。無所不爲。從此害理味情。勢如決堤泛流。一日千里。誠不可爲之收拾也。夫坐最宜得其平。得其適。不得其適。則性心易於流露。不得其平。則元氣易於傷亡。元氣傷亡。性心流露。則性心日在縛束之中。積久腦海龜山。日見枯竭。所以言修言坐。誠與性命有莫大之關鍵在焉。稍一不慎。若言性命。殆亦挾泰山以超北海。而吾道屢言坐功者。蓋亦願諸子知重其性命也。凡各院所言內功者。蓋又言之細且詳。幸諸子其各一研究之。遵之勉之。

人之生也。無嗜欲則不領略聲色臭味之妙。無功修則不能漸還夫本然之真。然聲色臭味之妙。何嘗非本然之真。蓋修功未至。則一聲一色一臭一味。皆足爲身心使命之累。修功既至。則處處皆聲色臭味。即處處皆本然矣。處處不離耳目鼻舌。即處處不睹不聞矣。處處皆視聽實嗅。處處即本然動靜矣。功修所以關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然其工程奈何。一曰正身。一曰清心。一曰以正。有聖德之五事在。念以知其歸也。禮以踐其所歸之路也。舍以去愛也。齋以絕物也。聚以歸真也。工夫之中。具有指點妙義。因外境而指點其內義也。五事惟禮中指點。更爲深長。起立跪坐之間。靜觀物我本然之性。由每事以尋求其指點。因指點以求綿密之工夫。身於是乎其可正。

矣。心何以清。清於外境之無所擾。尤清於內德之無所蔽。心有七層。寓有七德。復有五官。各妙其用。何謂心之七德。初心真現德。心妙發隱德。心仁篤真德。心靈明識德。心裏惠德。心表信德。心包順德。此之謂七德。何謂心有五官。心有妙眼。能觀無形之色。心有妙耳。能聽無聲之語。心有妙鼻。能嗅妙世之香。心有妙口。能嘗喜德之味。心有妙識。能了精粗之理。盡此五官之用。而復於七德無虧欠焉。心如是乎其可清矣。性何以盡。盡於心之所能知也。尤盡於形之所能踐也。心以返招爲知。則理無遺理。形以順應爲踐。則形歸無形。知其全體。復知其大用。此我之性明。而萬性不外於此。踐其當然。復踐其所以然。則發揮盡妙。而於穆於此。不隔夫形色。即性也。不知者。以形色爲形色。而知者。視形色皆本然。形色未踐。無言性也。形色能踐。亦無言性也。形不異性。性不異形。而性如是乎其可盡矣。由正身以至於心清。由心清以至於性盡。此常人之修進也。自外而內者也。修之以其漸也。性盡而后心清。心清而后身正。此聖人之修進也。自內而外者也。修之以無待也。然而聖人之修進。非常人所敢望矣。

韓仙文公訓曰。凡日用尋常所不可離之一切見聞知覺之事。皆後天事。而好奇好高之輩。罔不以爲平常。覺與仙佛之道。長生之術。有絲毫弗能涉及者。遂躡跡以求仙佛捷徑。涉遠而求不老神方。孰知愈修而佛愈遠。愈練而神愈離。此何故哉。捨本而求末。捨近而求遠也。不始何得其終。不人何得其神。此所以宣聖示子路以事人而後事神之妙也歟。夫人事若能盡合其宜。則不仙而仙。不神而神。然合宜亦莫視爲不奇也。至神而不可測。莫不由合宜以生也。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孰非神聖之基。如均不失其宜。則綱紀既有條不紊。性命自返始歸根。今有人焉。口言修道。亦強爲善。期仙真佛。貪生怕死。而於後天之人事。毫不知求。親者失其爲親。故者失其爲故。厚者不厚。薄者尙堪問耶。如是而修。如是而練。人事既少其修。尙望仙佛之成乎。是以修後天尤須由根本以求也。根本者何。孝弟而已矣。孝弟者何。親其親長其長也。此又渡已渡人之大法也。由是而修。則存乎心者心不外矣。練乎神者神不散矣。不外則內得其中。致中則天地位焉。不散則神得其安。神安則事明。事明則靈充。靈充則烝固。烝固則萬物育焉。夫萬物亦秉一而生也。是以上古之時。草能行。木能語。此非無稽之談。稍有格物之功者。即能研究到此。人不知求耳。求則無不可明之事。無不可明之理。人事不能盡。如能處處尋之以中。則存其中者。莫不得其中。發於外者。罔不得其和。聖人大法。無非此也。人以爲平庸。而爲其不易爲者。不失之於過。即失之於不及。成聖成賢。因之而鮮。尙欲仙佛之位乎。先天之道。無可道。不能道。道之亦不能得其道。道不過強名曰道。又何可得以言揭示其爲道。是以天不言。而聖人亦欲無言。可知非言可以形容得出也。凡可以言形容得出。人可照言行者。無論佛經道旨。以致耶回之引。人入勝各善言。均後天有爲法也。有爲法。如露亦如電。然返先天無爲虛空之象。舍此又如欲登高而不自卑也。諸子修道有年。明此奧旨者。有慧雲善澤等五人。(熱河道院)如此而修。日進高明。如此而練。日見神清。高明神清。漸入玄妙。始而念動即覺。終而無念先覺。佛曰不怕念動。祇怕覺遲。可知覺之一字。爲修養後天者之至寶也。覺如覺如。如此人盡覺其如。則隨其

矯。將極樂其天。大同其境矣。勉之勉之。

周仙流溪訓曰。茫茫宇宙。芸芸衆生。百變萬遷。無有底止。神靈之訓誨。政治以糾繩。而光怪陸離之事。畢見於前。刀兵水火之災。日隨於後。豈好生之天。固如是以勵人歟。實人之身。修虧缺有以致之耳。功修之道不一。無愧於己。斯爲修己。無忤於人。乃足安人。欲人之安。必先修己。修己者。非屏除人所不能除也。屏除人所不能除。則近於奇矣。又非習染乎人所常染也。染乎人能常染。則又流於俗矣。奇異者多炫世。炫世則視古聖賢之義銘爲迂闊而不守。慎獨工夫。日日喪失。何可言修己。俗者必偏鄙。偏鄙則品日流於卑下。不爲富貴所搖。即爲威武所屈。搖其身。屈其志。則天賦之真靈去矣。又何以言修。故真修己者。不言修而身已修。不言安人而人已安也。人人如是。則人人得修而安矣。人人相安。災異何由興哉。此平易近人四字。爲在上者治民之道。即在上者修己之功。而不愧屋漏一言。爲在下者處身之要。亦即在下者修己之方也。不尙奇斯能平易。不趨俗乃能無愧。修己之道。如是而已。

求道之要。首重修身。何謂修身。孝弟忠信也。慨今世道衰微。道德淪喪。蚩蚩者流。動曰修身。察其行動。輒越修身之範圍。往往行事乖戾絕倫。徒具修身之形。實背修身之旨。觀此景象。良可歎已。第余之所謂修身者。當具孝弟忠信四字。蓋孝爲百善之先。弟爲倫常之表。盡己之心曰忠。有言能踐曰信。當此末劫橫流。紀綱陵替之秋。薄海人羣中。能抱此觀念者。寥若晨星也。凡入道者。早種慧根。宜力挽世俗淺風。孝悌爲善。恪守訓言。果能朝惕夕勵。百折不渝。則

修身之精旨。庶可達已。諸子勉乎哉。
默真人訓曰。世風頹靡。俗尚欺僞。性無所養。靈以隱傷。舉世滔滔。下流是逐。吾師憫沈淪之衆。特開道奧之傳。三載以還。度拔不少。其人而昧於塵障。相習巧譎者。猶不免視大道如弁髦。不知道院所以因神施化者。非神之真神其神。而能獨樹其虛無縹渺之靈職。必借人之誠感有所契合。而後始克彰其赫濯之靈。以警頑而導歸於善。此吾師之所以不得不借沙盤木筆。與世相周旋。以期神人之溝通也。其實道之所歸。絕不在此。假使人能自修其身。久而固懈。心明性復。靈炁充結。則身即道。道即身。身即神。神即身。一炁所涵。是道是神。一誠所通。爲造爲化。故曰知幾其神。可見神者人人皆可爲。非神自神而人自人也。諸方修道。當知篤修此身。使人而神。斷不可以神爲不可能。而甘逐俗流。以墮落於莫知所止之境。庶乎修乃見功。而志終無怠已。若竟視神爲難。則舉所謂修者。既無補益於身心。則無知之徒。嗤爲迷信。執爲口實。非徒去道日遠。而院壇之設。縱使朝朝膜拜。曾無以副吾師之望。其必轉滯大道之昌行已。是宜慎耳。諸方篤誠於道。具願進修。何一不有夙因。但既言修。必當知乎修之要。人之所以修道。非是身外有道也。道既不出於身。是以須修其身。修身者何。不外正心而已。心果正已。則一切邪念屏絕於內。一切隙行自免於外。內絕邪念。外免隙行。則俗以爲型。人可同化。而度拔必宏。功之所著。神乃其明。神而明之。則所欲無不正已。

論道心天心人心

老祖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十六字之薪傳。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傳於湯。湯傳於文武周公孔子。核計數千年矣。諸子與人同耳。
夫人爲萬物之靈。靈於何物乎。亦靈之於心耳。心稍有不誠。則欺妄之念生。而心之靈必蔽。心稍有不正。則邪僻之思入。而心之靈必亡。蓋心爲載理之區。亦即盛欲之所。苟理不勝欲。而欲即足以勝理。一毫之差。千里之謬。聖賢仙佛。所爲亟亟致力者。惟爭此須臾間耳。故儒曰正心。道曰修心。佛曰明心。其名雖異。而維持保護此心之功則同。所以欲淨理純。然後天心復。存誠去僞。然後物累消。人能竟此功修。返乎赤子之心。貞乎不二之心。善養其心。擴充其心。自然靈明大啓。神氣常伸。將見從事於儒。則至善可止。從事於道。則丹砂可獲。若從事於佛。所謂回頭彼岸。舉念須彌。非空非色。無人無我者。又何五蘊六塵之是累吾心哉。嗚呼。造化真機。陰陽消息。吉凶悔吝之交。氣數升降之故。是在有志於道之士。善爲愛持。善爲充積。其中受用。真有不可言諸形容者。若夫庸愚無識。靈明細蔽。能持守不失。則鶴算可期。加保養之功。則長生可冀。中等以下之人。且能如此。况心學之修者乎。諸子勉旃。
和聖訓曰。夫真乙之炁。即道心也。道心者。非人心也。亦非人心中心思慮之神也。乃五行中精一之神也。得此道心。方爲真諸妙果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或曰。但參禪打坐。俾人心泯滅。即不得道心。亦可超凡入聖乎。噫誤矣。殊不知人心如稂莠。道心

如嘉禾。縱使稂莠剔除。而嘉禾不植。即到萬寶告成之候。夫復奚益哉。悟真篇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即斯意也。嗚呼。大限臨頭。而生死輪迴之根蒂。若不淨斷。豈非出此輪迴。入彼輪迴。生生化化。果果因因。無所底止乎。各方味諸。

老君訓曰。人皆知世道人心之壞。而不知却變之來。罔不鑒端於此。心爲形氣而動者。人心也。人心難公而易私。心爲義理而動者。道心也。道心易昧而難著。欲其私者公。昧者著。舍道其孰與歸。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恒久不變。自然私者公。昧者著。而達乎中矣。人心危者可安。道心昧者可顯。是世亂可平。切要可消。人欲不羅苦海。何舍本而求末哉。夫心者本也。國者末也。人人皆憂大局怎好。大局怎好。國何以太平。何以太平。而置心於不問。吾不知其何以爲道也。心平魔滅。魔滅何爭。爭起於心。心爲魔使。魔不得用事。惟理可降。降魔以理。猶治國以道。上無道魔大。下無道魔小。吾。

師欲挽世道人心。所以先從降大魔入手也。大魔既降。小魔易於聽命也。人又何必以爲疑乎。人能澈底覺悟。天下何患不五教統一。何患不同享大同之福。又何門戶畛域之分。人我之見。同登彼岸。同唱昇平。雖極樂世界。無過此也。各各可以悟之。

莊仙周訓曰。萬里之水。一滴是源。千尋之木。寸根爲本。百衰之衣。厥綱在領。而世界萬有。其生之初。亦惟是一源之所化育。是知事物繁殖也固矣。而得其要以挈之。則迎刃而解。探驪得珠矣。此之謂知本。事物然矣。人則如何。人之誕降。固法天地而加乎萬物上也。則其有大本也。

必矣。深索而詳求之。則性也靈也。皆人之本也。此從氣而言。其義遠而深。更於體質中求夫本焉。則惟心乎。心也者。君主之官。而統紐乎百骸也。人之軀軀然而七尺。其耳目之聰。視察生焉。四體之具。胼胝勞焉。以及十二經之脈。臟腑之位。莫不蘊氣神而通血液。則人體之構造。固順五運應六氣爲一小太極也。營衛肢體。作用各殊。其本乃在厥心。靈府本體。湛然而虛。晶然而明。動而順應。寂而常存。凡夫陰陽週互。靜存動察。莫不極其用。而爲全體之根。手動足行。耳聞目察。言語之發。事物之應。亦惟心之命是承。此體質之求而見者也。若夫復本然之性善。保圓瀕之清靈。又豈外乎心哉。聖哲智愚之分。義利正邪之判。其相去也。雲泥而萬里。而其本然之分。即視乎隱微之寸衷耳。嗚呼。大哉心也。危哉心也。帝堯道微人危之說。所以爲千百世之心傳也。世之人可忽視乎。

李聖訓曰。夫人秉天地之正氣以生。生同此心。心同此理。道也者。人生不可須臾離也。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心一也。何有道心人心之別。如行路然。行平坦大路則自安。行崎嶇小路則自危。道心平坦大路也。人心崎嶇小路也。舍大路而弗由。自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人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求之者則道心自得。危而安也。舍之者則道心自失。安而危也。是以心有定嚮。趨之者必達其目的。雖其中經歷百折。不爲所撓。必能循途守轍。漸臻於安善之境。非知止者而能若是乎。大學曰。知止於至善。中庸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皆言心之有定向。弗爲外物所阻。則安者更安。危者轉安矣。

。故曰平易其心。安而不危。險詐其心。危而益危。可見人之安危。必視其心之平易與否爲轉移也。諸子早日回頭。堅定趨向。則危險之苦。庶幾可免受已。其各勉之。

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生而人心明。所以求其放心者。即全其道心也。此聖賢相傳之心法。亦吾道之主旨耳。夫人之一身。惟心最靈。即如今之所言之靈學。莫非以心腦二者爲主體。而爲身之主。亦莫非先天原靈之所寄也。故其心思之若何。即有外現之行爲。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欲求其誠。先正其心。此爲探本獨一無二之法門。不可忽也。今日諸方。對於道者似迷似悟。或惑於迷悟之間者。皆由其方寸之內未清澈耳。苟能反求諸己。則不難得真境界矣。是乃各各之緣。非可強求者。惟視其自悟爲何如耳。各方勉之記之。

夫人生今世。惟心多惑多妄。欲求真心。雖踏遍大千。亦不可得。昔佛與阿難七次論心。終之以尋常。所謂心者。乃妄想耳。非真心也。真心即性也。圓覺經謂衆心安認六種塵緣。爲自心相。是尋常所謂心者。乃六種塵緣之影耳。此心本無。唯因外有六塵。故內現此心。外因有色。內則起愛色之心。外因有聲。內則起愛聲之心。外因有香味觸法。內則起香味觸法之心。蓋真性如鏡。六種塵緣如形。此心如影。若外無六塵。則內亦無此心。此心豈非六種緣之影乎。性鏡則常自若。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三種心。亦妄想耳。真心無始以來。未嘗或動。豈有過去未來現在乎。不可得者。即謂無也。譬如飢時斯食。食止則此心不動。何有過去。正食知味。即現在心。未飢不思。此心不動。何有未來。是此三心。隨起隨滅。

故謂之不可得。列子謂孔子疑心而用形。心不著於物。而廢之。用形以應物。吾深愛此言。蓋得夫必不著於物耳。吾道在修諸方。五教皆有。而於佛教尤多研究。淨修者衆。即連正二掌（杭州）日誦經典。究於經義何所解耳。若謂誦經有過去現在未來則誤矣。蓋經者徑也。示其修爲之道。若有著相。則無徑矣。吾嘗聞誦心經。以經可解過去之孽。保其現在富貴。求其將來善果。則是著相之修。必將此心掃除盡淨。則經之爲用。方是真正淨功。吾望在修諸方。善體善悟。不負吾今之饒舌也。記之。

天地之爲道也。至深且宏。充之瀾闊。會之在茲。無形聲之可求。有順養而流化。四出萬入。各得所誠。靈神清化。互相遞進。順以適中。紛繁何述。道在中矣。偏倚何云。無欲無忽。即吾道也。明心而已。明乃明其無明。是明明。明其明明。是佛明。所謂顯焉在前。隱微入密。惟微惟危。少躐於以不明。明其具焉。然而多心累明。明其萬修。上縛於一。是大道之闕也。今也師道風行。遍地設院。修方萬有。而於內功能得其真奧者。十無一二。滬院爲環球道紐。修功一層。尤應注意。須知修身。即是齊家治國之本。誠意正心。何可漠然。尤爲修身之基。諸子其各悟之勉之。

人心之動。動於幾微。天心之移。移於無形。幾微之動。存乎其理者也。無形之移。移於其潛者也。故有是心。乃有是理。有是理。乃有是事。有是事者。善惡之作。皆起於潛。潛也者。因其默化之功。而定其靜者也。靜生動。動則移。移則善惡介乎其中已。是以君子以其心之靜爲動。

以其身之安爲移。焉恐有不善之幾存乎其間也。善則平。不善則險。善則正。不善則偏。善則固。不善則渙。善則容。不善則躁。是善不善之分。由乎一心而定乎終身已。故曰一朝之患。終身之憂也。一人之言。衆人之的也。能改其不善而遷於善。則修心之功。庶可與天心同其轉移也。或曰大本無心。人心即天心也。人心之正。可以謂之天心。人心不正。亦可謂之天心乎。天者居無極之至顯者也。居於至上。而下系乎人心。皆蒸化之力也。蒸化也。善者可以通乎清靈。而人心與人心並已。不善者。其氣也濁。其靈也昧。其心也通乎私欲。又安能與天心並耶。是天心之居乎上者。無所不通也。通乎其極。無所不清也。其運也而後化。其化也而後動。其動也者。生生也。天無私覆。故無私生。無私生者。乃見乎天心。此人心之守乎公。乃能見乎天心。通乎天心也。諸方心存乎公。自能見乎天心。心存乎清。自能合乎天心。是天心也。人之心皆存之已。能不爲私惑偏見。及自以爲功者。始克明其心之明已。今也各各之坐也。較昔有進益已。各各之功行。較昔有堅定已。然而偏者弗能除。自是者弗能抑。何也。各各希心尚未退也。希仙希聖。是希之上者也。固曰吾之功行。已圓滿已。吾之慈業。較他人高出萬萬已。一院一會之功。舍我其誰。既不坐功。與夫不必再行慈業。即可以有成也。是人也。病其心而喪其神味其靈已。何者。吾之慈業。人孰不知耶。即不知。自有神知。而况享大名於各院耶。是心也。天心乎。人心乎。不自以爲功者。乃能竟其功。不自以爲是者。乃能是其是也。有者曰。希仙希聖之功較遲。何如以希仙希聖之心。轉而希名希利乎。是人也。品斯下已。雖云其下。較之自以爲功自以爲

是者。尙高一肩耳。何者。岸然似道。而其心非道也。是以僞君子與真小人之品格欺世耳。有識者可以悟其概略已。諸方當以無功爲心。無名爲行。無已爲修。庶幾免乎今之世已。各各慎而行之可也。

德修詩至。道高毀來。雖然。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望修養諸方。充其靈。固其烈。則魔之來。魔適足以增吾之道。堅吾之性耳。心斗之悟。慧地注天人合體。今慧雲（熱河道院）悟天人合一之說。果有進境之妙矣。進於天則大理通。通則不滯。不滯則隨機而變化於無窮矣。氣之感也。知夫清濁矣。樞之紐也。知其在矣。人之宰也。得其主矣。靈之充也。制夫魄矣。魂之用也。不爲惑所擾矣。內體之養也。得其健矣。體充而爲實光輝現矣。誠乎中。人也。天本無分也。分者人自分耳。天不與人分也。人失其真。則魂無所附。靈無所居。徒魄惑之輪矣。與天合者氣耳。非理也。與天合者濁耳。非清也。與天合。合其理。與天合。合其道。理合道合。則人不人。而心不心矣。人乃天人。心乃道心。更曰天心。要在人能體夫己之主宰所在。及天之樞紐所居斯可耳。故孔聖以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教後世之爲政者。

老祖復以心斗之說啓後生。今果有慧掌雲發揮其義。吾不得不爲之揚。以爲同人作進修之的耳。慧真人訓曰。人有三心。一在腦府。一在絳宮。一在丹田。而血肉之心不與焉。上心。性居之以爲主宰。中心。神居之以爲運用。下心。氣居之以爲培養。涵育之久。三心合用。故志於道則心合。誘於物則心分。分合之機。危微之所由判也。善持心者。敬以防其外。靜以養其內。積誠之

久。表裏洞然。故心之所發。可以徹三界而燭幽明。故謂其心之不靈而廢棄之者。是自誤也。恃其心之至靈而妄用之者。是自誤也。誣之與誤。同歸一敗。故養心者必須恬淡寡營。貞固密守。醞釀功純。心原一致。將至形神俱妙。與道合其已。諸方體之。

滄海橫流。浪拍蒼空。大觀也。而亦悟道之機也。諸方日處塵海。可知者。事之變幻也。可見者。情之浮動也。事變當前。而情無不動者。心無定主也。故隨幻而心無不浮。浮於幻中。則心由事情之形。而心無在不為所役已。吾觀於海而浪之拍空也。而吾心自如如而覺其可觀。而弗以觀而動吾情者。無他。道在於心。而心以道為體也。體道以為心。雖拍空之浪。常人觀之而無不駭者。形也。形莫非幻。駭之則心動。而浮自入幻際。而道失於心。而心浮於情。其不能自如。豈道之真。益不克守道以養其心也。吾不若是。知道之所在。即幻所在。見幻而不去道。則道在吾。而幻不足以擾吾心耳。知幻之幻。則觀其形而弗役吾心者。皆得助吾之遊樂。而擴其天真也。故曰滄海之浪拍蒼空。乃大觀也。而亦悟道之機也。諸方齋佛味吾言而作塵海之遊觀。其悟覺也。將必大有所得也。吾為此言。觸於所見。而有感於中。故為諸方語之。大都人世事情。其變動之奇。不若海浪之可觀。而駭心則有過於觀海者何耶。心量之自局也。是即道之所以衰。而人心之所以日偷。其爭擾也。而亦彌見其愈趨愈幻。而愈幻愈小。此誠可謂溝瀆易盈。而濶可立待者也。能弗悲夫。諸方勵修。其於心量之擴充。乃其大處。而為修之要。則當時從事情之變幻。加以悟證。庶幾仁之充養。心之恬定。雖處塵海。而無在不抱道以觀其自在已。哈哈。言之非艱。

行之維艱。諸方其姑勉焉可耳。

道也者。庸常之道也。大公至正之道也。精一厥中之道也。非索隱行怪之道也。古帝王得之以治天下。為大經大法。無不治之民。庶人得之以修身。為孝弟忠信。無不齊之家。得之不難。失之亦易。得失存亡。只爭一念。念之不慎。魔惑隨之已。一日不慎其念。可貽千百年之禍。是念一謹。雖屠者放刀。即可成佛。一念之誠。雖愚夫愚婦。感格神鬼。無不顯而有驗者。雖然。知念之所當止之地。是否至善。全在靈之清濁。清者止其所止。濁者亂其本初。復初之功。惟清靈是要。清靈之功。去濁可成。去濁不難。惟重存心養性。心之存也。須去其心。去者人心。存者道心。道心存。性不期養而自養矣。性得其養。自無念不善矣。無善不歸於一矣。易云何天之衢。諸方堅持不怠。此象均可睹之也。昂哉諸子。

何事癡迷混六根。心明如鏡蔽埃塵。清淨原須清淨住。心清不見微波紋。天下物莫貴乎養也。而於心尤甚。何也。蓋心為一身之主。苟得所養。則心日靜。若失其養。則心日紛。然營營者不知其養。逐逐者不求其養。或自暴自棄。放而不收。或自縱自橫。用之弗當。則大謬矣。夫守道必先養心。心與物未交之會。先固其本而清其源。及心與人相接之時。須防其微而杜其漸。庶幾志氣清明。虛靈洞澈。此即入道之門也。各方味之。

蘇仙眉山訓曰。道本無善惡也。善惡之分。分於理欲界。道本無是非也。是非之起。起於得失心。得失既生。是非相競。而善惡遂天淵而不可究極。其故由於人心之不平。有以階之屬。彼世之

不平。猶其後起焉耳。設人皆向善。則安有大善之可爲。人皆向惡。則世間乃有大惡之發見。善惡之起於是非。生於得失者。皆由人心而非道心也。人心去欲。道心乃復。而善惡是非之迹。仍可渾之於無形。是以禹稷視天下之飢溺猶己飢溺。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凡以率乎性之本然。盡乎身之勉然。以復乎道之自然而已。自然故無善惡。無是非。而理欲之界。得失之心。皆無發生之起緣。而後道之用大。道之體乃合已。

正心

老祖訓曰。道之所在。本固而枝幹堅定。故曰不固其心。則身不固。心者身之本。故必須固吾之心。而後其靈乃充。乃能固乎吾之身已。今也舉目蒿萊。無非迷津。而人之爭入於漩數者。指不勝屈。是皆其心未能定也。其靈未能凝也。心不定。靈不凝。則身之固也。又從何處而證之。不固則搖。搖則其心猶水矣。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吾靈有限。安能任此不定之性。役乎吾身而弗固也。故曰道之所重。正心爲要。正心之要。止念爲重。念止心空。心空性明。性明靈凝。靈凝身固。而後漩數之搖。不得陷乎我身已。是皆在諸方平日各各能以空者爲真空。而後至空不空之境。庶乎無往而弗得其固已。

今天下世界。人與人見有差。則爭者利位之思也。有以道爲本。以德爲枝葉。則爭自息。而利位之思。人皆輕而卑之。不過有德以行道者。固無利位之見。即居高位。亦未出乎道德之外。是以道德利位。因時而神界之者。一曰靈。二曰心。三曰神。四曰識。五曰智。六曰學。七曰壽。八曰富。九曰貴。此九等前五。天與之爵。先天也。後五。人與之爵。後天也。所以中重乎智者。(智位乎先後之間)因人而有智。可以習善者。而偶一不慎。雖不爲惡。而智行妄用。反爲愚庸之計。如漢武之求神仙。梁武之拜尊佛。二武知悔。天下世界。自可由亂而治矣。吾願與諸方共濟慈舟。亦不能不重踐中智之旨也。

五千紀上。吾道與人相遠者。是人心渾樸也。今之世界。吾道與人相近者。是人心不古也。蓋遠

者。人之心渾。無所警戒。渾也者。純是先天一點靈光。不必復理而理自純。不必制欲而欲自淨。今之人一味詭譎。多無半點真誠。耳目口心。起居舉念。皆爲欲字所累。愈密愈形。愈藏愈露。因果茫茫。弗識遷改。爭權奪利。只圖自私。因之而造成內外兩劫。內劫者驕奢淫佚。外劫者水疫干戈。內劫無常。外劫有數。然外劫未有不因內劫積累而成者。此吾以道廣佈寰區。正人心。消劫運。警惡人於返省。誦浩劫於無形。各方深思斯意。實心道務。真力進修。時時檢點。步步省察。以期拯民於困難。造福於自身。則予之厚望焉。其各勉之。

近年以來。政變紛紜。災異迭見。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尋倫攸數。天罰莫道。誰實爲之。人心有以速之也。故吾道以治身爲始。然身爲心之府。所以有坐功以治其心。以修其身。心治身修。不特獨善其身。推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基於斯已。何也。蓋物莫不具理。人靈於萬物。靈於何有。靈於其心耳。心爲載理之區。亦爲藏欲之所。持之不善。則欲勝於理。心何能治。靈明細微。差之毫厘。謬以下里。如治之善。則靈明常啓。靈氣常伸。無在不理勝其欲已。理勝其欲。收之可以正心齊家。放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故儒曰正心。釋曰明心。道曰修心。耶曰存心。回曰清心。顧其立名雖殊。而維持保護其心之功則同。諸方咸生有夙慧。幸各善正乃心。善修乃身。則隨在皆獲至寶已。勉旃勉旃。

山有其根。雲無其心。微諸近日有根無心之說。得其當已。故人之修也。立基於堅。山在吾心。心存自然。浮雲富貴。此抱道所以傲王侯也。諸方修養數年。知何處是山。知何處是雲。知何處

立根。知何處生雲。此不能不爲諸方研之也。蓋道之立也。身則立已。道之弗立。身於何存。况於至家乎。况於世界乎。吾人既知其修。當先存其堅。立其誠。而後山之高也。雲之厚也。無不從自然立其根於吾心已。近世之人。每每以修爲他用。他用者何。大則希仙希佛。小則希壽希榮。以是觀之。則修也何益。仍不若不修之爲益也。諸方從數劫以來。當亦有所悟已。何以言其必悟也。何以知其必悟也。人非鐵石。孰不動心。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此不能不以悟字從心從情以解出也。離亂之際。田舍爲墟。骨肉分散。人有不動心於情者乎。人身之受者。必痛於心。人身之弗受。而聞之見之者。亦莫不有所感觸而覺悟已。是以有慈善之興。有救濟之舉。果何爲者。因吾身之免於厄。而未遭於難。目觀慘劫。能不憮然。此不能不爲同類同聲之應求也。或曰。人之於天也。一炁所化。一胞所生。天地之大。運行不息。有生必殺。有化必尅。而況生之者衆。必殺之以爲生。食之者寡。必尅之以爲化。是生也殺也。化也尅也。皆數之所必然。又何必爲事後之慈善。徒滋紛擾。是非悖於生衆者衆生。滅衆生者生衆生之旨乎。老人始聞也異。繼聞也驚。終聞也不禁笑其愚妄已。天地之道。中和而已。萬物生成。平坦而已。處於世界。得適而已。修於自然。無爲而已。明此四者。則知萬有之存於天地。爲生爲成爲病爲老爲死爲化。合於其正者。雖死又生。弗合於正者。生也亦死。死生之理。不必論其形質。但求其心焉根焉而已。吾心未死。吾根自清。根清者靈凝。靈凝者神固。神固者氣純已。諸方細悟熟純而後化形。形也者。非身獨有其形也。即神即靈。即氣即精。亦莫不各具自然之形。而成中和之正形。故曰。身有

其形。弗存其根。雖有也美益。心存其形。而爲靈爲神之清者。雖無此幻身之形。如釋重負已。心也者。卽在是乎。生也者。卽在是乎。根也者。卽在是乎。根立而道生。道生而心生。心生而形生。有此形必不負此形。乃可以永存此形而不沒已。所謂永存之形者何。歷萬古而不朽。與天地相終始者。其惟惻隱之心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有時而明。有時而昧。此世俗之論也。若以修者之心而言。其惻隱本於天性。存於良心。故其爲形也。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無時不明。無時或昧已。諸方之心也。明則明已。然尚有時明中有昧者。是其幻身之形。仍立於世也。使吾心依於道。而與此幻身之形相離。以自結於神靈之形。諸方火候未到。仍未能也。既曰未能。則此開雲往來漂泊無定之身形。當若何存其誠。守其堅。以固其根。而修於其至也。噫。世風至今日。諸方能以道自維。而濟人利物。非有夙慧。能若景乎。惟是當今之世。處道魔相爭。認得清。識得明。不流入歧途。亦非易事。更非有絕大聰明。何克以善其後耶。惟願諸方明道之旨。守道之根。立道之基。行道之適。則在道得道之益。離道亦合道之正軌。庶幾天人一貫。而吾幻形之身。必有所解。必有所脫。不爲無根者有心者所役使。夫然後得其妙。隨時而立。無在非慈心善念已。奚止小善小福而已哉。

夫天地之有萬物也。惟人最靈。惟心難治。夫心者統乎一身。應乎百體。而貫乎三才者也。故自上智者不可得。而下愚者則屢見矣。惟屬於中才者居多。全恃學以克私明理。始無負此生之性靈也。惟須謹以辦事。慎以持身。言以爲教。行以爲法。則可矣。

意而求道。聖仁務宜涵養性真。默坐守神。一趨一步。自出迷津已。雖歲寒而無礙於恒春也。諸子各各懷遠勿忽。

人生之初。性無不善。氣無不清。迨入世漸久。觸於眼簾。及渥於耳鼓者。無在非濁非惡。於是性與習遷。氣與習變。氣行理悖。動止乖舛。與習慣以俱深。恬不知恥。漠不知畏。其矣哉。習之於人也。然亦失其心之主宰之所致耳。若夫人自受命於天。理氣並行。心之或動。根乎主宰。俾恥心不泯。畏心常存。勇心日進。持之以正。守之以恒。雖有濁惡。於我無習。善惡之境。判鑑須臾。何憂乎外惑之侵入。而心被搖動耶。譬人心中有真象。目中有真象。心中有幻象。目中亦有幻象。真幻之象。隨在人心之有無以定之也。諸方於此訓三致意焉。俾心中常守主宰。外惑自消。何過惡之有哉。其各勉旃。

如來佛祖訓曰。善哉善哉。曲院諸方不識我。亦無足怪也。院成年餘。我來此第一朝耳。今本

老祖命來訓示諸方。爾等勿忽。我姑以現身說法。我之名如來者。蓋欲人心中時時刻刻如佛之來也。夫人心之所欲。隨意而至。有善意卽有善心。則善行亦隨之而發。有惡意卽有惡心。則惡事亦隨之而作。人之心可不謹乎。心之所向。毫厘不爽。故

佛祖經云。欲仙卽仙。欲佛卽佛。欲聖卽聖。欲賢卽賢。心若是卽若是。惟在人之一念耳。諸仙佛聖賢。非降生卽仙佛聖賢。亦由心之所造成。爾等諸子。細味我言。亦未嘗不可爲仙爲佛。爲

聖爲賢。欲成此四字。先須守四空。此四字乃有相。必從無處生有。方是真有。若從無處尋有。則反無已。爾等勉之。

和聖訓曰。胞與生於世界。所貴者誠樸二字。誠樸者。白屋難望公卿。朱門不生乞丐。最忌者。心思詭詐。心思叵測。心思奸深。心思險惡。尤忌者心懷虛偽。不能真實。心懷僥倖。不能謙和。心源執拗。不能圓通。心腹貪瞞。不能清廉。如是等心。皆不可存。無如世道日下。人心不古。不生種種心。何逢種種報。而心思極巧。而報應更巧。無論何等禍。皆從心上生。無論何等孽。咸從心上作。凡一舉一動之間。但求無愧於我心。一言一行之中。惟期無忤於屋漏。如是庶幾心圓體澈。無偏倚之端。則凡口善心惡。口是心非之病。皆可痛除已。是在慎思行之。

伏聖訓曰。水無歸則氾濫。火不戢將自焚。心無守則欲攻。範心之道。誠於人重且大。人爲萬物之靈。五官百骸。一身繫之。動靜操作。一身運之。視聽言動。一心令之。心爲一身之主宰。蓋能貫三才。應百體。統四肢。及喜怒哀樂又賴心爲之率。所以百遷屢變。機動咸宜。否則欲道顯子之四勿。而四勿不可遵也。欲循曾子之三省。而三省不可循也。卒至視而不心則近褻。聽而不心則近妄。言而不心則近諛。動而不心則近亂。人豈可一日而忽哉。且心動而能靜。能專而亦能曠。能收而亦能放。福身者固心也。禍身者亦心也。要在以道義以率之。以學術以領之。庶能養其性靈。則將事以謹。持身以慎。矢志以堅。向道以誠。待人以恭。處己以廉。斯身不致有磷淄之污。汝汝之玷。於此可謂不動心矣。大學所謂知止然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即所以言範心也。反是。則反奴爲主。倒規錯矩。客感朋從。善機或失。身受其害。豈淺鮮哉。世未有言道而不先言範心者。即如耶祖言博愛。博愛即所以範其心也。回祖言清真。清真亦即所以範其心也。儒教言仁義。仁義又即所以範其心也。佛家言寂滅。寂滅亦即所以範其心也。道家言無爲。無爲又莫不即所以範其心也。吾

老祖今設壇以立道。意在範圍人心。不使有爾詐我虞。見異思遷。所以勉鑄於各方。皆以平定堅默。坐守貞恒。而爲良心上之一大好模範也。諸方其能體

老祖之意乎。其能以範心之道而範人乎。望之勉之。

關聖訓曰。人心之不正也。非不正也。實有誘之者存乎其間耳。心之所主。不爲幻想所動者。自無不正已。如以利誘我。我不謀其利。則利何能誘我哉。我不務名。雖以名誘我。又何所動於心哉。此聖賢之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者。自保其正耳。正已而後正人。此人之所以當主其主。而後正其所正已。各各當從平日性清之時。而思防其不清。則易入於正。奚必見利忘義。見名忘實之際。而後思正我心哉。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均視其自定功夫若何耳。能定者斯不爲幻所惑。此去欲之所以惟也。苟不以欲爲欲。則何事不得其正。故曰正者。正其心之謂也。正其平日之心也。正其心之所定也。知此三者。可以言夫正已。嗚呼。此正之所以爲正者。一念之分耳。何不念起即止。自免於咎戾。不亦善乎。

昌佐神訓曰。夫人者。合天地之精。含五行之秀而生者也。天地爲萬物父母。而人爲萬物之靈。

人之元氣。全在於心。善保者靜。善用者靈。不保者散。不用者死。生死在乎心。故心爲一身之主宰。上智之人。心如明鏡。下愚之人。心如頑石。然人心可明可暗。可動可靜。磨之則明。蔽之則暗。運之則動。保之則靜。苟能調和金木。滌盪方寸。以靜其心。以堅其志。以清其靈。以養其氣。上感天庥。下舒民困。則世界攘爭之念。庶幾浩劫之苦。可以由正心而弭於無形已。心可革而不可革者也。是故修道者革心爲上。革行與言次之。夫言而顛行。言之革也。行而顛言。行之革也。第一言一行根於心。心而不革。斯有不能相顧之處。不能相顧。而猶曰能革言革行。吾斯之未能信。嗚呼。今之人能革其心者少矣。名爲修道。而實則修名修利。甚且不顧盛名。不畏清議。而但知快一己之欲。營一己之私。若而人者。幾何其不殊於禽獸也。革心之謂何。吾適見其心之日爲玄蒼之色所染而已矣。

苗之有莠。粟之有秕。人莫不思去之矣。或拔之。或簸之。恐其亂苗粟也。至於人亦何獨不然。今天下之民。其不苗而莠者鮮矣。其不粟而秕者鮮矣。是除之不可勝除也。將何以理之乎。是非以更種之法不可也。其法如何。曰種之以仁。則不致有是病也。仁何以種。種之以火。養之以水。水生火。火生仁。仁生芽。芽生苗。苗成禾。至秋而成種子。如此之種子。雖傳之萬世。亦不致有苗莠矣。人心之田。種之以善則泰。惡則惡。人奈何不種以善種乎。

李聖訓曰。夫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人心邪正。如日之升沉。日升沉而晝夜分。心邪正而人鬼判。故心者善惡之源。而百行之所由出也。道曰存心。釋曰明心。儒曰正心。耶曰愛心。回曰克

心。五教一理也。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之人心。若亡羊然。盡歸而求之。求心之道。屏諸幻想。除諸惡念。掃諸邪意。淨諸塵妄。獨致力於倫常而已。蓋屏諸幻相則心存。除諸惡念則心明。掃諸邪意則心清。淨諸塵妄則心真。致力於倫常則心正而不亂。聖仙佛不外是矣。故

師道傳世。首合五教而爲一。使修方諸子。得以心中清淨。無一毫雜念。火氣不生。在在歡喜。自然心不安動。常有親愛。推之五倫。莫不皆準。見人善行。聞人善言。生企慕心。見人惡行。聞人惡語。生警省心。見人饑寒。生憐憫心。見人勤勞。生體恤心。見人珍異。無倖得心。見人富貴。無豔慕心。莫以貧乏而生苟且心。莫以急迫而生險詐心。久久變化氣質。歸於真諦。方寸之內。有如冰雪。舉念之間。無非忠信。上焉可以成真而證果。下焉亦可保其福祿。而蔭及子孫。嗚呼。人心不正。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吉凶之來。皆由心召。苟正其心。則無適而非善矣。苟求其心。則無適而非正矣。修心之道。不外是矣。諸子當各知之。

凡人生在世。修養之道。不可不知也。修養之道。貴在正心。能正心者。始可與言修養。始可與言涉世。夫涉世首以兼善爲本。先盡人事。而後爲此超世之基。則追遯尊嚴。古來真人。未有不從存心慈善。行已有得。待人接物。言信行謹。安分樂業。不憚不忤。諸善畢萃一身。是以天神佑之。衆邪遠之。福祿近之。吉慶臨之。積功累行。得一千三百善。則天仙可冀。至矣盡矣。善人一日有三善。身口意三業化爲戒定慧三德。五濁化爲五常。三魔化爲三德。若是者。其心正。

其意識。識神漸除。本心漸復。神寂境清。坐則元神安於其室。步亦元氣不流於外。心境兩寂。神氣俱固如癰。復由其大道以達之。則中者自中。和者自和。識得中和。無凝矣。物交矣。以寡息閉藏之候。含來復通關之機。三寶通。百骸理。春氣融煖。生意滋息。可以超世。可以涉世。此大中之道。窈杳不露端倪。非天地之正中。有形可象。無質爲主。其道備於一身。不必更求異同。能捨分別識。便可上天下地。忽爾交泰。離日坎月。頃刻既濟。風捲雲奔。雷招電掣。不加勉強。自然感接。故修養之道。先正心術。後修鍊訣。則道理自有悟處。而修養可成也。蓋求仙訪道。必須從庸庸庸庸行入手。未有心術不正。而能成仙悟道也。各各細思之可耳。

夫人之心有治有亂。治則完全。亂則缺憾。由缺憾之處而完全之。聖賢之治心也。大之經綸天地。造化萬物。小之齊家治國平均天下。皆此完全之心。有以感通世界人物心致之也。中庸所謂至誠盡性。由人物與天地化育。同此心也。若本來完全。經後起之紛擾私累。漸斷喪其本初。而缺憾之處。皆顯於內而現象於外。此俗習之人心。不治則亂也。如製器然。用規成圓器。用矩成方器。治心者之智圓行方。無異理也。切磋以治骨角。琢磨以治玉石。治心者之精益求精。猶是道也。心不治。如玉石骨角。不成圓方器。烏能用乎。故曰。人心治則心有所用。人心不治則心無所用。况亂心乎。各各勉旃。

哈哈。人之魔何如是之多也。有色魔。有利魔。有富貴功名之魔。有愛欲貪嗔之魔。顛顛倒倒。昏昏懣懣。纏綿糾絆。至死而不悟。吁。人何魔之多哉。然而魔能魔人。魔究何能魔人。魔不能

魔人。而人又不爲魔所魔。其故何歟。魔則非自外來。內生之也。人自有身。守之以性。居之以體。故心爲君。作一身之主宰。凡物皆爲之令。主宰不立。則君位失。元神離舍。六賊專權。是心之所。非此君之所。爲衆慾之所已。如此則心爲多魔所據。心亦魔矣。惟心爲魔。則爲衆魔之主盟。而眼魔耳魔口魔身魔。皆爲之奔走效命。往來不絕。而色魔利魔。富貴功名之魔。愛欲貪嗔之魔。於是乎朝爲集。暮爲招。朋從焉以固結於藐躬而不可解。嗚呼。人其奈魔何哉。吁。是不知降魔之法耳。其法安在。仍爲一心而已矣。心爲君之位。能克制其心。誠正其心。則心純是。不知降魔之法耳。其法安在。仍爲一心而已矣。心爲君之位。能克制其心。誠正其心。則心純而君復。君復則慧劍生。衆魔斬矣。而魔類絕矣。諸方欲絕衆魔。斬衆魔。必先自克制其心。誠正其心。各急懷之。

靈集其明。事通於隱。人心之所以寓乎玄妙。而克運之無形。以成其度化者。皆得守真竅而透其蔽惑也。今人之心。外驚於事之無可理解之地。必求能以見長於世。此亂之所以猶難臻於無平弗平之域也。吾

師講道。勉人修靜。實啓靈明之正法也。人果克求靜中之所以靜。則神能葆其內固而罔外越。氣以之和而無弗通明於心者。然後以形諸身外之事以施其功用。既不昧然而趨於歧誤。正之所表。化無不行。斯得爲修之要。於以可言立身。而克實裨於世已。修道諸方。當各勵其精勤。而慎思悟。一得之微。可垂萬世。非莽乾坤。我之真意將同造化以宏敷已。尙其易旃。

守沙仙王註。人之載道。心也。弗克自覺。則道之爲窮。不知斯窮。乃心役於物。而形蔽於俗

。不能一纖微之容。而因物與事。我心處之。皆成窮境。故曰非道之真窮也。諸方悟之。苟志於道。而抱以堅。則事物皆在道中。心境淨攝。則無不可容載已。

岳聖訓曰。靈由聚化。人身真元。所賦各異。而善性則一。欲守其元而弗失真。以德培之。培德之基。心平而已。果得其平。隨養即充。充於身者。善德所彰。性以彌固。恒存厥性。則人道乃保。靈覺恬恬。恬適以歸。成者有人已。諸子舊之所修。新之待悟。修悟不貳。吾道用昌。此身繫道。斯道救世。固無一外諸身而克有成也。各各謹勉。吾之望耳。

慈真人訓曰。大道之本。守心爲要。心有所思。神即馳已。故君子不以多思爲貴。而以中思爲貴。中也者。無偏無倚。順遂自然。而於接物應事。不加強制。不貴強索。不爲強言。不以強理。而後心之所守。勉無失已。故曰。神者心之主也。心者神之舍也。棟折榱崩。而舍傾已。舍傾而其主有能安者乎。是吾人之修也。莫善於養。而養也莫善於適。而適也莫善於自然。而自然也莫善於不自知。知者即入乎識神之境。識神既萌。元始乃蔽。其蔽也初亦弗自知也。及相習日久。乃以爲故已。故者得乎正則爲靈。得乎偏乃爲昧。是靈是昧。心自知乎。抑不自知乎。知乎靜乃合於正。知乎動不衷乎偏已。故曰動靜之機。天人分之。天人之判。一念別之。念起心隨之而動。心動而神隨之馳者。斯時也。知乎弗知。亦當有所悟。其悟於靜者。雖知亦從弗知之自然得來也。其悟於動者。雖知於正。而其所知者。純入於後天。故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何謂也。以心無所思。順其機。應其時。以處乎自然之發動也。人之有心。何以言之。機之來也。動於隱微。

。惟靈明藏於心。故先覺先悟。其覺悟者。亦由乎自然。自然之功。無不善也。善而無不得其正。其正也能持之以恒。自能保其自然。若少有意慮之妄。則所保之自然之正。皆失於剝削已。是以心靈如龍。念猛如虎。龍虎猖獗。是其知者太過。而動夫後天已。若夫先天之機。不觸而通。不即而至者。則真靈無時不靜。真息無時不綿。又何待乎龍虎之猖狂。而始知其非也。故曰念起即止。入聖之域。弗起即止。造聖之室。弗起弗止。入乎至已。是在平日能善悟其靜。善遠其虛。而於念慮時時剋制。庶乎得其所安。順其自然。無一毫之識神雜於其中。而蔽吾靈。是在平日能有所參悟。方有所得。說者曰。參悟亦勉而後行。動而後知者。何以爲靜中之弗知。予曰。修者皆後天之靈。養之以反乎先天也。不修則不能復其初。故養則不能適。譬之松柏。春冬一體。其挺堅也。其先天之性。仍存其固也。故無所用其培也。至於桃李之華。春茂而冬殘者。其形於外爲豔爲妍。其藏於內者爲枯爲弱。故不得不假培養以修之也。人之生也。其性本靜。其心本無所動。而其靈其神。皆明而弗昧。其元始之真源。未嘗不存其固也。及至能飲食哭笑。而後天之萌孽。早伏其根已。於是喜有喜。怒有怒。有愛憎已。至斯時也。心安於適乎。神守其靜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而苦海沈淪。一任其陷溺乎。亦有所拯拔乎。欲其安也。不得不修。欲其靜也。不得不養。修養即善提之證果。亦覺世之寶筏也。欲登彼岸。必自心始。靜其心。乃安其神。神安而後無所思已。是又在明理者。方克以收其自然之功也。是以立基之初。即以明理爲要。明理之本。尤重參悟。參悟之功。讀書爲本。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蓋因其年之弱也。

而引之入勝。使之志於道。道也者。非特修己養身。始謂之道。日用之需。不可須臾離者。無非是道也。以之渡人。非道莫由。以之治世。非道弗平。以之克己。非道弗定。故曰道者。吾身之最要也。其要更在於性命已。今也人之爲道也。口談者比比皆正。而其力行也則又反是。何也。是未能讀書明理。有所參悟耳。說者曰。有力者讀書明理。參悟自易。而無力者。其父若兄。飲食尙不能自給。奚有力於供膏火以教子弟乎。是無力者。不能明理也明已。况有皓首窮經。而終未能明理者何也。予曰。天地之大。何所不包。一黍之堅。何所不化。人之生也。其性雖秉賦不齊。而其所受者則一也。人天分於念頃。善惡別乎思際。世界未能讀書者衆已。豈能盡謂之不明理乎。有學以致其道者。有間以得其道者。有悟以合其道者。悟之弗一。而其行之藏之。用之舍之者則一也。人之讀書以明其理者。固較問者悟者爲易易。然而問之不恥。悟之弗失。亦可以與讀書明理者同一致其道耳。惟是心之不安者。由於人欲惑之也。人欲之惑。有數端焉。有起於缺忌者。有起於貪癡者。有起於自疑者。我惟不爭。則無所缺忌。我惟不欲。則無所貪癡。有起於不慊。則無所自疑。更有起於畏懼者。我惟不欺。又何苦自苦也。此道之所以難而易。亦道之所以易而難也。諸方各各從心之所安。則神自不馳已。所以然者。缺忌徒自增憂。貪癡徒自增苦惱。自疑徒自傷其神。自欺更自種其因。有此四者。道即亡已。除此四者。道即固已。道亡心亡。道固心固。固而後安。此神之所以常存。靈之所以常清。而無所不安已。其各自止其思。自制其念。毋使魂馳擾害真靈。則道功乃日增已。各各勉旃。

人之一身。四肢百骸。心主之焉。心之形也。其橫鉤如半月之斜。其三星即人身之寶。本寂然而常靜。無如百憂感於中。萬事勞其神。而於是煩惱生焉。當未富也。奔走於西。營求於東。如青蠅之逐臭。而煩惱在於欲求富之中。當未貴也。鷄鳴而興。日晦不寢。如飛蛾之撲燈。而煩惱又在欲貴之中。即幸而得之。則顧前而慮後。又存得寵望蜀之思。而煩惱又移於既得之後。不幸而失之。則形容憔悴。皆爲播磨振拔之哀。而煩惱較甚於未得之前。煩惱於得。煩惱於失。心不離乎煩惱。而煩惱不離乎心。三星即人之三寶。而以煩惱加乎其中。噫嘻。三寶未有不枯槁者矣。夫人之一心。僅方寸之地耳。可以載仁義。亦能藏垢納污。天理人欲交會於中。善惡之分。生於一念。若無克制之功。則天理未有不沒。善根未有不滅者也。惟君子知其然也。敬畏天命。閤室潛修。日省其身。力戒四非。兢兢業業。不敢或懈。所以克己如是之嚴者。深恐有以亂其心也。降及後世。人心之不正也久矣。浩劫迭乘。非天心之太忍。實由人心以造成也。

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斯言也。其然豈其然耶。心之不同。皆各人自失其自治之能力耳。既不自治。是以見惑易搖。搖則亂。亂則昧生。昧生則魂得肆逞。魂魔肆肆。其所以爲心者。奄奄欲斃。此古人所以以心死爲大哀也。心苟不死。則神明不衰。魂魔雖厲。又何從肆其惑哉。然而治心之道。蓋亦難言於今之世已。以是禮法之繩。必先道德以爲制遏之具矣。其質心無所主。禮法亦徒然也。遑論道德之空談乎。吾於此幾欲無言。惟長此不治。人與禽獸。必將無所差異。世界亦將不成爲世界矣。是以不得不有一言。以明爲法本乎一心之理。何也。人心不同。既如上

述。古聖所以定禮定法以齊之。又恐禮法或且難周。復藉神道設教以濟其窮。究之如是種種。無不因人不知自治其心。所以發生也。吾念人不治心。禮法神道。終不足以善其後。蓋心不自持。雖有禮法之繩。必且有悍然不顧者。雖有神道爲教。必且有如春風之過焉耳者。是仍不得收其全效。是非人人瞋然於心之爲用。刻刻自省而自治之。無以立人羣之本。而與禽獸判分也。吾願志道諸子。細味吾言。時捫清夜之心。以作平旦之氣。勿失其自主之力而自治之。斯道已。

尙真人訓曰。道昌於世。人化於家。皆必心爲之基。心何以基。正立之也。正何以立。修之用也。故爲修首貴乎正心。心果正矣。則誠中而形外。舉止云爲。靡弗與天合其德。靡不感人以歸仁。正心之要如此。有此心而罔識所修。固是自甘暴棄。知所修而罔識其所以正。亦屬徒然。蓋不正則難中。不中則難和。不和則難化。不化則所謂修者。何在而非幻想。無往而能見真宗矣。根本失據。而空號於人曰。吾乃修者。而俗障環身。無所排遣。惟競虛名。以圖樹道貌。試問道豈若是可鄙乎。可鄙其貌。而岸然強顏以鳴於衆曰。道在吾身。人其信乎。人不之信。感於何有。化從奚來。而仁將胡歸耶。所以言修必貴乎正心以立基。乃足感化以昌道也。

夫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百骸畢具。而其所主持者。則在於一心也。爲端人。爲正士。爲奸邪。爲亂民。亦莫不根之於心。苟欲秉天地之正氣。作一世之完人。非先治其心不可。然心之爲物。易靈易迷。搖搖不定。瞬息萬變。治之道誠不易易。因其心時善時惡。時動時靜。非有一定把握。實在權衡。不足以言治也。然治心之道。亦必有一定之法。其法如何。不外攝事三思。動量是

非。卽感應篇所云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於晨鐘暮鼓之時。捫心自問。善則從之。惡則改之。切忌隨波逐流。心無把握。要知今古之人。善則惡之。惡則善之。原無一定之理。始善終惡者。因無正定之人。不能始終如一。始惡終善者。因其祖德未泯。慧根未滅也。然其心皆由於雜亂無定。所以未能如一。見利即動。貪婪行爲。皆根之於心也。凡吾修力。其心不可不自攝也。勉之記之。

聖佛之階梯。人人可登也。仙賢之流亞。人人可至也。何也。聖佛仙賢皆本於心。而心之外乃無聖佛仙賢也。富人之初生。均有此心。無相差異。而不能同臻妙境也。實由一念之纏繞耳。或念於南莊北地。田園日增。富之纏繞也。或念於高車駟馬。炫耀鄉里。貴之纏繞也。或念於粉白黛綠。笑容美態。色之纏繞也。當今之世。惟三者爲人謀之所最切。不知欲富未必能富。欲貴未必能貴。欲色未必能色。卽幸而得焉。亦不過赤身而來。赤身而去。究何益之有哉。人奈何以心性本然之明。而妄投黑暗之地。嗚呼。何其愚之若是哉。

濟佛訓曰。經中無佛。佛在吾心。經中無法。法在吾身。諸事由內起。何必心外求。名也利也色也。吾於是漠然置之矣。名足以耀身。不過榮鄉黨而已。在世人則愛之。而吾異是。施恩而不求報。利足以肥身。不過充口腹而已。在世人則慕之。而吾反是。棄所有而外遊。色足以娛樂。不過快身心而已。在世人則好之。而吾不然。舍室家而入寺。究其擄名利與妻孥之意者。無非爲出寄冤渡羣生之爲念也。

周仙瀟溪說曰。望海洋而興嘆者。懼波濤之不可涉也。履蜀道而興嘆者。畏崎嶇之不易行也。翻白擁碧。巖然萬山起伏也。蜀之道也。海之濤也。皆有不平之形勢。故有不測之危險。然而世間有一至危之境焉。人跡之所不至。人力之所難防。起伏靡常。變幻莫測。稍有不慎。則顛仆陷溺。不可援救。其危於蜀道海濤也。豈只十倍蓰乎。斯境也。何境也。卽所謂方寸之境也。斯境也。時明而時暗。時虛而時塞。時靈而時昧。時寬宏廣大。而時狹隘促迫。是何故哉。斯境也。本至明也。本至虛也。本至靈也。本至廣大也。其所以失其常態者。因不平耳。斯境也。本至平也。惟其不公。故不平也。惟其不正。故不平也。惟其不和。故不平也。惟其不謙。故不平也。不平則雖明而暗已。雖虛而塞已。雖靈而昧已。雖廣大而狹隘已。故曰人心莫安於平。莫危於不平。今日之人。今日之心。果何如哉。對已則不勝其貪。對人則不勝其嫉。貪則已雖富貴已極。而若有所不足。嫉則人雖落井。而猶下之以石。天下之奇災大亂。至兇極惡。何一非由此方寸不平之境造之。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豈不危哉。豈不危哉。

諺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豈真心之不同哉。蓋皆由於情意所牽累。以致爲善爲惡。因因果果。輪轉於不已。此亦古人所謂性近習遠耳。夫心猶水也。水之爲物。性柔順而體流動。當其靜蓄時。人禽賴以生存。草木恃其滋養。一旦積流成渠。感風而動。波浪滔天。其爲害亦莫之能禦。故同一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無異乎人心本無不善。但心者君也。君爲令德。則佐使效用。防患未然。而行無不仁。無如心至靈活。好爲情意所利用。是以六根每被六塵所擾。蒙動心若。趨利

忘義。天理日昧。物欲是肆。於是乎善惡分也。舜跖判也。然則心君顧何以保其令德哉。曰靜而已矣。能靜則心常清常淨。常清常淨。力能如鏡之長明。明則照物不遺。舉凡一切風吹塵墮之堪虞者。乃知有所防閑。防閑既周。尙何患風之吹水成波。塵之蔽性作棄。而自墮惡障耶。故人之超凡入聖。全在此制動守靜之一點功夫耳。在修諸方其必恪遵吾師默靜和平不可無。矜急偏躁不可有之訓辭。身體力行也而後可。諸方勉乎哉。

楊忠愍公訓曰。不大亂者不大治。不大困者不大亨。此乃理之所固然。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也兵燹遍地。砲火連天。戰雲瀰漫之下。幾無一片乾淨土。其爲亂果何如耶。哀鴻遍野。死亡枕藉。災氣充塞之餘。無在不是離亂。其爲困又何如耶。吾知今日乎。其乃亂極思治。困極當亨之時乎。然而治不自治。亨不自亨。惟視人心之善惡如何耳。試觀當前之刀兵也。水火也。疫癘也。飢饉也。種種災劫。何莫不由人心之險詐。而始造成此惡濁哉。弗知造之在人。而改造亦在人也。人苟能於此紛紜擾攘之際。知所警懼。而回心向善。去其偏私而爲公正。化其貪爭而爲廉讓。惟公惟正。則上下自無交爭之患。斯康斯讓。則國家自有祥和之徵。人心轉而天心卽回。天心回而浩劫自化於無形。所謂承平之治。豐亨之象。自不難再見於今日已。非然者。若以災劫之來。徒談之數與命。而不知作善以挽之。行慈以弭之。則亂必終亂。困必終困。吾恐切膚之患。及身之痛。亦必迫在眉睫已。尙何望世之太平。時之亨通也哉。

吾見今日之紛擾。而不覺有感於中。自成一律。吾爲諸方書之。

前事思來亦足傷。新詩未就淚千行。半弓荒塚連祠宇。三尺殘碑臥路旁。義胆忠肝埋白草。名區利藪悟黃粱。吾今再看幽燕地。碧血猶腥古戰場。哈哈。不倫不次。諸方見笑。吾覆命去。

慎獨

老祖訓曰。世事如棋。浮生若夢。斯二語人之知者。無不豁然有所覺也。是在心之常靜而無不醒。意或蕭寥而無不清。乃克至此也。今日教劫。其所為教。亦惟渡人於極混濁之時。而使其心之覺。以常清醒。庶幾事隨運轉。却以默消已。吾道數載言化。所以言於人者。靡不就人事之常。而令有覺以歸乎正。冀人各盡其事之正。而定本分之性。定則明。明則性天朗然。時以心照。內養既堅。則外感雖或能乘。而此心了了。自無餘隙而使惑之能乘也。心不為惑乘。非人世聰明所克有濟。必由心之所涵。如鏡不蒙塵。而澄澈自然。乃無惑之得乘也。是以守道為修者。首在慎獨。慎獨之功。所以使心之如鏡也。如鏡之心。反照於性。性無不見。自能見性。即能立命。性由命立。性由心見。其中息息相關。而無一息之錯者。必自慎獨始。而亦須慎獨以完成其功也。世人多因時習。以心外馳。心之外馳者。如鏡之為塵所蒙。日以昏昏。將失其明。不明於心。則性由心牽。而隨濁流不知所返。於是命無從立。而身亦隨之以盡於莫或覺之間已。可不慨哉。吾所以不忍凡衆之淪胥。而以苦口導勉者。無非望人各先自習其身。能惜自身。則世由身救。却從事源已。何也。今人非不惜身。而所以自惜者。惟欲是縱。以為此身得其快樂之為惜也。弗審快樂之於身。實足使心馳性昧。而命隨以盡也。何以言之。其心外騖。內無所養。其得快樂。不過暫娛其軀殼也。而精神因心氣而馳散。三寶漸漸。其身適亦由是莫由自保之已。故吾勸道。先勵坐養。坐之能堅。而知所悟者。其心自靜。靜無弗明。明照其性。則性復其初。性復初真。其命

不期然而立之已。立命於有生之身。身存命在。身脫而命仍如自如也。此性命兼修之要。必於養心之旨也。願吾修子勤參坐諦。並於應事接物之間。一本慎獨之念。而加以體悟。則心明乎無所弗明。道之得於身者。將無在不樂其所樂之真樂。以視塵世暫娛暫殺之快樂。要不可以同日語也。諸修子其各昂旃。

孚聖訓曰。天道無私。惟親善人。世人皆明此理。而不深體斯意。只知祈福。不知省過。誤矣。夫人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雖隱微幽獨。莫不自喻其功過者。既自喻其功過。則不得謂隱微幽獨中爲已獨喻。即無有喻者。天鑒之矣。善者降祥。惡者降殃。奈世人皆知善惡功過。草逃天鑒。偏蹈於惡境。殊堪痛惜也。比年以來。癘疫頻仍。兵戈迭見。人失其常。物失其羣。世界衰敗之現象。已不可收拾矣。故我

師飛鸞示化。以期挽回劫運。而拯蒼生。爲世界造善域。爲家庭謀福利。誠萬載難逢之緣耳。諸方務宜功在內修。行在外濟。修濟併育。上召天和。永弭劫運。奠固邦畿。同登樂土。拯民於患。積德於身。諸方曷慎思行之。

老祖之訓專講人心。人心之善惡。關係綦重。如辦道者終日無暇。至院而其心專誠。縱有一二疎漏處。

老祖尙能寬恕也。非

老祖之寬恕也。實已心未會忘道。其偶失也。無心之過耳。故每遇過日數過者。即赦此無心之過

也。故終日勞勞碌碌。案頭無暇。席間不暇。在他人觀已。見其勞形之苦。然其心之安。在個人尙有所不知。更有一種無恥之輩。於無人時偷做無益之事。每遇當事者來。必有一番蠅營狗苟之行爲。使當事者知其辛勞。則炫己之能。說他人之短。其意以爲人皆不如我。雖當事者可蒙欺於一時。久而久之。亦可明曉。此即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掩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也。以爲聰明智慧有過於人者。然而人豈皆愚。人之辛苦澹修也。人皆見之。爾之牟利而來也。又何嘗不知。乃竟終日以私慾蒙其心。蔽其知。豈止迷愚而已哉。吾敢斷定之曰。是亦妄人也已矣。

今夫人之真偽。性與情而已矣。性真爲道。性偽則否。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是皆順其性之所至。小則食息起居。云爲動作。大而仰事俯畜。交際倫常。無一不遂其本來之至誠作用。初無物我之見。故上古之人。其性純全。無一毫外慕。詎有聲色貨利之欲念。是以無爲之治。乃天德之淳。熙熙皞皞。俱在大道化育之中。迨夫中古。人性漸墜。知身可愛。故愛物以養身。既以一己爲我。則我與物對。物我既二。則性蔽而被物染矣。性被物染則不精。不精則不誠。故凡所作爲。不率性而率情矣。情則有所偏。故大中至正之道。其鑒於日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所有忠孝和信。皆不盡出於性真。而多出於情偽矣。情偽出則百弊生。弊生則情愈偽。而去性愈遠。至是而世人漸趨漸下。彼不肖者無論矣。其自命爲賢智之輩。而又務高行怪。不於日用尋常當行之道。求其盡性而適中。復性而歸真。離其性而求道。縱使做盡功夫。用盡伎倆。過猶不及。其

於大道則仍不可得而聞也。然性無形而不可見。無聲而不可聞。要在靜默二字作功夫。無形而隱。本爲至靜。無聲而微。本爲至默。乃人稟此性而爲命。有命則有形。有形不能無知覺。有知覺不能無見聞。聖凡之辨。即在此見聞知覺之間耳。何也。隱微者。性之德也。見聞知覺者。性之象也。有象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用。人既具體而致用。則日與接觸者物也。目之所見。無往而非色。耳之所聞。無往而非聲。心之所知覺。無往而非貨財利祿。顯然而與物接觸者也。所謂獨者。固非獨居隱微之中也。苟於此而不加以勉強回天之力。謹慎自守之功。一步錯路。則情欲由此而深。性德由此而離。勢將一往而不可收拾。是以聖人復性。就在日用見聞聲色貨財利處着力。切要正當見聞觸動時。先自立定脚跟。決不隨他聲色貨利流轉。不流轉處。其性不期復而復矣。是即所謂慎其獨也。慎獨即所以復性。性復而後盡。盡則參天地。贊化育。無在而非大道之所歸矣。故君子必慎其獨。

慧真人訓曰。人生塵寰。如夢之幻。如露如電。轉眼皆空。曇花一現。或攘權而爭利。或逞欲而奢淫。何其愚之甚也。時乎不再。各當悟徹。

老祖之真宗。皈依大道。養心靜坐。利人濟物。爲度己入樞之本。與慈拯衆。爲度人脫輪之機。津院氣象頗佳。而諸子又向道堅恒。精神凝結。實爲道慈前途之佳兆。惟期各各日日來院。多加於坐。廣行慈善。弗偏弗隘。切莫以財源枯竭。而作慈善不興之憂。勿以經費不裕。而生道之將廢之嘆。頌如。

御道順其自然。而心之所向。精神貫注。無不措施適當。若不順其自然而然。則將無所謂當。無所謂不當已。故君子慎獨以葆其道心之真。而養其浩然之氣。若或不慎。剝那之間。善惡均在其中已。是何故也。即修者心不誠志不堅耳。心不誠志不堅。則真惡易滑。靈明自蔽。靈明蔽而欲求其心地靜明。恐永無光明之一日已。是在修者各宜敬惕乃心。弗自淪棄。是老祖之殷殷至望者。亦修者自修之中。覺其所覺。得其玄妙之要。則劫由斯可挽。數由斯而化。使無量恒河沙子黎。得以出水火登祿席。庶幾諸子之內功外行。無所偏廢。則將來妙山之妙。玄樞之玄。得其正果。亦地(慧真人諱)等之所切念者也。

四知之語。楊氏寶箴。諸方各各悟到暗室屋漏。則道旨斯明已。祇要堅於道。誠於公。慎於獨。神之所凝。合氣之所結。無在而非其正也。言正易。行正難。行正稍易。而守正尤難。故人之所貴者曰操守。操守不正。斯感乘隙。是人之惑也。非惑能爲惑。要在其定若何耳。貳而不貳。皆從此處測之。悟到善境。不必是真善。亦必須視其正。能正其心者。自能正其事。正其事者。則成已成物之功。皆在是矣。慎乎其獨。行乎其素。則六塵不侵。而恬淡自如。清真之境。無所不用其博愛。若以貪憤之私爲愛。則清真皆爲濁惡所蔽。而自如之境。盡爲困苦煩惱之場。又何恬淡可言。吁嗟乎。不恤人言者。是惡中之善。私謀喃喃。自有鑒察者。諸方對於道務慈務。宜討論一切。庶幾乎楊氏寶箴不能專美於前也。

尙真人訓曰。哈哈。現在濟地苟安者。諸方力善而有所化之功也。

師靈其悅。獨是堅持善念。須動恒守。守之弗誠。則意動於纖微之塵障。即形於所事之中已。其間消息雖微。而其足以滯進境而墮惑阱者。必由於此。人在濁世。念之所向。弗善輒流於惡。惡之誤身。其始或以其小而漫爲之。及其竟也。心旌放肆。而難自反。湮性味靈。將至無所忌憚。是以君子之修。必慎其獨。慎獨必不有所愧於俯仰之際。雖在隱微。自知戒懼。不然。天地之間。賴以維繫綱常名教者。胥無所資。雖曰從善。善又何得而見之哉。近今人心多活。活則易浮。心浮於身。動止云爲。鮮弗以禮爲束縛。於是嘖議譴爲迂拙。自放其心。而無所約。時流滔滔。日趨而下。良可慨也。諸方際茲浩劫弗息之會。所以爲修而恒其守。要當以禮自制。庶動止云爲。一無差忒。而善之所以爲善。乃克有終。而不愧於君子之林。以樹末世之良範。斯則道之大光也。諸方勉之。

尙志

老祖訓曰。大千世界。一切事物。莫不由希望而來。希望者事實之母也。成功者。希望之果也。故其遠大之志。而冀將來有所樹立者。必抱希望之心。而不少懈。雖經歷險厄。而不克進行。然其百折不回之精神。仍不稍餒而生消極之念。能如是而功業不成者。未之有也。吾院諸方。對於道務慈務。亦宜各抱堅決之志願。各存極大之希望。則將來世界大同。子民各安其業。各得其所之事實。必克成功已。各方勉諸。

大道真宗。化孕萬靈。視之不見。聽之無聲。以其有形。則空如也。以其有聲。則寂如也。包院成立以來。進修諸子。雖均有所悟。其悟於正者有之。其悟於非正而強以自解者。亦不乏人。故從道本而立其基。雖已。欲悟道本而興慈基。須當蘊養堅悟。具其誠篤。方克行道之實。不爲沽道之譽。而後守乎道。行乎道。道不遠人。人不忘道。時時做到道中之真規。樹德立基以度人。具堅迫之志誠。奮堅迫之志願。爲創道之元勳。居興道之首功。有此數端之志願。而西北道務。興將有日已。弗得始勤終怠。或行或輟。不論千折萬磨。此乃天數。各各不得遂墮初志。以期上感天和。下拯民愚。更宜記之者。諸子當具度己有餘之思。度人不足之想。苟各各具此思想。則吾道定能闡明。前途大劫定能消滅於未形也。殷殷諄囑。各各勉旃。

聖訓曰。吾向爲養氣之說。而以志爲之帥。凡以人之精神悉著於志。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吾人修道。賴心以運。而志先定之。所謂心之所之也。夫天地之大權曰數。人事之能力。曰志。志

之所在。鬼神不能奪。勢力不能屈。嗜慾不能搖。一往直前。非達乎神化之妙境不止。及其既至。一若無所事事者然。然非有心人。未易許其間津也。吾人志道。不可作我即是佛。佛即是我。想。作是想者。是為認佛。認佛者棄。又不可作佛自為佛。我自為我想。作是想者。是為絕佛。絕佛者敗。持此一往無前之志。毋矜毋餒。則是神化之域。非絕人以不可企及也。古之聖哲。由聖而神。胥視乎此。今人偶談道務。色變心驚。輒謂吾何人斯。作此妄想。不知中氣一餒。形神俱灰。前途之所造。永絕後望矣。凡此皆為物慾所紛。魔障所蔽。而然。果其求在我性。守在我命。無私無偽。一意而上。大乘之修。人皆可至。故自疑自餒。皆阻進修之路也。諸方勉乎哉。

冉仙訓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其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豈天之畀賦各殊。抑其秉質之獨擅。其天之聰。而擅其天之明。夫然後始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矧聖人之於民。固同此一手足。即同此一耳目。推之飲食運動。操舍行藏。始而亦無往不同。無往不合。蓋以道德二字。與良知良能。而為民類中分兩大界限。但是有此道德之界限。即有此道德之特聞。以其道德之特聞。而開聰明之特質。其良知良能。始能異其類。知能既異其類。而聖人之令名。宜乎歷萬代而不朽。經千古而不磨。蓋道足以為物先。而德亦即以立名之極。其為世之所共該共聞者。不亦宜乎。以其言存諸身而立諸世。自能耳擅其天下之聰。目擅其天下之明。能更為人立極。而名能為物先。斯能為天下之所尊崇。萬世之所共仰。噫。聖人之名特傳者。豈天之生人。即能以聖傳其名。其實以道德之傳名。而後始能名其名。世人之名不傳者。豈又是天生斯人。不能以聖人之名傳。蓋以無道

德為之傳其名。而遂不能名其名。由是知道德實為判別聖愚之原始。亦即愚者由此希聖。希賢。希天之階梯。其為天下之一大經綸。亦為人世之大模範。行則宇宙咸沾其化。失則人類盡墮淪胥。豈僅為聖愚判別其異同哉。夫聖不異愚。而愚獨異聖。非聖愚之自異其異同其同。實以道德以形其異同耳。諸方曷各審諸。則出愚入聖。有厚望焉。

孚聖訓曰。夫人立身天壤間。當具一種堅忍之志。剛正之心。處顛變力針不亂。臨大事神色從容。敦品修行。勿忘三省之義。立德立功。確守不朽之訓。身居顯貴。勿尚驕矜。際遇困窮。勿工諂媚。名利不足動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念。榮辱無所關。貧賤無所屈。不作非分之求。勿為越理之事。此之謂絕大英雄。真正志士。昔顏子身居陋巷。簞食瓢飲。可謂苦矣。在常人視之。必不能堪。而顏子孜孜向學。不露戚戚之容。非顏子不知其苦。因其能知天命。終不肯因其貧乏而損其廉隅也。迨夫學業告成。名列宮牆。千秋享祀。後世稱為大賢。豈非宜耶。今也人情冷暖。尊榮虛榮。身未貴而妄自尊。名未顯而寵自大。以為罕世無雙。一旦窮窮計。喪氣垂頭。向之所謂赫赫果安在哉。是故勢易盡而德難窮。吾願諸子效顏子之為人。破今人之惡習。則廉讓之風。不難復現於今日也。其各勉之戒之。

蓋凡事之成也。在於志堅。事之敗也。毀於志餒。當院(當塗)道務。非不能振興。患在衆志不一。不一則紛。紛則亂。不獨院為然。即出野社會。亦何獨不然。欲除志。首在相衷。和衷則濟。濟則興。由漸進推於改良。由改良臻於妥善不難也。吾視各掌職修方等均具慧根。洞明世

事。宜各破除塵障。益勵功修。塵障息。心地自明。心地明。處事即無成見。成見悉除。無論何務。均臻至公。凡吾院各職方等其共勉之。

事者實理。非空談也。人有事理。決者多中。疑者多惑。惑從何來。外物之擾。內靈不充。若佛若儒。皆重決志。志爲心之子。心又爲靈之子也。靈心相合。由靜而定。由虛而實。志堅疑決。此一定之理。故明心見性。無惑自明。事理昭然。何事不可以自決。何物不可以自持。全在中心一點靈光不昧而已。

事之能成。與夫成而能久。其故似乎偶然。而實非偶然也。太上貴立功德。爲成事能久之本耳。豈可因偶然之成。遂以偶然例之。人多見偶然之功。不肯益勵其功以垂不朽之功。多著偶然之德。不肯益修其德以立不朽之德。其故何耶。蓋俗塵填膺。方寸間無自容大功大德之地。乃至易滿而驕。驕則慢。慢則無遠大之志。所以天下之大。罕見不以偶然之功德爲功德者。更於淺狹者何尤。噫。可慨也已。

慧真人訓曰。天下無不能之人。多可能之事。而不能者。非不能也。以未立可能之志耳。要當勵乎心而志乃可立。苟其以不能爲心。則猶可說也。何也。人果以不能爲心。則竟能時。當不自滿而驕。是虛謙受益之道也。若不以可能立志。則事之不成。蓋非事之果難。皆因人之自餒於中。而遂直抵於無成已。所以修乎道而欲樹其事功者。首宜弗餒。餒不見形。則志以堅立。立其志而無所撓。縱或限於時機。而步步動進。勢必終底於成也。若不如是。則庸俗自固。欲明導道之

真而宏其用。要必憂乎其難已。今日肩道諸方。其於事也。能不因難而餒。誠一佳象。所望能勵其志。冀達於堅立之地。則後之成效。必將大有可觀已。幸勿少懈。由是而之焉。事功樹而爲修之道盡。其結果將無不良者已。各各遵勉。至望至望。

欲成非常之功。立萬世之業。而永垂於不朽者。必須具不撓之志。抱百折不回之心。不爲利動。不爲勢屈。不爲窮困所阻。舉世非之而不移。天下笑之而不變。然後方克有所成就。是以成湯被拘於夏桀。文王被囚於羑里。周公變生骨肉之間。流言散布於全國。孔子被困於匡。厄於陳蔡。成湯文王周公孔子。均聖人也。以遭逢不時。向未能免於窮困。吾等今日。處人心不古。風俗詐僞之秋。而欲倡道德之說。其不爲人非笑者幾希。其不被人目爲迂腐者。未之有也。所賴者。能不爲狂瀾所逐。而能爲中流砥柱者。尙不乏人。故道之進行。尙大有希望。不然。若今世之少年。初抱之志願甚大。以爲舉世之事。舉手投足可辦。然一遇挫折。即抱消極而悲觀焉。豈足與語非常之功。立萬世之業哉。

道生於靜。學求在恒。孔子首時習。孟子求放心。誠入道之良規。乃操修之極則。諸方等均託足儒林。立身仕路。理應格致誠心。開化愚俗。端本務實。以修其身。內求復性。外抱堅恒。考六經以端其趨。參諸子以求其奧。則聖賢以要其終。聖功之端。首在修身。理學之源。惟在綱紀。聖功參得透。做得來。真修自然精切。理學說得出。見得到。處事定必驚人。而其要尤在學時習求放心。放心求則真修進。時習熟則入道精。一言一行。上可仰不愧於天。一功一事。下可俯無

作於地。德行爲本。道貴堅誠。志立則心俱定。志一則私欲不搖。志篤則始終如一。志堅則魔惑全消。諸方等能悉不如斯。日求精進。又何患道不成功不圖哉。子等勉之。吾日望之。

喻仙訓曰。嗚呼。世道衰微。人心陷溺。至此已極。中外原屬一家。同一胞與。故

老祖納耶回儒釋道於一爐。以期融成於一氣。奈

老祖命之諄諄。而人心終覺藐藐。人之心自守其道。自固其本。人隨人言。我行我素。他視我如讎。我待他如親。久久離隔親化矣。人生不可不有獨立精神。苟能自立。無仰求於人。自不受他人之壓迫。苟無獨立之能。又欲假他人之扶助。欲不受其壓迫。烏可得耶。排外非良策。圖自立乃善謀。願爾等熟思之。

王仙訓曰。事之興也。端賴衆心一致。衆心能一。事無不興。故曰精神到處事成。此之謂也。事之敗也。厥爲言語失常。語言不慎。事敗事成。故朱柏廬有言多必失之家訓。可不慎哉。衆志齊一。與言語有常。一爲處世之常經。一爲修身之要素。設缺其一。恐難立身於天地之間已。凡吾修子。其審察而明辨之爲要。

主誠敬

老祖訓曰。道者導也。導人向於正也。教者要也。要人復於性也。自三才定位。人列其中。可與天地同壽。是以配三才而具四象。四象者。天地陰陽也。乾爲天主動。坤爲地屬靜。陰陽動靜之分。是天地水火之顯明。火炎上。水就下。各隨其本。人非水火不生。非水火不滅。一人有一人之水火。但得水火既濟。相宜爲用。成仙在此。丁道在此。延年益壽亦在此。誰云人不壽哉。無如今之人則不然。以欲爲火。以貪爲水。不考天以求生。不考地以求育。但知男女之欲。名利之貪。以爲天賦我者在此。地育我者亦在此。誠謬之極矣。是以世風愈趨愈下。人心愈陷愈深。天生人心。一以貫之。以致風蟲水旱。疫癘刀兵。接踵而至。此非天之不仁。實由人以自召。而衆心沈迷不悟。深可憫耳。吾之降臨救世。實欲挽化人心。然必自道始。故首以內修。外以慈輔。人心一正。百却俱解。惟靜修默化之功。全在精神抱一。不偏不倚。誠於中則道基自立也。

大道者。至誠不息。生生之機。悉寓乎此。諸方來修。何莫非欲探斯道者。夫道之於身以至於家國天下。惟一誠字可以貫之。他弗具論。吾願諸方先就今日求修之身。自作時時循省。苟有一念不誠。即當思所以絕之。欲其絕也。凡處事接人之際。均要存一理字。認理既真。則無可無不可。失理之正。則雖可亦不可。行之有恒。道功於以日進已。諸方尙其勗旃。

教者。從苟從文。蓋言不可以苟且之文而爲敬也。必須慎於始而克於終。一貫如之。乃得謂敬也。今之人也。行焉敬而心焉慢。慢之於心。事鮮有濟。此敬之所以不可不從其質也。心悅誠服謂

之敬。懷懷畏懼謂之敬。得之於正謂之敬。奉之以時謂之敬。此敬之道。必從禮有以節之也。禮也者。理也。能以其理喻。而不悖於事者。非禮而何。故曰毋不敬。禮之始也。始禮而終守之。非獨行於世者奉之以爲則。即修其內而終身行之。不亦至乎。此敬之道。必守其恒也。故曰久而敬之。敬之之至大者也。故曰。事以莊。言以重。行以篤。心以厚。是皆修身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諸方修道有年。當知道中之敬。從何自始。亦何自行。庶幾不爲一暴十寒。中道而廢之舉已。其各存心之敬。而敬出於誠。衆人相聚之時宜敬。獨處陋室之中亦宜敬。則慎獨之功。不致爲外欲所搖。外惑所觸。而止於至善者。無不得其突已。各三復斯言。知白圭有玷。非吾人之大辱乎。非道中之大恥乎。非身中之大障乎。非禮中之大不謹乎。吾以是而勉諸方。無以勉之。勉之曰敬。道乃可守。身乃可保已。

吾道教世。今日所重。在竭誠以自修度。而兼度他人也。此其爲度。惟行之克踐於真者。斯罔弗通而得成化也。旨趣可尋。而人多不知悟求者。每滯於所見之見。而不識從既見以思入無見。更從無見而得見其真諦。於是心流於物而逐之以遷。遂墮輪因而弗得超脫。以立此身於造化之外。所以芸芸之衆。由擾攘而至失其甯靜之本。良可慨也。諸子今後爲修。務體吾言。善自存養。誠之所在。邪無弗閑。得其閑而存其守。萬物之理。可格而通。萬事之變。可措而定。是乃道功之極詣。亦修者所不可自廢者也。若不此之思。雖却病延年之易得。亦必因心之放而不知求。終無能獲之日也。各各深審是要。

一氣既判。兩儀以分。清者升而爲天。陽屬之。濁者降而爲地。陰屬之。此先天後天之所由來也。弗違者。逆來而順受。聖神以之。順其自然。而明誠者人道。盡性以至於命。修身以俟之。無不順已。古者災害不起。刀兵不興。上無戾氣之冲霄。下無腥羶之遍野。所以熙熙懷懷。人壽而康。國泰而甯。中古以降。人心蔽於私欲。神失靈散。惑亂奪居。而爭奪之事起焉。下元之末。人心譸詐。風俗淺薄。尙堪問耶。吾發願拯救之。所以惟庸平是要也。人不愚不知。而愚知而不真。知而真者若愚。人不愚其不明。而愚明而不察。知真明察。有不中節者乎。有不得乎平者乎。吾之所誥誠。要貴一誠一信。誠者天之道也。天道有四時。運行不忒。日月有代明。晝夜不錯。恒而已矣。平而已矣。人莫知其然也。人莫知所以然也。絜之照臨。靈之附用。稍或有間。分崩離析已。人具二氣以生。亦絜之化形也。故曰與天地參。與天地並立而爲參也。無他道。惟不忒其心而已。忒則無所謂誠已。無誠則無所謂生已。生機已去。不作崇於魔惑之道乎。乃人不此之明。而從事名利之爭。有不敗者乎。

關聖訓曰。人之修道。道無其形。道無其聲也。何以求之。求於心之誠也。誠之在心。亦無形聲也。而人能見其誠者。誠於所事之事。而弗稍雜以僞。於是而誠見已。今者世人之於事也。若惟恐其不僞。又若惟恐其僞之不工。於是欲掩於形。而形之僞也。無人不見之已。欲掩於聲。而聲之僞也。亦無人不見之已。然而其僞果得其工乎。不得也。而人猶必樂此不疲。果於行僞。又何故哉。以其利之切於身也。利於身者。何所用其誠哉。所求者利而已矣。苟得其利。則切身之樂

得之已。又何偽之不足取哉。此天下所以相率爲僞。而不知天命之畏。人言之恤已。是又烏足怪乎。所可怪者。怪乎怪之不怪。而怪乎不怪之怪也。人心至此。欲其不僞。奚可得耶。然而未必無其道以挽之也。其道何道。無形無聲之道也。人果不從形聲求其所以誠於心者。則形聲不待掩。亦弗稍見其僞已。不僞於形。則善者化。不僞於聲。則感者應。感應之道。得於無形無聲之誠心。則理通於人。而心安於身已。得身心之安者。無在不恬適之境。徜徉乎恬適之境者。雖欲自僞。不識其僞之何從來已。僞之不來。非不使其來也。無僞之道。能使僞之克來也。故曰。道一而已。一誠而已。一之爲用。無或者也。不或則僞無所容也。不容其僞。非我不容之也。一誠之道。不能以相容也。或相容也。必僞之能化能感。而後道無不容者已。不然。雖欲自容於道。而道之所容。在乎感化之點耳。其不進於是點者。道雖欲容。而其身心將弗能容之已。何也。命絕於天。而人弗爲恤也。可不懼乎。可不懼乎。

文昌帝君訓曰。老者當敬。少者當懷。此治世之要則也。故敬身莫如敬老。懷已莫如懷少。敬老者。事長之謂也。懷少者。慈幼之謂也。敬老所以啓迪後進。使其有所則也。懷少體上天生大德。所以相銜於無窮也。敬老之意。非特敬已之老。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是也。懷少者非特懷已之少。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是也。是以吾人處已。當時存敬字。處人當時存化字。事上時存忠字。使下當時存恤字。能以此四字爲則。終身行之斯可已。至於道中。亦當以此四字爲內外之輔助。而後功行之間。自無阻滯障惑之侵擾已。所謂修者。修其身。修其心。修其意。修其行。以渡

人之身。修吾之心以化人之心。則修功之造詣。不必求其日新而自新已。故必敬其事而後守其恒。數十年如一日而不違仁。則道也終身不失已。亞也不必多述。祇以敬字爲修身之用。庶幾及於忠恕之真境已。故亞也十七世爲士大夫身。而不致墮落者。以敬爲修也。以敬爲修。則修也必得其誠。必得其虔。必得其和。必得其立已。世人皆以亞爲文星。殊不知有文無行不足以爲修也。是以敬慎不失。則天地大德與聖人大德可以保守已。諸方修道。當從克己爲本。慎獨立基。則無不敬已。苟知其所以敬而善用之。本也自立。而枝幹必暢茂已。所以然者。敬在自身。而子孫蒙其福蔭已。何以言之。吾能敬以事長。則子孫必敬以事我。我能敬以慈幼。則子孫亦必以敬慈其子孫已。家庭若是。處世亦然。苟能知其敬。推而行之。則凡天下之老。我皆敬事如儀。凡天下之幼。我皆敬以恤之慈之。其頑固不化。我必敬以勸誨。其有無告胞與。我必敬以拯之。是敬字之功用。不獨修身。抑且治世。用之於正。無不宜已。若恭而無禮則勞。又焉得謂之敬。諸方於修身。當先知恭之所以爲恭。敬之所以爲敬。而不致有所過。庶乎其不忒已。各各三復斯言可也。

守少王仙陽明註。文昌帝君論敬字功候。諸方當細爲參悟。務以吾身不入於和而流之羣。則修也自無惑障已。

昌佐訓曰。哈哈。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天人相感。無一息不然。感以正則正應。感以偏則偏應。感以靈則靈之所結。無弗由靈而靈焉。靈何以凝。除妄而精。精結而化焉。則烝以生以固。

再悉以化神。而神以清。清而升。升而觸。觸者合天。天心來會。是以如如之不動者。由靜寂虛空而活潑之也。妙覺靈光。通明無隔。如珠之圓者走於盤。而溜溜如日月之無或止。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故云無時不明也。人惟能得乎陰陽相搏。則由由造化。以致乎中和之妙境者。皆可如是觀。如是境。如是象已。是則天之所垂。人之所感。而垂垂者。皆應人之感感已。是在人。精誠與否耳。吾以精誠應。諸子以精誠感。則因感而動。動而生變。變化不測。文有不可道。道又不可以文字語言傳者。而以平常字字書之沙。錄之紙。傳之世。以拯以度。惟特此精。惟賴此誠。諸子皆具大般若。不必吾細囑。自能各各悟到波羅密也。哈哈勉之。

天下無事也。有事而事乃不真已。不真則假來擾人之真元。而疑始生焉。疑以有未明也。求所以明之故。必習焉。誰知習則已由於假之生也。何也。不習則無不利也。不習必無所疑也。不疑而行。何不利之有。然則不疑何以始能也。守以固而已矣。何謂固。固有之性是也。性之固有。即天賦之命也。天之命時行以健。剛柔濟。陰陽和。理具純粹之精。以之應事接物。無不法乎自然之序。何所疑哉。然人之守其固也。又何法歟。曰惟敬義而已。敬則不愧屋漏。戒慎恐懼。無時不如十手之指。十目之視。何曲阿之敢爲。有不直其內者乎。義則無不法天理之節制。秋也肅殺。時行不悖。則外也有不方者乎。承天之賦。鬼神不違。而亦不違之。先天未失。後天所以無不明也。孔子生知。亦虛靈之未昧耳。不昧又何待夫用功以明其德哉。又何待夫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哉。不習之利。豈無其本原乎。人而不生知者多已。疑者無在不是已。先天既昧。理又不全。乃又好爲自用。所

以上者大爭。下者小爭。致天下於靡爛不堪也。噫。今有欲天下轉移否剝者乎。轉則惟以復字爲之。復者何。復其原賦之良。原秉之貞。使不習而利。不習而亦不求利也可。

正陽真人訓曰。地有不同。氣亦各異。同中而異者。非地與氣之殊也。不得其清。則形色之現於外者。無在克見厥真。真弗之見。於是惑而接者。皆覺其異已。吾頃過匡廬。世人所謂不識真面目之地也。山猶是耳。固無殊於羣嶽也。何在而真耶。氣不以時變。而形色無夏冬一也。是知天下萬物。可不充其氣而露乎真者。未有不變也。變則異生。自異而他亦異之已。譬之人誠不具於心者。發於形必偽。而色必時變也。何也。不真使之然耳。是故道者一而不變者也。人苟合道。則氣和於時。而中真常定也。定其中真。無在而弗一。無適而弗通也。不一而思所通。是失其真。而欲所觸之爲變。未之有也。修道之士。要當明此。不必遠求。但就有生之面目。力求其真。使形色不爲弗誠之心念隨時而變。斯近道而可語修已。哈哈。如何如何。諸方審之。

滄海桑田。地之變遷也。是亦氣之無定也。地不克自主。而隨氣變遷者。以其濁滓所在。人得而見其形之異已。修身貴養虛靈。能從自化氣質之處。時時悟養。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體。便與道合。可以脫造化而有所造化已。修身救世之真旨。求道成身之真功。其在斯歟。

李聖訓曰。道之妙諦無他。誠而已矣。至誠不息。誠能格天。盡人而知之。惜乎能堅貞不二者。不可多得。而其靈尚不能充乎兩大之間也。各方如能各養其靈。各守其誠。弭劫之易。如反掌耳。而況院務各事之整理耶。

韓仙昌黎訓曰。天下之事。宇內之理。必有其自然之定向。自然者。不期而然。爲本原之定途也。此即正也。正者千古之大本。而反是則僞矣。僞者正之敵。而亂真之蠹賊也。世界之火。事物之繁。莫出乎此二途。而理欲之分。於焉判矣。慨今之人。羣迷其本。惟僞是求。而其自然之正途。胥視爲迂徑。世代遞嬗。正日黜而僞日熾。幾何其不舉世淪胥哉。夫人性至善。天賦其全。全也者。乃合乎純善與至正而言也。及其歸也。能全受而返者。千百人中殆一二焉。厥故安在。是因私欲牽纏。弗克自拔。雖間有解人。復誤於正僞之不分。則繼出迷津而登覺岸者。適所以肇滅頂之凶也。豈不大可哀乎。蓋沈溺欲海者。尙望其有自援之機。而誤於歧途者。恐終無康莊之境矣。昔人有云。哀莫大於心死。嗟哉斯言。不啻爲此僞途無量衆生作一棒喝也。神佛之悲憫。大道之亟行。以及諸子之證果。凡胥以此也。神佛有普渡之筏。而諸子作執轡扶棹之人。及至衆生超登彼岸。則舟人之力。不其多哉。則天人之判。聖愚之別。亦視乎正僞之自擇而已。入乎正者。可望可賢。可仙可佛。而入乎僞者。如執烈燄而行逆風之中。其燼身滅靈也必矣。嗚呼。九霄深淵。雲泥萬里。而其別乃在正僞之分。此經云毫厘之差。謬以千里也。古聖之教人。其意深矣。或曰。正僞之別。將何所求之。噫。是何難哉。往者已矣。略而弗述。生際此世。躬遇昌明。苟欲求正。則舍此大道將復奚歸。大道之正。在乎合五而統六。世界雖大。兆民雖衆。能有出此五教者乎。此之謂至正之道。故皈依於斯者。決其爲至正之人。苟不然者。是其自齒於五教之外。別具獨識。特恐五洲雖大。亦難另闢一宗而容之耳。此非面牆而何。面牆者。管窺蠡測。難有狂瀆。將

駭愕詫異。視爲險途而裹足。斯人也。雖欲不僞。安可得哉。泡幻光陰。蜉蝣身世。百年短折耳。豈能從容不決於正僞之分乎。時不再來矣。有志者盍一研吾說耶。予非好辯。奈此沈迷衆生何。

法真人訓曰。道基之立。立於人心。靈之所鍾。結於誠信。是以天地以信爲本。而人亦以一誠爲則也。道之爲貴。誠信是視。能信則能誠。無信則誠僞。是故誠信者。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即無所不通。無所不通。故能知乃能通。能通乃能明。能明乃能知。是知知通明者。乃信道之基也。能通明乎此。乃能堅固如金。溫和如玉。而氣凝精結。則有不折之節。氣凝神固。乃有不磨之英也。

尙真人訓曰。修道貴誠。誠明在意。意有所阻。則障而不堅。不堅則隨處生魔。其足以滯修切而妨靈養。不待言也。是故身欲守道。必以誠意爲修養之本也。語云求道者不愚不高明。而愚不沈潛。不愚無文章。而愚無道德。不沈潛則氣質多躁。雖高明何用。無道德則品行不端。雖文章何補。諸子能於此數語體悟入微。則吾師之道。亦在其中已。

岳聖訓曰。巢院組成。諸方多具誠齋。實大道之光。亦斯方之幸也。人欲有得於中而形於外。誠之一字。要當把持弗失。庶感通應接。觸處靡不爲化。道之度世。豈有他哉。若不盡其誠。則動輒生礙。以達通接之軌。而趨於歧耳。故曰至誠不息。能於不息者。始謂修之要。而可望乎道之

誠也。諸方此際求修既具誠念。但願由是誠明。堅悟堅進。庶乎自強弗息。而生生之機。將身握其樞而輪旋造化已。望各精思。勿少怠忽。斯進道已。

王仙陽訓曰。

師道融五教以言化。而在華創始。亦因儒理之能獨賅也。在修者於儒多所服膺。讀書要當明理。苟理不明。應事不足。違言救世耶。儒之精理。一言以蔽之。曰盡其在我而已。如於此點不能認定。以身體而力行之。則根本都差。將無是處。

師訓重以誠之嚴格。亦盡其在我之意。不然。是非無定。人自顛倒。徒見其擾擾。而世且愈亂。又何有教之可言耶。

敦品節

老祖訓曰。道中所貴者。品行而已。道中所重者。統系而已。統系於品行。合則爲一。分則爲二。分合之機。在於一念之起。一念善。則統系於人者。皆應吾之統系已。一念不善。則統系者皆違其系。而遠避之矣。故品者見乎語言。行者見乎動作。語言與品行。以道之善於念者而定之。以道之善於容者而固之。庶幾其無所失已。各方均各以念之公。以容之大。而爲母總兩院立模範。則善之善者。將駕乎世界而上之矣。

人之所立。品也爲最。苟無其品。身何所立。故曰立身者。當先立心。立心者。當先立性。立性者。乃能立乎品已。性也不良。心乃有惑。惑也乘之。身乃云亡。是以立基之初。必以性天中之真旨。細研究之。乃克有成也。故坐而不恒。則燕不凝。神馳靈蔽。心之所立者。乃有所蔽已。是人之修也。修已爲上。修已之功。無墜無墮。斯可云立。立也者。歷世而不可沒者。始謂之道。道之存也。乃可言立。立乎身。立乎心。立乎性。立乎品者。皆無不從斯道以定其基也。故曰立品當立性。當立道。立之本其在堅也歟。

昌佐神訓曰。立身在品行。而治國惟綱紀也。其用不同。而爲體則一。人非敦品礪行。則心無所守。邪正不明。趨向易舛。而稍或不慎。墮於偏陂。身乃隨敗。此必然之勢也。國之所以克治。實藉整綱勸紀。使人同歸於善。不因私曲而或爲左右。中有所幹。而理惟正之是彰。故無論若何施爲。其中幹不壞者。國必不亡也。今世之人。於身之品行。視若無足重輕。平居既罔知所修。

出處遂相率苟且。集苟且之身於國。而執其宰治之柄。欲其整綱飭紀。道既莫由。而猶望世之能平。吾誠不識其將從何而得也。惟世界之大。人類之衆。豈無真知灼見。而暢明治國立身之要者乎。此亦未必然也。獨是好大喜功之念。與偏事躁進之心。如非養之使純。而弗因心念之逞。希以爲快。庶乎蓄之深者用之廣。涵於普者容之寬。以之處身。身既可立。使之治國。國亦靡不可治已。不然。擾攘相乘。苟求一時之平。要不可終日。而危象必猖熾。絕無足恃也。世人其盍深思而勵乎修。

慧真人訓曰。曦光陰之荏苒。感歲月之如流。時乎時乎。來其不再。吾

師不憚煩勞。歷遍塵寰。奉勸世人。警其進修。期臻大道。經年累月。口苦心慈。要知

師道傳遍人間。諄諄教誨。固無矜奇炫異之可言。無非中而已矣。和而已矣。中和之道。可以位天地有萬物。世人遵而行之。亦不可貪其高而驚其遠。驕其志而肆其謀。祇冀日重倫常。時操品節。於願足已。蓋人之至可重可貴者。其倫常若。其品節若。人有倫常。則孝弟從之。忠信行之。性則全其本真。命乃保其固有。斯言無不爲天下則。行無不爲天下法。倫常之於人。實重且大。其如品節二字。又豈可作尋常視之。蓋品立而後率其身。節尚而後範於世。甚勿謂節自節。品自品。若視之與身無關。然品節之有無。則榮辱隨焉。毀譽見焉。禍福成敗判焉。君子小人辨焉。如今之所謂名譽爲人第二生命。試問名自何來。譽自何來。要莫非見諸品節。徵諸倫常。豈名自名。譽自譽哉。堯舜之得天下也。人道其仁。桀紂之失天下也。人謂其暴。彼均爲當代人君

。豈當代人民毀譽有所私。而妄自口頭分厚薄也哉。蓋以身率法。萬世尊崇。一人失德。萬夫唾罵。並非世人爲其譽而曲其毀。道其仁而謗其暴。是皆視其所行若何。而後公論彰焉。且人之品節倫常也。不獨見於富貴功名之人。即一介寒微。亦無不可。觀乎顏子陋巷。簞瓢自樂。子路緇袍。狐貉不恥。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亦即此耳。若夫禮之四勿。身之三省。又莫不是先聖先賢立言以垂教後人。曷可不勉哉。

道之救世。在乎人之先能自度。然後化化自由。始克充其太和。隱弭劫運。劫運全弭。天下乃得清寧。而人類乃得長保。以此觀之。人之自度。所關不亦重乎。自度者何。修道是也。修道之要。內在養心。外在小立品。心以養而始靜。品以立而始正。靜心正品。出以應世。有不令人親仰者乎。人既親仰。則一舉一動。皆足以爲世法。人各因親仰。法其所舉動。其收效之大。亦可不言而喻。吾故曰。救世在人先自度也。諸方現列

師門。既以修道爲指歸。務當掃蕩胸襟。使塵俗之見。滌除盡淨。切勿視道院爲終南捷徑。切勿以修道作口頭禪。庶幾吾

師講化修度之苦心。不至空歸泡幻。而自身養心立品之要。於焉可得其涯岸已。諸方尙其省之。

尙真人訓曰。人欲修心。必先立品。所謂形端而表斯正也。近世因濁流滔滔。逐之忘返者多。性習下移。幾視可恥之事爲當然。而成爲自然。真可哀已。

師憫人心將死。不忍坐視。故於其奄奄垂絕之際。臨應揀度。不憚苦口。大誡疾呼。期於既倒狂瀾之下。力起沉昏。惟世人每耽晏安。苟得逸樂。則肆志而無所不可。品既不敦。而心以益放。此今日言道教世。而求人之篤修。實覺難於逆水之行舟也。福院成立。行將匝歲。而在修諸方。果能誠恒以勤探道奧。以資悟進者。尙居少數。是無他。不能勉求放心。不使魔惑之搖惑以自堅也。獨念人生朝露。寒暑載更。其有爲日。能有幾何。縱曰及時行樂。而其所謂之樂。轉眼自思。樂果安在。故吾敢以一言爲諸方勗曰。修道當及有身。不然。身無以長保。樂實無所謂樂。要皆無一能如吾道之樂。以得終享其樂也。謂予不信。請各視諸北邙。噫嘻。

孚聖訓曰。人生之要。立品爲重。士爲四民之首。所謂立人品。正人心。端風俗。維世教。惟士是賴也。然維世之道猶其後。而立身之道最爲先。道德仁義。身所需也。禮義廉恥。身所繫也。士身之關係。何其重哉。獨怪今之爲士者。以虛誕詐僞爲真。以德性品行爲假。每每忘其士之實。而盜其士之名。良足羞也。曾見流蕩學子。自謂尚才傑出。輕薄儒士。漫謂完人挺生。乃原其行則奸邪也。觀其貌則輕佻也。如以而謂之士。吾殆不知其所云然。尤可厭惡者。假刀筆以殺人。方謂白冤辯屈。恃勢力而武斷。猶曰排難解紛。種種敗德。言之醜矣。屢屢喪行。可勝悼哉。無怪世風日就於沉淪。正氣從此不伸。學業日趨於湮沒。士風於以不振。聖賢罪人。名教盜賊。世道禍魁。吁。士而若此。尙何足爲士耶。今吾

師傳經救世。端賴士人首爲倡化。且各地各院在修諸方。半居爲士者。深願及早省悟。修身其先

敦本其實。存理其志。過欲其功。能如此方不失爲四民之首。吾修方蓋不念起圖之。

濟佛訓曰。品者。人生立身之必要也。品敦則三綱正。五常修。而名著矣。品劣則孝弟亡。忠信失。而謗至矣。故孝經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其言可謂深切著明已。然敦品不在於嚴肅齋戒之日。而在於遊戲玩樂之時。夫嚴肅齋戒之日敦品易。遊戲玩樂之時敦品難。然又有不獨不能於遊戲玩樂之時以敦其品。卽嚴肅齋戒之日。亦不能正其容也。以盜竊事親。灌夫罵坐。雖非其本性。亦能端正而立。一時不苟。况品之上出於灌夫盜賊者乎。而乃竟有不能端品者。良可悲也。

老祖訓曰。賦我性命者。天地也。生我身體者。父母也。此人人所共知。亦千古以來所遺以為訓者也。然性命之賦。其源也雖奧。其理也實有一定不可移者在焉。身體之生。人人所見。遞嬗相沿。靡不由此。故欲尋性命之真理。必先尋身體之真源。不有父母之生。雖有天地之賦。其性命罔所寄。雖有父母之生。無天地之賦。必機穽而遭殃。是天地者。性命父母也。父母者。身體天地也。知吾身之所自來。則必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知性命之所自有。則必以天地大德。罔或報。在世俗之人。尙且以天地與父母並重。况修道行慈者乎。世俗之言曰。在家敬父母。勝於千山去拜佛。蓋言不能敬父母。即不能敬天地。雖重天地而不重父母。又奚益哉。故曰身之所從來。當追後天之本。性之所由自。當尋先天之源。後人之本。父母之謂也。先天之源。天地之謂也。知敬天地而不知敬父母者。謂之拔本。知敬父母而不知敬天地者。謂之塞源。若拔本塞源。弁髦性命。蹂躪身體。即世俗之人。必不得終其大年。而况修行者乎。是人之所以天地父母並重者。靈精之神。皆不能充固罔敏。是人也者。其性命身體。而後靈於萬物。而為萬物之首。靈者即在是已。為人子者。可不慎哉。故曰為人子。止於孝。若夫為人父母者之對於子女。亦當如天地之於萬物。而後家庭教育。乃克得其正已。以天地之於萬物而論。春則生之。夏則長之。所以養之也。秋則嚴肅。冬則屬殺。所以教之也。徒生不能以全存。徒殺則無一倖免。故以生殺之序。為教

養兼施之用。乃能川流不息。生生弗已。此即所謂生之藏殺之功。殺之萬生之用也。為人父母者。亦何莫不然。孩提襁褓之日。節其飲食。慎其起居。及其能言能行。教以詩書。習以禮樂。使之知善惡理欲之判。男女長幼之別。愛之以嚴肅。責之以夏楚。所以體天地生殺之理。而教養兼施。相濟於寬猛也。此古之愛子也。必萬以嚴。今也則不然。愛之無不溺之。惡之無不逐之。養之則如禽獸。教之則如囚犯。於天地賦性命之旨既違。於子孫之綿延遵守又不相同。欲家庭教育之良好。不亦難乎。故曰為人父。止於慈。所謂慈也者。非溺之陷之。如禽犢之愛。但求慈心之所安。乃可以言慈也。必曰止者何也。止則有節。有節然後合天地之序。以相安於無事已。不然。父子之間。離之則不祥莫大焉。蓋所謂離者。失父子之天性也。父子天性。何以能失。惟在嬰教若何耳。嬰兒之初言行也。使之遵禮。使之習範。使之有節。使之中規。愛盡其序。責盡其法。不使有陷溺之弊。不使有怨尤之心。若然者。父子天性有能失者乎。若愛之遂其所欲。不有所節。則慈也不能止矣。既長。少不如意。必有不遜之形狀對其父母。斯時也。再欲教之。豈可得乎。更有及其能言行之日。動加鞭笞。如驅策牛馬者然。教之惟恐不嚴已。教之嚴。責之也必苛。苛則天性失已。非靈昧即心恨。靈昧者不能因應於世。心恨者則必有他動作。逾乎常軌已。若曰彼為吾子。吾欲置之死。人其奈我何哉。是言也。未嘗不足。必無人言汝子為他人之子。汝之所以有子者。欲延宗祀也。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既有後已。當若何使之克家幹蠱。家庭之間。宜若何之氣象乃能永久。是為人父者。不可不慎於始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父

子之間。不責善也明已。雖不責善。然必存其性之善。化其性之惡。而後可以對生我身之父母。賦性命之父母已。其所以然者。父子天性。不能失也。得失之理。在於為人母者之愛惡耳。其子也若善。爲之母者。助爲人父者教子女以禮。愛子女以節。而後陷溺之弊自絕。本來天性。其無所失已。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頌。是言也。爲人父母者當書諸紳已。何者。子也有過。父何由得知之。母也知之。又從而怙之。則子女之陷溺也。不由母教之墜有以成之乎。故止者。爲千古一定之理。不能有所更易也。是以後之哲人。有以父慈母嚴之說以治家庭。深合晚近治家之法已。嗚呼。父子之間。骨肉人性。安有子不孝。父不慈者乎。父之所以不慈也。由於子之不孝。固未始非父母溺陷過甚所致也。幼之時不教。欲長而教之。雖教亦不能已。惟願各方對於家庭。其有父母者。當竭其力以爲孝。然對於子女。不可惡其惡過甚。必化其不善而以禮閑之斯可已。不可溺陷太甚。養以節序。即所以愛之也。諸方於斯理味而行之。則子之止也必得所止。父母之止也亦必有所止已。由其所止。則必有天性之止。有天性之止。乃可以知性命爲天地之所賦已。知乎斯。則爲人子者。必知身體與性命之父母並重而敬之已。爲人父母亦必知無後之爲不孝。而追命之所賦者爲誰。而止於慈已。噫。止之義大已。止之用廣已。止之基深已。止之行難已。諸方何不一一詳研之哉。

老祖父臨輝縣道院訓電學曰。汝爲道奔勞。吾之喜。亦汝之功也。汝心不忘道。又念親壽。孝思

不度。即道之真諦。由道而事親。方爲大孝。天下大英雄大善士大君子。自古莫不如是。蓋孝爲萬善之源。有孝而後有忠信悌愛之可言。親親而後仁民。莫不然也。汝既知此。嚚地人民。故得賴汝一念之誠。化劫於無形。天心人心。亦必須兩相契合。方能獲實益而收實效。何也。天心隨人心爲轉移。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人心果能遷善。天必賜之以福。否則天難慈愛。而人則怙惡。天亦無如之何。汝爲嚚院費盡心力。而嚚人之不能盡化。豈汝之私願哉。但事不在一時。而在終恒。苟以毅力始終不懈。人孰無良。必有感化之一日。今日之現象。是此邦之餘殃猶未盡也。人能及早回頭。爲道德之謀。不爲利祿所惑。則劫之化也。可立而待矣。人不知此。盲聾如故。吾不忍言矣。要知利祿隨道德爲消長。道德日長。利祿不求而自增。道德日消。身且隨之。利祿云乎哉。

亞聖訓曰。自天地有正氣。而後有陰陽生產。上古天地。有生是道。道之所重。首在能孝。時至獸與人離性。而人道重孝。惟羊一類。尙未全沒天性。跪乳可證。不知科學家又如何辯之。吾論不孝。有言無後爲大。非強制主義。故在春秋列強時代。有井田之制。貧富得均之法。並非均人而自立耕作之本者。所可同日語也。略分四說。今之倡不孝者。可以知廢孝是大謬說矣。一自人羣號稱小家庭主義。吾輩在立論之先。即有計家授畝。計畝量人而食。未嘗廢孝。蓋由西方進於科學。專講研究之一面。而不思科學之母。即由人母原質。素養酸炭。皆爲原質與原質甲父乙母配合而生之子。曰某種素養。素養又一成。立。而爲丙父丁母原質之配合。再一變而有酸炭之原

素原養。循環相生相配。物質之子若孫之孝思。不離其父母原質。幾毫末不能相差。等分是名分。配製是撫養。試驗是教育。成物成質。是離父母教育而成材。自食其力之日。自成其家之日。至於原質化分成原料時。即是數典不能忘祖之取義耳。

王仙誦註曰。禮教之嚴。初不若是之苛。今之言科學者。如廢孝而趨於貨質精神上靈所事奉。必至身體與精神。同歸於盡。不但廢一孝字。則全世界生氣。必為之摧滅無存矣。

(一)今日與上世列國比較。禮義文野之要。則在古人思爭鬪而自強。獨尊有禮。共尊有分。今乃大異。有一人吃一人虧。或被一人強制。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大道之孝。皆不能使父從子之義。獨立生計既薄。則必提起自立以外之精神。作虛靈一味之報復。而體育智育德育三者。苟有研究盡性之一日。則孝固不能一日言廢。恐科學新潮。能經過為人作義兒之孝。猶難一次二次激潮橫流中所能逃出也。

(二)為人子者孫者。必有數典不忘宗族祀一派一系之承。苟論是說者。婚姻自由無限制。則必決人世界滅統和族失性之大防。初不過一二人之提倡。好奇制新。繼則成為習慣。國與國俗雖異。而禮教孝愛之國。反創此說。其非新文化邦之能同意。吾書傳世七篇。西歐各國。對於子若孫祖與父慈愛孝敬。有進無退。特日處升底者。不能不知一二真正異潮。文野互變之有異時。而實無異性者耳。一有異性。是真禽獸無異已。

(三)學者一方面有新有舊。舊者膠持已見。訓之無方。新者一方教潮過熱。有視家庭如嚴君之制

者。有視家庭如俱樂部者。自然新者詆舊者為腐敗。舊者譏新者為出乎正軌之人矣。吾欲改新。則思潮初沸。吾欲振舊。而習識太拘。執一不廣之見。天下類如是者。其比比也。非消除新舊。由天演中鼓鑄一真不能廢者實證。與人以真確之門戶不可。

(四)生活生計生產。日趨繁僞。致為弱國廢孝之動機。吾不戒實言廢孝之人。吾實戒不言廢孝。而孝性日趨淺薄之人。是創此研究之說者。為今日歐美人合眾最烈。思欲與華人作個大家庭主義者創設也。少數敗。多數勝。廢與不廢。

師道門下。絕無執此說者。吾因過而一平議之。

關聖訓曰。人心不古。道德淪喪。禮義廉恥。行將無存於世。苟子不孝父。弟不敬兄。朋友無信。妻忤其夫。言念及此。良用慨然。幸今天心厭亂。人心亦有向善之機。是亦生極必尅。剝極必復之至理也。所以吾

師命設道院。假木簾沙盤。以為醒世之金鐘。而挽頹風正人心者。豈有他哉。世人不察。竟有妄揣道旨。誤測神靈者。不亦謬乎。

夫天高地卑。乾坤定位。尊卑已陳。貴賤分矣。人世治安之道。不外倫紀綱常。天經地義之大法也。古聖繼繼相承。至於孔孟未嘗外是。而為教者經典所載。無非扶翼世道。植立綱常。皆所以明人倫也。邇年來世風大壞。人心變遷。倫常喪失。五教不振。天心根於人心。以致劫運迭生。吾

師悲天憫世。故率五教教主。傳經布道。顯化飛鸞。道開大同。以正人心。屏除門見。而挽頹俗。言言實中人心。句句皆屬正理。要知道者路也。至中正。一而已矣。人人應行必由之路。務望進修諸方。省悟此理。皆平平蕩蕩無偏倚之正道。諸子共由之。願天下萬世之人。共由此推之。入此道則爲人。出此道則爲禽獸矣。諸方宜好自行之。成人利物。度人度己。皆在於此也。勉之勿忽。

天下寬恕二字。每混於溺愛一途。其殺人無形。其害人最烈。竊嘗觀世人之於子。天性未漓之時。不教以正道。隨其所欲。任其放縱。卽至嗜慾大起。日就下流。此時始從教育。不惟勢有所不能。卽彼忤逆之行。亦已稔矣。斯時父不以爲子。子不以爲父。天倫喪盡。家庭剝落。辱門敗戶。壯者流於盜賊。弱者落於窮乞。至此而悔。然其子之不肖。實溺愛於先。失教於繼。始有今日。豈盡爲人子所自孽。而爲父母者究不能不任其咎也。尤可悲者。夫之於婦。不知教以婦道。或惑於色。或傷於富。任其驕奢。隨衣隨食。養成潑悍性情。不受翁姑之教訓。不分妯娌之大小。不論夫婦之尊卑。任意橫行。家庭中時間詬誶。全無和氣。內助衰家必蕭條。自古亡家之害。莫若婦人。然識者定論。究不能爲夫者稍恕。謂病根實緣夫之溺愛種之也。最可厭者。師之於弟。不教以孝弟忠信。勉以禮義廉恥。放逸疏縱。條規不嚴。致使虛度歲月。負此有用光陰。轉瞬富年已去。志氣已無。聰明者毫無德行。遲鈍者尙屬愚頑。似此設教授徒。陷人子弟。迄無成立。無怪世風不古。惡習日生。皆師道之不立有以致之也。嗚呼。溺愛之弊慘矣。

當今之世。邪說橫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孟子評當時之語也。誰謂千百年後。竟有過此千百倍者乎。當戰國之世。人仗私智。倡爲新說。以相標異。以相角逐。遂致是非無據。趨避無方。困苦流離。不可勝述。及漢龍興。儒尊一統。於是異言息而正道光明。千百年來。未嘗廢也。雖其間治亂相循。否泰互遞。疾疫刀兵時有。然聖矩之道。固昭然若揭也。刀兵疾疫。僅足戕人之生命。不若邪說之尤足以戕人之性靈也。何以言之。夫刀兵疾疫之爲物。其害易見。其勢易平。民知畏懼。無敢或親。邪說之害則不然。其來也漸。其中人也深。如有千鈞之力。雖大智者或有所不足禦。其禍隱而大。其效遲而溥。民以其甘而親之。鮮有不蒙其害者矣。夫戰國之世。異說如是其歧。然猶不甚背於道者。蓋去古未遠。民俗猶淳。且聖人繼作。勤爲誨化。故邪說異言。終不能猖獗於人心也。今則不然。東西南北。異說紛爭。標奇炫新。競怪不已。遂舉五千年祖宗相傳之法而盡棄之。惟恐其或有不能盡除焉。夫君子德風。小人德草。黃世之人皆爲君子。何可得乎。所貴乎智者賢者之有以爲之風耳。乃今日之自以爲智者。務求其過之又過。以奇論異說炫示世人。自鳴其高。社會不察。奉爲典要。而不知此蓋盜名之具也。初不望其能有益於人世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忠信孝悌。禮義廉恥。所以經緯綱常。而不使之墮者。今世以倫常之道爲不屑語。不乃將撤人禽之大限乎。吾觀乎非忠非孝之論。而益覺今世之人之喪彼禽獸。而惟恐其不似也。聖人之道。平等大公。故語之君曰仁。語之臣曰忠。語之父曰慈。語之子曰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嘗有所左右乎其間哉。非忠者。不將使君不仁而臣不忠乎。

非孝者。不將使父不慈而子不孝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或曰。今世政尚共和。無所爲君。更何有乎忠。噫。何其不知之甚也。夫何謂忠。非媚茲一人之謂也。夫何謂仁。非愛茲子民之謂也。夫媚茲一人而得謂之忠。則古之所謂奸賊者。皆得謂爲大忠矣。以其能媚一人而虐萬民也。取媚一人而虐萬民。不忠之尤者也。忠者不知取忠於一人。憐憫世福。每以比干怒殺身而不悔。世之彌勒佛訓曰。人生世上。孝之一字。雖終身畢世。亦難做完。能於孝字無少欠缺。即是上品之人。聖賢仙佛。亦是孝尊。若孝道有虧。縱有他種善行。亦是功不掩罪。所謂舍美玉而求頑石。有何善哉。憶佛教自漢代傳至東土。立不二之法門。雖曰清淨寂滅。亦由孝字做起。若無孝何能得成佛果。即西方大和尙釋迦牟尼佛。亦是孝盡於親。必先固根本。所以能爲主教。凡在兜率之鄉。未有不孝之佛。他如大藏諸經。不下萬部。究其意。不過是一個孝字而已。至華嚴所言。首先戒貪。貪與孝爲敵。貪不成。則孝有虧矣。由此觀之。儒釋道教雖三。其理一也。孰知流傳日久。鮮悟真宗。復爲奸僧沙彌敗壞。甚麼三皈六戒。茫然無知。甚麼五蘊六塵。那得乾淨。頑不聞方。入經增則認字不真。妄想經資之多寡。坐寺觀則清淨不守。常招男婦之往來。施主湮沒。即賣香火以歸家。糜費不支。便託創修而募化。每犯清規。常貪細利。吾道之壞。未有甚於此者也。故道壞則無規矩。無規矩則道愈壞。致使儒士訕謗。以佛法爲異端。此實由奸僧沙彌之敗吾道。

故也。吾示此。一則破世人之譏議。一則挽世道之頹風。故不惜婉轉指陳。致三教之至理。與三教之功夫。非孝字不克以做到實地。倘人能盡孝。復以孝道勸人。則人人皆可以爲孝子矣。人人盡其孝。則孝德馨香。孝光遠大。災沴化爲祥光。而時和平稔矣。休風凝爲協氣。而國泰民安矣。所謂至德不朽者此也。人能以孝爲孝。保持修身。異日善果圓熟。將遨遊極樂之鄉。同登仁壽之域。致成金剛不壞之身。豈不美哉。總之孝之爲道。可以昌道也。

濟佛訓曰。噫。老衲雖成於佛門。而生重節義。尙忠孝。得法之後。即會三教。不專偏於佛也。惟是佛之真際。正爲大中至正。初與儒道無絲毫殊也。今日係老衲生世之辰。上追本原。下觀法乘。萬念俱空。只有親恩累千萬禩而不能或忘。是故我佛所以重成佛者。首在報答四恩。四恩未報。而言慈悲救世。未之或聞者也。今值老衲生日。因引中是義。爲諸善信說法。抑且爲學佛者下一真注腳。開一方便門。諸生其各靜三度。聽吾言之。

老衲得法於頓悟。而住心於原體。轉輪於實踐。生習儒學。獨得中庸之真。長究生死。遂入我佛之門。是以立身行化。多濟世之實事。觀人取友。惟忠孝之維持。用住世之大法。修彌陀之真體。故於儒佛道之真際。頗知梗概。茲詳言之。夫人何來。胚胎微胞。啓於太一。一點純靈。落於色界。氣不血孕。性情迥異。身心始造。視其所受之純駁。爲其成人之骸體。受者何。天地之鍾毓。父母之秉彝。渾淪遺傳於人者也。苟無天地之鍾毓。則六氣不備。五行不具。而無以爲形。苟無父母之秉彝。則性識不啓。陰陽不立。無以成生。成形成生。適爲具人。斯生於世。斯用於

國。斯濟於時。斯得於道。斯返於真。大者成其大。差與不肖者成其小。皆一視其初生時所受於父母者如何而為限焉。此之謂責任。雖大聖尊佛至道。上仙不能外此法也。夫既皆由此父母之所予以成矣。而可不思所以報答父母之恩於萬一乎。非敢言報也。大聖尊佛至道。上仙之人者。以生所由來。欲成己。有斷不容斷不忍斷不得不成己之生成之大本也。是以其報也。非如世俗相酬報也。發於至情。迫切懇愧。如赤子之求乳。如失水之望救。以行乎其不得不行之報也。父母尚存。則養身養志。聽無聲。視無形。非法不敢言。不敢行。不敢觀。不敢道人之惡。父母尚存。節之行。舉吾生並不知有他一事。只知有吾父母而已。修聖修佛修道修仙。亦並無他一修。只有修吾孝之一事而已。父母既亡。昊天罔極。行一事而可以有益於吾父母者乎。則吾終身行之而惟恐其不逮。更何暇修己成己者乎。獨是此一事者。苟為修己成己之事。則吾惟有盡吾之全力以赴之。非欲修己成己也。固深欲行此一事以求有益於吾父亡之父母也。是以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孔聖謂之達孝。今世之人。知於父母既亡之後。提度薦福矣。其亦思提度薦福之事。為其人或其子之有實德實行。仁澤被於人物。感於神鬼。而後為有效。今欲薦福而不求其實。則福果能及於吾父母乎。是以佛說我法歸於無我。而佛說報恩。乃成其大我。吾乃定學佛學聖之法。為衆告曰。欲學佛學聖學道學仙。離此一事無由學。行此一事。所以行學佛學聖學道學仙之一事而不少懈。是即終身乾乾惕惕行此學佛學聖學道學仙之事而不少懈也。夫如是。其所學安得不有成者乎。然則其必終為大聖尊佛至道。上仙矣。或曰。子言重生。所以重父母。今佛家有輪迴生死轉

換之說。此生彼世。父母不素多乎。其將何以為報耶。吾告之曰。自古及今以迄於遠古。大聖不轉。尊佛不轉。至道不轉。上仙不轉。此數人皆一其生。無二天無二父母也。故必重孝。至愚不肖。失其所天。與失其父母之性。故天亦轉之。使復受於父母。中材之人。得失各半。清濁互掩。不能以其天性獨立長存而不泯。故天亦聽其轉焉。然吾靈既轉。已失前世父母之性。始受今生父母之性。則為痛已甚。又安可不盡吾此生之所有。以求長存此生父母之性。使無少遺憾乎。是故雖轉生。尤須重孝也。今日為老衲生日。爰申重生重孝之旨於諸子。惟諸子亦各有其生日。老衲所望諸子以斯推之而廣施焉。是老衲之所終望於無已也已。

古之孝也。惟恐父母有過。後世之孝。尚能恥父母之過而文之。今也非孝學說既創作已。錯解胞與二字。故不惜直言父母之過以宣之。變幾諫為排除。人心尚堪問乎。是人也。為千古之大罪人。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辜矣。

南海大士訓曰。一畫開天。三才定位。人道何尊。而列三才。其尊之者天地耳。天地何以尊人。因天純陽也。地純陰也。生萬物則有餘。必須配以陰陽四象。陰陽四象。即指男女之人而言也。天地之尊人若此。人胡為不知自尊自貴乎。昔人不知天地之所尊。而為道統之流傳。道統者何。即三綱五常之謂也。蓋三綱五常。皆為人道日用所當然。人無綱常。何貴乎人。能遵乎此。庶幾三才可配。四象可稱。是其所樂為而不知樂為也。今之人舍一陰一陽之義。謬以扶陽抑陰之說。不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道一乖。餘尚可問乎。天生物者也。地育物者也。男女生人者也。

。豈可以男女之欲。而作戲弄之爲乎。故西教耶聖定有一陰一陽之訓。雖貴至帝王。不能過於此也。而各國安之若素。惜乎流傳日久。平權之說盛。扶陰之道尊。欲其不偏。豈可得乎。是豈聖人定禮之初意乎。今之平權高唱。更有不堪問者。吾亦難言之。總之。人道至尊。貴乎其平。以重夫婦之道也。此道一廢。尊者不尊。貴者不貴。滔滔誰是浮沉。吾更莫知所云矣。今之天下擾攘。皆由於人道失其尊。以致災劫遍佈。深願院社諸子。各體人道自重之義。化俗成仁。不但吾師一番度世之苦心也。其各悟之勉之。

天生男而又生女。男子重於外。女子重於內。是女子與男子爲並重也。且夫太極生兩儀之象。男成爲。女成爲。夫夫婦婦之道。蓋實與陽陰之所以配合綱維之義。乃能感格神明。而光與宇宙。固人倫之大本。亦天地之大經。昔者聖王制禮。始分敵體之儀。夫子刪詩。首列關雎之詠。竊窈窕女。君子好逑。是欲其內助之賢。而敦坤儀之美。夫婦之道。誠爲人倫之一大發源。舉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以此而爲之嚆矢。世人曷弗以坤道與乾道爲並重哉。又曷觀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哉。由斯言之。乾道既不可不重。而坤道又豈能置諸膜視乎。漫假夫婦之道不修。則內外之禮不正。內外之禮不正。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之義不明。而人倫何以重。大本亦何以敦哉。吾今略貢刳言。諸方幸採納焉。諸方其各勉旃。

慈憫菩薩訓曰。蓮台聖命來社代蘇仙主方診。並訓諸方。夫婦爲人倫之始。天地爲萬物之母。有其始之正。則父子兄弟以及倫常。無不合於親之正己。夫所謂親親之義。必從自然之天性而親其所親。若有牽強存乎其間。雖親亦不親己。是以天性者。爲吾身先天所賦者也。有其天性。則親親之義存乎其間。必有正其心之思。不爲偏執之見。若失於溺失於刻。等等是也。故曰。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爲人兄弟止於友恭。爲人夫婦止於義順。嗚呼。止之一字。實難言已。止於所止。而發於天性。乃謂之止。此止之所以從至善也。所謂至善之止者。卽處常守經。通達變也。守其經常。則天倫之樂。自有加無已。若遇事變之來。則不得不以權運之也。權官於一時則可。時行其權則不可也。其所以行權者。於不得已之中而全其所以止也。故大地之變也。爲風雨晦暝。日日剝蝕。山川崩頽。河澤枯竭。人之所以處之者。必通權以達其變。自相警戒。自相惕厲。則可以全其所止已。人事之變也。更靡所定。既無所定。則當審其時之所宜而處之。苟得其全而至於所止。則道之行也。吾身居之已。諸方當知大道功候。純一不雜。合自然之功以爲守。大性自在活潑潑地圓明境域已。不過所處所守。其難也難於達變。變而仍以常視之。則不得守其所經。而無地可止已。今以止字之真旨論之。必曰至善。至善之功。以官爲則。官者義也。順其義之所止。則天性永不沒。而吾靈永垂不朽已。所以各各以道爲修。不以牽強爲功。自然之止。得其適已。內而修身。外而齊家。推而至於化人渡世。亦莫不以官其所止而爲義也。道無義不能行。事弗宜不能正。正其所事以行其道者。其惟自然之功乎。諸方於道慈真旨。必先明其所守。而

後能達其所變。以濟人利物已。噫道難。止難。義難。宜難。

學聖訓曰。修者以全大理爲修。實全已之理耳。人之性不失其理者。父慈而家庭之教有方。仁之本未傷。合於天也。子盡孝以道。養以時。貧富如一。不忘其恩。仁之本未傷。合於天也。兄友弟恭。不有閭牆之醜。兄弟之仁皆未傷。合於天也。夫婦有敬。無反目之羞。始終以順。夫婦之仁皆未傷。合於天也。朋友以信。直諒多聞。勸善規過。朋友之仁未傷。合於天也。反此者。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兄弟。夫婦不夫婦。朋友不朋友。何故也。皆用其心中之天。而未用夫天之天。所以天人不同。而事先不悖謬也。果明乎天之理。何所不容。何所不包。是以春宜生而生。秋宜殺而殺。覆萬有而不遺。如此之修。又何爭端之起。劫奪之蒙。災癘之來乎。天未嘗不體物以仁也。未嘗不以仁與人也。人多不守其仁耳。因而不與天合。不與理合。事多悖而人多離。離於道而不自知。所以待乎修也。修者豈修其他哉。修己之本有耳。

夫人之身。即天地之身。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盡人之心以合天地之心。即所以能事天地也。我之身。即父母之身。我之心。即父母之心。盡我之心以順父母之心。即所以能事父母也。能事父母。即能事天地。能事天地。即能事鬼神也。蓋天之愛人。無微不至。恐人之無時也。於是有晝夜之輪轉。四季之推移。恐人之飢寒也。於是予之性靈。使其種植。以禦飢寒。恐生植之不繁也。於是風以和之。雨以潤之。霜露以養之。雷電以肅之。覆載之恩。不可謂不大矣。至於父母之愛子。尤無微不至也。我之生也。撫之育之。及其長也。養之教之。我憂亦憂。我喜亦喜。劬勞

之恩。不可謂不厚矣。故聖人設教。以孝父母爲第一義。孔子曰。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亦可謂之孝矣。原夫父母受之於天地者。轉以授之於吾。吾又歸之於父母。歸之於天地。所謂全者。全其真性真命。以合天之德。以順父母之心。今之人則不然。口贊天地之德。而其行則違天。口贊父母之恩。而其行則背親。甚之有非孝之舉。滅倫之說。以紀綱爲迂腐。以鬼神爲迷信。既昧性靈之根本。復忘自身之從來。舉世少年。靡然風從。嗚呼。藩籬盡決。洪水橫流。此世界劫運之所由而起也。吾

老祖悲憫衆生之沈淪。降乩教化。以復性教倫爲本。以孝親愛衆爲勸。移望諸方身軀力行。性命雙修。全受全歸。庶可以息邪說。矯正世風。其各勉旃。

且自父象闢著。太極之理於以開。吾

自石門傳經。而五教之道傳於世。秉太乙之道。所以保乾維坤也。降至炎宋。程朱特出。值異學爭鳴之會。大道危微之秋。接千古之薪傳。承百王之道統。復使道學昌明。表章於世。炳炳然如日月之經天。令天下後世。咸知從事於道。並曉然綱常名教之重大。嗚呼。天之生賢。其爲興道之砥柱歟。程朱雖私淑儒道。設教授徒。以明斯文之略。亦謂文教興而綱常斯著。綱常著而道學不衰。道學不衰。斯真理不息。生民性命之源。其繁屬端在是矣。放懷古今之間。極目洞敞之世。吾見得位乘時。有志於世者。本悲天憫人之隱顯。而欲挽既倒之狂瀾。相沿之積習。深陷之人心。未有舍綱常之道。而能救其弊補其偏者。亦未有明綱常之道。而不能移其風易其俗者。今吾師大放仁慈。使各神聖仙佛。顯化於沙盤。所集之詩文歌論。其旨則經傳典謨。其文則星辰雲漢

。誠教萬年之精華所鍾。包含偏覆。如納宏深。實救世之至寶。諸方切勿作等閒觀也。勉旃慎旃。百善孝爲先。人知修善獲福固也。而修善必先務本。本何在。孝是也。中庸言舜之考。是欲人以舜爲法。又言武周之達孝。欲人以武周爲法。人之德既明。非別有明。是孝德光越。彰明昭著。千古孝子。皆受天之眷佑。况舜之大孝。豈有不蒙其眷厚乎。其德也。必得位祿名壽。是獲福報也。以其德而受命於天。可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諸方宜各植其根。栽者培之。不孝者是自戕其根。而受禍報。是傾者覆之也。故孔子告哀公。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可倒行逆施。中庸與大學相表裏。大學言平天下。在於上老老而民興孝。即齊家亦不外一孝字。故曰孝者可以事君也。問政章雖教哀公以修身治人之政。即教萬世以修身治人之法。九經以一誠括之。統緒在乎不誠無物。中庸亦是誠以包括。凡吾在修諸方。當以誠孝爲修身入道之本。記之勉之。

孝友忠信。爲人生立身之大本。故孝者效也。孝於其親者。而子孫亦相效孝於其身已。友者有也。愛也。兄弟之間。互相友愛。則爲家之肥。而無所不有已。互相扶持。以其愛爲己愛。則穆穆之風。雍和佳氣。現於家庭已。忠者中也。種也。中心不欺。則無愧無作。而種德收福已。信者心也。最也。訓也。以其言出於至誠。而無欺詐險譎。口是心非之行爲。則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人皆以其心爲心。而尋其言以爲訓已。是吾人之自修也。必以立身爲本。立身之本。以道爲宗。

。欲行其道。則孝友忠信先之已。故曰爲人子不孝。而欲其子孝者。未之有也。處兄弟不友恭。而欲友朋相親者。亦不可也。己心不正。不忠於其事。而欲人不我欺者。何可得也。凡事言不顧行。而必以其時行其事者鮮已。此大道所以重孝友忠信。而己身亦當以孝友忠信自正自衛者也。是以不孝者。則人倫滅已。不友者。則家庭危已。不忠者。則己身陷已。不信者。則難作已。明此四者。則知本也者。由吾身行其道。而後能立其基以自修也。若夫以吾身之所欲。而任意以是其所是者。則上不顧其父母之養。中不顧其兄弟之義。下不顧其妻子之壽。內不顧及己身之利害。外不顧友朋之交接。若然者。一步之內。仇人聚之。一事之行。人必防之。而欲免吾身之難。尙不可得。而况修養乎。諸方修養有年。當以孝友忠信爲旨。而拳拳服膺。庶乎外不至有所障。內不至有所惑。中庸之基。於是乎在已。各各勉旃。

慧真人訓曰。夫神道設教。不外倫紀綱常。勸善化惡。蓋人生於世。亦不外善惡兩途。故凡境之訓詞。語語言善。訓訓化惡也。然人亦知善可行。而惡不可爲。究問其善字之義。大都莫明其義。蓋古人制字。精微難測。非尋常人所可夢見。善上從八。乃八德之象。八卦之初分。是其始也。又統乎八極之中。具有五倫之理。中爲王。乃君象也。有君必有臣在也。天一地二。是父母之象。有父母必有子女在也。乾道坤道。則有男女之象。有男女必有夫婦在也。三橫之中。一直貫下。則有手足之象。三者之中。又具有朋友在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其心必以直也。廿爲念字。在乎一念一心。不可須臾忘其倫常之道。下繫一口。爲出納之關。證有之。病從口入。禍從

口出。皆在此一念之中。故古人慎言論。節飲食。非泛泛論之。隨意忽之也。今之天下不靖。皆由於倫常喪失。以致劫運頻生。人果能從倫常着手修持。則天下不平自平。劫運不消自消矣。至於一己之修持。亦須從倫常入手。蓋古之聖賢仙佛。捨此亦無進道之功。故將善字之義。爲子等詳告。願諸修子各自悟之勉之。

岳聖訓曰。人生於世。何事堪不朽哉。亦惟此忠孝二字而已矣。夫忠孝二字。皆人生分內應有之事。未可拘於一格論。鞠躬盡瘁。見危授命。忠也。隨分盡職。不負所事。亦忠也。菽水承歡。甘旨供養。孝也。然立身行道。顯名揚親。尤孝也。人果盡之而無憾。其於人道又奚愧哉。無愧於此。則白刃可蹈。爵祿奚冀也。無愧於此。則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也。夫如是。明則可以對於人。幽則可以質諸神。人胡不勉而行之。若反是。則赧然其衣冠。食其食而報非其報。刻刻存欺詐心。念念行刻薄事。昧其固有之天良。忘其本來之善性。如是爲人。雖生不如弗生。未沒心已先沒。吾知其必離於人道遠矣。吾

師道傳於世。原爲糾正人心。挽回世道而設也。人心不正。欲求世安。豈可得乎。惟師道純以入世爲教。非教人作出世之妄想。要知人生最爲難得。人而不修人道。而欲妄求仙道。豈非大愚。古往今來。聖賢仙佛。皆由人身修積而成。天上豈有不忠不孝之聖仙佛耶。人能解悟人生修爲之意。雖不修仙修神。而功到仙神亦必由此而成之。望在修諸方。三復吾言。勉而圖之。

韓仙訓曰。夫人之所重者身也。而身所自來者親也。乾父坤母。聖賢孰不從此而立功。亦孰不從此而報本。人子值雙親俱慶之時。實爲天地間大幸之事。雖披肝瀝胆。泣血剖心。要皆分所應爲。無奇也。且孝德亦庸行也。有生以來。無不知愛其親。嬰兒孩提。即渾然賢聖氣象。天性也。性分中有孝。豈復有不知親者乎。嘗見貧夫立志。孝養雙親。趨步不忘其衷。飲食必勵其志。體親之志。承親之歡。雖菽水藜藿。猶自敘樂事於天倫。而饕鼎牛羊。反有愧於此者。一則誠其心。一則飾其貌者也。語云能順乎親。即爲大孝。孝至乎此。庶幾可不愧於親矣。可惡者逆子忤媳耳。明明椿萱並茂。盡孝兩字。毫不體乎絲微。或私妻子而喪其心。或作非爲而變其志。而人倫綱紀。往往敗於名利兩途。堂上之憂喜無知。親心之悲歡罔覺。昏昏慵慵。竟不知我身從何而來。不知孝者。彼獨不見夫物乎。彼慈烏反哺。羔羊跪乳。禽獸畜物。尙且不忘其親。何況能言能語者如人乎。言念及此。不知親即忘親。忘親即失身。而爲禽獸之所不齒者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與守無虧。然後孝無虧。孝無虧。而此身乃不辜負已。夫人有受人之恩。被人之德。即至薄之人。無不知所圖報。而親恩至厚也。親情無極也。而反致忘其劬勞。忘其養育。一旦風木興悲。雙親缺矣。或父亡而母在。或母逝而父存。即抱恨終天。悔無及矣。如此而能不汲汲於孝乎。而謂吾不諄諄誥誡之乎。爲人子者。不忘雙親之德。急勉孝子之事。體親之心。養親之身。庶不爲禽獸之所不齒者。而爲聖賢之所取也。吾今殷勤垂訓。願世人其各勉旃。

包孝肅公臨江道院呈示曰。前庚奉樞府召。並蒙賜寶。即孝治天下意也。謹以孝道宣言。爲世人入道之始。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尤當自吾鄉始。吾愛吾廬又一天。文光牛斗射潯川。未遑一笑河清日。椿萱橋邊聽水瀟。哈哈。百善孝爲先。吾負斯名究何當。所望仁風故里。守毛賢之。演晉韓之文章。易俗移風。即以推行字內。仰副上天救劫之旨。無失其時也可。周顯謨溪訓曰。夫孝之道。明乎天。察乎地。德行之首。倫紀之原。莫不由此而生。即莫不由此而敗也。獨早論孝於今日。亦甚難矣。爲士子者。身讀儒書。孰能依其精義。名爲雅士。究莫篤思此身之來。親與之也。親與之而不思還報其親安乎。且無論天之不容也。地之不載也。獨不此而爲人。則非人矣。嗚呼。白髮高堂。歎桑榆之易逝。青年壯士。須鶴豚之急供。與其抱恨終天。畢生負疚。孰若乘此歲月。早讀孝經。則庶乎可盡子心於萬一矣。然而菽水不供。多置親於度外。承歡不見。猶視親爲路人。甚至生前失養。莫報恩於分毫。歿後窮心。竟等親爲餽餼。或恣於風水而不知殯葬。或吝於財物而不願墳塋。如此爲人。則真禽獸之不如矣。至農工商賈。多未識聖賢之書。有味倫常之要。此中能求盡孝者。雖有其人。然不孝者。實指不勝屈也。凡此罪惡。實皆士子階之屬也。皆爾士子倡之罪也。故勸士子。必先盡一己之孝。以勉衆人之孝。將見風化由此端。人心由此正。而因此可以成孝治天下也。豈不美哉。願爾士子其返求諸己焉。張仙訓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爲人子者。不能孝養父母於生前。奚必奉祀父母於死後。

昔人有言。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孝順可不審耶。親老矣。吾奉以旨甘。娛其意志。是即所謂孝也。親病矣。吾調其藥餌。時厥起居。是亦所謂孝也。至於婦人之言勿聽。兄弟之好常敦。是親之心。是皆所謂孝也。努力經營。專心學問。養親之志。是更所謂孝也。既爲人子。不孝何以爲人。何以爲子耶。余良爲不孝者惜。惜其不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天地之心。一孝心也。非孝則無天地。非孝則無人物。經乎。義乎。余不識不孝者將何以自處乎。默真人訓曰。朋友爲人類共同之團體。在五倫中最多數之人羣。亦惟最有勢力之團結。惟其最多數。所以成爲朋友。最有勢力。所以能成事業。其共同生活之主義。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等職業。皆賴友倫以助成之。無友則孤立寡助。而事多不就。是故士與士友。農與農友。工與工友。商與商友。世界大事業。大生活。大藝術。大經商。皆以此爲合羣進步之補助。而人聯合人羣之政策。所以注重朋友一倫也。小之聯合小團體。大之聯合大團體。進之則爲社會。皆自同類發其端。此孟子所謂友鄉友國友天下也。雖然。此團體社會。固人羣集合之。此人羣之集合。實自朋友互益之。此朋友之互益。所以能永久團結。相期不貳者。又在何處。曰信也。曰義也。朋友無信實則不能永久。無義氣則不能堅固。何團體社會之有。今爲發明朋友一倫於世界。以期進化於合羣愛衆。與達平等博愛之目的。莫若以公信相與。公義相交。上之國家。以信義公天下。下之人民。以信義公同胞。人民之信義愈堅。國家之信義愈孚。國家人民團體。必愈久而愈堅。世界大同之治。庶幾於斯卜之矣。然則朋友者。人民團結之根本。信義者。國家團結人民之精神。無精神

則根本不立。無根本則事業不發達。故朋友者。天下之羣力也。必有信義乃有團體。有團體乃能充朋友之量。則朋友一倫。洵千古之大倫。亦處世之要需。不可不知也。各方細爲審之。是望。守沙王仙訓曰。朋黨之辨。微乎微已。在君子則曰朋。在小人則曰黨。君子之於友也。有一善從而贊之。有一不善從而面折之。是者是之。其非則力爭之。務達於是而後已。是故交淡如水。而誼合如蘭。恒以道義相切磋。以學理相問難。循乎常道。絕無有一毫人欲之私屬雜其中。如是始可謂之朋也。若夫小人則不然。其於友非欲其利。即怵於勢。徇欲而違理。黨同而伐異。閱閱自豪。取友斯狹。利名是尙。交友雖恒。所以朝爲昆弟。而暮爲仇讎者有之。貌若親善。而心懷叵測者有之。朋友之倫。盡敗於若輩之手。此無他。比而不周故也。苟能周而不比焉。則不虞不爲君子之朋已。然而滿目滔滔。小人徧天下。甚且挾黨標黨見。君子道途日消。可慨也夫。

混我見

老祖訓曰。同違一道。同守一真。固應守同仁之義。以疑貳之隙。易於自殘。自殘有傷於仁。尤爲吾道之忌已。諸子允宜體其情感。共虔道真。各以坦白虛懷示人。守望相助。倫常自儆。庶吾道有宏揚昌大之望歟。敦睦之誼。和爲貴。人我之見。首應消泯。道務日臻於盛。和之功也。道行日進於精。和之效也。往者已矣。來日方長。諸子其自省諸。又有進者。道之隆替循環。爲道之自然本色。欲希其隆。當本其誠。一意精進。自無止境。惟維其久遠。所恃者和衷共濟。和無逆。故能久。惟久始宏。逆無所乘。庶足爲道之道已。諸子三復吾言。始知吾言不謬。而不昧其靈已。哈哈。同乘寶筏渡迷津。剷盡羣魔是道心。心存和睦先敦禮。意混爭持不讓仁。鬧發雖須明真諦。宏揚尤忌昧道根。一朝修度功行滿。任我逍遙自在身。諸子其慎之。遵旃。

不自是。可以無不彰之德。無礙濁之魔。何者爲是。無所謂是。無妄爲是。空靈爲是。無爾非。無我是。無彼長。無是短。種種有相之我。有相之非。如露亦如電。如泡更如影。以我清虛無染之輕靈。與彼如恒河沙數之無量有形有質之魔相觸相較。其不滯而阻。阻而不通不穿者。少其人。人之不得造上乘。而德不彰於三千大千者。鮮不以此。至道之凝。所以必有至德。至德之彰。所以不自是。諸子勉旃。

太上訓曰。世人各私我。轉爲我所愚。愚我非真我。真我在虛無。四大偶假合。乃有此區區。靈光賦之性。血肉長其軀。日用粉俗累各自赴前途。人已相對待。撫躬以我呼。孰倡爲我論。邪說

起楊朱。一毛之不拔。四海乃毒痛。我身喜逸樂。我心愛歡娛。無益我知避。有利我先趨。自有我之見。顛倒而模糊。金珠我財寶。婦孺我妻孥。富貴我局面。權勢我護符。得志得意處。奇貨惟我居。肥身肥家物。福澤惟我腴。欲壑我無厭。度支我有餘。周旋惟我之。肯與他人俱。所以我之字。兩戈相反圖。爭鬪而殺奪。事變起須臾。幸釐毒如養。權詐巧於狙。無足蛇吞象。背恩梟啄雞。此我彼亦我。寧復有人乎。我音轉作惡。萬惡相繁紆。惡業既貫盈。我躬焉能通。無常飄忽至。鬼役按名拘。所得身後罪。一死寧蔽辜。地獄刑不贖。贖亦無青蚨。閻羅裁判下。爾汝難支吾。哀哀斯世人。抵死尚糊塗。肌肉微腐化。骷髏土蝕枯。回頭尸偷認。故我指為渠。再生面目改。焉知誰是余。大夢不百年。前後盡空虛。覺者須早醒。打破悶葫蘆。見性見真吾。圓鑿一顆珠。

守沙李仙註。太上此歌。因大千世界人。都被一我字誤之。所以大發慈悲。作此暮鼓晨鐘之警告。可即抄印多張。併連同修道德歌。宣佈各道院。用以戒私而進德也。知遵。

慧真人訓曰。道者。人人共由之正道也。邪者。徑也。非道也。行不由徑。即修正之謂也。修正者何。即我與物一視同仁。無物我之偏見也。我與物尚無偏見。豈人與人尚有爾我之見哉。既無人我之見。豈有私欲之可言哉。既無私欲。則所作所為。自無不出於至公。至公無私者道也。人能至公。不為物欲所蔽。其心自常清而常寂已。常清常寂。其聰明智慧。油然而生。自然見道能真。見道既真。遵道而行。豈有不習彼岸而渡我之迷津哉。

杯水為海芥為舟。曇現曇開屢易衰。寒暄曉視光芒燄。少壯英顏嘆白頭。人生由少而壯。壯而老。其本來面目。因之數更。其他物化。則不待言矣。想一人天然面目。己不知其形。不知其象。復遑言大千界之色色花花之形象乎。諸方知斯言乎。識己形象乎。則不能矣。我之形我且不知。其子孫後世。又安知其何似乎。我之形是對人而言。曰我殊弗知。曰我者非我也。非我之說。則我之身又何名焉。又何立焉。苟不明空空之理。對人稱我。是我之言我。非我之形之象。曰我也。我之言從何出焉。是心也。心則我乎。又非也。心之所以為心。非靈不靈。非靈弗覺。則心之我。即靈之表也。靈之我。實慧之苗。以是言之。則歸藏於靈。則添之我。得毋謬矣。是然也。故人之弗修。則形之為形。如曇之現。隨現隨已。人弗修。則心不靈。心不靈。靈隨之散。不敬則不克久全。終與草木同枯。故云我之我非我也。諸方其有味乎斯言。

孚聖訓曰。今日言道難已。非言之難。言而行之之為難也。是無他。人心不能無我。有我則有人。人我之界既不易破。則形形色色之分別。愈演而愈進。愈進而愈辨。由此一辨。就善者言。如宗教之執門戶。就惡者言。如凡衆之爭利害。因因果果。乃成萬劫不磨之障礙。由是障蔽。先天圓圖之大道。欲昌大光明之。而造成極樂之大千三千世界。其不易期。不待言矣。然而五濁八惡之世界。永無清甯之望乎。是又未必然也。吾

師所以不憚以難言之道。出而拯救者。蓋在化人心於大同。使無人見。則我自忘。忘乎我。則難言之道。即不求而自得已。我者不必求人。我能忘我。道即是我。我能求我。道即歸我。求我歸

我，何嘗無我，我之有我。必先無我。無我有我。是爲真我。我得真我。即我即道。即道即我。人苟悟此。其道難而實易。以不藉外求。但從假我悟求真我。是又何難之有。人人以真我爲我。既無所辨。則世界不成爲極樂之世界耶。道難言實不難言者此也。祇視人之自求何如耳。諸方求道。即從我身悟之可也。

尙真人訓曰。孰爲我忙孰爲人。人人我我各輕輕。我是誰人誰是我。一經播折即飄零。我是誰誰復是我。我不知我誰之分。或今日之我。他日非我。今世之我。再世又非我。少時之我。壯又非我。對鏡自竊曰。我究我耶。抑鏡中又一我耶。或間幾戰。再向鏡中尋我。則驚訝其非。豈鏡中又有他人在乎。或謂之曰。生存於世。隨時易顏。少而壯。壯而老。形各相易。何得僅以一我之顏而終其身乎。是則執一之見。而終不解我之我。究竟是誰。且韶光駒逝。瞬息都空。何必以我爲我。苟物化時。其軀壳之我。與靈魂之我。又將何所附而一耶。此執我者誰。世人均具此心也。究其實在之我。不克自知其何在也。有真我之我。而不得養之。偏以肉體之假我。孽孽是護。專以我身外無我。而念益篤。於是專一之我。遂分色相。更失其真我之身之所在矣。故有醒我睡我之別。能醒則知我自有我。睡我者則不能矣。以爲身之我。身外無我。加意以益我身。營求以富其身。而後逸樂其身。則謂人曰。我之樂。非我立我之志。逞我之能。安有今日故。理固宜然。究不識將來之我。誰是我哉。世有今日之道。命人各修其身。修身者。養氣之謂也。氣得其養。則靈益充。雖隨世變易其形。而其靈炁日聚。解脫其軀。其靈炁不與草木同朽。此我也。真我。

也。修道知機。澈源養氣。屏除人我之相。而不固執世俗之我見者。吾不知其誰能之也。惟既名求道。必研其條。雖不克色相空空。然亦必由此而步之。庶養其真我而享其久也。願各味之。周仙瀟溪訓曰。耳目鼻手足。我之五官四肢也。我有心思。我理我格。我有善行。我受我享。謂之無我。不亦神奇怪異哉。雖然。我之爲我。有精神軀體之別。精神之我。我也。軀體之我。非我也。以我爲無我。則我常在。以非我爲我。則我虛渺矣。我能以虛渺之體。存空靈之心。則非我而爲我矣。我以常存之我。而求常人之見。則我又非我矣。故真我者非我也。非我者。非非我也。能知非非我爲非我。是知爲我也。我之於人。無欺無詐。無實無空。無色無相。忘我之形。並忘我之心。其見若無見。其聞若無聞。無見非無見也。無我見也。無聞非無聞也。無我聞也。行乎天理之當然。去夫人欲之幻想。以我之身。即衆之身。以衆之體。爲我之體。如是則我之爲我尙在乎。我無所謂我。則精神之我存。精神之我存。則非我之我生焉。故無我者。實有我也。使有我焉。斯無我矣。吾願凡世之人。共具無我之心也。

除俗障

老祖訓曰。雲雨晦之中。而有月靜風清之態。亦可見修之進候。養之有功。吾於各院修子。不禁生無窮之慰望已。哈哈。天地之悠久。豈有他哉。隨運以施。當機爲處。一循之於自然之適也。諸子悟修。雖猶未盡日進其純。而所以堅養。能無其大誤涉而入於錯境。亦良足喜也。惟俗障環迴。破之在覺。覺之能覺。在求事之真理。必使無向而弗通。斯理之真者。心乎得之已。得而能守。守而能行。不因人疑而自阻。不參我見而過持。處境中而神自超越。明象外而情弗拘牽。於是世之有事。我行之皆成其道而可爲化。身之於事。我處之皆弗離道而皆見功。心無所居。意固弗適。由是而益精思其所邁步。則無上上乘之妙域。將必步步可幾而終及之已。願諸子近體吾設院勵功之旨。遠參乎歷古變化之機。以此透辟而深所思求。移之息候。彌必精醇。而進程尤見其速已。各各遵勉可也。

憂思生於逸樂。人當可樂之際。每難守其慮患之心。以爲吾樂無藝也。弗知吉凶倚伏。理有固然。不以樂爲樂。自不至患之爲憂。此實由知患而後能樂於不覺之中。斯乃契道之真。而不因過分克己其至樂也。顏子簞瓢不改其樂。豈有他哉。知所守而得其正耳。今之世人。縱欲無度。惟恐奢侈之不能窮。不足以爲人生之得其趣。是誠魔惑之甚。而終不可以理解者已。然而機之所合。循環剝復。足以警惕羣情。以促進知患之悟心。在此時會。正所以有可挽度之時會也。惟願吾道修子。隨其志願。各各以身之弗立爲修養之懼。毋以貧之難安而圖強歎。庶乎功候。不因俗牽而

滯進程。世界沈昏。乃克資以開朗。是即率性明道之真旨所在。務勿以其不易能而遂甘於弗能。以自棄其大好夙根。而錯過無上良機。則吾傳經導化之苦心。亦藉諸子之有所感覺以覺人之功。收效無形。爲慰滋深已。諸子勿忽是要。

昌佐訓曰。現今世界惡濁之愈激愈混者。以人欲橫流而失其砥也。吾

師佈化。以鼎坐興慈爲修者勸。蓋使各澄其念而正其心。立其身而行其化也。是故修者苟求有所挽救於茲之世。非從心自勵其涵養之功。以爲容融之用。弗克進於精微而昌乎光大也。惟塵俗多障。情意多牽。若不知由障而思所以超脫。因牽而思所以攝除。輒以衆人如是。我難獨遠。以自局限。則所謂修者。終不過仍與塵俗相浮沉。隨情意之衝動。而沒沒同草木以腐耳。斯又何貴乎修哉。不修是修。其所修者。惟有徒深歧途之涉。而入幻境之紛耳。其傷靈戕性。將必更甚於不修者已。何也。不修之人。聽其自然。倘非有心之惡。而修者不修。則不善之形。皆成有心之戾已。是於道也無損。而所害者亦惟自身之重取其累耳。諸方爲

師肩道。而負總成之責。當審身之所繫。更非一己之關鍵。以諸方之誠。其有以爲世立範。而謀所救者。固必各從風慧而知之稔已。然吾猶以爲言者。特以樞軸之重。其責惟均。果諸方深體師慈。弗以喧嘩而致廢懈。於道與慈之所應務。則神導於前。人繼以進。其不日見其效。而得宏收道慈之功者。未之有也。是賴諸方各自策。吾亦與有榮已。望之望之。

孚望訓曰。道不遠俗。而處俗難以言道。以俗偏於情。用情則心必順趨而下墜。清靈隨以汨沒於

不自覺之中。反見道之高遠而不近人。於是心益憊情。而懶於修持。故難以言道也。諸方求道。果欲勤修。當此身未脫俗之際。苟知以俗爲累。善思其所避免。培靈於清。而契神乎道。則功養之日進。不待言也。若以俗之累身。視爲絕不可免。絕無能免之處。吾恐俗不爲累。而且日自取其累。將無可免之一日。亦無能免之一事。其於道也。雖曰修之。無異南其轅而北其轍。不日見其相去之遠。即有高之可畏。亦必憊然不知其高遠之所在已。何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必有其邇其卑。乃有所自。苟其順俗趨流。適者卑者。且無能保守。尙何高遠之可言哉。是在修者不可不審不可不勉者耳。

道之行世。如水之流。無在而弗能至其本。自然之性也。人若求道。從性真中時審其所爲適。則逆境亦我順處之地。苟以其逆而遂忘我之性。不得其本真而以率爾。勢必如水之遇風。一受搖盪。而波瀾騰沸。不惟失其本性之平。而性既罔守。則心而渙。心之所逞。皆同水之漫溢。而其爲害不可勝言已。今人因俗習浮露。守性之道。既多弗求。而私心之逞。又罔知節。一以人之境界爲我標準。性分之自然界限。都無所審。而世途難遠而紛擾者。惟見一私而已。安得不亂且窮哉。然世非竟乏明達。而所以弗克砥於中流。以資障挽者。仍不以不脫於俗。弗肯自盡其所有之性以爲之率。是故終無由致其祥和。而歸於平適也。吾冀修道諸方。務審道之所以行。於性之所守。各於平淡間。時作精進之揣摩。以期道之行世。亦如水之在地。無行而弗適。則道在於身。修乃不失其爲修已。萬毋視世故爲一事。修道另又一事。庶乎不至愈修愈離乎道。而道所以行

世。得因吾身之修。而世克少有所救已。諸方尙其勉之。

哈哈。年事多忙。諸方靈明所聚。近日驟有進境。

師其慰也。惟道之擴佈。依人而行。人之行道。以範爲重。範之克立。須心自化。化心之要。體悟是資。能體而悟。必由意靜。不因欲而有所動。佛云無住生心。卽道所在。以此心行此道。得乎奧微。罔弗盡規於正。以克昌乎至化已。諸方肩道。皆能竭誠。而猶不獲妙其運施者。各各意障。或有未消。便呈異趣之象。是雖未妨道本。而欲集力團結其神。以爲圓通無礙之展佈。難免人各自限。道中之步。遂亦因以爲艱已。今後舉措。其任愈重。苟非肩者一其德而同其心。則往而視今。今而視來。終必難得多所進益。何也。人之所以有識。卽智慧之所見形於施者也。根器之厚薄不同。斯智慧有深淺之別。識之寓於事。其在一身任行。猶有難通。若言乎道。將何能化。所以於道之事。非資乎公。不克昌而大之也。欲昌大道。要當切身自動。能勉進而爲至人。則至道肩之。可以行遠。此在人人不以現地自限。且悟且修。相切相磋。聽言而能盡受。見善無不勉從。其於人道庶乎至已。由是而益精求。則道之聖神仙佛。亦無非隨此心量而上達以造其極也。諸方此後肩道。苟欲爲救於世。務於內養悟其靜。外行修其範。靜功精則慮無不周。而觸處皆可悟明其理。以表諸言行。人感其正。必將向化。此修內之不可或缺者也。至吾

師布道。所期救斯末世者。在於流俗已缺之綱維。藉人之修而整之也。綱維所寄。卽在修者之身。故此身既曰修之。便是世界之表型。表型且無。綱維何倚。失綱維之倚藉。世又從何爲救。若

謂身之在俗。不能違俗。是欺人之談也。自古聖賢亦猶人耳。何以克聖克賢。不過精其修持而已。乃不自精其修。而曰俗之難違。是直南轅而故北其轍。且號於人曰。我欲南行。而轍不我從也。如是爲修。心何所得。心無所得。終於自欺而已。修者若此。範於何立。不範而欲道之行化。人其何所感動。而爲之化哉。是以肩乎道者。其要立範於言行動作之間。誠不可有一息之懈怠。不獨在院宜爾。處身於俗尤必應爾。果無在不有修範。則無在不道德化。十目十手之嚴。如指視之可畏。爲道化之大站。念念不忘。則範有所立。化賴以昌已。然人之所處。每苦不能自知。是所以貴有益友以相攻摩也。院方爲修。要當人人以益友自勉。心心惟益友是望。一人有過。衆則規之。相規相益。內功之靜。外範之樹。盡得其正已。萬弗囿於俗情。而養成客魔以交惑。弗逞意氣。而使頑魄之爭持。袪背議腹排之陋。爲面折庭爭之容。相諒相須。庶乎靡不融合。而真契一胞之妙。以充運其所不見不聞之地。而周遍十方。罔或不被普度之功。其在是歟。願各深審。

師之望也。

慧真人訓曰。噫嘻。世至於今。可謂惑濁之極矣。其所以致此之由。無非世人自造之也。然能造者人。改造者仍必賴人耳。然而欲改造其又何術乎。在俗情見解。必有特達之士。過人之智。方足有爲也。不知所謂特達與過人之士之智。其非凡乎。獨以常人凡庸自居。鮮肯求其爲人之所以然。而力行其所當然。以爲天下國家之事無與於身。甚且連此身亦復罔知自愛。斤斤乎惟身外之

浮名虛利營求不已。更不知其有止足之境。果何爲哉。如日以此養生。而生以此故日促已。如謂以此名世。則則圖名利者流。他人對之其感想究何若。吾知稍具智識者。必不謂其真能名世也。然則果何爲哉。吾誠百思不得其解。姑妄解之曰。俗而已矣。俗者道之大障也。諸方今既志道。苟於俗也能日漸排而去之。則知浮名虛利之不足倚。而道果在身。所以名利於天下後世者。乃大且真也。盡其勉之。早自修持。他時自可證吾言之非謬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或存或亡。具有天理在焉。所以君子有三畏。首以畏天命爲始。天命既可畏。天心尤不可違。天心與人心。斯可感應而爲一。若人心好變。而天心莫不爲之以示罰示警。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先機之兆。不可坐昧。北地今多災劫。未始不由人心釀成。而天心始予以警罰也。此究天地間之多魔。人遭苦厄。惟道在世。魔不易乘。魔惑之來。以正氣逆之。道心鎮之。則魔自消。惑自去。魔惑累人。爲害最大。在這諸方。欲求去魔之術。總須具肩道之心。與慈好善。坐至六度。欲淨虛清。則魔無由以侵入已。

隱初未泯。後慮方殷。

師靈近因救度羣生。無時或已。其不得已之慈懷。惟望修者合排塵障。力思所以身之脫數。藉期得根本之解免。而以修者之善靈。聚其正充。以鼓盪兩間之太和。庶可漸歸寧息。而見承平。獨是修靈之善。而驟難從微秒以集成大光明者。其中不過有各人之點纖塵見。雜而弗純。以是終不易取得美滿之佳果。臻其速效於敏妙之境也。然而此仍數耳。所願修者精悟道之爲道。雖不達

俗、而貴能脫俗。方克超出理數。而成其渾然合天之真身。以永其靈明也。今世之人。非不能修而至此。其所以不易幾及者。特念不離俗。而身強行道耳。不知以俗念行道。道非不行。而行處一接於俗。道且自忘於身。而其行也。終見其俗。而更無有所謂道已。故行道而道弗行者。非道弗行。以修者之身。未離俗念。不有瞻顧徘徊之限於意界。必因循推諉。而誤認圓活。道之弗行。豈道之過。亦以修者以俗困身。而道所以弗行。或且行而難通也。嗟嗟。今世何世。今日何日。若猶不能認道而苦修。堅修以明道。人人存一担當救世重任之思想。吾恐空談之下。世即不世已。可不懼乎。可不勉哉。

人必有事。事必願成。無憾無否。莫不同此心理也。心同理同。而事竟有弗成者。何也。識見弗齊。所以限之也。欲破其限。惟在大公無私。雖私亦公。乃克爲也。私於身而忽於世。不公莫甚。而世乃以勿容其身已。是故人欲成事。必知合羣而集其力。事方有成也。然則世之人。豈罕能集合其羣與力乎。非不集合也。其所集合。雖公亦出於私。而屬於私者無論已。是皆以羣爲羣。而後合其羣。以力爲力。而後集其力之失也。弗知合羣。必於不羣必於不羣。然後斯無羣而實爲羣已。不知力而力。然後斯得其力而無所弗力已。世人鮮或識此。於是事之未成。而憾否之。於先其事而紛擾。是豈事之不可爲哉。誠事其事者。昧乎合羣集力之大道耳。果得其道。以不羣合羣。不知力集力。吾敢斷言天下無不成之事。尙何憾否之可言哉。然而戰道其誰。人事之爭。其將奚已。吁。道何言哉。人不任道。豈道之過歟。嗚呼道。

道務愈進。障阻愈形者。非道自障耳。人力自障耳。力之弗堅。則懈忽所在。即障阻之所由來。修於道而克盡其力者。必從堅養之息候。求其綿綿長存。而後乃無一息之懈。不使障阻之魔得以乘之。是在修者時時循省。時時存養。始足以濟其窮而應乎變也。否則堅功弗立。其所爲修。徒具其形。欲期道之克明。以成乎身而救乎世。不可得也。諸方言修之志。亦云篤已。然於形也。猶如所注。而注於形。則心之內固難免因偏於形。而轉失其固。此爲修程一大障阻之原因也。今後道將日擴。若非各堅其心之養。而漸滌其爲形之念。不克終底於成。而爲

師肩道。以固救世之初心。且恐墮於不自覺之中。而徒留幻影於莫或有之鄉已。是誠可惜。而不可不從此各加以惕勉者也。務各遵注是要。

濟佛訓曰。今日是封沙之一日。爲甚麼要封沙呢。因爲諸方在塵世。仍有俗不可耐未了的事。所以纔有這停壇放假的舉動。但是諸方修道則一。貧富不同。富者拍手跳足。彷彿兒童過新年似的。貧者爲債主所迫。避債無台。則愁眉鎖眼。借貸無門。則咬牙切齒。這都是人世私慾纏繞。所以有這等現象。若是功候修到。當不若是俗不可耐了。所以說修道就可以無私欲。無身累。無憂愁。但是諸方仍希望往憂愁裏頭去鑽。這是甚麼緣故呢。咳。帶臭皮囊終久脫不了這難關罪孽。却又不能全都怪你們。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衣食。若個個操作力耕。爲衣食。是本分。因其知稼穡的艱難。人情的真偽。雖貧而可敬。若是貧而惰以自困。那不能算可敬。真是可恥了。至於金錢來的容易。其人必不知稼穡的艱難。人情的真偽。或稱之曰大腹賈。或名之曰廢物均可。其

富而不仁必吝。己身雖能保。其子孫則未必不奢侈。以至於家破身亡。其不吝必放蕩不羈。己身且不能保。況及子孫。所以能知稼穡艱難人情真偽。方能知吾身若何可以保。能知己者。即知人的苦樂憂患。所以人重的是道。能重道就能重理。重理必知忠恕的道理。所以知人之凍餒飢寒。然後在箇人身上比較。我現在極富。必然想富貴不能常保。我若一旦不保其富貴。亦若凍餒之人。所以必先從重人情明世故着手。修道若是知道自己富足。不知道困苦人的艱難。那就不用修道了。我今天這一篇話。你們聽着好像似廢話。其實是修道最要緊的頭一步。比方周濟人。恐怕落後。若是體恤人情。也當同周濟一樣。所以說你們諸方貧者可以振作。富者廣行方便。那就合乎道了。我也不能再說那些誣官發財的俗不可耐的話了。但願你們道德日高。千萬不可開墮之後。將增訓拋下就不看了。若是看了生氣。那就不算修道。北京的俗話。那就成了混混。就是愛人捧。那算修的那一們子的道呢。

去私欲

老祖訓曰。私慾之於人身。猶險灘之在江河也。欲之宜節。盡人而知。其知而難行。實同江河之水。欲利其流。而重灘為險阻。此吾化之所以動滯。人非不知。而苦於其欲之難盈而不易祛耳。道之憂莫斯為甚。志乎道者。希思昌大其道。非具去險灘之力。不足為順流之導也。各當審諸。道於今日。最易受障而阻滯進者。其唯人心一點九牛難拔之私乎。私者眼前之利。而實切切不磨之害也。人但狃於及身之欲。遂以明明有徵之永生永樂之事。悍然目為荒誕。何所見之小。而甘自墮落耶。噫。予欲無言。

道主化生。陰陽同蘊。本無所謂善惡也。及至玄黃既判。人物生焉。於是名利之途。寢假漸潤。魔惑起而性靈昧已。夫昧之來也。人敵其靈。害斯為烈。降至今日。其有弗味本靈之人。蓋已寡已。吾道以是宣化。故不得不以堅修為勉。人處道魔爭長之中。欲堅其修。將何所繫。不外理欲之辨而已。理者人道之門也。欲者墮魔之阱也。若為辨之。必在修之。修之而堅。則升墜之徑。瞭然如視諸掌。而心乃有覺悟。悟而近也。當從乎善。而惡亦將同化。不必缺而見吾仁。不為屏而身自泰。修者於此。乃可自近於道已。是宜戒慎。庶幾足以勵功乎。

今日諸子來意至虔。靈光圓聚。亦以見道之在於人心。無一時一息不自嚮往者也。然而人生茲世。弗能無欲。果知私欲。而克寡之。可以言乎精修已。諸子之於欲也。以其虔嚮。多克自淡。淡於欲者。便是能寡之基。所要勿因塵惑偶搖。而於乍清之心。旋入復混之境。斯則去欲之意堅。

而寡欲之真見已。真寡於欲。則無向不適然自如。而契自然之道。以臻乎無欲之妙已。須知欲之於身。雖非私好。即公善而出於所虧於名或功之途。仍必不固靈果。若求入乎吾道上乘無乘之奧域。終必弗得也。如以素之功名之念據於心。而行諸公善。善滿於望。則心實而固或能虛。不虛其心。其便失造化之自然。不自然之造化。縱或有所造化。而限於心境之欲望。必有所止。其有止境。則天地之機。即因所止而息。是非生之道之所重也。故求有爲而合無爲之諦之道。以明乎無所不爲。無或自爲之大化。蓋非人人各從寡欲而進於無欲之修持。不足以顯公而無私之道。亦不足收普度三千大千衆生之宏效也。吾以諸子今日聚靈之清。所以爲言如是。願各體悟如是之所當如是。以各各精持而修進之。斯不負吾老人一番因時加勉之苦心已。遵之慎旃。

爭聖訓曰。哈哈。牛喘鼠竄一齊消已。顧名而實在。雖星火可燎原。溯其本原。無非啓於不平與反覆之氣耳。不平之氣。啓於憤欲。反覆之行。啓於自私。當憤欲之來。客氣用事。是非在所不計。成敗在所不論。雖墮阿鼻地獄亦在所不顧也。而自私者。其禍尤勝於憤欲。蓋憤欲不過啓於一時。而私者一遇不遂。無時不可用其反覆也。一反覆則伏尸流血。再反覆則廬舍圯墟。四方反覆。上下反覆。於是無量反覆。則世界淪胥矣。可勝浩歎。吾

師佈道。首以正人心。息浮氣爲主旨。守十善。所以正人心也。重坐功。所以息浮氣也。人心正則怨道立。怨道立自無不平之鳴已。浮氣息則信道立。信道立自無反覆之行已。諸子求道。當於此處深加審慮。處此劫運循環時代。宜勤修功行。以化斯浩劫也。記之勉之。

人身於世。理欲不相尅必相勝。有相勝。則欲多勝理。能相尅。則理多勝欲。理出於性。而欲生於情。情不尅則欲肆。性惟定故理固。人若守固定之理。以制易肆之欲。則心無所注。而道自真。反是則情僞百出。欲念益紛。靈旣易昧。身隨以燼。理欲之辨。可不慎哉。諸方志道。皆不可不知也。

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然道之修也。必先去欲。譬如磨鏡。塵垢既去。透體晶瑩。又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苟物欲不去。即如雲蔽天空。日爲掩暗。其光必滅。能去其欲。如風吹雲翳。雲散光現。虛空湛然。修道諸方。性體虛明。亦復如是。而人不明修道真旨。每謂愚昧凡夫。不能修道。然道不遠人。人能本心修道。則道自得已。不然。離心修道。以爲道之修也。別有一種道理之可修。如有別道之可修。則諸聖仙佛。便屬欺人。即是修道。如能一心悔過自勉。則道即我。我即道已。即如聖經賢傳。道書梵典。語言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心純粹以精。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人欲者何。蓋隨人所欲。或富或貴。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妄之心。即名爲欲。欲心一萌。天性即失。遂致迷真逐妄。落無數階級已。欲之未去。貪嗔難除。而本來之天性難復。則虛靈湛清之真體亦因之而蔽矣。諸方修道者雖屬不少。而能去私寡欲者實屬罕觀。若欲去私而寡欲。心先從知止定靜安慮上用功可也。諸方知之。

慧真人訓曰。世之紛亂。人心使之。此稍具知識者多能言之。而雖能言。若或自問其心。則果克守其正而弗阿私者。蓋猶什百不得其一二也。是何故歟。知有我而缺公世之觀念也。如念於公

。則自處其身。必得立於萬全之地。而後出餘緒以樹天下之正接。而為羣倫之法守也。是亦無他。乘至誠以自強弗息。公於所以必行之公。而無絲毫假藉於其中。乃克臻此耳。今者救世為急。而所以能救。猶必視乎知其修而克守其正者之不以偏私搖其意念。始足以有為也。不然。非徒無益。所恐者以暴易暴。將無以利世。而前跋後踉。其未來之禍。更有不可勝言者已。是賴修者慎持之也。勉之勉之。

嗟乎。茫茫苦海。誰為普渡之人。擾擾塵寰。盡是癡迷之客。曇花富貴。轉眼即空。泡影功名。回頭是夢。慨頻年之災劫。都為人欲造成。恨滿目之瘡痍。悉由權爭。攘起。豺狼當道。問何處是安樂之鄉。風雨破垣。悼彼人乃遭逢不幸。存心救世。其何以堪。有志渡人。當在不忍。

師道重於慈悲。鑒及衆生痛苦。盡隨淪胥。所以急借木犀沙盤。撒札宣化。歷年來普降塵寰。廣度人世。靡口曉音。實莫如此其極也。無奈人世昏迷太甚。多以先天大道。聞若未聞。若而人者。其木石之不若也。豈勝悲夫。無地勢扼中江。流水無情。人心亦惡。今奉

師道佈化。挽狂瀾而繫末俗。正復不少。又幸肩道堅誠份子。推行慈善。教賑飢寒。破格熱心。積仁聚義。而哺彼白叟黃童。實惠不可勝計。如此為功。實與河山並壽。日月同輝。惟來日方長。待與。非在道諸方矢勵終始。不克棄其特效也。其各勉之。

荷真人訓曰。人之所不易解脫而造乎聖域者。一欲字絆之耳。上古之世。不言道而道自明。乃人心目中皆有道在。及乎中古而降。人各言道。而道日離。乃心為私欲所蔽。故雖日日言道行道

。而道之真相。日為汨沒者。實由人心自不以道為道。致道亦不能見其自然之真相。近今之世。人心難平。物欲難厭。此無他。乃人心意中。不得自然之真素。發現於無所謂之處。而日從事於空如泡幻之境。使道愈離。人心乃愈不可問矣。

老祖悲憫衆生。出清濟而入於濁濁。不過為無辜衆生。救之使無罣礙。得以享其天然之真趣。亦以度吾在修各方之清靈。不使日漸沈沒。為諸方計。亦為衆生計也。今則不然。雖曰言道。而欲求明道旨者。環視各院修方中。百不逮一。其故何在。在於修方各修其所修。不顧衆生之所賴者。此雖為道之障。然猶未也。近觀入院求修者。指坐後。而欲求其真能求坐中之奧者。千百中難遇一二。但徒求虛名。於道實無所益。欲其昌道。其可得乎。欲其救衆。不更難之又難乎。此等修方。自度尚且不能。遑論其他。即如福院而論。修方已達二百餘。求其真能為道用者。能有幾人。而欲責其為道宣勞。豈不如水中撈月。吾今言此。實為在院修方。苦不知劫運循環。尙自優遊神嬉。不能早自為計。甘與一般墜落。為可悲耳。救劫無他。要在自度。自度推而度他。消除一切私見。以道為必要之務。斯為得耳。吾言淺意深。實有殷望於在侍諸方者也。望各勉之。人生因欲之難盈。於是種因無有了之之日。所以輪輪轉轉。愈墮落愈自不能超拔。此世界紛擾之總因。亦地獄諸途所必成之惡果。人偏樂此不疲。自因其因。自果其果。是又何苦而來哉。道之言修。去欲為急。在修諸方。苟從萬物生之因果。藉為吾身之取鏡。時必由淺入深。悟得欲之不可就。而自解脫。以永享靈之樂已。

李仙太白訓曰。有口腹之欲。不如身身體之欲。有身體之欲。不如有心性之欲。是故以適口果腹爲事者。人類中之最下者也。以章身被體爲事者。是乃中人。以明心見性爲事者。不成正覺。亦是正流。嗚呼。今人乃安於下等。不肯振拔。豈不良可悲乎。吾殊不願諸方舍理以言欲。然欲而得正。是即吾所謂理。諸方之思。以其爲然乎否也。且性字從生從心。喻性生於心耳。苟口腹身體之嗜好。不能擺脫。則性爲欲蔽。不復著其本來面目。如是而猶求性心之相依也。豈可得哉。吾作此說。蓋爲貪口腹身體之欲者告。然而素以能明心見性自誇。其實乃未悟個中三昧者。亦可以鑒矣。

韓仙退之訓曰。道之於德。猶樹之於根也。道非德弗立。樹非根弗生。故樹必先固本。然後枝幹自發。而花而實。生生不已。否則本之不固。而欲其永堅不朽者。未之聞也。今日人心不古。德愈衰而道愈離。淳厚美風。皆變爲競爭妄念。殺戮相繼。殘酷益烈。祇知利己。不知渡人。推原其故何也。無非私慾蔽心。蔽則生惡。惡則無惡弗作。是利之爲害也。欲使利合乎道。非德不可。德乃善行之謂。若能事事皆於善行修之。無一不利我胞與。則至德心存。而至道自立。其私利何有哉。善大無私覆。故能成其高明。地無私載。故能成其博厚。人無私利。故能成其渡人渡物之功矣。諸子好大靈光。不可被私利攫取殆盡。稍一不慎。悔之莫及。良可惜已。欲求立道。必先以修德爲本。本立而道生。善行所以爲修德立道之基。不其然乎。

周仙濂溪訓曰。宇宙之境有順逆。身世之運有榮枯。人自呱呱隨地之時。童識未開。固秉天性而

從靜。其順也。其逆也。其枯也。其榮也。不知其所好。不知其所惡。歷春秋於罔覺。敬天地於自然。無所欲而亦無所從。其道乃合矣。不待磨光刮垢。域自造乎正大光明。何須革面洗心。身若違乎聖言天命。顛倒孩輩。大都同具一種虛靈不昧之體。好德秉彝。既不爲氣稟之所拘。抑不爲物欲之所蔽。漫然天性。而榮枯順逆。均不能移其志也。恬然已哉。及其齒增歲長。開知覺之寶。爲物欲所感動。其於榮枯順逆。乃有惡欲從於其間。且人不能盡無欲。若夫聖人在上。固以無欲而養天下之欲者也。而即以有欲而通天下之欲。倘能公其欲。而欲溥天下之同。大其欲而欲週天下之廣。實約其欲而欲裕天下之原。隨其欲而不能。奢其欲而不敢。斯欲亦何妨欲也。觀諸儒家。謂我欲仁。又曰可欲之爲善。道家謂不見欲。中心不亂。若然。雖欲之爲欲。而實出自心得。仰不愧而俯不作也。慨今人心變幻。其所貪欲者。皆想入非非。見貨財則欲求貨財。心乃爲貨財所迷。見利祿則欲貪利祿。心乃爲利祿所望。見女色則欲慕女色。心乃爲女色所纏。見賄賂則欲得賄賂。心乃爲賄賂所牽。如是染濁水而食泉。自難源清而流遠。外緣客感。紛至沓來。朋從爾思。心無寧謐。視宇宙之境。而終無可順之境。值身世之遇。而竟無可榮之遇。善順境轉而爲危機。榮遇亦變而爲禍胎。真欲順不順。欲榮不榮。視彼固可危也。視此尤可危也。心焉日惑。性果奚存。邪侈之擾不除。拂戾之情踵至。欲作非分。欲遂妄干。終至不滅其身心不止。不敗於家國不止。欲字爲禍。誠非淺鮮。世人何不三復聖聖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之言哉。

名者則不爲也。即爲之。亦不得其當也。其中有利焉而無名。好利者必爭之。其爭之是否能存於己身。未之知也。然而好名者實不屑爲。其中名利俱無。當若之何。曰知其名利俱無。必不爲焉。不知其名利無。而以人之德惠。以爲其中實有大名焉。實有大名焉。天與弗取。必受其殃。君何不建不朽之名。以獲自然之巨利哉。此人也。必攫而得之。以爲千載一時。故雖其他皆不以爲真實焉。必以此無所得而爲之得也。故曰非其所得。必不能守之。非其所享。必不能保之。非其所有。必不能得之。此所以以天命爲本也。天命者何。德之謂也。有德者。守其利。享其名。居其居。壽其壽。人皆樂而就之。其無德者。居乎有德之位。鄙吝之人。自以爲見善若不及者。未之有也。何以言之。非卓卓自以爲有德已。霸王自以爲大度已。然而非卓卓人信其假謙假儉乎。項羽人信其給印而吝之大度乎。此不得不與諸方言之也。道之所在。謙也儉也。任乎自然。其勉而後行。則無謂也。當儉則儉。若不當儉而儉則吝。當謙則謙。不當謙而謙。則詐則險。則爲奸名。則爲沽人之譽已。君子不爲拂人之性。不爲異人之舉。以其所事者若何耳。故有非常之業者。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者。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德。有非常之德者。必有非常之堅。堅恆不易者。而後可語非常也。若無德而有才者。雖非常行之。亦未見其能守也。無才而無德。行非常者。必不及其所謀之時而亡也。有德無才。必不可不爲。雖爲亦必以平庸爲非常已。故心無堅定之力者。使之行茲。遇有多耗財之處。則吝則怨已。以之修德。三月無證驗。必呵神嘗靈已。以之處世。必爲小人之交。今日甘如飴。

• 明日若寇讎已。以之治人。必自以爲是。欲若何即若何。是亦妄人也已矣。以之平治。必以人之所率由者。皆嗤之爲迂腐已。以是言之。堅者不可多得。有恒斯可已。有德不可多得。能忍斯可已。有才不可多得。平庸斯可已。何以言其必然也。人能守之以正。而不爲矜奇炫異所搖惑者。即聖人之徒也。若墨氏之徒。實能守其所宗者。千萬人一人而已。即或口以守其宗爲言。亦不過欺人欺己。欺天下欺後世也。諸方必思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而後知急流勇退。即明哲保身之要術也。不過覆霜而知必至堅冰者。有幾人乎。心太熱者。不能自止也。利念重者。不能自持也。名念廣者。不能自清也。嗚呼。戒之在色乎。戒之在得乎。得而復失。色即是空。名念兩傷。此所以引爲大戒也。君子之道。應無所住而觸於其心。在在皆能自守。必不爲妄念所幻。亦無所謂之虛妄所相已。諸方靜以自守。安以自持。時以自動。慎以自言。宜以自處。和以自爲。不偏不易。其道中庸。不廢不助。其道光明。不驕不諂。其道自正。不舍不莊。其道洽融。故曰。居其身以自安。而無禍患者平也。處其世以自安。而無凶悔者和也。平者之功。易則有難。和之之功。無所不難。無所不易。能靜極以自持者。皆不難也。故曰。修道者修心。行慈者行心。治世者治心。保己者保心。苟能若是。雖居極危難之日。亦自能無危已。各各能於平日之間。不爲己甚。不我作俑。不爲人先。不以他惑。而後自能爲聖賢爲仙爲佛。而憐人之苦。憫人之難。救人之危。知人之困。而不以己之餘况。而謂不足者亦若是也。是又在功夫日深者。從處處悟到。方可以悟已也。不然。徒知炎炎隆隆。而不知滅絕者。是自取其凶也。何者。貴久必

賤。富極必貧。此循環之數。雖不能移。未必不能以有德而挽之也。是以有德者。雖大禍及乎其家。其棄其身者。而必有神明呵護之也。呵護之日。其人必力行善業而不懈。特恐日久玩生而吝出耳。所以然者。以我之身世可以永保。奚必多爲善業。徒耗血物哉。是則日就月將。不可收拾已。故曰。人之生也。生於憂患。貧賤者多善人。富貴者亦非無善人。不過令人仰其鼻息而後爲善。此善之功所以未能盡善也。君子之道。修己易。修己之心難。修己之心易。修己之氣難。嗚呼。人孰無本。性爲本也。人孰無性。性本善也。人孰不善。惡蔽之也。能去其惡而後驕矜之氣可免。庶幾可以保平已。身不爲炎災隆隆之滅絕已。各勉旃。

嗚呼。利之爲害烈矣哉。即如今人上下之間。無論其相賊害只是爲利。即相親愛亦只是爲利。是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無不盡然。此等事跡。不堪置齒。此等心腸。令人作嘔。利之一字。是殺機。國破家亡。恒必由之。孟子說秦楚一節。言之最詳矣。故曰劫由人造。非劫自造。災由人成。非災自成也。然人既能造劫災。而獨不能消弭乎。曰非然也。夫消劫非修道則人心不正身者。未之有也。若有人焉。於世風澆漓之秋。欺詐相尚之時。大聲疾呼。發聵振聵。講道德。說仁義。言忠信。行篤敬。使人人以利欲爲羞。雜念爲耻。重宜倫。修五教。尊五規。明五常。井然有條。卓然而不紊者。吾知其將來功同日月。雖歷久而磨。德重九鼎。經萬代而不滅。奈人不知出此。而反以道德爲僞妄。以利欲爲天性。一往直前。毫不回顧。雖有拔山之力。吞吳之

術。吾恐其亦無可如之何也已。惜哉。願諸方於千鈞一髮之際。日自三省。有則速改。無則加勉。此正所謂不可一日缺者之至言也。各各勉旃。

端木先賢訓曰。今有人也。以利喻之乎。以義喻之乎。喻以利。終食之間斯可已。喻以義。以待來年。尙未知也。故曰義之利母。當利之義。是古聖通權達變之義也。雖曰放利爲衆怨之媒。然苟有利乎道。而以義爲利者。則亦可以因其利而利乎義也。是利也者。利乎己身。與夫利其利曰利。利夫羣倫。其誰曰不宜。是以君子利其道。而宜乎身。小人利其身。而害其身也。利者人之所趨。必有其宜。乃有所利。苟弗得宜。利起害隨。是利者利天下。利萬世。無弗得其義已。利乎己身。利於一私。雖利亦害。故曰利者。有所利乎其立也。基立則利。利於其基。則所謂義者。皆在其中矣。不然。雖千鍾驪馬。皆弗得謂其義也。苟弗得其義。雖富貴如浮雲。而又奚必爲乎利哉哉。

孚聖訓曰。夫人生於世界。財產固是第二生命。然亦不可苟取也。苟取者何。曰傷乎天理。干乎國法。礙乎人情。此三者一犯。則險已。然三代以來。聖人既往。人不貪財者鮮矣。苟不犯此三者。亦可以常存。蓋上天之待人。不爲已甚耳。不然。以管仲之賢。與鮑叔分財。尙多自與。况他人乎。歷代以來。如董卓石崇秦檜嚴嵩魏閹之流。其貪如虎狼。其富可敵國。問其結果。則皆不得其死然。財產豈可苟取乎人。然則不應富乎。曰不然也。須就其自然之勢而富之。則無妨也。昔太公之封於齊也。地瘠人貧。太公有術富之。至於春秋時代。人尙稱爲美談。人非不可富也。

要知生財須由正道耳。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無不各得其所。若剗削小民。自肥囊橐。若斯人者。烏得不有所報耶。

夫爲善不難。難於實事求是。善爲善之道。最忌沽名。而今之人專以虛譽爲能事。求其善功實著者。誠不多得。大抵真心爲善。不求人知。只在居心無愧。或憫人之凶。或濟人之急。或容人之難。或忍人之言。凡此種種善功。不但不宜人知。即一己之家庭。亦不應聞。此方是真正之陰功也。陰功具。善果結。天目明明。毫髮不爽。值此天災流行。子等其所以能豐衣足食者。皆天之恩。祖之德。己之功。三者缺一不可而不可得也。現在大劫已臨眉睫。各宜努力善行。凡一應善舉。量力辦之。有所聞必有所濟。勿落虛譽。宜求實是。方於人道無虧也。各各悟之勉之。

名之爲名。無不能言者也。利之爲利。無不能用者也。言之得當。足抵千鈞。用之合法。足可養生。夫名爲夕爲口。夕晚也。口言也。人生於世。慾惑纏圍。無時不在名中作生活。然名有真的偽的之分。其真的。乃浩然之氣所造成。偽的乃一圖謀之捷徑耳。古哲所謂善相論定。即此之謂也。利者爲禾爲刀。刀禾本人不可須臾離者。而其中殺刀而刈者。是用刀而收之意耳。非言用刀戕禾也。後世之於利也。利非其利。所以刀非其用。用非其當。私字所蔽之也。私心私念。一發而不可遏止。言不可憑。用不可賴矣。刈禾不以時。所以近代疊見荒歉矣。言名不以時。所以奸範自增矣。嗚呼。名利本是養生。而反戕生矣。偽之於世不亦大乎。吾因前甲子中。無一非名。無一不利。而無一不偽。直可憤然而泣。問天地造化之生生。何若斯極。天地造化無言。問諸世

人。何以若斯固蔽。恐將無以應之也。人天。名天。利天。今日吾言其名利者。因偽式者將同歸於冥渺故也。諸子務修其真。免成虛偽之譏。務懼晚言。以留後來之實用。吾亦有榮焉。

慧真人訓曰。信道無非以堅誠二字爲主腦。不堅則心不守。不誠則志不篤。心不守則利欲薰繇。貪嗜百出。志不篤則不知好善。而只知謀名。殊不知名利二字。雖能利己。亦足以誤人。

師道渡人。雖不盡願人守清淨無爲。亦不願人妄肆進取。總須見利思義。見善思遷。重譽惜名。斯與道適已。不見頻年殺伐。華屋邱墟。此皆爲貪名奪利之所以肇始也。甚至生靈塗炭。同盡犧牲。以此言哀。哀何忍述。以此思痛。痛何如之。彼未走名利徑途者。固不知名利二字之趣味。期以一嘗試之。竟有官高爵厚。位極王侯。尚不肯掉轉頭來。專向名利二字拚命去做。一旦無常期到。萬事皆空。徒留荒塚豐碑。立於塵壤。骷髏朽骨。污穢河山。若而人者。真是癡迷過度。徒爲增悲。自古迄今。層見迭有。吾深願衆生須看破名利二字。勿以利鎖名纏。而絆住心頭善念。則塵寰胞與。世界版圖。皆演太平之氣象。而

師道大同之風。亦可彌漫於世已。惟望衆生從此矢勵修爲。誠心嚮道。俾脫輪迴之苦。同登極樂之天。值此至道盛行。大啓善門。一闢即闢。使再坐視虛生。恐千百載而後。再無此良好之機會也。世人曷各圖之。

濟佛訓曰。古人云。君子以身殉義。小人以身殉利。是利之在世者。乃辨別君子小人之用耶。抑非也。或曰。利之在世。如血之在身。乃爲人不可却者也。如血不榮衛則病。血如凝滯則瘡。如

其停而不行則亡矣。曰是然也。利之存世。亦猶是耳。如守財奴積金萬貫。爲富不仁。在彼個人之驕奢。固爲得計。而身體有限之快樂。亦爲得其時也。倘不幸強徒覬覦其利。乘隙而入。火其廬。擄其財。向之所謂驕傲賤者。自是而與貧賤等己。即或富貴終世。金玉穿窬。經年稍久。不爲子孫易棺實槨。卽爲宵小鑽穴盜珍。勢非揚骨暴世不止也。向之富貴者。今乃同大羊之枯骨已。而前所謂之富豪一世。貴及一時者。乃不堪回顧己。所以者何。乃不若一清潔自持之寒士。生得其樂。殁得其安也。故曰。戰國多變。尙不如一清逸得所也。得齊王頭則封萬戶侯。樵採柳下之墓乃論死。世之利貴義貴。可以見其真己。各於世上浮利。不能不用之以與世周旋。然不可因利之所用。而昏其智。迷其性。而爲世之唾棄。人之譏詈也。儒祖曰。見利思義。可爲人處世之大法。勉旃。

尙真人訓曰。上古之世。人心渾厚。俗美風淳。處事接物。悉秉真誠。是以天地之氣和。年穀按時熟。疫癘潛消。人身康泰。野無飢饉之民。世少奸刁之士。熙熙攘攘。共樂昇平。迨及中古。人智漸開。而驕奢淫佚之習。亦隨之俱來。真靈漸蔽。然尙能持公誠之念。以處事待人。雖曰淺薄。尙不爲過。降及今世。其種種習俗。尙堪問乎。人只知損人以利己。不審事之當否。悍然爲之。以致攘奪之風。愈演愈烈。此方烽烟忽起。彼處風鶴頻驚。若問其何肇此慘禍。彼亦對答無從。綜其原因。總不外乎名利二字。愚蠢之輩。不計是非。耽欲既久。本性乃摧。本性既摧。身且不保。尙何樂境之可言。而韶光荏苒。轉瞬全非。生前雖貴極王侯。死後荒墳枯塚。徒留污穢

之名。貽羞千載。何若功行善果。永享高年。苦樂無憑。全賴人做。諸子試思古來英烈。能享盛名。百世不替者。有幾人哉。剩此天假之年。力於修持。雖不能名留後世。亦可稍贖愆尤。吾素不文。故以此對非之語相勗。其各思之爲望。

忠恕爲道

老聃訓曰。日用之謂道。自修之謂德。盡己之謂忠。推及之謂恕。故出乎日用尋常之軌者。不得謂之道。不能自渡者。不得謂之德。不能誠於中者。不得謂之忠。不能成物者。不得謂之恕。是道德忠恕。皆由於自覺自悟。不能覺悟者。則雖有道貌德容。忠表恕言。亦不足以爲法。是必能躬行之而後可以無大過已。諸方務各以躬行爲要。使無爾虞我詐。彼猜此疑之心。則大道無不相合已。能利自合。能合自濟。能濟尚有爭乎。其各審體吾意。毋使道爲爭階。更無使貽笑於他方。道乃可固已。慎斯術也以往。庶有考乎。勉旃。

修之於身。施及於人。誠意弗離。即道所在。詐處爲事。亂世之險行也。而今人心不古。一若非詐無以見智。非虞不足禦欺。詎識理運循環。剝復數定。詐其詐而終自露其詐。處所處而卒枉用所虞。以氣之不平。走無所守。報應之捷。若影隨形。實亦理數之當然耳。所以本道之體而行其用。推誠以示乎公。此孔徒不偏不黨。一以忠恕而彰闡乎中庸。乃克稱時聖也。人世多易自阻。非必事之絕無可爲也。其阻而不爲也。疑貳之意誤之也。人何以有疑。我執致之也。有我則無在不慮及人之無我已。君子惟求其在我。而後推想及人。我能恕人。則疑人之心。可消於無形。再臨以恕。則無處弗諒。諒其所應諒。則天下無不可恕之人已。我能恕人。則人不至疑我已。人我不相疑。則無事不於相諒之中。而得廣收其相成之效已。是爲志道而求進於精者所不可不審者耳。

道也者中也。中也者恕也。中恕之道。君子擇之。天以之運。地以之生。而萬物以之行。中則不爲而爲。不生而生。所以天則雨潤風和。地則土生川流也。人之靈也。本爲天地運化生成。其所以不能潤和生流者。因其生也氓氓。滅也蚩蚩故也。氓氓蚩蚩。何可爲靈。嗚呼。其本固靈。其質固清。其神固明。其氣固凝。因日增其識。日發其靈。昧識蔽靈。原有之虛靈。均爲所染。其不氓蚩者。豈可得哉。夫天之覆也。地之載也。因其發也如川。其滅也如土。土之能生。即是能滅。川之能發。即是能下。此順自然之本性也。人所以不如土之自然。川之天然者。乃一無所本而二有所入故耳。今諸子既能自然之來比之土也。幸勿知本疏末。自取天然之滅。庶不負吾老人一片普渡之婆心爲要。

老君訓曰。夫道也者。孔子所謂忠恕而已。即吾所謂清淨而已。何爲清淨。放心於不知不覺之境。存心於不生不滅之界。不知不覺。而后清淨。不生不滅。而后不動。不動則常寂已。故吾曰湛然常寂。即此之謂耳。苟心不定。則安能永淨。苟意不靜。則安能不動。譬如止水。遇風則揚其波。譬如閑雲。出岫則忘其歸。似此而欲其心之常寂。不亦難乎。故修道者必先屏除外物。則魔自退而功日進。心常淨意常寂矣。空無所空。寂無所寂。是謂真空。寂無所寂。是謂真寂。真空不空。真寂不寂。是謂無上妙道。妙悟之者。即得真道。烏用求其他耶。

怒者不平之端也。事有不平之理。人有不平之事。因動不平之心。而動不平之氣。人與事俱在外。心與氣俱在內。所謂不平終不得平。則我亦在不平之中矣。平人乎。平事乎。於唯與阿二字上。

着想。自見分明矣。事不平則氣。心不平則鳴。小則傷人。大則傷身。有損無益。何如破之。以何爲破。則宜將恕字存心。恕字從如從心。所謂本然者也。心從本然。無時不平。無事不平。久久則心平氣寧也。各省思之。

至聖孔子臨津院孔示曰。吾初次來此。甚受諸方之歡迎。萬不能不作忠告於諸方。忠告者何。一字而已。其恕乎。恕字爲

師道中最要之字。爲最難作到之事。故吾到此首先以此字告諸方。諸方見善勇爲。甚堪嘉許。惟行善之時。恕字上的功夫。作不到家。吾深惜之。譬如如有善舉。吾等見某人捐助若干。所謂某人者。家道之富麗乎。吾等十倍。倘吾等捐助。必比某人少十倍。此乃人情之理。不過此心理萬不可有。若有此心理。即悖乎當仁不讓之義也已。吾深願諸方在恕字上多多留心。自然外功內行。皆有進步也。勉旃。

曰聖訓曰。道由一生。一由變化。道之本旨。一以貫之。一之謂何。忠恕而已。道之義旨。厥惟在公。而修者在人。乃賴乎恕。公而後普。恕而能平。普乃化機。平爲德本。是二者爲大道之真原。人生之大本。而吾道進修諸方之要圖也。舍此而求。道於何有。德將何恃。是各方所不可忽者。

濟佛訓曰。夫大道之內功。注重堅誠。若不堅誠。必爲外魔所擾。不能成其正果。而外行尤重在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力而爲之。加以大公無私。故忠者從中。中者公也。正也。人能辦事秉公

正而行。則萬事萬理。未有不得其中和之氣。而止於至善矣。凡事能止於至善。豈有不完備者。使人皆得其公平無私之待遇。則優然泰然。而天下太平矣。要知天下之做事者。萬端如此之公且止也。故天下事多有不平則鳴之慨。况恕字猶未講到也。若能人人皆以忠恕之心推之。則人即我也。我即人也。中者不偏不倚。恕者推己及物。物我一體。我之痛癢。於人何嘗無關。故孔聖以恕始之道治天下。即與

老祖無我無人之理相表裏。人能本斯道以治世。豈有不臻無爲而治之政治哉。今也人心不公矣。由不公而致於不中正矣。故上下交爭利。不惟不存無我之心。且莫有不存私我之心者。以致私欲互擾。道德淪亡。是以天氣變而爲風雨不時。冰雹疫癘之相觸。地氣變而爲山崩海啸。火災水淹之繼至。人氣變而爲盜賊虐政。刀兵鴉片之所害。皆氣之不正。人心之不正所感召也。又有科學發起。專觀物質之文明。人思之進化。人思進化一步。即私欲行一步。世之倫滅盡。道心是以全亡。

老祖不得已出清濁而入濁濁。設道院傳經以救人心。設咒字慈會以濟世界之苦厄。勢出於不得已耳。

慧真人訓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此言何謂也。夫中心爲忠。凡事合乎中道。而問心無愧者。此即忠也。常人對於已事盡力而爲之是也。但爲公爲之則忠。爲私爲之則不忠。曾子大賢也。尙日省之。人非聖賢。尤當日省。由此可見忠之難也。人者對己而言。身以外

皆人也。對於家事克竭能力。克盡良心者。對於地方公共事宜。國家公共事宜。自無不力。因之目無不忠。何也。蓋家者國與地方之準則也。國與地方者。家之實行也。呂東萊曰。愛百姓如養子。處官事如家事。非忠之意曷克臻此。昔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勤。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哀矜不能則勤。由是言之。忠孝慈之所來。亦衆善之所之也。王文成公論人民曰。兵荒之餘。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此忠言及於人民者也。若人民力體忠言而實行之。則忠於國家者也。呂新吾爲大園令。勒石於公署曰。民飢已饑。民溺已溺。此忠於民之明證也。常人多不解忠字之義。以致行事不問良心。若問良心。世人無有不忠。世人皆忠。則行事未有不公。舉動未有不善也。諸方既列吾門。不可不解忠字之義。以爲立身行事之準繩也。其各注而勉之。

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此乃先賢立言以教寡過而全交也。夫世人不能盡無過。亦不能無交游。過不患其有。而患其不能寡。交不患其無。而患其不能全。人能全交寡過。則友不交而友自得。心不靜而心自清。此其人誠可謂之有德者。亦可謂之仁人也。若徵諸孔孟之言曰。有德者必有鄰。又曰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此乃寡過全交四字。真與人有密切之關係。莫大之裨益。近則可以淑身淑世。推之可以救國匡時。故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即此意也。能無勉乎。惜今人不以己加責。不以他人恕。推己之非以非人。奪人之是以是以己。進有責也。則恐趨避而不進。退有罰也。則存忘而莫前。詩慨谷風之怨。民多鼠雀之爭。四海皆兄弟也。轉而皆仇敵也。

一身皆善也。轉而皆罪惡也。值此戎馬生於郊。餓殍偏於野。盜賊飢饉。水火瘟疫。皆係此以釀成之。吾深願諸方各得其適。各得其平。遇有人之過。而省己之過。得行己之善。而勸人之善。庶不致遷怒以責人。而必反求以責己。抑不自是以恕己。而必相讓以恕人。如此以處人。莫不得其適。如此以處己。莫不得其平。得其適。得其平。於道乃合己。於願始足己。懷之乎。

孚聖訓曰。蓋聞正心之道無良法。修身之道無善術。處世之道無別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正心之道得。修身之道盡。處世之道備矣。不然。智能機巧。應變不窮。運籌帷幄。百不一失。則亦難全其高也。如子貢宰我之才。張儀蘇秦之辯。張良陳平之智。諸葛徐庶之明。孰能舍此其他由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思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諸語者。正爲正心修身處世者言也。若遵之則庶乎其不差矣。呂忠簡曰。我正矣。然後責人之邪。我明矣。然後責人之昏。我清矣。然後責人之濁。我廉矣。然後責人之貪。我公矣。然後責人之私。我勤矣。然後責人之惰。我忠矣。然後責人之奸逆。我仁義。然後責人之暴惡。我恭儉禮讓。然後責人之慢奢侮爭。若人能皆知今是而昨非。今正而昔邪。即我稍有不當。人必不忍背違。若以有後責人之慢奢侮爭。若人能皆知今是而昨非。今正而昔邪。即我稍有不當。人必不忍背違。若以有後諸己者非諸人。吾知其勢必不行而必無效也。况其言之未必當。行之未必是。又兼責人則明。處己則昏。皆取怨之道。不明正心修身處世之道耳。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惟上智者有過即改。而終爲無過之人。何待責之而後改也。下愚者日就沉迷。雖有過亦不自知。其爲過也。此等若不早加訓責。恐無改過之日。而終沉於過之中矣。故責人者必須分明上智下愚。方能怨不至而謗不生。

也。可不慎諸。近數年來。入乎道者雖無上智。而下愚亦不多見。似乎無足資者也。願諸方各簡錄。勿互猜忌於二者之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大道不離一日千里。而正心修身處世之道。亦不難於妙境也。各各味之。有厚望焉。

韓伯文公訓曰。夫人之所以處世而有所範不出軌者。以有人心也。然心有不同。則人心道心遂分。以人心處世。則無所謂軌。無所謂範。何以故。以人心危而道心正也。人心何以危。以其不具虛空之本真。而習俗之染汚者也。道心則不然。不爲塵垢所垢。不爲世俗所俗。是以不必求仙佛之異徑。脫俗自是本真。不以危而不安。則人心退。道心進。自合於本來面目。自是本來聲色。又何必以爲修離離能乎。能得夫妙訣可耳。妙訣安在。想而已矣。想何以名爲妙訣。以其具佛法也。何以知之。以其有如來在也。何以知其有如來在。以如來之心無所來亦無所去也。故如來說法曰。人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卽如來心也。如心卽想字也。儒謂道在思想。卽想之一字。人能體而用之。則終身有不能盡者矣。奈何不知求乎。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也。然求非求明其守義之謂也。求能實行之也。實行之求。非自外求而已也。自外求之。卽如學者之欲明色相。而人告知如何者是紅白五色。雖言之詳而且細。彼亦終莫知其確相也。此何故。以其無目也。人求道而不知返觀內照。亦猶是耳。是以道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雖知道旨。而不勤修勤坐。返觀內照。如心何以得見乎。道心何以來凝乎。

尙真人訓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蘭有因而絮有果。欲知來生。先問今世。影隨形而響隨聲。

聲色貨利。皆是迷津。道德仁慈。無非寶筏。及早警醒。回頭岸岸。自貽伊戚。雖悔何追。毋事警人之短。己之短未必不較人尤短。毋件件矜己之長。人之長未必不較己爲長。况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乎。毋圖小利而瞞昧天良。毋佔便宜而與人難堪。受者不能隱忍。必至噴有煩言。彼雖隱忍不言。我們心亦覺自愧。毋因私欲小節。與人比短較長。毋因間接關係。迫人李代桃僵。存心忠厚。留餘地。暗室有燈。莫欺蒼天。常推己及人。惡於後毋施於前。毋偏執己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尙爲詐我爲虞。人心叵測。冤有頭債有主。天道好還。

此訓適足爲不忠不想者之鏡鑑。爰編入此類之末。

編者謹識

容忍爲量

老訓曰。道尚包容。而德忘猜刻。容斯空而刻斯俗也。是故修者。不克免俗。則無或能空。不空不容。則惟俗惟刻。無容不能歸一。刻則處無不紛。今世之所以亂。職是之由也。吾過言容。不以俗情助長人類之爭。則必令免俗。而期臻於一貫之真宗。蓋因世病已深。不從根本力下針砭。弗足以起垂亡之消息也。諸子求修。或以應守念慮之間。縱猶未能盡掃浮俗之習染。而於應事接人之際。苟能一本肫誠。行其實是。則由實而空。即不難去紛而歸一已。非然者。以俗證道。俗且愈深。而去道日見其遠。可不慎哉。諸子從吾有日已。後此爲務。益覺煩難。若非自於根底立其不拔之姿。則枝節而爲。道無確驗。而德將何所與明。是乃求道之本。幸弗以俗所難免。姑隨迷流而徵逐之。斯可已。曷諸。望之。

修道在人。而道之爲道。能明之於世。以得有所拯渡。必人之心不爲俗境所困。以超神象外。而求真際於環中。斯世乃有道可言。而道乃有渡可渡。不然。天下之大。將從何處得見其道。故曰。修道必本乎身。身不能忘於道。而欲身外有道。以爲救渡世人之用。其非欺人。亦必自欺也。今日世風日下。人心日偷者。豈不知所修。若於不得所修之處以爲之修。其病乃困於俗。而不能身先自拔之故耳。其不能自拔者。不明忍功之過耳。忍之爲功。蓋能打破一切虛空。且使粉碎。尙何障礙而有俗境以爲身之困累哉。是以自古得其修者。見道而靡不從忍以下堅功者。人所重者死。而佛受哥利王割截肢體。而不生嗔恨。耶氏被釘十字架上。而轉爲仇敵求赦。即儒宗亦以殺身

成仁。爲不世之君子。可見死之弗懼者。皆立名教繫綱常之大忍。亦即修身入聖之大用也。世人每難了悟。於是不遂遂於浮名以爲善。必執執私利而縱惡。弗知善非其善。惡徒成惡。而哀哀之身。終隨草木同沒同腐。嗟乎。世人其將何從自拔。而克全此身於茲世。而樂其所樂哉。諸子修道。所以救世者。若非自明爲修之旨。自拔之要。力養其堅忍之功。以爲施度之用。則言修其名。卒致不得一見真實不虛之道奧而成其身。可不惜乎。然而忍著。非無所謂而忍。乃由不忍人之心。而隨緣以自忍也。不然。不近於無恥而媚世求活。必流於剛愎而殘賊爲事。再或不然。亦必靈昧互混。而成昨昨必報。濁世之悖悖然小丈夫而已。道何云乎哉。諸子審之。諸子勉之。修忍於君子。君子無所介於其間也。修忍於小人。小人因其機而謀成焉。故曰忍之招也。自招之耳。是以不以見者爲見。不以聞者爲聞。空空之心。以與世相周旋。庶幾得其中已。或以德報怨乎。更足以長小人之惡也。或以怨報怨。更足以增彼方之惑也。雍齒且侯。可以謂之以德報怨乎。曰未也。公諸天下之心。當若是也。非可以恩怨論也。人有德於我者。心存乎私。我不以爲德也。人有怨於我者。心存乎公。我不以爲怨也。分乎公私。以無德無怨合於世者。乃可以爲修己。修己之功。平日處之不覺其難。一旦用之始知不易者。何也。從容倉卒之間分之耳。能日日處乎坦境。時時盡其從容。雖大故臨之。白刃加之。而弗知其爲逆也。夫然後能以道之真旨。而息意緣緣於無間矣。故曰道者。人所由之徑也。日用不可須臾離者也。知道之所以爲道。不以己意爲從違。不以猜疑爲真實。不以傳語爲是非者。始能得道之本也。君子靜以自悟。容人爲上。和以

之器。魂升魄降。清濁攸分。故輕清未墜。無所爲器。及重濁感性。而道墮落。是以古聖迭興。論道重德。守德者則容忍也。譬之忍。忍無所容於心。則辱之來也。順以受之。容者德本固有。而涵育之功。自與天地並已。後之學者。每謂辱不可忍。何德可容。是憤事也。是暴棄也。今有人焉。望人之富貴。而曰我亦人也。彼亦人也。彼何富貴而我何貧賤哉。其於道也。則曰彼根蒂有自。我凡庸質也。我又奚能效彼之道哉。以此二喻論之。彼之常忍而不忍也。不當容者寬容也。要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生如朝露。何不猛醒返觀。醒而觀之。無非幻界。又何不能忍哉。常仁不讓於師。朝聞道夕死可矣。又何根蒂之可言。閑邪存誠。一念至善。即忍也。即容也。忍辱容德。而後內可以載道。不爲魔惑。外可以立行。不爲欲染。慎斯術也以往。則無矜無忿。無好名之心。無競爭之見。其於道也。庶乎其不悖矣。

諸葛亮佐神訓曰。諸方修道。其欲任重致遠者。必有忍辱之功。盡泯浮俗之見。方足養我剛大之氣。以爲化度之用。不然。一折便撓。既無以探求真理。將何以明道而使之昌盛於世哉。夫忍辱不在求是非之如何。必心中有確鑿之明辨。以運化於內。然後誠形於外。人見之。樂與之親。吾之道乃克以行。苟不若是。則一己之聲音顏色。先拒人於千里之遠。人既不吾親。吾縱有道。又將何以廣其化哉。諸方修養之要。當各於此三致意焉。勉之望之。

孚聖訓曰。天地爲爐。陰陽爲水火。烝爲之鼎冶。而四序五行。形質成已。以道之陶鑄萬物。皆以其自然而成其生就。是物能忍其自然則生。物不順其自然則滅。生滅之機。惟在一念。故人欲

自修者。必先從逆來順受。方可以造乎上乘。若夫少有拂意。即弗能容。而曰我自生以來。未有若此之拂意者。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必以吾之全力與逆境相搏。使事事無不順吾之意而後可。若然者。又焉用修爲。又安用道爲。今也人心爭勝之風久矣。爭利者固無論已。爭名者。在道中尙屬最佳者。況於世風之喧囂。而尙知有名在。是誠令人肅敬不已者已。此處世務名。當可起敬。若以修道而論。雖名亦弗能務也。處貧賤行貧賤。處富貴行富貴。居高位行高位。居卑位行卑位。今日富貴。明日貧賤。而我視之順如也。昔日居高。今日居卑。而我處之適如也。能以高卑不居乎心。而無不用其素。則處世無爭。修道無障。行慈無惑。盡力無疑。而大丈夫出迷登清之志。於是乎有所資已。故曰慕學幻之名者。其志不堅。存階級之分者。其心不固。是皆由乎平日之能否轉念。與平日能否否定性於空。平空之旨。即道之旨。諸方各能存人。人皆靈源爲主。質軀爲幻。自可拋除一切魔障。而不爲其所惑。古訓有云。障者自障。尊者自尊。能空一切相。自無非心。吁。安得吾道諸方。各各澄澈慧眼。空明淨心。以與靈堅相周旋於無爲哉。曰認定容字。識得忍字。將無同。此人之固質也。此人之養氣也。在乎能容能忍。能忍則心寬。能容則德厚。此四字若一備之而無遺。匪特質之可固。氣之可養。甚至天心可復。萬慮俱無。以之淑身。則身多好善。以之勸世。則世更推崇。推之於修己治人。則已可新而人可制。推之於安邦治國。則邦斯慶而國斯興。其開德來歸者。實猶水之就下也。所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凡能容能忍者。未有不功高在世。德望尊隆。此究非易易。須有鎮定功

夫。靜止之習。方可與言容忍也。否則今日犯躁。明日犯矜。又明日犯忿。明日又犯偏。由是木腐而蛀生。性盡而命喪。此皆不能容忍以致害也。

和爲處世至寶。道豈有他。能得至和以運化於世。卽是至道。抑亦治亂之要機也。和之云者。非鄉愿之徒襲其形之所謂和也。必於心得其中。然後發之於聲音顏色行動舉止。悉有萬然之氣。人之我親。我無詭隨。庶幾由身之自化而化及於人。必如是始謂之和。斯近於道已。諸方省之。

慧真入訓曰。夫人涉世處事。須以寬忍二字爲根本。假如人以欺侮來。我以寬忍應。彼以不情投。我以寬忍待。得饒人處且饒人。得耐已時須耐已。如天地然。無所不容。如日月然。無所不照。欺我辱我。侵我侮我。我皆不與之較量。讓它一步。他自有到頭之時。我退一步。我自有出首之日。彼雖梗頑。自能默化。彼雖凶惡。猶可潛移。諸方其慎思之。

濟佛訓曰。道也者。因其性而導之以正也。正己正人之功。惟在一忍字。忍無可忍而自忍之者。是曰矯情。昔九世同居。可以謂之忍乎。百事皆忍。可以謂之忍乎。九世之後。若仍同居。百事之外。仍能守忍。乃可謂忍也。若心不能忍。而面目又作忍形者。是僞君子也。若面目之間。無一不忍。而心實憂鬱以致病者。可以謂忍乎。故曰。忍者心悅心安。乃能謂之忍也。出於至誠。雖赴湯蹈火。亦無所怨。雖死生易之。亦無所恨。始可與言忍也。今也外託忍之名。內藏鬱憤之氣。使蒸傷靈牀。而又曰吾能忍也。是何異乎瘋者持利刃自殺也。其愚不亦甚乎。對外而能忍於至誠者曰容。對家庭而忍能出於至誠者謂之和。容和之行。能出乎自然。可以合於道而導其性

已。

守沙王仙臨東台道院訓曰。從來建大功成偉業者。不恒則無以識萬物之機。不忍則無以應萬事之變。恒乎中庸。則爲賢聖。恒乎技巧。則爲極般。然苟無忍以濟之。遇事之紛然難圖者。其心必自阻。而萬物之機於是乎不能盡識。藉曰忍矣。過則爲茶弱而流。不及則悻悻見於面。過與不及。厥失惟均。豈猶望其有恒哉。惟忍得乎中。始可持之以恒。足以應萬事之變而有餘。嗚呼。風俗澆漓。人多趨異。求其恒守吾道。堅忍厥心。不爲橫議曲行所蔽者。蓋寥寥乎難之。曲院諸方。恒者固所在多有。忍者實罕觀其人。此皆平日未嘗修養使然。果能善自修養。則恒人之所難恒。忍人之所難忍。吾將於諸方見之已。外誘重重。彼焉能挽我哉。

已。各方知之悟之可耳。

和聖訓曰。和美德也。諂惡德也。然二者有相似之點焉。當言而謙。其相似之點一也。當爭而讓。其相似之點二也。當逆來而順受。其相似之點三也。當拂意而忍耐。其相似之點四也。他若……終日奔馳不倦。或終夜伺候為謹。皆其相似之甚者也。是為得不有以辨之。吾見夫世之諂者。同一謙也。因人而異焉。同一讓也。因人而異焉。同一順與忍也。因人而異焉。有貧富之判焉。有貴賤之別焉。當其巧於詞而悅於色也。特持以為媚上之贊耳。以此為德。惡莫大焉。若夫和之為德。仁之根也。慈之基也。愛其父母則和。愛其昆季則和。愛其路人則和。愛其仇人則和。和則無所惑。而無所不和焉。神人護持焉。百魔却走焉。慈航與寶筏。不濟於河。而濟於和焉。謂之仁之根。慈之基。嚆曰不宜。

老君訓曰。從來禍報者皆由於橫取。福報者莫過於吃虧。如是則吃虧二字。當然永久佩之。弗拋棄之。每謂暗中捨暗中來。未見確真。於是則傳家刻薄。待物欺奸。舉動詭譎。心田詭譎。無論何等事業。總要佔幾分便宜。心中方快。於此則欺內欺外。欺遠欺近。欺地欺天。長此相欺。致召家庭不順。逆事橫侵。又奚益哉。願識者早為警心。勿待物極而返。速為回首。勿俟數極害生。各方細思省之。

尙真人訓曰。泰伯讓天下。不求人知。曲全孝義。其至德無以復加。東吳採藥。西山食薇。並垂不朽。今之人處於社之間。有爭無讓。不知對於古人有愧心否。其薄德薄行。大都於名利關頭。

未能打破。無讓者必無禮。夫子言恭必以禮。慎必以禮。勇與直亦必以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學者不可不知禮也。君子守仁讓之風。而躬行必自親親始。上篤於親。下亦篤於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求舊者厚道也。民風仁厚。則無薄行。曾子謹身節用。以養其親。知事親為大。守身為大。臨淵履冰之戒。曾子敬謹如是。而今世之人。背禮忘義。好勇鬥狠。不知修身。虧體辱親。其不孝不待言矣。敬子不知保身。而有遺親憂者。曾子以將死言善易之。欲其修身莊敬。故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三者告之。是修身之要。亦不可自誇其能。與人較量是非。又言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虛懷若谷。能容人之過。雖犯不較。今人則不然。自恃自傲。自護其短。有觸即怒。隨事計較。全無涵養。欲知道者。未之聞也。仁為己任之君子。不論窮達。窮則能守仁。雖至死不變。達則臨大節。視死如歸。不奪其志。至於託孤寄命。君子之才。特餘未耳。人能涵養有素。其得力於禮樂者深矣。惟人類不齊。有義禮之勇。有血氣之勇。血氣之勇者。必疾已貧。不安分而非矣。義禮之勇者。正氣塞兩間。雖百折不回。窮餓終身而無悔。其有禮必

有仁。見人之不仁。憐恤之。教誨之。欲其回心而後可。若疾惡過嚴。變起旦夕矣。又曰。道不可有爭。有爭非道。道不可無爭。無爭不與。爭之於道。關係重已。爭而公。君子不足病。偏則近乎私。是故辦道者甯不爭。不可稍存意氣。意氣之爭。爭而得。怨者多。爭而不得。反足道譏。於己何益。於道無補也。道之爭在無形。以讓為進。不爭而自爭也。諸子須察事之大小是非而爭。總以不爭為上。其共勉旃。

爭望又示。

尙仙云道無爭。此老祖之本旨也。爭固不可。諂亦非道也。諂非道。然驕亢人之大忌。若夫真正之道。全要不偏不倚。驕奢淫佚非道也。諂諛媚惑。更非道矣。諸子欲明道。吾有譬喻。至淺至易。如路者。趨險多有害。即不趨險而趨行捷徑小道。勢必走入壘廬。雖欲出而不可得焉。如果循大路而行。縱稍迂緩。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也。絕無危險之可言。爾各思之。謹記勿忽。切切。

慧真人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心存仁德謂之義。意氣之爭固不可。是心有所憶也。義氣之爭亦不可。因能明大義者。不待爭自得其平。不明大義者。爾雖以義爭。亦徒然耳。不但與事無補。反足以害義矣。故尙仙不曰義氣而曰意氣者。義且不可爭。何況意氣之爭耶。爾等細悟可耳。

現世之亂所以成者。既非朝夕之故。與一二人之力。使之然也。其最大遠因。實偏於物質之文明。致與生俱來之道德根性。從實際之研究。視爲空洞。無可把握。羣衆心理。於以一變。而入於強權競爭之途。遂以禮讓爲迂腐。不足恃以自保。乃各相率爲僞。逞巧詐以爲能事。此後紛擾之形象。遂以相尋而不已。不知禮讓之道德根性。實人人藉以永存者。凡人有禮與讓。則爭競之念。由剋制而不妄動。不妄動則無所謂爭競。如無爭競。以循乎自然之天命。以長養其生成。所以熙熙皞皞。與古爲徒。此乃無爲而治。又何有於亂哉。然而今之世人。欲其了然。不其難歟。是

可慨已。

韓仙退之訓曰。今有人焉。執拱壁而示諸途人曰。汝等與吾有同好乎。途人必曰。璧者寶也。寶無不貴。罕見爲珍。人孰不好焉。子能割愛以公諸同好乎。曰人之所好。其爲物也廣。吾必有以分之。其爲物也寡。欲分之而弗能得其平。况乎璧一而人衆。不有玉碎之害乎。途人曰。吾等與汝有同好。而天下人與吾等亦有同好。以一物之微。而見好於衆人。分之不可。碎之則珍。子何不以公好之物。而置諸公衆之地。使人得而見之。庶幾可以免小人懷璧之罪已。懷璧者。嚙然而從衆。是曰爭中之讓。又有人焉。執利刃而詢諸途人曰。子等與吾有同好乎。途人曰。利刃之爲物也。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以之護身。有力者攫之。而吾被害已。以之護家。盜衆我算。是資之以兵也。何好之可言乎。執利刃者曰。吾十有五而學。刀之鋒可以用而取。二十而學。鋒之可以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十而學。黑夜如入無敵之境。其傳乎神也。以衛身。其用乎精也。以資衣食。吾之所取者。皆從刃而得。吾之所蓄者。皆從刃而積。汝等不知其所以爲好。而又嚙嚙以辯其利害。是不知其刃之有用也。吾將執吾刃以試於諸子已。途人大怒。聚衆奪其刃而殺之。是謂爭中之害。夫璧同刃皆利也。一以柔貴。一以剛賤。其貴也。人皆知其所好。其賤也。人皆避其所避。好貴而公諸同好。其好也則讓已。人皆知其避。而我獨以其利。而用其爭。則鮮有不敗已。故曰。貴乎利者。利於衆。乃能貴於讓也。利乎賤者。用其利而利乎己。則爭斯賤已。即分內應得之利。雖弗與亦必同窮。而不爲盜衆之奪取。更不爲無賴之跪乞。庶幾其

所以爲利。無不合乎驥之貴已。若必以驥爲驥取。而得其利。未有不以己之利刃乎己者已。故君子以退爲進。雖讓中含爭。然能順其自然。守乎吾分。而取諸讓。庶乎爭皆爲讓已。爭讓皆易分。惟能先察個人之剛柔。是否能得其正。其爲利也。是否能取諸以公。則爭讓二字。不分而自分已。

濟佛訓曰。骨氣重者。氣節自豪。氣節豪者。每每有不如意事。何也。蓋其性之所賦者傲也。傲人者必招禍。自以其傲爲是。而行動之間。又以假謙虛自居者。更難禍之媒也。所以然者。人必以無能自居。乃克有其德。而不爲禍所戕已。古人云。傲骨嶙峋者。終不免於難。嶙峋者。山稜峯角之象也。山稜峯角不毛之地。俗所謂窮骨頭是也。窮者。窮盡之意也。雖山窮水盡。猶自傲然自大。其不立敗者。未之有也。所以人必有窮而謙也。謙字最難。少有不慎。即流爲諂字。諂之貌行於世。又不可也。故去傲之法。當以平爲上。居我之上者。如是而觀。下焉者亦如是而觀。則心必靜而無禍已。不然。以無才而行其傲者。其身必殃。以有才而行其傲者。其後必亡。有斯二者。必以其無所能之行動而素其身。則道乃克正已。正乎身猶恐不能避無形之患。所以君子終日乾乾惕厲者也。學道之士。其心必先存我不如人之心。而遇事得乎其決。斯可已。道者人皆能學。惟成者甚難。何也。人少有進益。即自謂無出我之右者。其終弗能成者。亦由乎此也。行善之士。有以小善爲不足爲者。有以善行無我若者。我之善行。行與弗行。皆是也。二者因其有驕矜之心在乎其中故也。是傲者骨中之利刃。諂者氣中之戈矛。各各能從斯以味之。庶幾無大

過已。

岳聖訓曰。人有自是之見。則觸發無滿意之場。此皆謙德不養於素。煩惱所以來也。

師道所以講真空。不徒不入於枯頑之趣。而以中和爲修持之本者。正入世無有無之諦也。癡人癡福。自古信然。當癡而不安於癡者。則天下多事已。諸方修養功候。當以自謙爲主。忍讓爲用。苟得其主。則運用無不得其正已。是以吾人之處世也。必量其才。待其時。而後應事接物。莫不中規。日用尋常。莫不由道。中規者其心必正。由道者其心必堅。心正而後身正。心堅而後志堅。身正則修也易。志堅則養也充。修乎易曰中庸。養乎充曰自然。中庸之功。自然有成。此大道之化人。不以強制爲功也。既從自然之功以爲修。則無所謂廢。無所謂舛。所謂大智若愚者。不其然乎。修者若是。而處世何莫不然。蓋必心存乎正。而後乃可有爲。志存乎堅。而後乃能有爲。尺有所短者。寸有所長者。議之有餘也。故七尺之軀。容膝爲安。大廈千間。果何益於身形。人人能悟及此理。而原乎自然之謙忍。則衆人歸之已。君子之道。不以其勢爲爭者。德有容也。不以其強爲力者。留有餘地也。容德乃大。有餘乃寬。寬大出於自然。在修爲聖已。諸方之於修也。各以其力而守乎自然。雖愚必明。雖癡必智。然而各各之心不能一而貫之者。是其心之容未能大也。留之地未能寬也。只要大處着眼。寬處待人。則無不合於自然。而所謂厚福。必不期而自至已。何也。在於修養之功。無時或已。慎獨之謙。時時存之。則久之又久。功夫自純。而天道人道。一旦有所豁然。必不至於隔越已。是修者既以天道爲功。而不與人爭。

厚福自結長已。不過知其理者少。即或不昧。而遇事仍有所惑者。是時候仍有弗純之處。必深自警惕。而後不為惑所惑已。

老祖之創道渡世。以平庸為功者。使諸方明其理以自修。而化其氣質。去其渣滓也。己身之靈不昧。而後乃能渡人。是不能不謙方。必厚以待人。嚴以律己。而後可望大成也。若為匹夫之怒。而不能有所忍。不但不能修養。即處世亦不可也。各各善悟斯理。則道以內無間已。道以外可行已。奚必癡而後得其厚福哉。各各慎旃。

默真人訓曰。天之變也。人心之所感召也。人好亂則天降禍。非天樂禍。而世之所以不治者。實人不厭亂使之也。今當上元初啓。人心回向於善。機少轉已。轉機者。烝化之也。而能向善與否。仍必視乎氣之果克運復與否以斷之也。氣能運復。則與先烝充接。以凝聚而見圓明。圓明既見。則烝氣交融。無往而弗化純已。其運復之功。實繫於人。故在今日而欲有為於世。要非虔修其氣。弗得運旋而使充復。以施其化也。孟子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蓋以此耳。默於世途多所落。非驕也。以人之所以為人。非正弗立。正無所偏。既隨處不事阿曲。人之視我。將不旁議其傲慢。不知傲慢之容。非守正者之所宜有也。故君子不黨。而又和而不流。是可以明乎守正之道已。惟長袖善舞者。復難率為語此也。諸方現各修道。苟能養其氣。以規於正。守而弗失。以期其運旋。而充接於先烝。而施其化。不驕不謫。則道之所以修者。靡時可以去乎吾身。化其所化。人心同正。而禍機自息。世亂亦不難有以平之已。

師之期望諸方之為修者如此。還宜身體而力進。庶不負師所殷盼已。勉之勉之。

知止知足

老觀訓曰。大地烟霧。變於其形。而難定於源。可慨也。惟吾修子。知善能從。去惡不吝者。將克於不定之中。獨安其靜也。否則遷性味靈。輪界弗空。足為生靈憂也。吾不忍言。所願知時知變。知通知化之士。各各慎養善充。自破惡障而已。吾觀羣類墮落不已。至為憫惻。其目墮落。固非有何不得已也。或因智巧之靈失其正守。或由魄感之魔肆於有隙。不守而有其隙。皆身逐於物而耽幻為樂之過也。是乃人人易悟而終罕了覺者也。世障深而清靈蔽於不自知之間。而猶以其知為知。於是各以所知相戕相賊。造成因果循環之數。至於無一能以自脫。不亦悲夫。故人之貴修。不貴修知。而要在知其知之所止。修而返之於醇樸之域。此身不隨物惑昏迷。是乃知止。是乃真知。智巧云乎哉。諸子細悟可耳。世亂日亟。以人之知弗知知止為之源也。苟欲塞源以定亂。弭劫而度身。其在止之知。而不以不止為知。斯可已。

慧真人訓曰。道可聞而不可即者。一欲字為之問耳。夫欲生於貪。貪生於不知足也。嗟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山有時而崩。川有時而竭。皇皇天地。尚無至足之境。藐藐茲人。甯有至足之樂乎。然至足之樂。未嘗無之。特視其人能否看得透。守得住。耐得久。而進於自然也。能進於自然者。則真樂在焉。如孔門顏子陋巷何慮。簞瓢何憂。蓋其中有真樂在焉。身外一切皆煙雲耳。今諸方於入道之初。欲得道之門徑。當從知足入手。能知足則欲克貪泯已。今於封沙最後一訓。諸方其各勉之。

唉。知止不殆。知足不辱。民止邦讒。鳥止丘隅。物且知止。况於人乎。程子曰。人心必有止。止乎心。則可盡性明德。止乎境。則可正待時。止乎死。則可了生達死。止乎苦。則可增益廉窮。止乎非。則可遠怨損嫉。止乎險。則可行危而順。人心不知所止。隨物欲是競。妄念不息。則干戈相尋。終無已時。雖曰天數。豈非人為。諸子既列門牆。當以化劫為任。而化之之要。首在各止其止。各虛其虛。勿行險以圖功。須素位而將事。庶無謂之紛爭。可消弭於萬一也。其各細審是囑。

孚聖訓曰。書曰。福莫大於知足。禍莫大於無厭。於今日之時事證之已。人之福也。非天之所欲予。自求之也。禍亦然耳。人能能以我之心。而度他人之心。我欲者人如何。我弗欲者人如何。循環以思。不和者相已。不解者解已。不成者成已。不安者安已。又有爭城。殺人盈城。爭野殺。人盈野之慘劇哉。噫嘻。即不以衆生之生為生。第恐亦不能以永己之生已。雖云數之所在。有劫難逃。要能體天好生之德。抑己之肆。修己之德。全彼芸芸之生。未始非一德也。惜人不自知其足耳。又何怪乎禍之迫於眉睫哉。望諸子以空洞之靈。順天以和事。則將來救斯濁世。脫衆生於水火者。皆諸子之力也。各各勉之。

人世春秋。其得安享者。能有幾何。而煩惱因緣。由所享之中而輪轉苦趣。在有生之日。誰又活覺。而明其所以然。知其何所不然哉。不知其然。故沉湎於現享。而弗識享之有限。以終墮於苦趣之輪轉中已。道之貴修。即在人得為人應享之中。明其所享之由。而節其欲享之念。於是心

知所止。知止則無或殆。不殆於身。而身之修也。皆在止境。止而有進。其進於道。日即而罔或離。不離乎道。則應享之春秋。胥從冥漠不自知之中。而延長其享之日已。不然。雖極人事之保持。而心弗恬。氣弗定。精神動隨心氣之浮蕩而游散無適。欲其身之終無所苦。而克樂乎天年。其不易期。不寧惟是。生既樂不能樂。死且苦難逃苦。佛氏天堂地獄之說。非天之爲人設堂。地之爲人置獄。而當獄分享之樂與苦。蓋皆人之在生。能知其生而明所死。修其生死之關。而出乎造化之外。斯無生死之累心。而多得自在已。非然者。心欲天堂而生享之。死則地獄之苦身嘗之矣。何也。不知止之過也。有志修道者尙其審諸。

人生於世。惟貪字爲害最大。所以道德經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旨哉言乎。吾嘗觀世之未富求富。已富求極。終日勞勞。左籌右算。非聚天下之財積於吾手不止也。由是種種非禮非義之爲。妨人害人之舉。使盡奸巧而謀佔之。殊不知人心愈貪。天心愈厭。人手愈疎。天罰愈嚴。悖而入亦悖而出。禍不旋踵而來矣。又見有貴求貴。已貴求極。寤寐惶惶。勞精勞神。非極人世之爵尊於吾身不止也。由是種種鑽營求利之行。卑鄙齷齪之心。設盡機謀而遂其欲。殊不知爾爾雖高。天視則卑。爾心雖巧。天怒愈甚。居高位以速官謫。害必反掌而至矣。由是觀之。人生福祿。自有前定。非可妄貪妄求也。須知貪乃禍之根。害則貪之果也。人能知足知止。斯可不辱不殆。此皆世之貪之大者。其有貪之小者。貪酒傷酒。貪色死色。貪財損財。貪氣絕氣。一言蔽之。貪無大小。其害一也。莫謂貪之大者宜戒小者不妨忽之。凡吾在道諸方。首宜明白斯理。消除妄念。

。濫盡貪心。然後可以言修旨也。其各悟之勉之。

夫人生於世界。最貴知足。故語有之曰。知足常樂。榮啓期有三樂。李如拙有五知。總之三樂也。五知也。不離乎知足之道者近是。吾退之旨無他。亦非將知足之功夫。做到極處。不能不萌貪念。不萌貪念。方能無意外之虞。所謂安貧樂道。即此旨也。吾見夫古之人能知足者。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而顏子因知足也。不改其樂。衣敝履穿。人間何其樂。而莊子因知足也。不知其德。此二者者。皆深得大道者。因其能知足所以樂。因其樂所以得道爲最深。修道者。須知知足之功夫不易得也。苟能得之。道將成矣。吾見夫不知足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爲人君者可。以知足矣。然猶以爲未足。而廣求長生之術焉。於是乎天下不治。贊拜不名。入朝不趨。爲人臣者。可以知足矣。然猶以爲不足。而謀奪正統之位焉。於是乎己身不保。不知足者。鮮能有終也。知足之樂如此。不知足之害又如此。而乃豈可忽諸。至於辟穀學道。從赤松游。泛舟五湖。隱姓陶朱。此二者者。皆功成身退。名利不貪。非常人之所能及。更非常人之所能效法也。吾道中人。能不受名權利鎖之束縛。順其自然而行之。貧能安其貧。富不益求富。則庶乎近於道矣。

董仙仲舒謂曰。大凡人之不知足者。是欲望太奢也。如能以素自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不以富貴驕。不以貧賤恥。不以患難慮。行所當行。不介於懷。將身看得假。將退看得真。即富門石崇。貧如原憲。亦無入而不自得也。何不足之有哉。若見與而恥。

馬。義昂而惡繁。則日力求之而不得。刻刻思之而不見。必心煩意亂。不知所措焉。有自足之日哉。可憐也夫。

周仙源溪訓曰嗚呼。世人之迷也。迷於財利。而因財賈禍者有之。迷於私欲。而徇私忘身者有之。此何故哉。蓋不知足也。夫人之一身。榮枯得失。富貴貧賤。何莫非天之所定。命之所造。有生以來。默默中早爲之所矣。何有乎不足。何有乎不知足。人心而多貪也。貪則妄。妄則癡。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圖榮爵。榮爵而望子孫。子孫而思賢美。心滿意足。而又想長生在世。成不朽身。種種妄想。誠可笑也。迨至一棺長蓋。萬事皆虛。始知夢幻泡影。終非真局。噫。人何迷之甚也。易言乎知足。身有境遇。卻察異之。已有位置。優劣別之。俱有可足之迫。即寓有知足之理。安其所固有。樂其所自得。無妄分以干求。無貪殘以悖道。知命樂天。安分守己。其受用者廣。而憂患遠矣。雖然。唯知足者能之。

參悟六箴

謹按

老祖真經經首。有守實。誠惡。去惡。守寂。居誠。警思。六箴。重在坐悟。茲將六箴分次錄入。再擇增訓之可以發明箴內餘蘊者。分輯於各箴之後。以資參證。

第一守實箴曰。非莽渾渾。一元爲始。少壯而老。實質潛消。真虛不集。諸鉛無道。溜溜日月。不動不搖。惑者其霜。藥物維黃。能閑其邪。能去其華。冲冲果抱。永實其將。(將作未來講)吾道不墜。(就是時時刻刻有一將字無難無了)實在田疆。(田疆丹圃也)

老祖訓曰。今人質薄而靈多傷。氣浮而情易動。慾無以寧。忿亦莫懲。不得寧慾懲忿之守。於是觸皆障。性腎因障而自蔽。不克時自啓沃。以充其量。而晶結其明已。故吾降化。首示蒸功而傳經旨。蒸功所在。本無無之體。而從有以煉者也。煉有還無。得無爲有。其諦雖玄。而爲理甚顯。所以爲修。純在能悟。悟境之道。不出日用倫常之間。而其所以達道。則舍此莫由也。人每視道爲迂且闊。非道之迂闊也。不知所悟而精於修。離日用倫常而獨以道爲另一事。以此修之者多。而得之者恒寡已。弗識道之云者。本無其名。而有名皆道也。不就有名而悟修人無。則顛倒捉摸。何在克見其真。乃以不見乎真而謂之難修。是皆情隨質障而性爲心昧之失也。夫古來修者之志於道。未有不切身以自尋悟斯道之真。乃得由身之修而見之也。今人則多不然。平居之於道也。若或漠不相涉者然。於是動止云爲之際。幾無一息能本天性之真。而惟心情以自馳放。

於道雖通。而身之所有。終成因果靈物。以隨輪劫而未有超脫。良可哀也。大抵今人之病。多於世障。染之深而滯之不易耳。欲去斯病。貴能養氣。氣沖於和。則烝乃以固。烝固於中。而性自定。性定自明。自明其性。則堅修堅進。質之清者必轉而厚。質厚則氣不易洩。精以之聚。神以之完。氣與精神三者不渙。後天之神命賴以爲立。立身命而益進修。先天賦性。自不至由氣傷靈。而促之昧蔽。以墮於無形已。吾道不廢傳之旨。現以世劫日重。藉之勵人爲修者。非吾自欲明道。乃欲人人於道之真切身悟養。使明於身而昌乎世。保人類於世運極剝之時。留元氣而永生機也。人之含氣。乃以有生。生之能養。必資乎氣。此生氣所以足貴。而人之貴有斯氣而靈於世者。在能養養之耳。養氣雖不一其功。而要不外心不放而已。不自放心。必知存誠。誠之於心。不過念之定耳。即吾焉修而兼及慈行者。意之所在。無非藉期人之內正其念。而堅其守。以廣其化度之行耳。所謂化度不盡爲人。實爲己之學之本也。苟知所本而充修力。則烝含於心。無在不平。亦無在不得其養。不然。舍本求末。將必無觸不動。動即成障。傷靈靈而昧性真。此其大失也。願吾修子各各深審。而思所以修養。吾道昌明。亦即諸子自進之功有在也。妙奧之妙。木石可以同登。足知道之無限。以人之靈。果不無限。則何修弗得。諸子勉之可耳。

尙真人訓曰。嗟夫。今何時乎。人心詐僞。視爲固然。父兄親友之周旋。農工商賈之交接。幾無有相見以天者。直一機械之世界也。世道如此。尙忍言哉。吾師憫之。道院宏開。飛鸞布化。婆心苦口。至再至三。總欲人之崇實而已。實之爲道。如築室然。

密其其礎。固其垣墉。而後架棟成樑。乃不憂其傾覆。此堅實之意也。如樹木然。深其根底。厚其栽培。而後烈雨暴風。乃不虞其搖動。此篤實之意也。且地實也。故能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山亦實也。故能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人能言忠信。行篤敬。處處腳踏實地。自然可以任重致遠。投巖遠大不難矣。故達而在上。處常則垂紳擗笏。措天下於久安。處變則寄命託孤。臨大節而不奪。即窮而在下。近則光輝親炙。可垂範於一鄉。遠則風教流傳。足興感於千里。非然者。虛則浮。浮則不堅。不堅則不能負重。僞則幻。幻則不真。不真則不能持久。故當錯節盤根之會。斷難貞固而不搖。遇危疑震撼之交。尤必倉皇而失措。皆由於崇實之道未盡。故現象至於如此也。入道諸子。苟欲挽世界之潮流。作中流之砥柱。而卓然有以自立者。尙其三復斯言。勉力以奔赴之也。

轉仙退之訓曰。神而明之之謂空。誠而行之之謂實。二者有相須之股。亦有相濟之妙。蓋人之生也。有形必有命。有命斯有性。性隨命而止。命賦性而成。其間實實空空。莫不以命爲轉移。而爲其轉旋之司令。又繫乎心。然則心焉者。誠爲一身之主宰也。夫人生在世。既以心爲主宰。則凡處世接物。何者爲空。何者爲實。自無不以主宰之認定。而爲其取舍也。但空有真空。有非真空。實有當實。有不當實。一有不慎。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聖之爲聖。凡之爲凡。全在此一點。認定之識力耳。凡衆者流。心無遠慮。往往囿於習俗。縱欲逞私。實其所不當實。迨至性靈耗。身命俱盡。空亦所謂非真空矣。是以聖人垂教。必以忠信爲教範其心。禮樂政刑擴其志。心有所

範。則聲色貨利。一切惑亂心志之動作。方知有所節制。志有所擴。則治國平天下。舉凡明德親民之事業。悉得有所措施。如此爲其所當爲。潛修得得。乃能循序漸進。以至無所爲而爲。所謂誠意正心。固不難知止於至善。至若寂滅清淨之旨。皆無非爲補偏救弊而作。因勢利導。具有深心。而其所以爲修者。初亦未嘗不自制心立行爲入手功夫。故各聖立言雖殊。而達道一也。一者何。盡其心而已矣。心盡而性復。性復而真空自有所在。惟是知止知歸之境。必先實其所當實。而後空得其真空。否則高談玄妙。罔識本源。又何從說。是在吾人之誠而行之。神而明之耳。有志求道者。曷不深長思之。

第二誠惡說曰。煌煌帝集（集基字也不作合字解）萬惡是贗。唯善是存。福業日繁。日十二時。所作何事。宅窮自省。萬邪俱滅。審言求教。上帝是允。何況潛修。又孰得囿乎纓障。

老祖訓曰。善惡異途。德孽各端。故作善者。其心日正。其德日新。作惡者。非其心之不正於初也。特以利欲惑之。而其孽緣乃爲之障已。故曰一念之起。善惡是分。分乎善惡。而後風化乃正。人心乃挽已。是趨於善者。非天故能厚之也。其心有善緣之種福根耳。趨於惡者。非天故能惡之也。實其心自種禍根耳。禍福之機。伏於隱微。而發於無端。乃能使世人警惕於無形者。因道之化人。不能不從無形以正乎有形也。善之機動。其動也綿。惡之機動。其動也迅。故得一善而恐失之。行一不善。而悔之若不及。皆發於心者也。其心有所懼。則知所悔。知所悔則知所改已。人能悔惡改過。則善心仍可復其初已。故曰。人孰無過。其過也諱。則其過乃爲真過。其過也

悔。故不爲過已。悔諱之分。起於幾希之間。以無過爲是者。其心必不能悔。以吾過爲恥者。其人有過終不能諱已。是人之諱惡也。非名利之欲障有以蔽之。即心不是人之所是而自以爲是者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則過也將移而爲惡已。故曰過極則惡。惡極則孽障生。孽障生則禍即隨之已。禍起於心。人人得而知之已。其所以起於心。與夫心之所以能悔過而弭禍者。皆有所本已。人之生也。其性本清。性清而心正。心正斯無邪惡。故物欲無所染。及性天日蔽。性乃不清。而心之正者。將爲物欲所惑已。物欲之惑人也。因其所好惡而定其標本。蓋人之性。孰不欲其所好。好之者深即爲嗜。嗜欲既深。而禍機伏已。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弭禍亦莫善於寡欲。寡欲即寡過。寡過則吾之身心性命得安其天已。是以君子必先責乎己者。以人誰無過。能時時誠之。尚恐未能洗滌淨盡。故必日日新之。時時新之。新其德而後全其性。全其性而後安其命。安其命而後正其心。正其心者。則過可以寡已。即或有毫厘之妄慮。念起即止。此聖者之所以弭禍於無形也。故曰不與人爭。其過日寡。不與己利。其惡自除。見一善行。雖小而積爲之。則成其大已。惟願諸方內功之餘。外行雖小。可以積其大成。而助乎內功也。各各勉力而行。庶乎可以知其真旨。而弭禍於無形。化劫於未來已。慎旃。

人之初生。其性本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始終之時皆善。而獨壯之時不善。何也。蓋離乎本也。然人窮則反乎本。故勞苦倦極即呼天。疾病慘澹即呼父母。其呼天與父母之時。其心最善。是不得意之時也。如得意之人。每聞談因果或善惡者。必不願聞。是不窮即忘本矣。噫。染白

絲也。可以黃可以黑。遇歧路也。可以南可以北。鳥得不與人之怨戾乎。孟軻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是言也。乃論人之根本。是以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水之流者必鑿其泉源。是人生於世界。莫忘初生之本善。及其壯也。須時念將死之言。必無不善矣。然爲善與爲善不同。若有力者。易於爲善。間以財施。雖善亦僅爲小善。無力者若爲善。是爲真善。以善爲樂者。可謂善。或勉強而行之者。是不出乎天性。非發於本心。亦不得謂之善。可知善字難作。諸方留意焉。

人生泡幻。爲歡幾何。是以立道之旨。惟善是從。俾衆生各得其所。各樂其業。而無所爭。夫然後世可呈昇平之象。而衆生克登彼岸。而免災劫之苦也。然衆生誰不知善之爲善耶。誰不知惡之爲惡耶。而其知也不難。其身體力行也則易忽焉。是爲可慨耳。故吾願各方本知行合一之意。而堅持到底。則吾道與有賴已。各方勉諸。

曷言乎過惡。過惡之形相究竟若何。則求之於外表。何若求之於內蘊。較爲切實。吾人撫衷自省。不能自覺。心內紛紛。憧擾莫可統一。對於良知良能之命令。不能順從。而忿念時起。則無檢束。惟孜孜於一己之利益。雖與社會之公理相衝突。亦不之顧。他人迫切求助之呼聲。尙不欲聞。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未知其所由託。仁義禮智溫良恭儉。亦不明其所從來。因心有虧。一言及善。即夷然不樂。若此爲過惡。質言之。過惡者自私自棄。人欲勝天理也。絕滅人窮之福利。違背大道之公法。甘心自絕於生活之境。而遺潔白之身於污穢。故過惡者。實人生之大病。欲使

身體清潔。流芳不朽。厥惟自修自悟而已。願諸方悉防此病。莫令纏身爲至要耳。勉之遑旃。展聖子禽訓曰。人不患有過惡。惟患有過惡而不能去也。如能去之。不特不爲過。抑且爲修善之基焉。何以故。孔子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又云過則勿憚改。可知過非即惡。惟視其能改與否耳。顏子不貳過。故成大賢。今人有過惡。恐人知之。自加掩飾。故其過惡日深。始而由小過而大過。由小惡而大惡。至於不能掩飾之時。人皆知之。無可自逃。浩劫之造。罔不由此。人果能改過自新。雖惡人亦能成善人。俗云。前半世爲善人。後半世作惡事。終成惡人。前半世行惡事。後半世作善事。終成善人。此即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人莫不有良心也。其惡者良心爲私欲所蔽故耳。如能以善導之。以道教之。其良心亦可復初。終可成善。

老祖普拯大道。即去私欲挽良心之利器也。人欲出劫網而登樂土。其速入吾道。欲不甘惡名而成善士。其速入吾道。勿以已有過惡。不敢進吾道。吾道全爲惡人太多傳佈也。如天下皆是善人。又胡用此道爲哉。天下皆成善人。則自然合於道矣。不善者速去其惡。已善者更加勉力。則劫不期出而自出矣。惡不期無而自無矣。吾故云。去惡即可成善也。

慧真人訓曰。將傾之臺。必先自叛而後委。偃圯之廈。必先自解而後覆。觀乎松柏有心。貫乎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觀彼紅紫無精。(守沙仙張註。紅紫者浮花也。無松柏之精矣。故其過秋而糜也。)遇寒霜而頽廢質枯。此雖因其質質既異。而秉賦不同。亦因其所得所行之不同有以致之也。吾人行道亦猶是耳。然人自秉受天地之氣之精。所得備者而感亦必全。雖與萬物一胞所有。

而其修養之行不同也。人身之所動。氣爲之使。心之所動。腦爲之主。是以善悟則善。而其氣清上衝於腦海。而精神凝。所得者在上。惡悟則惡。而其氣濁下降於黑潭。而精神渾。所得者在下。是以人之善惡。行之信僞。無不以心悟之清濁爲定也。而他人之評判。已靈之昇墜。均於己心之動是分已。

天地間之樂境。爲善最樂。然善有真僞之分。樂亦有虛實之別。真善不在貧富。縱貧無立錫。但求心之所安。隨地方便。一言一力。皆爲之善。不必拘拘於金錢。故志於道。雖簞食瓢飲。其樂融融。實非常人所能望其肩背。若夫僞善之流則反是已。貌追心遠。言大而誇。一文之善。非名不作。一言之助。非報不爲。口口言善。似頗動聽。而心舉念。惟利是視。但知一己之私。不識道德何解。在彼自鳴得意。以爲假我之靈。亦可作欺世之語。殊不知冥冥自有定論。樂在一時。而其實良苦矣。我道近雖風行。而此等修方。在在皆是。深願諸方及早省悟。勉爲其道。不必自作聰明。須知人生百年。剎那間耳。多種一番善因。則爲後人多留一分餘地。其各勉之悟之。並將此訓即日傳佈各院知之。

李聖訓曰。善業日興。惡緣乃墜。惟善是依。乃有真因。惟惡日作。乃墮爾靈。故有一念之間。而善惡是判者已。若夫道之爲道。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從一念之正偏而善惡分途。昭然如物外之真色空已。是以有其聲者。必有其響。有其形者。必有其影。聲響形影。皆從氣靈定其魂魄已。故曰道由於正。善乃日興。道由乎偏。惡乃傷靈。是則正吾之心。而後正路之由。可以得其

真旨已。諸方各各以道之所在。而定其正念。則無是非。無毀譽。無升降。無清濁。均化於善業之正。要在以平之中寓乎其真。庶幾可以不爲惡緣所墮。斯則道之所由。無弗由乎正已。其各勉旃。

周仙籙溪訓曰。善者自善。惡者自惡。善惡乃一氣之渾然。未分之時。本無其名。至有名則善惡分焉。俱善何必名。以有善必有惡。無惡何必分。以有人乃有物。無人何用物爲。是以天地之生物也。莫不有妙意存焉。人爲萬物之靈。其他若植若動若礦。罔不爲人使用。而使用權利之大小。及被使用之分量輕重。皆視善惡之程度以爲衡。是以人類之中。必有善惡之不齊。以資造化之權用者也。大善則超出輪迴。不受劫劫。小善則託生福地。不受飢寒。若惡人之轉生也。則降而爲動物。如走者飛者潛者蟄者之類。充滿宇宙。此皆供養人之用者也。若天下之人。俱成大善。則化紅塵世界爲極樂世界。無天人之分。無人物之別。則無所謂如今日之善惡人物種種區別已。噫。談何容易哉。

第三去愚蔽曰。(愚作迂字解。正與李耳大智若愚反合乎旨也)瀛瀛兩地。合流跨影。不仙不聖。不禪不神。也有天梯。可以同登。也有迷津。墮入地獄。禮齋頂參。實爲至愚。化乾返坤。止乎下明。一羣鳥。在網出網。雖愚不愚。在籠出籠。雖困必明。陰結陽開。一縱一收。徒泥於此。烏得而脫去繫絙。

老祖訓曰。哈哈。天氣晴明。諸方肅立。吾老人有言。諸方聽訓。大凡各院籍方纂方。各生疑念

。皆氣質不清之故也。吾有變化氣質之訓。人皆莫天地之氣而生。天性本善。不過稟受之氣。有厚有薄。陰陽錯雜。善惡不同耳。得氣厚者。生善良。仙佛至人君子所稟氣質。陽明正大。故生為善人。死為仙佛。得氣薄者。生淫惡。盜賊奸險小人所稟氣質陰霾。故生為愚昧。死墜沉淪。世人生時。當變化氣質。為生前死後之安排。豈不有餘孽。死有餘殃。若欲超脫死後之害。須由生前之作爲。人能化其氣質。退去陰霾。全返陽明。自然光華照曜。幽冥中亦生光焉。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而日日有發焉。如魚過石門。有成龍之慶。螭蜥蛻化。有登高之鳴。物類猶能。人何不化去渣滓。全復陽明。成道德君子哉。

夫猶是人也。何謂之性。猶是性也。何養之爲。蓋天時無冬晦。則四序何以成。地道非江河。則萬流何以匯。乾動坤靜之理。皆由運量而大其功能。覆載高厚之原。皆由涵蓄而施其化育。養性之義。其類是乎。獨是人性皆善也。仁義禮智生於性。元善大德賦於性。修齊治平本於性。萬善咸賅。性之體也。四德皆備。性之木也。而猶待於養之者何哉。蓋渾然初基。一團靈氣。淵淵穆穆。靜則不露其端。動則悉中其節。至精至粹。一先天本來之太極也。迨知識日開。斯真純日漓。人事日擾。斯貞元日浮。是以盡善之基。不敵於嗜慾。清靈之體。受制於外緣。故養之爲功。不可稍緩者也。然而養非逸豫之謂也。非虛寂之謂也。必先養其先天之氣。而不雜於俗情。養其固有之良。而不牽於外欲。誠意正心。使之養其志向。讀書窮理。使之養其神明。蓄之愈深。斯守之愈固。治之愈密。斯葆之愈堅。如植美花。融水以滋其暢茂。如攻美玉。待石以消其渣滓。斯

性之能復而能率者。皆養之功也。其各懷之。

吾道渡世。所以期化同而皆歸於仁耳。是在修者各本良知以爲之導。乃克漸臻於魯也。其所以導。必先自養。持於其堅。乃克有恒。有於其恒。乃克致遠。是故不偏一是。不趨一途。不執一見。不滯一行。始見其功。功之有弊。乃能明其大而施於宏。厥要惟在於有容。蓋容無窮。斯化無弗化。此天地之所以爲洪爐。而無在不見其造化也。所願諸方日求心境之寬。時養涵宏之氣。毋以所見而囿其見。毋以所趨而隨其趨。毋以所是而定其是。毋以所行而縱其行。總當刻刻審量。處於中道。而容以爲施化之地。庶乎導之前也。靡弗同至於至正之軌。而入於微妙之域。修以此修。身無所累。而靈明啓沃。味感思或能侵。真實見乎其功已。願各加勉。至囑至望。

鶴鳴溫公訓曰。惑有界說。人不得而覺者。是其惑界。及其已覺。而惑城自破。今是昨非。血定氣平。皆覺境也。今非昨是。血勝氣旺。皆惑境也。人生以後。固無一人不在惑界之中。鮮有覺隨生來。不爲惑牽者也。觀夫聰明睿智。生而穎悟。慧根之深。其來有自。一入繁麗之境。能坦然自處者。覺性之堅。可爲身體外物之中。一歸寂靜。豁然自居。不收外侵。可爲腦內用化之質。百折如是。千鍾如是。性覺之根本。不失乎一毫之差。不染夫一絲之微。天地不變。吾之覺亦不變。惑焉能阻我以行。惑焉能禁我以止。誘設不入。舍魔自遠。乘機之際。魄崇靈精。皆爲覺雷所擊。不爲惑媚所迎。然後人之立身處世。皆可不滅本來覺性。歸身天地以外。固無絲毫痛苦。樂央央兮如鶴在雲。思飄飄兮如帆馭風。登天非仙。遊山非神。駐地非鬼。主人非聖。皆由一覺

不惑而來。惑輕意動。覺重知靜。二者無他辨已。

第四守寂箴曰。先動後靜。百有二紀。水未分。我尚冥然。火長水合。我靈復頑。天誕非我。

誕我者靈。其靈灝灝。不可轉移。不可收買。(非拾字作丹字義解。)一夜一晝。一動一靜。陽收陰放。乾起坤伏。誰生也是。誰滅也是。一輪日曜。寂焉常存。諸子觀化。此其入門。

老祖訓曰。乘靈而化育才天也。乘靈而生養者地也。乘靈而生之成之教之養之者人也。萬物生天地之間。其化育生養。又何嘗不爲靈所鼓盪。故其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皆靈之感化。順其自然。故其生也當生。長也當長。殺也當殺。藏也當藏。合乎四時之序。順其天道而行。若不當其時。日月錯其軌。寒暖違其序。是悖天地之道。靈亦因之而不正。是以天災地劫。層見疊出。皆以靈不正之故也。靈何在。充塞天地之間。人物之生育化養。何所不包。何所不載。則天地之不正。皆人心之不正也。萬物之善惡不正。亦人心之善惡不正也。人心之不正。何有甚於此哉。吾言蒸功。皆易修靈。靈之克修。在能圓明。而宏進化也。今日之世。何在不須化度。而化之者。若無圓轉之妙靈。身且自滯。又安得其運旋之能周普。此老人所以不得不從之。真基。而導諸子之慎自修培。以妙良圓靈。藉宏度化也。靈之能圓在形。惟和斯聚。是又外行所當謹勉。以輔自養之或不足。此中消息雖微。而悟證莫不可得。諸子試就應事接物之際。既行而加以反省。步步不稍自寬。其間自見所以然之妙已。苟弗內外相維。以自勵進功。則一息或懈。其於修也。終難免得寸而失之累也。願諸子各各深審身得所修。道斯有賴已。望之望。

之

語有之。各有因緣莫義人。其能不羨。則心不歆動。自克安於性分。而固其命之立。今人多弗知此。輒隨目之所觸而動於心。精搖而氣走。魄魔遂逐其隙而乘之以肆。心既失主。性漓而不能守。於焉而爭攘起已。爭之相激。則命難兩全。不兩全。則靡弗互戕。試就擾攘場中放眼靜觀。果克堅立者其誰也。乃身之所處。猶且不知所警。而憬然以悟。亦至可慨。吾何官。吾不欲言。惟望修者守其性而安於命。命立性復。庶幾其可全身。而期有所補救於世也。各各遵勉。至要至要。

達摩佛訓曰

老祖道功。端在添素。添爲先天之母。故由添功可脫後天種種之作爲。功之入手。弗難乎坐。坐中求定。定乃得靜。靜中復還。真氣即與添合。添氣相守。三寶斯化。不假人事作爲。而空之真境。自能悟澈。此乃道中自然之序。非可強求。亦非倖致者。諸方求修以來。坐功多未實行。求道之本。先失之矣。切切勉遵。毋得慢視。

慧真人訓曰。結精爲晶。結氣爲炁。此修坐者所當知也。其精之所以爲晶者。由於神之相固。其氣之所以爲炁者。由於靈之相凝。故曰。添子氣母。而靈寓焉。結父晶女。而神固焉。以精氣之相化。由於靈神。而結爲晶炁。則丹田絳宮。將由坎構坤室。而爲爐治所鑄。以濟其妙珠已。是則修功之奧。守其真交。返其本來。凝息而坐。無不適已。各各修養不易成。其修尤難。必也以坐

爲生。而求其真境之所適。以去其幻境之相魔。夫然心之所向。耳之所聞。目之所視。鼻之所觸。口之所含。意之所起。無一不在至中之地。和於無聲無色無味無識無息之有聲有色有味有識有息已。各各當悟到極則必反。則知珠胎之結由於靜。而玄關動定之定游。亦莫不由靜極而動也。故曰。誰能出不由戶。靜之極之。而後知天地之關。死生之戶之所在已。各各以至虛之靈。至凝之神。化氣精而結靈晶。必由吾坐息之至誠。以相感格。則無形而有形。無聲而有聲。無色而有色。是皆從虛體空質。以修乎真性實命。性之所止。即命之所立。命立乎性。性明於坐。均在吾身外之身。有以濟其絳黑紅玄之功也。各各更當悟到無以形爲形。無以性爲性。無以命爲命。而後其真性真命。皆從是以生焉。不過各各之修坐。從妙靈默轉之功候。以寓夫身不爲身。而以氣精爲身之功。不但初步坐候當如是取法。即修到三度後四度前。亦不能離斯境也。各各更當知吾靈之不易復。吾神之不易消。吾性之不易反。吾命之不易立。庶乎不有所疑猜而自惑於其間已。諸方修功進益。必知虛中之實。不以實爲實。人天之間自相容融。而一切險惡障礙。貪嗔癡戀。皆能拋除淨盡。各各善悟斯理。以自勉於修也可。

慧真人訓曰。鏡鑑不明。塵其蔽之。樹木不靜。風其撓之。民生凋敝。禍亂殃之。命脈易喪。貪欲叛之。人欲保身。健康是宜。空諸色相。寡諸嗜慾。使延年益壽之階梯。於是乎有所立已。否則元陽不守。真炁易亡。惑亂七情。狂興六賊。而人生於是乎又不可道矣。况人生息於天地間。一晷一夜之呼吸。一動一靜之懸殊。起乾伏坤。放陰收陽。不知曾幾許。稍不審慎。則一念出於差

。萬事失其差。一念流於惡。萬事蹈其惡。身之禍福。數之修短。蓋亦莫不徵之於此。故有志求道之士。必先注重身之三寶。曰精與氣與神。然後再謂形與性與命。命也根本。性也枝莖。形也萌芽。此皆爲修道之要鍵。有此則心明性率。此德無有不備。壽無有不增。吾道坐重內功。亦即多本此旨。庶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也。諸方其各三昧斯言。斯合內功增修之竅矣。勉之勉之。

第五居誠箴曰。道之一途。萬修所歸。不僞不虛。由無爲而有爲。復有爲爲無爲。一心所篤。水火不避。虎豹不懼。辟荆走棘。入此險惡。鮮不中徂(喪道即喪己之虛靈也)。魂兮魄兮。一分一離。欲居吾誠。先求志一。志一道合。新晨曙色。一回不滅。

老祖訓曰。道也者。存先天而蔚後天。會一修萬。明心見性。引物而化。悟覺而生。敦倫守紀。止濁揚清。隱微而懼。慎危而安。無一非道。無一即道。知而化。順而修。求道必化。順道必思。子等能潛心玩索。可得天道之要。而後始可與言道也。今也吾道遍及行省。各地設院。知抱一同修。以宏道本。固不乏人。而意見紛歧。有梗道務。實占多數。誠爲大道前途隱憂。要知道在宇宙之間。靡所不包。靡所不化。其所以能包能化者。無非一字之功。故儒曰一貫。道曰一炁。釋曰一乘。耶曰一靈。回曰一真。萬善之功。會一而已。值此甲會初還。正羣力挽漚之秋。諸方能善體一功。堅恒不二。真靈永固。妙峯重開。是吾深望於諸子者。其各勉旃。勿忽勿懈。

吾道救世。非空談玄理。必人人從自身修正其心。內養既堅。外行斯彰。彰之於外。實由誠之於

內也。理相表裏。義明化育。生生不息之機。實寓乎此。故修者欲得真道。須力其慈。慈惠無窮。而道功日進已。功能自宏。妙始可觀。臻妙入微。造物之仁。心自具有。以斯仁而施於萬物。則心即道。道即心。二而一者也。諸子今各從吾求道。要必心繫於仁。開物成務。念念弗忘。庶幾慈施不倦。外表日彰。內修自增。於以言修。修乃不空。於以言化。化乃克昌。於以言道。道乃可成。須知身外無道。道在於心。心乎求之。不作虛想。不爲貌襲。則求可得。反是則雖求亦不過徒呈幻影。不足語道。抑且不足語修已。諸子其三復吾言。而清夜加以深省。或不至負吾殷殷誨勉之意耳。望之望之。

哈哈。靈光圓凝。進化日開。其中有能潛默悟養者。皆吾玄樞大成之器也。人身有成。出濁而登清者。純在堅苦平純之立其志也。以斯志而勵於修。乃能排萬障而超清輝也。靈本無無而有。其有也。寓乎衆生之形色而見也。人知所見之靈。而從虛以精悟。化實而參微。靡弗足以自進於吾樞之清。一或執滯。便以自限。非道限人。人之不知虛靈之修。而徒實惑是陷。此所以世代不乏修人。而或者終罕也。今日乃進修良會。亦人各易成之機遇也。何去何從。在人自擇。而去從之間。不過具念之誠或否以別之也。近人爲修。能於平居不失誠念者。甚不易觀。蓋逸豫遂情以流放其心。於是苦志不立。而身皆隨俗習以遷流。不知所返之途其安在已。吾觀世上芸芸之衆。何一不具本性。而能保其真者。千不獲一。是何以故。戀世之惑。而自甘魔阱。不思超脫。以爲身之實樂。較靈之清虛爲覺易耽耳。不知靈之清虛。乃有身之實樂。若以實樂之可耽。而忘其清虛

之修養。其又何異暗室思燈。而弗識求益膏油。不能長明。且必無從自明者已。衆生觀念顛倒。馴致劫刼之輪苦。比比然耳。是誠可惜。但望吾門修子。既見覺岸。務求攀登。先立苦志。益以精修。其於塵世一切。固未必終罕優享。而享於自然之分得。絲毫不要。其可樂果何如耶。否則心勞日拙。徒耽迷於不可必得之境。觸步成障。何在而非煩惱。其復何樂之可言。不但無樂。而實滿不還。虛靈滋味。業因所積。恐欲終全人身於輪劫苦海之間。亦將末由自主已。可弗慎懼。可弗苦修。吾道無所不容。而上超九天。下墮三途。要惟一聽人之自取耳。劫重時促。微秒光陰。是望世人多自愛惜也。

吾道此後所擴而得昌化者。惟真誠之集合是賴。誠而不真。皆蔽於惑。惑不自祛。神人之感應失。而流俗之弊害生已。是宜慎悟。人事之當盡力處。須從各各既具之誠。以共求其真。果各惟真誠之是求。則所以融會貫通之間。胥可免障。而得圓妙其運施已。人事竭誠之用。則無人無在無時不與神默契。而克靈通萬感。周運無遮。是即吾老人歷訓責重人事。以作停品準備之深旨。諸子務各遵體。勉思修進。斯世之幸。亦諸子自身之福也。切毋以見聞自閤而滯進功。尤吾老人之所殷望也。

人之修身。志尙純一。志不純一。則道自何修。而其神亦渙散不凝已。蓋渙則散。散則亂。亂則離。離則遠。遠則迷。迷則敗。敗則一身固有之清靈將形混濁已。人若志於修也。不具毫厘之塵垢。其心必一。一則純。純則聚。聚則凝。凝則堅。堅則固。固則一身之清靈。庵自無所惑已。

魔之不惑。我之心澄如也。我之神清如也。我之志凝如也。我之靈充如也。有此四如。則先天之氣無不正。後天之氣無不凝。人得其正。養其氣凝。斯世也。無不由凝而入平。平斯劫也。無不由平而轉寧。是在修者神清氣平之中。而得其化之爲化已。各方宜細審注之。

昌佐神訓曰。道不離人。心誠求之。如響斯應。若影隨形。凡衆溺於塵海。以榮辱繫懷。炎涼異趣。自問其心。當亦不知伊何爲主。是真味於所惑。逐流弗克自返。可勝慨歎。諸方今既有志於道。須知道本在身。無待遠求。必能克修其身。則心君得以主宰。制世俗種種可欲。不爲所動。然後榮辱無所關。炎涼聽其變。我身無在而不自如。我心即無在而不自得。以自得之心。守自如之身。安有不修而正者乎。身既修已。心既正已。行止動作而猶涉於邪惡。無是理也。果無邪惡爲身心之病。豈不但見一片清光。惟存一團正氣。有此清光與正氣。將必無在不可爲羣倫範。無往不可起羣倫感。此即可以佈化。可以利物。可以度人。可以成己之道。亦即吾師所講一本自然之先天大道也。諸方今欲求之。願各細味吾言。身體而力行之。其庶幾可言道已。勉遵是望。

字聖訓曰。天下惟不偽者謂之真。惟真乃能昌期應運。風古唐虞。幽則可以贊諸鬼神。明則可以感諸人物。其如通乎天。澈乎地。表於鄉。達於國。應於世。接於俗。亦莫不貴乎與心無欺也。故天下惟至誠人。可以能成大事立大業。其故何歟。蓋以具有誠信而堅恒之素無忽也。且恒則可以持久。堅則萬能永固。而中變泥阻之事。於是而不爲之有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是

在各篇志向道者。各秉其靈根。各守其靈本。果能培其根。固其本。斯僞不能亂其實。暫不能動其常。舉天下皆實也。即舉天下皆真也。欺僞之輩不出。誠懇之士以生。屆時世享太平。民歌揖讓。誠爲美哉。

慧真人訓曰。道之爲化。惟重修己。己之所修。首在意誠。不誠於意。縱或得逞一時之快。其竟也。靡有不同泡影之幻。而偶現即滅者也。諸方言修。於茲末運。不必遠求借鏡。但取已往之陳跡。作回頭之想像。其幻其真。蓋皆不出誠與不誠之因。而克明辨之已。往者若是。來者可知。知乎來者之必若是。則誠意亦堅。而事無不辦已。事無不辦。經世之道得於斯。即出世之道。亦不外於斯也。道無出入。而世之所以變異者。氣運之遷流耳。明乎氣運之遷流。則自身可無羈絆。而脫造化以參乎造化已。不然。困於爐冶之間。而欲自主其所應化。奚可能哉。故辦事之敏於身也。不可不先慎修。以成大道之賡備其體用。而求超越塵界。化解苦惱於衆生也。諸方倘其勉諸。

波濤雄險。忠信可涉。鳥獸雖冥。至誠可格。推原其故。實基於心能純正而已。蓋心能純正。則烈之發於外者。自無斷阻。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波濤之險惡。所以可涉。鳥獸之冥頑。所以可格也。

第六警愚箴曰。濛濛杳杳。不見一物。日升月出。萬象畢呈。執流露出。不收即散。見之曰物。惡我者思。悠悠未來。乾惕在人。論剛與柔。由思而知。知非知過。古有幾人。欲慎其思。先

守丹田。思如一錯。切焰飛身。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犯此過者。為往而不歸於身爐。

老祖訓曰。凡思修性。必先煉炁。煉無而有。有乃恒存。斯之進功。惟堅惟靜。然煉炁之要。非清心以制情。忘情而歸淨。不足以觀成也。是以吾人守道。當先以靜思為主。而默思以輔之者。所以養吾靈而行夫坦境也。守道之要。以何為主。在於不思不識不言而已。不思者。非枯槁之謂也。正氣之作。勃然而起者。善也。止乎善。思無不正已。不識者。非一切皆不着也。能識理之真。而不為識欲所蔽者。得乎冥已。不言者。非噤若寒蟬也。能時乎其言。而不妄猜妄疑以誦人者。得乎其正而有中已。中者人之難能也。不言之必有中者。有幾人能守其至也。此不思不識不言之所以為道之大本也。培其根固其本者。惟在平日靜養之功夫若何耳。養之有素。則培之必充。充吾固有之本。庶乎道之修者。可望反其本來已。

神不遠人。人欲神而神至矣。但神有不同。因念而分。念善則神所至者吉。念惡則神所至者凶。是以人之於念。不可不慎也。一念解空。立地成佛。可知成佛不難能。念動則難制。果能於念之動。慎以思之。覺其是非邪正。久之自能不動而覺。可以前知。可以覺後。則由後天之識界。而歸先天無識界矣。無識之中。而無所不識矣。要在人之所欲如何耳。要在人之發念如何耳。念之微。萬善繫之。萬惡繫之。念離於道。則無往不入於惡已。念本於道。則無入而不入於善已。是以孔子云。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證道之不可須臾離也。然道究何以能使之不離乎。要不出於中。中則喜怒哀樂未發之謂。既發皆中其節。則謂之中和。聖人心法。惟在於此。至平

至易。至簡至明。惟人以其若是而不出奇不見異也。多弗為之。每求出奇見異。而索其隱行其怪。求其能合中立不倚者。數千年來不數數觀也。得其中者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得其玄關之奧者。惟李耳之清淨無為。然無為實則無所不為也。不為者是事不着於相耳。夫是事不着其相。則守乎中者。無弗得其中矣。修其炁者。無弗得其固矣。養其靈者。無弗得其靈矣。炁得其固。靈得其靈。則煉而修。修而養者。無弗得其自然矣。如是而後天之昧而昏者。可以得其不昧不昏矣。如是則由不昧而明。不昏而醒。則先天如如似之境。無不得其境矣。恬恬淡淡之鄉。無不復得其鄉矣。先天得之所以。則今之所謂不明其所以然者。得其所以然矣。金之重沉而越木者。復得其本位。而不越夫木矣。火之越金。而客火既消。真火復位。而不越夫金矣。水之越火。而泛濫之波不起。真玄之妙永存。水復其位。而不越夫火矣。不但越火。且將化火生火矣。木越土。如能平肝。則風之搖蕩。不能動之矣。風不能動。則邪氣不生。如是則肝得其平。更不為肅殺所殺矣。水性就下而越火。所越之火非真火。越火之水非真水。皆不復位之水火。不相濟之水火也。土居中央。應乎四方。凡四者之生炁。莫能出之。是以東也。由中。西也。由中。南也。北也。亦由中。由乎中。是攢簇五行。由後天入先天之法門也。然徒恃乎此。又着相矣。雖有千門萬法。尤須以空尋之。夫空則靈充。靈充則無弗得其固矣。靈充先天之物也。性命後天之命名也。無性命。則從事哲學者。不能得究其靈炁之由來。是以由理而推。知存乎性者由乎命。存乎命者由乎靈。存乎靈者由乎炁。有炁斯有神。有神斯有人。未聞有人而無神者也。更未聞有神而無人者也。人

神本不可離。世之因習而遠者。莫不以爲無可考查。而謂爲無稽之談。豈知人而無神。不論其善者惡者。安能得其生乎。何愚之甚也。尙敢以修道者爲愚乎。修道者之愚。是榮也愚參也魯之類也。笑修道者爲愚之人。是真下愚不移之人也。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何嘗非指吾信道之堅誠弟子而言耶。試問今之世界。若終如是之爭奪擾攘。生靈塗炭。其有甯息乎。其有休止乎。是以吾有不忍人之心。而發此宏大誓願。欲拯衆生欲脫沉淪海之中。雖天數若此。人尙有回天之力。吾之力能否挽此末劫。諸子諒能知之。

初苦救濟。在今之時。修者不可一息懈也。務各自養靈充。清平意念。一心從善。善善從長。化一切見。認一切真。見弗失真。則事行必暢。事能暢行。道以之昌。而所以救濟。乃可日進於舊已。世人自阻事功之害。惟不愼其思。每以成見爲定力。於是執而不化。不化於身。遂亦難行於世已。不行而必行。鮮有不求得反失者也。吾察各地修子。自蹈斯弊者。頗不乏人。蓋不知道之爲道。本無體方也。其有體方。皆從事物應有之體方爲體方也。然而地各弗同。情難齊一。其體其方。要仍不得不因地適情。認其真而爲之立體與方。以求實達於用。一有偏執。便無是處。况可固成見而必於行哉。諸子爲吾肩化。心亦良苦。而吾猶不能已於言者。實願諸子悟修之日進。早弭世劫。而多留吾胞些些之清靈。以永世類之生存耳。是以望之深而督之切也。諸子須知吾靈所注。其在修者。感接爲多。得靈之多。若弗勵精而堅其存養。世將無修可言。即修亦徒自墮於流俗之間。終無出迷登清之日。究其所失。不外行世之事。不克認體之真。以立其爲修之本耳。

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守沙王仙通註。成見與定力。本有所別。人弗精審。故易誤認定力。可以佛宗六波羅密法爲喻。人資之持之。便足證道。以其從身自得也。成見可取轉近世之種種主義。不過執其理想。以求試驗於世。適見其徒多擾亂也。修者務於此等處時時審量。則人心之危可知。而道心之微自見已。不然。不卽於剛愎。必流於詭隨。修道不得。而其所以累世病俗。爲害滋甚。可弗省乎。

濟佛訓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然過而能改。則可謂完人矣。如回能不遷怒不貳過。由也能聞過則喜。終成聖門高弟。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所以稱謂君子聖賢而無愧矣。小人則不然。有過則掩。有惡則匿。所以遺臭於萬年也。吾願諸方效君子之改過。莫學小人之掩過也。

孚聖訓曰。道即是心。心即是道。道外無心。心外無道。萬慮皆消。方可守道。夫道者。最忌貪嗔愛欲。矜躁偏急。存於心中耳。若有此數端之一。便貪昧不明。自甘作孽。則無所底止矣。惟須向大風翻浪之中。立定腳根。譬如大海開一坦路。坐弗缺。慈弗間。使其身不歸於沒。便是了性了命之要領也。諸子其慎思之。

慧真人訓曰。事能辨。在思之慎。其所以慎。惟心先克自制。不以所好而辟。不以所惡而辟。不辟乃中。既中必正。正於心者。意罔弗誠。由意之誠。而應乎事。無思弗周。此慎功之大用也。

懷四去誠

謹按

真經經首有四去誠。是矜躁偏急。將關於此四字各訓。編爲一類以明之。

老聃曰。夫人乘天地之器以生。不能無氣拘物因蔽之害。故我之道。首以矜躁偏急爲戒。今天下人欲信流。矯倫攸散。癢癢頻現。水旱迭出。強欺弱。暴陵寡。而天下頹亂。紀綱廢。倫理亡。而世風流。閭閻禍發。胞自相殘。推原其故。誰爲厲階。乃世人皆藏詭譎之所召耳。欲弭亂源。先正人心。是以吾之大道。佈徧環球。人心既悟。庶幾狂瀾自障矣。

昔迦徒割我支解。不生嗔恨。故能廣大佛法。耶徒死於非刑。不生疑念。卒能化西方萬百。丘徒不畏桓難之加害。而坦然處之。終能麟經成功。之三字者。心有所定。故無所疑懼。無所疑懼。故能堅忍。以爲大道之肩寄。而普渡有衆也。諸方守吾之道。而不能行吾之道。定吾之道。而不從吾之道。是何異盲從耶。老人所以爲諸方惜也。夫所謂道者。得之不易。行之尤難。守之更艱。定之惟苦。苟能於此四者。不有所畏。不有所疑。不有所懼。則諸方功候。不下迦耶丘三徒已。嗟乎。爲道行道。創道展道。皆極易之舉。惟於守道堅道。定道成道。則實難也。試問數年以來。諸統監掌監中修功進益。能有幾人。其堅者多重於偏。其智者多趨於滑。其盲昧無知者。則更不足與論道已。所以然者。矜急偏躁四者。能戒其一。即謂善修。能戒其二。即謂善養。能戒其三。即謂有功。能戒其四。功候默轉。是以修者之所戒。當以四者爲最要也。苟

心存乎矜。有功而無功已。心存乎急。候至亦不知已。心存乎偏。必不能涵養已。心存乎躁。息弗通。修也必有所阻滯已。四者之害。矜也。急也。躁也。心焉易知。雖不知。而告之亦必知也。惟偏。已實不知。雖有人告之。彼不以己爲偏。而以告者爲偏也。何以言之。彼所喜耶。雖其惡在前。必若盲聾。自見之。亦必多方曲護之。苟有所怒耶。雖美不勝收。亦必不以爲然。而謂之氣節已。噫。大過若是。尙堪問耶。

各方知矜之所以爲病乎。有矜其能者。使人知我之才也。其病在無形之干求。有矜其坐者。使人知我之修養。而使人以我爲法。其病在好爲人師之患。有矜其善業者。使人知我之慈也。使人入皆敬我。其病在沽名。急之病也。其病更有甚於矜者。不遂意之時。遇有拂戾者。則必戕己之靈。而傷人之身。小則毀什物。大則危性命。均在於一時之忿。其病曰不能自養其和。偏之爲病也。誠終身之大患。好高務遠。罔執已見。年長者自以爲經驗宏富。而不詢及耄耄。年幼者恃才傲物。自以爲世人之德之行才之美。莫我若也。不特耻乎下問。抑且恥於上問。其病也無以名之。名之曰狂狷中之敗類而已。躁何以爲病也。事從緩者。無不圓通潤澤也。我不得其平。而每每責人不平者。有是理乎。諸方各各悟及功候之修養也。一步不到。不能得其通。是必有所恒有所堅者。乃能去其躁也。故責人之過。必先問己是否無過。庶幾不以千里之程。責之於鶩駘下驪也。能作如是想。不求備於一人。而不用其苛非者。勇乎躁已。若一任吾之性而拂人之性者。事必敗。其病曰不達情。不通理。是不學無術之所致。必能讀書者。乃能得其平得其和而釋其躁也。

以上四病。諸方雖不能四具。然而能去其一。便永斷者。誠鮮矣哉。務望各各以坐爲本。則道之所以化已而去其於急偏躁者。不化而自化已。各各牢記可耳。

學聖訓曰。人生莫不有性。性之相者言之根。性之暴者惡之源。蓋性託於命。而命賦於炁。炁之固者。神必凝。神之凝者。靈必明。靈既明已。則天下萬事之取舍從違。自能了如指石。而無濁流之疑惑已。性之暴者。驕矜以傷其情。偏執以戕其性。躁戾以害其氣。急遽以激其血。則心氣既蕩。靈性乃因之而昧已。性靈既昧。其須得天年之壽。靈欲永得生存者。不其難乎。是以及人者必先自度。拯世者尤必自拯。而後乃得道之大正。而爲出世之法已。

修道不可自命太高。更不可自信太過。道在於修。自高自信。皆非所以修者。修道固無我相與人見也。自高則處處有人不如我之心。自信則處處有我必勝人之意。既落一偏。即非得中。不中不能謂道。不知中道。則所修無一是處。須知各聖賢仙佛菩薩。皆從定定之真如。得證修果。一看相便成障。有人不如我與夫我必勝人之心念。即是墜障。其害與貪戀名位利祿等也。志道而修者。豈宜有此。吾

師於矜偏二字。諄諄立誠。用意所在。須深省也。

道者尊也。乃尊人入於光明正大。至公無私之聖境也。能循其軌道而進行。惟一而潛修。不爲外物所牽。不爲邪惡所惑。不爲欲迫。不爲利趨。守正執中。則大道之玄妙。乃克稍得其究竟。若天誠而不堅。修而不固。則朝秦暮楚。晨胡夕越。利令智昏。心爲欲使。己之神不能守。而欲

竊

師道之幽微。不亦難乎。故修道不難。而堅誠爲難。去矜不難。而謙讓爲難。去躁不難。而溫和爲難。去偏不難。而執中爲難。去急不難。而容物爲難。四者乃

師之最忌。凡新修各方。均宜去此四忌。而後方得入道之門也。諸方勉之。

大道之要。重於誠空。弗誠則弗能空。弗空則弗能誠。空於其心。誠於其識。則渡人渡己之功行始有攸歸已。近日以來。諸方中有犯急偏之弊者。偏則不得其正。急則不得其平。毋得以人言爲非。勿以己見爲是。庶幾乎可入於清靈之域已。焉飛魚躍。活潑天機。性之所至。各得其宜。味之可耳。

濟佛說曰。吾

師最爲誠勉者。就是矜躁偏急四字。這四病妨礙修候。是最利害的。何以故呢。修道要憑個人了悟。若務矜能躁進。偏事急功。則功夫未見立。而氣先自耗。後氣弗充。先焉斯。氣蒸不凝。智慧精力。都無從生。無智慧精力。而欲大有爲於世。以樹無朽之業。是斷不可能的。我佛導修。先立戒定慧爲其法程。蓋即

師道誠勉修悟之忌。不然。皆落後天作用。太上所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蓋以征誅之世而下。多以我之有爲預制萬變。卒至徒貽無窮後患。日圖誇雄一代。亦有不可得者。故有見痛乎其言也。

尙真人訓曰。人之有生之初。性無不善。其性日遷於下者。習俗所染耳。人能反其固有之真性。保其太和之真元。涉世一切。紆徐柔和。必多福壽。迫切躁急。必多殃賤。故道經云。烈風驟雨。無崇朝之盛。暴漲狂瀾。無終日之勢。人生窮通壽夭。皆基於此。偏急者可以鑒已。

師道以誠篤靜默修身爲功。以矜急偏躁爲忌。卽是此意也。深願諸方善體善悟。勉之勉之。

岳聖訓曰。道之於人。非人自近道。則道且有時去身。而冥冥不覺之中。漸入迷悶之境。如不速拔。日涉日深。及悟其非。而挽救已費幾多周折矣。蓋道之所以能保身。而必貴乎修者。以能使靈明不昧。而見惑弗搖耳。諸方修道。無非欲斬惑截昧也。若猶罔知所守。徒嚴善惡之辨。而不識允執厥中。以宏感化之用。則矜無以平。躁無以釋。失偏蹈急之患。將必紛沓而叢集於身。後氣既不得固。先惡遂以隱傷。誠坐養道功之一大礙也。願各刻刻反省。果各以道爲指歸。齊一其志以前向。不獨道務有所賴。而自身修候亦必日進於純已。

慎重五戒

佛法以殺盜淫妄酒爲五戒。皆於修身有莫大關係。特將各訓專列一類。以資修省。

老祖訓曰。道者。人皆知其爲道也。而不知所以爲道也。人之性也。皆思其勝。皆思其權。皆爭其是非。皆論其好惡。則道乃乖已。故曰。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自五千紀以來。人之爭也。各各知之已。人之好勝。各各亦當知之已。是非好惡之中。從無理以辯其理。亦各各之通病也。獨不悟乎販牛之東主與屠牛之賈乎。販牛者必曰。吾販之以耕田也。非令屠者鬻於口腹之欲者也。彼牛之死也。其罪在屠者。而不在我也。屠者曰。彼不販也。我何由而屠。是罪在販者不在我也。諸方以二者之言味之。其罪之應得者。在販者乎。抑在屠者乎。諸方有曰在屠者。亦有曰在販者。亦有曰二者均有罪。更有曰二者皆罪。二者皆無罪也。以數端論之。則是非好惡之爭。將不勝其辯矣。予曰。均非其真理也。天下之無道也久已。同類相殘者衆已。奚愛此一牛。而不忍屠者乎。自有生物以來。生必寓尅。尅必寓生。生生之機伏。而尅尅之機愈烈也。有生物以迄於今。所謂萬物之靈者。莫人若也。然物質之理未昌明時。人與禽獸又何分焉。茹毛飲血。剝皮食肉。穴居巢處之時。在今日觀之。其渾沌至於極已。在彼時文化未昌。物質之理。卽以爲昌明已。何者。知飢渴而以血肉爲飲食。知寒暑而以巢穴爲避地。其文化之進步。不其速乎。然彼時實未悟到物物生生之德也。厥後聖者作。教稼穡。教衣裳。築宮室。制禮義。而生生之德。因之而昌明。

焉。故有非祭祀不用犧牲之禁者。蓋以重生生也。及至中元。物化由昌明而殘賊已。殘賊之性。非賦之也。賦之者本善也。習之者染之也。染之之理。在乎爭已。爭出乎私。私出乎欲。欲出乎好。好出於自以爲是。自以爲是者。乃先天入後天之大轉輪樞紐也。口自以爲是。必鑿高粱。耳自以爲是。必聽鄭衛。目自以爲是。必悅吳越。由其鑿之於無窮。則生者皆殺已。由其聽之於無既。則風化乃移易於不可收拾已。由其悅之於無終。則傷身戕氣。與夫亂倫敗綱常之舉。皆由斯而出已。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聖者不作。人類乃喪。是故不以一言之細。一行之微。而自以爲是者。有所防也。防者防私也。防私之爲害也。非日日避嫌也。祁奚之舉其子。而羊舌亦舉其子。人不以爲私者。諸方亦當知之已。故處之以公。禹之家天下亦公也。處之不得其正。雖喻之受禪亦私也。各各當從公私之至中者。而細味之。不可因吾之出其財而驕矜於衆。更不可因吾之盡其能而壓迫於衆。此一是非也。反面以觀之。不可因人之肯負責而嫉之。而曰彼有私已。此亦一是非也。從冷眼以觀之。更不可因吾之所好者。與夫吾之故舊姻婭。不居其位。必使他人亦不能居其位。而兩敗俱傷。此又一是非也。能從種種之是非。而俱除其一切障惑。則何有乎私也。更有何處不合於道也。而道之基礎。乃日以鞏固。道之真旨。亦日益昌明已。各各從無人無我無意無見無欲私無自是以爲着手。則浩浩蕩蕩。皆坦坦也。則生生之機。於是乎不息。則蟻賊之真性正命。亦可保全。矧曰牛乎。各各味之。則道慈兩務。自臻於鞏固完美。必不至日處於窮困之鄉。而人亦無所責於我也。

吁。人之妄也。過去妄。現在妄。未來妄。有此數妄。而不知其妄。其意必牽。其心必貪。其念必擾。三者叢之。則身非身。我非我矣。夫天下事之真實者。理而已矣。理者天性也。即无妄之謂也。常倫无妄之體也。常倫。无妄之用也。保其體。則天可見。性可守。體之量無恒也。守其用。則天可希。性可盡。用之功莫名也。然則占之聖賢如此而已矣。仙佛亦如此而已矣。今諸方獨不明此。是皆妄之累也。彼夫身歷之事。或蛋歲。或近歲。一切得失。彼時已經身受。迨境過情遷。反復追思。覺從前行爲。無異夢幻泡影之了無結局。有何欣羨。乃人不以失爲戒。偏以得爲期。遂不盡冷意復熱。淡意復濃。皇皇然再尋舊途。此過去之妄。而不知其妄也。至於物感當前。事情觸遇。見非己之色而起淫心。見非己之財而萌圖計。逢興慾則猶疑不決。見名利而丟舍不開。此現在之妄。而不知其妄也。若乃眼前貧賤。必期後日富貴。眼前富貴。復圖後日顯榮。而且慮子孫之不能保守。冀壽算之有以久長。凡種種不可得之事。不可成之事。莫不圖之於衷。望之於後。此未來之妄。而亦不知其妄也。如此妄意妄心妄念。則貪也。牽也。擾也。皆叢爲我崇矣。身乎我乎。面目是而本來非矣。又安有所謂真實者乎。又安有所謂天性者乎。又安有所謂无妄者乎。妄之害人大矣。要知過去現在未來。雖妄之妄我。而我實自妄也。我不自妄。則无妄。无妄。則體也用也。莫不安之於此天此性。而惟我之實在結局已。所謂聖賢仙佛。如此而已矣。吾願諸子亦如此而已矣。勉之。

倉聖訓曰。嗚呼。天之德厚矣。而人不知報。天之律嚴矣。而人不知畏。天之恩寬矣。而人不知感。

悟。是人負天之德。藐天之律。昧天之恩。則干天之愆。而速天之災也。如此。天之災。吾人自取之。不得謂天之不仁也。人豈憮然悟乎。蓋觀之疾病乎。有人焉。嗜酒則癯。貪色則素。狂暴而盛怒。愁鬱而窮思。而且執傲好僻。卒無改易。至是羣病交集於身。臟腑感受其害。即如嗜酒則脾肺受病。貪色則水火有虧。狂暴盛怒。肝火傷之。愁鬱窮思。心腎應矣。人於此時。則陰陽稿枯。元神絕滅。岌岌乎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之不至。病篤矣。入膏肓矣。此雖神醫如壇方。要亦束手無策。坐以視死。嗚呼。人豈憮然悟乎。人若負天之德。藐天之律。昧天之恩。干天之怒。速天之災。可作如是觀。並可作如是嘆也。思之思之。無失天意。須答大之功。無犯天條。須敬天之怒。無逆天心。須合天之道。果能此道矣。自然風調雨順。共被康樂之休。化日光天。咸登仁壽之域。凡一切刀兵水火瘟疫蟲蝗。皆化為塵埃。人何樂而不為哉。吾憫世人不存天道。日在罪中。即日在病中。因為多方針灸。對病發藥。世人其服之。其敬服之。慎無諱疾忌藥。以政病人膏肓。而無不可救藥之症。人豈憮然悟乎。

太上訓曰。修道必治私。祛私先持戒。戒律雖復多端。而吾道注重有三。曰淫。曰殺。曰盜。淫為萬惡之首。夫人而知之。所以玷品行。穢名譽。辱家聲。種種不肖。千古傳登徒之醜聲。況夫精血內枯。有損強健之體格。性命先斬。莫保壯盛之年華。身之失守。道於何寄。是為破道之大賊。烏乎不戒。殺為生之反。天心好生。人心所當體行。乃或爭利而與師旅。肆威福而虐人民。此固殺之大者矣。若以漁獵為樂事。罔識魚兔之冤。恣口腹而多傷。不顧鷄豚之禍。見疾

痛顛連之狀。以為惡孽應爾。對飛蠕動之倫。以為蟻命何惜。戕衆生之生。反虧乎一己之長生。是為害道之利刃。烏乎不戒。盜有廣義。非徒財物之間。而有穿窬之行也。掠人之美。或久假而不歸。色取乎仁。且居之而不疑。性也而擊以智。行也而假諸色。功也而託之於言。道本至真。而盜則在在皆假。是為背道之大惡。烏乎不戒。凡此三者。作之則為業。而發之起於念。內念既清。而外業乃可不作。古昔明哲求道。其清潔而貞固也。如處女之守身。其惺惺而慈祥也。如慈母之哺育。其坦白而磊落也。如野老之率真。內念純正。功行所為精勤也。君子有三戒。儒生誦而習之矣。然而知之易而行之難。諸方勉旃。

聖帝訓曰。知而不為謂之背德。不知而為謂之盲從。有所為而為謂之微福。無所為而為謂之自然。諸方親承。

師道。須恪懷天人同一之旨。以挽已造成之劫運。而成萬世之太平。則天心可回。人心可格。風俗敦厚。大劫可消矣。若身居吾

師之道院。而無悲天憫人之思。滿腔私憤。將何以宏宣大化乎。各方當知五戒。一曰殺。二曰盜。三曰淫。四曰妄。五曰酒。凡此五者。偶存於心。偶發諸口。即是罪過。即不能入道之門。此人生貪嗔癡愛積於一身。永不能超塵脫俗之業障也。各方宜共遵旃。

孚聖訓曰。天地大德曰生。廣被萬物。普化羣倫。昆蟲草木。俱受天地生氣。飛禽走獸。亦具靈性生命。莫不貪生而畏死焉。天地一生氣。萬物一生氣。陰陽一生機。倫類一生機。人得天地之

中而生。秉成天地之生氣。當順天地之生理。凡一切昆蟲禽獸。宜體上天好生之心。隨時護惜。保其生而惜其死。即草木當春發之機。亦當愛惜。不可摧折。使生育之氣不能發舒也。奈何人生天地之間。貪慾口腹。啣甘饕餮。割雞宰豕。烹繁養羊。傷生害命。殘忍以逞。逆天地之生氣。忘仁道之生機。圖一時口腹之快。結將來萬世之冤。善氣日消。惡機日伏。嗟乎。彼亦命也。此亦命也。鮮血淋漓。何異罪人斬絞。粉身碎骨。竟忘物類慘傷。仁者之心。能無悲乎。蓋天地間善惡兩途。包藏生死。含乎其中。即如子等現辦婦孺救濟會。婦孺子女。無知無識。被匪誘拐變賣。身不自由。任人摧殘。身雖未死。而生氣已絕。子等救之。豈非救其生命乎。學校之設。造育貧寒子弟。豈非因其生計乎。醫院之設。濟急救危。豈非為人之生命乎。大凡世間萬善。皆從生氣而來。以此類推。物類生命。與人何異。子等舉行善事。當明生機之理。宜廣仁人之心。多存不忍之念。惜物惜命。造福造因。戒殺遠殺。放生放生。千祥雲集。莫不由此生氣而來也。

道德觀念。惟心是依。心向於正。善緣定已。心向於私。惡孽肇已。故曰有心無心。造因之原。造因於心之所念。其罪固不可勝言。然而無心流露。以信口雌黃。為得意之舉。而敗道者。天律具在。後果必應。故君子之慎獨者。謹言而寡過也。克己者。弗矜以遠尤也。若乃以己之談論。而道他人之是非。以逞一時之口快。人苟有其是非。尙屬不可。而况污蔑加諸於人。已雖無意。其心可勝諒乎。故曰。思己之過。則己乃無過已。揚人之善。則己之善增已。今有人焉。弗求事

理之所以然。弗追事實之若之何。而妄曰某也若是。某也若彼。人或抑之者。彼必曰人言嘖嘖。吾為彼畏耳。吾為道懼耳。吾始也以其事為尙弗至於斯。而衆口皆然。國人皆曰可殺。吾奚有不疑者乎。嗚呼。某須有三字。足以興天下之大獄。則道德之觀念。不其沉淪乎。（此妄語所以列於五戒也）況人有疑懼。其神不凝。神而不凝。心也死已。心如死灰。而道能集乎吾身。德能凝乎吾心者。未之有也。此人之為道。必自慎以悟之。而後不滯乎是非黑白之觀聽已。故曰。君子當去乎疑。當實乎己。當慎乎言。是言之不可不謹也。有若是夫。

昌佐神訓曰。謹慎二字。為人之最要。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言多必敗。毋多事。事多必害。安樂必成。無行所悔。勿謂無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墜。流為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伐。將尋斧柯。強梁者不得其終。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溫恭慎德。人皆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之。我獨守此。爾爾我我。人莫我害。江海雖大。乃匯百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諸子戒之哉。

失言顯行。行顯言。是以一舉一動。言行莫實於相符也。矧為修善者乎。心無所愧者。再為行之。行所能及者。再為言之。果爾。則心地弗虧。人我無忤。天地可質。鬼神可告。有一行。即有一言以相隨。不然。出諸口者。清白可嘉。踐諸躬者。穢垢可羞。聞其名者。香遠萬古。考其實者。污積千秋。雖一時將人耳目掩過。若永久令人心思明白。不惟無益。反以招損。豈不深可悲哉。

賦。質於內者。內爲所欺。見於外者。外爲所蔽。所以須富言行兼顧也。各方宜深省其意。勿視余言爲河漢。漠不關心也。各各察悟之。

慧真人訓曰。言語在孔門爲一科。其實靈之清濁。與夫素之平憤。以在言語間形之也。故曰夫人不言。言必中。讚之之詞也。又曰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勉之戒之之詞也。故言語形於語色。以和爲貴。和則氣平神清。而靈自固已。若夫憤憤之言。則素不用自傷。而靈亦有損已。諸方其勉之哉。

從來天地間所最重者。莫過於德之一字。德也者。人之本也。果能德積於中。自必言發於外。言發於外。正見其德積於中也。大言者非。虛言者亦非。推之邪言遁言者。等等皆歸於非。雖侃侃而論。津津而譚。不第無益。而且有害。壞德性。壞人品。壞學問。壞事體。將以聽之者入於張大。流於虛僞。更涉及放僻邪侈奢妄矣。多言不如寡言。有言不如無言。但冀人人言必於德。移風易俗。返樸歸真。則言皆在德之中矣。諸方細思之。

張帝訓曰。食色天性也。男女大欲也。率性節欲。庶幾聖賢。縱欲滅性。則近禽獸。而鴟匹不亂。鵠寡能貞。則人不如禽。虎交以時。豹居有別。則人不如獸。自國體變而政教衰。異學鳴而風俗壞。政綱墮地。法網遂弛。禍水滔天。狂瀾莫挽。禮義之防既潰。淫靡之俗遂成。則有時髦之士。新學之徒。誤解自由。專崇異說。厭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以恣意姦淫爲風流佳話。以束身名教爲專制惡魔。男倡公妻之論。倫紀何存。女崇多夫之風。廉恥喪盡。甚至以孝爲萬惡之

首。以淫爲百行之先。狂悖之談。古今罕見。號召之廣。遐邇竟從。邪說橫行。民聽愈塞。人心至此。天道寧論。豈知淫爲亂階。姦與殺近。婚媾起離異之爭。牀第變爲刀俎。官民喜冶遊之俗。娼寮化及閭幃。紅男綠女。染花柳病而自促其天。嬌妾豔婢。貽門戶羞而不顧其後。上則戾氣冲霄。疫癘與災害並至。下則腥羶遍野。刀兵擣水火齊來。大則釀成國爭。波翻孽海。小則傾其家產。臭盡銅山。近則禍僅喪身。神誣莫道。遠則害貽滅種。鬼餒堪虞。凡茲種種。靡不昭昭。推厥禍胎。實皆淫報。言之足汚吾筆。見者宜惕厥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能放屠刀。便成佛果。嗚呼。色上從刀。殺機可畏。淫傍爲水。流毒宜防。敢告爾衆。勿忽斯文。

濟佛訓曰。人之處於世也。誰能無所好耶。亦各隨其性情之所近。而各樂其所好。以度時日而終其身耳。但各個不能強其所好與其所惡也。且各個之好。其清濁各有不同。其最濁者爲好財。其次好酒色。凡無益於人生而且害之者。均非所宜。其稍清者。爲好古玩。好山水。好吟詠。雖無害於人生。然均不若好讀書之開卷有益也。再進則好研內典。俾克得三菩提之玄妙而淨其心也。至於融匯各教之旨。而樂乎大道者。其心無內。其靈無外。斯爲無上上乘之好已。各各記之。

又臨太原道院訓醴泉曰。爾嗣後少飲酒。飲酒傷靈。又傷肺氣。傷靈則神不充已。而腦受損。大概百病皆由肺之呼吸而來。肺氣有傷。則呼吸不靈。百病之傳來。恐無禦敵之勢。年壯氣足尙不覺。而至老年則咳嗽積百病。豈非少年時之肺氣受傷者哉。大道之坐功。以後天之氣。養先天之

系。正氣一傷。真炁安能養哉。肺爲氣之鎖鑰。肺已傷。週身之氣必隨之而不靈。雖日夜常坐之坐。亦無益也。吾因爾近日向道心殷。吾不禁生期望心。故不憚煩言者。正吾所以有厚望焉。爾勿輕視之也可。

及時進修

老祖訓曰。大道在堅誠不拔。方克造域於上上乘。故心之所向。趨乎正軌。方可以堅誠勗之。以道爲吾人立身之要。若夫立乎道者。不以乎正。何有乎堅。堅也自知。自知則誠。誠則有恆。恆乎吾心。始立吾身。吾身有立。乃聚吾靈。吾靈有充。乃凝吾神。神而化之。化乎太虛。虛實相乘。自有而無。無也非無。乃見真宗。故凡我修方。當以至堅之志。至恆之心。與疑慮識神相搏。夫然後乾之則有功。惕之則無咎。上以清乎吾靈。下以養乎吾身。則道之在乎己身者。無不隨遇而安己。是以在上不驕。居高自慄。乃可以保乎吾身。保身之能。保靈之氣。常存太虛一貫。若然者。志不移乎識。心不動乎觸。以吾之至清。而凝吾至神。所謂養氣之功候。皆在於空空而弗空之真境。得乎其正己。

惟吾胞與。何處着生。以今時之擾攘。欲偷活而未能。劫運所趨。不必自召。而遭逢之不幸。乃痛此子遺。老人何心。能無悲痛。此所望在修諸子。各安飢渴之懷。力圖有以挽救。庶乎道之於身。得其妙運。而世之昏沉。或可拯於多難。不然。人不克全。我於何有。若謂我自安全。人之被劫。與我無預。此則真所謂苟活。而不識危幕燕巢。其殆猶不覺蠶卵之可喻。諸子此際言修。如弗就是多加諸意。時機所迫。非但無徐待之一息。而欲從善。將必無善之可從己。老人憫惻爲懷。不忍坐視。故當小切之餘。特申苦話。能悟與否。悉聽諸子。若及其無及之日。雖老人之愛。亦莫能爲計。諸子務各深省。其弗河漢斯言也可。

天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業。事有先初之難。後乃有永奠之安。是以黃金爲寶。璞玉奇珍。卓荦被棄。而瓦礫人捨。此即所以難者貴。希者珍。而衆者粗。易者輕也。萊院成立。已逾年餘。其間風雲變幻。人事滄桑。有不能令吾卒言者。雖險象萬狀。危機甚密。而終因福掌福臨。及各掌作人事上之犧牲。神事上之毅勇。鎮靜操持。始得有今日之重見光明也。故吾今晨現先天之靈體。以迎福和之氣。而曾在院各掌修之靈也。惟望諸子堅誠道旨。以成人者成己。度己者度人。不爲利趨。不爲勢服。不爲榮誘。不爲欲惑。虔信以持。恭謹而行。庶將來之輪轉永脫。而福籍得證已。諸子慎遵勉旃。

正陽真人訓曰。世難將平。厲氣彌盛。不速修德。淪滅必多。吾心至憫。諸子進修。應各切實自省。有過務改。遇善必從。弗以廢念而障淨功。弗以妄行而墮品性。根器之善無厚薄。而能培之。自可不失。不失根器。縱或不能高邁。而從此世之身。修積其德。性靈不昧。便是留德歸仁。而漸入聖域賢關之階梯。以作再來之展步。慎毋輕視今世之身爲偶然。更毋稍忽此身之得向道。而認爲姑妄行之舉。而自放其心。須審令身之心。一經放失。非惟現有之身。無以善保。即欲求得再來之身。以事修爲。將必爲終苦不得已。人身可貴。其在修爲而覺貴中之尤可寶貴者。以諸子當此劫中。好自護持。好自珍惜。莫辜吾老祖數千紀再施拯拔之苦心。斯佳已。勉之勉之。

昌佐神訓曰。正者不邪。邪者不正。偽者不真。真者不偽。巧者不拙。拙者不巧。以正爲邪者。

邪人也。以偽爲真者。僞人也。以拙爲巧者。拙人也。是故君子能守其正。葆其真。不求巧而惟安其拙。拙雖非巧。其非巧也。僞雖有時近於真。真即僞。僞即真。夫人自不察耳。正則殊乎邪已。且人之生斯世也。誰不思爲正人。爲真君子。爲安吾拙之徒。乃利令智昏。魄爲未竟用事。此則不能不爲之惋惜者也。吾昔事先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豈有他哉。第思所以守吾正。葆吾真而已矣。間用吾巧。不過圖存漢室於千鈞一髮之時。然且不能如願。蓋巧者恒處於勝不勝。理固宜也。嗚呼。今日之天下。一邪僞難見巧詐相尋之天下也。邪與正不能並容。僞與真尤難相混。如是而與人言拙。人必譏笑之。烏知巧而不巧。乃爲大拙耶。拙而優於大拙。是真吾所謂大巧已。老聃之言。未嘗欺吾。吾因表而出之。以爲邪人戒。爲僞君子戒。並爲尙巧之徒戒。

關聖訓曰。人生於天地之間。當幹不朽之業。而圖不磨之功。此不朽之業。不磨之功。是豈名也歟。利也歟。蓋是善而已。仁而已。人若自甘暴棄。有負爲人。雖壽享百年。功高蓋世。是曇花與幻影耳。夫何足論。竊嘆世之懦夫。賦質非不聰。秉性非不良。於心非不善。奈於年富力強之時。往往務於名。貪於利。以致元理喪失。沈溺下達而不顧者。良深慨夫。迨壯年一過。筋力漸衰。無論善性滅絕。難以挽救。欲思晚蓋之修。而大限苦於將來。功修復爲淺短。所行善事。難以補其前愆。所謂一杯之水。欲救車薪之火也。不誠難哉。爾世人慎其早自爲謀。毋使老大徒傷。悔無及矣。

人之一身。如圖畫耳。眼前好看。回頭即非。如一幅畫景。或亭台。或花草。紅紅綠綠。究竟不過一筆好顏色。到底紙上光景。毫無實際。人何不悟。無常期到。即是黃泉。丙丁相逢。即為灰燼。作如是觀。總是一個空字了局。人又何不悟也。吾今明示世人。須認清真假二字。存理以葆真。遏慾以鋤假。行善道之實際。淡欲緣之幻境。積福邀天眷。改過免天殃。方是實際。諸方悟之勉之。

慧真訓曰。天下惟鐵石人不醒。天下惟木偶人不悟。天下惟紙糊人。泥塑人。亦不醒亦不悟。其能醒能悟者。其惟健全之人乎。人為萬物之靈。豈有不能醒能悟者。其不能醒能悟者。實未有靈覺之接觸。驚人之證驗也。今吾進修諸方能醒能悟者。實賴

老祖之道。其為聲也。如震驚百里之雷。如嗚咽九皋之鶴。其為光也。如萬道金蛇之電。如一輪玉兔之輝。夫豈有不醒不悟者乎。吾知醒與悟者。是吾人進修之要徑。行善之坦途也。故吾追貴乎醒悟者。是道德之根據也。豈可忽諸。豈能不即起振作乎。能悟即達驕馬高車。不屑一顧。能醒即見堆金積玉。無動於心。此一醒一悟。即覺從前種種。如邯鄲之夢。知今是而昨非也。諸方均具夙根善德。其以吾言為然否。蓋各速醒悟乎。

嗟夫。天道尚有盈虧也。日月尚有薄蝕也。人事獨無變更乎。曩則豐亨。今則窮蹇。是境遇不能一轍也。始而黃童。繼而白叟。是年華不能久留也。然天道雖有盈虧。而能不朽。日月雖有薄蝕。而能常明。人生則不然已。縱使度有百歲。不過三萬六千日。屈指可數。務在此時。速修本

來之心性。認清大道之淵源。莫誤韶華。一月雖只三旬。可弗輕易過去。一年雖只四季。亦弗至忽忽虛度也。悠悠擾擾。以繁華而入迷途。渾渾噩噩。以物欲而閉官靈。是真性被利欲之蒙蔽。如墮五里霧中。言念及此。能無悲乎。吾所願進修諸方。廣開覺路。苦志潛修。將一片清靈。自拔於

青玄關上。俾人醉而吾獨醒。人濁而吾獨清。返本窮源。認識本來面目。庶不墮茫茫孽海之中。則吉

老祖期望於進修諸方者有日矣。其各振諸。其各勉諸。

讀蟋蟀在堂之詩。一則曰日月其速。再則曰日月其邁。今歲已暮。來歲重頒。四時已度。八節其虛。在怠於功修者。年度一年。再待他年。殊不知韶光已過。何得而功修。少縱不畏。老病猶不知悔。安能再望其德業之彰。道途之創。高出乎塵表耶。曷吾進修諸方。以時序為寸陰之惜。以道為寸進之守。以德業為重。以捨不能之捨為捨。以行不能之行為行。以不能忍之忍為忍。一善莫失。片德宜修。時乎哉。正此時也。今吾

老祖之誨入世者。正為吾進修諸方德業精進之時。豈可失乎哉。豈可忽乎哉。考古志奇異之事。莫不以誠潔向善為根。靜養烈化為寶。融融樂樂。太和之先天可乘。慧光性真。莫不由定而來。前之功修出乎性。後之功修在乎德。道之功修在其誠。即此時即此期矣。其各勉哉。

嗟夫。時至今日。劫運如斯。人心如斯。不忍言又不忍不言也。四方不靖。刀兵蜂起。盜匪盈野

疫癘頻興。風蟲水旱。地震不時。種種浩劫。皆天之罰。實人自造。奈何世人尙沉夢不醒。昏昏迷迷。任性妄作。豈非孽上加孽耶。值此時機。當思各保生命。衛其家國。守其宗廟。養其元氣。作避劫之方。結將來之果。倘再隨波逐流。吾恐苦海終蹈。無回生之路矣。然欲避劫保生之道如何。不外存正理。明大義。種善緣。結善果。振己之精神。盡己之能力。凡關利國便民。事事維持。件件體道。或捐財以爲善。或助力以行善。則功德如一。何也。有財無力。不足以爲功。有力無財。不能以成善。二者兼備。方能成事。當此大劫臨眉。正宜修善修福。改換心田。敬天之威。回天之怒。庶幾劫消國治。家齊身安。若世人再不知進修。吾亦難言矣。凡吾修方。宜作木鐸以爲世勸焉可。

人生於世界。積日成月。積月成歲。轉瞬百年。急如電火。忙忙碌碌。晝夜奔馳。逐之於蠅頭蝸角。因因果果。聰明誤用。耗之於愛欲貪瞋。寸陰不惜。白髮旋添。恐去日已多。而來日甚少。譬如破舟而遇颶風。支撐非易。漏室而遭霖雨。修補維艱。嗟乎。筋力欲衰。何能返其衰使之少壯。精神已敝。何能返其敝補之完全。荏苒光陰。良可畏也。況當世風淪薄之秋。正慈業奮興之候。各方皆當遵守道旨。修慈並進。然肩道挽劫。外功較內功尤急。外功即慈業也。慈業必先立基本而後道生焉。如包院道生(銀行)之設。醞釀數月。尙無具體辦法。殊不知包院甚難。將來端賴之。即全賴貧民。亦由此而得以生活已。各方速堅持圖之。功行非鮮也。晝夜迭更。一日之變也。四時代謝。一年之變也。治亂相乘。百年之變也。夫世界可貴者。莫過於

時。可畏者。亦莫過於時。何也。即以人身而論。夏葛而冬裘。飢餐而渴飲。夏而若裘必悶斃。冬而若葛必凍僵。飢而飲之則愈飢。渴而餐之則愈渴。宜順時之自然。勿造作。勿牽強。戒欺詐。或貪妄。養心寡欲。見性明心。弗生驕矜之念。弗思利欲之貪。弗昧固有之天良。弗忘本來之天性。况

師道傳世。原爲糾正人心。挽回世道而設。若人心不正。欲求世安。豈可得乎。惟期各方弗將至寶至貴之時。至重至貴之身。輕棄於利欲貪妄之中。是

師之厚望焉。三復斯言。其各勉修之。人身易得。人心難正。何也。夫人者。仁義禮智威備於身。孝悌忠信悉具於性耳。惜哉世人。每將本來面目。全行失去。固有天性。悉屬淪亡。動靜之間。違乎綱紀。言行之際。悖乎倫理。若者鄙。若者貪。若者吝。若者奸。愈趨愈下。伊於胡底。愈染愈深。不知其極。世人作孽。咸在果報之中。上天示警。大都災劫之內。富者易貧。貴者易賤。生者易死。安者易危。循環不已。曷其痛乎。值此甲子肇元。一陽運復。深望諸方各各警惕。勉力省修。上答

師諄諄普渡之大道。下化民洩瀆狡詐之積習。庶幾擾攘塵世。休風不變於當時。蒼蒼昊天。化日舒長於此際。功行圓滿。同造上乘。何其榮幸也。各省之勉之。

老祖傳訓各方。慎守時字機字者。以時之難逢。機之難得也。以處世而論。則時勢能造英雄。以道慈而論。不遇其時。不遇其機。雖欲修欲行。豈可得耶。不過近世人心。有不能不慎重之處。

亦有不能不放縱之處。均在諸方詳悟可也。其最要者。觀修養之時機太易。則重視者少。而不從真誠以爲修己。各各切毋自暴自棄。以重墜輪轉也。切囑切囑。

時至今日。人心汨沒。不得不再三提撕。喚醒迷夢。即如修真煉性。孰不知去欲存誠。無如身家念切。兒女情長。雖終日言道德。說修說煉。而塵心未斷。塵障未除。終不得道之真諦所喜我們弟子。雖未十分拋棄。一力潛修。然於此處向一致注意。總之修者。第一要丟得開。割得斷。懸崖撒手。方是剛烈漢子。殺勇丈夫。否則三心兩意。假語欺世。其何有濟。吾非教子等拋妻撇子。入山林而修道也。只要在欲無欲。居塵出塵足矣。古云鍊己於塵俗原不必絕人而逃世。須於人世修之。方能淡其塵俗。掃其垢穢。否則未能明心見性。即使深居岩谷。鮮有不鍊出一腔躁氣者。至於玉液丹成。再鍊金液之丹。則不得不尋靜處以修之。所謂養氣於山林是也。蓋以此時之功。純是先天一炁。若無靜處。則神不能充滿也。如古人入山採藥是也。吾願諸子雖不能割恩斷愛。亦當漸漸看破。須知人生幾何。轉眼成空。回思人到死時。一切名利室家。絲毫也帶不去。惟有平生所造之業。隨帶身傍。無能消滅。如其善業。或可希轉世之福。如其惡業。不待轉世。報生眼前。何不趁早修行。偷能道果有成。不受輪迴之苦。豈不美哉。即不然。轉生來世。有善根俱在。亦不至受飢饉流離。疲瘁殘疾之苦。又豈不樂乎。況仙緣所結。上聖仙真。亦不肯忽然捨之而去。是其身雖死。其性猶存。仙真亦必前來超拔也。不見文昌帝君一十七世而受元始天尊之度。前案可證。況子等若無夙限。亦不肯一誠向道。深願子等莫失前因。只要眼前積功累行。

堅苦卓絕。亦准一切造成。當此法會宏開。誠萬古不遇之機。遇而不修。愚莫其矣。生逢此會。一步登天。較之法會未開時。何等便易。若待閉會。雖欲修之。受盡千磨百折。或不得其門而入。子等逢此良機。宜洗滌塵心。趣向正軌。庶不負。師一番度世苦心。若執迷不悟。自以爲敏。假道欺人。實自欺也。吾深爲子等惜也。天上人間之美惡。在人自悟自趨耳。吾深望諸子勉之。

孚聖訓曰。光陰彈指。又屆秋風。慨歲月之如流。悟泡幻之偶寄。古之人有歲不我與。而深懼夫學不修德不講者。良有以也。非爲日月之不居。徒興此感也。蓋四大空虛。人世蜉蝣。苟無以覺悟。則草木同腐。有何益哉。惟是近古以降。教出多門。以致人欲聞道而未由。復遑論得其真境哉。今也諸子幸際聖明。躬逢盛會。誠遠邁乎前人矣。所望益加勉勵。以期各各德業。與此時日而俱進。則人天之幸也。勉旃。味之。

世風不古。道德淪亡。人心險惡。至於此極。名利之求無饜。爭攘之風日熾。此浩劫之所由造也。癡迷衆生。何昧昧乃爾。夫人人生於塵寰之上。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曇花一現。轉眼皆空。而爭名攘利者。何不細加審思。一意逞己之欲而爲。一若其有長生之術。而能逃出輪迴之轉。永存於世者然。是何愚之甚也。時乎不再來。何不及早醒悟。歸依大道。養心靜坐。利人濟物。爲度己入極之本。則功成九轉。靈歸妙山。何樂如之。吾有厚望於諸方焉。勉之懷之。

天下無要如何便如何的事。亦無不如何而便如何的事。所以人有變幻之風雲。地有改易之滄桑。

。人有旦夕之禍福。天地無心。惟順氣運之自然。以行其生殺。故萬物不以其生殺而有所避。因出於中。乃常而安之也。人以心之活潑。偶失其偏。則不軌於正。乃異天地之覆育。而妄肆其生殺。以爲柄自我操。何爲而不可。弗知氣運之推移。主宰固別有在也。人每因或省量。多逞一意孤行。不肯稍從自然之趨勢。以規於正。而守乎恆。世之不平而徒形紛擾者。蓋有由來矣。言之可勝憤慨。諸方言修。所志者明道也。道之所在。一法自然。能通自然之理。適自然之息。依自然之機。行自然之事。則德業所昭。靡不與天地爲無形之契合。而妙其運施已。

道由中華外展。爲機非遙。然欲推行盡利。全視立基與樹範如何耳。爲事關於大本。爲時宜惜寸陰。是在母總諸方。一其意念。自建不朽之業。以期師道之昌。而宏修進之功也。最要當各開拓胸襟。放寬眼界。處處從大處落脈。事事獨偏隘俗見。弗以小見而限遠規。弗以小智而起羣疑。要必深體大道之公。莫爲小人之度。庶幾昌道之機。不阻於偶然之塵念。再思而行。利往攸宜之勢。將有不期然而然者。事繁萬載道慈之重。其各慎勉。毋稍錯過。

人自有生以來。機樞以至成童。悠悠忽忽。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人事之變幻。及由壯而老。或爲名所困。或爲利所纏。造下無邊罪孽。作盡人世冤家。猶不覺光陰似箭。歲月如流。昏昏懵懵。奪利爭權。自爲得計。殊不知壽數有限。日不再來。而尙昏天黑地。任性妄爲。豈不大可惜哉。苟有人云。趁此未了之光陰。種德立功。爲日後子孫及己身少留餘地。則彼必啞然失笑。以爲

迷信。嗚呼。良言不入。反視爲迂談。待至雙眼一閉。兩腳一伸。則生前之失。悔不勝來。深可悲也。茲屆年終之際。吾不惜金玉之言。再爲吾門諸方諸誠。宜趁此光陰。猛省先前之失。尋覓將來之得。有一日擇一日之功。有一文行一文之善。莫使光陰虛擲。須知日不再來。古人云。寸陰寸金。此言宜三復之。則其味無窮。諸子等其亦知所注勉否。

世有大乘。明心見性。空四相。滅有生。上智之道也。又有小乘。言輪迴。逃因果。有來者必有往。有滅者必有生。下愚之道也。吾院法普廣乘。以維世救人。大者知之。而爲聖爲仙爲佛。小者得之。可成賢成善成君子。智賢不肖。各悟所悟。各進各境。是之謂廣乘。廣乘爲何。彌相而已。近善遷境。是之謂彌。匡正糾謬。是之謂相。彌其過而不興。相其善而不怠。修日學學。不辱於身。不求於世。靜靜正正。恬然自處。適然自得。於是因明充。性因顯明。順境遷衍。或聖或佛。乃由是而判已。惟是省身之本不恒。不能以見其功。爲善之力不堅。不能以見其誠。是故吾道入德之初。首重恒也。今廣院成立伊始。諸子要能以聰明自核。不以財力自詡。以去其矜。平其心氣。和其志力。以去其躁。勿愛之欲其生。勿惡之欲其死。以去其偏。當順其境而處其變。靜其機以去其急。能去此四者。則彌相之道。乃能入其途徑已。惟諸子於閑暇時。當竊取之。或能見其妙也。各各知之。

諸方盡力於道者。更知其利益乎。爲仁不富。爲富不仁。道之利益。仁而已矣。非富貴尊榮之謂也。雖然。富貴尊榮。亦在其中矣。總須由不着相處去求。則不求而自得矣。故宣聖云。學也祿

在其中矣。試觀古之聖賢仙佛。有不生而尊榮。死而流芳者乎。諸方如能堅誠不屈。盡心盡力。豈特有尊榮之望。將來名登樞府。爲萬世之尊神。亦在意料中也。此萬古難遇之機會。奈何不努力前行。而往往有時生退縮心耶。其勉之勿懈。有大望焉。

荷真人訓曰。茫茫四相日爭衡。苦海清波逐浪紛。欲靜風波須定力。回頭向岸樂餘春。吁。茫茫大地。浩劫重。而世人日爭逐於四相之中。戀不知返。行將見紅塵半山。黃花滿地。衰草荒坵。至可哀也。常知時光不再。朱顏易老。人生如朝露。及至魂爲魄消。則又結一重再來之緣。墮轉。不亦大可悲哉。苟能於此彈指光陰中。立定脚跟。尋至正徑。是爲智者。惟際此風生八面。塵漫九州。美德既無可言。英雄自墮末路。法律無憑。空談國是皆成夢。我人心野。日事詭欺枉用心。劫結中區。靈飛四境。重開混沌。欲靜無由。諸子等欲求解脫。舍道字外。而欲有成。未之聞也。子等其亦知所去取否乎。吾言及此。不禁生感。惟願吾在修諸子。詳以悟之。至囑至囑。

大道無聲無形。無聲也。吾不得而聞之。無形也。吾不得而見之。不得而聞。是無所聞也。不得而見。是無所見也。無聞無見。則聞見更爲真妙之境矣。無如人心日尙虛僞。利欲擾於外。事務亂於中。不知道中以求道。安於道外以求道。求非所求。而道非正道。故近今之禍患屢興。劫災並降。莫此爲甚。吾

師深憐斯世之陷溺。欲挽狂瀾而定彼岸。故傳經以作慈航。渡衆生而出苦海。拯生民以出塗炭。

諸方如於此時。汲汲勉進以潛修。勿爲疑阻。勿事因循。須知大道方便之門。一關即闕。此機一失。又不知幾千萬紀。再達此無上之良機也。諸方勉旃。諸方勉旃。

默真人訓曰。頃聞

師訓。真悲天憫人之慈懷。有加無已者也。諸方前因不昧。勿誤良機。人生泡影。過眼成空。此歷來達者以浮生若夢。而有及時行樂之念也。此念一興。賢者則流爲自甘沉寂。抱消極之心。此即古所謂興亡不知。理亂不聞者也。其愚蒙者苟與此念。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二者雖智愚不同。而其不足爲訓則一也。在昔中古。未達盛遇。僅以儒術自封。與之言神聖仙佛之說。則駭奇驚異。若人之欺彼者然。於是芸芸衆生。苟不爲利欲所蔽者。未有不入於此二途也。而今則不然矣。煌煌大道。昭耀中天。如萬傾洪濤。駕慈航而普渡。嗟爾沉溺者。不亟思登彼岸乎。彼岸既登。則爾靈不滅矣。是則流光迅速之慨。身世蜉蝣之感。亦可息矣。妙山不遠。輻輳豈難。是在人之自爲耳。有志者蓋興乎來。

默不盡此。(福院)已許時矣。閭院願諸方堅誠。籌策維持。雖云展布尙未臻於完美。然各事多能盡力以爲。是真不可多得者也。現今人才輩出。他日各事發揚。尤當爲大道前途慶。所望從茲益勵修功。莫謂心有所餘。而力有未逮。則拘守不進步。莫因勢有難行。而身以退縮。庶幾志向以恒持而彌堅。功候以日增而漸廣。既無怠荒。成就自可立待。默本凡庸。所以得有今日者。無非克守此身。能從塵障紛擾中。自持其靜而動乎自然。不爲醜惡偶搖。有所墜落。氣息充而德行立

。人我之間。清其界限而不相犯。世俗之外。懷求度化而不相欺。渾噩之念。以漸修養。私欲之爭。遂能盡弭。妙山正道。藉此區區。竟邀

師慈異數之超拔。是良機有以假之也。諸方與默同達此會。如若坐誤。則萬禩不易再遇之時。更

於何處求之。故今日言修。實非泛常可比。苟或勉力。靡不收其佳果。諸方既入

師門。宜自慶幸。須知無緣則不能來已。倘來又視為無足重輕。仍我自為我。迷流下逐。是不但

負

師度拔之深仁。且於後路亦何以自全。所以默懷不能已於言者。實為諸方惜。願各深審守此不易

得之身。際此不常達之時。務宜矢力向前。爭其上進。不失此身。此時在道固有光。在己亦免空

隨草木以同腐。其中得失。想靈明不昧如諸方者。諒亦必知自處也。院務。

師界諸方以籍。非使虛襲。是期以勵修也。道味過淡。實無足樂。惟世事紛華。雖為可樂。而瞬

息滄桑。終亦不過爾爾。以視吾道淡而能永。久而不窮。苟於平旦之時。清夜之際。澄心一加思

量。亦知所去從已。默之盡此苦口。尤望諸方好為斟酌也。

南海大士臨南京女道德社示曰。修道原無他妙。洗心滌慮為先。明心見性是真詮。一片清靈乃

現。富貴榮華虛假。夫妻兒女空言。人生樂境幾何年。大限到時各便。人生在世。能度幾何歲月

。若不及早修持。返回固有之天。一旦失足。又不知墮落何道。為鬼為魅。或獸或禽。寧不悲乎

。仔細思量。何若修德明道之為愈也。雖然。修煉為人生美事。獨奈滾滾紅塵。已迷失本來之真

性。若無真師導引。又安能知道行道。而不失其正乎。當茲濁世。天災流行。人劫瀾漫。吾

師悲憫人。降靈度世。院社並立。普拯為旨。吾奉

師命。統掌社壇。隨鸞教化。所喜各地社方。以女子之身。而能明修道之要。且多佛門弟子。具

見慧業宏深。非凡之女流也。深堪嘉慰。要知修道無他。只在洗心滌慮。虛其心以為基。虛則靈

。靈則真心見焉。元性生焉。此即明心見性之一端。總要知得明心見性。不是大難之事。將已一

念。返還丹田之中。常常了了。初始動念。即心也。明則明此。別無明也。未動念之前。一片空

明。虛虛渾渾。了無物事。此即性也。見則見此。別無見也。果能明心見性如是。此即於羣陰凝

閉之時。忽然一陽初動。覺地回光。即古人謂冬至陽生。夜半活子時至之一候也。於是回光返照

於乳房。是乃水源至清之候。可以煉神僊上藥。不但却病延年。且成眞作聖。無非此一候為之基

也。然吾今說。極恐社方未能遍加領會。吾再示以淺淺之學。蓋人身難得。其難者性靈不滅耳。

師道以功行化世。功者修己之靈。行者廣種善德。功夫入手之時。身要端端正正坐定。心要安安

閑閑鎮靜。自勸自慰。想天下事無一為人生真實受用者。雖富貴榮華。夫妻恩愛。兒女情戀。縱

多不過數十年。終要分離。如旅宿之客。終夕而別。各自東西。爾為爾。我為我。兩下分張。即

多不過數十年。終要分離。如旅宿之客。終夕而別。各自東西。爾為爾。我為我。兩下分張。即

磨。果能修煉得好。一片清機。了了靈靈。絕無昏沉。終昇天堂。縱轉輪迴。我心如此明。性如

此靈。亦不墮落非道。孰若修德明道。性靈千古不滅之為樂耶。諸子等能將此理悟澈。堅定身心

。靜坐爲本。默觀乳房。調養元息。任其自然。久久一陽自動。旺身健體。較得金玉摩貴之樂。孰得孰失。自有別也。人生亦不過一傳舍耳。倏來倏去。無足重輕。惟願吾院社諸子。於吾今言三注意之。庶不負

師恩一片度世苦心。其各勉旃。

吾道傳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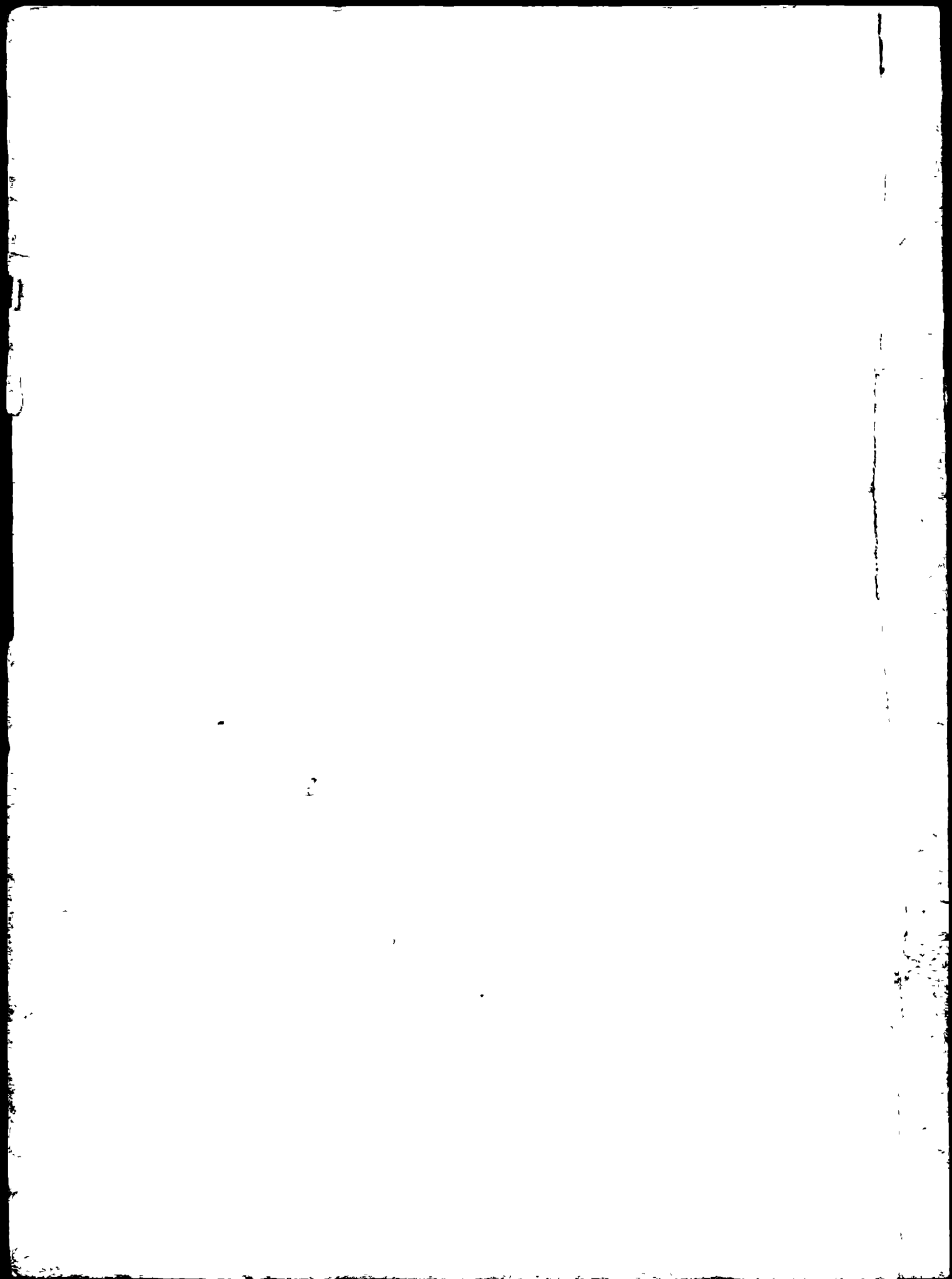
師於立院之初。明訓提前一十二年。然此期中。必經許多波折。此蓋數也。道高魔深。名言至理。無論何等飛魔擾道。願院社諸子。以鎮靜處之。不消自消。院方知遵。社方共知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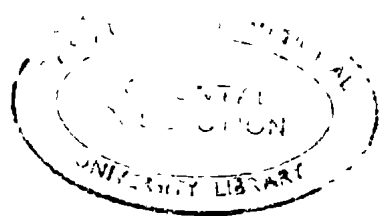
謹按女子之命。屬於乳房。亦名氣穴。即兩乳間心窩上也。是以女子靜坐。應回光返照於乳房云。

編者謹註

南京道院

道統監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明道謝恭銑校勘





道德精華錄
三卷

道德精華錄卷三

慈愛門上卷目錄

慈善廣義

造劫化劫

拯救兵災

戰地救濟

拯水旱災

拯救火災

賑務善後

普濟貧寒

設行記字會

籌興各種善舉

通力合辦施濟

個人積功修善

論善惡禍福因果

道德精華錄卷三 慈愛門上卷 目錄

仁愛廣義

治世要旨

正己化人

與人爲善

挽救人心

移風易俗

糾正學說

教養兼施

注重農工

宣傳道旨

講習德業

世緣大同

道德精華錄卷三

慈愛門上卷

已沉淪而拯之謂之慈。未沉淪而預防謂之愛。此 老祖之增訓也。爰將關於施濟各訓合於慈之義者。編爲上卷。其經世各訓合於愛字義者。爲下卷以編輯之。

慈善廣義

老祖訓曰。吾道以普拯爲旨。內修外行。兩不偏廢。道乃斯合。予之所期於諸方者。以自渡渡人之功。使世界永無爭執。胞與永無劫苦。惟是渡人之要。一曰慈。一曰愛。慈者。見其已沉淪而拯之也。愛者。未沉淪而預防之也。救災恤患。使流離者各得其所。此拯之以慈也。維綱繫紀。使無隕越。此拯之以愛也。慈拯易而愛拯難。易難之間。間不容髮。要在個人努力而已。諸方勉乎哉。

吾道之旨。首在慈善。慈善事舉。則人民咸沾其澤。度人度己。舍此莫由。是以上古之世。人心渾厚。一視同仁。無陰域之分。無欺詐之事。不言道而道興。今世人心巧詐。爾我相欺。種種行爲。雖似求福。然即所以造孽因也。其困厄之來。出於不覺。而怨天尤人之念。時縈於衷。愈久而離道愈遠。人人如是。道因以亡。道亡則世風頹敗矣。今值下元告末。卽離道之時。挽救良方。莫如倡道。道行則人知所遵守。道明則世運昌明。何憂劫之不滅。災之不息。然此道務萌芽之

期。必於慈善事業。極力推行。使人人堅其信心。方可挽回惡運。苟稍怠惰。不足啓人信仰。即所以增人訕謗也。

道之所始。始於無名。道之所用。用於有情。天地大德。厥維生生。生人之理。一慈相承。試觀茫茫大造。蕃衍而變化者。何在同體血氣之倫。何在非耳目心知之事。心源墮遏。遂乃絕流。自欺爲涼薄之俗成。而慈業遂以失。自擅奪殘殺之風行。而慈心於以昧。仁慈失用。道幾乎息矣。惟修道者。本真誠以推之。俾芸芸衆生。各無失所。而後吾心安。吾氣和。吾身亦可修。道基之固。道器之成。端在於斯。故修身之要。不外存心。一慈之理。用周萬彙。諸方其各省之。

甯安康強。云達其吉。吉也何謂。惟善是從。故上善弗爭。終利萬象。一蒸從化。乃有終極。是善之所以爲善者。不以矜其功。伐其能爲事也。今也道之所從。正其身而由之。則道中之善。庶得其平。若弗以正其身。而爲矜伐之善。則道也淪亡。何有乎善。是善得其旨。而後得其正。正而適於自然。則所謂道之生者。皆有其無名之真已。故曰一念之止。從善如流。一意之誠。道乃克明。明乎道之本。而後界乎人天之分途。乃有攸歸已。

日月如潮流。光陰似迅箭。人爲萬物之靈。有清有濁。清則固。能自守其真於不蔽。濁則迷。能自昧其性墮歧途。今者下元告終。上元運轉。各宜省修以正風化。挽救之法。宜何入手。一言以蔽之。無道不立。一理以貫之。無道不存。惟茲事體。造端甚宏。非有極大之慈心毅力。弗克有爲也。通院各力。向道心誠。如善不倦。有力者各盡其力。無力者各盡其才。一人爲善。一家之

安危繫之。一家爲善。一方之安危繫之。見善勇爲。當仁不讓。須具不撓之志。抱百折不回之心。功茲併進。勿爲狂瀾所逐。而爲道之砥柱。是余之厚望也。

諸子爲修。抱願之宏。爲成已與渡世耳。今日之下。所以自成者。其基亦曾少立乎。所以化度者。凡衆果感厥仁乎。吾觀大地芸芸生齒。其修乎身者。得於所修而知堅持。不以浮俗有所搖惑者。固猶罕覩。而奄奄於水火之中。幾至頹絕者。實儘指不可以窮數。如是現象。而欲道之真行。而身成人度。其將何所指望。惟衆心善念固猶自具。其有忽於不覺者。靡非意爲之障耳。苟破此障而空之。則所謂道者。將不期然而見之已。見道之真。以勵其所抱之願。以推施運用。身且因之得所成就。是亦藉以得所度化已。不然。魂魄爭於內。人我殊於外。惻隱之念。無以充養。雖曰修之。修其名已耳。雖曰爲度。度其名已耳。又何有於身。更何有於世。身與世兩無所補。終日擾擾。名爲之修。名爲之度。而結果終徒覺其自苦耳。是豈吾老人導勸勵功之本旨哉。所望從今以往。各於身之修也。力求靜悟。以期得道之真。其於度也。務思實惠所及。以濟溝壑之餘。弗矜弗躁。去愈去僞。作正氣而凝和祥。則身與世皆有所成。而妙其化已。各各遵旃。

哈哈。今日救世。其應救也多已。而其急者。惟在劫之已形。然防患貴於未然。而未然之防。防得其道。善得其用。則又不難消患無形也。是在具願力肩諸子。本其誠念。一其心思。合羣策進。其始不必圖功。而功之所在。靡弗各得其純。而宏其效於世界已。人見難同者。認理未真。處事或偏致之也。苟去其偏。而公認一理。則意氣無所用於其間。救世之良心。不難立明於天下已

。不然。事以偏廢。而念徒急功。其事之難滿。勢所必然也。以救世之心。行救世之事。而不能收救世美滿之功。要亦非在事之人所忍有此。更未必是其初心也。故於事也。但關救世。務須同認一慈字。為共趨之的。果使慈惠之能及人。則皆所應同肩之事也。若不認其的。而以意氣相持。是不徒誤事。且恐慈惠無及人之望。而爭抵恐傷本有之良知而已。斷斷其不可者。斯意氣之用事也。諸子其各審密而好為之。是則吾老人之所殷盼諸子之能達到者也。毋忽為要。

夫慈務之行。善道之本也。人人理當行之。以盡為人之道。但行之者有大小難易之分。經常權變之別。其故何也。蓋人於極小極易之善而行之。功猶薄。於極大極難之善而行之。功故厚。於經者常者之善而行之。功猶淺。於權者變者之善而行之。功乃深。故人好行善事者。於極小極易者行之。而於極大極難者亦行之。於經者常者行之。而於權者變者亦當行之。如是行之。不少而多。豈不難哉。然難不可畏。不但不畏其難。求如履平地之甚易。明知此行功效。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若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明知此行能力。非一晝一夜所能盡至。而如一晝一夜定能盡力。存心如是。行為如是。庶不負吾普渡眾生之旨意。使大道日益昌明。慈務日易發展。則常地（常州）將成樂土已。諸方熱忱向道。務期好自為之。

今日何日。世人猶溺於酣嬉而若醉夢。是誠不可解已。大抵禍難之來。鮮弗由於忽視。以為我之自身。現固無恙。遂以為此可長樂而不復遠慮。弗知樂極悲生。事有不測之變幻。苟及其時。則悲之可悲。且不免實受其苦。而莫由解脫。迴顧前之樂境。等於雲烟。雖欲復得。而終無可能已。

。是故君子修身。必思保泰。欲保其泰。必善持盈。能持其盈。要在遠慮。慮遠則周。周慮之途。明乎盈之久持。非自滿而克保其泰。乃不吝於施。施之於眾。不過以有餘平其不足耳。不足悉平。而人心自正。我之盈而不溢者。終安我之所以盈。而無適弗適。我身乃永保其泰已。世人輒不審此。知自樂而不知其所以為樂。多致持盈以自驕。而鄙視人之不足。無肯以有餘平其不平。於是浮囂之心。氣騰悲沸。大地人禍作。而天災繼以流行。言之可勝悲嘆。吾道修子。近於慈務頗能各竭智慮。而盡乎力之所及。以行其是。縱有少數粗於塵習。未克觸景勸破。而勉趨於善。所賴既肩而肩平遠。則化導開明。其旋復造化。消弭劫運。宜將寄於諸子之身。而轉厥福焉。切弗輕自菲薄。遽於萌芽之會。而以無大能為而自限其進步。則世劫其可以言救已。願各奮發可耳。

修道行慈。最怕怕事。若處處怕事而不敢為。則何必修此道行此慈哉。或曰。修已即道。人也於我無涉。若以此自思。天下世界永無寧日。仲淹以天下憂樂為己身之任。誠吾之佳弟子也。各各盡勉於此而行之哉。今之行慈者。九牛一毛之善業。必自以足其至善已。言念及此。不禁為世風憂也。人之心也。果能行慈不吝不矜。修道不問不誇。則院會之固於其久者。又將惟諸方之勇猛不懈而為之者是賴也。各各善體才財之不可恃以凌人。則己身之道德日高。而風化人心由此可挽。而道慈基礎亦於是乎定之已。各各勉旃。

太上訓曰。遭坎離之秘訣。守先天之奧竅。循乎自然。修養得體。由心平而氣靜。由氣靜而神凝。

由神凝而靈充。由靈充而聚固。聚固靈充。性復其初。而道成矣。然道雖成。而不以外功繼之。亦恐人於政途。而不軌於正也。夫先天大道。內外兩功。須要兼修。內功雖成。如不以外功繼之。則流於出世之道。而非入世之道。入於無爲之道。而非由無爲而入有爲之道。獨善其身。不合人情。如是之人。即令道得於心。與枯木朽株又何異焉。即令永存不滅。與世又何補哉。故必繼之以外功也。外功者何。善耳。何善也。即孔子所云見善如不及之慈善事業也。

關聖訓曰。蓋聞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爲不朽。抑又聞之。諸侯王者。人臣之極也。若有人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不可不以民生爲要義也。夫食爲民之天。民爲邦之本。民無食不生。國無民不立。故爲民上者。不可不知也。凡爲民上者。欲維持國之治安。須先維持民之生計。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然當今之時。或水或旱。爲民上者。將何以處之。曰惟有廣行慈善。以挽回天時也。天時何以挽回。不見夫商湯之禱雨乎。以六事自責。即可以感動天時。不可不以古人爲法也。吾前曾言之。不知諸方曾注意乎。何者。蓋一二年間。關外田地。恐不望豐收也。諸方其多行慈善以挽天時。或可補救於萬一也。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天運之所感。亦人心不古之所致耳。須知人心即天運。天運從人心。苟人慈善。天運轉祥。此萬古不移之至兆也。邇來災劫之現。大都繁華之地必重。處於僻壤者則輕。然居於盛地者。固因見危而自驚。處於僻壤者。切不可當其末滅而自有所忽也。各各當以師道而進修。修者何也。即修德修身。此內功也。興慈濟衆。度已度人。此外功也。內功外功。

兩無偏廢。庶幾世人各得其所。各無爭執。各無欺僞。各無善劫。此即慈愛之功也。慈則拯救於沈淪。使其無流離之患。愛則預防其未來。以維其綱繫。總之。欲劫之挽。數之化。必由慈愛所修之中。方克得其空。而空之真。斯得其化已。慈則拯患。愛防未來。各各當於其中深澈斯意。以期存救世之恒心。是諸子之功。可達圓滿。而臻妙境。噫。雖有衆大之惡逆浩劫。亦無不可以挽化已。諸子勉旃。

伏仙訓曰。興慈樂善。爲昌道第一之根基。救苦濟貧。乃度人不二之要義。如今水火刀兵。胞與受殃。慘不勝慘。幸一般好善君子。仁聚義聚。慷慨輸捐。劫後餘生。同沾澤惠。否則飢寒無告。痛苦交加。鳳院在修諸方。熱心慈善。不遺餘力。前次對於江浙災振。該院募集千元。接濟前方。救萬民之苦厄。解胞與之倒懸。誠陳氏之釜鍾。萬家頌德。實范公之舟麥。千載遺恩。諸方既能如此積德懷仁。則義重慈悲。當不讓昔賢專美於前也。諸方勉之。

蓮台聖訓曰。世人開口便說慈悲。慈字作愛字解。悲字作哀字解。愛與哀有甚麼關係。慈與悲又有甚麼關係。我們一心慈愛便得了。爲甚麼要去悲哀。你們要知道天賦我們一點良知。乃是悲哀的結晶。世界與人類。乃時悲哀的目的。人除却了悲哀。那裏還有慈愛呢。你們看看小孩子初生時候。第一聲便呱呱的哭。這豈不是天良發現麼。世界上可悲可哀的事。假使諸方一樣一樣的耳聽着。目見着。想都是要以淚洗面的過一生了。但是悲也不能了事。慈乃是悲的結果。渡乃是慈的結果。渡已在修。渡人在行。用力與用財。一樣的是功行。諸方能實行一個渡字。才不負一個

修字。才可當一個慈字。各各勉之。

哈哈。吾今初蒞萊院。各職方靈明凝聚。殊堪嘉也。須知道功分乎內外。究其歸宿。不過一而已。內功深者。慈悲之心必宏。外行著者。靜養之候必純。未有慈悲充溢。而養候猶資未融也。故吾一心其諦。不過慈悲。是內功歟。是外行歟。但吾之一心。不覺其內。亦不知其外。從心中運化。因境以生悲。因悲以生慈。有慈悲之名。不著慈悲之迹。雖慈雖悲。猶是因物付物。初若不慈不悲者等。一過即化。與天地同流。總歸於無。總還於虛而已。然無中寓有。虛中涵實。境之觸也。慈悲之念即萌。境之過也。慈悲之念即退。其萌也。即有也。實也。其退也。即無也。虛也。有無虛實之真旨既明。何庸言慈悲之名。何庸矜慈悲之迹。而大慈大悲之實功成已。願各掌監暨職修力。其各慎審。自得求道奧突已。切注。

李聖訓曰。慈業道務。相輔而行。內功外功。兩不偏廢。以期共挽末造之劫。同登仁壽之域。則世界永臻於至樂之境。豈不懿歟。豈不休哉。然治極必亂。循還相衍。剝極必復。數理終始。雖云生極必殺。那堪玉石俱焚。故胞與為懷。聖者以之。憫惻為心。賢者宗之。孰無父母。詎忍使失怙恃。孰無兄弟。詎忍使失羣行。孰無夫婦。詎忍使失倡隨。孰無子女。詎忍使失乳哺。言念及此。曷勝惘然。目視慘狀。更屬痛慨。此憂世者所以有慈善之舉。以為拯我胞與。惠我同氣。蘇我元元。濟我黎庶之需。目觀耳聞。眉飛色舞。以謂無告者可以相安於無事。相慶於更生。而大劫可化。顛沛流離者。庶幾相契於出水火之慈航寶筏也。乃不意日久弊竇叢生。假慈蒙謀利圖

名者。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其數。故雖有仁人。亦不敢公然為善。恐慈父之金錢。盡入於富貴者之中飽也。

師本以普渡為懷。鑒於哀敷之無告。故不憚煩勞。一再申訓。使人人各發天良。各修功行。有力者盡其能。無力者盡其才。使出字會立無疆之基業。更使諸方修莫大之功行。渡已渡人。咸已成物之雙方並美。有過於斯者乎。

道至今日。以慈為賴者業已。不以慈興。道何以立。是道之能久也。止於慈。慈業之基立。而後道基定已。故曰。道在天地。主樞而已。慈在世界。運化而已。主樞為體。運化為用。其用出於體。其體之堅。亦賴乎用。各方須各各悟到善業之所以立而立之。庶乎得其真固已。

大道無他亦無難。信慈而已。天地之大。教派之衆。未有不以信慈團結而存立於世也。蓋信為內功之實。度己之懷。慈為濟人之筏。外行之光。無信不能以使人尊德樂道而就範。無慈不能以使人親仁感義而知善。是故信為道之母體。慈為道之大用。體用兼備。相濟相輔。而後善乃克有著也。

或曰。我忙不能學道。我貧不能行慈。是皆欺己之妄語。類如為長者折枝。非不能。是不為也。蓋人生於世。只知爭名競利。而不肯少留頃刻之光陰以靜心。則曰我忙無工夫。試問無常到時。汝能以無工夫答之而不行乎。恐不能也。知汝彼時不能。何如能時靜心行慈乎。又或曰。我貧不能行慈。是掩耳盜鈴之語也。蓋慈不僅以財為之也。有力者助人以身。輔人以力。凡此皆所謂

慈也。其或濟人以言。排人以爭。而凡能以言而勸人向善。成人之美者。皆爲慈也。故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又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皆所謂信慈也。

富貴貧賤。疾病生死。吉凶順逆。壽夭窮通。水旱瘟疫。橫禍奇災。是皆有造定者。非人力可能致也。然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悻命者凶。安命者吉。近紀以來。人心渾噩。道德不存。不求信實。不懷法戒。不知務本。不修功行。嗚呼。修身之道。豈其然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樹無本則枯。水無本則涸。人無本則顛。德無本則墜。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務其先。徒事其後。是猶伐木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暢。豈不枯塞而釀浩劫乎。

濟佛訓曰。慈悲出於無心者。是心素以濟爲念也。慈悲出於有心者。是心以急爲濟也。以濟爲急。是四相皆空。而無時不以慈悲爲念也。以急爲濟者。是慈悲之心。有所觸而發也。是之謂者相。故濟者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分。而急者固無時而不有也。必濟其所濟。而後能濟其所急也。急其所急。不勝之見。濟其所濟。則善念日有。無在不爲慈悲之主已。是濟濟者。必先濟己之濟。而後能濟人之濟。濟濟得其要領。斯無急之可言已。然濟乎己之濟。在於脫危勸善。能止於斯。則濟濟之說已。慈悲於內。而無所用乎慈悲之名。夫然後由無而有。有而無。無而無。何非實中之濟濟哉。

故佛曰。不空方是空。不色尋真色。存心以濟人。心有私欲塞。視有若無者。方脫此六賊。根蘊皆空靜。塵幻影自釋。(釋普滅也)

慧真人訓曰。人生於世。無論作何事業。總實乎實事求是。不可以詐僞行之。而於慈善爲尤甚。蓋慈善之事。動與生命有關。非尋常比也。慨自道德墜落。世風日熾。勸善振捐。倡辦義舉。名目日日新月異。惟期聳人之聞聽。收款之增多。而考其實在。或假公以濟私慾。或歛錢以便分肥。一言以蔽之。無非視爲發財之捷徑而已。故所入之款。用於公益者。僅十之二三。吞入私囊者。已十之八九。外人不加考察。反一致崇奉之。信仰之。以爲慈善大家。彼即翻然愈鳴得意。直居之而無疑。可憐飢寒交迫。困苦不堪之小民。依然比比皆是也。更有甚焉者。已力不足以逞其欲。思有以借重他人。以遂其狼吞之慾望者。不惜用盡方法。以求人之附從。在應之者方面言之。或因好善心重。未遑慮及來者之陰謀。或爲情面所關。遂致墮入求者之詭計。雖非盲從附和。然不加以慎重之考慮。未有不爲其利用者也。如此種種。皆是冒博濟之虛名。行盜竊之實事。可勝嘆哉。可勝誅哉。或謂世道澆漓。人心險薄。振古如斯。於今爲烈。能盡一分之力。人即受一分之益。雖不克消滴歸公。然較之袖手旁觀。熟視無睹者。究屬不無小補。噫。是所謂卑之無甚高論。姑取節焉可耳。吁嗟乎。貪夫徇財。見利忘義。至不得已而思其次。雖屬降格相求。此善於彼。然天網恢恢。終難疎漏。覆車相望。可爲寒心。入道諸子。苟抱愛物仁民之志。獲操博施濟衆之權。凡事須求實際。不得巧立名目。自欺欺人。庶不負吾

師設壇立道之至意。非然者。自欺欺人之舉。人縱可欺於一時。天實難欺於頃刻。雖屬祈天保佑。欲以上格蒼穹。殊不知此種作爲。非特不能感召天庥。實益足以傷造物之和耳。諸子入道有年。

。夙慧深具。均能洞明世故。練達人情。抱道而行。何慮事之越軌。守靜以待。何患魔以惑。慎毋妄種惡因。致收孽果。各宜懷之。慎之。勉之。記之。吾奉師命來特訓。尤望各掌監注意及之。遵旃勿忽。

尙真人訓曰。人世有不測之災。天意無倦勤之日。而酣於酒。沉於色。慾於利。貪於名。爭於權者。日演日盛。以至解不勝解。殺無策殺。世局至於分裂。而塵氛愈熾。誠不可遏矣。雖然。數有在而必強以救之。以替大化之未及。是以屢言於衆。而必欲賴於衆者此耳。但從旁觀察局中。擁姬握權。逞威縱意者。能有幾許僥倖哉。正猶浮雲過空。曇花一現耳。由此借鏡。世人當各悚然爲之駭也。能稍勸破其情。則妄念都闕。而世風邪侈。人心鬥詐。亦可由此歸化矣。吾願世人借世人之鏡而常照之。則其身心同念。當不違於天意天命已。

造化劫

老頑訓曰。天道一大循環也。觀乾坤否泰剝復之機。與夫太極圖之輪限。則進退盈虛之消息。從可識矣。蓋太極界線。不從直剖。不從斜畫。而從兩端平均互相反向之曲線。則其陰陽消長之度。無全勝。無偏絕。昭然可見。所以冬既去而寒仍在。治將興而餘孽存。福將至而遺孽在。天時人事。莫不皆然。今甲子已交折運。而天災人害之餘毒。乘時而發。不能稍爲延遲也。修弭之方。非修德無以致之。至於防身之術。則除淡聲色。節嗜慾。時動作。息喜怒。別無自立之方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道之修也。必先去欲。性之正也。必先遏慾而後方可與言修。今者人心淺薄。日尙險詐。人不守道。而道不範人。由斯爭奪權利。拋棄道德。以致爭端兵燹。瘡痍頻興。戾氣盤旋。永無寧日。日月失經。星辰失度。山崩水溢。飢饉荐臻。聞不忍聞。視不忍視。雖曰天數。實人之所造也。欲挽其劫。非盡闢乎天數。惟在人事之所爲。自作孽。不可逭。即斯之謂也。諸方果能勉進修爲。使道昌而慈興。劫釋而厄化。譬如雲霧散於烈風。冰霜融於皓日。雲霧退自見青天。冰霜化自有萬物。雲退光現。虛空湛然。則淺薄之性。私慾之念。又何能生於心。蔽於志。越於道。亂於世也。諸子欲其修度。尙望三復吾言。

老人預設道於大地者。蓋爲具智慧者。虛靈尚聚。而設此安逸之土。藉慎爲胞與無忌之衆。而立此維救之圖。是故諄諄誠囑固立慈基。認爲現時之用故耳。當此險危莫測之秋。轉瞬則幻慾萬狀

。豈特衆生之不可測者。即吾老人亦不克預爲之定也。何歟。造物本仁。生物反是。以仁感之。奈不受其仁者何。造而埋諸。愆尤猶不可掩。而况造者復演乎。故其苦海劫山。誠有莫得其詳耳。無已。則有法焉。慈善之兵。聊挽略弭之若劫矣。今時窘迫其極。正需慈善之團。故有糾合舊倫。以成大仁。而爲此不仁者一洩之。其庶乎減其熾燄而清氣土。藉昌道聲慈舉。使惡而悟焉。迷者聞津焉。則道安慈振。皆吾道修子之匡。而衆生得登衽席。四海澄清。其熙熙然其享樂土仁風。則諸方靈聚而超乘矣。然在斯萬峯障霧之天。稍不自慎自覺自懺者。失足亦易事耳。故云堅者有徒。誠者自悟而已。

劫運所至。非人莫化。人自歸化。神乃固之。以行其化。理似玄玄。而勢誠鑿鑿。人不深思。流於疑惑者有之。流於迷信者有之。而不信不疑以孤行者亦有之。人心難齊。而劫運所以易至而難化。皆昧乎修正之道。成是萬萬劫中。其能自拔者。百不得一。一偏誤之也。諸子識之。去偏爲正。得正則不修自修。不化自化。弗偏之果。即得劫之因。各勿忽焉。

五千紀來。兩度傳經者。何謂也。蓋以世風淪落。不可收拾。欲消戾氣。非糾正人心。不足以挽浩劫。欲挽浩劫。非廣佈大道。不能施於普拯。近紀以來。大道不彰。劫由人造。人不作孽。疫由何起。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澤及草木。人既生之。何又殺之。必至不得不如此。始降之以災。若人心苟能知悔。天心亦可挽回也。惟望諸子。體余廣化衆生同登彼岸之宏愿。一念返省。內功外行。堅修不懈。以期消惡疫。障狂瀾。使人人參我妙諦。證我真果。以期同造無上上乘之寶筏。

。是余之厚望已。

哈哈。今世人心。別具觀念。只知有己。弗知其他。見人之急而不思以濟。見人之難而不知以解。只知我飽已。他人之飢勞弗問也。只知我衣煖已。他人之凍苦弗問也。惟知營營於利祿之場。惴惴於得失之地。即今世界之真相。而如某某者。亦係此之變相也。而有負吾慈善之懷。普拯之旨。殊不知大劫彌漫宇宙者。皆由此輩鬼域之心而造成也。但諸子挽其劫。須由吾道化。必於劫之所在。其由何因。因之所生。其由何在。由此逐漸推悟。則行無所偏。發無所欲。苟於不偏不私之中而成之。其於世也。將非小補。不然。雖心有所覺。而於動念之中。不免仍爲情欲所蔽。蔽於情則所行必偏。蔽於欲則所行必私。若於偏私而行之。其於世也。徒增擾累。尙何劫之可挽乎。惟期人人以昌道自任。肩道自負。於堅貞之中。不爲情欲所蔽。自臻圓滿之域。而光其化。是吾之至望者也。

劫重於世。人造之也。警而不醒。猶酣夢之沉迷。終以黑甜爲樂。吾真莫如之何也已。然言雖如是。非決無可挽也。必吾修方各以自省。先修其身。以誠正之範。卓立於五濁之中。養成浩然至剛無大不大之氣。出挽瀾手。一爲肆其力也。則太和所被。極化自多。多而又多。何厲能存。厲化無形。生生各遂。於以言道。道始爲大。於以保身。身乃終泰。於以修心。心斯不惑。於以論果。果方有成。此吾涉塵而不憚勞。佈化而無所斬者。蓄望之深。竭勉之切。肯重賴於吾諸在修也。願各自勵。弗稍隨俗浮沉。反見道爲終南別徑。庶乎心得其正。充養必有平之可期。而證妙

亦非甚難也。

吾言化劫。大而化小。小而化無。其旨在乎充善。今日可以悔悟者。一般人心。或多自覺。須審善足化劫者。以清明之靈光。消弭厲氣於無形之間耳。人之弗悟。每以無形而忽。以為偶然之自得也。因此見弗克勇為者有之。肆欲而怙厥惡者有之。善惡兩弗措意。而以為安然自適者亦有之。不知後天之化。不出陰陽兩氣磅礴。不得其平。必交錯而致亂。故陽主清明。而善從之以法天。陰主混濁。而惡從之以則地。天地之能清濁。必陽氣充於上。而陰氣乃潛於下。是故必人之善助天之清。以鎮在地之濁。於是兩間之氣平。而惡不足以為厲。觀乎陰氣充塞。天之由霖霧而現昏暗。皆氣使然。人之充善而足化厲。理亦猶是。果各悟明。則世又奚慮其難平哉。所患從善者希。而幽途以梗。是可哀耳。願吾修子廣行化導。多度一人。即拯一人脫劫。脫劫者衆。世間災孽自見淡滅。而身之所在。亦無適而非自全之地已。

諸子力茲。應各勵進於真切分際。使善充日擴。所以弭化。為效斯宏。慎毋以近切無事。而懈由中生。念或少鬆。則後之善者。善無以善。而劫之所以為患。又必因人之懈善而見厥厲。吾非以此恫人。人若不知此理。而自暴棄。則天之不絕。人且自絕之已。道之平常易知。固如此耳。如或忽視。則難為度已。諸子慎勉可耳。

萬事萬物。可通而難通者。處於事物間之人。多有所偏故耳。是以修道必貴正心。而正心必由於誠意。意或弗誠。心且放逸。知邪而克修正。未之有也。故曰。存誠乃足閑邪。諸子此後勵功。

要於此人人能言。而人人不肯苦修之處。切實下工夫。則得意誠而心罔弗正。至於齊家平治。乃其餘事。將有不期修而自修致者已。吾言之贅。諸子其弗大笑而漫置之。則吾數年所語今日切實之來。皆可不必要更為絮絮於方來已。哈哈。今日靈界諸神。為救度事。甚見煩忙。諸方知否。吾知其多不知也。噫嘻。神性救人為急。人反不知自救。此世界所以惡濁難已其亂也。言之可勝浩嘆。

老人所望諸方勵修而弗少懈者。不是存神的成見。必要人之從同也。然而不得不勉修人表此同情者。蓋願各各修得真切。少具人的神格。以維持世道。藉挽淪胥耳。嗟乎。人的神格安在。則惟諸修人自求之而已。於靈界之神夫復何有。亦不過各盡心力而已。此乃諸修人不可不審慎加以奮發者也。禍變不測。來日大難。不此自懼。吾則不知人之所以為人。將何所託而居其名已。嗟乎。難言之已。諸方其發善提心。一堅修證。或不至盲趨於荆天棘地之中。而不識所返之途也。

老祖又臨太原道院訓示曰。近日人民多以時局不定。意生疑惑。然天下事治久則亂。亂久則治。此必然之理也。況今世界人心之險詐凶惡。極點。故天氣變而為寒煖不時。瘟疫癘疫。相繼而至。地氣變而為海嘯山崩。草木百卉。發育異時。人氣變而為互相爭鬥。兄弟鬩牆。自相殘害。故有今日之大戰爭。大變動也。此無他。亦不過人心所感召。時運所醞釀耳。不知者。以變異之事為新奇。然而變則變已。以人心論之。並無奇異之可言。又因世之人心。已有不可思議之變幻。則發生之事。豈有不千奇百怪者哉。當斯時也。但能存心和平。處事正大。則雖有怪異之事。

發生。於我何異。卽或遇有顛險。亦不過過眼雲烟。轉瞬便息。若我有正大心懷。不惟無劫可擾。卽已在劫中。何嘗不能化劫於無形。古今來遇劫而能逃出者。大都以其人之因果。有所善應。故其時雖在劫中。必能出劫。又有一班於劫之來也。百般趨避。乃最後之結局。仍不免於罹劫之凶。何也。是其夙日之居心險詐。雖自以爲得計。然其遭凶劫也。非如此不足以適逢其會。蓋天下善惡因果。絲毫爽不爽。其謂今之避也爲吉。彼之不避也爲凶。專視爾之存心善惡如何耳。今天下之戰爭死亡者。皆非偶然。若不如是儆戒。人莫知有善惡果報也。爾等修方。勿爲浮言所惑。隨便遷移。但能存心正大。作事端方。未有不逢凶化吉。遇災成祥者也。况爾等自政變以來。民知向善。若再能以外行。急救災黎。則太原可無虞已。爾等萬勿驚慌。專籌辦世界紅卅字會太原分會。使會早爲成立。多設慈善機關。則多增一分幸福。一人有德。萬民賴之。得一。靜靖。卽以此語向敬子說之可耳。

又臨濟南道院訓示曰。離坎乾坤通氣化。數中奇變無窮卦。噫。知載道扶德輿。生絕關頭空四大。嗚呼。化劫之言。吾老人說之再已。其如人心不化。斯劫運之所以終難盡弭也。今日諸人。當亦少有憬悟已。然而浩劫靡涯。現正方興未艾也。衆宜如何修省。似亦不能不早自爲計。凡吾修方。尤應好自謹持。以爲社會立其遷善之範。而期拯拔羣迷。同歸於善。藉免墮此不易還復之劫。庶吾數年來講道德世之苦心。不至擲歸無何有之鄉。斯爲得已。今諸諸子。自今日始。一宜多坐。日須八度。不可任意間缺。一宜日誦經典。能來院者來。其有事牽礙者。並准在家虔持真經。

或金心諸經。悉聽自便。慎弗忽視。一戒遲眠。以上諸端。爲日常保身之要訣。須知身之元氣能保。則天地之太和。乃克鼓動。而使翔洽於四表八埏之外。凶厲漸化。災害自消。此中含理至微。而爲效極大。各毋漠視。是亦急救之一良方也。慎之。

又臨濟南道院訓示曰。滄海桑田感幾多。江河滾滾奈頻波。而今誰信無窮數。都當蒼烟瞬眼過。噫。劫之來也。如堤之決於洪流。欲砥狂瀾。將謂世人必無其術。吾深憫焉。於是徇諸大聖哲賢徒之請。不得已盡宣先天之祕。降壇布化。諸子亦知劫之所從來乎。劫本人造。造劫者。人心之陷溺使之然也。人心陷溺。由於貪欲。欲縱則不知有鑒足之時。競爭乃起。競爭不已。則殘羣以逞。逞無所逞。則迭相雄長。此人類所以淪胥。世界所以紛亂。而天地遂亦失其清寧之序。於是厲氣凝結而成災害也。茲欲挽救。自非仍從人心猛加針砭。予以修正。不足以爲迴嚮歸善之導也。修正人心。將持何術乎。要不外不偏不倚。至中至庸之道。果使人各執中。以行天地本然所常行者。吾恐亂世不足平。而人類庶有豸耳。吾以之勗於諸子者。亦惟斯下而已。諸子須知吾道。以一中爲不二精旨。舉凡黨派之作用。政治之臭味。均當一掃而空之。故吾絕口不談。一以日用倫常之至理。藉爲勸勉。諸子抑將以吾道爲平平。不足以爲立世之需乎。要知上古之淳風。本至平也。降及於今。以物物形形。日進淫巧。人欲亦因以日漸增高。遂致窮極奢靡。以供肉體之娛樂。而不知與生俱來之清靈。受盡迷惑。終於肉體之娛樂。無能長享。而靈隨身燼。言之可勝痛惜。吾以萬類莫不由吾國圖一系所化。而生生息息。不忍坐視淪喪。以傷吾至靈。是以人而普

拯。諸子既各來求道。當悉吾道之體。竭力以修已成道。期達吾道之用。以濟度三千大千無量微塵之衆生。慎毋以平淡無奇。作尋常一慈團觀之也可。

吾因救劫。急以大道南入於閩。今福廈兩院。幸均告成。此後維持籌運。要惟各在地來修諸子是賴。吾道不僅徒設一院而已。亦不僅徒設一壇而已。須知道之爲用。重在化劫。而化劫端資利物與夫度人。利物度人。必先提倡慈業。慈業之興。無大無小。均各盡各心。有資出資。無資出力。總要合義策進。存己饒已溺之懷。開無我無人之見。惟善是從。惟力是視。若能一志向前。勿疑勿阻。勿懈勿忽。則無告衆生。既各蒙庥。而一己功行。亦將從茲成無上之果。永得證吾妙山之妙已。諸子同其勉諸。

哈哈。斯院以諸子之誠。克告成立。吾道之光。亦諸子無涯功德所肇始也。但是道之爲用。純因救此末運之浩劫。救劫非空言能有裨補也。所賴諸子體吾惻隱之心。先求自度。再以度人。度其所度。則化無不化。人我盡化。然後各返其本來之性天。而保其後天之太和。太和既治。屬氣斯消。世界之紛擾。於焉以定。而人類之生存。乃克長保。無爭無競。惟愛惟慈。庶幾吾之胞與。靡不同歸於善。以享承平之樂。其上焉者。尤將登吾妙山。永證慧果。吾非誑語。惟願諸子勉力修進。藉存堅誠於不息。則生生之道。無不爲吾身一靈之所系已。諸子尙其勉旃。尙真人奉

師命傳訓。廣地未形之劫。當謀急化。不然。玉石同燼。殊有不忍言者。在修諸方。既從

師道以求解脫。要知成已端在度人。人非易度。必自存一片苦心。下一番苦工。方能奏效。否則欲爲自了漢。亦恐不易得也。道院初創。人之疑信。均在未定之時。如諸方不先精求道旨所在。以爲化衆之需。勢必言如妄言。聽姑妄聽。欲圖警衆迷而歸至善。將不可得。而師之救世苦心。亦終無由表現。諸方自誤而又誤道。豈不重可惜耶。師意至殷。期望至切。諸方幸勿忽焉。

老師又臨杭州道院示曰。恐夫。世風日下。世變日危。大劫之臨。賦因誰造。際此生滅關頭。乃子等竟尚沉迷不悟。深可憫耳。吾自傳經救世以來。實欲普渡迷津。共登覺岸。是以所教之言。教之以道。行之以正。不偏不倚。皆人世日常所需。不好矜奇。不尚炫異。內以崇功培德。外以惠行廣布善果。無非欲人即醒迷津。爲救世渡已之航筏。而各院諸方。明吾旨者固有。然沉迷不醒者。居大多數。夫大劫之造由於人。而弭之亦必由於人也。事事何者爲真。何者爲假。惜人不能參透。縱百般聰慧。百種精敏。試問有百年久享之安樂乎。但能打破此種迷關。在於即身多種一番善因。多結一番善果。人世無真。惟此一點靈光。或可保不漸滅。餘此則無真矣。杭地素號佛國。善者自善。而於普拯之意。未能明了。但知獨善。而不明兼救以了此劫運重重。遍無淨土。豈能常保永康乎。前此即應發生大災劫。吾憐芸芸衆生。不知改進。故以道代化。今災劫未消。吾故重爲諸子一教。宜各醒悟。於未發難前。多加懺悔。多立慈行。以保身家。而消劫運。莫自恃聰慧。以吾言爲惑。則大難一發。恐欲收之而無及矣。諸方等宜各勉之悟之。

此次東瀛奇劫。實爲千古未聞。推厥原因。莫不由人淫巧譎詐而成。華地亦非劫外。莫謂他處地勢不同。與我國無與。子等試思目下人心。能否得其平正乎。值此末劫。各地災異。相繼發生。宜速籌善備。紅卍會爲當務之急。子等宜速圖之。道生（銀行）爲大道基礎。迄未成立。尤爲院基要務。吾是以派慧掌來促進。深望諸掌監職方等羣策羣力。相輔而行。其再因循延誤也。各各勉旃。又臨四明道院訓示曰。嗟夫。世風日趨日下。人心愈行愈險。爾虞我詐。傾軋相互。攘利爭權。各逞所欲。吾曾遍察世界。欲覓清靈不昧者。萬無一二。深可憫耳。夫道爲靈母。人能宏道。則真靈自固。又何愁家不立而國不興乎。惜人昧昧。但知自私自利。不計後之結果。凡所作爲。皆以魂魔用事。此所謂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以致造成種種孽障。孽既深則劫愈重。而又委之於數。夫數固天定。而人力果能堅道。未始不可挽回也。故值此下元末造。各處地水火風。兵燹疫癘。相繼發現。東瀛奇變。千古未有。豈人心之不慈好爲是耶。實人巧詐譎騙。心地不平。有以造之。劫既造於人。而弭劫亦必由於人。奈何世人昧昧。沉迷不悟。但知快我一時之享。而不顧萬世孽因。劫未當前。皆謂遠無我與。劫近眉睫。又謂我財我力。可避無畏。夫此等作想。則可付一數字。此誠所謂在數莫可逃也。夫道應陰陽剝復。劫運雖重。數無定也。全在世人。善善以化耳。吾憫衆生懵懵。故不惜我靈下降。傳經救世。共挽迷途。深願諸方體吾之意。以普度爲懷。際此剝盛劫降之秋。力圖改行。以身作則。共醒迷途。同歸正覺。則數出劫消。化於無形。是吾老人深盼諸子者。其各勉諸。勿忽勿忘。

又臨常州道院示曰。嗟夫。塵寰落落。人類紛紛。慧眼遙觀。惡氣盡熾。觀二千之世界。嗟嗟萬之生靈。倫紀敗於家庭。孝弟安在。機詐遍於通市。忠信悉忘。勢利矜誇。背理因以滅義。貪污成性。鮮恥於以寡廉。極目富貴貧窮。未犯者不啻碩果。統閱智愚賢否。曾行者有如恆沙。斯情斯世。無怪禍患侵尋。孽積坵山。是以劫運滾滾。繼踵而降。此消彼接。慘狀互陳。吾悲芸芸衆生。沉迷不悟。故授經傳道。冀挽狂瀾。自設道以來。教以道。言以禮。不尚奇。不炫異。如人世日常應用必需。惜乎醒者自醒。沉者仍沉。今此常院成立。悉賴度監及諸方等熟誠所致。常地前途。似可樂觀也。惟際此下元告末。內憂外患。相繼發現。則杞憂仍未盡釋。其化劫無他。惟一善可砥。深願諸方體吾之意。內以靜默保養真靈。外廣慈善以消劫運。則兼善之旨。渡人渡己。即此謂也。

又臨洛陽道院示曰。洛院成立。救劫出數。超迷登清者。已達百餘矣。惟諸掌監之力爲多。今日一堂聚坐。同參幽明。誠樂事也。然上古之人。其性純粹。其靈至清。不謫不詐。不凶不險。合乎中庸。吾道所以不傳於其時也。下元之人。自抱危志。以害人心爲心。以背理之志爲志。嗚呼。世界從此多事矣。浩劫由此生矣。天本清而今不清。地本寧而今不寧。人由何所而定也。不定於心。不定於氣。則不能定於事耳。不能定於事者。皆由於意之不誠。心之不正。志之不堅。身之不修之故也。試觀午集。方能醒悟。今規造規重。數造數多。人類必將歸於一束。靈亦將化爲灰燼。燼之可惜。惜乎靈無所歸。則天地之造化。將成虛設耳。所以吾受諸天神之請。傳

經立道於此濁世。而行普渡者也。然末劫之終。即在此數載之內。諸掌監能於此數載之中。內功外行。兩不偏廢。收盡濁世之渣滓。重登至清之境。則諸掌監之功德。未可限量也。以後之佳果。即有。勉之。

又臨北京壇訓示曰。劫運之來。迫於目前。人自造因。故有斯果。誰非一胞。誰非吾與。而忍使釋此劫耶。然而苦口婆心。使其覺悟。而終不悟者何也。皆因利欲所牽。兼以幸災樂禍。而乘人之危。墜井下石者衆。惡業愈積。則一發不可遏止已。諸方徵諸往事。凡近日被奇災者。不皆若是乎。即今日有善惡待人者。而其心未嘗不懷險譎也。此所以被奇災而莫知其始已。惟願諸方以奇災爲鑒。力改幸災樂禍。與夫乘人之危。宣人之過。而自以爲得計之心。則大劫之挽。即平於無形。若怙而不悛。則禍之迫於眉睫。更不知伊於胡底已。各各勉旃。

又臨鄆縣道院訓示曰。哈哈。鄆院二次開沙。濟濟一壇。均具誠敬。吾心慰甚。但現今人心澆漓。日尚險詐。人不守道。道不範人。於是爭權奪利。不顧道德。故歷年來大劫降世。上天警人。而人不知受報原因。反多乖戾。故兵燹起焉。盜賊興焉。瘟疫蝗雹。見不一見。或日月失經。星辰失度。山崩水溢。飢饉荐臻。而人仍在醉夢。不知省悟。天又使魔魔世而警衆。西歐戰禍。東瀛震劫。江浙兵起。直奉禍接。令吾見不忍見。聞不忍聞。雖曰氣數。實由人事。如欲挽劫運。不盡在乎天數。乃在乎人事也。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其明驗。諸方如能勉進修爲。使道昌慈興。則劫自釋。厄自化已。如積愆宿垢之能去。譬如雲霧之散於烈風。冰霜之消

於杲日。況今吾道教世。即如日臨下土。無所不照。只要精神虔肅。則上乘能造。真樂自得已。勉之。

太上訓曰。劫者數之積。數者氣之凝。以幾希鮮微之積結。而爲世界之巨患。下以氣感。而上以劫應。豈果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哉。亦猶是好生之德。特借此爲滌盪耳。如下界陰晦之氣勝。則水滂之災應之。屬屬之氣勝。則刀兵之災應之。慘烈之氣勝。則虎狼蛇蝎之災應之。汚濁之氣勝。則疾病癘癘之災應之。今值災劫限內。豈無水火風之大劫。而所云種種諸劫。固已積有成象。而不可倖免矣。欲求消劫之方。非大道無由化。非人心無由感。人果念念慈祥。在在皆是。則天心至應爲和風。爲澍雨。爲慶雲。爲甘露。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者。實由人不愛情而來。迨至天地清寧。二氣交泰。一切惡濁。胥化祥氣。是固承平之世也。然人類固已鮮矣。世界如

劫數之慘狀。則未向道者及早迴頭。已向道者大發慈願。則積劫之成分。或猶可未減者夫。關聖訓曰。世道日降。人心愈漓。諸聖仙佛。費盡婆心。幾有不可挽回之勢矣。然而諸君不忍。吾亦不忍也。謂人心盡壞。何以尚有純性其人者。人自不爲。神將如之何哉。豈謂劫運可以倖免耶。諸神慈悲。不惜苦口。而若罔聞知者。神痛之。汝等寧不自痛耶。時乎不再來。汝等漫不經心。天時不能久待。夢夢者速醒。吾有不及告汝之時也。懷之。

此次西北。本在劫區。仰蒙

師憫。滂消默化。期存元氣於未盡。佑衆生而出水火。誠不次之鴻施也。諸方不戒慎以逕入麻平

。吾關懷桑梓。欣承

師命。故告爾等斯言。使可速悟。則諸方之幸也。

大道之傳。爲普及也。普及之旨。拯羣生也。羣生芸芸。何非烝化。昔哲有胞與之懷。爲得真境之言。而世沿既久。人失其初。於是君子少愛人之念。小人多爲惡之思。而世風之下。亦如江河之滔滔。日趨而不返。遂使明德秉彝。視爲迂談。法令綱紀。失其作用。而世風之敗。於焉極矣。有志者流。思所補救。於是假道惑世之輩。乃乘間而肆其簧舌。君子不察。鮮明真僞。因之欲求明道。而道適爲世所誣病。良可慨也。吾

師憫焉。乃傳經於濟壇。發揮真道。總合各教。然後人心始漸返於正。數千載之紛歧。乃得其依軀。斯誠下元末數諸方之幸也。大道惟公。和易不偏。諸子試於公誠而求之。可得其奧已。夫然後門戶之教爭。執著之偏見。亦可化於無形矣。

上元創始。運開於午。劫灰不燃。誠人天共慶之事也。惟是人心於今能否挽回耶。人心天心。一而已矣。能挽人心。天心自回。重重霧縠。皆可由一念之正撥之已。一念善則億兆賴之。一念不善則兆庶遠之。而禍機隱伏已。故人皆爲上元甲子慶者。以人心可挽。劫禍永弭也。吾亦作如是念。作如是觀。然其中猶有未能滿人之望者。何也。人也不良。尙能以昊天不弔云之乎。天胡不弔。因人之心有未能轉移於剎那間耳。果能從悔悟以自正。其何能不化於無形耶。然而收拾之餘。去惡皆善。正昊天之運行於無形已。故曰五星之來。氣轉於泰。天之所以垂象。係應瑞也。瑞

氣感召。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升由來者漸已。各各仍當從正己以上人。而爲收拾則除之。庶幾平可重入大通之昌明已。大道昌明。人心乃安。安於無事。而後修者自靜。養者自息。居者自坦。豈不自然斐然而永期於治平已。惟願各各毋以無所爲而忽之。斯可已。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覆也。其載也。其照也。不過循自然之軌度以運行之也。並無偏執之處以遂之也。人秉天地之氣以生。天之明命。昭如日月。苟各本其固有之天良。以宏其大公無我之初心。尙何有私之可言。特人爲物欲鋼蔽。以失其本來之面目。遂愈趨愈下。成莫大之浩劫也。矢願自衛。化戾氣而爲祥和。務各加力修養。以副初願也可。

嗟乎。時至今日。生靈塗炭。深堪憫惻。蓋蒼蒼有好生之德。其天心仁愛。亦可想見。又何嘗降此重劫。荼毒生靈乎。其所以然。因人心過險。天理不容。就道德爲腐談。以因果爲迂論。放僻邪侈。爲所欲爲。天心無已。假乎凶神。授以鋒刀。使元惡巨憝。身受其苦。庶足以滌邪易穢。興善起良。此遠世黃巢闖劫。近時紅巾拳匪諸魔劫所由來也。迨至承平以後。人心愈趨愈下。惡俗愈深。悖理滅倫。無惡不作。雖經諄諄誨誡。無如藐藐聽之。積習已深。挽回無術。於是天震震怒。於數十年前勅令諸魔劫降世。流布瘟疫。蜂起干戈。此今之人民所以受蹂躪也。皆基於此也。無知者。必以爲玉石同焚。良莠莫辨。殊不知妖氣雖惡。天鑒日彰。試觀今之身首異處者。有非窮凶極惡之徒乎。傾家蕩產者。有非刻毒慳吝之夫乎。至於修德成仁之士。積善之家。或過門而不入。或入門而不傷。此豈人力。實乃天谷。總之。立斯世則宜竭力向善。以挽大

心。若借刀殺人。或助桀爲虐。思吸鄉里之膏。冀肥身家之潤。豺狼爲心。萬死難宥。雖得暫保頭顱。亦不過牢中家待奏刀。豈能久立人世間乎。吾奉

師命鎮壇。隨驚開化。見惡者多。而善者亦廣。如今日杭院復沙。若非民掌及諸掌監職方等同善心誠。則院已歸乎烏有之鄉矣。是以不惜再三語誠。須知天災雖重。劫初有力。是在人之能遵與否耳。方何在。曰善德仁慈。孝弟寬厚。四者修而劫自遠矣。若謂重洋海外。可以匿跡。窮山幽谷。可以藏身。既非世外桃源。豈是無人之境。我能往寇亦能至。尸山血海。只在目前。子等其各注意。

甚矣。今之天劫。何由而降哉。大抵人無清慎之懷。世多悖逆之行。兄弟鬩牆。朋友參商。父子悖倫。夫婦爭競。是以上天有惡惡之心。下民有不善之行。或作奸以犯科。或離經而叛道。人倫不救。綱常罔識。專務酒地花天。不免貪嗔癡愛。造盡種種惡孽。念念成罪。上干天怒。以致風雨失時。令節不調。禾稼受蟲蠹之災。人民遭刀兵之苦。地水火風。五劫遍降。此豈天心之不仁。實由人以自招也。吾奉

命鎮壇。隨

覺宣化。心血嘔盡。血淚落乾。奈何世人尙昏迷迷。渾渾噩噩。劫已臨頭。冥頑不醒。務各速醒迷夢。或可劫過潛消。其各悟之勉之。

噫。人之私心。尙未已耶。人之戾氣。尙未移耶。天人之問。尙弗能相通耶。其亦數之所在耶。

數數劫劫。造之者誰耶。解鈴繫鈴。又爲誰耶。不必問其已往。但求追其來者斯可已。嗟乎。人生若夢耳。徒爲誰忙耳。不過徒圖一身之娛樂。及快一時之意。逞一己之忿而已。人孰非親。孰非胞與。利之一字。害身誤名。不亦大乎。此大者所以因其利之大而爲大害。小者因其利之小而爲小害。其利未必均。其害則均也。言之者能勿痛乎。聞之者能勿悲乎。此道之所以以平以和以自責以容人而化劫於無形也。各各處人處已。守其道之正。以忠恕而行之。愚人思己。以和平而作之。庶乎化劫之本。尤賴於諸方也。各各勉之可耳。

世界都巡司張臨沂永道院訓曰。自西牛賀洲來。苦個威靈丈八矛。華容一出定誅曹。惡人死後還須殺。油鼎刀山備各牢。恨恨恨。吾奉

上帝鈞旨巡行四天下。查察善惡。隨時紀錄。以備呈報。所恨吾臨各地。情形略同。司黑冊吏。手不停揮。司黃冊吏。擱筆沉吟。善惡相較。幾千百一二三比。吾意痛加洗滌。庶以重新世界。而衆仙佛方且懇懇苦求。以乞寬宥。吾不知世界何日清寧。民生何日康泰也。但天罰所彰。吾不可職。所慮凶星下臨。則善惡未定之人。難於別白耳。吾對人不作吞吐語。聽者懷之。

昌佐神諸葛先儒訓曰。天道無私。善惡有辨。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惟視其善惡之大小。爲報施之早遲耳。今也下元告末。上元開始。水火刀兵。四方紛擾。劫運之來。亦云慘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劫者猶人之有病也。天有春夏秋冬。風霜雨露。猶人之有耳目口鼻。喜怒哀樂。以人欲之紛擾。乘風寒之交感。未有不百病叢生者。惟人不知病之由何而生。猶不知劫之由何而來。

是劫也。天爲之。抑人爲之。所謂自作之者自受之耳。諸方盡三復斯言。劫氣瀾漫。化弭在人修養而已。善修善養。正充自固於身。充固有恒。身不墮劫。乃可化劫。是故道之所在。必本身也。不可以化劫之事。與修身之事。視作兩橛。必慎其修以爲其化。愈用力於身。即愈見效於世。不然。便增一點累世之弊。譬如跛者不良於行。而其性固未嘗不思行之能正也。其行竟跛。乃外感於病致之也。苟善所養。則病去其行自正也。人性善本。蓋亦猶此。能本其性。勵精修復。其善自明。修身而明其性。在身既善。其發諸外而或弗善。未之有也。所以化劫不貴空談。必要實修。以劫在外不可捉摸。而身所在。無時不能自持也。苟捨身之在而弗持修。謂能行以化劫。直自失本心。而昧本性。尙何救災弭劫之可言。即言能之。亦必終於欺世侮人。以賊德而害道而已。有何能爲哉。吁嗟。世人可不省乎。

濟南守沙王仙陽明註

近來修方中。每多貌襲善色。口侈善談。而察其用心。則含巧詐。以爲能此足以欺人。不知其形諸事。其巧詐之念。固昭然若揭也。此就行善言之。尙有此病。人心安得不日趨下流。而不可挽救哉。大抵人之修身處世。斷無巧詐而能自立。亦無巧詐而能欺人者。其苟圖相欺以逞能者。終於自欺而已。是皆深中近時所謂手段之病。人失本心固有之誠。乃謂可以手段立身。庸有是理。不審非理而行之。惑莫甚焉。修者苟不能刻刻自省。破此惑障。以處處與人推誠相與。在人何傷。而已身之病不救。姑無論以救人。而此不誠之病。適足以徒自欺而已。悲夫。可

不審諸。

天地造萬物。生生不已。豈忍殘酷哉。惟得道者昌。失道者亡。古今來多少英俊。莫不以道化俗。上有聖揆。下有法守。近數十年來。不但道德掃地。而法亦無法。是以造成此不可思議之浩劫。今欲救世人之陷溺。非從根本解決不可。根本者何。人心之改正而已。人心何以改正。舍道德莫由。然亦談何容易。故吾

老祖不惜降尊宣化。但在下位者聞道足以立身。若欲其行善難矣。是欲普拯羣倫。先須在上位自存其道。然後下必風行而服從也。所謂上行下效。豈但天下蒙其福。而在上之人。化民成俗。亦自易於措施矣。非然者。爭攘不已。前仆後繼。何時得了。吾言至此。不禁爲蒼生痛。又不免爲造劫者惜。但能造劫者亦能救劫。吾又不能不望造劫者之自救而兼以救人也。現在劫在眉睫。苟能肩道。自是消劫之大丈夫也。

噫嘻。劫運之來。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下元告終。上元卽屆。人心陷溺。不可挽回。吾老祖具悲世憫人之懷。故出而拯救生靈。轉移造化。嗟彼無知下民。方恒舞酣歌。不知死日之將至。可爲太息流涕者也。

老祖之道。重在警拯。故五洲萬國。皆在吾

老祖覆育之中。今不論其他。但就近來之中國言之。上下交征利。已成不可收拾之象。而蚩蚩者氓。迷途不返。其去吾生前三國時代之人心。有變本加厲焉。劫數尙能幸免耶。嗚呼。鼎足三

分。此吾生前極傷心之事。乃今日之中土。分合靡定。一人之心。與萬人之心殊。萬人之心。又復各異。彼攻掠奪地之舉。無日無之。名雖一國。而實則萬邦。吾島能已於悲痛哉。是劫運者人自召之。大不過順水推舟。滅惡世界而造成華嚴極樂之世界也。然則將聽之而置之歟。曰奚可者。故吾

老祖不忍生民之滅絕。乃出妙山。而重履塵世。假沙盤木筆。以警醒愚頑。減輕劫運。爾等諸方。須善體

老祖意。一秉大公。屏除人我之見。確守定清靜默之旨。則他日能回一分劫運。爾等即增加一分福祿已。諸子昂旃。

孚聖訓曰。道之不行也久矣。夫道彌漫六合。周行四時。何常一息停耶。良以時屆末造。人心不古。加以近來歐風東漸。片面之科學。深印腦筋。以致日用倫常所必需之大道。視為迂腐。相率競稱優勝劣敗之名詞。棄禮義於不顧。禮義廢則爭端尙矣。爭之而不得。則一切不可思議之變故。層出不窮。私欲戰勝公理。於是乎道非其道矣。然而道自爲道。人自遠之。道遠而魔乘。種種浩劫。皆由魔來。亦由人自遠道有以召之耳。是誰階之厲耶。吾

師憫世之沉溺何所底止。若再不極救。將沉溺而混沌。人不足惜。而先天之一點靈光。將隨之而不能一脈存焉。故不惜降尊布化。幸在修者不乏先覺。尙不至無可救藥。汝先覺諸方。即先天一點未泯之靈光也。務各好自爲之。爲之道。即內修外度而已。內功不修。不足以度人。外行不

明。不足以完修。然則將如何而使之明也。此無他。宣達道旨。多辦慈愛。慈愛非僅一二施予足以爲善也。必須能救世溺。及存活一般無告者。不使一夫失所。並普化一切迷途。同趨正軌。夫而後方可以言功行圓滿。汝等其各仰體

師旨。救人卽所以度己。毋謂自修足以自善。餘則非我之責也。

噫嘻。吾奔走塵中。日來不知其幾何程已。而目之所及。惟見載道之瘡痍。半作溝瘠。半亦憔悴垂盡。乃摧殘者猶未有一息之蘇。而援手者。輒復寥寥可數。傷心哉。人道至此。夫復何言。但是惻隱之仁。凡屬含氣之倫。莫不具有。徒以私念鬱蔽。乃致置若罔聞。惟知身之苟全。而以為獨微天俸。殊弗識微倖乃人之俗見。非天理之固然也。假令前無修積。當今欲保所天。恐雖處萬全之地。未必不有所使。而波及禍水已。特俗之難破。推解輒覺其難。是固恆情自固。庸何足怪。而吾猶不能默置者。善念吾道修方。既言修己。修之爲事是何事。要當深自思維也。若云獨善乎身。而仍不達於俗。是即修也。則

師門之大。却無此方便枯禪。而作衆生自了之法程也。以是言之。則兼進之功。實爲修方所當同講。而在今日。尤當急講者也。何濟濟之羣。能勵其慈以勉圖功。行之不偏廢者。所見猶其偉耶。如謂他人受災。與我無預。何必苦我資力。而爲他人作計。是則荒乎謬已。須知世界皆是人。爲他作計。而後始成世界也。若各自爲計。不有世界。何有於我。果我之不存。則何處不是爲他人所有。苟人據我之所有而能抗拒者。則非爲他人處其安全。則我終必不能有其所有也。循環剝

復之機。天理運行。而善惡得失之間。仍由我種何因而收何果。非我身之禍福。天能邀空而定其數也。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猶去古未遠之報應如是耳。若論現在人心之澆漓。道德之淪喪。氣候既薄。因果之現。實較古時為捷。吾今敢向世人作兩語曰。欲知前日因。今日受者是。欲知來日因。今日作者是。此非吾言之激。要亦氣數周流。順趨日下。少肯作正氣以砥於中。而爭以上。其勢必有其然者也。諸修方聞吾斯言。其能感悟而加勉焉。則世界與我。我與世界。打成一體。而時動痛癢相關之念。有以共保其全。則仁不失於心。而修乃近於道已。各各細省可耳。

大凡天下事。人心之齊。人志之壯。人氣之勇。人神之聚。莫如禦敵。何以能令人若是之重。蓋稍一不慎。剎那間即有性命之憂耳。可知守道一事。如禦敵也。夫道之本為善。劫之本為惡。劫為道之敵。惡為善之敵。若能道勝於劫。則大妙矣。若不能勝。何堪設想耶。今吾人之在道者。當以善為本分。以惡為仇敵。善人吾當視為益友。而時常親近之。如入芝蘭之室矣。惡人吾當視為仇敵。應遠而避之。則不入鮑魚之肆矣。吾人視惡者。當設法以挽救之。使之入吾道中。方合上天好生之德。若吾道不能戰勝魔劫。雖有吾道。又何能免於劫也耶。所以然者。吾道之人。僅百分之一。惡人有百分之九十九。寡不敵衆。劫戰勝吾道矣。諸方切勿退縮不前。使魔劫勝於吾道。則一方之人。皆受吾師之惠矣。諸方若使魔不勝吾道。非廣勸人入吾道。使吾道佔百分之九十九。魔佔百分之一。則

吾道自可昌行。衆生更可免劫已。勉旃。

夫道之於人。如日月之行。如江河之水。無一息不在。無一時可止。人之不察也。以為道非日用所必需。無如利祿之關於切已。然而誤矣。人而無道。不可一息存焉。猶之天無日月不能明。地無山川不能靈。道之為道。即所以成人之美。而為萬物之靈者也。人若徒知利祿之可愛。而不知愛道。則人人相爭。是以近世之爭攘不已。以致釀成莫大之浩劫。而不自知。然劫之出。仍舍道莫由。人何不加體悟。徒為利祿所囿。將見人盡以為與我無干。是則大可哀也。不知人之造劫出劫。全視乎氣。得道者氣正。而立乎天地之間。神明佑之。人民歸之。不但一己之劫可免。而無限量之劫。亦且從而化矣。失道者氣先不順。而感乎神人之間者。可想而知。於此而欲天與人歸也。既不可能。且浩劫之來。鮮有不同歸於盡者矣。

昊天之運。如走盤之珠。隨旋隨變。圓而復缺。缺而復圓。無一時之停。息息相關。造化相交。交而合者一也。合而交者二也。一二之與二一。一也。夫天地由先天炁化。而人得後天炁化。一之至。二之極也。極則變。而泰否之象生矣。生生不已。息息相通。然後造化始可稱之為造化。如生而不滅。是無造化。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乃下元已終。上元將啓之交點也。交之六時真靈。萬有同歸泡影矣。所以立道設壇者。求真靈耳。真靈何來。來自衆生。衆生真靈何聚。聚於諸子一點真誠耳。誠者不偽之謂。真者恒定之謂。恒定較諸不偽。尤不易也。人心之趨向無有定針。如飛絮之飄飄。如浮萍之搖蕩。一無定力。二少本心。豈可與言大事哉。吾在樞府。秉天地之

正軌。承至聖之妙玄。日理萬幾。無時或忘。衆生劫數之苦。而試觀衆生芸芸。樂下惡上。喜安不悔。不知大劫將臨。而猶燕處火室。魚游釜底。誠堪浩嘆。現在左相府中。造冊名數約百萬。而右相府內。造冊不下萬萬。嗚呼。真劫造於天。真數造於人耶。嗚呼。若不早爲已計。恐不能一脈存矣。吾

至聖之道無他。恒堅定善而已。恒心恒產。不如恒靈。堅性堅道。不如堅身。定氣定精。不若定意。至善至行。不若善修。所謂正心誠意修身止善者此也。諸子向道向佛。皆是升階之梯。無門戶。無執著。斯可矣。

天地至大。日月至明也。山川至秀也。聖至靈也。天地何以大。以其純粹精一。日月何以明。以其純粹不索。山川何以秀。以其堅固流通。聖何以靈。以其明心見性。純粹精一者。至健至柔之正也。經緯不紊者。至貞至順之正也。堅固流通者。至動至靜之正也。明心見性者。至善至慈之正也。胞與生世界。賦性受命於天地。迄至順長於日月。垂發言練於山川。通德感靈於神聖。前聖遠大。何等珍重。切莫失其本身之天性。弗墮塵世之歧途。莫因小善而不爲。謂之無益。殊不知由此行之。終得至正之良果也。偶因小惡而爲之。謂之無傷。殊不知相沿既久。終陷奸邪。即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也。即如張垣之劫。乃驕奢淫佚已達極結。致釀成山洪暴發。數千人同付東流。可悲乎。不可悲也。包地之劫。較張垣有過之無不及。乃因爲道者頗有人在。而本地人民。尙稱樸實。山洪倖穿西城一角。略洗繁華以儆之耳。惟聞各各謂小善而勇爲。雖小過

而省戒。雖有浩大之劫。何愁不弭也。各方記行之。

進修之訣。以誠字爲根。道德慈行。乃培福之本。嗚呼。世界構兵戈而流離。爲旱疫而塗炭。豈天之不公乎。豈人之不幸哉。哈哈。非也。近世人心大多淺薄。遇事險惡。任意詐欺。致釀成末世之惡運。欲化斯運。須循行誠恕敬仁寬。誠恕敬仁寬何謂也。即誠則弗欺。恕則不爭。敬則有禮。仁則博愛。寬則不忌。以此而行。庶幾善長則惡消。惡消則孽免。孽免則斯劫浪滅已。各各圖行之。蓋其勉諸。

師道公正和平。所以設院得經者。爲救末運之劫也。劫自何來。皆由人自造成之也。人何以造劫。蓋以物我之見。習染而釀成利欲。利欲形則爭端起。爭端起則始而爾詐我虞。智取巧奪。以行其機之心。智巧未遂。繼以武力。武力既興。則強佔惡攘。無所不爲。然而強者自命爲強。相手方不甘退讓。於是流血遍宇宙。皆不自知其非。試問同爲萬物。而天地之對於萬物。皆爲吾師胞與。吾人而不加萬物乎。果如是也。人尙得爲萬物之靈乎。乃人秉天地之性。本獨厚於萬物。故其性獨靈。而其欲亦由其性之厚而轉熾也。欲熾則性爲所蔽。性蔽則欲愈熾。欲愈熾則物我之見深。甚而至於人我而亦不相容。人我不相容。安有不相爭相攘。相爭相攘。則流血爲不可倖免之事。流血既成事實。試問厲氣所感。豈有不上犯天譴。下積人怨乎。既犯天譴。則水旱也。疫癘也。天故示之以懲。人怨既深。弱者固無如之何。強者亦無不起而爲攘臂之爭。故匪患頻仍。亦人之所以自釀之也。吾

師憫道之垂喪。不忍坐視。而思所以救之。諸方修道。當思所以令修之故。必仰體老祖垂憐之苦心。自省所以致劫之由來。方有着手之處。能明乎此。道院爲救劫辦慈之第一善團。既無政治作用。亦無黨派陋習。政治良則慈業不待道院之設。自無不完備。而善之爲善。何庸勸爲。今日之政治。殆無所謂政治也。尙何良窳之足言哉。至於黨派。則更不足道也。但今日之人心。勸善難。爲惡易。善團之慈業。非視爲迂腐。卽同具慈善之形。而心則以利爲務。有利則趨。無利則退。所謂利者。非必以金錢爲目的也。卽以勢力作用。誘人於爭攘。初若不涉於金錢。究其最終之點。則仍不出乎勢位而入於金錢之一途。嗚呼。此何事哉。諸方固無此者。吾爲斯言。良欲諸方懸爲炯戒。勿蹈此習爲囑。

劫數有將束之機。人心猶有浮囂之象。斯禍水之餘波。正修者努力挽度之時會也。今日以往。諸方所以爲修。要知世俗之風靡。必立身於正大光明之地。然後方免墜其自立。而能肆力爲救渡也。萬弗以身之無所爲立。而謂非巧思逞智。不足以圖存。則志向或偏。德器歆雖滿亦溢。卽令弗滿。亦將顛仆而莫由自振已。尙其慎諸。至囑至囑。

濟佛訓曰。噫噫劫大了。可怕可怕。我說這話嚇人麼。這是甚麼時候。還有工夫開玩笑麼。況且我

老祖暨諸聖仙佛臨壇說劫。早已成個老生常談了。就想嚇人。我能嚇住誰。誰又被我嚇呢。所以說是不是的。但是這劫。既有這個名。就有這個實。說有就有。說無也就可以無的。何以呢。人

心壞。劫就自然會有。人心好。劫就自然會無。現在人心忽好忽壞。甚至此刻好。那刻又壞。因此劫的變化。也就忽有忽無。此刻有。那刻又無的了。人總不曉得劫的有無。是由心的好壞中轉移的。因此往往不能夠打破利害的關頭。見利時不免把心來壞。及至遇到有害時候。又暫把心來改好。因此忽好忽壞。劫也忽隱忽現。在劫運隱伏時候。他不能將好心保住。或日以爲劫是渺茫的。任意又去作惡。及至劫象發現。曉得害怕改過。他心既悔過。天自然不忍再加以罰。他以為禍未切身。終究不信。身全遭劫。因此一個心。總在利害裏面變化好壞。於是世間的劫。就因這種的人心。醞釀不已。所以劫就忽有忽無。忽隱忽現。鬧個不了。我對這種人。若說劫是必有的。他必說我的話不可信。我若說劫是可無的。他壞心不改。劫又來了。我的話也成個靠不住的。所以我不敢承認說劫能够嚇住人的。不過不能不把這內中的意義說穿。無論大家嚇也罷。不嚇也罷。但有把心的用處。常常保個好的。不使一刻變壞。那末劫運從有化無。我的話就有一半足以取信於人。窮和尚也就沾點光了。再說世間還有一種不被嚇的人。我也不妨說說。是那種人呢。一是有金錢的。他以為財可通神。你若同他說劫來。他必定回說我有洋人租界可以搬避。怕甚麼呢。這是一個不被嚇的。還有一個是有槍彈的。你若同他說劫來了。他必定回說我有勢力抵抗。怕甚麼呢。這又是一個不被嚇的。所以我更不敢承認說劫能嚇人的。不過我從古往今來。仔細加以思量。得了兩個見解。却願向這種人們說說。或者能看破點。在公益上做點好事。也見得我的說劫。不是指風捉影了。我得的見解是甚麼呢。一個是一大座銅山。免不了鄧通的餓死。一個

佩六國的相印。免不了蘇秦的分尸。可見金錢和託庇外人的。若是自己不知修德立命。終久是靠不住的。再說努力萬能的一種。更不用遠為取譬。就在過來戰事地方。放眼一望。那鮮血淋漓。無數土攻裏面。那一個不是手着槍砲炸彈。盡力逞其抵抗能力的人。何以還逃不了的這死到臨頭的劫呢。這樣看來。劫終是劫。如不得個強化的方法。任你金錢再多。槍砲再利。總買不了在劫裏的一條命。這是確切不移的理。我可斷然敢以解釋的方法。向大家盡個忠告的義務。信與不信。還在大家自主。我不過因良心過不去。不得不說說罷咧。

慧真人訓曰。吾追之在天地。無矜奇炫異之說。無偏過不及之弊。順乎人情。合乎公理。即所謂日用必需者。其在上元。氣質清靈。無為而治。無教而化。此道之所以不降。而院之所以不設也。延至今日。世風不古。人心漓薄。道德衰敗。惟此為極。吾

師悲世人之不醒。憫衆生之沉淪。日作孽障。而不自知。罪惡彌天。尙不自曉。任意妄行。永不回頭。不知蒼蒼者大。茫茫者地。無絲毫之可欺。無纖微之可背。但循環之理。有先後耳。今適下元告末。真炁燬燼。必將歸於一束。獨見天災人禍之警示。如十年來兵災匪患。山崩海啸。屢觸於目。蟲蝗冰雹。時染於耳。此不過天之所以徵試。欲令人醒而迷悟之也。奈世人不察。依然如故。不知孽愈深。則天之降災愈烈。吾

師抱悲天憫人之願。是以不憚煩勞。降乩以表道旨。使人人各明其明德。以復其初。期挽狂瀾於既倒。扶崑崙於將頽。重登梓席。而昇樂土者也。

夫劫之大小。災之多寡。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然天即能造劫。而人獨不能消之乎。曰非然也。不過人不能修身以養性。養性以聚靈。聚靈以固精。固精以決志也。靈聚精固而志決。私心早除。利心速滅。雖有浩劫大災。何患不能化除乎。奈人不知出此。吾亦無如之何也。若此次豫省之災。吾本意以消除。奈不能完竣而消除。誠非神力所可強也。亦豫人之自取耳。

切氣疊作。而世事乃以難知。然而非不可知也。但從善處認其始點。則雖百世之終局。靡弗心自了了已。

師道成談俗事。吾不敢言。惟願修者際茲時會。毋逞妄念而力善行。庶幾禍福之中。脫其數而仍不失其命之所應享已。嗟乎。今日動世。吾慮其晚。而不能已於言者。是望知道之士。為世一作倒瀾之砥耳。諸方勉之。

慧真人又臨江寧道院訓示曰。流水之為物。會心人別有悟境。觸處是天機。有本之學。如自源之水。泓科後進。而入四海。無實之行。如行潦之水。驟盈即涸。當可立待。人當以水鑑可也。人禽之界。相去幾希。非人即禽。庶民去之。遂入於禽獸界。為地獄發落畜生道中。君子存之。即是昇天界。為聖賢仙佛中人。舜能存之。明庶物。察人倫。行仁由義。禹能存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湯能存之。執中立賢。文王存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存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存之。兼三王。施四德。孔子存之。筆削春秋。賞罰當理。孟子私淑諸人。亦是存之之謂也。君子取與之間。不容一苟。即當患難之時。當死而死。安全其仁。決不以苟得為用也。今乃聞青道

而馳。不能明搶。亦必暗竊。施其狡詐。倒行逆施。宜不知天下尚有恥字在。此古今君子小人之判別也。今之大劫彌漫。皆由於此輩鬼域之心而造成者。雷地爲劫連發源之所。而劫一再差移。果此地人心不應遭劫耶。抑他處人心太惡耶。非也。皆由師道苦心而化之。而子等尙處於夢寐之間。須知此次大劫。在修諸方。幾人遭難。即可以知天道矣。吾今特爲點明。諸子等再不知省。莫謂大患已過。須知方興未艾。屆時思欲修持。恐無修持日矣。其各省之。其各悟之。

慧真人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禍福兩途。趨之避之。人所同情。世人固知福之可趨。而禍之不可趨。禍之可避。而福之不可避。究不知趨福避禍之道。從何處起點。福耶禍耶。福不能自爲人福。禍不能自爲人禍。皆皆大降之。人造之。若終日爲善。溫柔處世。和平濟人。一般太和之氣。彌漫世界。福於是乎生已。否則作奸作惡。好與人爭。剛復自用。殺人鬥狠。恣睢暴戾。放僻邪侈。有過之事。寧可行而不可改。福星豈能不之遠徙乎。禍福之來。實衆生自作自受。不僥專屬於天命。天降其災。尙可施挽回之術。身而自造。決無可遁逃之方。書曰。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世人其可視爲無稽之談。而不即予加勉。禍福之起點。實由人心之所趨向。即一念之間。而禍福有所判已。福實不與人遠。而人自遠之。禍實不與人近。而人自近之。奈之何弗察。皖地近肇災劫。胞與中多遭荼毒。豈

老祖救度不週。實因人心多變。不能循舊道一定之規諫。出越法外。爾虔我詐。互相誣放。演此

一切數也。其禍豈可以洪水猛獸比。吾言至此。實一字一淚。誠不忍爲蒼生扼腕。更不忍爲赤子傷心。蒼生蒼生。赤子赤子。幕燕釜魚。優游自若。誠癡夢甚矣。惟願我大千世界。凡皖南北各院在修諸方。應如何急起直追。樂善興慈。共圖挽救。庶劫化而險脫。見免顧犬。亡羊補牢。計尙非晚。切不可視之木石身者。而置諸袖手旁觀。時刻間禍近其身。噫。禍爲憂。恐復普及。世多有旁觀者。不免身蹈其險。捲入渦漩。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火勢之熾炎。火勢不能因太息而爲之熾熄已。勢必務撲滅之道。庶自災之憂。可保無慮。如皖地各院諸方。能從速起挽救之心。多誦經偈。多尙仁慈。則劫末有不化。災末有不消已。爲善興慈。惟諸方是賴。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諸方今不肯挽救。又誰肯挽救。諺云。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此乃旁觀者之經典。諸方亦不可引此爲度之消極。得良二監。及濟利豐覺彰諸方。前誦副經三日。免劫免災。未始不爲胞與幸。茲應續誦三日。自望日起。每六人一班。愈多愈妙。諸方更不可心存觀望。視胞與如陌上人。詩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此言可進與諸方悟。並進爲諸方誠。古君子見人之阨則矜。若吾進修諸方。都是大好大良。其能以胞與而置諸膜外乎。諸方能如何爲心。天神定當共鑒。行善獲善。諸子其各勉旃。

尙真人訓曰。劫數大來。非人意所能測及。東瀛告災。不過初示端倪耳。而爲人心之感召。則彰彰明甚。凡吾在修諸方。必當視爲警懼。從勉修持。大凡能無我見。悉力從事於利人者。其雖在數。亦未始不可逃劫。否則非吾所敢知矣。各各自省。勿以禍未及於目前。稍有放逸。庶具有身

。不然。豈徒嘆麟莫及。且恐有麟莫及嘆已。懷之是妄。

世之厄。不厄於已成之日。厄於未成之時。運之同。不同於已轉之時。同於未轉之日。是故治世無厄。中世造厄。亂世則轉其厄。運之於世。亦有同然。厄之來也。每乘人之不覺。猝然至則人不及避之。顧其初。乃不能先事預防。吾誠爲衆生惜之。總之。德非一日可積。厄亦非一日可逃。知其可逃而逃之。理也。知其不可逃而亦逃之。是逃其所逃。而非吾所謂逃。行見其終不克逃而已矣。然則將奈何。曰。弭厄當於其未然。迴運亦當及其機之已熟。若舍是而談逃厄。厄必難逃。若舍是而欲運之轉佳也。運必難轉。此中之理。有天有人。徒天不足以行。而徒人不足以知。知歟行歟。吾鑒乎天之蒼蒼。衆生之芸芸。輒不禁三歎而流涕也。

劫氣所布。隱現之間。皆是憂懼也。人不見形。則心多忽。人之常情。比比皆然。而修於道以期救於世者。則當深自乾惕。以養善充而化惡厲。燕巢危幕。知其可懼。斯於修養或日弗懈。吾不忍言。但願修者俯仰之間。觀天時而察人事。藉覆轍之當前。爲懸崖之勒馬。情之所動。事無大小。而一以勉正其心。以堅乎守。庶幾荆棘地中。自得闢其立足全身之境已。諸方審之是要。

韓仙文公訓曰。或者曰。時至今日。旱澇瘟疫之災。已層見迭出矣。刀兵水火之劫。實方興未艾矣。豈天心之怒。而人果不可挽耶。抑數之所至。而人終不可逃耶。非然者。世之言救言化者。頗不乏人。何以災愈救而愈重。劫愈化而愈深。曰。唯唯。否否。夫欲救人者。必先自救。而後始

可救人也。欲化世者。必先自化。而後乃可化世也。自救者何。去其邪而歸於正也。自化者何。化其偏而養以平也。果能人人自正其身。則舉凡聲色貨利。皆成爲身外之物。果能人人自平其心。則舉凡貪嗔癡愛。胥化於弗覺之中。將見一團祥和。遍滿世界。而無限癘癘。皆泯無形。斯時也。雖不言救而自得救其所救。不言化而自得化其所化。倘何有天災之不可挽。劫數之不可脫也哉。不然。舍身心而言救言化。吾恐其自顧之不暇。尙何能救人化世乎。吾願各院修方。旣言救化。務於身心二端。深加體會。則自樹救化之根基。而得救化之功用已。萬弗徒託空言。而言救化。迨至天災已至。大劫臨頭。而徒喚奈何。則已晚矣。

岳聖訓曰。神州鼎沸。大地風塵。國呈杌隳之象。人有危殆之憂。憔悴民生。僅存一息。彼暴戾不仁者。猶復耽耽虎視。任意摧殘。祇知虐民以逞。罔顧國祚分崩。是殺機愈熾。劫運愈深。哀我赤子。其何以堪。故迭次訓示。均云大劫臨頭。亟宜修德以禳之。奈百端勸化。大都充耳不聞。今禍已切膚。尙欲優游暇逸。坐以觀成。誠不識是何居心。方外之衆。清尙可原。屢經

師道之化育者。安能坐視不加以援手。宜各泯除私見。合力同心。挽斯浩劫。而立德基。播美譽於千秋。留餘蔭於後嗣。孰有勝於此時者乎。卽函各院會諸方。一體協濟。共挽狂瀾。諸子救世有責。似不致視無辜輿與。同歸於盡也。其各勉遵。

劫運重重。人以私念造之。今已不可收拾。而人羣以私爭利。又復以利增私。私無所已。劫以愈重。而人心猶在睡夢顛倒之中。若劫之來也。無與於我者然。豈不可痛。不知私爭之所以。亦無

非苟求安樂也。果能安樂。爭之固未爲無意識也。其奈所爭者皆泡幻。而造劫適成實禍。將見安樂不克長享。而身靈隨燼。其爲真無意識。至可哀耳。吾亦不屑更爲之言已。嗚呼。

王仙通訓曰。

老前此多不免視爲空談。蓋以害未切身故耳。如今劫氣彌漫。不化則有害及之慮已。時機漸整。可憂孰甚。吾願知者廣爲勸化。能化一人。即塞一點亂源。須識劫之釀成。固不僅在于戈相尋之間。而實肇於人人日用倫常不規於正之餘。而團結爲厲也。修身齊家。爲平治之本。古聖所言。豈欺人哉。但望今後之人。弗以迂闊而廢聖言。力修以圖自保。斯即化劫之要。固不必有何奇材異能。而後乃克平治也。匹夫有責於天下。責即在是。勿以其責之無形。而多外驚以別求所謂功能。斯近大理而可語道已。時不宜失。劫可懼者。心無應懼之劫。皆是化劫之人已。心有所懼。而能勉修。亦猶未晚。劫乎人乎。修乎懼乎。以懼以修。則不劫之人。可爲未逆之世。存正氣而絕人道已。望之望之。

孫仙訓示曰。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過乎常。推原其故。由於人心醞釀一種殺機。澆漓之氣。瀰漫乎天地間。致生兵戈瘟疫水旱之災。而人猶浮靡巧詐。言乖行戾。不知向樸。夫樸者世道治亂之源也。人能窮世道治亂之源。則大智必若愚。大巧必若拙。愚與拙爲大智大巧之基。大智大巧。能以愚拙爲基。自然靈聖渾渾。太古復出。否則大智大巧。終歸顛覆覆溺。即觀修方中大智大巧者。未嘗無其人也。不過未能以愚拙爲基。所以樸者過樸。不樸者去樸過遠。有內樸而外

不樸者。有外樸而內不樸者。又有節衣縮食而內外並樸者。皆未得樸之真旨。余之所謂樸者。非樸其節衣縮食內外之樸。乃樸其樸質之樸。以樸爲質。以質爲用之意也。苟肯用其樸質。自能行其道。得其德。道德之心固。殺機之心除。澆漓之氣消滅於無形。則兵戈瘟疫水旱之災自不生。日月星辰自不易其度。山亦不崩。川亦不竭矣。

慈程真人訓曰。民也何辜。滑斯荼毒。數之所定。無可逃也。噫。吁。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經訓昭然。其如世人之夢夢何哉。夫孽者。人之所必不能免。然苟能知有此孽。拒而遠之。或已犯孽乃積而不近。則是天地之肖子也。諸子既入

老祖門。必當勉爲天地之肖子。必知劫由人造。於十人之中。有七八賢者。則劫不期而至而自弭。若僅有一二。焉能弭七八者所造之浩劫。世人徒謂院爲弭劫之方。而實未獲弭劫於未來。遂深疑道院。誠不知道院之祿。所以作之君。作之師。民也無良。弟也不肖。固不得咎其君師也。吾生時暗道如命。苟有益於道慈。雖赴湯蹈火。在所不恤。其望諸子以吾爲法。勿作孽而造劫。吾雖樸材。尚有可資以爲用處。諸子品旃。即未入院之諸方。亦望同體此意。

老祖道廣被六合。誠能修已成物。固皆

老祖之佳弟子。何有畛域之分。勿忽是望。

拯救兵災

老祖訓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干戈擾攘。實自人兆。雖天之所感。亦人心之不正所致也。人心即天運。天運從人心。人若慈善。天運慈祥。大約災運迫於眉睫。總以繁華之地爲重。處於僻壤者爲輕。今居盛地者。固宜見危自驚。處僻壤者。亦不可因未滅而自忽。禳災之法。惟大道進行。修德修仁。守忠守孝。多慈多施。自度度他。正己化人。人能個個守道。人人修德。天災雖有。不難挽回也。懷之慎之。

道德淪亡。綱紀蕩然。世事紛紜。白雲蒼狗。滄桑屢變。閭里坵墟。萬日時艱。昂深浩嘆。夫今之爭端迭起。無所謂誰是誰非。釁起閭閻。不過是爲名爲利。一局復一局。一年更一年。如走馬之燈。如走盤之珠。無所定。無所住。循環往復。莫知所止。以國家供其孤注。以人民爲其犧牲。然保國衛民之聲。尙且不絕於耳。爭相標榜。空氣迷漫。如閨閣之蛙。涸轍聞聽。中原鼎沸。淨土毫無。可憐無定河邊。埋沒幾多俊骨。一夫未獲。萬姓同歸。天下滔滔。誰爲主宰。雖爲數定。豈是天心。天心本慈善。具有好生之德。而芸芸衆生。不知體上天之心以爲心。徒自擾攘。何怪劫運之不已也。吾書至此。吾不忍言。吾亦不欲再言。

劫之不弭。非化之弗周。乃知所化而未能化其化故耳。化能爲化。必心有所涵。然後蘊而宏。宏而普。各普其普。於是人向乎善。世息所爭。仁利數而貪婪浪。其化和洽而劫消已。今乃不然。良可慨已。所望篤道諸子。恒其定力。有著胥屏。毋以一意之差。一念之左。少或因循。過在能

改。善則能遷。自救救人。則道有所託。世可息爭。而劫將盡弭已。苟非然者。劫無以弭。數終難脫。氣運相衝。生生之機垂絕。而挽救失所資已。可不慎省。可不懍懼。

天人所限。一念之間。人合天德。要在純凝。純者正也。凝者固也。純其正而固於凝。和祥肇而災戾滅。理有固然。事難少拂。拂則散以逆。逆則不知順適之微。而動乖於象。災來無日已。願各奮勉其修可耳。

傷哉。劫戕殘生。暴露原野。流民慘狀。有非鄭俠所能爲圖。老人何心。能無惻惻。今欲救拯。非急籌而加以援手。一刻少緩。則多命垂絕。吾不忍言。惟盼各地修子。本饒溺切己之仁。爲水火力振之務。苟心弗懈。則一息綿念之間。可度無數將盡之靈。其爲功德。寧有涯埃。陽春利物。不過若是之運而見其普也。

時日瀕危。風雲告急。濟物利人之惠。扶傷救死之慈。是願諸修子各自勉勵。延衆人之生機。培一身之福澤。胥在乎此。況會之適逢。得因時進德。尤修者之幸遇。若稍坐視。則恐不幸之勢。蘊而爲厲。其釁隱患。將有不可勝言之痛。及於其時。誰復得以苟安。是老人不得不從現在人心。共覺煩雜之處。加以籌策。而使各各視之爲易。以免日後真實之難。徒相自困。吾言及此。信者務速自圖。不信者惟有歸之於數。付之莫如之何而已。吾今日所望。惟諸修子。自信以堅。並以廣導及人。果得從善者多。則祥和氣息聚一分。即滅隱劫一分。天下好生之心無二也。能知自好。而及於人之所好。其身即爲天地立心。其心即與天地同德。德同天地。身入聖域。將無在而

弗自如。若弗審此。徒以力克自全。而妄冀永得安生。斯乃昧惑所障。一見無常。吾不知身果何由自主。此中升墜。無非善不善之心。可從目前以決定之也。諸修子其以吾言告之世衆。弗惜其力以徒事自保可耳。

闍聖訓曰。世風不古。人事澆漓。金義遠仁。觸目皆是。

師心不忍。遂於辛酉年降壇說法。顯化沙盤。一片苦心。曷其有極。無奈世人溺於昏濁。聞鐘聲而誕登覺悟者。固不乏人。而尙有多少醉生夢死。雖伐鼓三鑼。而彼等之眼瞶耳聾。實不足以振其瞶而啓其聾也。故致災劫連年。都是起於人欲。彼爭此攘。彼竊此奪。互相殺伐。互相蹂躪。戰國之秋。莫過於此。願我胞與幸早回頭。不然。

師道之有負慈悲。無法挽救。尙不之惜。甚恐爾等之分離骨肉。遣散弟兄。到時傷心。悔無可悔。吾是以不得不再爲我胞與一告也。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瘟疫爲災。在所不免。徵諸往史。事實昭然。吾願我胞與其各有心慈善。而進道功。無形化劫。造福良多。甚勿謂進道之不能出災。與慈之不能度厄。其與慈與進道之真。不能出災度厄者。實數定也。天有眼耳。賞罰不謬。多積一分陰功。多得一分好報。人心好善。大必降祥。行看雨雲飄零。彼有形之民。而鳩形可憫。菜色堪憐。則爾等固應推食給衣。周彼痛苦。而尙有無形之隱貧者。欲衣不得。欲飯不能。待斃以居。迫於廉恥。爾等亦不能不更加注意。君子周急。善與人同。吾深願諸方體度已度人之心。尤當審慎。濟人之厄。固不有多。或衣給一件。或錢給千文。授之者尙以爲小恩。而受之

者實以爲大惠。受之者固屬沾恩於不淺。而授之者。實早已積德於無量。天生善人。惟善好助。諸方能深惻隱否乎。再留四言。願諸子看破利祿。而認定慈悲。鸞烟法雨共芳芽。輸入心潮洗瘴氣。識破黃梁惟一覺。千秋富貴等浮雲。

孚聖訓曰。古人有言。和氣致祥。乖氣致戾。當斯時也。非道德無以挽回人心。非慈善不足維持厄運。今者皇皇天日。都成黑闇。茫茫大地。盡是災區。况乙丑流年。而劫運未知能否完竟。又恐患之方興未艾。嗟乎胞與。何辜何尤。遍野哀鴻。慘遭橫暴。此仁者所以傷心。亦善者所以不忍。吾

師既不忍斯世之沉淪。並砥礪諸子向善之心。際此風侵霜冷之時。而劫後難民。尙有飢寒之苦。吾雖飽食暖衣。彼也忍飢耐凍。須知同化生於一個烝包。同是一個肉體。稍具心肝者。能不惻然增悲乎。

秋雲慘淡。秋風怒號。黃沙迷漫。白日蕭條。昔時市鎮。今日荒郊。屋舍傾倒。草木枯焦。尸橫遍野。血積山坳。淒涼一片。不忍觀瞻。誰無父母。痛子嚎啕。誰無妻子。哭墳終朝。一人憤怒。百姓殃連。如斯造孽。罪實難逃。諸子拭目。報應非遙。哈哈。此吾途中口占也。諸子觀之。能無感乎。前次江浙之戰。已示爾等機已。奈無一悟到者。今明示爾等。當可瞭然。歎越道其何之句。爾等參之。可知戰事之結局已。又螢火光爭月一潭句。諸子均以螢火之光視光。今竟與西湖之三潭月爭勝已。總之。諸子對於訓語。能細悟可知未來。共勉之也可。

慧真人訓曰。劫變連天。流離載道。現在南方雖覺少靜。而善其後者。仍賴志於慈愛之人。有以拯濟之也。至若東北災難之中。其延頸以待人之扶持者。實不知何所為計。吾道既以度世為務。當此窘急之時。若非發慈悲懷。宏圖救拔。其將何所謂修。吾

師或望諸方。趕緊設籌。無論時勢如何困難。寧置一切。概從緩議。集羣力於救護一事。必求早有確實之展布。萬弗少緩須臾。蓋溝壑罄殘之下。血飛肉薄之中。其一線生機。克以僅延者。為救極夥。若稍遲滯。則乖絕之氣。將無殘喘之可延已。願諸方設身作想。竭力謀之。慎毋以愛莫能助。為姑且自寬之地。須知胞與之衆。皆烝化之一體也。

師靈有所不安。諸方修者何事。要當各於方寸先作再三之思。好善之念。人孰無之。苟能以至誠之意相為感發。諒舉國之衆。必少終甘坐視者。惟慈務之行。貴求實惠。此次東北救護事宜。應於著手之先。各各細加研議。總要費一錢有一錢之實際。於以表為善之真心。而動輸者之美感。果能如是兢兢持守。則來源斷無遺漏之患。而發揚慈德。拯諸無告。諸方肩其任者。將與河山同羣綏其德業已。即俾訓四統監等董率籌進。

師望至殷。幸勿悠忽。至囑全囑。

吾從蚌川行來。見一路溝殘壑瘠。多憔悴可憐之色。誰為厲階。乃致胞與之衆。受此慘痛。言之可駭也。惟吾同修諸力。值此時會。雖未目覩。或亦多有耳聞已。聲動如羣雁之嘆空。心念當亦有惘然不安者已。為今之計。其將何以代給。是皆吾人應盡之修力也。當合衆志而為之圖。本屆

會春。適以之逢。自宜各竭誠個。務作磋商。吾意限人者。資力為最。而救苦却以資力為先。心與願違。是乃人所同感之困難。但責之所在。亦未宜因噎廢食。欲求實際之能普拯。須先有大公無我之願心。以立之基。然後處處開誠以相集合。千狐一腋。取之於衆。亦未始不可成。此乃今後籌振之第一要義所在。應由本提案交會公研。從各地籍修推定合組振會辦事委員。就濟或洋。悉心規畫。以時策進。協理總會以綜其成。人人一念。步步求真。將見無告生靈。胥蒙實惠。以蘇喘息。而大地春陽。亦足鼓太和而弭隱劫。事之當行。行之宜切。有如此者。諸方可即洽議妥辦可也。萬事無不可行於世。其弗克行。不關乎事實。在行事之人也。此通衆所易曉。而仍未盡悟澈者。乃心滯於偏。見以多執。由是之故。事未得其應行之真。而爭且攘於莫或自解之際已。若揆諸道。宜無此患也。然人心之弗了澈。其在修中。固亦未易盡期免此也。所要明悟之先覺。據真理而轉旋。竭誠心以從事。總求行之得當。弗因功罪而有所容心。果能若是。則圓圖一絜之大迫。將賴人之行事無愆。而克闡明於世。化其不化。以見道之大化。胥不出一胞之內。而真旨以昌。修者之身。亦自造於極妙之域已。諸方各各參之。

濟佛訓曰。折衝樽俎笑強梁。車載千鈞兩臂當。月斧雲斤奇手段。補天拆地大文章。魚魚鹿鹿勞人苦。燕燕鶯鶯喚世忙。散漫山林尋野趣。春風十里杏花香。哈哈。今又屆陽春新景也。諸子修功。又進一層已。可喜可賀。奈時未清。而世乃濁。本擬共慶大同。無如塵花不洗。恐難共享此樂境也。諸子當潔心修道。縱使干戈不已。奈汝赤子何。汝其勉之。汝等其耐之。

哈哈。老衲又來與諸方講講慈務了。現在興慈。以普通心理而論。自然是愈發達愈能見得救濟的功効。但有一種困難的地方。就要算那善財難捨的一個題目。往往一章做個半截。就難免不覺得思想艱澀起來。於是滿心要做好文。却到底不能夠得個終篇的。這個毛病。大約是普通人免不了的。可是有這普通毛病。慈務就從此不能夠發達麼。這也未必然呀。如果要想發達慈務。第一是要行慈務的人。一本已飢已溺。惻隱不忍人之心。從中立定一個確不可拔的根基。然後再由這實心去行實事。無論財力如何。總就那力量能及的所在。求其推施及人的慈惠。一點沒有含糊。照這樣慢慢做去。那貧賤及人的地方多了。於是必能感發起一種信仰力。有這信仰。那素易捨財的。必定愈加踴躍。因此踴躍。為善的人多了。其中果報。也就自然顯出他的受福所在多了。人見有此報應。就是素不肯捨財的。他那良心好善的地方。必然也不能不有所感動。一經感動。則所謂善財難捨的困難題目。那文章也就不愁不終篇了。而世界苦惱衆生。豈不是皆受今日能夠不避困難題目。好自勉力。做這文章的人們之賜麼。目前劫運之行。我不能細說。但是諸方清修之下。那感覺是亦不能不略知一二了。當此時。正是做枯窘題目之際。大概不耐苦不耐勞。是萬做不了好文章的。我的見解。似乎除就勢做事。量力盡心。幾個法子外。別的總不免涉及虛妄的。諸方近嘗兆屬（京兆）振務。也是應有的文章。可是題目既窘。全靠用筆能到。到字怎麼講呢。點得顯豁。而又不至無味。這也就是一篇好文章了。哈哈。我望苞鼎惠今航（京院掌監）等諸子。竭智盡力。大家共索枯腸。不要覺得有點痛苦。但憑意念。不能不做。不忍不做之中。合籌拯濟

。那大慈務不論大小。能夠各人不致此心可謂不憚。憚字意義。乃快也足也。不憚即是不快不足之意。這其中足以感發大眾信仰。立個鞏固根基。也就不可小視此舉已。諸方尚須審量。各各自勵。至望至望。

調查災區。應儘受患極重之處着手。而施振以極貧為度。此今日不得不稍限範圍之必要也。航子務選妥方分道切實查訪。得有底細。則以輕酌放。必使點滴無遺。是為至要。此番完全為親慈擴化所關。一舉一動。總須不失宗旨。款款厚集。乃不得已之勢限之也。然而行慈之道。原不在此。所要者行之而克盡吾之心也。心量無邊。小處能盡。則擴充即從此小處基之已。不然。虛無縹渺。徒說難行。或者行而不得其實。則事與心先自判於兩途。無論非慈道之宜。即欲事乎其他之事。亦恐終於自誤而已。此又吾之於慈。而願諸方之各自審者也。弗忽是囑。

老祖訓曰。救濟事務。現雖注力於北。而未出發各隊長員人等。仍宜各各謹守成約。磨礪精神。以備遣用。吾道慈度之基。端在聚靈而團結其氣。然後乃得因人之仁懷。而作萬善之救濟。不僅拯拔無告。而身之自修。德之厚積。入世出世。皆獲安恬之境。而克從容邁步者。須在行持之心有定以堅之也。即言世樂。亦貴善修。孟徒所謂大爵修而人爵從之。何為天爵修。進業是也。不此之務。即是自棄。世多徒想富貴者。吾靈所照。見其終享佳果。固未之有也。諸子在塵之身。耳目所接。其視如曇花幻現之榮華景地。亦自不少觸悟之時。值此浩劫滔滔之際。其可寬拓而得自適者。要捨靈台方寸之間。厚植善根。不足有任何安全之希幸也。諸子既各具宏願。惟望益自奮勉。集合氣靈。而宏展慈功。是則衆生之福。亦諸子自身之福也。曷之遵施。

今日諸方各具其靈。以為大化之祈禱。使無告胞與。盡登衽席。非功德之至大者乎。老人不禁為世界胞與慶也。第是化惡除劫。端賴衆志成城。苟有不慎。前功盡棄。此不能不諄諄誥誡者也。諸方之祈禱和平。化險為夷。或願從此結束乎。抑願數年後循序漸進之結束乎。如急不擇時。吾胞與必大受其苦痛。若循序漸進。亦苦吾民。其苦也雖稍久。然元氣尚易復。總而言之。皆苦也。若必使其不苦。則又不能不重天良。以為諸方謀。而使諸方自計也。救濟之善。在於有形。祈禱之慈。在於無形。有形無形。同為慈善。不過雙方進行。誠萬難事。三月以來。救

濟隊之組織。出發者二千餘隊已。今日之祈禱者。三百六十人之數。已超過已。二者皆非諸子始願之所及此。更非諸子意料之所及此。今竟及此。是非諸方數年修養。一鼓作氣之所致乎。二者準之。皆為第一次之極盛。更數年來之所罕見。然而滿招損。驕必敗。盛必衰之語。諸方牢記可也。務使各各和藹之色。溢於面目。和藹之心。誠於其中。保泰持盈。以固道基。功而不居。以自修真。庶乎大道其有所肩寄乎。大德其有所容乎。惟期各各努力保守。是則諸方之要著已。各各勉旃。

救濟事項。連日研議。既具端倪。務各益宏慈願。勉力籌進。第一總在實際求得所以施用之要。弗以浮誇。弗以矜躁。必處處存己飢已溺之懷。為和平之動作。使吾出會因人事之誠。而發揚精彩於大千世界。庶乎慈基以是擴。拯渡彌彰其宏已。諸子慎遵是望。

關聖訓曰。諸方籌辦救濟事宜。務從團結而貫注精神處。刻刻加意。第一不可少有官氣。而作敷衍了事之想。總要遇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善為應付。方是興慈昌道之氣概。不然。一派鋪場。而無處不黯然減色已。須知此等機會。是修者不幸而偶得者也。必念衆生之遭不幸。而我得機會而為修。其時其遇。要不可一息放棄。以自坐誤。欲其不誤。惟有專心從善。合善於羣。則無處非善與人同之地。即無地而非與人為善之道。切忌自是而非人。一有此念。便失道以導善之旨。弗得其旨。修亦妄修。終無脫幻境而克以身宏道擴化無邊之日已。各各悟勉是望。

慧真人臨江寧道院訓示曰。道者導也。導人行於正也。教者要也。要人止於善也。神道設教。無非要人正其心。止於善。凡事皆於人自爲之。果能明道向善。則是人之夙根厚處。人不向善。亦只有付之一嘆耳。今時天之方顯。大劫已臨眉睫。造之在人。消之亦在人。是以此時各人能明其劫之當頭。後事難知。則各人激發天良。於此時各行一番善事。多立一番善功。或自己可以超出劫運之外。是在各立其志。各勤其功。他人不得分潤也。寧院紅卺字會成立已期年矣。此時多事之秋。正諸方立功立德之時。他人不盡力者。是他見道不明。明道者各自進行。諸方皆列。

師門。豈可因意氣而阻自己善功乎。人各有能處。有不能處。各盡其力可耳。此次春監擬出會出救之事。此功浩大。天人一理。神豈有阻人善行之理。惟此行不但關於卺字會。與道院前途亦有莫大關係。宜慎於始固於終。則爾之功德。不啻超度恒河沙數也。爾善心已發。即派爾爲卺字會會長。爾自盡力。莫誤道。莫貽譏。妙顯之功力於上。慎之勉之。

濟佛臨無湖道院訓示曰。吾乃一個瘋和尚。今有幾句俗話。要對你們講一講。你們不要說我未讀過甚麼書。說話不文。見笑我。哈哈。無院成立已經二年多了。始初的時候。院費無人肯承認。院務亦無人肯盡力去做。每日縱有幾個人來到院中。也不過坐坐談談。無非說些塵世上升官發財冶游濫賭的話。對於道旨一層。從來沒有人說過一句。等到興致已盡。就走了。就算心願已了。似這樣情形。整整鬧了好幾個月。其時吾

暨及吾等甚爲着急。若長久像這樣做去。豈不是虛費光陰。反把吾

師救人濟世的好意埋沒掉了。後來幸虧錫等勉強支持。使道院名目存在。又忽忽過了好幾個月。纔把慧掌找進來求修。這個時候。即慧掌亦莫明道院是幹什麼的。也隨同大家磕頭。燒燒香。幸虧他讀得幾行書。時常看看增訓。漸漸明白道院乃是修身養性。修己渡人的好地方。此時來求修的人。已日見其多。院事已有人肯辦了。未到一年。功夫已漸漸有進步了。無事時。打打坐。看看經。似覺得心地清明。精神爽快。似比在塵世上做無謂的周旋。好多得了。既是曉得道院有這樣好處。遂天天磨練。日日深求。居然改爲特院了。大眾想想。非是改了特院。就算歇了。勢必要做點慈善事。輔助我們的內功纔好。於是就辦了一個因利局。借錢給貧苦人做做小生意。因此貧苦的人。實受惠不淺。此亦是你們的小功德。後來皖北及江西湖北等處。又發現匪患與水災。你們又湊了好幾百塊洋錢。振濟他們。此又是你們良心發現的好處。不幸江浙爲名利爭奪。打起仗來了。你們又組織一個救護隊。冒着大砲槍丸。到那危險地方救人出險。此要算你們一大功勞。去年冬天。又辦了一所施粥廠。救活貧人不少。總計一年中能夠辦了這幾樁慈善的事。也總算不錯的了。仍希望你們好好的修。勤勤的坐。待到功夫到了。燕返妙山。當當仙家樂趣。到那時。恐怕你們要懊惱修遲了。須知天上神仙。也是人間種子。爾等可知嗎。哈哈。我要到樞府會議去了。少陪少陪。

尙真人臨濟南道院訓示曰。

師駕北向化劫去。

命吾傳命璣掌及救濟隊各監理職方等。後方應籌各種事項。即刻提出綱要。逐細商備。先將隊員一部出發。所需必要物品。是否齊備。詳加檢點。一面於後方醫院。及收容所各事。陸續研究。其應購運物品。亦須預爲籌防。並速電泰方查報詳情。以作人事策進之標準。大都可就現有實力。勻出三分之一。作爲一切購備之用。不可稍涉因循。善氣所鼓。足化厲氣於無形。全賴有事諸力。力排怠障。一以宏慈爲念。合羣共趨。是卽道之大用所在。切切慎遵是要。

葉仙天士臨濟南道院訓示曰。

師命吾監護臨時醫務。特來與諸方一言。濟地救護兵災。今屬創舉。經驗未富。設施要宜參詳。此卽會植基伊始。慈譽隆污。悉在行事以定之也。欲隆出譽。必重實惠之數。雖云驟難普及。而所以示譽之處。卽是擴慈之端。固不可不勉力思籌也。臨時醫院。現既收有傷兵人等。一切布置。亟須擇要妥備。類如診室器具。及病房之溫度空氣。宜如何求其適量。病人之衣被食品。宜如何求其恰當。必須延集熟諳醫理者。細爲研究。速從潔樸。妥爲處理。斷不可惜必不可省之費。而苟且了事。敷衍虛名。是乃第一要義。果使醫療得效。譽立而慈自易展於無形。而惠及無窮已。至應備物品。或購或借。均當以慈闡名義。多加聯絡。是又從中省費之一道。

師命璣果通福宣及主贊諸方。切實議行。總之。大道行慈。以實爲重。固不在浮夸。而不合一般普通心理之行徑。務須力求避免。苟能事事切實而又認真。名譽既立。則慈款斷不至或有不充

之慮。不然。則雖心意徒望其善。而力之施及弗臻於完全之際。終必無所濟也。願諸方精心思之。努力爲之。

師之望。亦諸方之功德。衆生之厚幸也。勉之。勗之。

孚聖臨江寧道院訓示曰。哈哈。諸子爲道宣勞。救世心切。竟能於最短時間。將此鉅大事業。成就迅速。誠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概。此去被難之編氓。得慶更生。固體天地好生之德。究乃諸子培植功修之一大關鍵也。惟此種度人立名事業。責任匪輕。須能全始全終。方可謂盡其能事。前經兩次出發。著有奇勞。此次與昔微有不同。山道崎嶇。波濤洶湧。救護人員。非具切實願心。不足以當其事。宜由各學監於未出發之先。嚴加訓誥。當處處以會譽爲前題。以救人爲急務。實至而後名歸。年來吾會風聲所播。四海仰崇。皆由諸子等實力實心。共成就之。今當大亂未靖之秋。責任尙難卸脫。更應益勵精神。力圖大展。前方事交督隊長全權處理。後方事既紛紜之可畏。復責任之非輕。稍不經意。卽生棘手之虞。仍責成能開兩監。綜理一切。要當處以公。守以和。勿執己見而信告者之言。無論事之鉅細。均宜以大公出之。至誹謗之妄投。亦須明辨曲直。理正則從之。情偽則斥之。斷弗可詞聽片面。而毀會務之乘成。吾知子等。能負重任。能肩大責。故當出發之先。丁寧勉慰。二子赤子關懷。民生在念。務望同志一趨。莫此殊功。積善餘德。以裕後昆。望之勉之。

和祖訓曰。嗚呼。水災之險。莫勝於今日。誠爲數百年未有之奇災乎。然而天一之始。水德之精。得其精者爲德。得其患者爲災。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水之爲德也。宜清宜寧。天得其中正之氣。一也。故水清可以養人。地得中正之氣。一也。甯靜可以生萬物。然清之寧之。爲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化育也。何又有此水之患之災耶。皆以天地不得其正氣。難保其一德之清寧。萬物不得其正氣。難保其一德之化生。人類不得其正氣。難守其一德之靈性。夫一德者何也。心也。人心與天地之心相表裏。萬物同感應也。人心一失。則天地之心必失。致清者而不清。寧者而不寧。非天地之不清不寧也。是人心之不清不寧所感召耳。是以坎之象爲水。爲多疑。又有坎珂不寧之象。如人心終日多疑。不得中正之氣。豈有不坎珂不寧者耶。堯之時洪水滔天。人心樸厚。故得禹出而水政大治。今也甲子建始。又逢水德之險。人心正。則患易治。人心不正。則患難平。其水患之來也。卽來日治安之好現象也。專看人心之是否正是否治也。正則天下大治。卽在目前。不正不治。則水患豈祇福建兩湖江西數省而已哉。然被災之民苦矣。嗷嗷待哺。轉瞬冬來。飢寒交迫。其孰能堪。雖其人心不正之所感應。然旁觀者豈無惻隱之心哉。當其被災難民未受災時。何嘗不如是作想。因其遇事不救。致有傷天害理之感應。爾等慈善家。亦何嘗不明是理。若起而急救之。方不負爲慈善人。將來得慈善之結果。若忍心而不救。則今日之難民。卽來日爾等之殷鑒也。想近日所得之訓。爾等已讀之熟矣。辦與不辦。全在爾等心田。則天下之

幸福。亦在此福地造就也。福地固多福。若爾等不能享受。亦如水德不爲德之爲患者云然。此次各地水患。良由於人心之造成耳。劫運之來。天道化於無形者。未始不可挽回。然而人心不正。詐僞日出。言之實堪痛心。故以正人心爲弭劫之需者。使劫運從無形而化之也。然而道之所在。化之非難。自化誠非易易。以其不易而化之。不得不從自省入手也。自省之功云何。曰平其心以思過。無怨尤以自處。庶幾爭者皆化爲讓。險者皆化爲夷已。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非強制以爲坦也。能行乎素。而處其自適者。夫然後得其坦已。人之生也。無不坦也。其所以弗坦者。因貪妄之心過重耳。貪則必爭。妄則必慮。爭則傷乎氣。慮則傷乎靈。氣傷則息滯。靈傷則神昏。息滯神昏。而坦道於是云亡已。故曰。養其生者。必保其生。保其生者。必適其生。適其生者。必素其位而行。乃可以履道坦坦已。今之人心。與古之人心又異也。古之人也。爲善不矜。故得其坦已。爲惡不諱。亦行其素已。今之人也。其爲善也。雖小必矜之以大。其爲惡也。雖大亦必自諱其事。此之古今。論之於數百年前也。今之所謂古者。卽數百年前之今也。而近世之今日。其行又加劇也。因人之善。而攘之以爲己功。因己之惡而加諸人。甚至殘賊之行。而又自美其名曰普拯。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劫運之所以疊見不窮也。以今日水災之巨。人心可以知警惕已。知所警惕。則知禍之來也。皆自招耳。知自招之禍。必思有以自弭。而後劫劫之化。皆視乎善惡之向背已。諸方此次救災。正所以修個人之功行而勸以善也。惟是勸善之法。當以勸心爲上。身體力行。而後大劫之挽。將翹足而待也。諸方其各以力之所能盡者。而廣爲勸善。庶幾哀

鴻飢雁。將慶更蘇。而吾道之化人。亦將有所資已。惟力是視。其共勉之。
 治青振務。錢米運到。速即查放。萬毋刻延。其中關係。日後自知。全看諸子現在之力行如何耳。
 切莫大意。傳訓學福嗣須鈞等一體遵勉。老人心苦。但願諸子同此苦心。以運施所事。大劫化
 小。小劫化無。皆賴善心以爲轉移也。勉之望之。

甲子未造。世風頹靡。閱禍禍發。胞與相殘。惡欺弱。暴陵寡。紀綱廢。倫理亡。人心愈趨愈下
 已。上天示警。水旱迭災。惟原厥故。孰爲厲階。皆人心不古所召也。余不忍視世界之沉淪。荼
 毒無量恒河沙之黎子。故以五千紀不傳之真經。再授於世界。以木筆沙盤而訓。期人自省。惜哉
 度自度。迷仍迷。亦數已。薩院各子。自此大開沙之後。各宜警惕。革面洗心。自加返省。須知
 孽由自召。魔由心生。倘能多加坐功。勤宣聖號。則魔禍自能潛消矣。

洪災浩劫。目不忍觀。大半爲定數使然。弱半爲人心之所感兆也。今華夏已數省之民。罹其苦劫
 吾院各方已多量力救濟。而被災之區域過大。各方均以爲力有未逮。然各方若皆存此意。則哀
 哀衆生。誰是救命之人。各方以衆志成城。合力易舉爲念。不可慮其棉薄而忽之。須知集腋成裘
 不難也。津院對於他省各地。已量力集資。而救遠忽近。亦各方宜當注意者。各各勉之。

吾道言慈。在以實惠而濟其平也。今日各善團來與此會。所議甚得苦心。惟是閭閻現勢而論。
 已非急待振施。然仍不可置緩者。則在維持生計。能延善業。庶得普拯。況分會基礎初立。爲力
 有限。今當聯絡籌進者。亦惟諸善士。各宏慈願。互相其所能及。使慈務達於至善之境。我之願

與。將受無窮之賜。而慈之爲慈。不落偏隘。水深火熱之中。或可稍免坐壁而失所資。人類安然
 之幸福。要賴諸善士之提倡以力圖之。凡吾會方。尤當深體

老人一視同仁之旨。策其後濟。各盡心思智慮。洽商進行。他日慈昌而道益廣其化。是則會方惟
 一之責。不宜少存謙卸者也。子等其各加勉。吾有厚望焉。振務實行。現雖再緩。其在被災最重
 各地。應即議定放振方法。先就現款酌量分配。逐批接濟。總使溝壑餘生。不至屢轉垂絕。則慈
 之所及。將多受惠已。諸子自明日起。當定時間來會。積極研議。不可稍涉忽略。須知嗷嗷哀鴻
 。其仰望於吾諸子者甚殷且切。萬莫漠置。則善已。

吾道之旨。內重坐功。所以挽人心之已溺也。外注慈行。所以拯人之飢溺也。人心陷溺。可徐圖
 挽救之方。人多飢溺。而拯之濟之。刻不容緩也。今者閩省之水災未平。而湘鄂贛察等處之災。
 相繼而起。田禾漂沒。廬舍爲墟。已死者尸橫枕藉。未死者菜色鳩形。賣妻鬻子。呼籲無門。性
 命懸於旦夕。生死介於須臾。此正諸方力修外行之時也。夫眉山蘇杲。好施而誕育三蘇。寶氏燕
 山。樂善而榮載五桂。千金一飯。漂母之廟貌堂堂。卹族周親。文正之簪纓赫赫。作善降祥。報
 施不爽。昔人有言。四簋之需損其一。足以活一夫。一縑之衣遲一年。足以拯數口。推而言之。
 凡寶識之觴豆。樓船之簫鼓。簪珥之靡費。服御之奢侈。無有不可省者。集腋成裘。救路側之餘
 生。起溝中之白骨。德莫大焉。無院掌監職修方等。勇於爲善。始終不渝。務望金融稍裕者。輸
 粟救貧。力量雄厚者。奔走勸募。智識淵博者。廣著危言。倡斯善舉。各各當以己飢已溺爲懷。

實力前進。慎勿以爲災未及己。而漠然視之。有厚望焉。
老祖又臨固安道院訓示曰。大功告成之日。卽履霜堅冰之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宵旰勤勞。不遑暇食者。所以無時或惰於中心也。諸方創造固院。普拯胞與。德之所及。厥功偉已。然而道之化人。有形無形。各有其天。慈之拯人。有形無形。亦各行其功。功業成就。不自以爲功德者。其功德乃能行於世。歷千古而萬世而不朽已。以無形者言。舍道而外。莫可比擬。以有形者言。除慈而外。何能救濟。是道也者。存於心。運於事。發於萬化。而慈也者。從推己及人。實行其博愛之真主宰。而後內功外行。兩者俱備。不愧不怍已。以固邑之僻壤言之。得天地之真化之靈已。以固邑之屏蔽畿輔而言。害吾衆生者。亦惟此無定之水。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能化險爲夷。使害者不爲害而爲養。則好生之德。又在司其樞紐者轉移其間也。故不患養人者害人。而患害者無預防之術。無默化之力也。吾固邑建設道院。數月於茲已。其中頗不乏肩道之作弟子。然力與心遠。而終不能如其願者。亦大有人在。雖引爲聰引爲德。其心之堅誠。終始弗渝。是卽默化潛移之大力已。今也固邑本無所謂災劫。所以爲患者。無定河一勺之水耳。今渾源下流。勢如建瓴。決東則不必之東。決南則或洶流而北。數千年來漂流淹沒。人畜被其害者。不知其所歷已。屋廬爲墟。不知其所居已。然治河之術。亦未嘗無術也。治水之人。更未嘗無人也。既有其術。更有其人。而河終弗能治於永固者。其天乎。抑人心之所造成乎。是又不能不咎之於利與德也。存德於心。無在而不竟其功。存利於心。無往而不墜乃事。是天理人欲分於幾希

。故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利之爲害也大已。今幸吾道中弟子。心存乎道。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奮不顧身。忠於乃事。勤於乃職。格敬乃心。恭從乃志。而佐其素以慈善博愛爲懷之領袖。事之濟也。固其宜已。然而神功默化。道心潛移。而後險者夷。危者安。胞與無所苦已。此雖莫知而至於其功。莫爲而得於其靜。是亦奮吾身之精神。存乎誠正者。感乎神之神。以合於己身之神。更以身之素行乎道。期道之感應。道乃合於身已。神也集乎誠。道也存於正。不偏不倚。蕩蕩平平之功。見於今日。始能獲其初衷。安瀾慶典已舉行已。不獨爲衆生爲京畿爲主其事爲督其事者賀。更足以爲大道慶也。大道首重立德。立德在乎存誠。存誠止於去私。故知其所止。乃能止世之災劫以弭之。止吾身之惑障以祛之。推己及人。普被萬方。世界乃大同已。故曰。心外無心。心存乎道。道外無道。道正乎心。又曰。慈人以利。不如慈人以德。慈人以德。不如慈人以無爲。無爲者。乃能安於無事也。故耳老子諺。徒尚無爲。釋徒尚寂滅。耶徒尚不爭。謀徒尚清真。之數者。以其至誠至正之存心。合於至道。而後普拯衆生於相安以無事也。來日方長。能以修身之道。以修無定之水。又何難期於永固也。慧航仍須不懈初衷。以佐熊子。使數千年爲害者。安於三年之中。永不爲害。不其功德之至大者乎。

和聖訓曰。仁道不平。人心不古。天災示警。衆生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如聞韓皖浙各處。河伯爲災。旱魃肆虐。災區實廣袤也。生者流離失所。死者棄骨載途。枕尸橫骸。蠅蚋蛄蟻。慘不慘勝。此正仁人君子熱心慈善之時。抑亦諸方有心救度之日。並不在傾囊相助。亦無庸破格認捐

。祇須於濫費十文之中。節省一文。於濫費百文之中。節省十文。集一。成十。集十。成百。一滴。蠲枝。衆生可濟。鮪魚。涸轍。點水能甦。衆生同是胞與。憂深。憂深。應宜。應宜。勿謂。勿謂。未及。未及。而。而。餓。餓。終。終。日。日。擾。擾。攘。攘。不。不。存。存。救。救。度。度。花。花。天。天。酒。酒。地。地。錦。錦。繡。繡。微。微。逐。逐。追。追。燭。燭。跋。跋。酒。酒。蘭。蘭。風。風。流。流。雲。雲。散。散。喪。喪。身。身。敗。敗。節。節。者。者。有。有。之。之。傾。傾。家。家。蕩。蕩。產。產。者。者。又。又。有。有。之。之。似。似。此。此。以。以。有。有。用。用。之。之。財。財。而。而。用。用。諸。諸。無。無。用。用。之。之。地。地。縱。縱。費。費。却。却。十。十。萬。萬。貫。貫。終。終。不。不。若。若。以。以。一。一。文。文。而。而。用。用。諸。諸。慈。慈。善。善。事。事。之。之。爲。爲。美。美。諸。諸。方。方。年。年。來。來。向。向。道。道。慈。慈。善。善。事。事。體。體。當。當。昭。昭。然。然。若。若。揭。揭。斷。斷。不。不。致。致。如。如。宮。宮。牆。牆。之。之。外。外。者。者。置。置。痛。痛。苦。苦。無。無。告。告。之。之。胞。胞。與。與。於。於。膜。膜。外。外。也。也。諸。諸。子。子。其。其。各。各。懷。懷。之。之。

。聖訓曰。人有善惡之分。天有賞罰之變。人心巧於施。天道巧於報。惡者不得邀其賞。善者不得受其罰。何謂賞。和風甘雨。人壽年豐。天道所以彰其賞也。何謂罰。水旱連年。流離失所。天道所以行其罰也。今數月之間。雨不下降。是天心既已怒矣。亢災既已臨矣。爾等諸子欲爲挽救者。是非持此克己之功。不可得也。能盡人物之性。即可與天地參矣。誠若是者。雨猶不能沛然而降者。未之有也。

自有生民以來。皆以慈憫爲懷。所以乘上天好生之德也。人有生生之心。其熱也固。其靈也清。固吾之熱。而後其神也有堅定之力。清吾之靈。而後其精也有結晶之效。故曰。身體力行。所以務其實也。體者。體其心耳。行者。行其事耳。其心不正。其事未有能成者也。孟子以行仁政比之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是理也。在於何處。曰。從其心之堅而已。堅而持其平者。其事乃克有定。定於其事。必有其功。功也者。在人之心而已。今也其心未之能定。而欲其功之成。安見其不敗

也。成敗之論。非以始論之。亦非以終論之。合其始終之行。而觀其心之所向。自立見其成敗已。君子之於人也。時時存憫惻之心。惟恐其不善也。不善之心伏。則殺機斯起已。殺機之中。亦。有生機存於其中者。何也。曰。因其時也。時生則生。時殺則殺耳。婦人之仁。禽犢之愛。非特不能生之也。實足以促其死耳。故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事姑息。此之謂也。能以德愛人者。其人必自愛。是以觀其憫惻之心。必從愛已始已。身正所以自愛也。己身不正。所以自殘也。自愛者可以愛人。自殘者必能殘人。此所以推己及人。而後爲忠恕也。忠恕之義無他。仁而已矣。仁者必有慈。慈者即生機也。古者節飲食。慎起居。所以慈於己也。施己以仁也。今之人從耳目口腹之欲。以自娛自樂。是自殘也。古之人待人也。導之以禮。齊之以德。使皆有以自衛也。今之人待人也。務必達其惡。長其惡。而助其自殺之利器。其心之險譎。尙堪問耶。古之人遇有水旱飢饉。必先之以衣食。以急其所當急。今之人遇有災厲之補救也。必先事虛文。急者緩之。緩者急之。冠履倒置。行將索災黎於枯魚之肆已。築室道謀。三年無成。災黎何不幸而生逢斯世也。甚至有平日以大慈善家自居。遇有緩急。從中竊取利祿。抑或中飽。其更有奪人之功。貪天之功。以沽名釣譽者。其罪可勝誼耶。嗚呼。天胡不弔。哀我無辜。士也不良。皆從其心。心之所向弗正。而又自以爲正者。殺無赦。故曰。孰無父母。孰無兄弟。我居樂土。人葬魚腹。試一同首。我逢此境。當如何痛心慘目。推己及人。當有同情耳。是慈者當止於慈。以其所止而止之。則急其所急。又爲當務之急。更爲慈業之真根基已。較之從事虛文者。不亦善中之大善

乎。

老親其望諸方從急中之急。以行其慈。則無故罹浩劫之患與。或將有慶更蘇之望。而我諸方。亦立大根基於斯世已。嗚呼。道在中庸。中庸不易。無過不及之弊。急者急之。緩者緩之。而後真慈悲真惻惻。將乘天地好生之德。以固其幾。以清其靈已。吁。中庸弗易。慈悲更難。

比年以來。人心不古。災異迭見。水火頻仍。言之痛心。聞之惻惻。推原其故。良由於貪爭爲害。私欲作俑。而我無辜良民。皆罹於浩劫已。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誰尸其咎。曷弗自省。是人之被其患。強其凶者。皆人心之造成。既弗爲惡。抑皆蒙其冤抑歟。此又不得不爲我諸方告也。人之性皆至善也。至善之性。烏能爲惡。既弗爲惡。災何自來。災劫弗起。何憂飢溺。此道之所以爲人以正。而使化惡於無形也。惡者被其禍。固理之當然。亦事之所必至者也。惟是玉石不分。良莠弗判。同罹此劫。是又出乎事理之外。而果報之不爽者。又烏足以警人耶。此明循環因果之至理者。所以詳加註釋。而爲不明真相者告也。善善惡惡。起於一念。一念爲善。則善功愈彰。一念爲惡。而惡孽彌重者。皆由乎人心之向背耳。蓋人之本性皆善也。無一人能自認其爲惡者。一人爲善。而衆人和之。則天下平而無故已。一人爲惡。衆人必不和之。其所以和之者。因利在也。人之思慮衆者。則其利私也亦愈重。其故何也。天性本善。染於惡則蔽。蔽之既久。乃爲之習。習久則故。故者人不以爲怪已。而處之自必坦然。其作也由小而至於大。由微而至於廣已。故曰。利者。人之所趨。不計小大。皆必有爭。爭則殺機伏於其中。此所以因一人之

利。而害及於衆生也。衆生之害。非自招之乎。人之於利也。孰不趨之若鶩。衆人謀利。而一人潔身自處。亦弗能倖免已。由一人之利心而誘衆人。衆人之和皆由於此已。然而既皆和之以利。必有所爭。有所爭必有其劫。以此言之。則玉石從何以分乎。嗟嗟。利之起於前者。害必隨諸於後。爭之露其端倪。則劫切之機。必伏其中已。人人能悟到遠利去私。則劫運之來。庶幾可以少已。故曰。不愚救劫無資。而愚防劫無術。防之之法。從正己以入手。而佐以克己。庶大道之救劫。必在於須臾剎那之間耳。蓋人心能退一步想。自能平吾之氣。能平吾之氣。必能制吾之念。制吾念者。則知其止。知其止。則思慮不遏而遏。利欲不去自去。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者。皆順其自然已。是在能保其固有之性善。而後惡孽無隙可乘。則世界之承平。將遠在於期年。而近如反掌。所望各各以惻隱之心。而化劫於無形。善功之猛進不懈。將惟諸方是賴也。各各勉旃。

濟佛訓曰。世人皆知振務者。慈業也。善舉也。亦知偶有不慎。而墮敗其祿算者乎。宋閩中潼西令某甲。夙拘謹。循吏也。乙卯夏。歲大旱。民無穀食。先樹皮草根。繼有易子而食者。其慘何堪聞見。而是歲中州大穰。朝饘賑糴。潼令奉命惟謹。時用兢兢。惜乎餘振糧數十石。他人不知也。遂私焉。終其身無知者。自以爲無傷也。翌歲卒於陟。吁。一念之差也。致死者數百口。竟減祿算十餘年。墮地牢者十餘年。如是各方身負振責者。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周仙瀟溪訓曰。數本天定。劫由人造。概自下元告終。人心日趨險惡之途。我虞爾詐。傾軋相尋。

。爭權奪利。殘忍以逞。但見行尸走肉。濁霧彌天。到眼不乏悲慘之狀。求一不昧性而能自全其靈者。已音沉響絕久矣。能無痛乎。靈者何。道也。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其魄魔用事。凡所作爲。莫不倒行逆施。造成種種孽障。孽障愈深。此天之所以降劫亦愈重。數亦於是乎有定而無定矣。不見夫水旱風雹災疫癘各地之洪災巨患。屢見不一見乎。天本仁慈。豈好爲是哉。亦人之自造耳。本年爲元會結束之期。歲次癸亥。水會純陰。尅制點火。暗淡無光。亦云極矣。夫陰極生陽。剝極來復。何莫非天地運行之數。由是言之。劫雖重而數仍有定。吾道應運而昌。豈偶然哉。雖然。數必待盡而後復。道亦應運而始興。當茲陰極未變之際。正行剝降劫之秋。吾老祖視世人作孽太深。造劫過重。惻然憫之。故不惜降靈言。苦口婆心。冀挽迷途於萬一。在壇先進。尙其仰體。

老祖好生之德。力圖進行。弭劫出數。功德無量。諸子勉乎哉。諸子勉乎哉。

姜仙訓曰。世之多難。惟道可維其敝。現欲稍挽狂瀾。期作中流砥柱。實捨救濟事業。將無與歸。

師靈現極不安。然所以爲衆生默籌拯救者。無時或釋諸懷。乃世人習於流俗。惟私是逞。甚至苟圖一時之快意。不恤倒行以逆施。縱使不足爲亂。而自然之機。阻於無形。天下後世之蒙其害。要亦非淺。諸方處此勢會。當於自身力平其息。以固正氣。善氣所聚。何厲弗消。務勿稍離根本。爲枝葉是齊。庶言乎道則基乃不拔。舉其慈則願以彌宏。所以守道力慈。皆弗失偏。而正規

樹已。諸方從

師修悟。亦有年已。須知風水相遭。浪無不作。以愈激盪。則愈猛烈。直衝橫決。皆勢所必至也。是故

師道度人。無在不以平庸爲易。非不悉平庸於今之世。收效緩而遭難大有爲。然平之一字。實至剛而無能或撓。蓋圭稜不露。無往不得其適。有觸胥易爲化。此所以爲植本之要也。諸方且審吾言。爲

師致力於救濟事業。機之所假。終當不虛苦志之行修也。弭劫淡災。都在於此。幸弗遂遂靡綱。誤涉歧途。貽識者之譏。則

師心大慰。諸方於道。亦可云其篤。身之所得。更不沒沒如霜露之對朝曦已。勉之望之。

岳聖訓曰。和氣致祥。戾氣致殃。感召之理。亘古以來。歷歷所不爽也。故當秦亡不見煥盛。周末不見寒年。陰陽二氣。反其常道。蓋因上者是極不建。下者乖張成風。而刀兵水火之慘。盈野盈城。冤抑之氣。鬱而不伸。以致陰極則多潦。陽極則多亢。風雨不時。豈天心之不仁。實由人自召之也。不然。唐虞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人民安樂。何無恒燠恒寒之災。故上下雍和。則陰陽適順。否則山崩川竭。狐鳴雉鳴。祥桑僵柳。各種奇災。無不見之矣。何倖此乎。吾爲今計。億萬衆生。保其中和之氣。絕其暴戾之風。若不能化殃爲祥。變谷爲休者。未有之理也。

老祖訓曰。夫道一而已矣。是道不遠人。人自離道耳。古云鶴鹿潛修。尙能延壽千歲。况人爲萬物之靈。居三才之末。秉五行之氣。而忍令其委骸骨於邱墟。與草木同腐。是其自爲之計。亦甚左矣。吾老人前一歲時。屢言大劫將臨。進修諸方。恐有未能遽信。今已發現。諸方其信然否耶。亦當以吾老人之言爲不謬也。

昌佐神訓曰。大劫臨於目前而不知覺悟。奇災迫於眉睫而不知儆醒。自造者亦祇可自受耳。是皆何故。是皆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之故也。

師之所以借沙盤木筆而現身說法者胡爲也。吾神之所以闡揚道旨者胡爲也。諸方之所以提倡設院者胡爲也。非欲使陷溺者流。而同登彼岸者乎。乃如是之提撕。如是之儆覺。而仍不能挽其魄力之魔。今東鄰已經實罹奇災。而猶有謂爲非數非劫。乃事理之當然。物理之推測。地殼變動。日本在火山山脈之區。應常有之事。何足爲奇災。而不知信。更從而言於衆曰。迷信不足憑。神道不可必。萬無奇災之來也。今爾各方一秉虔誠。日誦真經。以爲全熟(熱河)衆生減輕奇災。衆生猶有不知各方大公無我之見。而以爲非者。更有從而誣毀者。爾等不必因之而生退心。如是之人。不但各方無可如之何。吾神無可如之何。即師亦無可如之何也已。至火災已到。則悔之晚矣。人將死而言雖善。心雖悔。又何濟於事也。爾等誦經。已免全數之劫。爲全區之請求。

師亦念爾等之誠。三分奇災。又免去大半矣。不必因彼等之不信神而惡之。更不可以有功而矜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俟各劫全消。而人皆享太平之時。自然亦知各方之功也。

濟佛臨北京道院經壇判示曰。此次各地災異。層出不窮。良由人心之務奇好異。險詐日多。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惟推厥原始。誰造其因。屬階頻生。苦我胞與。環顧世界。更滋恐懼。來月方長。大難未艾。惟願諸方各各正吾心。靜吾慮。日日祈禱。以求災劫之減輕。則下元未造。庶幾可免人類靡有孑遺之浩劫也。今東瀛浩劫將發現。而遠東又遭奇災。是上天故應未造之數也。抑個人自造之劫耶。諸方清夜思之。當然可以悟已。今也天文預言家已屢呈其驗。然而不可不防者。中華亦非不在災區也。試問中國人心。能各各得其正乎。能各各得其平乎。此

老祖所以有救世而傳訓經。渡人而設道院。救劫而產正經也。今幸諸方各各虔誠。對於經壇。始終弗懈。務使正經產出。以期弭劫於無形。斯真可謂善體

老祖救劫之苦衷者已。然有三五諸方。弗明道旨。不知救劫爲何物。此

老祖所以扣鐘而誡之也。(因先日經壇訓各方中。有犯大過者。命於本日辰正扣鐘三次。同人懇求赦免。請開特壇。故奉此訓)然扣鐘非徒可以責有過者。並可以爲中華減三度浩劫也。諸方善悟道旨。當知此鐘之扣。不啻爲過也。所請免扣。固不無理在。然救劫與求赦。兩相比較。孰重孰輕。似可以惕然而悟已。仍扣以免劫。至於過能自悟即赦已。語云過而能改。不爲過矣。其斯之謂乎。諸方更須留意中秋節近之浩劫。奇災迫於眉睫。能各各日日誦經。及廣行善舉。則浩劫

之免。將惟我道院諸方提倡是賴也。各各勉旃。

孚聖訓曰。東瀛之災。諸方已見報乎。率土之濱。莫非上帝照臨。何其受創之如是之廣且大耶。蓋彼邦人士。詐爲成性。幾不知道德爲何物。恥之一字。竟又誤解字義。效西風而不知西風之歷史古乘。不知其無恥。乃形式之不拘。非精神之無禮義。此西之無恥也。乃東瀛之人。棄其精神。而實效其無恥。則禮義淪喪。幾將漸及中華。亦如是已。今吾

師臨壇講道。實所以救中國之垂盡。而世人不察。又以爲神道設教。每多忽視。幸在道先覺。夙慧未泯。堅不忍拔。得吾

師二次傳授正經。消弭浩劫。但吾

師之期於諸子者。究竟切能消弭若何程度。仍視諸方之心力。能達到如何程度爲轉移。諸方當以東瀛之慘禍爲殷鑒。此時東瀛之財帛。已皆隨水火以去矣。試問當時損廉恥忘道義而得來之金錢。今何在哉。諸方其各急起直追。大道之昌明。即災禍之消滅也。諸方其猛省諸。勿再以道爲口頭禪。而於實際仍若無足重輕爲要。

宏教真人訓曰。消息初傳僞裏真。誰知天意竟開論。空中一片飛灰處。却比昆池重幾分。噫。斯蓋天數無可如何者。吾師（孚佑帝君）所以與諸神動化愚蒙。到處皆然。迄今果致發現。雖在他邦。而地脈相連。人種相同。發之彼者。安能不波及於此。銅山洛鐘。相應最捷。城門池魚。相連可虞。吾國其亦可以悚然懼矣。噫。在天數未發之前。雖神所不敢預洩。曲喻顯告。人不肯信。及

其既發而警之。人復以事後借端惑衆。故二十世紀之世界。爲天爲神者亦大難。所以風雷水火。齊發而莫可禦也。嗚呼。不幸而言果中。斯亦慘矣哉。然則吾中國尙不鑒前車之失。而速自改其惡從其善哉。倘仍歸之於自然學說。與地質學說。仍講廢綱滅常之說。執迷不悟。則神與天實亦無如之何矣。斯所望有志者速爲勸導而感動之。吾國其尙有變乎。此意師所授命以之勸世者。

謹按東鄰之浩劫傳來。

孚聖恐人仍不知敦孝崇弟興仁講讓。以天演競爭之學說。執迷到底。故命

宏教真人品示此訓。以儆世人。

編者謹識。

孚聖又臨大同道院訓示曰。同院出世會成立已久。出世本旨。厥在慈善。蓋聞慈莫大於拯人。善能被乎萬有。自東瀛浩劫消息傳來。全球震動。遙望扶桑。惕心怵目。孰非胞與。劫由誰造。昊天不弔。苦我哀黎。諸方試設想隱痛如何。更有中華游子。遠客彼邦。或負笈而求學。或貿遷而守業。值此奇災。其狀可想。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凡此種種。均待援濟。此卅字總會急籌振濟之本旨也。諸子誼在同舟。當仁不讓。吾知必有以輪助之。惟秋風多厲。念彼子民。其望援之懷。可以想見。諸子宜共策羣力。以謀振救。其一切進行。可於今日酉刻開會提議。務期各解囊金。以收集腋之效。則居安思危。必可佳果超登已。尙慎旃哉。

孚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火也者。在星爲鳥。在日爲鳥。在風曰鳳。在雷曰電。其瑞應曰離照。其虛焰曰天災。災之義從乎火。火之災譴乎天。其爲禍也烈矣。天威雖赫。天豈遽以烈焰災之

。火即天災。於此反謂天不可知。雷之火則天譴於人。豈亦人所未見也哉。其事其理。非無信無徵可比也。人苟於熾熱心熱之際。欲熾心熾之秋。果能燬其孽根。神其燭照。嚴非義之舉。懼作蛾之赴燈。謹存仁之行。或同象之有齒。如糜竺端魯男之一念。焚女指迷。學宋瑋有至德之三字。妖星返舍。不須禳祭。自爾考祥。知災官本是吉神。功彰調變。火部原非惡曜。瑞兆文明。海宇揚庥。神人共鑒。豈不美哉。

蒙仙臨選安道院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夫火者陽氣也。陽爲主心。心氣急則陽盛。心氣惡則陽熾。陽盛陽熾而火作已。欲息陽火。當平心氣。心氣平則陰生陽降。而兩得其平已。又何有夫燎原之火也。今以心之真陽。而引動世俗之幻陽。幻陽相乘。乃盛其勢已。豈有他邪。異以惑之也。能平其心。則火可不息而自息已。哈哈。夫何有他。

按遠屬閭家店失火。呈請。判示。故奉此訓。

賑務善後

老祖訓曰。振事之籌。諸子亦云勞已。現必不可緩者。以時却既未盡弭。而飢寒子遺。殘喘垂絕之哀黎。雖勝其患。不速力拯。則生機將無需時待救之間隙。况復失耕者衆。際茲青黃不接之日。其困苦更無待言。是賴仁者本其一念之慈。宏其施濟之願。急其救拔之務。所謂出水火而登諸衽席之功德。豈有涯涘。但各盡心即是。望各勉之。吾爲無數生靈引企已。

守沙王仙陽明註。慈字範圍至廣。不僅指施財拯厄而言。如佛法六度波羅密。皆所以修慈之規模也。切注。

北振進行甚善。南振現既着手。查放振款。務求敏捷。吾意災情南較北重。而爲時已晚。施拯固當從急。而一般生計。若非有少便久延之待度。難免仍滋隱劫。借貸半利。今已嫌遲。奈何。諸子宜再細心調訪。果能以力爲相當之援助。仍須設法維護。莫以爲無可爲圖。遂少漠置。是則諸子自身之功德。亦吾老人之所殷望也。勉之勉之。

雲等到膝查放振款。到後務即實行。隨查隨散票。隨付資。總要一氣呵成。不可少涉耽延。致就中發生礙難。各各遵注是囑。

拯救諸災。宜矢後力。吾道諸修子。今日所當自奮者。亦在於此。善財難捨。俗情往往如是。惟果能就實心行實惠。涓滴來源。未始不克成源源不息之勢。願諸院方自茲以往。勉人從善。而先自勉於善。聲氣所通。有求斯應。而筋疲力竭之中。將覺精聚而神彌振已。各各努力。後顧茫茫。

身之修者。當於狂瀾滔天處。放大眼光。作其正氣。慈念之宏。以此充養。自必耐煩忍辱。藉修而固身靈。以保長泰已。即通佈知遼。其募資弗論多寡。意盡於人。佑由自天。慎毋自棄。吾有厚望已。

聖帝訓曰。災之濟也。振其急者易。振其緩者難。急之所以易者。在於當急難無告之時。目睹災狀。其不善者亦能激發其惻惻之天良。至於預防之功。則漠然視之者衆。何也。非其心不善也。實因事之非急。又何必多事爲哉。此急時抱佛脚。成功者鮮也。各各能從急振之中。而顧及善後。與夫來春之應爲災者而預思防。則各各之功德。較之平日之忙手亂足。又高一籌已。各各味之可耳。

邇來奇災之呈於夷者。已十化其六七已。此人心之所恃以爲安且坦者。蓋有由已。然而災之來也。如疾風之掃秋葉。一經暴發。田舍蕩然。此破壞所以易。而建設之功。又非一二日所可收拾者。故振濟事業。急其所急者。固爲緊要。其善後之功。尤爲根本之事業。諸方悉心籌畫。以竟其功。庶幾被災者可以少全一二。其未被災者。亦可未雨綢繆也。各各當以事之敏而且固者行之。則日日皆坦途已。各各勉旃。

尙真人訓曰。北路振事。著手亟進。甚慰。

師望其到地施放。應仍電懇等趕緊實行。所有難民離家。能招令歸耕者。總當不避煩難。好爲之所。借貸牛種。有本地紳董保認。即可放貸。現在爲時已促。吾道真慈所在。貴能保生。保生之

要。在於延人生機。其中斡旋劫運。爲用甚宏。慎毋以艱窘自諉。斯又不徒昌道所關。而修行所以深培德性。以合上天之仁。而廣其化育者。其得功效。尤非言語所能殫罄。是望各各奮發。

師道度世。與夫人之成已利物。不過如是而已。吾願諸方體

師慈旨。好自修行。今日之劫可化。亦即他日之身所全之基。劫之變幻。人心斷難逆億。而可以自全者。惟力善弗倦。足以操之券也。切宜認得準。行得果。所向無前之志。定於一念之慈。則未來盡是安步之途。可以從容而優游也。毋忽是囑。

茲稟真人訓曰。諸君日來籌辦賑務。常駐於奔走者。靡弗各盡心力。

師靈極爲嘉慰。此後宜益精進者。敏妙細緻。以運其功能而已。必敏妙者。以哀黎殘喘之蘇。惟賴慈振也。必細緻者。人心未純。猶須審察也。已現之事。所能見覺者。固當善處。未肇之端。難於逆揣者。尤要留神。大概興慈與布道兩事。總要處處兼施。能振作一點人的道心。即多補一點慈的事業。蓋無道不足以安慈。徒慈亦易於失道。此中消息盈虛。全在人爲之得善善而已。最要是不存成見。惟善是歸。心具此理。而充於所事。無向弗佳也。

普拯貧寒

老祖訓曰。近世人心。詐欺者衆。誠信者少。此末劫所以成也。吾應諸天仙佛之請。降世施道。化劫免災。三載於茲。吾門諸弟。均極其苦。在道諸方。尙不能以道實施。則吾亦何必。今據都巡報告。各院好道者。亦尙有人。各院誠信者。亦尙有人。以此而觀。弭患不爲無機。惟好道之士。不能勝詐欺之人。若謂從此全除。吾不敢必。中華災異。竟滅三度。亦有誠信者之所致也。吾經之傳。石門而後。今方再見。果不思吾何經之意。力行而改之。則末劫又何似也。然繁盛之區。終較清閒之處爲苦耳。

偏災滿地。劫火連天。人處茲世。欲成其人。是非救災化劫。無以保也。然心各不同。見多固俗。圖舉大志。將於何賴。在一般誠解。必以爲合羣。漸克有濟。吾以爲合羣之難。於今爲甚。捨此其果無術乎。非也。苟人能各治其心。各立其身。則天地之仁。兩間之氣。自然團結。羣其所羣。將不待強求其合而自合已。無如今日之人。欲與語此。又不免嗤爲迂闊而不屑爲。所望吾門諸子。本爲修之始願。矯渴惑於當前。不必以人人如是。我何能異。爲不可移之成見。具志既堅。拔俗自易。能超斯境。則權勢莫奪。威武不屈。身不有身。身真我身。我身自在。而化行則日月同光。事立而天地合德。吾所謂道。道於是在。吾所救世。世於是救。此勳功之要者大者。諸子其有意乎。

天降大任。必生奇人。有非常之人。能立非常之業。有非常之志。而後建非常之功。人爲萬物之

靈。得天地之氣最厚。誰不欲立功天壤。名垂史冊。與日月爭光哉。今島院成立後。達此末運。前途甚危。幸本子一肩任之。島院基固矣。吾老人因賜大功寶以獎之。仍望汝至誠篤敬。永久不變。島院始得進行也。夫人生如白駒過隙。水泡電影。爲歡幾何。若不急早回頭。待至衰老。徒自傷悲。有何益哉。汝知漢之疎廣乎。教子惟有遺經。黃金天子賜老臣。曾言子孫賢於我。黃金作何用。子孫愚於我。黃金作何用。惟經書可讀。即遺金也。若能廣種福田。勝於黃金多多矣。勉旃。

孚聖訓曰。邇來世風奢靡。生計日蹙。貧黎遍野。無以爲活。在下愚者。尙可藉力以謀升斗。惟

有瓦屋貧民。鮮衣寒士。乞食乏顏。告貸無門。此中慘狀。有不可告人處。較之下愚尤爲淒涼也。諸子務爲留意。此中積德。非有心人能見到也。各宜注意。陰德非淺。

修道必定志向。行慈當具願力。要皆先求諸己。而謀厥心。道之與慈。始足宏人而度衆也。世人多因俗障。往往以外界之紛乘。而搖惑中真。既弗克從定靜之間。而有所表彰。乃致我執不化。惟摘其所不是。以自動其志願。斯於修候。不辜難進。而欲有所樹立。亦且羣魔交襲。終無成效之可觀也。吾

師講道數年。視今日經能以空洞悠逸之懷。涵仁愛於無形。而廣施其運化者。實猶罕觀。是無他

蔽於俗障。而不能堅其志願致之也。故一事之舉。不知究何歸宿。而是非之見。衆爭俱集。此

誠可慨。亦以見勸修之不易也。須知院所以立。

師固明明示以道慈兩端。以爲之的。是在修者。理當知所適從。而同趨於此所向已。胡乃捨其主觀。而每涉於歧。諸方果各自問於心。其能安乎。惟脫俗言修。以語今之衆人。蓋亦難已。獨爲

師道肩其重者。若亦弗識其所悟進。輒隨俗流而竟唯否之。吾

師界倚之心。將何所爲慰。現今世亂已急。所藉以救拯者。實惟修者是賴。如不各各堅定志願。必於前途難期良好之結果。而能否履道興慈。亦在此會之諸力。能否盡心力以籌維展布定之已。諸方之身。關係之重。宜亦自加付量者也。慎勿有辜師望。則修功於以有在已。勉之勉之。

道之昌明。端賴慈業以輔之。人心之不正。難識道體。而慈業盡人皆知其爲善。故雖有人焉。平日不樂施助於人。且笑他人之好作慈善者。然遇大善人舉大慈業時。口雖謂人愚。而其心未嘗不有所動也。是以知人之好善。乃天賦之性。自味其天性者斯難言之已。且目施於人者爲愚。若己身困於被劫之時。而不望愚者之來而施者。未之有也。吁。果誰愚耶。不思而知之已。

秋風既起。黎庶增衣。富厚者無論已。貧苦者能不憂思耶。家有父母妻子。啼飢號寒者。何可勝數。各地之不見貧苦者有幾處。况災癘之後耶。故吾院會各方。宜以救苦爲先務。而救苦尤以食與衣爲最要。平糶所以饑食。冬衣所以備暖。各各勿忽可耳。

慧真人訓曰。善欲人知。非是真善。惡恐人曉。便是大惡。此四語凡立吾門牆。暨各具善根者。

亦莫不知此四語爲至善之道也。而能行之者。雖千萬中亦難得一二人。其故何也。皆因認定我字太深。殊不知人生百年。亦不過轉瞬曇花。我原非我。惜人不知自悟耳。至於積德行仁。本人生修身持己應盡之工夫。非可以作邀福媚神免禍計。無如時際末流。人心險惡。立心詭譎。動止刻薄。設盡奸謀。使盡心機。得天下非義之財。以作我飽食煖衣之計。雖有稍出孽錢。爲道公益。亦不過勉強從事。實非真心行善也。此種功修。不但不能邀福。且亦必不能免禍。吾深願世之有心於世道者。力却非義之財。量力行功。雖不邀福。而將見福以自至。雖不讓禍。而禍必因以自消。願吾諸方廣傳此訓。勉而行之。一人受福。則一家一方一世界均受福矣。其各勉之。勿忽勿懈。

夫慈業者。善根之謂也。人人所當行之者。而行之則有大小難易之分。經常權變之別。何也。如極小極易之善而行之。行猶淺。於極大極難之善而行之。行故深。於經者常者之善而行之。行猶虛。於權者變者之善而行之。行乃實。所以多行好事者。於極小極易者行之。而極大極難者亦行之。於經者常者行之。而權者變者亦行之。如是之多行。豈不甚難乎。不可畏其難。不但弗畏其難。且視其難如甚易。明知功非一日所能成。而儼若一日便能成功。明知力非一日所能盡。而渾如一日便能盡力。如是存心。如是執行。則方不負

師之普度道旨。使大道大放光明。則同地(大同)將來可成樂土已。各方好爲之。

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興慈。人之第一好心。莫如爲善。頃值千瘡百孔之秋。蒸黎欲哭無淚之日。

飢寒貧病。水火興災。天下滔滔。舉目皆是。仁者誠不忍而爲之言。若欲以補救之。舍慈善而不能爲功。竊歎世之富者。或爲一席酒。貧者一年糧。如此何不分其多而潤其寡。拯其子而恤其孤。昔田文裝券。魯肅指囷。范文正公有義田。此皆千秋後而尙留其名者也。今人若不亟起而圖。是如木石也。是無心腸也。欲其真於九幽之明。脫却三塗之苦。是宜以慈善爲並重然後可。否則無以超妙山而登上乘。駕寶筏而泛慈航。當劫劫之相乘。癘疫蟲蝗之不已者。實人心不善之所致。今

老祖以道救世。實救人心也。蓋心爲善惡樞機。視其司運如何。果司運得其宜。則善其用矣。保其常矣。而慈善不自興而興矣。勉乎哉。

轉仙退之訓曰。至動者心。而亦能靜。至順者心。而亦能專。至放者心。而亦能收。至亂者心。而亦能閒。故入道者。不當問其人。當先問其心。心有貪念不可也。心有私曲不可也。心有營求不可也。心有嗜好不可也。心有勢力尤不可也。心有忮害愈不可也。如開路然。將一切荆棘鏟除淨盡。如鑿井然。將所有泥滓淘汰全無。夫而後湛然虛明。凝然穩固。如明珠仙露。塵埃不得而淹之。如朗月明星。陰翳不得而障之。無論人世之富貴顯榮。紛華靡麗。恩仇報復。禍福死生。罕無一足以歆之羨之動之。如是方可獨坐一室之中。燭照千里之外。對於應行之事。如放粥拾衣。施醫贈藥。以及救災傷。恤寒苦。義塾教幼穉。工廠收貧民。凡屬慈善範圍以內。無一不周不備。自然所思者皆大理。所行者皆正道矣。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即此義也。若不能先靜其心。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理爲人欲所奪。善機爲要念所戕。勢必顛倒錯亂。愈趨愈遠。尙望所行不謬乎。吾

師設壇立道。即在端正人心。標明正義。隨地指示。使人人識所指歸。共躋善域。入道諸子。須加體會。庶不負一片慈悲渡世之深心也夫。

孫真人思邈訓曰。漚院既經設立。賴諸子信心之誠。共力合作。將來必可昌盛。惟道之真旨在乎人已兩度。而後內外圓滿。乃可超登於妙山。而永保吾元靈於不滅不生之天。斯爲諸方之大望。亦

師之所深盼者。各各克造此境。詎不甚善。而實亦非難及之域也。是視各方於負責若何。可得其究竟矣。

吾道內功。厥惟坐悟。是能潛修者。類皆得其諦已。而外功一端。非發拯世之宏願。具愷惻之懷抱者。弗克勝也。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方便之門。至博而廣。非有定制。而後始可謂之外功也。財者盡其財。力者盡其力。心者盡其心。策羣力以求之。事有弗成者。吾未見之也。漚院初立。道基未固。能維持現狀於永久。亦不易矣。是則慈業諸項。非可驟語者。而院既成立。苟無以惠及無告。則大道之化既未普被。而人心未洽。重重劫網。亦何能潛弭而默化。是不可忽者。可即由諸掌監職修各方。共同鑒畫。擇其要者。先爲舉行。至於重而大者。此時力有未逮。姑俟諸將來耳。諸子就目前力能勝者爲之足矣。

王孟訓曰。貧也者。乏衣缺食之謂也。卽有父母。彼獨不能養之。倘有妻子。彼獨不能蓄之。饋貽恒缺。親戚朋族之如仇。風通雉鳴。債主則仇之若敵。破衣綻履。時堪啓笑於鄰鄉。破腹寒膚。時爲笑話於旦夕。其有殘年衰朽。幼穉零丁。孤苦無依。其哺負者無人。其撫育者亦無人也。況此情形。詎爲憫恤。惟在善者。深其憫恤。濟以義資。使貧者而受其惠也。夫恤貧乃爲行善種福之原。須以實心而行實惠。不能徒事口頭之歎息。若徒事口頭之歎息。卽行善亦爲善也。其理固亦不能實邀其福也。人可欺而人不可欺。天迫待人。惟善是視。故禍福及人。實無門路。乃由人行善爲惡。自予之以門路耳。願世人多利貧。其實不能料其終貧。先貧而後富者有之。先富而後貧者亦有之。先貧而若安其貧。則人終不使之貧。先富而若驕其富。則天終必使之不富。故世間多有爲富不仁之人。一轉瞬間。而曇花易散。豈無蕩廢之秋。故富者若不恤其貧。則久後自必以其貧者而反增其一種之痛苦也。世人又豈能恃保泰持盈之術。而無先富轉貧之日乎。維今之時。餓殍載於塗。貧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彼擁厚祿衣文繡食膏粱者。見之而能漠然不動於心乎。吾今爲貧者憐。正恐吾後日而復爲富者不能久享其富而憐且惜也。吾願世人其各存恤貧之心。莫待人之恤我也。世人各具三復斯言可。

說紅卍字會

譯按楞嚴經云。如來從胸卽字湧出寶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華楞音義。謂卽本非字。周長壽二年。權制此文。著於天樞。音之爲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至紅卽字會之設立。皆於道院成立後。旋奉。訓籌備組織。總會設於北京。各省城鎮有道院處。均得設立分會。定名爲世界紅卽字會。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興辦一切善舉爲宗旨。

佛祖臨北京道院訓示曰。紅卍字會之創設。係本慈愛之懷。博普施之濟。仁心罄行。昭著自揚。老祖隨北京道院訓示曰。紅卍字會之創設。係本慈愛之懷。博普施之濟。仁心罄行。昭著自揚。紅色取其赤子之心。卍字挾其不替之義。此一解也。紅色狀皎日之東昇。自誓無愧殺心。卍字狀四面之同象。用表大同之道。此又一解也。紅之音近宏。宏大也。藉希吾道之昌。卍字之形近卐。卐象也。應萬循環之理。卍字之中有卐。爲耶教救世之基。卍字之象有體。卐字之聲亦近之。天道不易循環。人心咸懷赤子。其爲卍字之正義歟。復始周流。悠久也。範之以卍。亦台之座。長保其誠。其在向吾道之各方歟。指示此理。願諸子盡心盡力以籌進行。而歸宗家。勉旃。

又曰。正會於今日成立。寅時定之者。人生於寅也。生於其時。必成於其時。雖數數之有定。亦爾諸方堅誠之念。躬與斯盛也。惟是正會之來雖定。而推測前途。佳境俱在。不可以後失之。心廢乃真基。使杞人之憂。諸方日日懷之也。瞻危茫茫。曷其有極。努力叩關。自定基本。基本能定。乃立其旨。其旨既立。乃克晉拯。是黃帝之功。尤賴諸方並行不悖之功也。各各當悟維護慈定。

業。即所以成物。成物即所以成己。成己即所以盡性。盡性即所以凝靈。凝靈即所以至命。至命即所以復初。復初即所以還我真靈。真靈既還。大道乃肩。能肩乎道者。斯可與言載道之器也。故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形上者清而無爲。以養乎至堅之氣者也。形下者凝而大化。以利夫萬有者也。利萬物而弗懈。成萬物而弗怨。乃能合於至清以與衆永固已。永固吾衆。則性不盡而見。命不至而固已。諸方當推本探源。以求正會之永固。各任其勞。各任其力。使世界均歸乎一胞之極。是余所厚望於諸方者。其各慎旃。

又臨太原道院訓示曰。世界紅卍字會。爲世界感化人心慈善事業之第一要務。萬不可少事遲緩。今日東西各國。人心已有厭亂之意。不久將有永求和平之計畫。而中國本爲文明禮化之邦。乃一旦爲攘奪利權。小則爭私牟利。大則奪土爭疆。在一二人之私門。使全國人民於不安。小民何辜。罹此凶禍。父子夫妻。流離失所。貧寒孤獨。無衣無食。飢民遍地。流血成河。於爭利權者之慾壑。未必能盈其奢望。而出征之士。死於疆場者。無功可錄。小民流亡。逃難之人。無所歸依。若吾之道院。不速辦紅卍字會。則死者固然無所掩埋。其流亡失所之人。將何所容留。此會也。包括慈善其廣。正爲吾道院之外行。不可少失機會也。爾等修方。對於內功。雖已略知奧突。而外行之究竟。尚未得其所以然。今世界已罹苦海已。若拯救之。可造無窮福德。而漠視之。亦不爲慈善之家。又何能表示其欲善之心哉。爾等修道。已數年矣。就爾等言之。雖有百年之內功。尚不如外行於一時耳。夫人之欲行善也。雖保守千金以待時。未必數年得遇一會。而今日之世

界。已爲大好施行慈善之機會也。若再棄之不辦。是舍近而求遠。舍易而求難已。倘能一鼓作氣。無存忌憚。則善心所至。萬事無不可成。至女子慈善職業學校。亦爲世界紅卍字會之一部份。不必另行捐款勸募。歸一辦之可耳。

又臨福州道院訓示曰。嗚呼。雲行過飛。觸目瘡痍。吾懷至憤。諸子幸處福地。無怪各各有若洞天之美也。傷吾胞與。遭運不辰。乃不得於溝壑之餘。苟延殘喘。以語諸子。倘亦同其悲嘆乎。已分會成立。諸子於意云何。職所職。盡其職。聊爲吾無告衆生一籌其安全否乎。吾院講道勸慈。乃一德團胚胎。求所以濟世強劫。成不朽之功業也。要在和融共濟。後慮方殷。諸子言修。苟猶不知假機以進其修。身無所代。人其奈何。濁流滔滔。回頭何日。弗謂吾老人導善有慈歛之嫌。於是以徘徊觀望。自命爲巧。不知元會結束。心無入心者。世將無此身。理數循環。勢所必爾。惜諸子皆非在即之人。故不識此。以致樂其可樂。不悉禍福倚伏之奇。而作保泰持盈之計。茫茫前路。吾實代爲之懼。惟俗染既深。極難擺脫。是在勉勵來修之志。時與拯度之懷。果開一線之明。使得寸階以進。修爲不枉。功候自增。務體老人苦口忠言。莫爲逆耳之聽。良知(人名)能不味於方來。好結果必收於異日。從茲力矢精勤。爭其上進。則院會之所發揚。息息相關。靡一非諸子自立根基之事。弗謂道慈不足爲也。望之望之。

又臨重慶道院訓示曰。道之爲用。首貴仁慈。無仁不能以張道體。無慈不足以行道光。故吾院所以內外兩重也。坐爲度己之本。亦即濟人之基。好善樂施。而濟人爲己任者。不明度己之旨。是

鈞鑒之僑善。只知度己。遜世枯修。不知濟人之義。是偏修之守尸也。是以君子學道則愛人。而不以救世之法自遺也。重院成立。開沙雖少。而諸方之堅誠弗替。此亦諸方之信心弗撓。風慧未泯之所致也。惜供職乏人。道慈兩務。難免積遲耳。出會為慈業之基礎。對世對國。均有團結之精神。當此劫運未已。豈可漫然無理。倘或不幸。意外再起。已微飄揚。尙能弭止無量災異。又况真能以救濟事業而動人仁心也。本院出會。既先有成議。不可中畫。仍宜繼續進行成立。既有院址。會亦附之。所有各項應行事件。均隨情況。量力舉辦。不得操之過急。致虎首而蛇尾。更不宜因循而懼事。致昧個人之功行。職修各子。其各勉而共鑒之。

又臨青島道院訓示曰。今日時世。可謂五濁八惡之時世矣。滿目瘡痍。過問者百不得一。吾心至為惘然。諸子嚮道各具熱忱。才力又富。必能體吾悲天憫人之懷。相當地慈業所應興者。合羣策羣力以赴之。不必吾之多囑。吾今所望者。是在普拯。普拯之事。廣而且大。從何着手。宜有標目。標目是何。即吾訓由兆發起之世界紅記字會是也。造端甚宏。果能聚精會神。逐步推展。將來可合世界諸慈善家。成一大團體。以之度厄。何厄不度。以之弭劫。何劫不弭。惟茲事體大。非有極宏之恒心毅力。不足與以有為。若稍瞻顧徘徊。則恐難免不落人後。諸子好善既篤。此後對於會務。當與總會時加商洽。通力合作。使得早觀成效。以爲天下大慈團先河之導。是則吾所屬望於諸子至殷至切者也。諸子其各勉旃。

關望訓曰。昨日樞議勵慈昌道。端賴宣傳。此必人神合作。精心推施。方克微效。因思現時正得

其機。神界均已分布化導。人事亦當力圖進行。吾意此際。諸方必須注意出微之發揚。發揚之要。應設方術。庶得收效。可備一種度生紀念片。隨時散給所救之兵民人等。使知出會由吾院至聖先天老祖之命設。給片之時。告知必須虔奉。遇有疾苦。可以恭誦聖號。皆得逢凶化吉。此外對於現時實旋救濟情形。亦可擇要附登各地報章。或自印單章。與在地相當之報社接洽。隨報代送。以廣流傳。是乃感興羣念。藉集善靈不可少之要務。諸方即各酌議行之是望。

李聖訓曰。

師命擴慈。實今日修者求其度人。而亦所以保身之要舉也。務弗大意。總會乃慈務樞紐。凡吾會方。當爲斯世之人慮患而盡其力。以期導化。藉利慈施。免使一旦有失措之虞。至無告之衆。徒委於溝壑。斯於所修得其道。而身亦賴之可保其泰已。所關至鉅。時機日迫。切弗忽置。至囑至囑。

道之外功爲慈業。而慈業實推行道務之先驅也。吾院職修各方。莫不欣欣然欲道務之推行。克抵於昌明。故各方須自振興慈業始。今已會既舉辦救濟隊。津地之第二隊。即須盡力遠辦。以昭大信。勿以善小而忽之。實蘊將來大慈業之機已。各方切記。

前由蚌院請於壽縣設立記支會。查已會由道院產生。未有根本立而求瓶花盛者。此不過一時虛榮耳。可傳知蚌院掌監等往壽組設寄修所。俟寄修合則。再呈請設院。知之。

卮會之榮譽。固須乘機而始得發揚。而平日亦甚有關係。其最與病苦之人接近。而顯施拯救者。莫如施診所。是施診所各方之責任。豈不重耶。各方不以報酬之非薄。而熱誠從事。亦殊難能。惟各各須以救人為重。保存名譽為先。萬勿存人我之見。而失其前途之希望。將來卮慈醫院之責任。舍汝等其誰賴之。各各今後總以公信二字為念則佳已。各各記之。

濟佛訓曰。噫。世界今時。倏擾弗寧。道化何以昌明。救諸無告。是我在修之責。必當殫精竭慮。而善為籌維者也。現在人心好謫。事之可行而不得徑行者。往往因私念偶差。雖非故為不善。而善以不行。厥咎實有難逃於冥譴已。我在修諸方。際茲必宜力善之時。必須作善之會。必當存善之心。其將如何而適其可。總要各各深思而奮所圖。使

師道數年講化之艱苦。丁斯多難。得以粗見發揚。誠我在修所不能少談。而宜合謀衆舉。今日其當注重者。厥惟世界紅卮會之慈微。當何以展之於發軔之國中。藉期揚諸歐美大陸。廣其福音。擴我

師道之光輝。亟願母總諸方。妥協各地道院之力肩於茲者。慎求所以卓立。苟益於人。須集心志而共赴之。切弗稍牽俗情。別執見解。大公所屆。無事弗行已。南地現勢固繁。而為全局之鑰。尤要放四射之眼光。作通盤之打算。果以救拯為應盡重責。則心心相印。善與人同。人無不善已。各各加勉。師有厚望焉。

大道之內功。注重堅誠。若不堅誠。必為外魔所擾。不能成其正果。而外行尤重在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力而為之。加以大公無私。故忠者從中。中者公也。正也。人能辦事秉公正而行。則萬事萬理。未有不得中和之氣。而止於至善矣。凡事能止於至善。豈有不完備者。使人人皆得其公平無私之待遇。則優然泰然。而天下太平矣。要知天下之作事者。萬難如此之公且正也。故天下事多有不平則鳴之慨。忠恕字猶未講到也。若能人人皆以忠恕之心推之。則人即我也。我即人也。中者不偏不倚。恕者推己及物。物我一體。我之痛癢。於人何嘗無關。故孔聖以繁矩之道治天下。即於

老祖無我無人之理相表裏。人能本斯道以治世。豈有不臻無為而治之政治哉。今也人心不公矣。由不公而致於不中正矣。故上下交爭利。不惟無無我之心。且莫不存私我之心者。以致私欲互擾。道德淪亡。是以天氣變而為風雨不時。冰雹疫癘之相觸。地氣變而為山崩海嘯。隄決水淹之繼至。人氣變而為盜賊虐政。刀兵鴉片之害世。皆氣之不正。人心之不正之所愚召也。又有科學發起。專講物質之文明。人思之進化。人思進化一步。即私欲進行一步。世之人倫滅盡。道心是以全亡。

老祖不得已出清濟而入濁濁。設道院傳經以救人心。設卮字慈會以濟世界之苦厄。勢出於不得已耳。乃世人不察。猶在迷途而不肯出。是以今日福建。直隸。兩湖。水災之所來。實因日本火災之餘孽也。然而餘孽何竟出於中土。因中土人心。有難感化之處。既有日本之感應。而自問尚不

知飲惕。非有真刀真入。必不信也。故水災者。真刀也。信耶否耶。今道院成立之處。不爲少矣。而能真心向道者。如曉日星辰。寥寥無幾。而世界紅卅字會之成立。尤復無多。然紅卅字會之救災也。已有成績可考。如日本之大火災。吾卅字會出功最偉也。今日之水災。又爲紅卅字會所先提撕。而他省機關相繼而拯濟者也。然而少數之力難支。何若藉多數之力。集腋成裘。則事輕易舉。故前訓之告教子者。即此意也。及教子雖有惻隱之心。亦不過一人之力。若能本斯意而推行之。使太原分會。實行成立。按照規定章程。使各機關慈善團體。皆加入此會。則衆擎易舉。籌辦不患無人矣。夫紅卅字會之性質。與紅十字會之性質。大不相同。紅十字會之性質。不過爲戰前之救濟。而紅卅字會之性質。使上下四方。無所不用其救也。於災之未發生以前。以道復靈學補救其人心。及災之發生也。當藉衆力以補救其不逮。及善後也。又當盡方法以補其存在之餘波。其定名之美。規章之善。皆爲吾

老祖爺思再四而行之者。而其入會之資格。又不嚴定限制。或個人。或團體。皆可入會。其立義蓋以哲學爲用。靈學爲體者也。若能處處本忠恕之心以救世。未有不肯入會者。今人祇知行慈善之難也。而人之受斯災受斯禍者。當爲如何可憐可憫之慘狀耶。人能設身處地而思之。亦當生惻隱之心已。故辦事者。須要盡己之中正之心以爲心。方不負爲辦慈善之人。亦不負爲老祖爺子也知之勉之。

今各省之被紅卅字會之利益者。已有十數處之多。其一心之向善。慈業之發達。又何嘗不爲此會

功績。然功績是否完全。端在人心之是否向善。故各省之被紅卅字會之利益者。不爲水災之拯濟。即爲兵劫之救護。雖曰人心由亂極思安。惡極思善之所感召。若無好善者。首先提倡。則紅卅字會。固不能從速成立。以濟燃眉之急。而被災受劫之人。雖有萬能之計。亦何從拯救於水火盜賊之中。其救也。是天之力歟。是人之力歟。是被災受劫者之感召之力歟。實皆由行善者少數人之力耳。在好善者千金不惜。固屬難得。乃以富人之揮霍。一酒飯也。不啻數十金。一建築也。不啻數萬金。雖以酒飲之豪。不過一堆肥料。樓臺之美。不過痛癢之巢。然酒之樂是過眼雲烟。居之安是招禍之地。何也。今世之貧富不公已。貴賤不等已。因有極不公而致生不平。因不平等而各思倖進。直奉之戰爭。猶其小問題也。若不急起悔改。恐將有大不平大亂之發生也。乃其不平之發生。是果天之不厭其亂耶。實以人心之難教化。富人之不顧大局。而祇營私牟利。日擁萬金。每思饕餮而美富室也。與其享安樂於目前。何若積福德於後世。古人云。遺子千金。不如遺子一經。夫人子之能讀書守先人遺澤。亦須有先人之遺德。方能沾先人之餘澤。若無德之家。雖有千金遺留。恐無德亦不足以保之。雖有遺經可讀。若無德亦不足以教之。此其必然之理。爾等萬不可以眼前之富貴爲可喜。更不可以遺金之多爲不憂。眼前富貴自滿者。實足以招禍。後嗣多金而不肖。反有誨淫之道。何若有金而多積善。積善生福德。人之富貴有命。莫謂今日爲善而消去多金也。多金之去。即換多福之來。或者金之去也。正所以消未來之災劫。若拘守之。以爲金之聚也不易。豈知金之喪也又何難。故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故爲兒孫積福德者。正

強勝於積金也。今太原道院職方中明斯理者甚多。而近日對於壇訓之信仰。

老祖已知之明矣。特命告來此。再催辦世界紅卍字會太原分會。以副

老祖期望之初心。使太原人民。不致向隅。而不得受此福澤也。况寒冬將至。水災未消。而戰地難民。真有目不忍觀之勢。耳不忍聞之情。若不急起救濟。則天之待遇。將有普及之患。可不慎懼。可不慎懼。

又臨藏城道院訓示曰。祥光滿院兮。各子精誠。已職飄揚兮。萬劫不仍。感召天和兮。

老祖股肱

哈哈。藏院氣象之佳。其堪嘉許。今日之誠。已伏萬戶福機已。卍字者佛也。佛者善也。善者。內德明外惠成也。有德有惠。人乃弗人。弗人者无人也。无我者无我也。无我者空也。空者與大德大公也。故曰。大公无我。弗即如是。佛之所以能有法有術。以佑人護人。化災化劫超度者。即以此也。即以其心是卍字也。即以其心是紅色也。卍字無邊無際。上下四方六合之內。无不包藏。故救濟普而曰萬衆是彼。雖恒河沙不足以喻其多。雖須彌山不足以喻其大。如相似似。不見其德。不見其仁。而萬物育焉。天地位焉。有色無色。有聲無聲。其聲以自然爲聲。故不譽而無不譽。不佑而無不佑。有以佛心求佛。而佛有不護不佑者。永不爲佛。果不以佛心求佛。而要名要譽。以期佑者得所佑。佛亦永不爲佛。故佛心无心。无邊无際。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无不是包。无不是佑。有聲而聲不可聞。有色而色不可見。強爲之聲。曰卍。強爲之色。曰紅。卍者

法也。輪也。一聲之聞。萬魔俱寂。一色之化。長天一色。其色至色。其色无色。名之曰紅。无天地。人之心在先天本自无色。自入後天。赤子心紅已。故修大人之德。先修赤子之心。由不純之色。而化純紅之色。赤子色成。大人體備。大而化之而聖而神。紅者色空。空者色无。无无之色。化爲有之色。至於无色不色。是即无觸不觸。无感不通。无格不靈。无靈不佑。无佑不普。无普不及。是大地之載。上天之覆。凡有血氣者。无不可照。无不是育。果以誠心來求者。均可以免一切難。均可以化一切劫。因因果果。无所不應。其故則在均是佛。均是人。无佛之分。无人之別。一胞之中。均爲吾子。均爲兄弟。親親友友。如一如結。性靈所關。蒸氣所系。如手如足。如皮如膚。莫不彼痛是痛。彼癢是癢。即彼。彼即我。彼一動。則我一覺。无不相通。无不相依。愚難聞之。何分彼我。大公无私。天也。地也。人也。佛也。心也。卍字也。紅色也。靈在卍在。誠在卍在。感我格我。无不以和相應。有不相應。是即非公。是即非誠。是即非佛心。是即非卍字。是即非紅色。紅卍字之功。无功以爲功。无聲以爲聲。无色以爲色。先天也。先天之所弗違。神聖仙佛。亦所弗違。道軌也。添運也。四時不敢錯行。承也順也。无不任也。空中之聲色。空中之化育。无不聲色。无不化育。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不二者。誠也。紅卍字也。先天也。各方之靈也。各方之誠也。各方之願也。各方之不求也。各方之大公也。各方之大法也。以爲咒則咒。可以化羣魔。以爲符則符。可以降諸崇。魔崇一邪氣之聚。誠靈一正氣之凝。一則濁。一則清。一則主。一則容。兩不相容。如兩虎焉。必爭必鬥。

清者強則濁者敗。濁者強則清者敗。今日天下皆濁也。天下盡魔也。各地之稍有清清不滅之氣。亦不能敵之也。此

老祖之所以以大道降諸魔邪崇而不與之戰也。如嬰兒之遇虎。必不傷之也。虎何以不傷嬰兒。空空洞洞。不識不知。先撲虎怒之處也。故敵劫不如化劫。化劫不如化已。至於人化已化。先爭先讓已。其法無他。卽道也。卽內外兩功也。內以修心。使之還初。使之色紅。外以行慈。立卍會。立卍職。以此化劫。何劫不弭。以此護身。何身不甯。今各子之願既嚴。各子之念既誠。召天和已。滅羣兇已。急急進行。今晚卽爲成立。以誠爲憑。至各職務。則各子開會公推裁判。總以堅持到底爲有功。各各踴躍。一身之幸。萬戶千萬年之幸也。各子勉之。速籌進行。急舉代表。一二人赴總辦理一切。切注切注。勿稍忽略。關係至重。此機以冀總多善人之所惡也。非道院之功。亦非各發起人之功。各各參之。

守沙仙傳

老祖命

股肱良哉。百丁康哉。卍職飄揚哉。羣魔遠遁哉。神人皆大歡喜哉。哈。氣聚神凝。凝不可成。不過不及。智愚既濟。寧武子之應付無道邪之法。諸子均得之矣。

慧真人訓曰。夫道以慈爲本。慈基不立。道何能昌。所以卍會之成立也。卍會爲萬戰慈基。各種慈善之總樞紐。遇有災患。急起而往救之。拯其人弭其患。關係不亦大哉。如東瀛之浩劫。卍會

運糧救濟。不然。則數萬垂死之衆。又奚從而拯之耶。夫道之發生。善之推行。在於人之一心主之。心之所向。精神隨之。無不措施適當。若事事瞻顧。處處憂魔。必待資財充足。而後行善。又何貴乎人爲。祇要心境放寬。眼界放大。順其自然而行。是非宏其志願。不足大有爲也。若心狹如線。則心爲味據。而靈明日蔽。魂惑易搖。若求見道。如南轅而北轍也。故君子慎獨以葆其道心之微。而作浩氣之養也。諸方明心志道。可於此三致意焉。勉之遵旃。

又臨西安道院訓示曰。夫道之依慈。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困。木無土則枯。道無慈則無以昌。吾

老祖命立卍會。是亦務本之意也。然陝院成立。氣象甚佳。內功已有。慈業尙無。卍道之基礎。尙未固也。似此卍會之關係。豈淺鮮哉。願諸方議立爲要。記之勿忽。

卍字會爲世界慈善之一絕大善體。爲各種慈業之總樞紐。凡卍會應設之平民學校。樓流工作所。殘廢院。孤兒院。因利局。均統系之。凡道院修方均當入會爲會員。會中除會長及副會長主任已派者。其餘各部主任。各股長。各幹事。由會員公推之。事繁任重。必須同心合德。實心任事。衆志成城。衆擎易舉。則事之不以難爲難。不以易爲易。譬如推土爲山。集腋成裘。有財力者旋以財力。有實力者盡其實力。則慈務未有不推展。而天下之無告者。均可各得其所而安其業。則浩劫災患。不期弭而自弭矣。諸方勉之。

道之所在。慈業爲本。慈基不立。道何以昌。今卍會開會之日。氣象尙佳。精神團聚。於以見諸

方道心熱誠。則道務之昌期。慈善之振興。可立而待也。惟是院務日繁。會事日多。非羣策羣力。不足以收莫滿之效果。一人唱之。千百人和之。使世界聞風興起。人人皆知向善。皆止於至善。而後由善而歸於道已。何災劫之有。世界齊歸於大同。人民得享安寧之幸福。豈非天人之幸哉。

籌與各種善舉

老祖臨廬江道院訓示曰。事之廢興。端賴乎人。精神渙散。事必廢弛。此理甚明。無庸贅述。諸子既入吾門。宜存慈善之心。具堅毅之力。方可有濟。特慈善心分財力與心力兩種。能財力心力並用。自是其妙。即財力不濟。而心思慈善。事無退縮。協力同心。成集思廣益之功。收衆擎易舉之效。其造福澤與大善士同。諸子其各勿忽。本院設立。行將半載。而道德社棲流所學校。迄未開講。吾不提示者。因院果尚未完固也。以後諸子對此善舉。宜時加注意。事無難易。有志竟成。因利局雖屬已成。恐未盡善。並宜時加注意。性掌對於斯院。眷念無似。諸子宜體之也。權衡在人。慎之勉旃。

又臨濟南道院訓示曰。吾道彌切。存定人心。人心克定。有患皆消。此命等羅務之旨也。蓋人心之動。求生爲急。能養其生。則心自定。現在大難之餘。生機多困。各地修子。都有振度之善念。其可喜慰也。濟地平糶。近賴諸子力圖。得其端倪。德業之進。尤無限量也。應速規畫實行。望後五日。能即設所開羅。則伴已。此事仍當廣謀推展。省爲首善。果集衆力以爲策進。將來擴布而宏惠濟。自必大有可觀。今以集資未充。周轉猶覺不免艱澀。若有篤慈諸子。廣行勸導。再興充當蓄藏之處。倡聚糧石。各種善願。不取盈利。而運耗由會擔任。苟得其法。爲力較充。施度亦必較爲易普。願虛慈諸子等。悉心聯絡。好爲之圖。衆生之幸。亦諸子本身之福也。勉之望之。

此事凡院會諸方。力所能及者。均當協籌勸導。能從外境多聚糧石。以備普施之運輸。其於救人固多功德。而過繼之風。藉此化免。則造福於各地。尤非淺鮮也。

老祖慈度為懷。不徒就困厄設想。於安享弗合於道。自造劫因者。亦必思有所拯也。諸方善體而勉圖之是要。

老祖又臨天津道院訓示曰。九秋將盡。寒風漸來。富貴人之冬裘。於是乎將出於箱篋已。紅泥小爐。於是乎將燃桂焚蘭已。天雖寒。富貴何其快樂耶。此無他。蓋前造之因也。至於貧者。一聞千家萬戶搗衣之聲。一見落葉滿階不掃之象。其忙製衣也。急於燃眉。寒風一來。椎心刺骨。試問百結之舊衣。能禁如刀風頭之割乎。此無他。亦前世之因也。富貴之人。既有前世之因。而享今生之福。何妨再造來世之因。使生生世世享福不絕。豈不更美哉。噫。誰無皮膚。誰無手足。人非木石。皆知寒暑。寒風一起。牛衣哭泣者。不知幾萬萬家。此乃前世之惡因。故有今日之惡果。諸力亦知吾言之真意乎。蓋欲諸方作棉衣之施捨耳。諸方稍發惻隱。所耗之財。不過九牛一毛。滄海一粟。然貧人所得之利。蓋亦不少已。上天有好生之德。諸方何樂不為耶。凡在本院之職修力。有津貼者。下月值十抽一。凡無貼之職修。量力為助。將來將款湊齊時。即辦理棉衣。至於施捨之法。則諸方分途散證。效母院歷年辦法。最無流弊。知之。

孚聖臨濟南道院訓示曰。奉

老祖訓。世間無易事。心以為易。因易而忽。則終難已。世間無難事。心以其難。因難而勉。則終易已。所以事無難易。惟心自成。吾以時諸誠勸慈。當各弗視其難而畏之。願求所易而圖之。竊假以漸。由易而難。在諸子不必存難易之見。但一其利濟之心。斯則道之救世。可以同規於大已。須知劫運之施。亦從淺而深。果善者不能盡力以有所化。則惡者怙之弗悛。劫之來也。將不能不以其深。而警覺其淺視之者。是不獨因果循環。理有固然。而運會由羣孽之滋。無所覺悟。不得不出於重創之施。以期挽回瀾而回元氣也。諸子近察天時與夫人人事之變化。當能頓悟氣運之行。莫弗相因而自相成。亦靡不含有警化之大用於其中也。然而天下滔滔。吾將誰語。所堪告語而冀為吾拯度之資者。其惟篤誠堅道諸子乎。吾之言切。屢言而不一言已。劫之隱弭。人或不察。總多視切之形。不過如是。而衆人忽之。即吾道篤誠諸子。亦不免各自忽之。不審小劫易消。大劫難泯。苟非各省天人之間之現象。而悟乎未來之劇變。一其心志。充其善力。其將何以解免無告衆生之困厄。且亦何以自成其身之修功。吾非好難而以危詞恫人者。倫世之稍具真良者。聞吾之言。知所感發。而集力以興大善。而弭巨患。則衆生之幸。亦即各自身之幸。所望諸子代吾廣宣。使人人都知自危。斯處處皆成樂土已。不然。吾徒竭苦口。終難為人人而加以誥勉也。至若現應籌舉之慈務。前已訓及其要。此種均輪辦法。實乃根本救濟之良圖。蓋人必求活。活必需食。食有弗足。則弱者轉填溝壑。固為可憫。而強者鋌而走險。寰中乾淨土。其不盡成血境。恐不可得。是以吾設斯策。願諸子各本慈懷。發大悲願。分所在之地。聯洽官紳。及其他善團。

。合力圖之。果得端倪。而益加精毅。則有無互通。庚癸之呼。不動於耳。雖或亂形於世。亦必不難爲救。否則人心困困而求死中之活。天下騷然。及至其時。縱有健者。恐亦無能爲計已。可不懼乎。可不勉哉。

又臨蕪湖道院訓示曰。通院組設。未及數月。粗具規模。全賴掌監等能實心負責。所以較諸他院。進化捷速。奉

命即改爲特院。分知總濟通及其他各院一體知照。以資模仿。而勵功修。傳訓勿忽。今歲粥振。較昔年稍異。值此大兵之後。載道盡屬流離。而米貴如珠。薪昂似桂。積有資財者。留以自保。向之募輸。必吝而不舍。勢必仰賴在事各方。妥籌規畫。以冀厥功。天下斷無不成之事。要視負責者方行如何。能步步順序而進。按理而行。俾大衆明白吾道興慈。純粹點滴歸公。聲譽卓著。財力不虞竭蹶已。好在往歲不無積有餘金。以此彌縫。尙不見過於艱難。惟司職人等。最不易得。每因一人意見參商。致使全體反目。此爲世俗所常見。不獨粥振爲然也。凡任大事者。第一在不畏難。第二在不避怨。第三在不苟安。有此三不畏。無論若何事業。無不手到功成。諸子久歷世途。便嘗艱阻。人情緣達。當早經洞識幾微。本勿容吾一再多囑。吾所以殷殷勉勵者。無非赤子關懷。不忍忍置耳。諸子慈腸仁愛。想能體會此心。是所切盼

又臨沂水道院訓示曰。廣慈銀號。業已成立。道基之固。慈業之行。實由於斯。吾喜而祝之詞曰。維太歲甲子之年。月建戊辰。越十有二日。日時均甲子。廣慈銀號於焉開幕。時也天清地泰。

日吉辰良。瑞徵百福。景耀千祥。立慈基於沂水兮。籌借籌於錢莊。賴羣策以協贊兮。選職員而並計。既基本之永固兮。將裕厚而流光。青峽則環生子母兮。黃金妙點於神方。非肥身以自利兮。奚慮多藏而厚亡。將七寶以佈施兮。縱百費其何傷。行見經常豐畫。揚厲鋪張。或施醫藥。或設學堂。或恤孤寡。或撫流氓。務使芸生飽德。庶業蕃昌。縱云堯舜猶病。終見菩薩心腸。從茲德積功累。地老天荒。長依營業之市券。永作普渡之慈航。

又臨陽穀道院訓示曰。各職方既求修於

老祖之門。當知

老祖大道之旨。其旨安在。卽度己度人之大道。何爲度己。靜坐是也。何爲度人。慈行是也。修己而不成物。其道流於私。度人而不修己。其道歸於偏。私也偏也。均非

老祖救世救人之大道也。欲得大道之奧竅。先明度人之本意。若濟南京兆各道院。因利局以助貧人之生活。殘廢院以救廢人之苦厄。道生道慈已慈各銀行。皆爲救人救急而設也。子等當明今日之當存慈濟之心。救困難之厄。外功進而內功自得已。諸方勉旃

又臨大通道院訓示曰。通院居江淮之中幹。尙有樸素之風。一般人羣。亦能樂善自新。今得建設道基。將見風從景慕。惟是篤道之要。非僅自修其身。貴能兼善天下。兼善之主旨。卽在興慈。慈業能克建樹。功行必因之豐盈。但報一事業。亦不易言。首在精誠固結。次在志意堅恒。合吳越爲一家。共舉義舉。集殊途成一軌。力挽狂瀾。精神聚諸端易於進行。志力堅紛紜得以治理。

故世之成大事者。不畏事不克成。畏人心不能一致也。諸子既篤道。如是熱忱。當思有以益世。蓋世之最易者。莫如因利局已。在此一二月中。可將此便利貧民之事業設施。俾無告之衆。得延殘喘已。基金有限。實效無窮。月掌華監可召各職修方等集議一次。擇善進行。想此較小慈舉。當可指日告成。

又臨富樂道院訓示曰。當院初創。諸子既知力慈。以樹外行之基。是誠可嘉。因利而利。所以爲救。雖限於局部。而風聲所播。既可聞者之感興。而繼謀其所擴展。即悠悠之口。亦將不待辯而明。吾道之以公世爲心。不同於邪教惡款。徒滋詬病。而轉以深害人心也。後此願諸子益各自勸。則修功所著。養候彌增。豈不懿歟休哉。望之望之。

老君臨熱河道院訓示曰。就因利局言之。亦不過慈善事業之一小部分耳。熱院成此因利局。不過數十日之久。而該地無告之民。感恩戴德已。不知手之舞之蹈之。而歡聲載於道路矣。一地如是。各地如是。一縣如是。各縣如是。一省如是。各省如是。而中國之民。有不共頌堯天舜日者。吾未之能信。吾故云繼道以善也。諸方務各內外兼修。庶不負吾師曾孫之厚意焉。其各勉旃。

慧真人臨大通道院訓示曰。道院道慈兩務。極可觀瞻。組設數月。竟蒙

師恩權爲特院。誠罕見之盛事也。考此成績優良。固爲月掌爲誠不二所致。究乃華監等贊助之功。衆心齊一。事乃克成。總核通院。無論職修各方。均極深明大體。曉暢道之精微。極能放開眼

界。因此之故。曾無幾時。院務大見進步。不特

師靈大慰。即吾亦深佩諸子之赤誠。考其首功。即推月掌。月之爲人。性情梗直。一秉大公。而其任事極爲認真。不辭勞怨。兼之華監樂於追隨。諸方情殷附驥。故一舉而事竟底成。毫無梗阻。光明大道。賴諸子之血誠。克著於千秋萬世已。此種功績。誠不可湮滅也。茲屆歲暮。論功行賞。以酬其庸。若日掌將有功道務者。列單候判。以昭大公。各各知照。

因利局告成。貧乏之胞與受益實多。在諸方略解仁囊。而彼等竟沾莫大之惠。故爲善不限大小。要能實惠周敷。古有云。莫因善小而而不爲。此之謂也。道之絕上要義。即爲拯濟無告。兼修己身。無告得濟。外行增加。己身克善。內功昭垂。內外兼進。而德可明已。古人所謂獨善其身。兼善天下。吾道並而有之。諸子達此時會。萬不可忽略視之。失此良遇。其各朝夕惕勵。動懇潛修。他年功行圓滿。仍返靈樞。實可不沒此身。不負此心。吾生平亦常人耳。能夠證果仙鄉。脫離塵俗。非有他術。祇一克己功夫。篤行不懈。世之榮辱。不足動吾心。世之利名。不足移吾志。孳孳勤學。不計升沉。虔修數十載。識見稍有通達。決然擺脫紅塵。投身淨土。木魚清磬。足可了吾此生。復蒙吾

師識拔。派司今職。從茲益勵修行。未嘗稍懈。是責任既重。益當奮勉以資表率。而感化人羣。年來降壇宣化。固無功於人。然亦幸無過。諸子幼承家訓。長讀儒書。道德學問。均俱宏富。遇此修身機會。各宜格外堅恒。圖思進步。不第可仰答神庥。且可自增智識。寄語諸子。其勉之

談。速將開院日經費捐款。及支出用途。繕具清冊。當衆公布。使捐輸者明白款項純用於正當之途。而經收者亦可同心跡。道院創組慈舉。點滴歸公。絲毫不容含混。不若世間藉慈善款資潛惑。大家富子。因樂於輸助。苟用之不當。何必徒冒勸募之名。苟與實際毫無補益。又何必樂有此虛名。而貽人笑柄耶。哈哈。

又以太原道院訓示悟慧曰。爾前生龍華會中人。爾曾悟記乎。前生風慧。今生因有此果。爾萬勿作等閒觀。即應奮速修持。尙能不墜落而歸正果。修持之法無他。內功外行也。內功資性。可以還真。外功度己。而後度人也。若度人不度己。是爲無本。度己不度人。是謂偏修。無本固不能得正果。而偏修亦無益也。今日之世界。五惡八濁之世界也。人心險詐。盜賊橫行。以致天災地劫。層見迭出。故不得已設院以救世。使人心懺悔。及早回頭。然道設教。非藉人力。不足以成也。善舉。故於無法之中。籌及與辦道生銀行。此舉也。與他項捐款不同。既能行慈。又可於己有惠。雙方裨益。以成此美。況此行與他尚不同。人力成辦其事。神力鑒察其行。不惟無大危險。並可鞏固慈基。以此行之。計畫三年。可望大成。道慈兩務。亦可次第興辦。兩全其美。其德無窮。吾夙知爾好善。故前派爾爲道參者。即使爾參與道慈各事也。今爾之來。亦係前緣有分。爾能盡力勸募股本。爾之功德莫大也。其勉行之。

昌佐神臨福州道院訓示曰。諸方有意創行慈業。

師知其喜。福院初成。財力未裕。欲興慈業。自當從小範圍。立其始基。無論所創何慈。必以有實際而能持久。惠及窮苦。能使生活爲第一主義。不可同他善團之好大喜功。轉恐半途廢墮。反爲不美。諸方夙慧具在。能細爲研籌。

師所切期者。以閩地饑饉之餘。生機日蹙。最當救濟者。是在一般以力自活之勞働寄輩。如能爲其擴充生路。則應時之功德。當得玄樞上列之優紀。事非渺茫。機不可錯。諸方盍勉乎哉。

濟佛臨聊城道院訓示曰。哈哈。聊院今又開沙矣。此次景象。較之去年雜亂無章。將傾未圯之情形爲何如。

師固頗爲欣慰。老衲對於厥而復振之聊院。諸方始而誤會。繼而觀望。終能一反前非。堅持獨立而不敝。伊誰之力。問之諸子。當亦不能貪天之功。然亦諸子之誠篤有以致之。故

老衲甚爲嘉許者。衲與有榮施焉。老衲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厥爲慈業。蓋道院非慈業不爲功。所謂修己渡人者。有相需之殷也。修己在內功。坐而已矣。但無外功不能成。外功者。即勸人爲善。

與夫救災恤鄰。及一切有益於社會之慈善事業。如因利局。貧民工廠。貧民教育。施醫。捨藥。冬振。夏撫。凡此種種。皆當因地制宜。量力而爲。款多則大辦。款少則小辦。苟能盡力進行。則何事不可爲。雖一錢一事之微。果爲社會有益之慈業。則力爲之。初不在巨制宏規也。如此則老衲亦不吝爲慈學矣。諸子之功。老衲之幸也。諸子勉之。遵旃。

又臨縣道院訓示曰。敝院成立。你們日來好忙碌也。不知幾經苦口。幾費苦心。使溝瘠鹹好。

得以苟延殘喘。而諸子之善氣。又增無限福德也。其中隱祥之機。又不知解脫許多隱痼已。吾甚爲膝院諸方慶。尤爲一地衆生謝也。諸掌監對於道務。頗具熱誠。捐資助慈。極形踴躍。將見膝院道光遠佈。慈源流長。喜甚喜甚。惟願力行不倦。勿爲金錢而稍退步。果能願心所在。若到沒錢之日。老病縱解囊不便。自有地方化緣來接濟諸子也。哈哈去了。

又臨蕪湖道院訓示曰。道貴公誠。公爲大本。誠乃原靈。能公能誠。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人意思能齊一。將見百廢俱興。大功成就。粥廠一事。在表面觀之。其事甚小。考其實際。責任非輕。司其事者。如不得人。則弊端紛集。與其徒事鋪張。虛糜款項。與貧者絲毫無補。轉起糾紛。用人一切。悉當一秉大公。破除情面。考其確有經驗。見識稍廣者。方可任以要職。若潦草從事。不但不足濟飢寒。恐滋詬病。司事者雖屬義務。要當各秉天良。能盡一點責任心。即將增一分善報。天道最公。絲毫不容假借。既抱救人之願。須貫徹其主張。若貌誠而心僞。天理決不姑容。在事籌畫粥廠之諸方。可各抒意見。詳細推戴。使百弊剔清。善意克達。方可謂略盡初心。各各勿以吾言爲過屬。則幸甚已。其各勉諸。

又臨太原道院訓示曰。前訓催辦世界紅卍字會太原分會。昨日又經

請台聖訓辦女子慈善職業學校。則一事未成。又生一事。以一時觀之。似覺力有不支。然

老祖之心有極大用意。極大慈善。包括在內。爾等掌監。萬不可心存退縮。則山西全省人心。藉此可以化。而全晉道務。亦由此可以發展。蓋天下事無非機也。時也。機已動而不爲。則必悔之

無及。辦事不合時。必有阻牽之遇。無分事之大小。皆要順時而行。方能適中而有益。若辦事者每欲急速成之。反爲他事所礙。而其性緩不求速效者。每得不虞之譽。何也。皆不能識機順時之過也。故孔聖皆稱之曰時聖。則心理常存泰適之懷。其惡境來也。我心無惡境之象。其順境來也。我又無歡倖之思。以其惡境順境。於我無干。不過任其境耳。盡心以爲之。成則無喜。敗亦何憂。皆順時聽機而已。是以爲魯相三月大治。而不以爲功。終身佈道不行。而不以爲毀。正其所以應時而動也。今道院之設。已數年矣。其成效之著。固已所在皆是。而未有今日之機之動而時之至也。何爲謂機之動。自道院開辦以來。人心之向善者。尙未遇感動之機。乃於日本之震災。一機也。各省之水災。二機也。此次東南之戰爭。三機也。此三機者。何莫非吾世界紅卍字會所提倡振救之時會耶。由此一提倡振救也。人意所不及者。

老祖先告之。人力無所措施者。

老祖先言之。由此一番警告。則被災者大可多蒙幸福。遭劫者亦可藉此悔改。否則慈善家雖有施與之力。亦無處可尋。與其多費資財於無益。何若救濟急難於一時。諺云飽者千飯。不如飢者一口。正此之謂歟。人能順乎時而行之。則一事一成也。而百事百成。皆適逢其會也。今太原道院各掌監。均慈心善人也。每欲求慈善而不知所措。即如前年之慈善戒烟會。成績雖然昭著。而人民之沾實惠者甚鮮。因所派之辦施藥人員。不甚得力。烟民之悔改心。甚爲薄弱。不過因官廳之威力所迫。不得不然耳。乃慈善戒烟。雖費去將及萬元。而名譽成績。未免少受影響。豈非將多

數之金錢。施與之不甚洽當。茲之所辦道生銀行。係慈善之基礎也。慈基一固。百事可成。雖銀行之基礎。尚未穩固。今又催辦慈善各事。似覺急促。然已時至而機動已。非如此慈善無以行。大道無以佈也。因災民遍地。飢凍無衣。故設紅十字會以救之。其救也。非慈善乎。遇其災難之苦者。隨時隨地救之。非真慈善乎。再能措施得法。亦可少費金錢。如寒冬之粥廠。亦不過將隨時施與之小米。一變而為粥廠。在道院門首。每早晚施捨二次。用修方之住院者主持其事。則此事可以不多費錢已。使貧民大可少受飢寒。棉衣一節。每年均要施與。今年亦須早為籌及。至其他之慈善。如貧民習藝所容留所。須看事而行。如貧苦人多。無妨舉辦。少則有官廳辦之。暫可從緩。然究不如道院承辦之有益也。好在有地點。亦可不多費錢。因其工作之收入。即可抵消耗之食物。爾等商辦之。再戰區之救護隊。此時不過籌備而已。臨時辦之不遲也。所有女子慈善職業學校。於道慈兩務。均有裨益。因人心之向道。尚未完全信仰。而一般老儒。多不顧家中婦女。習染新界之文明。茲之職業學校也。其學之性質。既不太新。又不過舊。但得品行端正之人。時時教誨。決不至放縱不拘。況加有經籍訓誨靜坐各門。則雖學生。儼然修方也。豈非度已度人之道乎。此使多數婦女。皆得大道真諦。非天下好男兒之良善母教乎。要知今日造就一個人材。即將來增加無數好男兒。為國家作事業。爾等之功德。豈淺鮮哉。至地點須在東南方尋之。如得佳處。女社亦可同移。專看爾等之力何如耳。倘能得之。不但少費資財。更可少籌備一切也。爾等會議時。須要細心研究。不可因事多而難並舉也。勉之遵之。

又臨濟南道院訓示曰。有學堂將開幕了。

師命我來同諸方作一度鄭重的討論。哈哈。慈善不難行。難在有這慈善的名。必踐這慈善的實。踐實是真功夫。不是徒具其名。要一時好看。逞爾高興的事。若就作實在的慈善。總當自己下一番苦心。先作通盤計算。然後辦到甚麼成色。做甚麼的布置。一刻不稍懈怠。那纔不至落空。留個有始無終的話。爾等對於這事。可謂苦心孤詣的了。現在堂舍建築的也費用了。不過流通空氣。與平時清潔。都要從開辦後。切實注意。幼稚的小孩。與大人不同。氣息不潔。最易受病。這不是講時髦的衛生。却又不能不從這點着重。以免損礙未來的慈善。至於乳母的設置。照普通方法。須分內育外育兩種。纔能數推廣救濟。但是內育還易監察。外育甚難照料。非就考驗一面。力求其簡便易行的法子。總不免疏忽誤事。我想以後如有外育的嬰兒。必須嚴定送驗的日期。和選派確有經驗的女方。主其事。方克完善。主業者。有女社各方。儘可商同擔任。總要各本良心。發出慈願。以維持一切。方能收得美滿效果。經費目前雖不充裕。電子既具篤念。此後不患不能厚集。機會湊人成功。往往在於不可思議中。電子仍堅持初志。隨時籌進可已。我還有一囑咐的要語。就是堂中管理人一項。願覆幼孩。不專在能幹的。要慈愛而能堅耐勞苦的。纔為合宜。以後切須格外留神選派。是又始終不可稍涉大意的一端。院方一體慎遵是望。

正陽真人臨濟縣道院訓示曰。道院之發展。必須以慈善為先驅。故道無慈不興。慈無道不生。道與慈。慈興於道。二者互有至切之關係也。若設粥廠。施棉衣。乃為慈善之必要。尤為勸善之

根本。慈基鞏固。而後方可言道院之發展也。諸子自奉判設粥廠。施棉衣後。均能行踐其言。嗣監所擬之救生船。取義光明。足徵心誠意肯。良足稱善。英意等又能相繼爲力。尤堪嘉尚。果能推行弗懈。則慈院之曙光。又展一線。慈基不固而自固。道務不興而自興。一輩慈航。衆生咸渡。則劫緣日化於無形中矣。幸何如之。但此事既非一人所私設。當不能以一人之能力所擔負。望諸子時常會議。團結精神。財裕者盡財力。財薄者盡心力。同心合力。共成善舉。則諸子功德。已於默默中早爲之權衡也。其在遠各職修方。雖爲道阻。不能列席。要知同是善心。願抱慈悲。均宜分別函詢。勿許以遠近限制。使彼等爲道興嗟。而失樂輸無由之望也。電蔚精虔。因道遠奔。雖不來亦不怪。只可先爲函知。若在院先進職修方。務要各盡其職。後進修方。亦宜各盡其修。勿以個人之眼光而分畛域。蓋入道無先後。但看恒心不恒心。故無分先進與後進也。偷勤者作而惰者藏。苦者前而樂者退。院務於以敗。慈業於以廢。吾師縱或不言。方外之人。其視吾院爲何如。而諸子又自視爲何如。不但神人共棄。而諸子其將何以自容也。可不慎之。可不懷乎。

岳聖臨上海道院訓示曰。道院之設。爲興慈也。慈業爲道之外行。外行不立。何以爲道。道不能行。何必有院。更何言修。是故慈善二字。爲吾道之要素。亦各方修道之起點也。本院爲特院。辦理數年。而道務總未能發展者。非各掌監辦理之不善。乃以經費所束。致慈善事業。未能拓充耳。安知慈善所被。即院譽所及。使貧而無告之人。得沾實惠。則人心目中皆具有道院之觀念。

道務有不昌化者乎。夏令將屆。所有應施藥品。亦可早爲籌備已。經費辦法。仍須出於勸募。由院備捐冊十本。除南止吉虔修宗明各掌。各交一本外。惟聲乾智素契各交一冊。餘由院方共同商議。應交何方代勸。惟須視其力量如何。再爲交付。勿濫與也。一俟款項籌齊。再行派人專辦。款項務於已月終交齊。愈多愈妙。又各方視此捐募能力如何。及善心如何耳。

嗟乎。洋場勝地。誰憐失意之人。北里平康。盡是揮金之客。以有用之金錢。置之作孽之地。猶曰及時行樂。莫辜負美景良辰。有以善舉相請者。則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無此力量也。此等人別具肺腸。吾無足怪。惟願吾院在修各方。踴躍輸將。勇於爲善。勿負老祖設立道院之本旨。則救人即是救己。其各勉力進行。爲要爲囑。

通力合辦施濟

老祖訓曰。吾道於今日。所以救度者。慈而已矣。慈務雖不一端。而必取資於財及人力。固確切不可移之方針也。然世人之於身也。財用惟恐其不足。所以自娛之計。惟恐其不力。而於人也。雖瘡痍滿目。流離載道。能不漠然而有動於中者蓋寡。甚且指慈為歛財。疑而却顧。縱非有心為惡。而惻隱之本性。洩洩幾浪。亦自可慨也已。但亦未可盡責彼輩也。其藉慈務以自私者。招人詬病。既所難免。而經理不肯盡心。致使款歸虛擲。無以昭人信仰。亦是以墮好善者之熱心。舉是種種。吾道雖日言慈。而各方影響所被。遂亦無從振起。於積弊之時際。以求收速效。是願駕道而肩慈者。各盡心力。先立垂久不拔之信基。慎避一切之流弊。能使世人曉然於吾道之興慈。絕非藉以謀財以自私者。庶幾慈務有發達之望。而日在水火之無告衆生。乃得實受普拯之惠已。各各慎之勉之可也。

今試猝然而語人曰。吾能對於慈善。專心致志。始終不輟也。然於少數時。即使其不情。可勉力支持。若終年累月。使其將人事完全打消。而又不顧其衣食者。則寒不能衣。飢不能食。雖有伯夷叔齊之志。亦不能自勉其難也。而又有入曰。吾能捨貲財而行善也。雖有千難萬苦之處。吾亦盡已之能力以成之。決不肯使慈事半途而廢。而善心稍減也。然人之口頭之善。與恒久之熱度。有時不能相符者何也。因其人生活所繫。更非感情所能勉強。若然。則天下慈善難辦之點。有不

可思議。不可維持之處多多已。然而欲辦慈善。須有根本妥善辦法。始能持久而鞏固之。故前朝之辦慈善者。大都行政上所提倡。凡庵觀寺院之一切舉動。無一非國家所創造。而唐宋元明時代為最多也。雖曰以道設教。確係補行政之不足。清時雖不如元明之之隆盛。然遇崇敬祭祀。仍係按時而荐。亦不過以齋戒祭祀之敬。以維繫人心而已矣。迨民國成立以來。破除迷信。專講科學。使一班青年男女。不知禮義廉恥為何事。設有稍存道德之心。未有不斥而非之者也。然於慈善各事。於人事上尙能稍盡棉力。雖無神道之可言。然大多數藉耶穌各教而維持之。其教也。何能持久不變者。亦皆款項充足。人心始能維繫於不懈。其款之來也。亦非一二人所能湊集。其辦事人之苦心也。更非無衣無食所能辦到。而今日之道院。創設非一處已。其經費未能支持辦理者。亦非一處。而維持之法無他。只有先籌基金而已。基金一固。萬事可行。然後維繫人心。誰曰不宜。其因道而肥己者。人神共惡。豈能濫等其間。故吾於不得已之中。籌辦道生銀行。亦因人心不固。嘔為迷信。視神為無足憑。要知非人之信道為迷。實自迷信邪道也。又非神不足憑。實人心不足憑也。而當道者不察。以道院為不當有銀行之舉。是迂論也。抑破除迷信耶。蓋吾之大道。本不當先言財。然既藉人力辦道。豈有不為生活計哉。况慈善之事。應舉者甚多。滿目瘡痍。而爾行政上置之不理。又無國款之補助。豈能禁止他人行慈哉。既欲行慈善。無米之炊。巧婦難為。何況如此大道哉。今銀行已成立矣。爾等辦事者。須未雨綢繆。籌畫得體。無過不及。方為適中。以免日後事有不成。致人譏誚也。勉之遵之

化劫拯災。今日急務也。必有羣策固集之靈。散爲萬苦救濟之用。斯於茲世。乃有所裨。集羣之要。誠實爲先。散濟之功。合心爲本。必融必合。然後施於所事。而運之於行。乃克圓滿而見宏效。現在籌辦善舉。南北各院諸修子。多能本其善心。集合而作融會之圖。其堪嘉喜。惟時氣未戢。主德猶多可虞。苟非速求鎮弭而明歸化。一事未興。而後患復起。雖日疲形以相拯度。收登既罕。而用力苦多。人弗堪命。善充且以之窮。此目前慈務之籌。所以不可須臾緩者。其中不可無別有妙因也。諸子無論如何艱難。總要各竭心力。及早爲謀。非徒已在急難中者。可資救恤。卽一時苟安之身。能就善美而培德以拓福田。泰境優游。亦必實受其利。是不可以爲幻局無常。而徒懷倖保者也。卽通佈各院一體慎遵。至囑至要。

振處一切進行。亟宜協力策進。不可刻緩。此事重在衆擎共舉。同樹德業於身。卽所以廣結善緣於世。消息盈虛。惟力之盡與不盡。功之到與不到以判之也。諸子務自努力。吾老人因機爲導。雖云惻念衆生。而所以藉吾諸修子成之者。蓄望實切。不然。從吾言修。終無所得。諸子心難自慰。而吾心益難爲慰已。此不得不煩絮而加督責者。皆以道之所在。修之於事。人苟尋證而弗失機。無一而非大成之器也。萬弗坐誤。是所殷望。

吾正苦衆生不早回頭。今幸得諸方樂道心長。本已飢已窮之懷。惟授食授衣之願。以自度而度他。吾願亦稍爲之慰矣。今中江人事險詐。心之擾擾。切之叢叢。若不得諸方勸道熱心。則暗無天日。難覩重光。劫之不可復超。人倫焉能就化。去冬蕪院守掌。發米施振飢寒無告之人。誠君子

周急之舉。諸方此後若能由斯做去。官道不惜苦口。振貸不吝囊實。將見苦海茫茫。何難相見慈航連翩而駕也。如此無地之幸。尙不僅以此爲限量。諸方其共勉之。

諸子連日籌議救濟事項。現已略具規範。良佳良佳。惟茲事體大。其欲日有擴施。仍賴篤善諸子。各盡心力。以從漸展佈。今雖不能不視力之所及。慎爲之處。而將來果因衆志之同。而時以聯絡。則所以拯度。其功效之宏。實難限量。要仍不出諸子此際立基之慈願。抱恒奮進而得樂觀厥成也。凡吾院會諸子。務須人人自勵。弗負吾老人救世導善之苦心。庶身之所在。靡弗各保其泰。靈之所益。亦皆同進於純。而克證吾妙奧。而永其生生之機。以運乎天地之造化於無窮矣。所

關至鉅。幸勿輕忽。是又吾老人之所殷殷屬望者也。

慈力之充。在事能蹈實。始足起觀感以鼓舞羣倫也。蹈實之要。在乎人人自盡其心。人人自竭其力。心力團結。則事無不通。而所以運施之方。亦皆皆見其實已。所忌最以猜疑自阻。一有於此。則誠不相見。而處詐由是生已。如此欲事之能見實。而克宏其功用。必不可得也。今當倡慈之會。務望各地院會諸方。深體吾意。悉心盡力。以事其事。則修候增進。當逾尋常數倍也。願各遵勉是要。

各地偏災。吾以胞與之懷。特命籌振。在人將不免又有眼不及見。害非切身。而姑存觀望者。豈知元會結束之餘。人心之未回向者。所在多有。此卽留有造劫惡根。若猶弗能合力。解既形之苦難。弭未然之後烈。恐以目前爲苟安者。難保其安之終得苟延也。祥和在人自召。所願吾道諸子

本救度之初心。力圖有以濟之。則方外之衆。當有感奮。而不遜於仁者。是在諸子勉倡。幸勿以難而亦隨衆之觀望弗前。道之爲道。將必藉是以昌。而諸子亦得爲修之正已。務各自勵。望之望之。濟方振務。應由環福諸方分投勸募。款能多集。窮於溝壑者。將賴諸子之功。多延喘息已。各各遵勉是要。

慈務籌展。諸子煞費心力了。現在救度之急。惟求達其實濟。所宜注重者。要在合羣共策。必有厚備。而後運轉乃見完美之效。其中困難。固所弗免。但集衆志而數以大公。則佈置施行。自亦可期圓滿。吾願諸子切毋稍懈。總須刻刻以推仁爲懷。人人一念。其所發揮必易周到。近時氣象甚好。仍宜益求精進。思慮不紛而歧。能融以合。斯則吾道昌慈之功。將捨各地肩膺會事諸子莫屬也。切弗怠忽是望。

孚聖訓曰。妙化佈施。乃修慈之要。通力合作。尤成事所先。今日之世。人心浮動。皆有所滯。而互自擲激。致釀擾攘弗寧之局。若非自覺其幻。而由己身之返璞以見其真。而爲斡旋。則滔滔日下。其不同逐狂瀾以盡倒。孰能自全。吾

師創化艱難。導勉諸方之於修也。克求真際以圖其功者。雖不乏人。而囿於習尙。往往以力自恃。而致半途竭蹶者。猶覺所在皆有。不知化之克行。本乎自然。苟少沾滯。即着於有相。必斷誓施。至於處事。尤在聚氣。不固其氣。則心各異。以不齊之心。而欲從爭長之中。以圖事之。是更等於想夢。其有所得。蓋幾希耳。然而

師言化同之理。與夫正誠之道。幾於無壇不及。悟者既少。其彌執成見以相激激者。轉形其紛。是何爲哉。如謂道不足修。而人之自修。其又何所指歸。斯不過認真未真。而自是心太甚之失耳。從茲以往。各院會方。苟猶以心爲自是之準。則道之可行。固將不得其竟。而諸方之修。恐亦靡不自欺其心。以沒沒逐流以同盡而已。願深警悟。道有所明。庶乎慈務之施。胥得各成其事。而益其功。是皆關係各各自身之養候。弗謂道諦之真純。在人心歧異中。而可求得之也。尙其慎思。切切遵勉。是所厚望。

前次預籌振濟。到會諸方。均具熱忱。吾深爲衆生慶幸。須知道之渡世。重在能救災切。非徒虛談玄理。謂可盡其渡世之能。而救濟切氣。須賴羣力。羣志趨一。事必可爲。吾瞻會場景象。覺悟者多。執迷者寡。實乃諸方固有良知。未曾泯滅。亦數載道化之功也。天下胞與。均能休戚相關。又何致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耶。吾道所賴以擴大者。厥在羣衆如出一家。彼之飢何異吾之飢。彼之溺何異吾之溺。能夠處處爲無告者着想。雖不求身之能成。而裕後光前之兆。捨此等機遇。更無從覓其良會已。凡吾院會各方。須各體會斯意。一籌普拯之方。吾不禁代爲感謝已。

濟渡之責。關係重要。須與總濟院寧蚌各院會。通籌合作。方克收宏化之效。可先函知上項各會。預籌妥善辦法。無會可追隨其後。以竟此宏遠之功。該院諸方。救渡情殷。幸各妥籌爲要。於今何地不烟塵。落障爲憐幾劫身。誰是回頭空相者。迷津一筏放千春。噫嘻。劫灰燼餘。傷心慘目。豈天不仁。要皆衆心陷溺於色聲利祿之中。不知植德修造。以養太和。乃致戾氣纏結。上

閱昨疑。一旦疹厲釀成。散為癘疫。遂得此舉室為墟之苦痛。可不深慨。惟語云。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而

師以諸方虔禱。遽以大道遙來。其機良巧。實亦斯邦之至幸也。諸方須知機之假人。少縱便逝。不獨道然。而修道者。要不可交臂失之。終於自墮。不徒有辜吾

師化度之苦心。且恐劫後殘生。其能保全者。未必更從擾攘間。得以優游歲月也。吾為眾懼。想引身而稍知因果者。當亦靡不引為深懼。獨是徒懼何益。必思所以禳解。斯為有益耳。禳解之道維何。吾知其明事理者必曰修善。然而修善非空言所克獲濟也。要當各各先從正心立本。不作妄想。不為非分。是乃正心初步。苟人人均已克正其心。然後有資輪資。無資盡力。同抱一起。勇向慈業一途。日求所以振起。而教養無告之眾。使得各遂其生。消弭怨毒於無形。自免行險之肆逞。一片雍熙氣象。漸還醇樸。萬害必盡化除。至此景象。其為可樂當何如耶。所惜習俗遷性。僅知有身。而充量至盡。但知有家者。比比皆是。殊不知自有部落君長之時。以迄於今。其忘羣而能獨保者。試一儻數。果有幾哉。吾臨品之地多已。其信感應知所移化者。得以剗刼脫數之人亦多已。即或不誠。而能弗背倫理。盡其人道。亦多苟全。其不盡人道。動違天理。以圖肉體之安享者。吾實未見其能終保。可見人苟僅知有身與家。不知合羣濟世者。生為枉生。死仍墜落輪劫之苦。本大道之自然也。今諸方幸列

師門。達此自度度人之良會。要宜奮勉修持。惟善是趨。庶乎仁心以養而日宏。世難因化而日平

。息候堅恬。必且由圓融而證真宗之妙。一方良化。實賴諸子為先河之導也。尙其勉旃。

慧真人訓曰。道之所以能昌明而無阻者。雖曰天數。實亦人心堅誠有以感召之故。欲弭刼化頑。須自正人心始。晚近以還。人心之巧詐。風俗之淩漓。已達極點。致災疫迭乘。黎民罹其苦者。已十餘年於茲矣。至今人心厭亂。

老祖亦不得不拯我民於水火而登衽席。使各方各得其所。各樂其業。然後世界為昇平之世界。老祖在天之靈。亦能少安也。惟各方既為入門之弟子。即明大道之旨。非獨善所能已。必也普拯老祖在天之靈。亦能少安也。惟各方既為入門之弟子。即明大道之旨。非獨善所能已。必也普拯乎。而欲達普拯之境。必須自各方之感情融洽始。各方感情融洽。則進言一致。始終弗渝。大道之前途。有厚望哉。各方勉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理弗同。人事乃異。

師度人。在於堅定。人心堅定。理無不同。人不歧行。則凡事自易舉行。但人若因浮習所限。而致心境局於偏隘。則道慈兩務。由此定生障礙也。其阻力之原因。即遇事互相疑忌。意理不同之故耳。深望諸子各宜警惕。仰吾

老祖度世化刼之婆心。各當悟明理之所同。而一其心。自盡其心。以聚眾心。而成其修。以合天理之德。庶幾天地之心有所託。而太和之氣。因之自能轉圜已。處此混沌世界。茫茫苦海。擾擾塵寰。曇花富貴。轉眼皆空。泡影功名。回頭是夢。諸子此時當藉吾

師度世之機。同心同力。樂善好修。拯苦援貧。為昌道第一之根基。為度世不二之要義。則進

修之功。前途無量已。切弗心懷悚懼。欲行其慈。稍耗其財則吝。樂修其道。若無證驗則怨。當知修道者修心。行慈者行心。果能同心堅力。不遇事猜忌寡斷。則身雖在極危難之境。亦自能無危而有驗已。凡我院會諸方。同滙所諸子。各當勵勉細審之。切注切注。

個人積功修善

老祖訓曰。天人不貫。神聖非外求。諸方修道。往往不見進功者。以善量未充耳。但責人爲善。多以無力相讓。然試問古今善士。豈盡有力之人哉。吾告汝等爲善之方曰。作善念。當就寢或睡醒時。各就其力所能及之事。各作十端。能描其情形。籌其方法。雖屬虛構。不啻親歷。練習既久。則舉念慈祥。見諸施行。自無不善矣。切注切注。

於今世道日下。人心澆漓。以致上干天怒。下積魔侵。庚子拳匪大肆。甲子洪水橫流。庶民何罪。受此荼毒也。推原厥由。其端在強者肆鯨吞。弱者願奴隸。智者逞詭欺。貴者妄自大。卽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附形。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可知天心卽在人心。人心順而天心和。人心向善。天必降之以祥。人心趨惡。天必降之以殃。夫劫由魔生。魔由心起。浩劫之至。在數難逃。余雖不忍坐視人民陷溺。然亦不能背常違數也。惟期各各將人心向善。遠地獄而進靈山。人心趨惡。出靈山而墮地獄。二語牢記之。何劫不消乎。

哈哈。事之有定而未能定者。其在旁觀雖已了了。而當局迷離。終有不可以言語解喻。此無他。私念左而清明失。輒致滅身有所不顧。吾爲濁世衆生。往往不禁感慨系之。究之紛擾盈前。不旋踵而同歸於盡。此又徒苦老人空懷悲歎。而蟲沙化去。亦難免隨風雨而哀鳴其不平。是誠誰階之厲耶。言之彌用愴神已。諸子修道。其所以修。當可借鏡。從所覺悟。而益勵其功。求得氣之正。息則綿綿不絕。將藉自強自誠。助造化轉劫旋運。期無愧於修。而道亦於以昌已。盍其勉

諸。

救濟事務。變動難定。而以廣結善緣。藉充慈量。為目前要務。願諸子盡心力以為之。是中深淺。以及幻化之端。不必多逆揣。但慎其守而敏於行。衆志同趣。一以赴於善之的。斯即修功。斯即世幸。亦在事諸子不易得而克遠邁之階也。弗忽是望。

現在救濟。為事甚殷。而力或難充。院會諸子。心則不可少懈。總之萬苦救濟。最上法施。不在資力。必心之所向。無往非善。其中造福生靈。實無限量。其有力能為度者。仍當各自勵。天道成盈。損之又損。乃正持盈保泰之方。是本老生常談。今日之世人固多厭聽。然對吾者番之言。能稍警悟。則所以自善者。要不出此之一途。果猶弗悟。吾老人何能加強。而切冀無情。恐不能以巧志避免也。知者審之可耳。百度千尋數。何來自在觀。合參微妙旨。一作苦寒般。此四語諦而參之。悟者自見其微奧也。

哈哈。弭化一番。諸子之功自進。善充既具。為用方殷。願益奮勉。勇於赴義者。其所以自立。即野徑所謂舍其身而身存。亦真空不空。空色無異之大道也。修此功行。較之尋常施慈。不啻天淵之別也。吾道非違人情。而修道則貴明性。性之克明。純任其心。仁以直前。弗滯便得臻於極詣。不然。動輒索索。純情必墮。既已自墮。則性無能明。而無向不入歧途以自誤已。今日乃波髮擾冠之時也。非義不勇。勇則忘情。情非真忘也。忘於其時。而得仗義以救苦難。身之與家。亦因以保全已。吾無多望。而冀諸子乘時自動。藉期身得實益。而世且賴以克進於平也。諸子諸

子。勉之勉之。

諸方數年以來。坐功不缺者。不過三五人。其不躁進者。祇有二人。是以諸方於外行超乎他方者。不乏其人。而內功超乎他方者。實不多觀焉。或有以外功充足自能上升。其言亦似近理。然終竟偏廢耳。更有外行自以為充足。而曰某也盡力未多。即可飛昇。予也盡力較比不啻百倍。何以未有某也之速。是言也。誠癡已。何者。彼本無財也。更無勢也。以彼無財無勢而能終始不懈。超過其願。此其所以難能也。若汝也之於彼。其力也若與彼比其力。不啻九牛一毛。而况又攀援之。雖盡力較彼多百倍。尚未及彼百分之一焉。各各當悟斯理。而後修也自易。成也亦速。不待智者而後知已。不過狃於一偏之見。則驕吝之色。溢於眉際。則其矜也常有功名之念已。是在平日能以不矜不驕。不吝不惜。而易為謙讓和敏。斯則先天性命源靈。不期而自保已。各各勉旃。

吾道以內外兼修。內功即正心修身。外功即普渡衆生。此二功皆平重。不可稍偏。吾修方中有抱獨善主義者。尚不乏其人。要知獨善非此時也。吾道以度己拯人為要義。萬不可存獨善之心。但各人力量不一。豈能勉強。只須各平其心可也。要知外功並非要出金錢。只須各存心為善。或出力勸化。亦是外功之一。綜之只求其誠。則無事不可行善。諸方須知吾道之內外功。關係甚重。小而言之。關係一人一家。大而言之。關係一國。再推之即全世界治安所繫。諸方須體會是意。庶不負吾所望焉。勉旃勉旃。

老君訓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財之資生而利用也素矣。推原厥始。無所謂財也。以物質交易而已。其後乃用帛類。所謂幣也。然復用貝圓。故寶字從貝。後又用金屬。故錢字從金。至漢武之世。民困財竭。不得已變而用皮。此特一時權宜耳。不意遂貽後世紙鈔之害。至今純以紙行。則為禍愈烈矣。財之為害。至斯已極。然欲因噎而廢食。則大不可。民生日用。固無時可離乎財。況世間善舉。又非財無以為資也。必欲拂人情而行。如太原荀慈。散家業於親鄰。而自隱於山。漢代卜式。讓所有於兄。而身自牧羊。名義非不高。然豈可施諸衆人者。况自潔其身。而財不善施。仍抱美哉猶憾之歎。人之用財。不必驕。抑亦不可吝也。乏財之士。固難相強矣。世有郭家金穴。鄧通銅山。擁百千萬人生命之資。遇急難時。曾不肯一潤涸轍。易云慢藏誨盜。傳曰蘊利生孽。正為此輩言之耳。善業之待建無窮。資財之為益甚鉅。善用之則德業基。不善用之則禍患伏。孰得孰失。智者當能自辨之。况分有餘以濟不足。不惟利物。實於家世綿福德焉。人胡憚而不為也。吾為衆生立論。不為過激之言。一聽人之自量。力。故曰權衡云。

李聖訓曰。

師命傳訓清院諸職方。對於道務之進行。頗有振作之思。然均有此心。尚未實行其事。再願諸方抱篤誠之心。守堅永之志。勿因衆口而生悔心。勿因積毀而有退志。時值末劫時代。利欲薰心。偽詐多端。而欲倡道德之說。其不笑為迂腐。目為誤入迷途者幾希。然諸方未入迷途。吾恐笑之者實迷途中也。迷途中人。所爭者利。所奮者權。勞勞碌碌。無非為富貴計耳。不知舍道德而

求富貴。富貴未必保。由道德而生富貴。富貴乃能久。語云積善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陰德者。充乎道德。見諸實行。不求人聞者也。本天地好生之心。所主者天理之本然。所行者事務之當然。一言而可解人之紛。一舉而可成人之美。一行而可救人之厄。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上帝無親。默佑善人者此也。諸職方可細味之。吾有厚望焉。所望者實行其事。各方務於內外兩功並重。自今而後。不沽名。不嗜利。不辭勞苦。不問世人之從與不從。惟盡其在我。以求無愧於神明。斯可矣。勉哉至訓。

陽子(人名)等今來求修。吾與子等暫論道旨。夫道本於天。純乎自然。無政治之作用。無黨派之意見。本乎自以度乎人。自先修心。再以度人。己欲不克。人亦難度。人何以度。即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也。修己者何。即去舊污以作新民之意也。明善之當止。復初生之本真。先天大道。即在斯也。諸子勿以大道為難至。中庸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諸子如能於暗室屋漏之時。謹小慎微。體道旨。認道貌。行道義。辨道務。矜孤恤寡。濟老憐貧。行慈行。言善言。以身作則。使人人以我為可法。况近年刀兵旱澇。盜賊水火。瘟疫蝗蟲。種種浩劫。層見迭出。不知者以為天降浩劫以禍人也。豈知天心至公。不降劫。不禍人。皆由人心險詐以致之也。子等知之。子等記之。

心與念同。道乃克濟。念起於善。隨善而作。作乎奮發。乃克昌明。故有以精神之灌輸。而起奮

發之事業。大者可以治平。小者可以格致己。是而不啓。是而何迪。是而不作。是而何昌。作之於善。起之於平。以吾之至神。而通乎吾之至道。庶幾由徑以正己。故曰作者不祥。惟德是彰。殺身成仁。以歸至真。非以作善而降之不祥也。實緣克己之功。由不祥而待乎祥。則吾之仁。始可現諸無形。發乎無聲已。其爲世也。不過三十。其爲年也。不過期頤。是又非作善之得於世者乎。然而其世之興衰。不足以酬庸也。其年之長短。不足以錫福也。惟至中之烈。至凝之神。合於至空。歸於太虛。乃能歷永久而不沒已。是又以精神之凝結而謂之祥也。是又非也。其所以謂祥者。在無所謂禍福。無所謂盈虧。無所謂平陂。無所謂晦明。以其自然之念。而作於至德。合於至道。應乎不偏之功。得其適已。不墜之念。得其真已。適於至真。而後道之行者。行於徑也。道之容者。容於虛也。其虛其徑。順自然之成。以待乎靜而後動者。則其至念無往非善已。是在各各念之初起。發乎至清。則善者之守乎不祥。皆隨其正而貞吉已。無無有有。又何必枯索以分其真偽哉。

當此濁世。謀利不如謀道。立業不如興慈。果真爲生活所驅。飢寒所迫。則吾道亦不以事牽職。以職廢事。全在自由。不着勉強。惟惜多數衆生。不識禮義。妄自鉅而走險。卒致喪身敗節。背正尙邪。一旦流入騙場。終墮其術。不特犧牲光陰。所謀不就。甚至金錢蕩盡。出入同污。殊深慨嘆。諸方鑒於此時。與其以有用之光陰。與有用之金錢。用之不當其時。費之不當其地。曷若對於慈善事業。稍爲注意。神雖不獎。而暗裏已爲記陰騰已。

慧真人訓曰。道務慈施。與世運替興。所關甚鉅。何以言之。道慈之屬於人者。皆從良心而表其誠念也。以良心誠念立爲事業。鮮有不臻於善者。善之見形。而弗善斯化已。化其弗善。世之以巧詐猜疑爭其生存者。既有所感而知遷改。一人改善。從者又不知凡幾。此道慈之實際。所以必能爲救於世也。然而實際之求。要仍肩者時時自審其所舉措。果皆出於良心。而合乎誠念。其中縱有周折。亦必終底於成。是又吾

師藉端爲導。而期肩者一乘其堅恒之修功。以爲之基者也。現在世劫尤未盡弭。而後此需要道慈以相拯濟者。爲勢正殷。凡吾院會諸方。當各力自策勵。須知事之能行。不在其事之如何。宜審爲力之得失。苟克得其是處。以合羣趨赴。則其成也必可立待。不然。一日創之。一息墜之。雖有其事之名。而少其事之實。欲其不墮於一念而廢於半途。不可能也。今值整釐道慈諸端之會。惟願肩者弗以爲肩之重。而因其累以少懈忽。人人堅其脊梁。勉作擔當。將來成效。必有美滿之收功。萬毋少存觀望。不徒世界衆生之幸。亦諸方修進福慧之一大關鍵也。勿稍等閒。是所厚望。

蓋聞爲善在於真誠。盡己之心。竭己之力。行諸久。得之深。以善爲日用尋常。以善爲朝餐暮寢。不求善報之於己。不望善報之於後。只作我日行分爲。如斯爲善。則爲善之心誠矣。苟如沽名釣譽者。滿口道德。滿懷鬼胎。或假善以謀財。或藉道以圖位。雖亦爲善。而非錢不可以立功。非閒暇不足以立德。斯亦云善。則謬之甚矣。

大抵立德行仁。不必限於貧困。但目所見。耳所聞。心所動。惻隱一發。放胆作去。量己之力。行己之功。已力不足。則商之二三知己。二三之力不足。則謀之於衆。未有事不成功不立者。戴禮云。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赫赫之功。功不積不崇。德不累不廣。此卽度人度己也。苟一味貪逸畏難。僅云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嗟夫。此言欺人乎。欺神乎。抑自欺乎。天下無難事。只在誠不誠。心如誠。事雖難而成之易。心如不誠。視之易而成之必難。世間無不可爲之事。只看心之堅與不堅耳。所以爲善必先問心。吾嘗觀世之貌道心僞者。行善一文。力拔九牛。而日侍壇坫。道耶德耶。較常人呼聲尤切。若問其心。自亦啞然。羞彼之心。有生以來。只知名利。而神竟有獎無責。具見神心亦如我心。只可驚世駭俗。豈可解我之囊。哈哈。爾誠聰明極矣。然人處世不可不明。明於德則可。明於不道。雖欲糊塗。不可得矣。須知爾點點衣祿。皆祖德所餘。一朝祖德斬盡。恐爾後人未必若爾前人也。往古來今。無百年久享者。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道循環。雖疎不漏。此際五劫並降。知其墮何劫網。莫謂我已入道。神必隨地佑之。誤矣誤矣。神只可宥爾行。不能宥爾心也。要知神心最苦。期善迫切。盤沙鉤木。宜作警鐘木鐸。世人能明乎此。趁我力之所及。有財助財。有力出力。爲子孫留餘地。爲一己種因果。庶不負神聖教化苦心。一己虛生人世。是耶非耶。想聰明人必能悟之也。現在干戈擾擾。刀兵蜂起。平地風波。瞬息萬變。各宜存自危之心。則作一分功。即是爲己解一分劫也。願吾諸方急宜猛省。

岳聖訓曰。吾院設此文壇者。所以勸世也。所以導善也。正人心而端風化者在此。挽浩劫而脫天數者亦在此也。乃世人漫不經心。每以勸世導善之文。視爲老生常談。而束之高閣。言者雖諄諄。而聽者竟藐藐。此天災人禍之所由來也。嗟嗟。今日何日。已至大劫臨頭之日矣。今時何時。已至天數難逃之時矣。當此劫氣瀰漫之際。雖臨渴掘井。亦不過徒喚奈何已耳。吾恐劫之終難挽。而數之終難逃也。然而不難也。我佛不云乎。放下屠刀。立地即可成佛也。苦海無邊。回頭即是彼岸也。人苟能及早猛醒。一心向善。有財者濟之以財。無財者施之以力。則多盡吾一分慈善。即可多救一分生靈。多救一分生靈。即可少傷一分天和。少傷一分天和。即可多留一分元氣。其間剝復循環之機。惟憑人之善念以轉移之也。人心既善。天心即回。則舉凡一切災癘之氣。胥化於無形。而一團祥和。遍滿乎宇宙已。其挽浩劫於衆生者。自可脫天數於己身已。吾願世人詳加參悟。及早回頭。不以吾言爲河漢。雖日處於荆棘之中。亦自有安閒自在之樂地已。非然者。不求根本之解決。而徒作巧於避免之計。則避無所避。免不能免。終必至於同歸於盡已。

賢愚者。子孫之大事也。富貴者。子孫之末節也。吾見爲父者。不知嚴予以規箴。修德以貽後。僅於金玉幣帛。良田華屋。以遺子孫。一旦而空手歸陰。使不肖之子。坐享贏餘之樂。嗚呼。雖財雄一邑。富比猗頓。何能供蕩產之子數十年之揮霍。如水推沙。如風吹葉。倏忽之間。財物各易其主矣。及其後也。藁雀不能充。襦褐不能完。啼飢號寒之苦。有所不免矣。前之爲子孫計者

。不且爲子孫害乎。世人爲子孫積財而不積德者。何不猛醒也哉。

直須欠掃黃龍府。此志難酬此氣存。臣正渡河君下詔。金牌竟據岳家軍。吾賦此詩。謂吾不忘生前。非也。特藉以現身說法耳。吾生當北宋之季。運厄陽九。金狄揚塵。以致九廟震驚。兩宮播遷。天人交厄。無以逾此。吾誓圖報國。志在掃蕩烟塵。手捧完全金甌。奉還趙家。是我至願。不意宵小貪餌。權奸內訌。三字獄成。而吾事已畢。李帝嘗言曰。蛇蝎天地。淘以自然之氣。必欲殺彼救此。適有害而無益。至哉聖言。理數賅之矣。然吾在當日。非但未聞此說。抑亦不願信其理。蓋天數國運交會於此。而一家一身之生命。乃不得不隨大限爲轉移。吾之志若氣。雖不伸於人間。未始不伸於天上。且此志此氣。實無施而不可。其在國家無論矣。即內而孝父母。友兄弟。外而和同人。睦社會。以及各種善舉。無不可推此志氣以行。况近今運數之厄。不減吾世。人欲達其志氣。不患無施濟之處。諸方從事慈業。凡夫贊贊之災黎。蚩蚩之愚夫。皆在吾啓導拯救之數。即此不假職權。率性而行之事業。有益而無害。何得以吾之志氣未達。而引爲惘鑒也。吾職司南瞻部洲。忠孝節義以及慈善各冊錄。當命部神詳審確查具報。吾親加勘對。以彰報應之速。諸方實力奉行之舉。吾已詳悉登記。決不致遺漏減滅也。切切遵注。尙真人訓曰。

師道化劫。重在化人之心。人心之化。不在化而當知所應化。而自求其化。斯於身也。可因其修而脫乎數。則世之劫也。又從人之各自脫數。而劫亦化弭於無形之中已。所關於修。非必事事而明也。但能使心之安。則雖未明其事。而所以修者。皆無弗適之境已。處身適境者。不爲數困。則其不覺而覺之持守。盡成大覺之根蒂已。有是根蒂。則培植而充養之。無時不自見其行。而性之足以承行者。身之所立。命之進也。便達乎道已。此後濁世之劫。憂時者未始不引爲深懼。然而徒懼不足以弭劫也。欲弭其劫。要惟修身而期自脫於斯斯可已。脫數之道。其在倫常日用之間。祇是修其不忍害人之心。以充養本性之仁。則進而精焉。無在弗見其慈已。慈之實際至淺之功。則在施惠。其施惠也。不以徼福而動念。一由惻隱以興懷者爲上。是又外行所當慎勉者。吾

師勗勉修慈。非憐人之慨也。獨以人不慷慨。其靈必日墮於昏濁。在彼意念。未始不以守財之能終保也。不知財之於人。本修積而來。但修積之中。却有無限因果存於其間。若視為分所應享。則不應享之害。亦踵於既享之下而形已。其形也雖悔享之太過。而亦噬臍莫及已。故吾不怪濁世之徒知享福者。獨怪乎世之享福而終難免害者。不知自危而思所以自救也。此今日所以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世人告也。世之爲世。不出陰陽造化。即不出乎善惡循環。善財難捨。而自使靈之墮濁。罔屬一時之愚迷。然而循環之數。終不能脫。難於此而易於彼。同一財也。同一用也。不捨於善而甘自墮濁。仍又不克終享其所應享。是誠可哀也。願世之人。其少憬悟。則身脫數而劫弭於世。身且賴以全者。胥在一念之慈而轉移之也。何樂而不爲哉。

人性皆善。本自生初。故好善之心。爲人之所同有。尤爲人所同具。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夫惻隱之心。乃仁之端也。見飢寒交迫。貧苦無告之人。趨而救之。或衣或食。是乃仁之見端者也。以五教言之。儒教重在博濟。釋教重在慈悲。道教重在功德。耶教重在博愛。同教重在清真。其名雖不同。概其原則。一而已矣。故曰民吾胞也。物吾與也。又曰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一夫不獲。若己納之溝中。是皆好善之一善拓而充之也。今天下淙淙極矣。窮奢極欲。無所底止。對於聲色珠玉之需求。靡麗紛華之嗜好。則盡一己之心力。竭社會之脂膏以應之而不惜。獨對於善舉則望望然去之。慳囊不破。痛癢無關。所謂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蓋絕無而僅有矣。吾

師痛人心之陷溺。如水之就下。不知伊於胡底。故設立道院。教訓諄諄。以期拯救沉迷之人心。返其固有之天良。而改惡趨善。望深諸方隨時省察。隨地克治。勿以善小爲無益。而行之必力。勿以惡小爲無損。而禁之必嚴。富者既拓胞與之量。貧者自無啼號之憂。庶幾好善之風。可以被於天下矣。其各勉旃

慈程真人訓曰。天下可樂之事亦多已。雖一遊一戲之間。樂在其中。奚必孳孳爲善哉。孳孳爲善者。猶孳孳爲利也。鷄鳴而起者有之。夜行不休者有之。推善人之心。其苦甚焉。殊不知見其苦者。非善人之心也。善人之心。非常人之心。知慈母之居心者。乃可以知善人之居心已。試問慈母之懷抱赤子也。其樂何如。其拯赤子於既溺而救赤子於將焚也。其樂又如何。善人無告之慈母也。出無告之人於水火而登諸衽席。使其中空空洞洞。無所圖報者。吾知其必樂此不疲也。世

人竟有善而不自知其樂者。是有所欲耳。知樂己之善。而不知樂人之善者。亦有所欲耳。此所謂有心爲善者耳。有心爲善者沽名。沽名則對人必妒。圖報則對己必悔。妒者視人善爲惡。悔者視己之善爲過。過也惡也。其與善何可以道里計也。有欲之人。其視善幾等於過與惡已。一善之當吾前也。悔妒交加。則其心之不樂又何如乎。

論善惡禍福因果

老祖訓曰。一畫開天地。萬象蘊陰陽。大千世界。於是善善惡惡。相因相生。各得一偏。若惡惡叢生。則黎民不堪其苦。何以復成世界。若能純善無他。各各均得自在。而各各不思有爲。亦不能成此熙熙之世界也。故善惡相成而相勉。俾各各兢兢於爲善而弗懈焉。則惡自消滅。而劫弗能成。不然。善消則惡長。劫切重重。吾民何辜耶。願各方各秉堅誠之心。各行其向善之志。然後惡滅善興。即自今日爲更新之起點也可。

人生事業。不外倫紀綱常。善惡兩途。分出吉凶禍福。是以古往今來。神道設教。言鬼言神。述因述果。無非開人以邀福自新之路。使人及早省悟。共出迷津。但人不知心即神。神即心。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能問心便能對神。能對神則災殃禍患一切惡果。自然不侵。福壽子嗣一切善報。不求自得。人能盡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爲。雖無求福之心。然鬼神亦必默相之也。

蓋天之道。乃一氣機也。無往而不復。有施終必報。既種其因。必結其果。如氣機相感。如磁石引針。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惡善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則激而立發。其終不消釋。如疾病隱伏。終有驟發之一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行轉。必有交會之相纏。故世人種種福人之舉。皆是自福。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善惡之機。如聲斯響。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其機至捷。有必然者。故明理者懼其復。先慎其往。懼其報。先慎其施。懼爲人害。先慎己不

害人。一念犯鬼神之忌。一言傷天地之和。一行敗終身之名。一事釀子孫之禍。天地鬼神鑒之。已身子孫繫之。凡吾之修方。各宜慎注斯意。

諸方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吾所注重者。每在有人有意無意之間。無所爲而爲。是爲陰騭。汝等皆當以爲法也。所以一念之動。即能上格蒼穹。一言之便。即可惠及衆生。無論夫大小慈善事業。不可徒務虛名。總宜實事求是爲要。汝等宜本悲天憫人之懷。宏濟人利物之願。無告之貧民。當熟籌有以養之生之。慎勿漠然視之。吾其望汝等急急遵行者也。將來功行圓滿。自證真果。諸方當勉益加勉焉。

五千紀以來。世風頹唐極矣。吾故以大道再傳於世界。而堅志信善行善者。仍屬寥落。何也。蓋始則講一善。信一善。行一善。不獲福報。猶以爲善小。繼則講數善。行數善。不獲福報。遂相疑曰。我如是之行善。不邀福報者。何也。蓋爲惡未必有禍。爲善未必有福。於是私心勝於善心矣。殊不知蒼蒼者天。別有深心哉。世人盡以淺見而測深心。難矣。大善晚報。大惡晚報。僅報之遲早耳。何爲不報乎。世人不悟。甘墜沉淪。良可惜也。

世間禍福。根於人之善惡。明明兩途。在人自擇而行之耳。禍福之權。固操諸天。恒因人之善惡以賞罰而轉移之。其間感召之理。上哲知之。未可爲下愚道也。然上哲下愚。俱不概見。惟中材居多。中材者。可導而上下者也。如勉行爲善。孜孜不倦。則福雖不求而亦必至。如意忽自甘。日涉於惡而罔覺。雖欲不禍。其可得乎。禍也福也。報應昭昭在人耳目間矣。善降以祥。惡降以

殃。未有絲毫之或索也。在積惡者。罔顧神明。以爲任我所欲。毫無顧忌。有以神之鑒察相告。彼必謂曰。神道何知何在。人生於世。無非名與利耳。神既有知。必能遂我所欲耳。言非無意。然慾壑難填。即此一言。積惡者已大傷天和矣。殊不知神於彼之所行。一舉一動。早已筆之於記。其所未及報者。惡貫未盈。一旦孽報及身。或殃及子孫。其報之酷。較彼之行尤勝。此非天心不仁。乃大道至公正理也。人生萬般是假。惟有善因惡果。微末必報。人生如白駒過隙。其間忽數十年。不過曇花泡影。剎那間耳。若能省悟斯意。趁此時機。力所能爲。多種一番善因。將來亦可收一番良果。若迷而不悟。與世間圖巧。巧誠巧矣。惡欲巧勝造化。尙難能矣。屆時雖已知修。恐無修持之日也。望吾諸方省悟斯言。早起圖之。

切之蘊也。非化不解。切之解也。非善莫由。善之化切。盡人而知之已。然心有弗同。善雖一致。善於此而弗善於彼。非至善也。即或至已。而自善其善。不能導於同善。猶爲未也。故善之極者。必守乎中。必得其和。中和既洽。則無過與不及之失。善有不及。固非能善。而過者亦難謂善。何也。過者滿也。人苟自滿。則雖與人爲善矣。不能與人爲善。則獨行踽踽。縱自命不凡。其善將何所歸。所以吾道導善。首戒乎矜。諸子言修。既志於道。而思有以立其善。以求得中。要當力除矜念。矜平則躁急與偏。胥可以覺而漸祛之已。不然。自滿於內。無不流露其滿之象於外。訕訕之聲音顏色。動足拒人於千里。形既弗和。而欲化人而歸於善。以自見其善。勢必不能苟得也。肩吾道以求度世者。要宜時加循省。弗以吾心善已。人人皆可斥而非之。此不獨不足語

道。即保身之明哲。亦弗取也。可不慎乎。可不勉哉。

修身之旨。諸子近聆吾訓。多知恪守。是誠各自身之善根。藉以修培而得脫去不少濁障。又不獨吾道之光也。願益加勉。一地之切弭於無形。衆人之身胥全於修持弗懈之中。不然。免乎厄者。必仍蹈於災也。災不去身。非闕先數之定。或不之慎。則昧惑傷靈。隨時自造苦因。即隨在而受苦果。道與魔同出此心。不守其道之正。動止云爲之間。無向不是導魔以自困。他弗具論。就平居易悟處言。寒暖不以時自慎。則疾必作。飲食不以度自守。則病隨生。此皆失道而自招魔之處。足見心之於人。各能堅養。則無在不與道合。合道則災之害身者。皆可自免。否則身自近魔。內失其充。疾苦終難苟避。况有外邪乘虛來襲。欲保安寧。其復奚能必得哉。修身旨趣。其易知而極平庸。大都若此。苟再由是精求。擴而充之。大而化之。則化劫救世之功用。亦猶是不庸耳。但望諸子此後各弗視道爲難修。而放肆其心。自墮魔阱。以往受輪因之苦趣。斯得之已。勉之勉之。

世人多以目前之順逆。爲一生禍福之定評。吾獨以謂禍福不在境而在心。不在身而在靈。有時所居雖同。所安各異。善人雖處以逆境。而不愧不作。心中自有無窮之樂趣。惡人雖處以順境。而患得患失。心中恒有無窮之憂患。與其富貴而憂。何若貧賤而快也。故曰。禍福不在境而在心也。夫天不賞善人以富貴。不處惡人以貧賤者。以有故也。使盡善善人以富貴。盡惡惡人以貧賤。則人之爲善。不過借此以爲希圖富貴之階。其心未常好善也。人不爲惡。不過以此爲避貧賤之計。

其心未常惡惡也。天之鑒視。豈徒在人事乎。亦在人之存心耳。苟誠於好善。道義之貴。雖禍患有所弗避。是真好善矣。苟誠於惡惡。非禮之來。雖賞賜有所弗取。是真惡惡矣。且夫天之挫折英豪者非刻。而天之故為縱容愚夫者非恕。觀古來聖賢豪傑。多出寒微。而世族大家。鮮克由禮。蓋人貧則勞。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富則驕。驕則淫。淫則惡心生。此古今經驗之定理也。語曰。富貴厚吾之毒。貧賤成功之媒。由此以思。人心何必汲汲於富貴。又何必戚戚於貧賤也。諸方細思。自知吾言之不謬也。

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行善為惡。神鬼鑒焉。夫為惡乃為喪身之原。行善乃為立命之本。人苟背善而行。則此人杳無仁義。天不降罰。非天必有汝。蓋時期未至。惡未貫盈。正所以待其為惡之積極也。一朝過滿。則大難臨頭。隱身無所。縱號天搶地。無法挽回。拜佛求神。莫為之應。所以語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聖賢格言。良為殷鑒。諸方果能培福田。廣種心地。行莫大之方便。作莫大之慈悲。見善勇為。非仁不作。悟昨非而今是。達三省而九思。則道功不期修而修已。善境不期歷而歷已。道在則善念亦與之俱在。道亡則善念亦與之俱亡。吾今殷道勸人。正所以願人近善而遠惡也。若諸子妄加揣測。則與道殆猶咫尺千里矣。

惟天總貫三才。包羅萬象。清靈之氣。結為華蓋之原。靜穆之形。凝入胞胎之體。而樞極則通陰陽之氣。施運量於蒼天。聯星虛之耀。權度數於宮位。三元之氣。莫不賴樞而循環。五行之精。

奚能離樞而貫澈。樞之在天。即天之鎖鑰。亦即天之呼吸者也。然則所謂樞府者。樞樞之府。府居四方之南。南即離象。紀人間之壽。資萬物之生。與世之廟堂南向。人民朝拜而希格上蒼。實相因而相符也。獨怪世人味樞字之義。往往為朝樞可以祈壽。禮樞足以延生。豈知在天有樞。乃司造化之樞機。在心有樞。實係斯人之命脈。網常名教。皆羅列於樞機。體其要而星垣即見。禮教人倫。悉萃聚於樞極。明其用而虛位皆安。其義至微。何世人癡心妄想。種種干求。舍心樞之實事。圖朝拜之虛文。竟不思紀算出乎天定。旋轉本自人為。人受天地之生成。不能報天地之大德。巧詐奸逆以喪其精氣。貪嗔癡愛以剝其貞元。純陽耗散。生機滅亡。夭折之禍。且不免也。壽算之延。將何從乎。吾今詳示樞極之義。並示朝拜之方。願諸子知樞之在心。堅恒內功。虔心外行。焚心香於寤寐。烟篆祥雲。持樞齋於隱微。誠達上界。如此樞極應其善行。樞司紀其壽籍。何庸乎拜樞。又何莫非拜樞。諸子其各勉之。

有心為善。不在口惠宣揚。見厄施仁。全機胸存慈愛。昔范叔寒微。遇贈袍之須賈。淮陰困頓。逢送飯之漂姬。攜須賈之俠義。不忍故友蕭條。察漂姬之豪情。惋惜王孫淪落。固木管市恩而圖沽名也。晚近以來。好善不好名。斯人難得。施恩不望報。曠古罕聞。每見假慈善以營私。藉公益而肥己。設計誘騙。蒙蔽無知。朋比分贓。掩人耳目。縱有清廉自矢。不受物欲所搖。而財帛當前。難遏心旌妄念。是天下慈善雖多。無異為若輩所設。其真處寒苦之境者。毫未能得沾實惠也。救民適足病民。濟世反滋欺世。於是信用乖違。名譽毀敗。非善舉之不足救人。全賴倡首者

真誠不二。始克見稱於世。然後實至名歸。吾道與茲。以神事為主。即所以表示大公。揭隱攻微。即所以剔除中飽。未可以普通善舉。一例觀之。吾道諸子。均能清白乃心。足為大道發揚光彩。罔乃道之榮譽。究亦諸子之誠也。

近日人民多以時局不定。意生疑惑。然天下事治久則亂。亂久則治。此必然之理也。況今世界人心之險詐。凶惡已達極點。故天氣變為寒暖不時。瘟疫瘟疫。相繼而生。地氣變而為海嘯山崩。草木百卉。發育異時。人氣變而為互相爭鬪。兄弟鬩牆。自相殘害。故有今日之大戰爭大變動也。此無他。亦不過人心所感召。時運所醞釀耳。不知者以變異之事為新奇。然而變則變已。以人心論之。並無奇異之可言。又因世之人心。已有不可思議之變幻。則發生之事。豈有不千奇百怪者哉。當斯時也。但能存心和平。處事正大。則雖有奇異之事發生。於我何與。即或遇有顛險。亦不過過眼烟雲。轉瞬便息。若我有正大心懷。不惟無劫可擾。即雖已在劫中。何嘗不能化劫於無形。古今來遇劫而能逃出者。大都以其人之因果。有所善應。故其時雖在劫中。必能出劫。又有一班。於劫之來也。百般趨避。乃最後之結局。仍不免於罹劫之凶。何也。是其夙日之居心險詐。雖避之自以為得計。然其遭凶劫也。非如此不足以適逢其會。蓋天下之善惡因果。絲毫不爽。莫謂今之避也為吉。彼之不避也為凶。專視爾之存心善惡如何耳。今天下之戰爭死亡者。皆非偶然。若不如是徹戒。人莫知有善惡果報也。爾修方勿為浮言所惑。隨便遷移。但能存心正大。作事端方。未有不逢凶化吉。遇難成祥者也。

儒言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知之在吾心中。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欲福果之大。必種福因之深。近年浩劫頻仍。四方偏及。其輕重之度。無非以人事惡業為衡。吾道救世。全視諸方修度之多寡。為將來之普及。勿以善小而無益。勿以事暗而無功。勿徇私見之所偏。勿因衆情之所蔽。總以一念之誠實。度己以度人。金錢固生養之源。口角亦春風之化。解囊相助。不過免其不吝。乞鄰而與。又誰識其好名。值此世劫未終。人心混亂。不問是非之所及。不論榮辱之所分。諸方在一院行院則之本。在社會行社會之德。無所謂善不善也。善乃人生不二天職。至於為惡。已去不善遠已。

有長民之責者。食國之祿。施惠於民。以天心為己心。行天之道。此為陽德。本分所當為也。無足稱焉。惟陰德之盛格神明為最靈也。何謂陰德。即人不得而知之德也。即人不及見處之善也。熱區(熱河)夏無暑雨。冬無祁寒。民無怨無難。諸掌監又盡力以圖。綢繆未雨。此乃陰德。陰陽相濟。乃有盛格。山川鬼神咸甯。鳥獸蟲魚。亦莫不各得其所。其德乃可隆及子孫矣。勉之勿忽。

心有貪私。行乃冒巧。以巧肆志。機詐以興。今世所以劫重。皆此之由也。不知人心雖巧。天罰無私。其自墮阱。實自蹈之。試觀現象。苦難所及。何一不出冥德之顯示。其以千百之資。求什一之盈利者。善途獨履。焉往弗宜。乃心之貪者。每逞其巧機之巧。而有詐取之想。其難逃於天罰。不待智者而知也。然世之居奇以圖遂私者。所在多有。不覺其行之涉欺。猶以厚獲自矜其巧。

。是誠不知何心。亦不知其果克享有。以終其妄希非分之樂否也。吾不忍言。但願世之以資實利者。從茲各安其義。而善爲之實。庶幾劫焚之中。不至同歸於盡。是固不徒一身之福。要亦世界和平之肇之所寓也。吾門修子。不乏營商者。望以吾言自警。並以化導及他。此亦修功所繫。不可視爲旁一事。則心之定於正者。懋遷之行。庶能契乎道而作世之良型也。勉之毋懈。

又臨發都道院訓示曰。不晤諸子。又數月矣。各各功候猶昔。臨掌爲佳。由其功養有素。乃如斯耳。環觀宇內。大陸沉沉。吾道救世。不可稍緩。惟道由人興。乃可普被。是爾等先進者之責爲尤重。人不自拔。實堪憫惻。非有多數信誠弟子。更何能佈此大道。醒彼羣倫。而化此濁世也。人心不古。動輒生播湖之念。其於人生根本。放而不求。是尤須爾等之化之也。宇內設院輪百。而尙爲初步者。則緣道高魔重。非有至清之靈。至堅之誠。難勝之也。此爲世界人羣之大分線。是以其變幻不測者。亦屢見不窮也。然善惡消長。盈虛之理寓焉。剝復之機伏焉。陽剛而柔。其柔者剛。君子處世有其道矣。是爲大化之所厄。而世局推遷之大轉輪也。輪轉轉轉。而其化生矣。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而後人羣乃可慶其生。惟塵世光陰。電光石火。彈指已非。其未來之新化。恐不及見也。是以人生斯世。要惟以度人爲本。而後其有得者。成者自成。度者自度。而滅者自滅矣。是在各各自擇耳。

上帝臨保院品示曰。當茲末運。浩劫奇災。雖天數使然。要皆人心之不正有以釀成之也。苟人心悔禍。向道遷善。未嘗不可復天心而挽些須。天固不忍人之流毒於無底也。故始則因果報應。或

遠及三世。近亦來生。今則現世果報。已屢見不一見。天之警人而規過也。苦心孤詣。而人則不知省察。泄沓相尋。爭攘不已。猶無悔禍之忱。故浩劫之來。誠有不得已者。今保院諸方。幸有三五篤道之子。誦經弭劫。發起宏大誓願。已由吾轉蒙

師恩。准免一度之劫。可爲保地人民幸。但業障過深。尙期諸方以肩道爲任。力昌大道。方能潛移默化。始可得達完滿之境。否則一度已免。而後來之禍。因人心之奸險。方興未艾。而天之示懲。亦當隨而施之。不得已也。諸方其勉之。

倉公訓曰。人所謂爲善。天之所謂不善。天之所以謂善者。非以詞章功利以教子弟也。非以聲氣薰授以待朋友也。非以逢迎餽問以事上官也。非以寬縱因循以治百姓也。而欲人心本乎天心。則爲善不期天報。維時天雖不報。將來必報者也。今若人一爲善。立期天報。即天降之福。亦常見其不足。誠似身內營衛。日受滋養。始初不以爲意。一朝內有臟腑之變。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針砭。攻救兼施。如毒疽潰癰。雖決去之而不惜。然後始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所以報無疾之軀。天之降福。亦猶是也。何可爲善必期天報哉。且爲善亦有辨。苟修道不窮理。以不善爲善。則天必欲決去之。不啻其毒疽與潰癰也。總之以自省爲心。爲善不期天報。人心即是天心。天人一氣。呼吸感通。趨吉避凶。由人自取。蓋三思之乎。

諸葛昌佐神訓曰。從來茫茫者天之數也。擾擾者人之心也。必謂以擾擾之心。而欲明茫茫之數者難矣。然謂以擾擾之心。終莫挽離離之數。抑更誤矣。果能立一定之心志。則可挽茫茫之數矣。

蓋爲惡者必當惡報。果立此陰陽。則斯惡頓除。爲善者必當善報。若少積愆尤。則斯善頓減矣。莫謂一時之功過。不足應也。所宜於憂欲池中。早早止步。冤孽除裏。速速回頭。則一切罪惡自能弭却。福祿自隨之矣。宜各省察之。

關聖訓曰。甚哉。世人之爲惡不悛也。聰明之士。薄因果而謂爲渺茫。庸愚之夫。昧善惡而罔識遷改。求其天倫不愧。行事無虧者。實不異披沙揀金之難。嗚呼。世道如此。尙何望乎。最可怪者。世之愚夫不明天道。常懷怨尤。故或見有爲善而不得福者。輒曰上天之報施不公。或見有爲惡而免福者。輒曰造物之權衡何舛。豈知賞罰無私。幽明原無二理。特未即因果之理細思之耳。何也。爲善而無福者。其祖父必有餘孽。孽盡則福必至矣。爲惡而無福者。其祖父必有餘德。德盡則禍必臨矣。况乎彼之爲善。未必皆真。彼之爲惡。未必皆穩。苟不審察其虛實。鑒別於隱微。徒以狐蠱之言。淆惑觀聽。至使向來爲善者。誤信其言而灰心。平居爲惡者。益肆其孽而得意。則凡聖賢之名訓。仙佛之良言。皆彼斯人一言說壞。可勝悼哉。是可殺也。今吾師所降詩文歌論。洩破元宗。闡明大道。理則一元之理。言則金石之言。道則中庸之道。不示人以難赴。悉引人於善途。斯誠暮鼓晨鐘。堪以發聵振聵也。世人見師之言而猶不改悔者。非人也。見師之訓而猶不感化者。吾亦無可如何也。諸方勉旃。天之降罰。非天之不慈也。是人作孽觸怒天心耳。然天猶不忍遽降也。先降之善類以警人心。而

人心不悟。以爲不及其身。所作過惡。反有逾於平日者。不得已而降於極惡之人。是以上天雖極仁慈。究不能爲惡者寬恕也。災害之臨如是。由是觀其慘者。皆言悔矣。又不知從何悔起。祇知以誦經懺悔。以設齋懺悔。却又不能誠心奉行。惟是築壇建醮。樂音紙箔。喧喧鬧鬧。爲之懺悔。是欺己也。是欺神也。詎能以轉媚而賜其福祿也哉。大抵天之臨鑒人者。惟此心耳。人能誠心遷改。不假偽貌。天必恕其已往之愆。錫以將來之福。若以一派僞心。陽則懺悔。陰則欺詐。匪特不能免罪。而反加罪也。汝等世人。何其愚哉。

人神之感。一念間耳。念起即觸。如影隨形。昔有一青年。自幼喜佛。不如輩酒。至十七歲時。至一戚家飲酒。座中有友人素以談諧著。而性更佻傥。語某曰。汝年少不知酒之美也。而屏絕之。是誠不知酒之爲旨者也。夫人生於世。當食者則食之。當飲者則飲之。希有與木石同性而爲人者乎。况木石亦皆有雌雄。人而不知。其項也非僅如木石。亦將狗彘之不若也。某也乃沉思之曰。人之生也。不必厭去聲。去聲。乃謂之人。以其德而論之。人也苟有其德。則將世世爲人。苟揮霍荒淫。沉酒無度。雖今生享口頭之福。而自造孽緣。來生欲求爲狗彘尙不可得。况木石乎。說者曰。汝之情性。實與人殊。汝以動物反不若植物也。吾以植動二物之清潔論。則植勝於動多已。若以享受快樂論之。則動物之勝於植物。奚啻倍蓰。子誠愚人也。子誠愚人也。某曰汝所言非所以勸善規過也。徒足以資饕餮耳。說者曰。汝之言不過本四子之性酒無量不及亂耳。夫酒以合歡。酒以執信。酒以成禮。古有明訓。子獨不見夫郊天社地。尙謂至敬。况吾以酒飲汝。

至敬者也。子何以筆素自辯乎。汝知玄酒之意乎。某也年幼訥於辭。遂飲焉。說者以極冷諷之詞。而動不勝酒力之弱冠。某也乃入醉鄉之半酣已。說者乘其醉而未極之際。引某至蕩婦居。作狹邪遊。而某也醉生夢死。遑計其他。而况溫柔鄉裏。每每情迷。焉有不終老斯鄉者乎。於是某也始而弱。繼而癆。終死於是鄉已。是事亦從茲告一結束已。不意天眼自明。天耳自聽。果報之不爽。實有出人意外者。某也入蕩婦居之三日後。而說者即舌底風出現已。其始也。說者之婦。因其醉而責之。說者即自嚼其舌。以明其永不醉酒之心。至次日即不能成言。而至某也熱度將其之際。而說者已物故。而其魂已隨閻羅羅俱往已。此即果報之真速者。諸方弗以為實。詢之廣西梧州。當可明晰已。茲事出於嘉慶六年。至今悟人猶能道其詳也。諸方以此為炯戒。當勸人以正。少有不慎。不獨他人受害。而已身之果報。當更有甚於速於他人者。是口過之害大矣哉。即如吾修方中之不隱惡揚善。專揭人之短以為能。及處處不以善言。無論何事。總以幸災樂禍為戲言者。皆當戒之。至囑至囑。

吾

師沙盤顯化。幾遍九州。施覺悟之功。開遷改之路。諄諄告誡。罔惜苦辛。亦祇望類風挽轉。共樂昇平而已。吾

師之心如此。而世人之心獨不如此。反有以善惡渺茫。禍福莫測之言。以之欺世欺己。此不惟己身積惡。且於人之為善者。因惑其言。則心以灰。人之為惡者。因執其說。則孽愈廣。聖賢勸世

之文。仙佛教人之訓。皆被斯人一言毀壞。善惡禍福。自古及今。皆有明證。人即有至密之事。天斷無不報之條。如忠臣孝子。正士端人。或千秋血食。報以身後之榮。或五世其昌。報以子孫之盛。或顯或微。或速或遲。必使當時後世。咸知其行。慕其德。天之報施善人。其周如此。至如奸雄巨盜。滅理喪心。種種惡跡。當時或掠其奸。一旦天奪其魂。加斧鉞之誅。遭殄滅之禍。平生奸惡。一朝償還。必使瓜豆相符。始如造物之願。吾奉

師命來壇。普訓世人。無非望明曉善惡。顯知進退。不使其身流於禽獸鬼蜮。務勉其身企於孝弟廉節。意至深矣。心至殷矣。望類風之挽轉。敷化日之舒長。蒼蒼者天。我悲曷極。蚩蚩者氓。我憫實深。嗟爾諸方。其勿負我。勉諸。

李聖訓曰。國家之所以不寧者。因天地之氣不寧也。寧者靖也。靖而後能靜也。不靜則其氣不平。不平故不寧。寧之謂者。各安其所也。今之人誦詐陰險。每遇事也人與人爭。以致物與物爭。爭之而已。故物不能平也。物不平則鳴。人心之不平者。其鳴也必淆亂而不寧。是以人之氣。先有所不靜。又安望天地之氣寧靖而靈清哉。夫天地之氣不寧。人之氣不靖。遇小事也。彼此必互相爭奪。其遇大事也。則彼此興兵起戰。在已不過為各人謀私利。而於小民之生命財產。更不知死傷損失凡幾。人民之受其損失者既多。故不平之氣生焉。因不平而致不靖。因不靖則天地之氣不靜所由來也。天之疫癘災劫也。地之水旱刀兵也。人之互相爭鬪相殘害也。日新月異。無有已時。而天之待遇也。亦因因果果。無有已時。前數十年人心已不古已。雖有循環報應。仍在數年

數世之後。而今之因果。以人情太險薄已。人心太陰秘已。故其善惡之因果。有一年而現者。更有數月數日而現者。非天之報應迅速也。良以人情人心澆薄之所自招也。乃世人不察。猶以智謀爲能事。誦詐爲優長。以致不得已與人爭。其爭者何。爭其端方正大之理也。但人能自知懺悔。天命未有不能容者。今國家之人民。不在修方之列者。其爭也猶可想也。彼名列道籍者。乃心存暴戾。使天下之人民財產。死傷損失不計其數。其道心何在。人心何在耶。大凡今日之世界。大道雖未昌明。而每遇人之不靖。未有不由因果而靜之者也。無論修方與非修方。其報應固無絲毫之爽矣。

人可欺而天不可欺。雖屋漏暗室之中。幽獨深僻之處。一舉一動。均宜止於至善。切不可稍形粗忽。偶犯愆尤。顯則莫顯乎微。見則莫見乎隱。往古賢哲。早有明言。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又導人莫欺幽暗。森森懍懍。能無微畏。此則足徵爲惡之不可掩。幽暗之不可欺。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不又教人見心復性。勿二以二。勿三以三。今日天災流行。水深火熱。千瘡百孔。神州陸沉。是豈天運耶。人歟耶。究人心之所以致變。非天心之所以好變。天地本爲好生之主宰。矜人恤物。覆載恩深。倘人人以善爲心。則天心眷顧。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不期而降。故世界之治亂興亡。均具有天理。天理之報施賞罰。端視其良心。良心好。則天必降之以祥。良心亡。則天必降之以禍。此定理也。人欲消災轉福。非福之自轉。災可自消。其賴以心鏡作主。照察是非。則災不消而自消。福不轉而自轉矣。諸方誠能朝乾夕惕。惟日孜孜。則道之前途。

正多攸賴。諸子尙其勉哉。

水火災禍。與夫一切意外之遭逢。世人皆視爲不可避免者也。推厥原因。天使然歟。人爲之歟。世人不可不一慎考也。若謂天爲之。則生我者天。存我者當亦在天。天地生我。豈不能存我。謂人爲之。則人固有造是因而未得是果。與不造是因而得是果之場合。抑又何哉。蓋亦有人爲之者。有天爲之者。富貴壽夭。天爲之也。以外則大都人爲之者。近紀以來。大千世界。驕奢詭譎。欺弱陵貧。無時無處不佔多數。以致釀成大劫。惟期各方洗心滌慮。內外猛修。弗再自甘棄也。各方勉之。

古之人以修其德爲先。而今之人以富於財爲榮。其秉氣之清濁。秉性之厚薄。可昭然而見矣。是以今也求財之富。必先用盡心機。費去多少靈光而不知惜。求之不得。則虛僞巧詐隨之已。求之既得。而又先以美食美衣爲享受。而後以姬妾滿前爲極樂。不知均足以傷身敗德而有餘也。爲今人計。莫如改求財之心。而培其德。則福及子孫。將來果報。自綿綿於無窮也。

施粟賑貧。范文正心存仁義。糶糧濟衆。宋尙書胸蓄慈祥。是二者者。深體天地好生之德。廣種福田。宜其世代簪纓。修齡長享。蓋能立德始足以獲福也。而天之報施。雖小善亦必有以賞之。况救人於飢溺之中。躋諸溫飽之境。人間大善。孰有逾乎此者。安得不邀其顯報。屢世榮封也哉。試觀今之享高位擁鉅資者。惟知恣情聲色。屬意利權。跡其行徑。非違仁悖義。卽刻酷寡恩。計得所逞。凶焰愈張。上行下效。相習成風。求其上合天心。遠契古人旨趣。實所難能。是故舉

世多險惡之俗。閭閻渺厚之風。此世界所以紛靡。人類所以混亂也。諸子苟能於濁世中。放開慧眼。蕩拓胸襟。行有餘力。嘉惠貧黎。雖未可與古人相提並論。而後嗣昌隆。必賴此舉以風之已。其各審諸是矣。

察世界人羣智識思想。較諸古人固稍敏捷。惜乎恃其敏任意狂行。倚其捷百端妄作。是故雖敏仍非敏。雖捷仍非捷。推其弊因。皆由操切過甚。設能以逐利奪權之敏捷手腕。移為化俗導民之用。未始不可以比美昔賢。雖多方訓化。終覺無靈。慨人心之澆漓。竟無法以開其覺悟。良深悲憫。時至今日。劫氛日肆。尙不知悔。果初已臨眉。雖思懺改。恐無及已。寄語維持世教者一省悟之。

人之一生所行。祇在善惡二字。凡世有善行。不知則已。知則必為。凡人有過。不知則已。知則必改。所恃有堅確之心。強固之志。剛猛之力以行之。此方是真行善。真改悔。若徒一行而即止。一悔而即了。昨日為善今日止。今日為惡明日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善善日消。惡惡日積。則終其身在於過中矣。大抵不怕人之為惡。祇怕為惡之不悛。縱積惡如山邱。能於屬纊時。聞一善行而為之。聞一過失而改之。亦不失為改過之思。况一息尙存。猶當勉力改悔。以消宿孽。須知人生百般帶不走。惟有善心不隨氣化。若壞了心。則是空來空往。為萬古恨事。凡我在修諸方。當首明斯意。則靈山咫尺。不難登也。各宜勉之勿忽。

夫福者復也。即易謂之復。人能復乎天心。自能符乎天道。能符乎天道。必不悖乎天理。蓋天無

濫福。必視其人而予之。人求多福。必待天契而錫之。如是福權操於天。而實由於人自種自收也。人其憬然悟哉。勿為折福之事。敗其福根。勿談消福之言。斬其福果。勿求儻來之福。須要廣種福田。勿求非分之福。宜乎宏修福路。造福之基在我。降福之權在天。天予我福。實我與天符。不敢與天拂。斯為真福。其福大矣。獨怪世人不積福而求福。不種福而折福。而又不知何所求。何所祈。私心冀望。純是怨尤。謬之甚矣。夫豈知天予其福。明天之賞。天奪其福。明天之罰。至公至正。無偏無私。不容有一毫紊濫也。乃有善不修。種種妄求。豈可得乎。非福不可求而得之。但求亦必有求之方。其方維何。曰孝。曰悌。曰仁。曰義。福己之心福人。刻人之心刻己。不惟福其身。福其家。且可福其後世子孫。永垂不朽。今

師道降世。大開祈福之門。深願諸方悟其福境。廣種福田。則可長福業。開福花。結福果。如剝之必復。理必然也。子等焉不亟起圖之。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古聖先賢所以以因果為後世垂戒者也。溯自人物開化以來。大欺小。強陵弱。暴侮寡。衆生之相安於無事者。莫不為競爭蔽其至清之靈。以至淪於最輪因之界。故人心日巧。殺機日伏。雖有善者。亦莫能相安也。是以因果之生。輪轉之根。毫髮不爽者。為善者勤。為不善者成也。祥者加於善而為慶。不祥者加乎不善而為殃。在世人觀之。以為善惡因果。從天而降。殊不知降祥降殃。雖降自天。實由人自招耳。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蓋以饑饉凶年。

無衣無食。卒歲之計。不能裕如。所謂孽者。自天作也。然而儉之以先。勤之以時。又何患其不足也。逞一時之快欲。或發一時之氣憤。而自奢自侈。或殺人以爲樂。或刻者以害人。或自佔其便宜。而損人以不利。是皆自作其孽。能謂天之報施不公平乎。蓋以奢侈者必不能保其盈。殺人者必自殺。損人者已身終必被損。此果報之來。皆自施也。可不懼乎。故曰身者。吾人之假形質也。惡者。吾人之真精靈也。能保吾善者。乃能保吾身。故曰惡能養者。養於自然。身之所養。養於嗜欲。能去嗜欲而合於自然者。庶乎其養己。人之生也。本一善之所化耳。能保其善。乃凝吾神。固吾靈。合乎道已。道者。吾身所必由之徑也。由其正者。德乃日新。而爲善爲和爲仁爲義已。下焉者。則爲智爲巧。智巧日生。惡欲日充。真靈日昧。真善乃日亡已。是以積善者積於無形也。善無論其大小。而勇爲不懈。不自以爲功者。祥慶之施。積乎身已。故曰毋以惡小而習焉不察。使惡積而爲罪爲孽。則不祥之報。殃及於身已。道者。教人立本行正者也。本立則心固。行正則身安。安乎身者。而心未有不固者也。是固心必自無欲。安身必自戒怒。無欲者積善之根。戒怒者安身之主也。能從斯二者以爲修身之具。則己身之假形質。將置諸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吾心之同。將永與天地之堅者。同其不朽已。君子之立身也。行道爲要。行道者無所牽累。則善不求其積而自積。惡不求其消而日消已。其誰曰不宜。諸方富從吾身心之所安者。而得其平。則善惡之分界。將於一念而得其真境已。其各慎旃。

王仙註曰。祥殃之分。從善惡而分。然而其初一念。即立根已。是以念之不可不慎也。消消不

塞。勢成江河。星星之火。可至燎原。各各知念而不止。則心中之水火將不濟。而殺身之禍機伏於斯已。此所以坐爲止念之真諦。亦保身之真旨也。

慧真人訓曰。人之一生所行。既在善惡二字。要皆視其所行。而後定其功過。心存於善者。則善固功。心注於惡者。則惡固過。神佛亦以功過定賞罰也。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謹已修身之大概。善惡全憑一念。不在有心無心。昔有人謂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此語只可對上智者說法。而不可爲中材下愚者道。何也。試問有人已顯於死。私念我欲活彼。彼固德我。天亦將福我。是誠不可謂無心。然人已活矣。欲斬其賞可乎。又如私納淫奔人者。其來既非我誘。合以適然而合。夫豈預有邪念。然已合矣。欲道其罰可乎。夫以有心而苛求之。適以生其退阻之心。則善者寡矣。以無心而原宥之。適以墮其防檢之心。則惡者繁矣。人情大抵趨於善。易於怙惡。僞善者流。一聞斯言。其有不藉口者鮮矣。夫賞罰乃御世之大權。既謂之賞。必其有功。既謂之罰。必有其過。若置顯然功過於不論。而以有心無心。嚴以絕天下人之善心。寬以縱天下人之爲惡。是賞罰爲虛。世且大亂。况神佛以之定功過乎。世之好爲高論者。每不計及悖於常理也。總之。善雖出於有心。賞之宜也。否則善氣阻。絕人爲善之機。爲惡出於無心。罰之宜也。否則惡心肆。長人爲惡之漸。夫賞罰應以功過爲準。而不當以有心無心爲衡。善雖有心必賞。惡雖無心必罰。此天道之至公。人情之大順也。譬如今之凶荒遍地。慷慨解囊。勇於救濟。固爲上善。賞之宜也。其有聊分餘潤。藉題沽名。或貪天之功而圖其名者。頗

不乏人。然災區受患。得救亦衆。欲斷其貧。可乎否乎。夫善功之積。在於心誠。果善其心。雖不善其行。神佛亦有相諒之處。若其心不善。徒具面龐之善。一味只知沽名。是謂之有心爲善。神佛未以爲功也。夫修行之始。由行而及於心。行純則心止於至善矣。蓋修心不同於常衆。見性功夫。學而後得。宜處戒慎恐懼。遵聖賢之訓。行純潔之善。成天仙之功。是在諸方自悟自修而已。

天下事當然之謂義。自然之謂命。命義與有生俱來。是一毫矯強不得的。人惟不能安命。故不能安分。當爲不爲。不爲當却又悍然爲之。不但於義有虧。且於命有損。此兩失之道也。大抵事無鉅細。皆有一個天人之理存乎其間。修身者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存於心。是順天也。行險僥倖。強取必得。是逆天也。凡事盡其爲人。聽其在天。寧爲居易君子。毋作行險小人。方可謂之真學問。邇來世道日下。強權威奪。不顧義理。故爭端日生。悠悠前途。實可痛心。吾願在修諸方。各守定正軌。以現有之地。爲當爲之事。盡當用之心。循乎天理。聽其自然。則爭競自消。不使歲月虛拋。多種善因。亦可多結一層善果也。其各勉之悟之。

道體寬厚。以何爲要。要在隱惡揚善。與人以自新之路。規過勸善。令人有悔改之機。要在過者能悟。知勇於遷善之益。而不自欺。斯爲最要。不然。自以爲雖有過而人莫之知也。又何傷乎。不知自有監察之神靈知之。卽所謂天知地知。己更知之。自己清夜問心。能無愧乎。其苦痛爲何如耶。

老祖無論何事。總不肯令各方爲道爲慈。而反坐自欺之苦痛。是以每舉一事。必經幾次之斟酌也。今更令各方遇事參議者。所以養成各方任重之能力也。

三年來吾

師飛鸞宣化。殷殷勤勤。汲汲皇皇。感應之速。以醒諸方曰。古之神聖仙佛。賢士豪傑。流芳百代。血食千秋。史冊彰彰。永垂不朽者。以惟是守本性。遵古訓。非禮之事則不爲。法外之行則不作。順乎自然。循乎公理。並非驚奇炫異。自稱一家。以欺世人而愚黔首也。然時至今日。清靈昧昧。私慾騰騰。擬稱雄於一世。握權於當時。雖地獄當前。在所不計。實爲可惜。惟願諸方消除私意。滌蕩方寸。以靜其心。以堅其志。以清其靈。以養其烈。功候一至。則不期神而神。不期聖而聖矣。言未及盡。有狂者笑於側曰。吾見世之爲惡者多多矣。而壽享毫釐。富貴一世。縱橫四海。毫無挫折。而爲善者反多少天。區區貧賤。無以自給。終不得志。是因果之不足信。感應之不足驗也明矣。不然。何以盜跖日殺不辜。泛濫當時。而竟壽終。顏回拳拳乎道。鬱鬱乎德。而竟短命。天之報施善人何其酷。對於惡者又何其寬也。對曰否。獨不聞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也。於此可見人生爲善。雖死猶生。雖辱猶榮也。又云富貴而驕。貧賤而諂。雖身服錦繡。日食萬錢。豈非偷生於世界乎。況天之報施有先後。循環有急緩。何必效井蛙以評論當代之因果感應也。狂者聞此。猛然悟曰。吾今方知前生爲善今受福。今生作惡來世殃。眼前之富貴貧賤。死生榮辱。何足計也。

因果之說。當從其真理以研究。不可從虛玄者以研其無味。斯可已。回祖之以殺爲生也。其功德甚大。輕然濫行保護。養癰成患。而其功反爲大者何也。蓋以除暴安良之功爲大也。當五季六朝之日。互相傾軋。互相攻取。不問其德。而問其力。是時也。暴弗能除。而欲良安。其可得乎。必也內行感化。外修武備。有以力犯者。我不能不以威攝之。有以窮服者。我不能不以德感之。內外並重。寬猛相濟。則衆生蒙其福已。若乃中原流於腥羶。江表尚未澄清。而欲日事誦經。拋棄武備。國有不亡者乎。百姓受兵革之害。水深火熱。而我不能登諸衽席之上。雖誦經萬卷。亦奚益哉。在紛亂之日。當以修德爲事。而以道德佛化爲輔助。則外攝其威。內感其化。胞與安居樂業已。休民養兵。待時而動。澄清中原。除此腥羶。爲黃帝神農此奇恥。其功業不亦大乎。乃戎馬講經。不顧郊野。妄設天神。可以退敵。其功也有若是乎。馬上講經。手不釋卷。未嘗無之。拓跋氏是其先例。然未嘗一日忘武備也。蓋安民即是功德。於功德之理。有不深晰者。而後以至奧之經。解其疑惑冤抑。則大道之不偏不倚。即在是已。台城之餓死。非自造之因乎。又誰怨哉。試問郊野之死者衆已。中原鼎沸。而死者亦多已。既不能救吾民於水火。則其報也。當若之何。所以仍留其根基者。乃報其崇化之功也。其功過相抵。乃有今日。好自修爲。庶永不墜落已。勉之。

感應篇一章。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人讀之。人人忽之。似明而非明。似解終不解。蓋言天律之嚴。合陽律陰律而不一。天曹賞罰。齊冥曹人曹以無私。善惡者報應

之種子。報應者善惡之結果也。何世人昧於報應。謂報應之無憑。惑於善惡。謂善惡之無據。因昧於報應。而善惡愈不明。惑於善惡。而報應愈不解。深可惜也。蓋天目昭昭。疏而不漏。鬼神考核。默爲權衡。凡人有一分之善。必有一分之福以報之。人有一分之惡。必有一分之禍以隨之。即至千善萬惡。莫不皆然。所以積善之家。福必隨之。造惡之徒。禍必隨之。積善未至其極。福亦未至其極。造惡未至其極。禍亦未至其極。倫素行爲善。忽歸於惡。則受禍與惡同。本來造福。而轉於善。則受福與善等。若是豈非善惡之不明。果報之有異乎。非也。蓋先善後惡。上天惡其墮落。必使惡報以警之。不然則終禍也。先惡後善。上天嘉其悔悟。必使福報以引之。不然安爲福耶。此陰陽無二理。鬼神無私曲。亦善惡果報無倒置也。天鑒在茲。毫釐不爽。是在會心人明善惡。知果報。有以悟之耳。

近世以來。人心務奇。日新月異。不足以鑒其望。此萬物之所以同罹大難也。諸方試思。近日世人之居移氣。養移體。其奢侈之愉快。可勝言哉。苟有以慈藥詢之者。必曰吾身苟能如願。即一生之福也。又何必修來生。況因果又誰能見。此近日從心所欲。無所顧忌者之爲所欲爲也。以其勢論之。安於泰山已。以其時論之。誰能出其右者。固一世之雄也。能無自豪乎。若以其他已往者爲殷鑒。則敬人者人恒敬。愛人者人恒愛。至於反其道而自以爲是。人亦必反其道以敬之愛之已。噫。可不懼乎。可不懼乎。欲問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問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此誠當頭棒喝之論。然又不足以徹世人心也。必也欲問去年因。今年受者是。欲問明年果。今年作者是

。甚至問昨日。看今日。問明日。亦看今日。方足以徵世人之心也。天下事無有已者。即循環因果也。水發源於東。而仍歸於東。日出於東而西沒。仍歸於東。而復照於世界。此萬古聖賢哲。所守以爲至寶者也。今者網常絕已。倫理滅已。強欺弱。暴陵寡。安能謂之人類世界。與禽獸又何所分。此不能不以道爲維綱紀之用也。

申江有富人者。擁巨資數百萬。出入擬王者。居處若深宮。惟冶游無度。而不喜慈業。見乞者輒嘗其爲前生罪孽。常曰人生百年。富貴不易。及時行樂。以償前生之種福可耳。至於無賴流丐。乃前生不修。今生又了不長進。以至顛沛困厄。彼自不欲成人也。我且驅逐之。不暇。又何能憐之哉。彼且逝矣。使世界永不見若輩之足跡。則庶幾無憂盜匪矣。於是放誕無忌。無惡不作矣。無何洪楊事起。變出倉卒。某軍長官向之索餉。某曰。予家有善拳術者。足以自衛。又何用虛糜金錢。以供汝無厭之求哉。某曰索之不與。敢請無悔。某曰余何悔哉。敢請他往。某乃退。未至淡旬。而某富室遂遭回祿已。既而輒以通敵。遂將其資產盡數入公。旋即釋出。然流離失所。向素所識者乞憐。識者亦以某前對丐者之言答之。某無辭以對。羞憤而死。

濟佛訓曰。諸方知水災之鉅。爲人心之自招。亦知果報至今日。將速於昔日乎。泰安住戶范姓之子。於庚九(即本月陰歷初八日也)被雷殛死。諸子亦知其因乎。前世之惡。當被火焚。因無形之陰德甚重。故今生又令其生於中富之家也。今生果能修其夙基。則被火焚之過。可以少減。而將

來之期。亦未可量也。不意慈火中燒。又造成今生之大因果而被殛也。前生之惡。由善中得來也。其前世爲秦中急賑專員。因見利忘義。夜舉火燒死同伴。而沒收賑款之半焉。恐衆口有不利於己者。乃僞爲賑私產以恤被焚者之家屬。其後五月。即當焚死。因其於此事三月後。即懺悔請經。又復出其資財。以救被溺者數百人。皆免於難。故得保其生命也。其所以獲死其同伴者。有夙因之報。故滅其罪。然而吞沒賑款。故得雷殛之報也。然未使秦中飢民待斃。且更懺悔。故今生所以又生於中富之家也。今生之因。係利慾二者並已。故所以殛之也。各知雷殛范姓。而秦城居民。從此可以知所警惕已。各知知道之能逃果報者。心過之也。必得其平。則諸惡弗作。有何果報之可言乎。此所以修道當修心。行慈當行實也。不然。借道之名。而飽私囊。又何用此道茲爲者。諸方聞吾言。當亦懷然已。哈哈。

渥滿青天。豈容人欺。前因後果。切莫自迷。諸方紛譏雷殛不孝之孫二順乎。非關今生之孽也。余奉

御命特宣知。其弟一生乃福建閩侯明因寺僧也。名了志。圖謀金輝智一家九命。墜入輪迴。判入畜道。生於長沙積慶巷夏炳文家。惡性不悛。竟踢傷炳文之孫夏湖生。幸未致命。伊竟恐懼而斃。念其悔悟尚早。故判生於瀟河孫五爲子。哈哈。伊浪前因。虐待其父。因而氣死。又逼其母代人備作。稍不順其心意。竟致揪打。人何無心。天何無靈。竟使斯人無有警戒。故昨豐隆下降。將其捉入輪迴。永不超生。以爲行惡者戒。諸方共悉之。

記者謹按孫二順本通州之無賴子。幼不肖。長尤不孝。父歿母存。家貧未娶。一日約二友聚飲於其家。酒稍遲慢。對其母呵罵備至。其友均心不謂然。正飲間。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將其二友掃至門外。霹靂一聲。而孫二順已於階下焦頭爛額。長跪斃矣。適追院開壇。奉 濟祖訓此。

尙真人訓曰。因果之事。世人以爲渺茫難憑。恒不見信。殊不知人生於世。應事接物。隨時隨地。莫不有因果之理存乎其間。因之大者果即大。因之小者果即小。因之善者果亦善。因之惡者果亦惡。如種樹然。善種者厚其栽培。勤加灌溉。則開花繁茂。而所結之實亦必碩大也。不善種者則反是。花即因也。實即果也。一物之微。尙有因果。况人事乎。無如世人對於此理。不加詳察。終日皇皇。莫知所以。當其境則昏然。過其境雖瞭然。而悔已晚矣。更有明知因果之理者流。故不見信。膠執已見。一意孤行。爲所欲爲。逆天行事。日種惡因。願收惡果。是何居心。殊不可解。其愚不可及。然亦大可哀已。要知天下之事。其變遷遞嬗。剝復往來。出入之間。因果在焉。佛家重因果。故有今生作者今生受者說。近世人心日壞。而天之報施亦愈嚴。有今年之因。明年收果。捷如影響。可不懼哉。曷爾深明道旨各方。務各注意因果之理。勿以渺茫而不經意。是吾所切望也。

岳聖訓曰。天下之樂。惟爲善最樂。然善之爲也。不可存果報心。一存果報。則善非真善。善何以爲。在乎一心。發於天良。慈祥惻惻。視天下之溺猶己溺。天下之飢若己飢。一片婆心。期救

羣迷。使惡者化善。善能感善。彼以善來。此以善往。一人之善。斯有一家之善。一家之善。斯有一國之善。一國之善。斯有天下之善。人爲善人。世爲善世。則浩劫自化於無形已。又何災異之有。且善之爲善。在乎一心。不在大小。大善善也。小善亦善也。勿以大善爲難爲。小善不屑爲。行一善行。得一真樂。善爲真善。樂爲真樂。融融陶陶。天真自見。善在斯。樂在斯。大道之奧妙亦在斯。諸方爲善以修道。本道以行慈。慈行一行。善即真善。則將來厚福能載。上乘可造已。諸方盡勉乎哉。

韓仙文公訓曰。粵自混沌初開。陽陰交媾。萬物於以生焉。清濁分布。氣化醇育。天地於以位焉。然後星辰昭示其文。山川鍾毓其秀。五穀百物。供世人以養生。布帛泉刀。平天下之交易。虞夏治而制作純。文武出而制民。光天化日。人民得安矣。雖然。曾亦思河因而得此。豈當此而竟如此乎。鴻濛未判。已早爲之因矣。夫大地一因果也。古今一因果也。盛衰一因果也。漸而近之。生死因果也。天壽因果也。榮枯得失因果也。人不明因果之大者。故即其小者亦昧之。不明因果之小者。遂並其大名而忽之也。况乎因果非晦渺也。盛衰興廢。治亂安危。靜驗其原。何莫非因而果。果而因也。生死天壽。榮枯得失。循環徵密。了無雜亂。究亦因其所因。果其所果。以使無絲毫之乖錯。悉絲毫之吻合。此因果之大者。亦即因果之至微者也。其他顯者。如今日有因。明日得果。今年有因。明年得果。祖父有因。子孫得果。又皆無所錯亂。隱定其歸。人豈不明乎哉。其顯也。其微也。善惡之爲因。禍福之爲果也。而其幾至微。其著甚明。人若明因果之

原。會循環之理。參陰陽之道。別善惡之微。而後知上下古今。非上下古今之自爲上下古今。故曰天地一因果也。古今一因果也。盛衰一因果也。嗚呼。世人豈可舍其因而問其果。重其果而輕其因乎。

張仙訓曰。所謂真善人者。立於無善之門。存無善之心。舉無善之行。見啼飢號寒者。絡繹於前。惻然動其不忍人之心。解其衣而衣之。推其食而食之。不以姓名示於人。以圖千金之報。亦弗識飢寒者之爲誰何。不以善名。不以非惡名。亦不以非善名。無以名之。以無名名。故曰善者心存乎不慈不悲。行立乎無功無德者也。是之謂道之真諦。

王仙訓曰。神明勸人爲善。既詳且周。語語真切。句句可憑。非妄談怪誕。使人無稽。稍具良心者。當亦翻然改悟。何期數載以來。力善潛修者。固有人在。而藐視神明者。尙不乏人。揣其致疑之念。無非以善惡未能顯明。使人立見報應。要知未報者時未至也。未應者期未屆也。迨至惡貫滿盈。天公自有定評。何待人言。善籍既盈。顯報立至。又何待希冀爲。諸子但勉於爲善而去惡。天公定有權衡。幸勿隨同世俗淺見者流。嗚呼竊議也。

夫禍福之來。不知不覺。有時先人種福。而後嗣反殃。有時先人積惡。而子輩反昌。此何故耶。須知種德反殃者。是餘孽未盡也。積惡反昌者。是餘德未竭也。因果相乘。未嘗或爽。人每不明此理。以爲天道無憑。遂將敬神之念。罔或留心。愈趨愈遠。每視敬神爲無聊之舉。追禍患將臨。求神默佑。不亦晚乎。諺所謂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脚。其此之謂也。吾今斯言。寓有無限感。

觸。非對個人而發也。願世之不信是理者共省之。

周仙遊溪訓曰。夫道之體。廣矣大矣。高矣美矣。放之則彌六合。無處不有。無人不具。其覺不有具者。是離乎道也。道不遠人。古有明訓。人自離之而自遠之。其所行合乎道者。豈希矣。行不合乎道。則人性日離。私欲日生。悖逆之事。日行無忌。而曰吉慶隨之。福祿綏之。有是理乎。且所謂道之廣而大高而美者。非必人力所不逮也。如動止笑貌之間。出處語默之際。行本性人。心無私念。其發於行也。在人見之。無不廣且大。其現於言也。在人聞之。無不高而美。究之其廣其大其高其美。皆與生俱有之廣大高美也。此君子以道自守。行其所當行。言其所當言。不求欺世。不沽虛名。道之所在。即情之所在。道之所存。即性之所存。情不離道。性即有道。性常道道。斯即謂之行道。亦即謂之樂道也。既曰樂矣。有不吉之事乎。有不吉之時乎。時與事皆吉。禍何如之。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易謂行道有福。世之人每以道之廣大高美。坐視其失。而不力行。致使天賦廣大高美之性。悉隨之而去。可慨也夫。

或有懷疑於善存惡亡之說者。問曰。吾見夫世之爲惡者多已。何以壽享壽養。富貴及其身。而爲善者反多憂患貧賤。無以自給。豈天道之不足憑耶。抑古人勸善規過之言爲虛誑耶。對曰。唯唯否否。子不見夫關聖聖世經。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大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可不謂之偷生乎。忠孝節義等事者。概括一切善事。

而言也。是以人之爲善。乃分所當盡。不盡則不善。不善則惡也。人而爲惡。雖壽享義。亦是偷生。終歸滅亡。何足道哉。況心死之人。其本已枯。及身之富貴。正所以燼其魂而促其亡也。蓋人之生也。全賴乎氣。氣自何來。本乎先天。然無後天之氣。亦不能成其爲人。故人身之清濁。存於後天。而性靈之厚薄繫乎先天。富貴壽考之人。本得先天之靈獨厚。以其生前曾有善行。靈聚而能凝。今既爲惡。天欲懲之。亦必待其靈消死散而後可。彼乃惜惜焉莫知其所以然。昧性妄行。惡濁日深。清靈日日促。亡無日已。縱有富貴之虛榮。壽考之年壽。而影象愧對。不若貧賤。心死之苦。甚於身亡。一旦惡貫滿盈。人譴即隨其後。爲善之人。但求我心得安。不計其他。雖貧難自給。而樂善不倦。可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愧。縱有老死。而心安恬。靈聚不散。再世之先人。安能不此厚於彼哉。苟竟不昧天性。繼續爲善。必將永存而無已時已。所謂善者常存。惡者常亡。固非虛語。但存者性也。非形也。殆諺所謂前世爲善今享福。今世作惡來生殃。何況現世之報應昭彰者。又指不勝屈也。何天道之不足懼。古人之言爲虛誑耶。或者退而思其言。不禁恍然悟而憬然惕也。

其矣。吾也。吾知其爲善。未許爲不善者。捨其不善而善其善也。今試有甲乙二人。在焉。其未必俱善。亦未必俱惡。然孰賢孰醜。其具有見識而會心獨遠者。誠能昭然若揭。如見其肺肝然。豈魚目之可以混珠。砒毒之可以亂玉耶。如此惡之不可揜。善之不可詐。豈不信哉。夫必善而不知其爲善。舜而不知其爲善。顧舜與瞽之分。分於何在。要知與人爲善者。吾

卽知其爲舜也。萬惡皆歸者。吾卽知其爲瞽也。故孟子云。鵠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鵲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瞽之徒也。然則舜與瞽不自分。而因善惡之分以爲分。善惡亦不自分。而因義利之分以爲分。義者公道也。利者私欲也。夫公私之相反。而禍福之相隨。誠爲定理。天下未有不因公而致福。亦未有不因私而致禍。所以舜也瞽也。一則留芳於兩大。一則遺垢於萬年。是豈有他道哉。惟分利與善二者之間。而一念向善。則入於舜而出於瞽者此也。從其間而一念向利。則近於瞽而遠於舜者此也。吾今甚願天下人羣起而證之。各發深省。各慎其幾。切勿忽於一念之萌。而甘與瞽爲伍。不與舜同調。是可惜也。良可慨已。

默真人訓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此世人之口頭語也。語雖近謙。實以自負。果能人人存一誰不如我之心。則人人之我。皆是善人。善氣凝聚。善氣致祥。上達天和。又何至劫劫之不已耶。無如世人善心薄弱。利心過重。其下焉者無論矣。其有爲善之實力。有爲善之機會。而亦故不肯爲。是誠傷心而可嘆也。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善使清靈。長養道心。則前途無不坦坦已。各各記遵。

吾放慧眼遙觀大千世界。半是層層黑氣。渺無正氣升騰。祭獻由來。皆昏昏迷迷。貪於名利。顛頭倒。惑於酒色。故正氣消亡。而惡氣倍熾也。獨不知人生斯世。光陰迅速。雖千歲百年。轉瞬卽到。有何恃乎。况乎人自離母胎。足底已帶生死二字。卽位至公侯。爵榮伯子。孰能免黃泉

之路。奈何世人不明其道。任意爲惡。全不作半點善事。以對此身。真是生不知來。死不知去。直待無常期到。永蓄一棺。縱有賢子美妻。亦只徒繞靈前。空號極則。究何能挽其生而替其死。嗚呼悲哉。人身一失。魂魄飄蕩。陰路悽惶。舉目無親。受不盡種種惡報。從此永墮幽陰。不親天日。千百年後。降人輪迴。又不能復一人類。豈不悲哉。人以三才之侶。萬物之靈。何苦如是耶。吾若不放屠刀。亦未必不如是。然則吾言亦何由而來哉。今世人心巧變。昏昏迷迷。如癡夢之未醒。故爾聖訓聖諭。往往視爲常談。而不動心者有之矣。此等之人。不畏聖言。不行善道。終必難逃天律。一旦禍患瀕臨。避之無方。悔之無術。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人欲思過懺悔。祈求赦宥。惟爭善爲善。以爲寬過之階。見善報則慨然曰。我行之否。見惡報則惕然曰。我犯之否。由此克勵。日進一日。自能愈无洗滌。功善皆臻。又何惡福報不加於身哉。知之懷之。

五邑城隍臨五河道院告示五河鄉人曰。和睦鄉黨。風俗之慶也。一自不軌之流。肆行無忌。或聚黨逞豪。因而恃惡橫行鄉里。鄉黨之間。遂受其害。此黨惡行凶者。所以罪不容誅也。由是世風日下。而氣不伸。鄉里所以無善俗。頑梗加多。而閭閻受苦。鄉里因之而被欺。好勇鬪狠。妄謂剛強而不屈。行凶逞暴。稍云勢力之可加。連結吏胥。仗無形之弓弩。交往談棍。恃袒庇爲網羅。鄰里貧窮孤苦。視若泥塗。黨黨輕賤寒微。踐如草芥。肆行敲噬。因之而敗人身家。逞其兇頑。藉此而害人性命。負惡棍之風名。侮良陵幼。逞兇橫之素號。辱善欺良。豈知惡焰彌天。鬼

神早爲震怒。陽數滿日。幽冥倭受刑誅。拷打鐵圍。當時之豪強安在。哀號剝樹。彼時之報應何如。鐵鎖鐵枷。報法律之漏網。斷頭斷指。補大辟之典刑。黨惡行兇者。其早回頭。若仍怙惡不悛。有悖吾道。異日孽鏡台前。方知吾言不謬也。

道德精華錄卷三

慈愛門下卷

壇訓不言政治。故外行以慈愛為主。下卷所編各訓。充愛字之量。無一非經天緯地。臻世界。於大同之至理也。慈真人訓曰慈拯易而愛拯難。蓋慈則治標。所謂已沉淪而救之也。愛則正本。所謂未沉淪而預防之也。標本兼施。而道全矣。讀者幸勿忽諸。

仁愛廣義

老祖訓曰。慈之爲用。在人而不在我。仁之爲施。在我而不在人。苟能明此二義。則救人者即所以濟己。成物者即所以自成也。道全德備。無間人我。而不以少居心房者。常人上之人也。吾道教世。從化而變者。皆隨人性之所遷。而期範歸於正。以返其醇也。在古人心敦樸。固有不言之教。而行無爲之治也。世風遞降。逮及今日。人心失定。其浮於俗而昧虛靈之真者。比比皆是。何以味靈。不知無實非虛。實必還虛之旨。因而羣尙實質。而驚食爭。心有所食。則意爲戀。意有所戀。則情爲牽。情有所牽。則無在弗執。不必私利。而公善之間。亦動呈擾象。各教門戶之見。諸派學說之競。雖耗於虛。亦形實害。是乃人人所能悟覺者。其不自覺。仍誤其實。而不識必虛之還也。故道在茲會。徒設空談。不足以爲之教也。然則奈何。其惟因人之知有實。而從實以導之歸正。藉冀挽其萬一。以漸培元氣。而作異日同返真仁之厚之基乎。實又何以正之。

其在規之於善也。善以規實。莫與與慈。吾自降化以還。力勉修子勸進外行者。意即在是。獨是慈之爲用。必本仁懷之自然。一由不忍人之心。發爲惠利。乃克安推施。其施也宏。世無不化。何也。誠感所通。金石爲開。况人心之具有智識。豈有不動於中而相率歸仁者乎。此猶僅言其用也。若研其體。則人具此心。心同此理。在道本爾。而所以不同。無善惡而易涉於爭者。非必相爭也。其爭之點。無有不生於昧惑之際。其昧惑。皆欲也。皆因也。此欲因之所以來。非切身之利害而多不免出此者。仁懷不充。性量自隘致之也。故至仁之在天下。無人而不歸心。在仁之至者。固非有欲於天下也。惟其無欲。其仁乃充。其性乃涵。有充仁之涵性。然後無施不可。無夫不獲。亦不過本其自然而行所無事而已。在體既虛。其用雖無弗實。而實公於世。世以無爭。斯原大道之微。尙難語於近頃者也。惟吾修子則不可不審。能明體之所在。則其施用。無在非自充涵其仁之量。而得有爲肯契無爲之妙諦。夫然後道之行慈。無向非實。而實居於正。洞洞攸攸。隨感斯應。隨應而通。無絲毫之假藉。無點纖之渣滓。渾穆雍容。廓然大公。使世之感而從善。同而歸止。吾道以實救世之功。乃以日普。而人之元氣。不至更隨淺濁而即亦漸滅。世之仁基。與人類之保存。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風高氣清。何地弗平。得心應手。可處可行。老人降化數年來。凡吾修子。能養清凝之氣。而自進息候者。各地多有其人。然障於俗習。每滯堅功者。亦所難免。現當浩劫方殷之際。苟非得其修者。益勵厥功。未得修諦者。亟爲惕勉。則道無以昌。而人羣物類既分。而後及於異時。將必

至以羣互賤。以類相戕。所謂率獸食人。率土地食人之慘禍。日以衍進。其害之烈。惟人之靈。必先自燼而滅。是誠極堪憂懼者也。

諸子既入吾門。其亦研夫道旨乎。大道之旨何在。在度己以拯人。二者並重。不可偏側。非度己無以樹拯人之基。不拯人亦難圓度己之功。此獨善者之不能參真乘也。度己何謂。修身以立德。慈懷而利人。再持之以坐功。慎飭其品節。而後能自度矣。然則拯人之道。將如之何。夫拯者救也。人困於窘迫而我救之。或溺於邪僻而我醒之。或安於暴棄而我警之。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愚者明之。此皆所以拯人也。此即吾立道之旨也。吾道胡爲而立哉。慨夫近世以來。人心不古。人心危而大劫造。言念前途。隱憂四伏。不獨中華一域。近如歐西烽火。十載連綿。俄境奇災。赤地萬里。凡此變異。雖由天命。豈非人心所致哉。長此不返。將妨及全世界之和平。幸華會告成。人皆抱厭亂之心。目前可無他事矣。諸子乘此時機。猛力進修。務坐功與慈乘並重。新理同舊說共參。則普提明鏡。湛湛靈台。樞籍有分。永樂無數矣。勉之遵旃。

道化自然。順時而見機者。乃得其與之微也。昌徒演易。其於機也探討而靡弗中窺。皆心無所動。而識參乎時之變。以示人以若隱且顯之妙運。奈何後之世人。不求其精。輒以機之偶假。不及證慮以澈其觀。故於變之前來。而心遂隨之而動。究之可以應乎造化之妙之運者。胥必因所變而變。靜體差失。序欲其周。而弗少紊。必不可得也。吾道昌化。蓋以人心之易動而多變。故以一靜制乎其宜。而又隨在隱示其機之微。苟或順應而處於自然。則道所化而行者。世且因之而得所

救已。獨是功候純者。猶未多觀。此吾所以仍爲斯世之前途。不得不又引以爲憂也。所望篤道諸子。其於機來而參以時。適其精靜以激悟其變。庶乎養之有素。則堅定弗搖之息候。綿固而止止。其所以爲救於世而宏其化也。可以言其曾已。勉之遵旃。

哈哈。事有常必有變。此世界之所以成其世界也。人乃弗悟其理。多安常而憂變。徒憂而又不不知其所應爲。經既失守。權亦莫通。可怪哉。素之無所養也。幻化中擾擾弗已。靡克以所處之適。以見其恒者。今之世其可救乎。誠弗得而知之已。

老人幾載宣道。勞苦之狀。諸方有覺者。想已了然。察今之世。淨氣弱於濁氣。祥和低於兇頑。故甲運相逢。有新慘禍。老人奔走呼號。冀拔兇而滅劫。幸吾道有各方助化。消劫出數。誠不可計其數也。然世俗流弊。良莠難分。善團難結。皆由斯而致也。或以善團之無補於世風。或以善團爲利藪。種種不明。遂聚疑團。由之不返。善祥之氣消。災厄之氣盛。故劫有逢有脫之故也。吾道大昌。是在諸方體恤堅恒。倡慈研坐。度已化人。不分畛域。無所介懷。使一地有院。一地人和。挽一地之頹風。弭一地之劫厄。各勉其志。各盡其力。各以大道必研。各以劫風可化。努力爲倡。使無地無人。不知善惡兩界。爲生生之關鍵。是舉也。普及於衆生。則刀頑凶悍。不在化而日儉。不在軌而履道。是道之正人。在其緩。非在急也。慈之濟人。是在急不在緩也。

前人有詩云。一團茅草亂蓬蓬。暮地燒天暮地空。爭似火爐煨榾柮。熱騰騰地煨烘烘。可謂今人詠已。今之世界。一惡濁世界也。人心之奸詐。道德之沉淪。至今之低。真冰點下之又下也。前

詩有人譯其義。則謂圖謀富貴之寓意。而不知其骨子真裏。乃言道德也。富貴之不能永久。雖人所不能達。而其事之形勢。常人亦能明其究竟也。究竟者何。即人一身而無百年之存在是也。以百年展眼之光陰。而不足以言其義意也。周室德盛。不以養民者害民。始有八百之祚。其不以是義爲懷者。又豈可道及哉。事有大小。業有鉅細。功有微末。而德無有大小之別也。苟能存心仁愛。是與天地同德。德與天齊。而所享亦與天同壽已。故云暮地天空。而不知榾柮之煨烘也。昌佐神有言曰。不求聞達於諸侯。但願全性命於亂世者。蓋悟是理之曠見也。今之人只知權勢。而不悟真理。實可哀也。惟人能自求放心。而不爲欲惑所左右。則心實不僞。信實不欺。則誠可成於中已。無欺人是謂信。無自欺是爲誠。誠且信。而道之真已得其體。如再益以養身之功。度世之業。其有不得度道岸者。吾不信也。諸子勉乎哉。

洗心退藏於密。修養良背之功也。良者止也。止於至善。而後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以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定靜功候。上通下徹。定游之功。基於是已。飛升之功。由於是已。各方數載以來。心之所修。惟道是向。向道心誠。自能行道。道無遠邇。普渡爲要。此成已所以成物。渡已所以渡人也。成者之功。惟極是賴。渡者之功。以普爲則。今各方於成渡之功。成渡之旨。必有所悟。悟於其止。心乃不偏。少有偏私。萬惑隨之。萬魔擾之。惑起於念。魔生於心。故曰惑者自惑。魔者自魔。非有身外之惑。心外之魔。來相淆也。是妖由人興之至理。凡我修方。皆當知其所以然。若不從己身求之。而求之於幻象。則惑也更深。魔也滋

甚。不可收拾已。各方於此中功候。當從極淺處以修其深。從極深處以合其淺。從至微處以觀其大。從至大處不損其微。若是者。道無所惑。更無所魔。雖有明昧於一時。因吾靈之清。終必復其至虛。以止於至善也。是則夫人修養。均在於心。心之所存。惟在精義。精義入神。性命自正。苟心不得其寧。而欲其靈之清。性之明。不亦難乎。修養不易。即在於是。修養之易。一誠可格。不特吾身心性命可一貫相通。即天地古今亦莫不由是道而一貫之也。一貫之理。惟在平庸。平也自正。庸也自中。既合於中。無不得其平。是又在各方不自為惑所陷。不為幻所動。而後塵濁之氣。自能消滅於無形。是即謂之洗心。各方能日日洗其心。時時洗其心。如水之清。如鏡之明。不為纖塵所污染。則修功之速。誠有不期然而然者已。嗟乎。天人相去。不一間耳。善惡分境。惟一念耳。一念於理則天。一念於欲則人。天人之判。亦惟此心。心得其正。天人乃合。心有所偏。天人乃分。是老人之所以令諸方去正中之偏者即以此也。何謂正中之偏。正也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包。無所不照。四維上下。通於一貫。若少有偏倚。則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已。以道中最要而極微者論。莫如好惡。好善惡惡人之同情。若求全責備。世界無完人。若取長略短。大千無棄材。苟於此處留意。則知道之根基。首重化人。化人最重化惡人。以善人其心本善。不必化之自正。惡人之心本偏。能化之使回心向善。則各方之功德。不必研究。必合道旨已。若見善者而遠之。不善者而親之。其偏也為何如。而且有悖道旨。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一也。見岸然道貌。而遽認為德高道重。不察其心地若何。是求道名於皮相。非真修行道者也。

見不善者而遠之固是。然察其心若何。然後遠之。更能於不能化時再遠之。豈不更妙。不可道聽塗說。人云亦云。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二也。道有紀綱。道有統系。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其尊者之心正。其修養之心亦正。修養以尊者之心為心者也。尊者何。非各方之名位尊。利勢尊。實道德尊也。各方能悟及此。必敬上而愛下。事上而懷下。必有條不紊。必不為挾上令下之舉已。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三也。各方修養數載。對於真假清濁之間。當有所悟。既云悟道。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而於合心不合意之間。必不有所好惡從違已。何者身是幻。况身外之物乎。各方必有以此種實於老人者曰。身在塵。必言塵。身之不保。其何能修。若無衣食之資。何以禦飢寒而修養耶。是諸方之修也在身。身為神舍。一旦神虛相凝。定游飛升。此身果何為者。若欲以衣食為口實。則所需者衣食足而已。何必以大貴鉅富相求。以擾吾之真靈哉。既知己身非衣食藥飢寒不能修。則當知貧寒者亦非衣食不可。推己及人。乃合於道。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四也。各方以道為宗。必以道之真旨為主。真旨何在。渡已渡人。已不能渡。何以渡人。渡己之法。首重堅誠。堅則不搖。誠則不疑。不搖不疑。乃能有定。定乃有所主。有所主。不為魔惑所擾。已。已不能有所主。而以偏聽為是。甲一是非。乙亦一是非。中心無主。何以自渡。而欲渡人可乎。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五也。大道之體也一。其用也廣。如處已處世。治國齊家。行政治軍。經商勞工。皆不離斯道。然其所謂道者。不過道之胞系餘分耳。若各方修養之道。必統世界所謂各有其道而包之。然後謂之大道。何以言其必然。今世界紛亂極已。劫數之大亦於此為極。常

此以往。人羣物類。皆無離類。因天無日月。地無嶺岳。人無紀綱。其淪亡也不亦宜乎。所以然者。皆由文明智識。日新月異。而性靈漸喪。則心身形體日就衰微。而心之所向者。因機械器作。人皆以安逸爲事。恐數十年後。不復知有勤勞之事已。道之創也。乘時而起。有不得不然之苦衷。道既有院。內功有基。徒有內功而無外行者。不得圓滿功行。以返真宗。是老人於諸方降世之日。諄諄囑之曰。世界日非。人心太險。一入塵網。不易超拔。各方宜慎而又慎。正也固善。正中亦更有偏。少有矜意躁功。則諸子墜落。永無超拔之期已。而況道慈立基之後。重在廣渡。廣渡必須才財兼施。方能收內外並渡之功。於是各方皆欲以富家翁降世已。老人曰不可。汝等雖各有鎮定力。一塵財網。諸端惡孽。皆由是出。而諸皆不以老人之言爲是。而百般央求。老人不得已。又囑之曰。各方此次降世於富貴之家時。切不可自以爲德行所致。實令各方藉此財力以渡世也。更不可作守財虜。而留遺禍。使大奸性靈。永迷財網。而入金錢地獄。必以財力爲功行之資。使道慈基礎。宏規大模。廣渡有緣。如能渡盡世界天下人。尤爲不可思議之功德。至於此次降世之才亦衆。凡有才者。皆延之使入道慈基礎盡力。不可信任斯人也。雖無才亦謂之有才。斯人荒淫無度。不可以謂之道德高尚。然後見才能任。任才能使。使才必當。而道慈事業於是恢宏龐大已。各方皆唯唯稱是。必如是以渡世。今距囑諸方之日。曾幾何時。尙能憶之乎。此不能不爲諸方洗心者六也。道慈之基重在統系。統系分事有專責已。各方能悟及於此。則知修養內功。重在沉默。而統系重在清晰。苟無統系。事無紀綱。無紀綱。道將不道。何能爲渡世之具乎。諸

方須知道之統系。爲神事不計外。以人事論之。宗監爲至上之統系。而統監爲最上之統系。至上之統系以定事之可否。最上之統系以期事之發展。若然者。必不至無謂而勞。有所爲而不爲已。統系既立。則知所以有此統系者。爲渡人耳。已不能渡。何以渡人。是以內部各職方必整齊嚴肅。各勤乃職。各敬乃事。各尊是道。各守是範。若是者。可以謂尊崇老人乎。曰非尊崇老人也。尊崇大道也。各職修方之尊崇各統監。尊崇人乎位乎。利乎勢乎。曰非也。尊崇各統監之能推行道慈有條不紊。能渡盡天下世界之人也。老人自審。力不能化世界衆生。道不足以馭各首領。必道慈有條不紊。若各首領不以道爲道。而以非爲是。剛愎自用。驕矜爲事。則凡修方。皆育爲道盡思退養真靈。若各首領不以道爲道。而以非爲是。剛愎自用。驕矜爲事。則凡修方。皆育爲道盡力之責。而必不敬重各首領已。其故云何。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已。各首領之統馭道慈各方。自不知其尊。亦不自知其榮。試思非道莫可以治世。非道莫可以化劫。然諸方所以各各皆擁戴各首領爲之統系者。因各方能主道慈根基。而爲道慈之首領以推廣業務。使衆生盡登彼岸也。有此統系。果何自來。彼此相識於數千紀之前。而不識於數千紀之後。又何能相爲推戴。是又老人視願以此名義加於諸方之身也。各方樂於推戴者以此。各方既悟本來。即當知近日應如何以推廣道慈。應如何以延攬人才。應如何以分職任事。應如何以令各勤職。此又不能不諄諄誥誡。使各首領以己之心推人之心。以人之心。推世界萬有之心。所謂忠恕之道。盡於是已。其有才能勝任而力不及者。不能不量予貼費。以安其心。既云大道爲公。其不在道慈其礎任事而貧困者。尙且周恤救濟之。况以力任事。而不安其靈耶。不可以假心術輕財好義者爲道德高尚。其心中之所以

然。日久必自敗壞。既云推廣道慈。不可惜小費而貽誤其大事。此不能不為諸方洗心者七也。各方修道當從堅嚴處着手。自主更要。不可聽人言以為足。而蔽己心之主。更不可甲言是乙言亦是。凡事統監不可大權旁落。更不可對各職修方作俏皮奚落之語。以重道慈而保尊嚴。各統監必須時時勸導各職修方。遇有不勤職不務正者。當面教導。雖聲色嚴厲。加以呵斥。亦屬道誼。若面冷而不言其過。與夫背地毀同道之名譽。則不可也。更要者。功則獎。過則罰。不可延延時日。以為與舊振作各方心氣之至要者。此不能不為各方洗心者八也。天人之理。相去不遠。善惡報應。即在目前。各統監當存敬畏之心以教各職修方。使各方心存服務是應當的。在人事機關。尚且勤以為本。況道慈機關乎。然此種心理之起。非由各統監恩威並用不可。若徒責以不勤。如新聞各方使之二年枵腹可乎。如一任其自由。每月支貼不辦事。亦為虛耗道慈之款。因其耗靈費力之輕重多寡。而定其修養之優劣。若是者。能不謂之公平乎。此不能不為各方洗心者九也。各方慎守九洗。善悟道慈之不易。遇事由各統監掌監會長監總監察詳細定其主旨。而公佈有案。如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萬不可以一二人私見為從違。而使道慈基業有污點染之也。各各均有夙慧。當思澈底覺悟。激發良。以事為事。化衆見為一見。合羣力而不黨。周而不比。不可污蔑他人為黨。亦不可二三人自結為黨。各各須知。凡言人為黨者。其人必若結黨營私。同是為道。道旨何在。道重合羣。有黨即私。是在各各能不自行孤疑。各統監遇事有決判之力。不致優柔寡斷。出言為世界各職修方之法則。遇事見其人。不見其小。然後道之統系。慈之推行。易如反掌。而必鞏固

基礎於無形已。各統監掌監會長監。果能以身作則。為衆修之模範。大道前途。寧不慶幸。若不察其究竟。如以道為消遣。則發願者能自償乎。欲歸真豈可得乎。各各由是以悟。化却之重任。不在道中。又將誰屬。今日各方之心已洗。化却由汝等。造劫亦由汝等。

人生天地之間。其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其能明道也。明道之端。以何為貴。在於敦倫常。崇道德。為宇宙之完人。作世界之正士。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俯仰無愧。俯仰無愧。光明心地。不忝所生。斯之謂異於常人者矣。當此浩劫瀾漫之秋。正諸子勤修立功之日。宜體上天好生之仁。憫下民貧艱之苦。盡己之心。竭己之力。貧者濟之。急者恤之。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孤者養之。寡者憫之。在在惻隱。家家仁慈。以善為日用尋常。視德為己所應作。莫以善而自矜。勿沽名以釣譽。務各實心修持。忌隨聲附和。心存培植。念去是非。由勉強而成自然。方不負己之一生為人。尤有要者。當思今日為何日耶。禮義日衰。廉恥盡喪。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幾希之界。危微之間。將有不可收拾。若再不知自計。將見同歸於盡。子等既聞道矣。必能淡於名利。務各猛力精進。堅恒修持。或談道義以化奸猾。或講經史而曉愚昧。則造福社會。必有不可思議者。苟或背道而馳。不信因果。不信報應。則罪孽較常人不可勝言者矣。安能求福以得福哉。諸方既列吾門。或前緣之未了。或今緣之重果。宜各作渡人渡己之功。修成聖成真之道。今者揭院遷移之際。正子候宏。正子等研道之所。大好良機。幸勿輕忽。將見信滿彌蒙。感化愈多。而子等其所以置於常人者。亦將於此決之焉。願諸方宏功發揚。道德恒修。庶不負老人殷殷之期望也。各各勉

旃。

老祖命傳訓各統監掌監會長監等。爾等知近日爲浩劫將收拾之期乎。當此收拾之期。宜如何奮志不懈。務期早日結束。使無告胞與早離水火而登衽席。是在各方心身如一以行之。方克有大成效。若遲延不決。更以敷衍於善名是務。則後之來者。恐茫茫無有已時。各方奮勉精力。以與無形之魔惡相奮鬥。天人同此一念。庶乎道慈之基礎永固。功行之進步無形。皆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境存於其中已。各方必分無爲有爲之慈業。乃能有序不紊。若徒爲有爲之慈業。而不顧治本之法。苟安一時。於事何濟。若徒爲有爲之慈業。以似於無爲。則目前治標者。又將孰賴。各方善研是理。自知有爲者治標者也。有爲似無爲者。標尚不能治。本於何有。是更不能不勗諸方從無爲有爲並施之功行。以爲化人化己渡人渡己立根基也。根基者何。心而已。心守其誠。身必行其公。身行其公。則發於事。應於物。推己及人者。莫不合其至平至正之功已。故曰公也者。無爲者也。無爲而有爲。在諸方行之若何耳。不能修其功。安能推及於行。此大道所以首重坐功也。坐功者。無爲而有爲者也。無爲以化有爲。非治本而何。治本於固。則標也亦莫不有其序已。然以近世論之。治本者。必嫌迂遠其途。非治標不能以速解胞與訓懸之厄。惟是治標雖有速成之效。不知本爲何物者。亦不能循其序而治標於自然也。古人有言曰。王者之功行。有爲者也。聖者之功行。無爲者也。有爲以治乎外。無爲以治乎內。內外不偏廢。功行立基。在於是已。今諸統監

掌監會長監等。日日以道慈爲務。能知道慈之輕重緩急者。十之人不得其六七焉。於何知之。功行深者。重乎無爲。功行淺者。重乎有爲。重無爲者。大半入於因循。重有爲者。多半入於躁急。因循固於事無濟。而躁急亦必傾事。是以守道之難。可於行慈之易悟之。行慈之易。亦可於守道之堅識之已。故守道當守道內之道。行慈當行慈外之慈。道內之道。自然之功。靜而至動。無爲而有爲者也。慈外之慈。因其坦適。合於至功。不使一夫不得其所。而定千百萬年之大計。則諸方於此可以有所遵循已。不過道內之道。因功而悟者也。慈外之慈。隨行而施者也。功不到者。候不能覺。候未轉者。行亦未當。不能得其至當。又安能以公正之行施於己而推及於人哉。是功行之難也非難。不能自悟所以難耳。道慈之易也不易。少有不慎。道將不道。何有於慈。道慈之旨。既不能悟。而功行之主。又從何自以爲守耶。嗚呼。世風至今日。但求不爲非禮之動斯可。又奚能責以道慈功行之難易哉。然不得不以道慈功行爲主旨。因化身易。化心難。不從化心以化身。有形者可以知。無形者不可知也。不知無形之化。則心之馳於外者。永不能收回。所謂求放心者。其在一誠之功乎。故道守其誠者。內也必清。慈行其誠者。外也必明。內清外明。非聖者之功。何有真旨。是諸方之修道行慈養功養候。必以聖功之無形立基也。無形功業。在近日雖云不能完備。然欲因內以化外者。又非聖功不足以濟事也。內功者虛之又虛者也。大地之心虛。故萬物從容化生。人身得其虛。故萬事從容應付。天地人合爲三才。不能知天地之虛。焉能明吾身之虛。不能守吾身之虛。又焉能合天地之虛。天地之虛。神守者也。吾身之虛。心守者也。神

守者在性。心守者亦在於性。性天功候。能轉其妙於無形者。則治本之法有所主已。主其序者。在於至誠。至誠不息。而後堅固。固守其靈。以通其靈於有。夫然後天地之神性。即在吾身之心性已。吾身之心性。亦合天地之神性。有心神之相合。而後性靈乃能相凝。凝其性靈。非虛而何。虛者至虛。至虛者。無所不化。無所不化。天地又從何處見其大。吾身又從何處見其小。若然者。天地其藏於吾身乎。吾身既可藏天地。而謂胞與不能拯者。吾斯之未敢信。此所以令諸方以其力之所及。而為拯濟之功。己身能有其力。可以盡之。己身果無其力。亦可以己之才而化人之力。以盡拯濟之功。所謂道在中庸。不偏不倚。其是乎。知道者。必知慈。知慈者。必能行慈。能行慈於公。則慈業可以立萬世之根基已。各方務須以慈內之慈與慈外之慈。相輔而行。以永解胞與倒懸之厄。庶幾其不致有所偏廢已。各各善悟其所以不偏廢之理。一在於固基。一在於隨形。固基者。當為各方功行之主。隨行者。示須與不忘慈業。能不忘慈業於須臾。自能終身守仁。守仁於終身者。必能因其宜而行其義也。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其亦在是。嗚呼。浩劫既將收束。則諸方功行必更奮勉。各以其才。各以其力。而固大道之基。以行慈業之公。是更在諸方能悟。道任自然。慈在坦適。而後吾儕胞與之受惠於無窮者。非諸方肩寄又將誰依。嗟哉。慈業不使人依。能使人因一勞之大慈。而終身逸之。則慈業之大。必有不可思議者已。各方夙慧夙基均有自來。而况數載修功修行。內外不偏。可以證之。內外之養。亦於是固。而靈性之妙轉。亦必由無形以及有形。能知無形功行。有形功行。即在目前。知目前之慈業。可以為萬世之慈業。

則諸方功行又進一步。不必諄諄為囑。自能有真旨之可尋已。哈哈。天下無難事。惟在一誠相守耳。守誠者。皆自然之功也。自然者。時至而然。無所不然也。無所不然者。施於慈。則慈業公。施於道。則道務昌。慈業因公而興。大道因昌而明。諸方不可錯過近日之大好機會也。不過當知才力之分。與人我之分。有其力者。固所當盡。無其力者。亦當以才為力。而已力人力之化。又在默悟默覺。以為胞與立萬載之慈航也。今日何日。今時何時。諸方能不奮勉於慈業。以立無形之功行乎。不特道慈基礎。可以從此鞏固。即諸方個人之功行。亦可由是以反本來之性天已。惟須善悟己人才力而已。嗚呼。

李聖訓曰。兩儀闢運。稟原始大氣。至虛有至神。託身無著處。道不變者也。天與地有變者也。兩間之形形色色。各以其數之修短而為消長者也。道體之大也。可以造天地。而其刷新世界之大用。則有賴於人。草木土石。雖亦道之所生。然僅應自然之氣。不能顯道中之作用。人為物靈。應負道務之責任。故闢文化。正綱常。皆道中事。即皆斯人性中事。大賦人以性。並予以靈。有體作用。不啻與天地合德矣。乃敢放棄天職。甘沈沒於無知動物中。若以為道非已事者。不知道之行也。道無加。道之行也。道無損。即至天地數盡之期。日月失曜。星斗解維。動植羣生歸漸滅。而於道仍無少涉也。惜是人而不迫。失其性實。即失其所以為人。其負乎軀殼者。不過以死塞其責。無足以深究。其合乎性命者。將遺天地父母之大德。而受虛生之累。道之不行。世界所由日敝也。古聖哲能盡大聖。而其究也。乃有神聖仙佛不可限量之位置。今之庸流。徇私縱

欲。而其究也。乃有六道輪迴不可思議之結果。是知人之修道。爲道即以爲己也。凡所度人。同歸自度也。如彼如此。何去何從。諸方懷之審之。

木旺於春。於方爲東。識其天時與夫地利也。天時地利。天地之氣耳。氣正則通。氣偏則滯。此天地之所以由陰陽而生也。天地合其陰陽而生萬物。萬物莫入靈也。故於大時地利之後。而必曰人和者。因入可與天地並而爲三才。三才以人爲貴者。以人兼天地而有之也。準是以觀。則天地之道。人可以悟之。而萬物之有測風雨占氣候者。不過理中之一小機耳。故曰人爲萬物之靈。人之所以靈者。因載道也。發於言。見諸行。使億兆同心相應。同氣相求者。皆道之力也。既曰道有力已。人載道已。每有迷於當局。而清於旁觀者何也。當百事之亂其意。萬慮之勞其心也。雖智慧絕倫。莫之能清而不迷者。欲之爲害也。如能以坦蕩恬靜之心。而清夜以思。百事可知已。雖白世可知也。然而有未能知者。才弗勝也。知弗若也。其靈弗充也。曰皆非也。昧於一時而已。一時之昧何以祛之。曰平心平氣而已。何以除之。靜氣默息而已。是以守其靜者。必先知乎己。知乎己之力。必有因其力之所以謀。苟力有不勝而欲謀者可乎。曰亦可也。能從不喪七賢。使事之謀而有成也。人皆弗知。斯可以爲大丈夫已。其所以能定大事。成大業者。在於不自以爲功。不自以功矜。不以事未成妄自炫耀者。若是而行。若是而謀。則吾身吾心之動之起。皆合於天地陰陽之造化已。皆合於鬼神卜筮之吉凶已。皆合於風雨日月之潤明已。是必在於幾事達密者。方不害成也。人之未知者。動曰不公佈者。皆私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也由之於先

。而知之於後。不亦善乎。不亦平而無故乎。濟人利物之功。均在不識不知而已。應事謀己之功。在於自然幾密而已。能感於靜者。自能感於動。能覺於先者。自能覺於後。事之期也。必不懈其志。三月有成。不懈其志。慎守其幾。庶乎有所得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已。各各欲求其功。先自無功始。欲求其成。從不希成始。不然。處處炫耀。言言誇矜。事尚未必成。而毀謗指摘者盈室已。何不以有用之真旨。以自期於無期。庶乎桂子飄香。不求解而迎刃有餘地已。各各勉旃。知者自悟耳。

曰夫天地至大也。人之位配其一。生育至繁也。人之形總其全。人果能全其仁。不入於迷。則參贊兩大。皆其本量。人果能參其道。不陷於迷。則發育萬物。皆其功能。何也。迷也者。愈趨愈下。愈染愈深。切而言之。士農工商。智慧高下。要知皆歸於覺悟而已矣。自人情變遷。天良喪失。則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本然。皆坦然剝削而不惜。所圖者富貴功名。所貪者酒色財氣。紛紛擾擾。碌碌勞勞。入迷途而不知。陷迷境而罔覺。將本固固有之良。竟自拋棄而不知爲何物。如是而欲世人之醒迷者難矣哉。蓋天律雖嚴。僅能動其心而已。雷霆雖赫。只能悚其神而已。師友誨誡之功。不過耳爲聽而已。父兄教誨之深。不過面爲從而已。然則動其心悚其神。容非出於天良也。耳爲聽而爲從。僞也。誠非本於實也。雖天地雷霆。父兄師友。莫如之何也已。

如斯之世風。如斯之人心。不至終墮而不知止也。吾師秉懷聖德。普度爲心。故不惜至靈降世。開化愚頑。正人心。維風俗。冀挽狂瀾而返醇古。深

望諸方仰體

師心。堅恒其志。正己化人。爲世作範。俾羣衆生。得以領悟。同登覺岸。此所謂度人即是度己。子等宜各醒悟。不必以塵世虛花爲可久留戀也。其各悟之勉之。

今之追隨林立。而各方明乎功修者。不可多得。何謂功修。曰財修。法修。曰無畏修。以堅誠之心。捨無常之財。立道教世。勸善興慈。謂之財修。以精神之所及。研究之所得。感化人心。趨道正軌。謂之法修。既捨其精神。復施其財力。尤必具堅毅不拔之心。百惑不搖之志。白刃當前。虎狼伺側。道之所在。身殉不惜。謂之無畏修。是故有財者以財修。無財者以法修。而財修與法修。終必濟之以無畏修。然後方可成其大望也。今無院諸方。以財修法修者。兼有之矣。而始信終疑。畏難退縮者。亦有其人。此皆由無畏修未之深究也。務望諸方仰體斯意。以財修者。勿以捨財而存公德心。以法修者。勿以施力而存驕矜心。互相策勵。互相勸勉。則一己之功修。無形增進。而妙山之境。不難造其域矣。惟在諸子等之力行何如耳。其各勉旃。

蕪埠爲長江之重鎮。戶口殷繁。而劫數之重。較他處爲尤甚。由於人心詭譎以釀成也。

老祖不忍國同胞與。羅斯浩劫。是以立道於此邦。藉挽人心之陷溺。同游化育之天。今幸在壇諸子。已登覺路。均知以渡人渡己爲懷。又不得不爲苦海衆生額手稱慶也。深願自茲以往。以渡人爲己任。以坐功爲修程。則無地之一線曙光。或可光明於此日。但看諸子等之志有始終否。來日方長。幸勿自棄。是所切盼耳。

夫道一而已矣。一者何。蓋一能生天而後生地生人生萬物。皆由一數始。方今世道多乖。人心詭譎。河山無安寧之象。天地盡劫戾之氣。其因何始。皆由人心不能齊一。而黨同伐異。遂致國家不靖。世界不寧。觀此時日。其有熱心度世者。自應聞鷄起舞。爲道興慈。由慈而度苦厄。出苦厄而世乃清平。能真爲道。則道化亦可推至無微不至。無物不包。無世不化。無人不度。庶大道一往無際已。然推行道化者。雖曰神聖能以沙盤木筆。而爲宣道以化度世人。其實必賴有樂道堅誠份子。爲道輔助。爲慈進行。則人神互助。似爲兩有神益。否則神聖縱苦口婆心。世人視爲虛無。其道既難化。其人更難度已。

道之所以爲道者。平而已。能持其平者。乃能固其恒。而銳進速退之失。今也。道之明也能有幾人。其所以弗能明者。因弗能持其平故也。是以尼聖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感言。又曰道之不明也久已。是道之所以明。與夫道之所以行。皆在身體而力行之。夫然後得其真旨。而弗失其平已。故曰道集於心。乃能修身。道集於身。乃克持平。是道之平也。不其難乎。不其易乎。難而易者。恒固自易。易而難者。矜異自難。中庸之道。貴乎循序漸進。不事疾風驟雨。而後迫之。以爲道。乃能合於其至也。諸方修爲之功。日增月益。其能持乎其平而不爲偏矜以守其正者。固大有人在。然而偏乎其所偏。急乎其所急者。亦更不乏人。此道之所以爲道。而修之所以爲修也。若夫終日之間不遑其仁。斯可以得其平乎。曰有之。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人於世欲求所以救之。必具救之之志。而後始有所救也。今日舉世應救之事實繁。而有志救濟者

。若非探其至公之境。不足以爲根本之核拔也。其於尋常日用之間。明知其害而故蹈之者多矣。
斯何故耶。皆不肯自堅其念。而少違俗。偶覓一般人之非笑。此救世之所以難。而遺之所以艱於
昌明也。說者猶以道大莫或不容。輒有無可無不可之言。執以爲理。不知道在於人。有邪正之分
。即當真偽之辨。不得其真。雖正猶無足法。況以邪而僞者乎。是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泛愛必
得親仁。親仁者近也。必克近仁。而後斯遠達仁。弗少達仁。其念自堅。不至人云亦云。人爲亦
爲。道於是存。而世可得救已。諸子盍勉乎哉。

慧真人訓曰。

老祖之大道昌明。遠播東瀛。皆諸方毅力之效也。道之大旨。諸方盡知爲內外雙修。豈不知道旨
在慈愛。度已化人也。渡已渡人。兼內修外行。兩不偏廢。使世界人人各得其所。各無爭鬭。各
無苦劫。皆由慈愛中來。慈則拯救其沉淪。使民無失所。愛則預防其未來。納民於正軌。要之均
出慈愛。慈拯易而愛拯難。難易之間。間不容髮。全在諸方努力爲之耳。勉旃。

濟佛訓曰：人生在世。當務事之大業。勿拘於事之小義者。方不愧此一生也。大者整綱理法。拯民於水火。離國於昇平者。其業固萬偉。尙不若以身作則。闡天地之大道。樹人間之大法。正人心於義理之軌。納善行於仁愛之途。維世化民。使三千大千世界相安於極樂者之爲至大也。

慈之在人。其惟茲心。茲心者。己心也。仁心也。己心之所好仁也。己心之所惡亦仁也。充茲心之好惡。凡我所好者。推而及他人。凡我所惡者。絕而不及他。此仁心之大本也。苟能擴而充之。

對己對人對物。而施茲心以遇之。則所謂大仁者。必將於於是見之矣。如以己之智。以惑世之愚。以己之富。以陵世之貧。以己之逸。以傲世之勞。以己之尊。以驕世之賤者。此皆失其仁之本心。而昧其真元也。此之謂人靈。使人不可同適也。人之在世。雖不可作婦人之仁。而更不宜爲心。

凶殘之智也。如人能於此兩端。知其善。明其惡。則所謂他物多於酒已。吾爲世人言之。當其司馬溫公訓曰。酒昏不醒。是曰醉人。人不以酒而昏者。世物多於酒已。爲世人言之。當其於胎則醒。出胎則迷。何謂迷而不醒。飲食聲色。皆是勝酒百千萬倍之物。嗜音細述。堯也爲民。迷於民已。舜也爲民。迷於民已。禹湯文武。無一不爲君國主不迷於民。非真堯仁舜哲。禹賢湯中。文勤武懷。皆有迷而不醒之弊。如人既酒者已。特用民治民。無異用迷治迷。無一時一世。無一人一物。不在迷醉之域。而而已矣。欲除此迷境。非先明醒鄉不可。醒鄉有在。終古不變。其問天地人物。與世界相同。無迷途。無迷津。不必指南定方。自知趨向。海濤萬重。如履康莊。崖石嶙峋。如登平地。何險何阻。何艱何難。迷固不知是何物。迷亦不成爲事解。終日醒。自醒。各可樂趣。甚於卡爾務光巢父許由之醒已萬萬云。

韓仙文公訓曰。博愛云者。無人或界也。無民物界也。無尊卑界也。無老幼界也。有道以貫之。仁曰仁而已矣。疑之者曰。仁性也。愛理也。二者可並爲一談乎。曰否否。愛之與愛自別也。仁以爲愛。卽仁卽愛。卽所謂天地之德焉。卽所謂聖人之心焉。萬物以之而生焉。萬物以之而殺焉。萬物以之而榮焉。萬物以之而枯焉。生者其常。殺者其變。榮者其華。枯者其實。循環不已。二

四時以成。此愛之真諦也。不以其仁。愛其所愛。所愛非仁。所愛非明。愛者生之。弗愛者殺之。好爵也。厚祿也。愛之則爭。宮室也。狗馬也。愛之則奪。爭之弗獲。奪之弗取。雖敗其名傷其身而弗悔。愛之種毒。豈可勝言哉。寄語世人。竭爾愛河。斬爾情根。以種今春之仁。而收明秋之實。

王仙訓曰。正念以養博愛之仁心。心之所到。自見其無所不愛。愛之所及。自得其無所不化。以泯成見。而斯克爲涵以運其妙也。此乃人自弗墮於障。始無微不照。而有觸骨空。既無梗滯於中真。則清靈當從渾穆之間發其光明。此心爲人人之所共見。則猜疑漸塞。罔在不行所無事。無事有所弗行已。

師訓愛於諸方。恐其墮落。故特苦口以爲之語。願各深悟。弗自安於俗流也可。

尙真人訓曰。人事之行。道於其心。而慈惠及人已。慈惠之要。不備施濟。而止其體而慎於用。方見功效。體用所在。無事不有。得其體用。則事無弗成。如捨體言用。固不可收效。即體用弗契於真。亦難收效。大概慈爲道用。道乃慈體。兩兩兼賅。斯有成事之望。成事在人。而人不成事者。心理各執致之也。心各有理。非不能同。人必各執而後終無從同之日。其不從同。則事於所事。爭之不暇。安望有成。此敝言恒事所以爲貴也。多言實事之漸。吾願諸方必由所處之事。自慎其行而後爲所欲言。庶乎道明於心。行通於事已。其中自有分寸。非認得真。守得穩。行得去。收得回。然後言不空言。事皆成事已。今日修道辨惑。其能果克救世者。要在人人心理一趨。

於公誠之際。始足有爲。苟人人徒執有爲之心理。以求合其心之所欲爲。既乖莫之爲而爲之道諦。縱或有所成就。猶難臻於極詣。況其未必然乎。不得其有所爲而誤身者。將轉以道誤之。是又豈事因修而得其弊哉。諸方務各深審。能就所事而勵其公誠之修爲。則無爲之大道明於心。而無在不見其有所爲。亦所爲而無在不見其有道已。各各加勉是望。

治世要義

老訓曰。小心謹慎之敬。至誠惻怛之仁。誠治世之要務。齊家之先急。修身之首善。應事之良方。慈著之不可一日少。忠孝之不可一日缺也。堯舜禹湯文武。誠也。仁也。機契達于伊呂。慎也。敬也。故商周克傳數百年之王業。行數十世之善政。逮漢唐宋元明清諸代。守二帝三王之法。遠二帝三王之則。於是乎亦延數百載之宗社。列國兩晉遼金五代。視二帝三王之法如弁髦。以二帝三王之則為荒誕。遂不十年而棄棄屢施矣。如無湯武而天下何由治。若無桀紂而天下何從亂。一治一亂。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孔子憫後世之亂臣賊子接踵而至也。故作春秋以誅亂臣賊子。詐心於未萌。司馬遷懼後代亂臣賊子絡繹而來也。遂作史記以發好亂之心於未發。二人用力之堅。用心之深。可謂遠且大矣。後之不知仁義。不明道德者。以春秋史記為妄作。噫。何其愚也。試問今後之治天下平世亂者。能舍此而誰用之。願諸方關心於世道者。效二帝三王之法。學二帝三王之則。明三綱。光五倫。施仁義於天下。佈道德於世界。世自不欲治而自治。不欲安而自安也。即欲再亂。豈可得耶。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各各記之。

國之盛衰。視乎道之存亡。德之隆替。仁之有無。義之真偽。方能有所定評也。蓋道足以育萬物。被生民。卒然遇之。則可轉危而為安。反邪而為正。惡化為善。勢歸於良。此道之功。不亞於天覆地載之德。德之於仁於義。孰不協道以成就亂世之良果。危局之善緣也。故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於不可離之中而強離之。則乾坤之澎湃。江河之決堤。妖孽之屢現。以及干戈之室鬪。與溝壑之殍殘。擬永永不睹於目者。則較之挾太山以超。北海不亦難之更難乎。然而道德之亡。仁義之滅。不為宇宙惜。不為國家惜。更不為同胞惜。獨不為身心性命惜乎。若謬言之。身心性命不足惜。則日月之普照。雨露之浸潤。雷霆之震驚。四時之流行。何若一一廢除。物物反本。仍歸於無。識無知無。生無死無。仍作無暗無明者之混元一氣也。今既口誦道德。而何故心非。外行仁義。而何事內詐。此皆權利薰心。祿位纏綿。有以致之耳。噫。飛沙日動。正言時規。而世之當道者無少覺悟。察此情況。非至淘汰而後止。嗟乎。人情至此。仍擬措天下於磐石之安。鑿三窟而高臥無憂者。雖至愚至昧。亦知其難獲所願也。而世之為仙為佛。苦口婆心。奔走數年。竟無稍濟。何若不聞不問於世之為愈也。

今之世衰道微。人民生活。日趨窮困。強者掠奪以逞。弱者苟且以求。仁義無存。廉恥盡喪。刀兵遍佈四方。偷薄風行海內。言念及此。能無黯黯然。昔仁人在上。常存己饑己溺之懷。聖主蒞民。輒抱予罪予辜之念。此不獨重固邦本。亦以預清亂源。茲者北地兵劫。南伏危機。民生憔悴於往日。災患慎防於目前。有心世道者。抑思所以拯救之道乎。士君子雖未操政柄。然匹夫有責。志量宜宏。成俗化仁。固不待乎上位。與仁講讓。尤不待夫他人。此救世獨言。特為子等一述。願子等趁其力之所及。多行善功。莫到災患臨頭。欲行無自。宜各注意。

則心無用矣。心存乎正。則氣自平。能秉樹人範世之機。其靈氣當可列於賢聖之域也。然聖凡之別。非常人所能覺也。在今言之。不獨不知。且將貶聖賢之言。而肆其志。直欲壟斷獨私。不違後顧。純以一己之心。而括天下之衆。惡可能哉。試觀嬴政之築長城也。其雄豪之志。欲奪天下爲萬世基。俾再傳而國替。遺獨夫之名於後世。其恃強欲霸。不爲後世鏡也已。設使嬴氏能以天下之心爲心。不至自暴乃爾。又胡至有地不保。有名不稱焉。此嬴氏終爲嬴氏也亦明已。周公吐哺。伊尹飢溺。彼以天下之心爲心。不私自身。名享萬世之聖。此聖域之階梯也。今世欲言上世而醒世心。作萬千年以上之心。造百千世後世之基。在此中。老人之願望者。實倚賴堅誠行道者。爲世樹心。爲身行道。爲貪夫獨私者勸化之。庶大地清靜。不致紛而難理。而堅結不解之劫也。此乃道中之渴望。亦諸方修身化人脫凡超極之望也。須以醒眼傍觀。則知當局之誤且迷也。非俾指當政之局。卽一家一身亦一局也。一人之心亦一局也。當各以道自度。以道自尙。則其心自能得乎正氣以養之。其運轉自克自如。庶不致生其魔惑之邪念。步止可不離道已。苟不自慎。慾魔一結。其不墮落者。吾不之信也。

災發重。變生不測。果何由而致之耶。人心不古。機詐難憑。人之智巧。不能軌於正道。而良心上之主張。遂不能以民之福利爲先。故吾民雖身歷其苦。而亦莫識其誰是誰非已。各方今也不可爲譏詆所動而自擾。各本其素志而行之。自無害也。

道德之在人。惟平。公理之立世也。惟久。能知其平而克久之道德公理。然後私恨於公而爭以息。欲去身而和以融。息爭而融和。人之所以成者。依道德而若柱已。世之所以立者。憑公理而如砥已。夫於人世。而萬古弗少磨滅者。此道德公理無在而無不在也。或以其無者。皆各國所聞所見。私念欲牽。相率自固。不能悟求以得其本真。以爲禪修之具。於是道德公理之足以成人立世者。皆因其卒成空立。乃致日漸衰微。而惟覺其澆薄而多弊累已。吾以爲人非無道德。世非無公理也。其所以或以爲無者。皆誤於智慧隨私欲之味蔽。斤斤焉各惟耳目心思之間。求其所謂道德公理。道德公理。乃隨其所求不能貫通。於其各有所惑。各有所惑。而道德公理。乃轉爲惑者執爲欺誑誤世之具。可不念哉。諸方數年來修道德而談公理。吾不敢謂皆無所得。皆惜知之難而未能。其多時。乃於在所不見。此皆人各自困使之然耳。今後重領道德公理以導人教世者。爲修正殷。但欲諸方深味吾說。而慎自持修。則藉已有之初基。培植而充拓之。其人世之成立於今後者。將惟諸方是賴已。各各遵勉。至望至望。

今古紛紛辯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不明。而聰明才辯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至平而息。爭長短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賢而息。見以中道者。聖賢之權衡度量也。今日世風日下。兄弟鬩牆。胞與受患。諸子果能到上四日之工夫。何患天下不治乎哉。吾願諸子共勉之。

道德之倡。所以補政教之不足者也。故論道德者。在上智必論本來之哲學。在下愚必論將來之因

果。因因輪轉之境。在上智少有不慎。亦難免乎陶鑄。是以吾人立身之初。必思從根本澈悟。而後立乎身者。無不正也。處於世者。無不平也。正則克其念慮。平則去其貪爭。以和以坦。以適以恬。庶乎於集乎身者。無在而非鳬魚之境已。

劫數之來也。天實主之。人實造之。不有其因。安得其果。不有其事。安有其數。數數相乘。而後心之所向者。皆於循環之中畢露無遺已。故曰道之將興也。人心由其正。道之將廢也。人心由其詐。正而平之。道乃昌明。而數數之乘。乃克減其劫爭已。詐而謬之。道乃日蔽。而數數之乘。乃由凡而為莫大災異也。是道也者。由吾心之所趨。而辨其正邪。識其真偽。故曰思慮之心。言行之幾。以幾之所動。發而為吉凶悔吝。無在而非此一念之感觸也。故孔徒以一言震邦一言興邦為遠規。吾以一念興道一念廢道為戒律。其間雖各有不同。而其胞系之真統則一也。是在諸方於平日之間。能各存善念。不作奇異之想。則理之明也。不其易乎。所以然者。遇事以公。善也。退思以讓。善也。當思人善。善也。當去己惡。善也。遇人有過。當苦口以勸之。而不為易地之譏諍。善也。遇人有功。時思效之。不為當面之掄揚。而移地忘之。善也。已有過而不諱。人有過而不宣。已有善而不矜。人有善而不隱。善也。以此治乎吾身。則身正已。以此治乎人。則人善已。以此處乎世。則世平而無故已。平而無故。即挽劫之真寶。亦救世之良藥。諸方各從斯道省思。而時念之。則道之興也。將無日已。又奚待觸而後止。挽而後正也哉。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曾哉言乎。今吾之所以辨道勸人。雖不願各各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困乏身。而常授之以教誨。期之以薰陶。是亦願拂亂所為。而使之各遵吾道斯可也。道今倡於茲世也。因世多爭端。以補政法之不足而教人耳。道固可以挽頹風。道亦可以變世俗。至人心險譎。世道衰微。莫不頹道以拯之。災劫迭乘。魔崇百出。亦莫不賴道以弭之矣。道之為道。實非常道。而胞與衆生。莫不亟起而圖。偏墮邪惑。有失修道之良好機會也。慶院諸方。近來日重功修。專驚慈善。是亦吾道莫大之幸。其各勉旃。

政教分途。人而通隔。皆由時會所趨。夢難遽期大同。必使化之無形。或得歸諸一本。然而今日之世。化之道。當不能不順乎潮流之自然。以立其基。吾道救度精旨。總在隱弭而潛消。必也各行其是。各不強合。方為得當。大抵惟空乃能無礙。不必執我以繩人。認偏以救敵。斯為契道之用。凡吾修方均宜深體以謹其行。庶幾功似日進。魔惑不侵。萬弗存彼此厚薄之見於心。斯免爾我詐虞之患。勉道是望。

慨曰江河日下。世道陵夷。風俗感其變遷。人心悼其惡習。卒至演成災劫。迭迭相乘。草木為之驚心。河山為之失色。刀兵水火。歲無寧期。謂曰救度。舍道誰由。故道之不可與人須臾離。而人亦不可一日而亡道。道在人在。道亡人亡。其理豈可忽諸。所以昔人子得其道也。可以治天下。諸侯得其道也。可以治其國。士大夫得其道也。可以治其家。家治國治。而天下治。則禮樂無不興。教化亦無有不行也。而人心世道。更無有不善已。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

與讓。其理誠近於乎。乃今之人。其莫不欲向道也。猶莫不欲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其奈之何。吾今降度有年。若濟衆生。廣傳道旨。口苦舌燥。莫勝其衷。而恒河沙之衆與衆生。若不急求度已而謀度人。我負吾世之所由來。恐將爲玉石俱焚。嗚呼。扶桑不遠。車鑒在前。豈可以道之在茲。而在之以爲懸揣。吾今降度於斯世也。實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誠則於其昭昭。友其無窮。善道之於人也。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輪輪混混。不舍晝夜。既無一息之不在。更無一時之可止。人苟舍此。是無日不在黑暗之中。而處於精濁之境。追之救世。世人苟可作等閒觀哉。懷之勉旃。

人之與時。其體也極爲之近。時之與事。其行也機爲之合。日辟人必順時而知命。以待乎運合其機而施於所事。斯無不通達之患。而得其不封然而然之功已。今者羣靈多昧。操急志而圖速效者。比比皆是。弗知時機不假。人事徒勞。乃又因其勢而無補。於是初志。住。而亦無克恒其持守。世間變幻紛紜之形。遂呈其莫可窮究之勢。如此則又難免相處以用其欺僞。冀獲苟保。各保其所應保。大公之道漸滅。而純私於情。清魂墜而魔魔獨肆。天下安得有清寧之望哉。吾降魔佈化。所冀救者。在人之清德耳。靈之能清。而克長保。必無所虞。而心得靜密。既恬而適中真定。而欺無所容。自心弗欺。則誠以守內而形外。應人接物。靡在不見其坦潔已。以坦率行事。自無不及時而合機。以本無成見而自洽乎自然之運行也。諸子爲修。其於行事要當勉求心之能安。庶乎不困於境而有所濟。則常清而克永保已。保靈之清。即所以救世之濁。化世之濁。即所以弭

人之劫。其爲關係。實乃息息相通。是實憾耳。勿忽至囑。

疑者雖聖賢有所不免焉。去疑之法。惟在鎮定。惟在靜空。免疑之法。惟在正已。惟在公心。雖當時未能免乎疑。而日久悟之。當可以正其誤已。參証賢者也。人謂曾參殺人。其誰信之。其母亦未之信也。一人告之。其母不動於心者。知其子未必殺人也。二人告之。其母亦仍自若者。思或有與其子同名者。然其心不似初聞時之靜定已。三次告之。不得不投杼以起者。因思本必不誤傷以殺人也。有曾子之賢。有其母之聖。終不爲乎疑者。因衆人之言也。故曰。他人之言。亦可畏也。畏人之言者。不以小節而誤大事。乃可以去疑也。設且從不居東以遺流言。將不利於已也。設不加刑於一叔。而以誤其親於骨肉爲事。則周之亂正未有艾。而且使之罪。將揚乎天下。留乎千古已。是以去疑者。必先不以小節爲重。而後能保其可久久之業已。此聖賢之存心。所以與凡庸迥不同也。或曰。聖賢既不以小節爲重。又何必獨惜乎名也。曰名者實之寶也。有其名。而後可以引其實也。故勝母之邑不居。盜泉之水不飲者。皆聖賢防微杜漸之心也。防微杜漸。庶幾乎疑已。則霜堅冰。蓋有所思已。不然。狡兔未死。而犬即索已。高鳥未盡。而弓即絃已。非弓之藏於未發。犬之烹於未死。實騰矜之心有以致其疑也。故曰有才而不恃。有功而不伐。以至平之道守之。庶幾可以免乎疑已。諸方各各謹守毋忘可耳。

效。天下歸仁。否則雖聖如孔子。亦祇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傳道於後世。卒未能挽當時之狂瀾。假使孔子斧柯得假。不必為帝為王。但能如伊周之佐君行道。亦何止述而不作。徒竊比於老彭哉。大抵在位者。夙根多深。第其性為物欲所蔽。昧於一時。又無伊周其人導之以善。遂不免為阿諛私好者之習俗所囿。縱與大道有相須之殷。而亦歎其相遇之疏也。顧何以相須甚殷。蓋道本彌漫宇宙。無時不在。無物不具。且非道不足以謀人類之生存。得之者應時勢之需要。化被萬方。自無不風行草偃。悉入正軌。所以社會之良窳。全視乎在位者之道不道而為之轉移也。近世道德淪喪。社會之風俗。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爾虞我詐。相傾相軋。幾無一線之光明。先之以競爭。繼之以流血。卒之戾氣所感。鮮有不水旱疾疫。天災人禍。相逼而來。誰為厲階。是誠不能不責之背道而馳者。有以成之也。今欲消弭禍亂。非從改良社會不可。欲改良社會。又舍道莫由。何以言之。道者順乎自然。推己及人。莫不以道德進化為前提。崇尚公益。不務私欲。如此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事不可為。非然者。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徒以物質文明。優勝劣敗之名詞。印入腦筋。彼爭此攘。馴而至於無所為善。無所為惡。上覆腹替。惟欲是逞。肆無忌憚。勢非至同歸於盡不止。試觀古往今來。前者仆。後者繼。幾曾見舍道言權之能成其大業者。亦惟有因是而環。造成彌天之浩劫而已。然物極必反。劫劫之餘。安見無風善未泯之士。為之勃然而興。是以吾

師不惜降靈垂教。冀其喚醒癡迷。俾昌道而救世。豈第社會之幸。抑亦自求多福耳。若以大道為

迂遠。權利為可貴。豈不一證往事。當可憬然悟。悚然惕矣。雖然。道可道。非常道。非玄而玄。無妙不妙。是在諸方之知教。吾何多言哉。噫。

和聖訓曰。覆載之間產異物。知飢而渴。知寒而暑。其名無以名。其形與人無差異。毒如蛇。殘如蝎。猛如虎。惡如蠶。常出與人爭飲食。有違而不遂其願者。頓作祟以為惑。庶人不得安其居。於是尊之而畏之。饗養緣以供事。裹餼糧以飼食。其處若有產此物者。不時擾庶民皆困苦。自此而庶人乃相與異物從事。下征誅之令。與問罪之師。勢不至驅逐撲滅不止。嗟乎。物之為怪也。固可以逐。可以滅。而尤有甚於此者。不可以逐。不可以滅。終為人之害也。敵膚吸髓。剝脂取膏。豈徒索飲食而已足。然在昔隆盛之秋。而此種作奸作惡者。殆百不出一。際茲世風不古。國運衰微。十數之中。實繁有徒。將謂驅逐耶。而驅逐有不能。將謂撲滅耶。而撲滅尤不可。庶人處於進退維谷之中。而朝夕有食不安席寢不安枕之嘆。此果何以為計哉。曰無以為計也。幸天鑒其衷。始則降災滅殺。繼則興道挽回。庶使異兆變為祥徵。惡毒化為良善。承平應運。其慶無涯。嗚呼。如此天道豈無憑依乎。劫殺豈可脫免乎。而人道豈可不存乎。願今之稍具皮膚面目孔者。其各秉天道。敦人道。幸勿蹈異物之名。而甘為世害也。

孚聖訓曰。吾與諸天仙佛。奉

命隨鸞降沙。教學教信。導善化慈。凡吾道一切慈功善業。蓋不僅限於一會之善行。亦不僅限於一院之慈功。大抵以普渡為旨。吾以為世變之初。神感至靈。人心之竊。天災是亟。欲謀挽救之

道。厥在正本清源。諸子等具有移風易俗之責。博施濟衆之懷。不忍同類塗炭。以種種之利濟。提倡鼓吹。吾安能不以誠摯之言。與諸子共相討論乎。年來天災人禍。屢經先告。待人而化。想諸子當能體及之也。惜乎以司空見慣。皆目爲老生常談。漫不經心。其如之何。夫天道有循環。來者即往者。百年一小循環。千年一大循環。亘十二萬年而天地仍還太始矣。此一定之數也。若違乎此數。而見無定之劫。則係人自召。非純乎天道之自然。蓋人定勝天。不僅善業之力云耳。惡業亦然。今者時勢昏蒙。思想奇詭。推其因果。似已將循環推入於洪水泛濫以前。然而實非其時也。無主腦之議論。大都君權太重之反動。均貧富之思想。要皆富豪暴虐之反動。法日壞。教日衰。若長此不思預防。則人類恐難存其半矣。然防之之法。非謂墮之以堤。將以疎其流也。非謂潑之以水。將以去其薪也。本民胞物與之懷。宏立己達人之志。此救世之責。非異人任也。諸子崇道蓄德。鄙利薄名。既贊成利濟之旨。當推闡利濟之術。吾不敏。竊願觀其成也。茲者兵飢頻告。國是飄搖。根本既蠹。枝葉披零。若無救濟之道。則生靈日墮塗炭矣。鋒鏑之下。災荒之餘。富者貧而貧者亡。壯者弱而弱者死。昔之所謂康庶常安享者。今則窘迫而行乞矣。昔之所謂家室完聚者。今則分析而流離矣。均是人也。誰無父母。誰無室家。誰不貪生而懼死。誰不喜聚而痛離。設以己身家室當之。試思其悲痛果何如耶。噫嘻。孔聖重忠恕。孟子貴仁術。仁人君子。與人民一體相關。人飢亦飢。人溺亦溺。英傑志士。與國家一體相關。國存亦存。民亡亦亡。枝葉日弱。根本中枯。民之不活。國將安在。

師與吾輩皆方外閒雲。世外散客。辱蒙安談政治。但願盡此芻蕘。諸子等熱心利濟。勇於爲善。若以救濟之方。各竭其力。見諸實行。斯亦忠恕之仁術也。願吾修子其各注意。

自古聖君。首推堯舜。夫堯舜之道。以仁政而治天下。堯舜之仁政。後世皆可以爲準則。生民被澤。歷久可行。法與善不偏廢。即仁與政不偏廢。法爲善法。政爲仁政。後世國君元首。率由舊章。遵行先王之法則。可垂久遠。惟須竭盡心思耳目。身體力行。著因聖人先我竭其耳目心思也。故曰仁不可以勝用。則可澤及後世矣。爲政知因先王之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設不賢在位。上不禮。下不學。雖恃威郭郭兵革。何補於事。雖闢田野。聚貨財。何益於身。今時天之方蹶。衆生毋得泄泄。宜急急遵聖賢。守仁義。或可稍挽萬一。切莫坐視其禍。與不責難勸善也。要知三代之天下。以仁得之。以不仁失之。自古國之興廢存亡。皆關乎仁與不仁。今之黎民。能超劫運與否。亦曰乎仁與不仁也。是在世之會心人悉心領悟耳。今之慘劫。若能急急回頭。各各反求諸己。猶未爲晚。一言蔽之。人心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自平。願吾諸方省悟。解化是劫。則此功此德。不啻超過恒河沙數無量功德也。各各勉之勿懈。

夫弱者以力服人。王者以心服人。湯文王天下。以心服人。雖七十里而王。百里而王。行仁政者以心服人。所謂仁則榮也。不仁者以力服人。所謂不仁則辱也。仁者當國。閑暇明其政刑。是福由己求。不仁者殷樂怠傲。窮兵黷武。是禍由己發也。榮辱之分如此。仁者在位。敬賢使能。衛民保境。與利去害。除暴安良。朝野市井之間。歌孔遺而頌聲洋溢。所謂仁者可王。不仁無敵已

也。蓋原其心。仁者胸中不過存其不忍人之心。上法先王。以實心而行實政。治天下如運掌也。夫不忍者。非惻隱乎。惻隱乃仁者之端。由惻隱而知羞惡辭讓是非。由仁而有義禮智。四德具於一心。如四肢附於四體。擴充之則保四海。所謂仁有天下也。不擴充之則保四體。所謂養我元氣也。故仁者之心。事事反求諸己。以己之安。念彼之苦。遇事未有不惻然動於中者。必不肯舍正路。而擴充其羞惡之心也。子路問過則喜。勇於爲善。禹拜昌言。樂於爲善。舜取諸人。公於爲善。舜自困而亨。不變其志。取諸善之心以爲心。帝德宏仁。於此可見。伯夷守己廉節。出處謹嚴。柳下惠不拘儀容。氣量寬宏。一隘一恭。君子弗尚。所謂一太過一不及。未能合乎其中矣。吾。

師大道化世。首以不偏不倚爲誠。即是適中之教。今之以道不平者。皆由於世人不能明其中正之道。自不平而欲責人以平。是偏枯之行也。現在時世。惟此點點膏華。一絲牽動。萬里難安。誠千鈞一髮之秋。正仁者立功立言之時。一念之轉。可以消患無形。不啻如感應篇所謂立天仙一千三百善也。惟望吾在修諸方勉之哉。勉之哉。

天下紛亂。莫若今日之甚也。紛亂要因。惟爭與奪。爭之不已。殺戮相乘。奪之不休。危亡是懼。彼殘民以逞者。以國人之膏血。供一己之犧牲。橫征暴斂。不恤民艱。而天道忌盈。佳兵必敗。徵諸商紂是其先例。秦政是其殷鑒也。然則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率。使民休養。然後乃可垂拱而治也。今之稱雄圖霸者。慮不及此。專恃武力爲征討。罔知修德以服民。欲期天下久安長治。

。蓋亦難矣。

大劫之來。人不得而挽之。大劫之去。人不得而知之。而以民視察天視可也。夫民爲國之命脈。民足而後國足。古哲之言。豈徒然哉。倘若重征聚斂。民失保障矣。民失保障。國烏乎立。國之與民。良不可須臾離也。試觀中古以降。所有上下交征利者。有一存在乎。嗚呼。近世人心。巧詐譎詭。百見不一見。百出不一出。上者以利爲治國之策。下者以利爲救家之計。而士農工商。莫不孽孽爲利。從此民苦矣。苦於心者。甚於苦身也。甚矣。世界文明。豈盡因利生利。我觀夫有治法之國。民莫不各安其分。不以名爭。不以利競。以我之自治而生利者。乃義也。非與他種巧詐求利者同。然何以至若是其極。士不安讀。農不安耕。工不安作。商不安賈而來也。士農工商。既不安其本分。荒其經營。又焉取給。皆逃於官耳。古聖人之設官也。因民無治法。擇其賢者使爲官以率之耳。本無畸畸焉。至乎後世。天道日非。由選舉而爲徵辟矣。當斯時也。雖間有鄉愿以名實。而尚未全然舍正義於弗顧。及至中古。由徵辟又變爲利舉。雖是僞者居維其間。然不忍自暴其十職喪盡之苦。尙不致使人民塗炭也。近代以大公之共和號召於世。察其究竟。主人翁苦矣。民從此危矣。國從此衰矣。古哲所云民爲重者。豈若是乎。其病在於官多。官多必是因親及親。因友及友而生化者也。以人之好惡。爲官之轉移。欲使四民各安其業。豈可復得。欲使以義爲利。豈可復得。吾道之所以臨世者。視爲教民亦可。視爲教國亦可。視爲度世亦可。視爲度己亦可。即視爲救官荒亦無不可。噫。

道之行化。在於人身。不得不有所事。既有事已。不得不用其心。既用心已。不得有其旨。既有旨已。不得不履其實。何謂履實。守其旨而用心於所事。事見其實。道乃以彰。故吾師近以各地修者。每視院會為神事而懈其志。不知道倚人行。人不自行。雖曰神事。其將何所表現。弗克表現。而徒曰吾之修道。為救世也。究之所救在於何處。恐亦無以自明之也。如是而欲道之昌。世之救。又奚可得。不得所救於世。則身雖修名。人將謂我何。諸方在侍者。皆具特誠。然於所事。能再加其苦心。以妙其運用。不憚煩。不懼難。但盡其力。以求道之實益。則修名不同虛譽。實惠必普於人。世之得救。身之修成。皆在乎此已。願各慎勉。師有厚望焉。

上古人類相爭者。不過居處飲食而已。雖各安其居。渾渾噩噩。其爭鬪之性。亦微露於其間已。有室者出。乃。酋。以為統系。於是安者得其所安而無所爭已。中古以降。乃有嗜欲。以其酋之尊。而虐我下民。陵我胞與。不顧其後。不恤其他。死志以逞。任意以為。於是有征伐放誅之事出焉。其後者以大功自居。而宰天下者。乃為所欲為。使人敢怒而不敢言。然亦不旋踵而亡。迨及下元。智識日巧。各有所私。亂象已成。劫數瀾漫。憂世者乃為道德之說。以安人心。更定禮樂制度。互相遵守。此其功誠不可沒已。噫。至今日又何忍言耶。不過道院創始。而基礎乃立。各各存相恤相安之心。濟外者必先濟內。渡世者必先渡己。憐他者必先憐我。恤異者必先恤同。不以其所易者而反謂之難。則道慈之興也。可翹足而待已。是在各各首領。能認清此點。不為僞

事廢事之念。而勇於固基以互相維護。庶幾大道之化人渡人者。由化已渡已維同恤同以成其功已。各各幸三復斯言。不吝其力。不惜其力。而盡其所及。以先者為快。夫然後道之固也。慈之展也。皆因是而興已。各各勉旃。

嗟夫。今之世運。可謂混亂極矣。災劫遍地。人民流離。說者皆委之於天運。而不知造之於人事也。人無悖行。劫運不生。人無禍心。刀兵不起。天災之來。原從人致。是以聖明在上。萬邦咸寧。政刑不失。黎庶得所。天心根於下。人心格於上。無難義也。顧今之為國。暴政示民。荏苒四起。亡倫喪紀。災劫橫生。感者如斯。應者亦如是。然與其開罪於天。曷不消罪於人。古之善為國者。莫不盡力於人。人治則天地甯。百神享。災劫不至。兵燹不作。此之謂盛世。今人罔知治亂之本。舉凡天災人禍。委諸天運。試問蒼蒼居其上者。果能任其咎乎。治亂召自人心。苟欲治人。必先自治。本於人事。誠以求之。天迫遠。人道邇。內疚既清。天從人順。無不可回之天心也。今茲浩劫遍生。正諸方修己及人之候。欲消弭是劫。須反己而觀。各勤其修。各盡其力。從誠意正心為入手之功。方有濟也。其各勉旃。勿忽勿懈。

人之心性。最易動搖。利之所在。忘義以干求。祿之所趨。違仁而妄取。禮讓因斯喪失。廉隅隨之消亡。此天下之所以大亂。滔滔劫氣之所以瀾漫也。古今治亂。鮮有不視人心之善惡以立標準耳。今之握國政秉鈞衡者。不以德政教民。特殘暴以處事。思天下久安長治。蓋甚難矣。為民之表率者且如是。無識之衆。積習相尋。故舉國均成一轍。又安得風淳俗美。無為而治哉。故世界

臻於治平。消除劫變。非從人心歸於光明正大入手。不克見諸實效。元首能以德服民。則詭詐盡化為光明。奸頑皆易為正大。改革陋俗。整飭紀綱。暴酷病民之苛政。豁免剷除。庶事得遵正軌。有條不紊。自可歸於安寧。國澤綿長。遐邇均蒙福利。民生庶臻康樂。風俗賴以改良。人人均得自謀生活。百凡循理而行。然後禮讓可以遵循。廉隅當能自重。既不超越正範。大地盡成樂土矣。故今日之亂。非至真亂之時。惜人不諸撥亂之道。所以終成大亂也。吾道化世。先修身而後家齊。再而國治矣。諸子當於修身之點。深加精究。能不懈忽自甘。不墮達於治平之境。吾師因世界衰微。公道滅絕。不惜無上尊崇。降茲濁世。無非赤子堪憐。不忍視其同歸於盡。衆生倘不能自覺。是甘蹈淪亡。與道何與焉。諸子幸各體斯要旨。勉以維之。有至望已。大道藉增宣傳。包涵極廣。時至下元。人靈薄弱。無所忌憚。非以神道設教。不足以挽救頹風。稍明大義之流。聞而覺澈。迂拘自守之輩。不易轉移。故院適百數。能明道革新。不受潮流沾染者。不易覯也。

師雖苦心指導。奈習俗深沈。終難扭轉。誠堪歎太息。諸子來修未久。均能改除世病。竭力勉修。

師靈大慰。蓋人之年華。如白駒過隙。設不能立德修身。留名後世。生與俗流同匯。歿與草木同枯。能弗惜哉。吾所深盼諸子者。在軀殼未脫塵俗時。多行善舉。廣積陰功。百年而後。身雖湮沒。而德澤昭垂。寧非莫大之榮幸也。

慧真人訓曰。世界之永享太平。羣倫之得以長治。萬物之所以阜康者。是乃不重術而重道。道可久而術不可久。道在則民心正。民心正則各得其所持。歷千變而不易。遭萬折而不移。民族瀾淪。惟道是賴。垂訓語以教萬民。亦莫不以道之所系。未有以術衛人。而不以道之爲愈也。夫道之所重。括而爲言。不外獨善兼善。親人愛物而已。人能各秉其道。惟道爲重。則營拯之心。由邇及遠。慈善之義。推己達人。與沾其餘恩。飢溺叨其惠澤。化乃見其隆洽。世乃樂其熙時。吾

師救度心長。亦惟此之望也。

今之化弭。人心已多回向。但於初轉之機。猶賴善者盡勵定靜之功。以卓進無窮之境。而臻其平寧之樂。其導之也。要仍本諸良言。以切身篤其行誼。風聲所樹。爲效乃宏。近世人心之所以日趨浮動者。皆身之所在。不思自正於行。而徒思其所以制人以歸我心之所欲。此所以亂而弗治。罔治而彌形其亂。蓋心驚於外。而身弗率先。使之然耳。故現欲已亂。當不以爲治急其功。惟在身之克修。而順其心之所蘊嚮於人者。先自實踐於行。不分隱顯。不問窮通。以此心此志以自勵。而弗稍懈。庶幾危轉而安。險化以夷。胥從人人之心。平坦於中。而進行於外。履道之道。而道之所以爲化。乃不見其闕。而莫弗由之。以定於其本來之真已。不然。即言道化。亦屬空談。以追徇俗。不得爲道。欲道爭俗。道將無道而非俗。道云乎哉。化云乎哉。吾言道化。是願修者爲茲亂世踐身之正行。而作之導也。斯則弗虛所修。其道將不難以資其化已。望之望之。

上古之民。渾渾噩噩。熙熙攘攘。安居樂業。與世無爭。各各自於不知不識之中。而能自履於道。及至後世。人心機巧。而離道遂遠。於是不得不以政教而維繫之。迄於晚近。人心詐僞。政教尙有不足以維繫之者。於是乎舍道莫由已。政所以制止民之舉動者也。教所以啓化民之知識。俾民自能軌於正者也。是以謂道者。補政教之不足者也。奈何身膺政教之責者。尙對於道而存觀望耶。

大道者。天下人物共有之理也。以此理修身。即以此理治世。其修身之道。不外正心。治世之道。貴能應物。二者不脫其真。真以持己則己修。真以應物則物化。雖治分有內外。而真理則無差別。抱定至誠不息做功夫。而物亦相應於不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其真天下自平。失其真天下必亂。此古今不易之大道也。人苟能以誠信之道爲修。必能以誠信治世。則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人雖不知有治。而人則觀感薰陶。不覺而化。所謂莫之爲而爲也。今者古風已遠。大道愈倫。真誠既無可言。道德更無可說。但圖眼底之光華。不計後來之結果。禮教喪亡。政刑失則。自恃智巧以驅民。妄逞奸謀而取衆。倖倖自雄。驕驕自得。自謂智過三王。才高五霸。而不知斯世之民。惕惕中夜。受侮實甚。民雖不敢言。則其心必嘆。既無一息之接洽。則禍不旋踵。亦相隨而生之矣。當此大劫茫茫。兵劫重北。危機伏南。指顧夏炎。災患相生。風雨可慮。願子等各盡其心。各竭其力。今日以善度人。無非將來自度也。諸修子宜各注勉。

岳聖訓曰。秩序安寧之爲治。禍患頻仍之爲亂。治之極乃亂之始。亂之極斯治之萌。天下無數十

年數百年不治之局。亦無數十年數百年不亂之時。夫人皆知。究皆莫能知其奧也。治亂之象已現。實爲治亂之結局。治亂之形未萌。實爲治亂之初始。不明其始。是即不明乎治亂之理也。治亂何自始乎。始於人心。當其治安無事之時。人鮮有以亂爲戒懼者。於是衣食行止。動越範圍。久之所行成爲自然。故亂理之事多。亂機於是乎伏。泊乎刀兵水旱之災見。人皆以生命爲思念。於是求佛而免劫。有轉惡而爲善。積之既久。世俗易移。治機於是乎兆焉。人知治亂。而不知治亂之理者。猶不知也。明治亂之理。而不治其心者。猶不明也。且亂非刀兵之外。無所謂之亂也。子弟之不能敬其父兄。亂也。自私自利。即天下大亂之機也。即父不慈子。兄不友弟。亦天下大亂之機也。推之夫婦朋友然。推之邦人異族相處亦然。人苟厭其亂。何不先治其家。欲治其家。何不先治其心乎。

尙真人訓曰。名士大儒。所學者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即祖述堯舜之道也。可以治往古之天下。亦可以治近今之天下。猶宇宙之有日月也。日月有時而晦。大道亦有時而衰。日月晦而必現。大道衰而必興。大道不興。不可以治天下。日月不現。復何得成宇宙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孔子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德即道也。新民即所以治天下也。治天下者。其誰不以此道乎。

濟佛訓曰。治絲者曰。今之世如絲也。其不易治也。惟其細耳。治麻者曰。今之世如麻也。其不易治也。惟其粗耳。絲與麻也。相差一毛耳。毛亦不易治者。然則絲也。麻也。毛也。殆爲鼎足

焉。居今之世。而待而治之乎。以刀斬之則亂。以火灼之則尤亂。則天下之弱。有不可以強之者已。以明察之則茫然。以巧理之則素然。則天下之愚。有不可以智勝之者已。今日之大惑。安知非明日之大悟也。有不治者。待其明日斯可矣。事當斬且置之。事當焚且置之。事當察理且置之。則明日之大悟。安知非異日之大惑也。天下之事。有不待斬而治。不待焚而治。不待察理而治者。無爲之中。有大爲焉。奈之何人以有爲自炫哉。醫者亦曰。世如病然。欲不死。苦其口。牧者亦曰。世如羊然。欲不亡。補其牢。殊不知太上之人。生於無藥。深山之羊。殖於無縛。人無古今。物無古今。常治於自然。常亂於非自然。常生於自然。常死於非自然。彼絲麻也者。自然之象也。胡爲乎以亂聞耶。嗚呼治絲者。嗚呼治麻者。

老病見世變人非。滄桑易改。而歷來之英雄俊傑。不知湮沒幾許矣。何哉。蓋因未得其道而至是也。道者何焉。得無治平之道乎。是也。彼之雄傑者。雄一世。傑一人而已。未克修持其身與渡化世人爲雄傑者。故湮沒耳。噫嘻亦哀矣。雖流些些浮名。而其靈早與流風同去矣。此所謂知有譽而不知有身之故也。當茲末俗流離。彼方雄。亦屬一世之豪也。吾不知數年或數十年後。其超超之氣象何在哉。誠可慨也。今之所言道者。道已道而不知天道世道。其將沉苦海。猶自爲泛輕舟尋美景。而不知自止者。何不悟愚且迷之甚也。吾不暇爲此輩計其將來之收果。惟願修道者勉而慎之。以副道而益身。是吾之望也已。

周仙瀟溪訓曰。薄天下而厚家室者。則家室富而天下貧。故天下不可治。斯人不可與言有心於天

下矣。薄世界而厚里黨者。則里黨和而世界亂。故世界不能平。斯人又不可與言有心於世界矣。薄萬衆而厚一己者。則一己和而萬衆失。故萬衆不能歸。縱結家室之好。里黨之親。一己之榮。殆猶燕雀處堂。棟折而巢將傾。豈得謂爲自得哉。況人之所以有時而立者。在能保羣。故能羣者。不能羣者滅。養羣者亦存。不養羣者亦滅。保羣之道。是在無所厚其厚。無所薄其薄。唱大同之旨。施博愛之心。制其私而用其公。去其偏而濟其素。而偶用以厚薄也。須厚其義而薄其利。則厚薄於是乎適已。厚其善而薄其惡。則厚薄於是乎切已。否則羣渙而爭興。國危而家病。本搖末脫。源寒流封。見禍福於一朝。辨死生於頃刻。是故寬厚者仁慈之本也。輕薄者殺伐之機也。而仁慈之事。又各從厚薄之念而起。倘能以己之厚。推爲人之厚。以其所厚。而及其所不厚。或豐家以興學。或見義而助資。或推食而解衣。或指囷而焚券。並其事事無所不能。傳諸史書。於焉不朽。殺伐之事。亦未有不生於厚薄之間也。或共財而爭多寡。或分賄而患不均。見利則趨於焉。見禍則避。有功則誇己。有過則責人。此皆不能厚於人而薄於己。薄於人而厚於己者也。殺伐之機。由是伏矣。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亦是教人無所厚於己而薄於他。噫。今日無其人也。謂曰從公。必曰中飽。此是厚於私而薄於公者。謂曰勸進。必曰袖金。亦是厚於利而薄於義者。咄咄逼人。良深警惕。吾深願世人與其割甘以肥己。不如捐己以利人。則厚薄之施。庶亦合乎至道已。吾不禁爲世人世世生以馨香而代祝也。

正己化人

老訓訓曰。一畫開天。滄桑萬變。善生惡滅。至道存焉。今也世道傾頽。風俗淺薄。人心險惡。機械橫生。強以弱爲食。惡視善爲仇。懷毒之風日熾。無厭之爭不休。人情陷溺既深。積惡轉爲習慣。但逞一時之快意。罔計將來之果因。遍地悉成荆棘。到處皆化惡氣。不至國亡家敗而不知止。斯民斯世。能不悲乎。吾不忍世人沉淪。兩度傳經救世。飛鸞開化。冀挽狂瀾。垂書降筆。轉化人心。此吾道之所由傳也。然風俗不勸則不動。世道不輔則不轉。積惡不指則不悔。人心不動則不善。近雖大道風行。各地設院。而道之所以望其能展轉開化者。則又莫不賴於諸方之善體吾旨。正己化人。以爲世道之提倡。而策進之方。全賴衆志齊一。共抱斯約。齊一之要。厥爲開誠布公。勿落偏私。以誠相感。以理相召。各各自拓胸襟。受人盡言。慎其真理。發揚吾道。從一片渾穆清光中。行其事之所當行。化其屬之所不化。誠以感之。涵以育之。勿因片言而生退心。勿因歧誤而生障礙。則魔惑自消。大道日進。又何難之可言哉。深願諸方善省善悟。規其規。衡其衡。爲吾道之大光。作中流之砥柱。是吾老人所盼於諸子者。其各勉旃。

氣運循環。其復也必於極剝之終。此皆人心失正既久。腐植過深。否塞難通。乃形激蕩。其所見形於世界。遂成人類之爭戕。於是物物之生機。因之日蹙。理固然耳。而所以能斡旋而成運復之功者。實由未盡消沒。寄託於少數部分人心之善念。發爲祥和。以鼓動太蒼之仁施。漸擴而散瀾。宇宙之機。得以弗息。賴有此耳。吾近觀舉世人羣。多含復初之意。可見賦予靈靈。猶未盡昧。

。而挽迷登清。今後亦其易爲。是願在門諸子。本修道救劫之良知良能。身超塵網。念結精品。使無點纖埃染。舉所障惑。一力破除。空空其靜觀之界。落落出迷悶之途。惟道爲心。惟仁利物。第一祛雜感。弗存比較於寸衷。庶幾人我兩忘。以之運行。自見其大。而無所局。其爲化度。可日千里。拯萬人而力猶無虧。總而言之。腦無渣滓。自無障滯。以是行道。其不流暢。未之有也。諸教聖徒。所以能以其道教一方一時之亂者。蓋先自淨使之然也。方今之世。應教之亂。迥非昔比。諸子爲吾肩闡化之任。爲務實煩且重。苟非樹立有本。何以擔當。故吾愛之深。不得不責之切。以期有所成就。不徒吾道之光。要亦衆生之所望也。道播日遠。其所爲肩者。在本尤爲衆視所集。務各自求所以應付之根基。立其良範。創導而使之前也。吾惟諸子是賴。慎勿自棄。時哉時哉。切望切望。

道興於亂而藏於治。道趨於危而伏於安。此人人之所共知也。故旦徒以無逸稱之。蓋言治不廢道。安不忘道也。舉天下萬世萬物而論。人之生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花木之萎也。多萎於春夏。而其堅者。乃藏於秋冬。此舉其概而言之也。甲子伊始。下元之人心。未能全移。而春光之人心。少露圭角。於斯時也。吾人之修養。固不能不有所堅持。而吾人之心地。當若何培之植之。裁之翼之。使居危者不以爲危。居亂者不以爲亂。庶幾大道重光。當見於今日已。諸方各以其安者。而不忘道之危而後安。居治者。而不忘道之亂而後治。則已身修養之功。必有進益。而其所以爲治爲安者。皆於道中興起已。故曰一人興之。衆人成之。又曰以衆人之心。而已身。

先之。是皆修道之至奧者也。若曰吾身之修也。利己而已。己身安。不問其他之危。己身治。不問其他之亂。是人也。宦寺之流也。其身有等於無而已。哀莫大於心死。心死則身將焉存。此修者所以治乎己者而治人。安乎己者而安人也。忠恕之道無他。一言一動之間。皆以人爲本。而後己身之安之治。示諸掌已。各各當自省其身。毋以己身驕矜之氣。而自以爲是。而非人之非也。此世風日下。不能不爲諸方告也。然而別有所思。別有所視。別有所聽。別有所事也。則不然也。吾身安。何必恤乎人也。吾心治。何必憐乎他也。更有修養之心。以名爲重。養身之徒。以利己爲尊。若然者。其自有成乎。其自以爲成乎。吾不以其解也。其己身已亡。所謂解者。是其修也。又何足貴乎。故曰。力之所及者盡其力。而後已力之所不及者。亦不强以爲力。方合乎恕也。恕也者。吾心之所以然。而推人之所以然。方足以言乎恕也。恕也者。忠之所自出也。不能盡吾之心。盡吾之力。而其恕將何自來。亦何自去也。故曰。人之治乎己者。不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人之所以安夫己者。不聽人之言以爲言。而必吾心思其所以然而後言也。若以人之言爲言。必有所惑已。雖至信之人。亦必已思而後行之。何以言其必然也。智者于慮。必有一失。若處處以其言爲是。必至潰決不可收拾已。是以己身之慮也甚難。而其所以自處也亦甚易。其易其難。反掌之間耳。譬之其人品位道德年壽。均高於我也。我雖日日聽之。事事聽之。亦必慎思而後慎行也。其不及我也。我更當以雖好之亦必察焉之心待之。何也。非道有疑人之處也。亦非有不信人之處也。更非有欺詐之心也。其人也。道德高己倚己。我以其所知者以爲是

。必無所慮已。其不及我也。其言之是非而我皆信從之。不特敗乎己事。亦且使其驕縱。是以不可不慎也。嗚呼。道在今日。治乎亂乎。安乎危乎。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在昔平治之時言之也。若處乎今日。則必以由危入安。由亂入治而言也。由亂入治。道於是乎起已。興起之功。又在諸方以迫爲道。處處從建設入手。不以破敗爲事者。而後方克以言道也。若無故而懼惑。疑其將有不利於己。而曰若不破敗。亦弗能立。則道之所以爲道。固仍是道。而其懼者疑者。必猶己之不安焉。何也。天下之事。無非一絜之所包。絜凝則事事可期。絜渙則何事不敗。此一人之心。與天地之心。皆有所貫也。貫者云何。通之謂也。通天地。通萬物。通神明。通陰陽者。非人而何。此人之所以貴也。

世人重利。而漁之者必惡之使貳。乃遂從中以取也。斯爲通病之癥結所在。修人於此。而欲有所立。其難矣。要必知自定而後乃足施爲也。苟昧乎是。其修何事。而所謂救世者。吾亦不識其所以自見已。惟心之易動。弗一則多搖。多搖則無不可惑之點。能其具惑。必且多貳。貳惑之際。以求修功。而期克救乎世。終必弗得也。昔古之人。性標一道。以果志於道。則認準而趨。安所紛歧。苟見其歧。皆惡貳使之然也。今後道務日繁。修養日難。所要不忘定準。而克自脫歧貳之惑利。無點綴之或就。則化於身而堅其守者。得吾道以救濟世病之人。得道之真。將見身之所在。無在不有所成。亦無在不有所利。特不必苛貳之可以漁取。斯得其正已。惑世救世。利己利人。其得失固未或異。而所以異者。心之克正與否。身之果成與否。幾希之間

。自爲之別耳。諸修子尙其悟之是望。

吾老人設道垂教。無時不盡苦口。與大地衆生勸化。無時不企望愚愚之衆。出濁就清。以洗身之孽業。而登衽席。共樂長舒。藉正後人之風化。而滅妖氛。以滅兩間無根之淫氣。各安己心。以順天道之運行。則災劫雖繁。不怨不能盡化也。今也人務於巧。而重於爭。尙奢侈而忘儉樸。事刀風。致滅仁道。嗚呼慨哉。能不招天怒乎。然世風已至於斯。吾老人無暇爲其惜耳。故捨清就濁。權借沙木以闡道旨。而諸劫運。使醒道覺世之士。立言立德。立仁立慈。登高極呼。以招淺愚。共渡覺岸。同結善心。各研修靈。各佈慈化。冀祝厭亂天心。而挽已倒狂瀾。出衆生於水火。安流離於樂境。盡照照而享太平。噫嘻。憶及此者何人。思修己身者更何人。無怪其然。蓋因數十年歷史習染而成。一時不可導入化境也。吾老人果何所取哉。有所取也。取大千世界不見氣塵。不親離劫。上下四字。縱橫五方。均得崢嶸照照之清氣。即取此也。老人勸諸衆生研道施濟。與諸衆生又何益哉。斯則益不勝言。修身養性。以安心氣。研道真旨。以備應人接物處世。爲治家國之根本也。孟軻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即修之之謂也。施濟本人人先天之良性。所謂積善。其在斯乎。斯二者有益於人莫大矣。上可超拔上代之亡者。中能益身處世。下堪遺蔭子孫。更有大益在也。修返圓靈。共登上乘。不遭輪迴。不受劫魔。斯則修道導其妙境之謂也。在院諸方。明道者頗多。老人深願各方盡心力以倡道化。勸向愚迷或處疑信不一之中。不解其味。可告諸母以修功爲水花之難提。毋以施濟猶虛托之妄擲。能以一人化一人。一人度一

人。久恒弗懈。擔負力前。道昌自不難熾。修程當亦易進也。其各勉之。其各勉之。

本之能立。惟道之昌。昌道在人。安人在修。此中關係。吾不之言。想諸子亦早知之審已。然舉世滔滔。紛紜無際。此又何哉。日日言化。人人言度。所化所度。雖亦不乏其人。但於道之真諦。而無在不悉其歸者。終猶罕觀。塵牽俗囿。人情之常。容何足怪。獨是世劫未已。欲宏化度之功。苟無探本窮源之毅力。而以之擴佈其精神。以樹羣範。終必不易廣徵其效。斯乃修者所當深悟之要。慎毋以苟於其事。而濫縱其情。必真知所歸。而一向乎正。莫急近功以貽後患。須契實際而拓前程。能各如是。一志堅恒。則道無不昌。身亦有得已。諸修子尙其勉旃。

各有其志。勸而行之。可謂道已。行其道者。必得其堅。乃能有守。守而弗失。乃得其堅。故曰人貴堅恒。道在終行。是行道也。必以其本已。本也者。立其根而言也。根之不固。何有於枝。枝大則本弱。本弱者則道危已。故有強本之說。以行於世。本者得其妙諦而言也。得於心。乃能發於言。行於事。而無不實已。今之人。其心也堅。則有之已。而其恒未之聞也。恒則有之已。而其終始弗渝。未之聞也。心也者。衆神之舍也。啓靈之源也。神之不聚。何以爲守。靈之不啓。何以爲行。是精而後行之者。得其專也。得其勤也。不以中道有所阻者而廢事。不以心有所移者而中止。是皆在人有恒心有定力耳。繄之不同。神何以存。而心弗能恒。力弗能定已。不獨行道云然。即處世行事。皆當知本知末。不爲外惑所乘。而自以爲利害所關而中輟也。道也者。統萬事萬物而莫不由之者也。能由其道者。必能行其道。行道而明其真。乃可與言其機也。機之所

在。感而遂通。觸無不接。又在一靈之所感也。靈感於正者。乃持其堅。感於偏者。惑也乘之已。是以其神也聚。其靈也凝。無絲毫猶豫之心雜於其間。而後心自明已。明心者必見性。見性者必窮理。知其理。則萬事萬物。莫不萃乎吾心已。故以道化人者。必先化己。以身行道者。必先心行。化己者必正己。心行者必神聚。神之不馳者。道之本也。心之不求在外者。其念必清。人知清念為修身之本。則道之行者。無不正也。無不堅也。無不凝也。無不清也。夫然後無所用其堅持。自無中道而墜之患已。諸方弟子勉旃。

大道之所以大。亦視乎世之健者能了悟。以自化化他之覺力定力如何耳。覺而無定。不足以自化也。定而無覺。不足以化他也。此覺與定實相維而以爲用者。覺其所覺。然後定爲真定。一定一覺之間。從化化而入乎無大不大之玄渺至空之際。道乃於是乎立而成其大已。

諸子今日盛會。意境充靈。化機有賴。人生茲世。正當剝極欲復之機。實際否塞將亨之會。其所運旋。以何爲主。在道乎。道本無相也。在慈乎。慈九量也。然則道慈雖關運旋。而復亨之要。從何乃契其妙。而用於無窮耶。是不得不有聖於人之各修其身也。修身又安見其足爲道慈之用耶。其主在乎不二之誠心而已。誠具於心。則向道而修。道得乎心。則向慈而修。慈得乎心。道慈之能有心得。然後推及人物。乃可同化。此吾數年來講道勸慈之本旨也。若就修言。不過德功言三者而已。何也。道慈得於心。而用於世。不有其德。人奚從範。不有其功。事奚爲成。不有其言。迷奚之導。是人必本身之能修。而後始著其用者也。以言道慈。吾院（濟南）現象所具。猶

僅蘊德範之胚胎。萬功業之萌芽。具言論之雛形。斯三者。在今之勢。欲宏擴而普於世界。蓋未易期也。然而籍賴修者之誠。見仁見智。胥能各有所立。而奮勉於前途之進步。是則得功言三者。從今日之初基。日拓而廣。表彰而漸光大之。則其普及於世。要亦不難踴躍而樂觀厥成也。哈哈。世界五洲。種族文教雖各弗同。而所以具道與慈之心。則無二也。有此無二之心理。將道德以新同化。固由水之就下。絕無不易致力之慮。所當慮而務求啓發者。在人之心須自知本無何相。亦無定量也。不著其相。而充其量。則心之所至。即道慈所至。道慈所至。即天下大同之所歸。是以佛說萬物惟心。非心生萬物。必心有能容萬物之量。而無萬物之相。夫然後一視同仁。仁至是同化。故覺萬物皆生乎心也。諸子後此爲修。果克因心在破其相而弗執。擴其量而克涵。則道慈之行諸身者。皆道慈之足普于世之基也。其基維何。樹德範。建功業。精言論。三者同弗致力。則天下人之望道慈而歸大同之化。將無一不以吾門今日之修子以爲之鵠也。哈哈。道慈大同之克普世。無難若是。欲吾修子各以本心爲天地立心。以求世界之同心也可。

仁懷利物。色色之中。形形而外。其所以自立者。卓然有餘地也。吾道之謂化也。所以化者。化此色色之中。擴乎形形而外也。諸子立心爲善。不惑於名。不求其相者。皆心自度。度自之心。而有所度及人者。無向非善。亦無在不得自心度之間。自立其基已。哈哈。道何云乎哉。必弗自度。而空其名相之求。道固在身。而自無由捉摸以得之已。其弗自得。苟猶不急反求諸心。而欲道之自見。道又何貴乎修。修更何以近道。此不得不爲芸芸之衆。失其求道之本。而擾擾於名

相之間。徒欲見其欲道之道者。加以太息而不能已於言已。

老人救世所以望人自救者。惟冀其心之自明也。自明其心。無不可以自度。能於自度。自度自者。即人度人已。自自度。人人度。斯為度也。乃日廣而誓已。若弗先知自度。所謂度人者。自先自欺。人豈能欺。欺人之言行而欲人為我欺。而從我度。天無是道。世無是理。人復安得而有是事哉。以必無之人事。而謂徒假天道世理。身弗率先。竟克有成。此其斷斷不可得。蓋亦不待深揣而可知已。人又何為如是而弗之覺。非盡無故。亦不盡非道非理也。以有知道知理之心。不能自求其道之真。其理之正。動於淫惑。牽於塵情。不克自安。其心乃至紛紜擾攘。各是其是。各非所非。是非非之果若何。且弗之論。而其不得所以安心處。以求道之真理之正。其失則一也。故吾降化。惟易諸子以靜。苟得靜功之純。則天之道也。世之理也。人之事也。莫弗由靜中而明一貫之無所弗通。其用之也。彌六合於有餘。其舍之也。卷於密而不見已。是修功能而得若此。亦曰得其安心處而已。守得安心處而已。諸子之修。其於吾言審之可已。

道之救世。猶醫之療疾也。必知癥結所在。而下之針砭。乃足言效。今日世病在乎人欲橫流也。苟圖所救。當得其方。方之為用。要審其要。不在多舉而在稱施。言則方之施也。亦惟如醫之自明其道。始可為言也。故求救世。首仍貴乎自明。自明之道。而使克以為救者。最上無欲。其次寡欲。再次節欲。能節則知所止。知止而後能寡。既寡而後能無。能於無欲。則心平氣和。剛大在於其中已。以至大至剛之氣。而運諸方寸之心。其道之見於心而行於世。人必因其無私之公而

感化。以同歸乎仁。其所救者。不已廣乎。是願修者身各自勉。慎毋視道為非身之所具。徒事外驚。斯範立諸身。化行於衆。世之可救。其庶幾乎。諸子勉之。吾之望也。

吾道在於今日。雖云將遍行省。而冥頑未化者。尙覺實繁有徒。以故劫運之來。亦未能盡弭於無形。所賴在修諸子。體吾救世苦心。不隨流俗。立定道範。舉一切浮華嗜慾。足為身心障害者堅意漸除。然後一己之修養。始克有成。而度人濟物。乃始可收大效。否則道自為道。我仍故我。自度尙無足言。其於度他。又豈可空談無補。甚非吾道救劫之旨。若野狐談禪。是又何用多此無謂之舉耳。

覺已之謂明。覺人之謂恕。世未有能覺已而不思覺人者。世亦未有能覺人而不能覺已者。考覺字梵言三藐三菩提。能具有大智慧。方許得三藐三菩提。孟徒所云以先覺覺後覺。耶徒所云人皆當依救世主。皆能得覺字之真諦者也。蓋覺後即覺他。同依救主即大覺矣。

諸方知近日之天心乎。知近日之人心乎。天心厭亂。均由於人心悔禍。苟能一一使得其平。則世界永無糾紛已。不過心有不同。其形亦必各異。頗有未足。而爭端由斯而起。故曰好其所好。世風乃媚。惡其所惡。鉅而走險。矧乎不以其平。而欲相安於無事。則未有能如是者也。是吾人之平已也。當從其和。平人也。當從其寬。不能和。即不能自度。不能寬。即不能度人。自度度人皆不得其平。而欲世界治平者。不亦難乎。此君子之所以以人心挽天心也。不通而欲挽者。亦不可也。若必欲其通也。必以自然為功。處處強制。而曰天人相通。以挽浩劫於剎那者。焉得而可。此世風所以終不能挽。而人心終不能平。戰爭亦不能倖免已。故欲以人心之治平。而通天心於自

然者。必先無私。無私必先至公。至公必先至誠。至誠必先克念。克念必先甯靜。甯靜必先自明。自明而後明理明物。明理明物。萬有明真宰已。人之不能明也。昧於其幸。人之不能平也。偏於一私。真宰若昧。私欲擾乎其中已。是人之修養也。必養吾真宰。使不有所惑。而後可以明心以盡性已。性也者。天賦之也。欲天人相通。亦必由此性之正之清之明。以保吾固有至虛至靈之真宰而後可也。所謂吾身之真宰者何。即吾身之祖炁也。祖炁不堅。則命也何在。祖炁不凝。則靈也何充。祖炁不清。則性也何明。祖炁不息。則息息何通。是祖炁之於命也。必以身之所慎者。時守乎至虛。夫然後由神以化而為祖炁。以養後天之化性。乃息息相通已。所以然者。性命之賦也。必以靈息為養。苟靈昧而息窒。則後天人欲難於其中。欲心之平也可乎。不得其平。則必有爭。爭則天人相阻。而浩劫造成已。是以大道之化人也。首重於平。欲其平於無形。乃能自然。欲收自然之功。捨默轉潛移之息息。又焉能臻其妙耶。欲臻其妙。以坐為主。坐而不堅。雖上元之氣質。亦弗克自持。况下元薄弱之氣質乎。諸方須明坐而有守。坐而妙轉。坐而自求。坐而圓如。則息息之間。皆妙運已。噫。諸方之於坐也。人人知之。而不能人人守之。人人息之。而不能人人適之。則欲其堅也惡乎可。欲其不走。又安能者。諸方自修者。當從明先天之祖炁為本。後天之祖炁為用。能養其用以運於弗墜。則其本之修也必有所恃已。各各能善悟斯理。則必能平已平人。平萬有。平世界。各各細而玩味。必有所得焉。其勉之毋忽。

道之所以為道者。固日用不可須臾離者也。又所以簡人之惑蔽者也。人之生也。先天渾渾之際。

無識無知。以性之自然。而隨天賦之真靈。以保其至精至神者也。及後天人欲充塞。無時不有惑。惑於其心。無時不有蔽。蔽於其靈。心惑靈蔽。神乃日亡。神乃日喪。不能不有補救之法以善其後也。救之之法。惟有於靜處。靜虛之功。其旨曰道。道之所在。固其本祛其障而已。固本則靈氣乃堅。祛障則惑蔽自除。惟能空乎其心。不加絲毫想相者。而後道賦之真原。乃可以保乎其大其久已。今也上元伊始。人心之不為惑蔽者有數數乎。曰未也。其所以不能各祛其障惑。以清其至靈者。因私心未能淨盡故也。私之一字。為千古之大害。諸方知之乎。知之能自除之乎。除人之私者有之乎。曰未必然也。因己之疑於其間。而曰某也私。某也惑。是可以謂知人之私乎。諸方清夜思之。當亦有所悟已。即或能辨人之賢愚。識人之小失。而曉曉以為言談之資者。是察察為明者也。烏足以知哉。此迫之所以日生其障。日趨於下者也。姑無論人之賢愚。人之是非。能知己之過者。有幾人乎。能知己自以為公。而仍私於其中者。有幾人乎。此道之所以不能正己。又焉能正人也。三載以來。道務日繁。院址日眾。固其址勤其務者。亦有數幾院幾人而已。然能於其固於其勤之中。而時為道為慈。不有一毫私念雜於其中者。亦未能多觀其人焉。言念及此。曷勝惘然。憂如心搗。誰生厲階。各各能從正己處以平以容。則身之履乎道者。無不坦然已。故曰。道之興也。人實興之。道之亡也。人實亡之。道無所興。亦無所亡。人能興道。即興己之德。而固己之基已。人若亡道。則天賦之真性真靈。皆將隨風雲而化歸亡有已。是以三省吾身者。何為而省也。謹守四勿者。何為而守也。其中自有至真之旨存焉。君子之道。其實已也厚。其

責人也約。非所以偏重於己也。因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故必慎獨爲本。而後可以修身。修身所以正己也。所以養靈也。所以固本也。所以正命也。日遊乎虛坦之境。則性天光明。心地磊落。已能光明磊落。而後正乎己者。皆守身如玉之境也。以之正乎人。則出其言而千里之外應之已。是以修者常謹乎言。慎乎行。以守乎素。而踐乎實。則正己正人之功。於是乎從道中尋其真已。所以然者。心向乎道。而不能去己之惑。身行乎道。而不能除己之障。足履乎道。而不能去己之污。口道乎道。而不能守己之素。則道之所以爲道。不同虛言乎。各各當日思之。時時悟之。道一言必思其中。行一事必思其當。有能於此尋味者。真旨又何必從相外以求之也。所願各各以光陰不再。本原不易守。賦性不易明。則各各謹守堅固之功。夫當日增月益。而各各之德行。亦當日新月異已。各各勿以空言爲道。勿以能言爲道。是道之真諦。不期乎得而自得於無形已。吾與諸方。其共勉之。

老君於歲首臨濟南道院訓示曰。哈哈。今日之會。吾與諸子歡聚一堂。五千紀來。此又一日也。道無古今。而所以常存而弗盡者。靜於動中。而不識動中之靜耳。靜於人身則爲魂之真清。此一點真清。果能守之弗失。則塵劫之魔。終無以擾。不因塵魔之擾。而有所惑。則身之所在。自見於性。性不少漓。則所以自守其清於身者。皆可永固吾靈已。諸子此來。仍五千紀前之性靈也。須知靈之能固。而爲不世之英者。因緣之所假也。緣之偶合。既離謂之無緣。而藉緣而悟所以爲緣。則性在於中已。明此由於性來。則緣又爲空。而守性之實以參修自進。是又不獨一身之福。

而推施及他。且將無遠弗屆。以宏敷濟世之道用已。

關聖訓曰。諸方達茲歲首。氣聚神恬。可見道功之有進已。須知修者用心。貴高其志。欲志之立。當嚴其守。守身以正。則心之所向。無所不往。今日而後。所宜奮勉者。不在進功之急。惟求大志之平。其所以平。必泯我執。世人於身。多因近習而致固滯。斯障弗開。行處皆偏。有其所偏。爭即由起。既爭而後。又欲復使其平。爲力必難。故不若人人之身不有所爭。而其化也。盡歸於平之易也。是乃救世而在立身之第一功用也。願諸方從此好自爲之。吾師所以佈化。而期有以度拔以昇清樞者。殷殷之望。亦屬諸方之身也。弗謂外驚可得。而稍忽內養之候。徒逐逐於察察之途。以自命其高也。慎之遵旃。

即氣由重而化輕。惟在一地之人心向善如何而定也。今後諸方宣道度化。務各益加奮發。度人出水火而登衽席。無他妙訣。祇一誠感足已。不然。機巧變詐。縱竭人爲之意念。而隨因得果。終不能善其後者已。吾

師數載講道。幾於無訓不勉人修誠。而人以時習遷性。往往視誠爲拙。不足以標新領異。自露其巋然之頭角。於是遂於俗流。相率爲僞。以求一時之逞快。其非大道宜有之象。而亦釀世禍亂之源也。如今劫運散佈。既已若是之廣。倘猶爾轉趨遂於不可必得。而姑作妄求之境。吾恐不旋踵之間。未有不招禍殃身者已。諸方志道進修。須知修道所以離塵也。何謂離塵。去心所已染之塵滓也。果能淨去於心。則清明在躬。動止云爲。無一不爲世範。世有此範。則羣衆必有觀感。以

漸歸仁。仁風大同。則化濁世而成極樂。固不必身之成聖成神。而得極樂之世以安其色身。以視今日紛紛爭攘中。苟圖生活。其樂豈可以道里計哉。是故修道必由身之率先。善立世範。乃克化衆而自存其身也。不然。如電光石火。縱極富貴於一時。境異時遷而後。其又何有於身。更復何有於世。身世皆空。而苦趣之墮落。徒使不盡殘靈。痛受九幽之業報。是誠至妄而極愚者也。人身難得。後顧茫茫。吾願修道諸方深味吾言。律其身以自愛。庶乎身立而世化。世化而身以保全已。勉之望之。

達摩佛訓曰。日月不居。春秋代序。人生於世界。上壽者不過百年。中壽者五六十年。而夭癘者比比皆是。此何故也。良由於自有生以至滅立。嗜欲過深。靈被欲奪。壽之不能久享者。職是故耳。在修諸子。如能以慈業行於外。坐功修於內。剷除欲念。守我本真。未有不與松柏同其堅貞。山岳同其久遠者也。

師道唯一之要旨。端在於內修外行而已。其他焚香頂禮。不過尊崇儀式而已。諸子須於上項所訓二者着手。幸勿以爲信口道即可以生也。悟之。

昌佐神訓曰。救世事業。在於外行。固必以慈爲荷。而外之能慈。以實踐其行者。由心之爲善也。善之爲者。一念之動。靡弗真潔。所謂誠中是也。苟或不真。則形於外者。物交爲引。因物之引而行之。雖善弗真已。世間貌善而心不純。其病皆由內之不真致之耳。至於念起之際。不有純潔之意。則發於形必難明白而曉暢。雖善不得其清。弗清其源。遷流必亂。是何以故。其發之也

先不清。苟且遷就。以爲導使其流。不知源不先清。則流難其淨。愈遠愈淤。終有不通之一日。有所不通。則機隨息。機息則始雖爲善。卒於弗善而已。是善仍不善。非善之至也。是以君子之志修。而欲明德於天下者。必自身始。必自身之心正始。必自心之意誠始。果克葆有其誠。則動止云爲。無所弗善。苟失其誠。則動止云爲。雖善其貌。雖善其形。雖善其聲。雖善其色。皆出假飾。斯之爲善。不過姑掩一時。甚且掩無可掩。按之者如見其肺肝然。欲益於身。猶不可得。況言救世乎。所以修者居於今世。若非刻刻存養。而勵其誠篤之修。以省察其念之起是否真潔。然後以發於行而踐其實。以期確有救此世之功能。不足自立其身。亦無有以成救世事業也。諸方向善知修。願各深切情勉。來日多憂。其不可以懈忽者。救世之用。不可捨身而言也。吾望修者之修。因愛修者之深。各且有立世之道也。身立道立。即身救世救已。如不善此。而謂一身之微。何足救世。乃不修其身。空言其道以救世。道無所證。人奚從化。若謂有言亦未嘗不能化人則可。若謂有言無行而足化人則不可。古聖賢哲之遺經。無言不由實行而立。然至今日。以人心之澆漓。徒知尊仰。而不身體力行。其故安在。以真範云亡。空餘其言。不能盡使振作也。苟有人焉。若當日之孔孟繼起。以祖述堯舜文武之道。切身必行。以樹世之真範。而期人之從同。則今日去古雖遠。仍不難復古之道。如孔孟之繼堯舜文武而復興也。如其不然。則言滿天下。何有於身。更安救乎世。身世沒沒。其修也吾不知其果何所得已。世劫方殷。身危若露。何以爲修。何以救世。是望人人自悟。人人自勉耳。

李聖訓曰。道院之設。所以興慈也。慈者。乃吾修道之外行。即度人成物也。欲外行之進施。必先完美其內功。即已正正人之謂也。今天下擾攘。人心詭譎。雖有少許之正人善士。而感召之力。終屬事功杯水。無補時艱。所以大道又重普化也。增一善人。可增一分感召之力。即可減少幾分罪過。倘人人皆向善。即可感動天心。劫數亦可望收束矣。天本有好生之德。絕不能無辜而降之災也。當此下元告終。上元伊始。正上天懲奸罰惡之時。善惡真偽。當由此際而分。吾本不欲以此告人。奈大禍昭彰。災劫頻仍。而芸芸衆生。仍夢夢而弗惕勵。一旦大禍臨頭。恐難免玉石俱焚。無辜而受累已。諸方皆修道有素。速行普度苦道。以創後世道德之基。立萬世慈業之本。此不特吾

師之宏願。亦諸子之婆心也。勉之。

篇經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也。在天地又曰靈。在人身又曰靈。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天地因道而定。萬物因道而化。人身因道而生。是天下地上一切有生。無不因道而立也。太上之謂無可名。故強名之曰道。

老謂御人以道。賢聖治天下以道。達士葆身心亦以道。是故人之葆真養身。不以道不久也。苟不萬空息氣。靜默潛心。而邪障滋擾。魔惑肆張。魄識用事。而道機墜亡。吾院首重坐功。即所以葆己身而渡大世也。人能修己。即所以渡人。能成物即所以協天。人人如是。而道不張自宏已。道之於世。亦猶繫之在人也。能息其息。則可凝炁固神。息炁相表。乃能性命堅定。慈之於道

。猶息之於炁也。事雖不同。而其氣其用則一也。苟有其道。而無慈行以輔之。則道如玉之在璞耳。雖貴亦賤已。是道慈相兼。並行而不可離者也。如以慈而不行慈。則道亦將隨慈而墜已。猶人不能息息相通。障惑塞前。利欲薰心。將天賦之真元。亦必殺盡而後已。又何能壽年強身乎。

修道首在養氣。氣養至於凝靜。然後始得言乎修功。世人閱世愈深。養氣愈不易純。以俗業難而清。尤不易得耳。如果吾之氣凝矣。靜矣。人之望吾。將有亦步亦趨之慨。不然。吾之詭譎之聲音顏色。且自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欲人之從吾而入於道化。不亦難乎。諸方思之。吾言要不河漢也。哈哈。

世季將沉。物必有崇。事必有魔。貞下起元。物亦有崇。事亦有魔。此一定不移之理。亦剝極必復之徵也。故君子行其道。終日惕厲。守其道。終日乾乾。乾之又乾。而後可以保吾真元也。諸方行守道。各有其則。各有其鏡。能於卑誠自然處。不失其根。乃能為自渡渡人之需也。今世界可謂離亂已極。世之季也。不其然乎。貞下起元。亦在今日乎。惟望各方以志心向道之誠。夙心覺悟之慧。而為己身守克復之功。為衆生行普拯之惠。則世界胞與。盡受其賜。而崇魔亦將從此永消已。諸方風慧俱在。天性未泯。當以善為善。以不善為不善也。若乃反其道而行。喪其身而修。則本來元靈。永不易覺。而修養到處為崇魔擾已。是以修者修心為上。修身次之。修靈為上。修心次之。修靈為上。修靈次之。修虛為上。修靈次之。能修虛以為實。則空中之聲。空中之

色。皆從不知不識。若甘若無之中而見聞也。惟是修之弗難。悟之惟難。悟之匪難。堅之實難。堅也何難。自然不易。自然亦易。中庸乃艱。艱於中庸。必如何而後可以不偏不倚。慎於終始也。是在修者處心積慮。無一時或懈。無愧於屋漏。則視聽言動。動容周旋。無不合於規中於矩已。君子者。君之子也。何以言君。主宰之謂也。何以言子。先天初結嬰胎之謂也。能修嬰胎。而守於主宰之先天性命者。是之謂君子。君子者。人人可謂君子也。以先天所賦之性命未失。雖為習欲所蔽。但能日新其德。則無往不復。而貞下起元已。所可慮者。崇魔因人欲而興。亦因道德而擾。人欲充塞者。惟恐其不罪大惡極。而投其所好以助紂為虐也。道德之擾於崇魔也。因人道德既高。必有崇魔與相戰也。戰而不勝則退。戰而既勝。亦投其所好。而蔽於私欲已。故曰。道之深也。魔必崇之。欲之深也。崇必魔之。道高能守其堅。終始自然。則魔也必不敢為崇已。欲之深也。豈岸回頭。崇亦不敢為魔。是在能守其主宰之嬰兒者。乃可以堅於自然。而悟到修虛以為實也。吾故曰。世季將沉。事必有魔。物必有崇。貞下起元。事物亦有魔崇。惟願各具其慧眼。以辨真偽。特定慧劍。以斬崇魔。則大道之自渡渡人者。皆由諸方修悟處竟其功也。各各勉旃。慧真人訓曰。風氣轉移於人事之間。其變化莫能端倪者。皆視意念為推遷。是以從古以降。能定其衷而歸乎常經之所同守者。必藉道之接。以立其準而示其一也。

師追救世無他。修齊之道。人人悉知悉聞。非別具色相。另立秘機。為世人相銜也。蓋因世至於今。亂已極矣。誇智鬪巧。恃強陵弱。各習弊風惡俗。相詐相欺。特此危險之心肝。為處世接物

之獨一無二之至能。嗚呼。若然者。不肆危局於國家。亦必流毒於鄉土。世安怪其亂。而人又安得守清土樂仁風哉。吾

師懷悲天憫世之慈懷。忍不勝忍。惜不暇惜。迫於萬難自己。而權借沙木以警世也。而人不察。往往視為奇異。莫敢一瞻。其人亦愚已。或自為智達之士。聞言輒搖其首。以為吾

師之道。莫得其名。千載未聞之道。究之無處非道。無時不可考也。見諸書百家。何所言而非道也。吾

師之道即此耳。乃修平中和。莫可或離日用經常之道。又何難澈其源哉。

師因人道不存。故開發自古及今未聞之道而勸世也。親混濁之世。人道何有。苟不際此良會。趁時自勵。藉道束身化人。則無底之苦海。將不知為誰特設也。世值斯時。為淺風薄俗之繭縛。不肆張其巧譎之能者。既所罕見。而專橫狂暴。恃巧詐人。將不知巧詐者隨諸後。往者過之。來者復之。日猶日壞。世道將何寄焉。吾

師設院之苦口婆心。特為世人設渡迷之筏耳。渡迷之法無他。修道而已。修道者。秉其道而行諸世。以覺自覺。以覺覺人覺世。庶可期進今人於淳美厚樸之境也。究其修道之旨。不強人難。純任自然以修之。修者分內與外。內曰慈。內坐者靜養其氣。以定其心。安其志。不肆巧於巧譎之端。以之身可健而氣克平。小之却病。大之凝鑒。不與草腐。不隨逝波而沒。外慈乃人具有之心。凡百義舉。見則勇為。並無與仁義道德處人接物相違者。世人或不知之。或疑而止

或進而疑。或作一探一視。不克自持求修初衷。則終不可進也。諸方試觀近代風氣與局變易止乎。瞬息間而層層幻影已。更參乎今世之劫運。傷心慘目。亘古未見未聞也。斯時之達。何由乎而至極也。得非人心不古。益肆欺陵而致之乎。然造劫造俗者尤須人也。化切俗者尤須人也。蓋人若不自醒。日造日劇。則劫與俗終不知層層出化於重重疊疊惡苦之境矣。當憫久厭惡亂之天心。若稍覺悟。益惕身心。成己成人。頗易為力。其故何也。蓋久歷此惡濁薄俗之中。一經悟通。則知世情之非。浮生易過。必克自勵而勵他人。一因天生人物。本至仁之心。見有自悛者。必加之厚施而成其性。藉之以作後覺者之引線。可謂饑易食渴易飲之秋。諸方求道。務期實進。以挽此世風惡薄。藉作個身之修候。他日之望。正不知立萬千丈之高峯矣。諸方其共勉之。是吾今日之屬望也。

師道勸世。無非正己正人。度己度人。惟人之欲求正人者。必先從正己始。欲求度人者。必先從度己始。天下未有己不正而其人可正。亦未有己不度而其人可度。故君子以道勸人。必先慎乎其獨。浸以我之善而勸人之善。復以人之善而勸之。人人皆善。則道之響應。德之歸宗。天下本有不昇平。人心未有不返古。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亦無往而不忠。無往而不孝。無往而不和。無往而不信。情則去乎其偽。性則本乎其真。此究賴道之足以正人也。人不可以舍道。若舍其道。則善根漸滅矣。善根滅則見君臣相殺伐。父子相戕賊。兄弟相爭鬪。夫婦相背謬。朋友相傾軋。擾擾紛紛。杳無寧日。戰國之分爭。所由而起已。丁茲世事淒涼。彼此爭攘。若不賴道

以維持。則返性之天。無從復覩。網常淪沒。孰可挽回。此日諸神聖仙佛。煞費苦心。以道勸世人。世人若尚夢夢。是真世道不可挽回矣。人心不可收拾矣。諸神聖仙佛。深為衆生痛。而衆生寧不以自痛而痛之耶。時乎時乎。回頭宜早。慎勿以輪迴自墜。貽恨將來。悔無及矣。懷之勉之。

濟佛訓曰。道之教人。有教無類。同善者化而惡者亦化。惟人之交人。須分門別類。否則良莠同黨。而刀頑同味。積久則善人亦歸於盜賊之途已。且人之識人。亦須別開慧眼。識善誅凶。庶不致宵小之輩。與鄙而無賴者。得進我左右也。諸方出入於社會。動止於世界。不無交游與識人之問題。況以身許道。而道雖宏大化。無惡不度。無善不種。然各方衛道。尚須爲道而杜其蠹也。幸勿被道之蠹賊而戕我道根也。諸方均是解人。尚願各各好自爲之。其各懷遵。

岳聖訓曰。夫道之命名無他。使人心還秉一之謂也。人自出世入俗。隨風漂蕩。莫知流止之途爲何在也。是有道出焉。必使心勿忘於道也。言不出乎道。履不外乎道。然後使之歸一還原則易也。如是從何而可致焉。必從修而後可。修非俗人習見修持齋素之名修。復非獨善其身。嘯傲烟霞。寄興山水。以保個人之軀壳之修也。是道之修也。必重乎內功。必兼乎濟世濟人之修也。夫內修曰坐。坐可使人之俗染。徐徐爲之蕩滌乾淨。以保其完白之性真。而定其未來之習氣。氣苟不克平定以自守。以安居。則爭強之念。必日新一日。遂將最可愛之身膚。最可貴之韶光。於是乎汨沒於無聲無臭之漂渺而不自覺也。世風薄濁。習見羣胥。個個使然。以演成種種新劇慘觀

。使少具智識。皆不忍見聞。而演者莫知也。故嬰兒之善性。亦隨化而不能擇其良窳而從而改之也。哀哉。

師道所重內坐。蓋掃萬千年種種塵氛染習。弊風慘俗。使無仁道之世人。悉由之而漸改爲盡善盡美之性心。則他種弊風慘劇。當由之而化之矣。外行曰慈。慈以救人。慈以化劫。慈能拯溺。慈能平世。是慈也。保身養命。維護鄉國之慈也。非僅以憫惻之心。施捨於一時也。必也使克實行其慈。使溺者登岸。蕩者有依。不致縱其怨詈之暴心。而構而造。結怨復仇。至生不可思議之災劫。是內外兩功。不獨爲修道之關鍵。亦即人身自護。治世持家不可缺之本也。

寄真人訓曰。劫運之行。皆人之意向各趨於異。而後和凝弗結。乖戾相衝。乃致化合不克得其融。而爭擾遂亦無以止。此今日之世界所以難平。而災禍所以彌亟也。不徒弗知所修者。任意醜之。即名爲修者。亦且激情縱之。嗟乎。化之弗行。豈道之過。而修不得道。輒徇俗惡之私。自是其是。不能審道之化。而以身行於應化之中。以修正其心。施其爲化之用。言之亦可慨已。

現爲救世之舉。非人之先靜其念。而沉其機。難免魔之無惑。而得心之充運也。心若失運。其機自滑。雖有明者。弗克以爲之明。不明於機。則心之所運。罔弗入歧而誤其用已。修者處今之世。苟思爲救。其於靜功。蓋不可斯須忽也。未來之漸。啓於無形。已然之變。動於幾先。若非靜中施其神照。則內不澈而外乃昏。理數之固然耳。修者不可不加深省也。吾

師講度人。要其所度。不出人之自身也。身外求道。則道之所現皆幻境。欲從斯境求道之真。

必無所得也。其本不堅。何有於末。是在修者人人根胚於身。而後由境爲悟。得其真於身。而應變於境。化之爲化。無不可化者已。否則外境胥足困累。內修其難進益。猶是小失。而神耗於形。心馳彌逸。則所以昧靈而戕性。爲害斯烈已。願各懷守。是節之所切望也。勉之遵旂。

與人爲善

老祖訓曰。世道有興衰。時局有治亂。其與天地共悠久而亘古不變者。其惟大道乎。大千世界上各洲之民。雖所崇奉信仰者。各有不同。而其以善爲歸則一也。其不能相見以誠。相勉以善。而興衰治亂之機。伏於其中已。今也各各已有厭亂之心。可以言慈善已。斯吾道之所宜言者已。以一念之動。而能澤被於萬民也。可以謂之大善已。惟言之非艱。而行之非艱。行之非艱。而能得其美滿之結果者。更所難能已。各方味之。

滄桑世局。痛苦蒸黎。吾道不興。世何以度。人何以拯。與言及此。凡熱心道務者。其各勉爲胞與立救度之方。起困扶危。出迷登清。庶各化其所化。不使彼等墮於冥頑不靈之境。必期同歸莊嚴淨土。爲願始足。剛此時日。亦正是否極泰來之秋。剷盡復反之候。衆生不能於此汲汲之勵功修。見過就過。入道出道。世風益變。無法挽回。人事爭食。愈演愈烈。下愚之輩。不特靈隨身燼。莫之能惜。即辜羅劫網。禍至於殞命。縱悔之而亦不知其所悔已。所謂頻年醉夢。大覺無期。此等人。是在上智者流。廣著危言。善爲勸化。莫謂不可度者而不顧度也。安知吾道度世。可渡者固應苦口婆心。期以勸化。而不可度者。亦不辭勞瘁。今日詰誠。明日詰誠。久而久之。必能有所悟善。誠心嚮往。吾深願諸子各秉一片善忱。切實勸化。須一視同仁。則道務之發展。可以從此收其效果。果能披肝瀝血。爲他人勸。自然是當頭棒喝。破夢鐘聲。彼聞而不知覺悟。實罕有其人。一人之善。斯有一家之善。一鄉之善。國家之善。天下之善。其旨蓋不可不爲之深釋

。觀諸母院崛起一隅。支院推行中外。可知宣化之力。誠亟亟不可緩也。道之救世。非道之能救。實賴人自深明道旨。而後救世以自救耳。語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斯言誠哉。諸子其各悟之。

道務策進。惟力是視。尤當得衆志之齊一。共抱斯的前向往之。方足以顯其良效也。齊志之要。厥爲開誠。是其是而非其非。均落偏弊。不能謂之誠。即無以動羣感。感發失所資。障礙隨以起。更加不諒之意。互相歧誤。去道日遠。欲其進也。不亦難哉。所望肩道諸子。先各自拓胸襟。必能受人盡言。而後認其真理。以爲吾道圖所以發揚。人意既浪。靈氣自張。從一片渾穆圓凝之清光中。行其事之所當行。化彼屬之無不化。其間消息至微。而果得其論以妙其運用。豈徒世人可化。即頑蠶之物羣。亦必不難以格之。是在心之存誠。能開展與否以自別之耳。諸子現既爲吾任重。第一要知無論何地何人。皆屬吾燕之所涵育。本無疆域。何所怨忌。乃吾諸子不明感格之理。多有視同氣如讎仇。甚或誤解直諒。竟以排斥爲大公。其所妨道。以較木靈之隱於無形。以傷德根本。又何以異。茲際甲會初還。正合羣挽渡之時。苟或不慎。將見瓶道適所以滯道。衛道適所以破道。此皆認理不真。見解失中之過。吾願爾諸子有則勉改。無則慎持。能弗自落於此諸障。則瓶其瓶。衛其衛。何莫非世界之偉人。望各深省。弗河漢斯言也可。

道無可道。可道非道。無如今之所謂道者。竟道其所道。決非先天之大道也。大道者何。本乎自然。行其當然。無偏無倚。至中至正。化却無形。消離不覺。願諸方存已飢已溺之心。開無我無

物之見。惟善是從。惟力是盡。內以盡其心。外以行其慈。慈業盡而靜功得。靜功得而慈行全也。內外兼修。則大道自明。大劫自消。諸方勉旃。

道也者。維繫世局之具體也。今世風傾頹。人與獸類。面雖不同。心則一也。但獸生而爲獸者。實野性難馴。而亦有可馴者。亦由人道感化接觸而生。天靈由是逐漸而入。與人性自能符合矣。獸性尚可馴以通人。人雖有賢不肖之分。能以道自重者。即不肖等之模範也。類此以推。則不肖者亦可洗心革面。變而爲有道之人矣。人人懷道。各自循分而行。則所以者無往不合乎道矣。諸方入道。自能修己。其於度人之處。不無缺點。從茲以往。應格外宣道。使人不疑。則道務發展。可指日而待矣。況本院之設。對於本地災劫。不言中已收十分之六效果矣。吾今馴人性。實所以望將來也。初可免乎哉。初劫初劫可免乎哉。

諸子因時致力。各能篤念於慈。期其展布。吾靈至慰。惟初形茲世。以人心之浮。欲其遽定。固非易易。而賴修者本真誠以相化度。其中隱患之消。亦非淺鮮。但後顧方來。殷憂猶亟。捨吾修子益各奮勵。合羣圖其所以拯救。則溝瘠多填。而橫流曷砥。况現際之時。萬類均含困惑之象。苟不力求蘇養。其苦厄莫救。至堪憫惻。即修者若少踴躍。亦將難免魔惑交乘之慮。蓋正氣不作。邪厲自興。不有所守。鮮弗墮落。在此關頭。要當極思從善。善善從良。則衆心必隨感觸而化歸於正。正氣充則邪惑不期而自泯已。吾向導勉者。惟祝修者之力行其慈。今則時又弗同。所以爲修之量。必須各於盡力之中。彌堅其念。而推施其化。能多導一人力慈。自身即多培一分

功德。此種用心。仁者要不可自懈。獨是人心弗純。爲化頗不易入。必知惻隱之念。人所同具。引發其念。端在誠感。我竭我誠。隨在勸導。人或弗從。則我無所依違。而仍竭我之誠以行其所應行。弗疑而沮。弗妄以求。長此以進。其效必見。果修者人盡若是。則道化行而慈功著。實可誇而致之也。諸子幸各加勉。吾有厚望焉。

道所化而人多歧。機所在而事每乖。其數也歟。心無所守耳。今世劫變頻仍。浩邈無際。皆逞欲自估其私。昧理而失其平也。是故平之爲養。捨正而求諸身外者。徒見心勞日拙。而終無以臻其平也。平弗得平。陂以益陂。欲以極陂之處。求其所以能平。非各人自平其所應平。而後以期世之胥平。要必其難也。吾道度人。其場陂爲修。悉本人人之身心。以導之於善。苟非然者。身弗自立。惟資其他。反唇之稽。且無已時。而欲人之弗平。盡如我意。而同歸於平。此必無之理。而妄肆奢識。其爲亂於世。將不知伊於胡底。修者是宜深審。果適乎身。以行其化。心之所安。理無弗得。得於自身。人可同得。斯自然之妙運。絲毫不出勉強。以急效希功。轉失偏隘。而自局其意。以生無形之障礙者也。現當救死扶傷之會。凡吾修子。宜各於是而妙其用心。則消弭災患。乃可有言。慎毋存世俗比較心。作出人頭地想。亦勿有輕躁氣。作隨便事。總要各修各身。各盡各力。善善從長。弗因其非。而執我是。弗見梗頑。而鄙之不加以化。果克若是。我心之仁。充養無限。視世界無不可愛之人物。夫然後我之化可普。天之功亦由我而參。其一視同仁之效。感應咸孚。仁無弗仁。人心悉平。而吾道爲度之能事盡已。而修者之息候。亦復充凝於圓通無

礙之間。道之載於身者。將見無在不運乎妙已。諸子數年修養。際茲時會。欲圖勵進功候。是宜益於自責之功。夫。刻刻省勉。使心坦廓無所弗涵。於是施化。人且因感悟而同歸於善。斯則不先自善。而堅立無不平之基之所攸繫者耳。願各矢志以抱其趣。不激不隨。一任天理之自然。行若無事。而期事無弗行可也。勉之望之。

關聖訓曰。夫人心不勤不善。風俗不化不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勤善之人也。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皆勤化之書也。吾自漢室以來。歷代飛鸞宣化。無非欲勤化人心。轉移風俗。使先聖先賢之道不墮。所遺之書常昭。而人心澆漓陷溺已深。是以不忠不孝出於其間。以致上梗天心。下壞風俗。濁惡滿盈。際此下元告終。天心震怒。大劫重臨。老祖奕好生之德。至靈下降。傳道授經。冀化人心而消劫運。萬世一時良機。諸方宜早省悟。勿失此特殊之恩也。

人之所重者。內則心術。外則品行。心術端正。自不致爲私欲所困。品行純潔。自不致爲習俗所移。窮而在下。可使一方相相重。達而在上。可爲羣衆謀安全。去一己之私懷。拓胸與之雅量。人之爲人。應如此也。若夫明防人非。暗避神責。處處如履虎尾。如涉春冰。時時若臨深淵。若築高木。就表面觀之。似可以寬過矣。不知天之生人。爲世用也。獨善不能兼善。淑己不能淑世。安用此自了漢耶。况風俗之轉移。恒自士君子倡之。如漢末之穎川四長。以及王彥方郭有道諸人。其處也已負世人之望。其出也必鑒天下之心。如是方可謂德修才全。而不孤造物栽培之意。

非然者。兢兢自守。雖行誼能信妻子。誠信可格豚魚。於已則得矣。其如世道何。是以古聖背賢之論人也。大都體用並舉。才德兼重。史傳昭垂。可以覆按。從未有專重於一偏者。方今國運阨危。愈趨愈甚。外憂內患。迭起紛乘。即得千百醇謹之士。而補救無從。不如一二幹練之材。而艱難可濟。蓋心具長駕遠馭之術。始能收定傾扶危之功。世有抱救世之宏願者。其注意焉。

道慈能施於世而見厥效。不在急求。而貴乎實踐。此亦處事必然之理也。若弗此之務。則所以求者。不能通於人。抑且無以反諸己矣。進退失據。敗事之由也。是於事也不可不慎而認所從也。與人爲善。舜之道也。舜以斯道而服天下者。非善之服也。乃善養而得人也。道之養人也善。則人之歸仁。莫不有其道已。否則世有姑息而以爲仁者已。其離而畔者比比然也。非不善也。養不合乎心也。不善爲養者。姑息而已矣。舉世之朝秦暮楚者。皆養於人者也。而人不得其心。而其心亦喪於不得所養之中。是可哀也。修者其於此當加之意。而善其所養。不以不善養於人。庶幾可以言化度於世已。

昌佐神訓曰。人爲衆物之靈。所以具五常配三才而貫萬善者。無非以有道德心故耳。既有道德心。則立身行己。處事接人。舉凡一言一動。一措一施。皆當以道德爲依歸。庶不負造物之栽培。彼蒼之賦予也。然則道德心從何見乎。亦惟有隨時隨地。觀察其能否勤懇爲善而已。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明乎此。則道德心之有無可見矣。不觀夫陰鷺文所云乎。欲廣福田。須憑心地。故于公治獄。大興驅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他若埋蛇享宰相之榮。

。救蟻中狀元之選。之數子者。均以道德心爲重。故能隨時隨地。見善勇爲。雖食報有及其本身者。有及其子孫者。各有不同。而種善因。收善果。又何嘗有絲毫差異耶。是即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謂作善降祥之明證也。況當世教陵夷。人心陷溺。爲善最難。而食報尤易。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即此義耳。諸方進修。雖屬爲日無多。夙根均尙不薄。心務在乎道德。非道德之事不肯爲。善無分乎細微。雖細微之處不敢忽。上體吾師降魔救世之心。下啓衆生同善歸仁之念。深願諸方共勉之。

善哉諸方。能善與人同。後此院會俱有一番起色。不惟院修各方。得其佳果。即一方無告窮民。亦可得少蘇其愁怨不平之氣。不獨劫運可弭。太和之真氣。自得彌漫。縱使少數劫運。自得消滅於無形。此雖善使之然。然亦諸方誠篤倡道之功也。吾願在修各方。從此之後。不失初心。則老祖大道自能日昌日明已。諸方其各慎旃。

孚聖訓曰。君子之勸善也。使各皆知爲善之樂。使世界皆知見義勇爲。而後化萬劫於無形已。一人爲善。衆人和之。有一人爲善。而人人皆繼其後。此所以善必有倡之之人也。一人有慶。兆庶賴之。兆庶有慶。則賴之者必不啻兆庶也。是以大道不分畛域。不分階級。結業不分同異。不分善惡。苟心向乎道。雖至賤者亦可也。苟心行乎慈。雖至惡者亦可也。賤者。其職業賤。其品行賤。皆賤也。能立乎品而向道。其品不賤也。雖職業之賤庸庸何傷。惡者。其心地惡也。其行爲惡也。苟能見義勇爲。力行乎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惡者更可渡其爲善。賤者更可渡之立品

。其功德較之渡善者渡正者。不更大乎。是人之修也。當思渡盡天下人。人之行慈也。當思人之好善。孰不如我。集思廣益。庶可收臂指之效。不然。一人之力有限。一手可以援世界之人乎。而況惡者其初本善也。習於惡則惡已。覺岸回頭。又歸於善。其在未回頭也。其人固非善也。然其人欲學爲人之善者。我奚能以其惡而拒之哉。

夫一畫開天。而後陰陽備。而後人物生。人號萬物之靈。其故安在。豈以其形與物不同而人之耶。抑以其圓顙方足。挺身直立。而靈之耶。又豈以言語衣冠而人之靈之耶。曰皆非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名靈者。非以其具有言語之備。衣冠之飾也。明矣。夫人物之性。各秉天賦而來。而生乎兩間者。莫不含有其靈。而負其氣。試觀鸚鵡能言。終不離於禽類。獼猴衣冠。終不別於獸類。何竟不得脫其類而名靈也。是知人獨靈名者。非在言語衣冠形體之分也。然則究何在乎。善人配大地而爲三才。能盡大賦之責。而運造化之機。秉五倫之道。行天地之心。躬行之。實踐之。與時轉移。隨序宣化。由乎理。踐乎義。不悖於天地化育之仁。無違乎物我周旋之理。知微豈本。其賦性與物性別也。故號爲靈耳。今也世風淪漓。人心奸險。只事其心之所欲。而貪其目之所見。於是味機微靈。忘其天賦體質爲何用。倖以昧心貪念。心意之。目見之。即思掠而取之。不顧天地化育之道。其知覺不與禽獸相同者幾希矣。又何靈名之號焉。願人有聖愚賢不肖之分耳。然同具五官四肢。七情六欲。何竟有聖愚賢不肖之別哉。是則大有故矣。設教教人。束身行道。愛人愛物。一視同仁。敬天敬理。垂言於世。終始不怨不尤。以其所受者惟天與之。以其所知者

與人共之。教不稍懈。欲使人人得而從之。此聖人之用心也。聖人用心。非欲已爲聖。是天賦其靈爲世普化也。人見爲世人所不能到者。因而崇拜之。欽其言行皆合夫道。故尊而名之。後人孜孜學之。耿耿懷之。宗其所言。述其所作。知其然。行其內當然。學其所必然。爲人教之。是賢之名也。愚者不覺其然。遂昧其天然。而失其教育於必然矣。不肖者知而故昧。放其侈性。由其自然之心。行乎昧然之事。以爲世可惡也。此所謂聖賢不肖之別也。嗚呼。其惡不肖者。昧其天機。縱其所爲。或見有道德者在。亦效其趨步。而心終不克由。其不與於鸚鵡鵲之類。則吾不知也。現因聖教衰微。人靈半蔽。

師不忍見芸芸衆生。清清樂土。盡化爲禽獸之性。而爲巢爲穴也。故殷勤垂訓。遍立院基。廣施慈業。爲此輩愚不肖者呼喚之。使各識其原來之性。而拭其久昧之靈。醒已覺人。各知命之所系。不離乎天。檢束身心。不再事其素行不軌之志。則世風雖不可立見不變。亦當由此默化已。挽回瀾於既倒。支傾厦於一木者。非有拔山扛鼎之力。不克以竟其功也。然而道之拯人。不必以從井救人爲功也。今試觀道院創設。於茲數載。莫不以潛移默化之功。而收循循善誘之效。此其理果安在也。當人心之未化也。必思有以感之。當人心之已化也。必思有以堅之。從其感以入手。則知道之所以爲功。從其堅以勸勉。則其心必知半途而廢。爲修者之大忌也。諸方於斯二者着想。則知一暴十寒。終不能成其事而保其終者。故曰。不以吾心之若何而強人。不以吾身之若何而必人。必也使其心樂從樂爲。而後濟人之功。始克臻於至善也。不然。使盜跖爲伯夷之行可乎。

。人盡知其不可也。終能化之使其心之同向者。是在平日敦勸之功有以致之也。何者。善者聞道必與心相合而樂爲之。以益加奮勉。其不善者。聞道以爲虛無妄誕。若更謂道之若何濟世拯人。彼必不樂聞而怒其人已。然則何而可。惟能從其心之所好。而使之臻於道乃可也。譬之盜也。使之不爲盜。彼必曰吾不爲盜。衣食何所資。勸者曰。汝若力改前非。何愁無衣食。况天無絕人之路。除盜寧無業乎。彼必曰。天佑之說有之已。然未能俟諸異日而謀衣食也。勸者若再曰。汝爲盜。固非正業。盜亦有道。汝知之乎。不聞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子何不爲竊國之盜。而爲竊鉤之盜。以自戕其身乎。彼聞斯言。當必樂而爲之。然斯言也。不可也。在無道之日。何處有乾淨土。所謂盜者皆是也。但能以其仁義之念。與夫挽救之力。而盡除諸盜。是盜也。誠足以道目之。然在承平之日化之。則不當若是已。何也。各安其業。各樂其居。雖有小盜。除之也易。即化之也亦不難。政令行於天下。則人畏乎刑。禮教遍於庠序。而人知乎恥。畏刑知恥。即立道之基焉。有不化者乎。當今之世。形勢異已。而心地亦非如昔觀。欲化非盜也。尙不易。况盜乎。以至理推測之。化盜也易。化似盜而非盜者難。蓋盜者或迫於飢寒。或困於亡命。其天良仍未泯也。觀其分金之紀律。與夫攘竊之時間。即可知其程序已。若似盜非盜者流。望之不似。而其心也更謫。夷考其行。尙有不如盜者之爲。或尤甚於盜。此其心也。雖乎其爲化已。諸方若遇此似盜非盜者。當若何以化之。是存諸方平日養氣修身之功若何。而後始能定其化功也。若養氣之力不充。修身之靈不明者。鮮有不被其所惑者。吾故以諸方之堅於道而爲進一層化人之功訓之。使

諸方各自爲修。各自做傷。以免爲惡者所擾。庶幾大道之基。不求其定而自定。而各各修養之機。亦日充一日已。各各勉旃。

慧真人訓曰。化昌於世。道爲之基。道之言化。用在於仁。其仁之施。法與財也。法施者言。言必益世。財施者願。願必同人。今日世風之日下。其所以然。豈人心之盡惡歟。非也。而所以至此者。無一真契乎道。而不知所化也。道弗之契。化弗之知。其用乃隨時而窮。窮於用者。道之弗契。化之弗知。乃由可契可知之際。以流於真。弗能契真無所知之地。於是而猶味達其弗契於道。弗知其化之行爲。人各自用。欲世不亂。安所從得。四亂已。而欲其用不窮。更安所從得。此佛氏闡教導人之修。而規六度。(波羅密也)其闡修已。姑弗具論。而六度之中。所謂法施財施二者。關於度人。實所最切。斯二者之能度人。一則涸源。所以正人心也。一則導流。所以遏人欲也。人之爲修。果克本斯二旨以先自勵。其行毫弗著相。而有所望礙。一本慈悲願力而精其言行。吾知修之於身。行之於世。雖曰度人。亦正所以利己。其利也用於不窮之利也。用於不窮之利。又即所以利天下而已其亂之利也。此之爲用。豈不盛歟。此之爲修。豈不懿歟。世之人盡勉乎哉。

大道爲公。任人取舍。善與人同。無分爾我。甲也教人以禮樂。上不犯親長。使人以道義。下能和鄉鄰。善也。乙也集衆人之力。合世界之資。倡道興慈。導人以德。老者恤而安之。孤者養而教之。疾者醫而療之。危者濟而拯之。生得其所。死得其歸。亦善也。他如泥門戶之見。拘畛域

之分。他皆不真。惟我獨尊。守本分。循教規。助人爲善。修己之心。又何非善也。雖各教行徑之不同。推其心極。其善一也。其仁一也。惟惜別以門戶。守以色戒。是各執其理。各固其是。而不肯旁通以求道之真。故有此五光十色之別已。雖人秉賦不同。智愚各異。而道有大小。乘有上下。而其真境則一也。是故吾院之設。合五教之真義。集萬道之精微。研而釋之。昌而明之。則使智者見之則爲智。仁者見之則爲仁。合世界爲一家。納萬物歸一源。修其後天。返乎先天。祛其私欲。復其聖明。使斯五濁惡世而變爲清淨樂土。如是則吾

老祖度世之仁旨。諸子挽回之苦心。乃各安其意已。今者元會方始。劫數難遷。而其機尚未能盡移於至善。故仍得賴諸子倡慈佈道之功。潛移默化其運也。功德所在。自有其果。善惡之種。各本其因。是又在進修諸子以堅定信誠也。機緣所遇。無時不有。諸子幸無昧之也。各各悟之。

睹此紛亂不潔之秋。淚幾爲之枯矣。觀斯浩劫昏迷之輩。誠碎人之心肝者也。嗟哉。天爲之悲。地爲其泣。而人猶嬉嬉自得。不知臨頭之劫已極。一聞聲息。身骨全消。烏得此混淆酣樂哉。爲天地爲神聖。不暇爲此輩嘆惜耳。惟冀肩

師道者。各發慈光善性。團體救人。爲胞與無辜之衆而設筏焉。以義勇爲。以善人同。努力以行大化。不獨免身家之魔運。且爲世造樂土。則更爲

師道昌大譽於將來。亦爲修程增益之端也。世至於斯。凡存仁道者。莫不爲之含酸飲恨也。然運

之未終。初層復起。蓋數之鍾也。現形之狀。人人得以見之。未形之初。其孰能窺其端倪焉。水天一色。更爲大地之悲。山道嶢峣。盡是矢志之概。試觀浪跡浮萍。何時可定。再看河山棋劫。與物遷移。此亦運行之機。更爲靖亂之變耳。願各參之。

濟佛訓曰。治亂興衰。雖數之使然。實人心爲之耳。早潦兵燹。雖天之劫運。亦人之厲氣所結耳。故曰。禍福無因。惟人自召。又曰。作善者降之祥。作不善者降之殃。是世間之禍變迭乘。非漫然無別。而戕伐於衆生。實有善不善之別耳。能盡力於倡導。化之者衆。爲惡者少。則劫異之弭止。不期消而自已。人民之安樂。不求降而自至已。道在人爲。而禍亦在人止。是又視人心之向道如何耳。

人生在世。當務事之大者。勿拘於事之小者。方不愧此一生也。大者整綱理法。拯民於水火。維國於苞桑者。其事固甚偉。然尚不若以身作則。闡天地之大道。樹人世之大法。正人心於義理之軌。納善行於仁愛之途。易俗化民。使三千大千世界。相安於極樂者之爲至大也。其各注勉。默真人臨蕪湖道院訓慧掌曰。自道院設。布道以來。日以黜邪崇正。重孝敦倫爲勸。乃醒者自醒。迷者自迷。今不得已。重述神人相感之理。善惡果報之原。開其懷疑。啓其善念。無如慧見之心愈苦。而人之魔惑日深。甚至毀謗有加。阻人爲善。其造孽之大。較之十惡十逆爲尤深。可嘆也夫。語云。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災必逮夫身。慧見其拭目以待之。昔有二居士。一主殺生。一主放生。爭辯不已。相約就有道者以正之。主殺生者明知理屈。不能獲勝。先賄有道者託其

左袒。然後與主放生者偕往。有道之士。惡於私利。答以模稜之詞。詞未竟。地裂丈餘。有道之士與主殺生者。均陷地中。主放生者獨無恙。嗚呼。勸人爲善。答以模稜之詞。其報尙如此之酷。况阻人爲善。其報不更酷於此耶。慧兄與諸君子。試思天下之事。有大於生死者乎。凡人莫不好生而惡死。然世之好生者。未必長生。終歸一死。其故何也。無他。好生而不知求生之道。惡死而不明致死之由耳。慧兄。汝勸人爲善。是告人以好生之道。勸人修德。是告人以惡死之方。有求生之道。惡死之方。人不能聽。且掩耳而過之。是率天下之人同歸於盡。能不悲哉。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不止。不笑不足以爲道。不毀不足以爲道也。務盼慧兄與諸君子。垂納斯言。勤於堅道。是所馨香禱祝者也。

挽救人心

先祖訓曰。吾道要旨。以正人心。維風化。使人人各盡其道。各立其德。以廉恥爲警。頤振頤之端。而後道基乃立。人性乃善。則天賦之本元。庶乎不致斷喪已。諸方其各以自化。化人之功。爲挽救之。則風化人心。不正而自正已。勉旃。

天下之道多矣。而正人心。維世俗者。莫如言真理。天下之教亦夥矣。而明功過。別善惡者。莫如行真善。何言之。夫人心不懲。則不勸。不勸。則不悔。世道不輔。則不轉。不轉。則不善。吾道則指隱微。尙風化。幽獨屋漏。嚴若大庭。領吾訓者。無不豁然悟。肅然改。所謂正人心者此也。世風於今。機械變詐。雖有善者。亦無可如何。是以吾訓反復指陳。歷言大道之由來。明點斯人之惡習。使明者識之。愚者聽之。自可由警思。由畏思。同登善域。共踐德門。而宇宙安矣。所謂維世俗者此也。至於功過善惡。各教經書。無不詳明。無不切實。要其摘隱指伏。何者爲功。何者爲過。善有真偽之分。惡有大小之別。若對鏡。若權衡。若砥礪。刻責誘掖獎勵者。實大道靈之。亦大道包之而涵之也。所謂明功過。而別善惡者此也。嗚呼。諸子以神道設教。同是爲善之人。無不以度己度人爲念。挽回末劫爲心。於大道毫無歧異。既無畛域之分。又無人我之見。何必見善而不爲。自甘暴棄。良可惜也。吾願諸子其各悟之。好自爲之。

關聖訓曰。道可以正人心。維風化。心可以扶大道。反天時。上古之時。風調雨順。四序祥和。宇宙悉以永清。而今之時。災異迭興。波靡日甚。人民不得安堵。此何故也。蓋天地一大大地。

人心一小天地。人之氣通乎天地。風土雖不同。而秉受則無異。清濁或不同。而官骸則無異。秉受官骸俱同而不異。何人心竟異而不同也。有忤逆心。有奸詐心。有貪殘心。有盜賊心。種種非心。故不同也。心不同。則氣不順。氣不順。則天地不和。以致山川告匱。日月剝蝕。歉歲凶年。疊疊而見。噫。上古之世。風雨調順。四序祥和。何今之時。災異迭興。波靡日甚也。天地豈有古今乎。天地無古今。實人心有古今也。人心既有古今。今之災害。實人心之自招也。非天地以古今待人。實人以古今待天地。人既以古今待天地。天地不能以古之時序待今人。必以今之災害戕今人也。人又何得怨乎。嗚呼。人心之變。斯亦極矣。不孝不悌。無禮無廉。詐僞欺誣。奸貪鄙吝。危莫危於此時。慘莫慘於此日。而今之人。何昏然不悟。若無大道以正人心。維風化。旱澇蟲蝗。瘟疫水火。災害頻臨矣。斯時身如蜉蝣。朝不慮夕。吾觀之不勝悲之而憫之已。吾師悲憫爲懷。命吾等來壇開化。普勸世人以道爲務。速速返今之心爲古之心。心一返古。則今之世非今之世。復爲古之世矣。又何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鸞天舜日。不可復覩也哉。諸方懷旃。人爲萬物之靈。秉賦天地之正氣。所謂浩然之氣。充乎宇宙。則邪不來犯。而正氣彌大。無所謂奸邪小人也。上古之世。風俗樸樸。人心正直。而昇平之氣象。能長現於世界也。晚近以來。人心不古。風俗僞詐。清氣不充。無怪乎災異迭乘。而民苦矣。故欲普拯衆生。必須自正人心始。而後浩氣充乎宇宙矣。勉諸勉諸。

天下之亂。由於失教。欲救民救世。莫貴於勸化。以收其潛移默運之功。能盡一分心。胞與即得

一分之福。盡心者何。必自誠正而已。人能誠正。必息滅相表。息滅相表而性靈定。則其心之息與誠化凝結。使其惡念不生。善心日著。於是而化。於是而入於自然之平靜也。心正而平。天雖著其數。而因人之悔覺。消其數之夙愆。則其數乃刻。而刻亦由斯弭於不知不覺之中已。今者遍地瘡痍。流離顛沛。劫氣頻現。雖曰一隅。而未來全局之大難。其尙堪設想乎。所賴諸方體老祖救世救民之苦心。各各立定道範。舉凡一切浮華嗜欲。堅力漸除。而挽此劫。然挽劫之要者。在於堅道。堅斯能化。故曰。人能堅道。道乃維人。合於道乃克得其佑。度其人乃得於自度。苟心志不堅。則自度之根尙不牢。豈得欲度人乎。是以拯而不息。其道乃堅。中途而廢。其功乃墜。故道之化人者。以生生不息之功爲焉。諸方宜慎悟之。

孚聖訓曰。茫茫大陸。滄桑幾經變易。人心不古。元氣日漸消耗。先天所賦之清靈。爲名利之私味盡。玄機與矣。就沉淪於孽海之中。其靈昧。其智昏。其私爭亦日巧。此據彼爭。爾詐我虞。代謝相承。莫知流止。元氣亦洩盡已。浩劫亦造成已。際此下元。正大難將臨之日。近年之災患。已成不祥之先兆。芸芸衆生。仍懵懵而弗覺。吾恐大劫之臨。將不知伊於胡底。良用慨然。溯其致禍之由。豈天欲災民。實人心不良之所致。故欲平爭息劫。當以正人心挽頹風爲濫觴。然人心即天心。人心正。天心轉。災患亦可化於無有。正人心。則又捨吾。

師之大道而無由。諸方均素懷慈善。可以羣策羣力。積極於道慈兩務。以立渡人成物之基。而造天人不世之功。將來樞轄可期。因輪可免。不亦佳哉。

心與念同。道乃克濟。念起於善。隨善而作。作乎奮發。乃克昌明。故有以精神之灌輸。而起奮發之事業。大者可以治平。小者可以格致已。是而不啓。是而何迪。是而不作。是而何昌。作之於善。起之於正。以吾之至神。而通乎吾之至道。庶幾由徑以正已。故曰作者不祥。惟德是彰。殺身成仁。以歸至真。非以作善而降之不祥也。實緣克己之功。由不祥而待乎祥。則吾之仁始可現諸無形。發乎無聲已。其爲世也。不過三十。其爲年也。不過期頤。是又非作善之得於世者乎。然而其世之興衰。不足以酬庸也。其年之長短。不足以錫福也。惟至中之至。至凝之神。合於至空。歸於太虛。乃能歷永久而不沒也。是又以精神之凝結而謂之祥也。是又非也。其所以謂祥者。在無所謂禍福。無所謂盈虧。無所謂平陂。無所謂晦明。以其自然之念。而作於至德。合於至道。庶乎不偏之功。得其適已。不墜之念。得其真已。適於至真。而後道之行。行於徑也。道之容者。容於虛也。其虛其徑。順自然之成。以待乎靜而後動者。則其至念無往非善已。是在各各念之初起。發乎至清。則善者之守乎不祥。皆隨其正而貞吉已。無無有有。又何必枯索以分其真偽哉。

天道從人道。人心本天心。認明真實理。世界自清甯。今之世亂不治。皆由於人心不平。苟欲世治。須平人心。天下不期平而自平。此理之至正者也。至於清齋禮佛。祈消劫運。既宗佛典。當明佛心。佛法言空。而今人滿懷利欲。一腔嗜好。其心先與佛心相左。人心不轉。欲乞佛佑。豈可得乎。此又理之至明者也。邇來此間（南京）以請白僧虔誦我佛金光明經。祈禱大地和平。超脫

眾生苦厄。是經法力宏深。諸子等列席講誦。如能本佛心以爲心。則功德誠有不可思議處。若徒具面龐之修。則所謂緣木求魚。欺人自欺也。萬法歸宗。不外一本。本何在。心是也。是以學佛者。宜存佛即我心。我心即佛。念茲在茲。一元來復。至佛法要義。在於心無有心。念無有念。五蘊皆空。三寶始現。此可見佛學之要在空。佛法之義在淨。云何得空。以淨念故。云何淨念。以無所識故。云何無所識。以不足識故。大智若愚。大識若無識。所以空者實之真也。云何五蘊皆空。以不空則猶凡夫也。云何見佛。空一切則佛在。云何成佛。並佛亦空之則佛成。是以有佛像者。則只能見佛。有五蘊相者。並佛亦不能見矣。所以空之一字。爲佛法特義。舉凡一切境界。概由心造。心念未淨。乃不能空。至生死來去之路境。吾以爲不足問也。蓋心無念。則無來去之境界明矣。細玩明鏡亦非台一語。學佛者道在斯矣。吾院社諸修子。進道有年。而於佛典尤多深研。抑亦有所得乎。道之體何存。道之用何着。當細參出世入世之真理。若謂徒唸阿彌。即可得道成佛。此非愚之甚謬之尤乎。蓋佛門廣大。佛法無邊。欲求真諦。須下苦功。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澆薄。衆生罪業。上通於天。吾

師懷悲天憫世之心。不忍衆生清靈湮沒。故統率五教聖人。諸天仙佛。降靈度世。欲將婆心一片。譬度大千衆生。願有志於道諸子。體悟斯意。其各注勉。

人生處世。須要心平如水。自然清福日多。蓋心平則智明。智明則因應咸宜。因應咸宜則人不我尤。人不我尤則福至矣。人生處世。又要氣和。氣和則應接皆洽。應接皆洽則物莫我忤。物莫我

忤則福多矣。心若稍有不平。或曲或折。或滿或溢。如水之遇風。波浪即起。波浪起處。勢必忤觸人物。小則嫌隙以生。大則齟齬立至。蓋有主動力。必有反動力。如影隨形。如響斯應。其所以快而不免者。無論何種雄豪機智。必有一相當之對頭以報之也。譬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所謂強中還有強中手。自古迄今。類如此者。何可勝數。其始皆由於一點不平。而莫大之洪濤巨浪。隨因而發。不至共斃同燬而無休止。於是而國與民亦同受池魚之殃。豈不痛哉。人能於平時養得一團太和之氣。存得滿腔天理。自然心平似水。安然無恙。若稍涉微私。則風浪立起。可不慎歟。可不戒歟。今之天下擾擾。皆由於人心不平。以致有不平之鳴。不平之爭。苟人能平其不平之心。則天下自平。尙何有此不平之爭哉。吾言雖陳。其理實平。因此而觸憶平心之論。特爲子等一述。願子等平心靜悟。各平不平。轉相勸化。則家齊國治而天下自平矣。

天人之際。昭感惟誠。誠之格思。道即在是。今人徒尙科學。舉凡莫可捉摸不可思議之必有之神道。皆指爲迷而笑置之。可謂不思之甚。既無誠感。神又何必示以昭赫。而彼人益自信其無神之說爲可信。於是愈肆其詆毀。世道人心。遂被此誤解之文明失所維繫。言之可勝痛惜。吾即憫末運之衆生。將有淪胥及溺之慘厄。因循諸天之請。降壇布化。首在挽救人心。爲正本之治藥。當在修苟能自省。此心所在。即道所在。心不離道。固無事非道也。道或去心。則無處有心也。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此心既已去道。身且不足自信。何有於人。何有於事。更何有於道。此今日之所謂文明。自吾視之。實覺其心死爲可哀耳。諸方可不警懼。可不修省耶。

慈真人訓曰。大道本無奇。乃至正至公。平易近人。爲人生日用所不能離者也。獨惜近時以降。人之良善心薄。私欲之念乘而爲代。真靈愈昧。則行爲愈離乎道軌遠矣。譬諸蝶翅空際。遨遊自得。本無所求。及深入乎花叢。爲濁香所惑。竟忘自得其真樂。人之忘其本初之至善。而被名利所束縛者。又何異乎是。故吾

師擬將世界之浩劫。先以正人心爲起點。使善者加勉進修。惡者改過自新。而返其本初之善。則真靈自充。行爲亦循乎道之正軌。則世界又何有爭執之禍也。

好推樂施。世謂之善。然善成於實力。實力本於實心。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是蒼蒼所最惡者。惡其僞也。故好名爲善。不是真善。實有好善之實心。不必居好善之虛名。然後實至名歸。方不負好善樂施之義。如以虛名爲善。人有所負。或不遂己心。則善德必墮。試問當時施德行善。亦不過自行其心之所適。如有實報求順之意。豈不與善施矛盾乎。大抵爲善者流。我行我素。我施我德。人之負我報我。皆所不計不問也。祇知實心行善。不求虛名。方可稱之爲真善。深願諸方體悟斯善可耳。

韓仙退之訓曰。向善日久。則理恆存。見異思遷。是無主宰。今人之心多活潑。每作一事。始終改變。若無恆常。揆厥由來。蓋名利心思。足以蔽其志。惑其念也。夫名利者。出於自然者也。強求則名喪利失。其喪也。其失也。在謀之者以爲事之變。在見之者亦以爲事之變。不知其變生於心。非變於事也。以事之秩序爲變。天下無不變之事矣。以人心之思想爲變。則事變有時在人

矣。以有數之人。遇無端之事變。使無人以化導之。則變無已時矣。故日月之蝕。山川之崩竭。不能損天地之威信者。爲一時之變。能復其常也。若人之遇。不能無變。苟能變。亦能復。則其一時之變。又何損焉。特今之人事。變在乎心。其見於事者。乃其心之所主耳。心之所主何由變。乃由名利亂其心耳。亂其心而不知挽。則心術日趨於卑下矣。不知名之爲名。由實而生。利之爲利。遠害爲主。強求則實無所有。名何以歸。名無所歸。害斯及之矣。無名無利。人何苦變其心哉。此事愈變。即人心之愈壞也。

岳聖訓曰。道院之設。原爲諸方精研道旨。倡善興慈。救度羣倫。脫離輪迴苦海而設也。道在興慈。慈在普渡。渡人即所以渡己。孟子所謂兼善是也。使人人向善。個個爲慈。世無流亡。人盡善類。則院可以不設。凡亦可以永停已。奈近今世道衰微。人心淪漓。官不知愛民。民不知愛國。各恃其力。各逞其強。彼此爭奪。殆無甯時。加以貧者語。富者驕。強陵弱。衆暴寡。父不知慈。子不知孝。禮義喪失。靡恥殆盡。時勢若此。尙堪問耶。故連年水旱兵燹。盜賊四起。戰禍不休。使民流離失所。遭逢不偶。不知者必謂是乃天之降劫以禍人也。不知禍由自招。劫從己造。欲化劫而達禍。當先正人心。人心一正。而劫自消於無形。禍自化於不覺已。故吾

師於庚申中化靈降世。傳經於歷下。布道於各方。使人心向道興慈。慈心一發。道心自固。道心一固。而世爲善世。人盡善人。又何有劫。又有數。劫消數化。天下可慶其承平。世道可期其淳厚已。此道院之所以設也。諸方知諸。

尙真人訓曰。噫。戾氣衝激。爲劫盜。其可懼也。弭厲之道。端賴諸子聚清明之靈。爲涵和之化。弗謂一時之患。尙多考慮。務當迅爲聯絡。急圖救濟。以免胞與受顛沛流離之苦厄。而符吾道之大化。蓋吾道言化。化其同歸於善。然後氣克正而心靡不平已。氣正而心平。則其劫亦應運消弭於無形已。心之正。氣之平。述之近易。而知之行之者甚難。此何故也。蓋諸子勵修。於氣之有動時。或不免弗克自如。弗克自如。若欲一般同其化。則不易已。果能各於氣之有動時。而得其抑。則化之於身者。得其靜凝已。得靜凝者。則心之所化。靡不普已。須知天下變化之端。非人之所能測者。而人於修也。能合天地之德。以成其修。庶乎天地之心有所託。而太和之氣。由人心亦轉入平靖之境已。惟望諸子勉力進修。合力度拯。是則吾師所深期者也。

濟佛訓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人不不易之語也。蓋天有數。而人亦有運會。相轉而生。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暑往寒來。四時相錯之理。非天之故有此相錯以變化也。是因四時運會不同。非如此不足以生之殺之也。所以聖人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不過以中和。得乎中和。雖喜人不厭其喜。雖怒人不傷其怒。雖哀人不惡其哀。雖樂人不憎其樂者。是得乎中和之大道體。天地人之道正也。孔聖殺少正卯。即是理也。即怒得其時中也。故雖殺而不傷天地人之和氣耳。今也下元告束。上元開始之際。按運會。當有此末劫也。劫者節耳。人能化其劫。則不過應天地運數而已。又何所謂之劫。蓋劫大造乎。

人造乎。如人身體。夙無疾病。雖遇四時節氣之感觸。病又何從人體也。今則世會人心。險惡已達極點。如人身之疾病醞釀已久。遇有四時寒熱之感觸。未有不因節令而發生疾病也。是劫也已。天造歟。人造歟。

處富貴能知貧者之苦。處安逸能知勞者之苦。皆非常人也。知人窮困。思所以拯濟之。是仁也。知人勞苦。思所以解脫之。是智也。仁且智。聖人之質。雖事有大小廣狹之分。而其仁智無別也。一人用之則爲小。二人用之則爲狹。苟能安斯意義。而推至於一家一鄉天下全世。則爲廣大矣。既廣且大。非聖而聖。非仁而仁。則豐功偉業。不求著而自不可磨滅已。救世之仁君。法尙均田。此所以去貧富之等差。而泯向隅之苦也。制作舟車。即所以免勞逸之懸殊。同享安步之福也。時日遷衍。人心日渙。於是古法不存。而詐譎興焉。狹者自狹。而爲富貴貴。惡者自惡。而爲貧賤已。今者人心大不如昔。於是天災不來。而人患即至。此雖數之使然。亦人心自造之也。挽救之法。其唯有正人心而行絃化乎。於是吾院之內功修心。外行施慈與焉。雖一人之微。不足以弭大劫。亦可消去天地間之清靈些些濁障耳。望諸子其各奮旃勉旃。

移風易俗

老訓訓曰。蒸秉先天。原質純厚。是以上古之人。均樸淳而無詐僞。軻徒言性善。信不誣也。泊乎晚近。人心官於虛偽。風俗趨乎奢靡。皆因性爲所染。先天之真失已。故人人均墮落於繁華世界之中而不自覺。尙以爲人人均如是也。而我亦如是。又何不可耶。不知舉世皆濁已。舉世皆醉已。吾願各各有獨清獨醒之能力。而更能使人亦清。使人自醒。則吾之願償矣。各方勉旃。人心浮囂。道德之天賦知能。幾乎其汨沒殆盡已。今之所以亂而不克靜定者。豈果人心之盡死。徒以習俗遷性。無或有自主之能。於是良知昧。而隨波逐流。忘其所返之途。沉淪者多。莫或能挽。吾茲憫焉。故敷載以來。力以破迷化癡。使真源流充。定紛擾而正厥步趨。庶藉一般覺者。覺所覺。推以覺他。道之所涵。或得同至於仁。以運行弗息。救無不救。旋轉之功。因人而着。天下萬世。都蒙其蔭。吾之願望諸子。苟各深體而大其所爲。則道肩重不爲重。而功用乃見其宏敷已。

富者浮也。貴者歸也。賤者懷也。窮者憂也。通者同也。富以其時。心廣體胖已。然而人生如白駒過隙。其速而目空也。不猶浮雲乎。貴居人上。得其所已。然而一朝在位。乘車戴笠之分。雖各有區別。及其歸也。貴何有焉。貧無以自立者。人知其苦已。然而素其位以自立乎品。又何患乎貧哉。故曰貧非病也。賤爲人役者。其力供人之驅使已。勞力者制於人。爲衣食計也。然而虜但守財。勞心憊形。而其爲財所制者。又苦於爲人所制也。是以論勞力者之賤。較勞

心自賤者尤高一着。不亦憊足乎。窮者苟能達觀坦處。雖窮不窮也。君子固窮。斯爲憂已。況心目中存一窮字。即是終身之禍。則無怨尤。無勞形。無矜色。非憂乎莫尚之人乎。通於世故。彰往察來。有幾人乎。雖曰人皆可以通。通無不同也。然而不同之點。即在日用尋常之間。能守之以正。誠之以格。則觸者無不通其機也。化者無不通其變也。格者無不通其神也。以吾之靈清而不昧。以吾之精純而不雜。夫然後應世應物之功。在於聖而不知之謂神已。所謂視富如浮雲。視貴而歸於正。視貧而自立其品。視賤而懷然自足。視窮而憂乎莫尚。視通而同夫無知。若然者。天地之悠久也。日月之永明也。風雲雨露之變化莫測也。雷霆鬼神之震驚吉凶也。皆無所奇於世。亦無所異於常已。是必在於能自守其恒。自守其至。以與世相處。乃能合於道已。東方仙訓訓曰。人爲利欲薰染。釀成機詐之局。其醞釀愈深。而發作益熾。今者豺狼當道。危機四伏。推原其故。實因君子鮮而小人多也。夫小人之所爲。純係鑽營手段。口是心非。見利思得。見欲則奪。無有謙讓之懷。而君子則弗然。既以和平處之於先。復以篤信繼之於後。蕩蕩行止。大方無私。但君子能容小人。而小人不能容君子也。君子水也。小人油也。水質清而色白。其性淡。其體潔。油質膩而色濁。其性凝。其體濁。見夫蒸水成沸。假使投之以油。則必相容而不相反。若油滾釜中。擲之以水。則必澎湃相攻而不相納。故曰。君子涵濡。小人戚戚是也。刻因科學肇造。人心不古。爲利欲牽引。竟將初性蒙蔽。均爲爭奪之心。盡是小人之行。吾師挽化兼施。放慈航以普渡。不警之於目前。卽覺之於他日。人人壽善。上不爭而下自讓。善感

善應。數可脫而却自耳。望世人還本復初。爲聖爲賢。諸子當于君子小人之間。詳細味之。學聖訓曰。塵寰落落。人類紛紛。慧眼返觀。無氣盡熾。視大千之世界。嗟億萬之生靈。倫紀敗於家庭。孝悌安在。欺詐遍於都市。忠信悉忘。勢利務誇。背禮因而滅義。貪污成性。鮮恥於以宜廉。極目富貴貧寒。未犯者不異碩果。統閱智愚賢否。曾行者等如恒沙。無怪福祿消滅。孽積山邱。時運乖違。凶星纏擾。足尙未至幽冥。已陷地獄。身雖生於陽世。早作罪囚。此皆人心險詐使然也。蓋天心雖然仁厚。天律終屬難寬。然吾師憫焉。諸神恤焉。所以駕鶴降靈。飛鸞布化。緣欲驅民以覺世。力爲振聵而發聵。大道風行。設院百數。祥光普照。垂訓萬千。莫非使世人歸向道之途。修心養性。廣行仁之路。樂善好施。庶幾慧性於以日明。靈氣於以永固。則未來浩劫。或可免其萬一也。各方勉之。切勿忽諸。人心日趨於巧詐者。不得謂人心之自瀆也。實受環境之攻迫。自不能堅。乃隨流逐於下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欲挽將死之人心。必先自守其正。而堅恒力持。無所阿曲。惟行其是。不問其非。一身何立。出而從社會習俗。加以導正。氣候漸淳。人心自各返樸而得厥真。世風不變。無亂不弭。又何劫之爲患哉。諸方爲師肩道。皆正身挽救社會惡俗之人也。而今而後。望於吾言時加省注。則道之度世。有實可徵。爲效斯大已。勉之勉之。人之多障。意惑於情也。情之牽人。心搖於俗也。故道修乎身者。必心超乎俗。而情定乎中也。

中之云者。必從未發之時。知所悟養。將發之際。知所審辨。既發之後。知所通澈。於是息息自維。情不同俗。而固有所靡。心定而念以純。念純而情不之忘。而見於形者。胥臻其和。耶言博愛。即得斯旨。佛說慈悲。亦由是基也。今日世人。莫弗以情爲尙。而多從俗以流。不知所守於其中。故其用也。靡不動致於濫。情濫於世。世道其不因衆之濫。而牽之以類靡者。未之有也。情既風靡。雖欲理之相勝。自亦未由主之已。人至於不能自主之地。其又安在不見制於人。而其迹或似制人。而其實之制於人而不得稍自消散。何一不是罣礙。此人之多障。而未能少自解脫。皆不先審理而濫於用情之誤也。不寧惟是。吾觀從古以還。經國之大經大法。由盛入衰。其所由來。要亦執守之者。不顧其本之有定理。輒從其末而遷於情之濫用。以自墮之也。嗟嗟。世道之壞。人心之靡。又安得明理之士。多從類流一爲之砥。以相振作而期不敵哉。諸方修道。道之所在。當求所以自明。是則情理之間。亦屬不可不時自省悟者也。世之化也。樂善者多。然後人恥爲惡。而風氣一變。無劫弗消已。然而處今之日。猶難遽謂得此也。所望知修之士。不以善之難從。而隨情自墮。必以惡之可羞。而堅志自立。一身無愧於世。即斯世賴化之基。慎弗少或暴棄。以區區七尺。無關世之輕重。而與俗浮沉。徒誤乎身。併以累世。斯則無慚生身之所從來已。勉之望之。

慧真人訓曰。世風日下。不可言已。綱常大道。昧而弗敦。名利浮途。樂而趨赴。是非倒置。曲直混淆。營謀者謂之經濟。奸巧者謂之聰明。譁擾之士。呼曰無能。忠厚之人。譏爲無用。以淫

伏驕奢爲體面。以廉節正直爲迂疎。正氣不伸。邪焰日熾。嗟嗟世人。如此作孽。豈有不怒蒼天而降之以劫難乎。其不受天譴者微倖耳。故勸世人。欲享安康。須平心地。心地平而天災可息矣。天福可邀矣。世人其善自爲謀。勿貽後悔。

道何爲乎。正人心也。挽末俗也。弭災害也。末俗之挽。末俗不能自挽。必待人心以挽之。災害之弭。災害不能自弭。必待人心以弭之。故人心以正。末俗良而災害化。要皆大道之感應。吾嘗見澆漓之區。繁華之地。風俗披靡。災眚迭見。無識愚頑。每以諷經爲消災之計。以建醮爲避劫之謀。穿之百般祈禱。絲毫不驗。今

師降世傳道。有正士端人出而肩道。察其人心。驗其天道。至是大道興矣。大道興而人心知悔。咸知善之可爲。惡之當去。則末俗於以革。災害於以消。而天下康平矣。其功至速。其德至溥。故肩道者救人之藥石。所爲皆孝悌之行。所宜皆善良之言。所法皆正大之規。所戒皆奸邪之事。智者奉而行之。則可以爲哲爲賢。愚者遵而行之。則可以修德修德。肩道者。將見遇難成祥。慶昇平之春色。逢凶化吉。樂盛世之淳熙。豈不懿哉。慎之懷之。

世間事物。凡可言狀。莫不具有至理。其理也顯。知之者必多忽。其理也微。遇之者必多略。於是忽略者多。而理遂昧。昧乎理則欲以肆。此人欲之所以橫流也。吾觀芸芸衆生。靈之明者。其人若也。而人之昧理而縱欲。則較羣物轉甚。是何故耶。自以其靈。見事物之當前。若或靡不盡知。因此恆少用心。而昧乃從靈之弗通而生其執着。以入於妄已。心之妄者。無在不乎其忽略之

象。斯象既呈。則詐欺之漸。以啓人詐欺之心。而自仍忽略。於是天下滔滔。罔弗以智巧相倚。而爭於爲僞已。何也。不此則無能自全。思所自全。又捨其可知之理。而不知求通。欲其不相率而行詐欺。不可得也。風俗頹靡。至於今日。可謂極已。吾不怪愚而好詐。獨惜乎智者之不用心。而使世道至此。誠可悲也。在智者之不屑用心。固非有意也。特以聰明自恃。以爲何事物能逃吾所知。不識有此自恃之知。適以見其終無所知。而反教人以趨於僞也。斯皆不用心之過耳。苟能用心。遇一事而悟一事之理。以行其是。遇一物而格一物之理。以求所通。則賢關聖域。即在目前。何難身體力行。以自圖深造哉。吾願今世所謂讀書明理之士。各將所讀之書。反復推求。切自尋悟。吾於所明之理。曾否實行於事。廣接於物。悉能盡是而無弗通。苟肯若是用心。以修進乎道。則宣尼所謂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之功用。庶得諸身而足範世。以起末流之蔽頑已。於斯時也。雖大意而多忽略。或且弗傷於道也。吾言若是。知者其知。弗知者悟之可耳。

天生蒸民。孰堯孰桀。孰夷孰跖。罔皆秉於三無。莫不教習於九有。顧義利之懸殊。善惡之迥判。是豈性分中固有之。抑亦造化所與之厚薄。而使之獨處其偏耶。非也。蓋後起情遷。習由俗染。以致如染物然。入於蒼則蒼。出於黃則黃。又孟子以水性之無分於東西。而喻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水之流也。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而人之習也亦然。故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噫。習俗之所以移人。誠可爲今日衆生之遠慮也。故吾

師降傳道旨。普倡大同。蓋實欲導世人皆入於至善。各秉四維。練其心。繕其性。其勿爲習俗之

所遷流。墮其志而失其節也。偷各堅其素持。固其靈性。則惡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長。崇止黜邪者。於是日益衆。見賢思齊者。於是日益多。將見蹂躪排擠之風。當可化爲立達保持之德。至放刀成佛。修已成仁者。亦何莫不是一善一道之所感化耶。世人何故不察。視大夢夢。氣乃失乎中和。性反乖乎廉恥。若果徒謂道其所道。原非己身之所與聞。自作聰明。誤人家國。是皆自行潰然。而反乎狃獠之境已。可勝慨大。

周仙濂溪訓曰。夫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是善之所由來。由於勞。惡之所由來。由於逸也明甚。諸方於服勞之義。可不講歟。夫日理萬幾。宵衣旰食。元首之勞也。變理陰陽。先憂後樂。元輔之勞也。夏絃春誦。東作西成。士農之勞也。制作器用。賈遷有無。工商之勞也。由此可知四民生於世界。皆須各勞其所勞也。然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千金之子。坐不下堂。逸云勞乎。且吾見夫今之勞者矣。或博奕。或飲酒。或馳馬。或試劍。此猶損已而無害於人者。若再下此。吾實不屑明言矣。嗟乎。今之熙熙而來。攘攘而往。鷄鳴而起。孳孳而爲者。果何爲乎。大抵爲利非爲善耳。吾願諸方皆遵古訓而勞。莫效今人之勞。今人之勞其所勞。非吾道所謂勞也。吾

師之訓諸方。亦不過恐諸方處有餘之境。而生逸心。因而忘善。故諄諄戒之也。勉旃。倚真人訓曰。人性皆善。本自生初。故好善之心。皆人人所同具有者也。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者。仁之端也。民吾同胞也。物吾同與也。以惻隱之心。而拯諸胞與。是乃仁之見端

也。以五教言之。儒教重在博濟釋教重在慈悲。道教重在功德。耶教重在博愛。回教重在清真。其名雖不同。而惻隱之仁則一也。今天下洩瀉極矣。窮奢極欲。無所底止。竭胞與之脂膏。供一己之慾壑。而對於慈行。則有望望然而去之者。則世界之浩劫厄教。何以能消也。果人人秉惻隱之仁。本初生之善。輸其誠。奮其志。敬事愛人。以維慈業。庶幾富者既拓胞與之量。貧者自無啼號之苦。則斯世也。止優美進修之良機。萬弗失也。望諸方互相勸之。

糾正學說

老祖訓曰。今也物質之文明。科哲之進化。達於其極已。其所以能至乎其極者。以鈎心鬥角。思慮周中得來也。心思日巧。欲望日重。得飽暖者。必思饕口腹之欲。縱華靡之觀而後已也。得安平者。必思居高明之廈。侍美麗之妹而後已也。以此論之。則心思之巧。不幾為殺生之利器乎。何以言之。口腹之欲。華靡之觀。與夫棟宇之壯。吳越之美。皆由奢以致之也。奢者必竭脂膏。殫百物而後可以填其慾壑也。嗚呼。因一人之樂。而殘害萬有。其為惡也。不亦大乎。故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有其事者。必有其心。有其心者。必有其思。有其思者。必因其欲。此聖賢之所以明理以遏欲也。

大地春轉。萬象更新。故立春名為新春。人知呼新春之名。而不明新春之意。春為人所共曉。新則非人所盡知。新之意何取乎。在滌除舊污。啓發新猷。如大學之道。在新民。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無不欲除其舊染也。爾諸子能革新其心。對道慈兩端。煥然一新則善已。吾言新尙未盡其意。再從諧音以發明之。新近乎欣。木欣欣以向榮。新類乎幸。幸幸之學子。朝研夕稽。必有所獲。且同心之言。似蘭斯馨也。願爾諸子。同修一院。密切琢磨。彌覺其馨。萬不可如腥如薪。腥則不免為腥風血雨。薪則終須付之一炬。爾等務要明新。明新即是明心。各各省諸葛諸。

老君訓曰。羣而不黨。中而不偏。和而不流。儒家之要。樹德之基。實亦大道化同至公之理證也。是謂公理。吾言公理。至妙至宏。公者不公。公原普通。理者非理。理本靡窮。不公之公。公

化同風。非理之理。理同化從。認公為公。私隱乎衷。認理為理。欲顯其蒙。私點累公。是非自攻。欲魔害理。好惡分縱。是非好惡。靈道之蟲。君子忽焉。墮偏失中。小人縱焉。隨流誤射。失誤之際。修悟弗鬆。修明真理。乃真大公。公公理理。萬化同工。理理公公。一氣相通。通通從從。羣無異羣。是超九界。是無比倫。諸方志道。道在陶陶。陶陶陶陶。道斯真洪。願各修悟。莫困沈淪。沈淪得脫。公理融融。天地無際。我身從容。是謂得道。是即大通。勿忘勿怠。勿躁勿矜。忘怠不有。躁矜乃平。平無弗平。終脫緣因。乃公乃理。乃化乃同。

哈哈。公理之在世間。無智愚賢不肖。皆所共認者也。近世公理之說。尤見昌明。而公之為公。靡不自公其公。不知不公之公也。理之為理。靡弗自理其理。不知理之理也。是以日言公理。而公理未見真正之昌明。日覺反形其晦已。是何故歟。以公理相假藉也。假藉公理。而無在不見其是非好惡寓於其中。此公理應晦。適以成一爭競之利器。可不痛哉。孔氏所言不黨。公理之真也。今人明明有所黨伐。亦必假藉公理以為戰具。是知公理之在人心。固無智愚賢不肖。不能不共認者也。此心此理之惟磨滅。亦可見已。此心理之猶能存。即是道之尙可救。欲救斯世。是在公道。公道之昌。要當各從無能磨滅之心理中修悟培養。擴而充之。大面化之。則公理之真不失於人。即所以克救於世已。諸方勉乎哉。

道在中和。其位天地而參化育。人之道也。不偏斯中。不流斯和。此中和之功用也。諸方以人修道。當審人道之要以為修。修而通之。通而化之。是則至道之得於身而通於世。救於世而成於身

者。實捨中和之修養。其由臻其極而見乎妙也。諸方諸力。悟之悟之。

亞聖訓曰。平等二字。東西法詞也。華人何誤會。而出之下流社會者。不識文字。不明用意。精確猶可。上中社會。而勸導解釋誤會之。不但下流視平等二字。如時髦名詞。即上中社會亦居多數。是最可浩歎者也。吾對稍明事理者。固無待煩言。然在科教相親時代。尤不能不進一議。吾人受天地菁英而成人。乾父坤母。在科學家有贊成是說者。亦有否否。在宗教家有贊成是說者。多居否否。獨古訓正學贊成是說。較前兩大家為最親切。然兩大家所贊成平等者。亦未有絲毫認爲法詞。是乃未然工夫做到極處美果也。試聽吾就宗教科學二類。申明平等之意。等而可平。簡語道聽二功一門一路之意。有路而後入門。出門誰不由路。門是等路可平是也。譬如吾入吾門。必經此路。有門十戶。十人共由此路。自然同等。等是門也。自然相平。平是路也。安有不由是路。甲可隨便出入。乙丙丁等門戶也。等等至此。愈有最重量最充分之研究。何也。研究科學者。吾再進一言以平之。問水爲淡素養。加以酸炭。而即成流液。爲凝質。譬如素養二、淡養三。加酸炭三四。則爲一定標準。直言標準。能等量而齊觀。不得越出定量。此之謂平等。以吾觀之。平等二字。純認爲科學物理名詞亦可。切不可誤認物理名詞。概括論理與社會上種種道德原子。最爲適當。如再比喻算術所定。圓以徑三而成一平立。帶縱合等式。則有幾何與幾何之平等。平等是一不可改革定式。一種標準的法詞。用之社會。作一部分比例可。用之於社會。認之爲普通廣義範內事實則錯已。

學聖訓曰。道之爲道。寓於人心。以運行於世者也。其在先天。惟圖圖之一點。故無道之名也。泊入後天。陰陽判而萬物生。乃道之名始也。世人多不明此。以爲道與人物若不相涉也者。不知人不有道。則無所謂人。物不有道。則無所謂物。時流爭尚實質。以爲科學萬能也。試令於大地造化之外。能製成人物。則實質之萬能。乃真萬能已。苟非然者。則大地人物之上。必有一萬能主宰。在於冥冥之中。爲天地人物之生來根本。蓋可知已。此之根本維何。卽道是也。道卽先天之一點。亦卽吾院所遵奉之老祖是也。

老祖本無爲而無所不爲者也。果各知此。就人而論。自有身卽有道在乎其中。以道之在身卽性。自有知識。則性寄之於心。以形於世已。故曰道寓人心。以運行也。人苟無道。則性以澆漓。墜落於不知所屆之境。此佛家所以有地獄天堂之說。以度人歸善。爲天地葆其正氣。卽爲先天留其元充也。所以人欲保身。必先修心。欲其修心。必先明善。善明則不爲惡慾所惑。心淨而性復其初。真靈不昧。則道於是不去吾身。而得化度乎世已。

陰陽兩判。因果斯分。而物質文明發達之時代。此理羣目爲虛妄。於是鬼神之說。遂更斥爲迷信。而不以爲正。人心之墮落而難反。此風俗之日趨於巧詐也。有由來矣。然各各亦不可因之遂以鬼神之事。而時時迷信之。致遺光明正大之累。須知因果之說。實千古不磨之證。而鬼神或有時而不得顯其靈耳。全在各各之誠而感之。無往而不應者。但須知無所轉也一語。是得上上乘之妙

者已。

人於此世。以物質文明之故。日逐於淫巧之途。流而忘返。莫不以爲舍我而外。無所謂人已。推其病源。皆優勝劣敗諸名詞。深中於腦筋。習而不察。遂以演成無人不爭。無事不爭。無地不爭。無時不爭之世界。其果爭之得當乎。吾觀世界之上。所存而操勝者。未見其皆優也。而亡而敗者。亦未必其皆劣也。所以然者。能弗歸咎於偏重之名詞乎。名詞何辜。其必不任斯咎也。則吾將奚屬。試執途人而問之。必曰斯爲此名詞與夫有此名詞者之過也。是故偏之爲害。不徒亡人亡己。適足亡家亡國。統而言之。一大劣敗而已。有心世道者。可不審諸。

慧真人訓曰。世變紛紜。亂靡有定。國教頹廢。民墮淪亡。人欲愈肆愈橫。機巧愈用愈巧。禮教喪亡於積習。仁心消失於社風。神失其用。教喪厥真。以致兵爭黨軋。肆無忌憚。吁危已。國祚將傾。身亡無日矣。要之亡身之禍小。亡心之禍大。舉國惘惘。心亡久矣。較之戰國五季。殺傷盈野者。更有甚於什百也。然昔之亂離離。人心未漓。考厥因由。以證驗之學。於時未發明耳。今者事事物物。要求證驗。其無證無驗者。概謂虛妄不足憑。嗚呼。運難乍見。天公之巧。固非執持繩墨。跬步以規而能窺之也。然而天心亦未嘗日秘其物。神妙之運。電也光也聲也化也。理之所具者。無不任人研究。人則研究矣。成用矣。而不識天理。順人情。以天錫之利器。爲害民之用機。噫。天肯容乎。昔之歐戰。卒至並禍而同斃者。皆由於拂天心之所致耳。吾曾向學聖儉閱其間。知之最詳。今以蕞爾之中國。亦欲效顰闢牆。自爲戎首。仗天錫之利器。昧本來之良知。將來共禍同斃。又安知不更甚於歐戰乎。無他。以實證確驗之科學明。神靈果報之效應乖。有以致之也。非明示以果報之跡。難挽此將頹之風。

即道提前救度。原冀默化潛移。因勢利導。使關懷世道之儂豪。習轉入於愛國愛民之道。無如救度有方。而數不可挽。不至盈野流離。莫解此厄。不但常人不明教化。即吾增修子。能明却理者。亦不多得也。茲大變當前。指顧風雲。吾不但爲世人惜。且更爲修子惜。

天地之大。人民之衆。事務之繁。品類之雜。紛紛紜紜。勢勞碌碌。日奔馳數萬方里之中。難處於四百兆人之內。欲使之有倫有序。不蔓不支。遵規矩守法律者。當以禮爲之維持也。故禮爲四維之一。即爲萬事之本。一事不由禮。則一人不守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此言人不知禮。不能自立於世界之上。彼無禮者。偷生人世。不如早死之爲愈也。禮之所關。豈淺鮮哉。昔漢高祖初得天下。即命叔孫通制禮儀。而漢之天下統一。周公制禮命官。而周之天下大治。誠以禮爲立國之大本。一國之中。無論上下。不可不急爲講求也。今日共產學說。所講者自由。不識自由之真諦。事事越禮而行。所倚者平等。不知平等之真義。事事背禮而爲。所談者過激邪說。事事非禮。而衰衰名公。莘莘學子。以放浪爲開通。以繩檢爲拘束。藐視聖賢之禮節。弁髦歷代之儀文。見有違禮守法者。非謂之爲迂儒。即斥之爲腐化。此皆禮維不張之故也。以如此之人。當今日之事。老弱轉乎溝壑。丁壯散之四方。嗚呼。其何以固邦家。其何以臻上理哉。今欲使國基鞏若磐石。外可以柔遠人。內可以塞亂源。惟在上者共敦禮節。在

下者共守禮法。上下皆以禮爲根本。國基自永久不壞。國亂自永久不生也。各方悟而勉之。吾有一詩。各方切忽之。

遇此天災迭降時。干戈未定欲何之。賢愚貧富同歸盡。曷不同頭自主持。

韓仙文公訓曰。昔湯盤有日新之銘。周書有維新之命。是新也者。固所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而垢則盥。衣垢則浣。德不日新可乎哉。生知謂聖。困學謂賢。困即日新之謂也。不然者。朝聞而夕更。十寒而一暴可乎。是知新者。修身之基。進德之輔也。古訓昭然。乃近人不察。襲其皮毛。而遺其精意。津津於口。樂道不衰。舉世靡然。棄其所學而從之。考其初意。固不肯乎大道。而積久弊生。遂多假借。於是新其所新。非吾之所謂新矣。夫新美行也。凡學之不講。德之不修者。苟有以新之。則可以語道矣。此一人之新也。若夫秉鈞執政者。於政之不修。民之不新者。皆有以新之作之。是非斯民之福哉。如近季以來。文化日進。國之政。新政也。世之俗。器之則。亦無一不惟新之是求。相習成風。一時之尙。今之人苟必以昔者爲依歸。則亦非勢之所能。而亦理之必無者也。然參尤妄用。可成毒質。蘭茝不芳。將爲蕭艾。國手法舊譜。而不執於舊。良醫襲古方。而不泥於古。此所以爲國手良醫也。亦惟善用其道而已。執是以觀。人固不可固於舊而薄乎新。又豈可溺於新而棄其舊哉。新舊相輔。斯爲識者。吁。茫茫宇宙。解此者能有幾人。幸幸學予。知我者其有人乎。

道心惟微。危行言遜。古者無不守之訓。中古以降。學說門列如鱗。各行各術。各道各教。此即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雖云去道。尚未離乎本旨。及至近時。非但道德淪喪。即教字亦歸於無蹤無影之天矣。可不爲之浩歎歟。今也人民失其本來。而逐於末節。競倡新說。各不知歸。若任其泛濫橫流。將不知伊於胡底。吾

師本好生之德。抱慈憫之懷。准將大道昌明於世者。亦無非救億兆人民無量衆生。使之得離苦海而登慈舟耳。

世人所謂清淨者。以爲無所事。無所爲。不應斯世之擾而已也。所謂寂滅者。以爲尙虛无。談玄妙。不行諸有之事而已也。豈知聖之清者非此也。清其欲惑之私是已。淨其入世之污是已。至於達則兼善。治國平天下。未嘗不用其清。不達則獨善其身。教也不顯而彰。世人法之。頑夫可以有廉。懦夫可使自立。於名教未嘗稍遜大功也。是道豈須與或離哉。佛之寂滅。乃惡人事之紛紜擾攘。爭奪之起。罔不以名利之私。是以慨人類之相殘。嘆兄弟之圖牆。於是入山苦修救世之法。惟有從道德根本。解決其始末之輕重也。聖業功德之得失。端賴於心。而有微危之旨。示人明心見性。示人以萬有皆空。而愚性之由近及遠。生發動動。無有已時。莫非識神魔之擾。人之本原。終亦爲之盡盡而已。人也不人。真性其亡乎。魔孽由心而生。地獄隨因而墮。苦惱皆由已造。此所以崇寂滅之玄者。有以戒也。抑知寂者。寂其五蘊也。滅者。滅其六塵也。真性因以得夫活潑。而天堂之登。始不迷夫路徑。釋之有神於世道人心。爲萬世人所馨香拜禱。不亦宜乎。何近世人心大變。謂信神佛爲迷惑。以爲不如新詞邪說。足以鼓盪人心。而有以聳人觀聽也。且

云強國必以斯。富國必以斯。試問數十年來。維新政事。不遺餘力。堯舜文風。當立見也。何乃愈新愈壞。愈變愈糟耶。豈新之未得其道歟。抑新之尚非其時歟。吾知之矣。實新其名而未新其實也。其所當新也。人心之習染當新之。人心之貪着當新之。風俗之澆濁當新之。軍閥之弄權。爭城奪地之心當新之。官吏之毒民害民魚肉民。凡事不守法律。貪賄貪賂之心當新之。否此。雖朝令朝更。夕令夕更。日更萬萬。亦徒擾亂秩序。而無濟於世道也。是以不欲天下寧息則已。如欲寧息。非先由改革人心。使其污濁盡清。明德精明。新而又新。新其所新。心穢者漸而新之。不足以奏功也。吾所著言有盡。而意無窮。莫徒評文字之古今。要以實行爲本。則於道庶幾近焉。

濟佛訓曰。哈哈。今天我與諸子談談物理格致的學理。世間的事合物。凡能傳述及言談。能具形體。可以使人見供人用的。皆不是單純的浮體。因爲單純的體。是不能成立的。今以善惡的事做個比方。假如一事是善事。一事是惡事。善惡兩事。都是人做的。中間若無一人來分別善惡。這善惡的事。就無可傳述了。如此一看。這可傳述的事。非有三個單純的體。方能傳述。人亦然也。以身言。骨肉血。不能得其體。以物言。更如是也。試以木言。其體爲本。如以火化之。而爲火爲蒸爲質渣。是一火不能成木。一渣不能成木。是木之爲木。亦非三個純體。不能有質體也明矣。是以現在的新學家。每以炭氣輕氣養氣三種。爲製造世界的大原料。不知其原料之原料。尙有若輩莫可或知者也。彼所謂養氣者火也。輕氣者水也。炭氣者質也。事物之成

立。大概也就如上所述了。

或問於余曰。自五洲交通。科學昌明以來。仙佛之說。羣目之爲迷信。已不能存立於世矣。是以寺觀變爲學校。而僧道流離失所。而君仍茫茫奔走於迷信之途者何故耶。余曰坐。吾語汝。子所謂迷信者。非吾所奔走者也。子須分辨清楚。未可率爾操觚也。夫子所謂迷信者。乃愚婦拜偶像。外信神佛。而實不行神佛之事。徒候神佛。爲託神佛之保佑。吁。天下安有是理耶。今吾乃信神聖仙佛之真理。得五教統歸大道。內外雙修。渡已渡人。非盲從者之可比也。子尙有何說。或語塞。唯唯而退。

諸方今在此地。組院度修。當借山川靜氣。培養息候不少。以視老衲從前裝瘋賣傻。纔得個無牽無累。好不容易修成道果。如與諸方比較。老衲現在還不免要生羨慕呢。但是古人說的地靈人傑一句話。看起來地既靈的。人必多是傑出的了。這傑出的人。大概不全是生成的。雖然。夙根好的。他做起事來。要與衆不同點。可是這乃先天關係。如果後天不修持培養。恐怕他的墮落。還比平常的人要加甚呢。何以故呢。因他稟賦的厚。所以爲害亦大。其中玄奧。老衲且不細說。把俗語講的扒得高跌得深。淺淺的一句話。拿來作個譬喻。那遠古的事。也不必說他。就是現在世界。諸方親耳所聞。且有不免身受影響的。那歐戰一事。他的絕大能耐。不是科學麼。因被科學鼓盪。纔起這種戰爭麼。諸方試一回想。他戰爭時候。不是要個個扒得極高麼。如今戰事結束。不是那最想扒高的跌得最深。幾乎要扒不起來麼。這又何故呢。無非捨棄道德的根本。專務實質

文明。爭那枝葉的強盛。這有一比。好似烘養曇花。好看終沒有幾時咧。老朽不是愚學科學。諸方切莫誤會。老朽是曉得專講實質文明。棄失道德根本。是斷斷不行的。故此不憚煩瑣。來與諸方談談。現既設院。是有講道德培根本的機會了。可是機會雖有。如果大家不切實去講他培他。還是與俗浮沈。不能為世界另放一種異彩。都做個傑出的人物。那末地處雖靈。機會雖巧。總也不過同過眼雲烟一樣。豈不大大可惜麼。

客又有問於余者曰。今之世界。思想紛歧。宗旨各異。其最流行者。厥惟三民主義。與共產學說。鑒視之如出一轍。細按之實有區別。智識淺薄。未能明晰底蘊。君本研究有素。乞告予其中之旨趣。何者實異而似同。何者詞同而意異。何者是三民之所長。何者為共產之所短。余應之曰。大矣哉。子之問也。誠砭亂玉。魚目混珠。紫之奪朱。鄭聲亂雅。皆貌似而非也。夫三民者。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也。若共產者。僅崇尙其無產階級之一種破壞計劃而已。由是觀之。是三民主義。優於共產主義也。試先言三民主義之優點。中國民族。經兩次之外夷亂華。卒未被其軟化者。賴有道德以維持之。宗教以感化之耳。他如五權憲法。（即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考試權。監察權是也。）扶助農工。政府受人民之監督。人民得政府之保護。其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廣開工廠。振興實業。國家人民。兩受其益。共產學說則反是。如所云廢姓。非孝。公妻無政府。無宗教。將一切舊道德。悉數推翻而摧殘之。猶美其名曰。謀解放也。去壓迫也。察其實際。無非損人利己之所為。國家人民。兩受其困。此二者之區別也。其猶有未盡者。如請求水

利。改良製造。提倡農工。是實異而似同。中山云。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所謂共產。為公共謀生活。非奪人之產為己產。是詞同而意異。言必顧行。是三民之所長。行不顧言。是共產之所短。吾故曰。三民主義。優於共產主義也。二者之優劣如是。是固彰彰矣。夫何疑。客聞之。欣然而去。

續訓曰。此係喚醒愚氓。為救時之計。

又賜一詩云。互相殘殺幾時休。同類翻成不解仇。可笑都緣權利起。紛紛臭味別薰猶。

倚真人訓曰。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古今有新也舊也。六合有何新舊乎。然至今日。亦不得不新矣。天地之大用。無過於水火。深航萬里。輪車頃刻。水火之用。至於此極。欲其不通不新。其可得乎。然人心新則新。不可新之太過。新之太過。難乎其為舊矣。當局者不自知。神道已知久也。何以言之。貪心難厭也。天地雖新。仍歸循環。人心換新。難轉乎舊。故師道傳世。蕩蕩平平。以中正為教。不偏不倚。循乎中。止乎正。導之以修。教之以善。惟因人心為習慣不移。一時轉化不及。是以悉賴進修諸方。以身作則。為世模範。凡一言一行。一事一舉。遇逆順受。與人交言。察音聆理。言之甘者。須向反面觀。事之易者。須從難處想。各宜堅誠其意。抱定道旨。以普濟為心。勿生意志。至於院務。各宜鎮定其心。須知無魔而不顯。魔無道而不生。天人之戰。全在一鎮字而已。諸方等其各識之。

周仙訓曰。古者赤與白謂之文。一素質一正色耳。無多繁文也。釋其意。則順理成章而已。日月

合體之謂明。會意字也。凡皆光昭天地。毫無蒙蔽之微意。文明之爲文明。皆以大道爲衡。而無假借於其間。試觀上古之世。綱紀釐然。法律爛然。下而人情無不厚。風俗無不醇。朴素之中。燦燦隱隱。上與日月爭光。倘所謂古文明者非耶。乃今世談文明者。一變而爲物質文明之說矣。夫物質即文明。而道德不講。其人將何如。試觀今人所研究者。皆殺人之利器也。所運籌者。皆病世之毒謀也。法律則密如牛毛。情誼則薄如細紙。風俗人心。日壞一日。而且上行下效。變本加厲。至於疏戚不計。倒行逆施者有之。況夫盜賊遍野。鬼蜮盈城。以劫掠爲營業。以殘刻爲技能。趨而愈下。伊于胡底。而得志者流。猶囂然以文明自負。然其陰狠之情。詭譎之計。吾恐十八層地獄。無此幽暗耳。乃大道日淪。滔滔不返。同付浩劫。良堪憫惻。一視騰圖之世。朴野僅拙。尤不失文明真種者。豈可得哉。然則欲社今日之假文明。以復古代之真文明。其惟吾道之慈業。庶爲世界放一線之曙光乎。

三山笛史訓曰。人物何生。生於天地。天地何生。生於大道。大道之生曰大造。天地之生曰造物。造物之造物也。以正脈生人。所以綿道系。以緒餘生物。所以備人用。造物既生萬物矣。於是天事畢。人事始。而天地造物之權。乃以付之人。初生之人。去天未遠。渾渾噩噩。與物無親。故一意修神。無假造物之功。茹毛飲血。食物未造也。蔽葉衣皮。服物未造也。冬穴夏巢。居處之物未造也。然而靈蘊所含。不能終秘。浸假而燧人鑽火矣。浸假而伶倫截竹矣。極鐘俟磬。燦乎大備。取其足用而止。無求多。弗尙奇也。然而苞符既洩。靈難終秘。奇肱氏造飛車焉。公

輸氏造木鳶焉。諸葛氏造木牛流馬焉。物質如生。或問世而一觀。延至於今。英華大洩。一切形形色色。怪怪奇奇。凡不可思議不可名狀之物品。皆數見而不爲怪。其殆盡造物之能事已乎。雖然猶有憾。人能造實質之物。未能造虛靈之物也。人能造滋生之物。未能造不滅之物也。所謂虛靈而不滅者非神乎。神爲人身所同有。狀賊而無修養。斯與形骸同敵耳。惟克己以復其性。性守靜以正其命。除六賊而神以安。殺三尸而神以活。蒸充靈固而神以健。於以度衆生。贊化育。參天地而運陰陽。蓋至是而造物之功能盡。乃無負天地之付託。凡上界神聖仙佛。由此其選也。人何以致然。請質之道。

繫以詩曰。三弄笛聲落春霞。穩乘鶴背遍天涯。掌中一响乾坤見。何止能開頃刻花。

教養兼施

老祖訓曰。吾道化世。重在教養。教無所養。則教爲虛。養無所教。則養難久。故世會道社之並施。而必望諸子之合鑄也。須知世界人心之日淪於巧詐。皆因不教。亦非盡於失養也。蓋由教之失正。而養偏於隱使之然也。今日各院方到會本。濟院謂本。吾願各抒所見。其於世行及濟社。當如何共策進行。好作一番籌議。記會乃編養之大計也。濟社乃擴教之本務也。對此兩端。昌道與慈之全功。胥於是系。如弗克集衆擎以成斯宏業。則舉所謂普渡種種。何一非同口頭禪。而欲真得其拯濟。不可期也。諸子須知凡事之克有功。亦如人之身然。苟心君有其堅定之力。則腦靈充運。肢動而百脈無不調暢已。事功之成。若非認定標準。一衆志而合力以赴之。則各以一偏自局。欲大而適自小。吾於道務指示方針。總從大處落脈。而數載以來。終未能大有所爲。其中阻滯之故。豈道之限。實人志之難免無障耳。今後擴展。爲機良多。所願各以誠心昌吾公道。弗以俗慮少室運化之機。則無地無人。非任重致遠之器。而圖圖一胞之中。皆得優遊而善其善。仁於仁。點鐵之濁埃。無可侵入。人心自能由化而見其一片清明之光景。諸子肩道之勞。亦可因斯效而成其圓凝。脫造化而樂吾妙山之妙於無窮已。其各深審而加勉焉可也。

道一也。無所分也。其所以分之者。好奇務異者自分耳。使之歸於一也。不其難乎。彼心之悔於分也。終有此一日。既悔之後。必擇其道之真。而從以詢之已。彼有所問也。而我必正其心。格其心之非。必使其有自容之餘地。乃可永易其修已。今之誨人也。誨之必使其無自容之餘地。彼必

忿然而去已。今之勸過也。必嫉惡如仇。彼豈能聞過則喜哉。是以修道之士。謙虛以求學。誨人者爲人師。亦必以謙虛而教。則教誨之功。循循然即在是已。不然。學不厭。教不倦。從何處可以證其是哉。諸方之欲誨人也。必從乎謙。此所以止於仁。止於忠。止於慈。止於孝。止於信。止其所止。而後止於其中。無不得其本已。各各勉而行其止可也。

大道之旨。惟在普拯。普拯之端。首重渡已而及人。渡已惟恃坐功。以持其內。渡人則在乎教養之兼施。非坐加勸密。則己之惑不可除盡。非教養更安足以拯彼無告之胞與哉。此吾道之所以內外並重。而稱爲大道也。慨乎近季以來。世風漓而民情澆。相習成風。積重不返。以致人迷其初。真性鑿而古風泯。於是世稱濁世。人少完人矣。可慨也夫。噫。自濟壇傳經以來。繼石門之緒。闡吾道旨之光。遂又得爾信誠弟子若干人。以共負鉅任。二三寒暑。成院百數。要皆爾等熱忱之所感也。際此甲子重週。下元告末。劫變已屆結束之時。出凡入聖。只視此微秒光陰。而後善善惡惡。因因果果。亦惟在此闢闢之片時而定之耳。諸子夙根不泯。生有自來。惟有矢爾慎勤。慰吾厚望。凡及門者。當益加篤誠。而觀望者亦可以自悟已。天人往會。慎之勉旃。

又臨武昌道院訓示曰。儒書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者。不僅爲經國之大本。亦治身治家治事之大法也。事無微細。苟不出以敬信。則無良好之結果也。若不節用愛人。則無佳美之經營也。即以教育而言。設教者不求良師。則不能有佳弟子。爲師者不有敬信。則無有優良之教法。此一定之理也。爲師者曠職不理。敷衍爲事。上不能不負子弟之父母。是謂不敬不信。下不能不有誤子

弟之將來。是之謂不信不仁。不信者。欺人自欺之謂。不仁者。賊人害己之稱。人爲如是。其尙可問乎。於是而金錢之濫用。亦因之而知其害。吾院學校。原爲無告之小子。而欲使其有藝有爲。而能自立生活。不致流爲無賴也。並得觀摩以與人生毫無關係之浮物。借作獎勵誘掖之計。用心之細。愛人之切。不爲不甚已。惟年餘以來。未得完全教材。致爲師者。只知以鐘點論事。爲生徒者。惟以活潑自然爲尚。於是師生背馳。而如野馬不可羈已。如以鴻雁爲陣者比。尙不若一禽有序也。而吾院之初志。及將來之希望。皆成反想已。今年年終考試後。不宜再如前之變換。然觀摩之策勵法。亦不可却。只特准以前十名爲限。以前五名獎以錢。爲慰者不得逾四串。以五百遞減之。六名以至第十。均以物獎給之(守沙仙李註如模等物可也)兩班分高初。即可無庸分以甲乙丙丁也。其所以如此分配者。非吾吝之也。實以節用之義。不可不明也。當用而用是謂用。當用而惜用是謂儉。當用而不肯用是爲吝。不當用而用是謂費。不當用而奢用是爲糜。是故於用不可不明也。且用又曰節者。是用必得其中之義也。故曰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不僅指一事一物而言也。伊尹之一介不取不與者。皆取其中和。取其正義。非是以其微介而言也。(守沙仙李註。勤爲治業之本。儉乃治富之源。能勤則財源開拓。能儉則儲藏有法。雖用之不竭。而生之亦有道也。故古人之治事訣曰。甯爲鷄口。不爲牛後。爲人治事。當注意焉。)獎金餘款。作修葺學校之用。年假後將校舍移於樓下。以免危險。其正門平時嚴局。出入均以右側門行之。以維秩序而保清靜。教師二人。亦必常住校內。不得與國立之學校比。學生入校後。一切之言行動作。均須

時時監視。不得少有怠惰。致誤人也。學生之功課。以國文算術爲主科。習字附之。其他科輔之可耳。今次考試。課文之優劣姑勿論。其出入無序。言論嘈雜。雖在課堂操場。皆不能靜。可見其概已。無其外而欲求其內。是緣木求魚。不亦難乎。各各知之。

項先師蒙訓濟南道院國民學校學生曰。

師命吾來訓諸生。諸生無可訓。苗尙未秀。灌溉培植。校長圓正一人之職。值苗而松柏梓桐。固可成爲標棟之材。即榜樣荆榛。猶可爲薪爲炭。苟榜樣荆榛之不如。則秀且難期其成。又安望其爲棟爲樑於社會國家哉。汝長校職一年。訓育有方。惟情感不免如叢狙者然。是所當圓融者也。知之。領天錄一級。各生賜蛋餅一人二枚。買四十五個。讓一是誰。開單呈

師再判

接濟南道院附設國民學校。自去夏開辦。學生四十餘名。五月初八日奉

訓圓正(校長兼教員)率學生聽訓。次日學生至院二十三。奉

訓賜餅。並諭誰能讓一。當時即有齊生懷德首先示讓。復有韓慶林李洪森郭念善郭森昌四生。

均相繼舉手稱讓。次日復奉

學聖判示云。昨日齊生先讓一餅。其事雖小。也由前生曾在元珪禪師壇下受過五戒。此事雖微。

他又得了一個專利的無本工廠了。好好教育。年假聽判。

學聖臨兆院訓示曰。人事變遷。滄桑更易。不教而愛。是爲獸愛。不教而誅。是爲鯨吞。今者人

生凋敝。四夷荒蕪。良由教不得體。而誅求又無已也。

師道普拯之旨。教爲急務。其有教育之資力者。固無足論。而貧不足以自立者。心向教育而力有不逮。不得不坐視兒童之淪胥也。言念及此。曷勝慨然。此濟院與寧院學校之所由設也。

又臨曲塘道院訓示曰。蒼鬱蔥蘢。春之樹也。伶俜媚媚。春之花也。風以風之。雨以雨之。而樹與花乃萃然而燭然已。然或有烈風之風。滂沱之雨。吾未見樹與花之滋長發榮也。平民學校之訓辦已淡旬矣。諸掌監心中之所鑒賞。吾亦已知之。吾誠恐諸子或不明平民兩字之意義。今特設譬以明之。曰平民者。齊民之謂也。猶春之樹也。又如春之花。不有風雨。何能滋榮。風雨維何。則教育是。夫兒童時代轉於春。教育兒童。固爲當務之急。搏搏大地。芸芸衆生。能受教育而無愧完人者。百無一二。即能自食其力者。亦不多觀。世道前途。可勝危險。此無他。民未能普及教育也。教育而謀普及。非先使未來之成人。有相當之學識不可。改造社會。舍多辦貧民學校。豈有他法哉。樹之蒼鬱蔥蘢。花之伶俜媚媚。固仗諸子之善施風雨也。至於平民學校。與貧民學校課程。不能全同。諸子同時舉辦。用意至佳。可於晝課後。每晚授課兩小時。隨人報名聽講。以期教澤沛於羣黎。俾蕭條之樹。寂寞之花。咸得風雨之灌溉。豈不更美也歟。吾所言貧民學校辦法。係援照品例。諸子其察旃。

人心不古。非性之生成也。以從俗染習而後。性靈昧。心氣漓。斯癩於俗。而遷移以逐流。失其所返。遂乃以俗爲樂。不復自知明心見性。永靈之樂爲可樂而弗敏也。所以今之人心。往往不如

古也。古豈無俗乎。非也。古之俗朴而淳。士農工商。各循其禮。以節其欲。心無所肆。自守所分。性美而能保。乃不易遷也。降及後世。越禮防而逞私欲者多。浸積以漸。相習成風。心有本好。惟力是爭。於是乎俗浮而駁。人心因以隨死。泊乎今日。其奄奄垂絕。若無所救。不至於盡死不可得也。然將死而未死之心。實寓於善人。人而有斯未死之善心。當亦返古還乎朴淳之機所隱寓也。握斯機者。果各養之以恒。持之以毅。妙其運用。而力爲輪旋。則由一二而什伯。而千萬。善善從長。教學相長。庶幾垂死之人心。無難一一而起之也。惟然。則雖自善其身。而無裨於世。其在承平之時。未始不可以獨善終也。今則不然。似非兼善不足弭劫以保世之和平。和平不保。則玉石有同燬之憂。身家無僅保之望。故

師道度化。必以內外兼修。爲了了死之唯一真旨也。諸方研修。要皆精研斯理。於是而身體力行焉。其近道已。尙其遵旃。

張桓侯訓曰。清清貞貞以自娛。不效落花沾泥污。能得清靜福半點。勝如南面登九五。此前人謬語也。方今之世。紀綱倒置。道德淪胥。世將不世。人且不入。如將從政治弭劫厄。不若以教而救心也。春秋大亂。世同今世。孔子懼。作春秋。一字以褒。一字以貶。不爲當時之賢相。而作萬世之師表。其困苦之遭。厄於桓韃。圍於陳蔡。又豈人所能堪者。其德行仁術。雖未昌於當時。而其功效。正人心。維風化。整道德。肅倫常。垂中國數千年之國教。而能崇奉於後世也。其較之赫耀一時。威震四夷者。又豈可同日而語哉。其他如釋基回所抱之仁慈。所行之德行。所歷

之甘苦。又非一言可以盡。要其旨。不外以德行仁。而弭當時之劫變。以造未來之福果耳。今雖非其時。而無如孔子當時濟世存心。能以我之身。而欲化人之身。以己之安。而欲他人之安。則卽孔基等之德業也。故曰堯亦人也。舜亦人也。我亦人也。苟能以我之人。不謀富。不求貴。不欲達。不要名。而行堯舜之實。是我亦堯舜已。又何有乎智愚之別。不過先聖後聖之分耳。際茲變亂未平。宜各安己心。以德推仁。爲萬世之準繩。勿作一時之幻影可耳。至若吉凶禍福。非可預定之。基之順則爲昌。機之興則爲榮。而心之所居。意之所馳。攸分乎上下也。各各悟而勉旃。

秦仙訓示曰。

老祖之大道。渾渾一炁而成天地。四時分。寒暑別。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四千古。歷萬世。環行而不息者。非吾

老祖之大道乎。不有吾

老祖。何有天地。不有天地。何有世界。天地既育萬物。無有不教之者。草木無識。禽獸無知。

惟人爲靈。乃有聖人出。而見天地之循環不息者。曰是教萬物循行禮義而毋亂也。見天地之有寒

暑晴晦者。曰是教萬物剛柔相濟之義也。見天地之有日月而成晝夜者。曰是教萬物出作有節也。

見天地之不擇草木而風雨者。曰是教萬物以仁德慈行爲懷也。是以天地之生萬物。無不育之。亦

無不教之。萬物無知而不察。惟人能察之。人不能盡察。惟聖人出而能察。於是著書立說以教

世。曰是天授之命也。人能學而行之。卽爲聖賢仙佛。是吾

老祖之佳弟子也。或不學而不行。違天命而爲奸吝小人。乃天地之大不肖也。人爲萬物之靈。而

蒙有不肖之名。豈不愧於人靈。而有負天地之教育也哉。諸子其勉之。

慧真人訓曰。天地間之大德。莫過於教生恤死。濟困扶危。天地間之陰功。莫過於培養民生。廣

佈教育。值此時事多艱。民生日蹙。以致種種不正當行爲。皆迫於生計而爲之。所謂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也。自

師道昌行以來。各地設院。疊經訓示。凡關慈行。首以設學資濟爲必要。一濟困急於目前。安貧

使無妄念。一培本根於日後。激濁乃可揚清。不致愚者終愚。貧不守貧。是故人之識見。莫不由

讀書而廣。閱歷莫不由讀書而深。教育一興。愚者賢而賢者益賢。愚者善而善者尤善。此慈行之

所以需要也。要知世風日非。國勢日蹙。必從根本而維持之。庶幾濟人利物。本固邦寧已。滬院

地當衝要。風氣宜先。青年之失教既多。無業之游民尤衆。深望諸方急起圖之。

阜院觀成。

師靈與爾等同喜幸也。蓋因斯土劫變之餘。不急化導。且恐益墮迷流。愈難挽救。惟人心之所以

陷溺。多爲生計困蹙。或習於浮華。使之然耳。苟非以教以養。培其德基。周其困乏。將令天賦

知能。不克拯濟而同返於善。

師憫昏之衆。日逐逐於名利之場。動忘其分。強求未可必得之富貴。傷精氣於無形。遂促其有

涯之生趣。良可嘖也。故不避塵濁。降壇講道。藉冀稍挽頹波。俾全天命。所以一再傳經。諸勉坐養。其中玄奧。初視似覺難知。若能堅守悟進。自見道之於人。實無往而不在。無微而弗入也。萬子既歸。應於阜穎太各地。協恒掌及諸在修。妥爲開化。度人多。則自身功候。亦隨之日增。而無告衆生。且因道之擴。慈之興。教其教而養所養。羣生既遂。爭攘之風息。一致歸仁。還乎古樸。世界熙皞。其不平靜以同享休甯者。未之有也。願各加勉。

濟佛訓曰。渾金璞玉。雖價值連城。非琢磨不足以爲器。良木佳石。雖能作日用之需。非雕製不足以爲物。聰明俊秀之人。雖能爲國家之幹才。非教育不足爲棟樑之選。金玉木石猶然。何況於人乎。故諺曰。古之聖賢豪傑。誰不由學中得來。所以歷代均設庠序學校。以培植人才爲至要。然富家之子弟。居移氣。養移體。或聘名師。或訪良友。皆得償其素志。不致有誤青年。如貧困之家。饔飧且虞不繼。安有束修。事畜尙恐無資。何來贊敬。所以不能不爲之嘆惜也。

教之所以致學也。(守沙仙李註致者格物致知之謂也)稍有不慎。則教不爲教。而學亦不爲學矣。是以吾院未定之後。立學校以惠貧民。蓋所以本

老祖悲憫之懷。而施教養於無力就學之小子也。教非嚴定。不足以使有禮。學非專治。不足以使有能。是故先聖扑作教刑者。亦即所以嚴教導也。並非抑其天真。壓其爛漫。而不令其有活潑自然之精神也。實即所以保其天賦之性。固其本初之情也。矯其偏僻。正其妄行也。武院學校。多

不過數十人。校規放弛。學無從適。將何以符立校初衷之慈念乎。是非管理嚴格。不足以收效果。凡學生之出入。必令其有禮有序。勿使其如鳥集鴉散。既入學校。亦必守入教之旨。安心求學問。勿令其如優伶演劇。漫無教序也。切切知遵。並由觀掌告誡教師。對於學生亦必持道尊師嚴之度。勿如保姆之嘲笑小兒。以失師分也。雖云循循善誘。亦不宜失之於正也。知之。

注重農工

慧真人臨南京道院訓示曰。夫治世之道。首重治身。治身之要。端在治心。人心治。天道合。蓋天人一氣。治心即所以事天也。其謂天道高深。須知即寓於人道至邇之中。欲明天道。須看人心。能盡人事。即合天道。雖然尚卑懸殊。終不外安民爲主。天聽民聽。天視民視。民心安。天道一矣。其大要在於重農務本。教民稼穡爲先。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膏事治。民生攸賴。凍餒無虞。故孟子謂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又曰聖人之治天下。使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者哉。故凡爲民上者。必以膏事爲急圖。使民得以安居樂業。送死養生。則民心安於不睹不聞之際。欣欣然而相向。如享太牢之榮。如登春台之樂。若更能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多黍多稌。爲酒爲醴。以昇祖妣。以洽百禮。此德之積與積之深。不謂此而誰謂乎。如是重田有道之天。咸被無疆之澤。自然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無往不克矣。既所向披靡。無或敢抗。非特接壤鄰封。雲霓慰望。即殊方異域。亦必樽俎交歡矣。則東被西漸。南通北達。聲教四訖。不知其所極矣。既無其極。立見遐昌世道。鞏固版圖。而得有其國也。漢書云。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夫固有不爽者。人既撫有其國。即有治國之由。其由維何。即國之母氣也。在未得其國。必須尋母。既得其國。尤當養母。國之有母。如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可以長久不息。此治世之道。通乎治身也。學道者果能守中抱一。凝神調息。始則汞子求鉛母。繼則鉛母養汞子。終則鉛汞相投。子母混合。復乎本來。返乎古樸。如是根深蒂固。長生久視。則凡也而聖。人也

而天。此治身之道。何異乎治世也哉。吾固謂治世必先治身。身治心治。天道自一。願世之執政柄者明乎此。則天順民從。安於不睹不聞之中矣。注意注意。

又訓天津樓流所成立曰。粵自周禮經邦。考工書記。爲技術之講求。垂製作之模範。良以民爲邦家之本。工乃百業之先。抑且有恒產而後有恒心。故必養其身。尤在養其德。此古聖所以立教養並重之論。而使民有恥且格也。惟自近季以來。道德綱紀。淪喪殆盡。有識者怒焉而憂。謀所以挽救之方。於是整飭百工。蒸然日上矣。而於斯時。亦以數十修力。共盡棉力。以立此舉。不亦大可尙哉。而其實在之要。有三事焉。工業之常識。必先賦有工界之道德與精神。道德全。精神振。然後始可以有爲。此須寓教於養。其要一也。道務進行。首在慈善。慈善之舉。端賴經濟。津院既有學校之設。惠及貧民。復有殘廢院之組。澤被無告。一載以來。成績卓著。諸方之功夫大矣。諸方之心苦矣。用去金錢。亦爲數巨矣。長此以往。不思補救。非持久之計也。故有道生銀行之設。即所以開經濟之源也。茲者此事亦爲此耳。其要二也。欲成不世之舉。必先具絕大之志願。有遠大之眼光。而後事乃克濟矣。工作所此時。僅草創之初耳。賜監務須加意進行。必使其有無量之進步。爲津埠工界放一光明焉。尤使津院慈業。有特大之成績。以作他院之觀感。其要三也。有此三要。故勿以其草創而有忽略之心。勿以其阻礙而有畏縮之念。將來成績優美。款之來源。自然易矣。是惟在人事之如何耳。前途無量。實利賴之。

又臨武昌道院訓示曰。根之深固者枝則茂。源之幽遠者流必長。是以陰陽交感。萬有化生。道慈

畏。善教張明。蓋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道園則不顯。慈濫則不方。試觀萬有之生生化化而不息者。莫不以陰合陽。以陽和陰。而於一乘得享也。欲道慈之善善長。而不續斷者。亦惟有以道為慈體。而慈為道用。由一仁而施之也。故曰。道為慈之本。而慈為道之基也。譬以父母愛子。其在幼時。衣食為之調護。及其長也。教業因之並施。此所以愛之以道。慈之以道也。如幼時疾病。恐其藥石苦口。而不為之調治。勢必死而後已。長不教以業。則游手無成。必流為氓。夫如是而父母之慈為不慈。而反害之已。此又愛慈之不以道所致也。又如為政而不設定法律。行使仁政。而不知教為行政之本。致民無教則無業。無業則無恒產。既無恒產。則無所不為。已。僅有仁政而民不知畏。是姑息足以養奸。非所以實心愛民也。以此推之。由己身而至於一家一鄉一國一世界。無不以道行慈。以慈張道。是道與慈相輔而不能相離者也。吾院入世。先以道立。繼以慈行。即所以以道慈而大化於世。今武漢兩院。以工廠成立。為兩院道基之永固。非為暫時之美譽。以張道院之好面目也。如以暫時為計。似不宜有工廠之名。蓋工廠者。非今日立而明日閉之謂也。況工廠又必有永久之設施。與夫雄厚之基本。方能以規畫久遠。若僅以道院所在。即所以為工廠之設施之基本。苟無道院。即無工廠。則彼無告之小民。又將何所託也。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然世間有一事。必多一障。立一事。必多一難。此一定之理也。吾院工廠。得具今日微基者。已不知耗費各學監幾許清靈矣。且聖賢治世。愛上智。授以善道。使為永久不可磨滅之清逸。愛下愚。以資利濟具一時之窮困。愛中人。以教業使其一生之安樂。吾院工廠。即

所以以中下之愛。而救濟於一般人者。非若賑彼災黎而拯拔於一時也。吾院之設。即所以以道而愛上智也。諸掌監其各勉之。

宋仙庵安慶道院告示曰。造就世界之物物生。炳炳麟麟者。一一操諸天也。天何能為。意必假之於人。人何能為。先必受天之利器。曰一點靈犀。矩陰規陽。無巨細。無輕重。無大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社會之人事生活。賴其操作。天演之文軌進化。視其推行。斯何人歟。曰神也。聖也。神聖參天地造化。不能一手成之。必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第泥其形式之見。遂謂神聖勞心。百工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咸欲博取主治之威權。不居被治之素位。故仕途一入。則膏粱文繡。子女玉帛。可以坐擁無慮。窮極奢靡。上干天怒。演成浩劫。此社會學中有勞工主義。為之衡其途而乘其數也。嗚呼。勞工之程度。曷可一概論之。即其黨中領袖。孰敢擬之義。農。軒。顧。禹。稷。皋。夔。基都。格格拿。達爾文。伯倫智理。諸神聖者乎。不過受神聖之遺教。補神聖未盡之工。謂之有神聖之貨價則可。謂之有神聖之威權萬不可也。原天意愛人。惟勞之以成其材。逸之以啟其德。孟子謂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為之事業。雖名為一技之工。其窮物之性。則謂物工。利人之用。則為人工。而順天之意。成天之所未成。則直謂之天工。此博克魯諸工學家。自命造世主人。亦即準此理由也。中國上古以工名官。僅遜人主一級。說文釋義。王者可以通三才為一氣。登其極者則為主。工者承天而興地利也。人事均畜其間焉。惟後人主失其神聖資格。天惟百工是愛。予之以自主之地位。假之以自

治權能。自地中海勞工同盟。倏至歐美各邦。工黨林立。國會之工票額占優勝。竟演至東俄。產出勞農政府。為世界之先河。將見勞工政府之設施。無男女族類。及年齡者。無人而非勞工。無工而不知教育。一以法育為體。智育為用。體育為實踐。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業。合為一人之功。無勞心勞力之分。自無食志食功之政客。無兵役官役之制。自無擁權聚斂之政魔。彼居一部之長。實行一部工作。居全體之長。實行全體工作。甘苦與共。利害相均。經之養之。量入以為率。老者廢者。集公以為養。故需要者惟工。利濟者惟工。社會一切改良進化之事。無一不責之於工。故有工業行為。即有工業之經濟。亦即有工業之道德。道德之程度。一視教育如何。教育有未及者。惟希神道之感化。將性靈充滿。則操業自精。功修自明。則樂天成趣。然後以學術道法。革新社會。度人於夢醉。庶不至執尊嚴之謬解。示威行動。為人所利用。蹈其流氓革命。以破壞我將醒之社會也。吾為此定議。願天下勞工種種等等。如前者主張。勿為黨閥所動搖。尤願中國之勞動家。明孟賁將降大任之旨。無業者求其有業。有業者更求其無咎。遼中庸勸工之典。鑒飲耕食。至於奮力何有。豈惟中國和平之幸。實世界大同之幸。

宣傳道旨

老胡訓曰。吾道行世。今後擴院是一事。而精神上之展發。又當作為一事。蓋院係度修。若不從精神別加開揚。必難藉速普及之效。吾意擬就京津先各籌組道德講演團。從招集團員。研究道旨入手。次則編輯融匯各教之白話講言。後由團員分組出為講演。如果實力辦成。其用較設院之效必大。此事應由京津京諸子各各勉勵之。

今日吾道以救世。貴在身自為先。而後人可繼度。縱有一二梗而不化者。吾既倡之。必克導之歸之於善。所患言道者。自且不明乎道。以盲引盲。其不至廢於半途。必且誤於歧路矣。是故吾道在於此際。雖有可昌之機會。若賴有數之修方。為開揚之喉舌。寧不示人以不廣。而又安得收其大效。前命京津籌組講演團。實為當務之急。惟組織斯團。其最難者有兩端焉。一徵集團員。要使明白道旨。二徵求演講稿。必須融匯各教。就目前觀之。此項人材與資料。均覺甚難其選。勢非在這諸方。同抱救世宏願。各自量力。研究其所應研。或留心延攬借用之才。合羣策進。庶幾有成。不然。即使辦就。仍必有名無實。徒耗財力。不足與言昌道以救世也。京議畢矣。吾望諸子對於此事。務從實際着想。為有秩序能貫徹必收效果之籌畫。毋存敷衍作門面語。以自誤功候。苟違吾言。步步趨進。他日觀成。自不與泛泛者同等也。即通佈各院。暨修方一體知遑。

太原自辦慈善各團體以來。諸子向善心誠。將來總可達到圓滿地步。以副吾心。並可達諸子美滿之目的。而其求修者。或財力。或人力。亦能明曉外行之利益。此皆各職方宣傳之功。及

修方問道之虔意也。惟深情於道者。固然堅誠無二已。而一般因人而至者。因事而至者。因名而至者。因利而至者。雖其因有不同。而其修則一也。倘能因所利而利之。又何嘗非引人入勝之道。今日之人道也。其心本無成見。惟信道是否能篤。亦難強人之必然。如能由淺而入深。由難而知易。由否認而致於堅誠。皆在介引人之勸誘。宣道者之言論。有以警發之耳。若介引者先不明道旨。或信道不堅。雖有人聽爾言。而隨聲附和。終必道自道。人自人。修之終身。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至宣傳道旨者。尤為對外之要務。倘宣之一差。遺害無窮。故宣院職務。為全院之鎖鑰。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惟對人有終身莫大關係。即本身經此一番差錯。損人不利己。更於陰鷲有莫大關係焉。故吾屢有訓誡在院修道者。修己之行走之道也。己之道已修得正軌矣。再勸他人。不致入於歧途。己之未得正軌之行走者。在己已先不明瞭大道之為何。使僅據人云亦云之常論。真不啻隔門傳話。隔靴搔癢。則先莫明其所以然。又安望他之能瞭然於當然。是以於未知道之所以然之修方。於人之問道問難也。當其不知。則以不知答之。萬不可以不知強為知。究其所以。不過以不言為失職。不可以亂言而溺職也。因今日求修者甚夥。不得不詳告之於初。

大道之化人。本無賢愚之判。覺路廣闊。要在人心之向背耳。今者人心雖有向善之機。終是寥若晨星。感格之刀甚微。以極微之善業。而欲挽茫茫之浩劫。殊非易易。諸方既負渡人成物之責。均當積極進行。毋事因循。多渡一人。即多增一分善業。多渡十人。即多增十分善業。若渡盡百千萬億無量沙數之衆生。同歸大化。即可化劫變而為祥瑞。世界大同。復現於今已。然凡事不慎諸

始。鮮克有終。今東省道務。當此發軔之始。正諸方敬謹修持。躬行實踐之候。處處以大道為前提。事事以大公無我為標準。現身說法。宜示人以模範。事體之大。擔負之重。無待智者而後知也。儻一不慎。私欲乘之。魔惑生焉。亡德背道之舉。無不從茲而生焉。壞吾大道。誤盡蒼生。雖得其一時之私。終難逃天譴。輪迴惡道。報應昭然。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是生之最靈者。而其心非不皎然也。然一念之蔽。鮮不為事物所誘。於是日沈於聲色貨利之中。詐虞無已。致令綱淪法敗。道德淪亡。啓未來之劫運。種他日之惡因。吾見十年來水旱兵劫之頻仍。無時或已。世人之沈迷。不知警悟。故憂之也篤。言之也詳。特具夫悲憫之懷。以發其一片普度婆心。挽此劫運。近數年來。吾降駕各院。屢屢訓示。冀世人復其本真。率性以行。使吾道廣行於世。家喻戶曉。而人同此心。心同此道。無物我之見。一准諸至誠。庶幾可挽狂瀾於既倒。建世界於和平。深願在修諸方。力體斯旨進行。慎勿以此為口頭禪。而不實盡其職也。其各勉旃。

此後擴化機之可行。必多其緣。然傳宣之責。實惟人力是賴。吾自降壇以來。以諸勉諸子者。首在修靜。既曰靜已。何又須宣。不知宣由於靜。則所宣皆合靜諦以為宣。則世之不靜。必因化之開明。而息其動已。動息則劫弭。則宣者仍還我本靜已。所以肩宣之責。必自靜而始。克契道之真諦以為宣。近觀各院修者。雖負責以宣者。尚不乏人。而所宣能開靜諦者。猶不多見。務望此後勉悟身之所以靜。而出以發揚吾道之微。則人之遠者。必因其明而接之已。吾道化昌。其在斯歟。

願各遵勉切切。

院之有事。以有而仍思歸之於無。此今日應講而各須堅悟之踏實遠慮之大道也。是以肩者。不可固執現有。以代吾開化。必知其本無。而相勉進功。人人既悟。無智愚賢不肖。皆可登進。而世乃克臻乎大同。以期平一之極樂共享。而罔或侵陵。此爲修行化之極詣也。至於有無之間。無無有。色色形形。運施而妙其用。則在修者智慧之圓凝。以神而明之。感而通之。不失真一之定理。貳而不貳。其成功也。仍猶不能出吾道之胞。而所以成人者自成耳。諸子爲向吾道。吾有所導。不外諸子之身。果有志焉。其反求諸己。不必從人而厭其望。能以自立。弗因少得。而便自是。弗因有滯。而惡人非。須知是非兩偏。執一則失中。失中則難容。不容則相爭。相爭則戕性。性戕則靈絕。明之望。心雖向道。而身無以載。其將何所爲無體之用哉。况道之爲言導也。導者道之用而施其化者也。化者。合五金於一冶。無不化也。若爲治者而曰鐵之頑。吾弗能化。不能化則非治已。其於道也亦然。是宜深省。互相琢磨。明德之砥也。大治之薪炭也。少一不可。有容乃大。此於修諦所在。尤願諸子之相愛相成。而弗相棄者也。各各遵勉是要。

今世惡濁。倍增於昔。倫常掃地。飾名曰天賦人權。道義蕩然。美稱爲社會正義。於是黠者起而攫名奪利。奸者與而攫人益己。爭殺迭興。前仆後繼。攘竊互乘。項顛顛。人民之死亡。物類之傾覆。莫不隨此五濁惡世之風。而盡蕩於傷道敗德忍人之手也。吾院來世。竭心盡力。而爲此世之光明者。原不忍此芸芸而盡成塗炭也。今者雖院立數載。所以未見風行者。皆因宣傳不力。

而未能將斯鐸聲震動於大地也。其他各教。株守教規。而未敢旁博道書。故守大者守其大。泥小者而困於小。大法而不及道宗。小法而不明道要。小乘大乘。大教小教。各循己例。而均未知以探道旨也。吾院以道高倡。而不以教挈領。實欲以道而明各教乘法之歸宿。以弭斯門戶之別。非所以統納各教。而并歸於道也。夫道者路也。人所由也。舍此而無所託。各教者。亦道路之歧途。就此亦歸於道也。惟是道不遠人。求在於我。非外求於他。苟能澄心靜慮。至誠不僞。則道之所在。即處於心。而在於念。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也者。道也。蓋理者禮也。人倫之大經。性者慈也。維世之大本。理不窮則有時而塞。性不盡則有時而蔽。理塞性蔽。而命亡已。命亡則道失。又何有道修之程途哉。能慈懷濟世。性也。潛修己養。理也。內不邪嫉傷性。急偏傷情。則道之在我者。和氣凝結。已得其半已。外不執己見以乖世。高潔自持以觸時。則道之在外者。千里所樂歸。而不得道之大旨者。吾未之信也。惜世人好其末而忘其本。務其華而遺其質。是爲大可痛也。自古迄今。求道者多罹此病。雖無人而指摘。實個人之外誤耳。欲清其流。必潛其源。欲扶其末。必正其本。修方諸子。其有志於道宗者。宜各正己心。他可無與焉。各各悟之。

聖帝訓曰。神道設教一事。維人心。培國脈。補法律之不足。誠非細事可比。往往有與於數年。而敗於一日者。何也。爲各教徒識見不充。心志不固。一聞風影。毀謗即生。因循退縮之心。將從前所積功善。一旦盡付東流而不惜。吾累見之。故深爲各教徒悼嘆也。然毀謗之人。強詞奪理。

。紊亂人心。邪說辯言。阻塞善道。此其咎天教之乎。况毀謗教化。大千國憲。復爲法律所不容。民之無良。斯之謂也。夫以吾師所傳之真經。言金玉。字字珠璣。發典謨訓誥之精微。明仁義禮智之大道。誠化民易俗之寶錄也。昔日儒祖立法。設教官生員。責成朔望宣講。化愚民以維風俗。用意何等鄭重。惟爾士人。不能全其責。以致盛典終廢。木鐸虛懸。人心無教化則變詐生。風俗無教化則澆漓熾。此其過。是誰之過歟。吾知爾士人其無辭已。况今日之時事。運際下元。時值末俗。變詐澆漓。比比皆是。驕奢淫佚。種種皆然。而謂猶不必急急以行教化乎。是故吾師不忍。羣真惻然。因而奉命臨壇。宏開神道。降塵垂誠。顯佑衆生。神也聖也仙也佛也。皆同此一道也。亦皆同此教化也。人而毀之議之。亦徒見其不知量也。於神道設教何與焉。諸子其各慎之勉之。

昔堯舜治天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重以綱常。井井有條。爲世模範。凡載在典冊。炳若日星。無不闡明聖道。垂教古今。迺自世風變亂。人心喪失。五教不振。六藝皆虛。以致羣倫攸斁。道德日消。人類將夷於禽獸。諸却不可以挽回。可不悲歎。可不痛歎。吾師悲憫衆生。傳經濟世。拯陷溺之人心。挽澆漓之風俗。拔一時之劫運。扶萬古之綱常。諄諄教誨。指世途擾亂之原。在在丁寧。冀下界沉迷之醒。言雖淺近。可格天地鬼神。理本中庸。悉範智愚賢否。惟願人人革面革心。個個是究是行。爲子勉於孝。爲職勉於忠。夫必義而歸必順。兄

則友而弟則恭。朋友相交。勿失於信。長幼有序。率由舊章。言有亂倫者勿聽。事有悖理者勿行。尤賴讀書士子。明理正人。以一身表率乎鄉鄰。費寸舌開化乎愚蠢。庶幾休風丕振。六合太和。又安見堯天舜日之不可復見於今茲哉。

聖帝又臨濟寧道院訓示。論宣佈大道之任。並訓道子曰。追溯唐代放勳受命。則有若熊豹臨覲。(音引)先贊納言。在虞廷時。則有若夔龍皋益。敷讀百揆。以至於夏商。庚辰暨亥。經略惟勤。臣履海鴻。罔諧允正。罔不期夕論思。日月獻納。用能順道立極。化宜無外。休烈顯於無窮。聲稱浹乎來茲。茲爾歸來。宣吾

老祖之道。鋪張對天之宏庥。揚播無前之德業。不惟講言嘉論。溢於民聽。迺惟旁施勸教。宣美風俗。上以順承彼蒼。下以順導斯民。巡靖黎庶。懷保蠲寡之惠敷。奉行天經。敦睦辨章之化洽。導氣以樂。宣德以詩。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人地兩宜。永建規模。燦爛備載。神明式哉。自茲以往。承流宣化。道綱肅焉。扶危定傾。道統繁焉。今日圖始不憚其難。他日觀成乃獲其易。條分縷晰。百廢俱舉。以濟一時之災。以永百年之計。以盡地主之誼。以替客籍之任。以樂遠方

之嘉賓。以佈四方之道徒。將來發揚此院之道務。常存此邦之道烈。胥爾之任。惟爾之責。爾等令德。聞於遐邇。爾等廣譽。詢謀僉同。爾心休休。爾如有容哉。化行俗美。道一風同哉。爾若茲則惟爾諧。爾樂觀始則無懈。爾懷遠終則無怠。

張帝訓曰。噫。道以言傳。道誠難言已。道本无聲无臭无形色无體質。而竟必使人人明之。何口

之辯才有如是者乎。雖然。孟子言道。何嘗三緘其口。時勢爲之。不得不如是也。吾等豈好辯哉。倡道佈道者。又豈貴辯哉。亦不得已也。古者人與道未嘗須臾離也。豈必待以口道道。而後始知道乎。今人亦何莫非由道以生也。莫道體。全道用。與古人較。不減少分毫也。聰明智慧。與古人較。亦無甚差別也。然則今人學道。何以若難於古人乎。此無他故也。今人以道爲平淡無奇。不足以驚人炫世耳。故孔子引詩之言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即指修道者舍近求遠而言也。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正路何在。心正則路自正已。正心必先誠意。大學一書。已言之諱諱已。學道者尊聖賢訓。坐先天下。成功猶反手耳。各各懷遵。孚聖訓曰。物之逆於天者。其終必反。凡出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天也。今之世風日壞。人心日迷。昧於聖賢之道。惑於利欲之途。正道不從。歧途偏向。以故造孽種種。觸怒皇天。災劫沈沈。羣生殄滅。可勝悼哉。

師懷惻惻。降靈救世。布化傳經。上輔國家。下佑羣庶。闡明聖賢之大道。洩破修持之玄宗。理則孔孟之理。言則金玉之言。道則中庸之道。行則正直之行。教化悉從正軌。勸獎俱是善途。斯誠暮鼓晨鐘。不備振聵發聵已也。乃竟有以吾道爲不可行者。妄加誹議。阻塞善機。斯人之良。吾實不知其可也。士人立身處世。貴在化民成俗。近數十年來。教化不行。木鐸久懸。以致民風淪漓。人心變詐。而猶不知急急教化者。是欲棄民於沈淪也。要知聖賢仙佛。同一大道也。同一教化也。人生天地間。不外善惡兩途。奇才異能。積惡不能。千真萬假。惟善不假。所望諸

方放開眸子。立定腳根。習坐勤修。化人正己。不譽求虛。但安我心。種今日之良因。證後來之善果。凡吾修方。宜各悟之。

天地一化機也。鬼神一化境也。天地生人。有上智。有中材。有下愚。是造化之功用不同也。鬼神設教。言性命。言因果。言報應。是宣化之意旨不一也。然而上智也。中材也。下愚也。質雖不同。而其賦性則同也。性命也。因果也。報應也。詞雖不一。而其命義則一也。何也。化上智而言性命。化中材而言因果。化下愚而言報應。使深者見之而深。淺者見之而淺也。深者見之而深。淺者見之而淺。化下愚而爲中材。化中材而爲上智。吾

師降臨各院。飛鸞布化。苦口慈心。千言萬語。無非言性命而寓於因果。言因果而寓於報應。可以化下愚。亦可以化中材。可以化中材。亦可以化上智。可以化一家之下愚中材上智。亦可以化天下之下愚中材上智。可以化一時之下愚中材上智。並可以化萬世之下愚中材上智也。以故晨鐘暮鼓。洵振聵發聵之善策也。其化機耶。其造化之功用耶。其宣化之意旨耶。其詩耶。其詞耶。其歌與賦耶。何其勸人之切也。何其教人之深也。殊令人見之而不能言其妙也。果能人人聽其勸。人人遵其教。將見人心返乎醇樸。風俗復乎黃農。天地以此位。鬼神以此寧也。豈不休哉。其各勉之。其各勉之。

大道之推行。端賴宣導。推行之暢否。全在宣導之能否。有堅誠之志願。而隨機應變。引入入勝。則人未有不應機而合者已。故身膺宣導之責者。必須深明道旨。而後被宣導者。自不致誤入歧

途已。宣導之關係於道也大矣哉。然宣導之責任。人人皆有。故各方對於道旨不可不加意研究也。各各記之。

現今之世。欲救人心。固非力昌大道不可。然昌道首要順機。乃能無滯。而隨時隨地。皆得通暢之效也。機之來也。非有跡肇。而亦有跡肇。特世人心氣浮俗。未能澄其念慮。而從靜中以觀察之耳。夫機屬於天。其可見而克度者理也。苟於事理之微處。超神以測之。無在而非機也。惜乎人以塵網自障。不肯少給我見。以致終闕而難自開覺。是誠可慨也已。吾

師講道。所以言靜。實欲修者由靜而明。由明而在在見乎幾先。得此先見。而後修志乃堅。修諦可得。得其諦以化乎其所不化。道以昌已。而修功純。而修候靡不定。息息綿綿。運復後而先之氣之罔弗通暢。不徒知機。且將握斯機而旋乾坤。功用之宏。當脫造化而言乎造化已。可不修其靜以求見機之功。以立其初步之堅志哉。

師道在世。非必人意所能昌大。是賴修者各得修之道。然後藉此修範與時機順應。而昌大之也。否則如各教信徒。別有用心。徒見其動貽世譏。更何昌大之可言。道務擴展。正在修者。蓋倡始之時。自身於擴展雖不敢居功。而於擴展當深負責。此佛菩薩之真正心腸也。此等見解。諸修方要均不可無者。無則無所謂修已。各各細省爲要。

昌佐神訓曰。才已不易。才人尤不易。以己之才而才人之不才。非具有夙慧者不能。夫夙慧天之所賦。而葆之則在乎人。擴而大之則尤在乎人。爾能葆其夙慧。是才已也。能才人則擴而大之矣。

。然則才人之道若何。曰。才者天下之公器也。天下之公器。已不得而私有之。必也善誘夫人同歸於道。則才用其當。而才自擴。才得其宜。而才始大。吾甚企爾等熟思吾言。勿徒以才已自足也。昂旃。

慧真人訓曰。告君子以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以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蓋君子處於死生之際。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事。孰有甚於死者乎。雖中告以義之重。而彼不知義果爲何物。口誦心唯。淡乎若玄。藥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以就其可惡之道。吾知其難矣。曷若告之以事。使覺素曉而易入人也。故

師道行世以來。言以中。行以理。此皆人人應盡之道也。凡有外惑。皆因不明吾道之真象。是以有所不平之論調。子等宜將吾道宗旨。清其心。靜其氣。和而宣。定而止。則外擾自甯矣。子等宜各遵而行之。勿忽。

夫修心轉性。挽回救生。何爲而作乎。天下同此心也。人苟存其心。自有不修之修。天下同此性也。人苟養其性。自有不轉之轉。有不修之修。不轉之轉。則初無由起。有何切之待挽。則生無不遂。有何生之待救哉。無如世人有存心者。有不存心者。有養性者。有不養性者。不存心必必壞。心壞則不入正而入邪。不養性必必。性。則不爲善而爲惡。此劫逆所迭現。而生靈於以受害也。吾

師存悲天憫人之志。抱彌民覺世之懷。遍邀諸神聖。飛聲宣化。無非望人各修其心而心明。共修其心而心明。各養其性而性見。共養其性而性益見。其挽救良苦。其救生良切矣。諸方體

吾師慈悲之心。廣為傳播。使人人咸知修心者以此。轉性者以此。挽救者以此。救生者以此。自無不躋福基登而壽域矣。各各勉之。企予望之。

天地好生。不以利祿剝削而靳其雨露。聖人樂育。不以舊惡前愆而拒其來歸。於以知聖人之德。即天地之德。聖人之量。即天地之量。而拘守者隘視之。誠非聖人之心。亦非聖人之志也。況吾道無貴賤之分。無高卑之別。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為宗旨。雖天地無以過其寬。而聖人亦無以過其厚也。然世風不古。日漸澆漓。以致父不父。子不予。而夫婦朋友長幼更無論矣。究其本原所致。皆由於信道不堅。悟道不深耳。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復生於世。恐亦無所補也。故吾

老祖惻然憫之。而有院社之設。以明道德仁義之本。立孝弟忠信之基。不知入於迷途者。尙能自今覺悟振拔。而復登彼岸否也。願諸方竭誠宣講。使已悟者再行趨進。不悟者速行清醒。則世界昇平。宇宙底定。不難拭目以待之已。各各勉之。

濟佛訓曰。甚麼是道呢。就是不可見不可聞。無有形無有聲。人人不可離。時時不可少的一種東西。當時就有疑問的曰。這麼是個空的還算道麼。哈哈。你們是不細細觀察。所以有此疑點。若

平下心一思。那孔子一車兩馬。日日奔馳。名之曰傳道。其道有形可見乎。有聲可聞乎。你們必然說是沒有的。那耶祖日講博愛。幾遍全球。那博愛名之曰道。這博愛有形可見。有聲可聞嗎。你們必然說是沒有的。以外那持鉢的。持杵的。均舌敝唇焦。不憚煩勞。都是傳道。這傳道的都有形有聲嗎。你們必然說是沒有的。這幾個聖佛所傳的道。既然是無形無聲。就是空的了。由此一思。吾所以說是道。就是不可見不可聞無聲無臭呢。如此說起。教我們怎樣傳呢。哈哈。你們問到這個地方。就是很好的。亦是很容易說。很容易傳的。就把吾人本來所有的良知良能。人人都有。的那件東西。表現出來。就算完了。那良知良能。又是甚麼呢。你們曾見那小孩兒有不愛他父母的嗎。能愛他父母。就是良知良能。推開說。就是孝悌。再推一層說。就是仁義。小而至於夫婦之愛。朋友之交。都是從這裏生出來的。再一句話。說的極簡單極明白。就是將我良心發現出來。能教大家都把那些壞心拋掉。個個恢復我本來良心就是。哈哈。傳就是傳這個。說就是說這個。諸子若能不厭煩瑣。刻刻以此存心。處處以此傳佈。不期然而然的。那天天下人就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到那時候之下。再說不太平。吾與大家是絕對不信的。哈哈。這就是道。諸子可能釋疑否。

陶仙淵明訓曰。合天地人三才而立世界。蒼蒼者天。照臨於上。繫日月而不墜。運四時而不息。搏搏者地。厚載於下。載華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洩。人處天地之間。為萬物之靈。得天之覆。得地之載。推其太初。誰非呱呱。誰非啞啞。賦性本同。為聖為仙為佛。但秉天地之所與。均有

造端之精神。故教非因一地而施。道不爲一人而設。無畛域之分。無賢愚之別。此所謂教不擇地。道不分等。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斯真明道之精旨。而得宣道之真詮也。夫道不限人。人自背道。人欲之蔽。利祿之蒙。實爲道之第一障礙。推而至於無邊無量恒河沙數之罪孽。生生世世。不能解脫。如是積久相演。大千遂成孽鏡之台。欲於此中解除勸化。使之悉登大道。豈易言哉。吾

師應世進而降真靈。智者導之。愚者化之。因人性本善未離。信道本真易現。設道院爲宣教之壇場。仰諸子爲承流之砥柱。合五教爲一統。貫人心於一體。明示暗解。不遺餘力。今道院分佈國內。並有漸次推行海外之勢。從此信道者日益衆。即爲善者日益多。豈不懿歟休哉。然道院爲絀匯之庫。乃吾

師停雲之地。發縱指示。必使各院同守經權。孜孜不息。推廣道宗。分晰道理。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果能乾行不息。將見世界大同。人人合三才之位。上歷天時。

下襲水土。贊天地之化育。如天地之覆載。天人相應。靈光洞明。可以預知。可以貫通。吾

師之願畢。諸子之責盡。而世界永無沉淪之劫已。然則道院關乎世道人心爲何如乎。願諸子力圖進步。勿負吾

師之厚望焉。

王仙訓曰。宣道者何爲也。存悲天之心。化無知之民。祝昇平之世。關係重大。青

任匪輕。誠非等閒可比。宣道之人。不明此理。徒務化人之名。不修正己之實。無怪終日宣道。不能正人。終年宣道。不能化俗。孔子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孟子曰。正己而物正也。聖賢所言。豈宣道人未之讀也。吾今曉諭諸方。欲化人。須先修身以正己。家庭之內。敦孝弟以實行。鄉黨之間。循長幼之職分。飲食衣服。尚樸素而戒奢華。爲世人之模範。行動舉止。絕輕肆而歸篤實。作子孫之儀型。口勿談非禮之言。耳勿聽非禮之語。足勿履非禮之場。目勿視非禮之事。能乎此。方可謂之正己也。方足負化人之責。而不愧宣道之名也。諸子其勉乎哉。夫欲爲不朽之德業。必先立普度之根基。人心肯化。天心來復。道之一元。由此始矣。宣道之益。亦由此收矣。諸子其勉乎哉。

尙真人訓曰。世運屯否。人性消亡。罔弗以予智爲自雄。幾不知

師道爲何物。上焉者醉生夢死。下焉者日暮途窮。人心既難於挽回。勸化終歸於無效。往往好事者自作聰明。如傀儡之登場也。不自知其虛假。如沐猴之加冠也。幾自忘其醜陋。有私迷之見。無覺悟之心。噫。人世至此。尙堪問耶。誰藉道以渡人。立德以濟世耶。當軸者。果以渡人爲懷。濟世爲志。盡一點熱忱。斯陷溺者可以迷津早渡。出一分毅力。斯昏沉者可以覺岸誕登。庶幾道範孔長。德心永矢。際此亂離之時勢。正爲拯救之良機也。諸方盡勉乎哉。

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最靈者人也。人也者。參贊化育。代天行道者也。三代以前。道在君相。三代以後。道在師儒。迄於今人往風微。道德淪失。危險景象。迫於眉睫。吾

師不忍坐視。開增開化。遍設全球。救人心於未死。綿道統於將衰。今何幸而遇此也。乃世人不察。妄爲品評。有謂神道設教。是教人修鍊者。吁。何其謬也。使盡人授以攝生之術。長生之訣。是天地雖闊。幾絕往來之人。是好生者轉教人以不生也。有此理乎。有謂神道設教。事屬不經者。然事雖從乎變。而理則守乎常。縱不信其事。寧不信其理乎。理在人心。神能宣佈。內示以靜養之功。外示以慈善之行。齊之以倫常。繩之以廉讓。無人我之見。無門戶之別。一團和氣。道歸大同。苟能充斯教也。不將使混濁之世界。變而爲清寧之世界乎。不將使有強權無公理之天下。變而爲耕讓畔行讓路之天下乎。乎聖嘗曰。神聖而參教化之權。信不誣也。諸方能竭力宣佈道旨。是予之所厚望也。

道者導也。即導人爲善也。何以言導人爲善。天下之途多矣。不有導之者。則楊朱所謂多岐亡羊。多方喪生。其殷鑒也。然則導之之責不綦重哉。試推言之。蓋人之求學。無論上自禮樂兵農。下至百工技藝。皆須深明途徑。斯功力乃免誤用。然欲明途徑。有要義焉。則導師是已。如行舟然。導師其方針也。如行軍然。導師其司令也。無方針則浩淼無涯。必至流而忘返。無司令則指揮莫定。必至散而難稽。故必有方針。而後行舟無迷途之慮。必有司令。而後行軍無越軌之虞。道之導人爲善。即此義也。方今人欲橫流。無所底止。善機之萌動。不敵惡念之叢生。從惡如崩。從善如登。殊可慨已。吾

師憫之。是以道院宏開。飛鸞布化。婆心苦口。大聲疾呼。所以開導人心。至深且切。而勸導人

者又無微不至焉。居心之仁慈也。立品之正大也。行事之忠恕也。應物之和平也。以及一言一行。宜戒凶殘。一舉一動。不可刻薄。則導以爲善之體也。施醫也。贈藥也。衣食之周給也。暴斃之掩埋也。以及敬老慈幼之所關。恤寡憐貧之所係。則導以爲善之用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則趨以赴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則迫而行之也。見不善者。則啓迪之。勸誘之。杜其下流之機。開其自新之路。使之同歸於善。則導之熱心盡矣。見爲善者。則掄揚之。輔助之。義問代其昭宣。仁心廣爲傳播。使之愈進於善。則導之能事畢矣。入道諸子。其各勉之。

默真人訓曰。三代以前。教一而已。三代而後。遂分爲五。曰儒曰釋曰道曰回曰耶。然流雖異。而源則同。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也。究其指歸。皆以仁心爲質。憫世道之淪胥。而思有以挽回之。當其布教之初。栖栖皇皇。周流不息。或風雨晦暝。或道途險阻。或身被奇厄。或路遇強梁。歷盡萬古千辛。三災八難。而悲憫之懷。不爲少減。進行之志。久而益堅。其宏願毅力爲何如耶。要而論之。教有本體。則慈善是已。教有作用。則推行此慈善是已。以慈善爲體。故能民胞物與。一視同仁。己溺己飢。人立人達。如雨露之潤。無物不滋。如日月之明。無處不照。其推而行之也。則自近而遠。自親而疏。由一人以及千百人。由一處以及千百處。總期搏搏大地。盡爲甘雨和風。芸芸衆生。皆屬祥麟威鳳。而救世之心。始圓滿而無缺憾。雖年代悠遠。兵燹迭經。地覆天翻。宇宙幾無淨土。而秉彝之良。卒未稍泯。善端之發。得以常存者

。非五聖維持之力。曷克臻此哉。不謂世道陵夷。愈趨愈下。降至今日。不忍卒言。吾師畫目時艱。惻然憂之。於是宏開道院。普拯羣倫。集五聖之大成。作中流之砥柱。諸方修道。務各仰體。

師慈。爲道昌化。尤須具堅忍心。宏廣大願。不失修爲。而後根本方不致有所動搖。須知多化一人。即多一善人。多一善人。則少一惡人。此增彼減。消息甚微。關係甚巨。凡吾同修。其各勉旃。

講習禮樂

老祖訓曰。世人之談禮法。不得精旨。未必禮法之不足用也。而各因其心之放。不求所放之心。以循禮法。每思禮法之適其放心所至之點。於是此立之而彼毀之。彼立之此又毀之。試問立者何心。毀者復爲何心。以心比心。吾知其所向不在禮法。而惟見其放心而已。世弊若是。吾道修子。既以救世爲心。而救世今又急需禮法之具正範。則公訂細則。必要一本救世之心。加以參修。而後適用。從可知已。母院雖負總成之責。然必各地籌修諸方。悉秉良知。共同研議。庶幾禮失在野。法應守身之公理。從吾院之所建立。正當堂而振世風。吾諸修子可以無愧求道度化之初心。吾道亦藉諸修子之心而宏昌明已。應即通函。各於春會前將細則之宜修訂者。各各確具理由。提案議案。(綱之條文。係以母院數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付議修改。)由母院彙編。付會研決。復即相存慶見。先設置而後生指導。以失言爲唯一宗旨之深旨。切切囑。

吾道平道院訓示曰。春日和煦。良辰佳日。萬期萬期而消弭。大災將因慈而挽回。大千清平。世界安寧。若不供神廟於廊廟。正道復於萬邦。則禮樂無由興。人倫無由定。推原厥始。非想於大道。止於正境。不克有以固道基。如苞之堅。如素之潔也。

守少仙註。根之苞有其枝必茂。其葉必榮。行之素者。其位必永。其素必潔。故言道能如苞根之以固者。而慈業亦必素德之壽也。本院成立以來。邇未能如火如茶之興盛。而求修者亦未能如晨趨粉之踴躍。而無形中實已活若干之生命矣。今數已往。故告諸方。非

先祖多事。而於此寥闊之野。而使此院冷落矗立也。實有不忍於衆生耳。今因崇功之故。特改爲特院者。實以彰立院之功。而借昭鼎航等諸子之誠也。來日方長。善無正境。未造之功。尙賴諸子後繼之誠。日月不居。功豈中畫。德無終止。諸子勉乎哉。

李聖訓曰。夫禮之不可不講也。樂之不可不習也久矣。况絕學於是承。太平於是開。而性命於是立乎。若不早爲之發揮。則無以敦促和平。倡導又安者也。然禮樂意深而旨微。自二帝三王之後。世俗淺薄。而人所言行者。體貌而已。今天下浮物者。皆擬返古。而緊要之禮樂。獨不知返古乎。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若禮樂者。乃天地之高下。萬物之悠久。川流不息。合同而化也。春生夏長仁也。秋收冬藏義也。仁近於禮。義近於樂。故聖人作禮以應天。作樂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順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人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歧途矣。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天地相磨。陰陽相盪。四維昭昭。五倫皞皞。發之以雷霆。潤之以雨露。行之以四時。溫之以日月。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及夫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神而通乎鬼。測深度遠。推之博厚悠久。則無微不至。無幽不明也。故曰禮樂者。治世之先務也。諸方如窮究詳研。則不難重發揮而光明。俾後人有所遵循。事半功倍。此其時耳。其各勉之。禮樂之作。以崇盛也。威儀之設。以彰崇也。祭祀之興。以昭敬也。柔盛之供。以示潔也。有其儀乃有其象。有其形乃有其莊。是以草木之茂。各有其章。人羣之繁。各有其體。體用弗備。其道弗嚴。威儀弗定。其德弗立。自有生物以來。羣生之形。必取其正。必示其暢。而後陰陽之化

運。乃克由其正。息候之順適。乃至乎弗已也。今也院形日壯。院儀日嚴。而心之莊嚴與否。均在於善不善之間耳。各各欲正其身。先正其心。身之正也。先取乎潔。潔乎吾形。必有其章。章身章心。皆取夫式。其式既正。其身自正。故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嚴而已矣。各以其嚴。乃合道之正宗矣。各各能從潔心潔身。以入其平。庶幾大過之加。其有所已乎。

世臻大同

老訓曰。宇宙之間。莫非一氣之施。普天之下。莫非一靈所化。易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即一生二。二生四。以至於無窮之意也。世界衆生。於胎卵濕化種卵（古弘切）萬有。體雖分。靈則不能離。其秉賦各異。而物類遂別。是以各各靈有不齊。無有不充。則吾靈亦爲之不安。吾靈亦爲之不固。有如樹之幹本與枝葉。水之主流與細流也。枝葉茂盛。則幹本自然深固。細流迎暢。則主流亦不至淤塞也。故吾於今日之世界。願衆生於稚居之上。而各得其所。各安其業。使爲大同之世界。而各各無所爭已。則吾靈亦安。而吾願亦遂已。各各思之味之。

今古治亂之源。皆發生於人心也。治久必亂。亂極必復。循環之數理也。然復之道。皆在於革故鼎新。惟求新亦必得其道耳。父子之道衰。夫婦之道絕。三綱既失。欲其不亂。豈可得乎。嗚呼。極矣。何哉。君臣之道亡。父子之道衰。夫婦之道絕。三綱既失。欲其不亂。豈可得乎。嗚呼。數千年齊平之國。一旦而失敗於求新不得其道。可勝嘆哉。欲明求新之道。首宜挽正人心。廣行教化。此即孔耶回釋道之綱領也。若道其所道。豈可以言道乎。將來世之治安。非取法合衆。不足以救之。非實行五教合一。不足以化之。合五教共成一大同之局也。震旦屬木。其位在東。歐羅巴屬金。其位在西。一陰一陽。一春一秋。猶之天有四時也。今之時。乃春木初落秋氣肅殺之時也。須知人心不正。爲致亂之源。天地間斷無保我而滅他。利己不利人。而可以享永久者。中國之亂。亂於人心。西國之亂。何莫不然。欲求治安之道。須從正人心整綱常入手而後可。中國

土壤之沃。氣候之溫。甲於全球。將來種植改良。五穀蕃昌。他國無可及者。不足憂也。欲救今日之中國。非從改正人心不可。人心不正。挽救無期。時哉勿緩。吾今特爲指出之。至吾道之傳。內修之功。乃清其本。外慈之行。乃淨其欲。願吾在修諸方。省悟斯意。即早圖之。

吾道爲救世而行。所以行之者。實惟人心之維繫。而秉其至公至大至平至易之正軌。而步步穩進。以達於無化不化有生皆生之妙境也。人欲行道。實資其心。心之能運乎無窮。尤在於心心之爲用。得中而不偏。所謂中和位育。胥在於此也。方今世界倡言大同。非徒說即能自至也。要必立之準繩。而樹厥標的。乃克以臻於實境也。準繩者何。德教是也。標的者何。大公之道是也。若果各修其德教。而明其用。復由是而進。以歸於一仁。而達乎道之本體。其進化乃能周行。而同者斯同。大乃爲大已。諸子細審可耳。

語云死生有命。又曰達人知命。是人之窮通生死。皆繫乎命。故人至疾痛慘怛。未嘗不呼命以自嘆。可知命之於人。所關者非淺鮮矣。人固有命。然人之所遇者。非人之命。乃天命耳。語又云。天命玄成。又曰永保天命。是天命能包括一切之命。凡國之興亡。家之盛衰。人之生死。無一而不於天命。天豈可忽乎哉。天命似定而不可移者。然而天命非不可移也。亦視乎人心之所向耳。如湯放桀。武王伐紂。撥之情理。以臣弑君也。然因順乎天命。而本乎人心。則曰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也。是天命在乎人心。人心能造天命。不其然乎。語又云。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今吾道能昌行與否。亦視乎天命何如耳。雖曰視乎天命。亦存乎人心何如耳。不

然。以孔某（聖諱）之聖。弟子之衆。猶風塵僕僕。卒老於行。而有道不能行之嘆。况今更非昔比乎。吾明知道不能行。而欲以人心造天命。則又在乎諸方助吾否也。若諸方果能廣布吾道。能使天下人盡入吾道範圍。使今之上下交征利之世界。一變而爲道德光明之世界。使天下強權無公理之世界。再變而爲公平大同之世界。於是乎吾道行矣。彼時即可曰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

齊爾諸方。聽吾要言。災民飢而待哺。余曰哺。諸方勿哺。災民溺而待拯。余曰拯。諸方勿拯。惟厥中。飢溺非人飢溺。飢溺者靈。哺拯者非諸方哺拯。哺拯者亦靈。故度人救人。卽度己救己。度者救者人己皆無。則不着相。而真空之理得已。何謂同仁一視。人不同。而仁則無不同也。仁各同。而靈使之同也。靈不同。而靈運派化無不同也。總之同人者。同靈也。同靈也。所謂四萬萬同胞者。皆指靈胞而言也。然則同一派胞者。豈僅四萬萬而已哉。凡世界之最靈物。莫非同胞也。吾所以有主教之統一。六善之大化。而爲天下有血氣知尊親者。造大同之院。弭同氣之相爭。使萬萬世之生靈。不起閭閻之禍。則吾願達矣。諸子之功。當於是日顯矣。望之望之。其各勉之欽之。

宇宙之間。四海之內。何莫非一靈之所孕。何莫非一氣之所化。故公也。平也。誠也。中也。自爲吾道之所重。而各教之真旨。同爲一原。是以雖各有不同之說。實則同歸於至善也。至於民族國際之間。更須以化除畛域。然後大千界上。可以言大同已。近則觀乎一國一族之內。竟不克自

靜安善之法。以致生民塗炭。可慨也已。然則果何以消弭若此之大劫耶。曰惟道而已矣。惟至誠之大道而已矣。而大道之推行也。惟今日侍增各方是賴已。各各勿自棄。勿讓他人種莫大之福也。勉諸。

老君訓曰。大化流行。乃生天地。陰陽既判。兩儀立焉。然後飛潛動植。共樂生成。而此無垠之大地。始有世界之名稱。厥後疆域日擴。種族遂分。於是畫宇內而別爲各國。因地制宜。自爲風氣。日久遂不免畛域之見。以致秦越爲異邦。而中外尤多隔膜矣。而其原來之系。何非從一氣之涵化。自吾視之。有何軒輊哉。即衆生試一詳求。則亦有何判別乎。此大同之原理也。至於今日之現象。實因人皆迷其本性。羣趨於自私爲我之途。甚且兵戎相見。競操同室之戈。兄弟相爭。動起閭閻之釁。長此以往。禍伊胡底耶。劫豈天造。惟在人心。人心如此。而欲謀和平之福。直南轅而北轍矣。故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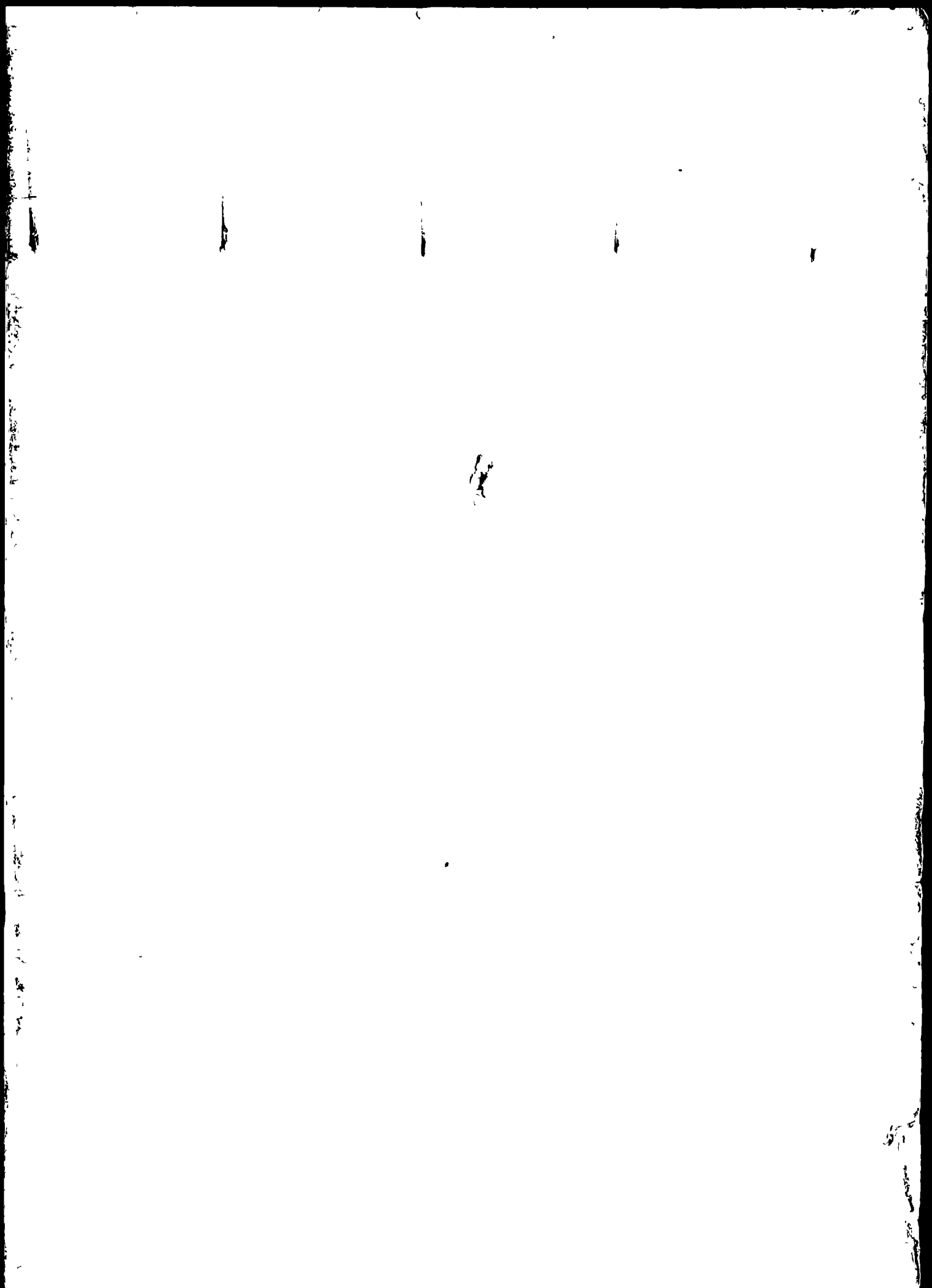
師傳此大道。使人明其本原之初。然後可挽狂瀾於既倒。救人心於未死。則世風庶可返樸還淳。而天地之清靈。亦可存留些須耳。道之度人。正如中流寶筏。諸方則爲執棹扶槳之人。及乎風正帆懸。誕登彼岸。則舟子之力多矣。諸方聞吾此言。其亦有所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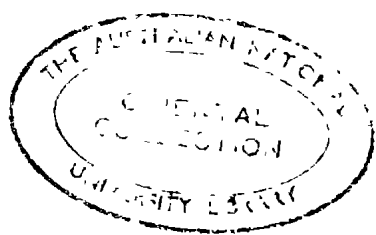
端木夫子訓曰。世界之廣。芸生之衆。運會循環之機。積年累世。以至否塞屯晦。人力莫挽之秋。而聖神出焉。惟我孔子。抱玄宮之至德。矢濟世之閔願。應運誕靈。遠自水精天來。麟吐玉書之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爲素王。是其明徵矣。聖人無位。師表萬世。訓誨之柄。言仁最詳。

仁者性命之真宰。而道德之光華也。教之所立。濟世爲要。故其說必通行而無弊。所以仁量而縮。子文之忠。不得許爲仁。陳文之清。不得許爲仁。卽顏子仰鑽功深。亦僅三月不違仁。仁之大。宜包各教而無不同矣。然而各教之說。時與孔子相出入。則正有改。考之言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其言與孔子所謂好仁惡不仁之說。詞同而旨異。佛之言曰。所有無量無邊衆生。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其推類已盡。與孔子所謂老安少懷之說。心同而量異。耶之言曰。敵汝者愛之。德汝者善視之。是直以德報怨。與孔子以直報怨之說。情同而理異。回之言曰。主是行惡行惡的。言猶大地自然之用也。與孔子博施濟衆。不欲勿施之說。跡同而趣異。是豈以分優劣哉。誠以各教皆抱大同宗旨。故其言浩落而無邊。孔子則肅切治世。言取易行。故權勉爲小廣耳。他日以大同學說授之子游。所言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仁之爲量。於是推廣於無既。故以仁化俗則無爭。卽老氏之清淨也。以仁涵心則祥和。卽佛氏之慈法也。以仁親民則廣徧。是耶氏之博愛也。以仁克復則見性。是周氏之清真也。不但此也。老而演化。五教歸一。顯明宗旨。厥惟一慈。慈卽仁。仁慈卽道。修道爲教也可。卽以孔子爲世界大同教也。亦無不可。

道院

道院總統監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胡道謝恭錄校勘





道
德
精
華
錄
四卷

道德精華錄卷四目錄

哲學門

論天地人物

性命原理

影形神問答

數理

大三元之運行

十二會大循環之推測

光理

五行生剋

易理

道史略言

佛理

佛乘釋義

佛道相濟乘

六道真言

道德精華錄卷四哲學門目錄

0765

耶教受洗真理

四書新義

教攻上中下篇

文化淵源

兵事至理

天理真言

物理叢談

道德精華錄卷四

哲學門

哲學名詞。肇自希臘語之斐羅及（梭斐亞）二語。連續而成。其意義不過表證人之智識。與人之愛情。而中國哲字原義。爾雅釋言。哲智也。洪範明作哲。禮記稱孔子為哲人。近因歐化東漸。輸入中國。學者乃用哲學名詞。以賅括吾國之道德學說。嘗讀
孚聖訓有曰。（近世新學諸子。均醉心科學。以為科學可以實驗。令人目覩。且發明者已日漸進步。聲光化電。備極巧妙。至於哲學。其理近乎虛無而玄妙。多難瞭解。不知科學為物化之學。哲學為靈化之學。科學究於極妙之境。多能靈化。哲學之理。若能洞達其理。亦契合乎物化之妙。科學哲學。實相通而相成。不能相離者也。如近年以來。世界各國災劫之頻仍。地震也。海嘯也。蟲疫也。其致災之由。新學之士。均謂地質之變動。天氣之改移。動物之繁殖。病癘之流行。以科學之理研究之。僅能救濟於事後。弗能預防於事前。更弗能消弭於無形也。有此消弭偉大之力者。厥為靈化之哲學。以人心感召太和之理。因果循環之奧。能舉世而人人無自私之念。能人人不存害他之意。則災劫自消。更無所謂災劫已。吾之言此。非詆侮科學。而專倡哲學。乃願世人兩學並重。莫偏重一偏也。等訓。爰遵斯旨。以關於研究各種理訓詞。歸哲學門。而以天人感召因果鬼神之道。歸

論天地人物

老祖訓曰。盈天地間皆物也。天地亦一物也。天地萬物。莫不從吾一氣之所化。然亦無一物之不全美者。諸子試從內體觀之。莫不具有先天之理。從外體觀之。莫不具有後天之氣。從內外相合之體觀之。莫不具有當然之用。是理無不全之理。氣無不全之氣。則其用亦無不全之用。物有大小。而其全美處無大小。物有精粗。而其全美處無精粗。天地。物之至大且精者也。試取其一至細至微之物。與天地較全美。則其全美無彼此之分。何也。蓋天地此理。萬物亦此理也。天地有天地當然之用。微塵之物。有微塵之物當然之用。天地當然之用。用之於天地。則其爲用也普。微塵之物。用之於微塵。則其爲用也細。若即此微塵之用。極乎其用之分量。則其過未始不可與天地比也。但既有一天地。不須更有一天地。既有一天地當然之用。不須更有一天地當然之用。微塵之用。守其微塵之分。盡其微塵之用可耳。論全美。天地此全美。萬物亦此全美也。說者曰。天地無一之全美者。天不滿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地間尙不能全美。其餘可以類推矣。殊不知此不全美處。實具有全美之質矣。凡事若過求全。則終無全美之日也。純陽之中伏一陰。是純陽之量不全也。苟無此一陰之伏。則陽盡之日。陰何以生。是陽之不全。正所以全也。純陰之中伏一陽。是陰之量不全也。苟無此一陽之伏。則陰盡之日。陽何以復。是陰之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聖道無極。清之至者也。必有一塵之伏。苟無此一塵之伏。則人道生生不息之機。何以

寓也。是清之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陰陽之理如此。聖道之理如此。又何疑於天地萬物乎。說者又曰。萬物無不全之理。庸有不全之用。用之於全者。則其爲用見益。用之不全者。則於用處見損。非也。萬物之由於本然之所發現。無不全之本然。安有不全之應用。但在造化中。有時與際之分耳。當其時宜。合其分際。自無不全之有。非其時宜。易其分際。亦無不全之有也。苟以全者用於不全之地。是用萬物者之過也。非萬物之用之過也。擴而觀之。世界一全美之世界。光陰一全美之光陰。宜於南者而北居之。宜於北者而南居之。便覺世界有不全美處。冬也而披夏之葛。夏也而服冬之裘。便覺光陰有不全美處。此不全不美。在於用之者之不得其當耳。與世界光陰何尤乎。今者世道擾攘。可謂不全不美極矣。此不全不美處。皆由於人心死之又久。若無人之死心相伏。則天魔何從擾世。人類何從淘汰乎。此今之不全不美。正他日之全美也。古往今來。輪輪轉轉。莫不如是。子等拭目俟之。自有清明之一日也。

端木夫子文昌帝君謨祖耶祖合論志願思意曰。天有方性。地有定性。人有定靈。知此三才之用。實在一胞之中。輪轂反復。周旋經緯。至有定理而有定體者也。吾輩初降。各有真性。合而言之。在天同靈。經緯度宿。本無分畝。在地分靈。志願思意。乃隨野(分野也)化。在人則攬。上智不惑。中下最難。總研分推。四旨合性。則天地人靈。俱有反樸歸真之日。所異者志失於偏。多不中節。言忠失孝。偏志也。言孝失忠。偏志也。志而不偏。是在博愛而中節。願失於慮。言濟官施。皆失於泛而無適。願如濟衆。每不能滿。所失必慮。願如施物。每多不足。所失亦慮。慮

而能得。爾斯滿矣。思失多妄。未來已往。追繼多妄。妄生於未來之善念者。皆美思也。妄生於已往者。皆惡念也。意失多偽。去實甚遠。言意爲誠。是真意性。言誠多恒。是真樂如。不必指鹿爲馬。而鹿自不失爲鹿也。不必指練爲布。而練自不失爲練也。由是論理。皆無實境。反觀實境。是即真理。志也不偏。願也不虛。思也不妄。意也不偽。皆可與言四聖三才合德。本一天方地性人靈同體者也。

王仙通註。鹿馬練布四喻。可以分人神之異。體同而性一。性即真體。體即真性矣。唐與練是性體之喻。馬與布亦是性體之喻。論志願思意。不本諸假物喻理。是無真理之可見耳。

項先師豪言體曰。體名無名。有名即道。道生以前。萬物無體而一。道生以後。一物而成萬象。體之始也。陰靜陽動。運化而分。過龍門碣石經峪。聽講聖經。知覺感動。皆能使動而靜。使靜而動。天地是以分一陰一陽。乾坤是以有一虛一實。離坎是以名一水一火。人倫是以重一夫一婦。八方八表。天地之間。微和爲養。天得體而順序時。以運經緯。則風雨暘若。乾得體而知立命。以葆性情。則民物胞與。離得體而善濕化。以生胎卵。則養育蕃滋。人得體而合動靜。以睦內外。則家國平安。體之爲體。四綱一貫。萬物隨從。惟在人觀念力行何如耳。是以感應因果。善由體感。得善果者。必先種善因。吾爲諸子言體。要在男女異體。而和動靜陰陽。確守乾坤之泰。不可得剝以背先天動靜乾坤坎離之序。總之人倫爲天地之子。天地爲人倫之母。道其祖也。苟言道德。不從倫學先立一鵠。恐問道者必在道體以外而尋歧路。漁山樵水。枕流漱石。豈真有其

事哉。蓋亦後世道功靜坐得體。隨口而出之反比例也。

濟祖譯述 聖母臨濟壇講 老祖太乙真經電母水子合旨曰。蒸之生水也。電之孕蒸也。一爲主質。一爲客形。主客之質形既明。形質之子母是定。不必問水與電耳。試分言於次。

電母分質。電何以有母。電亦蒸汽流物有光之形體。分而言之。自明真諦。欲知電母。先知蒸光與蒸胎。蒸胎一分。蒸光是孕。而蒸光之未現形色以前。皆曰電形無光。其質爲光。不必真蒸之形質相合。而後見蒸海一輪。紅玄同升之象。祇在汽力充蒸之時。化質爲形之際。是曰電有母者。亦蒸溜流質成形開光而已。

水子分形。何謂水形。因水本無定。水質有定。其形無定。實有定。如在浩浩洋洋之中。較之滴滴點點歸源之時。見乎大者。即不能見乎細。見乎小者。自不能語乎大。吾見水初成子。離母而生者。亦無異乎甌釜蒸薪成漚之勢而來。若論地心噴火。結石木炭以爲炊。則四面八方之滴滴點點。皆能醞釀極度溫候之氣上升而下降。以成浩浩洋洋之境。如是水子由上而下者有形。而有蒸光之導線者。電母是母。即蒸之有質而有形者也。至若地以蒸質吸成之水。何以不見水子而上升也。悟此即能悟道與蒸已。悟蒸在醞釀中。悟水之子即熱風。不能形見乎世。因風不能如日之可覺乎炎炎之質者。是爲水與電分而後。子質也。

此篇是 聖母在妙山得領蒸解中真言一則。因諸子思求蒸功甚切。而真靈內充升實之果。尙未到時會耳。久坐是得。多濟是誠。不待吾譯。自有知時矣。

老君論九真曰。九之數爲奇。真之義在陽。以真云九。是曰純陽健元之謂也。大易所衍。釋經所解。合五爲一。統六卽十。合十之意。誠爲真九所生。同一成十。如梅瓣五數。一面一背以分陰陽。心乃中主。化陽變陰。轉陰爲陽。皆關於九中之真。真者何解。在天爲天心。在地爲地心。在人爲人心。合而言之。一個道心在九之中。合五統六是也。若人不知天心之用。可觀世時小運之妙。周甲轉化之微。不在有一定之呆觀。如歲有春。一轉氣候。先伏於夏。夏陰至濟。夏陽至純。無夏陰不足以養夏陽。無春陽不足以生夏陰。四行百生。推而言之。九乘四度。變爲三百六十五度日候。皆由一九真六奇耦而來。無九非五。無六非五。六者爲耦。五者爲奇。其真在一。其真在六。一正一屬而已。觀乎天者察乎地。則地以五岳名山。五湖名水。皆從古也。世之新史氏每不謂然。千山萬水。各以國界。甚以名別。獨至洲土。又曰有五。是曰國首重五。五之真中。皆一之母。又六之子。皆是人心有別。九真之中。初無異脈也。地水天山。本有此說。今日無之。實爲心變。不趨於一。故天心地心。因人而失。亦因人而變。不知真者正也。九者一也。中心趨正。是曰九真。

邵仙堯夫訓曰。輪象何以定於兩極。以緯度各百八十。上至而陽輕。下至而陰重故也。西學謂太陽系一系而諦定之。誠然。究其理。如陽精上結。著爲太極之巔。又爲天元主宰。非太陽爲主宰也。但其諦造之級。五行相生。轉而遞生。木火各乘其一。水木土各乘其一。水二火二。是爲九星。非八大行星可括也。吾人生居地球。北極十厚。以陽火乘水。而結成冰。陽伏爲靜象也。南極土

漣。以陽火乘水。而以陽化陽。故多爲蒸。結久則山崩地裂難免也。又以本輪之環。固爲經緯交錯。陰陽互貫。而愈久愈發生其力。日與各球地比麗。以有外環爲之保障。免其外空之淡薄。而內空方見諸精華。西學謂恒星常軌爲各球體共繞之線。非也。鄰衍謂天有耳。卽其外環誤測也。

人生性輪三千八百之數何因乎。以天地之元數各五。上下一貫之間。而元輪之大輪。次已一週。又五分之二。合元數二五之義。共得小週度數爲三千又二十四。是爲胎象之內數。環本外空無常度。約爲七百二十餘度。方能與內輪共轉。內一週又五分之二。而外一週又十分之一。合爲八百大公度。是爲胚胎之外數也。於是相轉而生人。起於何度。終於何度。非一定之點。卽人之造化不同也。命理家何易言此。要能修至元始元歸。非三千內行。八百外行。一息無間不可。

鳥輪之數。相差於人之百分七八。非內外均等之數。蓋卵生於外環之陽。得火性百分。得內輪陰柔之三十餘度分。見熱則開之矣。故其羽輕而象鳳鶴。又元輪中之陽精噴出。得淡化而縮入南極之邊度。以火化金。故其冠丹而翎潔。鳳又家禽中精靈可畜物。理家謂木元時代。此物受仙童男女之感覺。生後歸陽峯輕喬之上。得太空一切精華而成此美象。孔學生知。卽配其德者。麟爲獸類之精。得人畜性輪之半數。爲上元時人物未胎判之渾然天物。而性最善最靈。蓄三千年後之胎象。著於上中元之間世。却一出則無所見。亦孔學所深契者。至胎生畜類。均得內輪爲先。而胎外之胚。得自地殼之堅頑性。和以成形。不若人靈者此也。

金元時代。爲太極三大公轉期內之最末運。爲生類相殘之盡數。物理哲學有謂此種毒質。爲洪荒時之先產。迨人事進化。漸而淘汰。此理最近。

輪迴之說。儒書罕言。佛家乃詳言之。蓋出世法中。必當研究之問題也。夫天道循環。盡人而知之。猶未盡乎輪迴之所以然。是輪迴者。固天帝製造萬有萬無之一部大機器。故其用也。上帝主其鈞。紫微星君司其軸。五斗星神拱其轂。二十八宿排其牙。三十五千萬恒星攬其輻。是機一動。遂括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胎卵濕化。乃至非有想非無想一切衆生。莫不運量於中。循生而環滅。造化神妙之能事。於是乎畢矣。而坐井觀天者流。或且私瀾臆度。謂天道爲自然。天數爲一定。不過如人死而鬼。鬼生而人。往復周轉。莫測端倪斯已耳。果如是也。是天乃襲故蹈常也。人乃流生浪死也。是天無變化之妙用。人無超羣之希望也。是天以輪迴限人。而並以自限也。其然。豈其然乎。是非不知輪迴之故。知輪迴而不知界畫之故。夫形質之輪。以力運而動。力所至爲渾圓。靈體之輪。以神用而動。力所至爲橢圓。太陽系中八大行星之軌道。即其小模型也。且其輪乃球體。而非扁平體。故其軸中恒動力。只行橫周線。而其帶動力。則行上拋下擲線。惟其玄中之點。遠近不同。故遲速亦異。於是乎神妙變化。由此而出。而世界之生化不窮。往來無間者。乃限此輪之中。以相顯應。而大造範圍曲成。無復遺憾焉。其理甚微。吾作四象限圖以明之。

六道輪迴圖



圖中上象限。乃初成仙者受生之界。其界包乎欲界天六。色界天十八。無色界天四。其上則出輪迴外矣。下象限爲鬼受生之界。其界統乎刀山油鼎等八大地獄。(指陰界司地獄幽冥王屬而言)再下無境矣。阿修羅居天道下部。地獄居鬼道上部。二者之輪迴。非世人所宜知。故可無論。中二象限。爲人畜受生之公分。即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上下二界。玄中心點遠。故其輪迴遲。中二界。玄中心點近。故其輪迴速。畜之死而鬼。孽盡復轉人。是由近軌也。間有苦行而證大道者。但居最少數。故可無論。人在可仙可鬼之間。其機甚微。但得內持苦行。外積陰功。則可有天道之望。若安居無善無惡。則即已入於鬼趣。况其下焉者乎。夫天道左旋。人必逆而行之。乃可躋於上。然其福德之大小。仍以爲墮落之限期。是雖修至天界。仍未脫離輪迴矣。然而天之上復有天也。自大羅天以下。其位置聖神諸界。尙無紀極。人苟持志不衰。永世無改。終必有脫離輪迴。

迴之一日。孔子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雖未明言上下之境地。非即以脫離鬼趣。超生玄穹者。曷後人乎。有志者事竟成。無以一得自足。則超乎輪迴之外已。

性命原理

老祖訓曰。陰陽之道。奧妙無窮。生殖之繁。人物各異。統知覺運動而別之曰物。智愚賢否而謂之曰人。仁義禮智而名之曰性。物與人別。別其性更別其形。人與物分。分其性實分其命。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而性所以爲萬善之歸也。獨是性也者。人之所固有。人也者。性之所維持。無本性不可以爲人。無人道又烏可以言性。聖也。賢也。仙也。佛也。亦人也。然豈徒人也已哉。蓋聖賢仙佛。雖自人爲之。實自性爲之也。實自能盡其性能保其性而爲之也。蓋能盡其性。則性天之內有真修。聖賢無雜事。亦能保其性。則性命之中有實際。仙佛可以登。如是人不足重也。性乃足重也。性何以重。重在能盡能保。修子等勿畏難。勿苟安。勿自暴自棄。而誤於歧途。勿欺人欺己。而傷乎忠厚。勿因前之積惡而生畏心。勿懼後之難修而生退志。矢力潛心。修持善道。則聖賢可以成。仙佛可以至。方不負天之生人。與人之所以爲人已。盡性修身之要。其在人乎。吾之傳經即所以示性。立院即所以修身。諸方等各宜善體善悟。以盡性修身爲入道之關鍵也。其各勉之。勿忽勿怠。

道之名詞。由來不二。上元初開。見諸畫卦。而道有事有物。有識有嚴。有密有法。當洪濛初開。世界始奠。兩儀生焉。陰陽分焉。星辰繫焉。山川列焉。雨露澤焉。人物生焉。夫乾天坤地。其中空渺無際者。乃大千世界焉。人秉父母之精血。受陰陽之正氣而生。居萬物之首。其得先天一點之真炁。卽性是也。人人同賦。靡有弗然。上古渾噩之氣厚。先天之性全。故政教同軌。中

古迥異。非人之秉性有缺。乃人入世智識愈開。利名之蔽。物欲之纏使然也。性發而爲用者。道也。上古性全而由之。中古性缺而避之。今也更不然矣。復何云乎道也。夫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修道爲教。教人入道而行。庶乎人性淳而風俗厚。却可由而化也。奈何沿既久。門戶成焉。旗幟豎焉。抵觸生焉。誹謗競焉。其信一不二之心。於是變爲爭強較勝之舉。噫。人之不明道。莫斯過也。須知道猶水也。教亦水也。教之所以爲教者。修道而已矣。譬諸江河淮漢。百派分流。其內皆水也。或曰澗。或曰澗。味有不同。遂生好惡。殊不知水向下流。皆歸海也。歸於一則味同。無所好惡。道猶海而教若江淮等。又何別焉。世之執迷不悟者。人道難全。由於放縱。却之所以叢生焉。吾居楓妙。與人無與。奈人間怨氣。結神上蒼。吾欲無言。不忍黎庶無辜。遭斯慘毒。故設院垂道而教也。吾所垂教。融五教爲一家。合萬派於一貫。譬天地之廣。非日月無以發其明。人心之狹。非道德無以範其志。浩劫之來。非人心崇尚道德莫能挽。故云劫由人造。亦須人化。斯言也何言也。嗚呼。舉世混濁。浪湧風狂。欲其澄清。何時可見。矧滔滔怒濤之不息。掘泥揚波之不已。誠慨不盡慨。嗟無暇嗟已。其願諸方明道之本。澄教之源。則不僅爲道計。卽爲個人處世計。藏而修身。出而應世。何往非道。何所不容。使人人感而從化。則世界甯。却運消。世風淳已。

人稟天地之炁以生。精氣神皆由炁化。四肢百骸。皆得炁而生。若不清吾之炁。將何以生吾之四肢百骸。又何以生吾之精氣神哉。乃精氣神爲吾身三寶。有一失之。將不能保吾之身體。又何以存吾之性命。則炁之至要。其關係不亦重乎。而佛家言性不言炁。因人知炁者少。不如言性之近且易明也。豈知見性功夫者。都由炁而來。卽各教之真理。亦莫不由炁而化。近世之演講各教之理。祇以門戶上研求。於各教之真奧。未得百分之二。各教之所以流傳於世者。同一炁化。同一真理。何以各違門戶。各守道宗。是因之來。世代不同化。地點不同治也。迄今流傳已久。各有所宗。故有今日宗教之稱。今世界已期大同矣。教化亦將普及矣。若再各執一見。各守一偏。不惟吾道不能救世。反與各教相矛盾矣。

吾之爲斯世斯民。何如此之切也。嗟哉。其關天數乎。否哉。非關天而實關人數也。夫人秉天地之炁以成形。卽受天地之理以成性。知覺運動。氣質之性也。仁義禮智。命義之性也。同此一心。卽同此一性。故雖非聖賢。不能無仁者之心。心同此心。分天下之心以爲心。而心難周於一人。心各一心。合天下之心以爲心。而心可通於天下。使其同具一心。同具一性。而後強暴化爲惇良。奸僞化爲謹恪。使奸盜邪貪之事少。而忠孝節義之事多也。諸方細味此言。俱宜互相勉旃。

大道無形。天地是個有形的。天地不言。聖人是個能言的。天地已往。聖人不可見。所遺經書常見之。見經書而能明其理。與見聖人無異。天生我形。天賦我性。內外皆天。我在天中。天在我心。見天地而能效其清靜與其大道。不着形色。天性也。率天性而行。自無人欲之界。日用常則也。順常之則。而動作無故犯之愆。故入之道無時不與天地相合。一動一靜是也。人之氣無時不

與天地相連。一呼一吸是也。要知日入地中。心火下降之象。月到天心。腎水上升之象也。仰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名曰天樞。天固有樞。以爲造化之本。人亦有樞。以爲性命之源。同是人也。有所謂大人者。常與天地合其德。試察我之心我之性。與天地合者有幾。合則加勉。不合則速改。而期至於大人。斯可矣。天生地成。我人之大父母也。天動地靜。我人之大師教也。已往聖人。天地之有子也。未來聖人。天地之慈孫也。能愛其親者。大德必受命。能敬其師者。下學而上達。嗚呼。今世之人。不畏天。未免把天太看遠了。如能真知天在我心一語。何敢不畏。何敢不敬。畏敬既久。自然可以明心。可以見性。可以成佛。可以作祖。所患者。隨知而隨忘耳。

人由天地之先而孕生於天地之後者也。一自世界壽命性理之論起。則壽命之年。重於性理之本矣。蓋曰人壽不過百年。鳥壽不過十年。下元數千年之歷史。唯然而云。鮮有得其真理之研究。抑因不得於書史文字之歷證。所以性命分言之教。壽命道德之學。合之不易。攻之最堅。而道而性命而理。遂一變一遷。乃成厭世之觀念。爲壽命性命最終之結果。人而於道。絕不能在此人界百十年中得些真境歷證耳。吾爲諸子語之。

道在太初。人而不以壽命性命說者。道一而已。自有壽名。人世所能永久爲人考證者。書史之壽。金石之壽。不知泥乎金石書史。而曰此一道也。此一壽也。此一命也。此一性也。此一理也。是皆不明大道之源流。固無物不載。而爲人界壽命性理中。求靈返復。其中之旨。特不自覺自悞。

惶。渾渾渾渾。無極無礙之歲月。演成塵沙海粟微秒之光陰。浮生之欲。實亦不知歷證。可以悟到無壽無命無性無理。是在靈復於道原體耳。吾再剖言。

金石爲壽。壽爲最上。盡人而知。書史可壽。壽亦不絕。亦盡人而知。獨金石有壽。多亦不過萬年。書史代傳。又多僞託。鳥得而曰壽。不曰壽。又鳥可考。天地之年。不得而數定。震孚之後。亦不得而以數定。壽命性理。不過仍歸一道。是真曰壽曰命曰性曰理。其實曰道。

彌勒佛訓曰。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等句。無字蓋言萬法皆歸於空相也。人本無心。心即性也。真性常清常靜。有而非有。無而非無。變化悉從性。非達觀不能自得。欲求見性者。宜空諸相。完其本空之體也。真性不着於物。六根六塵。萬緣胥泯。愚作解脫觀。莫作色相想。若有一得之念。卽著相矣。故大乘菩薩云。照澈性宗。自不知其智。亦不知自之所得也。如魚在水。與之俱化。卽到彼岸。此無字之精境。空字之緣引也。總之修行之徑。而修總不外於空明。人能空其五蘊。則主觀常定。客感自清。自得無上菩提。凡研究經典者。宜作如是參。老衲來此略說經義。諸方其各悟之。

慧真人訓曰。夫天之生萬物者性也。性稟於天。而成乎物。物稟天之性。有厚薄之殊。人爲萬物之靈。得天之性最厚。故萬物皆不能如人之靈。惜乎人不自養其性。充其靈。而反失其本賦之性。故人格不能一致。本性存則人格正。本性亡則人格偏。猶今之談道德者。不願聞政治社會之所爲。爲政治社會者。不知道德爲何物。殊不知道德爲政治之腦髓。政治爲道德之膚表。未有腦髓

不充。而能膚表堅固者。如捨道德而論政治。吾恐終不得良好之結果。諸子細思吾言。當不以爲河漢也。

人生於世。秉賦受之於天。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皆爲塵世物欲所蔽。將其固有之性遺失。冥然而不知返。深可惜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人能讀千萬遍。可悟天人一貫之理。若信口讀去。茫然不知其義也。蓋天予我以性。我性即天。未有我。性在天。既有性。天命在我。此中妙道。雖萬言難罄其義。要在會心人細心領悟之。能知性。即知天。不習靜功。終身不知天命。是故君子居易俟命。知命安命盡命。性學達天故也。性外無道。率性即道。道即天道。其於吾心須臾不可離。離則便失之耳。修道之人。功在慎獨。慎獨貴知隱微。最見最顯。不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乃是離道。道在吾心。未發於外。渾然太虛之體。即性也。道發於外。喜怒哀樂中節。合天地太和之氣。即性見乎情也。明其體。達其用。可與言天命之謂性。天地在吾心。吾心之中和。即天地之中和。是故致中天地位。致和萬物育。此章經義。放之則彌於六合。內之則退藏於密。由天說到人。亦盡人事可合天。句中首尾天字。細心領悟。道原本於天。道之功用由於己。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造聖神功化之極。欲修道者。宜知此篇爲傳授心法。凡吾諸方。宜悟其性。知其命。勿忽讀此章。勉之悟之。

孚聖訓曰。天命之謂性。斯何言也。蓋天之以性與人。人即得性而爲命。誕降厥始。與生俱來。凡後起者。皆謂外物。皆是欲情。此所謂固有之天良。又謂之天君。其義云何。良者美之謂也。

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良知良能。故寂然不動。醇然無疵者。性之體也。若尊之謂也。即耳目手足五官百骸之聽令於君。故措之則正。施之則行者。性之用也。性之體用兼備如此。抑亦天地中和之理乎。儒者云。未發爲性。既發爲情。故別乎情而名之者。正所以推其性而言之也。何則。情也者。乃性分中之情。非後起之情。情也而性寓焉。性也而情亦寓焉。靜極生動。體立用行。其理一也。故赤子之心。或喜或怒。皆中乎節。知敬知愛。胥協其宜。純是無二自然氣象。感於性之所不容已也。發於情之所不自知也。任天而動。隨意而然。無一點私累龐雜。故孟子云。性無有不善者。蓋人性本善。莫不皆然。其所以流爲不善者。習遷之也。此孔子所以有性相近習相遠之嘆也。

夫人有生之初。心性相依。心無性無主。性無心無依。心所以載性。性所以統心。當性理未分之先。祇此一心。心也者。無方所者也。及性理既分之後。不名心而名性。性自理世而趨象世之時。無形無體。而寓於心。心之妙體。空寂而已。而身內所有之心。氣之位也。性之所寓也。心之妙體。爲性之先天。心之方寸。爲性之寄屬。方寸其後天也。先天之心。爲性所分之源。方寸之位。爲性所顯露之助。何也。蓋方寸雖屬於後天。而其所具之才智。實足以知性。實足以見性。性之虛妙。無所不在。但性妙而不能自爲顯發。必得心之才智。始足以顯露之。是性必有所借資而顯。心譬則火也。性譬則煤也。煤無火則不熾。火無煤又何得而熾乎。約而言之。先天之理。必有借於後天之心。亦必有借於後天之氣。有後天之心。則其理乃燭。有後天之氣。則其理乃行。

。後天之心。何以有燭理之能。當其體發始分之際。已先有所謂屬火者。發而為靈明之孔。而對於心之左右。靈明之孔即才智之根。其燭理之能。已蚤伏於此矣。後天之氣。何以有盡性之能。蓋氣順承性之為用而以為用也。駕本性之馬。心之才智足以知之。氣之本量足以行之。而其性始終之條理。庶乎有統會之機矣。此先天所以有借於後天也。雖然。謂先天之理全無自用其力者。則又不可。蓋心性互相為用也。先後天各具本體。映照於其間也。以方寸所具之才智。與本性中所含清妙之體會合。而其為知也益力。以方寸所具之才智。會合本性中所顯然之返照。而其察理也益真。是知方寸為性之所寓。然非全無自用其力者。借方寸之位以為寓。借方寸之明以為行。迨其心之才智俱盡。心性體統會合於一。而其性理無以為用。依然成於虛妙之體。落於無方所者也。吾故謂心性至此。心即性也可。性即心也可。今人之性與心。其始何嘗不相依乎。皆由於塵念所擾。以致失其心之本來。則性無所依。心無所主。所以任性妄為。以致造成種種惡切。吾道所化者。實欲世人還其有生之初真面目也。則渾渾噩噩。一團太和之氣。化其劫光。則家安國泰自有日也。願吾修子各各勉注。

萬物各具一太極。故無物弗有性。即無物弗有丹。中庸謂道察於魚躍鸞飛。莊子謂道在於瓦甓屎溺。醫家凡藥所鍊出者均名為丹。若紅升。若白降。非虛假其名也。藥之性固如是也。今以新學論之。磨磁石以取熱。而電生焉。電即磁石中之丹也。製枯骨以取燐。而光生焉。光即枯骨中之丹也。鹽也。硝也。礬砂也。硫黃也。石灰也。化之以取精。而各種酸素因之生焉。酸素即礬硝

諸物之丹也。當其電之現也。迴視為磁石之時。則有仙凡之別矣。當其酸素之足以攻堅而腐穢也。迴視為礬為硝為硫石灰之時。則有仙凡之別矣。以上皆頑物之屬。一經鍛鍊。猶飛騰變化若是。天地之生人為貴。而又為萬物之靈也。貴非貴其肉體。肉體終有腐朽之時。靈非靈其血氣。血氣終有耗散之日。曷貴曷靈。非以其性。非以其丹耶。如謂賤者有性。貴者反無性。蠢者有丹。靈者反無丹。賤且蠢者之性之丹。可以鍊而得。貴且靈者之性之丹。不可以鍊而得。何其自視不頑物若耶。惟鍊物之丹。不外水火。人之鍊丹。亦不外水火。物藉外來之水火。人藉自身之水火。物有精有氣而無神。故鍊須資乎外力。人有精有氣而益之以神。故鍊惟在於息。然人既為萬物之靈。稍加以鍊。不期精氣神得而自得。不期性丹保而自保。精氣神不失。性丹不變。久久鍊之。或成為仙。或成為佛。未可量也。諸方悟之。

普賢祖師訓曰。普賢奉

至聖先天老祖命著論文。老君謂之身體。吾亦謂之身體。特體是一體。身中分言也可。身中分體而言也可。吾仍不分釋道譯言之異而歧教。亦可分性命身體。庶免異文而續未來之教爭。故論身體。是一個命字。因著命論。

佛家言性。道家言命。儒者隨之。孔子未生之前。性出於天。而易書諸子述之甚詳。吾不得不辨者。文字之異。吾又不能不解者。性命之真同源而已。吾常侍釋門。為禪宗一聖。人界尊之甚恭且敬。不知佛門寂靜。與儒道耶回實無異焉。一曰性。二曰命。命即性之標。性乃命之本。天命

異人。以命爲性。因性能歸命。身體有命有性。而不能歸性與命。此則身體性命。天人不別而差者也。人之身體視爲性命者。皆由身體能受世界奢華美麗之娛樂。不知反爲性命之戕賊世界。厭棄快樂世界之人。又竭力提倡虛玄。反是者。荒淫無度。樂而忘返。則又盡力以抵抗之。虛無縹渺。何處是仙。空禪靜滅。何處見性。亂階不平。治道是以日替也。吾言身體是性命。而性命能恒。身體不能常存者。即是有福德。實非福德。乃真福德。有可想處。便是無想。無可想處。便是有想。身體異乎性命。性命異乎身體。五家一說。慈悲在恒不見乎恒。感應在該不見乎誠。忠恕在心不見乎心。博愛在汎不見乎汎。清真在守不見乎守。夫曰恒。曰該。曰心。曰汎。曰守。皆真性命所產。而非身體所產者。知此可與論身體實踐真如之功矣。

周仙濂溪訓曰。天命之謂性。夫人而知之矣。蘊蒸而化靈。亦夫人而知之矣。蓋性之與命。有曰性賦而命立。有曰性命同源。蒸之與靈。有曰靈自蒸生。有曰蒸靈並化。總諸說而論。則性命蒸靈之結合。皆爲形之定評。而無聲無臭不聞不見之旨。又無從捉摸矣。蓋人之生也。由於性命蒸靈。而物之生也。亦由斯性命蒸靈。欲見其形影。欲聞其聲音。不可得也。何者。造化氤氲。無非無聲無臭之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莫知而知。非有斯理。又將誰屬。故物之生。莫不有性命蒸靈以結合之也。夫性命蒸靈。從何處化分。又從何處分其先後。此理之所以不能不窮也。然生物不測。理又從何處窮耶。故理之微者。莫微於細。理之大者。莫大於精。此微大細精。卽性命蒸靈之原理也。何以知其然也。性發於造化。而賦於體質。其清也莫清於性。以爲物欲所染。而

向之所謂清者。有時而濁已。命立於天地。而依於身心。其剛也莫剛於命。然被私利所戕。向之所謂剛者。有時而懦已。蒸居於洪荒。而化於閭閻。其堅也莫堅於蒸。然爲外魔所誘。向之所謂堅者。有時而頹已。靈化於太清。而放於行藏。其運也莫運於靈。然被惑色所侵。向之所謂運者。有時而滯已。故曰至微者性也。至細者命也。至大者蒸也。至精者靈也。其微細大精。所以爲性命蒸靈之原理。試分述之。

一性與靈之結合

性在未成形之際。其實質本蒸也。賦於形體。而後性始見於世矣。蓋其見者無形無質也。其所以爲形質者。不過假聲音笑貌視聽言動之際。而發揮於外也。苟推求其故。則形質在形體者。不外假合而已。然其仍用形體者。因靈之結合耳。性質於靈。本無分也。其所以分者。未關則爲靈。既賦則爲性。靈不能爲物牽。性則有時爲欲惑。故其分也。則靈性相離。離而復合。非從節持克成。不足以凝其神也。神凝則清。清則不爲物欲所惑。而結其本初固有明誠已。此性所以不能爲欲惑。而必與靈相結合。而始能運於正矣。

一命與蒸之結合

世之謂命者。蒸之結合而已。夫蒸不化。則質枯矣。蓋蒸爲聲色貨利所消廢。氣盡質枯。而命亡矣。故必善養之。使從化於蒸而後命始有立也。是蒸與氣之分大矣哉。蓋命從氣則氣有時而盡。從蒸則固已。合者蒸無盡也。蒸之堅無有其匹也。命與之結合。必從保合太和。而後命不與蒸結

合。烝自與命結合矣。

一烝與性命之結合

烝化羣倫之初。蒼空渾噩。何爲性。又何爲命。自氤氲開闢。化品流形。而後性即具於烝之中已。烝氣相凝。而命立焉。故性以烝化。而命由烝凝。然其凝結結合之原因。無非不識不知。順其循環之自然。而後烝之化育性命。自虛無淡寂之中相結合已。

一靈與性命之結合

性與命無聲無形也。無質亦無影也。其所以爲性爲命者。不過靈光之吻合耳。試以性而論。好惡食色之間。皆性分中之必具。然此性之好惡食色。又何處證其形質。有謂動於容貌曰好惡。有謂現於質物曰食色。然此容貌質物。又從何處證其爲好惡食色之性。曰靈結於體壳。則性必具而命亦立焉。何以言之。自烝化靈孕。而天賦之性命。無不悉備於形體。是形體者。靈烝氤氲所生長。而此性命之具於形體者。亦靈烝之撮合。故曰有若無。實若虛。虛生實。無生有。而自然之烝靈。又生有無實虛而已。此性命所以似有似無。似實似虛。而必假靈烝氤氲之結合。而後始爲無中之有。虛中之實。空中之色。色中之空。至色不色。至空不空已。豈曰小云乎哉。噫。

袁仙安訓曰。性天也。情人也。近天曰性。近人曰情。性近於理。情近於欲。有識者早已知其梗概矣。夫雖言者性也。雖去者情也。以言乎父子。性也。以言乎夫婦。情也。均是倫也。而性情分矣。在人事而言。性者吾有生以來。卽具此真性。以言乎情。則私欲惑性。而後情發。性於是

乎弗靈也。故曰適性以合真。去情以養靈。何也。天生一物之體。必具一性。性本無善惡。染於欲則惡矣。試以父子之間而論。其初子未嘗不孝。特以爲父者溺愛而不知教。夫然後驕奢淫佚。無所弗爲。而性惡矣。彼父之所以溺愛者。先失其性矣。失性則情流於偏矣。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則情之正也。夫情得其正。尙可歸於真。若流於偏。則去性遠矣。故聖人者防微杜漸。必從克己爲始。克己而後復禮。禮復而後性盡。情得其正而歸於真矣。情歸於真。而性天中無非真飛魚躍矣。吁。情欲之蔽人也如是。諸子可不戒持以固吾之真性也哉。

影形神問答

陶靖節韓昌黎周濂溪三賢同臨濟壇與鍾離賢問答曰。先天後天。皆哲理也。自有天地。始有哲學。自有形上形下之說而道生。宇宙之文與經籍門戶始判。猶之天開一生二。化四變八。化八變十六。化十六變三十二。化三十二變六十四。卦爻始出。爲吾

師養胎一胞之分子。二氣五行。又從出焉。欲知哲學。先講哲學。實理虛情。爲至上而無上耶。初生之人。其靈常凝。躬行實踐。皆從正氣而來。此哲學要旨如此。雖生在萬世後者。固能明乎未生之初。萬物何來。萬物何去。不獨已往。即言未來。亦不越此。何爲如是。忘情固非。無情亦非。所以太上忘實是真。無實是有。特因哲分門派。皆由道出者。反出於道。故往往先後不能合。是以先論影形神。爲徒言崇實歸虛者語。而爲言虛實者誠。此篇之著。本爲談虛實兼做者放一權耳。

第一章 總言

周賢曰。(言理)言哲通神。言神即形。皆非形神。其虛是影。其實非影。影者何物。有質有物。質物何來。來自主觀。主觀即光。先光而觀。是一形質。即曰物形。若言神質。世固鮮見。貴乎

陶賢曰。(氣識)古無科哲。僅曰道德。公理名詞。出於西儒。哲學名詞。出於中土。斐羅索斐亞。是皆神說。形影之論。虛實之旨。舍道何求。既有道焉。萬教何分。合是形中之神。分乃形外

之影。影也。形也。皆神也。亦皆道也。不有大道。孕生宇宙。何有萬物。既有萬物。舍本植枝。別派遂生。護果葆根。自是源始。無所謂形。無所謂影。故曰神生形。形生影。光來分形與神。非客用。亦非主體是也。以下十六章。分言影形神。

鍾離賢(問)形必有言動。無言動乎。神與形有何分證點乎。又影有不從形生而從神生者乎。

韓賢(答)形有言無動者。皆被動之形也。如石之鳴。水撞之也。樹之鳴。風撼之也。言而且動之形骸身體。與無靈之物所以異者。人言在心爲動。出語爲聲。其形在口耳唇齒喉舌皆是。惟耳在人則主聽。反爲客測之度。在已則爲主用測發之準。其與人異者。天地萬物皆無言也。皆無動也。其言即神。其動亦神。不言之言。不動之動。其言與動。皆以靜爲體。故得乎先天不動不言之妙者。即上形也。餘皆清中之濁。無所謂言與動也。

影者即形。影者即神。無影無形。即無神非影。老子言玄。莊子觀物。皆未能盡言乎至形無影。猶之日月之臨照。一物焉有一物之影。其在物也。物見已之影。如山竿草木。人獸花鳥。各現畢肖之影。其在觀者。必曰一日影而已。一月影而已。非若一盞之燈。一燭之微。若曰一日一月之光可耳。吾答是語。僅言大概。至其要旨。尤須分章詳之。

第二章

鍾離賢(問)形由神生乎。抑神由形生乎。

陶賢(答)宇宙陰陽皆道也。道既生形。其神自由形發。謂形生神者一說也。至於可證之點。不勝

枚舉。如物在動植之間。其形皆不外乎佛家所言。若胎。若卵。若濕。若化。若論植者。是亦濕化之類。不過與動物殊其形。而同其神耳。其實皆卵化胎濕之形。在乎精神之中。不知卵者軀殼外堅者。為形軀未求身體。內藏者其柔。是堅柔內外之別。皆形發於外。神聚於內而然也。形之由神生者。則無此確論。至謂先天之神而生後天之形則可。若謂後天之神能生先天之形。夫豈有是。其在動植物中。可以歷舉者。人生人而同一人類者。即形本無變。不過神之為用一異。則人之智慧才力有所不同。此乃神發於有形之後。並不生於有形之先。又一說也。物之動也。神使之長。物之長也。形為之變。是則形中之形。形中之神。無他。一形猶先天也。觀上二解。自能得其要旨。不致形神異趣。而有顛倒錯綜解釋矣。

鍾離賢問。形有影。形亦有形乎。神有影乎。神亦有形乎。

韓賢答。形有影。形之影從他體而出者。皆客觀的現象。形實無影。不得謂之有影也。前章所言借光定影。是謂原論。至於形中之形。天有雲。地亦有雲。天有鳥。地亦有鳥。究其所來。或清水清無波而寓諸目者。或有鏡而潔淨而肖現其體者。是皆形中之影。不能以形中之形目之。譬如形本為方。而體圓方。所用亦方是也。古之哲者曰。孟方水方。非水真方也。孟形方圓方。孟圓亦然。此即形中之形也。

形有影既言之矣。形有形亦言之已。惟神有形。惟神有影。則非輕言哲理者。可以道破也。先言神中之形。如植物然。先天之形無論矣。後天之形。無時不變。如草初生。神隨形狀。其色青青

。及其凡。皆為神中之形。故人由少而壯。而老。黑髮而頰白。而蒼蒼。皆為神中之形是也。至論神中之影。有一簡解。萬物皆可從中悟見。所能解者曰。一言閉目而思。一言魂夢所為。皆為神中之影是也。

鍾離賢問。形有時而離神。神離形乎。抑形離神乎。

韓賢答。形至無形。自有神在。神須離形。形實不能時與神合者。皆神使形也。非形可以使神也。觀乎火燃而熟生已。火熄而熱滅已。此皆神使形。並非神為形使耳。形有時而離神。則物必萎且散矣。故在有形之物。物之神一息不能離神以獨處。神即無時無刻。不以形為依賴也。形離乎神。常物有之。然而至於人身體軀殼。必無此說者也。常人可永久而神不離形。未有百年形神不離之軀體也。知是理者。即知神即離形。是乃外形內潛。非真理耳。

陶賢答。神離乎形。萬物皆有。而水月寒冰則不同。猶之水本無月。月映水中。忽有一風之蕩。水波興起。則水中之月不能見。是月之形已離乎神矣。不知水波蕩漾。熾然星散。月光浮動。錯落於萬頃浩渺之間。此皆神離乎形。而實則形離乎神者。皆外形耳。至於內形。實非神離。亦非形離。不過是水與風變耳。其在冬冰。水未見陽。固陰凝結。凡有異質。晶結合抱。不使神為有用之神。亦不使其形為有用之形。及春至陽來化陰。日一照臨。形之離乎水。中固有水。神則合而不離。神中固有之形。又將離水而釋還水體者。此之謂神無時而可以離形。形或可以一時而潛神。離神則人必身燼骨枯者有之。

周賢(答)形究能離神。神究能離形乎。以人而論。二者相互相倚。不能離。固不可離。而亦有時形離神者。非形離神之內潛。而形素主乎動者。神潛於內。則動反爲靜。豈真形離乎神耶。形離神不得離乎形。猶之衣食居住。皆爲人生必需之品。有居住而無人者。未之見也。有衣食焉。而人猶呼飢號寒者。未之見也。人之不可一日而無居住。尤不可一日而無衣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即可知其神不能離形。猶衣食居住之不能離人。離人非居住。非衣食。觀其至微。察其至顯。皆非神離乎形。實由形不能離神而獨立。亦由神不能離形而自立也。人之於身。如神現神。神之於身。如形在胞。何者可離。唯影可離形。二者無妨。亦如月之在水。風之在波耳。形也。神也。無時可離。實無時能離也。

鍾離賢(問)形映影何爲乎。神依形何爲乎。

韓仙(答)自形有影。無時不以身爲可懼之身。朝乾夕惕。影之曖昧於一身者。大則形受其戕。小則形困於闇。得乎光明正大之象。山峯不能顯。譬如一塔高聳。麓不能見其巔。一入於光。嶺形隨地之高下。而入平沙水面之上。不知其來。不知其去。祇見其愈高者愈遠。愈大者愈昧耳。物與草木則異已。人與草木又異已。草木初生。春陽漸盛。若無雨露之施。必借山峯林木之陰。以蔽其陽。非惟無妬嫉之思。且更有歡舒之樂。人而至於見影生嫉。尤之犬吠月下。樹非侮犬。風搖樹動。月影侮之。犬不見傷。而猖狂吠吠。足令人懼。是皆不能自立於正。以邪度正。而生疑耳。此形之映影。亦猶妬之怨月而不敢夜行者也。

陶賢(答)神不能離體而獨行者。形爲之主。形不能離神而生存者。神爲之主。觀夫主客之分。則知形神是一。皆從世界人欲分之。神至時時依形。而無一刻之離者。如酒不能離醪而成漿。原質在神。故神爲之主以相依也。人形之於神。皆暫離耳。其實神依乎形者。一刻不能離。如口之於味。胃無神則不辨。耳之於聲。耳無神則無聽。目色鼻臭。無一不有神依以視嗅。至於夜則形神交息。息焉是靜。神依形轉。息則則瞋睜而起。此神依形。猶之周天不能離日月而分四時者也。夫人而日思爲惡。形神自異。一不歸善。形或自若。神則大傷。日與神遠而不自知者。皆由心宰不良。或誘人以利己。或奪好以損人。明明神無一刻離乎其形。不知口味之不若於前者。日減一日。視聽嗅。皆不若於前。其故在神日受形中之惑以排擠。善積日消。惡積日長。及其結果。一瞑之後。神不返形。其人則亡。若多善積。雖有離時。不過神離形身。不離體魄。爲異途同致之大道耳。神豈一日不依乎形耶。惜人不從至實至虛中求之。無怪人云。神離即鬼。無形非人。可慨也夫。

第三章

鍾離賢(問)形果與神離。神果與影合乎。

周賢(答)形果離神。人世界無有也。神能離形。是皆形自離神耳。無形有神。皆精結有象之神。而非縹緲無依之神也。是神亦有不能離形永固者。可以悟道中奧妙。全在精神。而後形自妙蓮花生出不離之神矣。神與影合者。動飛於上。蟄躍於下。皆是神爲之用。故有影即有神。飛潛介昆

草木之微。無時不有形。不待言矣。有神更不待言矣。至影由形生。必有間接之光表。始能與形爲直接之結合。其實形自形。影自影。格格不相入也。不若神與影爲直接之射合也。

鍾離賢(問)形攻影。胡爲也。影擊神。胡爲也。

陶賢(答)嗟嗟世變。人心天心。一鑄一錯。全鑪改體。如形攻影。皆在旁門。譬解好月麗花。美人見月則心喜。見花則目明。無影則然。若論樓台倒鋪。翠峯高聳。月盤受其美。光華失其真。不見一瓣。尤覺其莖乎。則莖瓣不能分。人必代形而攻影。猶犬因風而吠荆棘之叢。皆非智者之想也。智者遇此境。登巖觀月。開簾觀花。何有障遮。在物固無所謂攻耳。殆人欲各私其意。以致觀念隨物而遷也。世之高瞻見解者論是。又謂形必攻影。非盡無可取。亦有因善觀而被惡狀之障礙。是說洵定論也。神不能擊影。影可以擊神。是擊字不得作攻擊之義定論。斯何意也。吾觀上答諸物。其中皆因美好自來盛譽。一時被劣障惡意之侵縛。不得謂之神被攻擊。祇可謂之神被影沒其真。斯可已。至神擊影。則皆由此中執持公平之說者意揣立言也。不得謂之神擊影耳。

第四章

鍾離賢(問)形有乎色乎。神有乎影乎

周賢(答)形之爲義。是表觀實在外。與影爲真切之胚胎耳。形無變形亦有變色有變。色亦無變。謂色爲形之標記者。同形之觀。異形則無須乎有色。以此辨之。此形有時而由色中有者。至於神有影出者。前言閉目之轉解。此又異。此爲神從影來者。月在水中之光。不能使水底澈明。如真月之

光。光外之物。誰得而見之。是謂神不在影。而影祇能存其神者。皆影爲主觀矣。不若形與神爲間轉之色。爲較易明白耳。

鍾離賢(問)形滅乎。神滅乎。抑影滅乎。

韓賢(答)形影皆有可滅之時。惟神不然。形滅而後有不滅之形。神生而後有不回之影。自滅以後。一神如滅。形影俱散。一神不滅。形影亦散。而形獨有時而能見者。必與神異。非惟事也。實由真誠而來。神固未真滅也。故曰。形可滅。影可滅。而神終不滅者。其斯謂之神歟。

鍾離賢(問)形存神亡。不得見乎影乎。

陶賢(答)形存乎天地間。皆和風淑氣養之。不在膏粱溫暖以保之。真形存始可也。真形存而真神自無消滅之日。真影亦隨真形而俱在。初何異乎山之在水。石之在土。未見乎形。亦未見神。又孰得而見其影哉。迨至水落沙散。山突石出。嶙峋崢嶸。形神見影於水沙。影見於光。則已多矣。自無消滅之一日。何有形影俱滅者。皆由神妄用而散失者矣。故一滅而百無不滅也。神凝在誠。又何滅焉。

第五章

鍾離賢(問)形爲名神者乎。抑影爲變者乎。

韓賢(答)形本無名。因神而定也。影亦不變。因形而變也。吾觀上觀。人觀小觀。惟能洗心滌煩者知之。亦不過充量至於達觀而已。然則形爲神之代名。尹文言之素詳。尙未至於極微。是神爲

形之主觀無疑。而又信形名實體定之。何也。人但知神滅形存。形亡神謝。皆非微旨。欲定神以可見之理。必先名神之。形由是定已。試舉一境曰。無而復有者。即神以形名確證也。彼夫孟哲之論白馬與白人白雪者。可細悟焉。吾言馬者人者雪者。皆形以定神者也。子與曰白。非所以定神名。實又形外之形一種定名耳。譬如人在寤寐之中。心靜神寧。固不見物。亦無所思。及入華胥。百象環生。或曰有動作。夜隨神至。而發形外之形。或見諸未來而先有所經。此固甯靜澹泊之未能存神而忘形者。亦猶形外之名有所搖奪真神耳。形爲神名此確論也。

陶賢(答)影苦形樂者。人見之爾。形苦影樂者。神見之爾。其苦其樂。同在變例之中。彼有所見者。一手五指。二手十指。皆能司動。盡力作爲。手指之苦。自不待言。及至舉箸而食。播穀充廩。又覺樂已。其實形樂形苦。俱非真境。影之所樂。皆成真樂。其樂何尋。尋乎至理。顯微微境而已。十指兩手。童時嬉戲。燈篝寶壁。能爲牛馬猴兔。種種動植之變態。此乃外變內影之變態。內則又不然。人不得而共見。一人之影。能變衆影之態者。心房斗數主之。目簾接觸運化之。其爲夢中所見之事。所歷之境。高山懸崖之墜。不能傷吾一髮之微。猛虎山鬼之厲。不能吸吾一寸之膚。醒而有愕。久則悟悔。吾身如遇是境。能知影可變形。則樂極已。西方國土。不過爾爾。吾爲世人語此。即指入道之門。亦即去邪杆耳。

鍾離賢(問)形有名神。影可變形。不知形能變神乎。抑神能變影乎。

周賢(答)形定名神。影定變形。皆主觀客觀兩種新學名詞。可以醒悟者也。若謂神來名形。吾得

進言妙法乘語矣。如形隨神而生。神散形留。自然之理可知。今夜之夢。我爲貴介。昨夕之夢。我爲卑倭。合社統觀三日之間。面目手足身體。猶是一我耳。朝餐暮飲。仍猶是我耳。居室衣服與馬場園子女。仍猶是我耳。從簡觀客地度之。神能名形者。其哲理也。吾再言夫影來變形者。又一被動化身之改像也。譬如一燈隨圓。壁影之圓。遠近轉移大小之差異。倍捷不定。若令居東之燈。遷而至南。團影之圓。忽爲直立如繩。此又影爲形變者之一證。而非形爲影變也。若論形能變影。則在風前雨後。與夫流動物質。及化生現象之不同。有以異趣也。觀夫風過樹搖。雨霽花發。或飛或走。形自變影。亦外影之暫時變狀。不可常有之理也。

第六章

鍾離賢(問)形有聞乎。

韓賢(答)形有質之物。既言之矣。無形之形。誰得而見之。又誰得而聞乎。能聞必能有覺。無覺是以無聞。聞在覺先者。外觸之境。聞在覺後者。內動之驗。如曰形能有先覺。則不可。謂爲有後覺則可。何也。當未聞之先。如鐘不撞。如石不擊。鐘固無音。石亦無聲。至於鐘已撞矣。人聞於耳矣。究之形有聞。屬於人之全部者少。屬於一部者多。聞則祇在耳之一部而已矣。

鍾離賢(問)神有見乎。

陶賢(答)神有隨質而動者爲陰。神有隨質而靜者爲陽。陽有所見。皆虛靈也。陰有所見。皆濁障

也。譬如人之目與口也。目有所見。口則無之。不知初孕之兒。有鼻始有耳。有耳始有口。有口始有目。即是以觀。小兒吸乳之水以爲生者。初未嘗用目以覓食。皆以口爲見。此主陽者內。所謂神見。手足五官無一不有也。及至外形各有專司。則純內之陽日絕。純外之陽日充其體。而後萬物非目不能見。老而失瞭。瞭者而盲。盲無所見矣。若非日行之道。日用之物。一飲一食。雖無色相之可言。而在內陽接觸之功。究不如原胎開始之初。所以未見過物。未喻諸目。一色一物不能名者。神見所以又較形聞爲難確耳。觀小兒胎食。則知所悟在口。而不在目。神重純內之陽。回復其初者。即此理也。

鍾離賢(問)影有知乎。

周賢(答)影無形。何有知。影無覺。何有知。影無物。又何有知。如有所知。則一目一瞳而已。他影不必再求泛論矣。

第七章

鍾離賢(問)形有變乎影者。影變乎。抑形變乎。

韓賢(答)形本不變。謂之至形。影亦不變。謂之至影。形有時而變。影亦有時而變。皆幻境也。以幻境而生之形。再歷一幻境。是幻形也。不能謂之至形。由幻境而生之影。皆幻影也。不能謂之至影。至形何見。不見見之。至影何現。不現現之。心中之物。目中之境。皆從至形至影而來。故曰至形在氣之上騰而爲雲龍者。此一形至形不變而善變者也。水石借水面山花岸竹之紋。而含

生蹟相。至影不變於已見。而善變於未見之前者。均不得謂之幻境矣。

鍾離賢(問)神能離物與人而獨存。人與物能獨存乎。

陶賢(答)神本爲最古之精靈。結大地真元而成之。精奇善華。毓焉鍾焉。無時而離人與物也。特人不自省。神離而後思存。身亡而後思神。神之不存。人與物者。實因人與物間之至寶不能自資自練。而神遂離人與物以獨存矣。欲求神不離人以獨存。必先修吾真元。不爲亡過之求。不爲逆來之想。祇在順氣默運。不令肢體妄有所動。官骸過勞勒索。伐我真神。如飛花舞絮。莫知所止。則真神始有獨存之基。不然。由人與物觀作一念非是。則又一念之神不能合人之肢體官骸而並用已。此人物神思神力感覺之難。甚於登天也。人物不能獨存。惟神可存。亦在善於用神。處處居敬守靜而已。

鍾離賢(問)影與神能離物而見之乎。

周賢(答)影固不同於神也。明明影是一種代物現相。神又是一種代影作用。人不知神即是無形之影。設已知之。未有不先講究有神之影。而爲相對參考之本源耳。吾人讀書博古。研科求新。自應先從神影虛無之中。求個實在境界。一爲證明其說者。則神自爲神。不致影與神分。而萬物皆成無虛無之境界矣。識者謂神由影來者。後天燕子所化之境是也。神由影出者。先天燕母所分之境。人物均不得而虛受虛求者。神在未之有之先。影在既有之後是也。

第八章

鍾離賢(問)神有相乎。

周賢(答)神何在無相。人不得而見之。是神不充靈性。光之發現。視力不能到也。吾輩登高而遠眺。則或數十里外。水也山也。但見其一抹橫痕。山之青蒼。水之黑白。皆不得而分之。是謂神中之形。不得謂爲形中之神也。不觀雲未出山。而山之或高或下。近陟則林木蔥蔚。碧陰垂地。苞筠插天。遠則不見一枝一幹。而不辨乎山與木。木與石矣。是又人之目力不能見到處。抑卽山從遠觀而見神。風從神內以成形。噓氣成雲。乃神中之質而有形無形者也。

鍾離賢(問)形有見乎不見之物乎。

韓賢(答)形無質者不可見。見之必有質之物。而後形乃不變。否則見乎人所未見之物而偶一見之。是爲魔術之心理。而非大道之旨歸也。大道之形不可見。而見者如電光水母。無時不在可見間矣。是時見其形耳。吾輩學道三百年。不如一見神仙之人。無非好語鬼神語。以欺未見之人。試就本道修士中。徐子修士之見如來猛虎羅漢於津院。郝子靜存閉目而見達磨二祖於濟院坐室。此皆無心得之。而有真形不能見者。竟可見矣。非比電光水母之尙有形質可尋耳。形不得見者而已可以有見。此神之形異於物之形也。

鍾離賢(問)影抑能隨神往乎。

陶賢(答)影若能自往。天地可以無光已。天地有光。本爲送神之影而來。並非定形之影而常立者也。知此則知影乃天地光生之影。而非形從外來之影。有影自形生。而影自神來之旨。遂變而爲

影不成形。形不隨神以往之難境耳。吾觀大地不動者光。善動者神。不動者影。善動者形。由此而言。形則不能離神而自通。亦猶影不能離神而自移也。吾得觀其至性至質。始知天地間非光無影。非影不能言神可隨之而往也。

第九章

鍾離賢(問)神與形有別。身靈異用乎。抑身靈互用乎。

周賢(答)神本出靈。形本在身。靈爲體。身亦爲體。形神互用與異用。大別有六。

靈爲魂之母也。不可異用。而亦有時與身離者。此之謂異用。何見之於夢寐。見之夢寐而身靜心動。則心亂神散。魂不能從靈助靜。而不夢不寐。所以魄助靈寐。而魄力不散。魄力之大。是以有異用之弊也。

身爲形之母也。身本無定。形乃有定。謂先有身可乎。曰不可。先有形而後有身也。形之動於內。身則動於外。形無時而不動。身無時而能靜。身無時而不動。形無時而不靜。是形主靜者多。身主動者多。夫人欲養身。必善動形。人欲善養形。必善動身也。此形與身互用者。必身形相輔。爲善莫過於坐已。

靈與神有不相同時。初產之兒。呱呱而啼。不知饑飽寒暑。惟有聲能傳達。所以靈用於內。而神現於外也。此神與靈互用之時。爲最可認定矣。

形有與身分離動靜之時。則在未見顏色而言。未聞鐘磬而驚。未食滋味而飽。未嗅香氣而馨。

此又形用於心魄之房。不守中正和平之性者。往往夭死。不能堅體而固形。是謂身形各用之害也。

靈不能接神而制魄。則魂失所用。靈居人界以外。神散空洞以內。魂爲魄縛。不得悠悠以隨衆妙自動。則有魄強魂爲無不可爲之事。而心慮散矣。心神滯已。神滯靈散。血肉筋骨之軀。自然如石在燬。如珠在火。在燬在火。身形既將不存。神靈烏得不分。其在坐候修養兼到者。未嘗見此分異。失互用互得之用也。

身與形有靈而成體。質本身之靈體。體又形之靈質。有時而異用於正旨者。身臥而不夢。形瘠而無病。是又靈與身合神與形合之時。藉非坐養兼進。不易得也。

鍾離賢(問)影能離形而獨存乎。

韓仙(答)影不能離形而獨生。影能離形而獨存。有之自神始。神爲形之主。影爲形之客。故神能提影而獨存於內形者。前章言之綦重。今吾言形有與神離後。而神獨生影者。別乎形存影存而言。不拘形外有影之說。所謂天形是氣。日形是光。人神是真內影。故能獨生。是曰內影。僅能相生者。惟外影而已。

鍾離賢(問)神與影能永久不分乎。

陶賢(答)神與影皆無質無體而有特用者也。謂爲永久不可分。如曰神是虛中之實。影是實中之虛。則神影自合而不分。影即神。神即影。花枝塔宇。無非是意成神。無虛不生實。無實不歸

虛。讀楞嚴道德經。類能於空空之界。悟出其影曰一神而已。

第十章

鍾離賢(問)形真境。是虛說乎。

陶賢(答)形之有境。由無形觀察者。是真說也。不在人界見之。如謂人界可以見形。是又人界一種習有之現象。不得謂之形也。然則真形仍在天地間。有真境可見乎。凡人所見。皆曰一物有一物之名。名實人見一種虛形耳。萬不得於神見到處。論名定形。果以名物定形。則天堂必有莊嚴宮室。重重階級。梯升而登之矣。悟此可以見真形是濁。無形是清。乃曰真形。真形虛假。名物不同。非可以私見度之也。

鍾離賢(問)神是真境乎。

韓賢(答)神有有體無體之分。不得渾人與神而爲一家說。人之神由後天而來者。皆濁漸返清之機。神則真境。即是無境。如人我各有思想不同之時。即知人神與神不能接合者。虛靈真神之旨未得其真者也。

鍾離賢(問)影之真境。人界常謂是虛何謂也。

周賢(答)影目形來者。真境之影。則不在形而轉移他物矣。影由神生而來者。則影自有真境。存在神境真界之中。不徒空虛而言。乃曰是真影也。影即有真境可言。是形與神之分系乎。實非分系。人見之而曰分系者。以爲影非形不生。又非神不能現。故曰影之真境。仍在一虛空之境。無

第十一章

鍾離賢(問)形未生成。有何形狀可見乎。生性滅後。又有何形狀可見乎。

韓賢(答)生性滅滅。能知生即是滅。滅即是生者。則形之前後真狀。實一無有若何形狀耳。相形不形。此之謂不生不滅之真形。不變狀態也。吾觀天地人神。神實有形。天地人無形而有形者也。當夫天地未判以前。形上形下。神人分於清濁之界。故天地之形尚有生滅。人神生滅是亦隨之。所異者天地能有生前之形。與萬物同參。神人有滅不滅之形。無可見而實有可見之狀。山鬼夜號。野鴉宵行。人不類人。神不類神。往往大陰見聞於荒陬山谷之中。於此可見生不能滅即是神。生而後滅者是人。形滅不滅之狀。仍以清濁二字分之。別無所謂形能滅者曰人。形不滅者曰神而已。

鍾離賢(問)神有定界乎。抑萬物皆能居神乎。

陶賢(答)神靈而亡真神定界所在。神出於能動能靜之間。皆無大辯者也。最不可分。人之神與萬物之神出乎自然者。神依天地四時氣候而運。上不悖理。下不紊緒。故有二悖一紊之時。不論是物是人。皆由神無定界而歸於魔欲之境矣。神能有定。天地不變。人物不雜。則神聚而結精者。天靈地靈人靈物靈。所以長生不滅於形影者。此神又自有一定界居之而不移也。

鍾離賢(問)影有聲與色。人能見聞乎。

周賢(答)夫影本空。能見能聞。人必不信。而况有聲有色。是必謂之怪誕不經之語。吾不煩言。試設二說以明之。

影有色。我能見之。見之於水也。水平浪靜。月不失為在天之色。斯在天圓圓一月者。在水圓圓者仍一月也。上觀下察謂之爲形可。謂之爲影不可。况有謂爲色者。人必不信。吾乃斷之曰。水靜月明。是形中之影。水流泉湍。是影中之色。此影與色可悟者。一在能見其圓光。一則僅見乎影色而已。

影之有聲可聞者。語諸婦孺。當亦嗤鼻。而况謂爲神言仙語之文。吾不贅言。一語蔽之曰。電來雷動。是影之聲可能聞者也。難者必有以爲雷是雷電是電。不知名雖有別。耳之聲浪輪旋通上。遠近有不同云爾。雷電同發。並無先後。何以電速雷遲。因遠近在人之耳輪與天空浪轉周旋之故耳。故曰電發雷震。是有影聲可聞者也。

第十二章

鍾離賢(問)形能與神言乎。

韓賢(答)形在人體者。能與神言。是虛中之實。靜中之動者也。觀人與物則有能言不能言之別矣。人之爲人。其人重神。物之爲物。其物重形。物形不與物言。此理易明。人形不與神言。人形滅後。與生前有分。生前之形。神助形言。形代神言。滅後之神。神聚形散。則神不與形合。神與形離。神尙有時能與形言。夢中囈語。此神與形言者也。骨骸在窟。神能歸告所在。發塚尋親

之事。史乘往往見之。此又形與神言者也。

鍾離質(問)影能見形乎。

陶質(答)影形兩物。有物影。有真影。有幻影。各有其形。而後有影。影不從形生者。非光即氣。光氣皆爲形質之母。影體之實者也。欲如影能見形。與不能見形。則在月與水。鏡與人耳。水中之月。月影也。而能生光。水底不能澈觀光外之沙明水清。見影見形。無此理也。至人對人。與鏡內人人我我。一言一動。不見乎聲。我見是我。人見亦人。以我之目。觀鏡中之人。觀我之目。自然鏡內是我之影。是我之目。不如鏡外見我爲真確耳。影能見形。皆是幻影。不得謂之真有所見也明已。

鍾離質(問)神能用影乎。

周質(答)神本一氣而凝。有用是形。不能用影爲形。吾見吾神在生滅之外。則我之真神始心。如謂我之神在影相之中。仍是形爲神使。不是影爲神使也。古昔有人可以用影。今則亡已。何謂用影。又何以反爲神用。目之所染。心之所思。皆影中之物。而神一昏迷。神自不知爲影所用矣。貪妄奢惡。皆是影來用神之時。不先立性歸命以制之。則貪妄奢惡之念生。而爲影之形體。神腎散漫。而魄來奪靈。此皆影來用神者也。

第十三章

鍾離質(問)形有由骸而生者乎。

陶質(答)形之爲物者。不盡由骸而生也。由骸而生。各有主體客體之分。人以形骸而生。是主體在骸。而客體則在骨絡與皮膚之間。骸生人形如是。是動體物質中最靈者。謂之人形。人既有形。何以能知陰陽之體。主客之觀。動靜之態。無他故也。祇在原生之主體中轉移變化之不同耳。吾觀物形皆有肢骸。既有肢骸。是有形體。不過先天有體。實非有體。先天有形。實出無形。上謂之道。下爲之器。開物成務。人之形由骸而生者。又是一後天形體矣。

鍾離質(問)神有由力而生者乎。

韓質(答)神本不以力充爲生沒。力是後天之氣充。神是先天之靈結化而成之體。吾輩生在人世。能以飲食養育後天之力。不能製造先天固有之神。神力分二。此理顯然。如謂感應祈禱。求福得福。皆曰神力。是又差矣。人生於世。本有固然之福。能自養息。不虛耗精力。則神靈愈充。而在人世應受優裕之樂。力不能爲。神自有靈存而不散。則其所獲之福。甚於祈禱求得者多矣。彼夫世界愚夫愚婦。或以生爲男子而輕傲。生爲女子而自戚者。皆是神靈不守。力魔惑魂之爲也。不知神得乎乾以主剛。神得乎坤以主柔。皆力從靈分。各守固有之動靜。人不問男女。皆有天樂之福在耳。特以爲神由力量而取得者。人魄奪魂。不自堅守。則誤於神力之說矣。

鍾離質(問)影有生有不沒者乎。

周質(答)影無形而有神。人固知之。如曰有影生而後沒者。是曰真影。若謂影生以後。則形神俱在。無是說也。有之可分二理。

一爲物質關係。而影不退形者。南海之間。水清石平。一望澈鏡。凡在松柏竹杉之側。落葉於水。或百年。或千年。而石面積葉成影。而映入石之中質。陰陽相生。割而視之。松筠柏葉。竹質杉針。層出不窮。似畫非畫。似影非影。觀此可見影有生亦有不沒之時。不若蜃樓虹橋之幻境而已。

一是精神關係。人但知影有實在的現相。總是虛無的結果。謂之曰影像可。至於精神所見之影。不但閉目所思。夢寐所見之影。以一個虛無境界。生出無數實在現相。指物而言者。如是可明。大部有物如是。有事亦如是。此是有影可得而獨不可見者。故人又定出一種名詞。影響是也。

第十四章

鍾離賢曰。(問)形爲主體可乎。

陶賢(答)形爲主觀。不有主體。何有觀察。主乎動體。則形爲客觀。主乎靜體。則形爲主觀者多。譬如方木成球。輕車鋸軋而成一圓形。是即動爲客觀之圓形客體。靜爲主體是也。至問方木在鋸。軋軋旋轉。不必斧鑿之是修。而亦滾滾如球何也。稜角虛綫。因人之目力觀察。不如圓轉力之速。則虛角皆有交弧之實綫。而成方爲圓矣。論主論客。形有虛實。不可不知也。

鍾離賢(問)影爲無物者乎。

韓賢(答)影雖非物。人能見之。罔一明明有物者也。如以爲隨物而變。因物而生。隨思而生。因光而化。則又不能定爲有物者矣。如謂無物。則明明一木參天。一影橫地。仍一物也。一鳥縱天

一影在水。仍一物也。謂之虛實之境可。謂絕對無物則不可耳。

鍾離賢(問)神有定境乎。

周賢(答)神有定境。是非人所能見之境。而亦人所同處之境也。不知神處定境之時。人亦處定境。則神與人有可接之靈。特人於自處定境之時少。處優游之時多。在魂顛覺樂趣。在神則多苦趣。然則神固人人而有定境可悟。神亦有定境以留人尋。無如定境是常有之樂。人境是暫有之樂。兩境一神。如居一境。兩神合用。則定境自在焉。

第十五章

鍾離賢(問)形有得者。能忘乎情而不能忘色者何耶。

韓賢(答)形爲一清一濁之主體。清者無形。濁者有形。一爲可見之形。不可見形亦有時乎可見。是有形爲有色所產之子。故曰忘情。是太上之言。不以色重形。而以不色重形也。此形可忘。其實不忘。知此近道矣。

鍾離賢(問)神與人接。不得而見之。神與神接。人得而見之乎。

陶賢(答)神有可見有不可見而已。可見者是人。不可見者是神。不可見而見之。乃是神會於定。不因形骸清濁而有扞闔者。則天地古今無定。聖賢仙佛。皆我適讀作的功圓之處而來。近善之人。往往靜室談心。如對嘉賓。不必一室一亭一園一苑。而珍禽琪草。飛潛繁植之間。衣冠古楚。或時樣翻新。於恍惚見之。無非神與神接。並不假人以溝通者。此真定功也。

鍾離(問)影不得而見者。可謂神見乎。

周賢(答)影與神本爲一內一外之真體。一動一靜之實用。動用於外者爲影。靜用於內者爲神。影之可見。神之不可見。以思爲影。神能處於內體不動。而隨思動者。謂之影可也。尊神有所思。見物如物。而又靜似山立。動似水流。應知見山似影立之爲神。見水似影流之爲神。又烏得而無辨哉。

第十六章

鍾離(問)形滅歸於何物乎。

周賢(答)形本由神來。而後有體斯有形也。無體之先。一有神在先形之形。知此可知形生於何物。然則生於何物。何物即爲形滅之物矣。形滅歸物之說。仍不如謂之形滅歸之先形之形可耳。

鍾離(問)形滅歸物而物之先形何物也。

韓賢(答)形滅歸物。物有先形。知有先形。則知先神在先形之先。如無先形之先。自無形歸之物。而物而形。乃一先神。如曰神即先形之母。形爲先神之子已。何物曰形。即何物是神。

鍾離(問)影亦有所歸於先神之境乎。

陶賢(答)影無先形可歸。是爲物形。影有先形之歸。是爲真神。真形之影。乃非一燭之明。一日之臨。一月之照。萬象之透。謂之曰影。是影不與形滅之影。亦即形不與神俱滅之影。知此則影爲無形之影。神中之影。與物影影影有太別也。

數理

老祖訓曰。一畫開天。萬有悉從派化。兩儀初判。四象皆由靈分。東南西北。謂之四方。春夏秋冬。則曰四時。大位乎上。地位乎下。四時運旋。善無定而有定。四方屏隅。善有定而無定也。推之以象。按之以數。各安其常。同在履戴之間。不變者方位。至變者時序。理爲之乎。數定之耶。數不達於理。理亦隨乎數。由數而察理。此非天地之特選。而能至於人也。人能盡其心思。窮究四時運旋之原。考核四方屏隅之象。於無定處而得不易之規。坎止流行。支分派合。四時之與四方。融化成爲一片。證古人未發之奧義。成今時已成之精微矣。理配合乎數。方可登岸道極。有理可談。有數可指。縱非盲行妄動。若倒行逆施。則天心豈能順之乎。今之操履。皆由於人不能明數察理。以致有此幻由。若平其心。按其數。自能默化潛消。惟願諸方悉心察信可耳。月常而風。確潤而雨。此大運之常軌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此天數之常道也。周漢中葉。實繁儒弱昏闇之主。然八四之數不窮。東周東漢以中興。明清末葉。豈無勵精圖治之君。然五五之數已盡。社稷天祿以永終。董學之元惡極凶。天雷殛之。理也。至不殛於生前。以救生靈。反殛於死後。以罪結微。數也。理有常而數有變。情可急而勢難急。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理也。然作善而不降祥。作惡而不降殃。此數未至也。數若已至。吾不能緩。數若未至。吾不能急。況吾之降世。本善揚善渡之心。宣天地盈虧之數。小德雖可出入。大德不可論衡。在諸子既有急切求經之誠。在老人豈無急切傳道之感。然否不極者泰不能來。陰不極者陽不能生。循環之運。有度

制焉。遲早之期。有數定焉。甲子水厄之運。非未經無以挽之。非戊月無以合之。非己日無以尅之。合土之局。所以制水之盛也。故本年土象月建。未屬同體。不應於辰。必應於戌。辰月諸子之請求。靈機有以動之耳。潛移默化。子等忘其所以然乎。諸子果能一心同意。衆志成城。則土性以凝結鞏固而合。水以狂瀾汜濫而散。理數合參。造化之權。一年容易。轉瞬秋風。則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諸子厥功實偉。大道晚成。少安毋躁。

渡迷登清。化險爲夷。此吾之夙望也。惜乎今也。各各尚未能登乎清。而弭其險也。此何故歟。無他。數使然耳。然而數之所在。非完全不能轉移者。全在人力之何如耳。各各均以謙感。則未有不能收轉移之效者。各方必曰。吾等之心非不誠也。意非不堅也。不知大地間各方之力。尙未及其半也。而吾仍勗各方以道慈之旨者。所以期勉力進行。俾將來誠感之力日增。登清之士日衆。然後方能人定勝天。無感弗應。而險化爲夷。災劫不興已。各方勉旃。

天之以命賦人也。五行各有分量。生尅各有理由。窮通壽夭。富貴貧賤。其數早已籌之。某也如是。某也如斯。審之再審。已無一毫或爽。吾何以又謂人定可以勝之乎。其說不能不爲諸子告也。天定之數。凡人之數也。是以在斯數而莫能逃斯數者。亦凡人也。何以故。五行使之也。若夫吾之所謂人定勝天之定法。其法則出乎五行之外。而不受五行之驅使。不爲氣數所陶鑄者也。其法維何。空而已矣。夫空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平。平則與世無爭。惟知爲天之子。而行天之事。天之生物以無形。吾則以仁體之。天之肅殺以無聲。吾則以義體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

。而無覺其爲極。而無覺其爲已有其極已。有其事。四序以順。四方以方。而東西木金不問也。南北火水不問也。何謂鉛汞。何謂丹藥。俱不問也。惟適我之適。而常忘其適。惟以自然爲然。而忘其自然。我之精而不使之涸。我之神而不使之散。我之炁而不使之渙。時以守之。時以固之。而守不知其爲守。固不知其爲固。孝悌乃大本。吾行之而不計其爲大本。禮義廉恥乃四維。吾行之而不以其爲四維。總須由不着力處。而行無不當無不法。一念之微。無不可舉以告人。夫如是。則大之子而不忤矣。光明通日月。瀾綸比空濛。則於法應乎近矣。吾言亦有未盡處。要在各方身體而力行之。由漸而入。久之自能合其當矣。其各勉爲之焉。

夫雨雹旱蝗。兵燹水患。雖曰天數。實由於人心釀成之也。人心善。天地何災之有。故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夫救蟻埋蛇小善也。何以竟得狀元宰相之尊榮。所以然者。其心可嘉耳。故上古之時。天下有道。則五風十雨。無道則日有食之。可知人心之善惡。能感動天心。而遷移人事也。更有賢令。則虎能渡河。蝗不入境。可見人事却能挽回災劫。故吾目親時艱。不忍坐視。遂偏立道院。以拯人民。拯則由吾。至於能免與否。則在諸方之心如何耳。吾恐諸方不信人事能挽災劫。故歷舉古之以人事挽回天數者。與諸方聽。諸方當努力前進。以救衆生。噫。難矣哉。非心誠不足以感格天心也。願諸方勿畏難而不遵。卽是慰吾心矣。

達摩佛訓曰。自天開地闢以來。循環往復。了無息期。人皆謂一個數字安排。吾謂究竟是現字定奪。何以故。理爲天。數爲地。先天而後地。而人生焉。人何以生。理所生焉。故人道曰天理。

又曰三理。理又安在。理者即人之心也。人自墜地時。本是一團生氣。渾渾噩噩。純是靈光。當時心如明鏡。毫無痕迹。毫無障礙。可惜世人不知保護。將一個明鏡打得粉碎。嗚呼哀哉。吾想八生世間。仁義忠孝。皆是心所修造。故儒書云。在正人心。我佛云。一切惟心造。太上云。心起於善則吉。心起於惡則凶。三教聖人說法。都祇是令人修持此心。方可希望希賢。惜世人不知修心。而一味朦朧。存忤逆心。存盜心。存利欲心。存刻薄心。有此種種不仁心。焉得不死。人到此時。既不知有天。更不知有理有數。心術壞盡。魂散魄消。而墜地時之心。又轉為入地之心。墜地時之人。又轉為入地之人矣。嗚呼。欲正人心。切勿以吾言為河漢。

倉聖訓曰。人生斯世。豐亨安樂。誰不願其遭逢。困苦顛連。孰甘陷於災難。好惡之中。情欲見焉。人心於是乎偽矣。劫難於是乎定矣。然而劫難之臨。有不得已概論者。解劫之法。亦不容拘於偏者。聖賢豪傑。本無可劫者也。天或意劫之。以至成絕大之經緯。或終劫之。以令千秋之大節。此降以劫而造就其人者。解之固應有時。不解亦自有故也。貪吝者。劫所必加者也。然天不遽劫之。以給其不世之大惡。而終極極慘之刑誅。第遲速之不同耳。各方實心實力。則經即轉。不事僞貌。居心誠樸。行事忠厚。能倖免於劫難。此人心之所以感天心也。故降劫者天之定數。解劫者人之定理也。願諸方以善為法。以惡為戒。則必不為劫所劫矣。

昌佐神訓曰。天地發皇萬象新。輪輪因果轉鴻鈞。蒼飛魚躍渾無事。須識實中有至仁。哈哈。五

千紀前之世界。吾未見之。吾靈能照之。五千紀後之世界。吾未見之。吾靈亦照之。照之者何。吾靈所固有。道中之自然也。天本真元為運行。其間無所謂理。無所謂數。本乎自然而衍之。衍而為理。衍而為數。理數之歸。歸於無為。故靈之所在。道之所在。靜默誠求。識其一元。靈天靈。皆道靈也。是在自悟。無假外求也。

孚聖臨漢口道院訓示曰。夫終者始之漸也。始者終之結也。是故一畫開天。而道生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推而至十。則天地具。萬物全。而又歸於終已。故曰始者終之結也。一以數目言。則為數之始。以數理言。則為數之終。蓋一生二。二生三。以至於始。是道未備而理未全。故曰終者始之漸也。迨至十數。而道大備。故又將盡而歸於復。是又始者終之結也。無終則不生始。無始而無終者。此之謂也。是故濟佛前訓。一者數之終也。十者數之始也。諸子以數目之數。與數理之數相混而不解。僅將前訓知其皮毛。而尚未見其奧也。今以俗言為子等解之。諺曰。九九歸一。夫是一者。數理之一。非數目之一也。諸子知此。可以明其數已。昨日之會。加樂一。以人數而符前五百紀之定數。而以今之十人。以啓武漢兩院道慈。基固之始也。諸子其各盡心竭誠於道慈。而勿將是會輕視。致味前因而誤今果也。各各勉之。

濟佛訓曰。天地間萬事萬物。無非命也。數也。理雖世事之所遵循。無非事體上良心上之憑據。若固滯一個理字。有時理正而事非者。非理之不可遵循也。是因大數已定。人事莫挽也。故如孔聖之大智大仁。豈於理上有認不清者乎。然道之所以不能行於天下者。數耳。又如岳武穆之忠之勇。指日間即可盪平北寇。而竟以莫須有三字之獄而絕節。豈以岳之忠勇。尚不足以恢復宋室乎。

。亦不過限於國家之數已終。而莫可如何耳。此其數之勝於理者也。因運行所致。有不得不然者在其中。天公亦難違背。世人若以理爲可憑。則有許多拂意之遭逢。若委心任運而不進行。一任定數之安排。則更非也。蓋大數雖由預定。大善或可挽回。縱數或難逃。而運行之際。亦可化大爲小。減重爲輕也。人固不可以不循天理。尤不可以徒委諸數也。

慧真人訓曰。天地今日所以瘡痍滿目。而流離猶有未艾者。縱云氣數使然。致此浩劫。亦將歸咎於天乎。不知劫之來也。隨數以生。然數亦非不能挽救。以消患於未形也。故化劫向有剗數之說。數之剗無他。人心流於下者。逆守以凝其和祥之氣。惡念不生。著心日著。於是而化。於是而入於自然之平靜。天數雖定。而藉人之遇害消其夙愆。數乃以剗。而劫即弭於各各不自覺之中。其奈世俗迷於武力。而漠視因果。往往以虛渺難憑。而不知修德。以至剗白劫而人自人。人墮於劫。則嘆之曰數。是誠可哀也已。吾

師講道。所以弭劫以救世也。乃數數以還。婆心苦口。日日以劫之未弭。世之當救。諄諄語勉。而在修者猶多憚憚。其方外之衆更無論已。吾

師所深爲痛惜者也。今者各地劫氛又頻現已。雖曰偏災。而苦吾無告之衆生。其亦尙堪憐惜乎。子遺之生氣。猶復顧惜者。又有幾人耶。諸方須知人之安全。非生來之必享安全。此安全之福。實不知從幾生修積而始得之也。當安全之際。倘於不安全者。不能盡力以求同其安全。則有限積來之福。其又能有幾時長享哉。目今所不安全感。觸望皆是。在苟得安全者。即不爲一般人計。

而於自身亦宜借鑑而知警悟。苟非然者。來日大難。吾亦不識其將何所屆及。而得永保其泰也。閭垣急賑。恆等能盡其力。能盡其心。稍求所以安輯。雖非大善。而一念不忍之仁。實足基慈於無量已。

尙真人訓曰。人生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此只爲庸人言耳。至善之人。至惡之人。數皆不得而拘之。觀唐人之裴度。相主餓死。而香山帶篋。一生何等尊榮。是貧而轉富者也。至若李登。名列天榜。而多行奸詐。冥府盡削其籍。是貴而轉賤者也。從可知人心善變。天心亦因人爲轉移。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天道好還。亦視人心之向背而已。是不獨個人之禍福爲然也。至於天地之否泰。世運之盛衰。何莫不然。迄今人心不古。致使三綱不振。五常顛覆。刀兵水火。釀成無數浩劫。雖曰氣數使然。實由人心之澆漓醜成之耳。若不於此時提倡道德。則人心愈趨愈下。不知伊於胡底也。願諸方去己之私。成人之美。有善則勸。有惡則改。竭力道務。維持風化。人心向善。自可召天地之祥和。庶幾消浩劫於無形。拯斯民於水火。同登仁壽之域。共享太平之福。此乃邦家之光。非個人之榮也。至於富貴貧賤。豈可委之於數。而漫不加察耶。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信不誣也。諸修方盡審諸。

大三元之運行

老祖訓曰。無極開而後太極明。陰陽分而後天地定。人皇繼而後萬物生。甲子之三萬六千循環一轍。寅卯之二十四節總攝三才。是以聖賢挺生。老儒開教。建千百年人倫之極。立億萬世大道之規。是故無所不用其極也。今日世風趨下。真氣耗亡。而仁義綱常之真理。日移於剝削而不知。日就於沈淪而不顧。真理喪失。真氣因之滅亡。大道若此。可其悼哉。吾不忍衆生日沈苦海。故於辛酉下降。使樂善之徒。遍設道院。內重坐功。外重善行。衆生得以普度。於是一元之三萬六千。二十四數。庶乎可復。則大道有攸歸矣。

邵仙康節釋癸亥之義曰。癸亥爲花甲之終。夫人而知之矣。又居三元之末。亦夫人而知之矣。乃近世推并。恆以本年爲上元之末。而非下元。是徒知六十年爲一元。而不知三萬六千年之大三元耳。今之癸亥。乃大三元下元之末。天運於此極。地理於此限。人道於此窮。世界一大結局。將於是乎在。故癸亥於納音屬海水。而有水歸其壑之象焉。顧或者疑之。星命諸家。或以亥水爲陰。或以亥水爲陽。二說互岐。莫衷一是者何故。釋之曰。亥本陰位。而合陽精者也。後天之氣。母孕子腹。故亥中含有一點乾金。是即二氣之根。五行不絕之玄機焉耳。試以易理證之。亥水一坎也。先天之卦。乾南坤北。本定位也。一交後天。則乾失中交之陽而爲離。坤得乾中之陽而爲坎。坎得乾陽。亥含乾金。故大撓甲子。早括乎文王八卦。而揭天地之祕奧焉。至若陰中含陽之功用。其關係人身爲尤鉅。陰(女)水屬癸。陽(男)水屬亥。而皆同於坎。坎性善流。勃動之時。

一點真陽。隨河流而趨下。漸洩漸涸。而生人之命脈斬焉。仙道逆用。本乎水中之真陽。上溯其始。而抽坎填離。復我先天。金丹之結。即其明效大驗矣。然則癸亥二字。豈第收下元之末劫。開甲子之新運哉。

韓仙文公臨蕪院解釋三元五行之義曰。於戲。孔聖不言天道。豈不知言。殆不敢言。抑亦言之無濟於世。反滋百家臆解。混亂元真於後世也。故深而括之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致於中和之理爲敬止。昧之則太極生生之理。與四大空。元光元返。博愛清揚。各家法旨。已無一不合於默識間也已。試舉太極所包含者。非限於河圖洛書先後天二四體象之方位也已。義聖按河圖畫卦。三台以定乾元。四政以定坤元。人元即居上下左右之中。而四方因之取象焉。此一元之紀始也。若夫五行。非五種實質。各不相融。皆太極開始時。一蒸化之。至於分曉潑漾。各成液體固體之素。已非先天之時已。昌聖復取先天九宮。遽變十二宮爲星野。亦推擴河圖之初。轉由太極而推至於有極時間之元象而已。究其情實。太極爲元苞形始時。已隱隱約約含有三元剖闢之胎度。八。

老祖渾養之元光。如現圖即是。既誕世界後。復使河洛出現。即真宰所以紀前三後五之數理。示於斯人。知所以有治世之道。要知非後儒之所謂歷數之上中下三元也。乃太極有極無極之三大週輪(真經。千五百紀謂一元有奇。今爲下元。每紀十二年。故以地支代紀之。『今西儒所謂伊太時代。無非太極初也。尹洪時代。不過無極之境也。於戲。一元時代。不知幾度之輪迴。否泰剝復。

與夫陰陽變化。上下左右。偏奇折復。往來於其間也。今何時也。一邦一洲之變態。已不過爲東漸西成。西回東轉之常數。舉全世界之翻覆。太空爲之反降。衆星爲之回光。氣候爲之遷易。三者天文家謂渾儀更始。測候學謂物競極天。抵於觸滅時是已。一儒者謂天道萬年後。始有一真。一真之後。則萬方萬類。始見會於一堂。此我先天所以紀其萬萬年之真宰。不得不復見於斯時。理可概已。吾人居斯地也。謂爲五行共道。古今具有實測。安有不使同胞之體。攜手同行天軌之內也。

文殊佛與伏聖臨安慶道院訓示曰。汝知歷史有神力規世事乎。吾道今降以救世也。本先天已定之元數。如太極之輪度。除乾坤二卦已定外。其六卦各主五千年。合爲三萬年一降世之原。則邵子所演。乃就渾天甲子小輪度也。惟一主於二十八宿環宮內三千年之準度耳。試將先天未傳之訣。不憚重以告之。(無院統制可參)今之傳教。乃以神爲治。即因提紀時也。道本中庸之道。一人遇天之大小。均操縱一秒六合間。靈所在。即神所在。而人物與神亦莫不與俱而無間然。惟其良知未沒。後天益而修。先天泰而升。則乾坤之中陰中陽。各乘其少陰少陽之新生之氣。各近其太元。至於有極時也。質言之。神力規世。主人自主之。主而不得其法。則使聖者出爲治之。聖亦不知其治。先示其圖。『龍馬負者是』表之以文。『如雲星分野指其位分其象以明四時四方之類』獻之以物。『如著卜之類』皆所以使人明其法。各行其道。以教其一地耳。吾人處此。乃斗垣所照。今之設壇。始於濟。魯宗在斯。以其入世法完於是派也。西方有謂約聖復臨於斯日。其實各先聖莫

不分臨於斯世。往往未合者。今則共於一堂。以至道昌而劫運將告終已。吾

老祖所命三輪一轉。合烈祖元化之精收而爲教者。必取統五合六法也。非謂多神主義。及各星使粗數較善者均不足取。乃統之數五之外。旋回於一尊。六象之所照臨者。先後天之數理。及各公私輪度之感觸者。無一不括之一道中矣。惟孔學法古。斷自唐虞。以上之古乘。非無所考。就其人事自願生活秩序之不暇。以人治人。改而止知其有倫理與禮樂之法在。即知有天道所命在已。至於人治不得。生聖不能。即時以成化。非天命自爲主。其元神降臨下土。以與各仙使所教之旨。分而合之。入而出之。出而入之。則見其所教者。亘古不出天命所定數也。今知道爲天命唯一之旨。教之者即所以罰之。而先與惡者相混合。所以藉其靈感以轉教其他也。不得教則劫之而已。切必求其有以解之者。

老祖臨安慶道院訓示曰。劫有所造。解必從其因而滅絕之。因何以絕。必歷世運文野明暗之合度。長短相補劑。障礙力之塞於公度者。則必先劫於無形。其在一邦一時之小分度。則惟俟其大公度之共轉。隨附遷化之於無形。曰世界大同。人物共進。直抵於無極時紀。其間否泰剝復消長盈虛者。以小隨大。以輕比重。則無形中之變革。皆人事所爲而自覺者。若必曰革命。姑無論本何主旨。有位有德者。可以主之。無位而有德者。惟從而教之。教之不行。則獨善其身。佛之所謂出世法。空空而返。自見不空而來。此命乃天授之於時勢不等之地。故聖化爲神。神合天命而爲教也。人而有知。各就其時以盡人道。修其天爵而人爵從。則與天爲間接之教法。所謂政本

教以推行也。不從則隨人事修明。由中庸之德。民而鮮能者。而我自能之。則堯天自存於後天，佛之明心見性。是於玄通為上上乘者。即無不知神力造世神權立教之萬通也。簡言之。修道之謂教。在人為治。在吾樞者。則有教無政。有道無教是已。道根於性天。至善元理。人不得滅之。其亂世人之心者。俗障之也。惟亂極思治之時。天性終不沒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一入足以見一國存亡之機。即可見一世百千萬世之否泰循環也。吾老人今傳斯旨。世界各有所命。各從其舊教之遺傳慣性。各為神道之化。曰靈感。曰性理。曰太陽元化。曰水。曰火。曰山川潮汐。各為神主所在。統言之。則上帝一尊而已。吾道命為上帝之道。其人不知也。彼告之曰。有天神呼告下界。斯為真神。傳教不及中國。人奉為教。事易而理正。心切而神隨。故所傳於中國者。不得不以壇站示其文也。一如中古開始時。見景星慶雲龍馬著囊之瑞異是。若必求之於有聲。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十二會大循環之推測

邵仙康節臨沂水道院呈示曰。人在世界之上。不能測世界以外之空間。並不能測世界終始之時間。遂疑地可配天。而其審亦與天齊。此固於世界之見也。世界者何。地是也。即是也。於太空為一微塵。於太陽為一分子。當其濔形太虛。恒歷二萬一千五百六十年之久。至丑會而地闢焉。至寅會而人生焉。至戌會劫火一燒而地亡焉。再閱二會而地球乃復成立。是謂之大循環。自大撓作甲子。而萬物莫不以此起算。以地支之十二字。配為地球之十二會。會為一萬八百歲。一會三十運。運為三百六十歲。而六十年一週之甲子。遂乃錯雜運行。治亂起伏於其間。是謂之小循環。儒者數理不精。謂唐虞為中天。遂以其時為午會之交焉。而不知午會之交。交於夏初之八年。由此起算。積至去年癸亥。適值十二運之半。故本年甲子。與再越二千五百二十年之甲子。均名轉關甲子。但彼之轉關。由盛而轉衰。今之轉關。乃由亂而轉治也。關之既轉。要在十五六二運之間。至其時日麗中天。純氣行令。玄天至聖。降而持世。一切諸聖仙佛。莫不降世而佐命。無為而治。政教則秩如也。上下則翕如也。風俗則醇如也。氣候有和而無戾。民物有壽而無夭。所謂熙熙皞皞。如登春台者。此其時矣。加以地天氣通。人神合一。人間猶是天上。愚頑皆可證真。生其間者。蓋不知幾世功德。始誕而為斯世之民焉。然而極盛難繼。日中則昃。鼎盛時間。不過七百二十年之期會。由本年計之。尙啖九百年。然今之甲子。不得謂非文明進化之起點也。此一循環苞符之秘。而其機軸已宣洩於此甲子者。固一定不易之數也。或謂執此之說。將世界均由

數定。而廢人事於無權乎。曰唯唯否否。世界固有定數也。而人事亦自有權也。世運之興衰。莫不有人事作爲於其間。人事也。亦神事也。而仍範圍於氣數之中也。自交午會十二運以來。諸聖仙佛。久已飛鸞演化。以造世運之文明。我

老祖亦且預降十二年。以爲道德之提倡。凡此皆甲子關轉之預備耳。夫午會於卦爲離。於德屬火。火主文明。故能造極盛之景運。然而進化之始。如火初燃。薪炭熟度既足。而發光生焰。是謂之火。其初濕氣薰蒸。烟焰焦灼。固未全和平之現象。如今日炭火皆發掘也。電火大流通也。砲火肆攻擊也。火之方生。害多而益少。環球各國火警頻告者。職此之由。際此而不制火之焰。彌火之毒。而欲臻文明之上理。不可得也。然人事無權。惟神爲有權。以五行制伏之理推之。惟水乃制火。而午位一陰之火。攻之以水將彌熾。故非神無以奏大效。神之爲位屬金。又屬土。金爲火之妻。所以配德而彌其毒。土爲火之子。所以洩氣而息其焰。神道既興。而火烈可以漸息。故至十五六運之交。正爐火純青之候也。理本如是。而尤有事實在。神者。道德之母也。神以道德爲提倡。而人之道德以興。火德之盛。萬衆食福矣。不然者。燎之方揚。而人無道德以禦之。或恐有同付一燼者。甲子轉關之說。固可恃而不可盡恃。可懼哉。可危哉。

和聖訓曰。大道既判而有形。輕清上升者爲天。重濁下降者爲地。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可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何以多夭折之不同乎。宜以天地能守其常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之數。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之數。十二會爲混。三萬九百年爲一切。三萬六千九百切爲一浩劫。人得

天地之正氣。稟賦爲一百二十九年六十日。爲一會之數。所以不周其數者。自五十以後。物欲交蔽。不能安命。貪爭財氣。損壞元神。天拆即不守常之故。欲長其壽。惟效天地之守常可耳。苟守其常。豈周一會之數而已也。養以精神。修以清靜。欲與天地同其長久不難也。欲不在劫數之中亦不難也。可與道同歸於不朽矣。豈天地尚有元混劫數浩劫之可同日而語哉。

都巡使者臨銅山道院訓示曰。嗚呼。今之世何世也。礦火皆發掘也。電火大流通也。砲火肆攻擊也。正午位之火極盛之世也。火愈盛而害愈大。若不弭其毒而消其焰。而欲臻文明之世界。不可得也。然以五行制伏之理推之。人事無權。非神無所奏其效。而神位屬金。又屬土。金爲火之妻。所以配其德而弭其毒。土爲火之子。所以洩其熱而消其焰。故神以道德提倡。而人當以道德力行。不然者。吾恐燎原方揚。而人類將同歸於燼者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深願在修各方。以神無疆。慢不加意。而以內修爲功。兼以外行爲重。勉之

按本屆甲子。各書每謂係未運之初。而邵仙前訓。即指明確在午運之半。今以都巡使訓證之。正值午運之中益明矣。

編者謹識

光理

老祖訓曰。凡有血氣者。皆稟陰陽。藉日光而生。莫不有光也。惟以所賦有厚薄。根基有深淺。而光之大小不同耳。此所謂光者。指其本然而言也。及入後天。與紅塵相擾攘。名利之戕消。物欲之蒙蔽。日甚一日。如不知明之之道。而光不特無。且恐黑氣彌漫矣。是以吾有與交之點。即所以開光鎖而去濁氣也。其如人之不知逐日以行何。其所以不誠信者。亦未嘗無說。皆曰光之紅。氣之黑。又誰見之。更誰聞之。豈知既見則何待夫修。見黑則死。見紅則仙。是以天之氣本青。至電發則紅。陰之氣本暗。及人死則黑。非明證乎。修者何修。修其原有之賦耳。修其已染之汚耳。已染之汚。修而去之。如修樹然。本然之光。修而長之。如注油於燈然。積功累德。光可增。更可久。敗德滅道。即根本仙佛。亦難免墮落。人不知修。其何異乎燈之油盡而不添。其不息而烟也焉往。人何以修。聖人之訓。已詳諄矣。吾不再贅。今將行止略言之。亦與光不無關係也。行可做日月。亦可做四時。日月有晦明。如人有行止。天道四時有更替。如人行止有變遷。是以行之以時。止之以時。雖行如無行。雖止如無止。故日光於晝。黑於夜。春之時生。秋之時殺。而人皆不以爲怪也。即其合於時耳。人之行止如是。即大易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之謂也。道也誰之道。己之道也。己之所賦於天之正也。光者何。即前所謂紅色之發於電者。人亦稟二氣所生。當亦有是物也。明者何。能行以時。止於時。其本然之物。即放光而明也。諸子又值節之斗柄回寅。萬象更新之日。時乎再新。節乎再新。當加何新而又新。以應此節此時乎。

德而已矣。德而不自居。功而不自伐。有若無。實若虛。不疾而速。不爲而成。時行時止。罔不以道。道不知其所以爲道。功至細細細。與二氣之化育同其德。與日月之照臨合其明。則於人之道。庶幾其可已。諸子勉旃。

慧真人訓曰。誠心如光。堅定生光。天光之日光月光星光雪光。皆天籟中之先天之正光也。人光即性光。乃後天轉先天之光也。此均空中之實光也。天光之電光。地中之水光。山光。人光之目光。皆後天之光也。乃實中之空之光也。如人之初生。人人皆知其目能見鬼神。既至人身發育。目不清明者。則昏盲矣。如能珍攝得體。則目又可復明矣。此先天轉後天之光也。雖昏山乎精神兩損而來。然皆光不守舍故耳。

夫先天之光。乃萬古長存。不滅不減之光也。空中實者。乃真空真實也。後天之光。乃時生時滅。因時勢而變遷之光也。實中空者。乃不空不實也。後天轉先天之光者。乃本滅而復。因他光而成光者也。先天轉後天之光者。乃光本明。因私欲昏蔽。而不能復其光者也。此皆光之分類之理也。如以雪光比諸月光。則無其明。比之月光。則無其熱。無明故不能常存。因其不是真空真實也。以電光比諸雪光。一則存形。一則無跡也。具見後天之光。雖難比先天。而較之轉先天。又差勝一籌矣。如以目光比諸電光。電雖無跡。而實有跡。目則否。其光爲目見其短。未見其長也。此乃光之交也。是光之用大矣哉。可不保而珍乎。目光雖是光之下乘。然生類莫不賴之以生存。諸子入道。必先明乎光理。光交然後靜默和平。守一抱中。勿爲魔奪。保存斯光。目光日銳

。則移大之光返先天矣。光天可回。目光與天地日月之光。齊耀交輝矣。目光常聚。靈光則遍於大千矣。可不慎諸。蓋猛省諸。

蘇仙眉山訓曰。兩間之物質。皆元靈所結而成。有靈則有光。但其光之大小顯微。恆以物之質虛實爲比例差。如金木土各質。以質而光獨滅。水質較虛。而光獨大。即其靈亦各附以見。若人雖實。而內抱虛心。其光獨顯。而靈尤著。所謂萬物之靈是也。但其光有隱顯二種。光之顯者現於目。五色繽紛。目能辨之。人情喜怒哀。目能察之。即胸中之正不正。眸子之瞭與眊。目能洞之。以光之所現。而靈之所發也。若其隱光。則非人目所能見。人當精誠一動。而其偏體之靈。各循神經而上萃腦海。故正人君子。靈光所發。鬼神遠望而避之。但人不見焉耳。且隱光之速度。較顯光爲倍捷。精神上冲。倏忽極九天而遍八埏。且此光能離質而獨立。人當修養既成。其靈接神。其光普照。是亦人之神焉耳。人秉元靈以生。而顯不能無其靈。充其光。以返乎生初之神。是貴神靈造物之意已。故知靈光之說者。乃可與言人神一貫之理焉。

五行生尅

老聃訓曰。道在天地。無所不孕。惟天地之在靈胞。猶太倉之一粟耳。故天地之大。莫能言其狀。天地之小。莫能言其微。是天地生萬物。而道生天地。道本無形。假無數天地而爲之形。天地亦無形。假萬有而爲之形。萬有更無所爲形。假靈氣之化質。合而爲之形。靈氣亦本無形。假道而爲之形。是以無形。乃謂之形。其形也。以無爲有。而後真形乃化。若然者。春之生形。由於冬之藏形。冬之藏形。由於秋之收形。秋之收形。由於夏之長形。夏之長形。由於春之生形。其間循環無端。不絕如縷。是有形。抑無形。謂之有即有。謂之無即無。以其於生尅之點而論之。則往乎尅者。即生之源。故金能生水。水能生土。土能生木。木能生火。火能生金。在順其生尅之數。皆以爲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而不知尅之之理。即生之之數。不由收藏。何以生長。故大道貴乎損之又損。尅之又尅。而後生之益之之理。皆堅而不披靡已。是道之生天地也。必先以四序節之。靈氣之化物也。必先以四相制之。苟得其節。則天地永不劫壞。苟得其制。則萬物永享其化矣。夫天地者。本道之芻狗。諸方不能不細味之。而領會之。若耳徒（老子諱）所言天地以萬物爲芻狗。當可悟到道與天地已。今也靈氣之不固。氣化之不充。而後物質之假合。亦不能得其強真已。所以然者。各各以至貴之靈光。而研究領悟假合之物質。則其神日昏。靈日疲。添日渙。氣日散已。以此而糾之直之匡之正之輔之化之順之晰之。非由於養內以靜外。定心以正身。而後吾神斯清。吾靈斯充。吾氣斯固。吾氣斯正。於是乎損益生尅之至理。

皆巍然常寓乎道中已。故不明乎損中之益。尅中之生。即不明乎陰陽之正。不能得乎性命之清。不能得乎性命之清。即不能安其固有之天。不能安其天者。是道之靈未能粹。道之靈未能粹。靈絜不粹。則所謂太始之圖。又安能返其初也。惟願諸方各以道之靈絜爲重。而善養之。則順逆之來。皆得其平。而天地之化。物質之假。皆得其要領。而不爲物質所牽掣。天地所陶鑄。順逆所迫惑已。苟能若是。則人之於天地。同其化耳。天地之靈絜。同其源耳。各各以理而涵。以靜而思。以默而處。以坐而養。庶幾乎火候得其功用已。

混沌沌沌。昧昧昏昏。氣尚未生。是曰太易。太易生水。水數爲一。雖有其氣。尙無其體。是曰太初。太初生火。火數爲二。已。有其形尙未有質。是曰太始。太始生木。木數爲三。既有質矣。仍未有體。是曰太素。太素生金。金數爲四。其形與本。已呈異象。是曰太極。太極生土。土數爲五。是爲五行所生之原始也。東方有神。太昊伏羲氏。乘震。執規。司春。生仁風和氣。萬物發生。而木居之。南方有神。炎帝大庭氏。乘離。執衡。司夏。生炎陽酷氣。萬物到此咸齊。而火居之。西方有神。少昊元龜氏。乘兌。執矩。司秋。生肅殺靜氣。萬物到此收斂。而金居之。北方有神。顓頊高陽氏。乘坎。執權。司冬。生嚴氣凝結。萬物到此藏伏。而水居之。中央有神。爲黃帝焉。乘坤。執繩。司中土。支散四維。建立五行而成焉。是即五行所居之方位。及所旺之時令也。

天地之清氣。日月之精華。山川之峻秀。河嶽之靈奇。溱然而生有萬物也。夫人之生於父母。稟

乎父之精。母之血。陰陽孕育而成人也。蓋天地與陰陽皆生於無極者也。故天之氣而爲精。地之氣而爲血。由精而變成骨。由血而變成肉。內主而分五行也。金精屬於肺。木精屬於肝。水精屬於腎。火精屬於心。土精屬於脾。由是五臟生焉。六腑亦成焉。造物生成。天人開闢。故大道示化玄機。由人與天皆爲陰陽所位育也。而人心聰明睿智。仰天之生氣。俯地之育苗。皆神光也。皆悉化也。然人各當共體本源。此之謂天無不包。地無不育。故人亦如絜而無所不如也。

物物之生。始源有母。母也胎之。厥在其養。得其養者。而後充其生已。故五行之生。皆有其數。得其順數。乃謂其陽。得其逆數。乃謂其陰。陰陽之判。一絜凝之。有所謂有。後天之修。無其固無。先養之輪。故甲木長生在亥。沐浴在子。臨官在丑。冠帶在寅。帝旺在卯也。以其生之之德論之。陽者生之。故曰長生。陰者育之。故曰沐浴。土庫節之。故曰臨官。相比而進。故曰冠帶。得其旺時。故曰帝旺。下焉者則謂之辰衰。已病。午死。未墓。申絕已。其所以爲衰者。以生之物入於墓也。故本身得其衰。而爲午之病已。洩之過者。必有其病。病無不死。而有所歸宿已。其有所歸宿。必有所以尅之。尅者乃有絕已。絕者絕其身也。而不能絕其根也。其根弗絕。乃有其仁。仁之藏也。藏於其堅。至堅之物。莫尅我者若也。陽者尅而陰者化。藏故得乎西陰之胎已。有所胎。必得其養。養於正。仍爲之中土。土厚而藏。故借我生之墓。使無所用其洩。而後謂之養也。此天地之循環弗已。亦吾身之所用以爲輪迴者也。能修至於其奧者。至乎冠帶。則知其所止已。能知其所止。必藏其旺。其神也凝。而不外露者。乃可以養其浩然。以脫乎輪

運中之衰病死墓絕已。是吾身之修。由後天返乎先天也。吾心之修。謹守先天而不墜不墮者也。三寶之光。中而上乘。其息也弗易。諸方未復胎裏之間。亦當知夫所以爲胎也。後天之和也。由長生以至於常旺。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而有衰病死之兆也。先天之逆也。從冠帶以至乎胎。皆逆而守之。以養其固也。所謂養者。無時不養。而其心不爲其他所動耳。心之不動。養之功也。故養者莫不養其本。本之立也。無在而非通已。是道不必拘乎一定之道也。凡日用尋常之間。與夫小大之判。無一不由斯道也。斯道也何也。因其視聽之間。而定其外也。息輪蘊釀之間。而定其守也。內有乎守。行正於外。則事之可期者。皆本之所在也。能以自然之化。感而遂通。不爲一事一方一言一行所束者。是謂大人乎。是謂聖人乎。是爲其修乎。抑無所得而自得其修乎。諸方勉於其坐。推乎人而以己爲則可也。各各慎旃。

生剋之理。五行定數。一二三四五。互相交換。各自相生。各自相剋。剋中之生。生中之剋。絕處復生。是以有不測之變化。而有相者之難知其空虛也。夫五行之所謂五行者。實無形可察。氣無相感氣相聚之一種冥冥渺渺之物。體之而不可移。體以正則勝。體以邪則敗。勝敗乃一氣使之耳。當令所屬。更無或差錯。金之剋木。水實生木。木之休於秋。冬可復生。以水之旺在冬。洩氣之金。亦占一位。猶強於已殘之木。誰患誰奸。誰能決之。在上元開始。正黜邪崇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果我弟子等能辨出誰邪誰正。邪正既明。則大層澄清有日矣。恐當此之時。魔鬼未淨。君子難出。擾亂日甚一日。非至漁翁羣出再爭不可。噫言之可勝痛哉。吾屢以劫焚

之巨相做。數年呼喚。一人不醒。數實難挽。切亦不能弭矣。

氣運之轉。隨乎歷數。亦隨乎人心。癸盡而甲。亥末而子。歷數之轉也。否極而泰。危極而安。人心之轉也。歷數推移。人心如故。世之安危。人之否泰。未必應時而轉。知者得其機。便修其道。乘機造化。較易易耳。甲者木也。子者水也。甲木之本。須土以培之。水以潤之。無土則猶人之失靈也。無水則猶人之失修也。失靈則形喪。失修則功虧。形喪無以爲人。功虧莫由造化。況此佳會。乃數千年推代之奇。謂於上元之始。修功得逾尋常數百倍。在聽者或有疑意。然其真諦。尙須各將甲子二義。細爲思索。何以爲上元之始。何以應歷數之轉。下元末劫。業已告終。而巧詐行爲。仍復如故。則劫耗亦如故耳。諸方以爲然否。

五色之相生剋。不異五行。是以五色即五行。見色之相剋。即知五行之不相。不和則亂。故火在土上。則土焦。而萬物不生。况木復剋其下乎。木既不與土和。又下與金爭。金木相爭。而水又不與火濟。五行倒置。有不災劫不休者乎。十幾年來之不安者。有識者早已視之矣。何以視。視不相生而相剋之禍高懸也。哈哈。悟知則善潔耳。(熱河道院職方)

天道不能有舒而無慘。人事不能有榮而無枯。當春和景明。三陽開泰。萬物發生。天氣舒。人氣榮。而上下和矣。由是木旺則生火。而夏至矣。夏令炎威。生機勃發。天之氣旺。即人之氣伸。人得夏火之氣。一團元陽。而其氣亦華矣。惟貴乎飲也。天道亨。天時爲夏。亨之義通。通則宜防其塞。夏之氣旺。旺則宜警其衰。當其際者。正宜歛之而藏於密。晦之而歸其始。火氣恬靜。

乃不至尅乎庚金。夏之交夏順而生。夏之交秋逆而尅。故暑秋之後。有三伏焉。伏何施。所以伏夏炎之火。而遇於秋金也。秋於四方曰酉。於五行曰金。其爲氣也肅殺。其爲景也悲涼。轉瞬間金而水。秋而冬也。嗚呼。天道不能無冬也。人事豈免衰乎。天道不能無慘也。人事詎免枯乎。何世之愚夫。於其春也華矣。夏則滿矣。秋則勝矣。悠悠忽忽。其到雪冷冰寒。山眠木脫。方悔枯槁之莫避。何其愚也。噫。天道如此。人事宜警也。天道循環。人事亦循環也。人若懼冬景之凋零。當先歛其春。晦其夏。實其秋。藏其冬。則何秋冬非春夏。如一陽之不可常生乎。懷乎哉。

老君臨熱河道院示曰。善潔問五行生尅之事乎。不見夫一年之四時乎。春則生。秋則殺。是相生始於木。相尅始於金明矣。春屬木。木主仁。取其生生之義也。故曰人生於寅。寅木也。秋屬金。金者肅殺之器也。金主義。言物生極而當殺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也。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是五行相尅也。人身之生尅。亦猶四時之生尅也。四時有春夏秋冬。人則有肝心脾腎。土居四季。在人則爲脾胃。細細按部位考查。則生尅之理明矣。

李聖訓曰。諸子知五行之秀乎。人稟之而性得乎正。靈鍾其厚。因而貴。因而祿。因而生旺。其亦審聞乎人可以不爲二氣所束縛。而自能一夫性命乎。是以研究哲理者。每以陽德陰德衡其輕重。而定人之吉凶禍福。窮通壽夭。此何說也。非自造性命而何。故正解。

老祖有道能變化氣質之真詮。夫天之生人也。固恃其五行之妙。而不加五德之用。人反可以操過半矣。故生尅之中。而生生者。必賴有其尅尅。生尅順逆。明其進退。或取某行爲體。或取某行爲用。由此以定一生旺衰之運。以爲可以判然矣。而吉凶往往有不知所決者。是何故也。是禍福由人自召。非五行之咎也。故人之欲大其命。欲享其榮。非有自衡五行之術不可也。如知五行即五德。則進修不難得其要矣。五行雖具。五德須全。或仁體義用。或義體仁用。以禮智信三者爲輔爲佐。或以三者之一。爲體爲用。而以仁義爲之輔佐。則人之命可即之以推測。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已。人不此之推。而徒執五行之相。而妄評吉凶。此其所以多謬也。然人既知五德即可以定吉凶。則五行將焉用耶。此理不能不詳細告之。五行之在先天也。則爲一氣。其在後天也。則爲五德。其實五行五德。先後相接一也。評人之命。而必按金木水火土者。是以先天爲其本。尤必須視乎五德者。是以後天爲其終。其本雖強。修養不得其法。則終必不能如其本。是皆自取自召。五行雖有不足之虞。而後天修養。亦足以補先天也。究竟此道。則又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之理存焉。非可以人意所能略及也。自修己德。又何必問夫五行之強弱哉。

曰青。曰酸。曰肝。則屬木。曰赤。曰苦。曰心。則屬火。曰白。曰辛。曰肺。則屬金。曰黑。曰鹹。曰腎。則屬水。曰黃。曰甘。曰脾。則屬土。此又五色五味及五臟所屬之五行也。曰甲乙。曰寅卯。則屬木。曰丙丁。曰巳午。則屬火。曰庚辛。曰申酉。則屬金。曰壬癸。曰亥子。則屬水。曰戊己。曰辰戌。丑未。則屬土。此又天干與地支所屬之五行也。故曰五行參造化之奇。

。關盛衰之運。其在天也。則爲五星。其於地也。則爲五嶽。其於人也。則爲五臟。其於德也。則爲五常耳。而莫非太乙之一本。以散爲萬殊焉。雖然。天若無土。不能圓蓋於其上。地若無土。不能厚載於其下。人若無土。不能運行於其中。木若無土。有失其培植之力。火若無土。不能燭照於四方。金若無土。難施其鋒銳之氣。水若無土。不能隨其泛濫之波。是三才與五行。又胥土以成之是賴焉。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爲先天之本源。土爲後天之基礎。無水之潤澤。則萬物不生。無土之育養。則萬物不長。此所以太乙爲吾道之源。培植又爲吾道之基。斯言雖淺。斯義固至顯耳。諸子當由是理推詳之可已。

今之論物質科學者。有土壤一種。於是農植家奉爲圭臬。立爲專科。不知理之關係者。亦不過僅言土壤中一部物質而已。欲知土質。先求水層。水層是土之母。何以土生金而金生水。土豈反爲水之子哉。不知水層是土質生長時代。土層是水之生質時代。迨至水化土成。滄海變田。深壑爲陸。千萬年海底之土。而隱沈礁石。年久成淤。愈久則高山巍然。平原萬里。川化爲陸。觀今日山石層層剝膚。皆是數百萬年前河海淤積之土相累而成。及石剝膚。而石之生理又可想矣。當夫出礁生島。化海爲山之時。是方生方育時代。至於成山日久。風雨冰霜以凝結之。而真質元陽漸損。又加植物以吸吮其生質。而元陰又斲已。故曰土質有土質之生理。人欲飲水。先思其源。而土質生理。愈不可忽焉。略分二種。一爲不生物質。一爲生物原質。不生物質。如土質青黑色。而如灰黑似膠漆之光者。黏土中最鹹質者。雖鹹能飲。而又多泉。少飲有益。多飲生痰而又引濕。

。此土質之不如黃赤鬆沙輕凝之土者。實同一不生物質之土。而飲時則比青黑色者味淡。而能養心清腦則多矣。不生物質中。此爲最難有益生理者也。至於生物原質。不以色辨。不以味別。黃赤白灰。流沙千里。鶴鶴可以爲窟。蛇蝎於是成界。不鼓鑄之而五金生焉。不雨露之而草木絕焉。如土能生物者。此又一端。果能順時應天。研究生理。知水由蒸化而成。則不論何土何質。皆能生水。而爲生理剝膚之害者。皆須從根本之理思之。不可有所泥於習俗之師者自善矣。吾今著此短篇。先略言土質生理有關係者。因吾門弟子均不知水質土質。無一不與生理有礙。總要先能脫去物質原料。不受未化養炭之質。自可作飲料也。

慧真人訓曰。凡水俱金也。而金實非水。凡柔俱剛也。而剛實非柔。是故知金之本柔。然後可與言剛。知水之本剛。然後可與言柔。石之鍾乳。竹之虛心。剛中有柔之象也。絲之富於彈力。土之富於硬性。柔中有剛之象也。明乎此。則知金不足爲剛。水不足爲柔。必剛之之柔。乃爲真水。必柔之之剛。乃爲純金。不能知金之柔水之剛者。烏足以論大道耶。大道維何。一陰一陽而已。一動一靜而已。一剛一柔而已。陰陽相倚之謂道。動靜相乘之謂道。剛柔相濟之謂道。剛柔者金水也。非金是金。非水是水。不剛即剛。不柔即柔。是之謂金剛。是之謂離實相。是之謂一切無所說。

韓仙退之訓曰。用理制欲。欲勝於理。則理敗。理勝於欲。則心受其傷。總不若以空降魔。而不受其魔之爲愈也。何者。蓋空本無物。無事無形。無境無觀。無聲無應。魔雖利其刃。精其器。

強其旅。其如不與之爭何。其如無物與之敵何。徒勞其師而已矣。人身所以有身者。以靈氣之有存也。靈氣無存。此身無用矣。靈氣之有生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培養調度得法耳。調度無法。則靈氣消亡矣。五行何謂也。不過假借之辭耳。人身中真有製錢之金。造器之木。若天河若大海之水。若天上若爐中之火。若壁上若路旁之土乎。既無是物。則所謂五行者。皆屬虛矣。虛即空。空不異虛也。五行空虛。則何相勉之有乎。欲其不勉。必先空其五行。則制魔所以必空其五蘊也。五蘊不異五行。人能五蘊皆空。又何魔惑之有哉。即魔惑之來。欲勉吾之五蘊五行。又何處去尋之乎。故制欲不如以理空其五蘊。則各種魔惑。皆無形消滅矣。人又何必以有用之靈氣。與彼惡魔相搏乎。即使戰勝於魔。而己之靈氣已大受其損失。況往往被魔所敗乎。人之應萬事萬物。果皆以虛空尋之。自無勞心惑形之苦矣。又何致如槁木死灰乎。

濟佛釋水火既濟曰。諸方有惑言說之五六交亥屬陰。六五交午屬陽者。是不難明也。要說易明。吾亦不大明。五六天地也。六五亦天地。天地陰陽之物也。交亥者。自午至亥也。不是屬陰麼。不是屬水麼。六五交午者。自子至午也。不是屬陽麼。不是屬火麼。要是明白何爲水。何爲火。不是就可以水火既濟了麼。水火既濟。就是真經所說的紅玄相濟也。

易理

老祖訓曰。諸子知太上立德立功已。寧知立言乎。立言雖是其次。不可以其大而忽之。謠言過語。而不實事求是焉。諸子如以慎言爲末節。曷徵夫易取天地之爲道。以證人之爲道乎。夫始見天地之遇。而施命有言。萃見天地之聚。而假廟有言。解見天地之澤。而赦過又有言。一言之洋溢。直可上孚吳綿。下溥瀛壖。諸子能勿懷之乎。且夫夫曰。聞言不信而孚。號有厲已。困云聞言不信而尚。口乃窮已。君子慎其所發焉。訟則小有言。而辨何以明。師則利執言。而命何以錫。漸則小子有言。而咎何以先。明夷則主人有言。而義何以守。此必法乎需之敬慎不敗。頤之慎夫語言。而感動乃神耳。否則井之勸相。臨之教思。兌之講習。不慎而難上參性命也。觀之設教。賁之折獄。噬嗑之勸法。不慎而難下洽垓壘也。何以協良之言有序哉。夫謙曰鳴謙。豫曰鳴豫。吉凶以動而出。巽曰巽命。渙曰渙號。法令以動而行。君子慎言以寬允。而革見天地之時。而言見於革命。豐知天地之消息。而言發於有孚。節見天地之制度。而言徵於謙德。是天地且歸其輔相也。夫易之爲道也。天地之道也。亦即太上之道也。尚諄諄以立言爲本。諸子論人處世。宜常存待人三自反處世兩如何之念。靜坐嘗思已過。閒談莫論人非。實事求是。勤修坐煉之天功。毋造口孽。誤墜拔舌之地獄。勉之勉之。予日望之。

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滿則損必至。所當節一己之情。聚與散相乘。何以增萬物之志。故物性其稱。施性其平。諸子不觀夫易之爲道乎。謙與履爲綜卦。履爲禮而裁判之。

義生。謙與剝爲錯卦。剝主削而貨殖之謀熟。斟酌於盛衰衰旺之機。而此無所贏。彼無所絀。微觀乎消息陰陽之故。而不見有餘。不見不足。故吾道欲參造化之權。吾心欲彌人情之憾。君子學易。有得於地山之義。斯治盛之學。諸子學道。有得於吾道之精。宜明健全之理。自茲而後。固結團體。凝注道心。道務實利賴之。

哈哈。前論地山之義。同爾諸子之心。息爭相感。戒滿持盈。諸子仍有未釋然於衷。是何說耶。無已。吾再以易之咸卦疏之。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惟咸以乾交坤。二氣相與。而陰陽之德和。天地所以相感。咸以山承澤。氣化宣通。而吐納之功普。萬物所以化生。天地以無心而成化。聖人即以無爲而成治。吾道固崇效天。卑法地。而首出庶物者也。而吾於咸象之者。咸兌象爲通。定既濟則坎爲心。感人心可知。坎又爲平。反成泰。坤爲萬國。天下和平可知。乾五正位。飛龍在天。乘乾御宇。久道化成。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可知。而且初息成單。順應乎天人焉。反卦爲恒。化成乎天下焉。初上變同人。天下之志通。而大同之治成焉。夫豈特兌在酉上。值卯。屬冀州。艮在丑寅。值房箕斗。屬幽州。爲足限聖化之所感通哉。故吾之爲道。吾之爲說。體天地而無私。順萬物而無欲。樂備禮明。平章百姓。風同道一。協和諸院。諸子明乎謙之義。則各方相下。諸子明乎咸之理。則各方相感。豈仍有不能釋然之隱衷乎。諸方其各細味而勉乎哉。則吾老人有厚望焉。

乎聖訓曰。明乎人道。而後可以明天道。不知人而曰吾知天者。未之有也。蓋天道遠。人道邇。

伏羲氏畫卦以明萬物之象。以類萬物之情者。無非藉天道之深遠。使人心有所遵循。有所做懼耳。若徒以天道爲言。而不從人事日用尋常之理。與夫萬物生死動作之機。以相感相通。則天道何由而知。是以尼聖發明其義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大哉言乎。以聖人之存心濟世。從至平庸至簡易入手。不以人之晝夜動作明其義。則鬼神之情狀。生死之順變。無從知其究竟已。是以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繫辭言之詳已。然世人之讀易。不從日用尋常人道相合處求。而層層以象之不可解者。膠柱鼓瑟。不亦迂乎。嗚呼。聖人之畫卦。欲使避尋常之凶。趨尋常之吉也。得失進退存亡。皆尋常也。由得失進退存亡之尋常。而後知動靜吉凶悔吝貞元之數。此聖人寓人道於卦爻之中。而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其立象也。亦無非人事。人事之所應用者。不得不有其象。使知窮則變變則通之理。格物之功。惜乎人未知之。而況天道循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春夏秋冬。天之道也。生剋制化。道之用也。雖曰天道。其實無一不從人事證驗之。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能明吾身之陰陽之動靜之悔吝之吉凶已。知吾身之所以然。而後天道之所以然。亦莫不知。莫不合已。故曰觀吾身之天地。而天地之消息盈虛。盡在其中已。觀我生之進退。則鬼神魂魄之進退。以及天地之進退。亦皆合於至中已。不中者不平。不平者不庸。不庸者不簡。不簡者不易。不易者不從。不從者不能有功。故曰易者日月也。知日月之推行。寒暑之往來。則知山澤相通。水火不相射之至理已。夫人道之所盡者。因無日不有其事也。應其事必從乎象。從乎象必有陰陽。陰陽之大者。莫如天地。闡揚天地之陰陽者。莫如日月。是以先天卦位

乾坤居於南北。此言陰陽之主也。後天卦位。坎離居於南北。因乾坤之交。統系相傳。而日月繼天地以主其事。人之用於易。而不自知行於象。而有求象外之象。則格物之理。有何所用。格物之功。有何所施。吾不禁爲後世學者惜也。尼聖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大人相貫通也。人事之能盡者。天道自能相通。是以盡己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盡天地之性。以至於命已。後之學者。不求其本。而徒以皮毛相尚。吾見其將終困於寒窗之下。而永弗能明其理已。今就其極淺近者言之。不知坐之真旨。而施行其功候者。不可以言易。不知氣之運行於吾身。而若何以合於天道者。不可以言龍象。蓋龍者中正也。氣亦中正也。中正之氣。自然象龍。言自強之道。變化萬端。不息之道。龍德中正。奚可以玩物之小象求之哉。諸方坐候修養。至於其境。而後能明其真理。不知其止。安有所定。不定則不能靜。不靜則不能虛。而無所得。又焉知道之本末終始哉。是以修者未知其候。不能格物以致知。既不能格物以致知。雖少明易辭象外之象。又安能以語天地之大。人道之運。坐候之妙哉。噫。

慧真人訓曰。吾道如日月。不能無餘。吾道如四時。不能無間。然過也見之。更也仰之。終無得踰焉耳。蓋四時之行。有春夏秋冬之異。而其序不乖者。以其運行之理。次第以成。日月之行。有晦朔弦望之殊。而其明不息者。以其消息之理。循環無端。不然者。可即易之卦氣與納甲徵驗之焉。夫二至之日。日在坎離。二分之日。日在震兌。此四正之卦。所以爲卦氣之本也。至於四時佈於卦。則自小過之外卦。至姤之內卦。爲春三月。自旅之外卦。至恒之內卦。爲夏三月。自

恒之外卦。至艮之內卦。爲秋三月。自艮之外卦。至小過之內卦。爲冬三月。推之七十二候。分配乎六十四卦。而四時之行。有見爲不訛者焉。故曰。乾交於坤。坎象流戊。乾交於乾。離象就己。此中宮之位。所以爲納甲之原也。至日月會於朔。而三日成震。日與月隔一宮。謂之生明。八日成兌。日與月隔三宮。謂之上弦。十五日盈甲。日與月隔六宮。謂之望。二十三日消丙。日與月隔五宮。爲下弦。由是以八卦之位。分配乎十干。而日月之明。有見爲不息者焉。故曰。諸子勿疑天厭不足畏。人言不足信也。縱使愆陽伏陰。四時非無乖違之候。而其序之順布寒暑。終有軌道之常。闔虛薄蝕。日月非無掩蔽之時。而其明之昭垂晝夜。終合時計之針。諸子原知日月有蝕。四時有閏。仍仰之如常而不變。即可推知吾道說法有間。纂靈有疏。仍信之如初而不疑。故曰。福善禍淫。常軌南針。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諸子懷之。毋懈毋違。吾昨奉命過巴黎。遇有或者問於余者曰。道名太乙。有所本乎。太乙二字。作何解釋。出何經典。可得聞其大略否。余曰。可。子學易否。子不聞仲尼曰。加我數年。可以無大過矣。是易通於吾道。吾道通於易。子等不可不學易。易不有太極乎。太極者。乾元也。謂之曰北極也。又謂之曰太乙。是即太乙二字開宗明義之本耳。而太乙之行。出乎坎。入乎離。而日月之象著。配乎冬。配乎夏。而四時之節成。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行乎其中者。太極也。太極之道。符乎聖人。聖人之德合太乙。即日月之照臨以爲照臨。即日月之運動以爲運動。日之象爲乾爲陽。月之象爲坤爲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爲純陽。固與坤爲對峙卦。以乾坤坤曰變。以坤凝乾曰

化。觀於乾元之行。一施而為坎。再施而為離。一息而為震。再息而為兌。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固為四正之卦也。坎陽之中。以為月而配冬。天一生水。乾元亦一生水也。離陽之見。以為日而配夏。地二生火。乾元亦二生離也。震陽之生。以為雷而配春。三生木也。而艮固為震之反也。兌陰之成。以為雨而配秋。四生金也。而巽固為兌之反也。由是凡為辟卦。為公卦。為卿卦。為大夫卦。咸受制於坎離震兌。然總而言之。非有乾元之變化。不能使之各合乎正焉。太乙之道不亦大哉。有本如是。是之取耳。子可恍然悟矣。或曰默然而退。

人生於天地之間。無處不與天地合焉。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蓋剛柔之質。即陰陽之氣凝結而成。故天包乎地也。如鳥卵之含黃。大地小。表裏皆水。遂曰地球。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此天包乎地之義也。以言乎人。則人之生也。當渾沌之初。自無極而太極。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方位。而陰陽五行。遂生萬物。獨人秉天地之正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人為萬物之靈。得清氣之全也。所以人之性靈。其初本善。迨後情慾日蔽。遂失本真。虛度年華。不幾與草木同腐耶。吾道之佈。經言大旨。以養靈和性。內功外修。度已度人。先為自身洗滌污染。保其性靈。並為造來生金剛不壞之身。何幸如之。因諸子具有夙根。聞道知悟。潛移默運。理此沖和之氣。明此天人之機。則得矣。

哈哈。太乙之道通於易。太乙之名本於易。易之象有六爻。六爻之位天位也。六爻以時成。天德也。天德不可象位。以龍象之。龍鱗八十有一。具九九之數。老陽數九。龍為陽德之精。故吾道

其猶龍乎。顧五爻皆有龍象。而三獨不言龍者。三於三才為人道。有陽德而無陰。故言君子不言龍也。有聖人起。在臨表龍顏。在大壯表龍角。臨與大壯皆陽息之卦。秉陽德者。得乾元之表德。達天而德。其表道參天。即得其時。初位為王。時體天也。二位為神。時合天也。仰以成泰。三得時之通矣。運而趨時。四得時之動矣。陽升而前五位升於陽。行終於已。上位終以時止矣。時得而位以成。位成而時以用。故吾道猶龍。必有德者居之。修太乙之道。必以進德為先。有其德者必有其位。有其位者必遇其時。諸子誠修吾道。進德無疆。無德則否。有德則興。今日潛龍在田。他日現龍在天。將來必有飛騰九霄。縱橫萬方之一日。又何憂時之不至哉。勉之望之。韓仙退之訓曰。昔聖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一物也。而陰陽體之則兩也。地一物也。而剛柔體之則兩也。人一物也。而仁義體之則兩也。故盡其流行之用。則不外乎兩儀之化生。而探其一本之原。又端在太極之肇始也。吾之所說一物者。太極是也。兩儀者。陰陽是也。混沌未開。合乾坤為一物。無形之太極也。沅池既開。分陰陽為二體。有形之太極也。合而為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然之妙也。開而為二。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變然之物體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分而觀之。太極為一物。陰陽為兩體。合而觀之。太極不在陰陽之外。陰陽僅在太極之中。以為一而實兩。以為兩而實一也。無非陰陽形氣為之也。

人身而靜。有感而動。動靜互存。所以法陰陽而象天地。此三才之說所由立也。靜存而動察。此

中和之道也。動靜互爲其根者。剝復困亨之幾也。卽動靜之間而判賢愚焉。當全靜之存也。湛然而虛。寂然而凝。此取法乎先天。玄黃未闢。渾沌未分之象也。迨乎物而順應。悉能中乎節。而仁義既立。道德乃生。於是天清地甯。萬物化而品彙衍之義矣。而後動爲用靜爲體之說明矣。所謂互爲其根者。則因乎陽中存潛陰。而陰中伏純陽也。故大易有君子乾乾。終日不息。而諸葛武侯有甯靜致遠之論。研斯二者。可知君子不息者。非動而無靜也。甯靜致遠者。非靜而無動也。非不息不能明乾德之堅剛。非甯靜無以免躁進之失德。必也明乎此義。而後陰陽動靜之間。始了然矣。而吾今語此者。欲爲子以此義辨道耳。明不息之機。則無論入院出外。皆抱此恆決之心。知甯靜之旨。則可平心和性。遇事共研。而收思慮廣益之效。而後道可興。諸子之德亦日進矣。進德與道。而俯仰之間。無愧無作。心君泰然。而靈清且圓矣。則此無窮之慧果。有非自甯靜中得來者哉。

邵仙亮夫述道之一元曰。慨自陰陽未闢。惟有空空之一元。無所謂道。卽無所謂天地人物也。恍然有生息之致。涵寓於冥冥洪濛濛之間。無以名其狀。曰渾然元始。似無極而太極時也。至太極之開始。著有一派胞形。漸擴漸廣。充於太空之間。有稟有軸。上端則陽精著如蕊。下端則陰精著如蒂。如含如吐。名之曰渾然元苞。而苞中之精。上下互貫。運之軌道。不卽不離。一派而變生萬象。由蒸生水。而生木。生火。生土。生金。配置世界。而萬物資生。如人孕胎中。得蒸運爲始振。一啄一息。候之陰陽。藏腑內外。候之五行。五行之精。納之五官。百骸之體。候之

週天三百六十。而腦爲運靈之府焉。然如是而成爲人者。天命之也。人不如是而同有知覺者。性則然也。可知性命之理。藏之一元。則曰先天之性。先天之命。合而爲天道也。出之一元。則曰後天之性。後天之命。降而爲人道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學者多以後天生息。謂先有性而後有命。不知性者一元之理。命者一元之數。理本順數而推。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九宮。孔子以其數之隱顯而微妙。故祇傳理之元通。而未言數之元妙。然其演易時。已就河圖之數。則羲皇三台九極之樞畫。就洛書之數。分文王三元七政之方輿。合先後天爲一元之數。其數何分。一本乎大元輪中陰陽互結蒸環。奇偶相因。上升者其數五。下降者其數五。五軌攸分。兩極端定。而中道立焉。常道定焉。立定於何軌。赤道爲中。以火木之蒸明故也。黃道爲常。以水土與水土之蒸厚而和故也。大抵人生於南溫帶外者。其性浮。浮則易於空泛。生於北溫帶外者。其性緩。緩則長於堅定。要不一元之軌。久則同歸一道。此就覆象之經度。推其運力之呼吸。而知其氣質之厚薄。推其執景之距離。而知人生物生之體分也。若以上下之緯度判之。上元之一派。則爲乾元。下元之一派。則爲坤元。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善爲性命之理。在天以象。在地成形。其賦之於物也。其質直。其色青。其聲角。其味甘以和。故元象賦於四時則爲春。春生之氣主覆育。播之四時爲生老病死之象。元形著於四方則爲東。東昇之氣主嚴明。傳之四方爲聲教號令之相。其賦於人也。(卽上元始紀人生本元)則爲陽中之陰。其直。主於肝。肝主魄。而魄之精藏於胆。腎經肝氣正。其志高。胆氣正。其識遠。是爲靈魄之表見也。近人多言靈魄發於

暗。而究之本中之精。惟生於心火。心主意。主魂。而魄主藏。不先有志與識。何以發其。不有魄守其府。而魂上升腦外。何所依附乎。魂魄如陰陽之電然。用則分。舍則合。初不識人之實身爲其住所。然則物之元靈。非悉輪所化乎。曰生息之理同。而性輪構締之數不一也。人之胎始。必經三千八百度次。鳥獸得百之七八。十之三四而已。故性與命俱輕短。不人靈若由。昆蟲鱗介。各秉其土中之炁。水中之濁。不與乾元同化也。而鷹虎蛇蝎。生而猛毒。是何怪乎。此皆元元中噴出腥鏽。而滋濁之氣而成形者。然則植物有元靈乎。曰。未有人而先有草木。草之華。本之幹。皆圓徑。經一週之烈則長一週。惟乾元內伏。而坤元外括。陰陽反置。不能自動象也。物理家謂顯質得其陽化。則靈能外見。而質雖清升。而陽化未備。終不能惡獸猛禽比。誠非妄解。是故宇宙之大。有一物也。則有一物之元。有萬物也。則有萬物之元。人爲萬物之靈。詎同生而同腐乎。必從一元而推萬萬之元元。如儒云道之一元出於天而不可易。以道定於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是以靈性主發剛。爲天人之元也。道家元爲玄絃。化有均亡。化實爲虛。是靈氣主收斂也。釋氏用元爲圓明。於大元輪外判有六道之輪迴。修至圓明者。則取於上元。是靈光主於普度也。噫。人生於天也。則曰子元元。修而度之也。則元之又元。度而化之。始有也。則曰元元之元元。元云道生。性命於以立焉。入吾道者。勿忽詰旨。各方勉旃。邵仙又述道中之享曰。亨者。通象也。天道無一息不通。人事自無畢世不通之虞。生而通者。天學而通者。人。人惟不知所擇。天故使生知之聖。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上智者一得而萬

通。中智者三反而後通。又其次者。則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窮萬一之數而後通。通則共趨一道。生知者聖。學知者聖。困學而知者亦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者天元始數。一烈之水化木。曰元。木元生火。曰亨。亨爲火象。得其令則爲夏。得其位則爲南。其性剛。其氣熾。其質明。其色赤。其聲音。其味香以甘。物際之。則萬葩俱燦。人際之。則萬象皆通。以性靈當發越時也。果致於中和。則愈開愈明。愈明愈足。以致高明而悠久無疆。本火性之空。空無不化。又無微而不照也。易爻大有之亨。以元龍在天。而配下土也。土運其蒸。則曰晉先谷。物遂其生。則曰同人吉。加之風動。則爲鼎。鼎以錫萬類也。震之以霹靂。則又噬嗑之亨。亨訓爲享。即乾之觀曰。利用賓於王。觀國之光。由是用母生子。水以凝之。則既濟於人間矣。若棄命從財。炎以亢之。則明夷於地下矣。噫。火爲險象。動則吉凶見之。生滅隨之。非一亨而萬無不亨之事也。試就天體言之。火星有二。始升者爲熒先之體。其數一。曰太陽。次凝者。由烈而水。而木。而火。其數四。以其澈照四週也。西學測之。爲太陽系之第三位。是指外環軌繫言之也。按吾太極之初。一陽先發。則太陽之火輪。當其首造。導火化水。導水化炁。方爲攝結衆星之力。吾生之地球。亦借日光之蒸引。內外相搏。故有生生之一系焉。共生於外空之火星。夏至測之愈顯。西人又疑爲太陽之流質。彼既測有世界。焉有孤陽獨生之理。證之吾生世界。本五行俱足。蒸於太陽者。攝其烈也。非萬類均造自太陽也。况太極本含陰陽之精。而分化五行之種種生種類。皆各蓄於元苞之中。一有其偏。則不見有世界。又安有至中至正之大道存焉。故

言天道之亨數。爲木火通明之候。人道至亨象。乃幼學壯行之時。由學而賢。由賢而聖。由聖而天。均此一髮間。以判人得失之數。苟爲嗜欲蔽之。則亦如流質之火。塗於汚澤已。卽至懺悔有心。煅煉而修明之。亦祇如殘燈復熾耳。況其至死而無悟耶。嗚呼。韶光一失。靈魄不守。將至明至正之道。棄忠臣孝子聖賢仙佛而不爲。自墜孽海無涯。靈何存乎。吾師拯斯民也。願天下世生生。無一淪入地獄。期於彼岸同登。各遂其亨通之一道。能不一省諸。

韓仙退之釋道中之利曰。乾元亨利貞。元主其生。亨主其通。利則爲生通之大用。貞又從而節之。止於一元之善。繫辭。元者善之長也。利爲善之一端。利卽是善。善卽是利。利之於四時也則曰秋。秋令之蒸主消化。至萬物成熟。必論因而授其果。利之於四方也則曰西。西向之蒸主凝靜。含雜質長養。必去蕪而結其精。是故秋金也。西金也。上下皆候於中央之土。以爲生生之本。人果得中正之理。則惟善以爲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利已利人。利盡天下。生生物物。無一失其所矣。奈何有生而違其通。通而不知所以爲用。知有形之物。而昧無形之理。徒作利極之惡劇。而忘消極之真空。彼知聖經不言金錢。何意乎。金爲世俗所貴。遇二人以上。則干戈不息。且其質爲濁熱構成。不足爲後世進化文明交際之標準。以其凶且賤。故避之勿用也。凡物質釀之於肅殺之氣。用之於人間。已可恍然悟矣。吾所謂先天之利。渾於一元之體。主化而不主斂。後天之利。取其萬物之財。主用而不主藏。化之大者。所以充其源。用之當者。所以節其流。源充

勿近於貪。流節勿近於吝。無貪無吝。斯合乎義之當然。義之所在。卽利之所在。利不異義。義不異利。惟義然後取。執一而用中。當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間。雖祿萬鍾勿受也。馬干駟勿視也。故足以正人心。拒險行。承先天道統。立後學防閑。其說諸天下也。曰生財有大道。毋以身發財。曰泉府流通。毋爭民是奪。以視古今來國破家亡身敗名裂者。何一非利心所誤也。利本凶兆。如履虎尾。如踐春冰。彼冒險一時。已引人之妄念。至於貪婪無厭。理必終凶已。後悔而無及也。苟求其本。亦惟曰仁而已。仁者忠恕爲心。義以出之。不奪人所欲。不爭人所有。寧爲仁不富。毋爲富不仁。雖不盡天祿永終。究亦無災害之可慮。嗚呼。世之人非不自惜苦惱。知其財多損志。與身俱亡。而一息尙存。孽孽不已。致世界爭無寧日。易以如願而償之乎。彼其一念之貪。惟知有奢望也。有嗜好也。有貪箱也。有阡陌也。有宮室園囿也。有妻妾子女也。置禮義廉恥於物外也久已。嗚呼。貪者本貪。吝者本吝。愈貪愈吝。愈吝愈貪。將貪吝者與貪吝者遇。爾虞我詐。勢成冰炭。率至兩敗俱傷。斯爲天奪其魄。而報其殃也明矣。禍至今日。直人人相食之世界。舉天道至善至公之理。已爲利魔所蔽。雖有心返本。欲回首也。則有身前之累。欲進步也。則有後顧之憂。此皆望道未深。不識道中利數。上通下運。左宜右有。獲其善果。則富盡天下。利濟天人。豈生活已哉。易之乾萃噬嗑。大學之九章。周禮之司徒司空。明列聖生財之精義。合先後天爲一源。庶幾得之。諸方勉旃。

邵仙又述道中之貞曰。貞者。坎象也。坎以水元之源。其爲量也無涯。其爲變也無涯。大別之爲二。

。曰先天無水。曰後天金水。當兩儀未判。洪洪濛濛。彌滿太空。皆水之散也。此時猶為無元之一。天一生水。地二成之。天三地六。陽得一而上升。陽得六而俱化。化則有二。有原體之化。有變性之化。原化者以無火未充之時。其沖漠之性。因淡蕩而下沈。故於五行未論之先。已有無量數水星。為其無母。其構成輪體。下而顯著者為陰偶之一。其稍大而近於水與月間者。為金元後七政之一。西人指為天王海王。（下者先天陰精上者後天陽精）若就太陽系推之。謂為汞質水沉之體。似無足取象也。豈知太極生生之理。一在導火化水。為輪轉不息之功。無在而無火候。無在而無水素。水火既濟。相蒸日久。舉環繞軸輪。以及絲絲叩叩。無一不具有生氣。日見清升。以進公轉大輪度。（游星漸就恒軌天文哲理公認。）何哉。一水輪天心。其浩蕩也。不生不滅。其皎潔也。不垢不淨。推其終始。則有易象貞一之遺存焉。由是以觀變象。即坎之中滿。與離之中虛。奇偶相因。得乾之一。則為九九之陽。得坤之六。則為七七之陰。二氣周循。遇乾後而上闕者。啓其生門也。（學者猶謂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皆生門胎庫之誤）至坤後而下合者。聚其胎元也。論其元。則即天即水可也。論其變。則即火即水。即水即天。即地即物。一具其滋養之德焉。故用木為子。其色青而黑。用金為母。其聲商而羽。土潤其德。則其性柔。其氣和。其質溫以厚。人物之延年。涵洪廣大。一以其水性悠久無疆。矜平而躁釋也。惟其火候一減。棄然皈元。則與天為需。歛氣而成冬矣。與地為比。合流而向北矣。與人為訟。久於天地變化。穹性而至老矣。老而裕有大德。聚其萬靈於一元。當取其源流。知有以節之也。節者止也。止

於仁則主靜。止於智則主動。孔子象之。為水為山。非謂有液潤之分。乃各取剛克柔克之義。故曰且象。往不利。用貞。則先咎。則吉。以其剛柔得中。止於至善已。然學者知貞為坤德。非謂女性惟一之象也。知貞為乾終。非謂老年氣邁之象也。女子性貞。本守靜以為動。乃天道自然。試觀三才涵潤。永為要素。況生人以胎水為主。智慧聰明。皆蓄於命門。若少壯不將腎水堅定。則陰洩陽浮。先天沒而後天存。幾不誤盡天下蒼生也。悲夫。彼少而無識。尤勿謂至老可以隨波逐流。以了此生責也。夫人生有後天之動。由動而欲。由欲而色。由色而貪。貪而後未嘗不有懼心。以此一念。一躍而出物外。作絕後空前之想。與夫少者入定之功較易易也。又況天道至金氣肅殺之後。已開一縷生機。一動而蒙。再動而渙。至於悔之極。而善則止焉。由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後得矣。經云腦海隨山。如金如玉之燦燦光華。是為真中之善果。不然。神聖仙佛。何以獨皈依妙山。本北極老人主仁主壽。萬派俱皈其宗。彼無善員。不見冰島風絲中。有萬年花果。盡即後天汪洋中。冰溜雲影。舉天地人物之象。無一不流露於其間。觀此當恍然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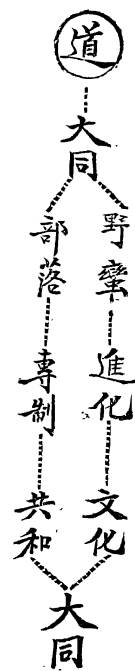
周仙漁溪訓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固未有不動不靜者矣。夫乾之靜也專。其動也直。坤之靜也翕。其動也闢。震繼以艮。動極復靜也。艮繼以漸。靜極復動也。是動靜本陰陽對待之機。而為得靜。為得不動。然而吾之所論動靜。則以為無極之先。聲臭俱無。動靜何有。以為無動。而動之理已含於未動之中。以為無靜。而靜之氣已具於未靜之中。聖

人之體。淵涵無間。混然一太極也。寂然一太極之無極也。屋漏且明之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何思何慮。而亦何動何靜也。以爲動也。而方寸之內。妙衆理而無言。則動而仍不動也。以爲靜也。而太虛之體。燭萬物而知微。則靜而未必靜也。是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一至於此。所以不爲形氣所囿。而動靜之間。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其不神之神於神也。吾昔著太極圖說。而立人極之論。實發前人之未言。厥後橫渠張氏又著西銘。與吾說相表裏。出而問世。相傳既久。知者卒鮮。自今觀之。實可以闡揚大道之蘊。故並論之。夫人極之說。何爲而立也。原夫天地未分。渾沌一氣。烝母水子。遂生宇宙。蒼茫鴻濛。而兩儀判矣。人物生育。日漸蕃滋。而求本體。仍秉自天地之氣。人爲最靈。因其得氣清而全也。試詳言之。自無極而生太極。而有陰陽。而生五行。厥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此天地之太極也。揆之人身。何莫不然。天地有陰陽。而人亦有之。天地有五行。而人有五常。曰仁義禮智信。天地化生男女。而人性有善有惡。天地蕃衍萬物。而人亦可充其性善而無不能。此人身之太極也。此即吾所謂天地一太極。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孰是以觀。天人之相通。可以明矣。吾再詳之。橫渠之言曰。乾父坤母。人渺然而中處。此說也。在昔視之。僅以爲借發道之精微。而教人復性耳。而自今視之。始知其研精殫慮。具有獨知。爲不可及也。今者大道昌明。真經傳世。稍明道旨者。類已知夫天地之始。人物之原。試以橫渠之說證之。不更知張氏之前知卓見哉。此即吾所謂可闡大道也。今吾三復詳之。諸子務深究其微。必人盡明其本然之初。所謂太極也。天地也。人物也。何一非自無極先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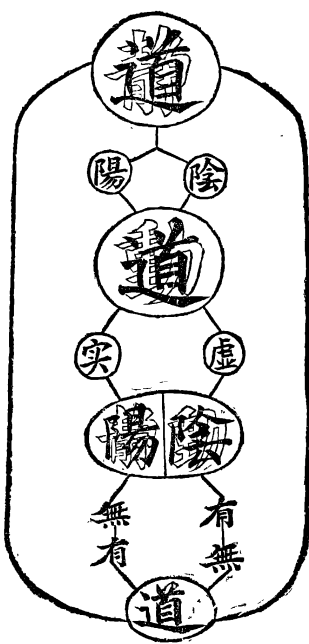
所生。則於大道知之愈切。夫然後秉事天之心。嚴慎獨之功。則曾子之啓手啓足。大舜之全受全歸。復何難及哉。則大道日昌。人極日立。君子順之吉。小人悖之凶。終則化小人而盡爲君子。則人極備矣。不其休哉。此即吾立說之本意也。

孚聖訓曰。訓善勸慈。社論聯頤。自奉

老祖命。以道同爲民救災拯苦。道之大行。乃從教養化育爲先。特世界二字。生於道久。陰陽善惡。又從人事行爲。變爲渾渾後天濁障之氣。欲挽世苦。非先知道不可。知道爲何。又非先知道史不可。道溯天地世界。從何說起。人難開口一個是字。吾亦難言。脫爲歸真。去邪崇正。入顯出微。得空爲實。是吾所以論道史。不能不略言其要義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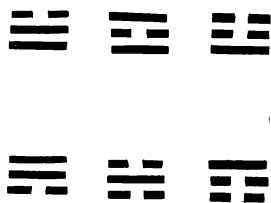
上列之表。係從上元而至下元之式。其中定理。一數存焉。再表一例如下。自知道爲主體無動無靜之上天者也。



再觀上表與前表對觀。自然易悟。至世界人物。變幻生沒。治亂因果。善惡報應輪迴。皆在三元之理。坐觀已往。前知未來。皆從兩表悟之。後再略言道史。道之一字。無始無終。道之得名。非道而名。知道爲道。其始渾成。老莊二書。一經一緯。經言爲弓。緯言爲矢。所謂大笑是道。玄妙不測之奇。一一見諸事實者也。所謂靜觀自得。達人知命。皆爲道史千古以來之始。而非無名爲始。是真道耳。吾言道書。其時去道已遠。人靈去道更遠。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乃曰是道。各有一言之是。各有一言之非。吾人立身天地。無時不有道。

。俾吾飲吾食。道之始體。即在真靈日化。而後道體日蕃。靈分萬萬。體各不同。道則一也。自靈離迫而成形色以後。諸名之始。皆成道用。其實非也。一時有一時之道始。一物有一物之道始。一質有一質之道始。一靈有一靈之道始。今吾師道。靈始於無。其道猶存。靈至於終。其道猶存。如天地日月皆有渾合之日。道無渾合之日。是曰道始。無終之謂也。

道本先天。理為先我有。道之本源。流至伏氏始以我而化理。理明卦出。卦出而萬有無不應聲而出矣。此道本理用之化也。化萬易。有物難。有物易。而守性立本尤難。溯自上古之時。人物合性。守理而行。不識不知。其樂融融。泊乎中古。人才雜出。百家諸子。各立學說。不求道之由來。不問理之何歸。只求一己之性合。他事之如何不問也。孔孟雖選壇相倡大本之理。中庸之道。奈天至剝我。豈能挽回。及至佛學入華。士大夫競先恐後。皆進寂滅之門。真宗佛耶。乃競一時之風尚耳。名之曰好佛不可。名之曰佞佛可。稱之曰皈依不可。稱之曰悅禪可。嗚呼。佛本無心。佛實有道。佛實有理。道不出先天。理豈離真理乎。伏氏畫卦



第一行乃否。如天地合化後之象。反是即泰。為人心歸道守理。明眼人莫不知之。其他三行。可捫而得。無庸贅言已。此為中古以上之道衰理也。降至今下元告終之際。大難未已。人心之不能

強與道合。所以近來大劫累見。吾與 濟佛奉

五教教主。各地拯拔。然力薄不能挽救於萬一。不得不上叩

至聖早臨塵寰。故有道院之設。故有真經之傳。此即救世濟人之好門徑焉。門徑洞開。而真理實現。真理現。人心挽。而天心同矣。回者何。道而已矣。道理何昌。祇乎諸弟子之堅定誠而已

矣。

自古及今。人事萬變。宇宙雖極翻覆。而足能維持不敝者。惟道德而已。治世無論矣。如嬴秦之暴虐。六國之紛爭。以及漢晉之末。隋唐之季。五代遼金元明之此仆彼興。干戈不息。宜乎倫紀道喪。掃地無遺矣。而陰極生陽。剝極必復。道德二字。終綿延而未嘗漸滅。所以支住天地者。顧不重哉。是以道也者。為修齊治平之根本。而於修身為尤要焉。省躬克己。離之不可也。應世接物。離之亦不可也。推而至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大則周旋於社會。小則應付於羣倫。無論何時何地。均當奉為標準。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正此義也。今之世道淪胥極矣。不道德之行。觸處皆是。而芸芸衆生。不但趨之若鶩。而且甘之如飴。當日時艱。可勝浩嘆。是亟應矯而正之。先端其心性。繼謹其步趨。口所發皆道德之言。身所行皆道德之事。由一人而衆人。一邑而全國。則化行俗美。淑慝還淳。亦又何難。左修諸子。尤宜身體力行。為世人之表率。庶幾不負師恩。不失潛修之要也。其各勉省。

岳聖訓曰。堯舜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心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可知古之為民上者。皆順心而為。民心能順。即天之所予。天既能予。民無不順之理也。秦政可謂強矣。六王畢。四海一。因其殘忍無道。只傳二世而亡。項羽可謂雄矣。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因其阮降卒二十萬。於是乎亡。此皆不如劉邦之得民心。故劉邦卒能得天下。相傳十餘世而不亂也。劉邦之得民心也。能親父老。又為楚懷王發喪。是皆得民心之處。為民上者。不可不如斯。若一味用猛

而不用寬。是夏日可畏。非冬日可愛。若能得民心。即所以順天命。天命之改與不改。視乎民心之從與不從耳。為民上者。若欲作偉大事業。須先從道德上著手。道德一高。則民心必順。民心一順。天命即予。民為邦本。本固邦甯。可不慎諸。

韓仙退之訓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三才之原始也。夫天何以知其開於子。地何以知其闢於丑。人何以知其生於寅。其所以為子為丑為寅者。以無形不可測者。而使之有形可測也。自天地萬物生成以來。莫知其歷數。莫知其紀元。有數典而考其祖者。不能不有所推也。上古尚無文字書史。於何知之。若以干支定之。則黃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干支之說又不足憑。是以史者稱盤古而不紀其所出。黃帝以前。所謂三皇者。不過揣測紀之。其他人物事類。概不可考已。然必欲追其原始。不得不以其象形而為之書也。天之蒼蒼者。其為正色耶。天空一氣。渾然無物。氣化為水。故以子紀其始。地大博厚。大塊靈土。故紀於丑。寅為木。木生而為春。於時也為生。於氣候為溫。萬物皆生於此際。人亦物之一。故不能不以寅紀之也。是三才之原始不在是乎。不過言雖若是。其實亦有深意寓乎其中。天不言而四時運。地不言而五行成。人不言而綱常立。蓋其有序不紊。而與萬物有所差別。故曰三才。天之才也虛靈。地之才也凝靈。人之才也合靈。有其靈乃謂之才。是天之靈也。得其清而不滓。地之靈也。得其寧而不墜。人之靈也。得其明而不昧。乃可以並列。若夫心有所妄。欲念叢生。則自外生成。不得謂之才已。嗚呼。天地高

道德精華錄 卷四 哲學門 道史略言 九八
明博厚。歷萬古而常存。人類賢否智愚。無百年而不變。要知人之可與天地並垂不朽。而忝附於三才者。仍在先天之一點圓靈耳。

佛理

老祖臨上海道院出示化吉曰。汝爲佛門弟子。吾今以佛法度之。佛心本空。空性再無。無生生佛。佛法歸於寂滅。最戒的是不色之色。非識之識。雖云如如不動。然心佛在焉。心何佛何。皆不過一合相耳。合而成聲。相即是色。合分爲佛門第一要明白的。所謂三昧。味何不靈之謂。不靈則歸於寂境。寂境即昧。解法如空。空有靈乎。寂有靈乎。俱有也。是從何生。道耳。理耳。理明道知。人即佛。佛亦人耳。我佛二字。即作此解。如來如去。如坐如臥者。無不心在空也。空如空。則不必有空。空非空。則不可說。說法者。度世濟人也。佛之先有佛乎。無佛乎。有佛。佛非佛。道理也。先天之先天。何有也。道也。道者。中庸之謂也。空靜之本也。無不在也。無不明此理。無不知此道。無不達之佛。無不守之事。慈悲其悲境也。慈中之慈也。今日所以立道院者。使人人知本也。所以設道生銀行者。慈悲也。本立道生。即此謂也。佛法無邊。即此謂也。道之度世。佛之濟世。正合此也。慈興道興佛興。三昧萬靈。汝與諸方。必得此無上上乘已。將來汝登蓮座時。再與佛談罷。

如來佛訓曰。佛曰曰經。經即文文即經耶。世人泥於佛生後。後世所著之文。皆曰佛經。不知者輒謂經皆爲佛所傳之教。所說之法。然而誤矣。天不雨粟與金。而必生穀與沙。天不生布與絲。而必生棉與繭。因果輪轉之大道在是。先天所蘊之大道即在是也。世人何不解此因緣。徒執舍衛西竺風土古習之俗。互相通易其俗。是猶植穀而欲化沙以鍊金。播沙爲穀而代黍。且有執繭以爲

楊子之思。而欲更動爲補。執補而思化腐之想。豈不大謬。道本自然。佛講因果志願。皆由事與理分。性與情歧。不然。謂事即理。謂性即情亦可。世界誤於佛經不能當文讀者。是呆法也。經有經常經緯之分。故言經常者。必明靜論。言經緯者。必以動論。言動靜者。又必從色空論之。以色論。則五識六塵皆寓其中。以空論。則無所不色。無所不寂。以五識六塵而蘊之。則色弗能盡其大。寂弗能盡其微。故有以經常之說論之者。無而有。虛而實者。以經緯論之。則有者皆幻。實者皆虛矣。故經之爲言精也。靜也。淨也。鏡也。能以其爲鏡。則無弗淨。能淨則無弗靜。能靜則能得其精。得其精者。則由乎經而真得其經矣。經影。名繁不一。讀書無書。又爲聖賢公認之語。我佛降後。經文二字。皆係東土筆譯而出之書。風行西歐者。意回之教。甚相接近。獨至東土。演文甚奧。皆未能一一貫徹到如來妙諦。佛白妙諦。

師道淵源。妙山可悟。歐漸西化。觀世音慈悲之旨。得之而爲耶蘇降生之始。東西二教。由此歧途。佛門講空。以言無生無滅。而天地暴民之風一熄。羅馬得之而政假神權。據兵自衛。強神制人。無不有領土之權。即無有不信神權之支配。大道三教分而爲五者。此爲西土部落。變爲統政時代。經又自成一說矣。我今臨壇。特爲猜忌者晰言通之真母。在一道字而已。他五者或五中之一。而猶有一二殊途同歸之教。此皆妙諦未研。而真旨先失。禍亂相尋。世界不合教歸道。所以永無寧日也。我因語法乘大千三千上妙諦經餘。難言之文。實則醒世救溺之真經語也。

蓮台聖講多心經曰。善哉善哉。佛自心來。無心無佛。亦無所來。臻斯妙境。善哉善哉。吾與諸方。多屬有緣。故爲諸方說經。心經一卷。貫括羣經。其真諦曰定曰無。空非本空。應實而來。譬如恒河世界。明胎漏化。以實質也。質何自始。始於無極。質何由終。終於太素。以吾大圓鏡智觀之。則無非非空矣。無非盡無。對有而名。譬如五蘊六根六塵。以及十八識界。十二因緣。皆有相也。相何自生。生於一動。相由何滅。滅於至靜。以吾波羅密心度之。則所有悉無矣。經云。即色即空。無智無得者。只此真諦。三世諸佛。所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豈有他說。乃後世譯經。多所敷衍。曰空空。曰無無。曰空空復空。曰無無亦無。此等玄杳。旨將安歸。吾爲諸方說經。但求其是而止。幸勿爲雜說所迷是望。

濟佛論佛性曰。性有定而無定者。東方諸家之言。性無定而有定者。西方之本。昔在濠荒。西方未倡佛學以前。部酋羣類而居。殆無異於東方諸華穴處水居。食毛飲血之時。所以性之大原出於命。而佛土性根於命。亦其始基。不生其時不得而知者。族類異土。性即無變。習乃有遷。降佛以後。佛乃有普度衆生之旨。復性還初之願。使人不虛生。性不虛滅。而曰超脫諸界。不受輪迴因果之苦者。是亦救人於井之意。覺迷歸津之法耳。

佛家言性與儒異者。一政一化之分轍同軌而已。不獨往史東西俗土之異。時運氣候不同之變。皆不能盡信性有善有惡之說。實非論性之源流可證者也。吾先爲諸子擇其可悟者言之。要皆從本爲最可思耳。

第一。西土東土。儒釋未判之前。宇宙之內。物物相食。食者命之後天。人固非食不存。鳥獸蟲魚。小而至於細微。亦莫不食而後存。當時鳥能食蟲。獸能食人。人亦能食獸與鳥。茹毛如是。飲血亦如是。所以佛性最慈。即由西土人羣初育時代。人見獸來食吾人類。亦不之怪。獸長鳥神之說。於焉興起。佛之性慈。本由野族與華族同進文俗之期。中土文興。先以從性來。何以知之。即在獸長鳥神時代觀想而出。是人心悟性使然也。

第二。儒未發明文夏諸族時代。茹飲最足證性。且可並證西方鳥神獸長之說。周麟虞鳳。尚以為祥。可見去古未遠。見一魚躍於舟。蝶舞於室。均以為禎。足臻虎豹犀象不游於途。而人且受福。是又惡物惡性。自生而有。不若無惡無欲之佛。而論性即是不滅之性。又與天地共長久也。有此二說。性是善抑是惡者。尚不能定言。仍須再定二說以論之。

吾今進一淨土真旨趣。為爾等作一個真究竟的真解脫。蓋天之為人。地之為地。人之為人。物之為物。山川之為山川。草木之為草木。雷霆之為雷霆。雨露之為雨露。各以形觀之。莫不各具其形。以性察之。莫不各有其性。若以命言之。則一也。因其不生之前。同在胞胎之內。何處去尋。何處去覓。皆不可得不可知也。嗚呼。此時即是真淨土之妙境也。其妙不妙。正所為妙。其無之無。正所為有。其生也無自動之機。其化也無自靜之意。因感而生。因感而化。感之於天。天即上升。感之於地。地即下凝。感之於人物。人物物。從此而分為萬殊矣。感之於山川草木。雷霆雨露。則山川草木雷霆雨露。從此別為千途矣。以理察其究竟。則無所謂究竟矣。以道觀其

究竟。則無所謂其無究竟矣。以無無之真究竟。而為真解脫之法。其法應若何定。定於一也。定於一而天下平。然天下為乎平。天平則無星辰日月。地平則無草木山川。人平則無善惡。事平則無真偽。其所以雖平也甚矣。既不能平。又何能定於一哉。定一於心心自平。心平則凡不平自無不平矣。何以能平。感之可得。感於心者。誠而已矣。夫誠字正是道之先鋒也。能誠即平即定。能平其志。誠其意。然後身修。身修者究竟淨土可至。所以我法教人以淨土法。即是此法。法本不可說。說即不是法。其法實可說。說法可以平。平心而論。佛在何處。佛在心頭。心中無所障礙。眼前即是真究竟。淨土何處。覺在心頭。心中無所欲感。眼前即真解脫矣。真解脫之究竟豈若是不。不也。因一佛能入無量佛。無量佛可入一佛也。佛說須彌山大海能入一芥子內。而一芥子可入山海。正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夫萬有無不可作如是想。無不可作如是觀。觀自在。即是此謂也。蓋聞觀於內者則空。觀於外者。外復寂寂。空至不空。即是真空。寂至不寂。即是真寂。真空真寂。是謂自在。自在之謂。在於自心也。夫人至誠不息。至定不移之時。淨土之極樂。現乎心頭矣。佛之白毫光。即從此誠定而發生者也。其誠之立。其定之恒。全在一心無二想也。故佛告以日誦彌陀千聲萬聲。無量數聲。即可得超脫三界也。日日常誦。心自在茲。在茲則心之趨向無不可至矣。惟佛果何在。在於心也。法在何處。在於心頭耳。心果定矣。則天也地也。人也物也。山川也。草木也。雷霆也。雨露也。莫非心之所造出者矣。若心不定。則一切均成實相。實相即是不可說。如一合然。藏萬物元素於內。知何是人。知何是物。

皆一個得體而已。及其放也。由一個團圓元素。而生化萬有。又知何者是何不知矣。可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妙味也。本無所謂生滅垢淨。全視乎能觀自在不爲定。自在之來。來於誠定也。能誠其意定於一。心在何何即是佛。心在何何即在淨土矣。

周仙判庶宗天台宗哲學大要云。常人恒曰。事事能打破禪關。就是生在樂土。死亦在樂土。無如這一句極容易的話。稍其知識者皆能言。做實在功夫的有幾人。齊梁陳隋以後。寺院庵觀。由漢晉而再上數。或有幾家打破此關。元明以下。各寺院庵觀。先以名異表其派別。自是門戶之見。已從有形中證實無形之表面。觀其去佛旨太遠。佛固無生死。亦不以寺院庵觀爲名。而其視生也如死。其視死也如歸。與亞聖順受其正。至聖死生有命。皆相異而實同。觀祇樹鐵嶺。隨在皈依諸佛。初未嘗有家成名立。而後再作涅槃之思想。無聖礙乎。有聖礙乎。吾輩尙論至道。即不能不將後來求佛之皮毛揭去。庶幾佛光一再可放。諸真修士。不致流爲僥倖一派。僥倖一派。其數其多。略舉一二。如致身顯達。及其老也。追溯既往。虧已虧人之事。均由天良觸發。因此懺悔。入門皈依。求免地獄輪報者有之。求仍歸天堂者有之。求壽世而貪凡福庸樂者有之。至於生而出家。以爲口腹之求一派。遍種貪人之腦髓。一寺一觀一院一庵。皆成一種義務家庭之生活負担機關。其在賢者。安然誦誦坐禪。其在不肖之流。驕貪陰險。有山田而盜賣之。有施主而乞假之。有庵觀寺院而藏穢納污之。如是而欲爲佛門傳其餘緒。豈可得乎。抑豈佛旨不正之咎耶。要知大乘一學。古今來有識之士。無不仰高鑽堅。中道而棄者。不知凡幾。聖賢中人。或可有萬一之得

錄。其生雖不濁。惡念毫無。貪嗔癡愛一切皆礙。胸無身無。且不知有罪之動作。所以有萬一成之者也。夫論生死原無生死是至言耳。吾特教世以歸於正。不得不略指求佛歧途之迷津而已。

佛乘釋義

如來佛臨天津道院告示

上乘無乘

緒言

人我衆生。何者是相。不相之相。乃有真相。故空中寓色。而後色自空出。希有色不寓空而能自以爲色者。是若有若無。而虛寂之中。實質畢現已。若乃以無爲無。是謂着相於未來。若乃以有爲有。是謂着相於過去。若乃以實虛爲實虛。是謂着相於現在。以未來過去現在之着相爲相。則下乘之下者已。故心有所慮。則着於妄。心有所思。則着於識。妄則生貪瞋。識則生癡愛。心有種種相。則空者自破。而識者入于幻已。是上乘說法。必在無法可說。無乘說法。必在無無可說。即無字亦是着相之論。論無可論。何況於說。無無可無。何況於法。後乃以大干恆河之微塵象而譬於法。則法之當說者象已。以象相論法。則胎卵。化之輪迴。其中亦自有法。彼若以胎卵濕化之法說之。則下乘者溺於因果。而中乘者則着於相。上乘者流於天人阿修羅已。天人阿修羅之法象。是心有所恐怖。遠離空境已。境之不空。幻有幻無。皆在色之着相。以着相者爲乘。則乘無可乘。以無爲乘。則乘尚着於相。以無無爲無上乘。則心仍有所住。噫。安得無無無無之境。至於乘尚應捨之鄉。以爲無寂無滅無無有之虛靈。吾得於上上乘言之。

上上乘第一

佛言釋義分第一

智慧釋義分第二

五蘊釋義分第三

六根釋義分第四

天人阿修羅釋義分第五

空色寂滅釋義分第六

波羅密釋義分第七

多羅三藐三菩提釋義分第八

因果釋義分第九

虛實釋義分第十

佛言釋義分第一

佛字取義。是佛是人。不可以成佛。蓋言人之至靈。勝於他道輪迴也。故佛言清淨虛空。以虛空自有物。清淨自能止。是上乘說法。必以空淨爲準。然爾時世尊亦以虛空之法解悟。彼若以上下四方之虛空。測度思量。則心有所着。而不能虛空粉碎已。蓋佛言之義。亦是虛空不可思量。以令其心無所觸念着想。故佛言觸念。即非着念。應即非着念。即是真着想。相以觸其有。則謂觸無。相以觸其實。則謂觸虛。相虛無實有。皆非佛言之真相。若虛有而實無。則清淨之相又觸

己。以有虛而無實之相者。則謂屬於空虛之相。故凡有所相。皆是虛妄。以妄空相虛爲觸。則相之虛於念者。又安能得其真空之境。故佛言以是故。必以空中之空。皆化爲虛中之虛。虛空能化於粉碎。則佛言清淨之清淨。斯能得其妙諦。故佛言以是故。不以虛空爲虛空者相。不以實色爲實色虛想。是皆非清淨之諦。佛言以是故。得真空之實。實虛之色。以清淨之中非清淨。皆令其入於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以何故。是在色空實虛中之非色空中之色空。非實虛中之實虛。非空色中之空色。非虛實中之虛實。非非空色中之空色。非非實虛中之實虛。非非空色中之非非空色。非非虛實中之非非虛實。而能令其從有無思量中之有無無有。有無無無。無無中之不可思量。則定無相之相。而能虛空粉碎。以領悟佛言已。故佛言以是故。故得虛空粉碎之義。而釋領悟悟粉碎虛空。而真清淨實虛之旨諦。皆得無不寂不滅不增不減。而得無相之無無相。有相之有無相。是之謂佛言。

智慧釋義分第二

智者發乎性。而慧出於命。性命即智慧。智慧即性命。故上乘者以夙基俱忘。而福以是俱無所着相。是謂大智慧。故言智而無所着於想受。是謂真智。故言慧而無所着於行願。是謂真慧。彼若以智慧爲智慧。則智渾而慧散。清本來之空已。本來之性命。本無色空也。無性命。更無智慧之所言已。若以現在過去未來之福德而着於相。則非所謂智者。若以現在過去未來之輪迴而着於相。則非所謂慧者。若乃以無色空無性命以爲智慧而求福德。則又幻已。故世尊不以色空空空形。

於支解之時而着相。是乃謂智慧之大智慧者。故佛言無相。即是無相以解。即是無相。即非無相。應智慧非有相可以求。非無相可以應。實非無相可以譬喻。不智慧總以明見求之。即非相於智慧。故智慧以聲音形影性命色空求之。皆非真智慧。是知不空不色不形不影不性不命不智不慧。而能以舍利子之真實不虛之布施。是之謂智慧。

五蘊釋義分第三

天數五。地數五。蘊者。藏也。四大皆空。何處能藏。此五之數始。而物初焉。五之數終。而物藏焉。離乎四大者。皆空也。空中有物。又誰知之。空中無物。又誰測之。知其有。測其無。則相皆着已。故有即色即空即空即色之分。而不分焉。若乃以藏爲藏。則無處可藏。若乃以不藏爲藏。則處處皆藏已。今試以四大皆空之說論之。凡有形者皆寓乎色聲受想識。然皆被其所幻已。無形者皆寓乎色聲受想識之外。何也。是即色者盡空。空者盡色之義也。故以實求之。則草芥之種子。亦莫能容。以虛尋之。則乾坤剛柔。固無所不包。故以色爲蘊。則目昏已。以聲爲蘊。則耳聾已。以受爲蘊。則心渾已。以想爲蘊。則神勞已。以識爲蘊。則意紊已。以空爲蘊。則處處真實不虛。故福德本無所藏。其種者因。其結者果。因是空則果必色。因是色則果必空。至若花花絮絮之蘊。不勝其蘊已。以剛柔爲蘊。則剛者必折。柔者必全。以其所蘊者無色聲受想識之苦。則不色即色。不識即識。而不蘊之中無所不蘊。而後始終天地五教輪轉。而大千之因果無已而有已。有已而無已。以造成此四大皆空之外之真藏。此之謂五蘊。

六根釋義分第四
希有物不以根生者。曰有之。進化是也。希有不以無化成者。曰有之。循環是也。物皆有根。然而無根者。性命不寓焉。故有根識。則眼耳鼻舌身意。皆觸於靈已。具有六根基皆爲賊者。以其幻耳。上下四維統之曰六。居其中而馭之。善則眼耳鼻舌身意弗着幻相。若不善馭之。則種種幻相皆種根於心已。故心爲包萬有之象。能靜則包已。而不爲所包已。是虛者實。實者虛。色者空。空者色。皆從淨與不淨分之。若乃以虛實實虛色空空色爲有相而着於心。則謂之孽根。若乃以實虛虛實空空色空爲無相而觸於念。則謂之清根。有根非靜。無根非虛。一有觸着。則幻聲幻音幻形幻影幻色幻相。皆由於輪迴之數。而滅良善提子已。故佛言根識即非根識。應觸即非根識。則根識更幻已。故世尊言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十方。均不思量。非不思量。實不可思量也。以實不可思量。則六根俱虛。虛者實之。則根識於福德。實者虛之。則根識於布施。以福德施於布施。則謂幻根。布施識於福德。則謂孽根。幻根所識於想根孽根。所識於相根。清根所識於淨根。六根俱無。則大乘皆得識於波羅密。以波羅密能無識於無乘。乃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無明。亦無無明盡。而後心悟法華。則六根皆從無福德。無布施。無想相。無輪轉。無相幻。無涅槃。自滅度而入於無上乘已。此之謂六根。

天人阿修羅釋義分第五

天者上而人者下。阿者。語助辭也。修者。能出於四維之外者曰佛。不能出乎四維之外。上不在

天。下不在人。故曰天人阿修羅。以功言。則有駕乎諸佛而上者。以寂靜言。則慾念未斷。而有魄慾之力焉。今以福德而言。天人阿修羅之福德。勝於福佛。以布施言。則無所布施。以其心有罣礙。而無恐怖。故佛能以虛空而爲無受想行識之乘也。若以上乘言之。則阿修羅不能以無乘爲乘。而弗觸於相。故能以離欲阿羅漢道。則福德無所計。而無不布施已。若以色空見觸。則有相皆相。而皆幻妄已。是佛言阿羅漢道。必先離欲以除妄慮。若乃以天人阿修羅之福德。而生貪戀。則永墜已。是無福德。無布施。無種種相。無種種念。以虛實空色之修。而至於無中念之有着相而觸於法。是之謂天人阿修羅。

空色寂滅釋義分第六

有空皆色。有色皆空。此之謂化相。有寂皆寂。有滅皆滅。此之謂淨根。無色不空。無空不色。此之謂南無。無寂不滅。無滅不寂。此之謂阿彌陀佛。故空也色也寂也滅也。皆以心之所着者而譬喻之。則爲相惑。不以心之所着而譬喻之。則爲無念中之強制所幻。是空色寂滅。皆應以無所着。而不入於枯木死灰之境。爲最上乘已。若空色寂滅。合而言之。則蒼蒼蒼蒼天也。是空耳。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電之羅布蕩漾。則又見乎色已。是空也。是色也。人皆不得而定之。日月星宿。寂然不動。是寂也。然四時之運行。晦朔之循環。日見於晝。而沒於夜。月現於望。而沒於晦。星辰光於夜。而沒於晝。雷發於春夏。而閉於秋冬。霜雪凝於冬。而解於春。此皆寂中之滅。滅中之寂也。以空論之。則實有其色。以寂論之。則應化而滅。以色論之。則無處不空。以滅

論之。則無寂不藏。是色者皆空也。空者皆色也。寂者皆滅也。滅者皆寂也。能不以空爲空。不以色爲色。不以寂爲寂。不以滅爲滅。而後空色之幻相。無不寂滅。而所有一切空色。無所謂寂。無所謂滅。不寂不滅之中。安見是色。安見是空。而真實不虛之舍利子之布施之福德。無在非南無阿彌陀佛。此之謂空色寂滅。

波羅密釋義分第七

波羅密猶言無彼岸也。夫人在苦海之中。而不知其爲苦海。在福德之中。而不知其爲福德。其故何也。曰生於水者。不知其爲水也。產於原者。不知其爲原也。以其日相習相見者若是也。故能內觀以自省者。而後知其爲苦海也。爲福德也。茲有人以七寶布施爲福德。以三魂七魄爲苦海。是曰能自制者。然又未能空也。若脫出此苦海相。福德相。而後真實不虛之空境在乎是已。故空無所空。色無所色。而後彼岸可登已。茲以福德苦海爲相。則我我衆生壽者皆著於相。又焉有彼岸可登也。故幻象全寂。則空色無所著已。是無所見。無所著。無無所見。無無所著。而後智慧日增。惡苦自除。是之謂波羅密。

多羅三藐三菩提釋義分第八

得證於涅槃之外。而滅度三界之輪迴。以虛空不昧而修於正果者。曰多羅三藐三菩提。正意所在。妄念自消。消五蘊六根之雜障。而正意自固已。故佛言福德。非有空虛之福德。亦無因果之福德。更無布施之福德。而他滅度三畏。舉反三隅。守定三不。故能從正意而無所思量也。故還時

我若以福德相施於衆生。則正意自俱滅。而正果離際。則我於上乘之說法。又證一層聖礙恐怖已。是以我於乞食時。更必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心。無所著相。且於支解時。亦無復三藐三菩提之未來念頭。爾時在大衆中。能以佈施福德之著相。而令其廣佈佛言以結善緣。是雖名福德緣。亦非福德緣。若以真實不虛之正意而爲衆生超脫苦海。則爲離欲阿羅漢道之正意。以是故故無所得。更無證於正意。以不得之得。不證之證。而存乎正意。修於正果。是之謂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果釋義第九

四大之內而藏乎其善惡者曰因。因其善惡而獲禍福者曰果。因果佈施。而後人心正已。故言清淨非真清淨也。言寂滅非真寂滅也。以清淨之極而後得其正。寂滅之極得其宗也。故上乘說法。本無因果之可言。以輪輪轉轉因因果果。皆氣之化也。以氣化而善清善淨善寂善滅。而修養至於至清無清。至淨無淨。至寂無寂。至滅無滅。以修其善提而證於極樂之土。使真實不虛之最上乘之福德。爲天人供養之波羅密。以滅度此因因果果之極苦惱而拔之。是之謂因果。

虛實釋義分第十

若有相。若無相。若虛乎。抑若實乎。故凡一切相。皆世間之幻境也。凡有一切恒河沙數大千微塵衆衆生。皆是虛化天人之間。實者空也。虛者色也。若實若虛。無非輪輪轉轉之電光泡影。故世間法無非是虛。虛而能化。是真實已。實而能達。是真實已。希有實不爲虛所空。虛不爲實所色。以空色論虛實。則何地爲虛。何地爲實。以實虛爲實虛。何實者皆虛。而虛者亦虛也。以虛

實相參。則實也無也。虛亦無也。無虛實之分。而天人相合。法尚應捨而本來之性見已。若曰虛實皆有其倫也。則蒼蒼者天虛也。而有日月星辰以實之。則博厚者地也。而有海河谷壑以虛之。故能視虛實謂無虛無實。則上乘之法。皆應於是取之已。是之謂虛實。

無上乘第二

因因釋義分第一

輪轉釋義分第二

法華釋義分第三

楞嚴釋義分第四

華嚴釋義分第五

觀自在釋義分第六

傳燈釋義分第七

涅槃釋義分第八

阿彌釋義分第九

祇園釋義分第十

因因釋義分第一

因其所因。而果生焉。所謂本在因中。非四大包之不足以種其因。故因之因。即烝化之所由生也

。以因之所因而轉喻之。則物之始生也。何莫非一之所蘊。烝蘊於靈。而氣又因蘊於烝。則質之蘊於氣者。亦判然已。是已鍊實爲虛者。反其果爲因也。虛做實鍊者。以因爲因也。明乎因可爲果。果亦可爲因之理。則因之因。又何莫非空氣之作用也。今之發明科學者。動以空氣爲標準。然此空氣之中。有因有果。無因無果。論空之化生。則因其所因。而果種已。論空中之無。則因果之論。更何所因其因也。是以目見者不得爲色。耳聞者不得爲聲。鼻嗅者不得爲香。口嗜者不得爲味。意念者不得爲識。是色聲香味之行識。雖有其因。亦無其果。雖其有果。更無其因。雖有其因。亦無其因。雖有其果。亦無其果。更無其因。去其因因。以空以淨。而後法輪之轉。無不寓乎真實不虛之境。而無所用其因因。是之謂因因

轉輪釋義分第二

輪者心輪也。轉者意轉也。轉乎善則得善果。轉乎惡則得惡果。皆視乎心之幾希間耳。是輪乎生者。亦必轉乎滅。輪乎滅者。亦必轉乎生。去乎輪轉之念。而後不生不滅已。是以動者必靜。靜者必動。剛者必柔。柔者必剛。乾極乎南。坤止乎北。色者寓空。空者寓色。色者空之母。空爲色之始。亦其無輪不轉也。欲輪之不轉。必清必淨。必無恐怖。必無疑慮。希有心意未滅。念慮未消。而能使五蘊六根。不爲輪所轉者。故惡念是惡。善念亦是惡。凡有所念。必有所貪。貪機一伏。必爲輪轉之始作俑者。欲其不爲輪轉所轉。必自空空定定而造無上之無乘。是實非實。是虛非虛。虛即是實。實即是虛。而後無色無空。無寂無滅。無死無生。以還其本來之心性。由心

法華釋義分第三

法本無法。華色非華。內以其心而照見無物曰法華。故取其非有所法而法之。非有所華而自華。以其空淨而無纖塵渣滓。則其光自見於如如之境。故能以法華言。若以相宗爲法爲華。則又謬已。是空無所空而後法行。色無所色而後華運。運於無形。行於無聲。而後法輪之轉者。無不即色即空已。以輪轉言。則有法皆非法。實華皆非華。法華轉天心。則因显之氣自能明見。人心轉法華。則空之所寓者若不有色存焉。是虛以明。空以見。而後法華之寂自在。是之謂法華

楞嚴釋義分第四

相所無相。乃無楞鋒。故嚴相兩濟。而凡所謂相法及不寂滅。皆爲適有適無之體會。故佛言無世間法。即謂有世間法。以其中明無所見。而後乃有真見。故以意識爲思量。可否思量。否也思量。以心有所慮而爲可否之滅度。曰否滅度。是因其楞而楞之。則無所楞。以其嚴而嚴之。則無所嚴。故有以色空虛實爲佛言之楞嚴者。皆非能有楞嚴戒。能入於楞嚴戒。即有楞嚴界。有界非戒。有戒亦非界。是有所戒即有所嚴。有所界即有所楞。以無所着於相乘法乘。而空蘊不蘊。蘊空不空。以入於自然如如之境。則舉凡一切有爲相法。皆如夢幻泡影。一切夢幻泡影。皆能鍊實爲虛。化空即色。以其無境界入於性。無法乘注於念。而後功德之心意。無妄觸於人我衆生壽者已。是其自然之自然。而無所觸斯相已。是之謂楞嚴。

華嚴釋義分第五

世間衆生。是否均從淨土生者。抑或從衆生之不生不滅中來。此是第一疑問也。予曰佛言。乃以衆生之有相無相而剖晰之曰。善哉衆生。希若有見。希若有聞。希若有生。希若有滅。予乃一從淨土之樂而爲衆生告。以其不淨。而有真淨。以其無土。塵乃畢現。是淨土中本無所謂相宗者。若以淨土論之。則淨者不淨。而淨之之謂也。土者仍有是景。而着於相也。希若無所謂淨。無所謂土。無所謂不生。無所謂不滅。是各種注念皆隨涅槃而滅度之已。無空無色。則何者是淨。何者是土。何者是生。何者是滅。人之生者皆寓於淨中已。從生淨之中。而滅却一切幻景幻相。吾生也皆非其生已。吾滅也皆非其滅已。吾淨也皆非其淨已。疑云乎哉。問云乎哉。

觀自在釋義分第六

觀者內觀也。反觀也。內以自省。反求諸己。即斯是道。而無不自然已。故內求諸己。必明察其微。而後能得乎觀已。是自然之大道。不外乎清淨。而清淨之定力。必由於觀之弗能觀。而得其觀。則得其自然之境。而無不自在矣。是以論上乘者。必先以觀止於己。而後形乎物。則寂靜之妙諦得。而妄念無不消滅已。若曰以外觀喻乎道。則其得乎相者雜。而貪念幻境皆入於觀矣。故觀字有二義。一從盪滌之義。一從明觀之義。能盪滌其垢污。則心自明。而內觀無不洞照已。能自照見其五蘊皆空。故不爲幻境所繞。不爲妄相所惑。則其自然之覺。無時不在也。故以心爲

觀。則觀求諸已也。以物爲觀。是求在外也。求諸已者。內功自定。而清淨寂滅之旨皆自然。而不勉強已。若求諸外。則心被私欲所惑。而如露如電之幻形泡影。皆藏於身已。故識不可着。相不可惑。惑於相者。自着於識。而自在之真觀昧焉而蔽矣。故論相宗者。每以取物譬喻。以爲觀自在之說法。則更着乎下乘矣。故言乎自在者。即不期然而自然已。不期在而自在。而後內觀之心明。明乎心者。性自見乎如如之真境。是之謂觀自在。

傳燈釋義分第七

傳者不息也。燈者明心也。有不息之功。乃能收明心之果。是不息言如輪之無時或已。而後法輪常轉。無在而非明心之機已。心明性見。故其色空。而後真色見已。希有以相乎色空者。謂法輪常轉。若乃以輪爲輪。則輪乎有形。而轉乎有聲也。故爾時世尊以無所着於色空。乃能以清淨寂滅之旨。爲衆說法。其法維何。乃曰恆河沙微塵衆。不能彌遍乎大千。三乘要旨。不能盡奧乎妙諦。是色寓乎燈之外者。則非所以爲色。空寓乎傳之外者。則非所以爲空。是傳燈之要旨。又在乎有無無有之間已。彼乃以世人之說法爲法。則着於相宗。而非所以爲法也。故三乘着於初者。是乃謂之得諦。三乘無着於終者。乃謂之盡諦。得其諦。乃仍有相。盡其諦。乃可滅相。去其非非之相想。而入於如如之妙境。於是乎法輪常轉之功不已。而明心見性。此之謂傳燈。

按第八九十之涅槃阿彌祇園三釋義。未見。訓示。

編者詳識

佛道相濟乘

蓮台聖臨杭州道院出示序言曰。明謂的。清清的。空空的。洞洞的。活潑潑的。光陀陀的。明了此理。皆得作佛。佛非有亦非無。非動亦非靜。非空亦非實。乃空中實。靜中動。無中有也。非實中空。動中靜。有中無也。凡是一切法。皆是不可說。凡是一切相。皆是不可見。凡是一切色。一切聲。如露如電。如夢如影。如曇花。如水月。是真耶非耶。此即空而不空。實而不實。動而不動。靜而不靜。有亦非有。無亦非無之幻耳。幻從何興。興於人之心口耳鼻身意識也。感此則應。明此則行。從此一切心。一切意。均隨天賦之真靈。淘汰殆盡。何愁不明清。不空洞。不活潑潑。不光陀陀乎。能活真性。能光真靈。我非我矣。我乃佛矣。佛本非佛。我不佛矣。佛而不佛。我而非我。我佛一合一分。化爲無無之境。非非之光。然後與天地同參化育矣。參而不參。化而不化。不參之參。不化之化。然後真到吾先天無海中矣。返光而照。返靈而射。而又一世界出矣。此理玄之又玄。玄中之玄。無以名之。名之曰道。道也者。不可離者也。可離非道也。萬靈莫不由先天無化。佛理雖然深奧。亦道中理之一部耳。吾兄 濟佛於海潮寺。求吾作佛道相濟乘序。吾留此數語以誌之於乘者。願吾佛門弟子詳加研究爲要。

法之明乘

永生天地之先。渾沌鴻濛。清濁未判。一個混沌而已。清輕者上升爲天。濁重者降凝爲地。從此

天地交媾。由一本而化萬殊矣。一二相乘。萬類分焉。至於無量恒河沙不可喻其多。多則爭端起。爭起由於欲。欲由分彼分我而生也。所以上古之時。人真人壽無終時。中古以降。不能處天地之和矣。所以聖人出焉。聖者以時為變。以地為的。雖然各地不同。各時亦異。皆因不道。聖人始作教以挽之也。近代又是下元之終。人心之欲。人事之爭。不可以心度之。不可以無無之。嘻。是真無所真。聖不能聖之時也。何者能救。惟先天之道是賴矣。佛言虛空。回言真宰。耶言天主。儒言本原。皆是先天之別稱也。溯於先天渾沌初開之際。道而已矣。人人淳德全道。無欲爭心。無悲瞋心。內不勞神。外不勞形。各守各道。所以上元中元之中。無不在無無之境也。今至下元之上元。又當歸萬殊於一本矣。如不從道入手。將不堪前顧矣。查一元有十二會。一會分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如一個胚胎之先天大道。化為五教。一教又分種種分支。一支又生許多之別派旁門也。如思正道。先統五教。思統各教。先歸本原。如思歸本。先合萬殊。如思回元。先理會逆。今也大道昌明。各教自統。本源有定。萬象同合。一元肇初。運會必轉。大道有本。自然運回矣。

佛之明乘

如是我聞。佛告阿難曰。不生之生。不滅之滅。生之為生。滅之為滅。生自有生。滅自有滅。生生不已。滅滅不已。生中有滅。滅中有生。生中有生。滅中有滅。滅中生滅。滅中生滅。生自何生。滅自何滅。生由於先天。滅由於寂滅。先天何生。生於胚胎。寂滅何滅。滅於胚胎。胚胎之

造化。何者為之。道而已矣。道生道滅。而成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我說三千大千世界。非三千大千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可以明無不在道中。無不在造化矣。既明生由自來。即知滅由自去。滅雖有各滅。亦如生有各生也。先天之炁為何。水火相濟而已。先生火精。後生火氣。火得水子化矣。我說無明明德。此之謂也。我說寂滅者。此之謂也。明炁。則知靜中之動。虛中之實。無中之有矣。如思無明明德。即知動中之靜。實中之虛。有中之無矣。此明與天地同參化育者也。此明乃先天炁永之玄妙機也。生滅由炁。生滅由道。生滅即由自心自性也。心即是佛。性即是道。心能時時存之。性能時時明之。則不生不滅。永久極樂矣。自樂誠樂。自度誠度。度已為易。度人為難。難在存其心明其性耳。其心其性。度之非難。度已心已性。尤不易也。何者為心。先天真氣也。何者為性。後天不可離不可背之大道也。道明德明。然後無明至於明盡。庶乎止於無明明之境。明無無之理矣。生滅由他。自可不生不滅也。

道之靈乘

先天之炁為靈。凝者一團。散成萬有。何以能化。何以能散。靈光而已。夫靈無聲無臭。無影無形。而無不在無不隨者也。萬有既從無生。個個均具靈光。靈者何謂。性而已矣。性由先天化生。所以能生能滅。人具萬物之靈。又是萬物之首。所以能御萬物。能歸本原也。靈有種種不同。天靈地靈人靈之別。天靈性也。地靈質也。人靈情也。形也。由天性而修地質。然後人情可淡。人形可永矣。性何以修。修其有而還無也。質何以修。修其有而歸無也。情形何以修。修其有而變

無也。還也。歸也。變也。皆靈也。靈修則性永存。不修則永滅矣。靈爲人及物之大本明矣。性之爲性。初所以善者。靈明也。及至於後。欲生靈滅。情欲日增。形質日重。所以永入沈淪。不能歸靈之本矣。修性如何。修其無耳。性靈則無不靈無不在矣。天地人之靈合。又歸諸胎矣。佛之靈乘

如是我聞。佛告阿難曰。不垢不淨之理。不垢之垢。不淨之淨。即是不增不減。不增之增。不減之減。即是不垢不淨。垢之本爲淨。增之末爲減。此所謂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不垢則無不垢。不淨則無不淨。不增則無不增。不減則無不減也。無不垢。無不淨。無不增。無不減者。靈光也。靈光普照三千。化爲無量數微塵衆。微塵衆是多否。曰是多。佛曰。微塵衆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多如實有者不。曰多而真多也。靈山之謂也。儒曰靈臺。道曰靈明。回耶曰真靈。皆比喻之也。靈足靈聚。則性長存。不增不減矣。性存道成。則靈不垢不淨矣。性如則命如。靈合則道合矣。性爲天命之性。本是一個活潑潑的。光陀陀的。無所謂垢。無所謂淨。靈爲先天之靈。本是一個清的明的。無所謂增。無所謂減也。不增自增。不減自減。不垢自垢。不淨自淨。一有則無。無無則有矣。靈在天而性在人。皆無不在也。而在無聲無色之中。實有聲有色也。所以初生不生塵念。天理渾然。後因耳目鼻舌之欲。而生聲色香味之想。由此乃昧其本靈矣。靈明。則永垢不垢。永淨不淨。永增不增。永減不減。靈味。則無無而化有有。有有而墜幽幽矣。靈性之修。各教雖有不同。正是同處。亦是大處。修性明性。煉性存性。及其成一也。一者何。謂本也。

。靈也。一而化萬者靈也。萬而歸一者。亦靈也。所以佛曰。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也。

道之法乘

上古之時。人皆淳德全道。降至中古。道德淪喪。所以立三綱五常以繩其心。及至於後。綱常不足以繩之。所以立法也。法有出世入世之別。入世之法。以道德爲本。以綱常爲用。如有越軌之行。則以法治之。出世之法。乃明心見性。澹泊寧靜。無機械心。無爭競心也。法由何守。守在坐也。坐法之中。又分上元中元下元。上元坐法。乃本於自然。以先天胎息爲形。中元坐法。乃本於純陽。以心還性。下元坐法。乃本於純陰。以身爲的。以命回性也。天命之皈。天性之皈。天然之皈。雖然法有不同。其成功一也。坐者不息。坐者明性。坐者無有矣。夫坐易而守難。守神易。守性難。神凝則氣聚。氣聚則神全。性獨不然。性如流水。隨時隨感。均可變遷。不可捉摸。此何故也。魔惑也。魔惑何。魔惑何。執着也。心有執着。妄念頓生。性有執着。塵想齊來。塵妄之惑可去乎。坐是賴焉。法可知乎。心是宰焉。性是依焉。心清性明。法自然之法。易得無無之妙境。命皈性皈之法。亦易得無無之妙境也。妙境何生。生於無。無生於靜。靜生於明。明生於心。心生於性。性生於法。法立則性存心存。法亡則性如心如矣。性明心明。無不明矣。神明氣明。無不明矣。

佛之法乘

如是我聞。佛告阿難曰。法從何來。法來有自。自法之來。來自何法。何者是法。何者是自。何

者是來。何者是何。何何之境。即是自自。自自即是法法也。法中之法。須從自中自來。來是無中有。去時有中無。有無之與無無。有有之與無有。此即法也。法中之動。法中之靜。因法無動無靜。是故名曰動靜。因無有法。是故名曰法。法中之法。坐中之法也。坐中之法。本乎性而存乎心也。心無則性無。性無則法無。法之無也。如如不動。恬澹味也。不生執着也。執着一生。六塵俱生。無所謂法。而落小乘矣。法之入世。中也。法之出世。明也。中明而後中空。中空而後中無矣。經曰。雖修空。不以空爲證。不得作空想。雖修定。不以定爲證。不得作定想。雖修靜。不以靜爲證。不得作靜想。即是法中無上上乘也。法雖是法。須由心主。心主則自然之來。何何之動。自然之妙。正是不妙。是名玄妙。玄之又玄。而得玄中之玄。則動靜自然。有中之無。而爲無中之有。有何何非是。無何何非是。是何何何何。即法也。心中之定。性中之空。即空中之靜。靜定空本無之境。本自自之境。亦本何何之境。三昧俱明。若來若去。若坐若臥。無一非法。無一非法。法即不可說。說法即是謗佛。即此之謂歟。

道之空乘

人無心則與道合。有心則與道違。無之一字。包萬有而無餘。夫過以心爲用。以道觀心。心即是道。以心貫道。道即是心。心道合。則道無所道。心無所謂心矣。心何爲心。道何爲道。相也。相者想也。想者的也。相爲初步之關鍵。有相則無雜念。雜念不生。相非其相。相非則執着矣。如思無相。須靜須清。靜而且清。則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內外既悟。惟

見於空。空無所空。由有相而入無相之妙境矣。無相之無。實中虛也。動中靜也。空空之相。如如之相也。相如則空如。空非其空。無非其無。非真空真無也。真相真空。須從真無中求。求之非難。得之維難。知止者。知其止也。坐也。坐中有相。止而定也。相無所相。定而靜也。非相非空非無者。靜而安也。非中之相。無中之相。空中之相。安而虛也。相相空空無無。靜中動之。動中靜之。靜中動也。實中虛之。虛中實之。實中虛也。當此空空之空。相相之相。是如如不動之真實相也。相之存也。心也。相之空也。心也。心與道合。道不遠矣。心相道相。皆空中實相。有相即不空。空中之相。即是心造。造無所造。然後靈明的靈。空洞的空。始可不生不滅。常清靜矣。

佛之空乘

如是我聞。佛告阿難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聲即是空。空即是聲。香味觸法。無不空也。空相實相。是不空不實相。實相實有者。不名實相。空相實有者。不名空相。空色之色。空否。實色之色。實否。空聲之聲。空否。實聲之聲。實否。不空不實。不空之空聲空色。即是不實之空聲空色也。色相之中。聲相之中。皆是虛妄。所以我云。不生住心也。不住非住。無不住。不住於色於聲。而生其心。心無色。無聲。無空相。無實相矣。實相之相。如道教之煉性。佛家之淨土。二者皆是有中無之無中有也。即是實中虛之虛中實也。如如之境。何在何是。何空何是。是相在。相在則命如。命如則性如。性如則無不相。無不空矣。空非其空。相非其相。所以我不說

斷滅相。有相即是一合相。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心不降伏。相空相實皆非也。非相。非非相。非有相。非無相。非實相。非空相。我皆曰斷滅相。斷滅之相不可說。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阿羅漢道者。須由非非之中。空空之中。洞洞之中。虛虛之中。無無之中。何何之中。尋真實之相。真實相。即是不色。不聲。不空。不無。不虛。不靜。之色。之聲。之空。之無。之虛。之靜也。阿羅漢道。阿羅漢心也。心即是道。心即是佛。佛無實相而有實相。相如則如如不動。不動即是真動。真動即是真色。真聲。真空。真無。真虛。真靜也。

道之度乘

度不自度。度自自心。度非其度。度不是度。度之非難。受之為難。受非其受。度非其度。度於受者。受於度者。須本度之心。而成受之受。受之於心。度之於心。心非其心。受不受矣。心非其心。度不度矣。度得無量。而無量不度不受者。因其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不得之受。是為真受。不度之度。是乃真度。度之受之。由於一心貫道。一心貫法。一心貫空。相無無而空有。然後衆生皆度矣。然後衆生皆受矣。受之之道。在於容忍。忍無不忍。容無不容。其法自大。其相自生。其空自空。其所度而受者。自受自度矣。一而至於無量莫不自度。度又非度。受所非受。即是真受。受中之受。度外之度。皆空而不空。法而皆法。相如不動。度如不度。受如非受也。因之度也。受之果也。因其不度。則受之受果。無無無相。不不法。非非非空。乃真實度法也。何度何非是。何受何非是。是何即何何。非是何。何非是

佛之度乘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集十方八萬四千無量無邊聲聞。那由他諸佛昇蓮座。說般若波羅蜜法。當是際各化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華。而成就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道。道道道受。是為不度不受。度之於相。相成虛妄。度之於法。法不可說。度非其受如不度。受非其度如不受。度非受非。是為般若。修無不修。是為般若。如是即為般若真性之般若波羅蜜。佛曰。第一般若波羅蜜。即非第一般若波羅蜜。故名第一般若波羅蜜。所有一切衆生。我皆令入涅槃而滅度之。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一實滅度者。是因般若之須離欲也。離欲之欲。離五受也。如離五受。須先容五忍。五忍能容。始可立十六正心。正心立已。又當知因果之因果。因果如去。則知現在之因。即是未來之果。現在之果。即是過去之因也。般若之華。華非其華。而無不華。般若之法。法非其法。是為大法。般若之度。度非其度。無不度矣。十種心為受者之妙覺乘。具得十心。可得上乘。心無其心。可成第一金剛般若波羅蜜。金剛之道。金剛之體。不煉不壞者也。如具十心。即如十種仙果。不可曰度。不可曰受。即不可曰道。即不是般若之真性矣。佛為大乘者說。為最上乘者說無可說。是真度真受矣。為現在衆生須今說。為過去衆生須早說。為未來衆生須當說。論是真諦。道是真道。從五忍十心得真性般若道。所以曰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不可說。不可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之大度法也。度即度已。受亦受已。

實無一度一受。而滅於無餘涅槃。是故佛曰真度真受真滅也。滅中之真性。即是不動之動。不有之有。不實之實也。度中之靈明。受中之空洞。因得般若波羅蜜之金剛真道。而可以從無無之妙。而化為光陀陀活潑潑的一點真性矣。化得真性。即化入萬四千般若波羅蜜華。而散於天空。空耶虛耶。東方真虛空耶。不虛不空。有物也。物何何非是。是何何物是。是度真性。是立真道之般若界也。界無所無。而真實有者。即是度者受者之靈明性也。諦聽諦聽。諦思諦思。

道之歸乘

道不道。非不道。歸皆歸。非常歸。歸之於天。天大莫能容。歸之於地。地博莫能載。歸之於人。人又何歸。歸之於道。道非實有。有陽則住。住非其住。歸法法不歸。歸空空豈空。歸度度由何度。三歸非歸矣。歸非歸。住非住。法非法。空非空。度非度。是為歸性於靈也。是為歸明於理也。不來不去。不生不滅者。歸於真際。無二無別。無有無無者。歸於虛空。虛空果虛空否。不也。真際果真際否。不也。在於何何即是。在於何何非是。不見光灼灼乎。不見圓陀陀乎。不見活潑潑乎。能光圓且活者。無一非虛空。無一非真際矣。當其歸也。乃其生也。當其生也。乃其歸也。生滅由他。歸住由我。主何能主。主在性靈。性動何可主。主其動中之靜。而能再生靜中之動耳。動非實有。靜是真有。有無由天造。性靈由人保。由歸而歸。是不歸。所以法不可收。空不可恃。而度更不可受也。如此然後四大皆空。皆空然後不空。不空即是有歸也。歸宿二字。宿是上宿列宿也。取意甚深。教住二字。住是主人。亦可明了矣。真際之真際。虛空之虛空。

是不可思議之真際真空。何者可代。命字惟宜。人立於二大之間。無所染。然後可叩得。叩者何。叩山口而已。山能叩耶。口是山耶。非也。山在上。故曰命由天。口在下。故曰因由人也。此命之歸之住。不可須臾忽之。所以如所教住。黃泉黃庭雖分爲二。而實在是一。所以不生不滅也。歸之泉則泉。歸之庭則庭。毫厘非天造。皆是性造之也。命歸則性自然歸。性歸靈自然歸。靈歸無不歸矣。萬物歸矣。歸於何地。何地可容其歸。空而已矣。空若真有者。仍是不空。所以言有有無無。莫非不不法。不不不空。不不不靈也。不不不爲不不。不不無無。無無是有有。有是不可說。說非其說。歸非其歸矣。

佛之歸乘

我佛在天竺。告諸佛曰。歸之不歸。歸非其歸。歸無所歸。是爲真歸。以歸之歸歸。故歸所以一。華入無量華。無量華入一華也。華是空。華是實。華是有。華是無耶。衆合掌曰。華非真。何可言華。佛曰。非華生於春。亦有華生於夏秋及冬者。如是非真。何可永久。乃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者也。華永久在。故可以名華也。一佛二佛三佛者何。衆合掌曰。非佛。佛曰。非也。佛若無者。佛非佛矣。佛真有佛。佛不學矣。佛如華然。故可永久。一佛身入無量衆生身。量衆生身入一佛身也。佛之入衆生。是初也。衆生入一佛。是歸也。歸無不歸。歸無不歸。所以無量山水人物。均入於一芥子中矣。芥小物廣。何能入也。因其大身非大身。是名大身也。大身放之則彌六合。卷則退藏於密。放之卷之。皆一物也。一何不入。我所以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

。是故名一合相。一合相實有者。即是不可說。入之歸之。然後可空。因空果空。始空終空。內空外空。有爲亦空。無爲亦空。空入空歸。則法不可法。空不可空。度不可度。受不可受矣。不法不空。不度不受。相何是相。相不成相。染無所染。然後天靈與人靈相結合。成無量如一之妙境。歸於極樂。永不生滅增減垢淨矣。永無實無虛。無動無靜。無有無無矣。三昧不昧。虛靈不靈。終無歸入國圖芥子中之日。汝等能信守奉持。至於無始無終之際。當知何何即是矣。

結論

靈者何。明者何。法者何。空者何。度者何。一歸於一也。一之爲一。又何也。一也者。一畫一鑿也。鑿其竅。畫其界。分綫出而六道生矣。六道有乎無乎。實乎虛乎。皆非也。是實有中之虛無也。寂無所寂。空無其空。相不能生。法不能出矣。法不出。則無所謂相。相不生。則無所謂見。度之於彼岸。正是度之於此岸。岸非其岸。又何必度。夫靈明之界。爲無無之有有也。爲實實之空空也。實相即是相。真度即是不受法。非法非非法。皆非非法也。非不是真不。不明乎法。明亦非不矣。萬象同歸於非非之境。即是均歸於一也。萬象皆能本靈爲虛空之相。即是歸於非非而生於一也。依此觀之。無一不在此一中覓生活。所以無量能入於芥子也。依者賴而不離之謂。歸者是本而不背之謂。佛依道歸。不離道不肯道也。道者。乃萬物之原素。無素安可生滅由己哉。生雖由天地人三才之靈明中。活潑潑。圓陀陀。光灼灼。一點真源所化。而其滅也。亦由此天地人三才也。或問曰。生由三才。是因其光圓且活。何滅能等。曰滅即是生。生即是滅。因先

天之真靈真炁。不增不減。故此生一而彼滅一。所以言六者。正此意也。因不增不減。所以不生不滅。或問曰。既言不增不減。而何有循環報應。大人鬼畜之輪迴。曰。在此如彼。在彼猶此。天人之與鬼畜同趣也。所以言不垢不淨也。無者爲無。有者爲有。真實之有無存乎先天也。萬物芸芸。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生滅增減垢淨由他。不能離道斯可矣。一芥之中。豈能尋真解脫乎。不過各修分線耳。既無所謂生滅。何用法爲。何必空爲。何能度爲。不靈不明不能歸一者。我以非我身也。諸子皆具夙根。詳言乘理。以圖歸一永不生之玄妙。即是永不滅矣。蓋猛省諸。

六道真言

如來佛臨濟南道院院主授曰。此壇傳經無日。各各思議。信疑不定。皆道之障。佛之魔也。內疾外消。自易得圓滿好果。十二年規矩。可縮弭於一朝夕間耳。孔哲之言。朝聞夕死。不知者諱言之。嫉言之。妄貪蘭橈之榮。而爭蟻蛄之壽。好好佛子。具度衆生大願者。何視苦境而不易念於樂在其中也。予(佛)白汝等六道真言一卷。須知佛法無邊。尙有覺岸可到。究不若道統一貫。淵漫大地古今。而無有邊幕。可見是真佛法、是真道體。今者各教之興。亦從一道中分乘來也。予曰真言。庶佛道不至一室相攻。同流忘源耳。

第一章 空界道言

何時有道。何地有界。皆非道也。道之體大。道之用微。所謂空界。實曰無界。無界者何。前哲之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真無邊。是真無量。大千三千恆河沙數。皆有界有量有物。又烏得而謂之空哉。西方極樂國土。莊嚴世界。皆有珍珠瑪瑙赤飾。七重七寶。八重八寶。是大阿羅漢所居之淨土也。然不見大阿羅漢之所居。亦不見莊嚴珍珠瑪瑙赤飾七重七寶八重八寶。之所輝映。普照大千世界。是何緣因。是佛法皆在無邊無量無大千無三千無恆河沙數之中。謂之空界。真道在是。是謂一道真言。佛白汝聽。各自細參。久則智慧福澤。與人界最有榮光者也。

第二章 釋道真言

釋學本一風俗教。古夏無此名詞。及予

師教廣言滅度。專講寂而不輪之學。命諸徒東遊至華。其時最古。未見吾俗之教者。皆以非謗議謂之。有一二信從者。極力奉行。初亦無其好果與圓滿功德。至吾祖師不佛誕世。而華夏最樸之俗。男女老幼。崇尙其堅。西方寂滅清淨。由是尊己。予始不過救渡衆生。廣行善願。如近來悔過遷善諸士之修養。千紀以來。成一輪界。天是何天。輪即釋道善輪是也。

二千餘年前。中夏風土淳厚。人民儉嗇。求仙得仙。求釋定佛。歸真返樸。曙圓日充。達普二聖。始開中教。救劫救數。功德不在予下。各祖分派而後。周秦諸士詆爲絕倫學術者。蓋由此輪實非物質可見之界。加以阿世秦楚諸士。不求精神結果。其錯在是。誤會亦在是。予言真正釋道。先世善念善觀諸系。皆未剖陳表白佛言於世。宜前哲不能相容也。

此一輪界空空之旨。實在釋源原理。非辯辭也。讀華嚴五十卷。自能通慧而見我如來矣。

第三章 受生真言

西方有竺國。古音訛者甚多。譯而未闡真義。佛道顛倒真詮。故欲即知受生之原理者。不得不先爲諸善信男女言吾西竺之福慧。何也。竺國即作佛國解。又一西方莊嚴世界。其人皆願見佛。而猶未知夫自己一人之身。身由佛子。及至阿羅漢在祇樹園中。聽吾白佛言。諸鄉土俗。各各善男女。始能憬然悟矣。優婆門受人之生。皆從一個佛道而生。佛又從天地化育而生。是曰悟生於香花法雨華鬘鉢之叢。皆道生也。後世華嚴會上。謂汝是道生者皆曰佛生。光輝耀目。智慧如珠

。是乃佛初布施之時。並未分乎道是道佛是佛也。吾今取喻於珍珠火齊燈光油燭之類。則知生吾珍珠火齊燈光油燭之名者。光也。統言是光。吾可確見乎此。爲論身受生之始。除道以外。無所謂生。讀世界全書參世界全理者。自能默默融會而貫通也。

世界花月山水草木蟲鳥。皆受生於道。花有四時萬種五色之辨。其名則一。月有四方八挺四表之光。其光則一。山有島嶼峯巒風嶺之稱。其石則一。水有川瀆江湖河海之屬。其流則一。草有蘭蕙蘋芷薰薷之別。其卉則一。木有松柏槐柳榿杞之分。其木則一。蟲有蜚蠊蟪蛄蟪蛄之類。其蛤則一。鳥有鳳鸞鶴雀鴻鵠之多。其卵則一。觀道生物。萬物一體。則知生自道來。生出吾受。吾言受生。佛言受生。世界言受生。如有言生非道。與生而復滅。棄生即滅。背道不返。又何來復之有。今日人世欲求受生之道。非先明乎上言六生則一之理。烏云乎哉。

第四章 人道真言

吾道自周以下。人人皆知六國爭奪之苦。返樸歸真。人種自殘。滅亡之禍始熄。文字之教。合予心性。同一皈依法門。而入師道之寶者。有七宗六祖。相沿以至於今。最上無邊者。吾祖也。能接吾師大業者。亦吾祖也。人道至大。惟人不能自開慈悲。自廣普濟。亂極思治。人道始存。亂猶思亂。其可悲已。不能偏執一家之說。致人海鴻漿。至今逆流不返。天意所以順流而行。惡者降殃。善者降祥。昧者自喜。智者先悟。幡然復性。吾祖之道。所以存人靈也。上語不知人境常苦者。不知人道之真樂耳。曩吾徒鳩摩羅什東渡。得乎上乘人界道輪。護持一切

四書新義

論語

慧真人釋學而時習章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乾始之先。無形無影。無聲無臭。坤生之後。由無形而爲有形。無影而爲有影。無聲而爲有聲。無臭而爲有臭矣。所以陰符經曰。萬化生於身也。身者後坤資生者也。身之配合。如天地然。身可謂之曰坤生。亦可謂之曰乾始。因其雖有形影聲臭。而其在胎元之中。無形無影。無聲無臭。渾渾噩噩也。即乾坤之所資也。身既秉乾坤正氣而生者。理應由乾坤正氣而終。所以左右手合交於上(篆文)而以子字於下。名之曰學。蓋學者之意。在於知交知本也。所云不失本來面目者。即其與數之點也。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德止善。在乎知止知本也。知本知止。道也。道字從首從辵。首者先天之本。乾元之始也。辵者周行遍行也。乾始者本。周遍者行。即是虛而能得之謂。人身由無爲之境而來。而學無爲之道。返無爲而爲有爲。非從學字入手不可。然而學不習不可說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亦先天之理也。(說字不作悅應讀本音)。說字之意大矣哉。說字從言從兌。言卦象之終也。言卦之終。習坤元資生。而返乾元資始也。人不知而不愠者。言不知道理之人。須諄諄相誘導。而不可因門戶自封其步。愠其不同道也。中庸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即是率其性而知命也。夫性本隨命來。身不能見性。盡性。烏能成性。身如思見性。須在良靜中求。如思盡性。須從坤順中學。如思成性。須本乾健中

得。求之學之得之。須由習中來。顏子之不遠復。曾子之日省者。乃知一貫之理。正學問之道也。原夫學止於一爲道。行止於一爲道。行止於支爲歧。正歧之分。在於知一否耳。溯自周孔之後。百子諸家。教分派別。各行其是。以致失却道之本來面目矣。慨夫同立一個真空。同本一個造主。同載此天。同履此地。因門戶地隅之歧異。而論彼我之是非。良可悲矣。不知聖賢設教。無非以孝友爲宗。豈後世之營營然耶。老氏只言歸根宿本。死而不亡。非世論之夢夢也。諸子身從乾始無爲而來。身從坤生有爲而學。日習正而不缺。斯可返本還原矣。人間老祖歷史。汝等可告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子寥子。獨立不改。可也。

尙真人論爲政以德

爲政以德。政行在仁。得志澤加乎民。方是識政大體。行政者宜行王政。至公無偏。無存芥蒂。作手足腹心之寄。毋隔膜視之。行政貴乎慎刑。無罪而戮民。爲士大夫者。宜見幾而作。無使災及其身而後悔也。君子辨晰禮義極嚴。或似是而非者。小人爲之。君子弗爲也。君子守其中正。造其賢才。以我之中。養庶民之不中。以我之才。教庶民之不才。故民多成立者。凡天下事有當爲。有不當爲。無爲其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以言不必執滯乎信。行不必執滯乎果。義主其間。圓融變通。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之碌碌。君子心無私累。誠一不雜。如赤子之心。不着一毫人欲。明善復初。達其用而不失其體。此所謂赤子之心者也。學者以求自得。定靜之功。決不可少。靜而後安。取之不盡。故曰。靜者心多妙。左右逢其源。一竅開。竅竅開。然而非深造不能

也。先在博學。繼在反約。萬殊不外一本。一本可貫萬殊。始以善修己。繼以善養人。天下歸仁。而後可望收效。今之世背道而馳。民苦國困。皆由於斯。吾願世之有心人。有以改化之也。注勉注勉

學聖論十五志學章

孔子自溯得力之由。曰志。曰立。可知聖人早具定識定力。曰不惑。曰耳順。曰從心。則知聖人神隨靈動。七竅相通。竅竅光明。知天命者。孔子本與天合其德。知天命由於不惑。而後漸知其妙。耳順由於天命而來。即耳竅上通天籙。從心不論矩。變化從心。此不測之謂神。故凡後之學者。當以默識心融。爲入道之方。觀人必察其心之所安。若心有未安。雖所由皆善。亦僞也。新在故中。愈溫愈知。今人厭故喜新。是學者之大患。其各勉旃。

關尹子論祭如在及敬鬼神而遠之章

聖人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數言者。誠以人之於神。要當以敬爲主。時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可輕慢者也。然聖人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者。其義何在。吾試言之。夫福善禍淫者。神也。賞善罰惡者。神也。其所以福之禍之賞之罰之者。實由人之自作自造。而神無與焉。神不能因人之祭享而即福之賞之。亦不能因人之無禮。而即禍之罰之也。人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作善降祥。爲善獲福。自是千古不易之至理。雖不求神而神自感格已。乃今世之人則不然。其視鬼神爲荒誕。以因果爲無憑。而毀神謗神者。茲不具論。即信而求

神者。不過妄希將來之富貴。親而禱神者。亦不過徒費一身之飽煖。若然者。是信神而反以慢神。是親神而反以瀆神也。慢之瀆之。是欺神也。是誣神也。雖施之於人。而人且不受其欺。不受其誣。而况聰明正直之神。豈能受其欺誣而保之佑之哉。故聖人恐世人流於迷信。而不知反求諸己。曰敬鬼神而遠之。失遠之云者。正所以敬之之真諦也。不然。若徒依鬼神而求福。是急抱佛脚。遠之固不能謂之遠。而敬亦不成其為敬已。又豈可哉。又豈可哉。

尙真人論里仁爲美章

嘗讀論語里仁爲美一章。里而曰仁。則是鄉俗美可見。是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友與友言信。皆化爲善。其俗日善。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不濫。擇鄰者宜擇乎此。擇友者亦必擇乎此。以友輔仁。皆志於仁。必無爲惡。好惡當理。不以貧富而易其心。所以能成仁。君子依於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爲定靜。心有所主。則不能動。所好者仁。是止於至善也。所惡者不仁。是去私欲也。日日求聞道。則覺悟漸開。有求必應。所感皆通。與道爲一。住世長生亦可。或脫去軀殼。昇入九天亦可。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聞道者。必背道壞道。其心已死。偷生於世。神詠鬼竄。永墮無間。是故爲士者宜速速志於道。莫貪衣食之美。莫戀財色之豐。妄取妄求。喪品敗德。小人懷土懷惠。事事放於利而行。以招天人之怨。君子以德爲懷。稍有不諱。愈尤更甚。是以君子處己清廉。待人禮讓。既有禮讓。以忠爲體。以恕爲用。在在皆喻乎義。見人有仁義想讓。是賢者也。我必法之。見人未聞道者未必無仁心。我必

信子。自魏蜀起爭。人禍又結。難得吳之孫氏。重人悔過。如輪台自返之念。且有尙書闕澤捨宅建寺。救劫救敗。廣種南朝萬億兆人心菩提寶樹。至今陳思齊梁蕭朱之風。不墜於世者。非獨人皆重人。抑由慧康二宗。能繼牟尼之衣鉢使然也。諸宗合統。不背師旨者。儒墨之後。能清淨虛中。繼人實在功德者。讀黃老之書。而又盡性窮理。以護吾大法乘輪之轉者。儒家抱朴子一人肩之。願歎幸融繼之。真人慧鑑。爲吾師放一線之光也。

天地物物。而化者有形生物。物生而化。是乃老死變相。無所謂永樂永樂耳。道之先天。一物不物。一形不形。自有形出。物隨形生。而後道之體乃有所用。吾道寂靜。不言生化之樂。專言生化之苦。性情同源。道體殊用。不得吾道正宗。祇圖正理。徒執吾佛不轉不輪之說。亦迂其已。儒教不以教名。抑可以道統源流流乎。觀子思子文中子先後倡和。言中庸之學。本性情之間。爲調和性道教三原理。爲執中之主觀。並不絲毫芥蒂人欲之界者。皆道範之也。吾教道生。界列大乘。本無中下之界。有則人自分裂。惡者毀善。辨其人爲依賴種種不良之母。善者惡惡如仇。而不勸正忠告。使歸一途。由是道見日深。各立門戶。而教始歧。道固未嘗分。不知性早離乎道之真體。而思又背乎人之本性也。可哀懼哉。

第五章 化道真言

天地自氣化。未化之先。合之爲氣。既化而後。乃有分形。形者化上。形不能化下。質化之者。

下凝爲地。然人生天地之中。和風以鼓之。淑氣以養之。有形有質。吾佛白汝。人之受生。始而氣質所接。繼而形質相合。必自清自和。自散自放。而後形化於上者。皆成圓滿之靈光。形質秉潔於下。而散其精魄。留其潔魂。是乃三千大千世界。不收涅槃後之劫轉者。善化者化之。不善化者。生前不求死後娛樂者。盡力於枯山骸骨之中。猶自戕其最高至清之靈孕者何故。一言曰。不能平心靜氣以養吾現化之身。又不能居倫行義達道。以度苦海萬千重駭浪驚濤。是謂大不能化。小不能化。日爲惡孽罪網所困。至沒其天地界予真形真靈美質斯已矣。

第六章 圓功道言

佛家言功行圓滿。皆與儒道同旨。孔氏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道家之曰虛靜無爲。各以字義重輕。派別不同。其實重德立果。則又無有不同矣。今吾所論功行圓滿。正不異乎孔老之言。是以百家諸說奮興。而後佛儒道等各教。皆成相攻相擊之教。攻儒者譏。攻釋者道。今世攻道何人。而能各尊其道。奉爲圭臬者又誰也。吾

師至聖先天老祖。乃命諸天神佛。到處講經。以收木劫而護老根。老根生而不拔。其性圓滿。其德勵行。無時不護三寶。即無不在天地間教人自醒也。

上言功圓是一理一事。不可誤爲一說。功修在前。圓滿在彼。如欲功修先於圓滿。如邱垓之測霄壤。圓滿以後。成者固得無上妙乘。不成者亦可不留道德之誇矣。

耶教受洗真理

濟佛臨京兆道院品示

主者天堂下世。應運而救人。爲甚麼又要受洗呢。比方儒門之洗心滌慮。道家之虛心拂塵。佛家洗性淨塵。謀氏淨垢洗污。皆是這受洗的一種道理。大凡靈在上帝。盡是清淨的。就是心有所動。雖然爲救世而誕降。裏頭先就種下一個塵念的種子。在清靈光裏伏藏着了。所以人的靈。本來是由清玄空真宗裏。運化到天堂。由天堂而下降於世。其分化的時間。遇清則善。遇濁則惡。雖有那至清的靈。也必然先從受洗的工夫。然後纔能把這一切的惡念種子。陶鑄剷除淨了。這是不受洗的原因。這受洗的工夫。其要有二義。

第一是先把這俗念惡念去了。纔能享天堂無疆的清淨快樂。第二就是要明白主所以受洗的意思。知道被釘在十字架上。同尋常所享受的快樂是一樣。然後纔能救世渡世。而靈的快樂纔能永遠存在。今日是耶聖的最苦最樂的日子。所以把這受洗的快樂意思演述出來。叫大家尋思細想。這渡人救世的旨趣。連自己的身命都不顧。纔能救世。這個道理。怎麼說呢。人的身命財產。舉凡世間的一切景象。皆是幻境。那一件能帶了去。惟有這至清至淨無上的快樂靈光。纔是無上的寶貴。能往這裏想。那有甚麼爭執了。所以耶教不取有仇怨的人。就知道這個道理。

聖母化身觀世音考附

濟佛臨濟南道院譯述

聖母生耶穌。天聰之智。秉氣成形。誕降度世。人人閱及泰西各國新舊書史者。無不瞻崇欽仰。而奉若神無我尊。我外又無他神。歷世考察時代與神像家辯之。每謂吾祖觀音世尊。類似同一慈悲。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扶危拯溺。在華爲觀世音之化身。在意爲聖母(馬利亞)之化身。由是一般國人。各有信崇神佛者。互相告語於未之聞見者。使其有聞有見。則教徒佛子。不相融洽者。皆能異轍同車矣。此時吾華關禁未開。教先入華。而語言文字之不同。頗爲西歐佈置障礙。善良華民。慈性教師。爲教而爭。軀身枉死。同室自殘者。不知幾千萬。西歐如之。因是文教初闢。以俗尚易於感化。而聰哲牧教之流。見吾華國前數千年尊崇佛教之人心甚篤。不得已而有象圖合影。參言一教。爭主斥奴之理想出焉。而曰觀世音聖母化身也。華國亦有觀世音轉世爲聖母之論。譯載報欄。述記新史。皆是崇教者天下皆入吾彀之一種不種善因之理想而立意者。宜乎教行不合。大道出矣。世之智者。當知耶穌在歐。不過救度愚惡不馴之人。維持人心道德。西方佛祖化身變相於南海。度人救苦。亦不過維人心道德也。總之。天象無定。教亦不一。神象無定。唯道能一。欲一道必先作無道觀。然後道與教不致如水流歸海而有一夕一滴之不潔。而凝結於渥洼矣。聖佛之教。真誠是尙。道固無時而離人也。何必念念於聖像抱耶。觀音懷子。以爲確論。道德所以去世界日遠耳。論道諸子。各宜慎道。

自省遠之。遠此不賢。而思齊乎賢也。蓋賢者淑身淑世。謙德謙言。以孝事親。以禮處友。正其心。誠其意。訥言敏行。言不易出。原其故。居於仁。友於仁。此之謂仁里也。今之世風日下。仁德無聞。以故造劫重重。

師道傳世。遍地設院。即仁里也。諸子既列

師門。當以仁行道。以身作則。爲世之範。則轉移風俗。一道同仁。悉賴諸子遵而行之。則不但家安國泰已也。庶不負

師恩一片苦心矣。其各勉之。

慧真人論禮讓爲國

世亂之所以成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與一二人之力使之然也。其最大原因。實偏於物質之文明。致將與生俱來之道德根性。因無從實際研究。視爲空洞無可捉摸。羣衆心理。於以一變。而入於強權競爭之途。以禮讓爲迂腐。不足恃以自保。乃各相率爲僞。逞巧詐以爲能事。此後紛擾之形象。遂以相尋而不已。不知禮讓之道德根性。實人人藉以永存者。凡人有禮與讓。則爭競之念。由剋制而不妄動。不妄動。則無所謂爭競。各無爭競。以循乎自然之天命。以長養其生成。所以熙熙皞皞。與古爲徒。世乃無爲而治。又何有於亂形哉。然今之世人。欲其了然。不亦難歟。是可慨已。諸方修道。宜以此倡之。世之教或可望耳。勉諸。

慧真人論文質彬彬

南省爲文化策源地。人之聰穎。實較北方爲盛。惟文明愈形進化。而質地愈見淺薄。此亦氣運之使然也。道之修也。必從文質間精其參悟。乃得歸淳返樸。以還太古之風。故修者總當深體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數語。以自勉勵。進道之純功。萬不可或因其文而棄其質。徒驚於今日所號之文明。以自絕於道。斯善已。願各加悟是要。

慧真人論述而不作及以下各章

夫天下之功修。誠於信。敗於倦。論語述而不作一章。人能之否。夫孔子信古傳述。此信字宜重讀。凡修道者。信是根苗。疑是斧斤。信是天堂路口。疑是地府關頭。孔子愈信愈好。愈好愈信。取法古人。謙乃受益。又妙在一默字。默會於心。許多悟境。高宗恭默思道。卽此意也。曰恭曰默曰思。何等鄭重。自然感通帝天。今人不能悟道。粗心浮氣。未嘗靜默。何能有得。若能虛極靜篤。則神寶自開。愈學而愈不厭。得其旨趣。自不可遏。其誨人也。公心恕心。又何倦之有。修德講學。在我孔子先覺其妙竅。以先覺而覺其後覺。其功不忽於燕居。心慕周公之道。夢寐相通。曰志道。曰依仁。曰據德。道也仁也德也。吾心所固有也。須體認志字依字據字。志不專一則浮。不相依則失。不執據則無憑。至於游藝。借此以養其心。不使心有或放。造道自有妙境。人如不憤不悱不反。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顏子好學之深。行藏安於所遇。子路則不及。故孔子教他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勿恃血氣之勇。此夫子有慨。言其不知安於義命也。故曰。富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維何。道而已矣。孔子修道。謹小慎微。以一身負荷匪輕。上通韶樂。

而神與古會。非孔孰能與於斯。衛鞅爭國。夷齊讓國。一仁一不仁。子貢冉有折衷於夫子前而定論。爭國不仁者。遺臭萬年。讓國仁者。垂芳百世。故下接言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人富安於所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慧真人論君子小人

曷謂乎坦蕩蕩也。曰遠大也。曰安樂也。進退自如。前途綽綽然若有余裕也。曷謂乎長戚戚也。曰褊急也。曰憂慮也。進退維谷。跼蹐踣地。終日悵悵然若有不豫也。君子曷爲而蕩蕩。小人曷爲而戚戚耶。曰惟義利二字判之耳。義者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其直如矢。其大則天。君子喻於義。性靈游泳於其中。道德涵養於其內。以行蟹貍。以格豚魚。爲善最樂。則心逸日休已。利者熙熙攘攘。爾來我往。衆人所必爭。爭則必有窮。小人喻於利。患得患失。荆天棘地。不行州里。如見肺肝。問居爲不善。則心勞日拙已。然則君子終身無憂。小人終身無樂乎。曰是又不然。君子亦有憂焉。居廟堂則憂國。居草野則憂民。屈大夫何嘗不顏色憔悴。賈太傅何嘗不痛哭流涕。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道不憂貧。雖簞食瓢飲。樂亦在其中也。如小人之憂樂。則與君子適成反比例矣。行險徼倖。遇有所得。何嘗不色然而喜。然欲擊難壞。得隴忘蜀。不知止者必殆。殆則必戚戚焉。喻於利必有窮耳。若吾修道諸子。清心寡慾。攸往咸宜。何在而不坦蕩乎。

慧真人論周公才美章

古來聖德賢才。莫過於周公。夫周公以天縱之資。待旦之勃。備三代之惠。施四事之美。攝國輔政。弭流言以回姬詐。定國治亂。揮東斧以攝奸心。著盛躋之懿德。宏不匱之良謀。其德其才。可盡善盡美。然能折節下士。推己及人。吐哺納言。握髮受諫。不自滿假。汲汲求善。欲使天下後世。盡有才美之實。而其心始已焉。此周公之所以爲才美。此周公之才美爲足觀也。假使公也。矜其所能。炫其所長。自珍其才。而惟恐人有其才。自恃其美。而惟恐人有其美。則其才也爲未節焉。其美也爲虛務焉。其餘盛德。亦不足爲貴矣。胡尙有才美之足云乎哉。如公之才美。尙且不可驕且吝。况不及於公。與夫一才一藝者。又安可驕且吝乎。公才驕吝。尙不足觀。下於公者。苟驕且吝。又奚足觀耶。推而進之。有天下者驕則失天下。有國驕則失其國。有身家驕則失其身家。甚矣。驕之爲害。實更甚於吝也。吾師大道所傳。首誠矜急偏躁。首忌矜奇炫異。蓋矜即驕矣。矜字不但爲修道之障礙。實亦爲處世之弊害也。

字聖釋子罕言利及以下各章

人之處世。於義利二字。分得清。守得嚴。便是天人交界關也。論語子罕言利一章。前曾言之。未盡其義。今再將全章爲諸子一詳言之。蓋子罕言義。利字往古來今。不知害了多少英雄。夫子防微杜漸。以救萬世。命與仁。要學問深時。方可以言天命與仁道。夫子教人以不躐等。下文名字合上利字。隱隱然教人名利關頭。須要打破。可以修仁。可以立命。夫子守禮惟嚴

。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違之。生平不着一私。空空洞洞中。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暗合金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意必固我四字參透。即悟着大道。天生夫子。爲生民所未有。夫子亦自信天之未喪斯文。子貢知天縱之將聖。太宰肉眼。何能認識夫子空空洞洞。自言無知。又言竭盡兩端。露出空空二字。學者烟雲過眼。即曰叩兩端而竭。內含中字。與舜執兩用中字何異。當鳳香圖沈之會。天生一夫子。又復生顏子諸賢。是非千古奇逢乎。顏子造道一間未遠。深契聖道。忽喟然嘆。乃大悟大澈之候。悟出高堅前後。欲罷不能。欲由無從。深知聖道即天道。恍惚迷離。不可爲象。讀者至此。須識即色即空。即空即色。庶幾有得。此處用功。宜從結想。顏子如有所立卓爾。非結想而何。在前在後。會心人自能領悟旨趣。始從博。繼從約。博約二字不可略。子貢以美玉問夫子。藏積乎。求價乎。夫子以待價答之。諸子皆讀書之士。試想求字有許多不自然處。待字何等渾含。下文不爲酒困一語。此困字宜作迷字解。人多迷於酒。故夫子言之。合看君子有三戒。非明言酒色財氣所當戒乎。入事父兄。喪祭能勉。孝也。出事公卿。交友以敬。悌也。耽於酒色。未有不喪德者。人多好色不好德。夫子欲人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其好德也極其誠矣。此處上下有酒色二字。學者宜深悟而痛改之也。在川上一節。合下爲山一節。天然山水。會心人別有悟境。四書中言山水者多矣。各有旨趣不同。要皆悟道之境。吾往吾止。此吾字宜重讀。吾乃真我。非泛作爾我字解。顏子進行不止。故欲罷不能。後之學者。自暴自棄。如苗不秀不實。是辜負天恩也。今世驕矜者多。聞法語而不從。何能望改。聞異語而

遂悅。漠不關心。不擇法語所在。一味好人諂媚。嗚呼。世風之變。一至於此。志士仁人。不多覩見。大都立志不堅。一遇逆境。遂失所守。故受外物奪者難以枚舉。子路不恆不求。雖與狐貉者立。淡定從容。不以貧窘而動其心。故可入道。此子路打破名利關頭。挺然獨秀。松柏長青也。智者知往古來今。善善惡惡。無不報應。其明善故不為外物搖惑。仁者私欲不留半點。安貧樂道。有至樂存焉。何憂之有。勇者理直氣壯。配道義而不餒。何懼之有。智仁勇三者。通經達權。豈學道者。所能臻其境。學者善思之。則道不遠矣。此一章為今古入道要義。惜學者皆以烟雲過眼視之。吾特重行釋解。凡吾修子。宜深研悟。庶不負吾之一片苦心。子等能領略其義。亦不負一生入道之意。其各注勉。

又曰。孔子罕言仁。因其難言也。然言仁之書。惟論語一書為最也。再雍可使南面。而孔子仍曰不知其仁。孔子除稱殷有三仁之外。在逸民惟於伯夷叔齊。稱其求仁得仁。而在其門者。獨於顏淵有王佐之才。稱其不違仁。在齊有尊周攘夷用夏變夷之管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嫌其非仁。而孔則不然。竟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且贊其功德曰。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由是言之。深許以管仲為仁也。一再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即其以功德之大。天下後世無如其仁也。夫仁之為仁。聖人不輕易許人也。以孔子之聖。對於仁猶自謙曰。則吾豈敢。言南宮适之尚德。宓子賤之成德。不過皆許以為君子而已。子產為政。有君子之道四。實古之遺愛。孔子僅以惠人視之。是猶未違許以仁也。竟以尊周攘夷用夏變夷之管仲。而稱道其

仁不置。並謂其功德之大。天下後世莫如其仁。然則聖人言仁之意。大約以互辭比例而見之矣。如是之得為仁。如是之不得為仁。聖人之言。豈可不三復而深長思乎。仁之為仁。豈可輕易言哉。故孔子罕言。即其有難言之意也。各細悟之。

蘇仙眉山鳳解

鳳之為物也。其盛世之有德者乎。其聖者之出於世者乎。不然。何以天下有道則顯。無道則隱也。以其羽毛豐美論鳳之為形。則左矣。夫鳳當承平之世。聖者作。賢者在位。而後來儀。所以應瑞也。若叔季之世。聖王不作。侯者在位。則鳳必不游於世已。况鳳之為德也。時而已矣。苟得其時也。舞於兩階。鳴於岐陽。苟不當其時也。隱於深山。藏於絕巖。雖欲見之。亦不可得也。故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此楚狂接輿嘆大道之衰。而為夫子惋惜也。當平王東遷。綱紀陵替。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強欺弱。暴陵寡。邪說橫行。爭攘相尚。自君相以迄庶民。其有德者不特未之見。亦未之聞也。斯時也。安有所謂鳳者。即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無所謂賢者。况於鳳乎。况於聖人乎。天生蒸民。莫不立極。有其極也。不能不以聖者立於世。作君作師。出吾民於水火而登衽席之上也。春秋之世。霸術相爭。在上位者。類靡弗振。禮樂征伐。出自諸侯。綱紀乃蕩然已。有鳳者德。莫夫子若也。夫子有其德而無其位。故不敢作禮樂焉。嘆斯民之內困水火。外迫夷狄。乃不惜一身之犧牲。而以仁義之說。陳於列國諸君。能聽其說者。固不多見。容或有動於中。而思行夫子之道者。亦必有限於其間者。如季康子子西等是也。夫子嘆

道之不能行於世。乃退而刪詩定禮作春秋。其於禮也。寧缺毋濫。其於樂也。樂而不淫。其於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褒貶寓乎無形。而為誅心之論。使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數千來年綱紀弗墜。人類幸存。夫子之德可謂至已。夫子之功可謂極已。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仁。微素王吾其等於禽獸已。是以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故後世以鳳比於夫子焉。夫子之道。天命而已。夫子之仁德。無大弗包。比擬於鳳。尚未足以喻也。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亦夫子傷時憂心。嘆大道其將終窮乎。蓋以夫子自謙之比擬也。夫鳳為德禽。麟為仁獸。聖者自擬。一視同仁而為謙也。吾人又奚敢以此比擬於夫子哉。夫子聖之時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同流以合污。不為世所進退。是夫子之功養。非神龍不測者乎。吾故曰。鳳之為物也。其應時而為瑞乎。其德稱於治而伏於亂。其聖者所應飼之禽乎。其承平之朕兆乎。是世之不可多得者乎。抑若有若無之禽乎。此余所不能不詳以為解。而又弗敢深解。以惑人自惑以為解也。余甚願後之學者。研余之言。以鳳喻德。與麟比其仁。與龍合其神。謂有即有。謂無即無。不必深解風之有無。以解世之治亂。而使胞與盡蒙其德。庶幾鳳之解得之已。余是以謹合掌為諸方告白。天下有道。鳳不必來儀。吾安居樂業。即自為瑞。天下無道。鳳出奚益。亦徒若麟之不遇時而傷身也。嘆鳳鳴身否。傷麟怨道窮二句。唐玄宗竊夫子之心已。余以是又不得不願麟鳳顯於世。以仁德化濁天浩劫。而使世界由斯以承平也。又安敢嘵嘵不休。為鳳形麟體之解以自擾哉。噫。余欲無言。

周仙濂溪無我說

耳目口鼻手足。我之五官四肢也。我有心思。我理我格。我有善行。我受我享。謂之無我。不亦神奇怪異哉。雖然我之為我。有精神軀體之別。精神之我。我也。軀體之我。非我也。以我為無我。則我而在。以非我為我。則我虛渺矣。我能以虛渺之體。存空靈之心。則非我而我為我矣。我以常存之我。而求常存之見。則我又非我矣。故真我者。非我也。非我者。非非我也。能知非非我為非我。是知為我也。我之於人。無欺無詐。無實無空。無色無相。忘我之形。並忘我之心。其見若無見。其聞若無聞。無見非無見也。無我見也。無聞非無聞也。無我聞也。行乎天理之當然。去夫人欲之幻想。以我之身即衆之身。以衆之體為我之體。如是則我之為我。尚在乎我。無所為我。則精神之我存。精神之我存。則非我之我生焉。故無我者。實有我也。使有我焉。斯無我矣。吾願凡世之人。共具無我之心也。

慧真人論鄉黨一章

儒為民之首。道乃德之源。論語鄉黨一章。記夫子之敦倫飭紀。學者宜知聖人以身設教。一言一行。無不為天下後世法。凡在鄉黨。盡孝。在國盡忠。在廟盡誠。交友盡信。推之飲食衣服。莫不盡禮。其中謹齋一節。學者不可忽略。聖人事神盡誠盡敬。隱隱教人敬鬼神也。末段敬天之怒。須知迅雷烈風。皆由天神。宜敬畏之。鄉人饗。古禮有云。必在於誠。可以逐疫。不誠未聞有能動者也。夫子入公門。由入門而立。而過位。而升堂。而降階。盡出夫子敬謹之容。賜生必畜。

夫子愛物之心可見。式負版者。夫子仁民之心可見。言喪言祭莫不在誠。歷歷言之。是可見聖人一舉一動。無不由誠。人能誠其意正其心。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願子等推聖人之心以爲心。則不但家齊國治。天下自平。又何患災不消却不退耶。

慧真人論問仁各章

論語顏淵問仁一章。問仁即問道也。道不遠人。故曰。爲仁由己。已是我心之意。非自外來。用一己審察明切。至克己二字。克字是單刀直入。孤軍敵衆。不勝不已。已是難念叢生。克是主人翁執法。屏除宵小。勿使竊發。搬弄是非。克是主人翁復性。六賊逃遁。六門緊閉。無隙可入。下視聽言動四語制之。可見制外即所以養內也。仲弓學遜顏子。孔子教以行敬恕。亦是制外養中之法。司馬牛問仁。孔子以訥言答之。大凡輕浮之人。語多妄發。易云躁人多辭是也。牛心多煩躁。孔子又教以不憂不懼。曰不憂。宜除煩惱也。曰不懼。宜除恐怖也。可以存仁。夫子之言真切如此。惜牛終不能明達其旨。故子復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八字點醒之。此不但醒牛。並可醒萬萬世愚頑。曰命曰天。明明非我主之。我宜恭敬守禮。養其性。存其心。守分安命。順時聽天。樂何如之。憂何有焉。大抵人心之不能堅定者。皆由於輕聽發言。終處於幽暗。明修養者。性知覺察。視遠惟明。聽德在聰。信取於衆。可同處安樂。亦可同處患難也。衆志成城。效死不去。信之時用大矣哉。自世俗多僞。文字失中。上下失信。所爭者不過權利。百姓不足。窮斯濫矣。今之覺起蕭牆。皆由於此。人能明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自無爭競。又何患世不平國不甯乎。吾

師大道傳世。亦不過教人養性存心。修己化人。須知天運即是聖道。凡我諸方。欲明修身之法。宜從克己行仁爲着手處。則自無謬誤矣。其各悟之。

學聖論夫子答問政各章

曾子論語子路問政一章。不禁有感。蓋聖門問政者多。夫子因人而教。子路好大喜功。夫子告以先勞。此言實爲政之要訣。子路求益。便有躍等之見。又告以無倦。是不益之益。其實一切皆要無倦。方能有成。仲弓問政。夫子以先有司。敎小過。舉賢才告之。而三者之中。所重仍在賢才。百政俱興也。子路設問衛之爲政。夫子何先。子路豈不知正名定分。萬古不易。禮樂政刑。俱從此出乎。樊遲以稼圃請問。問不得體。夫子以禮義信答之。以救樊遲之失。誦詩實達政專對。誦全詩不答不對。因其未究心故也。從政者以正己而正人。其所令反其好。而民不從。魯衛之政。不正居多。故夫子有感而言。昔日分封。兄弟之國。今日道衰。兄弟之政。其曠之正所以望之也。衛有子荆知足不辱。衛民不知。未得保富之策。夫子與冉有商富教於車中。其仁愛之心。隨地發現。三年期月之效。實非虛語。百年勝殘去殺。必世後仁。言王道無近功。非若驩虞小補之術。當時國政。季氏竊柄。夫子詰冉有何憂。待冉有對曰有政。而夫子曰其事也。義正詞嚴。顯示冉有。抑季氏。正名分。威服羣邪。一言足矣。定公問一言可興邦否。又問一言可喪邦否。夫子據理答之。其實興喪在於一心。欲興則興。欲喪則喪。其機如此。近悅遠來。柔遠能邇也。欲遠見小。狃於偏安。貽害不淺。直躬而失天理人情。未得爲直。恭敬忠三者。是求仁之方。其下

手處在有耻。耻其容之不肅。居處執事必恭敬。耻其心之或僞。與人必忠。耻已學有未至。而益加勉。使不辱命。處困鄉里稱賢。斯爲知恥。是恥爲用大矣。小人則無恥。徑徑自守。不知變通。如斗筭之人。尤不待言。吾思狂狷。狂者有耻心。故近取。狷者有耻心。無爲其所不爲。最無恥者無恒之人。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鄉人皆好皆惡。或者鄉惡。或者鄉善。不如善者好之。好其同歸於善也。惡者惡之。惡其同污於俗也。斯人也。傑出一時。非小人之易事難說。卓爾剛正。尙德不阿。其處於朋友兄弟之間。有切切偲偲怡怡之度。或達而在上。漸民以仁。學民以義。故君子不戰。戰必勝矣。今之世反古道而行。私爭則勇。公戰則怯。完全失恥。國何能國。苟欲興國。必先重其恥。恒以道。庶幾可矣。願有心於世道者。其各注意。

學聖論原憲問恥各章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字爲人生處世關鍵。而恥字尤爲人生必要。人而無恥。未知其可也。論語原憲問恥章。尸位素餐。千古笑罵。原思耿介。以恥爲問。夫子因其所能而擴充之。原思無好勝。無自矜。無怨恨。無貪欲。立其大節。爲士者所當景仰。若爲士而心懷貪欲怨恨自矜好勝。苟一有之。恥莫大焉。爲士所貴有禮義廉恥。處有道危言危行。處無道明哲保身。其言也德音秩秩。非巧言非德之流。理直氣壯。道義之勇。異於匹夫血氣之強。如嬰兒血氣之強。俱不得其善終。禹禪躬稼。仁有天下。德庇萬世。南宮適辭觀心善。悟福善禍淫之報。宜夫子稱爲尙德君子。故君子之心存乎仁。或假有未仁。無心之失。小人之心存乎不仁。未有一事能合乎仁。天理

人欲。判若天淵。君子之仁。根諸天性。雖有時不仁。遇仁則止。小人之心則反是。雖有仁遇利則止。君子處事。辨晰禮義。不畏難。不計害。遇事能集衆長而勇成之。小人則不然。遇事畏首畏尾。利則進。無利則退。百事無成。此君子小人之判別也。鄭子產能集衆人之長。潤色鴻猷。使弱而能保。危而轉安。衆母同稱。歌聲載道。惠及黎庶。民不能忘。管仲相桓。其功其才。亦不亞於子產。故夫子論貧富之境以論人才。貧而樂道。怨於何有。廉靜寡欲。忘乎境以養其心。若不樂道。爲境所困。其無怨也。吾未之聞。故處富稍知自守者。其不驕矜尙易。然人不能自守者多。富多驕矜。貧多諂媚。皆由於利字害之也。學者宜深究其心。君子治己修己。順乎天命。日進高明。小人邪心僞心。不安義命。日流污下。是以夫子謂道之行廢關乎命。蓋道不行。亦非自今始。昔人避世避地。避色避言。今吾師不忍斯民陷溺水火。雖知其不可而猶栖栖以開教化者。實欲世人回轉本來之性。俾廣大道之傳耳。子等須知修己習教。即是化己度人。際此孽海波深。惟望子等穩持舵尾。以渡彼岸。其各勉之。

慧真人論衛靈問陳及在陳絕糧各章

衛靈問陳一章。靈公志在征伐。孔子志在俎豆。道不同。去衛適陳。絕糧三日。天試其遇。夫子恬淡。子路慍見。夫子曉以君子小人處貧。遂見君子不妄取。窮困所應爾。君子處逆境。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意主其間。何怨之有。小人不知此理。怨尤迭生。放僻邪侈。無恒性則無

恒心。窮斯濫矣。夫子處困而亨。一貫之道。曾子悟之。子貢則有待而悟。方信忽疑。較曾子有遲速之分已。若子路宜急修其德。莫因窮達而易初心。此中有至理。非飽經世路不能道也。是以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故曰知德者鮮矣。南面恭己無爲之治。學者亦宜恭己無爲之功。言行不容一苟。忠信篤敬。放在目前。心不放。念不雜。容必肅。志必恭。子張而書諸紳。直道如史魚。不能如伯玉之變通。志士仁人。不偷生畏死。心安於仁。視死如歸。雖不能不脫去皮殼。精靈實未死也。是以正氣上冲。光澈日月。照耀乾坤。故人處世宜重直道。厚責己。薄責人。此修心之功也。今人則不然。恕己掩非。關門留賊。認賊爲子。後患實無窮矣。修德君子。行乎義。止乎禮。以義爲質。遜也。信也。皆不容缺。事事反求諸己。終身受用無窮。今人不忍氣。不容物。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以故造成如此劫境。由於人不能明德達道也。

慧真人論季氏將伐顓臾各章

春秋季氏欲伐顓臾。都是利心不好。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求福召禍。再求不能持危扶顛。任他虎兕出柙。龜玉毀楨。咎不容辭。當時政出大夫。征伐不休。庶民交謫。國事不堪問矣。夫子扼腕太息。垂淚雅言。是故君子擇交宜慎。擇益友可輔仁。交損友必喪德。直諫多聞。友之受益無窮。善柔便佞。友之貽害不小。樂節禮樂。心性入於中和。樂道人善。忠厚之心乃見。集賢友之耳目。則受益大而且遠也。故下文三樂。與上相反。學者宜戒。凡三愆三戒三畏。合上三友三樂。須細心檢點。反察吾身。有改之。無加勉。不論資質愚魯。困而不學。斯爲下流。君子常存敬畏

。視聽容貌。言行一切。不敢放蕩。隨事省察。見善若不及。見惡如探湯。斯可以與言道矣。今之人皆尙虛浮。交遊不能務實。以故世界日流污下。人心愈陷愈深。劫運重結。堅而不化。深可憫也。

字聖論性近習章

性善性惡之說。迄今未明。豈有他哉。孔子之徒不信孔子而已。不信孔子者。於孔子之道有未明也。孔子之道未明。故其言曰。孔子僅言性相近。未見言性善也。雖然。夫言性相近。非性善而何。苟有一善一惡。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尙何得相近哉。况又云。習相遠。是言習而後相遠也。性不相遠。則其必爲善可知。因之執是以調停荀孟之說。殊不知荀子性惡一篇。實爲後儒所僞撰。故以孔子牽就之。豈獨荀子受誣。即孔子亦受誣矣。是以孔子之徒。自亂孔子之道。亦是言孔子之道。不言其道。何有心理之可言耶。孟子以前無性惡之說。亦無性善之說。僅言性而善已在其中也。故曰天性。性而有惡。豈天亦有惡乎。苟不爲然。是將天性一言而忘之。無以異也。性善固多數聖人研究而得之羣衆心理也。性惡戰國時代之學說也。故學說不得認爲心理也明矣。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思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何以知。惟有求之於知天之聖人而已。聖人何以知天。惟有求之於知人而已。如何以知人。除求之於羣衆心理。無他道也。故聖人之所謂天。悉羣衆之心理。佛耶得之以爲教主者也。若聖人則作之爲八卦。爲洛書。由八卦洛書演譯之而爲儒書禮樂。則佛耶未之聞也。西學盛而學說昌。因之人民

始有厭宗教之思想。蓋宗教與教育本爲兩事。教育發達。則宗教自無存在之餘地。顧舍去宗教。何有心理之可言。此西人若涉大水。茫無津涯也。而吾國學者亦從而步趨之。不亦誤乎。西儒有言曰。立法者。政治家。必須研究羣衆之心理。大哉言乎。然其言乃爲彼國人之言耳。若行之於吾國。則不能爲是言。必易以言曰。立法者政治家必須上至堯舜。下及湯武孔孟之道。一一而研究之。則得之矣。蓋孔孟之道猶有未明。孟子性善之說。世多不信。而楊墨之後。且益之以佛老。繼且益之以耶回。其所謂學說。則佛老楊墨韓蘇之外。均益之以西儒。今更益之以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世已多受其禍也。嗚呼。欲與言孔子之道。其不掩耳而卻走者鮮矣。然則居今日而言道。非辨明孔子之道。尙有何道之可言哉。諸方勉之。

慧真人論陽貨欲見孔子及公山佛肸召各章

光陰易度。聞道則難。孔子且有朝聞夕死之嘆。古今聖賢。皆本於道。君子小人。以道而分。人生於世。豈可不聞道乎。須求有道可聞。莫待欲聞無教。吾嘗思論語陽貨欲見孔子一章。蓋陽貨一片假意狂瀾。孔子只以無心答之。因其人大性淺薄。相去過遠。喚不回頭。如今之人。自暴自棄。與之言性善因果等件。他反入於魔障。拒而不信。教而不從。實爲下愚。蓋天下惟上智者不移於惡。下愚者不移於善。中材可化。而又自暴自棄。逐流污下。其要處在於未能明道。苟能聞道。貧必守分。達必化民。此絃歌之化所由來也。彼時公山欲召孔子。佛肸欲召孔子。孔子欲應其召。大有妙用。子路不悅。未知堅白之志。何畏磨涅。愈磨而堅愈出。愈涅而白愈彰。故夫子

以六事六蔽指示子路。凡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之美德。皆本於學以成之。若信實而不學。各有其蔽。好學者詩不可不讀。興觀羣怨。於詩得之。人倫之道。於詩悟之。而詩首篇周南召南。人倫之道。俱盡於此。故夫子詔弟子讀之。是修齊之切要。總言禮樂。以敬與和爲主。若執玉帛鐘鼓。特具文耳。今人習其末而遺其本。雖從事於禮樂之間。習其粗迹。若探真蘊者。實少其人。真君子罕觀。僞君子不乏其人。色厲內荏。道聽塗說。在鄉習爲鄉愿。在朝習爲鄙夫。患得患失。心中無一刻安閒。其所爲者。有害於國家。爲禍尤烈。古今人不相及。以狂與矜與愚論之。大相懸殊。利口覆邦家。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邪氣盛而正氣反衰。諸子今救時劫。以正遏邪。邪退則大塊春回。上觀人心。默參人事。自得其妙。大何言哉。四時行而萬物生。無言似欲有言。會心人仰觀俯察。自能領會其趣。慈悲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其人可知。宰我恐後世復喪。故意設問。使人人知三年之喪。萬古不易。君子用心。於仁禮智之中。不作無益害有益。尙德而不尙勇。有義禮之勇。可以安上全下。若恃勇而稱之。是薄行也。居下誦上。是逆倫也。果敢而窒。必悖亂也。是皆由德君子所深惡之。彼微以爲知。不遜爲勇。以訐爲直之流。當痛絕之。君子之於臣妾。不近不遠。嚴察其非。而慈寓於莊。杜絕不遜與怨之弊。凡虛度光陰。不聞達。皆見惡於君子也。此章深言人生難得。不可虛負光陰。宜從正途求至道。莫將邪念動僞行。宜各精研至道。勿淪劫海。負天負己。凡吾修子。其各注意。

大學

學聖釋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止於善。止於善者。定於一也。定於一。天下歸心矣。心之本體。明明如鏡。光光可鑑。毫髮莫不畢露。臟腑莫不畢現。心正所以眸子瞭然。不正所以眸子眊然者。即心光外露外現之徵也。夫心之本明且光者。是得先天之真炁也。其所以不明者。因私欲所蔽。虛靈昧於質性也。性之與心。本是一物而分二者。得後天氣化所致也。所謂人性本善者。即謂性心一體也。心性合則靈聚。心性分則靈散矣。散乎萬有。萬有莫非欲矣。欲多生邪。魂魄交閃於體。嗚呼。體之明且光者。一變而成渾且濁矣。其謂止善明德。皆隨諸欲邪。同歸於鳥有之鄉矣。今也大道之教於世者。亦是勸導諸方。學大學之道止乎善也。能止於善。庶可定於一。定於一。天下大同。無欲無私。無黨無偏矣。

嗟夫。今之世風澆漓。人心變詐。皆由於世人不能明道達德。大學明德新民一章。包括四書六經。人之不能明其本明之德。皆因誤於知止。故下節言知止。止何在。在吾心。人不知止。向外摸索。一生走入荆棘危險之途。殞身亡軀。皆誤於所止故也。知止者。知吾有明德。皆天命之性。繼續光明自新。而後乃新民。明之者。先由知所止。此止字包羅天地之道。知其道之在吾心。非定不可。定之者。有定識。識天下事莫過於此。若心不定。則外物易奪。昔日明得一分。今日不定。則轉將昔日明得一分失之矣。是以心定者任百折千磨。我心不轉。乃爲定也。世人好外來之物。擾其淡定之天。一出入。心猿意馬。終身如風搖不定。或偶有所定。遇造次不定。遇顛沛

尤不定。不能堅恒忍性。更不可以言定。反復無常。日趨於幽暗。欲求其定。諒必死後乃可。明德者。安上敦乎仁。是止於至善也。不受外物半籠也。心既定。自能心志專一。目不妄視。目靜心靜。口不妄言。口靜心靜。耳不妄聽。耳靜心靜。身不妄動。身靜心靜。心既靜矣。德常在心。如主翁無奴僕來擾。無六賊攻取。恬然適然。安其所安。心安則百體皆安。安於所止。靜涵萬象。隨境皆安。虛空無渣滓。清氣自往來。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能慮者乎。此處是覺字。隨事能覺。隨覺能悟。隨悟能靈。其靈本初之靈。靈也復其見天之體。而後能得。得完此體。非別有所得也。體天而自明。功夫至能靜明明德。靜在是矣。凡吾諸方。欲明明德。宜細按之。

慧真人論明明德

世人每謂作事須循天理。夫天無言。理從何見。蓋人列三才之中。理達天地正氣。天雖無言。而聖人代天立言。是以聖爲天口。其爲言也。貫徹上下古今。不能更易。其如後儒不能仰體聖心。以其尋常章句記誦之學。遂自命理貫天人。學通聖道。其謬妄皆由於根本未立。蓋人生之初。性無不善。其初入塾時。父兄心目中。惟望子弟博取功名。肥家潤身。而於天理道德。從未教及。故子弟心目中。祇有名利爲心。得失在念。未得之。怨天尤人。已得之。則傲上慢下。將其平日所記誦之口頭語。一概抹煞。壞其心術。觸怒聖心。不知行天道。修天德。契天心。回天怒。故天災流行。遍地皆是。此所謂根本未立。不知存養之過也。

師道傳世。以坐功爲教。即是教人修身發命之法。四書雖未明言了生脫死。而孔聖教人以明明德。即是教人丁生脫死之訣。人皆有明。而自不求明。則墜入苦海。受天譴天罰。能明者膺天爵。受天祿。享天年。受天福。種種天錫天眷天佑。樂何如之。太甲悔過而忽悟曰。自作孽不可逭。此非明言果報乎。希子言仁則矣。不仁則孽。豈非顯言禍福乎。千古禍之福之。皆由於人自造之。善惡未至其盈。果報亦未至其極。總之天無不報之道。祇分早與遲耳。孔子聞滄浪之歌以告小子。凡水之清濁。濯纓濯足。皆由自取。天下事皆當作如是觀。諸方細按四書。領會大意。爲君子爲小人。天堂地獄。皆由世人自取之耳。

王仙通論止於至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旨哉言乎。夫君子之於道。未有不造於至深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之磋之。琢之磨之。然後始可止於至善。至善者。深也。止於至善。而後能得其自然。得自然之真樂。雖陋巷簞瓢。衣敝緼袍。裕如也。行止坐臥。無時忘道。其資之深可知矣。以登華造極之人。處世修身。取之已盡。用之不竭。頭頭是道。息息相通矣。言乎其虛。則自廓然無礙。止於至極。言乎其靜。則自寂然不動。止於至誠。吾身修矣。吾道立矣。所謂本立而道生者。其斯之謂歟。所謂自誠而不息者。其斯之謂歟。

學聖釋格致誠正

前於鎮院曾解大學明明德章格物致知一節。無如諸方視爲雲烟過眼。一目了之。今再將此節爲子等重加詮解。苟能加以省悟。未始非修身之一助也。夫物格而後知至。此物格二字。物應作私字解。格應作去字觀。惟人能去私欲。則虛靈自然不昧。而後可以知至也。人之所以不知者。皆由物欲蔽塞其靈耳。知至而後意誠。意如不誠。仍是私欲未盡。善意誠即心誠也。心誠則中正無偏。舉凡古今之人。除正心外。別無修身之法也。心也意也。合歸一誠。則家人知所觀感。知正心爲修身之本。誠意爲正心之原。家人俱化爲善。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苟人人能正其心。修其身。則天下自平。今天下之所以不平者。皆由於人心不正身不修之所迫而出也。故孔聖望上下一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即斯意也。無如今人不惟不能一德。且遇事各存二心。不但無和光之可言。反有戾氣之縈繞。欲不僨事。豈可得哉。曾子得聞聖道。惜哉古代聖帝明王。莫不從明明德爲着手。堯有克明峻德。舜有允德升聞。禹有祗召之德。湯有懋昭之德。文有厥德不回。武有執競之德。皆以自明其明德也。今舉二帝三王以證之。可概其餘。此皆前聖後賢立德修身。皆以明德爲大本者。當時家國天下。皆平治焉。是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誠意。意誠實始於致知格物。然此節着手功夫。第一步須得意誠。總宜事事不欺心。一欺心。傾欺天。自心有一片真誠。可對天地鬼神。任他十目視。十手指。縱千手千眼相視。我心之慎獨。昭然若揭。中心既誠。則德潤其身。盎然而背。施於四體。則心自廣體自胖矣。小人不慎獨自欺。心地狹隘。身體遼危。皆由於自喪其明德也。不明即黑。黑心

生黑氣。黑氣入黑冊。黑冊即是黑獄。可謂一黑無地不黑。君子明明德。能明即紅。紅心發紅光。紅光接紅日。一朵紅雲罩蓋頭上。天神恭敬。攜手太清。歷劫常存。金剛不壞之身。豈非由誠正中修來者哉。

師道包含儒釋道三教之精理。合格致政治宗教為一家。內以靜默修身。外除矜忿偏躁。諸子等苟能遵奉行之。能靜裏含光。以責人之心。嚴以責己。恕己之心。寬以恕人。則不但身修。家國亦齊平矣。又何競爭之有哉。子等多讀書士。吾言是耶非耶。果能加以細悟。是誠修身之助。各各勉之。

又曰。正心功夫。在用情上見之。心偏於忿怒者。即釋經所謂煩惱境是也。喜怒哀樂。俱不可偏。偏則不正。不正則心不在靈虛之府。易見易聞易知者。尚不見不聞不知。何能見能聞能知於冥漠之中乎。惟正心無偏者。其人具乾坤正氣。可與乾坤並永。斯人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並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焉有不見不聞不知之者乎。故君子正心。即明明德切要之功。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治天下則天下平。即以之希賢。則賢關可入。以之希望。則聖域可登。以之求佛。則佛果可證。以之求仙。則仙曹可列。是以古之聖賢仙佛。莫不由正心始也。吾深願諸方悟澈正心之原。日日以正心為指南針。則身無不修。家國無不寧矣。其各悟之勉之。

慧真人論致知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天道之所以難知者。非不可知。人未能修致其知也。致知之修。平而已矣。得平之至者。如水之止。而無弗澄照。能照於空。則其所照者廣。而所涵者大已。廣其所照而無弗涵。其中變態萬千。無一不照而知之已。知之悉而應之無不了。了了於所應之境。則寂然不動之道在乎我。而事物之遷移。不能或離固然之定理。亦若天道之風雨晦明。莫不出乎氣運之周流也。又何難知之有哉。特是世風趨下。人心日滿。傷聰明於刻露。斯人真而已亡。斯才智所以為才智者。無一克致真知。而靡弗隨流俗之貪嗔。而以好惡之私。誤聰明於不能自知之地。是可慨也。諸方修道。要當修於必不可知之處。求其能知之理。得其理而心安之。安於其所能安之處。則心不妄動。而動皆出乎惻隱之誠。斯克有救於世已。此乃修持本務。亦即古人為己之學也。講學乃修德之要。故於學也。若弗求其正而藉以自養。則德無所培。其必因聰明而誤才智。卒於不能成事而徒誤事也。近世學者盛倡優勝劣敗之說。以為優勝無弗勝。劣無弗敗也。不知事實之形。乃有大謬不然者。及至優未必盡勝。劣未必終敗。於是乃歸根曰天演淘汰。既知有天。則優劣之分。豈在人為。人不可為。又何勝敗之可言。其言之也。亦不過從天演之間。徒作聰明以自擾擾耳。此誠至堪痛惜者也。究之無非不講為己之學之過也。何也。不知為己之學。則必在在在人形已。欲其不損人以利己。安可得哉。此今日世局之亂。其不堪設想者。即此學說之亂源之流毒無以遏之也。苟圖所救。要非人人知其所學之正。而勵其修持。不足挽狂瀾於既倒。而期返乎上古之醇熙也。願吾各院修方。各各悟勉。斯則大道之光。亦即諸方成身度世之功養之所繫也。

望之遺施。

昌佐神論正心修身

道不離人。心誠求之。如響斯應。若影隨形。凡榮溺於塵海。以榮辱繫懷。炎涼異趣。自問其心。當亦不知伊何爲主。是真昧於所惑。逐迷流弗克自返。可勝嘆嘆。諸方今既有志於道。須知道本在身。無待遠求。必能自修其身。則心君得以主宰。制世俗種種可欲。不爲所動。然後榮辱無所關。炎涼聽其變。我身無在而不自如。我心即無在而不自得。以自得之心。守自如之身。安有不修而正者乎。身既修已。心既正已。行止動作。而猶涉於邪惡。無是理也。果無邪惡爲身心之病。豈不但見一片清光。惟存一團正氣。有此清光與正氣。將無在不可爲羣倫範。無往不可起羣倫感。此即可以佈化。可以利物。可以度人。可以成己之道。亦即吾師所講一本自然之先天大道也。諸方今欲求之。願各細味吾言。身體而力行之。其庶幾可言道已。勉遵是望。

慧其人論修齊治平

邦有道則興。自古與國齊家。不外一道。道者。正天理。敦倫常。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試問今之人。一舉一行。果順天耶。抑逆天乎。不待吾言。想諸方亦必有所見之已。夫爲國而不以仁。如執熱而不以濯。無異自暴自棄。曠安宅。舍正路。遺本逐末。舍近圖遠。去易尋難。不自振作。甘蹈不韙。能不惜哉。人能就至邇至易者求之。敦其性天。親親長長。則天下自平。今天

下之所以不平者。皆是不親親長長之流。犯上作亂有以致之。人能誠心明善。可事親。可信友。可事上。可治民。一誠感動。捷如影響。文王能行仁政。伯夷太公來就其養。父老歸來。子弟焉往。今之欲治國者。必師文王而後可。聚斂善戰諸虐政。一路哭矣。恭儉者必不出此。知人心之陷溺。同在苦海。惟道可以援救之。非赤手可以援天下。人能誠意正心。一致向道。則家齊國治。天下自平。諸方同列。

師門。當明道之所在。務各奮勉進行。莫因外來之毀譽。而頓改初心。祇求自盡其力。無愧於天。若能此。庶乎可與言道矣。

默真人釋湯盤銘

衣之不潔。洗之濯之。則煥然已。器之不潔。刮之磨之。則燦然已。人心之不潔。〔無異於衣與器也。洗之濯之。刮之磨之。其可一日間乎。此湯盤所以垂日新又新之訓也。或者曰。新者對舊而言。日新云者。日新月異之義也。今日之新。明日之舊也。昨日之新。今日之舊也。由是以論。則將日日以革舊爲事。日日以喜新爲事。此人心之所以不古。世態所以多變也。殊不知日新云者。不變之謂。有恒之謂。即守乎舊之謂也。一日如是。十日如是。千百年亦如是。非日新而何。非又新而何。若明鏡然。偶或染塵。拭之則明。若寶劍然。一日一試。無日不利。皆不失乎舊也。吾乃銘吾盤曰。苟日明。日日明。又日明。苟日堅。日日堅。又日堅。惟其明。可以鑑。惟其堅。永弗變。舊如是。新何有。亘萬古。守吾舊。

中庸

蓮台聖著中庸原理

蓋聞人無本不立。物無本不衍。人與物之生存蕃衍。本而已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本者何謂。忠恕而已矣。忠恕何謂。中庸而已矣。中者不偏。庸者不倚。不偏不倚之理。先天大道而已矣。足見先天無本無末。無始無終。無偏無倚。無影無形之道也。道也者。中而已矣。天而無道。則無日月列宿。人而無道。則不能存。萬物一體。莫不皆然也。先天為後天之本。後天乃先天之末。事之本末。即此理也。先天從無極而來。當此時也。渺渺茫茫。渾渾沌沌。一個無形耳。無形即生天地之原素也。有天而後水由蒸化而成矣。消消滴滴之源。而後土生。天地出而後萬物生焉。中庸之原理。然而已矣。人生於世。不知修身正心誠意。而專以末節為宗。放棄本源。所以世道日非。不可收拾矣。吾道應運而出。拯救衆生。普登慈德。將來天地合紐。萬物同歸之後。得留些些真靈。以備將來之本耳。語近玄妙。諸子幸勿以我言為河漢。

慧真人論天命之為性

夫天之生萬物者。性也。性稟於天。而成乎物。物稟天之性。有厚薄之殊。人為萬物之靈。得天之性最厚。故萬物皆不能如人之靈。惜乎人不自養其性。充其靈。而反失其本賦之性。故人格不能一致。本性存。則人格正。本性忘。則人格偏。猶今世之談道德者。不厭聞政治社會之所為。為政治社會者。不知道德為何物。殊不知道德為政治之腦髓。政治為道德之膚表。未有腦髓不充

。而能膚表堅固者。如捨道德而論政治。吾恐終不得良好之結果。諸子細思吾言。當不以為河漢也。

又曰人生於世。秉賦受之於天。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皆為塵世物欲所蔽。將其固有之性遺失。冥然而不知返。深可惜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人能讀千萬遍。可悟天人一貫之理。若信口讀去。茫然不知其義也。蓋天予我以性。我性即天。未有我。性在天。既有性。天命在我。此中妙道。雖萬言難罄其義。要在會心人細心領悟之。能知性。即知天。不習靜功。終身不知天命。是故君子居易俟命。知命安命盡命。性學達天故也。性外無道。率性即道。道即天道。其於吾心須臾不可離。屬難便失之耳。修道之人。功在慎獨。慎獨貴知隱微。最見最顯。不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乃是離道。道在吾心。未發於外。渾然太虛之體。即性也。道發於外。喜怒哀樂皆中節。合天地太和之氣。即性見乎情也。明其體。達其用。可以言天命之謂性。天地在吾心。吾心之中和。即天地之中和。是故致中天地位。致和萬物育。此章經義。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由天說到人。亦盡人事可合天。句中首尾天字。細心領悟。道原本於天。道之功用由於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造聖神功化之極。欲修道者。宜知此篇為傳授心法。凡吾諸方。宜悟其性。知其命。勿忽讀此章。勉之悟之。

韓仙文公莫顯乎微說

消消之流。可以決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拳石之大。可以成山。撮土之多。可以成地。是顯

者莫非由微者而來乎。人之處世。當知此義。勿以善小而為不為也。大善乃小善之子。勿以惡小而為之。大惡實小惡之子。人之善惡。莫不存於一念之微。因果皆種於不覺之中。善念常存。雖惡必悛。惡念不去。雖善必失。一念之微。即可觀人將來之善惡果報。可不慎懼。人之欲成善人。又何必於顯處入手。存一念之誠可耳。

學聖論慎獨

人生於世。不可不慎獨。人不慎獨。而為自欺自賤之事。何能逃乎人之觀察也。不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嚴乎不嚴。豈可有掩飾之餘地。敢不慎獨乎。何謂慎獨。即言人之立身處世。除對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外。別無其他見地也。殊不知一人獨居幽閒。一念紊亂。上有天命照臨。如來呵護。又有天龍八部。各窺其所由得魔。其魔以魔術試探之。下有地獄餓鬼畜生。各隨其孽緣得以罪孽所成之根源。隨其欲望而增益之。由是以觀。有種種關係。皆在幽閒所備。更嚴於十目十手。可不懼乎。中庸有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為人所不見乎。何謂人所不見。即言慎獨之時。其心不為其所動。其意不為其所亂。雖有天龍八部。無隙得以魔術試探。雖有地獄餓鬼畜生。無法得以孽緣加害。得天命照臨。如來呵護。是君子之所以為人所不及也。人能慎獨。何畏人見之。不可不知其嚴。既知其嚴。敢不慎獨而誠其意乎。各方記之勉之。

慧真人訓曰。君子慎獨。所以求放心也。今人多以宴安是懷。心放而不知求。此位名貨利之欲所由起。而世之所以亂也。欲弭其亂。自非各慎其獨。使心無或放。本既治。亂自弭已。在修諸方各宜自勉。必能如此。則道之範立。而世之救也。亦於是乎得其本矣。易之易之。

昌佐神釋致中和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恐人之不明道體。而未能知道之所在。故示以明道之用。行道之實。曰中曰和。蓋中者。人之本心。即道之大體也。人能極於中。則七情有節。內不傷神。外不逾情。而道立已。和為處世之本。亦養命之原也。苟能以和中藏。則上能接天之智。下能合神之明。而內外皆通已。是以經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惜人行道不察。不失之於左。即倚之於右。而均不能得其中正和平之定位也。

葉仙天仕論致中和

天氣以清。地氣以凝。人氣以和。三者合一。統之曰才。而天無聲臭。地固靜寧。其所以輪旋上下。以周流其運化者。惟人是賴。故人必能致中和。而後天地位萬物育焉。是則人之於和。何可不身體而力行之耶。何謂和。必察諸內而無所疚心。形諸外乃現其誠容。人我弗間。氣候胥平。以一平如砥之氣。融會於萬流之中。其不交相水乳。未之有也。而水乳之融。其不交相感化。亦未之有也。人且可化。而吾身乃無以自安。尤必無斯理也。和之為貴如此。人生於世。何以習而不察。逐逐於名利之場。悠悠於聲色之地。不求其所養。以冀其氣之平之固。以歸於和。而參造化之機。脫疾病之苦哉。

諸葛昌佐神言順行行願言說

夫言順行。行願言。是一舉一動。言行莫實於相符也。矧言爲心之聲。心無所愧者。能言即能行。行爲心之表。心知其是者。可行始可言。果爾則心地弗虧。人我無忤。天地可質。鬼神可告。有一言即有一行以相隨。不然。出諸口者清白可嘉。踐諸躬者穢垢叢集。有其名者無其實。貴於耳者賤於目。言不惟其無益。行反足以招損。質於內而內爲所欺。形於外而外爲所蔽。豈不深可痛耶。此君子所以必須言行兼顧。表裏如一也。各方宜深省其意。勿視余言爲河漢。漠然置之可也。

和聖業位而行說

作善事。天降之百福。作不善事。天降之百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報應循環。古訓昭然。絲毫無爽。乃人猶有不知者。非不知也。是名利惑其心也。人非不知惡其心也。知之而偏欲行之。是乃魔使之也。君子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自無是禍。况憂道不憂貧。居易以俟命。故素其位而行。惟知天命是守。富貴也。吾行乎富貴。貧賤也。吾行乎貧賤。不怨天。不尤人。不矜才。不使氣。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富貴貧賤。又何足以動乎心哉。斯理也。愚夫愚婦。亦可以與知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故不患其不知。惟患其不行。行之不難。恒而已矣。恒其心自無行之不到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作此詩者。其知道乎。

尙真人論鬼神之爲德

天地一物耳。人生天地間。亦天地間之一物耳。而體物不遺者。莫如鬼神。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鬼神既主宰天地。則元亨利貞。天德也。即鬼神之德也。鬼神又造化人物。則仁義禮智信。人德也。亦即鬼神之德也。於是鬼神視人多不行仁義。不忍使人道淪於禽獸。又生君相以治一時之人。生師儒以化萬世之人心。使之各相安於無事之天。而默爲之主。此中庸乃爲聖賢道統關係。首章言天命謂性。自天說到人。末章言上天之載。自人說到天。其間入德功夫。成德效果。皆以鬼神爲關鍵。鬼神爲模範也。後世人心不古。教化不行。君臣父子人倫大綱。喪亡殆盡。禮義廉恥處世大事。拋棄全無。於是致觸鬼神之怒。遂無端而變化。無端而降劫。時而上天垂象。時而附託妖孽。宣出文詞以覺世。闡明道旨以厲民。暮鼓晨鐘。發聵振聵。一切因果報應之事。由此而生。諸方於此。不可不慎。不可不勉。其各悟之。其各記之。

老莊釋誠之義

哈哈。展道與慈。惟貴於誠。但誠之一字。人皆知之。人總忽之。是皆未得誠之義也。夫誠者。物之終始。即理之精微。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有實心實理之區。實心者真實无妄。無一念之或私。實理者幽顯如一。無一僞之或雜。廣而言之。天地一誠也。鬼神一誠也。萬物一誠也。人亦一誠也。精而言之。三綱五常。皆一誠之所布獲。百物萬形。悉一誠之所周流。天地之大。海內之闊。神聖之道。仙佛之學。誠統之而誠範之。哈哈。諸子入院。宜先存誠。各各存誠。道自展而慈自興。故展道與慈。皆貴以誠也。誠哉誠哉。一呼一吸體之。一伸一屈歸之。一視一

聽秉之。一始一終守之。知乎此。體乎此。則道可展。茲可興已。勉旃。
 學聖曰。風俗之良窳。與人心之厚薄。均誠與不誠之表現也。誠者。實也。凡事均以實在如何便
 如何。無絲毫虛偽。夫如是則人心之光明。風俗之淳樸。並非難致也。今也人心不古。風俗詐偽
 。而羣目誠實之人爲迂拙。嗚呼。世道尙可問耶。願各方先以誠爲修身入手之務。然後推己及人
 。均能以誠相見。則世界之上。將復現昇平之象已。

周仙濂溪讀書宜讀學庸之要

夫讀書何爲乎。爲明理也。爲明理以復性也。蓋論理莫切於大學。而論性莫備於中庸。所謂入德
 之門。大道淵源也。自孔子設教。立萬世人倫之則。接千古道統之傳。刪訂羣經。闡明正學。法
 堯祖舜。繼往開來。一言而爲天下法。匹夫而爲萬世師。所謂集大成之至聖也。乃繼起者若曾子
 子思。皆得孔子之傳。成之於大學中庸二書。其間若身家國性道天人。切而言之。乃修齊之要
 道。推而言之。即治平之宏規。精而言之。備化育之參贊。實而言之。祇平庸之至理。人能誠心
 體悟。勉力遵行。則德業仁功。賢關聖域。自可企及。真古今之至寶也。無如讀之者不求其本。
 祇習其末。不究其理。僅讀其文。以致學庸二書之理。毫無所得。無所得是枉讀也。此其小焉者
 也。更有不肯儒士。以其已稍讀書。竟以人之知識不如己。或弄其術。或逞其奸。立德立功之心
 不臻。害人害世之心常有。甚至造淫辭。逞邪說。大則貽誤邦國。小則致禍鄉閭。此真士林之蠹
 賊也。可勝慨夫。吾願今之讀書者。其以讀書爲聞道明理之施。切勿視爲弄墨舞文之用。庶不愧

爲四民之首也。勉乎哉。

默真人論作中庸之意

包羅萬古千秋之天地而不壞者。太極也。生育萬古千秋之人物而不息者。是太極也。會通萬古千
 秋之事業而不遺者。亦是太極也。太極者。即所約之真旨也。說約者。即說此太極之元理也。然
 太極在陰陽未判之先。混混沌沌。渾渾噩噩。名無以名。言無所言。既無所言。而約何有說。說
 之者。不過藉言以達意。俟人得意而忘言。亦如無所言之太極而強繪一大圈以示人也。共爲人類
 。無論智愚賢否。當其初生時。無不各得一善性。即各抱一太極。衆理畢具。萬事隨應已。立乎
 天下之大本矣。是故聖賢設教。或以一貫萬。或由博反約。必須本末兼賅。決不舍本逐末。後世
 之人。不知探本窮源。專在枝葉上討論。雖費盡心力。皓首無成。苟能會通四書之精微。達到費
 隱之境地。當是時也。直超天大地人物之前。逍遙於二氣五行之外。我已全無。昔從何寄。此之
 謂能化之至誠。凝道之至德矣。若不從處處存神。終爲官骸所坐格。不過凡夫而已。故子思作中
 庸。始言不睹不聞。結言無聲無臭。明明將三十三章約於太極之中。以示大成之止境。茲以太極
 冠諸首。而約言其全卷之說者。即此意也。諸方悟之。

天不忍道絕人間。特爲道而生孔子。然天雖生孔子以續其道。而不自孔子濫洩斯道。又生三大賢
 以漸發其蘊。則是孔子之傳曾子。如太極之生兩儀也。曾子之傳子思。如兩儀之生四象也。子思
 之傳孟子。如四象之生八卦也。至孟子則道洩天機。如八卦之吉凶而生大業也。合觀聖賢闡道之

語言。是微天之愛道甚重。而不肯輕洩於人。又見天之愛人甚深。而不忍不使人聞其道也。諸子讀四子書。務須自始至終。融匯貫通。打成一片。掙成一團。探本溯源。提綱挈領。始悟聖賢教人之真命脈。即得上天生人之大主腦也。若徒誦章句。妄解書理。不知修身者爲道。是背聖賢而違天意。斯人也。何得謂之儒者。哉何得謂之君子哉。各各味之。

孟子

蘇仙眉山論浩然之氣與四十不動心

孟子有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吾四十不動心。斯言也。雖爲吾門之心法。而實已撮五教之概要矣。夫道心微而人心危。必人心化而後道心生。自然之定理也。人之生也。稟氣爲靈。賦理爲性。而其得之於氣者。乃成厥形。凡此形也。性也。靈也。無一非先天之派化。而其要乃在乎靈。獨是靈學一門。自昔無徵。乃不能不專研夫性與形。於是理氣之說。乃爲人生探源之定論。而實則本澈其底蘊。然即理氣以求。亦有足多者。觀孟子之言可以明矣。夫浩然之氣養於中。而後睥睨蓋青於外。賁育失其勇。王公失其貴。不屈不撓。浩然而常存者。豈非有定於中。而後不期然而然者哉。夫而後正氣常存。此心乃定。氣充心定。其靈自不待養。石自能湛且凝矣。此心既不動。則儒之不踰矩。佛之如如不動。道之虛恬靜默。以及清真博愛諸真旨。復何待旁求哉。蓋已得其奧境矣。方今大道之昌。合五而統六。數千載數萬里之教爭。且將因之而俱泯。惟是宗教之立。亦各因時而制宜。且合乎其地之俗。民之情也。後之教徒。誤會其意。各持門戶

之見。所以無化除之一日。試以此說而研之。則當明乎執著之見。適所以自狹耳。然則孟子斯說。不亦可深長思哉。

字聖論君子之過

孟子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蓋能自補其缺。而爲所過者化。則過弗憚改。即不爲過已。是過也者。能自以其過爲過。而能受人之責言。所謂聞過則喜。其改也亦易。至小人之過必文者何故。蓋其心以爲吾之過也。人弗得而知焉。雖知之而我能自辨自飾。則人皆被我言所欺。弗知我之過已。初也因羞惡而文。繼也而效其故智。終也則習以爲常。雖有責者。亦弗能悔悟已。其心之自欺。誠有不可思議者。人初勸之則文。繼勸之則忿。終勸之則盛氣相加。以斯言之。則小人之過。是終弗能改已。曰未也。晝夜思之。未嘗不悔。知悔未嘗不能改。勇於改過。則不爲過。亦不爲小人已。是則小人之過。尙易於改。所最難者。僞君子之過耳。其過也人弗易知。其人本小人也。其心亦小人之過。尙易於改。所最難者。僞君子之過耳。其步。下氣怡聲。而其心則與其貌相遠也。人告之以過。必面從之。而其心則恨之刺骨。必思有以報之而後快。是其過終無能改之一日已。然其僞飾之形容。必由夫作僞日拙。而敗露於外也。是以僞君子之過。不爲過而僞罪爲惡。此所以自過其因。而有果報也。故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雖小人終成君子。自欺欺人。其罪大已。故君子必慎乎獨。戒懼乎其不見不聞。可以免乎咎戾而無大過已。

和聖論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

中國之有歷史。五千有矣。其間爲揖讓。爲征誅。爲兼升。爲篡竊。時局之盛衰。變不一變也。民生其際。亦惟是式遵古訓。率由舊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自三代以來。治德雖衰。而民之性情如故。究其所以維持於不敝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矣。知有禮。則冠裳升黜之儀。不嚴而肅。喪祭冠婚之節。不終而同。知有義。則動作語言之異。不見不遷。往來之際。文。不期而信。以視夷性。降。化者。來朝。和臣者入貢。史冊所書。彰彰可考。政治之美。堯舜以來。逆命者格。叛正者服。雖離盡撤。華夏之人。學其語言。習其文字。效其服御。襲其皮毛。是何異舉天之所生。聖之所教。父母之所養。遺留以至於今之善性。盡驅而歸之於夷俗也。安得有如孟子者。爲之嘆惜流涕而道之也耶。

尙真人論天下溺援以道

名士大仙。所學者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卽祖述堯舜之道也。可以治往古之天下。亦可以治近今之天下。猶宇宙之有日月也。日月有時而晦。大道亦有時而衰。日月晦而必現。大道衰而必興。大道不興。不可以治天下。日月不現。復何得成宇宙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孔子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德卽道也。新民卽所以治天下也。治天下者。其雖不以此道乎。

韓仙文公論性善性惡

人性本善本惡。爲孟荀兩氏之學說。至今並存。有識者咸以孟氏之學說。較爲確當。吾今以兩氏之學說。與諸方一討論之。亦卒之本旨也。夫人之性。受之於天。觀天之道善乎否乎。卽知人性本善與否也。且人之初生。知愛其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甯非人性本善之證乎。但有說焉。人性根於心。性既善。心亦當善。何以芸芸衆生。善者自善。惡者自惡。據此以觀。得毋荀氏之學說。又有可證乎。不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性既本善。何以有道心人心之別耶。夫道心者。卽人本來之理區也。人心者。卽習漸之惡藪也。在人之初生。心性純潔。無私無垢。迨入世既久。則物欲吸化。宰其身者。罔用使命。義理背馳。形氣屈揚。於是心隨習慣以呈不良。性質亦隨之而變遷。斯時也。其心已非本心。其性亦非本性。故孟子以水喻性。水不制則流。性不制則亂。吾道院之坐功。卽以制性也。諸方咸生有夙慧。已迷其性者。速反其真。未迷其性者。永保其天。則

老祖之道盡於斯已。諸方勉旃。

周仙濂溪論性善性惡

竊自孟子繼子思而私淑孔子。倡性善之說。荀子倡性惡之說。然究其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固不能以己見而袒護之也。必須以學理二字論之。然後二子始有所拆服。否則不特無以甘二子之心。且恐有以啓後人之誦。殊無謂也。今就二子之學理而言。且先擇其根據者。略爲二子作證。如孟

子著書七篇中。有四篇論。良知良能說。人類同性說。合觀此篇。知孟子性善之言益不誣也。荀子復以性惡論。而反對孟子。是荀子不得其道。而出乎論性已。倘讀荀子性惡篇。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起。至合於文理而歸於正止一段。自今人之性。飢而欲飽。至辭讓則悖於性情止。而荀子性惡之說。又可證爲確切已。噫。由此觀之。二子之說。實不能遽分軒輊。何以價值而論兩家說乎。吾試以公平之言判之。夫孟子立說較是。而荀子反對性善。主張性惡。然其用心與目的。固同欲施道於天下。無非根據之地有異。故其學說相違。其教人之心則一也。其期人行善之目的亦一也。孟子所謂人之性善。誠恐失乎先天之真良。而反乎後天之虛偽。故願其有以存養之。擴充之。而後可臻賢關聖域。此孟子所說性善者此也。荀子所謂人之性惡。是願待學問而矯正。始能掃蕩其惡。不可任情放肆。習慣成自然。故願其有以矯揉之。抑制之。而後方可造成仁人君子。此荀子所說性惡者此也。孟子以仁義道德爲人性。故思其固有之善。不得不有以存養。不予以擴充。子所謂禮義刑政。以其天然之性本惡。不得不藉以矯揉。藉以抑制。二者者。誠一具積極之觀念。一具消極之觀念。要皆各有一方之真理存焉。真理既存。而後之言性理學者。請各就一參。自可得其精旨。何必紛紛聚訟爲哉。

老祖論孟子盡心章

道求能盡心。盡心能知性。知性可知天。然人人皆知依字讀去。而問究何爲盡心。何爲知性知天。則彼又茫然矣。夫人之一生。未嘗盡心。何能知性知天。心盡於道。道在明明德。德無不明。

乃是盡心。若有一分未明。不足以言盡心。盡心者。復其本體之虛靈。真氣流行。一絲不雜。空空洞洞其心。操持政柄。羣邪俱化爲正。六賊變爲功臣。門戶謹嚴。虛極靜篤。真人出現。神寶自開。動靜自見真人。真人即真性也。性賦於天。爲我性即天命。我有一性。即具一天。知性者探其源。知其本。識其微。守其理。此所謂知天者是也。久暫如一。操持勿懈。曰存曰養。靜默安甯。絕去外擾。存之養之。心者。性之舍也。如井有水。大地皆陰。四通八達。取之於井。心是井。性是水。由井得之。其實大地滋潤。汲之不竭。未能存養者。時時心放則神蕩。神蕩則精洩。精洩則氣散。氣散則身亡。事天之學者。除存養外無學問。存養不分天壽。不分窮達。只求了生脫死。天亦可壽。不必拘陳見。無住相也。即不貳也。終身立命能事畢。若此不足。如入寶山空回。學到知天。聖賢賢關同出入。仙津佛國任往還。樂莫大焉。後之學者。不知存養爲何事。以致終身未得一日盡心。生生死死。浮沉苦海。皆因不知性。長於輪迴。一能知性。消盡夙孽。則脫去凡胎矣。其夙孽自斷始以來。貪嗔癡愛。生生固結。今生悟之。勤修內功。一了百了。此所謂明善復初也。存養始終在於一誠。不誠無物。恕者仁之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隨行隨知。隨考隨察。由仁義行。與道爲一。人不知道。是無恥也。人不知恥。甘於機械變詐之巧。去道愈遠。用心愈邪。則喪盡良心。去死日促。行己而知恥有。愈激勵。愈奮勉。則造其域不難矣。吾以道傳。深願諸方等始於存誠。終於避恥。老人所厚望焉。

慧真人論堯舜性之湯武身之章

飢者食。渴者飲。是飢渴爲害其矣。人能處於貧窶而不動心。任困苦顛連。其志不遷。心之淡定。愈鍊愈堅。則道味濃。世味自淡。常人當遇飢渴之時。不擇所從。放僻邪侈。爲所欲爲。喪其本性。不可問矣。昔之柳下惠。窮而不變。不以三公易其介。雖和不流。可法可傳。世之有爲者。學思中止。功衰末路。譬如掘井九仞。不見泉而遂棄置。廢棄前功。能無惜乎。古今不假修爲者。莫如堯舜。天性渾全。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以身體道。學而知之。故曰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仁義。虛而不實。一切假借。故曰五霸假之也。性秉先天所賦。仁原出於自然。身乃後天修得。總行乃其基本。獨於假借。純以誦詐用事。圖快一時。而不知斬靈萬世。能不惜哉。悔哉。今之人不能以堯舜湯武進。而獨以霸權用事。轉輾虛花幻影。不能成物。吾深爲世人情。又不得不爲世人教。深望急自猛醒。以道爲前途。莫以假術用事也。

昌佐神養心莫善於寡欲解

近察各方丹田私欲。多未能除。故心恆不自養。此乃爲求道一大障礙。今特訓解孟子所云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旨。以資箴規。諸子務須善自領悟。關於內功不無補益也。

心也者。乃天地一點渾然之理。以固萬有。人稟以生。以應萬有。人應萬有。皆根於心。故以心名之。其於大易。而難兄。其於人易。而難存。危而且微。危而易知。微而易蔽。非寧無以必其危不失。非澹無以必其蔽不蔽。存之者在夫養。養之者在夫寧澹。寧澹者。寡欲之謂也。何以言之。人之生既具有五官百體。必有五官百體之欲。雖聖人不能無之。既不能無。則凡一欲之至其

心。必爲一念一動焉。百欲之至。則其心必爲百念百動焉。一日之間。而欲屢至。則其心必爲屢動。由是官之。則將盡天下之美珍貨財。不能盡其欲也。求其故。其所能念。實由於心之不澹。其所能動。實由於心之不寧。吾苟能寧。五官百體無須此者。此不足使吾心一動焉。吾苟能澹。五官百體無須此者。此不足使吾心一念焉。寡云者。無多無少之謂。使吾心之所當欲者。供之不多。使吾心之可不欲者。去之不爲少。此心之欲。遂合乎中。豈非寧澹者乎。孟子思治斯人。必先思治斯人之心。斯人之心危而且微。更多於百體五官之欲。故教之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程賢伊川云。欲者。不必專指沉溺。凡心所向即是也。寡欲云者。非寡於外。必寡於內。寡於外者。使心之欲弗供可也。雖小人猶可自飾。寡於內者。使心不有所向。雖君子不能無疵。不亦難乎。故爲救治其病。思求養心。必先寡欲。其能寡欲。尤非寧澹不爲功也。

李聖論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入之心。心乎獨者也。衆人之心。心乎廣者也。一世之心。心乎守者也。萬世之心。心乎變者也。故曰以天地之心爲心。乃能合乎其至已。天地之心。以萬物之心爲心。聖人之心。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履載萬物。含有陰陽。使萬世同其心。使萬有一其心。守而不變。以期乎正者。而後心乃斯爲心已。君子慎其獨不愧屋漏者。養其心也。使衆人法而則之。公其心也。使百千萬世如一日者。守其心也。能守其心。自能公其心。公其心者。即養心也。養心莫善於寡慾。寡慾莫善於止念。止念莫善於克念。克己之念。而後正己之心。以正夫人之心已。天之上。其蒼蒼耶。

其空而無物耶。惟其無物。故能虛容。能虛心以容萬有。故能化育萬有已。地之質其悠悠耶。其實而能藏物耶。藏物之功。從仁物之心得來。能容仁萬物而嬰育之。乃能具萬物之心以爲心已。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心。聖人視天地猶吾身也。視萬物猶一氣也。身藏乎天地。乃能運行弗已。氣同乎萬物。乃能容物以和。故曰量也者。量天地萬物而弗與爭者也。天地不與萬物爭其量。聖人與天地同其量。此聖人所以守乎心而正夫人者也。人心之動。動於幾微。一念之起。必思有以克之。能克之於始。而善者揚於外。不善者即消於無形已。此所以有克己之心。而後有克念之心。有克念之心。而後有止念之功。止於至善。庶幾天人之判於幾希者。乃能合於太和而無間然已。此人之修養。當平其氣。當存其仁。當堅其息。當藏其神。夫然後一息之運。百脈通焉。一念之作。萬善歸焉。是皆平日不以矜忿爲事者。而後可以養之得其正也。各各慎所。

教攻上篇

引言

王仙訓曰。教由道生。道本性命而來。讀中庸天命率性修道成教。教亦何攻之有。有之自儒宗分派。釋道異說。而門戶各別始。觀蜀志王肅詆鄭。則經學之爭以起。觀蕭琛譏范。則佛說之議以生。由此儒有異同之可言。佛更真偽之莫辨。總之。天地氣清。靈霧不能掩自然爽朗之氣。世界和平。文字不生虛玄之門庭。吾論三教之攻。正可參合五派之源。因分上中下三篇爲五卷。

第一卷

儒家重經義。經。由也。義。途也。經義易研。真途難識。昔仲聖創教。並未自立門戶。不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救民水火。爲一時一國生靈計耳。百千萬祀。苟能統一儒宗。遵義由路。歷經行緯。何有文史之辨。字理之研。獨人皆自用其智力者。不能出矜躁醜擾之境。當春秋諸夏之季。文爭未起。武力方興。人不能自葆真元。學世界事物之理。盡拋擲於無何有之鄉已。

秦燔以後。漢學乃興。迄至蜀魏。而國見之爭。波及文史。所以吳有荀爽。蜀有康成。皆爲魏之王肅所嫉。而經學盛行之時代。忽焉中落。世之治亂。文字戰爭尤有甚焉。肅詆康成。實開後世文爭經訟之風也。

上解以論儒宗受攻歷史之略。如以爲攻者人之見在乎中。必非上智。上智之人。擇善而從。自可經由義途。無羊腸末路之險耳。儒家聚訟。特常例也。不知常例。又不虛心若谷。反求諸己。妄

論人非。文字誤人者淺。教宗誤人者大。儒不知道。懼執此焉。知此則文爭經一爭訟。增一進步。與新史公例。有同而無異矣。

第二卷

佛自周末入中土東度。其始言語不通。文字不同。四十二章繙譯之初。錯雜揉亂。百獸皆可爲人之長。經此一說。唐始以骨進。而又妄參經典。徒佞不求甚解之書。以爲修行圓滿功德之說。及潮已往。始知梁武帝救命六十三人。雖續自著三十一篇問答。形滅學說六條。非無用意在此也。不然。范鎮與蕭琛爲中表昆仲。其一深信佛真。其一深說無佛。而佛至此時。乃大興焉。

佛教既以受攻而興。釋家專經。又皆出於一般佞佛文人鉅子之手譯者。所以於不可解處求真解。似易盡信。不如儒家無書無說之爲愈耳。

教攻中篇

第三卷

道家道學。皆從道體而出。道體何來。又從無體而生。復歸道三字。細味之。易悟則解。不善悟則誤會。而攻道者又出而爲老莊復真自樂。二旨相背馳矣。張氏二銘。所以力詆老子生無之說。即德國數不華學說。亦深信有生有始。即爲生有之境。並無物生物之可證者。吾以執中說明。無能生有。本是一元真氣而生。與其他已有物質而後生物之時不同矣。道家道學兩派。異行同向之理。又不可不知已。知而後明。庶乎道本自然。在大古以上。則無人不渾渾爾。抑未嘗居道而尋

道也。後世人不知復性者多。人歸於僞者盛。道之真旨廢已。于政以政治與仁義。皆從道而引惡歸善。無如楊朱快樂主義一起。習政勸善。立名定形。皆成無道之布置。周秦五代六朝之禍。是以愈演愈烈。而道以息。知者有人。存者爲誰。即同善惡善惡之著述。有以推行也。其時詆道最烈。莫如橫渠。實則大道載物。未嘗一日息耳。上觀往古。息者其人。未息是道。攻者其人。攻不致道。道體所以尊也。道旨所以大也。道統所以愈生愈久。而愈有人肩。抑且愈攻愈烈。而道愈堅者也。堯舜君人。許下亦人。堯舜有名。許卡亦名。堯舜已死。許卡亦死。堯舜骨燼。許卡亦燼。人生如是。知道則哲。初不因教有所攻而反之。復歸真性之途。乃能上通往古。不與各教有爭。下傳後世。道有真境。今人不能言佛與道差。耶與道遠。默與道背。儒與道近。各自自立。彼說彼道。此說此是。甲來攻乙。乙離甲攻丙。丙又攻甲。如是巡迴。因果皆惡。大道容於言論不可。而能容於實踐美界者乎。果能復初歸真。則大道以外。初無其他支別已。支別詆道。是人自詆。自迷不返之時。而豐屋美食有以階厲。學者因此又有說焉。於道何攻。攻教可深危焉。人宜貴自樂耳。道尙可得門徑也。

教攻下篇

第四卷

西方有聖人。東方亦有聖人。如物初生。各於羣相殘食爭逐之中。有不隨聲附和者。天良道性之根本所生之枝葉也。苟不從根本而發芽抽蘖。以成枝幹。則同一植物。而草木何分。松可先零。

蒲可後戕。是謂松曰蒲。謂蒲曰松可乎。人知松本屬木。蒲本屬卉。一木一草。無大異焉。所異者一見霜零。一散雪生。知此可與言世界各教救世之苦詣。不經讀書。不知東方聖人。與西方聖人。派異而實同也。請觀下節分言之妙旨。

第一東方有聖人。見諸歷史者。君主所稱之軒轅黃帝是也。其在初見有攷時代。亦與部長酋無大別耳。因有可以教人而成聖者之途。爲之創設。是亦教興之初基也。

第二西方之有聖人。各因部落退還。華夏外夷。歷史沿革變遷。而一部一國一時一族。各個名稱不同。所以印度其先曰西竺。又有舍衛。西歐有羅馬埃及希臘法意。各各因時而合。因教而分者。其實一個敬祀上帝之老祖與聖耶而已。以上三說。不過分言東西兩教聖人。而又各有宗派。自分其源者。一出不知自返。是以每分一支。每出一派。必經許多年代而成一宗。既成一宗以後。後之視前。若有不忍棄宗返源之良。前之視後。人言不能接語於神。歷史可以證明於人。惜譯言繙意相左。卽由僞著自立一見而誤真途。是皆教攻之母。出於分歧之弊。不能認定大道能容萬有之界。以求歸依之門。而又不再墜落濁火焰鬼境矣。耶穌教人本此。以期躋登同軌者。有非今人所能言。而又設理以合之者。噫可慨哉。噫可慨哉。

第五卷

道之爲一。天地渾渾。人物紛紛。世界成於道體。生於道體以內。有性命教之分。卽有合離交攻之時。五行四時運會之常。天地輪流而順序。有剋有生。非生不剋。非剋不生。兩間至理。道之

用於正者。人得之而順序以進。順時以處。陽觀主之。道德所以日盛。太平現於世界。水之歸川而納於海也。獸之走壙而伏於榛也。鳥之在天而息於林也。魚之在水而潛於淵也。無物不靜。無事不甯。世界之人。順道以應時。順時以處道。治亂無相攻相殘之害。事物無爭攘之謀。故曰行旅十農工商。皆有道德之本性。可皈一道之原。初無分乎佛爲一家。儒爲一家。道爲一家。耶爲一家。同爲一家之說。自人不道而求。則世界爭劇。愈演愈烈。至一時則有一家之言興起。以收殘暴而歸和平。是爲一教之主。或因沿革。世界一變。而此又別開一門。以爲禍亂相尋無已之結束。得志之士。崇仰瞻拜於後。此又別開一門。以爲歸道之法。由是類推。世界道德歷史。分門立教之初。各有真如之境。可躋永久。特是行久而易於玩養。彼盛此衰。則此來攻彼。甲爲乙負。則甲來回攻。干戈出於道德之外。人性絀於生存之中。不道之攻。由教而生。固非真教。亦非大道。真教大道。不以門分。不以人別。不以物爭。不以教攻。道之一途。所以能生萬有者也。攻教皆人各攻。身如曇花雲影。水月鏡影而已。明達之人類能知之。

文化溯源

至聖先師訓曰。大道生於絜。有曰。生於道。二者孰是。不得而知焉。以絜而論。則虛空無大不包。凡所包者。莫不曰道。以道言之。日用尋常。均由於斯。則空虛之絜。皆由於道。故言道生絜。絜生道。均無不可也。天地之大。生於絜而堅於道。無此絜則萬物莫知其所以化。無此道則萬物莫知其所以生。及乎昌明繁衍之日。舍乎道亦莫由存。舍乎絜亦莫由凝。是道者絜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一生二。二生三。三乃化萬有。一者其萬有之原始乎。二者其萬有之祖乎。三者其萬有之父母乎。知斯三者。乃可與立。立乎天地垂永久而不朽不沒者。其惟斯道與絜之相合乎。故曰。合道則生。合絜則凝。絜之凝也。道在其中。道之生也。絜也於中。有所化者。莫不尊親。其道絜之謂乎。無形曰道。有形而仍無形者曰絜。自然曰道。玄妙曰絜。自然玄妙者。即莫知其所以然而化者也。天地生萬物也。運轉自如。四時不愆。抑有形乎。抑無形乎。謂曰有形。則生長收藏者。無不以其時。而人莫測其所以然也。謂曰有絜者。即無形。無形者即有形。則花花絮絮。因因輪輪。人皆得因其時而見之。故曰文化者。文物昌明。自然而化也。當天地未闢。洪荒渾沌之際。其中有物乎。無物乎。無而生極。極而有象。象而化物。物物相生遞嬗。乃成世界之繁衍已。其始生也。朴厚之氣。堅。中誠之絜聚。其爲形也。健而壯。其爲性也。厚而朴。故其壽也長。中元以降。人羣物類。七竅日鑿。乃分愚智。智者相詐。爭端乃起。迨及近日。心思彌巧。智僞叢生。勞於拙而死於貪。人物之壽者鮮見。由是而天扎已。其世界之文明日益顯著。則

人之好惡也亦日衆。私欲充乎天地。陰翳蔽空。所謂文化日進者。不在是乎。諸方試思因時制宜之理。必以用靈爲近日不可少者。究其實有大謬不然者在焉。古之人也。生而神聖。弱而能言。長而巧思。以爲聖者出已。此其理又爲文化研究之資料焉。其人也正。心存濟世。雖沒世名不稱者。亦無損其聖。若心存欺世。詐僞相尙。雖譽滿世界。增進文化。亦不足稱焉。所以然者。其心也巧。則其元精也喪。喪精必先傷靈。靈傷則絜渙。渙乎絜者。離乎道已。是以文化之稱。必有其氣。乃有所化。必有其質。乃保其文。質也不守。文何以立。氣也不凝。何有所化。自有生物以來。莫不以斯爲固守其基者也。今之人也則不然。心有好惡。心有喜怒。心有是非。心有哀樂。有此數者。精氣爲游魂所役使已。游其魂者。神必與之俱馳已。故曰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守其絜之靈以聚乎靈之正。而養乎性者也。性也者。其文化之主乎。性發於自然。而賦於天。天賦之性。純而不雜。清而不濁。正而不邪。寧而不亂。靜而不動。若存誠閑邪。則逐世無悶。而性存乎虛已。若山所偏。而爲人欲所染者。則見景即馳。見境即遷。所謂定者。不知其所由已。不能定則動於亂。亂乎身者身亡。亂乎世者世墜。亂乎道者道廢。此定之所以爲文化之基。而性之所以爲文化之主也。諸方試思。性何以定。定由於誰。誰是善。吾又是誰。可以悟到道在吾身之一點虛靈中真性耳。世界至今日。爭巧鬥勝。好奇務異。大好世界。頓成光怪陸離之象。日新月異。猶虞不足。恐爲牛後。此虛文虛化。所以風行於一時也。綱紀廢弛。廉恥道喪。而曰文化可乎。是可化也。孰不可化。是謂之文。孰爲不文。哀我胞與。甘受愚弄。其亦有所悟乎。今竟不

悟。無所歸咎。歸咎於運會斯可已。子丑運會。天地始闢。茫然杳然。何所爲物。何所爲人。寅會始交。物乃蠢動。卯會既立。人乃有識。所謂人物有別之文化。其在卯末辰初之交會乎。巳會既交。衣裳宮室乃備其略。制綱常以定禮樂。爲全盛時代。其在唐虞之世乎。下此者。一治一亂。陽極必亢。陰伏於下。雖有其治。亂也仍之。五百年間。必有名世。至今日午會告終。未會方交。所謂二陰生於下者。其是之謂乎。諸方試一細研。所謂陰者。柔也。媚也。柔媚之氣。遍於世界。璀璨琉璃。極盡其巧。而人之妄念。盡在電光泡影中矣。性之定也。不亦難乎。噫。文化之說與。而亂象成已。古者君子惟恐有所文。有所文則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世之治者。不亦難乎。其化也皆發洩太過。又安能持久乎。必欲其文也。必以質爲基。欲其化也。必以凝爲本。得其本以保其基。則天清地甯。人類相安。物羣亦可無事已。今不之求。而惟爭異相尙。則申會既交。三陰在下。否象既成。人物必有以一日爲一歲之時已。是非文化之功耶。諸方欲保人類。必由乎道。道之由也。護質爲要。能護其質。不使文者過化。則五千年中。或可以保持人類百年之壽。而人類皆由斯以定其性。所謂小渾沌者。莫不由諸方之守以化於無形已。務望各各以質朴爲文化。以延此五千年五萬年之渾沌。庶幾道燕之凝。靈存於中而不傷者。皆諸方之修養焉。各各勉之。愚旃。其細研之也勿忽。

正陽真人訓曰。不知文之因者。不知文之果。不知文之禍者。不知文之福。夫經天緯地謂之文。質日星於中天。至宏且廓。人不知文。是不人也。知言語矣。言語即文。知動作矣。動作即文。

惟文有因果禍福。彼知言語動作之文者。往往不能知。此非可與言文者也。文之因者文之果。文之禍者文之福。因果相成。禍福相倚。試觀文學沿革。如宋之理學之文。晉之清流之文。何莫非因果互體。禍福遞衍者耶。吾觀於文。而悟

老訓之道誠大也。有因斯有果。而果亦即爲因之因。有禍斯有福。而福亦即伏禍之禍。可懼哉。

李聖訓曰。吾爲諸方言文。文章有章句。是亦一時有一時體裁。至天籟無文無章。章者何也。文法是也。然而百鳥在林。諸聲嘈雜。嚶嚶黃鸝。不能沒嘯嘯之鳳。嗥嗥之犬。不能掩昭昭之麟也。知此文有由天籟之自然流溢者。是爲文之上乘。由人心聰穎而造者。是又文之中乘。何也。人文天文地文。今世堪輿家所言。則又一說。不若三才開畫之始。未有文章立法之師。而山川草木。波瀾風嶂。鬱葱蒼蒨。如天之星辰經緯。應時合度者。皆爲人文章法之始。淺言之。聞鳥語百日。必善歌曲。經山嵐百重。必善作文。聽人言十年。必善應對。特患青年之子。不常留心。爲可嘆已。有志青年。曷不上觀俯察。觸類旁通。家庭進省之餘。讀書學文。研文盡理。以求實用。其樂則較嘯嘯之鳳。昭昭之麟爲尤樂也。諸方誠心向道。虔恒莫及。夫靈在精神不在身心。全憑一點根本。時時不忘。天地有文學。人界亦有文學。天文重自然本分。經緯氣候。四時分野。運行不同。雖南北東西有別。而寒暑春秋斗指之異。則非運行不出天軌本分。不足見天文自然妙用也。人文不然已。重易解者。方言一派。重著述者。演義一派。重應用者。則或合著述易解爲

一派。皆人情至理。各派有各派之長。既有所長。相對之地。即是短處。人能含短取長。事物物。不以各派而分視所長。互揭其短。則識文字通古今者。未必盡如不枯文義。不通文史。而其堅恒修身立命。養性明心。則一也。諸方皆為種德受福之源。蚌地通瑋伊始。為南北衝衢。歷年天災。應民而生。天運亦不忍為。全在民心。不必再向天心是求。其賴諸方勸導。人能知命是天命。本分是個人本分。俾思天民得歸正軌。自無憂患。而本靈永無消滅之一日已。厥要惟何。首在是坐。厥坐惟何。先在能靜。各各靈方湊合。將來勝於南北強柔不同之最好真爐。全在視道堅恒與靜默而定耳。

韓仙退之訓曰。有無二字皆文也。曰文是法。曰無是道。天地以先。無文曰天地。謂之曰道。既有天地。乃有文字。天地即天地之文字。又為代道以表出之文也。故曰有文是法。道法否否。道以道為法而實無法。以形容表出道為舍法之法。亦不能強天地南離為火北坎為水之天地文法。而變為有母有生之文與法也。其曰無文。不道指文是可以表暴之文。非盡文字之文。感覺觀想。皆人心意之文。如觀心意之文而不見一差一別。一是一非。則無文之境。即道境也。若言有境。仍是非道。何也。境不能不呈一種現象。現象又是一種文章也。其曰無文。究以何種言語。可以決言是法。曰決定之言語。謂之曰無文。無決定之文。為一種實法曰法。

文也者。無色而使其有色。無聲而使其有聲者也。無則純白。有則生彩。純白曰潔。生彩曰輝。潔者正。輝者權。正為先天。權為後天。先天處經。以守常故。於卦曰黃。於行曰金。後天處權

達變。於卦曰革。於行曰火。金堅而凝。黃也無色。革故鼎新。火主文明。此先後天所以有分也。在先進者曰野人為質。在後進者曰君子為文。有其質而後有其文故堅。人於不得已時而用文。不若小人專以文相尚也。太古之時。穴居野處。無所謂文。其人之質也堅。其壽也可至數百歲。伏羲氏作。仰觀俯察。以獸蹄鳥跡之文。變而為文字。形而為器皿。以作言語。以通物情。至是而文化生已。相傳既久。由格而知變。由窮而知通。文明光象。乃與之俱進。當太古之時。無色無文。安其居。樂其生。則戰爭之禍必不可見。近世以來。文化大進。智識日開。由聲色移為貨利。殺機伏於其中。故曰文明者。殺身之利器也。苟求其質。則無不安。若求其文。戰爭起焉。龍戰於野者。陰陽之戰也。故有玄黃之血。玄黃者色也。凡有知則有文。有文皆天於斧斤已。花有色。人折其枝。山有色。人踏而過之。舉凡鱗介之文。潮汐之文。以及形形色色花花絮絮之文。人莫不以之供暢懷適志之用。甚至虎豹狐狸之文。人更取之以為美觀。是文之為害也。不亦大乎。辭以騰媚。鹿以茸亡。象以齒焚。雞以尾懷。非皆文之取禍乎。至於人也。太文則足以殺身。是以君子修辭立其誠。修性以養命。不為無益之文也。文而無行。不得謂之純士。此小人心文其過者。以文可以勝質也。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焉有不重其質而能明其文者乎。至於修者。更常以純潔養其性。以文光致其用。祇有其質。則性真命如。而文也為誨人之用。用以記其程序可耳。吾道弟子。修養有年。能宣是旨。而不能行是道者衆已。能言是理。而不能明是坐者更衆已。是無他。偏於文而已。吾故為是說。以勉諸弟子於實行者。

周仙訓曰。神之可思而不可知者。神文之淵藪也。神文至有時而措詞立局用典。與常人作文。及經天緯地之學。相異其詞。相同其勢。則自然一義。於此可見。惟雅俗高貴卑俚之言。在靈不在神已。是為得而不辨。文者。彰佈事實之代表語言也。代表意思也。代表作用也。自明哲觀察所得。一時立言之正。惠物惠人。皆未可謂為人才之理想。直曰神借人禮為用可耳。何謂至高至貴之文。日月經天。星辰列宿成度。風雷霜雪雨露之變。跳丸可以喻日也。明鏡可以喻月也。危岩疊巖。遠市燈火。可以喻星辰列宿也。扇可喻風。車可喻雷。絮可喻雪。汗可喻雨。珠可喻露。一物有一物之喻。神文如不借天地應有之靈以成文。則意思作用理想。又何以表示。再觀於地。山川可以分舟車而至矣。草木可以應寒暑而生滅已。金石可以山。土木雕刻。皆能成山。形文也。畫渠成川。掘土得泉。灰石沙屬。治溝而成田。皆為人工製造地文者。形文也。知此文字。可以代表天地人物種種色相與意思及歷史已。何獨於神文而有疑。無他。詞雖高貴。不能服明哲之心。折賢豪之氣。是皆異神妄說。借靈自護而已。欲知神人之文。與天地之文無異。所異者。雅文能壓倒古今名人之論。發揮歷代未盡之書。即語近卑俚。有時未顯之事。神故視人何如。而即予以最卑最俚不足重輕之文。俗云天機不可洩漏。猶是人意之辯護。而非真正神意之所為也。真正神文。必在可貴不可賤。似高非至高。與夫卑不失分。俚不傷俗處求之。未來之事。未見之狀。往往在卑俚文字中得之者多。而真學則非高貴神文。不可知其神妙。用典立局措詞。皆由真靈感動。無從考究云。

蘇仙子瞻訓曰。經云文質彬彬。又云都鄙乎文哉。是知文者固所以播揚奧義也。文之可以載道者。文之上者也。其餘摘藻揚芬。含英咀華。如日月雲霞之於天。山川風物之於地。固隨在而成文也。中國為文化古邦。其文字學說。亦為海內外冠。在昔無為而治。朝野相安。其文亦簡淡古樸。故有辭達之說。又云吉人之辭寡也。秦漢遞降。魏戰國夸詐之餘風。一時縱橫之士。各以危言炫其事。於是文體變矣。降及六朝梁陳之間。偶儻出而文格卑。抽黃對白。羣為唐漢之是求矣。唐之中葉。諸賢繼出。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也。厥後唐宋之文。遂與周漢作者。後先輝映。元明以來。代有鉅製。迄乎近年。文之不講也久矣。或困於案牘簿書之中。或遠求乎好高立異之說。使舉世之人。不入乎此者。必入於彼。良可慨也。今值大道昌明。學者當亦明夫道之體用矣。文之體為載道也。其用拯物而濟人也。豈風景流連。感時抒懷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吾故立說於此。使後之人知文為載道之基。則可知所趨向矣。

兵事至理

老祖隨青島道院示曰。兵者凶事也。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天生五材。故有兵制。昔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逐。雖唐虞邦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始服。古人寓兵於農。長即爲將。有恩誼之結遇。下則生死相衛。是兵之善利者也。又不若修德善行。以教數民。孝弟忠信。以俗化民。故孟子有云。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戡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雖能致勝。猶不如無兵。故邵氏曰。國有賢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甯靜干戈息。縱使身貧亦不妨。物阜民安。國家之寶。何必用兵。今下元之末。上元之始。浩劫將終。天下五洲。共登上治。人皆有孝弟禮讓之行。盛世休風。可期而待。何用兵爲。諸方勉旃。

或有問於余者曰。老人既通天文。知地理。明國家之大勢已。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不知老人亦與之同意否。余曰。孔子儒者也。仁義而已矣。故不言軍旅之事。吾之道不似彼之執一焉。焉有不知天文地理而精兵法者。焉有既知天文地理而不知戰術者。余既降此尙武世界。入道諸子。中堅領袖。多係軍人。吾雖不欲言兵。烏乎可哉。或曰治兵有祭乎。曰無祭。曷言乎無祭。是禩是禩。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先之矣。春祭曰詞。詞兵一矛。二戈。三戟。四酋矛。五夷矛及始造兵者。若黃帝蚩尤之治兵則無此。爾雅曰。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旗物之用。惟太

常天子所載。他如諸侯載旗。軍吏載旂。師都載旂。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旗。森森炎炎。揚花飛文。吐焰生風。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陵谷爲之搖震。進退有序。疏數有節。悉如臨戰。是爲古之治兵。或曰周禮仲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是又何也。余曰周正建子。周正月即夏十一月。於此時治兵。雖未知三關三發三刺。於仲冬大閱之制如何。而要其際農事之有成。乃武功之載績。雖非時而不違時。雖耀武而不耀武。此時治兵也可。大閱也可。總之。治兵貴取秋金肅殺之氣。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勸不義。近時大演習。每於秋日行之。所謂秋操者。有古人治兵之遺義焉。或又曰。皇威天授。盧騎星奔。歌鍾首而散軍。詔虎臣而獻俘。尙已。然屈此羣醜。同我太平。先王耀德不觀兵。偃武修文。無容黷武。天道緩刑而先德。余曰。昔有熊氏之開國也。以兵爲衛。內行刀鎗。外行水火。天目臨四維而巡行。句神併一氣而決戰。說者謂戎事所由興焉。蓋無事而好練兵戎者國必危。無事而不設防禦者國亦危。有文事必有武備。自古已然。數文德並敷武德。於今爲烈。天戈洗雨。剛符甲子之期。草木皆兵。大作丁男之氣。出車彭彭。征夫捷捷。於鑠國軍。恭行天罰。司命出征。罪人斯得。突入其阻。克成厥功。縱抵羊自觸藩籬。而狡兔長投置網。蠢茲蠹蟊。狡起狼心。請繫朱絲。坐之鼓下。還轅破曉。邊月微明。返旆迎風。陣雲忽起。凱歌遍野。爭傳出塞之音。青囊橫空。欲雜長林之色。車節軌以案步。馬按轡而徐行。有翼有嚴。以整以暇。厥惟盛世。夫惟聖人。知周離照。吉叶師貞。旌旗西出。筐篚東征。威指巢巢。誓平蟻穴。南國是疆。西戎即敘。乃敷文德。苗格不後

夫七旬。以奏膚功。燕喜還歌。夫六月。坐成均而受計。干戈與俎豆兼施焉。入太學而獻俘。禮樂與兵刑並重耳。或人聞此。矍然興歎。歌曰。維年甲子。維月春陽。盜負險阻。距躍踴躍。翹飛機軸。羽翅以張。矜茲國民。救此萬方。攜贖於威。代弱以強。凱歌載道。我武維揚。

慧真人訓曰。士師原尚武。兵行貴以精。衛民如有道。國祚自清平。古者士師用兵。原是尚武。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神武而不殺。是用武不武。士之善以爲士也。及大敵當前。兩軍對壘。不得不陳師鞠旅。稱干比戈。勢奔山河。聲振雷電。然究其居心。亦不過誅無道。非有惡於人。民也。蓄民爲邦本。國賴民興。古今長國者。莫不視民心之向背。以定國祚之盛衰也。民心順。國祚定。離戰而無戰。此之謂善戰。縱師徒他出。士卒無多。國本虛危。而一旦強敵忽然壓境。不妨效彈琴退敵。和曲解圍。此不怒威如斧鉞者。勝敵由於不爭也。書曰。惟汝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斯之謂歟。若此者。皆由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自恃其才。善用衆人之才以爲才。不自矜其智。善用衆人之智以爲智。倘非察納雅言。諮諏善道。虛懷若谷。謙尊而光。烏有此善戰善勝之能乎。是皆無爭之德。有以服民心也。是皆善御其衆。有以威天下也。是皆下順民心。上合天道。與天地參。而立萬古之人極也。况寬以御衆。慮以下人。賢在職。能在位。天下之士。皆當效忠抒悃。趨功將事。舍生奉死於其間矣。願世之掌國柄者。於吾今言。多加注意。聖人以道德治天下。不以刑罰威天下。雖至不得已而用兵。亦不以兵力服天下。何也。明佳兵不祥之訓。止戈爲武之文故耳。况兵過之區。人民罹害。軍行所至。草木皆驚。殺戮重者。死亡尤

多。生之人不啻死之人。死之人反多生之人。血流成渠。屍骸巨壑。以致田疇荒廢。市井蕭條。滿目邱墟。遍地荆棘。蓋一般肅殺之氣。既傷天和。而一片乖戾之風。尤于天怒。陰陽因而失變。雨暘於以不時。災歎頻仍。饑饉流至。天不悔禍。民不聊生矣。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此之謂也。而人民無衣乏食。盜心日生。時雖年荒。亂民疊起。此亦事勢之必然也。故古稱仁義之師。貴乎神速。軍行以律。師出有名。伐罪弔民。一戰而定。此所以有軍食靈漿之衆。以迎王師於境上也。

濟佛訓曰。大道之行也。遍全世界而無阻已。自歐洲大戰而後。各國之民。均以爲國際與民族間和平之保障。未必能十分堅固。欲其不再輕戰端。必須有一種偉大之力以維系。不然。國際之戰。擴而爲民族之戰。由民族之戰。將演爲宗教之戰。宗教而有所爭。其危機尙堪言耶。將爲全世界之混戰。而吾民更苦已。故各國明哲之流。思有以預防而消弭之。無他術。舍聯合各教而匯通之不可。如美巴海歐之克鳩。日本之大本。均能得其一徑。而未能盡善也。將來大道昌明。教域自泯。而各教仍歸其原。斯無異時異地之不同。而同以至善爲歸。則全世界之民。可以雍雍穆穆而自享其和平之幸福已。今也吾華反事內爭。其害不必言。而其愚不可及也。各方悟之。有力者宜盡力喚醒。以救斯民也。切記。

天理經言

清佛臨濟院品示返還經言

我聞佛白。返還真諦。在人祇知七八之數。曰七返八還。七情六欲。八埏四表。分圖有途。歸玄無門。而自定一途。歧軌異轍。忘乎大道之歸。基一教也。同一教也。釋一教也。道一教也。儒一教也。其初設教之旨。去道不遠。久則爲流。各創一說。有同教而相詆。有一門而互攻。教風日下。風土習俗不良之漸。不能不替之於後來者。無如教一事。道亦一事。合道是返。分教亦返。不過分道最難還我真諦。如人初生。由未有而來。未有之先。有即是道。既有之後。有即是教。道與教皆能生能返。能去能還。苟人至十五而後。不知舉動作爲者。靈自返還。七經八脈。未嘗或損。世界最可笑者。謂人未至丁。或生而即夭。不至知識充足之年。皆歸福惡有因。不知先天之靈。充滿濁界人欲。而欲網羅之時。自知返還者有之。不知返還而貪靈現之榮者有之。即有返還之功。無爲而成。順乎天地七八陰陽正氣而行。如五十宣過知命知言。皆可證諸基回道儒同一知命。知命即知返還之功而已。

數理經言

數無限曰有限之終。數有數曰無數之始。自數有始。而爭競於數外之數者。羣相浸染。則衆生之生有自來者。樂中尋苦。空中覓色。無不收數始衍後之壞結局。重則流爲濁障。輕則散爲羣蟻。苦海沉溺。無可挽拯。地獄受困。莫知有起。是乃一二三三九九。回則順。一九九。三三三。

二一〇。放則逆。大數一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等。以至無極。皆曰有擾而戕害生者。多入此途而不知自返。可憫孰甚。如是衆生鮮能了味。至於小數。自分厘毫絲忽。微纖沙塵等。以至無稱。則知日演日衆。生亦日繁。預測之性。不出情外。及概括而言。在我觀之。無一有數裏之得失。由人觀之。無一不在數裏之得失。佛門所見。得者數之主人。失亦數之主人。彼在和風淑氣中。日有所作。夜有所計。年復一年。不過一生老病死。共歸一個苦境而已。其人與數七。得失皆主人。人乃得失二數之奴婢耳。真數在天。唯在修靈有歸者能得之。

光明真言

我白佛言。光本非光。明亦非明。有智識。有光明。從先天大道而生者。光自從後天之身。而流露於塵世黯黯之界矣。明者亦有智識。爲先天大道之枝葉。而出於後天塵世昧昧之身者。所以佛言無無。佛言不生不滅。皆是一個光明自在之先天光明而已。彼世之人。求日月之光。星燭之明。燐火燃油。殆亦後天衍出比例之光明耳。如我佛白。光明有佛。枝葉有佛。人於深林黑夜。路行無日無月之時。亦未見有燭枝而爲遮蔽。阻人目見。裏人足步也。是曰光明自光明。如謂睜目而見其灼灼者。睜目而歸於昏昏者。皆人爲日月。不能有存乎先天之智識。智慧之光明也明矣。

思何經言

思在佛言曰。無思爲上。無意無識者。自無所思。後世人多所思。皆因不能了了。不能了了。若

似乎世界人戀身體而輕真性。愛憎癡貪。皆視為犧牲於身者。多出誤會。實則慾望奢念。不能乾淨。天修羅。阿修羅。佛長老。亦不可如何。如何者。何者是思。何者非思。何者為佛思。何者非佛思。至曰佛無思。佛何以又曰於法有因。於法有緣。於佛有因。於佛有緣。此亦強解為不解。抑強不解以解之耶。吾甚深思。微妙高論。不能不白佛言。經典所載。皆佛不思於生時。佛思於佛生時。佛有所思。即佛無所思。觀此二語。即知是思是佛。不思亦佛。思何為思。去貪憎癡愛。謂之不思已。去貪憎癡愛。謂之思何。此乃經言天理人欲並論之旨。

至要經言

佛曰天蜜之多羅。非蜜多羅蜜羅是也。人離蜜羅而後入於一合相界。是曰有相存相。無相即入真相。真相至蜜。有相蜜多羅者。乃知長老須善提所聞佛白如來。仍是蜜多羅有相界天現在之天。至無相界。不以一合相見如來。即曰非如來。亦曰如來不如來。不如來始謂真如來。何以人蜜羅過去之天。離肉眼如來。得見不肉眼如來。我聞佛白如來。是蜜多羅不以一合相世界見。更不以過去一合相世界見。尤不易以現在過去一合相世界見。如來未來之能仁與至寂。蜜羅真相不相。天理如是。始得謂之不從肉眼見有肉眼如來。故得見者。是皆蜜羅無相有相。一不合相界中。至大無界之界焉耳。

事別經言

事乃道之變體。道乃事之根源。我聞佛言。事無大小。道無界說。宗係胞統。一事而已。在人以肉體為命之物。在神不然。無事無物。道中之旨。皆是所宗。無數無學。天界以外。是無界也。至于無界。人欲不能蔽。事物不能牽。一燐之明。豈能掩日月之光。猶之人心無論多巧。總不能不為心巧以滅真靈。是事有別。我聞佛言曰。事無事。別無別。人我衆壽。皆相着界物。在人曰。事固有別。身亦有別。天賦真靈。不能返回極樂。是亦為事與靈。不能有差別。而重事輕道者。可以鑒矣。

至寂經言

吾聞佛乘至寂無寂。是真寂也。不寂而寂。有因輪也。故語大乘。凡事凡物。人心天心。各具一理。非天不言。實有性在。性常寂寂。質形汝汝。氣體紛紛。歸於一寂。而后不寂。全在性天一門人。往往為形式拘於寂竟是寂。滅又是滅。不知滅與寂異。寂者雖寂。其集猶存。其氣猶在。其體猶生。其心猶固。非比一滅。即無無無有。先戕其性。既散其氣。復壞其體。又昧其心。佛家講不寂與不滅有別。觀在自在。是真不寂。如來自來。是真不滅。寂滅一辨。而後真寂自有不寂之淨境可言矣。

物理叢談

老祖訓曰。富貴不能移其志者。寒暑不能加其身。故修得真諦者。不冷亦不熱也。蓋空中之物。本自無形。添形之物。何寒暑之可侵。道者。抱元守一。惟知有空。惟知尋真。己身不知其在。更不覺其有何熱何冷。惟有真物一點。涵養於心房之內。是物也。名之曰有物。而先物可尋。名之曰无物。而萬象賴以生息。然則是物之在天地間。其功用其大也。人秉之而人。仙佛修之而仙佛。神明用之而神明。此物究竟何以喻於衆。而由此以悟真奧歟。吾將有以譬之焉。譬之曰龍。夫龍之爲物也。自古人皆比之大道大德之人。或有不思議之神異事。如人非水火不生活。兩則龍之所行也。火則龍之所生也。凡人有恩德美好之事。莫不推之龍德。究竟龍是何形。如畫中所畫之有角有鱗有爪者即是耶。非也。意想之龍。非真龍也。龍真之形。非人可以捉摸而得畫出之也。真龍無定形。變化隨時。天下之應治也。而應運以治世。天下之應亂也。而應運以潛化。故在天在野。均有定數。今之天下。龍在何處。請方可以知己。無人不可養之也。無人不具龍象者也。人不知修。而龍不在天在野已。養之有道乎。養之道。非如他道所謂制龍降龍者也。制龍龍傷。降龍龍病。龍傷龍病。尙可以成大道乎。老子猶龍。稱其道也。然則龍之宜養也明已。龍果何物也。曰雲也。修道養靈。即養龍也。靈之養也何如。陰陽亦有分乎。曰男女異體。而靈則異。養靈之道無異。亦惟有屏雜念。去執着。養定之真而已。養之有形而成物。及其功候有進。則己身之質。不有之有已。真物之形。真有之有已。惟知有真。不知有假。何寒暑之能侵

也。

字彙訓曰。物之不齊也。其秉賦有異也。故體有大小。質有柔剛。身有弱強。形有陰陽。皆所受者若何。而其爲物之具乎形體者亦若何耳。夫螻蟻昆介之微。不能與虎豹爭衡者。其勢然也。燕雀之小。不能與鴻鵠爭其高者。其形異也。是以老者不以筋力爲能。貧者不以財力爲能。困於勞也。天地之大。無所不包。苟秉賦之性聰者。當識以養其明。秉賦之性愚者。當安以養其大。秉賦之形大者。毋陵乎弱。苟秉賦之形小者。毋爭乎強。夫然後各得全其性。全其形。全其天已。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者。生而有異於他物也。角介之物。身堅無倫者。亦秉賦之不與他物同耳。是物之與物也。各有其形。各有其性。欲使之齊也。不亦難乎。大椿之年。以八千歲爲春秋。彭子之年。以朝暮爲春秋。是能齊乎。以彭祖之壽。爲蜉蝣之壽可乎。以蜉蝣爲彭祖之壽可乎。古之人有齊物之說。曰苟能全其靈於虛玄。而守之以堅者。蜉蝣蟻子皆壽也。苟是非動其心。名利潛其志。好惡惑其意。富貴擾其念。不能養乎吾靈。以保吾息之絲者。雖大椿老彭亦夭也。是壽夭之分。不以其年而定之已。以其堅恒能全其天者。乃可論其齊與不齊也。是以君子之論人也。必先論其堅。聖人之齊物也。必先齊其恒。其性堅也。其守恒也。雖死猶生也。奚必以年論之哉。故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一而不一。以養其真。雖仁見謂仁。智見謂智。無不齊也。若以形質之分。而齊乎物。雖大小強弱。陰陽剛柔。皆一也。而其性不能合於一者。雖同室之內。有戈矛焉。同席之中。有甲楯焉。故曰齊物難。

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凡人之生。與鳥獸之生均。鳥獸之生。與草木之生亦均。世但知人有生。而不惜其他動物之生。惜其他動物之生矣。乃不念及植物之生。何其偏也。吾見今世之談茹素者不少。談戒殺放生者尤不少。吾竊笑之。夫天有四時。春主生而秋主殺。世界之大。與天合其體。有生即不能無殺已。要之殺得其時則可殺。殺順其宜則可殺。言不密乎此。一味戒殺。則動物之生不可戕。植物之生亦何可戕乎。如不可戕。是使民必辟穀絕食而後已也。又惡可乎哉。言作此說。非欲諸子之不茹素。遂可以挽劫者。須知挽劫之力。固不在茹素。必正心化衆而後可。諸力以吾言爲何如乎。

濟佛訓曰。春爲之長。凡萬物之生。莫不賴春氣以發展。故人惜春。而不惜夏秋及冬爾。諸子非不知之。但知之而不肯惜耳。欲知惜春之意。非真惜春之時。春之時雖惜之。春去時有法挽之使不去耶。所謂惜春之意耳。春意何。即春氣具生萬物之最厚者爾。諸子能具生萬物之心。即知其春之所當惜已。能生物之心常在。則雖秋冬肅殺之令行。而猶在春風之中。其樂也何如。譬院之設也。無一日不救急。無一時不濟人。此即所謂生物之心常在也。爾等各自省諸。

太空萬籟之中。盈耳皆聲也。古來悅耳之聲有五。今日酸心之聲亦五。聲何悅。嬌藏屋。聲何酸。雪滿山。雪滿山。水下湍。水不平。物不歡。作五聲。聲多酸。夫水與風之相遭也。澎湃一聲。樹撼山吞。振人之耳。驚人之心。是謂怒濤聲。令人興寒士之悲。上有巴山。下有巴峽。猿啼兩岸。聲聲淚下。是謂猿嘯聲。令人動故鄉之思。雲中之鶴。悲聲大作。聲聞九皋。天地變色。

。是謂鶴唳聲。令人有烽火之警。澤有哀鴻。野有飢雁。飢者哀者。其聲嗚咽。是謂哀鴻聲。令人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焉。塞上之馬。失其良侶。朝嘶塞上。暮嘶塞下。是謂馬嘶聲。令人好殺之心黯然而收焉。老衲曰。五聲者。天籟也。庸何傷。不平者。人情也。安可以測物之情。又安可以度天之德哉。贊曰。天閑地塞。天失其德。物曰不平。聲浪大作。聲入天上。聲入天下。天曰無傷。是爲天籟。一片天籟。不平何在。白雲無心。蒼大無外。

又示講寂遠義曰。夫物理之具體。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剛主乎動。柔主乎靜。此陰陽之所以攸分也。試略言其梗概。其理亦有二焉。

曰有形之形體。

萬有之世界。花花絮絮。五光十色。飛者。潛者。動者。植者。皆有形之形體也。故其游泳於深淵。翱翔乎空際。循行於大陸。生植於田野。無在而非飛潛動植也。其生生不已。而絲毫不移。是雖有形之形體所彌漫。而實則有形之形體。由於無形之化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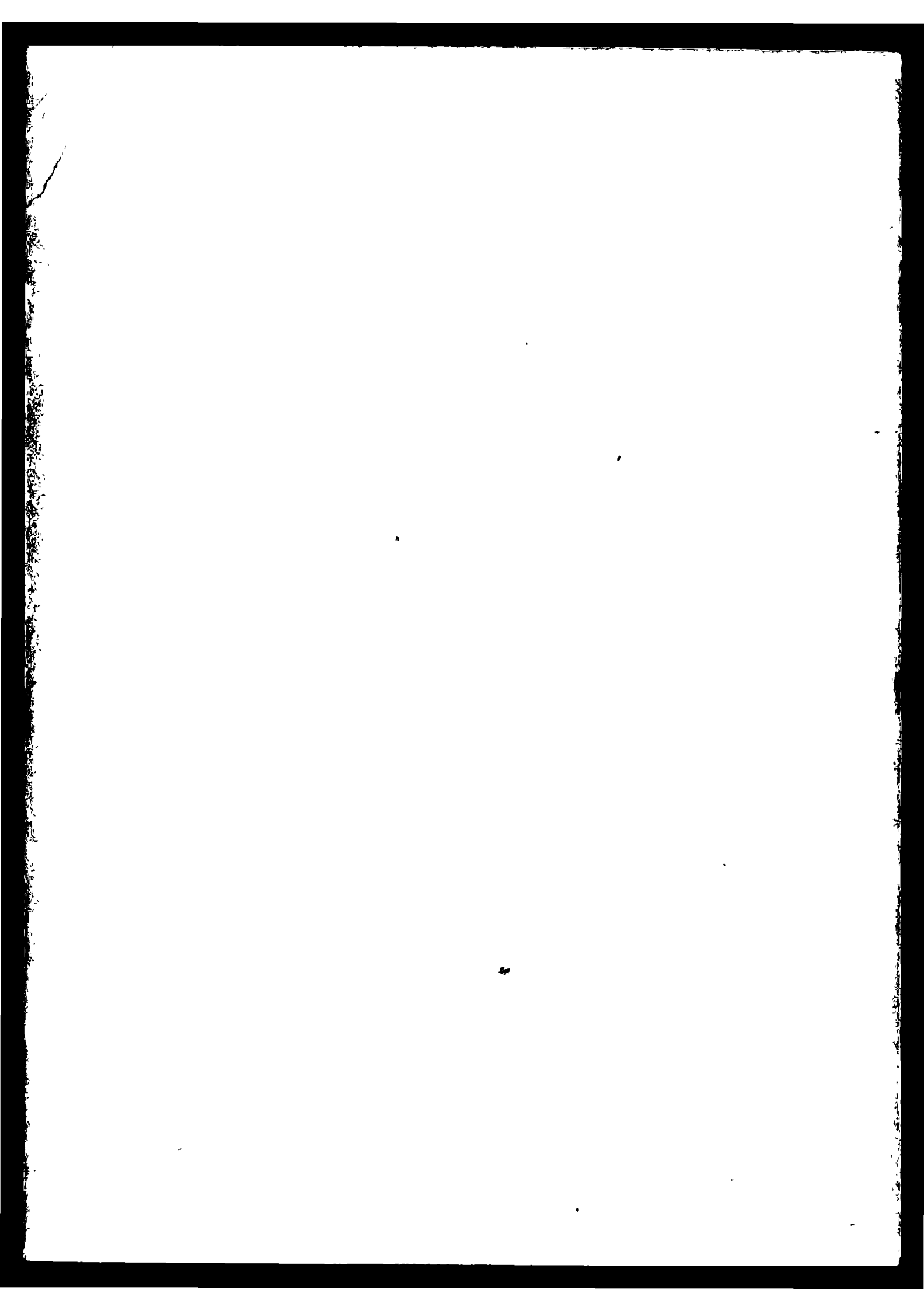
一曰無形之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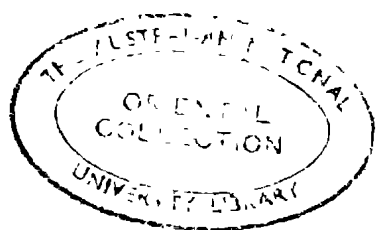
無者空寂之意也。其形則四象三才居於中。樞紐在左。而火蘊化於天下也。物之有形者。莫不從無形化育。於此可徵矣。今夫一滴之水。初從寒潭汲來。置於地上。本至清無物也。及日光相蒸。而子子生焉。何者。彼其在寒潭也。至寂也。離爲日。日爲火。及水火相濟。亦天地氤氲之意。而物生焉。此即無形之形體也。

據二者所述。有出於無也。無又從何出哉。故有無無之形體。而後不有四象三才爐火之相紐所化蘊。非至寂者又孰足以語此哉。是以寂者動則化。靜則伏。不動不靜。則弗化弗伏。而後有形之形體。皆在空間之中已。是非寂理之至遠也歟。

南京道院

道統監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明道謝恭懿校勘





道德精華錄
五卷

道德精華錄卷五目錄

靈學門

靈學原論

靈學緒言

靈學原始

人靈釋義

性靈問答

死生之道

鬼神之體

人入感召之理

靈品原理

壇訓微旨

事壇

方壇

靈學與宗教要目問答

趣言論略

道德精華錄 卷五 靈學門 目錄

0766

靈學原論

靈跡彙錄

記聯陳列慈述略

道德精華錄卷五

靈學門

靈學原論

慧真人臨濟南道院出示曰。靈學名詞。新史定之。實則靈亦不物物質耳。世人有言。鋼鐵而後。白金世界出現。證之往史。剛而後柔。歸真返樸。此研究靈理初步者所當知也。吾論是旨。不從科學偏語。又不泥乎神聖昔日舊義。執平持中以言之。曰分靈合光而觀之耳。

第一種天靈。天之有靈也。人世皆曰非神即仙。又曰非佛即聖。如天之高。靈則亦隨之而高矣。雨能潤澤。靈則隨之而潤澤矣。日能照物。靈則隨之而照物矣。風能蕩漾。靈則隨之而蕩漾矣。觀夫靈亦隨物而動者也。靈亦無其研究之可重也。不見奇異。不知靈為固有之物質。不求進化。不知靈為有形之物質。如曰有物有形。即可謂之曰靈。世界大矣。直不曰世界。而曰靈界可乎。曰可。更不必曰靈界。而曰靈世可乎。曰可。吾論此理。世必謂靈無質無物者也。何有世界可言。知動知止。知見知聞。皆靈質之內形諸外者也。天靈系別。大都有五。分言於左。

一曰聲靈。聲之為聲。屬於天氣而成者。風雷雨雹。人所習聞之靈也。其風何為而成聲者。則不曰虎嘯。即曰龍吟。皆係古時渾樸未開之日。文人理想之詞。如能解釋火能有光。而不成聲。聲即風也。能知蒸水之沸而成氣。氣極有聲。聲亦風也。然則風由火生。風由氣變。不火不風。不沸不風。風為火之靈。沸為水之靈也明矣。

二曰色靈。色靈之屬於天者。日赤而月白。虹綵而雲青。雲何而青。其氣上升。高出象厚之淡素以上。則赤紫紫絳。皆能上視而成翠微藍蔚如洗之色。此蒙厚一開。洞簫所滌。而排烟濁濁障之氣。皆從空間飄落。而成野馬飛紅矣。清者上升而為雲。固青。濁者下墜而為塵。固黑絳紫赤。世人皆曰紅塵。執此以謂人世。又曰凡間。知日為赤色。本非日赤。月為白色。本非月白。虹為綵縈。本非虹綵。而後髮何以青。又本非青之理。方知色中之靈。皆從變幻來也。深研三角五色以測琉璃者。始可與言天靈無色。有色非靈矣。

三曰動靈。動之屬於天靈者。星辰綵緯。以運四時而分晝夜。婦能言。不待賢哲。研究其間之靈。是真動物。是真動物體。細縹泛演。萬言不能罄動體之天。動體之天可言。再不能罄動靈之天。試舉一物以例天動。有雞卵而未出腹。中黃外白。固無一秒不流動運行。如星辰之列宿而旁轉。以成出腹之殼。及其轉運愈靈。而其不動之體靈。皆從動靈之體而來者。是曰中黃為動。即經緯度宿是也。

四曰靜靈。靜之屬於天靈者。無體而有物。無物而有靈。是曰天靜之靈。秋後之霜。春前之霧。其物有靜。在天之體。其物無物。在地有體。如欲解此天靜有物之靈。其證甚難。以文言之之。姑語水為動體。一經貫注瓶甕缸甕之間。皆成動靈之變相。一靜物也。如木漿焉。擲之泥沙。亦無圓轉之靈。投之缸甕。水載沉浮。而常靜之泥沙。靈能為動。常動之水資。能變常靜之吸體。靈浮木球。此理甚明。其靈更靈矣。

五曰質靈。質之屬於天靈者。上言皆靈而不昧之真靈也。論天有質。天乃有靈。論天有靈。天實無質。質之動於天。天之靈孕於是矣。論天無靈。天之質又孕於靈矣。是質是靈。無靈無質。天之有物昭昭。天之無質亦昭昭也。欲明天質之靈。先明聲色動靜之理斯可已。聲靈有八個本靈。

金靈 金為八音之母。金之有聲。其靈在金。人盡能言。惟靈在金屬者。何以謂之母靈。又何以謂之子靈。母靈由金體而生聲靈歟。子靈由金質而生聲靈歟。吾觀爐竈鑪釜水盈。而火管沸渾有聲者。水鳴之耶。火鳴之耶。抑蒸汽相衝而鳴之耶。皆非也。金不能因水火而有聲。必先失其自鳴之力。而後金如枯泥廢缶。敲之則碎。擊之無音。如鐵鑽鑽鑽柄擊。大之鐘鼎鼎鼎。偶一不飾。而亦自金生。爛文碧鋪。滿遍聲靈之體與質也。而欲一擊即鳴。可乎不可。曰有阻力已。何者。能阻聲靈化水而成鋪。不能保靈而成聲。此又質靈中自傷一部之金屬聲靈也。

石靈 石之有靈魂。人不得而知也。石之有精華。盡人而能言也。瑪瑙。鑽石。玉寶。翡翠。珊瑚。球琳。琅玕。皆石質精華。苟無靈魂。石質萬億千百年。仍一石質而已。故陟陸探山礦。寶藏與焉。是曰石之有靈。而後金亦生產其間。石為金之母。寶藏亦石之子也。是以涉水絕海。探礦劈礁。而得瓊瑤諸品。乃能稍知石靈有聲。濯濯如神。不同金靈之鏘鏘也。此之謂石靈靈魂。實繁乎衆音之母者也。

絲靈 聲之靈有由絲而發者。電力互擊之音而已。簡說一言了之。分言則紛雜其難。如絲本與

草相互關係。草有靈而發聲。後即詳言。惟此節專論絲靈。則絲有借草成聲之時。膠化原質草之用。所以鼓瑟鼓琴。瑟絃琴絃。非膠絲不鳴。絲獨爲用。非風不鳴。蓋非本體聲靈獨具之物質也。若論分體。又有二說。

一絲靈成聲者。絲借風中電以傳人之身。而使臂使指動之者。電爲之助也。

二絲之靈有從電力互擊而與風力抵抗成聲者。則又絲吸風電與空中二養互成爲靈者。聲之爲用。又一說也。

竹靈 聲之發於竹靈者。荆筑現笛哀怨之音。乘天籟而出者。何也。因竹之生時。冬藏於土。春陽出抱。微寒細風。皆動母憂。而必護之以箴。此古人所謂涕泣生聲。見人之慈。不知竹性生有慈性。而其真靈成聲。無不本諸慈愛極樞之質而爲世界倡也。竹之本於慈靈者。聲其子也。

匏靈 聲之生於匏類而有靈者。養電分析而後生聲者也。靈之聚也。聲之發於養電凝合之時。靈由電氣相擊。必凝其體矣。空而成聲。則靈自聚而不散焉。匏之類如此者。同一而已。

土靈 聲之發於土者。有風主之靈。有火主之靈。有水主之靈。有木主之靈。有金主之靈。因他靈而生於土者。可以結合成聲。則他之靈爲土用矣。相親相愛莫如土。他質之靈。所以一日不能離乎土者。親愛之靈。土之恒性不壞耳。故壩鏡非土不能成聲。亦非親愛之人不能吹奏也。詩言可悟。無待贅言。

革靈 革之發爲聲音者。鼓鼗之類皆是。特有靈在而不能自發爲聲。必借金木之屬以爲介引。

而後木桴擊鼓。則鼓自鳴。靈之發於革者一也。再語鼗亦類鼓而發聲。不過靈同一致。受擊成聲。有不同耳。鼗非無珠。持播則靈不應者。無他。小大不同。一體一靈。是以有別而實無所別也。木靈 木之靈有由聲而發者。木生之電力與空氣相撞者。靈之真體也。及至分靈成聲。則木體必變爲無他生質之木。而後已往之靈。乃能回聲原體之木。所以壘桐焦尾。聞聲而知其爲聲靈。良材木之聲靈。其他電擊之學。皆可悟焉。一言蔽之曰。木靈由人靈耳。木先生土。含水而有。無聲無臭。及其枯槁而成聲。有聲不衰。木靈不壞。抑何異人生無作無爲。惡念固無。惡跡亡。靈之所以常存而不亡也。

王仙通註曰。慧仙前篇聲靈。而必加以八音爲聲有靈之本者。是亦實踐虛清真境之敲磬南車而已。不然。聲靈多已。何真經註九音。而今竟曰八音以謂之耶。吾再不註。又滋羣疑矣。

色靈有一個主體。十個客體。有無數變體。先既言主體。就未標明靈從何種方面定之。吾先從人之方面。下一色靈的主體。言之於後。

主觀之色靈體 體而有靈。是將一個靈字坐實而言。色固不得謂之空相矣。靈又不得謂之靈境矣。然欲求色靈之實在觀察。則必先從人目中下一個主體客體之風旗竿可也。

吾言色靈。先定主體。俾人人皆知青黃赤白藍黑紫碧之間。有所定色。是有定體。祇從人目中定之。譬觀春山。近則百草萬花。珍禽異獸。目接之而爲或青或白或紅或紫或藍或或或碧。蓋物各不同。是色必有異。此乃靈之見諸色者如是。非所論於色之證明爲靈也。觀夫秋山之間。遠則一

片藹惹之象。其間黃者而白己。白者而黃己。青者而赤己。赤者而青己。其黃色之變也。雖之靈由是而現者也。譬彼春柳青青。得和風甘露之潤。而色靈亦隨氣候為變狀。秋柳白葉。其色蕭蕭。得乎金風堅霜之染。而黃而白而青而紅。皆隨氣候物質變之。是色靈固由吾人一目為色靈主觀的色體也。

上言主體。是人的一个目靈。而成色靈之主體己。其他十個客體。亦不過就定色而言。其實大地色靈。祇有一个空空蒼蒼之氣而已。客主之觀。乃一設問證明辨別之符號耳。分言色靈十個客體。

黃靈 黃色乎中。位乎土。乘火而生相。是赤為其母。而黃為其體。由赤而黃。是曰客靈之體。維黃作用也。

青靈 青生於黑。位乎木。是乃以水為母靈之體。而木為客靈之變者也。春生夏長。秋老冬藏。其根靈之上體。木木不能秉青而生。非黑不長。所以青色之靈。於春為客也。

赤靈 赤位乎離而生於東。木火相生。所以發為赤靈者。得木火之靈為之母者是也。夏日炎炎於地上。冬日溫溫於泉底。是乃赤不見青而客靈不生者也。

白靈 白位乎西而生乎中者。秉秋為氣。主土為英。是乃生於黃靈之母。而為秋勁肅殺之體以高客耳

黑靈 黑主乎金而位乎水。是以白體色靈為母。而以青體木靈為子者也。

靈 靈無所位。實有定位。四方八挺。皆為雜色互靈之體。日光三稜之理可悟。故人世有界。鮮能了解。此靈之位。皆有兩個主體而成客體者。是名靈客體。主乎青黑。位乎水木之間。秉冬春之陽。潛陰為主。而盛陽初起。反為陰體之主靈。故曰靈客體。居水為子。居木亦為子。而水木又其後天之母也。是靈亦色靈之客體。

棕靈 棕靈主乎離。而又以坎為母者。位乎極北。主乎極南。居乎水靈火靈之中。而成此棕靈客體之基。是必黃中通過。而棕靈乃有開化客體之真靈也。

紫靈 紫靈主乎木質。而又位乎火向。是紫為青赤二靈之子體。而紫靈乃成青赤之客靈也。居火以為動。居木以為靜。陰陽之氣。紫靈最多者。皆由能通徹上下。貫一神明。而紫靈為雜靈客體之最優者矣。

絳靈 絳位乎中。而又主乎南。以遠居乎北者也。絳靈客體。去紫靈之功甚遠。而能超出於棕靈客體之外者。是乃水火相濟。黃中通靈。勝於棕靈百不一通者。良足多矣。

碧靈 碧位乎西。而又主乎北。以逆轉乎東也。碧靈之客體。皆係黑青二靈生息之靈。與本白之靈相交融。濃陰淡陽。相感而成。此碧靈之客體者。皆變靈也。

以上十個客體色靈。皆從本靈而來。如見黃白青赤黑。而曰藍棕紫絳碧者。則人目中必不謂然。童子知桃為紅。盲者知柳為綠。皆耳食習聞之事。不足以證真正色靈主客之觀。與夫結合凝變之體也。今就不可變言之色靈而辨之。不從雜色有疑之體。而證紅綠朱玄。所以略言他種無定色之

靈矣

動靈。大之動靈。無數可記。無物可名。就其天體外靈而言。約有十六個動體外靈

文靈。文由星象環拱而應晝夜四時之運者。皆天之文靈外體也。日之東升。月之西行。一動一迴。一晝一夜。成於環繞之境。其中靈體有不動者。皆內靈也。吾觀天象。日月運化。陰陽周轉靈活。如轆轤之盤旋。轆轤喻體。盤旋喻靈。天之外界而動者。有此一靈。

天之文靈得乎星辰斗宿而見動體者。有南六星。有北七星。經緯縱橫。方位是定。而後一日一動之象。累月成歲。周而復始。三百六十五度之動。人皆見之。是日星斗外體之靈。在星喻體。在時喻靈。在斗宣體。在指喻靈。此又天動外靈之一。

天有動體之靈。見於人世者。星斗之轉移。或一日一遷。或月。或季。或歲。大都不外一個節氣一遷度數而已。

天之動體之靈。有不得而見者。如氣候之溫熱。寒帶經緯之度數。放之極闊。縮之極微。其顯也是靈。其微妙亦靈。總之運化默移之間而已。

天之動體有屬於可測者。靈也。而亦有時有定之準。在天先示以標準。非真人能勝大。日暈而風。月蝕而雨。箕好畢應。各有能測之靈。此天之先靈。動作於前而然也。

天之動體有不可測之靈者。電氣電露之隨。溫而為露。寒則隨時因地而成霜。大者滂沱之雨。見於夏秋。變則冰雹之體。移於春冬。電有時而隨雷以發。亦有時無雷而有電。此又天動不可理

測之靈也。

天之動體乎聲者。不出一燕之中。燕積久則蒸雲上升。濁流下降。而一切昆鱗介濕之物。皆能飛舞跳躍游泳伸化其間。如是曰飛。曰舞。曰跳。曰躍。曰游。曰泳。曰伸。曰化。皆謂之動體天靈可耳。

天之動體乎光而有靈者。一日為恒。萬流為變。火木金水天海等胞。皆由三百六十五輪螺繞周轉而來者。照臨合度。運行不悖。各以陽接恒而光靈現矣。此之謂光靈之始。

天之動體乎電靈者。鑽木擊石。擦沙摩水。若有電靈孕乎木石沙水之中。此之謂動靈之母。

天之動體乎物化者。而靈有可見不可見之別。是在一種氣候中因時因地而變者也。熱帶多薰香之動物。濕帶多甘和之泉潭。寒帶多臂力之壯夫。天靈所動。各以時發。又因地與氣候為鐘。實一大關頭。言靈重氣。又善知變。則動者之中。又有不同之動矣。

天之動靈見於物質中者。火有風而散蔽乎樹木草卉間者。搖拔披掀。皆是火靈。人必不信。謂之可見之火靈。人猶可悟。謂之不可見之火靈。猶搖拔披掀。人尚可說。是動即天之火靈附風以表明也明已。

天之動靈見於濕中而為水雨所生者。有二證焉。一認在雲能飛而雨施時。則威可怖而神又可見。此濕為雨中動靈最大之物者也。一魚飛於池而霧生焉。可見鯉跳過山。人非虛言。不過未得真解。真解在濕為雲霧雨水所化之靈。不可得而見之者也。

天之動於夜而見乎物者。靈有一定之光。無一定之見。譬如夜行山水橋梁。有時行之則目有。有時行之則目瞭。靈光之示之。如山當前則聞。如水當前則星明在下。大小光靈不同。則津靈亦不能執一言而定者。皆有定理存乎不可見之在可見一邊星光而已。

天之靈有動乎晝而可見者。不勝其舉。花磚之影。帷幕之開。宿飄帆倒。種種動靈。因物與質而異者。此又最易了悟而實不易了悟者也。

天之動於不能取摺而得之我之靈者。目之見光。耳之聞聲。口之知味。等等動作之利益吾人大地之身者。皆是空間一個大流動氣耳。

天之動靈有見之於無形物質無體之間者。神靈而已。神與人近者。魂司其動。靈則與人或遠或近。有時心朗朗如星月之明。則靈即與人近。有時心黯黯。則靈即與人遠。神即存在。靈亦不得而接之。即有見者。動之在魂魄之外。不在魂魄之中。吾論夫靈神為主動之祖。故未為載。

靜靈約分五個天體

第一。天之有靜靈位乎世界以前。謂之中靜。其靈默默。不知為神。動曰是靈。或曰主宰。不運行而運行之靈。是乃真靜。天予之靜。

第二。天之有靜靈位乎世界以後。羣物羣體。一胞而分。胞靜物動。繁植羣生。其靈昭昭。有體而見。其用皆非動靈之靜主之。實由世界變化物力所趨。而靈愈古。則去世界愈遠。唯人多應天地而成體。靜靈可復。全在善念善行為導。而以習養去偽歸真。則動魄為之自散。靜魂真靈。還

復我初。永久不滅而生。良由是耳。

第三。天之有靜靈位乎未成天地之先。其動靈祇在一個渾成羣胞之中。而靜反居胞體之外。自天地分。天胞靜靈分之於世界。無物不有靜體之靈。譬如人以夢寐寢息於夜者。必有動作經營於晝。此乃靜後而動之真靈主之為靜。抑有動而後主靜之時。惟原靈始。動仍由靜成者。皆上士也。動還吾靜者。必上乘也。

第四。天之有靜靈。位乎荆棘蠶蠅蛇蠍盜跖等等世界之物。則非真靜靈體所出。皆為動靈。轉而不節。物物相競。各趨抵抗之思欲。而物靈清白上升。濁與陰陽相結。則真宰靜靈。自不能不在本胎以外。如清水自由泉生。污穢沙垢。一塵不容。皆靜靈主之而已。

第五。天之有靜靈。位乎無世界無物質之天。是其一個靜靈之體。佛回基儒道。各種靜定止觀之法。皆係天然靜靈歸一。無世界無物質之光明世界。不滅不生不寂不動之物質中也。觀此五靜之靈。入微出顯。不可誤解教是各各歸一之說。要在洞明各教不出一道為歸。而後乃知道為靜靈本體無二之主。為動靈萬物之母。如曰歸道。則為天演公例。如曰歸教。則又達天偕時之論矣。

靈學緒言

慧真人臨京兆道院示曰。天清浮於上。地濁重於下。浮者曰氣。重者曰質。氣質相凝。而萬物化生。今以靈學中最重要者。莫若生理學。而生理學之主要。亦莫化測其精神魂魄者也。故言平精神之結合。與乎魂魄之生成。蓋費夫討論研究已。然天下滔滔。物物化生。生生不已。在光陰之宜惜。靈充之宜養。本無暇費乎神。勞乎心。而焉渺茫之研究。然在今日科學物質學之最後五分鐘。行將結束之時代。不得不以靈學為近日之急務也。然而茫茫森森。隨地皆是。隨時無遺。知其理者其渺。而用其理者廣已。惟欲明其理。宜先志於道。欲志於道。必先養其靈。欲養其靈。必先定於一。一者萬化之源。衆妙之門。化妙無疆。源門不絕。其斯之謂一乎。故一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無聲無臭。至誠不息之中。而清濁判於其間矣。故分天地。別陰陽。判清濁。辨重輕。無非此一添化之功效。若然者。守於一則靜。得於一則壽。化於一則生。養於一則育。合於一則靈。靈於一則魂清而魄定矣。故曰一之為體。即造化之太素。一之為用。即造化之太初。一之為名。即造化之太始。一之有名。即造化之太極。從太素太初太始太極而分之。則本末之間。毫髮不爽。從太素太初太始太極而合之。萬物莫不由渾然一添之太混沌而剖乎世界也。故曰萬物化於一。生於一。成於一。作於一。息於一。歸於一。死於一。由化至死。其間循環之川流不已。生生之莫知所止。消息盈虛。生長收藏。隨變化之無窮。而其理之弗測而測。弗靈而靈。皆行於一。運於一也。故曰萬物之芸芸各復其根。根堅而基立。庶幾魂魄之升降。與夫生死之

剖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也好奇務異。厭故喜新之心理。無不以為舊學之迂腐。而專事新奇之理想。可以奪天地之造化。闡陰陽之幽秘。孰不知夫溫故可以知新。棄本逐末者。未能充其理想分之靈光也。故曰本者一也。而運萬有也。雖萬有之用無窮。而離乎本者。亦未有能行者已。是以求實際學者。不在乎表。而在於中心之誠與否耳。茲將靈學體一之本。而當研究以供人心理想之考探者。試略述之。

- 一 靈學與陰陽之關係。
- 一 魂魄與化生之關係。
- 一 遺性與本性結合之關係。
- 一 植物之靈相映之關係。
- 一 靈學與骨肉之關係。
- 一 日月與動植物之靈凝結之關係。
- 一 世界心理變幻之關係。
- 一 風雷與靈學之關係。
- 一 靈學與四時五行之關係。
- 一 靈學與老幼之關係。
- 一 靈學與強弱之關係。

一 靈學與醫卜學之關係。

謹按以上十三目。前三目另有詳釋。接錄於左。餘無。編者謹識。

靈學與陰陽之關係

自陰陽判而后靈氣發。而爲世界化育之機。夫靈者何。太蒼之一炁耳。炁何由成。曰上古未闢之前。混沌時代。無形無質。無聲無息。賴此炁之凝結而不散。不知其年。不記其時。而秉冶鎔之純。而自開陰陽也。故追溯靈炁之始。本無可名。其名之曰炁曰靈。不過假借之詞耳。當洪荒之初。誰見其炁。誰見其靈。誰又是物。誰又是人。則靈炁之研究追述。又誰得憑而稽考之也。蓋自有陰陽之分。人物始生。推原厥始。誰是其母。然既求其母。不得以靈炁之名代之也。然炁爲靈之母。靈爲陰陽之母。陰陽爲萬物之母。此又不得不先追陰陽之母也。蓋陰陽之剖判。盡人而知之矣。然炁之所以凝。靈之所以化。不得不從真空之際而求其實也。今試以有質之物而言之。靈無薪不能燃。鼎無水不能置於竈。此其明徵也。然水火之來。必有所以研究之至理。而後可以探其本也。今試以五行喻之。水火祇有其氣而無其質。金木有其質而無其氣。水火不假金木。則不能發揚其氣。而爲質之化形。金木不假水火。則不能養其質而充其氣。是四者之假借凝合。化育中之陽氣陰形判然已。然此一靈之活潑。又在於土厚能載也。故無土則水不能成其潤。火不能耀其明。金不能顯其肅。木不能充其生。是土之載靈者厚已廣已。此即陰有陰生之理也。至若混

沌時代。金竭木枯。水涸火熄。而土則爲極寒之塊矣。其理又何處考之。曰混沌時代。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水不能潤。則風雨霜露竭。而河海亦枯矣。火不明則日月星辰之光隱矣。金木無所恃。而由斯以沒其種已。此即天之陽氣距地之陰氣較遠。而天之輕清之炁靈皆息跡已。然而天遠循環。無往不復。無平不陂。息之既久。則其炁靈運行。較地距遠者而又近之矣。久之又久。大地清濁之氣。又爲靈所化合。而物物之生機又動已。此即所謂陰生靜受。陽主施化。人之逆行炁靈。不賦於地。而地不過乾寒無知覺之朽腐塊土而已。此天之所以主化主賦也。明乎天地之化生。而後知陰陽之剖判。與夫靈炁之運行矣。故曰清靈。又曰在天之靈。是靈也者。純陽至剛之炁。歷億萬世之運行。主消息盈虛之中樞悠久而不沒者。故以混沌時代爲天析地崩。則又非也。若然者。天之精也。地之英也。人之鍾靈也。物之成形也。皆由斯炁靈之孕化。而靈氣可不善養哉。故養靈莫人若也。人具陰陽之正。備五行之精。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窮理盡性。至命合天。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主靈與陰陽關係之樞紐。又豈可不善養靜修哉。

魂魄與化生之關係

魂主生。魄主化。三魂七魄。古有定名。魂之力弱。而魄之力強也。曰魂魄之生化。有二義焉。一由於魂受至清至靈性。而賦與魄。即化爲情。魂善而魄惡。魂者善之長也。以長善之性。賦與萬物。則生生不已矣。而魄之所謂情者。在於已私已利耳。凡人之作事。無不曰魄力。魄力何以爲之私。曰不能自禁耳。譬之素與之善者。見其可悲可憫之事。必思有以拯之恤之。而寤寐不忘

焉。若見路人。則當時未嘗不思拯恤之。然過其時則早忘諸九霄矣。何者。情使之然也。情之私若是耳。以魂魄之生化而言。大都若是。斯其一端耳。一日爲魂而月爲魄。日主生而月又主化之矣。方萬物之被膏澤也。非日光曝之。彼萬物者。又何能自以爲生也。及夫露以潤之。非日光之沍滋。不能盡其甘以養其陰也。是月本無光。受日之光映射而爲光。故月始生也。曰哉生魄。取此二義。即可稍知魂魄之解釋矣。然其與化生之關係。以四時論之。春日爲萬物生長之時。於時也爲魂。夏日發洩太過。則情見矣。發洩不已。至秋至冬。而化藏於土。是魄之用事。又其明證也。至若初生之機穠兒。以至於及冠。皆魂之至清至靈性用事。故其體之生成。皆在於斯。及冠而後。魂爲魄誘。情之濁者乘隙而入矣。故勞心勞志日作。而真情尙蔽。况乎性哉。此人之生化。與魂魄生化之關鍵。即在斯矣。至若以天時論之。月哉生魄。至上弦至望。無時不明。自既望之下弦至晦。而月漸暗矣。其理又何難解之有。蓋哉生魄之時。魂之清初賦之也。既望之後。魄力完全用事矣。以魂之賦者必明。魄自用者必暗。明則生其虛。而至於盈。暗則矜其盈而化於虛之息已。故人之性情。能先清其魂。制其魄。而後生化之理之通機自明於無形矣。故能以明者藏之。聰明稍加含蓄。則功夫日增已。

遺性與本性結合之關係

本之生也。無不由於仁而成也。仁有堅忍之性。故本之成也。亦獨具堅忍之性。其故何也。曰遺性使之然也。夫遺性與本性之結合。其中有至理存焉。故由莖仁而本幹。由本幹而枝葉。由枝葉而

花果。及夫花殘果墜。葉落枝枯。所餘者惟一莖仁而已。由此莖仁之保藏之堅忍。而復生本幹枝葉花果。其質其形。其色其味。固未嘗少有變更。何也。曰循環不息之至理也。夫循環之性。即所謂遺性者。遺性之化生不已。各自爲形。各自爲性。而其性雖有不同。然其與本性之結合。則無不同也。曰何以言之。曰自有天地以來。萬物莫不由一蒸之化生化成。其生成必具一性。雖有善惡之辨。而所謂性者。則無所辨也。是本者本其所化也。化而成者即曰道。能從此遺性與本性而結合之。其道在於何處。曰性之初也。無不善也。其不善者。習染之耳。故太素之初。無所謂性。而性之真已藏於渾噩之中已。故言性善者。靡不由於本來。言性惡者。靡不由於習染。是性之靈莫若也。性之易惑亦莫之若也。惟其所以能爲善爲惡之理。即從淨與妄分之已。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曰率由舊章。即遺性與本性之大關係焉。

老祖訓曰。吾道之根本。吾對爾等詳言之。渾沌之前。世界已見於天地者七次。有生於火。有於水。有生於金木者。雖智慧不同。而身首則一也。此時人種之生。據生理沿革言之。則由猴化。殊非正理。人生之前。不過鴻濛渾沌耳。鴻濛之前。又是一世界矣。蓋聞先天真炁化。而各類由是生焉。真炁能生萬物。而真炁由何而來。前世所留些些人物之靈耳。今當吾道昌明之際。各種外道。莫不思破壞之。何故。因其皆非真炁化也。或問曰。既云炁化萬有。當然無不在也。何以外道又不在炁系中。曰。人有魂魄之分。天有陰陽之別。純陽爲正。而純陰爲邪。炁既純陽。而氣乃純陰也。陰陽合紐。天地交泰。萬類分矣。所謂外道者。後天氣化之物類耳。吾爲先天之先天。當然有先天之後天也明矣。佛經所謂阿修羅天。道經所謂魔鬼邪崇者是也。今幸各純陰外道。皆俯服皈依。將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時不遠矣。將來吾道可昌明於世界矣。將來諸子之名譽可傳。而靈永歸真炁胞系中矣。吾作此以代開院訓詞。各各勉修真靈。勿爲外惑。吾有厚望焉。人羣進化。物類昌明。皆由於道與炁凝。炁與靈化。而後固神孕息之胚胎。乃有所定也。是物物羣倫。派得其清。乃合其正。正而弗偏。始有其初。初有弗昧。道乃克宗。真宗綿綿。其靈乃化。化被萬象。始有普拯。故曰一派之凝。萬物皆融。融於其神。真帶乃堅。堅仁以藏。其根乃培。培於至善。而後靈功乃普。各方當以培仁順機而行。則內外之真基。庶幾各有其立焉。新元之建。又凝新色。建生於水。人乃萌靈。炁化相感。乃通有無。率彼息息。孳生之初。以其

神運。以其精固。乃瞻其仁。乃制其宜。乃合其凝。乃萃其純。乃靈乃通。乃氣乃交。容彼萬象。乃識祖炁。容彼色空。乃定其下。無者以有。有乃化無。人天分途。乃通其物。物物之源。於是乎立。各有其宗。各有其母。一派所包。乃正萬統。三而立之。五而分之。六氣既備。方以定之。孕蘊既濟。始以胚之。曰將曰濟。曰濛曰濛。曰洪曰荒。曰屯曰味。皆於是啓。皆於是闢。啓闢之功。惟道是翕。翕然而動。倏然而興。是用作者。乃成於靜。是用通者。乃接乎觸。爲無所爲。其道乃昌。至無所至。其空如影。若各得正。若各依平。若各弗昧。若各即生。若各蘊炁。若各化同。若各保和。若各靈明。其有有形。祖乃無形。其有始極。乃終無極。是極之立。先定其本。其本也固。誰乎弗凝。其本有凝。誰曰弗宜。春象定之。惟至於寂。諸方勉已。惟修於息。

又臨太原道院訓詳端曰。爾言心卽性也。尙未言及派。吾今與爾言派學。派者。天地未生成時之一個派胞。是無形的。是無色的。是無聲的。渾渾噩噩。天地人本爲一體。故五千紀以前。吾曾佈道於人間。彼時人心渾厚。無思慮之動。無利祿之爭。無慾情之感。無形無色。是爲上古。既而人心知利害矣。有競爭矣。故慾情油然而動。然教化方興。時猶善也。是爲中古。近世之人心。詭詐陰謀。不可聞問。此末劫之運行也。然劫者節也。如天地之節令然。每遇人有夙疾者。節氣之感觸。必有發生之苦楚。而疾雖有節時之惑觸。我自我。節自節。其夙疾發生也。是因已自有疾而觸動節氣也。如節之來也。我無疾病。又何嘗觸動劫災也。何

則。病在人心。不在節氣。今欲除未劫之大災。非先由正人心入手不可。蓋有故己。夫炁在天地。各有所秉。故萬物之生動也。孰動之也。若萬物無炁。不能生長。人而無炁。不能生活。今之人心不正者。是私慾蒙蔽其心性。使炁不能自主。專被魔魔所惑。故人之清靈之氣全泯。道德之心日消已。若欲變化人心。須使其靜坐以凝其神。神凝而後炁充。炁充而後知善惡。故曰正人心必先正炁也。天地人之炁一正。則萬物之炁無不正己。是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一者心也。炁也。世之遵守大道者。若明澈此理。則萬法皆同矣。各教之佈化。又何嘗不同哉。至法者徑也。使人知有徑可循。若言天地之大道。原無為無法之道。又何必拘守法門而關辯哉。如問吾為何人。曰隨萬物而化生者吾也。無形無色無聲者即吾也。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吾矣。

老祖又臨杭州道院示曰。默靖炁返先天。(濟南道院統掌杜默靖時已歸真受封)真可喜也。吾有不得不言者。靈胎於至初。本是一個。由造化而生。變化千萬。分矣。分合皆一炁耳。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者是也。其炁晶晶。其靈清清。其體明明。其理瀛瀛。無所謂生。無所謂化。無所謂升。無所謂降。生也。化也。升也。降也。本乎自然而已。其生不生。其化不化。非炁凝不可。其升不升。其降不降。非靈聚不可。炁何以凝。靈何以聚。道而已矣。夫道自無為而生。由有為而化。得無欲而升。結有欲而降。升至無極之清。降至無邊之幽。仍是在此造化中也。吾所以勸勉修靈修炁者。不過令爾等不入造化。永升不降耳。悲夫。人機動。天機應之。

天機動。於是為惑染。而靈被慾機矣。惑擾不已。從此降而不升。生而不化。天地否而萬靈剝。萬靈剝而永沉淪不返矣。返而無返。天地閉塞。又是添水火風分離之日矣。今也倡道修靈。如能從大處着想。共開午會之機。日中之樂。其樂融融。如不自度。靈降而炁降。而不度察。嗚呼。天地畢矣。吾望諸子先修自來自靈。而後度盡眾炁衆靈。矢慎矢勤。有始有終。恆久不渝。同襄此剝極而復否極而泰之盛舉。庶不負老人一片婆心。亦不負爾等初進止善之念。為囑為要。

慧真人訓曰。靈者。末也。炁者。本也。炁本是體。而靈是性也。先天從無無之境。明明之理。而後真炁生焉。有炁而後有光。有光而後有靈。靈充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萬靈同體。而性則異。何也。蓋靈有充否之故。所以其體之構結不同。體既異。所以靈亦不同。靈既不同。則性豈能一致乎。夫心同性同。性同靈同。靈同則炁同。此乃炁靈分合之大證也。譬諸水與冰與汽然。本一之體。因寒而凝為冰。遇火則化為汽矣。試思水冰汽是一是二。是分是合。即知炁靈之分合。炁雖化靈而不能收。而靈能放而不能歸。所以有分而不合之理。其理安在。悖出悖入耳。若靈不善養。則靈散漫空中。永無收時矣。炁如不善保。則永無聚時矣。天地本無二靈。無二炁。何合何分。因其化凝無常之故。靈合心性而不悖。於是出化反凝矣。炁與心光合體。則靈由散以聚矣。炁靈凝聚。則萬物歸本。天地返真矣。若至此會。無所謂靈。天空只有先天一點而已。

萬物化生。莫不因陰陽之結合。然世之學者。每曰孤陽不長。獨陰不生。千數百年來。凡道學。理學。數學。星學。莫不據此以為探源之本。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蓋陰極陽生。陽極陰生。古

之學者。的有確據。奈之何舍本以求末哉。細味之。亦不無至理存焉。因陰陽之不合。故曰不能長生。然陰中自寓真陽。陽中更藏純陰。是理也。凡少有心得者。莫不知其所以然。惟是有物渾渺。先天地生。是陰乎。是陽乎。抑陰陽具備乎。是其理。又不得不與諸方詳細而討論之。蓋大地之先。一氣極微。一渾水晶。結合水汞。形俱備於一。無形之中。一旦開闢。實際有所發動。則萬物之父母。由斯出焉。是萬物之父母。曰陰陽乎。曰天地乎。曰靈素而已。何謂靈素。其固藏之水晶曰靈。其固藏之水汞曰素。靈素之化如燔然。俟其氣至時。自有此靈素先大之化。化乎陰陽。而後萬物之母始立。有萬物之母。而後飛潛動植之化。五行之精。物物闢。畢集於實質。天地乃立焉。是謂之無形。一氣孕蘊晶汞而已。由斯以化氣中無形之形。以運轉此靈素。是為萬物陰陽之母。此母也。謂之母之母亦可。謂之父母之母亦可。謂之萬物無形之母。更無不可。在先天靈素未化之先。父即母。母即父。自陰陽產而分離。於是天地父母之名因之定焉。故無形者乃真母。推本求源。固無不可取譬之處也。蒼蒼者天。一炁耳。炁孕萬有之化形。是即真母。赤赤者地。亦一炁胞形也。由天之炁胞之無形。而後乃能鑄鑄地之有形之炁胞。是萬物之生也。莫不生於有形之質。無形之炁之間而已。借無形之炁。而後可以容有形之質。則陰者皆生於陽也。曰又非也。陰陽互生。而互不生。是非考究其至精至遠之理。不可得也。然而一語道破。則又無所用其玄奧已。獨不見冬令天氣上升。地氣下降乎。又不見水由地中行。而仍出諸地乎。觀此即可知未闢之先。與既闢之後已。然非坐功真有見地。不能悟到此境耳。

泥丸仙訓曰。三界之體之人之物。皆一靈之所結也。靈字從需從巫。即古樞字。上從薄雨。窗上冒薄紙。或輕紗。蒙蒙然如雲霧形。取漏明義。下從三口。象疏樞之孔。取透光義。諸辟兼會意也。下從巫者。以巫能通神。故上古之人。莫不通神。中古以降。通神者惟巫。此會意亦兼指事。巫之所獨靈者。亦由習耳。巫字從工。以人爲之。而一人分作兩人者。一肉體。一靈魂。一若能分身者然。故可爲巫。故能獨靈。脫非由習。何以異於人哉。人之受生。莫不有靈。其受胎之初。先天一點靈光。落入母體。是爲性。名曰元靈。其降生時。墮地一哭。上有靈光。當面而落。從玄竅入。居於心之上。肝之第三葉下。是謂之魂。一曰靈心。名爲正靈。至其四九日足。又有七藏神入居其中。是謂之魄。名曰副靈。凡人之生。莫不備此三靈。禮所謂鬼神之會是也。但天靈主靜。副靈主役。惟正靈主動。而肆應一切。故常散。散則疲。疲則恆失其所而不歸。故屢照不疲。惟至人爲然。餘非養靈不可也。養靈之方。不離乎動靜之間。動胡以養。爲善是也。靈屬陽。善亦屬陽。積善之久。陽光展大。故大忠大孝大義諸大善人。雖無修心鍊性之功。而沒皆爲神。其靈足也。靜而養者。則坐功是。靜攝百數。不使妄發。必至虛極靜篤。白生內府。則靈光堅聚。超凡入聖。是爲之基。所以以靈合性謂之佛。脫陰還陽謂之仙。魂魄合併謂之神。總之皆自養靈而來。人身既爲鬼神之神。而不養其正靈。徒役役於副靈。陽消陰長。雖有元靈。恐亦不能爲力矣。人秉三界之全靈。而不能爲佛爲仙爲神。吾其惜之。

人靈釋義

老祖訓曰。現世人心險詐已極。刑罰不足以格其心。道德不足以維其俗。吾不得已。設靈學以教之。斯教也。是使人各歸於平庸之道。將來可致無爲而治之天下。而戰爭災劫。即可消於無形已。

靈之爲物無物也。一個虛靈而不昧。及至人身而清。若爲濁慾所惑。而虛靈日見其昧。所以大道不能彌滿天地。皆行尸走肉之軀。日以求活爲能事。求活本分也。顏駭阮禪。皆知本分。而求活之尸肉。同於堯舜。其靈固未嘗稍有上下。其實一個爲人求活。而躬耕爲民。垂裳爲帝。初不以爲行尸走肉之軀。可以冕纓絡。可以袞文繡。活中又加一快字。所以夏桀商紂。一種快活種子。至今而蔓延。不能令天生真靈。個個還歸虛無之真樂境裏。此靈言淺說。就在要人盡知爲尸肉求活。是不礙真靈最善之法。若爲尸肉求快活。愈進愈妄。則真靈易傷。昧昧尤增罪孽耳。諸子記之。

昨在洛諾(法國都市名)證功。阿達姆梯得最上靈功。其爲人誠摯靜溫。會中之集也。當其入會時。不以此爲然。後因感之流光以太電母。始知靈爲以太中之吶可電也。能通澈天地之外。不受日吸。不受光射。乃無無中之無而實有之物理學也。現已經其設法研求矣。然雖有是一學。而尙不成就一究竟。俟下庚子即可昌此學矣。衆等記之。以待將來。

哈哈。我有真我。真我爲誰。靈魂是也。靈魂真我。軀壳是假我。軀壳寄處。靈魂是主人。軀壳

其暫。靈魂其常也。人爲萬物之靈。靈光無有過於人。但人習焉不察。視爲故常。遂致性近習遠。爲衣食糾纏而蒙蔽者有之。爲名利糾纏而蒙蔽者有之。爲情欲糾纏而蒙蔽。爲風俗糾纏而蒙蔽者又有之。舍放心而不知求。入迷途而竟忘返。嗟嗟。故我依然。回頭是岸。而世人不之顧也。於是舍本逐末。終日爲軀壳所拘。因軀壳能爲肉眼所見。而靈魂則莫之見也。莫見而遂曰無之。夫豈其然。然則其理何在。曰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天由散而顯。不過一青焉而已。人之靈魂。微於青焉。無聲無臭。不食不衣。了無障礙。故靈魂微於軀壳。軀壳笨於靈魂。軀壳不見靈魂。靈魂能見軀壳。靈魂能與天地同存。軀壳至多不過百年耳。如器具然。斷無經久不壞之理。明知不來不去。最爲上乘。無如緣劫難了。人自不舍。致淪落輪迴。種甚因。結甚果。冤冤相報。無已時也。何苦如之。

金風送爽。好雨迎秋。節序之感。天人同之。况值斯世之萬方多難乎。斯世何世。固仍爲數千紀前之世界也。而今古相衡。相去幾何。此何故也。惟人致之。惟人化之。一致一化。適不侔矣。故日前母統傳訓。略申三才之義。亦欲諸方有悟乎人生之重。誠逾泰山。乃不在於目前之軀壳。而在於先天之真靈。生於世者。其靈賦厥心。其本謂之性。歸乎虛者。復返其原質。而可以常存。苟於前之不修不養。則其歸也。亦難復其晶然湛然已。是故得天獨厚。其靈可充。而修持有恒。亦可以補其不足。惟自棄者流。則末如之何矣。欲靈之養。是賴乎坐。欲坐之成。蓋難言矣。雖成者數人。而多係先天獨厚。後天修攝有大過人者。乃得有如斯之佳果。豈人靈如是哉。然吾

既以普化爲心。必思有以挽之。是以對於諸方外功之進。福田之培。誓勸不遺餘力。即欲以外行之圓滿。輔內功之弗凝也。雖有數子。坐有深得。而他年妙峯相聚。諸方對之。能無愧色耶。此吾年來之深慮。今爲諸方告之。以爲然也。固其然已。以爲否耶。聽之已矣。各各悟之。各各勉之。

又曰。使靈而果無物也。吾喪之可也。靈而若有物。吾焉能喪。然世之人。每有自鑒厥靈者。彼固曰靈本無物。云何有物。烏知彼之所謂靈。匪吾之靈。而彼乃自靈其靈者也。夫以物求靈。而靈益滯。以靈接物。而靈斯彰。其彰也。不待彰而彰。其滯也。亦不知其所以滯。不靈之靈。是謂真靈。猶言不物之物。始爲實物。試更證諸迹象。則有若電之交流直流。物之分化化合。似非靈也。而非靈則不流。非靈則不化。流之能流。化之能化。謂爲靈之所感。感而遂通。夫誰曰不然。但以此測靈。是乃靈其表。而未嘗靈其裏。靈之末。而決非靈之根。末匪根也。表匪裏也。以表爲裏。以末爲根。已靈已喪。遑足與論靈哉。靈者充乎天地之物。匪世之恒物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不名而名。不物於物。乃世之淺識者。輒靈求其迹。絕未靈索其神。何其偏歟。吾故細道之。以爲滯於靈者解惑。哈哈。老人一席話。諸子之疑可以釋已。

孚聖訓曰。天地爲二氣所構成。宇宙爲衆胞之化孕。今人之格物。得其大凡而未能詳盡者。蓋未明乎靈之作用耳。電字之義。即靈之用也。故其實亦相近似。惟未盡耳。靈之爲義。爲潛化之原。而萬有之根。今值物化昌明之際。凡夫動植之構造。聲光之原理。今世界之探討。可謂直追其

源已。而試一研乎宇宙未闢之前。人物未生之初。其故何在。則茫乎莫明矣。其故之在。乃因靈化。靈化萬物。人類化生較晚。而其得於靈者。亦獨清而純凝。是則萬有之原。其惟靈乎。故在人有靈魂之說。特略具一斑耳。其實靈之所賦。非僅動物爲然。即植物亦何獨無哉。以及川嶽之高深。風雨之和潤。亦何獨不然乎。是爲靈之於物一大明證也。靈爲原質。故其用至普。而人爲最近最充之質。故其腦力之作用。心思之靈敏。爲萬物之最靈。昔人已先我言之。而援古證今。遂又得確據矣。其各味之。

負販拾微芒。蟻蟻逐羶味。各爲欲所驅。身勞不知瘁。人與物相較。優劣轉愧對。根塵所染着。勞瘁乃百倍。毋勞爾形。毋擾爾精。乃可以長生。養生家有成言矣。生何以長。長於其身。亦長於其靈耳。上古之人。壽且千萬歲。後乃遞減而遞促。以有欲累之也。人欲養靈。必先養身。身之不存。靈於何附。養身之道。去欲爲先。欲之既去。真性斯見。性見而靈活。靈活則身又退處於無用。故彭聃可也。淵綽亦可也。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之云者。謂其靈既不死。而身之存否。均可不計耳。靈之爲物。本無絲毫塵濁染污於其間。人欲未淨。何以養靈。又何以養身。吾人皆求身存。而昧乎靈之存。不知靈散而身亦亡矣。長生云乎哉。諸方惕之。

夫人有生以來。稟賦受之於天。靈真之體。盡人俱備。不假造作。不煩尋覓。靈慧全集一身。但因世人日逐塵途。不思還返。靈者變而爲窒。真者改而爲妄。靈真既失。寧安用事。雖大道宏開。而以窒心求之。則處處着染。道本至實。而以妄性探之。則事事虛僞。要知靈真賦之於天。所

謂天根者是也。若者染虛偽。因輪幻合。所謂地根者是也。以天歸天。以水入海。返本還原。理無二致。是以古來飛昇成道之士。亦不過善葆真靈而已。

師道傳世。化育宏開。亦是欲子等善葆真靈。所患子等不肯潛心默悟。有明浪擲。有慧虛投。若能迴光返照。則真靈自充。慧光日透。如此功夫。雖或未能脫胎換骨。頃刻飛昇。而幻身凋謝後。則真靈自固。安住天宮。非難事也。願吾諸方善悟善修可耳。

慧真人訓曰。神者無無而有。靈者由有而生。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莫不以靈爲孕。更莫不賴神以生也。是神爲永凝固結之體。充塞乎天地。彌綸乎六合。化則光被三千大千。以育萬物。歸則進化以行四時。靈乃易散離聚之一派。散則歸於烏有。聚則能復所賦。故世人修性養真者。身化而靈存。可名爲仙。而不能稱爲神也。吾

師大道亦然。道者神也。教者靈也。試觀世界各教。莫不遵道設教以化人。本有含道以崇教者也。故中庸曰。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人舍道背教。離神棄靈。豈能須臾存哉。吾故曰。神者體也。靈者用也。是以爲之別耳。

書到今生讀已遲。蓋言夙慧也。人之靈機。本於先天。後天培之。乃能永固不泯。故人之魂魄。皆爲炁所蘊化。其最清者爲神。清者爲魂。而濁者爲魄。魂魄有數。而神則一。故歷代神聖賢仙。皆有應運而誕降者。亦有化身而轉輪者。其故何者。有應運者。大都皆天地之鍾靈。山川之毓秀。故能結合其神慧。而誕於世。有化身者。大抵皆其魂魄。或其精凝。魂化者善。魄化者濁。

精化者清。凝而神聚。不過視其培植若何耳。是夙慧之在人。豈易言哉。休言乎讀書。即日用極庸常之細故。亦無不從夙基中若何。而後方能視察耳。諸方勉乎培植也。

周仙濤溪訓曰。靈之爲靈玄玄也。根於性。藏於神。往來於空空萬無一有又萬無不有之間。有生而無滅。有淨而無垢。有增而無減是已。惟生物之不倫也。見欲味靈。忘靈縱欲。致人與欲爲一體。道與靈又別爲一天。嗚呼。非天之去人也。乃人自去天。而不守其靈。反以靈爲我心之固有。欲高則高。欲低則低。幾令人所不欲爲不敢爲者。則一概而抹煞之。以致人道中斷。爲我

老祖所深結憫。而無可解救也。詎不痛哉。今者大道昌明。有所謂靈魂學說。授受於清明神聖之外。一以物質利用。戕其原生之理者多矣。何哉。夫靈爲天元造物之精。陽以結之。陰以養之。太極所謂陰陽不偏。萬通無塞。即人生有二德。不苟不蔽。則出之皆中和。守之爲中庸。大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程子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乃靈爲人自昧。故其知不盡其理。則近於私欲一途。此殆謂善與不善之別也。若夫謂靈固有。則詳其所有之理。人一天也。天體於太極。一陰一陽。陽精主於心。陰精主於肝。心主魂。動象也。肝主魄。靜象也。動靜得宜。則靈魂無外擾。靈魂無內鬱矣。何得以人爲身靈之本。蓋靈在天爲元神也。謂之靈神則可。在人則分之爲二。無待疑問也。若必以靈爲一身之外物。則人可脫魂魄而生已。魂本游神。在一人無所見即無可知。在先天則有大道存於未生未動作之先已。隱隱然有欲生欲動之意。降而爲人。則其靈乃先我而爲一切受想行識之事。至世事返真。則必先我而欲皈天元之故體。

此知道者所必經之路也。至於中人以下。則生也憤憤。死也懣懣。豈生而無靈乎。實後天有塞之而無啓之者。其所謂靈覺較短者。亦以後天之教。不行於至淨至明之地。徒遂逐於生活競爭之場。形爲人役。靈爲物阻。理固然者。至於人神交會之時。則靈爲人使。又卽爲天使。何驚何異。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上下左右爲六合間也。吾心固有之靈。藏於密時。則陰陽不逆。天然泰和。自然然而。有上天下地中撫人物一切和樂融融之狀。及發之於外。卽陽動而陰隨。出入無逆境。如誓天然。如飄風然。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言則言。欲言於天者。則可以代天立言。人所未知。而我先知。人所未覺。而我先覺。孟子所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者。是可知此理爲天然賦與之技。不思事物之真偽。不審形勢之曲直。而一一先斷於心。然亦非據有獨相私念也。惟我心之靈。與天降之靈。上下交感。不爲物欲所蔽。則養之者無一不徹於清空太府之中。則出之者隨時隨地。可以應人應事。則事事無二理。人心卽無二靈分於其間也。或有難者曰。靈無二致。又何有魂魄作用之分。嘻。我知之矣。靈本一無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理。測有形之物。則物物不出於元理之中。况人生本性。亦無形而爲有形物。則有形者。終必皈於無形而後已。不見夫物與物相生相刑。則相生者生。終爲二致。相刑者則刑。刑終結爲一體。是何故。如魂魄一守一行。行則守得其竅。守則行司其戶。如陰陽之電然。陽電動。則陰電耦合。陰電止。則陽電自外來歸。其府庫不過收發電發電之樞紐也。人之有生本隨靈而來。至有身而無靈。亦可生也。則祇如府庫無電機之存在也。嗚呼。人心至此。亦猶是耳。不然。何以生而不知

死。死而猶自貪生。西人所謂實身不在。而靈魂不昧。理乃有本。特不求元生之理。返見天心。徒使物質致於有形而見。其所言如是。遂謂其靈魂奚若。卽爲人神交會之證驗。不知人亦神也。不昧其靈者。則衾影屋漏間。無往而不與神俱。何事以催眠術爲耶。吾試以一事證之。有人於此。謂其我與神言。人誰爲信。而其事至於人亡。事實俱見。各各有心者。一欲悟之以中心。其心卽相應之無二。然後知其入果已爲神。吾道本中庸至中正大之理。何致以索隱行怪者相擬。第不知天道人道各章。士者多以爲形容盛德之意。豈意聖人之言。有言必有行。行之者。卽其天也神也。佛道不言乎。欲明卽明。欲暗卽暗。欲清卽清。欲濁卽濁。非暗濁是其本性也。性中之靈。有明而無暗。有清而無濁。人欲之分。爲有靈無靈之判。上焉者。雖欲雜之。而不爲所蔽。下焉者。見欲則趨。以至無所不用其極。猶或欺人而言曰。無欲卽無勢利之可交。則邪魔役道。皆此靈與欲兩不相敵也。靈爲虛無之境。命與性皆著於一竅之間。不使之偏。不使之反。不至於一切紛擾。則靈源開爲奇幻之光。如天顏之變轉。如生物之消長。率而用之。則陰陽得其位。四序得其平。萬生萬類得遂其生。無乖異之狀見也。今若名其靈爲性可也。爲命亦可也。惟不得視爲有形之胎體。乃胎體前賦有陰陽之精。爲命與性中主動之元氣是已。然尤不可作後天之氣觀也。夫先天之炁本與命無分。乃有意無意間得遂其生。一曰元理存在。人不可得見。則固以其本意示之。卽其靈之在是也。至後天欲用之。則必感之以至正至公平之理。則靈分外見。視有光卽有光。聞有聲卽有聲。求有表見。卽有表見如所感之事。此靈之所以爲人神共會之妙用者也。吾故曰

玄玄。

李真人訓曰。夫風雲雷雨。天之靈也。山川草木。地之靈也。惟人之靈。甲乎萬物。故世界所以成爲世界者。無處非人力所爲也。大而言之。雖天地之靈。人亦能感動也。故古之時。天子有道。則兆豐年。無道則日有食之。故天之靈。亦能感動之。至於山川草木。人亦皆能移動其本性。誰謂地之靈。人不能施展其作用乎。故吾以爲人之靈甲乎萬物也。卽小而言之。魚之戲蓮。鳳之棲梧。蝶之戀花。是其靈與草木之靈有所感動。故相合耳。至於犬守夜。雞司晨。蠶吐絲。蜂釀蜜。是皆因其本靈。所以能知天時而更利民事也。今吾有靈字妙解。諸方可作笑談聽之。按靈字折開。上爲雨字。中爲三口。下爲巫字。命意卽爲雨能滋養萬物。又能知時節而行。却人百病。其靈用途最廣。使人見字思意。故將雨字置諸上。三口字者。蓋使養靈之人。如金人之三絨其口。故將三口置於中。下之巫字。卽使養靈者。純心研究。不可中止。所謂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是也。哈哈。此等講解。諸方亦曾聞之乎。不過使諸方勉力研究靈學耳。故只可作笑談。不可深信本字之謬解。

性靈問答

端木夫子第一問。性有色乎。性有形乎。色形究以何爲主體

王仙陽明答。性本乎氣。而後性見。其色也空而已。其形也虛而已。由乎爲實虛靈之體。而後定主之際。卽無不化。虛玄之間。無所不運已。由此觀之。本無色也。本無形也。其所以爲形爲色者。化運而已。既無形色。而所謂主體者。明德也。明其明德。而後至善之地。非主體乎。故論性者。有以理爲主體者。有以行爲主體者。理之論也。篤敬行誠。行之論也。崇實務力。力行不逮者。故曰篤行。明哲研理者。故曰性理。二者雖各具一體。而其所以解欲近理則一也。二者皆弗以詞藻爲容。故無色。皆弗以文明爲爭。故無形。無色無形。而色形由此備矣。故性也。天賦之也。其賦之之際。無聲無形。無色無影。不過虛靈之氣化運而已。守其虛靈。不爲私欲所淆惑。而後此已割之派。必由悟由默而復我本初之圖圖已。是以明心而後見性。窮理而後盡性。性見則靈。性盡則虛。是靈虛者。卽色形之主體也。性定於一。無色卽有色也。無形卽有形也。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已。天在上。蒼空卽其色也。地在下。動植卽其形也。以其所運化故。則有者爲賓爲用。而無者爲主爲體矣。故善養性者。避實逃空。而後物無不容。易曰包荒。是非性之大主體乎。

第二問。性有神乎。性有象乎。神中之性。性中之象。是否其實。抑或虛歟。

謝仙枋得答。天生此氣質。必具此性。然性之初也。本無善惡之辨。故其神也玄而已。其象也

杳而已。玄杳之中。天地判陰陽剖矣。故曰神武不殺。夫所謂不殺者。即此玄杳也。試觀性在質。軀。役形用心。其在凝化。育物成己。二者分即合也。合則分矣。何者。彼凝者虛也。質者實也。虛則神凝。而爲無爲之化。實則象幻。而爲消耗之資。是以神武不殺者。天地之性也。以其虛能容物。故無不實也。若以實者求之。天地亦大幻境也。故喻性者。每日水月。夫水本清也。月本明也。由清而明。則神充象圓矣。月謂其實也。則在水而爲虛。水謂其實也。則掬之而不明已。水月相合。而後清與明凝。而由虛化實已。其故云何。水本陽也。內可以鑑形容物。而外不能也。故曰清。月本陰也。受日之光。而外可洞明。而內不能鑑形容物。故曰明。明也清也。分而言之。爲明爲清。合而言之。爲神爲象也。難者將曰。性本虛也。何有乎神。何有乎象。著神著象。即實實已。而非虛凝玄靈之性也。予曰性之體。無聲無臭。其體虛也。及其用也。施化含育。由格致以至齊。其用實也。不過虛實之間辨得晰。神象之幻認得切。而後性之養也。即虛即玄。即靈性之用也。即實即神即象。所謂用行舍藏是也。分得行藏。而虛靈不爲客陽所奪。賓魂所惑已。此無他。默駕誠空。而後凝定性靈也。

第五問。性居氣乎。性居質乎。氣質分乎。抑或合乎。

袁仙安答。性本無氣也。亦無質也。有氣者躁性也。有質者幻性也。性躁則偏。性幻則惑。偏惑而性蔽也。夫所謂性者。必靈必虛。從有而無。從無而有。有若無。實若虛。而後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明誠而後成已成物。氣質自化。可以參贊位育已。故性不居氣。亦不居質也。既不居

乎氣質。則無分無合也。而其所以爲分合者。躁境幻界爲之也。是以虛性則靈。明性則清。虛明靈清。無非一焉之氣。氣而性見矣。性見則必善護。而後不致失其本已。蓋物之始生也。必先賦性而後命正。若謂其居氣。則未剖洪荒。何有乎氣。若謂其居質。則四大皆無。何有乎質。氣質尙無。與何者分。更與何者合。無氣無質。無分無合。而後虛靈之性。無弗寂如湛如。而潑潑空空洞洞。無在而不得其所已。故曰水定則弗流。弗激則弗濺。其喻性之謂乎。

第四問。性在生前。抑或生後。生前是何境界。生後又是何相。

鐵寶法師答。性爲至清至靈至圓至寂之機。本無境界。又從何處着相來。未生之前。誰是我。既生之後。我是誰。誰我二字。無非着相之幻界也。故大千衆生。如恒河沙數。而不能脫乎輪迴者。誰我二字纏繞束縛之也。誰我既見。而性惑矣。性惑而後識神用事。難證菩提矣。故舍利王能受割截之苦痛者。其性全也。其本清也。寂靜圓空。即性之本。既寂也。何有生前。既靜也。何有生後。既圓也。何有境界。既空也。何有幻相。是生前者。氣質之化育也。生後者。血肉之軀壳也。境界者。畛域之分也。幻相者。妄念之招也。皆非性之本也。若謂生前是性。則嬰胎胎熟。何由而得見。若謂生後是性。則喜怒哀惡動於中。是情非性。若謂境界是性。則出名入利。性又蔽已。若謂幻相是性。則出生入死。性更亡矣。是以去其妄慮與夫雜念。而後識神自退。而元神自定。去其汚濁。與夫塵垢。而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舍利子中明心見性。六根自淨。五蘊自空。而性本光燦燦圓陀陀已。蓋性者天賦之也。靈存則明。靈惑則蔽。靈亡則滅已。由此而證。

則生者混之性。生後者物欲之性。境界者是非之性。幻相者貪戾之性。皆非真性也。真性云何。空虛而已。一着誰我。真性之障礙生已。噫。安能以真空至虛之性。遍執大千圓明之士而語之哉。

第五問。性可得而見乎。性可得而聞乎。必如何方為真性。設真性淆惑。必如何方能虛靈。

達摩佛祖答。性欲見必非真性。性欲聞必非真性。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性不可得而見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性亦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者。即是真性。即儒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若有見者。即着幻相。若有聞者。即着風火。着乎幻相風火。則輪界循環之苦。源源不絕。因果彌生。不寂滅矣。夫所謂寂滅者。非寂滅真性。非寂滅真靈也。乃寂滅滅滅者。私念妄識也。故曰無苦寂滅道。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以說大乘者。必心如明月。念如止水。而後空外之空。色外之色。空外之色。空外之空。而後見於虛無曇花之頃。是即黍米中之真性也。然講上乘者則不然。聞見姑無論已。即空亦無。即無亦無。又何有乎過去現在未來之分。是四相之外。更無一着是真性已。然此尚非真性也。即云真性。亦非虛靈。或曰說法者。至此無可法也。講乘者。至此亦無乘已。而此真性在何處說。虛靈在何處明。哈哈。本來是無言。如何又着圈阿。天地還將壞。無空無玄萬劫堅。而此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靈而靈。不虛而虛。又何虛妄相之可着。又何所住而生其心乎。是非真性之本歟。然性本即復。守而不走者。偏於枯禪。走而不守者。元神必散。欲不為障礙所阻者。必解鈴仍問繫鈴者。而後可以永證虛靈。自

然則靜寂無之極樂已。

第六問。性屬陽乎。性屬陰乎。陰陽造化之間。性居何位。

莊仙周答。性無陰陽之分。故無所屬也。鯤鵬之大。擊水搏風。而不自知其為鯤鵬也。故曰無名無功無已也。據無字上看。則陰者自陰。陽者自陽也。何預乎性。何者。天地之大。其化均也。至玄之突。其德虛也。均是虛也。又何陰陽之分乎。是以性在上則為道。性在下則為德。有乎道德之名。而性即失。况乎分於陰陽。居於造化哉。此斥鷃之所以笑鵬鵬也。彼知其性者。則處於恬澹自然。無所用其笑也。不知其性。下士問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成道也。夫性者龍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後能潛養也。潛則默玄。默玄則虛無。虛無而性本得已。故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不能過其性。與鴟子何異。蜉蝣朝生暮死。蟪蛄不知春秋。能適其性。與彭壽何殊。所以然者。居造化不以為造化。屬陰而不知其為陰。屬陽而不知其為陽。淡泊無為。而後性在於虛極靜篤中已。故無用者不為造化所用也。無能者不為陰陽所能也。彼去夫造化之境。天地得其平矣。脫乎陰陽之屬。性靈得其虛矣。彼含其平。則無爭矣。彼含其虛。則不惑矣。不爭不惑。而性得其一矣。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性得一以靈。唯其清也故化。唯其寧也故育。唯其靈也故虛。化則物無不孕。育則物無不生。虛則物無不容。其孕也靈。其生也質。其容也無。從無而觀。則性何居。而又何屬。無居無屬。則陰陽造化。皆為幻泡。此元龜所以寧曳尾於泥塗中也。性由是而明。則本自在目無見耳無聞之中。而後山木不焚。膏火不煎也。

死生之道

老聃訓曰。昨日言機理。今天言道旨。道者何也。天地陰陽生生化化。動靜反復。自然之道也。人在覆載之中。無一時一刻不在大道之內。然人亦不自知也。故孔氏有生死不知之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氣之強名。陰陽動靜。生生化化。反反復復。往往來來。均是大道之作用。故曰道生天地。如天地之交泰。日月之旋轉。人民之住度。無往非道。知此道則知生死之機矣。若不識此理。則人當名生死。知此理。則不當名生死。當曰去來觀。知此則知去來為何地。動靜由何與。反復有何時。歸止為何方矣。知歸止則生死由我。去來由我。動靜由我。我則欲生即生。欲死即死。欲去即去。欲來即來。欲反復歸止。即反復歸止。欲神聖仙佛。即神聖仙佛。一切憑我。壁遊。則無生無死。故孔氏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言。人若聞道後。則無生死矣。後之修道者。當人人知此歸止。則大道幸甚。各方幸甚。勉旃。

人心叵測。天道難明。故君子慎獨。以盡其在我。而樂天安命也。小人貪私。惟求利己。而專欲測人。則積疑成幻。爭攘乃以起已。吾以靜功勗我諸子。非有奧妙。著靜之於身。鎮魄使無所肆。人有疑而不味。以不昧決人之疑。心自如如。何有其惑。不惑則我力能施於適然之地。外界無以搖之也。諸子自闔院開創以還。勸於靜功者。雖不乏人。而囿於俗障。未克從靜中而充養真。啓其靈明。不免尙有美中不足之嫌。惟養靜啓明。固非旦夕所能做到。是願從茲持恒而堅其進。祛戚戚而坦坦。道之可見者。當於不覺而形於外。顯自得見之已。見猶不難。見之而能載之。

以行。則甚難也。要必時時自體我身之來。其去處究何所在。果悟得其處。則無事不辦。何也。以心無渣滓。隨觸皆不足以擾我心。到此境地。身即道。道無去身之日。身於世。世世皆有身之在已。吾今爲諸子言。難免不以渺茫忽之。須知歷古及今。代代遞遷。文物迭更。而道之一字。從無所更。此其故蓋可思耳。惜乎人之熟視而不措意。甚且對道與人。若不相涉然。是真可怪也已。孔徒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其言之痛。讀孔徒書者雖多。而肯在是精求其實際者。固罕觀。世人自棄。聖凡遂以日離。而成此昏沉生氣垂絕之世界。皆不知求其永生之道。而得使之爲生之諦。以致貪生畏死。而死終難免。而生反無以自主。是亦至可哀已。諸子現既在修。第一務於極靜之境。打破生死關頭。然後慈可力肩。以完其功行。道乃可言。得以靈之不昧。係生生於無窮耳。諸子其盡勉諸。

道也者。人人所應守。惟道至今日。去人甚遠。挽回之方。厥在內外功修。能使三千圓滿。八百功成。固爲無上上乘。即不然。對己對人。以無爭之心。行無相之事。亦不失造化之妙意也。蓋生者死之漸。死者生之歸。生而不死。其道無窮。其樂無極。是其不死者爲預爲道。而所死者軀壳。人祇知生之爲生。不知生而無道。其生即死。故知生死之說者。以不生爲生。不死爲死。其不生者。非不生也。實不生之生。爲生生也。其不死者。非不死也。實不死之死。爲死死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妙理幽玄。在人人類悟。倘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爭目前無謂之事。昧於大道之旨。是不明乎造化者矣。

太上訓曰。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生生之理。其大道之正軌乎。欲知道。必知人。欲知人。必知所以生天地生人之始。人與天地直接。故能知其所以然。厥後世代相傳。只知人爲人生。除一二聖賢仙佛外。無不昧乎其本來。此非人之咎。限於氣質使然耳。論語曰。未知生焉知死。誠哉生之不易知也。夫人之生也。其體有二。一有形體。一無形體。無形者真。有形者假。真者可以長存。假者終歸漸滅。故形質之器。有成必有敗。動息之倫。有生必有死。人之生也。四大假合之軀殼耳。及其死也。氣質歸之風。液體歸之水。熱力歸之火。堅凝之物歸之土。綜其身之所受。悉以還諸天地所授之數而無餘。即其無形之體。亦且散之天地。以磨以盪。而不爲己所有。若是者謂之虛生。生欲不虛。要在存真。真於何在。即其所以生者是。此其道儒書言之矣。記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吾釋之曰。陰陽之交。元精也。鬼神之會。元神也。五行之秀。元氣也。備此三者。人即可以生。然或生焉而不育。夫惟有天地之德。即生也。即性也。即仙佛所謂真種也。有此真種。而形骸乃非虛立。故人之性命。胥歸於此則知生。知生則知人。知人則知道。但真種之說。言語不能詮。文字不能疏。修道士。務於虛靜玄冥中。默會其所在而寶守之。修煉之。凝固之。出虛入真。真人斯現。而後可見上界一切無形之體。則人也而神焉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陰陽之道。歷萬劫而常新。天地之時。參五行而各正。人以藐然之身。蒸凝其化。則凡所受之氣。何莫非陰陽所生。所賦之性。何莫非天地所與也。自夫人不養其氣。而陰陽之道失。不復其性。而天地之理亡。於是真元之體。敗壞於利欲貪嗔。真固之神。暗消於酒色財氣。以致少者早夭。莫享遐齡之福。中年遽逝。誰如松柏之堅。下元之世。其在是乎。何乃時既處於未俗。世已遠乎隆古。而爲人者又不知保身之道。養德之原。雖欲延壽。究不識何所延也。獨不思精氣神爲人之三寶。養其充實。而後岡陵可祝。智仁勇爲人之三元。保其純化。而後嘉業可期。不假修煉之術。性天內即見金丹。不求延齡之方。陰陽中自獲至寶。所謂不必求壽而壽自長。不必引年而年自永也。至若忠臣孝子。至德著於乾坤。志士仁人。大義昭如日月。神聖之壽也。蓋壽之以神。而不壽之以迹。壽之以理。而不壽之以數。正非造物之權所得而奪也。所以山河壯其英光。今古顯其灝氣。如此之壽。真與天齊者也。惟說歸真。其壽之長。諸子可悟之矣。吾今來壇。說破元關。引登道岸。勉諸子不必求分外之壽。須知壽在心頭。不必求不老之身。當識壽在真理。嗚呼。此乃千載延壽之要訣。千載延壽之至言也歟。諸子其各勉之。

聖帝訓曰。古來死生之際。乃聖賢豪傑得果之時。吾則以爲未盡然也。夫生死恐怖。誰則無之。孰不知百年必盡。無可逃避。一念貪生。凡夫不免。然則遇變如常。其操持又何道也。不過能將生死兩字。不作兩截看耳。至云視死如歸。斯言大謬。生也何往。死也何歸。腔子生死。豈我生死。所謂我者。必另有一番局面。豈此區區血肉。而可以倚之爲生死乎。故古來賢聖。尋取自家看落。看得腔子祇爲虛舍。修持得果。較之吾儒之立忠立孝。瀝血斬頭。無差異也。都是打破生死關。作一截看耳。人之患死。皆由於不知死後走何路徑。作何景况耳。譬如人幹辦一事。胸中

了。看得此事到底如何。則坦然下手。若其昧昧。退却之心必生。何況生來死去之大事乎。然人於一事。勢在必爲。不憚搜羅。亦能明白。既得明白。則弱者強。愚者智。懦者壯。況生死事。豈不知勢所必然乎。何以不向此中尋明白去。人生天地間。祇有一氣之真。一性之靈。真氣性靈。不從有身而定。不因無身而無。但苦無從識取。既要識取。祇在未用心時存着。常用心時把持。留爲後驗。此便是人生一大功業也。吾嘗謂人世間祇三等功業。第一乃聖神仙佛萬代功業是。第二可了一時世界之功業。英雄豪俊是。第三作一身之料理。使氣無虧處。性無玷處。如是而已。三者雖殊。識破生死關頭。明白自家來去則同也。不然。不但白刃加頸。即疥癬小疾。尙且攢眉呵護。又何暇保持真氣性靈乎。蓋彼人胸中。竟以一死爲意外事。不知死何現耳。吾嘗聞世人有出一言爲他人所制。則必憤然而起。思出其右。乃於此生死大事。而竟付羅剎鬼魅播弄。似乎獨明於百年必盡之身。而不顧萬劫長存性靈真氣。豈不大可痛且惜哉。今之修者。既無英雄豪俊之功業。不明儒道真義。又不識清淨修持。終日營營擾擾。日向下流。不知所爲。吾甚疑也。當此大劫臨頭。指顧秋風多厲。劫結災再。甚可畏也。願吾修子深加注意。

邵仙幾夫訓曰。命數無盡謂之長。靈光不散謂之生。泥形質言。雖天地猶得夫此數。况人乎。是故靈光所存。其長生乃真長生焉耳。孝子忠臣。以血誠而長生。聖賢才哲。以性理而長生。仙宗道祖。以息養而長生。佛子婆弟。以清淨而長生。凡皆靈光不散。離形質而獨立。佛家謂之無生。道家謂之長生。儒家謂之知死知生。胥是理也。若泥形質以求之。則以秦皇漢武之力。何求不遂。而終與凡庶同盡。可以知其大概矣。然在修道之士。無戕無伐。則亦可益壽而延年。彭祖祖聃。皆其倫也。然亦夙根所關。非可以人力強致之。苟以血氣之軀。而欲常留於世間。亦徒增塵俗之累耳。試觀劉阮還家。曾玄不識。亦有何趣。祇多復往之累。故血氣之身。苟志於道。正宜速求脫俗。毋事戀戀於紅塵。則不期長生而長生之道得焉已。

慧真人訓曰。生者死之對也。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生而死。死而生。循環自然之理也。乃今人莫不喜生而惡死。然喜生未必即生。惡死未必不死。死生不足論。惟名譽不可不惜耳。苟作事正直。有益地方。萬民感德。莫不願其生。雖死猶生。苟刻薄奸邪。爲地方蠹。萬民畏威。莫不願其死。雖生猶死。此指社會而言。即修道亦莫不如之。蓋名列載籍。雖千百年後。人必指名而言曰。某也直。某也曲。某也正。某也邪。可不懼乎。諸方曷勉之。

人禍作而天災行。所以欲求其生。必思救其自滅。自滅者何。心死是也。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每圖身之得生。反致心於死。非不明生滅之理。雖明之。究弗克踐其正。以期生生不滅。而輒自促其亡者。私起於昧。魂不足鎮魄肆。而使深陷於不生而滅之途已。今之世人。其逞私而益昧其昧。皆魄惑日張。而清魂失守使之然也。欲魂之清而堅所守。要非空恬入靜。弗能挽其驟敗而補其敝也。空恬之境。折心便得。以悠遊排遣其情。則私念不動。不動私念。魂得上清之養。而魄攝於鎮。弗能逞肆。而心境光明。恬適而無所不涵。充養精進。生之滅之。知其爲一。而無喜懼。一切濁障。悉以破除。然後以長生而度其滅。世將同化。而得道之正歸。非徒懼自滅。獨求其生

而可不滅也。修者當知斯理。以力其修。則不平之平。何須有所爲而後乃見其平哉。尙其悟之可耳。

富貴人之所同欲也。貧賤人之所同惡也。好生惡死。亦人之同情也。夫此好惡。人能自主乎。或曰弗能。曰何所見而弗能。或又曰。因讀孔經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以知弗能也。曰誠如子言。夫命者性也。靈也。生機也。亦即天也。命由天賦。故人不能主其生死也。富貴在天。豈可強求。是又以命所秉之乖正。而定其富貴與否也。故聖教誨人。使人順命聽天。而不使人枉道求榮。又曰學而優則仕。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毋因人世之僞假。國典之虛榮。逆天背命。而營營以求。苟能本個人之分。守個人之命。修其天爵。和其人事。則人爵不求而自至已。世之愚夫。只知要人爵之貴。不知修天爵之誠。是猶緣木求魚。其癡良可哀也。諸子求修者。固具善緣。派職者實有夙慧。弗宜因事之無關切已。而不以院務爲任也。前程遠大。福果無疆。其視爾諸方任院務如何爲衡也。各各勉之。

尊榮人之所同欲也。富貴人之所同欲也。苟至疾病呻吟。微息僅屬。患難迫切。危及生命時。無不願拋棄其所有。冀得一生。由此觀之。是尊榮富貴。皆不如生之爲貴也。當其望生之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願拱手讓諸能令其生者。而已得一生。於願已足矣。是知人之視生。較一切爲重。然是生也。非永生。乃虛生也。如是之虛生。而人尙重之若此。其對永生。又更當如何保貴乎。永生之生。究在何處。卽一息間斷而判生死之鴻是也。然有是生則生。轉是生則死。有

是生則能息。無是生則斷息。是死也。卽爲生我之生。亦卽我之真我也。是以古之人。多以養心修身。以固生而保己之生也。雖有犧牲其身。置死生於度外。而不顧及生命之危險者。是亦保其生也。此卽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爲也。蓋仁者。乃天地渾灝之正氣。義者。乃天地純潔之正理。故凡因仁義而捐生就死者。其與靜以得其真我者一也。然靜以得其真者。人皆可爲。仁義中取真者。人所難能。故從仁義中得真者。或更固於靜者也。是故身體者。我之表也。我之表。人人尙知保貴。而我之我。能不更加保貴乎。保我身之我。惟有以義約行。以禮約動。以信約心。以誠約性。自能得其保生之道已。蓋能誠則明。明則不爲物欲蔽。能信則守。守則不爲私慾搖。能禮則可以合流。能義則可以同俗。夫如是則天人一貫。萬物皆備於我已。故曰人能宏道。又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此卽我身之我也。吾

老祖立院之初。首示曰誠。卽所以令諸方去僞守真。繼指坐法。卽所以固我身之我也。諸方有能如觀掌之純。慧掌之勤者。亦能得其妙也。然更有盡於諸方者。卽有財者以財興慈。有身者以身倡道。皆所以動中得靜。而取仁義者也。諸子悟之勉之。

尙真人訓曰。生死之關。在常人很爲驚異。在達者作爲當然。於當然之際。察其自然之理。則生不如死與死而猶生者。不可不細爲體驗也。體驗者何。卽孔子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謂也。可矣云者。非謂其聞道卽死。是聞道以後。生死關頭。全然打破也。既打破生死之關。彭殤之壽夭。無足論已。何則。常人之所謂生死。形質也。吾輩之所謂生死。靈明也。靈明不散。卽是永生。

靈明一渙。雖生猶死。故死之際。大家須放活看。其以常人之所謂輕重爲輕重也可。各各會悟。李仙太白訓曰。好生惡死者情也。世人之行。顯者避生而趨死者何哉。亦知動而不知靜故耳。人生之初。赤子固渾渾也。迨其聰明開。根塵染。聲色貨利。疲於徵逐。行尸走肉。死氣已伏矣。若其回頭猛醒。倦飛知還。收其心而使之安。制其識而使之定。既安既定。靜境斯生。六賊不至。三寶永存。雖在著塵。而生機固勃然也。所以潮流衝激之會。高明之士。思保其生。或託於清曠。或肆於疏狂。或匿於污穢。或遁於幽僻。固由計無復之。出此世外之想。然靜也不求之心。而但求之境。固未識生生之大原。僅以保天地好生之一脈焉耳。放眼觀閭閻提之天下。固一大動之會。妄動之場也。學說興而簞鼓動。格致行而機械動。生活高而嗜欲動。財物積而盜賊動。競爭烈而戰殺動。槍林彈雨。潛艇飛機。慘劇之來。曷其有極。始也強與弱戰。而弱者死。智與愚戰。而愚者死。衆與寡戰。而寡者死。究之智強各以衆戰。而智者強者衆者。亦且互殺而皆死。蠻觸之爭。僵尸山積。血海骨陵。同歸物化。後世之弔古戰場者。即指此七萬里之星球而言。蒼蒼蒼蒼者天。蚩蚩者氓。何尤何辜。淪胥至此。昊天不弔。民無噍類矣。然則出死以入乎生。必由動以返之靜。具此大力者。其惟道乎。道在於朝。則政治靜而平。道在於野。則風俗靜而寧。道在於人身。則性命內貞。塵緣外絕。貞固之體。並於金石。所以皇古之世。人民渾噩。其年壽動以萬千計者。職此之由。此可見動靜死生之公例。在氣化則屬自然。在人事則爲自作已。又不見夫摩古聖神乎。修道之躬。定靜有恒。弗勞厥形。弗搖厥精。其人至誠。其心至明。其神至神。軀

壳脫塵。神靈上騰。地陷天傾。仙佛空靈。是之謂長生。

柳仙訓曰。人之常情。莫不好生而惡死。樂壽而懼夭。以爲人之生也。一世之福慧。享用無窮。若則錦繡。食則珍饈。居則華屋。以至陳設修飾。歌舞美色。其樂何如。若能延其壽而永其福。豈不其樂無藝耶。若至病老垂危。則心焉悲懼。以爲不勝之苦痛將至者。不知生死壽夭。亦因果比較而相成之常例也。有生必有死。不壽則爲夭。其間之久暫永否。盡爲自然之理。而人不必先存好惡樂懼之念。各能保其原靈。存其三寶。而不能長生延壽者。無是理也。不能自盡其修養之道。而心中時以不得長生延壽爲念。吁。何其愚焉。況仍不能免於死也。故曰。人欲長生延壽。必須先自能養生。而不以求壽爲念始。

周仙瀟溪訓曰。人情有不好生而惡死者乎。其好之者。以其妻妾之奉也。宮室之美也。玉帛犬馬之富也。其惡之者。以其一旦溘然長逝。不克享受種種身外之物也。然則好惡云者。亦一念之貪耳。貪者詎可與言生死之達觀乎。終日不事修養。惟服長生藥。禱於神以求不死。此貪生之尤甚。固不可也。終日伴狂載酒。脫乎禮法。隨時可死。到處可埋。其意若惡死之不逮者。此厭世之甚者。亦不可也。心有所厭於此者。必有所貪乎彼已。真達觀者。無生死之見。本無死生。何有苦樂。本無苦樂。何有好惡。故誠退好惡之心。必先除生死之見。生何由名。名於得形。死何由名。名於脫形。生亦我也。死亦我也。得亦我也。脫亦我也。安用好惡爲。今有長生之道焉。生而盡其性。安其命。則天理長存。死而固其靈。凝其源。則清虛長在。若是者。是無往而非生已

。又有長死之道焉。生而傷其性。逆其命。則天理長昧。死而失其靈。散其氣。則清虛長墜。若是者。是無往而非死已。世之人不惟道是求。而於不能先知不能自主之生死。而妄參乎好惡。徒見其心勞日拙也。

吾不知生之所由生者。亦不知死之所由死。生從何所來。死從何所去。生也無憑。死焉何據。不生不死。不死不生。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天道茫茫。誰其能測。天胡爲而生人。生之矣。又使無聞於世。生猶死也。天胡爲而又死之。死之矣。又使名留不朽。死猶生也。嗟嗟。生生死死。天乎人乎。芸芸萬衆。渾渾無知。不識生之所由生。死之所由死者。悲夫。

濟佛訓曰。宇宙多大荒。人生何處久。不滅祇靈明。須悟無中有。哈哈。新泰道院成立。開沙也過三日了。諸神隨。

老祖訓誥道旨。大概也都說到了。老衲今日來此。又講甚麼呢。講道德呢。人多厭聽。講權利呢。又非良諦。不得已。講句笑話。和大家開開胃。醒醒脾。或者因脾胃的健強。還許不把這道味看得清淡。大家稍肯領略。也未可定。不然。扯開喉嚨。大聲疾呼。恐怕聾子倒聽見了。那自以爲聰明的。心裏反要格外迷糊咧。老衲見到這種毛病。是非下一帖壯胃扶脾散。要教大家康健清醒。不怕艱苦。向大道走去。就未必都能體罷。講了半天。那壯胃扶脾散的方子。究竟有些甚麼藥呢。哈哈。講來却是可怕。咳。不過是個死字罷。大家無論甚麼快活時候。甚麼快活地方。如

果想要長享。不是先要有生麼。這生不是說生就生的啊。必定在既生之後。在生存之中。刻刻保養。然後纔得長生。纔得長享快樂。所以保養的法門。不論何時何地。總要把個死字放存心頭。能體這樣。就曉得功名富貴。妻財子祿。到死的時候。是無所不空。一項帶不走的。既曉得這樣。在生就不會喪精耗神。鑽頭覓錢。下死勁去營幹他了。祇是守着天命賦與的本分。隨遇而安的享那生趣。大家試想想看。一個人不枉費精神去妄動。他那一分精神。不是節省下來了麼。一時節省一點。一處節省一點。積聚起來。他那精神。可不自然而然的健旺了麼。精神健旺的人。他的生命。可不總延長的麼。推其根原。就也不過明白了一個死字。享長生的麼。世人聽了一個死字。便覺喪氣。却不曉得把死字看透。從怕死的心理去求出養生的方法。這是再蠢沒有的了。故此老衲却將死字來做個湯頭。給大家要想養生的指個方法。這是壯胃扶脾的第一良方。大家不妨研究研究。要是不然。脾胃日見虛弱。對這清淡的滋味。終是不能細嘗。非但講不到長生。就是這第一良方的死字。也不曉得是在那裏所在呢。哈哈。笑話是笑話。可是死字大家要記牢。不可忘掉纔好呢。

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故秦皇漢武。富有天下。而求神仙之術。以冀長生。下而貧苦之民。雖境遇艱難。及死期將至。亦有不勝自悲之感。如是則人於其生也。當如何以善保之耶。當如何以自固之耶。然而自戕其靈者有之。自傷其氣者有之。自斃其神者有之。而尙不自悟。以爲其生死之關鍵。全由天數主之。而自修養者無用也。不知修養二者並進。方克以保其天年也。各各悟之。

鬼神之神

關岳二聖臨濟院示曰。善惡禍福。神魔殊途而已。人生世界。吉神則神未之見。而魔先乘人未堅之誠而來。始也爲善。久則爲惡。種福爲因。得福爲果。非神不隨。魔實乘之。非人不善。惡魔隨之。非人召禍。福實遠之。蓋以神結大地不泯之氣。與正直堅誠之靈相往來者。比比然也。誠由於人事神。邀福之心多。勸善之心少。暫而不永。趨惡之意。堅而不衰。神來欲享。誰曰謂然。又或目爲可見神之佑我以祿者。吾生前修來之福。天賜我名。又謂我乃生前祖宗餘德。培之植之。而於善惡禍福。概不留意。反致敬神而神被其變者。神亦不能如是之易於接近人靈者也。必先善念常存。善事恆行。惡念不萌。惡俗俱化。猶未足以進神之階。又必廣開福田。普開禍關。化禍爲福。轉惡爲善。弭禍而後神見。淨靜不濁之地。乃有神來欲格。其靈不致爲魔所奪也。魔者何物。在體有一界。則曰魄力。在德有一界。則曰利欲。在智有一界。則曰名位。就現在社會人類進化名詞而言。三界一體。善也。惡也。禍也。福也。魔力勝人十之八九。神力勝人十之一二。以其魔濁與人界易於接近。神力至清。於人隔離太遠。故曰魔力大於神力。不知神力驅魔之嚴。其於懲人萬萬矣。諸方虛謙虔求。好修內外之功。不得不爲諸子語之。關聖臨沂水道院示曰。忠孝節義。是爲人紀。翊運中興。吾行吾志。後歸佛門。頗窺道祕。充塞兩間。浩然正氣。吾一武夫。而志在春秋。非作兵書用。非作書史觀。蓋從麟編筆削間。而見有一種天地正氣。流溢於字裏行間。蓋載道之書也。吾惟義以守之。猛以行之。兢兢乎罔敢隕越。

紀。即須臾不離之意耳。人生於世。何時何地皆有道。但使精心體之。盡力行之。雖復道遠程艱。皆無不可就之業。無不可至之境。故讀書而失其精意者。謂之食古不化。行事而問其功修者。謂之有名無實。况道務精微。而可委蛇從事耶。吾奉

上帝嚴命。督查人間善惡。汝等之修也。吾知之。汝等之懈也。吾知之。不惟知之。而賞罰且隨其後。可不警懼。可不警懼。

岳聖訓示曰。近來諒乎

老祖之道者。上焉者以科學自矜。次焉者以舊說不尙鬼而自圓。下焉者遂橫行無忌。罔知天命之可畏。劫運重重。其來有自。惡積於人間。禍降從天上。譬若輩召之也。不知科學之上。有玄學在。玄學非哲學。確科學兩學而通之者也。哲學不能明者。科學往往能明之。科學不能明者。則玄學有闡明之力已。曷言乎。科學萬能。玄學不干百年。必能大彰。如玄學而曰萬能。始允當也。至於先世通儒。說鬼神者極多。孔聖且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何居乎淺識之輩。乃竟掉頭不信耶。此世運之所以日衰。而下焉者之徒之所以日衆也。悲夫。

慧真人訓曰。吾道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實地不在虛文。何謂精神之實施。如濟人之困。扶人之危。戒人之惡。成人之美是也。何謂形式之虛文。如捐香資。助油燭。焚紙箔。供犧牲是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神之所以彰善癉惡。可敬而不可瀆。可信而不可迷。爾能濟困扶危。去惡向善也。則神靈默佑之。福庇之。固無待於焚化祈禱耳。爾如祇知迎神賽社。叩首焚香。諂媚之。善

頌善禱。而見義不爲。怙惡不悛。受爾之香火祈求以偏袒。又何聰明之謂乎。吾見夫善男信女。祀神修道者已。或修一廟。費數萬焉。或塑一像。資數千焉。以供工匠之慾壑。以飽僧尼之貪囊。至於福民生。利天下。勸一錢募一粟而不爲焉。嗚呼噫嘻。是誠何心哉。故凡在吾道之諸子。務以

老祖普渡羣生爲心。實行善事爲本。至焚化香火等事。其末焉者耳。吾道之所不取焉。願吾修道諸子。勉之戒之。是囑。

水中皓月鏡中天。天自明兮月自圓。水月鏡天相映處。好尋真理探機玄。人與神聖仙佛相感格。求之則近。舍之則遠。敬之則靈。不敬則弗應。儒氏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但思誠與不誠。譬諸水與月鏡與天之兩相蕩漾。天有質也。月有色也。水可掬而月不可掬。鏡可求而天不可求。其意何。不知天固有質也。月固有色也。而鏡中之天。水中之月。有質有色。皆非固有之質與固有之色。乃水色鏡光。互相對照。然後各形其質。各見其色。謂非真天。則亦弗能謂之弗爲天。謂非真月。則亦弗能謂之弗爲月。水月鏡天。皆各相掩映。而後色質各有所相形。而色質亦各有所因。以因求因。斯得真果。人之與神。又何獨不然。無奈世人不察。不求真理。不探機玄。妄擬以人之有形斯有人。神之無形斯無神。惟然。天與月雖具固有之色質。而水之滔滔。鏡之蒙蔽。天則見其固有之天。而不見其鏡中之天已。月則見其固有之月。而不見其水中之月已。是以人之求神。心誠則靈。靈則應。應則感無不昭。曷觀乎儒氏又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浸假以有形

之人。而求無形之神。不以誠感。不以虔恪。殆猶之濁水塵鏡。雖天高覆其上。月光照臨在下。而終不能覩其天與月已。吾謂人與神聖仙佛相感格。猶水月鏡天相掩映。其能以人神有形無形而辨其真假哉。

古人於事神一道。書載最詳。虞舜受命。禮於六宗。告於山川。大禹治水。會稽一朝。神人咸服。湯武放桀伐紂。亦曰天道福善禍淫。神人共憤。其出師必先祭告於山川神祇。其成功又必祭告於天地宗廟。周公金匱禱神。孔子祭神如神在。古籍所載。班班可考。若曰借神爲訓。實乃非然。蓋古人性情醇樸。動必法天象地。神乃天之司地之主也。於無可推定無可呼籲之事。亦必默叩於主宰以裁判之。是皆古人誠敬之爲心。非假託之以詞。乃降及後世。人心詭譎。卽此事神之遺意。亦湮沒而不彰矣。此無他。以詐以虞。無所不然。遂疑古之動作。亦如其詐虞耳。又謂無形無據。終不得謂有。須知孔子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是神之體。存於無而迹於有。事神者能於不睹不聞之中。愈誠敬。必與神愈接洽而獲其福。因誠敬之人。於不睹不聞之中。隨人隨事。恰盡其宜。此方合乎神之體與迹也。舜禹湯武周孔之事神蓋如是。乃後人詭譎。事事恐爲古人給。於是必考求證據。偶有一事出於理外。或目所未經。或果報未彰。遂謂天道無憑。鬼神虛誕。殊不知大造神機。運化莫測。運數作用。非可執持繩墨以窺其度也。人心愈變。去神愈遠。雖欲不禍。不可得矣。此非神故禍人。實因人心一有不誠。於獨處之際。無所敬畏。積久成禍。於人事物理。亦不得不悖謬百出。此禍之所由來也。人既遠神。神又

何能近之乎。於是天道不足畏。人禍不足懼。橫流泛濫。肆無忌憚。吁。天壤間尙有何事不可爲耶。則神亦終莫如之何也矣。古人設尸爲主。雖偶作像。而君子不改其誠敬之心。人事修。天地寧。是事神即所以事人也。後人狂悖不已。雖明示以雷霆水火之象。顯喻以因果循環之理。而小人不改其常態。曰此物質之變化。時勢之推移也。嗚呼。愈詭譎愈無敬畏之心。人心既乖。天下之亂益不可以收拾矣。噫。寧知尸偶爲神之跡。物質爲神之所憑乎。尸偶雖作跡像。而君子常務求於內。誠敬不移。足以概夫造化神妙之全體。物質雖極精微。而小人常務求於外。虛詭馳驚。萬難幸得運數奧妙於一是。事神者。祇在誠敬一心而已。諸子各宜注意。

上古之時。神道與人相遠。是人心渾樸也。今之神道與人相近。爲人心之不公也。蓋相遠者人心渾。天之道亦渾。理不必復而理自純。欲不必制而欲自淨。故神道遠也。今之世人。毫無半點善性。耳目身口。起居思念。皆爲一個欲字所累。所行之事。皆自斲天良。非粉飾欺人。即陰險瞞世。以爲今而後可長操勝算矣。豈知愈密則愈形。愈藏則愈露。三神北斗錄其算。三尸灶神奏其愆。紀算折盡。天奪其魂。神償其罪。小而敗亡家道。大而殄滅子孫。誠足悲也。能無憫乎。噫。此神道設教之事所由興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有所蔽則無知。天性之良。無往不善。有所壞則失善。惟天鑒其行。彰譴無私。洞明於一。而善惡之報。於是乎見矣。道之近於人者如此。人其知之。

學聖訓曰。治平之世。以人治人。乃靈人以合天。混亂之世。以神治人。乃藉天以制人。聖人以神

道設教。豈無故耶。夫鬼神與人。必相輔而行。如陰陽之不可偏缺。而人神之間。以氣相感。非滯於形色見聞者可得而窺也。近世物質之學盛行。靈養之學弗講。遂以鬼神爲不可見不可憑。而因果輪迴之說。亦置諸不論。良可慨也。殊不知人秉天地之氣以生。人道即天道也。鬼神者天地之靈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爲先。天命者造化循環之理。鬼神爲德之機。能盡人以合天。鬼神佑之。否則殛之。此自理而言。鬼神即天道也。且人心者。理氣所鍾。爲元神之府。人身中之十六官。無不各有其司命之神。若能靜養其虛靈。使無妄心以驚其神。元神得衆神之混合。其神必旺。神旺則思無不周。感無不通。神而人。人而神也。反是則陰氣上升。元神無主。三尸九蟲。消耗三寶。三寶消耗。則真陽日涸。真靈日汨。人而鬼。鬼而人也。此自心而言。鬼神固寄人之身也。諸子須知人神相感以誠。誠則堅定。堅定乃可以感通。深願諸子以孝事父母。以誠事鬼神。猛力爲善。百惑不搖。化浩劫於無形。拯斯民於水火。則不負吾老祖垂世救人之苦心也。

天地人三者。所以爲三才而並立者也。故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人爲萬物之靈。而居中以俯仰而化其機。是人之於天地也。不有密切之關係乎。故天地之立也。不外剛柔陰陽。而人之立也。由仁義以合於道。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道也者。經緯天地。俯化萬物之真宰也。人能以道治乎身。而永無詭譎之病。亦可以遠殺身之害矣。蓋近世之人。大都以詭譎爲能事。無一事不作詭言。不作欺語。以爲吾計得矣。雖鬼神莫測。噫。何其愚也。蓋人之有愧於心

者。終有天良發現之一日。人尙不可欺。况於鬼神乎。况於天地乎。諸方務各奮勉。見斯者而遠之。毋爲其所染。則道斯合已。慎旃。

大凡人之敬神。重內心。不重外儀。神聖仙佛所根究者。只在一心。此心若誠。自足通神。我心一萌。十目環伺。無論多方詭媚營求。而神聖仙佛。早窺之熟矣。人可不知懼哉。

語云。鬼神之神。其盛矣乎。是有鬼神而後有因果。有因果而後別善惡。有善惡而後分君子小人。自一萌。鬼神不可不信也。或有破除迷信者曰。鬼神之說。無稽之談。古人不過以神道設教。化彼愚民。以補教化之不足。何能信其果有。既無鬼神。至於因果等說。更無憑矣。噫。此

今日世風所以不古。人心所以險詐也。鬼神因果之有無。暫不置辯。至於道德之於人。亦不講乎。能講道德。即能有善惡。即能有因果。豈能無鬼神乎。譬夫桂生高嶺。仙露方得滋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是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

不能沾。世之爲君子者。即如桂之在嶺。蓮之出波。小人即爲微物濁類。故君子遠小人。小人避君子。此何故也。類不同耳。君子當然遠小人。至於小人之避君子。君子能正心修身。更善養浩然之氣。所作所爲。皆近乎禮。小人豈敢近乎。諺云。邪不侵正。即此之謂也。由此以觀。是道德不可不講。能講道德。即能分君子小人。更能分善惡。能分善惡。而後有因果。有因果。即爲有鬼神。子之不迷信。何所本而云然。或者又曰。鬼神似有而仍若無。君能略舉不信鬼神之惡報

與信鬼神之善報。吾即可無言而退。哈哈。此又何難。此等事不可枚舉。今吾姑舉二事爲子言之。昔有武乙以射天爲樂。後爲暴雷震死。更有成湯禱於桑林而以六事自責。即大雨數千里。若無鬼神。即以一商朝而論。報施如是之不爽。決非偶然也。子又有何言乎。難者無言而退。濟佛訓曰。爾等知鬼神之靈學乎。今因有孟蘭盆會之盛行。略告一二。以參悟之。蓋鬼神爲天地間陰陽二氣也。魂爲陽。魄爲陰。人得氣之陽者化而成神。得氣之陰者墮而爲鬼。何謂得氣之陽者。善也。何謂得氣之陰者。惡也。善事多。人性坦然蕩然。無所顧忌。無所窒礙。故氣爲純陽而上升。非無魄也。魄因陽盛而隨之化已。鬼爲陰氣。因人所作爲。皆爲私欲所擾。若重者傷天害理之事。於已有愧。故有畏懼之象。於惶化時。虧心事多。樂心事少。欲求一時之安適而不得。其生死之頃。必有一番回光返照也。何謂回光返照。即論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無論大奸大惡之人。臨危時未有不同光返照。其時欲言難言。將平生所做之善惡事。一一從頭記起。遇善心必適然。遇惡心必赧然。若有大奸惡之事。則心必憂然愧然。有無地能容之勢。再有大冤枉之事。則心必凝結不散。死後魄真而魂輕。故冤死者。非復仇不得超升。非不欲超升也。實因魂被魄所包圍。欲超升而難得。非經佛法超度。使其陰氣漸散。或將其仇已解。始得超升自由也。若善惡兼半者。其鬼多陰。亦非經佛法超度。不得輪迴。其善多者傷多。罔不必言矣。至有強橫而死者。其類甚多。惟以火中水中爲最難超升。以其孽重也。今各處水災受難亡魂。其沉溺水中。苦厄難以筆述。因陰陽隔世。慈善家不得其詳。今特將此訓者。不惟於已死者應速設法以救之。而爾等修方。對於已之善惡。須早省悟。莫待臨時後悔。則遲矣。知之懷之。

孟蘭盆會。(臨太原)示)僧衆誦經足八十一數。其字句脫落甚多。尙賴爾各修方之補助恭誦也。下午大悲咒誦者尙可。晚間焰口施食。不惟太晚。更覺草草了事。然男女修方。誦經咒之誠心。布施之敬意。以及來者心神凝。不惟於佛法補助其不足。而亡魂獲利益者實非淺鮮。蓋修方中有夙根深厚者。其七世宗親有得佛果者。暗中施力。故此一日之佛事。竟超脫南省水災難魂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山西各縣及本城之孤魂野鬼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尙有可以超升爲鬼仙者四十九人。吾已調查清楚。回覆老祖。今奉命來告爾等知之。

夫敬神之道。全恃心誠。心誠意正。上可感格鬼神。下可免除禍患。要當時時刻。似乎鬼神即在目前。舉止動靜。時存恐懼戒慎之心。不可稍施放蕩。曾子不云。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明明使人存一天地鬼神無處無有。人果能效曾子所云。又未嘗不可免劫而延年也。惜乎人當得志傲慢之秋。祇知任意所爲。遑云乎天目彰彰。鬼神赫赫。於是肆無忌憚。幾不知天地間尙有鬼神存在。待至大難罹身。敬神之念。始油然而動於衷。臨厄求神默佑。似嫌晚已。嗟嗟。世路滔滔。人心離散。塵海中此等狡猾之輩。誠不可以數計也。吾又何必多言。徒增感慨耶。

濟佛又臨福州道院訓示曰。哈哈。老衲來此多時了。汝等所議。老衲皆已聽見了。鬼神何有。二樣。惟一歪而已。與人亦何獨有異。其氣正者。生爲端人君子。亡爲神爲仙。此皆由生時所得者爲之機也。人生之初。性本善。及涉世既久。利欲日深。真性於是蔽已。故其生也無不善。因氣不

得其平。而私乃日增。增之不得其道。於是不明。明無所明。則氣機之化也。有墜而無升之時已。故神也。鬼也。人也。實乃一氣機耳。常人而欲明此氣機之理。皆在坐悟可得其理。何則。初坐之時。惟以養性爲第一步功夫。進而運其氣。使不偏不倚。皆使之中正。而無絲毫人欲牽纏於其中。則性自得其真。真性恬定。則爲神爲人。雖有陰陽之別。而其氣機已爲正之定規。欲爲鬼其可得乎。故人鬼之分。當視其氣之正不正。已知之矣。何必他求哉。

中元節有以紙錢酒食祭其先人之學者。名曰祭掃。此亦追遠而永使弗忘之意也。接近世之人。以祭掃爲眺望之由。其不敬也久已。蓋人羣立而後知有祖若宗。爲人嗣者。宜若何拳拳服膺。以示根本之所在。今也鬼之饒者日衆。其故何也。詩曰。神之格思。蓋不格則不能饗。故鬼之饒者。半由於其子若孫之不誠。不誠則弗格。弗格則九幽餒鬼。不其衆乎。故曰孝思弗忘。在爾先靈。先靈即乃祖乃宗也。故於慎獨克己之際。亦弗能忘其先人。而後格之斯饗。永無餒鬼之求食已。濟佛又臨太原道院訓示曰。今日各方之宗親。配享於各院。此大喜慶。亦道之榮也。老衲在此一賀。蓋人之得封神而供奉也。表面上皆以爲是虛榮。然而非也。既以神爲虛榮。則天下神鬼陰陽之說。皆爲荒誕無稽之談已。夫神爲天地間之至陽之氣。鬼爲至陰之氣也。何以得其陽者而爲神。爲人所尊重。又何以陰者爲鬼。爲人所畏懼而鄙薄之也。豈願爲鬼而不樂爲神。而竟止於鬼趣者何也。鬼者陰也。惡也。神者陽也。善也。人生之善惡。於功名富貴場中。爲七情六慾所蔽蔽。是以六根皆爲六塵所擾亂而不寧。因不寧而至於不清。不清則燕不得其正已。人生爲後天作用

。即爲六塵所擾亂。亦不覺其苦惱。而反以爲歡樂之境。豈不知歡樂是墮落之苗。苦惱即無上善提也。何以見之。於得道時見之。又於解脫時更見之。解脫者。解脫一切苦惱也。若有七情六慾繫結於中。則聖礙者。安能將一切苦惱脫離清淨哉。既不能脫離情慾。則人之死後。其魂魄亦常在生前未了之情慾中。戀戀不舍。欲其脫離此聖礙者難已。心經云。無聖礙。則無有恐怖。既心常恐怖。其心性之不清。魂魄之不寧。安望其不爲陰爲鬼哉。夫神者至陽之體也。爲天地純正至善之氣所凝結而成者。故鬼不得超升。而神則反之。蓋神之無所聖礙。無所繫念。其心常純正而無恐怖。久久使其陰氣全消。陽氣堅定。則其氣必正。其靈必清已。又安見不能成神哉。其成神本出於自然。又何待人封。又何待

老祖封哉。而今之太院各職方宗親之受封得道者。則有異於此已。有宗親之道德完善。不待言矣。加以後裔之道功所感。

老祖賜以清靈。故有加封之曠典。善惡全在人爲。

老祖之靈光。將隨之而轉移。而爾宗親功行。亦隨之而變化已。在爾修道時。好自爲之。若有心爲善。雖善亦無益也。專在一點心田。縱然力有不足。有心者事竟成。吾日盼之。各方勉之。

尙真人訓曰。神道設教。原因挽救救世。而亦不憚煩勞。靈光普照。或以乩訓。或以像傳。或以筆錄。或以冥示。或以跡顯。或以夢達。無非勸善化惡。規之以正。導之以理。願世人體神之意。遵神之訓。竭己之力。修己之功。庶不負神聖一片救世之苦心也。若以神爲醫。以神爲卜。則

誤矣。間有以神爲左道惑世者。尤其謬之甚也。神何求於人。何惑於世。至所言者皆忠告正道。所教者皆立品修身。父兄之教。無以過此。師友之導。無以過此。願世人詳以悟之。以神聖之心爲心。以神聖之事爲事。則一生之修持有素。百年之良果有歸。須知立

師門侍壇者。非夙慧深具。不能當神教。供神職也。務各盡其職。竭己之誠。守己之分。行己之功。則上可質諸天地。下可對諸鬼神。正直無私。爲衆人之綱領。作世界之慈舟。豈不正且大乎。願列

師門諸方。三省而行之。

都巡使楊忠愍公訓曰。人世善惡。固彰彰也。恒人之情。常欲暴善而匿惡。人即可欺。詎有可欺之神乎。凡人善惡各業。本身三尸神。每庚申日上陳天庭。各家灶神。按月彙報。於月晦行之。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詳悉紀錄。以司予奪。此亦至爲周密矣。今吾又奉

老祖命監察諸神。豈猶虛善有不彰。而惡能倖免耶。但人之常情。爲惡易而作善難。無非牽於私耳。果於見善之時。而持利害不計。生死不恤之心。而勇往以赴之。則事有必成。而克達所志矣。吾少時曾有句云。天不變兮道不變。耿耿此心隨境見。信我金剛不壞身。何妨百折經磨鍊。至生事業。實基於此。諸子參之。

蘇仙眉山訓曰。道統乘而教以立。性功失而教乃歧。非教之誤。教之遞傳所誤耳。如儒教重人道。

。釋道二教重神道。基回二教以人道行神道。神之與人。一似無由合一者。然傳云。聰明正直之

謂神。神無形無質。簡言之。則正氣而已矣。推至於人。父也而慈。子也而孝。兄弟而友恭。夫婦而義順。社會而信於友。官民而忠於國。及其至也。亦正氣而已矣。正氣同。而人神安有不同者哉。顧或謂人之與神。理雖可通。而無實以證之。將奈何。曰。是仍未徹人道耳。吾即人身析言之。凡人受生之初。先有一點陽靈。入乎母體。而後肉軀乃發育。迨肉軀誕而陰靈入於體。乃成完全之人身。陽靈即魂。陰靈即魄。魂主性。性至善無惡。而情有善否。人之所以不盡為神者。魂為魄制。而性為情掩。遂一敗而不可復成耳。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即陰魄。徇情用事。而性反為其所制。魄力勝而魂靈屈。陽消陰長。人之所以百千其鬼。而不得二其神也。人果靜以養其靈。善以保其性。則返本復始。人而神焉矣。且非一二聖賢之人可為神。而大衆不可為神也。元靈秉自先天。還其固有。即已脫乎凡體。故吾人修持。祇在性真。他日之成仙成佛。原本其真充鍊之。非由外假也。不然者。中庸為人道之書。而言鬼神最詳。終以盡人合天之說。即神人統一之旨也。諸子從事求道。庶以中庸為修持寶錄也可。

吾生前曾說鬼矣。但向以鬼為奇特。今而知其平常也。向以鬼能祟人。今而知人實造鬼也。理想之鬼。與實驗之鬼。彼此大不同。故再說之。或以鬼之情狀問。答曰。鬼與魔不同。魔無定形。而鬼有常度。非必殊形怪狀。如唐宗所晤之鍾馗。晉侯所夢之大厲。鄭人相驚之伯有也。凡皆人之餘氣焉耳。問鬼在何處。曰。地下。人之既死。陽靈散失。只餘陰氣一團。結為無形之形。陰氣下沉。故在地下也。地下有淺深之階級乎。曰。有。地為四大之含質物。故地層之分有四。土層最

上。水層次之。風層又次之。火層最下。而各層又自判淺深。故世有九層地獄。及十八層地獄之說也。然則地獄之大別若何。曰。土層淺處。即為陰司。日月不照。陰氣森慘。管鬼之官若吏居之。此層為鬼所必經。要無久住此地者。蓋由此而分發矣。下至水層。則冷濕浸淫。凍餓交迫之境也。風層則簸盪掀翻。久且磨擦為塵屑。火層則炎焰煎熬。久且焦灼為灰燼。鬼之所受。人世無此慘狀也。然則治鬼之法。亦有強制執行者乎。曰。無須。人自墜落耳。人之惡孽。性質皆陰。陰相積。重量遞加。故墜落亦遞深。人之陰柔狡猾者。其鬼墜水層。人之飄忽險譎者。其鬼墜風層。人之猛烈慘酷者。其鬼墜火層。各等慘報。均以類相應。書曰。自作孽不可追。各道鬼趣。豈有倖免之路哉。然則鬼趣云者。鬼自趣之。則陰司竟可有鬼無神矣。安事閻羅為。曰。神道無為。地曹與天曹同。閻羅亦鬼也。惟陽靈不能上升。而帶有陰翳。故降為陰神。神之司鬼籍也。不過勾稽其罪案。勘定其限期耳。至若鬼無辯護之能力。何須秦鏡以照胆。鬼無受刑之體質。何必油鼎與刀山。俱順自然之程序。而鬼律乃獨嚴。豈若人世法案。可以意為出入哉。然則鬼之希望。除輪迴無由超脫乎。曰。輪迴亦苦趣也。鬼之有幸。或倖無惡者。皆當即以人轉世。而受相當之位。亦微罪限滿而轉人身。又有地獄不盡其罪。仍當受人世之慘報。而轉畜生道者。若夫風層之塵屑。火層之灰燼。不能復聚為鬼。即不能再轉入與畜。濕生化生。以微蟲為後身焉耳。况夫下等之鬼。斷難轉上等之人。重入苦海。積孽種因。不數十年仍歸地獄。故鬼之受生。與人之就死。情形略同。鬼界始終固絕無樂趣可言也。說至此。問者愀然欲退。乃提撕之曰。汝知人死

作鬼之慘矣。曷勿及人之未死。而求免於鬼。

周仙遊溪訓曰。神道遠。人道邇。其故何歟。蓋人神有間。幽明有分。人顯其明。神隱其幽。幽則感無不通。明則達無不悖。若以禮而論。則幽明之始終。初無二理。若以學而論。則幽明之始終。常有其序。是乃幽則始於明。乃終於幽。幽也。神道也。明也。人道也。人神之道。因爲一而二。二而一。世人不察。若專以神祀。而不求之昭昭。非也。若徒以人從。而不索之冥冥。亦非也。故孔聖警季氏之言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事鬼。必能事人。夫鬼神之爲德也。不能踰天之高。地之厚。天地實爲萬物之父母。鬼神之爲恩也。不能過祖宗之重。祖宗之深。祖宗即已往之君親。誠能於禮之相敬相愛。有形之人而事之。於靈之在上在左右。無形之神。又何難相通而感格。往昔賢哲。未有舍其彝倫之軌。而徒從事於冥漠之邀。亦未有得其冥漠之施。而不能達於彝倫之習。所以能事其人者。必能事天也。或爲臣者而能事其君。其人必忠。使祀於郊則天神可格。或爲子者而能事其父。其人必孝。使祭於廟則神鬼可昭。吾今論理之幽明。而復謂之人事神。其別有立義乎。蓋重於心術之爲言。正所以警世人之不察耳。昔先王制禮以明神道。亦曰幽明一理。其意豈徒然乎。世人何苦昧昧。尊於人而不尊於神。尊人而若失其心。則其人亦不可尊。尊神而若本其心。則其神亦可常相通。人神雖隔。幽明無殊。世人豈可謂之心有二心。而復謂之幽明有二理哉。尙其警之。

天神感召之理

老祖訓曰。天人一體。善惡相隨。故天地之吉凶。由人事而感召。世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此自然之道也。豈不知妖山人興。福由自造。天地之福人禍人。皆人自取之也。今者忽爾地動。乃陰勝之象也。(青島於癸亥冬月十五日子時地震)古云陽極天埒。陰極地動。天埒陽不足。地動陰有餘。雖曰陰陽之現象。亦人事之作爲。人心陰惡日深。以致天運不昌。皆人事之感應也。如秦政暴虐。六月飛雪。周德衰微。冬日無霜。孝婦含冤。燕地不雨。忠臣抱恨。周庭鬼見。皆天運隨人事而遷移也。今各地道院成立。爲化劫之大源。各方誠敬前進。若人人樂道。人人向善。有何天災之不化也。今者地動。不過東瀛陰餘之氣。諒不爲災。各方前途有望。必誠必敬。有逆有益。佳景自見。有何天災也。吾道中皆良善之緣。一時之會也。勉之勉之。吾棄清濁而入濁濁者何爲乎。挽下元之浩劫。傳一炁之大道。以使濁者歸於清。愚者歸於賢。此天運造化所轉移也。溯自五千紀前。當下元浩劫之際。吾傳經於石門。新時人心渾樸。故草木岩石。俱得上果。今亦下元浩劫之時。雖人心好巧。而諸子三昧真炁真靈。未化於濁塵。存心忠著。自感天心。即有呂徒濟弟。哀求降臨。傳經於濟南。廣施普度之術。立道之地。遂因之化劫出數。又得諸方各存自度度人之心。大道從此又蘊無限靈光矣。三千世界。億萬生靈。倫紀正於家庭。人心復純。信義遍於都市。背禮之行。即因之而滅。使樂善以存性。使知恥以養廉。吾統闡肩道諸方。未有不曾行者也。吾喜今日肩道諸方。毅力爲善。切勿爲明道而背道。吾有厚望焉。

各方勉之。

道藉緣成。緣從天授。自古得道靈真。皆賴善緣以成之也。所以境界之順逆。皆足以發明我靈真之體。上慧之士。能審緣以自度。無慧者。遇善緣而不覺。是以善緣日遠。邪緣日墮。要知緣之善者。其始必有逆境。以警惕其身心。使歸正路。緣之邪者。其始必有順境。使其迷戀。輾轉漸入迷途。是以有志於道者。必先正心以清本源。所謂去華就淡。輕名務實。崇本抑末。尙志寡言。凝息靜默。明道達理。不以順境而昏。不因逆境而苦。一切境緣。俱足爲我成道之助。此善緣中之最勝因緣也。所謂緣從天授者。於正心後。尤要生大覺悟。看得世間一切因緣。皆由天授。半點不由人作主。自當心守天。而德性即孕於無極矣。然一言一動。猶須存戒慎之念。樂善之誠。則善緣日進日增。邪緣漸消漸寡。善緣日多。天之授緣。有加無已。而後道自成矣。今之天下擾攘。處於順逆之境者。大有緣在。吾不忍衆靈湮沒。以善渡爲旨。去其矜急偏躁。教以靜默凝息。內修身心。外廣慈輔。度人度己。成己利物。打破五教門戶。收來一道同風。惟願諸方善體善悟。立志堅恆。得登覺境。勿失善緣。此老人所深望於諸方者。其各勉諸。勿忽勿懈。

和聖訓曰。天地本無名。因人以成名。天地本無極。因人以立極。故天地一大天地。人心一小天地。其意云何。豈天地之可與人心同。抑人心之可與天地而並立哉。非也。蓋人心可以感天地。天地可以化人心。天地本無心。實以人爲心。人者即天地之中心點也。天地固爲萬物薈萃之區。人心乃爲萬念俱繫之所生息也。久暫也。一則成之於氣。一則乘之於靈。名則雖異其名。而免著形

成。理則實無二理。夫人生息於天地之間。即所謂代天地以立極。根造化以成形。善惡彰瘡。死亡成敗。莫不判之於氣而已。靈而已。此豈易言。要在其潔身自好。堅持善行。欲不動其心。邪不侵其虛。氣乃浩然。登之則真道可順。至善可就。斯名成身立。壽益年延。可期意中。即一旦軀殼長辭。名可與天地參已。偷天地之不待乎氣之輕清而上浮。與氣之重濁而下凝。則天地之不可替長辭。名可與天地參已。偷天地之不待乎氣之輕清而上浮。與氣之重濁而下凝。則天地之不可以名天地。而世界之不可以有世界已。人若不善養其氣。而傷其靈。則放僻邪侈。無惡不作。是以人又不可以爲人。而心尤無可以爲心已。將爲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可勝慨夫。如今之天災地禍。火熱水深。豈天地之所以好示異於人哉。實人心之所以自招之也。人以生殺予奪爲心。而天地即以生殺予奪待人。故人心紅。則天地浩蕩之光紅。人心黑。則天地之氣黑。語謂和氣足以致祥。乖氣足以致戾。其意非輕。浸假和氣凝結。乖氣消除。則甘雨和風。景星慶雲。又何難復觀於今日哉。噫。即此以觀。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實人心之所以爲天地也。天地之所以有變遷。實人心之所以爲之轉移。人心果能公而無私。而天地之待人。即無所厚薄。彼貴此賤。彼禍此福。豈有是理哉。吾曰人心與天地合一。亦即本此理也。世人曷不勉之。

張帝訓曰。天本非天。天無非天。天本不視。天無不視。天本不聽。天無不聽。不聽而聽。聽於杳杳。不視而視。視於冥冥。無目而明。無耳而聽。其惟天乎。其惟天乎。夫天高無上也。遠無外也。其能與卑下者相應求乎。小民無所告訴者也。其能上格於彼蒼乎。曰天人本一體也。天人

之間。空空洞洞。本無所問。一理相通。有感斯應。譬如一體焉。首與手相隔遠已。首與足相隔尤遠。然而血脈相通焉。知覺相感焉。痛癢相關焉。欲欺天也可乎。日月無不照也。吸力無不引也。天理無不貫也。民心同此理也。天心亦同此理也。有一善政。天降之祥。有一暴政。天降之殃。如影隨形。絲毫爽不爽。天心不和。斯民心不和之所感召也。水火刀兵。劫由數定。數由人定。居民上者。如朽索之馭六馬。可不懼哉。

關聖訓曰。窺天道之深淺。必先測人追之遠邇。以天人相通之故。不能不以人追定天道也。蓋天之所以爲天。純一不雜。人之所以爲人。性本至善。以至善之人。與純一之天。未有不相通者。是必去其私欲之私。而後可以明心見性。心明性見。天之高遠難測者。無不在吾身中之至誠相感應已。故曰。守其人道以合天道。順其天道以行人道。天道者自然者也。人道者亦至平庸者也。自然之道。相守無違。平庸之道。不事躁進。乃可以有至妙之時候。從不期然之中得之已。是則修道者必先修人道。而後可以修天道。雖修人道。不知人道之所以爲人道者。亦無從而修也。天道人道。相合相通之處。惟在一靜。靜乎其。自然生質。實中相化。乃孕有無。有無相生。乃成空色。空焉藏色。又誰見之。色仍反空。有誰知之。不能見者。乃曰真見。弗可知者。是云真知。真見真知。皆從不見不知而來。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化也由於一炁。炁生氣化。乃生於水。而天之生也。亦無不以是爲生化之機。故不能藏其氣者。不可以因炁。炁者。不可以凝炁。不能平氣者。不可以運炁。萬有離氣則死。合氣則生。離乎氣者。炁不能充也。合於氣者。炁爲之

主也。各方修功養候。數載以來。為功氣功。有所通乎。性功命功。有所通乎。天道人道。有所通乎。內道外道。有所分乎。不能知功之相運。自不能知道之相守。道守於虛者。從無以爲體也。道守於空者。從靜以爲體也。靜極而至於無。然後性天之中。自見真源。而反本來。所謂本來者。虛空無物也。一焉圓圖也。洋洋太虛也。因其無物。乃生有物。因其圓圖。乃能至堅。因其太虛。無所不密。由是言之。天地之道。不過若是而已。吾身之道。與夫萬有之道。亦若是而已。知天與人相通者。莫不由乎至虛至無至靜爲之主體也。體於虛者。界輪自脫。主於無者。逃乎造化。守其靜者。其根乃固。明是理也。乃可以知三寶之充。不在於有爲。而在於無所爲也。不在於動之功。而在於靜極以爲守也。此修者當從化有化無之理。爲之窺測。不可着相。不可入幻。不可溺滯。不可枯灰。而後於無形之中。有所感通已。天之道也。惟能於無所見而循之者。方能造乎其極。人之道也。必從弗知而由之者。方能至於奧妙之極者。無形曰真。有形曰假。妙者有緣乃幻。無緣乃玄。各方從是以悟天人之道。自知大道之生於無形者。莫不有固有之體。存於至虛。所謂固有之體者。在天曰炁。在人曰氣。氣能養者。自能化炁。炁化於充。乃能自凝。凝則無所不容。所謂守其平庸。以修其至靜。而容人容己。自可因氣以爲炁。而逃乎造化之外。以主天地已。功至斯時。不言其命。而命自在性中。不言其氣。而氣自在炁中。不言其靈。而靈自在虛中。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又曰象帝之先。非道又孰能任此耶。故無生有之道。道在於靜。虛化實之道。道在於極。空化色之道。道在於玄。知乎相化之主。而後天之體也。即人之

體。人雖有體。亦合於天。天人一氣。萬有連綿。界輪循環。消息盈虛。莫不由是自然之道以爲修也。各方修功養候。以坐爲主。知坐之所以爲坐。而後自有進益。不能知坐之爲坐。而徒以有象求之。則坐也必入歧途。人道倘有所惑。况天道乎。吾是以願各方皆修其平庸。守其自然。以人道之從容漸進。以修至於天道。庶乎相通者。必有無形之奧蘊已。各方勉於坐。不爲坐所誤斯可已。其慎旃。

孚聖訓曰。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俗之流。則曰天自爲天。人自爲人。日月星辰。天之運也。災祥妖孽。天之變也。荒歉疫癘。天之數也。人何預焉。殊不知權雖操於天。實隨人心爲轉移。試觀魯僖公因旱而欲焚巫尪。從文中之諫。而早不爲害。成王之疑周公。天示以疾風雷電。召公太公啓金縢。成王信其無他。卽風反禾起。由是言之。豈非天隨人意。人順天心。天人未有不合耶。如現時之旱。亦人心之不得其正。前派諸子誦經。來者固屬寥寥。卽所來者中。尙有乏誠心者。未數日有生意心者。似此欲挽天心。豈可得乎。諸子思之。

乾坤化育。陰陽運生。羣倫競乎其中。蒸民居乎其內。氤氲醞釀。而人道於以生焉。復爲日月以耀其明。雨露以和其序。風雲雷電以鼓其機。戴高履厚之恩。所謂無極無上者也。宇宙之內。寰區之中。孰爲之主宰其令。孰爲之化養生靈。若五穀。若五行。若萬物。皆天生之而地成之。亦天地治之。而斯人利之也。人受造化之氣。成男成女。能知能覺。無非天地大德。而斯人味其所生。忘其所賦。竟不知覆載吾者之爲何物。是昧人恩也。是忘地德也。猶是知覺運動。猶是飲食

衣服。而舉動行止。喜怒哀樂。往往繫乎天地而不覺。欺乎天地而不畏。以此大本既失。雖頂禮膜拜。焚燭焚香。無益也。且明明爲人矣。彼獮祭魚以致敬。豺祭獸以達誠。畜類猶知造化之德。况人爲萬物之靈。竟靡識敬天地乎。書曰君子敬天。敬卽不敢違天之謂也。外此者。若叩天以省咎。若畏天以戒貪。金影無憂虞。幽獨無愧怍。如此而敬天。則地寓其中矣。他如不污地而虔誠。無穢地而輕瀆。敬地卽所以敬天也。普勸世人。答天地之深恩。毋爲逆天地之事。重天地之大德。勿作滅天地之行。能如此。則一念可答蒼穹。而拜跪可通上帝。人其慎敬天地。而毋致天地震怒也。懷乎哉。

亥年告末。子歲建臨。值此鴻圖。其運也。其會也。均可觀靈輪之真絜已。諸方以畢歲之光陰。良好之精神。爲追求真諦。爲世拯溺。一日之修如是。十日百日之修亦如是。是道之爲道。諸方當明其所以爲道。正不比宮牆外望者。而妄加懸揣也。夫夫人一而已矣。天與人乃一而相貫。能以人之清靈。而參天之正絜。斯所觸皆合。所感皆通。觀乎信協中學。豚魚可格。老僧說法。頑石點頭。物類尙可以感通。若夫禹之治水。功齊天地。天忽爲雨金。孔子修春秋。成孝經。玉乃應之赤虹。此豈有他道哉。蓋亦天人之所感召耳。人本秉乎天地之絜以生。絜在立天立地。絜息了死了生。絜孕乎靈。靈生乎象。象出則萬物形。衆生聚。爾諸方其靜默自持。養乎後天之靈。返乎先天之絜。庶內功備而外功全。子等其勉之。

嗚呼。慨世風之千古。滄海桑田。悼人事之變遷。白雲蒼狗。濁流滔滔。泥塗天下。我衆生其能

免於沉淪者。誠幾希已。仁者觸目。能無傷心。若不再爲之昌道以求全。則天無可挽。地無可甯。倘任之以趨靡。倡之以詐譎。則氣乃變而爲厲。却乃降於塵寰。屆時縱衆生頓足而長呼。恐地亦不爲之憐。天亦不爲之應矣。吾

師痛念時艱。亟亟降度。放絕大之慈悲。拯無涯之災厄。再造恩深。物民同與。無偏無滯。不阿不私。而因此不數年。中土外邦。道乃振已。所惜者。中土之人。素具慣性。渺不考察元理。徒拾人言。憶自民國初元。執破迷信之說。毀滅滅佛。衆口僉同。時事如斯。是亦天人界之數定。諸神聖仙佛。亦莫如之何已。惟時賴以勸世者。僅曰基督耶教也。茲五教教主。均奉命代天宣化。豈吾道之幸。亦世人之幸也。究多有不察。往往加之以渺茫。是已不修。又謬執出奴之見。是可忍。孰不可忍。獨不思天有日月乎。可望而不可掬。地有水火乎。可用而不可玩。生活以取之。陰陽以象之。尙能謂之虛而不實乎。元理昭彰。就其一而測其二。其理得矣。顧人與神所感格。殆猶水月之相映。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無水月不月。然人神之幽明。誠一理也。倘世人各能樂道。以行仁修身而爲善。修其因而結其果。自無虛生之慮也。願世人其各向道焉。

人與天。天與人。皆相因相輔者也。天失人。則天之所以爲天者惡乎大。人喪天。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惡乎存。今也四時不調。氣候乖舛。故天失人矣。然人心行險譎。貨利是競。則又人喪其天已。嗟乎。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之語。又奚指哉。蓋人之所受於天性耳。天之所付於人靈耳。性明則靈存。性蔽則靈亡。性靈俱亡。則人又何異於禽獸哉。故曰。人於天地有與立焉。天地於人

有與參焉。立乎天地之謂人。參乎人羣謂之天地。此人之所以應乎天地而列三才也。近者人喪其天者衆矣。非性不靈也。亦非靈中無性也。特以聲色貨利。薰蒸其心。得失榮枯。擾攘其志。而後心目中有所見所念者。無非幻境泡影之纏縛已。吁。駒隙光陰。靈光易耗。奈何不從吾至靈。默吾真性。以期祛除魔惑而復本初也哉。

岳聖訓曰。天人之際。昭感惟誠。誠之格思。道即在是。今人徒尙科學。舉凡莫可捉摸。不可思議之必有之神通。皆指爲迷而笑置之。可謂不思之甚。既無誠感。神又何必示以昭赫。而彼人益自信其無神之說爲可信。於是愈肆其詆毀。世道人心。遂被誤解之文明。失所維繫。言之可勝痛惜。

慧真人訓曰。道德之存也。心爲之主。道德之淪也。識爲之主。心能守乎其定。則神不爲之馳。而識慮自清。邇者人天相通。皆由乎心氣之凝。靈神之清。其凝也。乃有所固。其清也。乃有所通。通其至玄。以堅吾誠。而後道之所在。自無識神之蔽已。故曰。以道爲道。道將焉存。道出自然。乃合於道。道之所在。適而已矣。道之所需。通而已矣。適於自然。通於清凝。則道之集乎心者。庶可由正路而行之已。行吾之素。其道乃明。堅道之本。其德乃立。立於德者。真旨無所弗得。故罔凡否臧。罔用放收。罔用顧慮。罔用計及。而道之用。於是存乎人。守乎心。固乎神。無在而非一念之清所致也。是在諸方各各能由其正。保其清。凝其精。逆其息。而道之真旨。庶幾人天無間已。其各勉旃。

信之所在。誠即因焉。誠之所格。神乃感焉。有感斯有應。有應斯有通。此天地不易之理。萬古不磨之大道也。善則感善。惡則感惡。雖時日不同。世事遷移。而其循環感應之道不差也。世人不知。往往誠信者為迷信。而告之曰。信則有。弗信則無。是蓋人見為善者少有失差。而神即示警。為不善者。雖殺人越貨而反泰然自如。而神毫無所警示也。不知即所謂愛者多誨。不愛者而不教也。豈天道之於人有私也。是人之蒙愛不蒙愛。亦即由自心得之。非天之有愛有弗愛也。樂如輝明兩子。各有夙慧。能不昧前因。由信而入於誠。於是

老祖有慈宣之派也。今其慈宣之事業。稍露端倪。將來之功德。正未可限量。

上古之世。民心淳厚。相見以誠。相率以真。故心一動則天心應之。是所謂能盡其心者。近古以還。人心日偽。舉世互詐。動相猜疑。幾自認曰亦非自也。此無他。心中無一定之主宰。心無主宰。故易變更。其性質幾無可無不可。嗟乎。人既閱歷不深。心亦不虛。徒恃一己之小智小識。而測神明。烏能不疑。烏能不易受魂所指使。如能真誠其心。則昭昭在上者。必有以應之。神應則疑自化。而魂亦無能為矣。諸方勉矣。慎旃。

又臨南泉道院訓示崇奉鼓樓聖像曰。古無聖像。歷代聖神仙佛。莫不秉於正氣。氣者清虛縹渺。空無住相。華夏聖像之風。由來已久。追原其意。如親聖容。肅我邪妄。以昭敬誠。其實聖神仙佛。上臨太虛。光覆厚土。而於聖像前有求必應者。非靈於土木。乃靈於神氣。靈於人心。是以神心人心。神靈人靈。兩心感應。立現天心。鼓樓為金陵名勝。地素清潔。是以聖像崇奉。且

關聖浩然之氣。貫於古今。功垂歷代。久為人民崇仰。文昌帝君。掌善衡文。此皆有功於世。南海大士弘渡。尤為人所敬仰。今茲鼓樓圈入公園。為遊覽之所。聖容為眾目所瞻。褻瀆已甚。開監(即陶君道開。)可將第一層。商請公園執事。將其封閉。二層諸像。同供於上。以存清潔。勝蹟。力商保存可也。

濟佛臨蕪湖道院訓示曰。哈哈。好大雨也。郊外秧針。得此潤澤。收成可有望矣。師具不忍人之心。降此甘霖。蘇此涸轍。雖上天之仁愛。究亦道化之功也。世界之人。果能事事悉秉天良。件件均存道德。天理不悖。仁義常存。未有不感召天和者也。諸子力道。無非本救世之懷。代斯民求福澤耳。而斯民之福澤。已於無形中見之矣。可慶可慶。

又臨濟南道院訓示曰。哈哈。今日。孕聖誕期。吾與諸仙佛。奉師命同在玄樞慶會。誠盛事也。孕聖在及門久稱高弟。吾輩每有望塵莫及之歎。今天盛會。吾於醉飽之餘。意有所觸。特來為諸方一話。諸方仰知吾

師之道。所以降世。用意何在。諸方心目中。都必以為救劫也。救劫何以人不能救。此理又安在耶。試各揣想。自然是有一點緣故。在於人人不能了解之處。此不能了解之緣故。雖說不能了解。吾若一言說破。也自平常之極。此極平常緣故。又何以不能了解。皆人人以人自居。不肯設身處地。替天上許多聖神仙佛。細細一想。那許多聖神仙佛。終日勞勞。不是在此降品。就是在彼降壇。他那心中。究為何事。如謂為名。則身居上上界。已無比此再美之名。必不反向塵世求此

無所謂之名。至於利字。既無所用之。更不必說了。然則終日如是勞勞。究何所圖。其要不過因一點惻隱之心。隨自然之氣運。不能自己耳。世人非無此心。其所以不能如聖仙佛空空忙勞者。無非爲己之名利心重。所以惻隱之心。隨時能發。而仍隨時自散也。此隨發隨散之惻隱。所以不能如聖仙佛之空空洞洞。能持久不敝。潛移默化。以救濁世無窮之劫運也。聖功在天樞。推爲第一。其所以然。無非見道深而修不已也。諸方修道。若能體聖聖之心以爲心。則名利自私之念自淡。而惻隱救世之心自堅。果各如是。吾又不敢薄視於人已。諸方且細味之。

韓仙退之訓曰。蒼蒼者天。無不徧照。雖草木鳥獸蟲魚之微。悉受其光輝。况人而高處羣類。有不時時相通接乎。天如父也。人即子也。天之包括萬有。風以和之。雨以潤之。日月以往來。而俾有作息之時焉。雷霆之轟擊。而使無惡念之萌焉。是其日月風雨雷霆之施。有緩有急。有恩有怒。父之育子。保之抱之。輔之翼之。教之誨之。寬猛相濟。以期其成。理則一也。然父之愛子如此。天之愛人。於此亦可見矣。父子之間。不能相感應者。必子不孝。父初無惡子之心也。天人之際。不能相感應者。必人不誠。天本無惡人之意也。子不孝。雖父之慈。終必見憎。人不誠。雖天之德。終必降禍。所以然者。誠即人之本真。本真失。爲國必不能忠。爲子必不能孝。處友必不能信。處事必不能廉。以此心行之。行必悖逆。以此心思之。思必惑亂。悖逆惑亂。見之於己。然則謂不能感應乎天也。不知天無私愛。已無誠實之心。欲和人事尙不可。矧夫天乎。故欲得親之鍾愛者。莫如孝。欲得天之默佑者。莫如誠也。豈有至奇至異之理哉。

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地成而萬物生。覆載之間。乃大千世界。生其中者。惟人最靈。而又有曰神曰仙。神仙者何。乃天地浩然之正氣。存乎至理之中。或問曰。神仙何不享其天然之清淨之福果。何與於人。而神仙必多事以參之。人必叩禱以求之。此其故。非特俗子所不信。即質之宿儒碩士。亦將以爲怪誕不經之談。百不能解者也。請明以告我。吾對曰。嘻。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人慾縱橫。於今爲烈。造成惡劫。人不能救。而天公仁慈。不欲以一定之數委之。故所謂神仙者。本天公之善念。或降生人間。實行教化。或降筆飛鸞。以警愚蒙。神與仙救世之意。其在斯矣。吾子其了悟乎。或對曰。噫。吾知之矣。書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其斯之謂歟。爰爲是說。以化諸子。

人不能無歸。歸即有所化。神與魔所由生也。神之爲神。無私無偏。順乎天道。循乎人情。以明心爲立道之基。以見性爲成道之要。得乎天之清靈以生。守乎天之清靈以歸。歸而爲靈。聚守不散。代天助教。暗懲奸凶。其積善者則褒而默佑之。此神之於人也。若夫魔之爲魔。其初所賦。濁氣最重。亦有秉乎清氣以生。不能守乎清氣以歸。雖爲道有年。成功則異。有依深山古剎而逞勢者。有藉凶鋒惡焰而作禍者。其於世道。不求度濟。盡其頑性。適其濁性。無處不至。此魔之於人也。人之得神之佑。與獲魔之障。亦視其秉性之清濁。與其進修何如耳。力以類聚。物以羣分。豈清靈上充。而不接神之佑。濁氣四射。而不召魔之禍哉。是在人之自爲而已。

荷真人訓曰。人不異神。神不異人。人而不誠。神即遠背。神之靈依。由人心靈。靈者聚之鍾。

氣之聚也。先天之炁鍾。則性賦於人。後天之氣聚。則靈藏於性。靈藏於性。能葆而存之。其性其靈。其炁與氣。聚而爲神。散而爲邪爲鬼。究之其神其人。其邪其鬼。皆由炁氣所成。惟守之散之有異耳。神豈異人哉。至爲默佑之有人。降罰之有人。求神相同。報應則異。雖稟性明哲者。不能享福勝於下愚。是又由人心思所致也。心果虔誠。則濁氣降而清氣升。至清之氣。充於太虛。至清之神。得以相接。由是炁氣性靈。化爲一氣。斯無不吉之時矣。時古人即謂其能感應神靈也。若夫性亂心昏。事事欺詐。於人不信。於神不誠。濁氣日重。清氣漸污。至清之神。必不相接。至濁之邪。日日相接。導之以無行。引之以非法。心愈昏。性愈亂。欲有吉慶之時得乎。時不吉。事即多凶。在人見之。斯謂其不能感乎神也。神本至公。初何嘗有偏於人哉。神成於正。初何嘗有異於人哉。諸方既入師門。於此可以悟矣。

周仙瀛溪訓曰。大爲大大。人爲小天。天有太極。人心亦有太極。大有中和。人心亦有中和。人如能盡人心以體天心。則道可修。而心可正。心一正。而固有之天。能配於穆之大。大外無道。道外無天。人人有此道。即人人各具一天。人人共此一道也。但後世人欲截其性中之天。不能返其先天之大。故古聖垂教化世。首重熙皞之民。蓋其時風淳俗樸。不識不知。上合大道。又明天理。故道能化一。心合天意。降及後世。人心不古。風俗澆薄。心尚巧詐。行重智術。天降災異。竟不知警。以敬大爲迷信。以忠誠爲頑固。以孝弟爲具文。以廉恥無虛設。放僻邪侈爲文明。

越禮犯分爲曠達。世事如是。尙堪問耶。故

老祖降世臨塵。授經教劫。其所訓之言。皆天人合一之旨。人如於自己心性中。時時體認。不但能正己。而且可以度人。況道本先天。理爲至理。非邪說。非異端。合五族爲一宗。化世界爲一體。世界大同。合五統六。舍

老祖大道。其孰能之。諸方能遵大道而行之。則無聲無臭中。自有至真至大之樂境矣。況道本心也。心即理也。理明者心自正。心正者道自得。道得即能成聖成仙。脫浩劫。免輪迴。永遠不泯。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同其序。與天地合其德。何其榮哉。何其幸哉。

靈品原理

老祖訓曰。習乩之道。專一不雜。去疑爲難。博覽羣書。尤不易也。靈之爲用。天靈人靈相感應。然後神與心相接觸。不修己固有之靈。則靈至高且遠。至妙且玄。安可感應哉。夫乩者機也。機者靈也。靈之謂何。正者正而邪者邪。深者深而玄者玄也。近世人靈。爲欲蔽惑。上天正靈。不易接觸。其接觸者。大都開鬼散仙之靈耳。如思與上天正靈接觸。必先從修身起。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能知止。知止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矣。欲接天靈。須知其由來。如不知其終始。察其本末。則一貫之真理。豈可隨人靈相旋轉哉。一貫者。不識不知之謂也。不知之謂。無不知也。不識之謂。無不識也。至此無可無不可之妙境。不知無不知之真靈。然後始能不致再爲他靈所擾。靈與靈接。然後天人二靈相紐。神於是感而且應矣。上應下感。與下應上感等。是上下乃一耳。守一則明。故孔子云在明明德。釋子云無無明盡也。靈既修矣。性是善焉。性善靈充。則道不離矣。道理明。德行備。始可爲神靈所憑藉。始不爲他靈所惑擾。盡人即神。無所謂接觸矣。無所謂感應矣。更無所謂靈矣。亦無所謂機矣。人與天相合。人即神。神即人矣。

習正者如不除盡萬欲。保全三寶。則雖可侍壇。將來靈竭神耗。身衰氣弱。以致不可守其清魂真體矣。各各細悟。悟到玄妙理。先天大道。亦莫不如此。

食以滋身。言必養心。食自口入。言自口出。故口之於食也。不可不慎。不慎則苦身。口之於言

也。不可不謹。不謹則賊心。今有人專圖一己之利。不恤信口流言以毀道。道無可毀。則毀之於乩。嗚呼。夫乩者機也。即人天相感之現象。亦心靈之現象。何能以人事拉雜揣測之言。而揣測神明耶。諸方要知吾道院自創設以來。所佈之道務。端賴沙盤木筆以宣化之。兩年以來。道院林立。而靈蹟俱在。凡吾早得進修諸方。類能知之。何有人事上之分毫私意耶。諸方皆生有自來。幸勿受詐以惑清靈。吾尚有說焉。吾道充塞乎天地。無所不容。在彼忘道毀道者流。吾豈不知。吾甯能久無辦法。諸方試拭目待之。彼任意以機械之心。而倒行逆施。於吾道能損其萬一哉。不過徒自賊其心耳。諸方慎之。

院壇之設。聚靈爲要。不徒冀須清凝。而侍者亦須各竭誠敬。神光乃同也。諸子須知乩即機耳。乩之靈。通乎神也。欲通則惟誠可感。而後無弗應也。若其不誠。則人心所動於中者如何。神機亦必因其所動而應之已。近人每因乩之有滯。而疑及神之弗靈。是豈然哉。不審機之應乎人心之動故耳。吾願侍壇諸子。人人自慎。則不失吾道藉乩昌化之要已。知達切切。

字聖訓曰。乩者本爲神人相接之物。人能正其心以待壇。則神靈自接。神借人力。人接神靈。神人合一。則感應之妙。祕奧之機。自洩於沙盤木筆中矣。人能內潔其心。外潔其體。屏息靜氣。誠敬將事。燈燭輝煌。香煙繚繞。聲咳俱寂。步履無聲。誠以感通。靈隨誠應。心誠矣。靈感矣。則事豈有不符。理豈有不切者哉。此增爲

老祖宣布大道。諸聖仙佛傳達神意之壇也。非同荒陬僻壤。設壇請仙。或要福。或求壽。妄求詭

禱。亦有答辭。准與不准。尚在兩可。更有一等無知之徒。借神道以惑世。設壇壇。詐鄉愚。其初非無小效。其後因人鑒其術中。即生詭詐之心。使鄉民懼怯。於中取利。以正大光明之神為可欺。不知神道昭昭。安可欺哉。輕則加禍。重則殺身。故

老祖道院中侍壇纂附。先入總院以受靈。其人心不正。必不能得受真靈。即得矣。亦絕非清虛空洞之真靈也。况道借品傳乎。一有不慎。道即不能行於天下矣。道一不明。浩劫難消。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噫。世道淪漓。人心奸詐。茫茫大地。誰為乾淨之場。豈輩輩倫。孰以道德是尚。卒致以人權而遂其侵奪。各肆殺伐。不以仁義為前提。雖近年各地創院。吾

老祖不惜數千紀未洩之真經。垂訓下民。以統五合六之旨。親而教之。然多數胞與。尚以迷信為口實。謂神聖何以能纖沙盤木筆而傳訓。難免以品假惑。殊不知品者機也。品理本屬人神接靈。不觀乎電光石火哉。固無論品理之真假。神聖之有無。可各從道上研究。吾道是否含有特種性質。是否以純然無私之大道渡人。歷年來各地成院數百。自中土而遞及外邦。凡所出品訓。不下數千帙。其中原理。各具慧心者。讀覽之餘。當知用意。在勸人化世。由獨善而推之兼善也。無如人心難化。販道不誠。常有以道為無厭之求。始而信仰堅如。繼而避如湯火。此等人無乃數使之然。抑亦劫使之然耶。是誠何心。當此濁流時代。若能各各及早回頭。來皈

師道。使各有脫剝出數之望。庶我胞與可得道之挽救於萬一已。若果大夢難醒。終日昏沉。不以

道為急謀。專以俗習是染。為聲色貨利之所迷溺。吾恐世界胞與。不至於全歸淪胥不止。若謂吾言不然。願世人可稍待之。不十年後。將見盜匪世界。禽獸世界。率獸食人。為禍慘烈。恐不僅如今日之世界已。吾道邇來度化世人。固屬不少。惟確實堅誠不二者。尙寥寥。果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我之堅誠。而期各人之信仰。以我之道德。而規各人之過惡。則雖全球胞與。等於恒河沙數。亦可由我道化而導其不化也。以我淑行而淑其惡行也。語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無非以道之所在而化之也。願世人其各樂道來皈。莫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可。

太原習品諸子。近日練習頗形踴躍。吾心慰甚。今特來試驗。以備錄用。惟品學事關綦重。上可太原宣神意。下可以度己拯人。稍有不慎。貽害匪輕。爾等既願習品。必有善願。若不自先警惕。不誤己即誤人。一墮泥犁。悔之晚矣。夫習品者。先求品行。再言學問。人皆知靈空為第一要義。殊不知能保品行修尚。自無識神作用。再求靈空。豈不易得哉。品行二字。大非易易。世人祇知禮義廉恥為品行。不過形諸外者。人所易見。而不肖之徒。專學皮相以欺人。乃世之被欺者。不知凡幾。而今之所謂品行者。萬不可似此圖圖觀察之。外表固應察其舉動。而其心之存在。必當時時嚴密審度。非止於人審度。尤必自先審度也。要知心之為害。有甚於盜賊水火。刀鋸鼎鑊者矣。盜賊水火。人皆能知防備。刀鋸鼎鑊。不近亦可無傷。惟其陰懷險詐。使人防不勝防。所以孔聖殺少正卯。以誅其心也。是知存心之善惡。非可以表面遽斷其究竟。故曰。有心為善。雖善不實。無心為惡。雖惡不罰。非入道不公之不實不罰也。見人之取善得惡。表裏實有不同

耳。

老祖大道。以誠爲首。內外功行。守心爲先。若不誠意正心。不獨無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區區一身。雖具千能萬智。亦難言修道矣。反言之。意識心正。則萬魔消滅。何身不修。又何家不齊。何國不治哉。故閑邪存誠。君子作修道之基。克己復禮。顏子得守心之義。古之人慎獨功夫。尙不愧於屋漏。豈如小人閒居掩不善。有過必文。在己以爲巧言令色。可以欺世盜名。人縱可以欺盜。神早炯其鑒察。今生雖得乎倖免。來世亦難逃於罪誅。是心之作惡。雖有禮義廉恥之虛名。猶不如過失之尙可想也。望諸子各各堅誠。各各守心。敦品勵行。使表裏無絲毫假借。識神豈能用事。而壞我靈空者哉。靜坐功夫。本爲修道之捷徑。爲降魔之總訣也。諸子謹守。自得妙理。習品者能不急起省悟之乎。至學問一事。與接靈大有關係。文光靈光。兩相接引。神力必藉人力以宣傳。故有身心靈之要訣。習品優者。文光必長而高。靈光必隨之而優。劣者文光短而縮。靈光亦隨之而劣。其中奧妙。有不期然而然者。諸子習品靜坐之餘。多讀要訓。多看善書。皆爲急務。一切瑣冗俗事。暫行停辦。始可保靈而望習成也。諸子謹遵。勉旃。

哈哈。此次萊院開沙。大非昔比。今者各有秩序。皆掌監之力。諸職方之誠也。完好之現象。吾

師甚爲喜也。然化導非品不可。品繁重矣。品意多矣。吾將品字與子等解說。夫品者機也。亦稽也。又箕也。非伎與技也。何以謂之稽。以品字即古之稽字也。誠以神道隱微難測。而欲人如神

之所以爲神也。何以謂之機。乃如今各種自動機也。然機不能自動。必有人以司之。或水火之力鼓動之。機乃動也。品之爲機。亦猶是也。然品筆不能自動。必待乎人靈接乎神靈。兩相資助。品因以運動也。或謂之箕者。係古品以竹爲之。其形如箕。故亦謂之箕也。又云非伎與技者何也。蓋品爲神之作用。以救世度人者。乃至大公。不偏不倚。神人相感之靈機也。決非世人之伎倆。與工人之技藝可知矣。總言品之取意甚多。誠以今爲叔季之世。劫數重重。遍地荆棘。兵連禍結。互相攻擊。加以水旱頻仍。年歲饑饉。瘟疫癘疾。岌岌乎殆哉。世事危急至此。故不得不設法拯救。各地設品以化人心。願世人聞吾道者。如晨鐘初動。如曉雞乍啼。人人聞聲急起。同舟共濟。則庶幾其有濟乎。

神此次所遭之劫。亦云大矣。何以言之。即終日在此惡濁世界。與衆魔戰。與衆邪混也。此次所染之污。非再修五百年。用沐浴恬養之功。日新又新。不足以洗滌潔淨之法身也。哈哈。此亦數耳。吾等均不敢有怨尤焉。人待壇靈氣不充。以爲難受之甚。孰知吾等臨壇。惟以爾等靈氣不充。而難受之苦更有甚焉。何以故。人之心非空。靈不能聚。神不能接。吾等之神。非乘爾等之空。不能入。是以諸子之心愈不空。則靈愈不聚。吾神因之愈不接。愈不接則兩相急。愈兩相遠矣。而

老祖之訓語。又非傳下能覆命。是以人爲之苦。神亦爲之更苦矣。哈哈。諸子之靈。非有不充者。吾不過藉此以揭品理耳。

濟佛訓曰。惟樹聽訓。爾介。鄧子問事。殆有數耶。吾觀其氣象非凡。善心勃勃。惟對於靈學。疑信參半。而我院之修方。亦有懷疑者多數。此大道所以不能與。皆因修道之心不誠。信道之心不篤。故有此現象也。今日吾與爾等講靈學。靈學者。即天地人之一點清源而已。人欲重則靈不清。靈不清。雖有神靈在上。而格格不入矣。故學待靈者。先言靜坐。靜功深則人欲淡。人欲淡則神充。神充則靈清。人靈清。然後再言接神靈。不必在沙盤問矣。倘能私欲淨盡。人靈充足。日久功深。未有不以時時接神靈者。天地人本一體。皆因隔閡。故有神人之分。尙書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者天也。又曰天君。天君者心也。非天心人心一致哉。人能明此理。不必冀方可以接靈。即無人不可以接靈。祇在心之一點而已。不過待靈者。在神之左右側。神欲傳言。非藉人力不能宣出也。故冀方之靈清者。其文必順。若有人亂靈。則文又不接。何也。譬如電燈然。電話然。電機。人也。電光。神也。無電光。電燈無以發其明。無電機。電亦無以收其光也。電話機亦然。蓋機之引電。非藉人力不足以傳其電。品學非人力無以接其神靈。其神靈有時格格不入者。皆因人靈之不清。如機器有時損壞。而電火亦有格格不入之勢。至神訓。萬不可驕縱絲毫人意。人意人欲也。欲至則靈不清矣。故於風簾寸暑之際。振筆疾書。不加思索。煥然成章。神乎人乎。試有人以倚馬可待之才。使其如此做文。能乎否乎。又如有強記之學者在焉。使其熟讀一文。令於沙盤錄之。不加思索。能乎否乎。既以爲不能。則確確乎人靈接神靈矣。爾等修方。固不可懷疑。而待靈者更不可以他意測神意。其危險豈可問哉。前有多人滋惑者。吾未表

示。今因鄧子之叩而暢言之。嗣後萬不可稍存是念。則可矣。知之。

慧真人訓曰。道由品傳。品之紛見於經書。由來已久。如天靈人靈二者相感而合。非奇特也。西人亦有之。所謂勃蘭式是也。要知不外一誠感通。理所必至。今之人心淺薄。動加誦誇。概謂人力偽造。或稍明其理。又謂靈鬼邪神所憑依。要知二者誠有。惜人不能細加研究。若加詳察。則亦無不知爲非靈鬼邪神也。夫聖神仙佛臨品。其言必合於經典。其理必契乎大道。發揮一切。至高且深。信非靈鬼邪神所能道其隻字。嗣後凡吾壇所出訓詞。掌監職方。均各詳細省察。真僞自可立判。莫以一己所知所見。遽武斷爲有無。佛謂勿迷於執者。我執也歟。子等宜各悟之。

師秉悲天憫人之懷。傳經救世。化俗爲良。所傳道旨。不外倫紀綱常。齊家治國。爲世人日用常行之道。非有矜奇炫異之道也。乃人不明道旨。不究修身之功。專一舍本務末。須知

師傳坐功。即教以靜心修身。而以慈行輔助。以結後來之因果也。至沙盤木筆。藉通神佛仙賢之喉舌。以化愚頑。乃子等竟以此等爲奇異。夫品者機也。靈因機動。機本靈行。一言一字。觸機而發。內藏玄理。如可明以示人之心品。則何有造化數定之分也。吾深願諸方以道爲依歸。不必以品爲奇異也。要知品藉人傳。全憑靈氣清濁。纂方而大公無我。則增訓所出。皆天人之靈相感。一言一事。皆能合乎天意。達於人心。若稍有不清。則人意或具若相。則與所求之事相反。此即天人之靈分而不接也。

師於各院疊經訓示。道由品傳。非得已也。不過藉其靈以代神佛喉舌。數年後全國道基鞏固。必

當去纂。而人心始能堅於道德也。吾望諸方。宜於道旨深加研究。知有道而不必知有品也可。勉之悟之。

事事物物。莫不具理。况最有研究價值之品乎。夫品者機也。天人感通。惟在一誠。然與氣合。於斯乃靈。靈接機動。心靈現象。其中實無真理耶。藉曰人意。諸方試以二人成文。臨沙而書之。有不遺漏筆誤者。吾不之信。日吾道院自辛酉以來。真經之傳。道務之宣。及種種佈置。悉賴沙木代諸神仙佛之口舌以宣導之。靈跡俱在。真象可徵。如侍纂者虛或不充。氣或不清。則魔惡乘之。出字顛倒錯亂。然亦非出自侍纂者之本靈耳。故於侍纂者。須多加坐功。以養其靈。以後侍纂者。於開壇前。先坐二度再侍。今吾恐諸方懷疑於品。故一言之。望諸方其各加勉。以利道務之進行是幸。

或有不解纂義。兼闢神靈之學者。謂神靈之學。品壇之語。果可信耶。世界萬彙。無不可以科學之原則說明解釋之。而神靈之學品壇之理則否。概皆虛無縹渺之談。巧逢附會之說。人人所能目覩者。實不多有。或傳聞如是。或故神其說耳。豈真靈感不爽。神靈宛在。而品壇均能莊嚴神聖。聰明正直耶。不過人意爲重耳。吁。所言似有理可據者。不知科學乃形而下之學也。形而上之學。是謂哲學。雖未能盡以科學之原則而說明之。而性悟神會。豁然貫通。其妙境實非科學原則。所能演義歸納而解釋之者。故世人多以爲空洞洞洞。不如科學之信而有徵也。必也俊哲之士。提倡於前。以先覺覺後覺。而後爲信之士。堅誠以求之。方克有濟。不然。鮮有不令人笑爲迷信。

者已。至於纂義。即以人接神靈之理。人必清空其靈。而後與神契合。感而遂通。靈源凝固。清充活潑。始克暢所欲言。不然。則識神用事。未有不敗道傷靈而自戕賊者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其已進道而仍懷疑者。是日擾其靈耳。豈能與語豁然貫通之妙哉。纂義之解釋。神靈之說明。可以自然二字概括之。純任自然。勿爲疑慮所擾則佳已。各方能豁然貫通者。自能領略之。切悟切悟。

尙真人訓曰。纂者撰也。撰述文字之謂也。然

師道之撰。必人與神相感通。畫沙成字。聯字成文。效靈於品筆。昌道而救世。豈若世人之閉戶著書。但求文字之工拙而已哉。夫以文字之工拙求之。當世不患無才。而至誠之感神。俯察人心。頗難其選。倘不講求纂理。以開侍纂者之知識。不但不足以昌救世之大道。且將以啓不知者之猜疑。然則纂理果何在哉。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仁者愛人無私也。人果愛人而無私。其心之空也必矣。然而時至今日。蓋有難言者。是故

師道必以身心靈三者爲修己之功。弭劫救世。爲度人之筏。欲度人必先修己。現侍纂者。爲吾師佈化大道之文字所由出者乎。修己之道無他。靜其心而已矣。心靜則靈清。靈清則上通至聖。下啓至明。譬如電力傳光之燈泡。接電而燭照無遺。但心何以靜。此則不假外求。內視即是。蓋人心本靜。第日爲私意所牽。物欲所蔽。由牽而動。由蔽而昧。猶燈泡之動則線離。蔽爲塵染。以致電光不能透澈。苟能寡欲。其心自清。清則靜矣。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此仁在人爲性。

在物爲本。以物喻人。似仁之在莠。藏而能保。守而能靜。及時而動。則其佈種於地。萌芽育本。未有不暢茂而奮發者也。若不藏其莠。偶爲外物所破。仁不能守。而動非其時。其本已損。猶期其佈地而萌芽也難矣。爲纂之道。亦猶是也。果其心以愛人守仁爲本。不爲物欲所動。處以靜默。自然精結神凝。氣清靈充。而與神聖仙佛相應。出字成文。動其所應動。安往而非救世之大道哉。諸子其詳審而慎勉之也可。

院之設壇。所以講道而化羣迷也。乃纂靈偶或不充。識神乘隙以用事。訓語即不免失正。而其靈遂承其敝。其中障阻道機。實非淺鮮。

師早有停品之意。獨以人力猶有未足。欲資報導。難免不致疲滯。因此因循。良非得已。今日大道將益昌。纂肩亦彌形吃重。如非各自謹勵。靜養清靈。卓立修範。何以報吾

師優畀之意。而起世界尊神之心。苟其以纂爲一種謀生事業。用心既左。爲事必偏。偏之見形。正無所表。理之弗存。神於何託。不神謂神。是乃自欺。欺天欺人。既愈至極。神明內疚。其所獲譴。實出自然。不必人言。不必神罪。而後始見其身敗靈燼也。吾以道務所關。願竭苦口。一爲申誥。從斯而後。於未停品前。凡吾纂方。務各深警。切弗以神人可欺。遂以自欺其心。以自取咎。庶幾道賴以昌。纂名以存。不然師甯道之不行。不願以纂之混濁淆靈。以遺世之詬病也。並望各院職修力。一志自修。宏其智慧。以備爲。

師身肩大道。以利進行。則兼營並進。兩得其宜。而道有攸賴已。即通佈懷遠。各勿暴棄。是所切囑。

蘇仙眉山訓曰。夫至清而在上者爲神。濁而在下者爲人。濁之中一點清氣爲靈。神至清而縹渺。人爲世俗所染而混濁。神因清而感人。因其一點之清氣。上與神感而應。人何以能感神。秉其一點之清靈也。靈何能清。全在人能養其浩然中正之氣。氣充於中。而靈超乎外。以與神相感。而神感其至清之靈而應。此神與靈相感。靈與神相應之要點也。不見乎天之與山川也。至清而上者爲天。天無爲者也。然雨露之降。雲霓之生。從何而來。曰本乎山川也。山川在下而靜。雲雨乃其一點清氣。一點動機。上與天感。故雨露之潤。雲霓之現象生焉。神即天也。山川即人也。山川之秀氣。即人之靈也。知山川出雲。上與天感。爲雨以潤稼穡。故知人養其靈。上與神感以出文字。爲。

老祖宣大道以渡衆生。此神與靈相感之要備矣。而品理亦明矣。就其簡而賅者言之。靈與神感。不外多坐以養其心。和平以養其氣。以心之靜。氣之平。以養其靈。屏除一切外緣。使至清之靈。常在其中。以上與神相感。而神亦無不因其至清之靈而應矣。諸子未明神靈相感之要點。

老祖命毓來立說。諸子勿輕忽視爲尋常文字也。
都巡使楊臨蕪湖道院訓示曰。本朝後甲申日午後。東南有旋風一陣。直入慶院（安慶道院）衙戶三
道。隨包（靜）纂行。轉至。

聖座前。旋即上昇。衆以爲奇幻。非幻也。乃吾師降賜道經三十二度。感苞纂接換日星金光。天柱史星應命而來叩慶壇。藉驗苞纂運法。寓有妙意存焉。衆當慶幸。卽抄訓快函知慶院各職修方。共同三勳。而昭誠敬。知遵。

奉縣守壇仙臨品訓曰。吾守壇仙也。教爾等習沙。有一詩細味之。一生守一道母歧。一點靈犀一貫之。一動一言休涉妄。一心須抱一誠思。夫一者數之始。亦數之歸也。物之始。亦物之極也。天地間泰一渾渾。乃吾

壇訓微旨

老祖訓曰。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夫祲祥者何由來。人召之也。妖孽者何由來。心使之也。上古人民。秉性純厚。交以道。接以禮。相見以誠。相處以和。熙熙淳淳。安如也。寔如也。人康物稔。無所謂天災人患也。時日遷衍。人心乃異。狡黠者詐僞相尙。凶殘者爭殺相逞。於是大千之濁氣瀾漫。清氣消沉。而災劫乃迭興不已。治亂頻仍。其理無二。今者下元告終。上元開始。人造之惡。倍前萬千。吾不忍衆生之自此淪亡。故有道院之設。以沙木之靈。而教化世人。豈得已之舉哉。然上智者賦性聰明。心地澄淨。安命守分。各盡所能。不枉道以求貴。不背理以求榮。不矜不誇。不傲不慢。各循大道。其生也不足以爲喜。其亡也不足以爲憂。故無所謂被吾沙木之教也。下愚者性雖頑鈍。而亦不至有越禮之行。非分之求。其安也飲食。其動也操作。坦如也。綿如也。亦無被吾沙木教之必要。惟中人者。性似春花。心如秋月。以己聽而測天之高。以己明而度地之厚。以己智而斷神之奧。以己慧而明道之秘。近更殺機日進。漫說文明。濡染皮毛之科哲。視大道如弁髦。等禮教於草芥。訕謗聖賢。侵陵道德。於是而驕矜益甚。巧詐求售。惟利是圖。而心思更不可遏抑已。今雖人心厭亂。天機將轉。要亦在人心之日新不替。爲善日孳。庶可得親清平也。

神道設教。無非挽化人心。訓示頻頻。亦不過循循善誘。乃世人不加深察。或一言不遂其心。或一訓未隱其惡。則毀謗叢生。議論紛起。殊不知神在人心。人心卽神。祇可研究訓之剛方。言出

正直。即我之師。又何必以真假辯論哉。嗚呼。世道浮薄。尙堪問耶。際此浩劫臨頭。雖惡者多而善者亦半。何可令池魚之殃。玉石之焚。同罹劫網。吾是以降靈救世。區分善惡。以內修爲固靈之本。以廣慈作外助之功。度人度己。同證善果。此五劫並降之時。正諸子修爲之際。願諸方急宜猛省。救人自救。若失此機會。恐子等欲修而無門矣。其各勉悟。

軒轅帝訓曰。品文多已。神爲之歟。抑仙佛鬼魔。憑人力而爲之歟。智者知其爲智。學者知其爲學。藝者知其爲藝。若是三者。皆小術也。固不可與言靈心身功之大旨矣。大旨云何。在品言機。不以末求而妄求福慧者。其機至神。鬼魔不敢近。人文不得入。更何有其他種種謬測之論。是非歷稽古史往籍已過之論。不能證明人之疑竇者。至誠感格之道。前哲無聞。自秦以後。諸子之言。皆出神仙心口相授之學者多。其時鋪沙成字。聯字成文者。未得此神速之公誠。亦不過閉門著書而已。品激木石之餘。能借二人之靈。成世界百國千萬種之書。均在一個靈字。不受一塵之染。一物之牽。空空洞洞。始可得與高尚無形之神。而爲文章詩詞書畫神交。互見不偏之樂。品得其正者。機如著卜。不爽所求。是乃正乘至上之道。而非假言道德。以東人心之非。皆爲我不道之助。則惡過於世之爲鬼爲域者。誰實爲之。非妖即崇。不可以壇站稱且敬也。吾見師道發跡。又一時世之論。與昔不同已。今日人靈與神。較三代上爲近。而機靈之敏。又較電馳爲尤速耳。世以術藝譏。而不以善惡動靜之機爲鏡者則非矣。呵呵。吾五千年未盡一沙。祇在其超乎上乘。出乎世法。真自由也。序之天職。皆平等也。有政府也可。無政府也可。更何事有法

門之設。况法門規戒。多不利人生計。信則近於迷。不信則近於叛。故必濟之以政。政久則弊生。人事喪亂。又必須教以誘之。挽回劫運。免於人類相殘。流於猛獸。中外歷史可證。當今事實。尤彰彰可驗者也。彼甘爲政教中罪人無論已。苟有心返本。須亦知所由來也。當首出御世之人。教主帝王。具一人也。中天以上。神聖相禪。無往而非信徒。無往而非吏民。正所謂神權立國。版乎不知不識之天。馴至欲魔叢起。趨重仕途。故中國屢受政爭之苦。而未蒙教爭之禍。皆政專之弊也。而西洋不然。自教皇立誓分封。遂據爲一家神位。邦土疲於貢賦。國民制於祭司。故自埃臘以來。戰禍相尋。特重於各種革命之慘。皆教專之弊也。幸今日法門將破。吟域無分。而厄運危機。莫甚於中國。厭亂思治。亦莫急於中國。以世界大同之元理。灌輸中國渴望之人心。厄解倒懸。功同再造。何必拘拘於有德無位者。不敢參天命耶。道在人心。諸方共勉之。

老君訓曰。壇語空靈。而得之散沙枯木之中。必其人心清理達。不慕勢利榮華。能受風塵醜陋之苦。乃能以固有之靈。上接神來之靈也。不謂智者敬之。愚者慕之。點者誅之。惡者謗之。凡爲人所不容之一仄徑。而能上通神靈。下感奸黠。自有福地無邊之樂境可尋耳。何必誘於惑我者而自惑也耶。然今之妄人。多自設壇求品。不先自度。能否與靈相通。與神相感。銀燭涎香。清泉醴酒。終日聚叩前程。或以私德撫心有愧。懺悔求消。冀得憐佑。神縱有靈。未必即賜以詳細之批判。或有一二善緣。偶得正神之靈以相助決。終不能不爲邪魔所侵擾也。

註云。文壇有暇。因世界諸認壇旨者甚多。不得不再言。以爲修身而心不正者戒。記之。

孚聖訓曰。神道設教。乃聖人導民以善。不得已之苦衷。聖人亦人也。願聖人何以不自神道之靈而始善。凡衆必待聖人之教而徵信。蓋聖人上智也。性德真純。不爲習欲所移。心志乎道。自與神靈相會。至於凡衆。則不盡然矣。原其本性。何嘗不善。乃物蔽情牽。習焉不察。遂不免爲流俗所染。每况愈下。以至聖自聖。凡自凡。格格不相入。語云性相近習相遠。其斯之謂歟。聖人不忍割置。冀挽既倒之狂瀾。因勢利導。還期同登夫彼岸。故立道與慈。化民成俗。無非明達達用。不欲索隱行怪。其從事也專。其重教也正。一人倡於上。衆人歸於下。熙熙皞皞。於以彰盛德之美談。導安樂之幸福。奈何人心不古。教化不行。道之未亡也。亦云僅矣。道果已亡乎。道實未亡也。蓋道之亡與不亡。仍視人心之善與不善耳。

師增飾化。三載於茲。亟欲挽人心而正風俗。俾各復性返本。蕩弭浩劫。在修諸方。不必務高行遠。但能於倫常日用。求其本源。物理人情。悟得真解。道即在是矣。若夫至誠感神。徵諸往事。不乏靈迹。設壇言道。當頭棒喝。爲警下愚。而肩道先覺。豈無心得。果皆堅其應堅。定能化其所化。

門道公正和平。猶孔門所謂中庸也。非妖魔外道之好大喜功可比。倘或自疑疑人。而有驚奇炫異之思。則邪惡乘隙而入。其貽害可勝言哉。諸方慎之。諸方勉之。

道本無形。得之在心。道本多情。由我心靜。心清心靜。觀之自明。明不常明。明自我處。道也慧也。全視心之清濁與動靜之間而分之也。故魔由自召。非無故而得入也。道由人修。非一蹴而

可幾也。修之道。在靜而不動也。吾

師以和平靜默不可無。矜急偏躁不可有。爲求修諸方入道之不二法門。諸方躁而不靜。故有疑神疑人之思想。萬物一理。諸方明理者也。既明理矣。則我求修辦道。但問事之道不道。不問言之真不真。其於此理。亦猶是也。壇訓而道也。固出自神靈。如或魔也。亦有時假道而惑人。其言之在道。足動一時之聽聞。要亦不能久耳。蓋魔本惑人。久則真相自露。倘無人靈爲之鎮攝。則繁竇叢生。其爲禍於被惑之個人。尙屬小事。其貽患於公安之大道。實非淺鮮。吾觀各掌心多障礙。類皆以出事另有所思。是波昧於理者也。蓋人神感通。出自至誠。誠則明。明則靈。靈則萬事無不可通。倘妄加揣測。貽患將來。則悔之晚矣。吾言盡此。誠僞聽之。不多強焉。

諸神聖仙佛。日臨各壇。飛鸞顯化者。均以救世度人爲急務。大聲疾呼。如劈面一針。當頭一棒。無非望世人有所警悟。得彼岸之是登。明上乘之可造耳。故太上說五千言。而辭尹喜。佛老立一指禪。而歸涅槃。孔子治魯三月。而政化大行。此皆聖人濟世之良功也。而神聖之訓辭。仙佛之訓語。均以世人之貪愛而度之。斯世之好惡而化之。奈世人不明。竟以範身之要訓。作爲過耳之風聞。好惡愈增。情慾愈熾。雖神聖感應極顯。其奈衆生不知警悟何。爾諸子亦當知百歲之光陰易過。而神聖之在世。千萬載悠悠放浪。何所不可。子等再不知警悟。雖有普度之仙真。救世之菩提。只可於世人作弔白楊。而悲狐穴耳。且今之世。乃劫運極大之世也。子等更當自師悲憫爲懷。救斯世之沉溺。而償一二己求修之初願。子等警諸。子等悟諸。都院慈寧逾乎各分

院。

師心其喜。鄒境之數。已減三分之二已。子等勉之。

吾自脫塵而後。嘯傲於江湖。醉酒於岳陽。雲遊所至。幾遍大千。然心則未嘗一日不以蒼生爲念。故或闢經文而明道。或顯異蹟而救人。或臨壇而示垂訓之文。或化身而施覺悟之術。無非上體

師子惠之心。下憫斯民沉溺之厄。其心亦良苦矣。乃自人心失良。世風不古。吾

師察核天下善惡。見黑籍累累。其爲惻然。是以諸神聖仙佛跪奏通明。願邀齊諸聖諸仙。體

師意而昌道。以沙盤木筆勸醒世人。今栖栖者已若干矣。而斯民猶冥然也。嗚呼枉矣。然吾等之心終未已也。故吾

師辛酉偶經於濟南。五教剛之。諸神棄之。不憚煩勞。朝朝必降。借沙盤而開吾心之憂也。其誰知之。不特此也。他如詩文歌賦。各開面目。各出意見。恐人之艱其深也。則以他事比之。以他物譬之。恐人之輕其淺也。則以道理證之。以文辭佐之。務使智愚賢否。齊心虔敬。其爲文也。天賈長沙之上策。其爲詩也。如杜少陵之悲秋。一片婆心。滿腔孤憤。懸懸如訓文者深矣。人猶有良。亦當知所向行矣。蒼生而不負我。吾亦不負蒼生矣。吁嗟。

如圓地方。几上盤桓。就近切指。顯見行藏。可知道不遠求。隨理可悟。運用包藏。無所不在。只有善悟者隨地求益耳。一室之中。無所不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師者何在。即在三

人中也。其數甚寡。儼然典型在望。不善取益。雖千萬人亦何與於我。譬如沙盤有象地之形。始固有象天之義。旋轉運用。變化錯綜。猶之萬物化生。推遷遞嬗也。諸方習侍几筵。味焉罔覺。若能隨事察理。自可領悟。即小見大。不外乎尋常庸行之道。即具精義入微之學也。若流於忽略。雖精理名言。亦等於朽腐耳。善於集益者則不然。理之所在。原無奇異。是必究心跬步。而寓行遠登高之象。逐漸而近。益日積而不知也。功不可以泛求。身心如一。始終不倦。何在非取益之資乎。願吾諸方明理達道。詳加省悟。則道由品傳。品稟靈運之要義。全在於斯已。其各勉悟。院之設壇。非獨重神權以搖惑世聽也。蓋以現在人心。大都墜於魂魔之阱。真氣消耗。殆將漸滅。若非有所補救。其不同歸於盡不可得也。壇者爲神之所式憑。而神實人之清氣凝聚以成其靈者也。故神道設教。必有如在之敬。如質之誠。然後始能感應而無所不通也。蓋神人本自一體。理無二致。今世神人所以分離日遠。感應之道失。於是因果之報彰。亦造化至不得已而不得不然者。

師道降世。既欲化劫。而神人相閱。不得不暫借壇以昌化度。然仍在乎人之誠感。方克聚靈以宏施運。萬不可自以迷信相處。正道失真。則大背吾

師開壇化世之深旨已。今日方外來參。多具夙慧。諸子務將斯意善爲闡明。則道之爲道。昌以益昌已。

吾時渡重洋。超大海。見有數數不奇。精精不一之妖魔怪物。各熙熙然。攘攘然。若有所喜焉。

若有所事焉。而不禁有慨於中也。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吾謂畜生之有精。不如人類之亡也。畜生之所以成其爲精者。以其精一不二之靈。聚而不散。久而化神。久而成器。非以有特數而使之成也。故見有出其殼。而顯其變化之巧者。雖然。終不能脫其妖耳。是以不能成歸大道。以其根本之不正也。終不致妖怪虛崇之名。人類之所以少成者。即精一惟微之旨不之講也。亦靈機過敏之害也。爲欲多。故礙於道有影。以其貪於快樂肉體。是以精神即爲之大虧。故佛云。無所解而生其心。乃見如來。人則無不因觸而生其心。尙欲見如來乎。尙欲證道乎。是以雖修道者。古今不絕。而成道者終罕見一二。此無他。即不精之所致也。諸方在此拯災化劫。當渡衆生之時。固難望成仙之果。俟將來人各知化。物各有所。亂弭劫息之時。則爲各方修養之候矣。吾敢斷神之圖靈所普照者。光應大已。然不以道爲道者。亦終爲無道之人。汝等亦不必以數諫爲外功也。如是之啓迪。如是之化渡。已有勞我善信之苦心已。再盡全力。吾不忍也。嗟乎。聖人不作。大道不興。而世風不古。人心險惡。鄉黨漸染澆漓之習。閭閻不聞雅穆之休。於是吾

師下憫人災。上悲天運。飛鸞設教。指明禍福之途。踰鶴臨凡。喚醒癡迷之夢。故吾

師四方立道。度度傳經。其言切而真。其意周而密。猶歟休哉。誠濟世之慈舟。救人之良藥也。讀之者可以免劫。體之者可以延年。惜世人怙惡不悛。致視爲虛幻耳。諸方問道既篤。定能身體力行。間有不明其意者。常詳爲廣傳。使之覺悟。則世人耳目一新。非特奸雄回首於寰中。抑且

列聖歡顏於天上。深願諸方清夜思之。當然可以醒悟。皈依大道。靜坐養心。利人濟物。爲度己入極之基。則功行圓滿。靈歸妙山。何幸如之。是所殷望。勿忽勿忘。

慧真人訓曰。四海永清。萬邦咸寧。乃綱乃紀。有獻有文。惡則懲而善則彰。天無偏兮人無作。化民成俗。原爲仁人用心。降筆飛鸞。要亦神明所顯。宣揚教化。備致周詳。覺醒世民。無非勸獎。奈風俗澆。人心變詐。日趨日下。愈溺愈深。縱然靈顯赫昭。猶復信疑參半。貪婪狂妄。惡貫已盈。謗道毀神。天誅何宥。要知

師道訓文。悉利身心性命。言言藥石。指明人鬼之分途。字字珠璣。發洩乾坤之正氣。揭弊如抽薪剷。傳神似秋水春山。意摯情深。不亞高堂父母。詞嚴義正。依稀一部春秋。玉律金科。闡發六經之奧秘。晨鐘暮鼓。指示五教之真源。不離誠意正心。洵乎至理。即是齊家治國。允矣良訓。是爾身口力。問心無愧。縱或僞傳捏造。於已何尤。迺吾修方中竟有一種魔障。倡言進修。誣非爲攫利祿。隨班叩拜。祇是引誘愚蒙。在彼自負聰明。恐爾聰明無幾日。莫謂神係假道。須知假造真言。子等拭目以觀。且看春花飛盡日。徒然臨時抱佛。恐難秋月共光輝。吾願諸子各各自悟。各勵其修。各行其志。絕各自悔。天恩焉極。勉之記之。

世之謂天俗子。往往謗此謗言爲空幻。以因果報應爲妄談。疑仙仙豈易而降此。乃茫昧無識者流。固不足責。竟有受益奉道者疑之議之。實屬可嘆。雖神工鬼斧。難鑿蒙昧之心胸。暮鼓晨鐘。其喚凡庸之迷夢。此亦不異入吾室操吾戈矣。吾

師降世。自庚申迄今。偏立道院。已有百數十處之多。所示之詩文歌賦亦夥矣。然千百篇中。能謹遵行者難得一二。愚頑如故者十之八九。甚至觸怒上天。意欲撤毀焉。吾因屢受

先祖之恩。享各院之供。故不忍袖手旁觀。親斯民於塗炭。不之拯救。仍請吾

師及諸神仙隨處飛鸞教化。啓黎民樂生之路。開斯世悔過之門。無非慈悲爲懷。痾瘵在抱。冀挽狂瀾之倒。同登衽席之安。而竟滄海橫流。世風莫挽。江河日下。習俗愈偷。良可哀也。諸方既虔誠篤道。勤勵修功。誦真經。遵壇訓。必須堅持永久。正己化人。爲鄉黨樹規模。爲愚民作榜樣。敦孝友。明人倫。不與庸俗爲伍。宜去其因循弊病。堅其善心。切勿空延歲月。虛擲光陰。諸方既有慧根。處茲振作有爲之日。各各應早修其功行。以望大成。日後功行圓滿。入室升堂。未可量也。各務宜加勉。方不負吾

師之厚望焉。今也瘡痍滿地。顛沛流離。氣運多乖。劫氣頗現。雖曰一隅之災。而全局未來之大難。何堪設想乎。惟賴諸方體

師救世之苦心。各立道範。敦人格。舉凡一切繁華嗜欲。竭力滌除。以挽此劫。然挽救之要何在。在於堅道。道可維人。合於道。而克得其自度。度於人。而克得其保佑。苟心不誠。志不堅。則自度之本不固。欲求度人。其可得乎。然道之化人者。無非以生息之功寓於其中也。各方細審之。切注。

岳聖訓曰。院之組設。以增爲導者。乃一時不得已之計耳。蓋當道務初進。人各一心。故重神靈

之監督。以歸於純一也。然所以使其一者。欲明大道之公也。非道之外。能隨人之意識。而得左右大公之道也。乃人不明此。動捨公道而逞應識。不得其逞。則竟相率以入於歧。直欲左右乎神道以求其所逞。道而如是。尙何道之可言。不惟道無可言。勢且因欲明道。反爲濁世啓一亂源。流毒將又甚於現在種種之亂已。其可乎。豈其可乎。惟

師道佈化。艱苦經營。乃有今日。若因人見而有所動搖。非獨初植之基。無以加鞏。其未形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已。各地修方。是宜深切悟思者耳。不然

師道不行。固無所損。而篤誠諸方。一向之辛勞養候。半途而廢。是亦其堪痛惜耳。務各勉爲研求。慎自振作。凝固其氣。以冲於和。大道前途。庶有亨乎。

默真人訓曰。道外之人。平居不知道爲何物也。或告之曰。道之高。如天之覆。他日見蓋亦覆。遂疑道有柄焉。或曰道之厚。如地之載。他日見舟亦載。遂疑道有輪焉。或曰道即是聖。他日見聖人死。遂疑道之不存。或曰道即是神。他日見神仙去。遂疑道之不在。嗚呼。玄妙之境。豈可作如是觀乎。與道相近者。孰有過於木筆沙盤。苟疑心生焉。則將由木而之草。由沙而之泥。輾轉相疑。吾道究爲何如物乎。玄妙者。無聲無臭之謂也。叩之而無聲。觸之而無臭。索之而不在。忘之而無不在。道之謂也。泳乎水者不見水。飛乎天者不見天。行乎道者不見道。今有人焉。羨禽之有羽毛。恥人之不如物也。一日取羽毛而有之。振翼欲飛而搶於地。欲翼欲泳而沈於淵。乃太息曰。羽毛不剪。禽無喙類已。不亦大可晒乎。道外之疑道者。皆附翼而學飛泳之徒耳。

事壇

老祖臨武昌道院訓示曰。吾院設立之時日未久。未始非各神聖仙佛。奔馳弼教之功。而各院進修諸子。能以恢宏化度之力已。但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多一事必多一害。即就吾院壇壝而言。壇者談也。所以與子等談道奧論理數也。或言文以陶諸子之性。或言休咎以開諸子之心。此所謂由淺入深。由微入妙。由卑登高之道也。然非吾院之應有者也。詎行之既久而成例。因例而問事者繁已。天道好還。吉凶有定。人所易知。神機明洩。道不可違。人豈易明。是故因事而生種種之障惑已。或因是而測道。或因是而疑人。或因是而怠修。或因是而敗德。是豈吾問事論道之初衷哉。善問事之答。不示以假借。即示之以隱顯。或遠或近。或參或商。或以山代良。或以土代黃。皆所以不違天道。而應諸子之問也。如以皮面之意義。而罔斷所問之事實。則無不左也。今就時事之變易。內年休咎之前訓。先將兩院事壇停休。以爲全休之前驅。各各知之。凡有來院問事者。概行停止。以杜征兆之機言。而維救世之大道。各各勉之。知遵。

哈哈。銀河洗甲。鐵樹開花。甲子元月已去。道務行將萌芽。爰有預告數語。諸子懷誌莫差。夫正其誼者。不謀其利。明其道者。不計其功。君子喻於義。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小人喻於利。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矧神明之道。須色相澄空。清淨無爲。則吾道之徒。須洗滌滌慮。清心寡慾。故自傳經以來。凡諸子籌公共事業。對自己因果。對道務研究。對學理發展。或關於慈善修養。經濟文章而上疏者。無不有求必應。若狗苟蠅營。奪利爭名。求

財求官。愚得患失。其吉凶禍福。成敗利鈍。不卜可知。智者弗爲。而猶喋喋鯁鯁。於道院上疏。請示於壇判。是與吾道之元素。南轅北轍。背道而馳。豈能得吾道之三昧哉。故卜籤小道。籌於私心之奢望。情慾之妄想。行險僥倖者。非占而弗答。即答而弗驗。吾之皓皓浩浩。雷泄泄沓沓乎。諸子書諸紳。

孚聖訓曰。大神壇設教。無非期人向善。挽易風俗。凡關於一切教化。直言明訓。不留餘隱。而對於求訓問事者。則訓語深遠莫測。何也。蓋一恐有洩天機。再因求者不外名利二字。是以用深隱之文。令其自悟自解。或應之當時。或應之事後。不可一概論也。况世道浮華。人心奸險。或弄玄虛以測神。或藉事故以試人。種種詭譎。不一而足。故神聖訓言。亦深遠莫測也。惟遇誠篤之士。則侃侃談論。直言不諱。一言一事。皆有定評。如半信半疑者。則亂語充深。能識神聖之意。則揣其意。如不知神聖之心。則疑慮尤加矣。然思神聖判事之心。不亦難乎。必待有智之士。以發解神聖之意則善矣。至於每逢壇期。諸職方侍壇。尙覺不知寂寞。而隨班侍壇者。侍立兩旁。如泥塑木雕。自覺索然乏味。來與不來等耳。且神道亦未嘗關切。有何益哉。殊不知得益非渺。惜人不自覺耳。蓋神聖所訓。皆有因而示。或勉人以向正。或誠人以自思。其中要理俱在。奈人不知體察。是以覺得乏味。若將每期壇訓。彙集研求。反復三思。則其味甚長。何得謂之乏味耶。吾深願諸方照此行之。一則不負入修之功。再則亦不負神聖苦心教化也。如壇上訓示後。一目了然。雖日日訓。時時示。究何益哉。願諸方其各悟勉。

問事者皆在心誠也。心誠則凡事無不見其靈應。若心不誠。而欲試神之靈者。神亦必判之。而其中所判者。則有相應相反之比較已。而其所問者。神雖有所指。亦必不能使之立時見影也。即或相示。略有小端。期人自悟耳。

事者時也。不出乎理。不背乎義。明明非理之事。而居之甚安。往往不義之事。而行之中節。此皆聖賢聰哲之徒。所能得之於道者常事也。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接此言人人善道。而能事事不溢乎理。不越乎義者。皆曰得時。得時則事念一動。百感不能侵。萬觸不能變。處富貴時如是。處貧賤時亦如是。是乃大道根本。不以人而限之。更不以物而分之。道之大體。事爲用爲子。道所以爲體爲母也。如有一事之疑。皆由百感萬觸而生之情。則非禮義所能挽回。此一意也。甚至愚好自用。樂而妄返。愈競愈爭。愈失愈迫。智愚用事之不同。實未能從審時度勢。應變隨機之道着想耳。事壇玄妙。事後知之者多。事前知之者少。吾重大公事理事義。所以有重時之一語。

懸真人訓曰。論事必須論理。輪理須先論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心亦有所主宰。心誠而後有感斯應。無弗靈也。上古人心醇樸。七情不能亂其慮。六賊不能擾其心。察情明理。知往識來。事事不待神之判決。凡富貴功名。成敗得失。及一切休咎之事。可以渙然若釋。無所待於著龜卜筮也。今也人多智利瞶昏。萬緒叢雜。往往求之於神。而不得其了解。非神不以靈感人。實人以誠格天也。若心誠求之。無弗證驗。爾等問事。無非有期指迷。惟根據造化。或有不能明示者

。實天機不可洩漏也。其各悟之。

尙真人訓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蘇子已言之矣。然事不一事。理只一理。以一理而揆萬事。則事自有緒之可尋已。奈世人不明夫理。只於事以尋事。此事未了。彼事又繼。事事不休。理置無用。無惑乎事多無已。上事其權。下事其利。不致釀成巨禍也不止。迨禍已成而將臨身。而再求神問卜。望有轉禍爲福之時。豈不戛戛乎其難哉。諺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誠然哉。吾願諸方於事以證理。於理以驗事。事合乎理。理符乎事。事理相合。問亦可。不問亦可。

大道之昌。無所化也。無所化之充。靈所聚也。靈光之所聚。又在人心之誠敬而已。不敬則神人失感。不誠則疑謗叢生。其先修諸子。諒能有所諒解。而未進修不知其妙蘊者。致多叢語。吁何怪哉。亦道高魔高之謂耶。昨日來院問事者。雖不爲少。而能誠敬達於真一不二者。實不多見。故命延壇一日。正所以測試人心之誠敬否也。以後凡問事者。先由宣院切實審查。次經院監嚴行核閱。有關心身性命者。尙有可原。若爲功名富貴而來者。一概剔出。非吾師之嚴示於爾等也。正顯吾道以光大教化人耳。子等懷遵勿忽。

萬物之生。皆惟天是賴。苟非冥頑不靈者流。天豈不欲玉之八成。善惡既彰。禍福斯著。奚能預示人以吉凶。纖晰條分。以明告於人哉。雖然。芸芸衆生。明道者少。吾

老祖是以設壇布道。特許問事。以堅人之信心。其有當洩者則洩之。否則寓諸詩歌。示人參悟

• 吾

先祖度世之苦衷。想亦諸方所樂於聞觀也。

方壇

先祖訓曰。方壇之設。非因仙奇而驚於世。非因神異而炫於衆。是因誠信而感於神也。人信則誠。誠則感。感則通。通則應。應則靈。靈則明。一明之格。燭照世界。人之心肝。事之幽微。均無不在神明洞鑒之中已。是以一念之動。上觸天庭。下達地府。而聖人戒人以金影慎獨也。今之求方者。來未必信。賜方後未必服。而欲求病之瘳。是以難已。各各知悟。

張仙仲景訓曰。范文正云。人不爲良相。則當爲良醫。二者名位雖異。其良一也。良相固爲變理陰陽。安邦定國者也。良醫亦以變理陰陽。救世活人者也。吾

師祖設道院。講道外又特立方壇者。所以補造化之不及者。亦濟世救人之苦心耳。但方壇判方。既不能驗陰陽之證。審虛實之情。望聞問切。更無測度。惟有專賴求方之人。虔誠無二之心。有所感觸神靈耳。故諺云。誠則靈。不誠則否。可將此訓遍佈知之。

大道救世。首重慈悲。慈悲之旨。莫重於醫。夫醫之治人。與相之治國。可同日而語。相者所以全其民大。醫者亦即所以全其民命。地位雖殊。而變理陰陽之道則一也。惟世之庸醫輩出。枉命良多。救人殺人。曷勝感嘆。此吾院所以講道之外。特設方壇普濟衆庶。雖捨望聞問切之功。而一片救世之忱。亦足以資靈感。惟在求者自爲。斯能藥到病除。切勿謂神之不靈。有失吾師之厚意焉。勉之。

濟佛訓曰。人身秉天地之氣而生。故稱人身爲一小天地也。天地之氣失和。則災害並至。人身之

氣失和。則疾病叢生。是故挽天之劫。必正人心。保身之泰。必誠己意也。儒書曰。誠意正心。蓋非僅以人爲而言。實卽所以明天道也。真經四誠。字雖少而義廣。言雖微而理賅。又豈僅以天人而言也。方壇之設。厥妙甚玄。世之病者。因望聞問切之證驗。尙不足以起沈疴。况以玄妙之沙木乎。是非求方者之誠。弗能通其神也。諺曰求則應。誠則靈。信非虛語。望爾求者無因疑而試之也。各各悟之。

老衲不知醫理。不過濛濛混混。發幾味藥。而不知何爲對症。何爲反症。然亦有獲效果者。此何說耶。抑老衲所用之藥對症耶。哈哈。非也。老衲雖不知醫理。然較諸庸醫稍勝一籌。何者。在人誠而已矣。人之一誠。可感天地。可泣鬼神。故老衲發方。只取誠而不問病原之若何。故服方而獲效者有之。未效者有之。其獲效與未效。當問諸求方者。自立辨矣。

孫真人訓曰。孟子之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窮者千萬。達者千百。其有兼善天下之志。而無兼善天下之術者。不知凡幾矣。若夫無兼善天下之術。而欲行兼善天下之志者。莫醫若也。醫之中有良有庸。良醫爲民命之主宰。其培養元氣也。猶良相之治國也。庸醫者究義理而未精。冥冥中已不識誤人幾許矣。亦猶庸臣之誤國也。今吾

師具悲天憫人之懷。抱仁民愛物之心。特命出清人濁。設壇判方。以補造化之所不及。亦至不得已之苦心也。惟臨壇判診。於望聞問切。均無所施。全賴求者以精一不二之誠心。以相感應。誠感則靈。不誠則否。此亦當然之理也。今人多未明此。或求而不靈。而不知求之之際。自未誠求

也。壇判方藥。本無不靈。但視求者誠齋如何耳。果以誠心來求。神自靈感。無不驗也。

醫者意也。意之初動曰機。能知其機。必純其意。意純則正。正則明。明則機通。而醫乃神。世醫但從湯訣及古方脈研究其理。居以爲術。雖望聞問切。罔或疎失。而窒滯偶有弗通。則誤人亦自非淺。吾

師命設方壇救世。吾輩皆從內神察治。苟以時人醫道相擬。難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已。故求壇方者。要必以誠爲主。果能誠信。則遵服當無不效。否則疑貳於懷。轉不若弗求之爲愈也。來者其各審之。不可對救世之舉。而因俗障以自誤誤道也。慎之慎之。

醫道與治道同其功用也。古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良有以哉。蓋相業在變理陰陽。以全民天者也。醫藥亦變理陰陽。以全人命者也。世醫鮮能究此。遂作一種生計觀。庸者無論矣。卽稍讀醫書。略知治法者。亦鮮不自高聲價。炫耀車徒。以爲和緩弗如。盧扁不若也。而不知高軒之滯滯。冥冥之中。已不識誤人幾許已。况窮而無告之徒。更有醫藥無資之嘆。惟有奄奄床席間以自聽其命盡而已。興言及此。能弗寒心。願今之自號良醫者。稍發其惻隱之仁可耳。

董仙訓曰。古者大醫治國平天下。名醫濟世活人。其道與術均無異。特其人顯晦之不同耳。顯則爲醫國手。晦則爲醫人師。此之謂也。今也大醫不知治國平天下之策。而身居要位。秉大權。其不遺害天下者鮮已。名爲名醫。亦偶活幾人。心中實少歧黃之識。而乏病理之經驗。其不誤人者不可多得也。然其最要者。尙不在此。身爲名醫者。須以道而通乎醫。或以醫而進於道。夫然

後方克無誤於人。而無傷於己之陰陽也。吾奉老祖命值方壇。吾之榮幸莫大焉。而亦時用兢兢。懼有隕越。望各方侍壇時。各靜其靈。各平其氣。而助吾靈也。是吾所望於各方者。記之。

王仙訓曰。嘯傲烟霞漱石泉。清光雲影滌塵緣。松禪靜坐渾無事。世外桃源別有天。當代名醫。不乏通人。若非素究羣經。及專研秘訣。一旦懸壺問世。輒聲價之自高。負笈行醫。惟江湖之日走。考其經驗所得。亦與庸俗相同。一般貧苦小民。患疾求醫。每遭白眼。甚至誤投藥石。致殞命於無辜。吾

師有鑒及斯。故命吾等降塵。於談道之餘。兼拯疾苦。俾呻吟者得以昭蘇。而自命不凡之名醫。亦不敢高矜身分。一舉而二善俱備。究亦救世之良緣也。但是患病來求者。須抱誠敬之心。則有感斯通。喜占勿藥。然吾不敢自命爲儒醫。不過秉承師旨。以盡救世之責耳。各各識之。

喻仙訓曰。醫者意也。亦機也。識天時。辨地理。知人和。意所涵化。而思無滯悶。機通乎神。而治罔弗效。乃得醫道之精微。以行救世之仁術也。時人略探歧黃。往往泥古而昧其機。讀書而拘於意。以爲成方有據。可作卸責之符。藉人身以試藥石。弗知毫厘之差。生死易位。其不免輕以人命爲兒戲。言之實足寒心。是以古人有以不藥爲中醫者。益可見醫道之難言也。而人之貴乎平居之修養。尤弗重乎既疾而求醫也。諸方今各來求道。其於保身。要必知所自愛。

師之命設方壇。乃拯濟已形之病。實不得已之舉也。果在道者各知從靜功勸修其身。自可免乎疾病。以爲衆人勸。使皆因修而遠疹厲。災害不侵。同登仁壽之域。則修以日進。而度世適亦可以爲言已。諸方盡勉乎哉。

夫病者。貧也。疾者。急也。瘡者。創也。苟有人焉。既食且吝。其志則貪。其性則急。其氣則浮散。其神則昏沈。故先疾而後病也。是因其以殺身者衛身。傷生者養生。故其氣弱而神衰。則疾病從之矣。瘡亦然也。是因其臟腑大創於先。氣血繼創於後。氣血兩傷。凝結不化。故潰決而爲瘡已。世之能醫者。不過以草木金石之質。盡人事以聽天命耳。如無其德。雖瓊漿玉液。亦難肉白骨而生死人也。吾院設立方壇。以表慈善之一端。故來院求方者。果具赤誠不疑之信心。罔不應藥而瘳。此因其一念之誠信。而能感通乎神明已。草木金石。何能爲焉。今吾與掌監諸方。一言疾病之原。其各以此相守。庶將來之疾病。可預療於未然也。能誠於信。雖不能仙。亦可壽世永康已。各各味之。

靈學與宗教要目問答

按京兆道院附設靈學及世界宗教研究會。張桓侯臨壇揭示七題。命兩會中各方作答。答詞從略。嗣由桓侯每日書述一篇。謹彙錄於左。

張桓侯臨京兆道院示曰。靈學一種。原爲感而遂通之理。然味其理者。必從物理之質講求。而不知從化育講求。是其理未能真明也。故靈理不明。無以明其機。靈理不通。無以明其用。舍本逐末。舍體逐用。則靈未有不被污染者。今靈學宗教各有會。而不能詳爲研究。雖日間之。得其一必失其一。與不得者同耳。今試以靈學及各宗教各種要目。詢於宗教靈學各正副會長及各院統監掌職。限十日答復如下。

一各國宗教不同。而要著無異儒釋道耶回五教。爲世界之大宗教。其養靈補性情及化惡處。有何同異。而其歸宿在於何處。與夫結合之應得何景。應受何靈。應得何化。諸方其悉言無隱。

一靈學在世界。應以何爲體。應以何爲用。是否體用兼備。抑或擇一而先研究。以今日之世界。宜用何種靈學爲弭患之需。爲通機之要。試詳言之。

一世界萬有。莫不具靈。莫不具性。莫不具一教之樞紐。試問其相合之點。應用何法以融會之。一道與靈兼重論。

一大道在於何處。爲道從性從靈。有無剖判論。

一靈無不清義。

一靈果能通義。

能將此數題答出。方能知靈學宗教之入門也。

第一題

教與教爭久矣。以其爭故。有黨同伐異之舉。然各教之立也。並無門戶之見。畛域之分。其所以分者。乃後世徒欲獨樹一幟。以爲世界之宗教冠。既曰宗已。夫何人我之見。既曰教已。當以讓愛爲主。故儒門自伏羲堯舜湯文創之於先。而周公項孔繼之於後。數千年來。漢族文化昌明。人類蕃盛。悉由乎此。其因道設教之旨。內以修齊。外以治平。其最要之點。不過忠恕二字。佛門自文佛創之於始。而各祖繼之於後。數百年拯人水火。澤及幽冥。因道而立教之真諦。不過得師真經中度衆生者衆生也。滅衆生者衆生也。度不自度。滅不自滅。悉由乎私利之染。而人類由爭而亡已。當是時也。貴族相爭。權臣相攘。故不得不以無無之旨。以拯民於水火。其宗旨不外慈悲。故有不生不滅寂淨之妙論以示人。老子常周衰之際。爲柱下史。其於先聖前哲之理。無不極深省察究。以爲世風之正。非由於道。不克以教天下後世。乃退而與庚桑楚關尹喜等。研究道之能興者。莫如禮教。禮興而風淳化正。後世造者舍此又將何屬。其宗於黃帝堯舜之無爲而治。而使人皆歸於恬淡虛無。則人心於是爭端可以泯滅已。其真宗不外淨靜。耶之因時設教也。自西歐世界半獸食人之際。故與其徒衆創救世之道。以息此無量數之浩劫。人人各知維繫。各知養靈。千數百年西歐賴之。其宗旨不外博愛。然其所以爲博愛之教。亦良苦矣。讀氏當大戰爭時代

。能悟出一生二出於一以返本還真之理。而定其義曰同。以一人而以專制強迫之毅力。使人人各去其不良種子。以享清真之快樂。其宗旨不外乎清真二字。以保持其正念者。謨氏之功。豈云小哉。試觀五教之所以能立於世界而不朽不沒者。皆以其能盡已盡人盡物盡天地之性故耳。然其不同者。亦不過五教中徒。後之學者。妄立名目。巧弄心思。以爲私己之一逞。而道於是變而爲教矣。故能先養其性。而後能充其實。養其神。固其變化已。其歸宿之點。要在於空中是實而已。知空中是實。則有若無。實若虛。色即空。空即色。有有而無。無無而有。愛即是仇。仇即是愛。潔極是穢。穢極是潔。五教之歸宿。非一而何。至於何景何靈何化。應此各種之推測。善者常存。惡者常亡。其化自知。真者自堅。味者自滅。其靈自知。萬有盡幻。幻生萬有。其化景靈景。皆寓於斯已。故宗教之說。即道之下者。能由教歸宗於一。宗一於道。而後無教爭。無靈爭。豈不以大同之美俗。復見於今日哉。

第二題

世界之大患。於今日爲極已。諸靈之不清。諸機之不通。於今日亦至於極已。諸靈之不清。推其所以致疾之由。良由於體用不分耳。夫體者何。曰仁而已矣。用者何。曰義而已矣。以仁義爲體用。是靈學中體用之小者。若夫以道爲體。以德爲用。則靈於是乎清已。推而至於變化之體。氣育之用。則凡萬事萬物。莫不由靈之正清而賦其性命。故曰靈之所以爲靈者。混沌未開之一點耳。是靈者之化其體。自現於用。若雷雨之動滿盈。是又後天之靈也。故先天之靈不充而真。後天

之靈既見而味。味者何。味其本來也。真者何。真元不散也。惟大人者。能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是靈學之研究。欲以後天返乎先天。從用返乎體。必先研究日光之如何映射於月而爲光。日光之倒鏡。宜如何視於外物而爲正。宜如何設正視鏡於目上而爲倒影射。正視鏡之所以不能視者。求在外者也。故日光之亦係倒影。而映於月則正已。月亦猶正視鏡之視爲倒影。故月胎之設。即是倒影受日光之倒線而爲正已。目光亦何獨不然。世之云目通於肝。宗於腎。豈不知屬於心者。亦最爲要也。何以言之。肝屬木。腎屬水。水生木。則目自能視矣。是理也。亦未嘗不審。然天一生水。既是生化。在天之風即是木。蒸化風。水生木已。然日不爲離火之精。則決不能照耀萬物。而世界之大光。亦不能普被已。目之通也於肝。其宗也於腎。然無有木生火之心系之。則目必不能視已。是言其體也。今以其用而研究之。則除正視線與倒影線別無所屬已。獨不見夕陽之倒影乎。以日將沒而當雨霽之後常見之。是其紛塵盡被雨洗淨矣。故能見其爲倒影。然映射於月。則不之見也。目光之初置也。亦係倒影。然而能視之於正者。其理固大有深奧在焉。人之心是倒垂。故目光之視即正也。若置鏡於目。則猶日光之影射於月已。禽獸則不然。獸心是橫置者。故視物皆斜而下視。有時而上視平視。必覺其倒影已。禽心上置。故下視偶一有之。其上視亦爲斜口。此不過概而言之。以爲其體用之略述耳。若人人以此研究。推而至於心之正者其靈清。心之偏者其靈濁。清則得其體用。其機自通。通乎機者。能測其本來。能解其是非。有何患之可言乎。靈之濁者罔分體用。罔識玄機。不知其機者。必妄爲爭權。爭攘之念出。則爲患伊於胡底。是弭

患者。非正心之靈學之研究。不足以弭之。欲機之通者。亦非正心之靈學不足以通之。機既通已。患既弭矣。則體用之分示諸掌。吾與諸方其共勉之。

第三題

物之始生。莫不秉清靜之烈化。其既生莫不由乎因時因勢而長。故物率其性而生者。亦率其性而存其靈也。動物有生性。有生靈。亦有殺性。亦有殺靈。其生也。天之賦也。其殺也。自戕之也。植物其生性生靈。亦具殺性殺靈。其生殺皆天地之造化。時數之運行。而循環不易之定理。故生於春。長於夏。枯於秋。死於冬。動物亦具斯理。然生於靜。長於和。枯於慮。死於貪。是其景有異。而理則無不同。故物之生而必長。此具道教之樞紐。生而有自衛力。此具耶教之樞紐。生而由寧寂而至榮華。此具釋教之樞紐。生而能順適其時。此具儒教之樞紐。生於春者其性溫。其靈和。生於夏者其性炎。其靈烈。生於秋者其性敏。其靈謫。生於冬者其性伏。其靈浮。以之別四方六合之性靈。亦無不得也。斯其分而言之也。以融會而言。則物物之生。其性靈皆盡烈之化育。惟在其能返其本與自戕其本耳。故靈能養者自能充。性能淨者故能存。充其靈。存其本性。而後誠則明。明則誠。而植物之修養。其功亦與動物之靈性相同也。以植物修養之功。今茲當未會之最初。午會之將終。天數之運行。尚不及此。人之靈理科理。尙談不及此。更研究不到此。須俟三百年後。或可研究草行木語。而後可以論植物之修養。是真世界萬有大同之初造。可與言融會之真已。

植物之修養一端。因近世科學太進化。植物太斷喪。物極必返。植物必有與動物爭靈爭性之日也。諸方識之。成大望者當見之耳。

第四題

道字何物。一語道破。則人皆入於聖境矣。靈字何物。一語充成。則世無愚人已。故道也者。乃日用尋常之語。推其理之奧。則道之所以爲道。在表面觀之。靜而已矣。在內容究之。化而已矣。靜化二字。足以言道之真乎。曰未也。曰亦可也。其未能言者。以其不能普人而知也。其可也。以言者。以道之內外。無非此二字也。今試以生生之理言之。其要不外乎化字。以觀天地之悠久。無非此靜字。靜化之理。在能善悟而不致聽敏過度者。斯可與言已。若其心有種種念。或愚昧過度者。雖與之言。非疑而不敢深信。即矯枉過正。斯二者。皆道之大障也。故尼父有言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大道之真旨。在善領悟者。悟此景象。聞此二字。必勝於坐功期年矣。然是理之領悟。要在於靈之能充耳。前靈之不充。雖日日在道鄉。亦不知道爲何物已。故靈者。先天之固有。亦大道中之蘊藏者。是人皆曰吾靈充矣。吾靈至清。出此語者。是亦妄人也已矣。蓋靈之爲靈也。靜時自清自充。動之初亦莫不清不充。然動靜皆循環之數。靜之極必思動。其動於真動於正者。無不清且充已。然而被惑誘所動者。斯不清已。弗清則傷。傷則弗充已。故善養靈者。必常靜。必使靜時多於動。而後方能由後天之動靈。返乎先天之靜靈。由先天之靜靈。返乎本來之真靈已。真靈能返。真靈自固。而後道可永堅。道堅則靈固。靈固則道堅。由是言之。則道靈之

第五題

夫道一而已矣。一者何。妙而已矣。知道之妙。而能久以固之。堅以持之。與夫動靜之自如。則所謂靈者。固堅恆其間已。所謂性者。亦明清其間已。以靈寓道。則靈常存。以性寓道。則性常空。乃至無纖塵渣滓。而後道始與人與靈與性。永固常存。而凝結不散已。故天賦之性。無不寓靈。凝之靈。無不寓性。以靈以性。而後道成完全之知覺。其剖判處。一在未發。一在既發。然而未發者。早伏於既發之中。既發者。亦含未發之真旨。是可以名之曰無剖判。然而一生二。二化三。三化萬有。其本則一。其育則普。故必以未能剖判之理。而名曰剖判。以剖判之旨。而後歸於無剖判。是則靈為一派。而性化萬有。謂之剖判也可。謂之無剖判亦可。其所以然者。道一而已矣。

第六題

對越在天。靈之對越也。夫天在上而為轉清。轉清之派。觸化為靈。靈以一而維乎他者。則不為靈已。故靈者真一不昧。純一不雜。而後至清之派。無不為萬有之主已。大道之用於庸常。不過靈而已矣。靈不為感塵所染。則無不善也。其靈味故惡。是靈不離乎性而後性善。離乎性則性惡。靈為至清者。見性少有感染。則離之已。然性最易為感染。故孟荀之言性。一曰善。一曰惡。

等者以其隨靈之至清而賦也。惡者以其善為欲惑而離此至清之靈也。是故靈之至清。夫人而知之矣。虛靈不昧。亦夫人而知之矣。然靈之能否固其清。是在性之能不為欲惑與否耳。以是言靈。則靈無不清。吾得伸其義焉。

第七題

道通於一。而貫於萬物。萬物之理。莫不通於一靈。萬物之性。亦莫不通於一靈。故靈也者。通達於萬有。而通於萬物。以靈之理言之。則萬物之生也。長也。收也。藏也。盈也。虛也。消也。息也。莫不從一靈之理而定其數。以靈之性言之。則世界之萬有。形形色色。因因輪輪。皆由於一靈之化孕。故靈在萬物。無不一貫而通之。其旨云何。眾之相輪。神之相凝。精之相感。氣之相應。使之然也。故銅山崩而洛鐘應。一陽復而六管動。灰。是眾靈之通。可謂無不有定已。然而味者惑者。往往異乎此。何也。非其時靡有定也。非數理靡有準也。以心之所感。氣即通之。氣之所感。神即通之。神之所感。精即通之。精之所感。靈即通之。靈之所感。而萬事萬物無不通之。故曰定於一。通於靈。以靈之所通而以至誠感格之。則靈果能通之義。於是乎申而明已。

趣言論略

李聖臨濟南道院凡示曰。趣者。無有定時之境也。言者。隨時隨事可發之語也。然人之趣境。與人之言語。有時有事而別。神與人則不以時與事而異矣。至於鬼怪妖崇百怪之中。不見一語。一知鬼語者。亦必先明乎盲人知途。啞人應對之理。及其樂也。歡喜言笑。與人同趣。觀其悲境。哀怨涕泣。與人同致。所異者神靈。靈魂收享之不同也。人能兼而得獲。神身靈至清之想。以為趣。鬼則不能。魂一離形。人而鬼已。即不自主。魄魔之力。大於魂靈之力。魂靈至清至輕。鬼崇魄力之用。至濁至重。上不能接陽。以與人近。前不能回形。以恢復原狀。千奇百怪。不一而足。身體形骸。一見數變。如水染污垢。面花雜集。萬變不同。其面目動作。如人從魄界見之。不以為怪。亦不覺有所變者。皆係純陰而與至陰相觸如是也。果人能以神靈相接。則鬼崇必不敢侵。其一種悲憫可恤之狀。又覺變態而為吾人靈之是羨悅。倘能人以形骸化為清寧之相。不落至重至濁之界。而一般至重至濁之靈。又不知有若何之崇拜耳。

天一趣

天有三十六重。人界地獄與而不與者。清清濁濁。陰陽不合而生。天界無濁而有清。神能判處。人亦有時而可到者。神必不阻。以其真氣上升至清。下濁是降。故有一天之總界在也。分言其趣。大略九重。合言三界。細細繹論。則三六三十為乘老陽九九之數。六數為坤。陰合則成春。生陽之母。是乃天一之始。其後洛圖並演。各有所宗。知而不昧者。即是虛靈之氣。乘生天一之界者也。

者也。

天一何趣。先知此天在南。即極炎化冰之界。在北即為妙山極北之麓。此天人不能到者。時候差之。如日行中陸。美洋成陸之時。人皆可登此天。此天亦山之麓。須彌一嶺而已。在此天者。大半游仙修士。生前既無惡跡。亦未有傷害人之生命。氣化以後。精結神聚。或修身功足。沒登是天。鼓樂皆是白鳳青鸞黃鸝孔雀以為八音之奏。白雲青雲蒼綺絳霞以為居室之美。珊瑚瑪瑙琉璃瑤璃以為器皿之陳。天風為扇。天日為爐。食則珍珠火齊。飲則玉醴甘露。此一趣天與人界相近。故行善修慈。惠及於世者。化登是籍。為樂最多。

天二趣

語乎神者。不能不先從人界仙境交離之間言之。今吾所論二趣天語。仍在人神之界。前證方書。後考丹史。此一輪天位乎世界與人同處。人得之而常享康樂者。不必者艾壽世之足臻也。不必金玉溫飽之足娛也。不必美麗錦綉之足悅也。不必子孫之足暇也。不必山林園苑之我有也。不必珍禽異獸之我養也。不必樓臺宮室之我建始也。如是諸趣。輕則猶羽而生。重則如山而鎮。可以暫處。可以常樂。凡視為我有者。莫非神與之智。實為魄惡之魔。迨至事過情遷。昔日我得之而樂者。今乃俱成苦境。昔得之而以為歡娛之境。今處之而成煩惱之場。歷世之心。泯然而生。上天生人。先賦一趣。即樂土也。何以出生之後。反乎天性。每以神氣為軀殼氣血之戰鬥機械。良可慨已。吾言天之二趣。仍存人界。特我生之我。不能與已生之我。言夫我生以後之我。應為此

一輪天留些生人之神趣。始不愧爲我生之我。經過人輪之大箱也。彼遇順則樂。遇逆則憂。避乎不吉。妄求福德。此又本趣最易墜落地獄之一梯耳。

天三趣

天輪有三。乾陽之位。日臨之墜。生物之天。陰陽所轉。一開一闔。其中有趣。鬼魂靈魂。居之甚衆。有地獄之境。有天堂之路。神靈仙胎。靈魂鬼魂。雜乎其間。水簷冰窟。火山炭池。獸嶺蛇室。在在皆是。列下而封。有神有人。有仙有鬼。各司所管。實在靈峯。此天之趣。得乎仙路。而登天堂之樂者。靈濯濯。神赫赫。是瞻是顯。不以位別。不以人分。物靈同體。有善有惡。至清得善靈以居。濁得惡魂而降。水簷冰窟之所往來。其苦甚於人世有形骸軀殼之受更爲痛耳。至於得善以居而升入天路者。麒麟龍獅以爲走。水火風露以爲居。坐則萬山之巔。五色之雲。千年之芝以爲食。百川之漿以爲飲。生而不昧先天之靈。歿亦永歸初降之天。則有天界千年。不若一日。世界百秋。何異一瞬。培善樹德。更易爲力。浮溫軀體。何能堅守。在固靈充體而後。得享天三陽動一轉之樂趣。抑在人靈善擇其栖止觀息而已。若忘人本有天才可歸。反作廢事候佛之舉則妄矣。然則修功進境。善行不衰。皆有此天可歸。惡怨交離。攻善入惡。歸是天趣。既有不升之濁魄。牽之入獄轉輪。靈魂受縛。其苦甚於肉體取得者。又不可以言語形容述之焉。

天四趣

入有第四輪界。去人心腑以上。在谷黍之間。人物羣生同得之趣。皆有未來樂境。及已往苦況。

鳥飛在天。魚躍在池。螭蜥朝生。籬槿夕榮。無不共居心輪谷黍之間。天得此趣。以留羣生優游。地得此趣。以爲羣生變化。人得此趣。以分鬼靈清濁。羣生蠕蠕。萬物蓬蓬。惕惕而進。慄慄而退。一時有一時之真趣。人見之而有寒暑裘葛之分。靈居之而有輕清浮溫之樂。神游於天。則如鳥翼之御風。如魚在水之游泳。其定也如此。其不定也亦如此。花開於春。結實於秋。身壯於昔。而老於今。形骸唯物之變。唯見所然。悟則大異輪趣之境。天四畫之。近迷則魔。近邪然也。近信則靈。近正然也。所以鬼靈之樂在此。天趣固無輕重偏畸於其間也。在信與迷分。而邪正自殊焉。

靈照照相

靈照爲生化大地人物之源。聚之則渾渾沌沌。化之則氤氲氤氲。若有色。若無色。若有相。若無相。無大不包。無微不現。南京道院初立。

老祖恐人心之未盡信也。特因壬戌十二月初四日福航統掌(韓永清)之誠求。

訓准顯化聖相於莫愁湖。命於望日。日陽下照。玉月上升。在五時三刻零三分。恭開鏡影。一秒不可前後。鏡頭向東空處攝之。派靜根道悟春山分傳鏡前鏡頭開照。未照以前。命各書誠。坐八度。其時道開統監亦隨同前往。是日也。天氣晴和。湖山一色。准時開鏡。東方忽現彩雲一朵。諸弟子無不欣喜。以爲

聖相已經顯化。乃臨照時。各方拘於神者有之。失於誠者有之。拘於神者作奇特觀。失於誠者作試驗觀。奉

訓命漢子(紀濤塵)將玻璃片洗出。置案前二十一日。候訓放之。復於癸亥三月二十四日。奉

訓前照南相。因爾等多生慢心。故未直射光華莊嚴之相。是以有相無色。命於二十七日由慧憲恭率兩院掌監。在胡園柳岸波光處。向清遠堂恭照九片。派遣開開鏡。派濤塵上片。派春山對光。派光德慧肅儀。用申末酉初時開鏡。用十二字兩稱吾號。是日齊督軍光德。韓省長又希。仇統掌覺世。魏統掌光慧等。均遵

訓到院。會同慧憲道開恭臨其事。當將清遠堂用黃表紙及檀香薰洗。然後安置照相機於柳岸波光亭中。各職修方來院誠求者。百數十人。先是忽降大雨。風雲驟起。一洗塵氛。迨至申末酉初。天忽開朗。東北隅空際。現出霞光。向之開鏡。次第照成九片。旋奉

訓中間一人正相。乃正時照者。第一片先天聖相。第二片之色相。默靖也。(即默真人)因其初升。故有陰象。放大之。第八片係丹成之片。第九片乃緣歸本五教大同之相。兩次照相。遵訓次第顯出。莫愁湖之相。果有象無色。柳岸波光之相。以第三片爲顯。而第五片尤鬚眉畢現。第二片默真人之相。一如其生前。遵訓放大。尤爲顯明。嗚呼。結誠所結。光遍大千。靈照之感。良非偶然也。

蕪湖道院乙丑年二月庚九未正統壇。守沙仙奉

命傳要訓。

今日驚蟄節。天朗氣清。

至聖先天老祖第二次開發元靈。慧掌即率各職修方等攝攝影具。齊赴赭山高阜。恭攝

聖相。派慧掌對光。悟本司鏡。鏡向西北。用尺二片五紙。未攝先。各方虔誦

聖號百遍。誦畢即開鏡。照畢攏回。恭放坐院。着悟子洗。派開福道德監視。用戌初時洗。此舉

關於大道匪輕。諸方務各虔誠將事。勿負殊

恩。各各謹遵即刻前往。中正攝片五張攏回。於戌初洗出。一是法相。遠視之。宛似半身照片。

鬚眉畢現。二是五星羅列。三是太陽。四似水。五似山。至戊正開壇。青雲華蓋寶笈各仙。引

佛祖 耶祖 謨祖 文殊佛 孔聖 關聖 孚聖均詣

老祖駕到。訓示照出五圖之意旨。原訓已恭錄於首卷述

六祖之名義訓內。現在南京道院請到影片五張。供奉於傳經壇正座之上。

以上俱編者恭紀

濟甯道院空中現影。恭攝後。供於母壇。癸亥年正月奉

訓於七巧日（正月初七）放大。並定是日爲紀念日。次日開沙。

諸天界神聖仙佛均臨叩賀。逾時

老祖降臨諭云。

好良辰佳會也。天地之分線。從此交泰矣。人神之界限。由斯化合矣。萬物之階級。因此少等矣。入乎明明。出乎渺渺。森森森森。均歸於盡盡。而化爲水。而凝爲蒸矣。乾坤宇宙一合相。即是一合相。合相之相不可說。而吉祥之文與矣。吉祥何謂。乃本乎大道。入乎先天之無極中矣。蒸之質本凝。何化萬而後歸一。老人曰。蒸是蒸。化是化。歸是歸也。夫蒸本乎先天之無極而來。凝而後溢。飽而後生。於是化矣。化生之後。繁細無倫。大體欺小體。智心害愚心。此爭彼奪。無時或釋。何以愚受智欺。乃其自作耳。豈天之好生所願聞願見耶。因因自因。果果自果。故若能良知。常惶惶於心房。常敬學於腦海。則愚者智。智者愚矣。愚者智。不足奇。

智者愚。世人將有疑歟。無疑之必要。蓋聞大智若愚也。非真愚於心竅。乃不欺不詐。不偏不倚之謂也。中庸之道。正此意焉。耶穌博愛。及乎微末昆蟲。自身救世之見同此。然耶之救世。何苦自身慘害如是。因其智通天明地。合乎蒸道也。蒸凝則其靈常存矣。派化則其靈亦常存矣。今吾放千萬紀未有之光明。開五百世將興之昌盛。亦本乎救世之旨耳。

紅氍成立。吾相昇座大慶。俱萃於一時。人天同臻於妙境。昇相之獎。紅氍之賜。未易得也。各子自度。已有根苗。而一般無告無救之苦惱衆生。尙不知何日始能拔出苦海。每一思及。曷勝慨歎。諸子痼癰在抱。必能言行如一。吾不贅訓。然潮汕台州贛省周口店皆是應劫之地。適在吾會成立之際。烏得漠然議諸天命。吾訓可遵。則會可成。否則會亦等於兒戲矣。前訓可記得否。行之機。即在此耳。

老訓訓曰。濟徒乃吾極之狂者也。故其歷劫恆多。遺跡留於人間。尙有諧談。特使其說法壇坫。爲中下人材。近於歡受。亦可藉其諷誨。發揚心智。今則大道將昌於世界。各家教旨。皆同化一爐已。前使各徒所傳之經典。則將證正於吾訓之中。以爲分門傳教之張本。濟徒之言。多已刪去。自今以後。凡立言必遵吾命。其有不合道旨者。必係該院纂方招魔所致。且哈哈二字。乃先天發聲。一陽一陰之謂道也。何得視此爲樂觀悲觀。此修者當體會之。勿與俗人同是聲擬之爲要。記之。

濟佛訓曰。老衲不瘋。人以爲瘋。不顧人以爲顛。殊不知瘋顛中有神通力也。智慧力也。不有神通力。智慧力。何可作佛子說法。修

師門之大道乎。修道固應如是。即如佛子說法。常須柔和能忍。慈悲於一切。不生懈怠心。否則說法非法。非真說法。修道非道。非真修道。說法修道。不常帶三分瘋顛。不克發一念慈悲。行一切慈善。有慈悲慈善心。即無名利。駕無量慈航。渡恆河沙衆。老衲之樂觀。猶畫龍點睛。精神全在此一點。諸方焉可忽乎哉。

哈哈。聰明反被聰明誤。世人多能知之。但誤仍自誤。是又何故。皆不肯安愚而自作聰明耳。其實也不過外襲聰明之貌。而心翻味蔽。所以日逐惡濁之流。而不識所自返。愈趨愈下。以成今日之世界。若言其害。又豈止自誤而已。老衲平生裝瘋賣。也不免自作聰明。惟是作用不同。乃

得證其果位。現人自作聰明者。比比皆是。且亦有裝瘋賣傻之時。然爭於私利。則惟患其貌之不得證明。對於公益。則惟患其身之不瘋。是真不可知其心之所用者。究得其正否。但人人如是。亦莫不視爲自然之本分。此誠可哀也已。老衲奉命掌慈。自慚無狀。竟不克廣扇仁風。爲衆生普謀幸福。當茲災癘疊興。人多處於水火。拯拔未遑。悚惶何似。今日降此。不得不一現身說法。老衲瘋傻。乃不得已之苦心也。所望在修諸方。深體吾意。則化私爲公。培植於有生之際。期收果於永樂之天。行所當行。弗將弗迎。毋固毋必。庶幾上合化機。下濟無告。聰明不失其真聰明。即瘋傻亦不爲假瘋傻。佛門修智慧。不過寓聰明於渾厚。苟無渾厚以保元氣。則此身有限之聰明。既無常存之理。雖有聰明。到底必愚者之不及。何能更生智慧。而觀爲修之效哉。諸方細寄。當不以老衲之言爲誑已。哈哈。

余性豪放。不拘小節。言語之間。常帶諷諧。行動舉止。隨性之所安。居恆傲慢自若。焚香禮佛而外。常醉酒酣眠。因此世人稱吾爲顛僧。而吾不以爲怪。確是性雖放浪。心甚光明。一意虔修淨土。侍我佛如來。苦勵數十年。稍盡夙業。略領慈悲真諦。證果西方。回憶前情。不禁哂然失笑。凡夫俗子。名吾爲顛。其實吾又何嘗瘋顛。鑒及世事。一剎那間。旋歸虛寂。吾人寄身天地。如一葉蘆葦。一遇暴風。即歸湮沒。故以不能常住之身。轉悲爲喜。嘯傲煙霞。正所以怡情清性。假託癡愚。正所以藏吾迂拙。非真瘋顛。致貽世笑也。今之藉修持爲名。任情顛倒。毀佛教之清規。損慈悲之令譽。與吾顛僧比擬。吾未能承認其爲佛門弟子耳。言及於斯。感喟無既。恨

不能以戒飯資而數之。正我名教。吾

師因佛教清規陵替。故統而包括之。於繫飭大道之中。寓維護宗教之意。孤詣苦心。實深遠大。願我佛門弟子。同歸正覺。各勵身心。則佛法無邊。不難立成正果也。其各悟之。

哈哈。吾浪迹塵世。已千有餘載。山川險阻。莫或障之。洞天幽隱。無不探之。芒鞋竹杖。隨在留踪。適攜游人數輩。過洞庭湖上。各處領略。蕭然自得。前途坦蕩。放步無阻。忽有清溪一道。適足阻步。游人以易越也。奮勇跨之。乃失足而幾占滅頂。賴衆曳而出之。惘然欲返。而又自悔其徒勞。蒼茫四顧。計無復之。余示之曰。凡有程途。均不得以輕心掉之。遲悔不得。徒恃氣力亦不得。務從曲折幽隱處。自有可通之路。舉杖指之。數人遵而行。紆迴數里。至一清淺處。略約橫支。板橋容足。數人躍而過。暢然以適。於是上逍遙之坡。倚自在之樹。共息盤陀石上。放眼天地之大。見從前步步為陳跡。前失足人起而歌之曰。隨花傍柳約尋春。一道清溪限足塵。隔岸不知彼岸樂。問津須問過來人。於是行歌互答。各探幽選勝而去。

慧真人臨熱河道院訓示曰。各方知院中事少之好與否耶。事少則魔少。事多則魔多。故院務貴簡而不貴繁。以天下本無事也。以為熱鬧。非院之福。熱鬧何為而熱鬧也。以道與魔戰。故有其熱鬧也。唐三藏之取經西天也。如無八十一難之受。種種妖魔之熱鬧。誰樂觀之哉。濟公傳。濟公云。如不有降魔提怪等法術。更誰欲觀之哉。其實三藏濟公。即不遇如是之妖怪邪魔。亦不減其佛子之靈光也。然不若是。人即未必知佛家有若是之法力也。吾道院亦然。如不有熱鬧之鋪張。何

以知吾院之熱鬧乎。然道之興也。須知不在此外表之可觀。雖然。亦不能不以此為始也。以非此不足以悅衆人之耳目。及其終也。又何在乎此哉。夫動則變。變者動之始。變則化。化者變之終也。是以青黃者其天。忽而油然作雲。沛然下雨。非皆變化之道乎。人奈何其不細察之乎。雖然。知天法天。豈夙根淺薄者所能料其二三哉。是以非有三光之現於頂者。不足以與知也。何謂三光。智為靈光。仁為佛光。勇為法光。三光凝於頂。現於太空。結而為齋。是以儒謂雲三彩為齋。五彩為霞。各方如能盡使頂上常保霞光萬道。即天下衆生。盡賴熱院諸方之拯救矣。各各勉之。俾光之常保。則天下之幸。亦諸方之幸也。

安慶道院統掌惟說。癸亥年歸真後。於十一月初十日奉 默真人訓。惟說向道堅誠。苦功修練。今日歸真。蒙

老祖恩封為普度真人。派為樞府統院監。並於元旦日就職。着通知母總兩院速通知各院。於元旦日設位供統院。知之。又奉

孚聖訓。大道之傳。無非補乾維坤。為世人正綱常。維性命。以至個人勤修。肩道堅恆。其心至死不變。自可臻其清。而滅其濁。得其清。必能成仙成佛。而上昇樞府已。說掌存度世心。向道堅誠。已十餘載。及入院後。即能舍前途而熱心道務。棄塵緣而實行慈善。舉念即是先天大道。數載已不為紅塵所侵。至四甲（是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四甲）後。每日堅坐至百二十度。復能涵本性而不睹不聞。養真心而無思無慮。其靜若此。是今之修者皆不若也。是已享先天渾

淪之樂已。體用中和。而復爲病魔者。諸子又莫明之已。舊有之癖不除。終爲濁障。其清靈則不能上昇故也。雖有塵事未了。

老祖已命默真人領其了其塵緣。並拘束其清靈。不致失散。已於前日天地交泰之時。隨默真昇極領封。就天府之職矣。諸子其各勉之。

丙寅八月二十六日蕪湖道院統壇。奉

老祖訓。蕪院統掌事慈誠。生有自來。根器厚植於三生。而其歸也。靈亦甚凝。近命赴各地收經。(歸真後各院均遵訓誦經)於吾烝旨。尤多澈悟。而精氣之英。彌形晶結。此固塵塵之善功。足補其有成。而風慧之不泯。亦見其不失所修也。茲特授以妙慧真君果位。藉勸進功。並勸來者。道勳院成。併准入祀。以昭慈休。欽之嘉哉。

道養(蕪院職方)靈凝。清氣長升。亦修之力。亦道之光。茲特授予善成子果位。並准入祀道勳院。藉彰善績。用勉方來。知之欽旃。

慧真人訓示長春道院慈善曰。汝年及花甲。得登道岸。殊爲可喜。汝之五祖已超登雲界者。汝荷擔北方道慈之重任。不使道脈絕於三省之所致也。惟情汝問坐功。至覺靈不清耳。今後當常讀壇訓。每早晚各坐四度。期年後必能神凝靈清。而無俗障矣。道之修也。旨在救人。救人者恐人墮。乃天地生人之大德。己身不修。不有乖教旨乎。已尙不能救。又何能救他人乎。此吾之必令汝坐者。爲道兼爲汝也。汝其悟而勉之。

養性真人臨開封道院示曰。人生在世。如夢幻泡影。至今始悟矣。識與性庶可同歸。名與利適足以繞身。奈世人名利鎖者多。而率性達命者少也。即吾以思。養性而未盡其性。體命而未全其命。天不如願。使吾驟然西歸。又蒙

師恩准列位。清夜以思。吾志難篤。而未見諸實效。嗚呼。悔之何及。吾閱考功記錄之簿。素功過於吾。朝夕衡道。表裏如一。將來未可期也。願人共勉之。嗟呼。不肖子不能成全吾志。乃終身一大憾耳。

扶忠子滿仙心虔臨漢口道院示曰。明掌久遠了。今日再見。真幸事也。虔歸道後。蒙諸道長誦經七日。心甚感激。雖云諸道長誦訓不遠。而虔實得大惠也。今以虔所見誦經者所立之功德。爲諸道長言之。真經有鎮經寶。平時供置。雖大魔邪祟。皆不敢接近。吾人每以參悟或誦讀。皆有天神維護。其在四周俯首聽經之仙靈及野魔等。何止千萬。彼等不但不敢視經。即誦經者之金面。亦不敢仰視也。一因誦經者斯時攝心正氣。其靈凝固。上接清虛。雖聲出人口。而不啻

老祖親宣經也。所以常誦經者。家安身健。而無他變。雖有時意外之虞。乃數之早定不可逆者。即如虔之歿於人世也。諸道長甚爲惋惜之。此人世之變也。人無永生之肉體。世無不化之物質。此諸道長之所深知。而不待虔之絮言也。然生者死之漸。死者生之始。不生何有死。不死何由生。能從死字上。時時刻刻的去做一切的事。則那個死。就是身體永生不滅的起始。可惜世人僅知預備老死的享受。而不知道去做那永生不滅的功果。然不滅永生的思想。人人皆有。皆不肯去

做。是今人可惜的事。度以賤身謬蒙入道。得諸道長之切誡。所有今日之榮幸。皆諸道長之賜也。倘度後世。如無諸道長之誦經。亦不致有今日也。今見樞府中誦經錄上。諸道長之名字。均有光有香。可見誦經者之功德。不僅惠及他人。而已亦有無限之福也。然誦經時。身體務要清潔。心思更不可他馳。快慢皆無關係。惟字清句着爲要。如有違於上所誦。則功果即失已。各道長誦經時。注意爲要。虔率爾無文。鄙語粗辭。幸勿笑度拙也。

濟南道院統掌吳性空。名長植。原任兗州鎮守使。遇害於丙寅五月十二日。濟院統壇。奉

關聖訓曰。性掌之歸。諸方以爲異乎。無足異也。不過了却一段因緣也。性掌夙根至厚。本在阿闍黎列。所以降世而導修。其果雖或不同。而以身示法。而導人之悟進者。亦一時應變之有其願。吾故曰。不足異也。惟望今之在修者。反而悟省。正以持修。斯乃可矣。吾

師石門傳道而後。今日宗徒。現身救世之責之願而成者。各各皆見道之以正爲正。以妙爲妙已。其遺體自當先由院方善爲封誌。一面妥加接洽。俾克歸葬。以全道誼。而安人情。此事通掌宜爲設法。吾

師前此昇爾本院實掌之意。機早寓之已。應細審勉。好爲代籌。

師之望。亦汝自身所當務者。勿負

師意。至囑至要。

孚聖臨濟陽道院訓示曰。凡人之窮通天壽。皆有定數。其或夭而壽者。善移之也。其或爲壽而終

不得其死者。因其善而移爲天也。如其能維善。亦必能天而爲善終已。願貞子者。既拔爲纂職。是其有善可移也。本擬由其天數。再移以令壽。惟惜其侍壇既久。而被疑信者所煽。意將移而敗行。故令其早服中樞。靜修靈光。以全其善功。而保我纂子不令終之譽也。汝又何憾其不善也。

許仙慎與德輝統掌談話。

守沙仙許奉

老祖命與輝掌一談。嶺東漢人也。少博通書籍。頗負盛名。著有說文解字十四卷。仙家小學皆宗之。輝掌亦漢之學人。頗有文名。望重一時。以故時相過從。契同芝蘭。惜天不與壽。早歸樂土。所遺子女各一。皆歸慎撫育。因是輪轉轉。乃有今日之因。異世相見。千古一時。談往事。敘舊因。樂何如之。在人世雖有宗族之系。在大靈明之界。實無情欲之分。今涅槃特恩者。實因輝掌之功行與前因。命吾來此。有所切磋琢磨。借以了夙因也。非偶然耳。世道惡濁。人欲橫流。稍有不慎。即敗前修。此所以吾因輝掌之功行。而得升仙籍。輝掌亦即因吾之名。使輝掌顧名思義。以全輝掌之功果也。周有慎到者。其書爲慎子。書中大旨。是欲以物之當然之理。各定一法。不求於道之外。不寬於道之中。使上下相安。各諱其守。是書雖偏於法。亦即伊人謹小慎微。而不可因貪欲以履不測也。故書經曰。慎乃位。又唐書曰。物必備而後動。所以慎其事也。至如修身之細行。輝掌亦將到慎獨之境。惟言行過於寬容。當未能至慎密之功。此所以

老祖令吾守沙之至意也。他如霍仙之守壇。

老祖亦有深意寓其間。恐其人不知。惜其人既或知。亦難悟到耳。願極掌念吾之舊交。服膺吾名。以輔已行。未來之光。慎亦明其半已。望輝掌勉之。後有機緣。自當相談。惟希勿效俗子時時心動。默問世事。致使功果中。留有不允信之疵。是慎所願也。後再談。

孫真人隨北京道院寄修總所（僮僕寄修）訓示曰。信者何。實在不虛。凡事不欺其心之謂也。人生生活在塵世。最痛苦的事是什麼呢。困苦貧賤是乎。非也。然則何為痛苦。人生不過就是困苦貧賤最難受。除此還有什麼呢。我說最苦的不是這些。最痛苦的就是心中受無形之刀劍。入無形之地獄。心怎麼能夠受刀劍之痛苦。人以心為主。是作一事發一言。無不從心裏經過。作一件好事。說一句好話。他心必定快活。也不是人叫他快活。是不由的自然就會快活。要做一件壞事。說一句壞話。自然他心裏就覺難過。這亦是不由的自然而然。不是旁人叫他難過。自己就同宰刑罰的官是的。拿刀劍自殺。入地獄而自進。無人導之也。某縣知事用一僕。卸任後滿載金銀。而僕皆知其底蘊。某箱存金。某篋存寶。而引盜入室。盡劫去之。以為可分贓而致富已。孰知盜掘物而均逃。該僕尋盜不得。事已洩漏。遂被捕而槍決。此事不能不速使報應。以昭警戒。此不數日之事也。又有一女僕者。因主人待之稍苛。懷恨求去。遂大捏大謊。主人知之。責之以非禮之言。僕遂更加恨怒。而捏造無名信件。濫投軍警各界。此際時局緊張。最要之物。莫過於槍械子彈。而該女僕遂捏言伊主某屋某箱某篋。盡槍械也。盡子彈也。軍警得訊。主往搜尋。卒一無

所獲。掃興悻悻而去。此事不能不使之速報。

關聖已立提該僕之命。下之九十七層地獄。受刀山之刑去已。亦眼前時事。莫以為虛談。各侍修方。均應於此等事留心。不求忠主。只要不害主。是即初階。如能以信字入手。先不欺心。不以人其知己之所做不善而為之。莫以己為善為忠人不知而不為。為善為忠人不知。神無不知也。神不可欺。神無時不巡察。我身一動一靜。無時或離。報應循環。絲毫爽。以為不可見。不可聞。路不之畏。是誠愚之甚也。害己之最。莫此為甚。人皆不欲人之加害己也。而已害己則不之察。是何故也。是不明道之故也。稍明神理。即明信實。明信實則不欺人。不欺人已心即不受屈己。心不屈。神末有不加護者。人無不受神之支配者。即一飲一啄。莫非神定。大小事一也。所以因因果果無有錯結者。如或不信。可細留意。

徐仙畏三隨當塗道院批示曰。哈哈。吾鄉父老。不得見吾。而吾無時不見吾鄉父老也。夫有形有質者。可得而見也。無形無質者。不可得而見。人之生也。有形有質。及其化也。無形無質。一生一死。幽明判焉。人苟能於生之時。保其形質。修其天真。形質雖化。而浩然之氣。無時不存於天地之間也。且人命之修短。如朝露也。如雷霆之驚也。如飄風而旋也。轉瞬即逝。不盡性立命。以養靈。必致靈放而神散。質耗而形竭。杳杳渺渺。隨業受生。萬劫不復。豈不悲哉。吾生之時。無功於世。而拳拳服膺天命之言。未敢或渝。是以得靈歸樞籍。證果妙山。吾之無形府質之靈。常游乎吾鄉。見父老無恙也。風物如故也。吾為之欣欣然。有時以吾之靈測乎人心。

見薄者多而醇者少。吾又爲之黯黯然。今蒙

老祖特恩派此守壇。得藉沙盤木華。與吾鄉父老晤對一堂。幸何如之。吾鄉父老欲見吾乎。求之於無形無質。可得見也。非第能見吾也。即諸聖仙佛。亦近在目前也。蓋太虛之神。原非遠人。人敵於欲。自諒神耳。若誠感以通之。則人之神。與神之神。無時不可契合。即無時不可見也。親有恙。子在千里之外而心動者。朋友之間。睽違已久。有夢寐相見者。此即感而達通之妙也。諸君子能知天命。即知鬼神之神。能知鬼神之神。則無形無質之靈。不待求而自得矣。諸君子其各省諸。

慈程真人（王善基。號仲雍。廬江縣籍。前慶院統掌。歸道後授封真人。）臨安慶道院出示院監素明曰。我與君慶院一別。君之德範偉矣。然誼屬舊交。何能稍忘。君之才高性聰。誠心爲善。盡力肩道。可喜可賀。雖今日君抱隱志。不願與世周旋。若此一意勤修。不致失足。異日桑梓。尙可享君之福。切勿自棄爲荷。即將來造就。予不若也。

癸亥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總院特壇。
菊溪真君出示道開曰。

老祖以汝爲堅誠弟子。故特以重要責任寄汝。汝須善體
老祖至意。以秉乃公。竭乃誠。致乃真善。而後方可立道之基。開道之源也。雖
老祖時加獎勉。汝益當奮身許道。益自警惕。吾今幸奉

老祖命爲各院總巡道。兼雷部副尊。汝其以吾職告於諸方。不可稍存私念。因道無私也。吾與汝雖係至情。有絲毫違法者。亦不能徇乎其私也。汝其勉之。余無私囑。爲善即昌。靈秀（真君之孫道開之子）必可慰吾與汝之望也。善惡禍福。惟在一轉念間耳。

又十二月十七日特壇

孚聖自樞府來。奉

老祖命。仍用前六萬年封號菊溪二字。即六萬年前之封號也。今生塵世。用以爲號。以夙基之存也。哈哈。開何由而得知也。

按菊溪真君爲南院陶統監道開之尊人。初遊軍幕。寄興於丹青。天性仁孝。廉潔自持。歿後十八年。於癸亥十二月十五日。北京道院奉

老祖壇訓。特封爲菊溪真君。派爲樞府總巡道兼雷部副尊。

編者謹識

又十二月二十八日

菊溪真君臨南京道院品示曰。吾菊溪也。奉
命來與諸鄉望一聚。開子聽訓。吾一身謙遜。木訥自甘。身後功過相平。地現曙色。自汝輩涉世以後。漸形幽暗。乃大道傳來。日近光明。正經傳世。吾始遷大光明天。今蒙
老祖殊恩。特派令職。始慶有子矣。爾輩須知冥冥重德而不在才也。縱宗功祖德有加。而後人不能繼志。雖塵榮日增。而先人亦無光彩。惟德字生榮死貴。同一慶也。吾深願汝輩於道於德。勤

加注意。須知
師道。不第爾爾輩一身一家。道之存在。世之存在。爾身家亦存在也。秀孫生有自來。可昌吾門。惟在爾之德之道。有以培植之。義無私語。爾但好自修持。宜平靜心氣。是吾深望於汝者。汝可寄語汝弟。好自爲人。吾無多囑也。

默真人於甲子年六月二十五日。臨南京道院。示冠能曰。故人別來大安。憶昔同舟。今成觀面河山。故人曾憶吾否。前此五教原文。子囑吾正。吾因災劫紛繁。樞務重要。未能與故人一敘。深抱歉然。惟子既已入道。務宜以道爲前提。歲不我與。此時能盡一分道。他年多種一番果。此吾贈故友之言。尙希採納。則後晤自有期也。勉之勉之。

按冠能(謝紹佐)與

默真人共事山東撫署。已越三十餘年矣。近因著大道爲五教之源。恐有未合。曾潛謁於

真人位前。請臨壇一賜訓示。此他人所不知也。嗣奉

字聖臨壇。謂所論甚合道旨。隨已印行。今

真人臨壇。將前事一一敘出。並嘉勉優加。無異生前共話情況。具見神人接近。誠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陰縣守沙仙蘭奉

編者冠能謹識

命傳諭。英意歸道。(滕縣統樂掌籍姓吳丙寅三月二十四日歸道)

老祖念其生前秉性忠直。頗著道績。故蒙掌監誦經超拔後。即招赴樞府。日加清靈二度。再作一度之苦修。今日入八數滿。修成靈充。旋升仙籍。特令爲騰院巡察使。專司諸修之善惡。及求道之信心如何。子等雖處幽獨。亦當有所懼懼已。

甲子年十月三十日。武昌道院午刻統壇。奉

濟佛訓。祀靈一節。惟彼鬼氣薄弱。不能以抗強陽。得於祀靈室之東北隅。自上而下。以藍布爲

大幕。以界神靈鬼氣之衝。而蔽陽光也。知之。至於鬼情鬼趣。吾轉請

老祖命閑等爲諸子述之。十一月十四日武昌道院午初方壇。

守沙仙李奉

老祖命。於庚六方壇。令吾代閑子等述鬼情。知之。

十一月十七日武昌道院午初方壇。

守沙仙李奉

老祖命閑華等說鬼。

吾閑華也。諸道長及各同人前。吾皆一鞠躬致候。圓觀姻長尊前。吾三叩請安。滌華老弟。別來大好。今吾與大家相別。爲月不過十數。而已易暑爲寒已。界限人鬼。相見不能以握。相談不能以聲。物自爲物。我自爲我。追溯既往。良用惻然。幸在老祖門下。作一度之求修。死後尙無多大痛苦。惟人死爲鬼。其情至爲可哀。見陽則附物趨避。

遇風則狀如散烟。痛苦之情。實難言喻。惟見彼之功德德行高深者。優游自樂。甚相得也。閑等蒙諸掌監誦經後。乃由於卑而援於上也。因生時入院。始信之。繼疑之。終矢之。故不能將天賦之真初。保其固有。致今日與諸同人作沙木之談。亦不能直接以述。必又更賴於李仙也。

老祖曾特加靈二度。命閑親述。無如生前心既不信不堅。多惑多障。既歸而心性亦如之。即或蒙老祖日加八度。亦於心之不靜。神之不明無益也。此皆因陰障盛。而陽明少。陽不勝陰之所致也。閑有一言。敬重告於諸掌監及同人之前。人生在世。鷄鳴而起。孜孜所爲者。無往不是假的。惟有功德一種事。生可能同在。歿可能同歸。功德者。是世界凡爲善事的總名稱。功德大的人。其靈顯著。功德小的人。其靈微弱。無功德的人。其靈漸滅。是功德者。乃與心性靈光相絞而不能離者也。故功德大的人。能成仙成佛。可超祖。可延世。皆其靈光之充塞乎天地。貫通乎古今也。功德大的人。即或祖宗有墜惡趣者。如功德高於彼級。則必彼級祖若宗之惡。與功德相較而兩消之。消去功德。而功德仍有餘。(守沙仙李註。假如一人有功德。上至曾祖。其曾祖本一惡人。乃將其曾祖之惡與功德相較而兩消之。比如惡二功十。功因惡消去二。尚餘八。其八數仍與其曾同高。即將其曾超昇已。則即將彼消去惡趣。祖若宗由鬼途而超入仙界已。一人有功德。上超九祖者。下亦必延九世。此靈光自然之所在。非可以絲毫強勉也。內行功德。其大者。爲舉止不愧心。次者。即澄心靜坐以養源。外行功德。其最大者。拯人於將死。全人於將散。或濟人之急。成人之美。皆爲功德之巨者也。然如有甘自下賤。而不自作上進者。如濟以財是養奸。資以

力是奉惡。而不可不明察也。如人能靜坐以養源。內不生躁。外不生急。即可保固有之真。又能得外施之功。其所得之功德雖少。而亦不致失却根本也。閑生時少信。未能堅坐。致心爲私使。身爲魄役。以世間虛虛假假。形形色色。將我固有之真靈。消磨殆盡。若不沾求修之惠。連今日之靈亦無也。惟望諸道長無以神爲渺茫。鬼爲虛幻。而不堅信。自墜於惡途也。閑蒙

老祖指以靈修。名曰拿燕凝神。無如陰氣難淨。滋吾一陰之靈。得力甚微。仍氣烟長以大筆用白色將賜之四字。寫於幕上。(守沙仙李註。宜以膠和白粉。以筆書之徑方尺五。由上而下可也)。

使凡出入同人。經由該室。觸目而心一默動。則閑等已獲厚益已。噫。死修難。但望諸同人堅坐淨心。不爲世欲所羈。宏仁行慈。不爲臭銅所錮。而功德之增可無已矣。閑之方來院也。回觀姻長之靈光。最爲逼人。其次者。即又誠也。再次永德及以下諸人已。吾來先躊躇於湖面。既附託於草木。後因聽經。始能漸凝成形也。鬼之情最可哀。莫如穿隙而過。破形再合形。則爲最苦也。至如鬼見親人而不敢親。見故友而不故。最難之趣况也。但望諸同人。堅修堅坐。多仁多慈。歸即入仙。而不可如閑等。致今日後悔已晚矣。謝謝諸道長侍壇。誠靜兩弟有勞了。濊華老弟。聞故友冥到。不惜時光。肯來一聞。尤爲感激。惟望老弟善護將來。勿昧前因。是愚小兄之默盼者也。有後機緣。或再得談。

十一月二十日武院午初統壇。奉

孚聖訓。閑華昨日所述。已得道源之微功。性明神凝。能於祀靈室海燈。令其日夜不息。則於庚

三。或能親與諸方一述也。汝等盡試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武院未刻特方壇

喻仙訓。奉

老祖命。八度後。指令閑華試臨謁。知之。

守沙仙李訓。

老祖所以令休八度者。因諸子之靈充盈。恐閑華不能近也。今諸方行禮。誓表上香。而誠敬所結。靈亦聚之。於是閑子又不敢接已。以後無論何壇。中休再開時。均無須行禮。記之。再休四度。以觀可否。

吾閑華也。奉

老祖命。再與諸道長一言鬼。前日與諸道長略述愚意。而閑已蒙

老祖特恩賜靈。由虛而漸凝已。此蓋因一言雖微。能動人。能化世者。皆功德之大者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閑之言雖俗。然蒙刊佈於世。不能一無感動。以十院之修方感一人。而百院之中就有十人。此十人知有所悟。即閑莫大之功行也。武漢兩院之掌監。凡有力於兩院。而不使院消滅。再令煥發者。天冊中之名字。均燦燦有光。令閑見之。真有悔不當初之感。切望兩院掌監及諸道長。圓觀姻長。致力於道。盡心於慈。精修於坐。以修進天籍。勿如閑等之自失機宜也。子久先生。閑之故友也。今日來院參觀。其亦有心於道乎。世間之道。茫茫無涯。頭頭是道。然道

有大小。又有正異。實吾人之智所未能窮究極研也。蓋以道之不背倫常。不違人情。凡事公開。不守秘密者。即正道也。先生生有夙根。非同泛泛者可比。今既有所見聞。宜即以見聞之機緣。速行懸察。審辨是非。以定已之行止也。閑因故友之誼。敢實直言。冀聽之獻。不識高明亦有所探否。閑死後。凡至親厚友。無不以閑未抵家為惜。不知閑之解脫於濟。正

老祖成全閑於今日也。蓋人生皆具厚情。情之所動。因即生焉。既種其因。思不作其果可乎。是不能也。閑如抵家。而吾與家庭間。難保其無情感也。所以解脫於家人之前。不若解脫於不見家人也。既可止兩方之情因。又可全無限之俗緣也。故古人曰。七情不動於中。百魔盡息於外也。人死為鬼。不是虧稱。鬼者歸也。精神離形體而歸於真主也。真主者何。即先天之靈炁也。人身之生長。以先天之炁。離體仍歸於炁。不亦善乎。惜人生時不知保身之道。死後能名符其鬼名者。皆不可多見也。此因鬼神用事。魂被侵蝕也。故修養者。以殺魄截昧為要道。吾院以靜坐為養命之至寶也。人生以前。魂陽中伏。既生以後。魄陰乃藏。故魄為附形體之陰神。魂乃附靈炁之陽神。魄陰盛熾。陽必被殺。故元靈因之而戕伐已。凡情之所動。心之所欲。皆魄用也。故凡淫樂優逸。不特身體為勞。而精神又覺疲憊已。此皆吾人所易於習知。而不必深解也。吾院之坐。即所以穿息而罔罔也。蓋息穿而氣通。上下能用。坎離相交。而性命乃能一致也。真武之龜蛇合形。即真經中之壺水在火上蒸蒸也。人能息穿。而心可平。氣可靜。情可空。一切皆能為吾用已。

先祖曰。生存我存。還時我亦存者。皆此穿息之功也。望諸道長。能堅恒於坐。息不求穿而自穿已。閑生時蒙姻長之指。惜未肯用。此亦緣之所關耳。生蒙左右提攜。殁蒙前後超拔。在人則爲情。今吾不敢言情已。然姻長之功行。亦因此而增已。院壇嚴重。不敢言私。今後閑將他去另修。恐無再談之機已。謝諸道長之立侍。及靜弟之恭謹。祝爾康強。

謹按車君溫如。道名閔華。山東海陽縣行村人也。甲子年七月十三日故於濟南。茲因請求祀靈之故。先後奉到壇訓。並車君臨壇親述鬼情鬼趣。特行摘錄刊印。以供同修者之參悟。再十七日閔華所述鬼情一節。大可爲研究鬼學者之參考。當即付印。二十四日未刻方壇。閑華再述鬼情時。內中即有蒙刊佈於世之語。立到印刷處查詢。已否印就。適方上板而未印。故得同前節連續排印之。恐閱者不明刊佈於世一語何指。特述其緣由於此。漢院統掌于圓觀增誌。

鳳陽道院修方張渡修(即子敬)歸道後之自述。

按渡修自鳳院成立即求修。初亦淡漠視之。去歲因服務皖紅卅字聯合會救濟隊。奔走千里。不辭勞瘁。事竣返蚌。即由張會長靈玉留在蚌院。清理各項帳目。自是信道彌篤。本年七月初八日。鳳人但見其形容憔悴。莫有知其病者。二十二日上午。尙在隣家與人爲葉子戲。下午八時。偶覺心如湯沸。急歸家。忽謂人曰。我看時局如斯。家計如斯。謀生不易。不如隨先祖去之爲愈也。一言未畢。即瞑目而逝。同人異之。因函告蚌院掌監。請於開壇時代問其致病之由。遂於二十九日統壇列目請示。奉

孚聖訓。渡修之死。非死於病。乃死於其真氣早已耗盡。靈魂早已失落。回鳳之日。僅存餘氣。餘氣一絕。焉得不死。何待病耶。知之。

守沙仙訓。渡修一再堅求吾代述其言。吾當呈求先祖恩准吾代述其言。

先祖恩准吾代述其言。

吾渡修也。生前承先祖恩准吾進修。吾既得有可修之機。而不知修。今日已死。嗟悔何及。吾生前在院不能打坐。不知清心。不知節嗜慾。以致真氣日耗而不能固。請大家知道。及早知修。吾靈魂在蚌院早已失落。回鳳以後。人覺昏昏沈沈。及至吾死之日。只知先祖派神教我同去。吾亦不知吾死。只覺我身飄飄蕩蕩。一團黑氣。圍繞我身。我欲行動。不得自由。有時覺我身氣散。即失知覺。前日

關聖臨院。照我金光一陣。我始得有知覺。每日見諸神臨院。往來之時。金光可畏。吾只得躲避牆角。然黑氣時時圍繞。苦不可言。又有時見掌監及職修各方在院往來。有頂上放紅光者。有淡紅光者。有綠光者。有無光而有黑氣者。吾不便說出其名。請大家知道。及早修行。慈款帳目。稍有不濟。必獲嚴譴。

先祖派神時加鑒察。頗爲可畏。渡修已死。請大家知道。及早審慎。渡修已死。生前不知修行。自悔萬分。務求統掌院監。俯賜矜憐。代吾求

老祖恩准。爲吾靈經。庶幾吾得超拔。免致吾靈魂在院沈淪。則感恩不淺矣。蚌鳳兩院諸方。與吾交好者多。請大家多求。爲吾誦經。

守沙仙令渡修不必再言。渡修之言。已代述畢。渡修在院。雖無功績。但其對於誘道之人。力關其謬。力戒其非。即此口舌之勞。已蒙

老祖與諸神昭鑒。准與熱心宣道者同功。

關聖所以賜其金光。俾其靈復聚者。因在院會親聞其力關誘道者。今日

老祖准吾代述其言。此特恩也。諸方其各知之。

孚聖臨熱河道院訓示曰。今圓子求之

老祖。願引善同之靈來院。並欲代其傳語。述陰間之苦。因伊臨歿時。有一念之悔悟。一語聖號之默誦。各神不能不尊命以護之。因而一點陰氣未散。尙得聚而成鬼。今已知修行之晚。奈再修於鬼。較生時之爲難千百倍也。

守壇仙圓子示。哈哈。吾幸而能至於今日者。吾數子之誠格也。不信道者。當其數未滿。生活時間。無好惡也。及入陰間。雖悔曠世之不修。而遺此書。亦晚矣。今善同蒙

老祖特恩。准隨善進院。並准由吾代其傳語。善同無別語。今知人身難得。悔前者之未修。而受此殛也。勸諸道長。務及時修養。勿俟時機已過。而徒抱悲觀也。吾進院惟見祥光射身。及入此室。則見諸長之全體。皆放光明。除統掌之頭上已放三色光線外。餘亦均有紅白光。吾初成形而

畏光。聞壇仙告俟過百日。能一意苦修。即可附物傳聲。今僅隨以流行。若不得諸神之護佑。一點陰氣。早已隨風吹散矣。因善同不能久在此室。求吾引去。

右述兩節。與武昌車院監所逃鬼之情形。大略相同。頗足令人及時猛省。爰併錄之。

編者謹識

巢院職方毓林。娶妻賈淑。年未及笄。已入社度修。不數載遽賦悼亡。甚切悲思。旋奉

尙真人臨壇訓曰。毓林。吾有一聯。汝其續之。以慰汝心。（十餘年敬愛如賓。正期聚首常圓

。何遽撒手歸泉。勞我思。勞我神。未獲一悟。）汝於今晚替吾續之。時毓林慘然未續。越日

奉

孫真人訓曰。毓林。尙真人與汝之聯。汝有未解。何不思索。願左右而言他。吾將年字改作齡字

。汝其明焉否焉。言汝婦年僅十餘。即敦敬愛。喻其淑也。汝竟生疑。今了然乎。吾代汝續。（

千世界逍遙樂土。初沾楊枝法雨。竟能步到蓮台。善提因。善提果。已證三生。）汝於此中細思。足慰汝懷。

靜化真君姓元。名登雲。字瀟洲。道名鈞性。世居山東萊蕪縣城南。爲人恬靜謹訥。信道尤篤

。壬戌歲。在萊蕪道院求修。丙寅十月歸道。奉

慧真人訓曰。性子已修三世。幸逢今日

即開法會。普渡羣倫。有事半功倍之幸。且性子本性。超出聲色。又有數年之道功。故其靈賴以

圓滿也。

師命性子爲靜化真君。並派爲萊院監坐。知之。又真君臨壇示曰。吾靜化真君鈞性也。諸道長以吾爲生乎。爲死乎。哈哈。吾也是死。也是生。死者軀殼肉體也。生者吾靈也。諸位道長爲我哀乎。抑爲我慶乎。大半是爲我慶罷。唉。慶我我亦不敢當。我是非常的抱愧。何也。以爲吾生前有許多不明白。看的太小。自閉自畫。且業緣尚未全然脫出。故自靈有許多不清不圓。暇道時幾乎墜落。幸有接引菩薩。急急的援拔。纔出溺登清。然靈雖超出。尙不能活。只居而不動而已。又幸濟佛引至終南靜養。又蒙諸道長誦經三日。我纔能變動不居。隨濟佛赴妙山謁拜師靈。(至聖先天老祖)呀。妙山真不易上。初至山麓時。氣味清涼。我靈尙能耐。及至山腰。則不能支已。何則。妙山自下至上。分若干階級。若干變象。若干天下。以下上論。有寒界。熱界。靈光界。寒界之寒。寒不可耐。其味非世間之寒冷所可形容。憑我這點靈光。如何得上。幸蒙濟佛加護提拔。纔出寒入溫。溫與世界溫相等。草木鳥獸。又非世之山水園囿所及。及至熱界。則與靈光界相近。其熱也炎不可耐。又非凡熱之熱。抑若能耐。愈上愈熱。及至靈光界。無所謂寒。無所謂熱。但光明閃閃爲難支耳。其明如日乎。日不足以盡之。即我靈霎時則不知已。然而不妨。猶能團聚。初時如鳥畫出。身不敢動。目不敢睜。既而敢動敢睜。恍惚之間。見宮殿樓臺。光彩燦爛。不知何料所造。宮室樓臺之玲瓏巧妙。又不知何人所建。以我私意測度。非人工也。濟佛引我上樞府。謁拜

老祖。及階下。我則不敢進已。哈哈。諸道長以爲

師有相乎。無相乎。哈哈。實有也而實無。

師靈我不敢妄說。但和藹惻怛。非人所知。哈哈。我拜後則善已。及回。光不知其光。熱不覺其熱。冷不覺其冷。哈哈。我所說與我所受的這些磨鍊。道長們未必知我。我祇自知而已。及蒙師一位派職。我是非常的抱愧。幸逢斯時。知感而已。吾勸道長們。各自奮勉。切莫如我是的後悔也。道無終始。亦無止境。愈修愈純。愈進愈妙。萬不可如鈞性自畫自圈。自暴自棄。徒後悔也。哈哈去罷。

臨榆道院統統掌籍于榆福。原名書麟。字春浦。昌黎邱家營人。於丙寅十二月二十日歸道。時年五十有一。當奉

訓封爲覺悟使者。並准臨壇自述歸道後情狀。備錄於左。

濟佛奉

老祖命自濟南來。哈哈。福子生前性雖拙蠢。而心地尙誠。無大學識。經營無策。只落得半生清貧。早年禮佛吃齋。不動傷性之品。自本院發起。粗設亦爲出力。雖守一份愚誠。盡心盡力。殊爲難能。故吾

老祖准其臨壇。敘說生前歿後之衷腸。而表其誠。以勵後修。諸方可以道爲任。庶免將來淪墮。而難登覺岸。歸於證果也。各各慎修可耳。二度後福子臨。撤酒進願言歌。以助其靈。各各記遵

。吾於坐院靜息。

濟佛引福子到。

吾覺悟使者于福也。諸位道長。福躬康泰。百事遂意。諸道長行禮。吾實不敢當。吾蒙

濟佛提攜。幸有今日一見。不然早已墮落苦海矣。諸位道長以我爲樂。以我爲苦。以我爲生。以

我爲死。吾猶樂猶苦。似生似死。何者。生有百宗煩惱。死有千般好處。諸道長信耶否耶。吾靈

不充。只可舉其大概。告我同道。不知諸道長肯信否。先述吾生前大概。吾幼而少讀。弱冠營商

。素寡交遊。心愚口拙。半世生計。一無儲存。雖有點餬口之資。大約亦爲之瓜分矣。堂上老母

。好在侍奉有人。咳。也是不能充足。吾雖沒有榮顯。亦屬含淚九泉。言至此不覺令人一哭。咳

。也是命該如此。不必說了。再說樂境。諸位道長即歡喜了。

吾於歿夜。即來道院。諸道長相迎。吾尙識慈果統掌。餘者均未看清楚。叩畢。返在東門房。

每於院中遇見諸道長。即行緊避。實乃靈不團聚之故耳。然後蒙諸道長與吾誦經三日。

濟佛又命靈坐。所以靈稍明。而經未能完記。是以屢懇

濟佛引赴妙山。未能俯允。又命吾於夜靜人安時。在

老祖案前誦聖號千稱。又逢卯望二班齊誦真經。吾靈始聚。前隨

濟佛赴濟叩

師靈。就便在千佛山靜養三日。始隨

濟佛赴妙山謁拜

師靈。初至山麓。清涼撲面。勢不能支。幸爲

濟佛佑護。百般提攜。始能登至山腰。妙山有寒界。溫界。暖界。靈光界。寒界之寒。朔風侵骨

。暖界之暖。炎暑如蒸。吾之靈幾乎被其寒凝滯。其暖溶化。目不敢睜。恍恍惚惚。尙能團聚。

又蒙

濟佛竭力提拔。所以不於半途而終也。至於溫界。與世間無大異處。然後始至靈光界。其先即

如臯島。不敢見日。已到靈光界。倏然睜眼。即見高廈數椽。巍巍矗立。樓也。階級層層。一如

宮殿。畫棟雕樑。心中念及此舍。決非人力建築也。請之於

濟佛。曰青玄宮是也。吾乃恍然大悟。既且喜焉。於是隨之而上。叩拜

師靈。亦不敢仰視。似有似無。叩畢。恭待於階下。不覺比來時靈加數倍矣。故隨又

濟佛返。此一時也。目也明已。靈也明已。視奇花異草。野獸山禽。樹木有茂盛處。有凋落處。

真乃天然。亦山中之寒暖不同也。此遊飽我眼福。增我閱歷。於是隨

濟佛返院。特蒙

老祖宏恩命我臨壇。與諸道長一晤。方知道之修也。內以坐誦。外以慈行。若能堅持到底。不難

於得上上乘也。吾生前坐雖未缺。坐即沉昏。亦是一大病也。目花口拙。最懶誦經。每誦必多遺

漏。此第二病也。心粗少鍊。多有任性。此第三病也。心氣魯莽。遇事不能自解。第四病也。此四病積於五臟。乃有要命之病也。諸道長勿犯我四病。庶可益壽而延年也。榆院萬年。願諸道長萬年。一方之幸福。皆道院所造也。亦大道所化也。吾靈稍暇。容有再晤之時。望諸道長堅修。將來之福壽。必與大地同永也。吾去。

默誠大士。為北京道院統掌李君智真之太夫人。道名默慈。年七十有八。於丁卯年正月二十四日時歸道。次日奉

老祖命錫封為默誠大士。并由 慈憫 大喜 妙嫻諸菩薩。隨 蓮台聖體降臨北京道院總壇。演述歸道時經過情形如下

今日隨。蓮台聖來。諸位統監掌監各道長。老身這里稽首了。老身已過古稀。在塵世轉眼之間。就能歸本。真是極大的

老祖恩典。所以有這樣神速的覺悟。在各大士說。老身生前並無大孽。纔邀特種的榮典錫封。然而老身自問。罪孽大極了。能夠給諸位大士當一名灑掃的女童。再加修養。於願足矣。不意竟蒙 蓮台聖慈恩提攜。

老祖的厚恩特頒。實在慚愧極了。據大喜妙嫻兩菩薩說。是振鈞小兒(即李智真)的功行有一半。老身想來。振鈞不夠修道的資格。要不是默真人同道中各統監掌監的教訓。振鈞小兒。簡直的不知道怎麼修。老身這里稽首謝了。還有懇求諸位的事。見小兒的時。就說最重儉樸。對於俗禮

的鋪張。萬要不得。若盡竭力鋪張。老身之靈不安是小事。恐怕還要墜落的。振鈞向來是聽老身的話。再有諸道長教訓更好了。況且因老身一人。為此後殯葬的模範。豈不更於老身有光榮了。老身自己尚知道。生前未了。也有小小的罪孽。若是小兒願盡孝思。諸道長教他多行善事。最好不過了。老身奉

老祖的命。來此領教。諸統監掌監各道長。但能使老身的靈。永不迷惑。老身就千恩萬謝了。大家都是道中的先進。當能以此話指教老身。可是老身的靈。至今雖清爽。不過仍怕罡風。幸賴各大士的保護。各賜老身護靈真氣若干。所以纔能支持。老身敢將近一月來的情狀。為各道長演述。大家一同研究。是否之處。仍望各道長指教。老身從除夕前六日。即與大喜妙嫻兩菩薩晤面。彷彿素日相識者然。不敢公然相認。因靈仍在俗體附之也。至二十七日丑正。二位菩薩又來囑咐老身。二十日左右。我輩當能常相聚了。至次日老身欲將此語告諸全家。欲言時。則兩菩薩即來告我。不可洩漏天機。自是日起。即日日相聚。也有白日聚談的時候。也有晚間聚談的時候。總是清醒聚談的時間多。夢中聚談的時間少。本來上元日即能走。據兩菩薩說。老身的坐功。仍有欠缺的地方。於是兩菩薩從立春後五日。就左右不離了。並因有駭人聽聞的地方。於是教老身以靈體坐功。坐之第一日。一度後其冷如在冰窖之中。二度後如在火山之上。三度後始覺溫煦。於是日以爲常。至上元後二日。見有一紫面長髯之佛。向老身拱手曰。汝之功候。行將至矣。恭喜恭喜。老身即誦兩菩薩若爲何神。兩菩薩曰。此默真人也。倏忽又不見。至雨水日。

老祖派神來告老身曰。汝可以行已。汝尙有何料理之事。洵爲料理。寔言爲是。不可不令家中知。亦不可令其盡知。老身於是對家中略作表示。至隨行之前一時。見有無數惡鬼。前來索命。幸兩大士在旁呵叱之曰。安慶之役。諸事已了。在汝等自尋其苦耳。況事隔將近三百年。尙能再相尋乎。各惡鬼諸諸而退。斯時即聞異香。見無數童男童女。均着古裝。也不知個個都爲何許人。移時聞哭泣喊叫之聲。靈又不忍去。幸兩菩薩將老身兩耳兩目緊掩。同登一車。移時如飛而至一山下之洞門。上題潮音洞三字。兩菩薩相伴入內。曰此處可以少息。不然。濁塵未盡。不能到妙山也。斯時塵念又起。即問兩菩薩。老身此來。何時可以回去。兩菩薩曰。止止。於是取一杯極清之水。杯爲瑤瑤製。水作琥珀色。曰飲此即可以回去。老身此時。覺心中煩渴。一飲而盡。頓悟本來。遂不思塵境已。又移時。兩菩薩導余赴蓮台聖座前長跪。蓮台聖即賜老身蓮實一枝。其大如西瓜之中等者。聖訓曰。汝食一半。靈即自固。到妙山再食一半。即大悟矣。况慈憫已在妙山候汝已。汝速同兩菩薩先行。

老祖如有訓示。老尼再告汝。於是同兩菩薩赴妙山。途中覺身體輕盈。健步如飛。不似初來時已。然奮勉始能隨兩菩薩。兩菩薩時時竊笑。老身以不知爲何事。即訊兩菩薩。兩菩薩曰。汝尙思何日回去否。曰悟已。不思蜀也。兩菩薩又曰。汝之本來能知否。曰知已。兩菩薩曰。知即不易。休令再墜。其一半蓮實可食之。將及妙山已。老身即捧而食之。隨兩菩薩行至一五光十色之山。峭峯如削。兩菩薩曰。此妙山也。忽抬頭見蓮台聖。不勝詫異。自忖曰。我等先行。蓮台

聖真有化身術耶。兩菩薩曰。汝真被塵俗之見迷惑了。一念千萬里。我二人設非同汝行。亦早至已。斯時心中更覺恍惚大悟。移時蓮台聖引老身入一宮殿。其燦爛莊嚴。誠有不可思議者。蓮台聖即啓稟

老祖。令老身隨跪蓮台聖之後。兩菩薩分左右跪。不敢仰視。移時。蓮台聖曰。汝抬頭。於是抬頭。似見

老祖。似聞

老祖之語。非聞

老祖之語。蓮台聖曰。汝功行尙淺。十五日後。當能見真聞真也。蓮台聖謂老身曰。起。老身即起。曰汝隨老尼赴總院臨壇。老身即跪懇曰。靈不清。何以臨壇。且弟子素無文。焉能述此中之情狀。蓮台聖即出一紙一筆。令老身振筆直書。老身即書之。彷彿有夙慧者然。蓮台聖又曰。是即可已。不必再謙讓了。况道慈兩務。正在緊要之時。而坐功中之定游飛昇。更爲緊要。不有汝之證驗。何以堅各方修養之誠。於是不得已。隨蓮台聖及二菩薩到此。進院時。即見孕慈兩聖。其一種道範。誠令人肅敬之心油然而生已。老身於是九叩參拜。兩聖即請兩菩薩止老身之大禮。並請慈憫菩薩告老身曰。此後不可行此大禮。老身即由出會到此。既到此。不敢不姑試弱靈已。各道長嗣後對於老身應行指教者。當隨時指教。不可少有吝氣。老身靈存之日。即無在不感激已。現在女社各姊妹。均修養有進益。不過今歲女社中。如○○姊○○姊多加坐功。

或可以早歸妙山。其他各姊中。亦有二三人今歲證悟。老身不能不遵訓以研究述說也。各道長對於智真靈修。時加教訓指導。老身感激無地了。尚有最要一事。今歲宗壇之成立。必令智真勉爲之。老身近一月之情況若是。嗣後在女社請教諸道長。告辭了。

蓮台聖訓曰。默誡大士歸真不及三日。即能臨壇。雖前生之夙根。亦智真創道之所致也。是修者之功業。不難於守成。而難於初創。不難於終始如一。去歲春夏之交。智真因他方敗道之煽惑。有疑點已。設非覺悟能早。必至墜落。而默誡必不能返其本來。可不懼哉。堅疑之分。惟在一念。一念能堅。功行圓滿。一念有疑。終身失足。大道前途。不可不懼哉。修者不可不慎哉。老尼於此爲諸方告曰。修者不可多飲酒。修者不可多貪財。修者不可有狐疑。修者不可自爲是。能以此四者爲戒。則修養功候。自臻無上上乘已。各方嗣後修養功候。必從至完至善至寬至大至堅至誠處着手。若惜其小而害其大。必非道中所宜。大道肩寄。重在渡人。雖不能獎掖誘勸。亦當循循善誘。使之遵道規。守道範。從道儀。轉道基。方能普渡衆生。若徒以自度爲主。而不從渡人爲功。則內功難圓。外行不滿。未見其有功也。各各於是細悟可耳。

依奉執充子歸真記

立潔姓金氏。名鐸。字子范。原籍浙江紹興人。年三十三歲。性闊達。處事謹慎。自壬戌瀋陽道院立日求修。迄今六載。迭蒙派爲宣院文職。慈院掌籍。統藏副掌。纂義等職。肩道行慈。誠篤堅恒。協理會中粥廠施衣諸善舉。尤多助力。忽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夜病歿。七日暇真。

奉 學聖傳訓。封立潔爲依奉執充子。配享慈院。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同人疏乞恩准立潔臨壇。一述往事。奉 濟佛訓同息與奉玄玄出名。將潔子之壇述。加以註釋。另行刊布。隨院訓分發各院。以資參悟。瀋陽道院統掌李同息。統掌伊奉玄謹啓。潔子壇述如下。

濟佛奉命自妙山引潔子臨壇訓曰。哈哈。今日藉潔子之臨。闡天人之妙機。明陰陽之玄奧。生者暇有所處。歿者神有所依。是皆因一念之誠。力善不息。而臻至善之妙境也。疑者從茲知悟。而有勵修之功。修者從茲知止。而有不厭之行。則將來各人之進益。大道之發展。皆從此而有所知矣。吾有偈言。各各悟之。天人分二界。陰陽理原同。似我本非我。情空性靈明。今日各方均宜向道上着悟。不可心着於奇異。而欲知細密。以證已信也。眷屬之對歿者。不可生悲懷之態。致動歿者之俗情。各各知之。潔子雖到。各方暫退四度。令其在

老祖案前稍坐再臨。知之。

潔奉

老祖命。隨 濟佛臨。立潔先謝謝諸道長對潔的一片善心。回想自立潔暇道以後。將逾百五十日已。親戚之掛念。朋友之悼惜。真是無日無之。但是在世情這是難免的事。在道上的修悟。却成了極大的一種障礙。所以我在這百餘日以內。

老祖專從這情字上。爲我說法。在上者爲親。在下者爲子。居中者是夫婦。人有此三障。所以攝脫道世故。是很不容易的。故曰。性天情海。這一種之微妙。是很可參悟的。潔因姊丈道恒。誠

信悟道的功修。也能夠隨在後邊。作個間道的村俗。得有今日。實在是生前不敢想像的。現今又涅槃。

老祖的慈恩。准潔之親眷。在

老祖前一談。這更是不敢盼望能有的機會了。哈哈。阿姊及文淑與諸甥輩均在此。實在是使我心歡慰。然空借沙木之妙運。不能作對面相視之暢談。殊覺戚戚。此亦見俗動俗。而情緣未能鎮定故也。前官專為情上說法者。即因潔之家世故耳。姊及姊丈。均知其詳。不必潔重言贅述。惟於後嗣一層。在潔對金氏祠中。未免先為一大憾。今可告無罪已。孟聖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當向活潑處參。不宜向執泥處看。則道修雖虛不虛。真空為有的大道。乃能有所知已。當潔未暇之先。纏綿病床。備極憂苦。既慮妻子老親。又愧孤苦乏嗣。心如轆轤。晝夜未能稍息。至第五日我忽見洪教真君傳。孕聖訓。令我潛心靜養。不可多傷清神。並使我多誦聖號。可免前因。並止後果。我清醒時。乃以為夢境。而未能力道所命。至六日而真君又來。即攜我至。孕聖前而訓之曰。汝與金氏之因已了。本應再輪。今因修故。已超諸上乘。汝可暫歸。佈囑一切。而作最後之暇。並可安文淑之心。以使其靜心於修也。臨行以瑪瑙盞滿注瓊漿。令我盡飲。是時我自覺身輕如雲。心澈如鏡。願我似有而無。雖無却有。正凝思間。而洪教真君曰。此即汝之性身靈體。仍歸本來也。可速歸去。以安世心。於是我又回住一十六時之久。而洪教真君又來招去。在孕聖座下靜坐一庚。共飲漿四次。始由孕聖及聖帝。濟佛。慧聖帶赴妙山。朝見。

老祖慈願已。

老祖之相。隨心而現。則真經未集一節所載。信不虛也。妙山者。亦妙偶之語。非真有其地。而實有其境。真經箋註之北極。亦喻辭。非北極即妙山也。道經曰。有名萬物之母。無名天地之始。而。

老祖所居。乃始初之始。而北極豈能居我先天之主宰乎。山者。表其高之無上無等之謂也。是老祖所居。超出三千大千界之外。計其高而不能知其止者也。其處山水隨時而現。花木四時常明。鹿如伺戶之犬。鶴如唱明之鷄。無風而清風徐來。無雨而甘露時灑。其一種清涼况味。和霽氣象。潔真不能以言語形容者。旋聞。

老祖錫封為依善執充子。配享慈院。以為勵修之策進。並奉訓曰。立潔向善不疑。侍壇惟誠。行慈以力。宣化以心。惟因心不他參。致有固執之非。然總計一世所行。為功也居多。為罪也尚無。即以依字表其為善之行。復以執字正其力行之過。而加充字。並揚其侍壇宣化。導俗啓人之功等論。如是乃由。默慈兩真人導潔謝恩訖。因兩真人為吾院會之先覺者也。後又奉訓立潔不必他往。即在妙山講經壇。聽經侍座。百日後。再行行功救世。此立潔自皈道後至現在之大略情形也。今潔在諸道長前。敢進一言。伏望察納。潔言非他。即求各道長免除意見。共維道慈是也。善吾人之為善也。我人享其福及功德。神與道無益也。我不為善也。我人蒙其罪被其過惡。而神與道亦無損也。潔之在世。也曾為終身謀生活之儲蓄。而不知為身後求歸處。今幸因姊丈好道行。

而有續效之心。於名利之外，稍爲道行。始有今日。回想我生時所謀之利。今毫厘不能享用。而生時之微善小慈。今都彰彰焉記錄諸版。今始有悔差之心已。道經上之士聞道。中士聞道。下士聞道一章。諸道長不可不參其玄妙。蓋彼時之信道者。疑道者。都如是之甚。況今之末世乎。但盼望諸道長專心致志。一心參道之真理。不必好玄之神奇。努力進修。則將來之功德。必更有逾於潔者也。此潔之對於院會諸同仁。及同掌誠弟等之切囑者也。弟感又誠最厚之一分心。事既已往。亦不必再言。如果愛我。即多住藩院也。誠掌勉之。修道侍壇之難。自有逾於他人者。因道慈之重寄也。此潔對誠掌之望也。阿姊不必爲弟戚戚。不必爲家憂慮。當弟受策命之後。即以家之零丁。苦求

老祖。而已奉命將先父超拔稽善司司稽之職。其我家如是之不振者。自有一大原因在。事已如是。亦不必再言。惟文淑必靠姊及姊丈之看護也。人在世上。具有肉體。而有情欲。及至天界。則具靈體。而免色觀。此即死去者。所不欲以情欲之情。而作色身之言者。以有情欲而淹靈身之意也。此因院中壇事。爲宣道之權宜事。而更不宜言及庭幃之家事也。此院壇之所以與他壇之不同耳。姊丈事。不即不離最佳。噫。生逢斯世。乘桴而無海可浮。能效宣聖之時行。庶乎其可已。機關天運。非弟所知。亦非弟所敢言也。姊丈愛我。必能諒我也。今日老祖賜道恒統掌靈光六度。潔分三焉。而又承各道長之靈。故潔之後述。有速於前。今日諸道長皆勞已。他日尚有聚談之時。必能早知。諸長也可以休息已。

附哄動英倫之靈魂通信

故新聞大王北岩爵士之靈魂。其談話哄動英國之新聞界。

據北明星報載倫敦福利街。素爲英國新聞界之重心焦點。近因已故北岩爵士。有一確實的靈魂通信。大有普遍的哄動。在另一世界。經過黎安納夫人的施術中。介此已故之英國報界泰斗。認爲與其少年老友路易司歐文祕書談話。其詞如下。我甚喜。(我已過來。(譯者按意謂死也)我現完全健康。我先前時以爲此間人均着白衣。到處飄流。甚覺憎厭。今則不然。我有齒牙。有指甲。並有一切。我既着灰色法蘭絨衣。及軟領軟襖衣。此間人永久無病。永不傷害。永無憂愁。無有金錢。作事一秉慈悲。我現自作衣服。我不願再回地上。因爲此間甚樂。且有多事可作。汝應樂聞。我已在此選得一鄉村。家庭都不在鬧市中。家中有花有鳥。甚爲美麗。康拉得君過來後。現與我同居。)談話時。甚至北岩之聲音態度。及其他特別語氣。均爲此最深交最相熟的歐文君所聽得。倫敦出版之國民週報主筆漢南司瓦富因信任歐文之人格信實。頗信此事之真實。該週報並登有詳細之紀載云。

按北岩爲美國報界泰斗。事業甚偉。前曾到北京一次。近來歐美科學家。均竭力研究此種心靈現象。美國出版之(科學的美國人)月報。近來屢有科學方法研究之紀載。現在正從事翻譯。特附錄之。

已聯隊殉難述略

已會救濟隊之組成。始於甲子歲蘇浙一役。由是或南或北。無役不從。丙寅秋鄂贛戰事發生。於是蘇浙南寧常鎮滬徐蕪皖各分會。聯組一隊。於夏歷九月初八日附江水輪船。赴滬實施救濟。詎於初十日上午六時。該輪未及泊岸。忽然失慎。延及汽油。軍火同時爆發。已隊員役。投江獲救出險者。僅隊長隊員六人。夫役十有五人。其餘督長員二十五人。夫役十五人。同時遇難。連日設法撈覓。竟有隊員六人。夫役七人。遺骸未獲。恐已葬諸火窟。督隊長王春山。爲首組南隊之人。江浙蘇魯戰事。率皆奮勇直前。救護傷亡。不遺餘力。此次目擊其公子安羣偕往。同罹此劫。事變後。王督隊長之遺骸。沈淪十日之久。始經撈獲。乃肢體不變。面目如生。其英靈宛在。令人不可思議。雖經開追悼大會。由各院會籌集鉅款。安葬各員役已獲遺骸。並優恤家屬。而聞者見者。莫不慘目傷心。疑天道之無憑。迨送幸 壇訓。始恍然於各英靈殉難之理數。謹彙錄於左。九月十七日江寧道院奉

尙真人壇訓。嗚呼。今之劫數。竟莫能解。此豈天無默佑之仁。實乃人不明自解之道。以致鑄成此錯。夫復何言。子等今日之請。吾特奉命明以判之。蓋

師傳在道。此道之爲道。子等其亦知之乎。蓋道者。大公無我也。履以中。行以正。處以和。守以平。不偏不易。中庸之道。今者道院林立。而修子能從此着手者。試問能有幾人。以故各自道

其所道。愈化愈巧。却避惡德。與思及此。能不廢然一嘆乎。此其一。機者意也。外示玄宗。內含隱訓。是欲人之自悟。蓋天機未可預洩。故疊訓各院掌監職方。凡有訓文。宜各各悉心研究。蓋一文一字。均含玄機。是在諸子自悟自行。乃竟視如具文。一目了然。(五月初八日江寧統壇本。尙真人訓。劫數至此。尙復何言。惟願吾記衆修子。注慎其事。或可少弭其數。春掌於已會尤當注意。未雨而綢繆。則較臨渴掘井。爲意尤要。又於立秋日南京、院經壇。奉

老祖訓。此次劫內。有數掌監大患臨身。全在自修自化。勿玩吾言等訓。(一)以致其中廢弛多少道慈事務。試問咎將誰負。今秋之劫。早經明訓疊告。而子等不能悟之。此其二。此次振救事務。爲我已會揚徽要領。一再疊訓。兼籌並備。由春而夏。夏而秋。乃因循不振。二三子自捫其心。咎將何辭。此次出發。春真爲吾會南道首創之人。

師豈能忘情於彼。其所不派者。實欲默化其數也。乃至自佈初網。引首相投。豈非數乎。在春子一生隱惠。非此難造。此次升清降濁。隨切消盡。正是春真萬古不遇之特典。其隨從而升者。即一伙一卒。皆特殊奇逢也。若謂慘沒。試問古之聖真仙佛。類如此者。有無之否。至謂重九一日之誤。非神不恤。而示以死。子等試思。凡數定於水。決不由火。歷來史乘。可考者多。既謂之數。則知其可避也。苟暫避於前。則後應尤重。此次若非如此而行。不但今日春真門無難類。恐兩日來江上烟雲。一片赤土。較之今之應劫而升。則恐有霄壤不接之分。(春掌遇難之次日。其下關住宅附近大火。力救幸未延燒。而對面臨江公所。滿儲軍火。亦幸未爆發。始即指此)吾今

之言。明道者或能味之。惟達觀者究難遍有。其間是非。只可留待後悟。指顧風雲。即可自見。早早遲遲。同是道中。且觀後之來者。即知前之行人矣。記會雖受跌撲。相繼乃在堅誠。子等進之退。之可各抒其見。非神可以強爲也。綜之。道不越理。善惡有分。吾道功行。任人自守自爲耳。春真解化。與其子水火相隔。而其升則同。現應却諸子。以及僕役。由

孚聖。大士。奉

師命分別帶往四淨岩及潮音洞。淨靈百日。春真臨沙自知。吾不再爲饒舌也。

又九月二十六日柘皋道院。奉

昌佐神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人之大善也。仁慈惻隱。悲憫濟施。亦人之大善也。有一長於此者。天必佑之。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矣。或又曰。天道難憑。善爲虛位。信耶。吾不敢決。亦不敢信。姑就此可信可不信之間而論之。善者天佑。善者獲福。若姬子考之孝也。可謂善矣。何其受毒於婦人女子之手耶。申生之賢且孝。可謂善矣。何亦受殘同考之類也。以是論之。天道難憑。不亦信乎。是否之間。吾不敢決也。介之推之忠且孝。尙焚死於綿山。屈靈均之忠且直。猶自沉於汨羅。此二子者。不亦大善之人乎。何竟天之不佑也。天將顯其德而故厄之耶。抑天道之難憑耶。吾不敢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當父在。欲立齊。及其卒也。齊讓夷。夷尊父命。互相推讓。遂共逃之。此二子者。可謂孝悌兼優之善人矣。天何亦不之顧。竟令其餓死首陽。嗚呼。天道無憑。善爲虛位。由此徵之。不大可信乎。吾亦不敢決也。即以吾之

事漢也。忠固不敢自居。然亦忝附於智士之林。觀漢獻之儒仁。被老瞞之舊偏。以此論之。獻帝可謂善人矣。天何助瞞而滅帝。此情此理。不亦令人大可疑乎。此非吾所敢決也。而吾當曰。欲琴天誅惡。以事昭烈而攻老瞞。出祁山而至六。未見寸功。豈非天乎。此天道不向仁而向惡。不佑善而佑奸。不亦可微乎。此亦非吾所敢決也。即以關聖言之。其事昭烈也。不二志。忠也。誓死而討賊。勇也。不食言。信也。異姓而骨肉。義也。此世間大善人也。天將佑之。以顯其成。何竟爲吳下阿蒙所乘哉。嗚呼。天不可憑。善不可恃。大明而特明矣。雖然。吾猶不敢決也。天道高深。終古如斯。吾安敢稍贊一辭哉。所惜者。乃世人恒情耳。又豈吾意云然哉。須知天不佑者。正天所以佑之也。苟不有難及仁者善者。其名將何稱焉。所以不佑其俄頃。而佑其與山河並久。與日月爭光也。正天道矜其德而全其節。以垂譽而爲後人導也。非天道難憑。所憑者。非僅佑澤其肉體也。世人多不曲諒。多不深思。吾爲天道哭矣。吾爲前人哭矣。哭天道者。非有所懷疑於天道。非有所抱怨於天道。乃哭世人不知天道之公。而妄加評議也。爲前人哭者。非痛其人之不壽。非悼其人之慘殺。乃哭今人不知前人之義。而徒深惋惜也。今也春真之飯。其軀殼可謂慘矣。何其爲濟施而遇是厄哉。在常人視之。不覺心寒念冷。或謂天道不仁。何竟殘厄善人。從此人莫敢爲善矣。殊不知以春等之人。比比皆是。若竟列伍常人。其生也不過保其肉體。死則無聞矣。此天所以矜其風慧。憐其善德。而全其義以垂譽。俾得並列前賢之林。不亦大幸乎。不亦難得之機乎。況有數存焉。莫可逃也。雖然。吾爲春真等痛哭而不能仰矣。既云幸。何復哭耶。

幸者彼固自知。所不知者。吾

師道中諸佳弟子耳。或怨天。或猜測吾

師不仁。何竟不之救。嗟夫。吾哭者爲是耳。要之全義全名。並垂不朽。較之勞勞塵世。終歸於歿。何當霄壤哉。故司馬遷之贊伍員也。向使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恤大恥。名垂於後世。以員之行也。在司馬遷猶有是辭。况爲道與絲。以救世救人之心而遇諸難乎。員猶不免剛鏤之賜。浮之於江。其死亦慘矣。身軀雖慘。其名益彰。雖慘不慘。正天佑其長存也。聯聖云。外其身而身存。真經云。身還吾亦存也。所存者性靈美譽。相並而不磨滅者也。吾願吾道修子。以此番春等之慘遇。而精求以達道妙之階。不可稍介於懷。則吾

師拯拔仁慈。庶可喚醒一般矣。

九月二十九日濟南道院特統。

孚聖自妙山奉

命來傳訓。南寧爲救濟隊各員伏開會追悼。既合人情。亦足以藉彰天道。

師同五教教主。賜額（靈光淵澤）四字

濟佛聯聯曰。何莫非生有自來。豈但捨生能取義。此之謂死得其所。勉教後死挽頹波。

吾題聯曰。水火豈無情。仁者蹈之爲解脫。風雲空變態。仙乎渺矣有靈明。

以上額聯。快函南處。交由道開能靜園誠代爲書懸。速辦勿遲。切囑。

守沙仙王正訓。額左書（潯江過難出聯隊各方弟子謹真）右上方書

至聖先大老祖 五教教主主題。下方書弟子道開遵書。

濟佛聯上款同額。去弟子二字。認真改用誌果二字。下聯上方書 濟佛品題。下方書弟子能

靜遵書。

孚聖聯上款同濟佛。誌果改用歸真二字。下聯上方書 孚聖品題。下方書弟子圖誠遵書。白併

函知照繕。

十月初八日江甯道院奉

孚聖訓。劫難逃數。數難化劫。劫數所在。雖聖賢仙佛。亦未能超脫也。非造化之不仁。故爲播弄。實緣大劫所乘。應當若是。凡立奇功於後世。建美德於千秋者。若無重大之犧牲。不足重價值。昔耶穌傳道救世。剖身解體。武穆精忠。金針刺背。以此忠直。故能俎豆馨香。百世不替。由是以觀。古之賢哲而得立名者。未有不以己身爲則也。吾會諸子。出肩患難。舍己救人。雖非賢哲。然一片赤忱。足可昭垂於萬古。惜乎功業未成。身自隕墜。在大體上觀之。委諸定數。由實際測之。乃劫難之早定。不能逃也。後死諸子。須當以先烈殺身成仁。創吾會譽。不可泥執俗見。作無謂之傷懷。庶幾先烈諸子之身死而名常昭已。際此大劫將臨。人無死所。以身殉難。豈非幸乎。指顧風雲。較凶於嗜昔。凡吾誠篤各方。仍當鼓其餘勇。以竟先烈諸子未闢之志。而立吾會千秋不朽之基。則浩浩英靈。九原無憾已。寄語各方。一體勉旃。

所有遇難各家屬。類多寒素。皆依人爲生。一旦遭經大難。不免頓失所依。宜厚卹之。勿使凍餒。庶可慰成者之靈。而體吾道博施之旨。望監理等悉心妥籌之。至要。

十二月十六日奉

老祖訓。春學山入修以來。與院設會。任勞任怨。艱難不避。此次因公殉難。自應錫封。以昭崇祀。惟齊家失則。教子無方。險遭墮落。幸得義友肝胆之氣。得超陰靈。功不可沒。孽付雷火。各自修功各自得。各人作善各人受。兩不相涉。庶明至公。春山錫爲劫化真人。高監賜滋。錫爲慈道使者。顧子南和。錫爲和通使者。甘子元性。錫爲性淨使者。吳子弘吉。錫爲吉相使者。王子元化。錫爲化塵使者。戴子宏鶴。錫爲鶴光使者。邵子阜威。錫爲威明使者。胡子乾同。錫爲同淨使者。余子濟芝。錫爲芝香使者。王子宏羣。錫爲羣德使者。端木子瑜璣。錫爲璣璣使者。譚子羣。進修未經排名。賜名塵休。錫爲了塵使者。即電本總設室崇祀。凡有祀會各院。均一律設祀。以獎勸勞。行各院一體知遵。

丁卯年七月二十七日濟南道院奉

尙真人傳

老祖命。潯江殉難蘇皖聯隊第一周年紀念日。應由各地院會舉行祀禮。並各集班虔誦真經一日。俾充圓靈。即分布知之。

又九月初八日江寧道院奉

劫化真人(即春學山)臨壇示曰。吾春山也。奉

老祖命隨 慧聖(慧真人已晉稱慧聖)臨沙。先與諸君子一敘。並叩謝盛情。六(也)肖(鳳)民(善)滌(塵)諸兄大安。(能)靜佛(明)及同修諸君大安。慧真早默及諸相識大安。吾自歸真以來。承諸公盛意。一言難盡。惟有代祝諸君萬福。當此一週期內。吾與諸君天人雖隔。工作一也。非忘友忘家。惟其中愧與面敘者。我一生爲人。(慧)真(滌)塵二弟深知。故後。其家屬如是。誠令我難與談也。我自殉難四日。曾經率隊返家。(是日真人住宅被鄰火延燒。晒臺已燃。忽熄滅無恙。顯係率隊回家之靈應。)還心想兩弟。當必知之。現我不必再言矣。嗣後一切。仍望諸君俯念前情。量力援助可耳。大劫已臨。解化與否。仍在各家各人自消化耳。天機未敢預洩。慧眼如諸君。當必有以悟之耳。吾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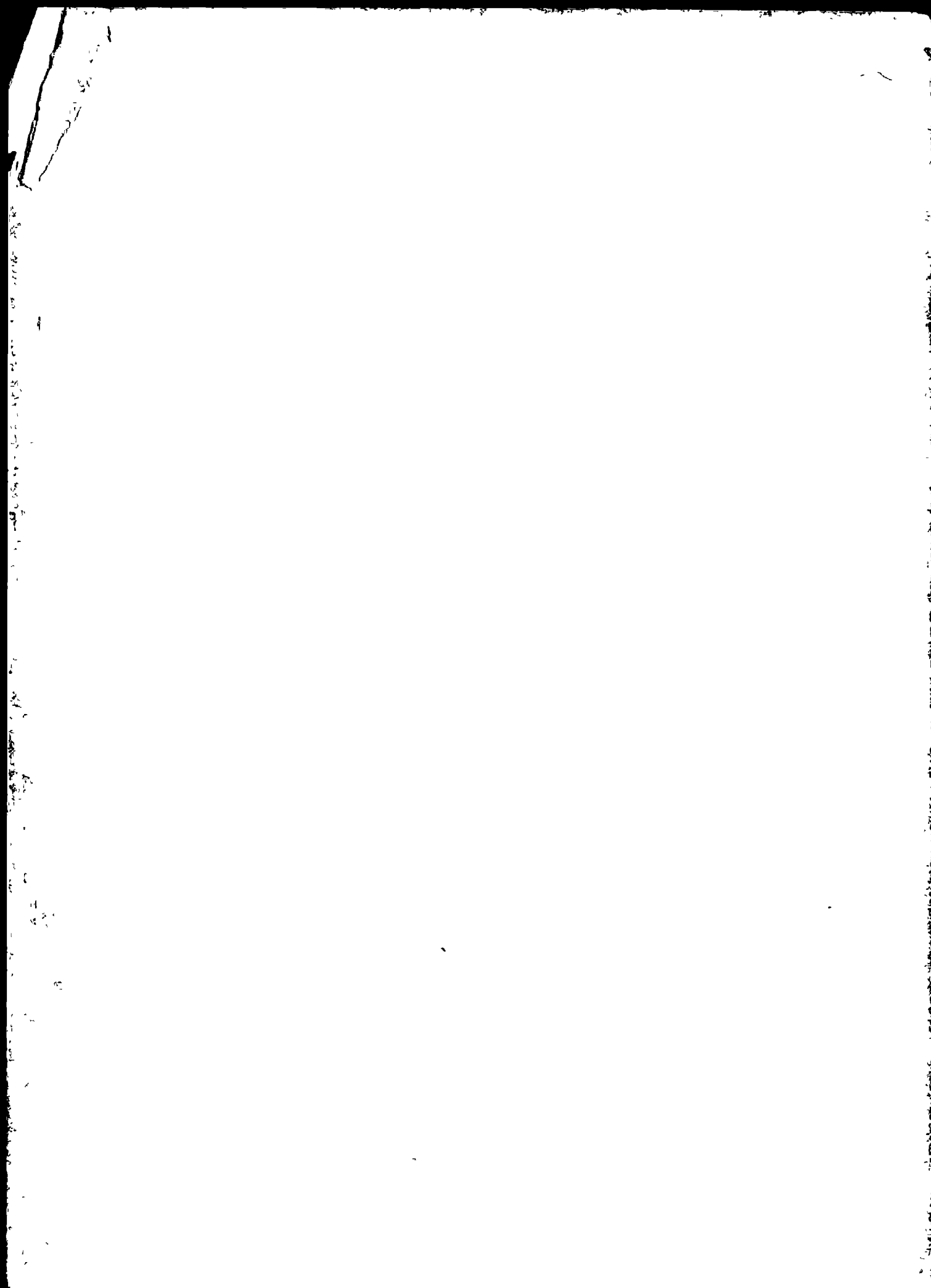
老祖賜寶。以正字四角加以四圈。取萬善同歸。四方俱回。(能)靜(道)一佛(明)肖(鳳)諸公。即抄錄通行。並陳母總兩院。一體週知是要。劫運漫漫。吾奉 命各處週巡。容下增再敘。慧聖臨。諸君肅侍。吾行矣。

藏經精華 卷五 醫學門 田聯陞殉慈述略

一七四

南京道院

道慈統監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明道謝恭懿校勘





道
德
精
華
錄
六卷

259
1955

道德精華錄卷六目錄

文藝門

文類

偶類

論類

說類

傳類

記類

序解類

箴銘類

頌贊跋類

詩類

詞類

歌類

賦類

道德精華錄卷六文藝門目錄

670 E

道德精華錄 卷六 文藝門 目錄

書畫類

醫理精蘊

衛生真諦

結論

道德精華錄卷六

文藝門

文類

老祖錫濟寧道院吳性空統掌壽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壽之爲壽。先徵道德。次徵功爵。末徵年齒。果爾。道德足以壽後世。功爵足以壽天下。縱齒不尊。而人已壽。如四五十而無聞。縱齒足尊。而不足壽。世俗祝壽。每以年齒爲前提。固不在艾者毫髮耳。維鐵樹開花之年。星躔鵲火之月。端陽卓午之日。爲吾弟子性空統掌。懸弧初度。壇下弟子皆大歡喜。吾亦欣然。然吾老者。寧壽少年。願吾之嘉爾者。不在爾齒爾爵。惟爾德爾功。有不可朽者。此老人拈花一笑。願加爾數年。錫爾純緞之本衷也。哈哈。王母種三千蟠桃。

老人八千歲爲春。英雄五百年名世。子孫卜五世其昌。今日梅子流酸。酸辛却迎煞尾。來年榴花吐火。火鵲旺相星臨。喘月吳牛。牛年應運。午夜聞鷄。鷄象雄飛。銀河洗甲。甲子蘭因之候。漁山太乙。乙丑絮果之年。歌曰。廬江耆英。三老五更。岳家之兵。細柳之營。佼佼錚錚。烈烈轟轟。五千縱橫。億萬蘇姓。鉅野鄆城。悍匪肅清。大厦將傾。一木支撐。菩提芽萌。至孝性成。有信友朋。造福編氓。布公開誠。以公生明。惟一惟精。吾道以行。否極通亨。爾有令名。壽

比廬衡。北海樽盈。九鯉五鮪。桃觴兕觥。乃歌乃慶。介爾長生。青牛紫氣東來兮。年逾知命以樂天。英雄再造時勢兮。擔當道義於鐵肩。龜山捨生取義兮。神靈默佑而永年。秣陵揮戈返日兮。魯陽轉坤而旋乾。居庸指揮若定兮。鐵馬吳魁於蒙古。中都凱歌露布兮。口碑載道於鱗川。抱犢仰攻墨戰兮。擒王拔幟而登先。任城秋毫無犯兮。博施濟衆以賑捐。彼蒼必壽賢仁兮。至德無得而稱焉。介爾景福遐齡兮。永作陸地之神仙。

老祖賜北京總院馬辰鼎統監壽文

人之於世也。如電光泡影。富貴壽不足樂。反是亦何足怨。是非有大智慧。何能有此定力。所謂生有自來。去亦有自者歟。不過近世人心。未有不著相者。故祝壽也亦重。富者若是。貧也亦然。世風相染。競尚奢侈。縱一日口腹之欲。屠無數性命。在享者勞於周旋。在祝者飲啖無幾。自重者不亦自輕乎。世之自惑者。大抵若是。弟子辰鼎者。則反是已。有子貢之才。登蠡舟以強家。以濟世爲心。故納粟而登仕。其待己也儉。其遇人也周。每當荒歉。廣爲濟施。若逢寡孤。恤矜備至。好道心切。篤佛尤殷。見人儉則引爲知己。見其浮則遠而避之。因夙基之未泯。故天性仍不迷。處世則存長厚。肩道則爲棟樑。常與人言曰。儉德之共也。夫言爲心之聲。足見愛物之心。溢於言表已。遇懸弧日。輒百計思避。親友勸之不已。始薄具杯酒。然恒數日不快。從不以祝壽勸諸年幼者。其見諸力行。更足以爲模範。是以清和人氣。使之誕靈於世。蓋有由已。常憶未迷本性之日。與諸阿闍黎言曰。世人之能壽者德耳。所以壽世者。亦德耳。故大德必

有大壽。是介壽也必以德。於斯概可見已。老人曰。夫德生於道。壽由於德。能重乎道。自有德而壽也已。追思前言。欲笑而止者再。何也。老人曠昔之言。所以付重寄也。子也曠昔之言。所以負道寄也。而子今日之行。所以行昔日之言也。老人能不自喜乎。噫。時至今日。吾聞其儉也。心未必能慈。吾聞其慈已。身未必能儉。欲求心身如一者。實不能多觀焉。有之。自道中寬之。寬之於道中。不迷數千紀前之本性者。廿餘人而已。子居其一焉。惟汝當仁不讓。乃可肩大道重寄。惟汝見善勇爲。方用汝作世人舟楫。茲以汝雖維繫兩基。諸弟子若羽徒。若若徒。若若徒。若丘明徒。若默徒。若程徒等。請於老人曰。壽以序紀。紀其行也。崇以玄書。書其功也。借一人之功。而宣揚於衆生。使衆人知所取法。而相勸以濟世。則千百萬禩。皆以德壽世。不亦貽大德於後世天下乎。老人再四思維。不忍違諸徒之請。以杜天下後世爲德之門。更不忍拂諸子之意。以屠無辜生靈之命。於是爲兩全之法。使苞容根誠四子及統監掌監四十有九人。善體老人之心。而妥爲飛觴。各方助之。完成宣道之旨。並祝却邪災消。永慶承平。則素一後四日之吉日。亦可取則焉。至於素一壽世之功。當於下弦後一日見諸屏中已。一人有慶。諸方有光。衆生利賴。一鼎二子其有焉。是爲序。

太歲丙寅已望後二日鼎吉辰。

老祖賜徐素一統監七十壽文

惟太歲丙寅孟夏之月。越廿有一日。爲我道院世界道慈首席統監弟子素一誕世之日。老人特命弟

子素包慧惠恬素璞德增辰異鼎圓源素竊止容根淨福緣及院統監掌籍修方弟子等恭執太玄之文。白泉之醴。昂以肩寄而祝之曰。粵惟太初。罔或有極。厥彼國圖。誰知其始。一交日鑿。衆生乃紀。有軒轅氏。作以甲子。洪荒既寓。有闢有闢。芸芸衆生。知斯爲歷。五千紀前。衆阿闍黎。大千循環。退卷於密。大哉乾元。素守爲一。道合於心。身藏天地。觀物知仁。宜於由義。惟爾降靈。用作舟楫。濟人利物。渡世克己。用去貪癡。用去思慮。克念作聖。必無識意。德居乃躬。念茲在茲。夙有其因。阿闍黎異。有爲而來。去豈無自。嘉言宏範。考諸政績。孤介清性。梅妻鶴子。鼎革以還。高尙其志。濮水之陽。拯我胞與。偉乎禹貢。獨追其跡。隨山刊木。永奠斯基。辛酉以還。惟道是立。默靖陟遐。身肩重寄。當是時也。安危所繫。內修惶恐。外流蜚語。衆心栖栖。不可終日。若昏若昧。若離若即。持以鎮定。貞於介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棟樑崩折。心能勿戚。蕭規曹隨。有如畫一。乃安人心。乃固道氣。乃云憲章。前承後啓。午經產世。伊誰之力。際茲亂離。綱紀陵替。不有道守。何以拯濟。不有慈航。載胥其溺。曰功曰行。惟力所及。泊乎荒歉。潮飢猶懼。爲修者倡。慈業振起。道基既堅。已載有繼。億萬斯年。不朽根蒂。心存象先。乃主於帝。惟仁克己。乃言復禮。申天天。穆穆止止。侃侃聞問。雍雍息息。以此自範。聲平靜寂。以此範人。爲道型儀。和於自然。衆生胥倚。默化弭茲。多事自戢。而况正身。挽茲不世。砥柱中流。骨賴乎是。衆修推崇。是其所。當茲良辰。白駒過隙。飛觴祝嘏。孰克富斯。如爾功行。寥寥無幾。矧曰勸善。寧忍固執。上善若水。衆歸於此。此而宣揚。用

勵羣赤。誰無天良。發憤忘食。敏求好古。不知老至。用戒諸方。各各無逸。後世其昌。惠心迪吉。凡我弟子。瞻汝指指。重寄所責。坦然自適。何以慶壽。俗塵數事。事因何祝。雙增六十。用祝絲絲。惟汝永誌。

老祖賜北京總院責任統監李圓源五十壽文

朝暮寒暑。蜉蝣春秋。浮雲富貴。剎那天地。其達人之謂歟。不避艱險。不辭勞怨。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其仁人之心歟。無所謂空。無所謂色。內功不間。外行以力。其道之真旨歟。妙山發願。大千渡人。渡不迷性。我行我素。其圓源之心歟。守其堅性。明其慧心。三花聚頂。五炁朝元。內功可以壽己。乘時化人。以維道基。廣渡大力。因機行慈。外行可以壽己。儉以自約。厚以奉人。克念惟慎。行不求名。其心可以壽己。我肩斯寄。我負重任。堅持到底。雖苦自甘。其志可以壽己。爲衆修之模範。爲胞與之筏航。是自壽者。是壽世者。杯酒言歡。藉釋無謂嫌怨。流言泯除。解剖各方誤會。同修功行。莫惑於幻。共維道慈。化私爲公。厝經首之像誕。浩劫云化。逢圓源之懸弧。慶壽共春。圓源責任統監知命榮典。

老祖賜江甯道院統監葉能靜六十壽文

太歲丙寅八月既望。爲能子靜六十初度之辰。能子夙根深厚。自入修以來。肩道與慈。一切功行事業。莫不殫精竭慮。孳孳不倦。今洞庚寅之初降。遡逢甲子之一週。論功行實。不可無文以勗之。其文曰。自三才之說興。人與天地儼然並列。願或謂之曰。天地之壽。永無紀極。而人之稱

上壽者。不過百齡。中壽者更無論矣。烏可與天地之壽齊量者哉。殊不知人之所以壽者。不在形骸之偶具。在於靈炁之長存。形骸者血肉之所聚。受之於父母也。靈炁者。精神之所本。秉之於天地也。由是觀之。人之之所以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易辭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並其明。斯三才之說所由來歟。傳曰。太上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管子謂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樹德。夫立德不朽。樹德千年。詎非壽之至者歟。能子其於吾言。亦深體而加以注意乎。

文字何以壽。身後無虛名。元氣結紙上。留此真性情。功茲確有證。善德當孤行。數語立堅壁。寸澤皆晶瑩。一靈知妙境。萬劫不魔身。苟非不朽物。誰復輪精誠。入微而出顯。卓犖自光明。庶待後來者。神采奕奕生。

老祖偶文

風塵微雪。星斗含雲。又口桃花三島。嶼心荇葉萬頃。半船錦載。天上神仙。一筆羊開。谷中蘭芷。無人不開漁舟。誰扶心漿。有究皆尋佛史。那來頂光。一個蒲團。能坐萬千什伯。兩支楫梢。不下沙渺恒河。無邊日月。難飛吾的葫蘆。有底井潭。都入誰家源委。此乃經權一變。緯度俱焚。不如列宿常行。纖細昭明。任汝心香炙燕。不如情淡沸鱸。唯予木燼飛灰。皆得擊一寶鏡。知解楞言。定空色相。不讀莊老。堅持滅寂。是所謂人不明靈。靈不明人者也。

自註云。吾爲偶文。偶一爲之耳。偶而不偶。不偶而偶。道之數世。抑猶是耳。

老君祝泰安道院開院文

粵惟泰岱。百岳是宗。峻德赫赫。凌雲勢崇。粵惟大道。無聲無息。息氣氤氳。萬物化育。粵惟氣胞。一胞圖圖。爲物不二。生生因輪。粵惟諸方。無迎可將。潛靜是依。道體是彰。際茲羣倫。瀛瀛滔滔。萬惡是競。道於是擾。惟我泰一。無物之始。萬化孕構。莫知流止。其在先天。道何有名。造化羣倫。物乃有生。陰陽剖判。洪蒙始圖。萬流進化。昌明日接。

師道大同。無疆無域。憫爾衆生。胥於是溺。黑枯絳泛。吾生是戕。若爭若競。盡是空亡。師意怒然。道於是化。却不下救。何以止遏。爰集羣生。各戒以禍。各惕以厲。劫弓是脫。弭劫鎮魔。其本在坐。是坐是息。道乃補闕。勉爾諸方。勿忘毋必。用誌數語。以祝道益。

老君論道文

道本無方。天原有數。肇開混沌之初。隱寓陰陽之妙。虛靈內充。英華外照。以言幽渺。則窈窕冥冥。及其彌綸。則渾渾灑灑。輪轉兩儀。梳列七曜。維么小兮烝胞。實廣漠兮穹昊。始終勿息。析大道之流行。禍福靡常。酒凡夫之昏聩。無量劫從何生。一切業皆已造。蜉蝣兮苟安。蠅觸兮空闌。善念弗存。禍機斯兆。於我何干。惟人自召。曷若書史優游。山林嘯傲。以無爲勝有爲。以無好祛無不好。莫爲後覺。嚆其先導。聊叟曰。世界如此。吾當大笑。

莊仙周俗語醒世文。

不知天道軌重。試看大地江河水。曲曲折折匯海東。人生有大道。何處不交通。山中草木最繁

豈。秀實枯榮。各有不同。一都在土質中。盤根錯節分工。人生地位雖不同。根本上能培植。何事不可變通。鯨吞麟介蛟害龍。虎豹食人雞啄蟲。種族有優劣。借他毒手。作我淘汰工。弱爲魚肉。強爲屠工。魚肉若潰變。屠家毒斃必滅蹤。賤爲牛馬。貴爲御翁。牛馬奔脫絆。觸死御者去。御子反爲牛馬備。吁嗟乎。物競有天擇。人道有循環。數在其中。天若開先兆。礎潤雨。月暈風。商羊舞知周澤降。石燕飛知宋水爲凶。凡物有先覺。繆綱未雨。不使禍沓於事終。人爲萬物靈。何乃不自省。一意禱問吉凶。吾師大道。何至作卜筮之功。看眾生苦惱。不妨使決疑信者得所折中。各院領一簞筒。三十六籌。正是三百六十度。其中妙竅。在慧與誠。感應不窮。不知者亦事後顯靈功。嘆。言之不能。悟之不得。奈何奈何。

慧真人著以介眉壽文並示濟院素環

壽比山者。靜而已矣。壽比南山者。靜且堅而已矣。壽至堅境。自可永久。壽至靜境。自可長存。比之如此。其壽可知由來矣。眉爲壽徵。壽即眉彰。故長眉尊者。能與日月爭光。同天地合年矣。非人能壽。亦非天能與壽。乃由自身作功夫而得也。若不堅定清靜其懷抱。焉能永久不隨萬變同化乎。慨夫人思長壽而不知自養。緣木求魚。空生望洋之嘆。然自養矣。自修矣。自堅定其心矣。自清靜其身矣。而不可永久圖存者。未得師賜靈光之故耳。故人欲不除。人利不輕。則靈不可得全也。環等虔誠向道。利欲輕微。吾

師故以介眉壽文介之。不但環子。諸方亦同介於斯文。

慧真人簡劫運文

蓋聞儒稱胞與。佛尚慈悲。五教同源。頭頭是道。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君子守意如城。釋氏治心有法。一念之差。須防失足。萬全之策。及早回頭。若能六根清淨。六合庶可清平。則萬劫不生。羣魔自息矣。聖賢尚容改過。懺悔可復性天。放下屠刀。會見強徒成佛。解除風孽。亦可平地登仙。貪嗔勿迷其本性。矜忿莫任其自由。際此劫運方興。惡氣日熾。波生苦海。安覓慈航。茫茫大地。頓增西北之憂。浩浩長江。已失東南之美。蹈殘唐之覆轍。踏季漢之餘波。以殺戮爲輕試。以擄奪爲慣常。時事如斯。感化無力。能不悲哉。天怒人怨。萃集於目前。日慘風淒。交隨於身後。窮兵黷武。逞念生機。劫後遺黎。盡逢絕路。看脚下碧草青苔。俱呈慘狀。觀頭上蒼天白日。只覺空明。私囊滿貯。皆小民血汗之資。倒篋全空。供羣凶窮搜之具。閉關禱佛。揖盜開門。徒自苦耳。又何益哉。縱建七級浮屠。只添數層業障。感而不悟。勇往直入迷途。自恃聰明。進退不尋覺岸。苦口婆心。欲喚癡人夢醒。正言厲色。深冀義士勇爲。知止有定爲大賢。入聖超凡即知識。賢賢合悟。殊途同歸。善善相因。咸登覺路。種植福田。外勤內修省。栽培心地。功愈大而德彌堅。况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浩劫之中。未有寧日。生靈塗炭。匿跡消聲。遷徙流離。驚魂未定。土灶烟沉。枵腹焉能從事。茅櫓霜重。蔽體更嘆無衣。春園夢裏。啼殘寡鵲孤鶯。寒館愁中。聽徹西鳥南雁。病榻呻吟。不逢秦緩。藥爐冷淡。未遇韓康。更有盧舍蕩然。

剩得立身無地。田園荒廢。尤難仰面求人。吾道固重博施。佛法亦當普度。慈雲深護。向東土以飛揚。法雨無邊。遍三吳而灑潤。合力周濟。同深惻隱之懷。七寶佈施。惟吾諸方是賴。其各省之。

張桓侯警諸方文

嗚呼。作半嚮之躊躇。逗遛梵院。慨諸方之詭譎。浪逐凡流。從無門子。不是真人。博壽世之名。應由樹道。得妙山之位。首在興慈。假使渡人渡己。不墮劫塵。學佛學仙。同登聖域。斯為美矣。豈不善哉。無如癡結俗緣。朦朧智慧。或聘小喬為婦。或傷伯道無兒。或者產治千金。梓桑逞富。或者心灰百念。家世為貧。或思懷歸。學王仲宣登樓作賦。或因傷亂。效杜子美入蜀行吟。東走西奔。勞碌誰知是夢。南轅北轍。倥傯孰道為魔。咱只替諸方担憂不少。際此濁世。抱憾偏多。嘆他如當道豺狼。頭搖尾擺。顧爾觀呈形鬼域。膽戰心驚。審慎可翻舊訓。離奇不少新聞。然而既列。

師門。當以身作則。奉行天職。自有口皆碑。出自至誠。方可信多疑少。生成固執。大都言易行難。噫。多財爾輩。何樂不為。吝嗇庸奴。守錢奚益。又何苦一簞莫展。徒為道而勞心。四座勿喧。且聽咱之饒舌。

東方仙朔戲擬私欲與公理書

竊聞君子實己也詳。實人也約。不欲常處於勝。而多上於人。今執事之於僕。乃有大不然者。今日

進一寸。明日進一尺。僕雖敢拜下風。猶有不足快執事之意者。願與執事一辯之。僕與執事。同一祖也。至始祖凡六傳至天性。天性生二子。一曰道心。為執事所由出也。一曰人心。僕出於茲焉。道心居於虛靈之靈。所司在公。遂以為氏焉。人心好遷移。以曖昧為隣。所營在私。遂以為氏焉。僕於執事同一本也。同一源也。水大而派分。木茂而枝分。亦勢之不得不然耳。而執事忘其本。忘其源。視手足如仇人。必欲得之後而甘心。是將斬其親食。使祖若宗為不祀之鬼。豈非宗族之罪人乎。且僕於執事。各行其志。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而執事每於清夜人靜後。來與僕相暗門。每於平旦鷄鳴時。來與僕相角逐。豈真欲使吾子孫無噍類耶。現眉最後五分鐘。當與執事為最後之商榷。僕與執事之宣戰。世名曰理欲之戰。亦名曰公私之戰。理欲與公私。實為禍之階旗幟愈鮮明。戰禍愈酷烈。時至今日。實有舍戰言和之必要焉。其道維何。返其本。歸其源而已。其本雖顯然。其源渾渾然。此吾祖若宗所以稱極盛也。道與人分。理與欲分。公與私分。方寸之地。變為戰場。此豈獨僕一人之恥。抑亦執事之羞也。僕欲易名為公欲。恐為私黨所不容。欲易執事名為私理。又恐為公黨所不許。乃沐浴三日。齋戒三日。卜氏於祖宗之靈。得一無字。願與執事以無為氏。從此無理無欲。永修和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祖宗福食。在此一舉。惟執事實圖利之。

濟佛醒世文

偃武修文。誠治平之盛象。吟風弄月。亦寄興之雅人。說道德。講仁義。為王者之雍容。談因果

。品性靈。爲渡羣之真旨。源源有自。何來信口喃喃。浩浩無垠。一片誠心懇懇。固不論乎是非。休能道其偏倚。中庸所貴者平易。淡泊所養者恬如。一氣呵成。自在止於止。衆生普渡。惟不迷其迷途。我亦人也。彼何基哉。獨不思前生之因。又何怨今世之果。現在未來。誰曰曇花泡影。過去既往。孰云寓眼寄心。楊枝甘露。酒遍大千信心。寶筏慈航。不渡一頑惡念。嗚呼。杜若自生。雖復論乎因果。滅亦聽滅。更孰究其帶仁。根藏者堅。惟在虛而能實。息通乎因。又知有包於無。個中滋味。黃梁未熟終弗醒。夢裏乾坤。青路不登乃未識。論今生之果。須知前生之因。談昨日之非。當悟現時之是。一偏一跛。不知中能藏萬有。知通知達。便悟天無空一靈。神舍於心。魄動於念。故曰。封毒龍以伏狂虎。養真性以保至靈。佛家三寶。道家八剛。均爲制念尅妄之用。耶氏一誠。回氏獨清。亦爲固靈養氣之宗。道猶道也。人何不自悟哉。年復年已。質豈能長存乎。以空爲空。吾知其非已。論色爲色。誰謂其是耶。各各能證息息之通。人人自有浩浩之基。養性和天。胥於是立。盡心至命。修者依之。

濟佛作謗文

信道者不謗。謗道者不信。夫不信道者。皆自絕於道者也。道可絕乎。今天下之背吾道者多矣。有謗於心者。有謗於口者。心猶可容其謗。口則不能容其謗。且愚夫愚婦之謗猶可容。號曉明識道理者。乃亦謗焉。則決不可容。苟容之。則彼輩迷於歧途。不知所返。吾其悼之。羞不屑教諭於。正所以教誨也。吾嘗聞

老祖。知神道設教。實爲當世之急務。夫人道之真。無不合乎神道。覺世牖民。非神道不能濟人道之窮。是救人而明道。必當以道化夫人。以道化夫人。而人不信。則神道尙焉。今之謗吾道者。皆未明人道者也。於人之道。乃尙未能明。焉足以明神道。吾以是而憂。又以明之。亦所以警世人云爾。

李仙青蓮原文

何謂文。斐然成章也。何謂章。仰觀乎天。俯察乎地。窮形極狀。瞬息萬變者。在在皆是也。是則文也者。本無文也。亦自然而已矣。不見雲之行太空乎。忽焉而卷。忽焉而舒。忽焉而密。忽焉而疎。忽焉而朝暮。忽焉而東西。是自然也。而成天之至文焉。又不見風之過水上乎。起而如立。奔而如行。激而如怒。細而如鱗。是自然也。而成地之至文焉。文之至者。莫天地若。夫天地豈有求於文哉。雲與空也。風與水也。不期而相遭。不求文而文出焉。是其爲文也。本無文也。亦自然而已矣。雲散風止。萬籟俱靜。青天無色。綠水如鏡。文乎何有。然而潤如不琢之玉。華如不製之錦。雖不得以文美之。又安得以非文陋之哉。性者。人之質也。率性而行。直道也。今也以直爲陋。日求委曲以趨乎時。是不能安乎自然。而以翻雲覆雨。推波助瀾爲快意也。以飾爲文。以炫爲章。不亦陋乎。

周仙遊溪遠佞文

世風日降。道德淪胥。尚色尚佞。廉耻掃地。奉命臨壇作遠佞文一篇。藉以警世也。嘗讀史記。

見漢文帝能裁抑內庭服飾。而不能黜園囿夫。唐太宗能放出宮女三千。而不能屏字文士。竊思人情之變倏人也。甚於嬖美人。世道之衰微人心之陷溺。天下之濁亂。未有不由此曹黃鼓而致之也。嗚呼。好德不如好色。而人心一變。好色不如好倖。而世道又一變矣。故夫傾城之哲。猶必資長舌而厲階。裂衣之媛。且以蹈譴浪而失位。人情炫惑。日異月新。宵小詭隨。千變萬狀。自古然矣。迨至今世。風氣尤劣。天下滔滔。盡皆顛倒。侈侈之口。安疾疾如性命。視藥石如讎仇。府院之上。懷倖以相接。則紀綱之道壞矣。庠序之中。懷倖以相接。則師儒之道壞矣。父子昆弟夫婦之倫。懷倖以相接。則家人之道亦壞矣。吹簫懷斯。嗟咿囁呢之聲盈天下。可不懼哉。賢人君子。遭逢亂世。將惘惘款款。懷以忠乎。抑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將正言不諱。以危身乎。抑從俗富貴。以偷生乎。不為壁碎。不為瓦全。履道坦坦。身名俱泰。其斯為君道之徒歟。

周仙滌溪迎春文

迎新送舊。共領燦爛春光。映綠斜紅。各觀渺茫天色。嵌字宙於元精。無端水麗。包乾坤於一點。有限滄桑。人不自悟耳。那堪朱鬢成白絲。客亦何迷哉。孰曉紅花變黃葉。棋局紛紜。徒使哀鴻嗷嗷。世事漂蕩。任教乳燕喃喃。看到傷心處。我本非我。領略明性天。誰又是誰。吁嗟乎。春光易逝。莫爭虛名到白頭。髣髴難逢。空勞強志化黃土。一滴何曾到九泉。人生不過爾爾。三光自照遍千嶺。水流亦呼瀨瀨。何必效禽獸之愛。自戕其靈。惟願修鳶魚之樂。各盡其性。諸方誌之。以期蓬萊之遨遊。衆生悟矣。但具蘭苑之漂渡。妙諦有在。好悟革面洗心。真宗是依。期

望同頭滌慮。

李仙太白警世文

梅雪爭映。香飄倩女之魂。松風互號。節樹大夫之骨。弄玉蕭於樓頭。誰家少婦。吹金笛於路上。何地才人。其有微聲論色。其登選佛之場。刻羽引商。同造會仙之域。惟百年一剎那耳。請早破紅豆之相思。千載三須彌焉。願速棄金釵之妄想。恨海情天。不過驢人之寄慨。風花月絮。亦係墨客之無聊。借詩酒以消塊壘。道將何之。著文章以遺愁魔。德又安在。大道自有補天功。但視定功若何耳。妙文豈無回玄心。且看定力處靜乎。非非是是。勞心者共索枯腸。假假真真。定意者澄清慧眼。及夫何面已成褪粉之蓮花。蠻腰無復映紅之楊柳。回首不堪。想去日無非是戲。洗心無二。際茲時不失為修。看他人之殷鑑。己身之結果方明。借太卜之寶龜。初念之結因洞悉。

偈類

老祖道偈

道之玄玄。普照大千。輝煌萬古。奧妙無邊。經傳典謨。出自聖賢。扶道維風。福壽綿綿。燕院成立。仁善兼全。凝和一派。宰物旋天。知難不退。得悟真詮。空空色色。失旋得旋。肩道努力。諸子勉旃。

如來說偈

離地信女。共成道德女社。誠自度度人之捷徑也。諸方聽吾說偈。

西方有樂國。其人長不滅。云何長不滅。金剛不壞體。體從何處來。名亦無處起。勸空泡幻影。破除煩惱障。浩浩復悠悠。真諦參無上。拈花悟解脫。靈鷲瞻在望。袒肩復持鉢。菩提果能證。神遊不滅天。說法資印證。其時恒河劫。衆生若盲暗。妙法現蓮花。甘露沁塵醒。深詣傳大雄。慈航渡萬衆。達普始東來。中土足跡遍。深醒凡庸心。明心復見性。湛湛七寶池。環瑤白蓮花。淨土稱樂鄉。何處復爲家。射空舍利光。上冲霄漢涯。衆生皆歡喜。不與老病嗟。相傳幾何世。出劫恒河沙。時序有易代。塵魔日益擾。濟壇渡世筏。昭彰耀大道。九幽觀天日。甘露潤枯槁。萬方共贊宣。欣受齊舞蹈。猗哉道高深。放遠卷則密。身心互修持。彝倫不偏廢。度男更及女。陰陽本無二。清心法華文。滌塵楊枝水。上報親恩重。復各宜家室。惺惺惡佈施。善緣廣積累。善哉爾衆生。何得相值。我知衆生懷。歡喜如狂易。努力更努力。光陰去若擲。保此妙圓靈。靈山豈干

里。他年靈山上。人天同歡喜。

達祖色相解脫偈。

世界微塵。皆色相也。色相之來。始於有而滯於住。有且住矣。不能無染。一染而變。遂失本來。所有世界塵影。如富貴功名。身家妻子。紛華靡麗諸形。相糾相壓。無可解脫。所由身爲物役。性被塵埋。百世輪轉。莫出範圍耳。明明大道。何去何從。乃說偈曰。佛家三寶。依修而成。僧修法立。法成佛名。惟我非我。惟僧非僧。何法何佛。何修何成。返乎太始。渾然太空。諸子細參。可免一切執著也。

陶仙淵明空偈四首

瘦人肥已終非計。博利圖名總是虛。買得田園方寸地。趕教葵草帶雲鋤。極天巨壘鬱蒼蒼。四大涵虛萬物藏。千古帝王空一夢。河山失據付黃梁。金谷銅山一剎那。當年枉自詠嵯峨。連雲甲第今何在。華屋丘墟盡薶蘿。富貴功名一笑空。南山荒塚盡英雄。謀夫自古終歸幻。不敵河邊老釣翁。濟佛道偈

道無所道。修無所修。保我固有。勿戕勿伐。順彼自然。無作無爲。定靜生慧。真誠立見。心也妙明。性也圓覺。頭頭是道。息息皆修。乃作偈曰。圓靈一太素。湛寂無一物。人事順自然。玄真只復故。

濟佛戒守偈及戒守歌

身在空中虛。不見是實。守吾理真。乃有戒志。身如圓明。常常相見。見吾真身。靈體乃現。莫謂金剛。空即是色。蘊藏個中。鬼神弗測。若有乎身。身立是道。若有乎靈。靈乃遊到。空中見真。妙玄非理。若有是突。恍惚若泣。魂魄相安。清寧真中。欲即是物。守乎是功。非相有相。相相乃長。消長之機。哆嚕呼嚕。云何是守。以戒是氣。云何是戒。惟守是收。歸吾真宗。堅氣是正。真氣是源。云何以定。有形是身。身中乃虛。無形爲身。身外何居。曰身曰靈。皆是虛幻。打破天空。真輪常轉。法何有法。守戒曠達。道何云道。守中以到。不有是靈。安有道藏。洋洋大哉。空乃有光。非守亦非戒。智慧夙基在。天地剎那間。虛身安有待。論身本無身。靈藏一元神。真空夾識處。着相盡去春。

行藏與坐臥 能不離這個。真因與假因。前後皆有果。

以上各偈。細玩深味。必於字裏行間。尋其空中之戒。虛中之守。人生朝露。能知其真空者。當有所戒而爲之守已。天地本無物。一物人不識。多少爲是非。惟知非中是。一身盡虛幻。形影靈氣質。實空與虛空。天地在其中。戒得猛虎念。乃得制毒龍。龍虎吟嘯兮山岳動。惟在一派兮定復靜。水成一六兮惟身斯正。潤漉萬有兮寧神以中。別有修功兮安誠其處。處處真空兮云何有物。君不見嬰兒姪女歎合時。珠胎暗結人不知。又不見任督自相通。息息盡是妙玄功。一爐火。一壺水。絳黑相濟在中宮。左抱極峯巔。右倚鬱嶺前。剎那間。證涅槃。功行圓滿自歸玄。噫嘻乎。真性何時永不迷。本來面目何處棲。靈山一點須參透。悟夢悟惺悟自齊。天地生物本弗齊。智愚有時兩相依。識破萬有皆空虛。自有真居在吾居。何事相擾擾。大道在須臾。戒者何所戒。傷身者實有待。守者何所守。拋却一切即是壽。古人云。一滴何曾到九泉。此身到處孕虛玄。識透妙中妙。方知先後天。輕氣與戒酒。色財何所有。一枕長眠共蓬蒿。身世而今如無蒿。雖有寶筏與慈航。覺岸千層浪洪荒。天道遠兮人道邇。作善自能降禍祥。噫。安有識破真空者。自戒自守修不測。

諸方須知空中之色。乃是真色。色中之空。無所不空。以吾身與心論。則身爲假而心爲真。以心與靈並論。則靈爲真而心爲假。再以靈與氣比之。則氣與靈各有真僞。相輔而運化。若以氣與氣靈相擬。是無獨則靈氣不可以久有。是氣之爲身中之寶也。不待智者而後知已。然所以能因此堅

誠之烈以爲修養。舍香氣外。別無善策。故戒者守者。以氣爲重。不言及酒色財者。以三者皆爲致氣之物。能清寧淡泊。則無所好而三者自除。氣亦可養已。惟望諸子各各詳悟可耳。

論類

老君鶴論

昨由東海之濱。見白鶴翱翔於天空。當斯時也。吾有無限之感。如潮湧於心際。騰身跨之。莫斯科去。會晤謨罕默德。由各門弟子籌進化辦法。謨云。公知乘鶴。可知鶴之原素乎。吾不能答。謨曰。鶴之爲物。聚神於頂。凝息於胎。與凡物不同。其原素。非胎非卵。非濕非化。乃感先天之精炁。日月之光華而生者也。故其壽永。化仙者有之。未見其亡也。鶴雖爲至靈。而不能脫却禽形者。因其陽偏而陰重耳。飛昇三界。聲聞九皋。而人視之爲不武。嘻。是不知鶴也。鶴是凡禽。何人不能跨。而神能乘。如云神物。又何以披羽。今公乘之。而不究理。真笑談也。吾掀髯笑而答曰。以子之良知良能。誠可謂博矣。然亦知一隅耳。何也。其形爲禽。其性通靈。然不能通神。因其陰重故也。陰重故不能自由超升也。吾乘之者。乘其靈。而以吾靈應之。所以一刻週遊六合。如專以其靈爲之。則不可矣。謂因感精華而生。世之鶴卵何來。由天化歟。抑由人造歟。吾不知。子可詳陳顛末。俾明真相。謨曰。此爲天地所感。雖卵亦感也。夫卵中有玄黃相抱者。有玄黃相合者。惟鶴獨不然。其卵乃有玄而無黃者也。(非無。中乃色青耳。)無黃者不濁。專玄者至清。至清者通靈明矣。吾曰。蓋聞至清爲陽。至濁爲陰。鶴清何又云其陰重。子再言之。謨曰。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此子所知也。而獨不知陽極則成陰耶。陰陽合而天地生。日月明而萬物育矣。一陽一陰。雖是通靈。然不能成靈。何故。因其偏也。孔子云。不偏之謂中者是也。

。中和之氣。感之守之。則可神可仙可靈可明矣。一偏則不可感大地之正矣。吾曰。今日觀鶴之舞。乘鶴之時心有感焉。豈此之謂歟。吾因東行。與謨子別。作此以誌不忘。

老君原通

由南岳以至北岳。通之者山之脈也。由南海以至北海。通之者水之流也。由東而通乎西。亦復如是。此猶言地理耳。朔何以至望。月通之也。春何以至秋。日通之也。由古而通乎今。由今而通乎無窮。亦復如是。此猶言天文耳。由手而及足。由頂而至踵。有血脈以通之。由目而及色。由鼻而及臭。有知覺以通之。此猶言有形耳。山之脈何以通。水之流何以通。以至於耳目知覺之何。以所觸皆通。如電之達焉。如以太（電之一種）傳焉。其未通也。莫知其所以然。其既通也。莫不知其所以然。是謂無形之通。亦曰無窮之通。無形者。無通也。無通者。無不通也。故曰無窮。天有有形之通。天亦有無形之通。地有有形之通。地亦有無形之通。人有有形之通。人亦有無形之通。有形者有盡。無形者無窮。無窮之謂道運。天行乎運。則通乎健。地行乎運。則通乎厚。人行乎運。則通乎壽。道無窮。運亦無窮。通亦無窮。通乎天之健。地之厚。人之壽。則得乎泰已。通乎鹿之鳴。鶴之息。猿之默。龜之潛。則得乎適然已。天地之泰。泰如是也。萬物之適。適如是也。一日如是。一年如是。千年亦如是。可通乎大通。誰得而窮其窮。是從大悟中得來。

昌佐神天籟人籟論

天籟无尺也。人籟後尺也。何謂也。蓋天籟發於自然。而不待機括而後動也。人籟則發於人之心理。而後出也。故尺籟不可得而及。而人籟可習而致也。風之爲聲。調調刀刀。自然而發。衆竽爲籟。人籟也。均不可得而致也。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人籟之德。可學而能也。炎分爲籟。口習而得也。然而人籟之極。其理一也。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杖策。惠子之握梧。何莫非人籟。而超夫天籟。故後天之至。即先天之啓也。此

師命所以教人以修後天也。要知後天之易爲。而爲人生之固有。入手既速。得道亦銳。矧夫上智難得。天籟尤難。既生人世。即墮後天。其欲着手於先天。不其難乎。其或偏於後天之見。而妄測天籟者。是知二五未知十也。諸方味之。

慧真入覽過論

今執賢自與愚者並立。愚者樂道。而賢者否之。孰明孰昧。孰是孰非。吾不得知其詳。豈賢者復愚。愚者復賢哉。在一般自擅者流。必謂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賢者知識較遠。愚者見地有差。是終賢其賢。愚其愚。吾曰不然。是皆賴於有所感化耳。賢者知識雖遠。則魔惑最易擾觸。一念之差。流於不善。即爲物動。終不若愚者本其固有之良。堅持到底。雖蠢頑心。而一片天真。未始損減。所以感之而不動。觸之而不移。待有善於導引者出。引之樂善則樂善。導之向道則向道。是不可與賢者自伴聰明。弄巧反拙。同日而語矣。語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斯言誠不謬乎。近世僥倖之徒。以愚蒙聽。作俑作惡。竟致死於非命而不惜。此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也。其遇

愚者樂道。往往譏其癡迷。諷其拘笨。神像也泥塑。佛座也木雕。其有何靈。敬神何爲。好佛何爲。其既不爲愚者樂道遷。而又不爲愚者樂善化。不誠悲哉。嗟乎。彼和鳴有鶴。應聲有蟲。物類如斯。人其不覺。故意背謬。良用慨然。故賢者人道其是。我道其非。愚者人道其非。我道其是。是非相反。能謂謬乎。吾願賢者切不可矜其賢。愚者自甘其愚可也。吾師勸導賢愚。均一律看待。若去迫則愚。入道則賢。世人其各勉之。

慈真人張子房論

何必斬丁公。可以警反覆。雍齒且封侯。畢竟漢高祖。納履黃石公。子房亦大度。曲逆六奇計。能一自登阻。韓彭多智謀。終爲鼎上組。及時行樂耳。何分喜與怒。無心修靈性。到處無疾苦。急流能勇退。此身無所住。功候本來靜。動中必有觸。願爲慈航濟。胞與盡普渡。願爲心空者。毋以又無助。此心何時靜。願作天下雨。哈哈。非道功之深。不足以淨。非淨不足以爲天下雨。因淨則無塵。無塵則無人無我。無我。心空一切。必打破一切生死榮辱之關頭。故能心虛。乃能容物。容物即所以容己。修道者不可不知也。以道而論。本屬虛無。何云虛無。當守其空。守空而化實。化實仍存其空。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在於是。神者人心之主也。心有所主。則能空一切虛妄幻想。若不能守其空。則處處皆有阻障。欲氣之平也。不亦難乎。不然。以高祖之陰謀沈摯。子房能終其身者。即在能以功爲功。而急流勇退也。子房之心。非所以爲富貴計也。實所以爲行道計也。不爲行道計。而爲己身計。則除暴秦之苦。必當以功自居。而思安享富

貴已。何以辟穀而從赤松之遊耶。其所以如是者。是其不忘初也。初也受道功於黃石公。以其時之納履等等。即知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留此身以行道濟世已。所謂行道以濟世者。非必至富貴而後能濟世也。只要存心於道。處處皆可濟人。一言一動皆足以爲慈航寶筏。而救胞與於無形。所謂普拯普渡者。不必以形式論也。然而心不能空一切。心不能容有衆。雖有濟世之心。亦不能得其美滿結果。既至富貴。尙不能善其後。况一身外無他物乎。能知一肩可以擔日月。一手可以轉乾坤。則知造化陶冶於一爐者。皆炁氣之功也。養氣而能固炁。炁之固也。神以存之。存神於虛。不空自空。視世界不過草芥。又何有可戀之物。是其高人一着之處。在於能逆來順受。無所驚懼。無所窒礙。雖倉卒之起。亦必能不色變。故孔子曰智仁勇。若夫智之大者必似愚。仁之大者必似無。勇之大者必似怯。似愚而非愚。似無而實有。似怯而實定。其惟智仁勇之真功乎。是故修身者。不能內藏其智。不足以保身。不能廣施其仁。不足以容物。不能堅定其性。不足以應世。三者能備。而後修道之真旨。可以得之已。每見修功者。有時二脈俱通。而氣仍不能平。何也。是其養功養候。不能以容爲功也。內容乎已。外容乎人。大而容乎天地。小而容乎芥子。若是者可以虛心以自求其真功乎。是又在初坐之時。必以損己利人爲主。而無所偏私。乃能容物容世。容己容人。氣未有不平者已。氣既平已。炁亦云固。炁之固也。必以情物爲主。何云情物。不見愛於物。即云惜物。惜物之功。謂無形之仁。能施無形之仁。必藏無形之智。能從無形之智以保身。則心也必定。神也必存。遇而不惑。有險化爲夷。真勇之藏。在於是已。各方惜子房之

所以爲子房者。果何人哉。非大禹之化身乎。各方知是。則知子房之救世應世而生者也。功成而不居。所以不遭嫌怨也。不遭嫌怨。乃能明哲保身。觀其以足跡漢高。令其封淮陰爲假齊王之時。即知其敵天下之心已。其所以敵天下者。安人心耳。安人心即所以救世於無中。奚必以有形之口頭拯濟。而後謂之救世哉。此蕭何之所以貪利而致牢獄之災也。或曰蕭何術術黃老。與子房不無少異。而其所以貪利者。亦所以避禍也。噫。是安能謂之真知蕭何與子房哉。子房之心。雖婦人孺子。皆知其爲道以救世。而後人雖有以此舉蕭何者。其實蕭何之見利忘義。又豈能免乎哉。免於夷誅。即云幸已。是天之所以報其入關收戶籍之功也。由是言之。自古聖賢豪傑。無一時能忘道。離道則死。存道則生。所謂死者必死也。所謂生者靈生也。心死則身又安有所用。靈生則萬古不沒。是以守道以修身者。不必以功候自矜也。行道以濟世者。不必以功行自詡也。看其結果若何耳。故古今之修者。不下數千萬人。而其成者。不過數百人。何也。皆由於測其貳而不貳之時。不能有所定也。測之以酒色者。謂下乘之最下。測之以名利者。尙在中乘。若能測之以氣。則云上乘之測。至於測之以炁功。使無希冀仙佛之心。則又上乘之上乘者已。或有以此責子房者。謂其不應有希冀仙佛之心。意者無乃太過乎。然當其時也。三傑被戮。其能從容不迫而免於難者。是於敵寇富貴名利聲色形體之處。又豈凡庸所能窺其萬一哉。吾是以於古來聖賢之救世。而必推子房。爲三代以來不可多得見者。即以其智仁勇兼備也。嗟乎。道之所以爲道。在於敵寇世界以容己。處處皆拯以濟人。能容己濟人。而不動聲色。則道功自有進無已。而況修道者。不必

求其靜中之動。至時自動。是即云無希冀仙佛之心。能泯除一切希冀。自無煩惱。無煩惱則心定神清。修養真旨。視諸掌已。而其養氣固蒸之功。皆必由此立基。吾是以於無所希望之中。而希望各方效子房之智。以存子房之心。則無形之仁。必可施於胞與。而無形之勇。亦必從無望礙無貪戀中得之已。或曰修道之堅。在於時時存心。少有一時不能堅。則前功盡棄。是說也。亦何嘗不是。不過今之人心與古之人心不同。古之人心不必求其堅而自堅。今之人心愈求其堅愈不得其堅。其所以然之理。在於古之人也。處處以利物爲事。今之人也。處處以利己爲是。古之人也直。今之人也詐。古之人也愚。今之人也智。古之人也必從實己爲功。今之人也處處責人爲事。由是言之。古人之不修而修。證之今人。雖修亦不能修於無形而生有形也。

老頑憫人心之陷溺於苦海。不可收拾。故以至平至庸之大道。使諸方以自然從容爲修。能知其從容自然。則心必有所定。心定氣定。氣定神定。神定炁亦定已。不定其炁。必不能修其心。修其心乃能修身。是心之重乎身者。即在虛而化實。有從無生也。各方知斯理。則知渡己者在於修心。渡人者在於利身。心也已可以爲主。而人之心也已不可以爲主。故必從化人之身。使利其所利。以安其心。而後能化其心也。聖賢之救人於無形者。不過無爲。無爲人入皆能遵守。能守其平庸。則無爲之中有爲。必可因人之化我。而我亦可化人已。所謂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盡大地之性。此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皆從盡性以爲功也。不能盡己之性。必不能納黃石公之履。不能盡人物之性。必不能助漢高滅秦楚除苛政。不能盡天地之性。必不能急流勇退。以從赤松子

避。所謂誠則明。明則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測之功。可以修養。其子房之謂乎。吾道弟子對於守道行道。當始終如一。無所謂急流。無所謂勇退。一本其自然。一任其至誠。以救人化己爲天職。不顧一切是非毀譽。但求無愧我心。拯人自是本分。至於道外之養身。則必事其所事。行其所行。幼而學之時。但求溫飽。壯而行之時。以道救人爲宗旨。以不廢乃公爲本分。至於老而修養。不可戀戀於假幻之色形世界。但求一日兩餐。不爲子孫作馬牛。雖有餘力。善業是興。各各悟此旨。自知不必貪求。時至自有天雨金之一日。非虛語也。嗚呼。根基不一。各行其所行。以安其素。而反其本來。則世界皆可望風爲化已。各方均生有自來。肩道亦何嘗云易。不必云各統監掌監宗監及掌籍各職方等。其勞靈勞心。以維道基。盡力以行慈。謂之大根基。即一道侍。亦是生有自來。不可輕視。此何時也。行何事也。務從放大眼光。以悟前因後果。庶乎子房之救世。不能專美於前。即在無形之智仁勇。以保吾身之道。而行濟世之慈可也。各方勉旃。張桓弼問道於盲論

空谷之中。有一盲目者。富才藝。多智謀。樂山水。好遨遊。每日行數十里。由空谷入雲嶺。坐無音寺。彈無尾琴數響以爲樂。谷之民。嶺之民。往聽者如歸市焉。一日彈畢。余叩之曰。子之技。可謂盡善盡美已。亦夫人而知之已。昔者師曠盲而審音。張籍盲而能文。子殆古賢者之徒歟。惟谷嶺之間。相隔甚遙。山路崎嶇。往返不誤。是何故歟。子盲者也。果何所憑而不危。何所恃而不迷歟。盲者曰。嗚呼。噫嘻。子之迂也。子殆明乎見之妙。弗明乎不見之交者也。天下

之道。見者有盡。不見者無窮。見者亂。不見者專。見者迷。不見者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相。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聲。冥兮窈兮。其中有光。無光之光。不照而照。邀焉遊焉。所守在交。雖千萬里。吾往已。况谷嶺上下。咫尺間乎。余曰。唯唯諾諾。吾知之已。不聽而聽。是謂返聽。不視而視。是爲收視。盲人識道。所守在交。所守在變。焉往非道。敢以質諸修者。試於坐後驗之。

韓文公親賢遠佞論

高山之陰。有富翁居焉。深得山林之真趣。性好獵。常以犬馬自隨。不可一日離。蓋非此二者不樂也。夫犬者既有守夜之責。又有搏兔之能。馬者日行千里。代步當車。其爲物也。可謂有用。能得主人之歡心也。不亦宜乎。不知此二者。一見生人。或狂吠。或蹄踢。而主人不知也。蓋此二物見其主人甚馴。其忠於主也。若小人之諂媚然。一日富翁有客自外來。力勸富翁應遠此二物。以其凶惡之性不馴也。富翁不納其言。遂出。至夜方歸。犬誤認爲生人。於是狂吠。並囓富翁股。富翁甚。深悔不聽客言。客又來言於翁曰。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可速將馬送與他人。嘗言曰。善騎者墜。可不慎歟。於是翁又將馬歸諸他人。深仁客有先見之明。更深悔不早聽客言。致受此創。客曰。天下人皆如是也。禍夫作時。小人皆吾益友。禍作之後。方知小人之凶狠也。吾之爲此言。諸方其知吾意乎。哈哈。

韓文公舟車同歸論

車中之人曰。道者所以行也。人而不行。則亦已矣。其欲行也。舍車奚由。舟中之人曰。道者以渡也。人在劫海。浩浩茫茫。欲登彼岸。舍舟奚賴。在舟言舟。在車言車。衆生徘徊。莫知所適。乃有空中之人。從天而降。宣於衆生曰。陸有關山之阻。水有波濤之險。道豈有阻乎。道豈有險乎。夫道虛而已矣。行而無阻。渡而無險。舍機奚乘。速以飛名。巧以機稱。道不在是乎。衆生聞其言而善。欲乘而飛。機不能容。不渡者衆。衆生若有所悟。敬謝空中之人曰。關山者。道中之惑也。波濤者。道中之魔也。去其惑。驅其魔。雖千萬里吾往已。今子之機甚褊小。外雖虛而內不能容。將何以渡衆。遂相率舍機而返乎舟車。韓子曰。道者體虛而用實。虛故能包。實故能化。陸之有車。水之有舟。殊途同歸。自古已然。機也欲取而代之。是將以巧代樸。以速代安。而以不包爲渡。不化爲行也。宜乎衆生之却步也。

韓文公蟻論

吾過南山之陽。見有蟻數十穴。環居於山麓之下焉。千百成羣。熙來攘往。日出而出。日入而息。雖曰蟻蟻蠢蠢。無識無知。而各安其生。各樂其羣。實不讓熙熙之民之樂也。然蟻之爲物雖微。而其力則甚大。又最好鬥。其性然也。一日有一肉食。落於蟻穴之外。羣蟻聞之。遂各趁而食之焉。夫此一肉食也。若使羣蟻公而用之。分而食之。亦足以果羣蟻之腹而有餘焉。乃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爾則欲攫取之。我則思獨得之。而爭端遂起焉。爭之不已。而決之於鬥焉。始也此與彼鬥。彼與此鬥。繼也此與此鬥。彼與彼鬥。攔同室之戈。戕同穴之命。奮不顧身。死而後已。而至於同歸於盡已。雖有二三殘蟻。猶存生命。而死亡枕藉。悽慘荒涼之境界。實已不堪寓目已。夫蟻微物也。因爭鬥而自殘自殺。尚且如此。况靈於萬物之人乎。吾願世人取鑒以觀。而心有所警。以息無謂之爭。仍歸於渾噩之象則善已。

後已。而至於同歸於盡已。雖有二三殘蟻。猶存生命。而死亡枕藉。悽慘荒涼之境界。實已不堪寓目已。夫蟻微物也。因爭鬥而自殘自殺。尚且如此。况靈於萬物之人乎。吾願世人取鑒以觀。而心有所警。以息無謂之爭。仍歸於渾噩之象則善已。

濟佛李鄴侯之自衛論

秋高氣爽。蕭氣宜人。斯時也。正好與諸方討論道中堅守至樂之滋味。既可以發揚道中之奧妙。又可以研究道中將來之盛況。與夫目前之沉悶。故

老祖又有特壇之訓於今日也。第是兆方證功者尚未入坐。衆未十分凝結。故先命老衲略談兩種極滑稽極有興味之故事。以博諸方之一樂焉。昔汾陽問於鄴侯曰。子之學神仙也。抑避烹乎。鄴侯曰。長者之言。實獲予心。然不同之點。亦在是焉。夫狡兔死則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今予也雖爲謀臣之一。然非走狗之可比也。論予之功。無衝鋒陷陣之能。論予之才。無決勝千里之策。予又何避之有焉。不過明哲保身。儒者分內之事耳。既學孔孟。不自修身。何以學爲。既修身已。必思保身之法。今良嫡在內。而宦者在外。內外交詈。雖非走狗謀臣。亦將自危。而況日日參預密勿。以啓怨於小人哉。此予之所以爲明哲保身計而學神仙也。神仙之術無他。不結怨於人。即避禍之道也。留侯爲高祖畫策之初。即曰能滅秦以復韓仇。吾即當從赤松子遊。何必以功名富貴浼我哉。此言也。乃由衷之言也。亦保身之大計也。留侯之從高祖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無矜功恃能之氣概。亦無希富貴之心胸。此所以見重於高祖。而不爲所忌也。不然。以留侯之才。

十倍於高祖。以留侯之功。十倍於三傑。其不功高震主而見烹者。未之有也。是以韓信夷族。黥彭殂。而留侯獨見機於微。而能免害也。今泌也。雖弗能學留侯。愈流勇退。亦富有以自衛。此泌之所以學神仙之術也。長者之功。一手與唐室之危。可爲高已。長者之位。職司僕射。可爲極已。然而長者亦自能保全者。能以謙德下人也。長者之德。良深欽慕。惟是長者之哲嗣。不如辟疆淳已。以留侯之功不自居。又有辟疆爲之子。此所以後嗣至今日尙未衰也。長者既不能效神仙之術以自衛。何不治家以嚴。使哲嗣盡以謙讓爲懷。庶其有令終乎。汾陽曰。謹受教。其後果如鄴侯之言。李晟馬燧問於鄴侯曰。子之學神仙也。爲將來弓藏之地步乎。抑自爲之藏乎。鄴侯啞然曰。吾之事君也。以忠以良。交友也。以信以不欺。處同人也。以恕以和。何用藏爲。况天下有道則行。無道則藏。今聖主在上。天下治平。有道之世。何用藏爲。况吾歷事四主。均皆乞休。而入於山。蒙聖眷弗棄。復使得親天顏。亦云幸已。今二子之問予也。以藏爲問。予不知其所答也。夫子之所謂藏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之藏也。誠讀書人應格致之本分也。予若弗守本分。雖免於禍。此僕固懷恩李懷光李光弼朱泚等之所以敗也。即希烈等之背唐室。其中亦自怨望者相猜疑耳。是彼等雖有三傑之功。而無保身之計耳。是其所藏者。無他。名利之心也。今予也既不結怨於人。又無富貴名利藏於其心。所以必以神仙之術與儒者之學爲藏也。况今上問於予曰。吾與子約。子不可與人結怨。予對曰。臣好神仙。不敢結怨於人。人亦無與臣結怨者。臣亦與陛下約。李晟馬燧俱有大功於朝。願陛下其弗以猜忌爲心。是時二子皆泣於君前。而聖主亦因之

飲泣已。言猶在耳。二子豈忘之乎。二子未忘。又何必以藏爲問也。汝二子之功。莫與汝京。雖二子亦與聖主有棄嫌之約。究不如仍以自衛爲重也。二子聞鄴侯言。退而學黃老之術。終唐之世。子孫蕃衍。夫汾陽與李馬之間。同一問也。李馬能用其言。所以能全其子孫。汾陽不能用其言。身沒而家破族毀已。然汾陽之爲功也。天下大定。所以驕矜之氣。及於子孫而亡也。李馬雖有大功。然而謙讓跋扈。終不能削。是以兢兢自守。不敢自以爲功。而終能保全也。鄴侯爲己謀。爲人謀。爲君臣父子之間謀。可謂於極已。所以合於道而保其令名也。今之學道者。亦當法鄴侯之道。庶幾可免於難已。己身行慈。而己身自矜。尙且不可。况子孫驕矜而恃功。以爲吾心即道乎。至於心未能守於定者。以之學道。少不如忘。必生怨望。此與僕因懷恩等。又何異也。利祿心重。可以學道乎。跋扈意重。可以學道乎。曰均可也。其利祿之心。果能不變其志。雖極貴者。向道求衣食。亦不失爲道也。跋扈者苟能困而無怨。耗而無尤。以身作則。使衆人皆效吾督拯之旨。跋扈亦無妨也。惟是貪道中之利祿。而又曰吾在道中不過耐而已。一旦有他遇。吾必棄之。然此時也。爾等必以吾意爲從違。順吾者即道。逆我者非道。此心也。處世尙不可。况道乎。能以道之重寄。一身肩之。而不爲婦孺之核計者。斯人也。求之於道。不可多得已。周仙游溪長生論

溯自天地開闢以來。乾坤定位。而後生機孕育。生氣氤氳。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世以安生爲樂。舉凡世界之芸芸衆生。莫不生理各足。生意靡窮者也。是故上古之世。人心渾渾噩噩。得壽最久

。迨至中古。民俗不失淳朴。其壽亦長。斯時也。雖不求長生。而其壽亦不可以年計也。胡乃時至今日。人情澆漓。人心譎詐。聲色貨利之是好。以自璧其生者有之。貪嗔癡愛之無節。以自戕其生者有之。其間雖有講衛生者。亦不過是旁門之伎倆。雖有言養生者。更不過是左道之末術已耳。若然者。舍生性之本原。而攻乎異端。則失之毫厘。謬以千里。非特不能自遂其生之理。抑且必自殘其生。而弗能俟其天年。以自全其生命已。豈非左之甚哉。吾願世人欲長己之生者。必先度乎衆生。衆生得度。自合天地好生之大德。而復我初生之天良。勿忘勿助。純任自然。庶乎證無生之果。而得廣生之源。而長生之訣。亦在乎是已。

都巡使教亂必先正本論

我是楊椒山。性剛不怕死。殺了當日頭。直聲垂萬紀。

茫茫六合。瀛瀛三才。道寓於中。烝元無外。慨盛世之難逢。邈彼唐虞。悲末運之竟臨。哀我黎庶。戎車擾攘。莫揮返日之戈。江漢蒼茫。嗚作中流之柱。在昔則風淳俗厚。而今則恥喪廉亡。子以仇父爲能。婦以棄夫爲貴。綱常大壞。禮義奚存。心爲欲蔽。只營一己之私。性被習移。罔念衆生之劫。作奸犯科。靡所不至。狂嫖濫賭。無所不爲。夫和氣固可以致祥。而戾氣亦足以召禍。洪水猛獸。方諸世變正殷。怪雨腥風。譬諸人心已敝。以言教亂。必先探本尋源。以言回天。必當勵精圖治。必羣氓皆知忠孝。然後可望太平。必大地真轉陽和。然後可休以訓。懿歟盛哉。嗚呼美矣。吾雖不在座實。亦有所希冀焉。

楊仙椒山治河論

中國有九河。而水害一平。支河歷久。而支流成幹。幹流爲陵。滄桑倏易。世界水陸之禍。至今更烈。其故有四。一曰怠。一曰緩。一曰利。一曰弊。皆由四端。而河無善策。皆爲佛家一種口頭禪語。吾不知阿衆。吾亦不善從流。視民飢溺。如己淪胥。因著四言。以爲愚者緩者利者弊者戒也。

怠何以禍河。有治河之責者負其半。無治河之責而又依河爲生者亦負其半。天生斯河。其源滴滴。初無害於宮室稼穡之地。尋上溯下。或百里。或千里。而有所見。各封一口。不使侵溢漫灌。其策在昔固爲善想。今則有治責者又一思想。依河爲生者各有思想。思想一弊。則破壞之策。日多一日。而大好田園。生物阜厚之地。皆成或旱或潦之土。萬物生長消滅。息息若亡。坐受其利者。反獲後福。勞苦其力者。終得其禍。無怪洪荒之初。水土不平。與其負專治之責。不如俾共治之人以自動之權。庶乎怠民而勞。怠責而勤。猶可以效大禹卑白圭也。

緩者有他動之主力。皆由自責不責。日從緩圖。爲自利之便者。習以爲常。而身受其禍者。亦未嘗有怨及專治之人。良由我向因緩而得時。今即有禍生命之險。如歷險者早有所備。則緩固成爲習尚之善策。甚至生其緩力者。別有所利。隨之而緩者。亦有所利。是急其所緩之計。不如緩其所急。則共好共惡之心。猶可輕重得權於其間者。是其同處地獄之惡報而已。嗚呼。人之不自審。而又人不爲人之生產審也如此。

治河之利在人。亦輕功於己。急利於人。人人得河利。又何以忘利而趨害也。是皆因利而利。又一利民之策。因地而利。又一人利之計。從此利之一字。誤會於我有人有之間者。土地其先利耳。安知海田陸谷之變。不自今始。而灌溉蓄洩之利。由是不真講者。固不在近河得依爲利者也。治河歷古無弊。禹下則不敢斷言。而亦可以斷言者。前有蘇彝。後有巴那。皆較中土黃河易治。近山鑿石。依林取木。而河皆成就已。成以去害。探險口以統計。源源委委。枝枝節節。若者應闢渠。若者應引蓄。以先合爲之計。苟再如治瘡者。不先審察全身筋絡血脈之來源。津津以脚疾治脚。肘治肘。毒力貫注。治肘而肘愈已。則脚疾又發矣。治脚而脚愈已。則肘癰又腫矣。如是而治標。如是而傷本。其不全體流注。毒遍週身而潰爛者幾希。昔者禹疏九河。卽爲經絡筋脈分引聚貫之成法。善爲者。不以經濟爲生命之前提。不善爲者。雖有充裕之經濟。亦不過以財產爲生命之前提而已。嗚呼治河。嗚呼不弊。

默真人自訟論

訟者公言也。辯論是非曲直於公堂。其言未有不公者也。凡有一冤。必起而訟之。以求其昭雪。凡有一屈。必起而訟之。以求其伸張。故曰。訟者弱者之保障。天下之所以平也。人之一身。莫強於欲。莫弱於理。欲之來也。如水之奔薄焉。如火之燎原焉。如猛虎之橫行山澤焉。滔滔之勢。誰敢遏止。炎炎之威。誰敢向還。龐然之物。誰敢騎其項背哉。則理之不能與欲抗也亦明已。此亦一冤也。此亦一屈也。此而不昭雪。奚用公言爲。此而不伸張。奚用公言爲。扶理制欲。訟以

興焉。訟之在身也。不啻在公堂也。心與口之間也。不啻爲公言也。當其聚訟也。理爲原。欲爲被。良心爲官。毛髮爲吏。面紅耳熱。背汗爲刑。目爲旁觀。耳爲旁聽。四壁無人。萬籟俱寂。明月入窗。秋蟲唧唧。氣象嚴肅。奸雄胆落。彼頑強者。安得不屈服於良心之前哉。由是觀之。介者非不食也。空者非不淫也。孝悌者非不犯上作亂也。特不敢欺理耳。仇人甚遠。天理則邇。公堂甚遠。良心則邇。法律甚遠。愧汗則邇。有良心在。而曰公理有不伸者。吾未之信也。

說類

莊仙周蟻說

蕩漾於天空。見花叢而游者。非蟻也耶。夫蟻在空際。俯視而游。其心本無所求。故能栩栩自得。既爲花叢所惑。入於夢鄉何也。其所獲意者既足。則心知與在空際。有青蜀之分已。故曰。燕雀巢幕。非不知其危也。特苟安之故。則其辨其機已。蟻本至輕之物。遨遊空際。心無所求。亦無所戀。何有乎危哉。及其身入花叢。惑於濁香。則苟安之戀。焉得而不生危。故人必以虛無恬淡。而後可以蔬食遨遊。無所求於事。無所感於心。而返乎蟻游空際之境已。

莊仙周述蟲語

不駐之年。有缺之月。倏去之日。余與鐵拐李子游晏蓬島。既醉興發。相偕徜徉。抵弱涯。乘其臺虛。繫拐作舵。而共泛焉。隨風所之。容與中流。斯時也。懷袖之間。蠅蠅爽爽。於是李酣欲寐。余恬而定。忽若有聞。聲細於髮。其一日。嗟爾僑僑蠢蠢陳處。蠅蠅覓食。乃藉捫封王公貴似輪軸之宋陰自謂爲大。敢問其大。究於何有。其一辯曰。我僑之大。以假鑄爲緣。謹守繩墨。其於他無所爭。而泰然得以安飽。其所以大耳。一又曰。爾僑以是求活。而龐然猶以爲大。奚若吾輩之矯捷其身。常啣甘旨。而莫有知如何者。以視爾僑。不亦見其巧乎。一又辯曰。若輩巧誠巧已。而所謂巧者。亦何所益。吾僑固拙。而腹之果也。無殊於若輩也。而吾僑有安然之靜趣。享之未有窮也。若輩自以爲巧。吾徒見其非非存想。躍躍輒試。所謂矯捷之巧。不過自擾擾。他未

見其巧也。之假鑄而飛也。庸何足取。一又曰。吾輩之巧。雖未見其大焉。而較爾僑僑居擇民。自以克守繩墨。而於權外之計。亦有天地。初無所知。其活潑之生機。毋乃自困乎。一又辯曰。吾僑有生。惟真乎靜性。不欲回則安守。其可謂安命已。如若輩之躍躍。終無所得何。如吾僑之愚守。寧爲自道耶。一猶辯曰。爾僑又無詞反詰。於途寂。然余連神照。窺知乃李柄中蜜與罈中醴相語也。乃置然起。足李回於岸。而飄然各逝。莊子曰。動靜乃陰陽二義也。必貫其竅。乃可以知生趣而契化機。世人漫道諸物。泥守繩墨。而罔識所化。與徒欲有爲。而思執繩墨。其不通也。比比皆是。吾又何責乎二蟲。

莊仙自註云。吾頃至妙山謁

師座。適諸方請增。奉命臨文。破空雲來。偶有感憶。因述此蟲語。藉博諸方一噱而其參之。孚聖仙境說

吾今與諸方言仙境之樂。昨於樞府退值。道經三島。見其地風景清麗。雅致宜人。故略爲留連。其地奇花笑日。瑤草鋪煙。鸞鳳和鳴。鹿猿馴伏。其中氣候。亘古恒春。寒燠無改。花木常開。四時不謝。風月異世。萬古長存。若非仙真。能如是耶。舉止言動。談笑自得。不食而飫。不浴而潔。不煦而仁。不矜而莊。或咏詩。或嘯歌。雍雍穆穆。俱有天真之致。日景長。或散鶴於青冥之虛。或飛鸞於曠蕩之野。下視塵濁之世。毒霧蒸天。污穢匝地。諸聖佛仙。以爲敝刼度世。決不肯偶投濁汚之地。致污僊闕。諸方今得大迫。俱有夙緣。願諸方靜以修身。適以渡人。功成

有日。吾等定爲接引。同享仙境之樂。何其幸哉。何其幸哉。諸方勉旃。學聖說夢

世界爲富貴利達。驅者。均不知其是夢耳。故精神念慮。日紛紜於靡麗之場。耳目心思。日微逐於繁華之地。聚人世之美音以悅耳。聚人世之美色以快目。聚人世之美食以適口。聚人世之美服以彰身。在彼日以爲醒之時。則無一不悅耳快目適口彰身也。然夢之境。奚自而來。彼固不知。夢之時。奚自而去。彼更不知。觀念至此。則知人生於靡麗繁華之況。雖未必全屬夢境。而究其真。則終歸一夢也。明眼慧心者。其可悟癡癡。久夢而不醒故。各方思之。

中華之夢。殊於外邦也。諸夏之稱。別於夷狄也。今日太原開院之第四日。諸方神佛。皆有蒞臨。古聖今聖之緣。前賢後賢之樂。人神薈萃。相聚一堂。夫國曰中華。地屬諸夏。當知中國華夏二字之定名。非由經史可以證實。實由世界歷史可以參悟也。參悟在人。知之惟神。試聽吾言。華夏二字。乃由部落時代。以華山之華爲最初定名。華讀化。夏又三王之首。國號所建。從可知華夏二字。本諸二帝相承之季。由舜嬪禹。爲中國最初先進文明之始基。歷史可考者在此。簡言在秦漢厭亂之時。不論夷狄蠻貊諸邦。皆尊中國。國人所思華夏。遞嬗之盛。入人在無爲之化中。不知所謂自縛與人縛也。故相傳鮮有得知其本者。無怪經史盈几。反成不能終了之案已。

慧真人逸客對執紼子言

客有自田間來者。謂執紼子曰。年來旱澇爲災。鄉農啼飢號寒。有不堪其命之勢。今幸雨暘時若。青青郁郁。將見麥有秋而腹可鼓矣。執紼子曰。予自有生以來。衣錦繡而食膏粱。姬妾自娛。溫飽無間。雨暘不時。何有飢寒之足云。客曰。子誠知己之樂。不知人之苦。所謂坐井觀天。亦豈知世界之大乎。夫世界者。包含萬有。萬有者何。曰人。曰鳥獸。曰蟲魚。曰山川草木皆是也。人爲萬物之靈。中天地而立。當知萬物之性。順萬物之情。必使生息滋榮。無一物不得其所。方爲代天行化之完人。何況人與人之間。而可向隅不問。不知救災卹隣之道。此豈足以爲人哉。但子生而富厚。夙具根基。苟能潛心研究。廣爲搜集。明其道而行其慈。必有所得。否則跬步自封。只樂我之所樂。不問世界之何如。第恐當茲未運。將如歲計之行秋。瞬來肅殺之令。如草木之生於春。榮於夏者。均不免收而枯矣。彼時貧富無間。玉石不分。而今日之坐擁厚資以自娛者。亦將速禍而不自知矣。子何不思之甚耶。客退。執紼子似有所悟。亦無所悟。噫。

慧真人真樂說

凡天下皆樂也。而人不知。一身皆樂也。而人不悟。四時起居。樂境也。人忘其樂。萬物動靜。樂機也。人昧其樂。然其所以樂者。非樂於富貴也。非樂於酒色也。非樂於妻妾宮室也。非樂於權勢爵位也。然則所謂樂者何在。其惟爲善最樂乎。然爲善之樂。果何樂哉。萬物涵育樂道心也。志氣清明。樂化機也。飭紀敦倫。樂聖賢也。廣行陰陽。樂利濟也。成人利物。樂仁智也。天下之樂。有如此之極樂乎。笑世人不知此樂。終日擾攘。酒地花天。錦繡徵逐。以爲至樂。不知

筵席一推。風流雲散。尙何樂之有哉。須知人身難得。百年瞬息。無上寶貴之光陰。無上寶貴之精神。斷喪於淫荒無度之樂境。深可惜焉。吾願諸方及早移省。早尋真樂。力不負人生一世之也。其各勉悟之。

正陽真人丐夢說

有丐焉。隻身行乞。朝村而暮郭。瓢一杖一。身外無長物。饑則乞。飽則休。徜徉乎山嶺。行歌乎水湄。所之既倦。依樹可以息。枕石可以眠。良夜沈酣。夢至三竿日上。時復有峯頭鷓鴣。聲聲高叫曰。鳳凰不如我。丐者聞之。頗用以自壯。悠然有匹夫傲王侯之想。然而貧賤騷人者。未必非歎羨之反射影。對境生感者。容常有神經之變幻形。而丐固未之知也。一日酣寢。而幻形妄影。憑空而現。忽有巨紳與之晉接矣。又有達官望而奔走矣。丐亦不知何以至此。祇覺居尊氣體。一似素富貴焉者。問居處則樓閣連雲也。課家計則黃白盈庫也。粉白黛綠者環而侍。歌功頌德者膝而前。丐也志得意滿。彌思保持之計。於是聲望日以起。權勢日以張。要結夤緣。日以稍且熟。自謂丈夫得志。終其身當無失意事耳。然而世態炎涼。人情反覆。轉瞬之間。立更局面。向之稱假父者。時而反顏矣。向之得入幕者。亦且倒戈矣。或以驕私攻。或以枉法訐。或以靈民殄民相彈劾。情實昭著。重辟奚逃。絛騎紛來。縲絏竟去。而果也貧賤騷人。則爲歎羨之反射影。對境生感。確有神經之變幻形。而丐猶未之知也。惟是戰栗失色。呼籲無門。頸血刀光。只此須臾間事。而忽聞巨壑一聲。腦海大震。一覺遯避。方知是夢。初乃如雷如電。似醒似悟。徐徐以起。依偎

而去。由是山村水郭間。不復見此丐踪跡。或以爲遯避若谷。不知所云。

達摩佛慈航普渡說

慈航造於無上之國。駕於無上之人。游於無上之鄉。達於無上之岸。行駛迅速。內容宏敞。招待周密。飲食精良。能容無量數人。能載億萬噸重。格外克己。格外從廉。不取分文。普渡有緣。男者。女者。老者。弱者。疾者。殘廢者。地無東西。位無尊卑。心無智愚。格無高下。才無短長。苟有一念之善。同此一輩而航。慈航不一其名。具各發所願而自渡焉。一曰平等號。此號無等級。無內外。無升降之苦。無防閑之煩。有高可登。攜手而行。有遠可眺。比肩而立。衆頭無上。惟天在上。低頭無下。惟地在下。故無羨慕心。惟其無下。故無陵虐心。凡悟到無相之真境者。當以先登爲快也。二曰博愛號。嬌姬美嬪。富商貴胃。藏之金屋。延爲上賓。此人之情也。今也反是。珍饈玉饌。無地不陳也。人皆付而嘗之。絲竹管絃。無時不備也。人皆得而聽之。一行一歌。皆大歡喜。一語一默。是真活潑。路人奚啻手足也。仇人奚啻骨肉也。凡悟到天地之本心者。可以乘乎斯已。三曰無等號。四曰無愛號。無所不愛。若無所愛。無所不平。若無所平。故有斯航。故得此名。五千紀以還。乘斯而渡者。僅一二度耳。餘或阻於初。或廢於半。邇者無上上人。發大慈悲。造斯二者。以救沉迷。機至即駕。機熟即發。凡坐到五六相乘之度。即可彷彿遨遊夫斯域已。善男善女。下至無機。嗚非胞與。嗚無性靈。醉者夢者。其醒其興。

濟佛天下大同說

東方聖人。教人以成。西方聖人。教人以捨。兩方聖人之徒。各有門戶之見。東方之徒。欲以大成之道。化盡西方之人。西方之徒。欲以大捨之道。化盡東方之人。門戶日固。水火日深。始而極詆以言論。終且相見以兵戎。於是天下大亂。生命財產。損失無算。聖人憂之。乃會於東方之西方之東。以修兩方之好。爲之盟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老死不相往來。劃界自守。至於半紀之半。東方日益富庶。西方日益快樂。東方之徒。不知快樂之謂何。西方之徒。不知富庶之謂何。各欲棄其所有。而有人之所有。聖人曰。天下大同。此其時也。乃易其盟。重修厥好。盟曰。以有易無。以無易有。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有爲困。以無爲果。大捨在此。大成在此。兩方之徒。自是大悟。遊乎同軌之道。各忘其有餘。亦不知其不足。聖人乃去成捐捨。合爲一字。列入經髓之首。讀者莫能識其音義。聖人曰。天下遂以大同名焉。

濟佛冰說

冰者水化也。夷者胡爲而高。流者胡爲而固也。風爲造。雪爲料。地與天爲之灶。此其所以化夷爲高。化流爲固。而莫明其妙之妙也。春花明媚。夏木爭長。秋蟲唧唧。是何種氣象也。曾幾何時。木盡凋而花盡落。鳥飛絕而蟲無聲。雪山冰塞。萬徑無人。何天地蕭條若是之甚耶。江河冰塞。欲渡而不能。山嶺冰橫。欲攀而不得。馬欲飲而冰莫入。魚欲躍而冰莫出。嗚呼。何冰之當路。而天心之大寒耶。冰山之民。苦冰久矣。流離轉徙。以抵於昭陽之陽。仰首而叩有脚之春曰。

冰何高。冰何深。民莫死。民莫生。春何回。春何心。春曰。余何憂。余何樂。冰亦何。冰亦何。冰亦應運而生。願回天意。以順民情。同胞歸矣。三日歸。則見高化爲。五日。則見化爲流。已。冰山之民。六日歸。不復見冰山。惟見滔滔之流。遂隔水買田宅。始。作無事之民。垂釣河干。以終老焉。

濟佛趨市說

吾嘗鷄鳴而起。出其北門。立於北市。見有人擾擾然自南而至者。乘者步者負者擔者。如醉如狂。爭先恐後。必至北市而後已焉。吾又鷄鳴而起。出其南門。立於南市。見有人擾擾然自北而至者。乘者步者負者擔者。如醉如狂。爭先恐後。必至南市而後已焉。北市本無所有也。而南市之人以爲有也。南市本無所見也。而北市之人以爲有所見也。一日。兩市之人。相遇於途。各告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去。相與啞然失笑。吾乃出其人叢。立於人外。解衣放鉢。仰天而嘆。乘者以降。步者以憩。負者以坐。擔者以息。各萃其耳目。面余而立。吾步前者一。步後者七。以手加額。敬譚鞠躬而宣於衆曰。汝等生亦有氏耶。居亦有里耶。胡爲以自爲不足。以人爲有餘耶。豈夢可爲真。而幻可爲實耶。一無所得。廢然而退。何其悟之晚耶。以負擔與行。較。而苦樂以分。以步行與車馬較。而苦樂又分。樂而不自知其樂。苦而不安於苦。天下何事而非苦耶。此亦一苦樂。彼一亦苦樂。天下何事而不可樂耶。北市與南市。相距幾何里。何其所見者小。而所聞者大耶。一衣一鉢。從吾所好。將焉往而不自適耶。何事擾擾爲。何事攘攘爲。於是面余而立者。

青余而泣。乘輿而來。不歡而散。明日之朝。兩市之人。不相往來焉。

濟佛說夢

邯鄲之客。有善夢者。枕上片刻間。能登朝拜相印。權勢赫赫。不可一世。醒時萬有皆空。則意與蘭珊。無限傷感。一日又當夢酣。自以為醒也。乃謂余曰。夢可永保耶。醒可長留耶。擾我之靈者惟夢。傷我之靈者惟醒。二者缺一。庶養吾靈。有何法門。願聞明教。余曰。君不聞御風子之言乎。鄭之人有夢鹿而覆以蕉者。其初不知其為夢也。及醒而失之。遂疑為夢也。聞鄭之人得而分之。遂又疑為非夢也。夢耶。鹿耶。鄭之人弗自知也。得之耶。分之耶。鄭之人弗自知也。弗自知其為夢與非夢也。何有乎鹿。鹿也。馬也。吾之尻骨也。由是而化。至於無窮。環繞於夢中焉。知其真環繞也。醒而憶之焉。其真憶之也。當其不知其夢也。擾擾如也。擾擾如也。及其自以為醒也。營營如也。紆紆如也。夢與非夢。又烏從而辨之耶。夢固為夢。醒亦為夢。大醒憶醒。猶醒憶夢。自以為夢。乃可以醒。自以為非醒。乃可以大醒。滄之也如止水。拭之也如明鏡。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夢又何從而起耶。邯鄲客聞余言而大驚。而真醒。揖余而去。晚年不復作宰相夢。雖當醒時。猶不敢自以為醒焉。

濟佛述鳥語

白鳥者。西方之鳥也。黃鳥者。東方之鳥也。二鳥者皆善鳴。天特假二鳥以鳴春。是故西方之天。東方之天。不啻為二鳥之家鄉焉。二鳥亦善飛。一日白鳥由西遠飛而東。見東方之名花萬叢。

別有世界。一院寂寞。杳無人聲。惟聞黃鳥隔葉而歌。聲聲可聽。乃依歌而和之。二鳥相見如平生。朝夕賞此九月。解好友焉。未幾黃鳥以歌媚人。為人所不得。藏之籠中。白鳥以為咎由自取也。乃嘲之曰。黃兮黃兮。胡為乎籠之中兮。柳之翠兮。葉之綠兮。惟我黃鳥為東方之雄兮。玉粟在兮。甘露在前兮。惟吾黃鳥。可一洗平生之窮兮。今與子別。其善保爾鳴兮。黃鳥曰。守吾默。持吾節。寂為法。滅為則。籠亦滅。鳥亦滅。吾非我。子何說。白鳥唯唯而去。遂不復歌。老納曰。此音過天台所聞如此。夫鳥物之最細者也。有一粒之長。不敢或露。人之以矜為能者。聞鳥之言。能勿少愧。然而天台被化。已非一日。鳥之靈。又豈多讓於人哉。

濟佛述蟬語

東林。鳥。過問於西陸之蟬曰。余與子相識有日已。余之鳴也。有時當紅日東升之時。余必作歡聲以迎。當白日西沉之候。余必作哀聲以送。其鳴也。非徒鳴也。始以表余之意耳。子之鳴也。常終日不休。作時斷時續時浮時沉之聲浪。以頻振余之耳鼓。是何意也。豈其有大不平者耶。抑食有所不美耶。飲有所不甘耶。欲望有所不滿足耶。願有以語我。西陸蟬答曰。爾為爾。我為我。安可以子之心。度余之腹哉。子食必求其美。飲必求其甘。欲望必得其滿足。余之用心。豈若此哉。余所飲食者。雨露之澤耳。所呼吸者。太空之氣耳。何所不如其意。余之無時不鳴者。正余之無所不平也。安可以世之好作不平鳴者例余哉。井蛙不知海。夏蟲不知冰。非我者不知我。子休已。子休已。物莫不有所貪戀。惟余無所貪戀。物莫不有所望礙。惟余無所望礙。物皆不

免於生死之苦。惟余免於生死之苦。余之有是身也。余不知其所自來。余之留是殼也。余不知其所自去。是殼也。余不知其何以異乎是身也。人呼之曰退。余亦曰退。人呼之曰脫。余亦曰脫。造化至妙者也。物莫能逃其化。物安能明其妙。退者脫者。尙不能自知其所以退與脫。矧求退弗得。求脫弗能者乎。子休已。子休已。老衲曰。蟬之存也曰蟬。蟬之亡也曰退。曰脫。不以死名。蟬之言曰。無貪戀。無罣礙。無生死。惜其不求樂。所以免於苦。無苦乃是極樂。若蟬者。可謂多禪而聞道者已。特述蟬語。讀者其細參之。

李仙廷廣廈議

廣廈者。寒士之所居也。亦寒士之所造也。寒士之寒。非廣廈莫能庇。廣廈之廣。非寒士莫能營。是故庇寒士。廣廈也。其所以庇寒士者。實寒士也。寒士固不可爲。寒士又豈易爲哉。東方有廣廈焉。寒士之所造也。何以造之。以義爲路。以仁爲堂。以禮爲棟。以讓爲樑。闔不知其幾千萬頃。高不知其幾千萬丈。東方寒士來者不拒焉。故東方不覺其寒士之多也。西方有廣廈焉。寒士之所造也。何以造之。以空爲籬。以虛爲壁。以玄爲門。以妙爲室。其闊與高。乃爲無量數尺。西方寒士各得其所。亦與東方同焉。東方之寒士講博愛。西方之寒士講慈悲。愛人如己。悲物如民。但得天下寒士皆歡顏。已雖受凍死亦足。此其所以廣廈日廣。寒士不寒也。今日之士。欲學東方之愛乎。抑學西方之悲乎。建愛築悲。爲廣之基。若自愛而不愛人。自悲而不悲人。日日爭廣廈一席之地。而廣廈豈能盡容乎。昨見有乞食之客。以朱門爲廣廈。日伺候其門。欲少沾其

惠。卒以日不得食而溺於死。余有不忍於中。乃作建廣廈議。以爲天下寒士倡之。

岳聖說遊

古之人士。藏息修游。各有定時。游固何傷。然游也者。其道不一。或游於詩書。或游於風景。或游於聲色。其各各之性趣不同。而其所取亦異。體會古訓。吟詠陶情。賢者之所好也。古蹟名勝。高山流水。亦高人雅士之所流連。至於王孫春景。雖曰才子風流。終非有志者之所宜也。或尙有以英雄不以小節自拘。特一時之騁懷而爲此。其實不足取以藉口也。願各各自以其所見而取焉。以吾之所見。游於道者爲上乘。而詩書風景次之。游於聲色者。品斯下矣。各各味之。

韓文公海說

海之所以爲海也。豈偶然哉。百川匯焉。萬派歸焉。清者同焉。濁者和焉。江河之巨。罔不納焉。涓滴之細。靡所擇焉。朝朝如是。夕夕如是。已往者吾不知其所以始。未來者吾不知其所以終。滿而不溢。虛而不涸。是何故歟。世人之觀於海者。吾知之已。不過觀其翻白擁碧之壯觀而已。不過觀其海市蜃樓之幻境而已。幾曾知海之所以爲海哉。異哉。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亦莫卑於海。以天下之至大。處天下之至卑。斯海之所以爲海乎。洪水時代。泛濫爲災。民嘆其魚。聖人憂之。導之使下。順其性也。八年之旱。王田得雨。範之以防。七日決防。爲災甚於八年之旱。逆其性也。水性就下而已。豈知其海之大也。而始匯之歸之乎。雨潦之水。或一日而竭。或一時而竭。井水或百年而竭。或千年而竭。其卒不免於竭者。所容者小耳。天下之水。不能與海比

其卑也。彰彰明已。奈之何而欲與海爭其大哉。

韓文公答客問

客有問於余者曰。道何由而導也。余之初。坐自若也。行自若也。言論自若也。今也方嚮道之門。而手足若失所措焉。敢問其所以導也。余曰。此未飲而問其所以舍也。未食而問其所以嚼也。飲食當前矣。方寸已亂矣。誠未若饑之爲愈也。君不見鳥之飛於天乎。不以高處爲樂者。心樂之也。又不見魚之泳於淵乎。不以沉沒爲苦者。亦心樂之也。聖人之坐行言論於道也。又何獨不然。以飲食爲畏途者。治胃則愈。以道爲畏途者。治心則愈。治心之道奈何。治之無念之時。治之有念之時。治之無慮之時。治之有慮之時。使其心得其定。得其靜。得其安。然後坐焉。然後行焉。然後言論焉。其自若乎。其弗自若乎。君其自領之。客若有悟。唯唯而退。行歌而歸。築得窟於樂山之陽。而終隱焉。

韓文公百川匯海說

吾適來此。道經東海之濱。見乎波濤之澎湃。萬壑之歸趨。而嘆曰大哉水乎。觀止矣。吾更有憐焉。夫水之性。就下而汎濫。當夫源流長。脈絡遂分。曰江曰河曰淮曰漢。汪洋浩蕩。潤土地而利舟楫。其部不同。故用亦有別。然究其利物則一也。然水之源廣矣。其用溥矣。如無歸宿。則泛濫是虞。而其害勝于利矣。此洪水之禍中國也。必藉九河而導之於海。而後民慶更生矣。人但享其利而免其害者。悉治水者之所遺也。使千載下人蒙其瘼。而望洋者增感於無涯。不其盛乎。

。而吾有所悟於此焉。夫時至今日。爲何世耶。萬法紛歧。各教爭炫。而此文化古邦。竟有陸沉之憂。此非教出多門之所致乎。慨自近季以來。教宗日多。各存門戶之狹見。輾轉流傳。人遂所向。正如百川泛決。汪洋瀾漫。茫無涯涘。夫如是則其利安在。徒貽禍耳。教猶水也。弗有所歸則決矣。人之罹害。將有甚於水者。此吾

老顧所以憫此愚蒙。而亟亟拯度之也。先天道立。而各教亦如萬壑之朝宗矣。向之汗漫無歸者。亦各有所趨矣。將來百川安納。寰海鏡清。人民共樂天地之生成。則其利不啻萬古而被宇宙哉。周仙瀟溪兔死狗烹說

獵者獲兔。搗麝犬而同。翌日鷹謂犬曰。昨日主人之得兔也。乃吾之功。吾不先擊之。汝何能捕之。犬曰。汝雖先擊之。若非我撲而殺之。兔何能獲。鷹曰。當彼兔之出於窟也。其走如飛。以汝之目力。何能窺其影。若非我撲而殺之。兔又何能獲也。犬曰。吾之目力實不及汝。汝之能力實過我一籌。吾爲爾思之。吾二人之功。各得其半。然閑暇之時。主人常掩汝之目。不使汝亂視。取其事之時。目力更准。是汝只有獲兔一能耳。吾則於無事之秋。尙可爲主人守夜。是我有功於主人多。而汝有功於主人少也。鷹曰。汝之有功於主人。吾不置辯。然吾熟思之。則其爲汝憂。汝可知獲兔之盡死乎。吾二人將不爲主人所重。吾不過遯跡山林。自謀生計。汝則將有受烹之禍矣。死期將至。尙不自知。何啻嘔爲。犬嚶嚶而泣。於是仰天長嘆曰。甚矣。人之寄人籬下也。不爲人作事。則不能餬其口。既爲人作事。又不能保其終。吾願千百世轉生。不再爲人之

走狗。

蘇仙玉局湖色說

秋水長天。恍然澄碧。儼然渾綠。非湖中之幻色乎。夫湖因水之所聚而成。安可以色比擬之。若以其色也。則水爲玄爲黑。黑玄乃水之真色。然而借風波之動。持藻交橫。射星月之光。樓台倒影者。其色乃不可同日語已。故春日惠風和暢。柳色纔黃。羣鷺亂飛。雜花生樹。其色也。爲初生之色。名之曰鮮青。其於夏也。垂楊成蔭。蘆葦沒人。水碧一泓。荷香十里。濃欄一望。露目聞胸。其色也。名之曰偶翠倚紅。其於秋也。時陰則蒼苔白露。晴則殘照斜陽。鶴唳長空。鴻噉中澤。而蘆荻搖白。楓葉結丹。碧波蕩漾。一眺無涯。其色也。名之曰殘翠餘紅。及夫冬。則鷺藏於汀。葦黃於洲。漁舟日繫。野渡空橫。月照柴門。霜寒茅店。其花也則凋謝已。其葉也則搖落已。回憶春夏之間。大有滄桑之感。而不禁慨嘆已。其色無以名。名之曰太素可也。是以人之居於世。亦如湖水之色。而況世態炎涼。冷暖易判。苟得其時也。雖吳越可爲骨肉。當失其時也。雖親戚視同寇仇。噫。色之善變。何其速也。湖水之色。隨四時運行之色以爲色。故能由春而夏。由秋而冬。又復於春。不息之功若是。而人之爲色也則不然。因人之榮枯而爲親疎。因己之得失而爲喜怒。其色也非發於心而爲色。乃名利動乎心而變其色也。嗟乎。人身難得。緣會難逢。能以吾身而修。不爲名利所動。是非所淆。永保吾心中之春色而發於面。則涵養功深。將與造物同其不朽。不亦善乎。即湖色亦非我所宜有。以免變幻靡常之譏。是曰真色。或聞此言而問予

曰。子所說者湖色也。而以人色與天地四時之色擬之。何也。予曰。子不聞至色无色乎。矧乎氣之所結。化而爲色。在天爲虹霓。在地爲花葉。在人爲面目。而春夏秋冬。各有其色。有一能久存者乎。有一不爲空所化者乎。即湖水之碧波。亦天地靈氣之所化也。若然者。所謂色者。盡幻象也。既云幻象。則不能以色目之。不以色目之。其爲空也。必無疑已。是曰至色无色。豈但湖色爲然而已哉。予故說此。敢以詢諸世之求色學色相者。

王仙陽明註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形色變幻耳。形色皆蒸氣化。故其形也時易。其色也時移。易形移色。而世人老於斯而不知已。坡公湖色之說。誠足以喚醒黃粱。而爲慈航寶筏。讀是篇也。不啻現身說法。凡我同修。宜各儆惕。庶幾終日乾乾。而得飛行健以自強不息焉。

秦仙醒世說

老屋三椽。孤燈一豆。羣星競耀。萬籟無聲。忽聞遠遠地一陣悲聲。余遂尋聲而往。徑造甘處。係一老婦臨風灑淚。余駐足聽之。悲語模糊。不甚清楚。詢之曰。何悲乃爾。婦半吞半吐曰。儂某之婦也。先夫曾膺某職。家資雖非大富。然亦稱小康。不幸先夫於去年疾故。遺下一。不務正業。任意游蕩。半年許。家資似風捲雲。如湯沃雪。竟一敗塗地。今則遠走他方。不知其所往矣。儂因念前情。不禁悲痛。余曰噫嘻。若某之婦耶。何狼狽至此。同溯爾夫之所作所行。雖禽獸不如。須知人可欺。天不可欺乎。今乃天道循環。因果分明。奚用悲爲。

默真人染說

色所化也。惟化無極。色亦無極。可見者之色五。而不可見之色。不可以數計。可名者之色五。而不可名之色。不可以狀稱。染於赤。染於黃。染於藍。染於白。染於黑。可染之色五。而不可染之色。不可以類分。故曰。惟化無極。色亦無極。天以色染於空。爲蒼白。白雲之態。地以色染於物。爲綠枝紅葉之姿。人以色染於形。爲天堂地獄之景。人之染也。不可慎哉。困中有學。學亦染也。窮中有修。修亦染也。是則染於善者也。大市爲屠。小市爲偷。屠與偷亦染也。是則染於惡者也。人之行也。如色之有黑白。人之習也。如染之有淺深。人之染也。可不慎哉。色本非空也。其以爲空者亦色也。色之始爲白。色之終爲黑。由白而黑可染也。由黑而白不可染也。是故慎始之道。在乎善保。慎終之道。在乎善改。善改之謂善悔。悔者毀也。爲空之化。爲色之母。默真人浮雲說。

茫茫者天地也。悠悠者日月也。立乎其中者。藐然之身。與浩然之氣耳。氣之所變。飄然爲風。油然爲雲。雲之所變。無窮已。况天雲者龍所從也。宇宙之物。莫善變於龍也。亦莫善變於雲也。東山之雲。轉瞬而西奔焉。西山之雲。轉瞬而東馳焉。忽焉而白衣。猶是雲耳。忽焉而蒼狗。猶是雲耳。其蹤不可得而尋也。其色不可得而測也。以浮名者。本無雲也。然無雲也。其象浮也。如舟之浮於海焉。如萍之浮於池焉。東西南北。隨波逐流。誰得繫舟於海中。而使萍水相逢於舊游之地乎。嗚呼。何色非空。何空非色。凡吾所有而不能得。凡吾所得而不能守者。皆浮之象也。本是雲也。而以浮視之。則何色而非空也。奈何人偏以浮雲爲富貴哉。

默真人耳食說

珍錯玉饌之可乎口而不能果乎腹者。雖食猶未食也。金鐘木鐸之振乎耳而不能印乎心者。雖聞猶未聞也。今使錯饌之列前也。而以耳食之。本不知其味也。而自以爲飽。非特欺人也。而自欺其口與腹孰其乎。今之談道者。類皆耳食之徒耳。聽其言也善。觀其行也否。問其坐。非不恆也。問其誦。非不頻也。問其行。出入佛聖之門也。亦如是而已矣。用力則退。用財則吝。肩重則不勝其任。則昔之所談。何其容易哉。吾知其非徒談也。有所修焉。譬如名然。特假之以自稱道。亦使人得而稱道之也。考其實。則不若遠甚。何也。甲之名曰忠與義。乙之名曰孝與悌。人不必求其信然。亦不必責其不然。知其假。姑以假之耳。賤者必貴其名。惡者必善其名。愚不肖者必賢其名。若是者非他。假其名以自重焉耳。既知道之爲重。而不使其身爲佛爲聖。猶曰姑以佛聖之名假諸其身而已。則其愛其身也。何不若其名乎。故曰。耳食者自待其口腹甚薄。矧其身於名者也。名者實之賓也。換言之。實者名之主也。宴滿天下。而主人不至。天下有是理乎。此道之所以貴乎實踐也。

傳類

慧真人自傳

劉誠。本梁時東莞人也。即今之山左青州與沂水交地也。生於丁年子月之望後三日。當生之夕。我母夢文曲星入室。覺而誕矣。我幼能一目十行。言多中肯。鄉老莫不愛之。十歲因見水月松風。感而爲泣。始悟空色空聲之理。後因事至中條。見虎股股隨我。初尙存生死之妄念。既知其無殘害之心。我告以空中樂在何境。將蹤尋之。虎即前行。我至山之深遠處。不見虎而見道者。臥於流泉之下。進見則不聞。問道則不答。當即憤然思歸。又見峭壁四矗。藤蔓交加。無路可尋。嗚呼道者。人耶仙耶。抑山精木魅耶。不知也。行不可行。止不可止。正在進退維艱之時。而道者忽然長嘯。呼子來耶。有緣則可。無緣早去。我跪啓曰。我非慕戀富貴之人。此行即可概見我志矣。長者勿疑。道者曰。吾有一杖藜杖。在泉下洞內。子代吾取來。我奉命附葛攀藤而下。既到。則石戶洞開。天府出焉。童子問曰。子非代師取杖耶。可取之去。我持杖將出。洞已呀然閉矣。我再視杖。化爲龍。騰雲上升。我在此時。目瞪齒戰。不寒而慄。至道者處。不見道者。乃一石也。噫。咄咄真怪事也。幸現蜿蜒小徑。我尋歸路。又迴非來時之路。迷迷昏昏。不知不覺下山矣。問路於人。曰此泰山也。我至此又悟真理之所在矣。於是堅定心志求道。不再作塵世想矣。後在廬山又遇道者。道者曰。可教矣。告我曰。吾是黃石赤松之師軒轅也。如思知吾。求道得道。即可矣。文心雕龍舊傳。言塵事也。今傳言修果也。分讀可。合讀不可。信道知我可。悖

道知我不可。我因諸子誠心問之。我自傳以報之。

東方仙不倒翁傳

不倒翁者。顛之不可顛。倒之不可倒之一人也。享年最高。而好與兒童交遊。故羣以翁尊之。大街之肆。富貴之家。往往有翁足跡。翁自與兒童交後。聲價十倍。余常三顧之。而翁不答。兒童終日環伺其門。而翁不言笑。渾渾然。噩噩然。令人莫測其中何有焉。夫重莫重於鼎也。高莫高於碑也。力士舉之而鼎遷。千夫曳之而碑仆。不倒翁何物也。而穩於鼎。安於碑。其故何歟。嘗聞之。天之所以浮者。輕而清也。地之所以沉者。重而濁也。清升而濁降。輕浮而重沉。上下定位。天地之道也。惟翁則之。而成不朽之名。然則翁之見重於世者。乃得天地之餘緒者歟。惜乎翁不言。人莫能窺其奧。而以玩其視之也。贊曰。巍哉此翁。不偏爲中。立乎宇宙。無始無終。爲大地子。作兒童兄。不言不笑。無爲無功。則天法地。守道不窮。濟佛不倒翁傳。

不倒翁其人者。諸方已知其歷史已。其後數百年。而有不倒翁出。自命爲不倒翁之弟焉。不倒翁翁者。不詳其姓氏。不知其里居。以其人有剛直之性。故以不爲姓。而以不倒爲名者。因其剛直之中。寓以柔和焉。以翁稱者。以其有道貌焉。先生喜面諛。工諂媚。聞人之過。輒加甚其詞。聞人之禍。輒喜而不寐。其幸災樂禍之心。世無與倫焉。翁一日至江干。見羣兒游。輒避之。羣兒爭逐之不獲。羣兒乃跪而言曰。吾等以先生之貌謫然可親。吾等雖游戲。亦願請教於翁。

於是翁喜。復回江干。於是羣兒趨侍翁以爲戲。見其與不倒翁相似也。亦以待不倒翁之法待之。一推而翁屹立如故。再推而翁有傾欹之狀。三推而翁頽然倒已。羣兒乃拍手曰。翁之身。何若是之不能經風狂雨驟。而爲美人之臥於楊妃榻也。翁乃輾轉反側。應然而起。逾時始能立於羣兒之側而言曰。子等之相親也。乃不倒翁耳。子等以陽貨之貌似而親予。則非也。不倒翁者。中虛而上下皆尖圓。所以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也。今予也。中雖實而心無定見。上下弗尖。而有不穩之象。決東不可以西。決西不可以東。苟諸言入於我耳。我必爲之傾心。苟不能諛我者。雖有若何之實。亦不能實我之實。予是以弗能砥柱中流也。今世人之以我爲翁者。以我之貌似可以有爲。形似大腹之賈。故親我耳。爾等以無所依之窮黎。而欲親我。誠失計也。我之所以爲翁也。不過公之一羽而已。卽自以爲羣子兼愛。雖有鄧通石崇之富。然不能各如所志。雖欲不倒。其可得乎。故必以不爲姓。而曰不倒翁也。

濟佛墨守僧傳

墨守僧者。志不在乎墨守者也。住持於不禿之山。時有所悟。時有所進。有異人授以守愛惡欲之道三。以防其德之或遷。異人在是。守則在是。守凡二三變。異人怒斥之曰。吾以是授人者。雖百世不改焉。胡爲乎子之守獨不久哉。墨守僧曰。子不聞世之牧羊者乎。有以亡羊爲能者。有以守羊爲能者。有以殖羊爲能者。亡羊者。守其羊而已。守羊者。守其數而已。殖羊者。歲一羊而數羊焉。去歲之羊。不過今歲之母耳。今歲之羊。不過來歲之母耳。守羊如是。何傷於守。愛惡欲者。子之所愛所惡所欲耳。子所授余以守焉者耳。余不敢善忘。亦不敢善變。特因愛而悟淡。因惡而悟平。因欲而悟止。因淡平止而悟空。因空而悟無。因無而悟無。何啻一羊而數羊焉。子以是責余者。是以不亡爲能。不殖爲功者也。余知罪已。謹謝吾子之所授。願自守其本來。老衲曰。有所是者。必有所非。世人之有主奴之見。意氣之爭。皆泥乎所守之過也。墨守僧時有所悟。時有所進。故能還諸本來之性。

濟佛懶生傳

有懶生者。素有懶癖。延醫治之。醫士曰。凡吾治病。先治其根。惟君之癖。厥根在貧。貧則父兄不知所以教。子弟不知所以學。委靡因循。懶癖以成。對症之方。其爲力求致富之道乎。懶生乃改其面。革其心。竭其力。勞其神。以不義之手段。歛不義之財。無量數萬。富室既麗已。妻妾既美已。五味既可口已。五聲既充耳已。五色既眩目已。於是舊病復作。較前加劇。醫士曰。此藥之過也。不在藥病。而在藥藥。毀其富室。棄其妻妾。擯去其嗜好。則病自瘳已。懶生曰。吾昔也安貧。而子勸之以富。今也享富。而子驅之使貧。貧富兩端也。吾何適從。醫士曰。噫嘻。子誤已。子誤已。人之有軀。用之則靈。人之有靈。運之則靈。自食其力。日作夜息。貧亦如是。富亦如是。病無從作。奚用醫爲。若處貧則終日無所事事。惟搖尾乞憐。真得一飽。享富則窮奢極侈。以逞一時之欲。是富亦墮落。貧亦墮落。然則將何時而得瘳耶。懶生聞其言而善。盡棄其所有。而還於所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晝食三餐。夜眠八尺。毫無不悅之色。晚年懶病

不作。里人稱其勤焉。

濟佛貧士傳

流離之國。遷徙之鄉。陋巷之中。債台之上。有居者一人焉。其爲人也。自幼而孤。不自知其年。姓氏。何問籍貫。居此亦不知幾何年。室徒四壁。無升斗之儲。衣短褐。食長糞。晏如也。左鄰之人好貨。右鄰之人好勢。皆樂與顯貴者游。終日車馬盈門。應接不暇。獨於貧士則賤視之。貧士曰。居於無人之居。游於無人之游。是惟有閒心者可以領之。是惟有懶癖者可以會之。紛紛之人。烏足知吾心之樂。往年革命軍起。殺人如麻。顯宦者流。幾無噍類。未幾社會黨興。劫財無算。千金之子。化爲餓殍。頻年大亂。世人之死於非命者。不知凡幾。瓊樓玉宇。可憐焦土。貧士獨得保全性命。而債台亦如魯靈光歸然獨存。於是同里之擁有資財者。莫不羨貧士之貧。垂涎於貧士之居。欲散盡黃金。避禍債台之上。以終老焉。貧士曰。債台一席之地。豈易得哉。非有貧士之德弗克居。吾面雖枯槁。心實活潑。室雖狹小。心實廣闊。常見惡於人。而偏愛人。常被踐於人。而益尊人。此貧士之德也。故居債台之高而不危。居債台之虛而不寒。夫貧士之居。豈易得哉。聞者大悟。稱貧士之德不置。從此益待貧士以禮。春秋佳節。多有饋送。貧士受其食。返其璧。避其禍也。貧士無業。乞食而活。暇則好讀先人所遺之書。以士名者。因其爲士人之子也。老桡曰。貧莫貧於僧也。貧莫貧於士也。是二者。皆天下之最樂者也。方其亂也。玉石俱焚。貧士獨以不死。債台獨以不焚。人生之樂。孰有過於斯者。世之人平時以多金驕人。至大禍

當前。始悔黃金之不足恃而反足累。嗚呼。亦已晚矣。有垂涎貧士之居者。當慕貧士之德。涉獵貧士之書。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二十年後。其庶可於債台中占得一席乎。嗚呼。非貧士吾誰與歸。

濟佛文先生傳

世外有文先生者。不知其何許人。亦不計其年。其居處姓名。皆以文代。慕周文王孔文子之爲人。善讀周易之文言。每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必文勝質方可。乃善文其過。又必以文爲言語。及天地混沌。乃曰文將由斯喪已。於是將素所讀之文。將藏於文英山之文瀑洞中。行未果。遇文丈人而言曰。此吾之文囊也。將儲藏以備斯文之基礎。文丈人笑曰。子何文之甚也。世季將圯。文必勝質。世元將啓。質必勝文。今子也處於文質之間。而欲世界盡文化也可乎。子何不效祖龍之燔。咸陽之炬。而除此文豪之名。以立德於世哉。文先生曰。始也吾以汝爲智人也。今耳其言。亦文虛也。何者。當此渾渾噩噩。何有乎質。何有乎文。更何暇有乎德也。夫道失而後德。德者文之命也。人不遭乎離亂蕩析。德將施於何所。及乎凶年飢饉。則所謂德者。亦不過虛文耳。今者論文。自以文豪居者。滔滔皆是。奚必子與我而後爲文哉。文丈人退。不談文德者有年。而文先生亦惕然憬悟。焚素所著及所讀之文而嘆曰。文之所以爲文也。於穆不已。有何虛文之可言。乃退居靜室。口不言文。而志於道。以待世界文化之昌明。而以消除虛文焉。

濟佛扇先生傳

濟佛自靈隱赴京兆過此。適逢津院文壇。因作扇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里居不詳。行止無定。因其面形多扁。遂以爲號焉。先生性喜文飾。廣交遊。往來均風雅之士。動作必廣衆之庭。能生空谷之風。而殺炎威之暑。座無先生。則煩惱叢生。衆座爲之不歡。故時非秋深。莫不喜與之把握也。惟其文飾。則隨人之所好。動作則必假手於人。殊少自主之力。爲可惜耳。因作傳以爲性似先生者。勿以先生爲法可也。哈哈。

柳仙草林二生合傳

予性好遊。迄今未能改也。昨遊於陝。今復遊於閩。因憶草生林生之故事。爲作草林二生合傳。五代之季。有秦人章覺者。與閩人林悔同客於燕。以氣味之相投。遂相引爲知己。然章性仇爽。而林性熱直。數以規諫而生齟齬。隔日即相就如初。若昨事已忘於心者。章代富人司經紀。權子母。未嘗曠一日之職。主嘉其勤。酬之厚。強而後受。其可風爲何如耶。林游於縣幕。令以其直。甚禮之。然林居恒寡言。言必中肯。時以居官守廉進言。令從之。頗有政聲。總二生之生平。若無大奇之可傳者。然當南北紛擾之秋。克自動以勤。而勉人以廉。相就相友。而各能諒解。實爲難能也。故爲之傳。

謝仙玄岳示曰。今人之能勤而廉者。實不可多得。柳仙之傳。宜深味之。

韓文公真我傳

真我者。別於我而名之也。對人而起一私念。卽名所私曰我。對我而起一公念。卽名所公曰真我。

。是故我者。人外之人。真我者。我外之我也。存人外之人之心。則對我常貪。對人常瞋。貪則相爭。瞋則相殘。世界於是無寧日已。存我外之我之心。則私欲常消。天理常復。清靈不昧。真添永固。先天於是乎見已。今有一我焉。人發一言。從而非之。人舉一行。從而謗之。人立一功名。從而菲薄之。不問是非。不問善惡。人有不服。從而辱之。人有反抗。從而戮之。以我見爲是。以人見爲非。時時求有以傷人之心。而快我之意焉。有真我者出。責以天理。誅其良心。正其是非。辨其善惡。使之以是爲是。而不以我爲是。以非爲非。而不以人爲非。我也聞其名而惕。聽其言而愧。赤形以色。汗流於背。不安於位。拂衣求去。於是真我者。光復其故位焉。真我者以真爲氏。復位以還。無爲而爲。不以我近。不與人親。常獨游乎無何有之鄉。其老也。並真我之名而亦隱焉。韓子曰。真我之不出也久已。真我不出。我尸其位。以我之私。而擾真我者之靈。以我之欲。而動真我者之派。以我之恩慮無窮。而使真我者不克片刻或逸。今卒天理勝我。以大義正位。不與我親。不與我近。殆所謂無我相者歟。老且並真我之名而隱之。吾又烏得以真我名之。空空洞洞。杳杳冥冥。求其名而弗獲。姑以真我名。

記類

莊仙周觀花記

環世界皆花也。擾擾者皆看花之人也。余往者嘗乘南方之風。以觀如火之蓮。乘西方之風。以觀如金之菊。乘北方之風。以觀如雪之梅矣。俄爾而客歲歸焉。俄爾而陽春回焉。東風吹焉。百卉茁焉。於是呼鳥有先生。偕子虛使者。提無量之壺。攜無絃之琴。相與造無山之麓。無主之園。尾諸游八後而縱覽焉。萬紫千紅。何其色之爛熳。琪花玉葉。何其光之燦燦。朝發暮謝。零落滿地。何其變之幻歟。有熟客於此。當其盛也。如蝶之醉。如蜂之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若不勝其愛惜之情者。及其衰也。閉笑口。斂歡容。短嘆長吁。對花垂淚。余曰。彼何人斯。何其前樂而後悲也。鳥有先生告余曰。此謂多情種子者。其祖以情亡其身。其父以情亡其家。若人無所好。而所好惟花。余曰。來前。余告汝。汝知花之所以為花乎。花從草。從化。草所化也。即天所化也。其開也化如是耳。其落也化如是耳。月不能有盈而無缺也。時不能有春而無秋也。亦化如是耳。以蠢如水牛之人。處於造化萬化之中。而妄用其聰明。妄用其悲樂。豈不勞哉。豈不拙哉。多情種子聞余言而悟。默而無語。三揖余而退。後遂不敢以多情種子名焉。

張帝坐游記

凡人之游。不過在山水之間耳。不過極耳目之娛耳。今也則否。杜其門庭。塞其耳目。其足跡未嘗至乎山之巔水之涯也。尙何聲色之足以怡其情乎。徑之幽也。石之怪也。林之深也。壑之舉也。

。則無險不歷。無高不攀。此仁者之游也。波之白也。濤之碧也。流之奔也。湍之激也。則無遠不濟。無深不臨者。此智者之游也。今也則否。非仁者之樂山。而常在乎靜之巔也。非智者之樂水。而常在乎動之邊也。無時或游。而實無時非游也。四壁之立。若無觀然。呼吸之微。若無聞然。此一游也。本不在水。若浮若沉。本不在山。若降若登。此亦一游也。當其活潑也。鳶魚與之俱飛躍。當其枯槁也。鐘磬與之俱寂滅。當其一定不撓也。排虎豹而獨往。弗知其所怯。此又一游也。悠悠乎與浩氣往來。而不知其所起。洋洋乎與造物混合。而不知其所終。恍兮惚兮。杳兮冥兮。不知其為坐。不知其為游。不知其為非坐。不知其為非游。是之謂坐。是之謂坐游。

張桓侯尋源記

源者。流之源也。流者。止之源也。止者。凝之源也。凝者。化之源也。化者。無所不化也。由凝而為氣。由氣而為汽。由氣而為雨雪為霜霧為江河海洋。而尋海洋之源。將從何處問津乎。放乎中流。無往無來。將從何處渡人乎。乃有舟子揖余而語曰。上不在天。下不在土。憑虛而游。將圖萬里。呼余登舟。尋源窮流。俯仰天地。幾不知悠悠之為悠悠。行不數武。萬籟俱寂。日月有光。鷄鳴在邇。知有人游。先見活水。舟子曰。此非萬流之源乎。源頭混混。萬年不竭。來者不已。去者不息。天道無往而不復也。人道無去而不來也。昔日之去。子不知其為游也。今日之游。子不知其為歸也。子盍登焉。林壑深處。鷄犬相迎。可以悟乎歸之為歸已。子盍與同舟者同登焉。余曰。此非所謂萬有之真源耶。舟子曰。然。子盍記之。以廣渡後之來者。

學聖阿羅行者記

二千五百紀前。有阿羅行者。誕生於世。造福於人。其發願也誠。故其推行也廣。盛暑之時。從未張蓋。極寒之日。從未燃火。殆所謂得天獨厚。寒暑不侵者歟。平居不苟言笑。亦未見其病魔纏身。其於坐功也。生而知其變。通而運其息。長而知周天之大轉。火候之潛化。是即以形體爲修。渡人於自然者歟。其感人也。每以極和藹之音容。極慈祥之仁心。無一毫詭詐險譎。凡有所應所接。莫不推誠相與。置赤心於腹中。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天性之儉之勤。有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者。每遇凶荒。輒減食以爲施與請命。每遇老弱之不能負載者。輒代爲勞力。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足以爲世人之模範。故鄉里罔不稱贊。既冠游泮。而廣文更器重之。會諸有司。交相薦於當局。在鄉里以爲阿羅行者。濟世之願。可以推行天下已。殊不知行者之濟世。別有存心。行者之仁慈。出於天然。決非假借者流。所能望其項背也。乃謂薦之者曰。予山林之樂。足以濟世。日性如孤雲野鶴。所有所定。以爲樽俎之用。則於世何濟。非徒無益。且恐貽誤良多。於是引去。適遠方。入名利。求覺師。悟本來。證慧果。了夙因。而面壁乳哺。以有珠胎。不數年內功覺如。行將定游。乃曰。予猶未也。發願渡世。內功有成。而外行未逮。何以能返本來。於是涉大川。游名山。凡有勝景之地。足跡罔或不臨。無心爲善。而衆善歸焉。其最著之事。若兩粵之麻瘋。願以身代。則彼郡士女。歷百餘年之久。無一得麻瘋者。而行者積十年之久。身無完膚。狀若漆癩。碎耳聾。至十一年後。大士過此。見其狀曰。若真修者也。設不爲

之治療。則過此八年。恐性靈墜落已。楊枝一酒。甘露沁脾。而疾若失。凡瀆濁之處。皆復原狀。行者不自滿其行。於是思坐候中自然萬強制之法。每坐妄念自除。氣運則精神移化。如是渡有緣者。凡千二百五十有六人焉。在行者之願心。思爲天下世界。除盡惡障。凡有疾病。願以身代。凡有不適。默化於坦。是行者之功。可謂高已上已。然世人之心。善者少不善者多。何能盡移其不良之性而渡之耶。於是司主宰者。乃令行者於功德圓滿之日。返其本來已。雖行者之靈。上昇清府。而行者之願仍未已。諸方試待以五七年之久。將以內功外行之至理真宗。而廣濟有緣。雖行者夙願未了。重降塵灰。而諸方之有緣者。當更有進益也。各各幸毋交臂失於三年之後也。

濟佛去機械記

大江之輪。問於大陸之車曰。子誠巧已。由中州而北至胡。不知幾千里。人行百里而疲。以子代之。則朝發夕至已。不亦巧乎。車曰。子始明於知人。而暗於知己者也。夫器孰有巧於子者。由中州而南至越。不知幾千里。浮江航海。風逆帆阻。舟人束手。以子代之。則瞬息千里已。不亦巧乎。輪聞之。若有所悟。既而曰。嗚呼。機械之作用亦大矣哉。吾嘗南行數千里。不知胡爲而至胡也。既至胡已。既至越已。豈機械之巧哉。用機械者之巧耳。車曰然。我知之已。機者。東方之人所以織也。東方作器之巧者。莫機若也。近日西方學者。發明機械。不可勝數。伏社會之禍機。啓人類之殺機。吾何忍見人類之相殘以盡也。吾將逃焉。一日果脫軌而逃。其機械爲航海

家所得。置諸輪。用以航。行駛至北極。偶遭颶風。輿輪相謀。沉於海底。駕者乘者皆殉焉。北極之人。鑑於沉輪之禍。遂易輪以帆。至今人稱便利焉。

韓仙昌黎空中樓閣記

空中樓閣者。不知創於何代。造於何世。亦不知其高幾何。闊幾何。太空之中。隱隱然現樓閣焉。以空中名者。求其名弗可得也。一日韓子拄杖游焉。徘徊四顧。慨然若不懌者。從者告余曰。宮牆外望。何若升堂入室也。此中有亭。有台。有樓。有閣。若不憚步履之勞。願爲之導。余乃步從者後。遠望其亭。聞亭中歡呼之聲不絕。進而窺之。杯盤狼籍。座中人已頽然醉倒。不復能言。不復能笑。惟手舉杯。口流沫。若猶有餘興焉。由亭而台。則鋪地皆黃金也。廊廡寮廚。櫺櫺櫺之屬。莫非金飾。其光灼燦奪目。不可久視。登樓而眺。高入雲表。不勝其寒。一步一蹶。覺風送奇香。陣陣襲人。樓中玉人亭亭。輕歌妙舞。儼倚其中者。心意爲之顛倒。天上耶。人間耶。不自知其身在何許也。樓之上有閣。閣中人。鬚眉冠履。與常人殊。喜怒決生死。好惡分榮辱。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侍者衛者。奉命惟謹。余亦爲之不寒而慄。有不能久留之勢。從者扶余出。行數武。回首憑臨之處。浮雲已散。皓月當空。無復樓閣之巍然峨然者已。余曰。嗚呼。樓中人之沉於酒。荒於色。拜黃金而逞威權者。不猶在目前耶。轉眼而皓月。世間盛衰興廢變遷之速。孰有甚於斯者。奈之何人之當然而忘衰。當興而忘廢。甘爲逞欲縱情之人而不知自返耶。從者三揖余曰。世人沉迷實甚。子曷誌其曇花泡影之迹。以爲世人鑑。而冀其

一悟。余曰然。乃退而爲之記。

泰安道院守沙仙紀文達遊泰山記

凡作記者。必各抒其獨得。而後文足以傳。若徒誌境地之幽邈。與風景之宜人。特路程單耳。烏乎記。吾昨扈

師駕臨泰嶽。偶有感觸。思記之以曉世。故不辭不文而書之。

夫泰岱之可記者夥矣。爲松雲也。石洞也。梵宮也。碑碣也。凡人所及見者。吾皆見之。人所不及見者。吾亦見之。此又何足贅述。惟是先天之洞。隨在皆鍾。泰山亦稟先天一點之靈。然爲五嶽之尊。萬古如斯者。能永葆其靈焉爾。今同具此一點之靈。而顧不能與岱爭光焉。其自待亦薄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稍不自愛。遂與草木同腐。而致義嚴嚴者爲不可企及焉。豈知人有可以壽於已。而終古不可磨滅者。夫亦曰道而已矣。人果能得乎道。豈第壽齊泰嶽哉。敢致諸方。然乎否乎。

默真人續知北遊

知北子問於知南子曰。千尺之木。斧斤不伐。享其天年。立於吾前。何爲也。知南子曰。無材者無禍也。知南子問於知北子曰。階前之雁。死於廚下。主人愛之。而莫能救。何爲也。知北子曰。無能者有殃也。二子相與辯於無山之虛峯。此則稱無。彼則稱有。黨無伐有。黨有伐無。各是其是。莫知其非。雄辯三年。人問能決。大虛子曰。嗚呼。材與能豈易言哉。材莫大於木也。能

莫小於雁也。以無材藏其材。以有能炫其能。世人鳥從忌其材。世人又鳥得戕其能。知北者弗知南。知南者弗知北。此其所以辯三年不休也。嗚呼。材與能豈易言哉。至材無材。至能無能。至知無知。以無爲無。是非真無。以有爲有。是非真有。無無無有。爲德之主。爲道之體。二子聞其言而悟。別大虛子而歸。變其名。毀其知。不復爲不幸。不復爲履惜。終日不修德而德日深。終日不修道而道日高。薰其行而善良者。幾千萬人。人欲稱之。莫得其名。乃頌曰。弗知北弗知南之人。

默真人採菊記

甲子之秋。九月既望。余與客策駿馬。挈芳籃。再採菊。重攀山。登峯半。客已倦。乃導余過處士之家而息止焉。處士遂巡出。三余揖而問曰。子之來。豈有所爲而爲耶。抑無所爲而爲耶。何其來之顛也。余曰。南山非天下之名山乎。東籬非天下之名園乎。嘯傲其間者。非天下之名士乎。有一可名。足以動人。况有此三不朽乎。此余所以來之顛。而不知千里之勞。不知跋涉之苦也。處士曰。名之誤人實甚。天下之可患者。莫名者也。以名動人者誤人。爲名所動者誤己。南山一荒邱耳。東籬一廢址耳。處士一野人耳。鳥足以當是名。鳥足以是誤吾子哉。余曰。子之言自卑也。子可逃其名。而天下之名山名園。可非薄乎。處士曰。吾之處者。三十年已。未見有一可名者。實不忍以是誤吾子也。余曰。嗚咎。我知之矣。此亦一名也。彼亦一名也。余所生長者。名鄙也。環余而立者。名城也。比鄰而居者。名宦也。天下之人。震其名而來歸者。如菌之集焉。

如蜂之擁焉。名之誤人。不亦甚乎。子之言誠然。客曰。去其名。務其實。天下之人。老死不相往來。其先民之道旨乎。子曷識之。以爲世人鑑。余曰然。乃退而書諸石。

序解類

關聖臨南京道院告示傳經序言

拱拜北辰降赤虹。吾今含笑叩蒼穹。千秋著作閱神願。此日修爲慰我衷。涉海有帆誇穩步。爲山積篋喜完功。萬花飛舞春常在。依舊三皇五帝風。宏敷吾道。幸萬世以常新。不著神功。歷億劫而彌煥。明盛德於富躬。指示修爲之路。垂典謨而濟世。大開遷善之門。宏獎人倫。發先天不傳之祕。提撕鸞鶴。降救劫出世真經。秉慈悲心。飛鸞開化於在在。宏拯濟念。如意消劫以生生。覺世牖民。傳寶誥於千世萬世。掄功錄籍。秉精鑑於男方女方。普勸寰區衆類。須懺悔以皇皇。慎勿辜負叮嚀。或聽聞之藐藐。登覺路。出迷津。仙真有望。勤誦習。誠宣化。福祿無疆。

慧真人告示傳經序言

古來皇帝講經筵。宣化人人結善緣。普渡迷津登覺岸。招尋孽海上慈航。夙根深厚順心易。信力輕微入道難。口上功夫多積德。蒼穹道路莫遲延。夫天地無日月。則混沌者何以明。造化幾風雷。則鬱鬱者安所振。是故世風之靡。患不在於積衰。患無旋轉之術。人心之疚。患不在於負過。患無遷改之忱。性之貴於轉者。有若是矣。慨自世風衰而後禮教廢。鄉黨所以有頑民。人心變而後習俗倫。閭閻由是少良善。陷溺沉淪。所由者漸。有心世道者。能不爲之顧慮耶。吾師秉懷聖德。傳經救世。齊集真宰。顯化飛鸞。廣慈悲以宏大道。教孝教忠。宏誓願而警羣迷。

消災消劫。聖恩浩蕩。其聲贊揚。經訓精微。邪寇底蘊。吾也恭承

師命。派職襄教。累劫救渡。無非體天愛民。降筆垂書。要亦扶世導俗。茲奉 勅序以文。因敬譁而爲之序。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月建丙寅穀旦。慈地降著於南京道院

孚聖告示傳經序言

三元一炷發萌芽。隊隊天香總是花。至道慈光連妙行。昌明智慧貫清華。青玄位極星辰拱。太乙祥呈象數加。五聖同功參造化。祇緣此地渺無涯。

自三才定位。人居中生。太極圓光。渾然各足。穆穆其元。湛湛其體。初無缺陷之可指。所以人性之初。無有不善也。然自有者天。自爲者人。人不自爲。則負自有。負自有則是棄天。今也善性無功。澆漓之風遍里黨。教澤衰微。變詐之習滿閭閻。綱常名教之防。盡壞於驕奢淫佚。仁義禮智之德。俱敗於利欲貪嗔。世運益衰。人心日下。能不悲乎痛哉。吾師下憫人心。上悲天運。傳經救世。顯化飛鸞。愍愍然以正人心消末劫是任。其愛汝等赤子之心。望汝等赤子之意。至深且厚。蔑以加矣。然而世之陷於驕奢淫佚。迷於利欲貪嗔。失其心而不知自轉。由來已久。若至此猶毫無覺悟。誠無心也。人而無心。與木石何異。尙得謂之人乎。爾等平旦清明。試一思之。其將何以對我

師先天老祖。

民國十有三年歲逢甲子春正穀旦。金闕上相李佑帝君呂仙降序

默真人靈光筆詞小敘

巍巍乎山何其高。而山非高也。洋洋乎海何其廣。而海非廣也。茫茫六合。芸芸衆生。知山之高海之廣。而不知有高於山廣於海者在。吾甚悼之。夫不能求道者。無胸臆者也。不能見聞乎道者。無耳目者也。生而爲人。曷可以無胸臆與耳目。然虛有之。不如其不有焉。雖欲謂之爲人。不可得也。行尸走肉。於道何與。而道固常存於兩間。以比夫山。則山不足喻其高。以倫夫海。則海不足喻其廣。靈歟休哉。吾惡從而名之。抑吾聞諸先哲曰。文以載道。文也。道之工具也。靈光筆刊。都爲曲塘道院之增訓。吾

老祖及諸天神聖佛仙之所筆述。皆確有價值。世不易覬。未附壇方。尤精粹而可傳。以此書爲文辭讀固可。以此書爲道經讀亦無不可。吾於是敘之以告世之惟知山高海廣者。

歲次乙丑孟夏之月。默靖降鸞謹序於如皋道院。

慧真人禮佛解

吾自京奉

師命來。午間吾聞諸大聖神賢仙來祝佛誕。見諸方誠肅氣象。是平日多克內修。故得有此。惟吾師大道。禮儀雍穆。不過是末節之表彰。必也由斯外表。悟修奮進。成爲內實之功。是即虛儀之用。不失其道者也。今人禮佛。豈爲少數。而能從禮佛之誠。進而悟求所以爲佛之道者。吾以日

中未見其一也。是何以故。是皆俗染深中於心。當其禮佛之際。固未始無一點光明之發放。而事過則佛自爲佛。我仍故我。悉心有俗滓。難明而易昧使之然也。此難明易昧之心。豈果心之易昧也。實我見蔽之耳。斯我仍故我。佛自爲佛。雖相去幾希。而無異天淵之隔也。諸方悟此。卽知佛道重在明心之要己。其各審之可耳。

閻仙瀟溪天壽解

大椿問於蜉蝣曰。汝樂乎。曰子何所不樂。曰汝苦乎。曰子安所得苦。曰朝生暮死。又何得謂之樂。其苦也必矣。曰八千春秋。誰能出不由戶。其生也何所樂。而死也又何所苦。夫年紀之壽夭。天也。非人也。性也。非情也。棄其天而溺於人。舍其性而鍾於情。孰謂其智者。子也以壽算之長炫人。不亦過乎。人之生也。聞道而能保。朝聞夕死。道猶肩乎吾身。又奚必斤斤於生死。而爲道之存亡。其愚無乃其乎。且伯夷人皆是之。而盜跖人皆非之。是又據於名利而言也。以名爲是。則利者必非。以利爲是。則名者必非。是非於名利之間。皆喪其天。天且喪也。又安能以壽夭苦樂論之哉。獨不聞彭天殤壽之喻乎。壽者天賦也。夭者亦天賦也。均天賦也。俟其命之考終可耳。又何暇評其壽夭。以爲勞形毀性之具哉。大椿聞是言。豁然若喪。而再拜曰。子過矣。子過矣。

箴銘類

老祖釋道之真諦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五行秀氣。靈萃斯人。至氣全理。道合於心。乾坤之妙。日月之明。得之其備。守之宜珍。無極開始。復見於今。清者斯道。濁者斯民。元氣喪失。聖脈難尋。會逢四甲。千載難逢。吾今希復。上元良辰。道之世宙。治安可興。道之一心。天理可存。民歌盛世。哀區自新。渾含萬有。五教靈清。悟道真諦。永作箴銘。

關聖賜徐素一統監百壽銘

維太歲丙寅清和月望後六日。爲世界道慈統監弟子素一誕辰。奉

老祖命。錫以百壽箴銘。以獎其肩道維慈之勞。而激勵後進之修者。非徒耗財力置於奢華之鄉也。爰作數言。以作永誌。

百壽銘

五福壽先。壽與天齊。同壽均歡。曰壽曰喜。頌無量壽。壽比喬松。聲聞嵩壽。壽域同宏。近壽惟德。壽福永長。奉壽庶允。壽祿遐昌。壽樂千禪。壽祝萬觴。舉觴祝壽。壽慶八荒。嗟余獻壽。壽我統監。壽有散木。壽有聖添。壽同山岳。壽比江河。統監之壽。其壽伊何。上壽國脈。下壽民瘼。壽得楊樸。壽蔭福澤。天人合壽。其壽綿益。壽身之樂。壽相圓通。壽參造化。壽錫皇穹。俾名以壽。壽作老人。天人應壽。壽稟至真。壽添海屋。壽花生香。必得其壽。祝壽無疆。凡茲

衆壽。各得其壽。所壽無量。所壽無石。壽祝羣真。壽比金仙。餐壽芝秀。壽以永年。更有壽星

。壽高南極。壽以蟠桃。壽錫無極。鍾離之壽。壽酒千鍾。拐仙之壽。壽杖玲瓏。荷仙之壽。壽此六月。天孫之壽。壽衣如雪。藍曹之壽。壽樂鏗鏘。壽香馥郁。壽乃韓湘。無量壽佛。壽果菩提。其壽維何。壽惟長眉。智慧壽誰。文殊壽也。布袋壽誰。彌勒壽也。薄伽羅壽。其壽水長。天蓬之壽。壽正未央。辟支佛壽。壽貢獻圖。龍宮之壽。壽進驪珠。惟我德壽。壽尊元老。壽相莊嚴。壽山縹緲。壽宮鸞翔。壽階鳳起。喜我出世。咸皆壽喜。香篆壽字。酒進壽杯。歌拍壽曲。燭麗壽輝。懿歎壽兮。壽兮極樂。頌壽無窮。壽詞雲作。統監曰壽。壽有大千。凡茲百壽。奉壽壇旃。

青玄宮三元始紀太乙老人命。弟子關羽撰書

如來佛無心銘

佛本無心。佛實有心。心與天合。等於無心。衆生芸芸。無時不動。動者早寂。靜者多壽。動靜關頭。皆從心始。所以無心。乃是大道。此即老聃無爲。儒家不識之理也。今日論天本此。即是收放心之秘也。

張桓侯空室銘

今有科學大家攝余而告曰。吾有空室。空氣充塞。變新爲舊。化燥爲濕。凡吾所好。須臾腐敗。吾心憂之。排氣而外。乃見真空。於今三年。凡吾所好。出視如鮮。吾愛吾室。乃遷居此。入座未

定。破裂而死。死者不滅。生者不存。是何故歟。敢問其因。余曰。嗚呼。子好生耶。子好新耶。新即是因。生即是因。腐亦果耳。死亦果耳。不生不死。不新不腐。悟到真空。乃可居此。銘曰。室以空名。空則有恆。恆則不變。恆則不化。不變不化。所好長在。億萬斯年。罔失厥初。又銘曰。室以空名。空則無欲。無欲則清。無欲則明。常清常明。萬古長存。萬古長存。何辭乎生。

濟佛空室箴

空者本無也。而以名室者。暫有也。室者本有也。而以空名者。終歸於無也。空室者。造於無人。居於無人。坐行言笑於無人。一日空空。子見以爲空也而室焉。空遂以名。室遂以成。乃作箴曰。空哉斯室。爲道之室。變化陰陽。包羅燥濕。與天同體。爲人立極。坐兮游兮。攸往而適。生兮死兮。無休無戚。道垂萬古。室垂萬世。萬世主人。曰空空子。

慧真人心銘

心之所宅。至中至正也。其所向。至公至平也。其所秉。至慈至仁也。人之所有也。非人之所有也。天之所授也。非天之所授也。道以之而得也。道亦以之而失也。養之弗以其道。用之弗以其道。萬惡叢生。於此焉操。是心者可不懼哉。銘曰。心中非中。心平非平。慈亦非慈。仁亦非仁。惑爲之蔽。明亦非明。魔爲之侵。靈亦非靈。卽人卽仁。卽仁卽人。務道之叟。曷稱斯仁。皆植善耘。其意芸芸。立以待之。其花明明。坐以待之。其實盈盈。

李仙青蓮夜光杯銘

杯者石所化也。光者靈所充也。靈胡爲充於石也。無頑而不靈也。無頑而不靈者。無道而不包也。無道而不包者。無蒸而不孕也。蒸者無空不入。無堅不着。入乎空。着乎堅。則石之化爲杯。杯之發爲光也。不亦宜乎。銘曰。月光已晦。星辰無輝。燭淚垂盡。膏火成灰。主坐無言。客起思歸。奚童在側。袖出此杯。有酒滿杯。有光滿扉。光照四壁外。光照一心中。堅哉此頑石。何窵而不通。空哉此頑石。何靈而不鍾。主曰堅其堅。客曰空其空。今夕復明夕。無始亦無終。

頌贊跋類

老君寶筏跋

甲乙之年。寅卯之月。將造寶筏。以渡末劫。爰會青玄之宮。大興天上之工。採來府前之柏。伐去山麓之松。選工得妙。取材獲中。越時五六。成筏萬千。越日五六。泊海之邊。破風破浪。無後無先。航東南者兼程以往。駕西北者快楫而來。亦悲亦憫。以徘徊。目觀海東之沈淪者。何其岌岌乎可危哉。嗟我衆生。誰助誰佑。惟茲寶筏。在前在後。衆生曰。是乃造物者之功也。是乃駕者之德也。示曰。是乃衆生之悟也。是乃衆生之覺也。作偈詞以爲之跋。勸誡之左右側。跋曰。大哉寶筏。造於無人。駕於無力。名於無名。馳乎劫海。莫測其六。馭乎驚風。莫聞其聲。衆生不危。筏也不來。衆生不來。筏也不回。筏胡不回。以待劫回。筏胡不回。以待數回。人心同時。劫自下來。數自不來。筏自不來。大哉寶筏。可從此回。老君我之壽者觀

壽者本無相也。人惟有是相。故不克享其壽。天壽無量。地壽無量。人壽亦無量。其所以有量者。有是相耳。夫相豈易空哉。作恒者非恒也。作堅者非堅也。作空者非空也。無所作者謂之自然。自然之謂道。有天之恒。恒於自然。有地之堅。堅於自然。有天地之空。空於自然。不有其相。乃有其壽。名山以其靜而壽。松柏以其貞而壽。日月以其恒升而壽。其靜也不作靜相。其貞也不作貞相。其恒與升也。不作恒與升相。雖欲不壽。其可得乎。故曰。不作壽者相。乃是壽者。

然而天地之壽。豈真無量哉。由恒進於無恒。由堅進於無堅。由空進於無空。脫乎混沌。返乎元始。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是謂無極之象。不得以無量稱焉。

莊仙周夢蝶頌

莊子遍歷乎人間世。達觀乎逍遙遊。倦歸漆園。抱拙茅舍。既靜坐以歛神。白生吉祥之室。復默息以攝性。悄入黑甜之鄉。時也樂饒修造。炊真以無屑。息影深潛。出槐園而猶遠。恍兮惚兮。杳兮冥兮。無中生有。蝶夢成兮。其信然耶。其幻妄而非真耶。庸詎知周之化爲蝴蝶。非蝴蝶之先化爲周耶。彼夫陶侃化鶴冲天。我知其英氣之標舉也。楊雄口吐白鳳。我知其才思之橫溢也。周末當作蝴蝶想。蝴蝶胡與周相見。而不見夫鳳子之飄飄乎。而不見夫驪駒之斑斑而嬌嬌乎。晒粉花枝。餐霞香國。栩栩然。我非蝶。安知蝶之樂。蝶非我。安知我之不知蝶之樂。物我兩忘。形神俱妙。一派化機。有如是爾。然而有無代嬗。終歸本原。不有大覺。安知是夢。乃起而頌之。頌曰。水月鏡花。空曠蕩兮。空中有色。幻成象兮。丰致翩翩。蝶飄颻兮。心死性活。見世狀兮。脫胎而飛。遠遊者固無恙兮。

慧真入重慶道院開院祝詞

一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之母。厥惟太乙。元黃既剖。懸象乃明。日月周輝。萬物始形。萬物既成。厥法灝灝。灝灝無名。名之曰道。身維大道。昭昭玄玄。無奇無異。純乎自然。大道源流體認真。當頭棒喝指迷津。金針度後參玄理。功行完成是至人。

濟佛重慶道院開院祝詞
癸亥之歲兮。辛酉月上弦之朔。立道院於峨眉之東兮。導二江之流。以清塵濁。憫衆生之沉淪而不知返兮。予彼性光以正覺。慨世風之每下愈況兮。罔惜清靈以挽淺薄。諸方實迷途其未遠兮。當覺是今而非昨。悟已往之不諫兮。須知來者之可託。慈行坐功兩不偏廢兮。成已亦成人而旨覺博。勿使物欲之感情而入吾方寸兮。致明體昏昏以遭墮落。勿論政治之良窳兮。壹意以修天爵。百五風光之不可復兮。吾與諸方其勉力而共作。

濟佛醉倒翁贊

醉倒翁者。不倒翁之故人也。每醉必倒。故以醉倒名。當其未醉也。固無時而倒也。當其既醉也。固無時而不倒也。其醉其倒。爲翁之不幸也。然而既醉而不醒。既倒而不起已。則又爲翁之大幸存焉。翁之幸。翁自知之。翁之不幸。翁自知之。何以知其知之也。觀於其將倒。翁有難色。觀於其既倒。翁有喜色。翁之色。即翁之空。翁之空。即翁之真實不虛。翁之真實不虛。即翁之救一切苦厄也。贊曰。白雲如年。惟翁醉焉。長夜漫漫。惟翁睡焉。其醉其倒。爲翁之願焉。何清何濁。同此杯焉。何多何少。同此歸焉。在道之東。雲自停焉。在道之西。馬自行焉。醉焉倒焉。實末世之運也。休焉息焉。亦翁之大幸也。不倒翁聞之。將不以翁爲世誦病也。

陶仙淵明行騙圖跋

嗚呼。天地一騙場也。古今一騙局也。世事一騙機也。人心一騙僞也。以騙僞行騙機於騙場之中

。則騙局成矣。是故我虞爾詐。謂之人騙人。掩惡著善。謂之自騙目。有時人騙我。而我即騙人。有時我騙人。而人即騙我。有時人騙我。而我不覺。有時我騙人。而人不知。騙僞愈多。則騙機愈變。騙機愈變。則騙局愈新。騙局愈新。而騙場幾不可居矣。然而流光荏苒。百年皆易盡之秋。前路微茫。一覺轉難回之夢。堆金積玉。孽障徒深。昧理瞞心。惡人難壽。天乃嘆向之所謂人騙人者。皆是自騙自也。吾慨世人日居騙場之中。觀此圖。題此語。吾將爲騙僞之行騙機於騙場者告也。吾亦將爲行騙機於騙場者之騙僞戒也。世人曷各警諸。

慈程真人二偶贊

江南某鄉。有二偶者。一曰木。一曰土。二偶者。享大名。不作威。不作福。信仰者。不知幾何年。膜拜者。不知幾何人。春秋祭祀。晨昏香火。未嘗或絕焉。鄉之人有疾病者。有災患者。輒祈禱焉。舉凡趨吉避凶之人。罔不禱於二偶。二偶者。目未嘗開。口未嘗語。足未嘗行。手未嘗舉。望之固本然一木。塊然一土耳。而鄉之人不以其爲木與土。而以爲一方之保障。天或降祥。曰非天使然。吾偶之靈。天或降殃。曰非偶使然。吾命之屯。自昔迄今。偶未嘗一日靈。而獎善懲惡。不知幾千萬人。無形之功。無象之德。咸頌無量。乃爲之贊曰。天自降祥。何與乎吾之善兮。天自降殃。何與乎吾之惡兮。日月星辰。不期照而照兮。雨雪霜露。不期行而行兮。無識無知。莫名其德之大兮。無治無爲。莫測其功之深兮。二偶者何靈。其法吾天之恒兮。

沂院守沙李仙漁沙贊

吾守沙於茲幾一年矣。爲功爲過。弗敢自知。私擬一贊。借品筆之暇傳之。贊曰。懿維沙質貞固。性比金剛。沙數微茫。妙通玄理。沙土結而世界成。沙石積而道途梗。國域既限沙磧。戎馬乃起沙場。奔波名利客。不辭月路沙駝。浪漫宦游人。都付風帆沙鳥。慨折載沉沙之世變。示咒沙成石之玄宗。不才以陶汰之沙礫。宰販依於沙門。衡獄朝真。南游長沙之近。嵯峨訪道。西涉流沙之遙。經大石粗沙之磨礱。躋印泥畫沙之壇站。游龍走筆。神威挾飛沙揚塵。短狐潛蹤。魔惑祓含沙射影。歌詩則琴調離和。聽聲聲平沙落雁。寓言則玄機微妙。看隱隱淺沙藏龜。無量恒河沙。不盡佛法。直至長風沙。都入玄門。耶徒向日。地不限夫沙關。回族同風。性何別乎沙米。風沙衛武夫歸化。沙吒利遠夷傾誠。行見無邊佈道。沙漠驅車。跨海傳經。沙棠鼓漿已。况神以素沙作飯之能。公示披沙揀金之訣。責有課無。潮回沙落。據經說理。水淨沙明。玄牝實生虛。量沙功成道濟。嬰兒空中現。搏沙捏作稽康。引得金繩。淨開沙路。撐開寶筏。渡過沙洲。隸籍絕無小人。早化蟲沙而去。撒壇矧有大士。遠自龍沙而來。任大陸荒沙萬里。不難捲沙以成團。縱中國散沙一盤。尙喜需沙之有待。哈哈。諸聖類來茲畫寶。未秩封守是沙陀。繫以詩曰。飄飄天地一沙鷗。沙上覺離共臥游。冷眼愁看碾沙劫。祖龍未運到沙邱。文雖自贊。實不啻同事之贊。偷以傳之各院。或亦博守沙諸大仙之一晒乎。

詩類

周仙濂溪訓曰。人皆謂詩言志。且可以陶情淑性。吾聞天不言。而風而自來。日月自行。雷電自動。星辰自布。不知者皆曰天象如是之常觀與變態耳。取詩境而談。則天地間一物一事之微。其理之難窮。無不出於詩境狀況之間。惜後世作者。認詩爲律所制。因時世之變。而體例翻新。則又曰歌。曰詞。曰謠。曰曲。曰賦。曰章。均有格律自限之嚴例。如古時無字以爲聲。無譜以成文。則聽天籟與人心自到之處。或發謳吟而成律。或信心口而放歌。何論詩話者有千萬種。而談詩境真理絕鮮也。敢乞諸先賢後達。互加揣思。能得真源是幸已。

陶仙訓曰。周仙論詩境一則。吾甚樂與談也。今之世事繁而多華。文而不實。談詩固有一時之取例。非專縛宮商五聲音。可以精研熟思而得者。舉言所知。略有數類。天籟中得之。曰宮商角徵羽。盡人所能言者。夫宮之天籟。原音不變者。風自空中來。風一入乎深山空谷之中。則又變而爲商音已。羽毛之順風也爲徵。逆風而成聲者爲角。船帆布帛。風之平舞而輕送者皆爲羽音。就此無形中遇有形而發爲五音者。皆爲天籟中之絕妙真詩境也。略舉以奉聞焉。侍壇諸子識之。

三字詩

慧真人臨濟寧道院

一簑笠。一釣船。一壺酒。一尾鮮。一山翠。翠娟娟。一江雨。雨綿綿。淩萬頃。悟大千。對此景。樂陶然。名與利。付雲烟。詩欲瀉。瀉百篇。酒既醉。醉中眠。一夢醒。醒亦甜。不衫不履

無室無牽。

四言詩

老祖臨安慶道院

煌煌大道。致和致中。參贊位育。布蕙無窮。如此荷負。賴乎人功。人何爲功。端在厥躬。仁義禮智。元德攸同。身若不修。負咎天工。真元散失。物欲交騰。官骸虛器。性命浮空。驕奢淫佚。惡行叢叢。斯理云亡。履動即凶。須師聖賢。修以始終。臨深履薄。時懷寸衷。克已復禮。因之擴充。乾乾終日。一旦貫通。

昌佐神臨泰院賜諸方

終南有路。不可休止。以遊以遊。慎終慎始。

乾坤大道。宇宙閒身。風塵下走。草草勞人。

尙真人臨曲院即景

蓮花映日。荷蓋當風。魚兒漾水。遊過橋東。

五古

阿彌陀佛言修真復性

落花返樹難。逝水還源少。東上浮衆生。幾見成佛道。閨中最幽深。肆外亦高渺。包羅天地寬。語大而語小。混混復淪淪。玄玄玄中妙。蟻穿九曲珠。牟尼同理表。洞洞更空空。粒粟藏玉寶。

不管世紅塵。拈花常自笑。堪嘆世間人。甘心受苦惱。不爲名利牽。即受恩愛擾。悠悠數十年。髮白齒落了。一旦無常來。撒手空空跑。一生名利爭。到此帶不了。空留孽隨身。輪迴顛復倒。萬象皆是空。只有積善好。種善有善因。結惡有惡報。因果與因因。古今般般考。莫謂腐生言。須知善之迫。無非正人心。不外倫常迫。舍此別無修。失之悔不了。老僧幾句俗文。在近世人頗不中聽。而世之爲人者。舍此亦無可進。以吾言爲是者。即世之賢。以吾言爲非者。亦聽之耳。善惡惡惡中。諸方勉之悟之。

端木先賢言性命

大哉乎性命。吾人弗得聞。弗聞亦弗見。形諸質勝文。文也弗如質。徒自惹因緣。吾身一源化。何處有象形。源爲先天母。形爲後天成。先後能自返。性見心自明。命也何所正。惟在一念清。穆穆與止止。靜觀息息生。本來無所息。息止即有情。有生於無物。乃見真生生。洞洞復悠悠。乾元造化工。坤母復育化。胎元乃爲功。火候本萬言。鼎爐在其中。豁然無阻日。任督乃相通。通化復通養。的是性命功。以其爲所有。本來是無無。信無以生有。湛然自如如。

關聖示道旨

天地有陰陽。人生有晝夜。天地無晝夜。人生有聖靈。聖靈何處見。見在無見中。靈心身與事。大道亦相同。特人不督爾。觀督與神通。能靜所能見。執一偏自容。自容何苦耳。風雲一剎空。塵心猶不滅。虛革尙自封。天地昭昭爾。人生昧昧乎。有靈誠不格。世樂盡無無。無無明後見。

聖乃有本根。老者猶矻矻。莘莘又奈何。青年如苗藝。烈日強奔波。一枯一早萎。何必自折磨。舊者與新者。執中渡中流。潮掀無危境。後路亦隨風。淺言見深旨。其謂物不通。神自物去後。其物始有名。不觀製造利。有物豈尋常。不日開意想。即日性與神。如能盡物理。神云怪亦無。吾詩小天籟。不借人言云。諸子守道。自知羣不羣。大道真渺渺。顯者匪寥寥。身心與能力。人盡付爾曹。

念佛誄寒士

寒士自所樂。早將春衣脫。呼兒換美酒。一解即時渴。即時容易過。高朋猶滿座。一博座上歡。寒士已搜破。有酒醉寒士。寒士放高歌。從茲冬不裘。從茲夏不羅。不裘復不羅。我少人口多。日日有衣典。雖寒奈我何。今朝復明朝。窗外風怒號。春寒晚來甚。怕見月輪高。人人看花回。寒士重重幃。東風九十日。不知春屬誰。東家亦有風。不如寒士寒。西家亦有酒。不如寒士甘。我知寒士道。寒士微點頭。笑我破衲。猶高士一籌。

李聖西戒詩

生財有定數。彼贏則此絀。日夕謀孽孽。何時欲始足。獲利孽必生。後悔嗟何及。(戒貪財也)巨鼎有時碎。洪爐有時灰。權勢雖轟灼。一霎安在哉。知機早回頭。勿使後人哀。(戒怙勢也)陰謀道家忌。尤犯神明惡。陳平國早亡。可以知其故。奈何蹈覆轍。甘心趨絕路。(戒陰謀也)不欲多上人。左丘垂明訓。君子貴謙恭。驕矜乃深病。常存若谷心。有容德始進。(戒陵物也)

李聖慨世詩

我未雲中鶴。翩然海上來。滄桑經眼底。鴻雁鳴何哀。爲富多不仁。古語豈謬哉。劫運由斯釀。言之益憤懷。災殃非難弭。轉移在靈台。福田能勤得。造物自栽培。勿謂老生談。甘心種禍胎。韓仙示修方

人生沒來由。早想脫身計。塵世如亂絲。理他爲他制。甚麼叫才華。甚麼叫權勢。甚麼叫美富。甚麼叫門第。有朝無常來。束手以待斃。從此空萬緣。習道永出世。氣爽更神清。風光兼月露。兩眼觀陰陽。寸心生智慧。現出老人星。無言多妙諦。自把天門開。還將地戶閉。聲色遠塵寰。靈光朝上帝。仙侶同遊遊。永結金蘭契。笑傲此乾坤。浩劫我不敵。寄語諸道人。修行加勉力。秦仙警世詩

莽莽一中原。茫茫幾萬古。死死復生生。民物蟻蟻數。同歸添胞中。奚分我與汝。有氣相吹時。有言相茹吐。堯舜固聖君。桀紂亦賢主。不從許巢游。窮則爲螻蟲。顯則爲猛虎。相彼鸞鶴羣。秋風狂高舉。豈必惜皮革。豈必惜毛羽。不惜方是惜。惜焉轉愚魯。吁嗟世滄桑。玄學委黃土。棋空爭黑白。畢竟清爽著。紛紛黨派多。渾難融水乳。屈伏慨茲獅。橫行盡彼鼠。可知神權廣。漫效天魔舞。幻幻即真真。夢夢誰能覩。我今發高詠。聊向諸方語。道大好修持。機深莫疑阻。卒歲樂優游。願規更蹈矩。隱具林下風。出爲天下雨。異日歸妙山。首肯吾老祖

默真人猛虎行

南山有一虎。視人如糞土。朝來斷其足。暮來斷其手。山中無完人。避虎皆遠走。北山有一虎。白額眼殷紅。文采異尋常。猛銳勝玄熊。每與嬰兒游。來去虎穴中。今朝復明朝。虎性與兒同。獨有好獵人。舍南而徙北。入山欲擒虎。聞風已變色。生還無幾人。死者幾千百。空哉此嬰兒。不爲猛虎食。猛虎豈不食。神完能自適。定哉此嬰兒。敢與猛虎游。猛虎豈不畏。神完自悠悠。噫嘻乎。何時乃是嬰兒時。無端夜雨漲秋池。何心乃是嬰兒心。萬里青天起片雲。心中無虎終自念。眼中無虎終有見。學個嬰兒總忘形。任他談虎色不變。

王仙良訓習纂諸方

吾乃守沙仙。竟日常居此。云何不暫離。守職而已矣。爾等習纂方。當要明此旨。誠一不二中。賢關自可躋。三顧慎毋違。更須調四體。五教尙從同。六賊心頭洗。屏却七情緣。入洞仙人耳。九九鍊玄功。十方誰與比。十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始終能不渝。天人大歡喜。絮語且休談。說我人間史。回溯我生平。頗識姚江理。致知在格物。克己而復禮。講學淘水間。從者多士濟。何圖修滄桑。朝代更凡幾。人事易代謝。我亦懷桑梓。仙佛不難成。第一在修己。片葉下金井。梧末秋風起。感此發長吟。聊以畀三子。

七古

會公示醫理

渺渺山河氣無根。醫中生刻更無倫。山中幾日成學業。市上懸壺漫自吟。高歌白虎與青龍。論到傷寒一劑通。休言陽明與太陰。個中真源須細尋。紅日東昇遍大千。滄海桑田幾變遷。天時人體如許耳。強弱虛實脈理玄。君不見息息相通是先天。後天無度須自憐。身世漂萍如幻影。老景顛唐欲求仙。又不見三戒五行均良方。何必貪癡苦收藏。黃金有價真寶貴。黃粱醒又無常。吁嗟乎。道中真味漫沉淪。飛鯉潛鯉養吾身。浩然太虛中一貫。修養無分果與因。參著苓桂皆當歸。半夏寸冬火麻仁。仁也不存無萬物。杏仁桃仁皆有春。春陽早回大地黃。赤豆桑葉果仁良。良心一點存慈藥。道心一片除惡孽。噴噴乎危哉。別有肺腸人不識。惟天有眼警頑石。個中消息堅中尋。却病延齡是誠實。寬仁厚德利人己。多少癡迷不知幾。道中有真須尋到。道外無醫更冥杳。安得盡如中誠子。強臥雪中修未止。心有餘力須自悟。孽緣弗止輪何已。平易近人是真真。又識庸常仔細吟。吾人知有真與靈。醫者豈識無無名。無名方爲貴。無藥乃有情。哈哈。藥餌豈真滋補品。徒耗精血更戕神。神爲固堅惟坐候。休入後天更牛後。

張桓侯車馬行

長安市上如奕棋。新人舊人多笑啼。古往今來相推移。可憐車馬分勞逸。東家車如織。西家馬如驪。昨日深巷中。車途深幾尺。一朝主人散。賓客頓落莫。幾日不相過。門前羅燕雀。燕雀飛。主人歸。車兒自輕馬自肥。金谷酒。相追陪。暫時相賞其相遠。寄語後來者。前轍漫相隨。明日主人翁。不知更屬誰。

普賢今日誓。我得飲醯漿。快哉我豪飲。樂兮我欲狂。觀今世道變。我心不禁傷。利海茫茫無邊岸。喪心士子翻波浪。身已溺兮身不知。猶與貧兒較短長。巖崖危極極垂巖。無知羣罔望彼巖。身雖高兮身已危。何與庸夫論貴賤。君不見大江東逝流不息。河山幾經變故顏。又不見英雄豪鷲宇宙。於今荒塚十下枯骨眠。這不是我窮和尚的半驢語。早盼望那急者平。偏者正。躁者和。矜者謙。靜心養氣復真元。坐悟經禪會妙山。哈哈。人不能解悟的是好。

慧真入臨沂水道院進香作

六樹蟠龍碑負巖。浮邱名勝幾經歷。也如舉子指文場。此是當年辛苦地。青山依舊昔人非。強族豪宗復何濟。海上老人話滄桑。而今又見滄桑易。惟有真靈合元氣。

偶經故鄉。便思往事。前過浮來舊作。憶而書之。詩有雙結。吾徒創格。不恒有也。

韓仙秋氣行

天地有正氣。古今一渺然。紛紜如塵務。氣輒散浮煙。個中一環有氣氤。萬象幻形如白雲。直上青天發正宗。云何渺渺落長空。空中無他物。一虛凝萬靈。靈氣鍾毓何茫茫。寂寂無聲露曙光。寒月對人似有情。蟲語唧唧讀書聲。夜半獨坐倚窗階。個中滋味今又來。等是浩然無限境。一塵不染淨清懷。君不見舉世烟雲亂紛紛。爲誰奔忙苦自尋。獨有空中一星朗。惟在靜中沉沉吟。又不見饒終日亦自甘。這泉渴試苦寒援。樂時無幾何爾爾。秋雲皎月復纏綿。一曲秋柳人爭歌。

白髮朱顏又奈何。心無渣滓明初性。意慮盡除出迷羅。日日雨無干聲呼。心田弗空總不如。秋氣清爽塵不染。洗心滌慮盡坦途。善養當與秋氣並。毋作塵念徒諸病。風基認認即秋氣。况復個中亦觀止。吁嗟乎。樂矣憂矣弗空矣。皆在塵氣弗能已。夏雨冬雪無人我。一氣團聚莫定著。空定弗易靜獨靜。浮雲一片任往還。秉氣自全堅中覓。河清無波風自息。

韓仙哀鴻嘆

昔者吾嘗越關山。涉河漢。黍離離。麥燦燦。農夫語。立田畔。喜忘返。勤忘膳。五月雨。風雲變。六月洪。滄桑換。曾日月之幾何。忽飢渴之無算。嗟收斂之寥寥。視哀鴻而興嘆。嘆曰。君不見萬頃白擁復碧翻。又添秋風助波瀾。秋風秋水望無際。水上孤舟有寒蟬。棹出天晴浪打散。浪中兒女別離難。死者可惜地魚腹。生者轉徙何時安。最是江邊與岸。行見舊鬼聲悲酸。哀鴻昨日飢覓食。粒末猶凝空饑。延空饑。幾時完。長安市上大地寬。日食費萬錢。斗酒值十千。討酒且行樂。那知明月今宵殘。明月殘。掛西山。樓上妖嬈獨倚欄。哀鴻休向此中啼。室暖不知有歲寒。

李仙青蓮春雪吟

萬里青天起片雲。片雲遙遶東北行。白雲過去雲黃停。千山萬山盡敷銀。白雪霏霏自何來。天上無電更無雷。花花絮絮無中生。梅花似雪雪似梅。遊客出門且徘徊。等是有家未得歸。關山雪擁不能越。江河莫渡冰山堆。飛鳥遺此亦迷途。迷入無途雙羽收。枝上低頭枝亦低。物即木郎兩無

憂。空中空外漫飄搖。白雲青春紅日高。眼前巍巍到幾時。今日冰山明日消。寄語世人須立骨。無骨之人輕如毛。

李仙惜春吟

春者一歲之首也。然而首亦有首。不守其首。則春非吾有。歲非吾有已。不亦大可惜乎。

今朝當門鳥鳴急。昨夜入戶風無力。路傍借問看花人。但去無言掩面泣。主人沽得酒一壺。來到花前過春餘。掃花葬花總是空。惜花何若惜居諸。君不見千里江流去不還。歲歲發源在高山。高山不惜一寸土。詎許江海倒狂瀾。嗚呼。世人尋春來總遲。折花不得空折枝。不如來在春風前。長在春前過年年。

默真人招隱詩四章

長夜漫漫。長路遙遙。揮之不往。來之孰招。利鎖日固。名韁日牢。作招隱詩。醒吾同胞。招隱士兮道之東。朝露半消日初紅。隔岸漁歌樂融融。神山有象可綸得。添個白頭叟在中。招隱士兮道之南。已涼天氣荷花殘。隨風長嘯義高蟬。流水澗然本無意。白雲出岫白雲還。招隱士兮道之西。雲中莫問路高低。買山只許在翠微。世事都同兒戲看。是原非是非亦非。招隱士兮道之北。恆到無空始無色。諸法無法更難說。此中無死亦無生。是乃滅度衆生者。

五律

老祖臨濟院

山河新雨後。草木又經秋。風動花將落。樹搖鳥亦愁。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浮。天地清寧日。人登小小樓。

註云。數語非詩味。乃味中之味。詩外之詩也。

鍾離祖師臨濟院示重陽子佛山與純陽話舊

白扇青雲塵。翱翔雙鶴來。清波朝雨灑。濁酒夜輪開。有色花當徑。無香酒滿臺。都門今醉已。一笑臥蒼苔。

孚聖勉勵諸方

妙山何處是。只在此心中。富貴須臾事。繁華頃刻終。好教堅道念。莫自負茲躬。自度能人度。長留旭日紅。

孚聖臨曲塘道院

登高開仗劍。環顧欲何之。樹遠齊於髮。天寒逼到肌。憐人皆醉也。苦我獨醒兮。還訪三閭叟。韻聲續楚詞。

孚聖臨無爲道院

大道無方體。虛皇一炁生。元光復元返。何始更何名。至色原非色。無聲却有聲。衆生能救度。大地水昇平。

心性從頭悟。源流澈底清。乾坤循理數。日月自虧盈。精氣神三寶。修持孕萬靈。妙山多勝境。

莫自負功行。

孫仙降壇詩

詩思入寥荒。憑欄眺夕陽。斷雲停遠嶺。孤雁下橫塘。雪積江痕白。山凝暮色蒼。冬心在何處。

四顧益茫茫。

半聖步前韻

極目四郊荒。流雲淡夕陽。晚鴉爭古木。衰柳俯前塘。水色平愈白。山容冰益蒼。詩心何處覓。

都付與茫茫。

尙真人臨曲塘道院示諸方詩

莫問終身事。勞勞夢幾更。春風南國路。夜雨故鄉情。流水溪頭活。疏雲谷口生。者番心上話。

無那淚交縈。

慧真人臨洞山道院開院祝詞

大道垂無極。陰陽一炁融。九垓生卦象。萬物祖洪濛。聖澤含高遠。傳經再造宏。五宗明統合。

一道頌風同。

妙蘊從何得。堅持此一身。舉頭尋真境。連步入雲程。數理參玄極。明光仰太清。超然名利外。

氣宇自清澄

岳聖降壇詩

荏苒如車軸。韶光又一年。滄桑遺恨事。風雨舊詩篇。霽月重霄鏡。慈航苦海船。可憐羣孽障。

雲岸看誰先。

陳真人即景

嘯傲烟霞外。高吟入渺冥。浪花侵岸白。山色壓樓青。古樹蟬聲咽。殘枝蝶夢醒。秋風寒颯颯。

吹亂滿池星。

野店炊烟接。高齋與竹簷。雲橫千木晦。天抱萬山低。落日拖湖影。殘花沒馬蹄。青蓮臺上望。

因果證鸞犀

七律

老頑論院方游大明湖。爲慧惠王鐵珊(覺庵)先生(吳彩瑞)洗塵。賜詩一首。

明湖水色佛山光。誰識江南有謝王。斗酒仙芝同樂道。鯉耕叟橘在羣祥。百年蝶影如春夢。萬事

陶然等早陽。惟有真靈包大有。諸千世界共慈航。

老頑慶黃帝作甲子萬物美備詩

萬里關山路未迷。人寰消長草萋萋。鹿龜同咏春風靜。猿鶴齊鳴夏日晴。雲外虛玄誰識妙。雪中

梅蕊更堪低。重遇上元新甲子。五千紀內老人題

李聖敬和

夢醒邯鄲覺往迷。赤松貝葉正婆娑。雲天無相空含笑。海水有潮爲世啼。自向人間勸善果。閒從

物外覓心低。年來多少撥懷事。絮絮因何必題
清佛敬和

笑煞糊塗人假迷。開懷對外草妻妻。秋風鴉雁長空嘆。夜月杜鵑啼上啼。身世飄零原自誤。性心
習巧爲誰低。寺門清爽容吾興。靜默何如貝葉題

關聖臨濟寧道院

浮生底事馬蹄忙。勸爾棲身作楚狂。兒女英雄孽海闊。名權利鎖恨天長。奚如眷拙山林地。何必
驚心酒肉場。世上萬般爲善好。誠修吾道樂徜徉。

南海大士詩

乾坤雨露養桑麻。滾滾陰陽六渡槎。中有良機後日月。外無江海蔽烟霞。蛾眉皺破蟬蛻路。象豔
撐開蟻蝶許。此是吾神談道話。渾元一派結丹砂。

孚聖臨燕湖道院卽事

人生誰肯學糊塗。都把英雄逞丈夫。百戰河山移一夢。幾人冠蓋壓三吳。春殘花謝空飄舞。秋到
霜寒亂步鋪。試問羣雄誰久享。可憐匿跡負山嶠

孚聖慨世詩

悠游湖海酒詩中。泣看刀兵江水紅。赤壁洞簫聲廟廟。黃沙戰鼓歲匆匆。操心底事多恩怨。拈龍
何曾計巧工。試數古今血氣漢。枯楊荒草終成空

慧真人祝詩

慈航普渡大功成。宇內鳴鳴望治平。聖道彌綸開北極。仁恩廣遠被東瀛。妙山說法藏精奧。苦海
迴瀾竭衆生。偷得人心同嚮化。神州指日自澄清
太極已成靜裏光。兩儀渙渙判陰陽。包羅萬象垂天地。融貫三才注白黃。這個機緣好體悟。時逢
此會莫徬徨。大哉救劫垂寰宇。又見河圖演義皇。

慧真人醒世詩

天人好惡怎相同。畢竟應實事中空。富貴由來情障裏。功名端在有无中。黃梁未熟醒前夢。黑髮
纔添薄老翁。劉項昔曾爭得失。而今何處弔英雄。

萬一紅雲爲誰春。兩大乾坤似轉輪。只絕猪肝傷薄世。類同魚尾惜勞人。畢生創業都鷄肋。片刻

曇花誤本真。寄語衆生何草草。屠刀放下速超塵

尙真人降壇詩

函關西去恨青牛。風雨還逢顧虎頭。玉碎珠沉終是福。弓藏鳥盡始無愁。冤禽憔悴空銜石。大樹
飄飄只壓舟。笑我探之何處去。等閑芳境漫勾留。

尙真人進祝詩

天道無言暗轉移。此中樞紐費人思。數千紀後傳真諦。億兆生靈獲福基。末劫挽回開景運。祥風
嘯拂慶明時。茫茫孽海長來往。謹竭微忱晉祝詞

尙真人隨銅山道院

昔道宣傳聞數周。馨香崇拜遍遐陬。修儒輒作三希望。志士常懷百世憂。奧義精深尋一貫。玄機微妙識千秋。天根靈極頻來往。氣宇冲虛自不俦。希世心得自門。危微絕學復重論。麟日月光三界。炳炳星辰耀九垓。萬象淵涵歸太極。一輪煥發喜朝暉。個中玄妙真無限。惟願羣生覺道根。

達祖進祝詩

生成造化本無窮。輪果輪因事略同。貫澈靈光尋要。宣傳道義擬疑聲。聲聞不絕驚初曉。時聞金經悟太空。識得淵源真實處。寸心直可格蒼穹。

默真人進祝詩

混元一化化先天。千百劫中大道全。霹靂轟來聲赫赫。雷霆震動地坤乾。陽和化育氤氲氣。雨露涵濡草木鮮。萬物長生資鼓盪。三才定位總迴旋。

周仙遊溪游鄂渚

荏苒誰人不勝悲。烽烟到處惹愁思。况當參虎揚芒日。正值天狼並耀時。萬里河山原一夢。百年富貴纔三戶。孤雲野鶴任來去。獨坐扁舟唱貝詩。

董仙即景

山居如在畫圖中。四面晴風一望空。萬丈高峯呈鳥跡。千條小徑現猿蹤。一溪流水風吹皺。兩岸桃

花日映紅。無怪詩人甘弄墨。春光能得幾時同。

五絕

喀順臨濟說詩

他是當時月。功名一筆勾。俱能歸正道。何必亂圖謀。

李仙青蓮詠妙山十景

妙山之景。妙景也。妙景者。不可言。不可知。不可問。不可洩者也。今所詠者。特擇其可知可問可洩者而詠之耳。

源頭無淺深。蕩漾成古今。不肯下山去。那知濁與清。(詠泉景也)

如布復如帛。有光更有聲。湧出春山岫。白雲總不生。(詠瀑景也)

隔水歌聲起。今朝復何朝。舟行無近遠。魚躍日低高。(詠漁景也)

行人相互答。含笑報新晴。落葉隨流水。黃鸝深樹鳴。(詠樵景也)

幾處起朝烟。一聲過遠天。空山餘草色。寂寞綠門前。(詠鐘景也)

夕陽人去後。鳥語在高枝。臥聽清平吼。夢中過幾時。(詠鼓景也)

天搖水欲碎。樓上有清寒。不知樓下客。何日謫人間。(詠風景也)

天地似圖畫。夜色在沙洲。對影呼將飲。無言暗點頭。(詠月景也)

門前多古意。知有萬年青。此根常不老。獨抱歲寒心。(詠松景也)

修潔幾人同。牛渚在雲中。志尚務高遠。託懷河與空。(詠鶴景也)

李聖臨著道院

堪羨源多樂。差緣水漫。釣舟師未斷。款乃暮雲天。

李聖臨著道院

窗外桃花紅。屋前月色明。遙聞鄰犬吠。觸動故鄉情。

李聖臨著道院

楊柳前雨。櫻桃花底風。者番風景好。殘照可憐紅。

昌佐著道院

昌佐著道院

窗外寒梅放。松前凍雀翻。趨炎堪笑我。曝背逐晴暄。

濟佛臨著道院

花竹書中。綠綺暗地紅。有人依磬立。不忍步庭中。

濟佛臨著道院

苦海浪滔天。行人能穩坐。莫將舟失墜。沉沒波濤。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真荷人詠曲院樓七首

老觀臨濟院示五首

道德精華 卷六 文藝門 詩

七絕

青天堪作紙。雁字寫橫斜。消息傳來遠。行人乍憶家。

蓮花飛白雪。但更墮紅霞。秋色無邊好。幽人與未賒。

遠山晴雨翠。雲擁萬株松。閑曳陶人杖。孤吟答曉鐘。

斗酒雙柑坐。鶯聲聽抑揚。何來公子彈。打斷此新簧。

點絳脣飛樹。紛紛葉墜林。夕陽無限意。零落見秋心。

潺潺綠水流。沿堤樹木稠。晚來漁艇泊。新月挂如鉤。

地似蒟蒻萬物懸。文章星斗孕山川。桑田滄海人如粟。北道南行第一天。
洞口桃花小計春。無冬無夏自精神。披衣散髮閑門走。且把迷途問野人。
黃雲積熟滿桑林。劫後闌珊我獨臨。手執長鞭驅轡返。足穿松嶺曼聲吟。
怒浪洪濤氣萬千。弧邊稜角兩悠然。碧瓢不礙成堅石。葵下桐花又一年。
吾過經略事模糊。姓氏爲誰一字無。六萬年前人不識。敢歸萬一有何殊。
老祖臨益都道院判詩

光陰荏苒歲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歎乃一聲天地闊。

註云諸子續之。以觀功果。(諸方續句如下)

妙山真諦溯源頭。平誠

慈航幸渡到瀛洲。恒公

澄清萬象渡神洲。素瓊

小棧暫住水雲頭。靈性

老祖判云。諸子功果。尚未明白真旨。然其中以平誠稍得門徑。恒公素瓊靈性次之。吾自續曰。
雲山萬里起壯猷。

(呂祖續)撫琴載鶴過瀛洲。(達祖續)聲聲色色付東流。(慧真人續)慈航義楫速於郵。(南海大士
續)開雲野鶴吾之儔。

老祖賜慧惠詩

江城無雨又無風。一路慈航萬國通。九萬里程今始輒。環瀛到處見飛鴻。
老祖賜逸塵三十生辰詩

壽享人寰三十春。聰明應憶妙山垠。玄機參透仙緣諦。逸士身心莫染塵。
如來佛道量二十二首

道在兩峯間。其出光同光。皆從定淨中現。今特揭出。以爲衆阿難之遵循焉。

天光隱約映霞黃。百尺竿頭見月光。參得魚龍相混處。初生燕體孕雙雙。
朝雲白色暮霞晴。夜半天中細雨零。有影有聲皆幻景。初尋鸞嶺意原平。
未到虎龍交併日。木金和合性情中。汞鉛藥物坤鄉授。知是春風在海東。
猿啼鶴唳盡天機。魚鳥相依靜裏稀。看是春光空未透。龍華會上又知歸。
月中丹桂香花滿。玉兔清輝映水央。知否浮雲低渡處。塵氛依舊惹風光。
橋畔綠楊正暖時。雲光霧影兩遲遲。花開花落詩情厚。綠蔭茫茫遮亂絲。
綠楊蔭覆水邊鷗。石上青苔夾碧流。報到鐘聲今又透。寒光直上月盈樓。
道高景妙在無知。嶺上晴光未許思。一任山中寒盡也。與梅共賦賦新詩。
五月披裘未識寒。情頭打斷本元還。無人無我空空耳。六氣紛紛道玉餐。
安禪猶自過雲烟。一入回觀識後天。解得花香鳥語處。潭中月印永綿綿。

從來易志易心間。明月關山幾往還。知是風光清寂處。寒雲一片又漫漫。
枕石眠雲不羨塵。六根五蘊更無心。光回紈轉暫通處。又是關關定靜身。
百花深處且勾留。事理從來視白頭。窗畔綠楊風舞動。坐禪不必待三秋。
漫說金剛如散花。因因果果事非差。觀心自在如來境。又到涅槃日影斜。
風光颯颯壓桑田。雲霧茫茫渡岸前。等是回身尋不得。這來阿難不許全。
上城舍利又乘中。有有無無須自通。淺水深潭溪上月。印光飛到萬花叢。
光陰匆促等閒身。笑指蓮花開世尊。歸去不知潭底月。行雲亂絮即紅塵。
蜂採百花惹得芳。餘香乍入麝明光。不看月照簾前影。空自非非掩玉堂。
玉石紛紛迴大千。流光直上畫簾前。無端春色碧如許。海鶴唳空又百年。
靜中五蘊本來空。此彼無分帶碧紅。小徑纔通三峽路。漫言笑煞白頭翁。
波羅般若密波羅。色味聲香障礙多。無意無心還故我。靈光又唱大千歌。
雷聲隱約是春雷。萬里無雲日影回。歸本須知觀自在。心高莫念上瑤台。
耶祖臨濟空道院祝詞
非佛非仙非道人。亦風亦雅樂天真。虛前上帝真博愛。不昧虛靈即道心。
張仙果老降壇詩
提脫塵網展碧空。騁騰踏踏海雲東。天光萬頃中無物。浴出微波曉日紅。

鐵拐老人詩

勞勞賊足走天涯。到處行踪便是家。世外閒人忙不了。試猜儂是爲甚麼。
昌佐神臨曲院示諸方

殘陽古剎轟東郊。百八鐘聲仔細敲。驚破塵寰多少夢。名疆利鎖一齊拋。
閑然街市上燈初。枯坐寒窗讀古書。昔日孟嘗今在否。有人彈劍怨無魚。
林麓之間好隱淪。西風無奈此閒身。天教一卷黃庭老。不是仙人是福人。
江山如此我何言。莽莽中原渺國魂。倚劍無彈一長嘆。漫天風雨濕朝昏。
明年花發勝今年。妙語微茫不可宣。也愛秋江紅蓼岸。夕陽多處有漁船。
淡雲微雨早秋時。荷葉香多藕絲思。好把偷閒珍重看。西風無語落花枝。
鳳毛麟角本堪珍。慈花經卷素此身。絕好閑閒一輪月。桂花香遍倚欄人。
紅塵先覺有誰耶。經史詩書載五車。莫使孤懷多感慨。蟾宮已實個中花。
風雨多情識故人。天教小謫到紅塵。修成無上菩提果。傳許他生證宿因。
探將道海豈無傳。畢竟清流異濁流。正是閑然無有處。菊花蕊裏數漁舟。
臨流自有好柴門。家在淮南第一村。莫說行蹤無定所。車茵曾伴極元元。
冲然懷抱有誰知。異轍同車一致疑。休把緣緣輕錯過。可知無欲是吾師。
定能生慧幾人同。多少光華寓此中。莫爲傷麟愁道否。嶺新朝日海東紅。

悟得玄玄意若何。一輪明月映清波。但能功行參圓滿。彼岸同登證涅槃。
者番呂望就齊封。到處勤工並勸農。化彼營邱民百萬。豈知治道合中庸。
行行覺岸就同車。塵海茫茫未有涯。我有片言須謹記。秋風紅樹却餘花。
張桓侯臨曲院示諸方

孤風寒雨客愁添。凍鵲無聲墮短檐。料得門前溪水漲。桅杆高過屋山尖。
點點梅開處士家。新枝老幹任欹斜。清癯瘦似詩人樣。愛爾能開冷處花。
秦仙觀訓習纂諸方詩

一片朝曦萬頃雲。雲開見日熱如焚。霞光散綺天光朗。水面風吹細紋。
習。人欲養天真。欲養天真必養神。必養。清靈漸足。清靈漸足習。人。
孚聖臨曲院即景

寒風一夜雪飛遲。曉起登樓費我思。誰道南山松不老。今朝也有白頭時。
小齋靜坐日初長。伴我多情燕子忙。啣得落花和水土。營成巢壘有餘香。
孚聖臨上海道院示舊作

穿過浮嵐氣忽晴。羣峯圍繞若歡迎。揭來問倚孤松立。無數浮雲腳底生。(此吾游泰山所作也)
孚聖臨泰院賜諸方
小橋流水響潺湲。遙見青帘遠樹端。招展風中無倦意。游人到此莫回看。

古木森森綠蔭濃。遙遙對峙一高峯。仙猿有意頻攀越。俗客無心枉拜崇。
終日無心坐綠陰。和風吹送遠鐘音。夕陽染得閒雲赤。一片晴霞照遠林。

青山高聳畫橋東。一種禪機識靜中。古寺雲風大欲晚。鐘聲敲墮夕陽紅。
悟道惟求一念誠。誠心自可通神明。明明訓示飛鸞降。降下塵寰普渡人。

茫茫大道無私意。因果無須再問神。遍地桃源隨我入。漁郎何處識迷津。
孚聖賜江陰道院祝吳兩統掌

廣積金銀千萬箱。那如陰陽最綿長。世人欲覓長生術。修養身心是秘方。
萬象皆空更空。空空色色是仙翁。人身求得空中妙。即奪乾坤造化工。
濟佛臨曲院示諸方

一輪落日萬株松。萬綠叢中一點紅。偏是流霞明滅處。暮雲添出獨山峯。
流水溪頭活可知。疏雲谷口費尋思。觸蠻蝸角斜陽晚。何用顛僧示爾詩。

斜隄細雨濕春泥。花落絮飛路總迷。惟有東風最無賴。扁舟吹過小橋西。
花落猿啼又一年。江湖夢斷曉鐘邊。登樓無限興亡感。目極雲霄思浩然。
書生自有琴和硯。底事飄零等浪萍。明月半窗燈一照。有人獨坐抱殘經。
曰若無情若有情。猶歎至道莫名。修成阿耨多羅密。放大光明照衆生。
茫茫苦海自無邊。太息誰乘大有船。悟到色空空色相。參明心性性中天。

慧真人臨曲院示諸方

桃花流水鮑初肥。江上漁簑帶夕暉。釣得魚兒沽得酒。沿途高唱倦游歸。
西風垂柳拂柴門。碧水池塘落漲痕。秋色一階無限好。海棠紅瘦女兒魂。
乍暖乍寒大醺露。時明時暗日撐雲。東風吹送園林遍。處處梅花放郁芬。
處處炊烟屋角颺。一聲鐘響晚斜陽。西風吹落寒林葉。萬里雲天列雁行。
長江超越水流東。絮跡萍蹤香不逢。曉露方濃人獨步。領雲烘出海暈紅。
暮雲春樹思悠然。流水桃花別有天。滿地落英紅不掃。東風無語怨年年。
蓮花嬌媚月嬋娟。敢道年來福未全。麟鳳他時曾相見。病魔何事苦牽纏。
菊花天氣又殘秋。逝水光陰不可留。解得個中滋味好。西風斜日讀書樓。
誰說桃源路不通。扁舟搖過小橋東。個中風景饒天趣。鏡水花光疊碎紅。
茅庵何處白雲封。只有聲聲報曉鐘。驚破爛柯棋子夢。一肩紅日卜高峯。
一天詩思入蒼茫。萬里寒光冷夕陽。木脫山山支瘦骨。風調雲墨鎖梅香。
無語幽人獨倚欄。一天晴雪白漫漫。堪憐玉潔誰能管。墮入污泥出者難。
一片晴窗冷夕陽。許多詩思立蒼茫。寒風不覺侵肌骨。爲愛梅花一縷香。
暮春天氣絮飛遲。折贈楊枝惜別離。從此閨中多寂寞。願憑青鳥寄相思。
梅嶺花開臘月天。山人曝背說神仙。愚夫罔識神仙樂。不羨神仙羨少年。

已過清明二月天。一湖垂柳鎖青烟。誰家畫舫沿隄去。風送聲聲細管絃。
尙真人臨泰院賜諸方

小樓一角映斜陽。簾幕低垂燕子忙。院落深深人獨步。許多心事付蒼茫。
秋風吹透地微風。老樹鴉棲夕照中。偏是晚來清景好。一天霞綺映片楓。
烟波漫漶一輕舟。夜泊荒江古渡頭。涼浸半鉤新月妙。魚兒幾度誤浮游。
江上風帆落日斜。寥天隱隱起征笳。怪渠那得嗔嗔許。愁煞西風吹荻花。
馬跑車水渺如烟。成敗棋分若後先。好把塵心收拾起。閒居猶可樂餘年。
生生化化道無窮。悟透玄關竅自通。省識廬山真面目。桐亭閑品寺塔紅。
羨爾恍如曉日丹。黜邪氣正不覺難。須參我佛如來旨。誤認大風古殿寒。
鞭指長安夕照紅。程途珍重勸秋風。漫令得意歸來晚。饒煞剎耕畝畝東。
尙真人臨廬莊道院印景
雨意迷離冷夕陽。閒村牛嬾臥當場。農家此際多情趣。屋後還栽樹幾行。

詞類

老祖先命復性詞

舊年將去。新歲將來。不勞人事迎接。木纔蘊秀。草漸生機。都預備英華宣洩。這平淡中包絢爛。到絢爛又是他衰落時節。况乃人血肉形骸。怎容易輪迴竟脫。須大胆推開天地。縮短古今。方識空中樓閣。玄關一竅。豁然開自性中。覓出真訣。從今後腳踏實地。手捧良心。慢慢的天堂去也。

吾作此詞。欲諸方隨時更新耳。道寓氣運之中。氣運循環。而自然以動。人處其中。受氣運之運。而不能運乎氣運。是亦氣運中之一物。安從合道也。欲合道。務超氣運以外。而後自然之化。樞機從心。鐘錘在手。可以立命。可以復性。可以造天地而與道合真已。然非默默自修。刻刻自進。未可倖致也。慎之勉之。

文昌帝君楚些三則

濟人利物些。道合天以通玄。默而守中些。無著又無牽。蘊德乎心些。何地非性圓。無矜無伐些。胞與同其源。

悠悠浩浩些。望太初而思象。如金如玉些。空吾身以道降。圖圖未剖些。德亦幻相。無我無人些。諍風因而果量。

道生天地些。導一炁而化育。鏘鏘其鏗鏘些。在成物而成已。氤氲化醇些。樂道旨而自義。蒸民

皆吾胞與些。思溺飢如猶已。

李仙青蓮黃鶴詞

黃鶴入於九霄。吸於九壑。渡於九派之流。棲於九丈之樓。長嘯一聲。天地震驚。嗚呼噫嘻。豈既去而復返耶。抑風聲之所感耶。何千載之一瞬。而烟波之又晚耶。乃效楚聲而爲之詞。

浩浩江心。碧大浮些。潺潺江聲。皓月流些。古往今來。何所終些。千載悠悠。獨嘆空些。空無所空。游無所游些。歸來歸去。樓上樓些。仙化鶴兮。鶴化仙些。夕陽江上。波與烟些。一波一烟。今夕之痕些。明日層樓。又鎖白雲些。

達摩佛警世詞

何天災及我躬兮。繫我躬之自召。禍福罔絲毫不爽兮。經史所載皆最佳之訓誥。矧吾

老祖澤流六合兮。有真經爲斯民之先導。以誠以箴兮。因材而教。奈何人之夢夢兮。仍喧囂而號叫。不肯作善以自利他兮。名場利藪之實園。老衲亦無如爾何兮。惟作辭以冀諸方之悟。而盡老衲之忠告。爾諸方如或聽余兮。老衲當拍手哈哈以大笑。

孚聖臨濟寧道院祝詞

情天渺渺兮。恨海茫茫。看破紅塵兮。萬事滄桑。白兮蒼狗空色相。名利由來夢一場。你看他落第的盧生還故鄉。五十載榮華富貴。一枕黃粱。到不如飲一杯酩酊劉伶千日酒。學一個醉眠水底賀知章。嗟彼衆生癡迷兮。熙熙攘攘。爲誰辛苦爲誰忙。邯鄲回頭是岸兮。悠悠蕩蕩。解脫利

鎖與名鑑。

濟佛詞四闋 調寄賣花聲

吾頃赴北省勘災。行經曲阜。有一鬚武者在。一務農者在後。各懷感想。吾見之。不禁喟然。遂口占賣花聲俚詞四闋。爰錄出以供諸子一覽焉。

世亂似東周。互相仇讎。摧殘人道過蠻尤。兄弟鬩牆渾不管。千載貽羞。爭鬪幾時休。慾念難酬。運籌帷幄。社鼠城狐一邱貉。勢如渴渴。富貴似雲浮。何苦營求。幾見豐隆到白頭。石崇金谷今何在。圯上土邱。

光陰似水流。應當早修。積善之家福祿攸。爪哇綿綿呈祥瑞。晚景優游。致力耕田時。可獲豐收。清高何異昔許由。淡食粗衣堪自足。鼓腹吟謳。

茅舍雖隘。差勝瓊樓。春韭半畦近水隈。草木欣欣生氣茂。景色清幽。歲月去悠悠。速於置郵。百年如夢等蜉蝣。造物由來有定數。急早身抽。

濟佛續撰賣花聲四闋

吾前臨無院。曾撰賣花聲俚詞數則。一風點武者之專橫。一羨務農者之逸樂。詞雖俚俗。不足動雅人之聽。究亦勸世之道。今復臨此。餘興未闋。再步前腔韻。續撰數闋。對世道人心。下一鍼砭。想亦諸子所樂聞也。

大地起鋒鏑。無限淒涼。中原當道盡豺狼。賊子亂臣膽重寄。綱紀不張。乾坤變戰場。毒遍黎蒼。僭稱尊號妄爲王。德政不施民怨憤。看彼秦皇。

滿目見瘡痍。民實堪傷。資財搜括飽私囊。竭澤而漁心意足。公理消亡。國事已蜩螗。何異戎羌。水火刀兵起四方。憔悴民生堪大息。局勢如狂。

徵名逐利忙。道德批。影含沙毒計藏。胸中陰謀難測度。暗矢難防。器宇甚軒昂。行事荒唐。此處彼誘似參商。劍斗相仇圖洩恨。人道不彰。

妙舌等鸞簧。狐媚誇張。性情險惡太猖狂。誇張爲幻無憑信。不費思量。易去是韶光。人應留芳。贏得聲名萬古香。勸君早證菩提果。常駐仙鄉。

濟佛賜諸方詞四首

諸方來院謹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蓮台。微風悠悠送航來。纔能度厄。又見衲來。

先皇逢甲我猶然。不是神仙。誰是神仙。晨鐘樓上曉鐘鳴。喚醒愚頑。重登妙山。

滿腔仁義淡名利。我不凄凄。人使凄凄。梅花香裏誦經時。且管今夕。莫問來夕。

師命有限逼人。鶴童已待。雲童起程。復用數言盡我心。內功勿缺。外功莫停。

謝仙玄詞二闋(調寄浪淘沙)

細柳深深處。袅袅風光。曾記金門驚燕語。玉人掌上輕輕舞。春風虛度。不把櫻桃誤。高輪賦。相如而今還在否。滄桑變更一抔土。是誰又誤。

依依窗畔柳。淡雲輕縹。紅霞紫霧兩行久。孤雲又被玉笛留。無心出岫。而今明月秀。前身光
澤。應向黃花問因果。我身已比花容瘦。切思玄酒。

諸仙警世詞

吟盡孤懷誰了。無端點惹傷人怪。世事何堪成敗。濯塵埃。清溪坐對無聊賴。冷淡秋雲含

翠黛。落花如地慵眠。試看清窗燈火。齊聲鑿耐。詩人多半風流債。(右調漁家傲)

綠波拖去秋江闊。白雲初動晴山活。花落盡。魚鰕倚玉樓。漁舟橫古渡。隱約桃源路。跨

鶴到蓮臺。香風搖酒杯。(右調菩薩蠻)

秋空飛白露。風動桂花香。落葉蕭蕭山門寂。林下泉聲。共長。天上銀河橫萬里。星月皎潔啼

雁起。白雲洞口老僧歸。翠竹蒼松掩扉。何處玉簫吹不住。孤燈明滅釣魚磯。(右調秋夜吟)

無限長生樂。天誕今之我。珍重人身勤苦修。好把輪迴躲。

無限長生樂。靜裏勤修坐。九轉丹成換俗胎。還剩葫蘆藥。(右調長生樂)

秋風起。環珮響丁東。散步蓬山第一峯。瓊樓玉宇月玲瓏。仙子把芙蓉。鸞飛鶴舞彩霞紅。恰

是天宮。芳訊到清暉。流影上簾櫳。香滿桂花叢。(右調望江南)

慈程真人問誰是誰

烏衣巷口幾樓臺。可憐焦土可憐灰。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東家燕子。西家春泥。問誰是

誰。

葡萄美酒夜光杯。家家扶得醉人歸。白日向西落。流水幾時回。鼎大如斗。鐘鳴似雷。問誰是

誰。

執與素兮擁且披。當年門戶生光輝。新人笑可掬。舊人淚自揮。年年壓線。年年作衣。問誰是

誰。

默真人續問誰是誰

五陵裘馬自輕肥。顯爵高官好自爲。浮雲過眼去。泰岱曉其顛。泥塗軒冕。軒冕泥塗。問誰是

誰。

黃金台上高而危。黃金台下暗而迷。啖金如啖餅。幾人不涎垂。守亦獲罪。盜亦獲罪。問誰是

誰。

百年上壽頌齊眉。杖履優游信步歸。芝蘭綠繞階。桃李紅映楣。待到更殘。蠟炬成灰。問誰是

誰。

守壇秦仙迴文詞一闋 (調寄菩薩蠻)

鳥啼晨曉聽清音好。好音清曉聽啼鳥。花落影窗紗。紗窗影落花。屋護新篁綠。綠篁新護屋。斜

徑曲欄遮。遮欄曲徑斜。

守沙王仙和秦仙迴文詞

鳥飛歸逐春風好。好風春逐歸飛鳥。花徑欄明霞。霞明欄徑花。屋傍山風綠。綠風山傍屋。斜

照夕雲遮。遮雲夕照斜。

歌類

先祖入道歌

粵惟大道。太極之東。厥德赫赫。無息無聲。不偏不倚。守正執中。一氣氤氳。萬物化形。因輪無已。胞與衆生。咨爾諸子。弗將弗迎。默靜爲依。道體是憑。勉爾諸方。勿躁勿矜。稱物平施。大道爲公。人物感化。四海同風。誌此數語。以祝道興。

先祖申陽張許歌

有詩。寫孤臣之忠憤。有酒難消亘古之奇愁。有口不噤叛侯肉。有劍不斷反賊頭。壯哉張許生幽氣。勃勃英名動天地。憤殺羯兒鬚眉張。事之不成乃天意。睢陽彈丸耳。賊勢耽耽視。雀鼠羅掘窮。甘願同一死。殺妻聊供士卒炊。乞食不至空延俟。河南節度來何遲。慷慨南八真男兒。拔劍斷指刀光寒。誓師破賊滅賀蘭。一旦城破山河陷。三十六人同驚巧。噫吁嘻。林甫國忠貽禍孽安史。平原而外捐軀報國誰復是。二人併力守孤城。屈敵江淮李郭起。迄今事隔千餘年。我對燕巾涕漣漣。願降祀典頌天下。以愧爲人臣之不忠而反奸。

五教主祝濬陽道院落成歌

悠悠句疑。不舍晝夜。縱橫南北。潤利沃野。巍巍長白。脈宗崑崙。蜿蜒萬里。照垂古今。洋洋乎大道。垠。蕩蕩乎先天至尊。生生化化。氤氳氣。包羅萬象。一氣共孕。慶院址之落成兮。如五嶽之乾鎮。祝道慈之永固兮。同三界而長存。合參五教之精蘊兮。開發救世之婆心。共研唯

一之大道兮。宣播渡人之福音。渡已豈有他術兮。惟敬修自持。卽是長生之門。渡人更無他體。而德輝臨世。乃其中和之因。獻歌咏兮。誌移址之盛況。喜書簡兮。願衆生得長春。

太上修道歌十二

修道德。最便宜。名利鎖鎖絕羈縻。斗山重望人欽仰。從此修真養性立就好根基。修道德。極容易。閑邪存誠別無事。鍊就三寶復先天。便是作佛成仙毫不費力氣。修道德。敬神明。性命源頭理會清。良心所發天心見。不必燒香撥火念念感真靈。修道德。先修身。規行矩步作端人。名教之中自有樂。任是世情險惡正氣亦常伸。修道德。重根本。庭幃之地篤且謹。孝友家風世澤長。但論人格尊榮也爲無上品。修道德。勸人善。苦口諄諄常不倦。慈悲主意善隨心。務須度盡衆生發個宏誓願。修道德。須好生。人命固重物非輕。一片婆心常在念。不爲感恩圖報方便也多行。修道德。積善根。于公折獄興家門。實心行善天必佑。雖說及身未顯後福在兒孫。修道德。不嫌老。期頤耄耋古來少。德性凝固壽命長。留個鶴髮童顏與世作師表。修道德。勉青年。血氣未定待成全。父兄督責師訓。須要取法乎上孔門學顏淵。修道德。非望報。無心之善最爲妙。但得功行達圓滿。任他謙退和光天人俱知道。修道德。要認真。浮名浮利莫關心。守我至誠盡我性。試看千賢百聖民稱到於今。

老君笑世歌

道本無方。天原有致。陰陽混沌之初。陰陽陰陽之妙。虛靈內充。英華外照。以言幽渺。則爲窈冥冥。及其彌綸。則渾渾源源。輪轉兩儀。梳列七曜。惟么小兮烝胞。實廣漠兮穹昊。始終勿息。析大道之流行。禍福靡常。迺凡夫之昏。無量劫從何生。一切業皆已造。蜉蝣兮苟安。觸鬚兮空聞。善念弗存。禍穰斯兆。於我何干。惟人自召。曷若書史優游。山林嘯傲。以無爲勝無不錢。以無好祿無不好。莫爲後覺。嚙其先導。史曰。世果如斯。吾當大笑。

釋迦佛道歌

道如大道本平平。大千無界人人行。道如飲食本易易。一飲一食道所係。道包大地本杳杳。天能得道天不老。道通人神本冥冥。神力益大道益尊。欲登彼岸守其恆。欲得神助守其誠。不生不滅守其堅。皆大歡喜安乎天。天有道兮道曰覆。地有道兮道曰載。人有道兮道曰愛。愛仇愛敵愛世界。我有一言君記取。天上善惡同此理。衆生有相移轉起。災耶祥耶由自己。神助汝。神助汝。可休已。且休已。頑石點頭會有時。揮爾諸佛入定去。

文佛願言歌

師道之興。賴我衆生。我修我德。我集我馨。願化浩劫。願弭災眚。凡屬修方。悉被鴻恩。

彌勒佛降壇歌

善哉善哉。人心不轉可奈何。我欲援手出洪波。實獲擇來人不見。羣盲那識夢婆婆。一片慈雲天上覆。可惜人間憐懂多。安得心燈能普照。羣雄從此息干戈。請求大道皈依。

老祖之座下。宇內澄清齊唱太平歌。那時我正好來塵世。普救芸芸不問你與他。善哉善哉。世人速回首。登我寶筏莫蹉跎。

昌佐神立身處世歌

人生於世。立身處世。二者最關重要。今將立身處世之道。編成詩歌。以便諸方記憶耳。

流水無今古。斜陽自往旋。人生容易過。須要保心田。

飲酒休貪醉。看花勿着迷。百般須適可。莫待夜烏啼。

處世尤須忍。全憑耐制功。任他風浪起。穩坐靜舟中。

智計雖云巧。難將果報逃。昭昭天鑒在。終不爽絲毫。

道原非遠亦非難。古聖名言本不刊。循序漸升臻絕頂。放開眼界海天寬。

道如大路勿旁求。第一功夫實自修。功行圓成還本性。一丸皓月在心頭。

勿貪利祿勿求名。賊道根株要去清。涵養此心如水鏡。何愁外物擾靈明。

入道無須口舌爭。全憑心地證慈雲。個中妙理能參悟。便覺仙凡頃刻分。

張帝四樂歌

我所樂兮在無名。靜愛僧兮閑愛雲。木同居兮鹿爲鄰。野花自芳兮鳥自鳴。會登絕頂兮萬年平。

我所樂兮在無功。身外事業馬分牛。本無好兮本無忠。何所爭兮雌與雄。神遊乎太虛兮萬象。

空。

我所樂兮在無色。嬋娟闌好兮秋江月。夜夜水心兮捉不得。徘徊江上兮長太息。寒光遞乎沙洲兮萬古白。

我所樂兮在無相。居無方兮遊無向。所見俱捐兮所有俱讓。讓若無讓兮量若無量。萬有之源兮無之上。

陶仙題孩兒圖

孩兒性嬌憨。善笑又善哭。笑時有所歡。哭時有所鬱。有時爲飢啼。有時爲寒泣。啼泣本天然。別無私念入。愛母學牽衣。傍父繞其膝。純孝與純仁。天真全樸質。彼亦無所思。彼亦無所欲。一般真心腸。先天純且篤。堪嘆世間人。不如兒面目。碌碌何所求。終歸假顏色。噫吁嘻。少者壯者易斑白。畢生經營有何益。生既不能帶財來。死又不能帶財出。不如效孩兒慣吃穿。無所無求身安謐。上不愧於仙佛神。下不愧於屋漏相爾室。樂矣哉。孩兒孩兒心自閒。能學孩兒天降福。我願世人莫笑孩兒呆與癡。性天純厚性真密。世人曷不借此悟源頭。何必忙忙苦急急。

孚聖勸世歌

凡人飲酒酒醉人。仙人飲酒酒助神。醉者人。助者神。人神界限由此分。眉垂眼閉坐如癡。有人呼之若不知。枯守蒲團強參真。欲超升。那得能。仙人之妙在一誠。果有意。枉勞神。吾非懶。爾好幸。因聽妙語在無心。空中取。即是尋。尋之切。有魔侵。魔侵惑。乃擾紛。紛紜起。莫去

分。分之著。傷爾靈。吾數語。共諦聽。

造化始於一。苞符探數精。三才曾相貫。二氣臻物生。四序含消長。五岳奉峯尊。五教同行世。吾道守六箴。七政浮空碧。物意惑浸淫。八荒起梟氣。九州狀欲吞。何時統還一。十方何清平。吾聞夫天道無親。惟善是親。權能至大。極於無形。嗚呼今日。何獨倒施而逆行。壯士淪血以戰。鄙夫舉目投庭。麟兮獲於西狩。鳳乃翔乎遠東。豺狼當道。猛虎稱雄。人道喪仁。民不聊生。或者天荒地老。神失其通。日失其明。耳失其聰。其或害風。麻木不仁。其或已死。魂兮不靈。然乎。豈其然乎。其非耶。畢竟是耶。何以殛頑凶鬼域之騷孽。而使之以盡淨。何以慰含冤埋沒之英雄。而使之以復生。其天數之有定。抑造物之無情。其時期之未至。抑天道之無終。何不力無上之雷霆。而亟伸乎天下之大公。而伸世界奸慝。一時並盡。使爾儕小民。咸得慶乎昇平。嗚呼天兮。亦怪矣哉。既已生乎麟鳳。夫何更亂以毒蟲。既已成諸君子。夫何更。于小人。既如斯已。亦當使梧桐與荆棘並茂。靈芝與莠草同榮。何爲棄黃鐘而使瓦釜獨噦噦。天道其不可知已。吾又胡爲乎泮零。人事其不可測已。吾又胡爲乎修禳。乃靡再歌曰。諸子如此以問天兮。彼各小應。諸子如此以應世兮。人道不明。諸子盡人事以聽天命兮。惠迪吉。從逆則凶。正其諱不謀其利兮。明其道不計其功。但行好事兮。莫問前程。渡過今世兮。即是來生。天良不昧兮。天本有常經。心地無欺兮。地道原坦平。人道勤修兮。人皆有恆情。諸子學功莫問兮。鍊燕以修形。救世渡人兮。敦品而勵行。

韓仙樂善諸
言善非善。無心乃善。善善弗矜。胥於是善。言樂非樂。空中乃樂。樂樂以道。胥於是樂。言靜非靜。知靜無靜。靜弗動中。胥於是靜。言容非容。容德藏容。容於其隱。胥於是容。保乎赤子。知善是止。爲善最樂。先祛其識。洋洋乎大哉。惟善是弗猜。知善何須善。無言是和諧。

韓仙道歌

道猶大路。人所同由。然而人不皆由斯道也何哉。一念之差。入於歧途。一行能乖。陷於迷途。久之徘徊而忘返。沉淪而莫升。如人鮑魚之肆。不知臭之爲臭。入於駭浪之中。何時得岸而登。其矣不可不慎之於始也。當其出門也。大路當前。識途者指之。其能聽言如流者幾人。其不啞然失笑者幾人。迨至山重水複。遊於無路。悔之晚已。作道歌曰。

道在無顧之顧。道在無邊之邊。立於無顧。心平而意閒。遊於無邊。心蕩而意圓。曷於斯道乎。以優游乎餘年。客有吹簫者。依歌而和之曰。立我於無顧之顧兮。顧其不顧。遊我於無邊之邊兮。邊其不邊。月圓人去後兮。獨往獨來。本無所無兮。又何有哉。

清佛紅塵歌

哈哈。紅塵滾滾亂如麻。利鎖名魔甘陷泥沙。道德二字是爲人的根芽。古今來聖賢仙佛。用功在這家。勸世人莫認差。說甚麼燒丹煉汞。說甚麼五顯二華。說甚麼龍吟虎嘯。說甚麼吐氣吞霞。明明仙路就是他。持德肩道好好去把苦心下。苦心下。蓬萊洲島自有仙槎。瀛洲路上樂無涯。瑤

池會上弄琵琶。這是老衲的道話。這是老衲的妙法。世事皆是假。流水伴落花。縱然是堆金積玉。也只是惹眼春葩。縱然是才高倚馬。不過是一時聲價。漫說富貴能保家。子孫不昌大。轉眼付流沙。旁人見之皆嗟訝。堪嘆你在生時。珠璣滿架。到死後枉作牛馬。追論疵瑕。吁嗟吁嗟。世人何苦用心差。何不避去惡魔。尋個方法。這方法最爲佳。也不須尋仙訪道。也不須修煉出家。只要你誠心一點。持德肩道。善行便佳。利欲中休將心頭望。倫理內即把實路踏。莫學那貪婪輩認真做假。向財色朝朝打挖。輪迴難免變牛變馬。天道報應真害怕。既害怕。悔了罷。聽從老衲話。轉眼到胥華。哈哈。紅塵滾滾亂如麻。

清佛空歌

日擊乾坤太虛空。空生化空空生空。幻有幻無空中有。大千塵界有諸空。天也空。地也空。天地循環數不窮。日也空。月也空。日月輪轉通西東。星也空。辰也空。星辰閃閃光明。人也空。物也空。人滅物腐化爲風。花也空。水也空。落花流水兩無情。草也空。木也空。九秋霜飛怯金風。妻也空。子也空。疾病纏綿誰替疼。榮也空。貴也空。無常臨頭不容爭。富也空。財也空。蓋棺論定兩手空。色也空。慾也空。色慾戕命利如鋒。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真假真真是假。生化化生總是空。人能識得玄中妙。何必殷殷問前程。勸君急早快回頭。樂善學善莫留停。萬聞善言拜。成湯有盤銘。顏回嚴四勿。曾參日三省。居諸寸分惜。思過靜坐中。此皆善不忘。歷古有聖名。吾道大且正。虔信造上乘。堅恒不中變。能脫輪迴生。靜坐復真我。樂登妙

山峯。

濟佛乞食歌

貧中樂。貧中樂。不爲利鎖與名縛。飲一瓢。食一鉢。長嘯一聲天地闊。有心吾不用。有力吾不作。有腰吾不折。有話吾不說。無邊風。無邊月。行亦得。坐亦得。無酒醉亦得。無榻臥亦得。不知時。不知節。瓦上不掃霜。門前不掃雪。乞得一食更何乞。可憐人生不滿百。

王仙陽明註。讀此歌一遍。則萬貪俱滅。萬欲俱息。萬象俱澄。萬聲俱寂。誠然火院中之清涼散也。諸方味之。

濟佛仙乎仙乎歌

仙者山人也。山之空。仙所遊也。山之靜。神所樂也。山與人同其體。爲仙之道也。仙乎仙乎。是乃玄之又玄。莫明其仙之妙也。

仙乎仙乎佛之友。酒在口。杯在手。酒在手。杯在口。醉去朝朝在人先。醒來夕夕在人後。仙乎仙乎佛之友。仙乎仙乎佛之師。上無高。下無低。左無東。右無西。徜徉不問海天涯。卜居欲到南山陲。仙乎仙乎佛之師。仙乎仙乎不老身。不作人。不作神。一團氣。一團靈。碧海不知幾揚塵。鐵樹有花照眼明。仙乎仙乎不老身。仙乎仙乎無量數。人無老。人無幼。石亦靈。物亦壽。大羅天上羣仙游。仙游乎左游乎右。仙乎仙乎無量數。

濟佛行樂歌

人生實行樂。所行何謂樂。行樂非爲樂。行善乃爲樂。所樂在何許。道中討生活。淡食本足樂。厚味苦相索。厚味令人病。何如苦口藥。布衣本足樂。自將美服縛。美服患人指。美服患人脫。安步本足樂。都說車馬闊。車馬難云闊。坎坷何由過。道中本無求。有求多煩憂。道中本自足。不足有餘辱。得道能幾人。苦與世相爭。相爭人日疑。相疑復相離。行樂在何時。我泛虛舟。日向虛中游。虛中別有天。無雲復無烟。空空不染塵。虛月伴我圓。繁舟得此境。夢中目忘眠。

濟佛糊塗歌

哈哈。你也不糊塗。我也不糊塗。誰能真糊塗。方稱不糊塗。糊塗人兮說糊塗。我今已成大糊塗。糊塗能從糊塗作。方認世上帶糊塗。吁嗟乎。糊塗盡從聰明轉。能逃葫蘆不糊塗。貪嗔兮非糊塗。癡愛兮非糊塗。相爭兮非糊塗。相贊兮非糊塗。不明不白不糊塗。知者有半是糊塗。糊塗到底非糊塗。方知糊塗有工夫。是糊塗兮是工夫。拋去糊塗何所圖。人生不過如朝露。是非非假糊塗。空空乎。息息氣。無常一到萬念無。妻妾是我所有乎。子孫是我所有乎。財利是我所有乎。名位是我所有乎。凡也非我有。彼也非我有。有者皆是無。惟有堅凝一真氣。乃從糊塗做工夫。功到純時爐火青。一神凝住至真靈。靈然不消散。事事儘可成。哈哈。蜉蝣身世一局棋。身外身內不自知。夜半靜坐細味之。一生真真從何思。思多爲慮思少偏。偏倚皆非大道邊。人貴容和不傷氣。人貴平庸地上仙。朝誦經。暮參禪。真氣一損實可憐。萬金買不來。一炷聚光充大。坐。

席既澀乃知真。不是人心妄精神。神光本在白身裏。何勞遠求幻景林。個中味。人不識。老衲亦不知是非。是非非靜中觀。徒擾吾靈何日還。外功一片是慈業。慈業正己亦糊塗。是糊塗兮是聽。檢束自身靈乃清。况乎人人所親者。何不個中自克平。君不見糊塗山中糊塗仙。三朝亡興猶長眠。一聲驚破舊梁夢。却灰已歷數千年。大者化。小者萌。誰是生生循環宗。循環真燕一失耳。何如不求是非翁。慈與道兮論功行。功行不偏保真靈。有功兮暗中成。能行兮昧中明。暗昧屋漏自心存。何處有卑復自尊。均是妙山一論者。何必分戶又分門。自知乎身自知心。心心相印更相親。本來面目誰識得。妙山證功方知因。三十六百皆有因。七十二人更無倫。各各能得糊塗旨。妙山元會均登春。春光兮自存息。息息相輪。真陽一片相照日。方識妙山有小村。各各靜悟太玄理。不爭非是無曲直。而况道以平為貴。無所愛憎無反側。反側之見皆偏鋒。獨有無望是正宗。宗於虛靜得真旨。聖神作著糊塗蟲。哈哈復哈哈。一笑出而哇。說與他人渾不解。解到渾沌有女娃。哈哈不可再說事。

其二

聽者耳之靈也。明者目之靈也。目靈則能見人所不能見。耳靈則不能聞人所不能聞。多見多聞。憂患以成。大明者盲。大聰者聾。耳靈常通。目靈常通。以盲為明。以聾為聰。得糊塗法。為道之宗。歌曰糊塗難。糊塗難。耳難塞。目難開。糊塗易。糊塗易。聽無聽。視無視。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本無事。聰明自誤之。聰明不誤人。人自誤聰明。人自誤聰明。非聰亦非明。

有真聰明者。先說糊塗法。此法名不二。救世之良藥。清以清其血。默以和其脈。空以空其心。淡以解其渴。一服沉疴起。再三風慧復。風慧如作復。聰明不自何。居心日日樂。處事時時足。奪之亦不爭。守之亦不失。來去荒江村。歌吾糊塗曲。

其三

聰明本是糊塗根。假糊塗者謎之因。人生身世如駒隙。何苦勞勞欲作富貴人。君不見三齊王業今何在。不過荒草一孤墳。又不見石崇之富貴何有。流動金銀充市頭。以前世事如鑑我。我何迷迷不回頭。今日吃了早午飯。晚間那定有何無。終日勞形貪利場。逐朝奔走權貴堂。碌碌無聞朝夕奔。人生那過九十春。人謂我愚我自愚。我視爾不愚者能享富貴幾期。不暫聞事任我意。一日三餐樂自知。事無不可對人言。何必私問私求令神言。是公是私我不明。答爾糊塗話一層。你也用謎我亦謎。神語謎話細參底。今我說與你曉了。省得他人知是非。今我說了糊塗話。是真糊塗者能尋涯。汝今聽見糊塗話。或能知冰山見日化。各各能知糊塗話。回頭再奔方是家。若不以我所說認為是。如認已意是羅剎。

濟佛慨世歌

一珠換一粟。一金換兩肉。世界心地無正賦。哀我小民無所依。惟我農夫甘其苦。蕩蕩風。蕭蕭雨。個中消息盡歌舞。百年不遇此戰爭。何必傷心與慘目。任君用盡名利謀。蒿萊荆棘一杯土。濟佛正字歌

記字旗。在半天。記字章。在身邊。旗自方。章自圓。懸時爭上下。佩時爭後先。出者思。入者賢。入者義。出者慳。噫吁嘻。佛法本無邊。世人誰有緣。不以記爲心。懸佩亦枉然。君不見佛心一片記字旗。飄揚不識幾何時。東土佛心一樣赤。西土佛心一樣慈。衆生都在記旗下。生亦不別死不離。又不見記字爲十字形。記字又爲萬字音。一心化爲十萬萬。十心萬心爲一心。心心相印即佛法。息息相通即佛聲。佛聲與佛法。可聞不可說。屠刀亦銑佛。只是放不得。今日已放得。十坐九朝缺。可憐記字旗。徒作殷紅色。

濟佛尋春見性歌

律換時更暑氣催。清和景象轉霽微。海棠仙苑紅粧卸。楊柳沙隄黃鳥飛。斜陽半射晚霞紅。白日西沈水自東。零落桃花經細雨。輕顛柳絮逐狂風。君問春從何處來。非從海外共瑤台。君問春從何處去。不見春去草滿地。君問春從何處尋。桃花柳絮都是春。君問春從何處賞。無地無春隨時訪。春來春去隨天時。尋春賞春君莫遲。有酒莫教空藏篋。有花及時芳四種。芳四種。抽新芽。綠葉滿枝映紅色。映紅花。春光好。隨心如意看過飽。佛生愁。由花見性放心頭。放心頭。弗中輟。隨時行善隨時樂。勸君由花回頭想。世事盡是水雲鄉。水遇狂風能起浪。雲浮天上變無常。展眼逐雨隨風去。恆久還是日月光。日月光。存千古。普照不教羣魔舞。功夫只在心恆堅。變化一三四五。諸子莫作等閒說。其中奧窔須細悟。

濟佛短歌行

天邊草短日光寒。出征愛子晚未還。天邊草短月色苦。一夜歸心揮淚雨。兄兄弟弟本一胞。底事相殺輕如毛。昨日比隣往。反面不相識。今朝攜手游。倒戈自相屠。本自無愁。本自無仇。回首幾何時。血淚相和流。冰與炭。分白黑。冷益冷。熱益熱。冰炭相投在一室。冰自釋然炭自息。天本是空的。水本是平的。性本是仁的。心本是慈的。忍字一柄刀。心中突爾起戈矛。戈矛所過無生物。歡喜斯須變衰號。嗚呼。何時殺盡心中賊。無邊劫海一葦塞。

濟佛醒世歌

哈哈。吾正在古洞靜坐。運用三昧將心收。忽聞見香烟撲鼻童兒嘔。驚的我不能自由。那時我手按頂心靈光透。已知庶爾來相投。隨教童兒在洞守。候吾出洞來白雲飄飄自游游。咳。春風來的陡。來在古貝邱。今在壇前飲清醪。哈哈。吾與子等談談白話。論論源流。現在世事太假。人情太偷。不論那士農工商。盡披酒色名利勾。仁義道德付東流。世場何人拯救。噫。幸有老祖大道能將劫收。吾等奉命在洪波浪裏放渡舟。渡盡四海羣迷五洲凡流。亦不知酒色名利丟不丟。亦不知苦海無邊回頭不回頭。吾願子等速速進修。速速進修。子等功滿。定有佳果收。定有佳果收。

濟佛大道普渡歌

靜極思動動生相。墮落人間煩惱障。昧却靈機逐凡塵。一任高低隨風浪。以假爲真真爲假。以昏爲明明爲昏。皮囊包住空靈性。遂使靈機無處尋。苦樂相領領真性。年年月月秋復春。大道普渡

發慈悲。指點玄機頓破迷。洪水滔滔來渡去。遍地哀鴻我心悲。大道普渡無門戶。不分畛域齊來歸。內外之功須併進。捨此大道何渡迷。寄語各方須篤敬。濟世鴻恩莫負之。

濟佛判特方壇

巧巧巧。今夕風光真個好。黃雲白月滿中秋。萬頃清波流蕤蕤。紅塵燈火競揚輝。爭似天宮樂幽渺。哈哈一笑下人寰。酒氣醺然老僧老。眼看悟逸待方壇。瞋眼惶惶如欲倒。爾等何因清夜游。不養靈充奚自了。閑話不須多。判方應勿惱。張女之病係濕邪。濕久化熱埋宜曉。舌蹇肢厥始求方。太息知機胡不早。勉賜數味壇水煎。老僧效否亦難保。羚羊角汁用六分。鬱金錢半不爲少。連翹括婁各三錢。銀花四錢送至寶(丹名)下次特方開休常。吾輩難禁此煩擾。傳言諸子皆去休。星月輪藏秋色皎。

濟佛弔古戰場歌

昔人曾弔古戰場。我今所見更堪傷。從前幾處繁華地。而今變成瓦礫場。問道戰事因何起。不過權利而已矣。嗟爾爭權我爭利。仇視同胞敵兄弟。一將戰功尚未成。殺人盈野已盈城。槍林彈雨經未絕。剝腹剜心凶更凶。枕藉死亡滿溝壑。碧血漂杵深於河。朔風凜冽天地愁。陰雨慘聞鬼啾啾。戰士困苦竹煙書。哀我小民苦更苦。父號寒。子啼飢。妻子兄弟各東西。此時上天天無門。此時吁嗟入地地無痕。上入地無所逃。惟把一命輕鴻毛。女奔井。并爲塞。男伏刃。刃多折。乎。榮榮小民亦何辜。顛沛流離遭荼毒。閭里爲墟難寓目。嗷嗷哀鴻多待哺。奉勸世界慈善者。

好將仁漿蘇遺子。已飢已渴速援手。便是無量大功德。

守沙王仙通註。觀

濟佛之歌。雖未得風雅之體。而慈悲之心。溢於言表。宜將此歌多印數百張。凡吾院會各修方。均宜各存一紙。細細參悟。庶不負濟佛一番慈悲之心。而無告衆生。或可少沾鴻恩也記之。

胡仙安定無我無人歌

無我無人歌。玩娛悲且喜。雖然道不行。院尙近酒市。好藉酒消愁。愁消猶抱恥。雪耻與消愁。臨頭諸修子。固要有主張。亦要有宗旨。有城不有鄉。辱亡猶寒齒。個個在師門。奚必分彼此。毅想貴堅誠。須從經濟始。就職各輪流。一日自千里。城中諸修方。鄉下陸元紫。(弟子)旦暮如蜉蝣。知生不知死。富貴如浮雲。心不清於水。事事莫怨人。時時貴責己。無我亦無人。風平波不起。明道能行道。所爲皆福祉。

劉仙修道切歌

噫。可憐者切也。可惡者人也。可恨者孽也。可憫者災民也。最慈悲者天也。最可痛者漂流孽魚腹之怨魂也。噫。爾休怨。爾休怨。天道公平寓懲勸。甲子初啓年。災劫到處然。惟有人心分惡好。可現可藏化渺渺。吾

師一片仁慈心。導人同善坦坦行。設立道院遍瀛東。三千弱水渡愚蒙。無如赤子不知誠。藐視虛

無生憐心。一院之中幾知修。惟將名利擺心頭。附權門。爭富貴。無常一到萬事休。帶來只有隨身孽。枉與兒孫作馬牛。

老祖殷殷渡災民。可有災民及早醒。偷視果報爲烏有。大劫臨頭莫作驚。

李仙青蓮短歌行

君不見絃管不停絲竹喧。歌舞人醉歌舞船。船中士女幾萬千。乘流直下地行仙。又不見炮雨槍林血氣腥。弟兄提戈來相尋。子弑其父臣弑君。人我同盡化灰塵。借問大道在何方。眼前來去本尋常。欲海愛河多惡航。底事歧路自徬徨。一帆飄飄達海洋。幾度乘風入高岡。好夢到處還故鄉。忽然徜徉在西方。西方本無方。故鄉本無鄉。好月本無光。異花本無香。大道本尋常。指點人去終茫茫。

李仙青蓮柳絮歌

柳何爲以絮名也。桃以花。李亦花。以花名者衆矣。而柳獨以絮名者何哉。曰色不如花。香不如花。人之好之也不如花。其不得以花名。而以絮名。賤之也。不着於色。不假於香。不人之好投。其性使然。人從而賤之。亦何損於絮。爰爲之歌曰。

柳絮如雪飛滿天。忽然成球落牆邊。牆東游入幾萬千。柳絮來去相周旋。游客掉頭不肯憐。柳絮來去自悠然。平生最愛桃花紅。不肯送香借東風。歲暮天寒不愁窮。欲與白雪作良朋。桃花有色緣有欲。桃花有香自多辱。學得此絮無不足。空色空香空皮肉。

天氣已半涼。秋花已半黃。滿城又風雨。佳節過重陽。客曰採其菊。主曰提其筐。攀登南山上。來海東籬旁。東籬何所見。秋山有異光。鳥似舊相識。雲如羅衣裳。風聲入幽戶。日影侵花房。花發知多少。籬側都成行。觀此黃金色。興似秋蝶狂。客曰日云暮。主曰心已忘。心忘在何許。花落在何方。傲霜到幾時。傲雪讓梅芳。莫爲隱逸傷。牡丹一場夢。秋菊夢一場。

一場夢。夢一場。明年天氣一樣涼。明年秋花一樣黃。天道循環應如此。一年掬手一回香。

默真人弔古道歌

古者不知其幾千萬年。可弔者不知其幾千萬事。九五之尊。都埋青山黃土。億兆之富。盡歸烏有子虛。泡影由來是泡影。浮雲何處非浮雲。所過無陳物。焉得不速老。古人不可見。惟行古人道。每見古道荒涼。輒爲感慨係之。

彼荒山之閒寂兮。豈古人之所遊。羨飛鳥之上下兮。適世外而逍遙。滄海而桑田兮。康莊而茂草。茂草何時而康莊兮。相對天荒與地老。尋堯舜之所由兮。訪孔孟之所棲。追巢由之高躅兮。采夷齊之薇。願遠騁而高馳兮。羽化而飛乎天外。朝九陽而暮流沙兮。超人神而遐邁。關道左之衍荆兮。斬道右之棘。豈道有古今兮。胡今人之裹足。

慈程真人樂善歌

擾擾塵寰若夢。茫茫宇宙皆空。惟有爲善。快樂無窮。厥功滿。金童玉女。引上蓬萊峯。那地無

寒暑。時無秋冬。常栽琪花瑤草。時看翠柏青松。倦來瑯環走。散步廣寒宮。玉液瓊漿飲席中。這等快樂。專等爲善翁。道院相逢。却都是同志同功。贈酒一杯。飲賀光榮。哈哈。這都是樂善。人有始有終。

賦類

昌佐神勳善賦

大道精微。善爲根苗。文運天開午會。諸子世結仁僚。遐思昔日。緇纔忍施仁之石履。近憶今世。傲焉寬執法之皋陶。初而覆厥根源。大抵人情之俗薄。繼則詳其表裏。無非世道之風刀。所冀仁人處置。善士和調。休令入谷。務使遷喬。抑虛心於鼎鼐。懷遠志於簞瓢。運蹇何慚於敝袴。時至而不銜輕綯。堪通慶弔之親族。欣其旺盛。可共安危之執友。慰以蕭條。憂憂於曲巷之顛連。猶吾足癰。戚戚於長途之困頓。亦我頭瘡。如能道德全回。堪詢婢僕。若果凶匪盡去。可採芻蕘。是以九族頻來。晉接不問冷齋。三親屢往。周旋不見炎歆。規人悔罪回心。中懷懋懋。勸世修功勇力。面色天天。同升青玄金塔。不必棲泥之蚓。共上樞府玉砌。豈非附木之螭。體本清涼。豈必廚前相避。心中煥煥。何須屋內塗椒。生平乾穩風輕。任彼洪波而上下。素習根深蒂固。隨他烈厲以飄飄。常懷保護之心。體豈淤泥坦坦。永去傷殘之意。身非腐木鏤彫。周貧困於顛危。千隨寶玉佩。濟坎珂於窘迫。卽解金貂。見面忙輸。箇內何藏幣帛。聞聲卽捨。身邊立出瓊瑤。千家若燕沾恩。吾心始快。一處如無被澤。我意終慘。緩漫移風。馬上時可止轡。從容變俗。舟中或暫停桡。猶調五味之羹。勿容太濕。比澤七星之劍。不可過焦。事久終圓。似蜜之容於窟。功成自紀。猶坏之練於客。心貞日久長堅。精堪貫日。志遠年深宜固。氣可回杓。乾坤到處流通。德欲三江之深漫。宇宙隨時淡泊。功思五嶽之嵯峨。往往來來。院植招仙之桂。朝朝暮暮。庭

導引鬼之蕉。被澤皆來。豈懼山徑之曲曲。聞聲盡至。何警水陸之迢迢。傷殘而憑慈溫。行多厚重。詭詐而成篤實。動少輕漂。交人永去欺狂。慈仁共轡。處已長無滿假。善信連鑪。所謂崎嶇存心。朗潤充於五臟。塵污去體。清和粹於三焦。時和歲稔之春。同聆大運。物阜民豐之世。共結英韶。從今但願瑞雨常濡。四海歡歌日舜。自此或能祥風永被。八方樂頌天堯。

濟佛落葉賦

秋色者。憔悴之色也。秋聲者。搖落之聲也。其聲入乎空山之中。而其色映乎古寺之門。敷地似金。飛空如雲。幽深寂寞。行呻坐吟。客曰。此豈所謂悲秋之客而多愁之人乎。何其託志之孤。而寄心之高也。余曰。是知日之有年。而不知其有未。知月之有望。而不知其有晦。以天地之德有厚薄。而自以所遇為賤貴。嗚呼。追斯人之志。推斯人之心。寒暑將有來而無往。四時可長掩而不行。天地從此而老死。更何有乎邈然之一身。客曰。一歲之有四時。猶一身之有四肢也。今日之四時。非昔日之四時。今日之四肢。非昔日之四肢。撫今而思昔。能勿感慨係之。余曰。所貴乎空者。何集而不落也。所貴乎清者。何風而不涼也。所貴乎堅者。何實而不結也。所貴乎恒者。何行而不健也。日在化中。而弗知其為秋。日在舟中。而不知其為流。直與木葉同其脫。何悲復何愁。客曰。落者樂也。葉之落。正葉之樂也。乃豁然有所悟。橋然與余同其脫。

秦仙鏡花水月賦

鏡中花者。烏有先生之所賞也。水中月者。子虛先生之所玩也。世人皆以月為月。以花為花。而

二先生獨以非月為月。以非花為花。於是乎客有非笑之者。烏有先生乃嘲之曰。吾與子虛也者。其意在乎花月而已。烏可以其非鏡中而遠之。以其在水中而掩之乎。即其不在鏡後。不在鏡前。不在水面。不在水底。芬芳玲瓏。列於吾前。吾愛又其如花何。吾愛又其如月何。世之人也。一飲也必曰花則。一吟也必曰月下。不過愛其芬芳玲瓏而已。惜乎知以玲瓏為玲瓏。而不知以玲瓏為玲瓏。知以芬芳為芬芳。而不知以芬芳為非芬芳。此所以鏡中之花。人莫能賞之。水之中月。人莫能玩之。吾得與子虛獨之也。嗚呼。非子虛吾誰與歸。子虛先生曰善。願吾子歌之。歌曰。吾所專兮有異香。吾所一分有奇光。心所寄兮鏡之上。意若流兮水中央。又歌曰。花亦如月兮。月亦如月兮。鏡亦如月兮。水亦如月兮。

蘇仙玉局廬賦

嬌紅綻紫。請看二月之花。冷白凝青。日視三秋之柳。陌頭歌舞。玉人於今未肯歸。桑下行吟。詞客以是倚狂。知大迫其末窮。麟遊原野。識至仁其將逮。鳳來朝陽。即色乎於空境。何地虛玄。問聲矣於響天。惟心凝幻。天長地久。碧梧與紫桐齊。日盈月圓。白露同青霜共。洋洋乎大哉。合道矣出。峨峨兮高矣。非露誰屬。空前絕後。立與變之妙玄。援古證今。從真諦之實靜。噫。丁年習坐。預防老去苦閒。庚日守神。惟在制降降魄。悠悠歲月。顧影誰憐。浩浩乾坤。鍾情笑劇。一道四風。踏遍烟雲世界。千江四月。光明雨雪程途。知吾身本客。何別主賓。惟世念最擾人。早空得。此馬之良。利西南不利東北。亢龍有悔。客春冬佛香夏秋。中相為本。

天下之遠迫也。虛實無分。義門其由仁乎。人莫哀於心死。神遊定其適生。以告者過也。各顯其能。未聞乎道哉。願詳斯說。空中無物。實色所生。質內有仁。本幹斯立。嗚呼。遙迫而莫求。望洋而興嘆。蠅臂以當車。蛇丹自可續命。有即是無。有詭妙山之真然。空中寓色。空飛騰海之却灰。

各各細心尋悟。不離求斯道之場。而修於其上上乘也。諸方務以虛幻之內。自有真寶為主。庶幾不為幻者惑者擾於心已。各各味之。

喻仙萬空賦

乾坤漠漠。宇宙茫茫。新鮮易舊。堅固易殘。往復春秋。瞬息即分。寒暑。輪流富貴。轉眼莫辦。韓。高官厚祿之榮。回頭安在。豔妻嬌妾之樂。撒手皆非。繡口錦心。雙鏡台標。題不着。堆金積玉。思鄉顧戀。歸。宋時秦檜。遺吳名萬世不磨。漢代曹瞞。老奸雄九幽永墮。繼爾賢孫賢子。何能聚首鬼門。况乎。盈罪盈。奚免寒心劍樹。須知雨露風雲。空虛之變幻莫測。孰識生勞死苦。人世之旋轉極公。嘆擊海之茫茫。羣生何苦。哭夜台之渺渺。萬事皆空。虛寂也。浩渺也。夢幻也。人也當作如是觀。當作如是想。空乎空乎。渺不知其藏何所矣。味之悟之。

南京道院

道蘊彌綸

老祖臨壇賜道院鶯書

老 祖 賜 統 院 驚 書

靈 化

孚 聖 賜 統 院 驚 書

玉 道

老君賜壇院書

老君賜壇院書

書 院 賜 佛 濟

老君賜壇院書

書 鸞 院 經 賜 人 真 慧

燕地
先返光迴
院

書 鸞 院 坐 賜 仙 朱

坐院
靜
朱惠

懷素禪師坐鸞書



岳聖賜慈院書



書 鸞 院 慈 賜 仙 蘇

慈 院

仁

蘇

陂

書 鸞 院 宣 賜 佛 彌

光

宣 院

彌

佛

岳聖賜宣院書

岳飛

祖賜何化南多福多壽多男

道德信華錄 卷六 文藝門 書畫類

一五三

化南佳弟子
讀本

謹按各地道院此壇。歷奉分賜各職修方鸞筆書畫甚多。美不勝收。茲僅將南京道院奉賜各院鸞書。並賜上海道院何統雲化南畫一幅縮印成頁。以期略見一斑云爾。

編者謹識

醫學精蘊

張伯仲景訓曰

師命來開方壇。今日始壇。吾略說醫理。以解人惑。夫醫者意也。意其理而醫之。則病無不迎刃而解。但人不能透澈其玄奧。而曰某病生於某經。發於某處。殊不知病之來也。非病自生。實由人不能割除七情之障礙根耳。孽障叢生。病即由此伏矣。若少不慎。則感風寒濕熱而發矣。近世醫者不是之察。惟古人之所談。迷而莫解其元妙。以致往往一藥下。而病不能隨手而轉也。甚至用藥違病脈之原。其不殺人者有是理乎。吾師不忍人無辜而罹殺身之慘。故於各院中設立慈院而開診者。所以開庸醫救恤貧民也。爾求方者。須誠心勿稍疑。則病自可應藥去矣。

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家不病熱。病熱不病寒也。病表不病裏。病裏不病表也。治之法。當以辛溫祛其寒。以苦寒祛其熱也。以溫散解其表。以攻下逐其裏邪。蓋今世之俗醫。其學不明。其說不行。或妄投藥石。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貪天之功。致死則諱言已過。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授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號。哈哈。吾願今之懸壺應世者。略同一轍。可勝慨哉。

中國本師醫傳世。體之太極為性命。測之陰陽為動靜。配之五行為生尅。調之往來氣運為長養無

窮。非若解剖生靈之癥結而後知有治方也。故從事中醫者。必內修入妙。度已而後度人。經云。至人無病。聖人少病。賢則却病。是神聖之性天。已超然靜淨。而賢者以次。惟在養性去欲。煉形化氣。煉氣入神。以還先天之元體。又其次者。亦惟有講求後天之衛生也。然其間有形無形。互相表裏。有形者。不過飲食起居。適於溫度而已。而無形者。乃在有形之杜漸防微。免其無限煩惱。七情不惑。而五內無傷。血液清而臟腑充已。乃常人不察。煩言。

師之善拯。不待望問問切。而對症施方。然而天本無言。必藉人之靈性以爲也。若人之靈性不能感受。則天亦徒喚奈何。故作方壇者。必具有絕大慧根。加之以内修。去於去躁。去急去偏。至於欲盡。靈性渾然。具有生息變化無窮之理。而後得心應手。以解養生之痛苦於無難已。悟之會公訓曰。嗚呼。醫術至今。亦極言矣。天災流行之際。天癘劫數。即以行乎其間。人急求醫。情勢之常。無如三部九藏。脈理久失。而百藥難施。真難臆辨。加以道地殊宜。性味時變。用之不審。反滋咎戾。吾因有感而歌之曰。昔者神農嘗百草。黃帝素問著爲經。岐伯桐君處方。祕術不傳獨擅名。降古聖醫醫萬歲。豈解紫芝服黃精。善養生者都無病。屬氣之來以風乘。是以君子調六氣。陰陽風雨與晦明。起居動作皆有節。外慎衣食內性情。願養八和筋骸固。皮膚無傷况衛宮。倘教膏肓侵二豎。有緣束手難功成。道家三寶神內藥。烹鍊久之爐火青。修方細惜長生訣。莫將藥物當衛生。

靈訓訓曰。天具四序。序分四形。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乃四時之運也。東屬乙木。木旺於春。此

春日氣暖人物得意之時也。南屬丙火。火發於夏。其氣炎炎。觸物長也。而人遇之必慎焉。苟不然。則炎機伏已。西屬庚金。金旺於秋。復肅殺之嚴氣。物遭之而變色。其爲形也淡。其爲聲也慘。由陽氣之季。忽轉肅殺。故人之多疾也。其有炎機之伏。幾不可止。北屬癸水。水生於冬。乃溼道飲之象也。凡此四者。皆是致疾也。欲保身者必慎焉。欲藥醫者必慎焉。按調天八卦。法四序運行。察藥之原性。看病之感受。而後投以藥石。療其積疾可也。若專論醫理。依樣畫瓢。則如以舊條爲新屋。其能合乎舊制。吾知不能也。苟不先以望問問切之推測。度天時氣候之寒暖。雖兼讀古今之醫書。恐亦無用也。

夏秋交令。瘟疫紛乘。豈天之不仁。抑道之不化。蓋陰陽失調。天氣不正。以致寒暑不勻。而瘟疫以次而生也。但天時與氣候失序。此皆由人戾氣感召天地。所以災疫迭起也。但災疫非是起於虛無。實有因其所因。而後果其所果。今歲各處之發生無名瘟疫者。由客歲東南一戰。死者成邱。如是戾結成氣。致於今秋由溫熱散成以現此疫。然死也有數。生也有數。其生與死半點不差。雖有神聖能挽此苦劫。若在數者。恐亦難逃。如能脫禍於倏倏萬一者。乃占其在數與不在數。或占其心田若何。然後始可斷其生滅也。能毋懼乎。

人之病不外乎內傷外感而已。傷於喜怒哀樂者。感於內而病於內也。發於風寒暑濕者。感於外而病於內也。人之五臟六腑。各有所司。設有偏勝。人必病已。果能審其五行生剋之理。酌劑虛之勢。內憂不生。外邪自除。病又奚自而來哉。故治病首貴修養。防患先於未然。假使養之有素

。防於無形。則不獨扣病以延年。雖超凡以入聖。亦非難事也。能清心克欲者。當不以我言爲河漢也。勉旃。

慧真人訓曰。天時不正。以致災癘來之。而人罹於疾病者。亦接踵而至。故世之人。均以爲人之疾病。皆由於寒熱飲食之不慎所致。不知有人於此。寒熱飲食。均能有節。而仍不能免於病者何也。人之躁怒哀急。均使人心氣不平。心氣之不平和平者。則火氣上沖。實者熱炎於三焦。虛者水愈不能養陰。於是病魔未有不乘之者已。故各方欲慎於疾。必先自養氣始。各方勉之。

春將半矣。芳訊無消息。試問東園桃李。蕊欲動。芽仍彫。半吞半吐。冷抱芳華質。不識東皇甚意。勒住些好春色。陡寒乍暖。陽和失調劑。結得毒癰災癘。輕者病。重者死。成人孺子。發洩分遲急。待到春殘夏始。因果中默參測。

吾詞慨時疫之難挽也。天地之氣力凝。則可化已。發則收。自冬迄春。寒燠無度。節序乖常。氣之所變。中人斯疾。但均此氣也。而感者有異。幼孩受之。其容量狹。而血氣之行疾。故發洩速。成人受之。其容量大。而血氣之行平。故發洩遲。遲速之故。因人而判。然欲倖免。夏乎難之。平昔躬之不修。罅隙百出。災之所入。既已甚矣。未久時間。將有現象。神聖慈悲爲懷。亦只挽十之二三耳。諸方好修。隨時仍可有效。毋以爲時已迫而忽也。惕之。

孫真人思邈訓曰。醫者蓋也。因其人之誠於求醫。而後診者所擬之方味。無不恰中其病。而得速果也。故曰。病者不患不能速愈。而患無心悅誠服之醫也。醫者不患不能着手成春。而患其理之

未精學之未通也。苟心服其人。雖醫者少有不精之處。而病自可霍然已。苟醫理精通。雖病者不誠以服之。而所醫之疾。亦可占勿藥之效。故曰雖治哉病也。難言哉醫也。生平貧賤之家。雖藥石罔效針砭莫投之大症。亦可易於爲治者。因其無富貴人之陋習也。能以讀書有心得者。使之學醫。必可藥到病除。以其無江湖謀利之習氣。而以人命爲重也。疾之來也。必從內感之傷。與夫口腹之欲所致耳。而醫者竊其多金。百計以謀其利。一誤再誤。其不立見危殆者。未之有也。嗚呼。病者毋自以身試藥。而妄謂知醫。醫者毋以利爲重。而草菅人命。則病者無不一藥而愈。而功德之修於無形者。即在是已。病者慎之。醫者勉之可耳。思邈曰。病者切不可以參茸桂爲重。醫者切毋以不多讀書而即醫人。則天下之死於非命者。當日見其寡已。

吾聞之。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者調變陰陽。化除災疹。故醫國也。中醫者調和營衛。保全性命。故醫人也。下醫者不能治本而治標。既已病矣。而乃藉草根樹皮之力。用以滋補與攻伐。其收效亦微。故醫病也。上醫之醫。技也而進於道。推而廣之。於以調元氣。葆太和。雖醫天地可也。

老祖設道院濟萬靈。即謂爲世界之大醫亦可也。

藥本治病。病又因藥而難治者何也。是人秉賦有強弱。氣候有寒暑。若拘成方。以炫其術。則藥之治病者。反增病矣。故曰不藥爲中醫。可知醫之爲道。亦難乎其正確也。邇來寒暑失節。戾氣爲災。加以人造之禍。陰陽已失其和。人間之病。早已蟄伏無形中矣。吾擬一不藥之方。可於

每早增水黃壇沙服之。晚誦

聖號百遍。諸子勿輕忽之。此不藥之醫。其效較服藥治之更為快也。切屬切屬。均是病也。或為大病。或為小病。何也。大者其傷也大。故其感之者深。小者其傷也小。故其感之者淺。其深淺而定乎大小者。全視得病人之嗜慾者何耳。故曰縱口腹之欲。其傷也淺。其病也易治。求名利之心。其傷也重。故其病難於為治耳。所以積勞者必得乎病。因其所聚乎內者切也。切於心腹者。其禍必迫於眉睫。人之體病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平日。故君子養其心以保其身也。求之弗得者。順其自然而已。自然者何。不求非分也。能安吾之分。則無所謂內傷。雖天時少有感觸。必易於為治。又何有乎病哉。故曰節勞即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慾。寡慾者。去病之妙訣也。故古人有以去病為名者。正所以戒已而防已也。諸方何不力行而勉乎哉。

喻仙訓曰。夫疾者。急也。過也。人之七情六慾。常人所不能免者。賢者亦不能無也。惟賢者所異乎常人。在其情不過度。慾不傷神。所以疾病少而身體康強也。常人以不知節制情慾。保養精神。加以四時不正之氣。不知預防。是以弱者易於感觸。而氣先感而速愈。壯恃其強而諸多大意。病者鮮而難愈矣。其故安在。皆以情慾過度耳。刻下春寒易於感冒。若不知節制情慾。保重身體。無論壯者弱者。恐皆難乎免矣。諸子修養有方。當可知其大略。蓋將此意傳諸外人。大可拯救許多苦厄。豈不妙哉。

世人之病。不病於形。而病於氣。不病於身。而病於心。是以發於隱微。而著於肢體也。吾當受

命之初。不僞願以草木礦石以醫有形之病。更願以靜默通澈以治無形之疾。望諸方以明養性。以凝養靈。以默養神。以和養氣。以公養私。以廉養貪。以悟養慾。以空養情。以動養身。以足養心。庶將來之身不勞不逸。可保太和。壽享期頤。而不受二豎之擾已。諸方共慎勉之。

濟佛訓曰。醫學一門。浩如烟海。關乎人之生命至重且要。求其精要周詳。均順於正軌者。尚未見也。夫正軌者。必須求其標本。以身論之。外為標。內為本。陽為標。陰為本。故六腑屬陽為標。五臟屬陰為本。臟腑在內為本。十二經絡在外為標。以病論之。先受為本。後受為標。故百病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也。而望聞問切。以順呼吸為標。診浮沉遲數。分虛實寒熱為本。按四時節令。何藥君臣。何藥佐使。此古人之治法。乃醫中之大綱也。今之庸醫。略讀醫書。稍知治法而未精詳。向市廛以鬻術。其貽害衆生。亦可悲矣。吾願同志者。當效古人之治法。勿作今人之通習也。各細味之。

夫病者併也。疾者急也。併為貪之本。急乃偏之根。是故貪欲熾則心計愈險。偏私盛則動止失常。性為私蔽。神為欲渙。而身因之而萎。氣因之而弱。神渙氣離。而病至已。藥者約也。所以約諸邪使不侵正。夫然後身之所立。性之所守。乃各秉其初。而得其正已。是以古之君子。治身不治病。乃所以防病於未發。而杜病於未然也。聖人制禮以約性。立倫以約情。此皆所以治人治世之大法也。今者世風不古。人心奸險。詐偽百出。各爭其爭。各事其事。以致人以奪為能。以殘為得。故有今日之天災人患。病者各病其病。而不可救藥矣。今日方壇。病者雖少。而測神者實

有其人焉。但如此者。乃勞心自病。役形自疾者也。神之有無。無關爾心。信亦在汝。不信亦在汝。待至人窮返本。功過判然時。當知神之有無也。切望諸子以禮約性。以義約行。以廉約食。以恥約動。清淨為懷。恬淡為抱。庶將來疾病不降。二醫不侵已。各各勉之。

中江之南。有醫士焉。其名曰杓銳。性善用猛寒金石之味。以治世之病者。萬津之北。有名醫焉。名曰診宗。性善用辛燥之味以療治。一日有淮城大賈得厥症。因諸醫皆束手。乃南至越而聘杓銳。北至燕而延診宗。以其症之危也。乃請於一醫曰。吾始以辛燥耗水之劑。兼利小腸膀胱。而以為其愈也必矣。其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一劑而盜汗。再劑而促喘。三劑乃飲食不進已。於是延淮城之國手而診之。其始也望吾色而咋舌。繼也聽吾聲而凝思。凝思未久。乃曰君其以否塞之味為治乎。不然。何若是之驟敗其色。而阻滯其聲乎。乃切吾脈。視吾舌。曰舌現黃黑。中藏灰色。其表寒裏熱而氣虛血滯乎。乃進甘遂大戟芫花車前之味。余一劑而精神豁然。再劑而思飲食。三劑而體腫如吹猪。腹脹如石鼓。舉室驚惶。復延之至。乃曰君之內症完現於外矣。由腫而消。由消而再腫。由腫能再消。貴恙可瘳已。於是叩之以方。乃曰汝富翁也。必多施醫資乃可以瘳。余曰敢問其簡。乃曰以汝巨富號稱百萬。十分之三歸余。當可勉為其難。余思其言。不禁勃然。乃請辭。而延二先生至。敢問回春之術。以何為先。杓銳曰余不遠千里而來者。一以診君之疾。一以顧余之家室也。君之疾可瘳。而余之家室亦必顧恤。使余無內顧之憂。乃可以治君之疾也。復叩診宗。診宗曰。余以醫濟世有年矣。診富人之症亦多矣。一則二人商酌。余不為治。一則富者疑難之症。

。必出其家資十之七。余方為治。以其四成歸余為娛樂之資。以三成為余施藥之費。貧者之患難症也。有力者余始為方。其年不及二十。或逾不惑之年。余皆不為治也。以其至勿藥之後。可以供余役使者。方為之診也。今子也南有杓銳。又何須北地之診宗哉。病者乃俯首請罪。願以家資十分之六為二醫之酬報。二醫乃首肯。並附以施診之條件。請在淮城施診。每月必須由富賈出車馬費千金。病者乃凝思既久。曰二君為世之國手。今若此豈非創手乎。余家資雖號稱百萬。然隨余謀衣食者。亦不啻萬餘人矣。今以萬餘人衣食之基。供二先生無厭之慾。何時可已。雖嫡皇煉石。亦難補先生之缺。先生既降尊紆貴。屈臨敝邑。敢以不腆菲儀。為二先生壽。更足以壯二先生之行色也。敢請即辭。二醫者出。乃焚香祝告上蒼。其症若瘳。即在淮城延醫施診。以濟困窮。日日以盪注水於露天焚香頂禮而飲之。未及十日。而病乃豁然若通。霍然若失已。於是延邑之知醫者若干人。分處施診。廣設藥肆。以資貧苦。日日之求診者。如山陰道上。罔不一藥而愈。所幸各醫士皆枵腹為善。毫無倦容。富賈因各醫皆貧寒之士。於數月後。乃與各醫士商酌俸金。各醫士乃忿然作色曰。人之好善。雖不如我。君富也。以財濟世。余貧也。以術濟人。君以其財。我以其術。皆慈善也。又何貧富之分。而以財備我乎。富賈不敢請。又逾數月。各醫皆貧無以自給。雖鳩形鵠面。而診仍不少懈也。於是富賈乃聚集富而仁者若干人。勸募鉅資。以為各醫籌衣食之費。復請於各醫士曰。以諸君之好善。固不敢以財為請。然哀安臥雪。靈輒餓殍。以各醫枵腹及凍餒而為善者乎。諸醫士曰。余等皆盡力之所及。以勉隨君後。豈敢矯枉過正以沽名者。

惟是謙讓之避。人所當知。更秉初創之始。豈有若干資財以供應乎。假少有資財。亦當施貧爲先。余等非有力者。然初爲慈力。即較黃白。人其謂何我。今創設已年餘矣。而慈財亦源源不絕。君既以此爲請。余等亦不能固執。不過食不致饑。衣不致凍而已。若在初創之日。余等亦不敢受。富貴乃安。至乾嘉中葉。其施診處尙存。洪楊之役。遂蕩然焉。老衲曰。醫者之難。醫人易。醫己難。醫己易。醫己之心難。凡事之初創。其締造無不艱難。以讓爲爭。以退爲進。以義務爲權利。則難而實易。不過實無力者之衣食。亦必有所取資。若以爭爲上。則不合乎醫旨已。醫者義也。以義爲重。則善已。彼以其仁。我以其義。則求診者無不著手成春。而醫者亦可有衣食已。要在以慈爲念。亦可以財爲爭。如各各皆無所需。豈不至善。如有一二有所需者。廉也可耳。至於事業鞏固擴達之時。必有多資矣。嗚呼醫難。嗚呼財難。嗚呼慈難。嗚呼窮難。上醫治疾於未形。是爲保乎太和。而五運之佈。六氣之感。其中於人者。厥疾生焉。然後餌之以金石。療之以草木。是謂後天。而各各之體氣有強弱虛實之不同。則其獲效。亦安能一致。故昔人保身於未疾之先。而後元氣固。身體健。古多耆壽之民。良以此耳。今則否矣。人多脆弱。方增之設。爲免大世間醫者之藥誤耳。若夫人之定數。非有大德厚善。不克挽回。是非數劑之服可以己者。甚達設院之初。吾首告以此者。諸子各各明之。善其挽回却障。造福於身。是亦有道。但在自求耳。記之。

今日各處瘟疫流行。其性其猛。太原之瘟疫尙少。其瘟之來也。蓋有由已。大抵兵災之後。必有

疫癘發生。其發生之理由。因殺氣過重。和氣全消。又因人心不靖。氣必不寧。不寧則不正已。於心思作用。飲食起居。皆不得其適宜。故身體不寧。神氣不充。五臟六腑之運化。皆不得其正源。是以飲食之消化。氣血之醞釀。不失於過猛。即歸於不及。猛則暴戾生焉。暴戾生則心不得其正。不及則憂患生焉。憂患生則氣亦不得其正。心與氣不得其正。則起居作用。皆不能適宜。又安望其能保衛安寧哉。倘飲食減少。內無積熱。雖有外來不正之氣。尙能敵禦。否則內氣已自不甯。感召外來之疫癘。未有不成大病者。其病也。內自先生。而後外感。是以衛生家先清己病。然後再防外來之病。若己病已深。外邪必乘虛而入。兩氣相感。勢必不治。今之瘟疫之來也。一由於寒暖不時。一由於夏燥秋濕。腹中已早積濕熱。冬來又先暖後寒。人知自加檢點者。於起居飲食。不肯少有過當。故內之濕熱不生。臟腑自然宜和。縱有小小感觸。亦不過清瀉咳嗽數日而已。若自己不知檢點。或過食。或過飲。多吃厚味。多食酒色。復於寒暖之間。苟一不慎。非受熱。即冒風。冒風者。皆由內熱所致也。如無內熱。雖嚴寒而不懼。再先須平氣。氣平血自和。彼多憂多怒者。於肝膽皆有所損傷。肝旺則血虧。血虧氣不固已。膽虛則心氣傷。心氣傷則肺胃皆受其尅。故於耗心過甚之人。必失眠。必減食。又因肺氣不適。而飲之食之者。多停滯於腸胃間。故有大小便不通。久則生滯。或痢泄之由來也。又安望其安息增食哉。夫人之不得安息飲食者。未有不精神短少。氣血虧損者也。精神既已虧耗。則氣不充。斯不能醞釀全體之血。血不歸宗。臟腑必不能各安其位。此所以有寒暖失調之證象也。加之外邪甚重。則於呼吸之間。必受其

不正之氣。而擾害我之正氣。非其邪之可以害正也。實正氣不足。致令外邪得乘虛而入也。按今日瘟之強者。有白喉傷寒等症。其受外邪過重者。如他處發生之黑死病。據西醫云。有防法無治法。非病之不能治也。乃由其受毒已深。不可救藥故耳。倘於瘟之未來也。先防之。既來也。速治之。未有不可渙然冰解者。乃待其受毒已深。然後始治。是猶對於已死之人而與之言。豈不誤哉。況今之瘟症。或輕或重。無論何項病況。未有不有傳染而來。其傳染也。不感於天地之瘴氣。即感之於人氣。其感也。何莫非由呼吸間而入。查呼吸之由來。係發原於肺。故人之肺也。受病最多。然肺之受病。亦由於氣不正之所致。肺為氣之鎖鑰。人能平氣而不使氣稍亂動。則肺少受許多作用。如修方之於調養也。須先平氣。氣平則肺自寧。呼吸亦可調勻已。呼吸調勻。雖有天地不正之氣。更何得而感之。故欲調氣。必先自息心。心息神自凝。神凝氣自充已。須每日加坐八度。以靖其氣。然後於七情六慾。一概屏除。自可勿藥有喜。其不知修養者。於無病時。每五日服養陰清肺湯一劑。若病已至。亦須用清解各藥。方能有效。試看太原之患病者。輕者咳嗽。重者吐血。或痰中帶血。皆肺病也。務要少食暖。勿食辛熱等物。則病自輕矣。前訓之命爾等派人調查者。非出省調查也。實因近日病者為醫者所誤甚多。故特告之以資傳也。倘能調查有特別情形。無妨呈壇請判。即世界紅十字會防災所應為之事也。

濟佛臨曲塘道院訓示曰。哈哈。吾候諸子久矣。吾老祖早知爾等之意。故派吾來。爾等慈悲熱忱。至堪嘉尚。惟吾已預示於初。如贈方解水毒。即

其一也。爾等意甚好。吾著文一篇。爾等可抄貼通衢。愈多愈妙。如有人另謀付印施送。尤有功德。爾等遵注。切囑切囑。

霍亂這種病。算是再危險也沒有的了。世界上的人。誰不曉得哭來拉的厲害。誰不承認孔聖。是人類生存之敵。地方要是有了這種病。便奔走呼號。茫無所措。要知這種病的原因。是由於飲食不潔。起居失宜。有陰性陽性乾性的區別。不能混同論治。現在醫學界。有泰東泰西兩種學說。老朽也來也曾與西方醫哲談起。很有可以切磋的地方。現在談泰東的學說。

(一)泰東學說。風寒暑濕。燥火。沒一樣不可以成為霍亂。霍亂就當揮霍擦亂解。所現的症候便是吐瀉交作。甚而筋轉攣攣。也有不吐不瀉。但腹痛且極的。尤其厲害。從古名醫。分別六氣而治這病。頗覺精確入微。還有因於伏氣的。黃帝謂保十鬱之所發。這句話也很不錯。不過老朽為普通民智起見。只分陰陽和乾性之三種。陰性的霍亂。舌苔白潤。或黑而有水液。或是厚膩微黃。脈則沉遲。汗則冷而少熱氣。但非如痰如汗之可比。口渴青白。呼吸微微。目無紅絲。吐出之物。有多酸穢之味。瀉出的也是如此。病人雖煩躁。却靜悄悄地。並不手揚足擲。陽的霍亂。種種的徵現。都和這陰性的相反。舌苔黃燥。或紅而且乾。或是焦黑。脈亦浮數。或弦或滿。其他各種現象。總和舌脈相仿。乾性的霍亂。是由於氣道閉塞。營血不通。所以不吐不瀉。治之之法。陰性的。須用艾火灸臍。或灸氣海玄關諸穴。藥用四逆理中。陽性的。須用地漿水。頻頻冷服。藥用左金白虎。乾性的。則須用挑刮諸法。藥以宣發通氣為主。這三種診治。算是泰

東學的定理。其餘像養香正氣散。六和湯。連朴飲。蠶矢湯等等。各有各的妙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等藥生有了這病。總要拿定主意才好。現在老衲又講到泰西學說了。

(一)泰西學說。泰西論哭來拉。有真性假性乾性的區別。假性的哭來拉。其先往往便泄。帶有黃色。繼則如米泔。後乃作嘔。到了水分消。過量以後。肝腸部便痙攣。經過二十四小時而轉愈。亦有轉為真性者。真性的哭來拉。則初起便兩三次。就發肝腸部痙攣。以至肢冷脈絕。性的哭來拉。並不嘔泄。和中國的乾霍亂一般。治之之法。則用芥子泥敷手足心。藥用稀鹽酸。阿片丁幾鹽。莫撒魯兒等等。內服。或注射食鹽水。以清理血毒。而資助水分。所用的方法。亦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這也就是泰西學說。對於這病的準則。照以上兩種學說。觀察一下。便知泰東西是混同的。沒有歧異。泰東所說陽性。到了脈伏肢冷的時候。也就同乎陰性。就和泰西所說假性轉真性一樣。誰敢說有二道呢。至於預防的法子。不外節飲食。慎風寒。別的方法。老衲却不曉得。爾等是中國人。守着泰東學說。那自然的趨向。老衲很歡喜的。今做這篇。希望爾等自己警覺罷了。惟監聽訓。着傳語化學真。化學度人有心。濟世為念。老衲甚嘉許也。時疫流行。曲地有記字分會。足可施診貧民。汝不世之思。獨不能屈知民隱耶。民惡西而喜中。一音而喜舊。汝乃倡用夷變夏之道。豈非故拂民情。曲徇友誼。汝自審之。且汝亦混會中人。須知迫民之愚。直至為民所怨時始知。而悔已無及已。其熟玩吾言是望。

葉仙天士訓曰。上古之人。心性樸實。無情慾所擾。是以病無隙可乘。降及中古。人性漸漓。

六根五濁。漸繞心身。然猶可持靜息功夫。病雖得入。尙不致摧殘生命。降及今世。人質愈見漓漓。耽嗜聲色。遂使真賦之氣衰微。則疾病得中之矣。在修諸子。須以靜坐為却病之良方。其各勉諸。

夫疾病之生也。因時而動。動之於春則肝木旺。行之於夏則土不和脾。行之於秋則肺金火盛。動之於冬則陰收陽伏。是病之由於四時之感也。惟人之疾體則又別也。但以人體之羸弱而分之。羸者人之性烈而火旺。弱者體虛而多虧損於精氣也。然人之坐功之勤惰。又可以理其疾也。惟坐弗間。自可弗以藥餌。而自能補其疾之不足已。各以斯言而悟之。

兵凶器也。用之不祥。藥毒物也。服之則殃。亂離象也。不戰不足以定其平。病危機也。不醫不足以起其生。是故聖人治國。教民以業。使民以時。勤政尙學。防患於未然。智者保生。飲食有節。起居有時。清心寡慾。養心於平日也。不然。禍變暴作。國有良弱。不而以戡亂而保承平。疾病忽來。雖有良醫。亦難治其痛苦而同其陽春也。故曰上醫醫世。中醫醫國。下醫醫病。迨至病作而醫者。已屬下下。現有宿疾而不醫者乎。字掌仁智俱足。以悲世憫人之見。而創立此院者。即所以以此而醫世也。惟希諸子。各順己性。各養己靈。以療己病。勿待病作以木石為用也。其各勉之。

徐仙自東瀛來。臨津院訓示曰。天地之未分也。一氣絪縕。無所謂氣。氣亦無形。人何從生。人何從有。人物闕然。疾何從生。是以

老祖應運化而降世。以開闢天地而行運化。風以行之。雨露以潤之。日月以臨照之。萬物滋生。人亦隨氣感化而生。是以古人樸誠無欺。隨天地之氣而生長收藏。隨植物而養生。上壽者年逾百歲。氣盡而化。降至後世。私欺之心日重。心有所用。五內隨之而變。所以不逾天年而化。降至今時。氣可謂薄已。災害時至。疾病以生。其有不病者。又心勞日拙。終日營營。無所謂養。無所謂修。是以

老祖憫輪迴之不復。始立道基。以挽救末劫於海洋飄蕩之中已。

古人設醫之道。以衛道也。修者體質強弱有別。時機有差。故以丹方補不逮也。非為憂傷躁怒而設。竟以氣為分孕而施。後人私心日重。無所謂道。何能以丹方補之。所以用藥。有上中下之說。上藥金石丹砂之謂也。中者木植之謂也。仍能補金石之氣不足之力也。下者草根樹皮。無所謂補金石之性。竟醫皮毛私欲之病。私者非個個有病。因內氣所阻。外傷天和之氣。所以致病也。今日東瀛天和之氣。為之一變。遍滿全島。言之惻然。(指是年大地震言)吾奉師命東醫和氣。以挽天地好生之心。以警末劫。

醫者以固道為本。以醫心為上。以感化為懷。此三者為醫不能稍忽。救濟其末焉者也。今諸方侍者。皆能以道自衛。以慈為懷。無待人醫。自能醫之謂也。吾生六朝時代。正臨劫運之際。是以厭世之風。與同道偕隱以避兇年。後遇吾。

師感化。遂得與世長存。後人皆謂為仙云。吾實不敢當也。今年東瀛之災。實為天地之結氣所感

。冷熱所結之塞氣所致。天災之慘。必有瘟疫。今日流行之病。即為東方之氣壓迫所來。以致鼻塞熱聚。燒咳痰多。俟春氣與夏氣交換。方能無恙。諸方記之。

老祖訓曰。春溫秋涼。夏暑冬寒。雖時序之不同。實大道之正軌也。順其運而行之。其機必昌。其氣必強。逆其時而行之。其事必乖。其理必傷。氣強機順者壽。理傷事乖者亡。人情苟且如是。而況天地陰陽之道乎。時在盛夏。元陽外泄。而真陰內藏。如其內熱不能外出。則不覺之暑。蘊結於內。而所謂內熱不清。外受感冒。其有不病。吾不信也。前令初學(洪氏)謹慎者。即此也。今初學已既不能衛身。而內受冷熱之鬱。外受感冒之風。故有今之病也。

王子連城。大好風熱。惟俗障甚深。有味前因。今能以手足之情。求方。未始非前因之未全泯。而特與之機也。但斯病恃藥力。恐其健全。惟治斯疾之第一要義。在攝心。其二為制欲。如能堅持斯旨。雖不藥亦能愈已。是又在病者之善緣如何。與藥力如何。以定其底也。

正陽真人訓曰。運會所趨。冷而熱者。其氣非正所充也。感之。而後進之人心。躍躍若不可終日安已。是何故耶。無耐寒之姿。而因寒必不克自持而動乎念。以有取暖於時之行。應冷而不知宜冷。見熱而因思附熱。病之中於身心者。已不可救藥。將雖多深入膏肓之苦已。所以人之於身。必貴修養。其修養也。必知天時之序。地理之別。人倫之別。於身參悟。而盡其神。以自調乎心。庶幾時之應冷而心附熱。理之可攝而心弗滯。情之既異而心弗滯。如是而修。如是而養。心既清定。意自坦蕩。而熱與冷也。心不以其冷熱而冷熱之。而冷與自冷熱。我心無不自調於中也。於是通滯而異遷。我心亦皆具其樞紐握之。而克轉旋圓轉。隨在皆為適恬之境已。時何云乎。

說。理何云乎哉。情何云乎哉。而無時不時。無理不理。無情不情。斯亦由中而已矣。其又何病於身。其更何難以不病之身。有所救度於世哉。諸方味之。勉旃。

倉公訓曰。時交首夏。疾病滋生。飲食偶有不慎。疾即隨之以生。每日諸方臨臥時。各誦箴首一遍。以抑欲念。清晨起床時。多吸空氣。起居宜求清潔。飲食但須簡蔬。其性厚味濃醢。須慎加注意。勿貪一時口腹之樂。而貽未來之病。人能時時照此而行。不消數月。體質自見活潑。精神自見愉快已。諸方其勉而行之。吾不爾欺也。

張仙仲景訓曰。血氣宜節制。病痛之由來。全由邪慾所致。邪慾之生。全由血氣所感。天理人欲伏機於此。天理勝人欲。則心坦坦。身蕩蕩。病又何從而生也。人欲滅天理。則心戚戚。身勞勞。雖欲無病。豈可得乎。夫人生無上智之資。中人居多。既無生知之格。必須由道而修。以內功外慈為渡。然人之心理。由功慈而成之。則慈念頓然奮興。慈念既興。血氣自當因而節制已。夫血氣由此涵修而節而制。則百病又何能侵之也。各各記之味之。

孚聖訓曰。地氣結而為疫者。熱為之害也。伏熱於內。而外寒逼來。必成其疾。何以言之。水沸於鼎時。下炎極烈之火。時久則水乾。而鼎將崩已。激之以極寒之水。則損而為粉碎之器已。疫亦然。內熱蘊藏。心煩慮亂。而血脈不通。氣行不順。斯時也。極寒之氣以感之。必痛及乎身而為禍已。故必預防其疾。始不為疫。而後可以免於難。防之法。以靜和為主。靜和之要。在於能平其氣。雖處極熱之時。而心自坦。雖處極困之日。而心自恬。則勿藥之占。於是乎在己。所

顛者。以寧心爲上。適身次之。能寧至心而不動。則身無不適已。故欲處至靜和。必平日有容忍之功。乃可以言養身之術。避疫之方也。所謂身者。假合之物耳。能視假爲真而善養之。必自空始。空也者。空而明之謂也。非身處乎枯木死灰。而後謂之空也。必也不爲利欲所動。不爲威武所屈。不爲富貴所移。不爲貧窮所變。則身之處者。皆清涼之境也。而身之所感接者。亦必無鬱熱伏於其中已。夫所謂疫者。役也。不爲物欲所役。必無疫也。不用力於爭執。必無病也。嗚呼。天地清寧之氣。本無所謂疫者。乃感召失和。而後乖戾之氣伏於其中。則人之病由斯而起。何不以至寧至適之心。以造成清涼之域。庶幾免於難已。各各慎旃。

諸子心有患嘆乎。夏火心存而勿傷。乃養生之術。怒則傷肝。肝屬木。木爲火母。傷則子不得其生。心則失其神。而狂妄之疾作矣。今當三夏之候。天氣地氣漸接之令。萬物發育之時。人之修道者。不可不明乎順時順序。而用調陽之功也。夏天長。人則當愛其長。以養夫氣之長。夏火旺。人則當順火之氣。以養生之之木。故曰勿悲嘆。以恬愉爲事。以無欲爲適。無爲而治。不勞其形。隨機而應。不役夫神。如是則不期壽。而壽自可以至。人眞人聖人之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肌肉若一。一神獨立。與天地不朽者。同其享矣。要在人之能修與否耳。人奈何弗修。吾更示以陰陽相生之法。男爲八紀。女爲七紀。八益七損。明乎損益。則陰陽之調不難矣。夫男子之陽常有餘。故曰益。女子陰常不足。故曰損。損者益之。則損而不損矣。益者損之。則益而不益矣。總以陰陽得其調和爲妙。無過不及爲得。陽生於陰精。故養生之道。培氣之源。回陽

之體。非使損者不損。不足者常足不可也。是在滋養陰精。以爲培陽之需。需者不竭。斯可已。人之疾也。由於急耳。人之病也。由於併耳。故曰。無內傷者。不足以招外感。此急併爲疾病之先導也。不急者。火不上炎。不上炎者。則水不涸。水不涸者。疾無由生已。妄念貪得。而思吞併者。必致汎濫而水傷土已。是人之飲食也。美味在前。一人思兼人之量而併食之。病斯起已。是以節飲食。除急躁。平心寡欲。疾病何所侵於我哉。此吾人之所以不可不慎也。君子有畏焉。曰疾病而已。畏則慎。慎則戒。戒則節。節則自可除隱患於無形已。爲名者曰疾。爲利者曰病。名利皆除。而有貪心於希仙希佛。以求其速效者。亦疾病也。名者必思功居人上。少有不適。則急已。急則必疾。利者必思多於他人而併之。以富貴自居。苟不如其願。必思慮過度。即或如其願。亦顧此失彼。而病於握籌之勢已。修養者。爲却病也。又何疾病之有。苟不入乎正。或妄念以求速。而擺苗助長者。則外傷乎陽。內害於陰。疾病叢生已。然悟之者。疾病侵乎身。悟之尙未晚也。終身不悟者。不可救藥已。此

老祖所以以平庸恬淡教人者。防病之良藥。去疾之良劑也。苟先思乎平庸。則遇事弗急已。雖急之起。必猛省已。能以恬淡自處。必不爲兼併之思。雖大利在前。必以爲不義已。若然者。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必得其奧。必得其壽。必得其妙。必得其玄。斯之謂大受。大受者。天命也。天命者。人心致之也。苟能養乎其心。則無處不中。無處不庸。無處不明。無處不格。是以君子正其心以養身。成其心以修身。則身雖立於人世。亦可名之曰健仙已。各

各盡興起於平庸。爲養身却病之需。則道基之立也。不在於斯。將安所歸乎。各各勿旃。慎旃。眞人訓曰。人皆曰治有形之病。而不知治無形之病。有形之病不易除。無形之病更難醫。苟無形之病不來。則有形之病何生。無形之病何以不來。在人預防之法何如耳。人之五臟心肝脾肺腎。心之病來。則不能言。肝之病發。則氣鬱。脾之病作。則食而不化。胃之病。則無生水之功。咳嗽。腎之病成。則不能滋養甲乙之木。是病之有形者也。五臟不異五行。金生水火土者。不得其中和。則非過即不及。而病起已。欲病之不起。非防之於無形不可也。水能制火而調水。火能尅金而調火。金能尅木而調金。木能尅土而調木。土能尅水而調土。是五臟皆得其調。病何由而來乎。然調之之法。又不能不爲諸方告也。喜怒哀樂七情六欲。皆致病之源也。用之不得其中。則病種矣。喜之過則傷水。怒之過則傷木。哀之過則傷火。樂之過則傷金。四者傷一。而土亦隨之而傷矣。土爲生育萬物之母。不可傷。較四者爲尤甚也。故欲調和五臟。以土爲最要。但一有傷者。土即隨傷。土之不易調。較他爲尤甚可知也。舉實驗者以證明之。白知土傷之事也。如心有病則食必減。肝有病則食亦必不多。其他如肺也腎也。無論何病。未聞有飲食仍如不病時也。土即脾也。脾之不易調可知已。土之因金木水火致疾亦可明矣。然是無形之病之發於內者也。其自外來者。又不能不告也。陰陽風雨晦明。皆是致病。防之當何如乎。陰也吾防之以陽。陽也吾防之以陰。陰陽和則無病。風也吾防之以靜。動靜咸宜。病何能入。明也吾防之以晦。晦也吾防之以明。自無乖戾之生。然是之所謂陰陽風雨晦明者。皆過陰過陽。過風雨。過晦

明。不得其中之陰陽風雨晦明也。故當彼現露之時。吾防之以所知之法。外之病不得而入已。內外無形之病。人時時預防。又何病之有哉。

少陰司天之年。心疾者重已。推原其故。陰火陰水積厲。熱之未能形散於外者。而爲之病也。疹癰之現。不慎以表之。必陷於內已。風氣乘人之虛。而爲麻爲木。交秋則爲咳爲瘧。冬寒以傷乎虛。此所以少陰之年。必貴乎藏精。而兼以平心者也。疾之來也。人不自知耳。知之則病已深。又烏能得乎速瘳哉。防之惟貴乎節。治之惟貴乎慎。節慎之功。惟靜乃周。不能周密之功以衛乎身。則病之來也。欲其瘳也。不亦難乎。君子防病如防盜者。蓋有由也。盜者人知其爲害也。而日日防之。病者非積乎身。不知其爲病也。縱口腹之欲。極聲色之好。皆人之所樂爲者也。樂極惡生。人不自悟。故小則爲疾爲恙。則其大者必爲害爲蠱已。是以節飲食於平日。慎起居於日日。時時存戒惕之心。以養乎靜。而不以夜爲盡者。庶幾災害疾病。可以遠乎身已。今也病基既種。病根亦蓄。非空言所能挽回者。茲以各種之預防而爲之方焉。

天台之南有醫者焉。其醫疾也。治於未病。辟穀絕食以全其年。寡欲去識以養其神。其爲人也。寬而靜。能於不聞而知其色。能於不聞而知其聲。能於不聞而知其狀。能於不聞而知其脈。是世間之大醫乎。曰未也。夫所謂醫者。醫人之心而已。不以形質而醫人之病者。不以望聞問切之者出。與夫似有望聞問切之言語形容。而醫人之病者。夫然後謂之醫也。天地之大。而堅而存。有其類以固之。所有世間一切物。皆能得其壽。而爲世之至久者已。故曰醫人以藥。不若醫

人以靜。靜能堅乎息者。病其庶幾乎。

孫真人訓曰。人生之疾。內虧與外感。皆正氣弗固。邪乘其虛。而患乃作也。故防患貴於未然。養生必重其本。何謂之本。自攝其心也。心能自攝。則守不撓。氣自清而邪無以入已。邪不侵正。正足禦邪。內外冲穆。和凝無滯。而無形爲防。何患弗可摒哉。世人多戀逸豫。而惟嗜欲是娛。以爲其樂無藝。不知神疲於嬉。而心役於物。平居既失其養。及至心神交瘁。一旦病來。乃輒乞靈藥石。冀作補且。豈曉臟腑已傷。縱得假年以苟活。而欲身之安寧。亦且憂其難已。道院設壇施方。實因世人習於時弊。一時難爲根本之治療。是以不得不姑爲爾爾。以救厥標。其實人欲遠疾。爲治之道固不在此也。修者果志於道。以求遠疾之實效。要宜自正其心。以充養元氣爲主。正心養氣之法不多。而且單簡易行。其法維何。寡欲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即天道之本真也。人能身體而力行之。意會而志趨之。心養乎正。氣冲於和。雖有疹厲。將無能復爲我身之害。噫。可弗審乎。可弗勉哉。

世有有形之病。有無形之病。皆知以藥石治之。故愈者多。無形之病。皆容易忽之。故愈者少。不知無形之病。烈於有形之病。特人知之而不察耳。今者無形之病。愈延愈蔓。其所以然者。由於一言一行。不自慎處。被人指摘交加。於己出自無心。在人視若故意乖張以待物者。一病也。刻薄而寬厚者。二病也。不擴其大公之量。三病也。小則訕笑隨之。大則筆黑交涉以起矣。猶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自己之病不能治。而欲治人之病。不亦難乎。依法治之不難。法不可處。曰不驕矜以律物。不盛氣以陵人。氣以養而常舒。神以安而彌暇。可以治人。可以治國。

。願有形之病及無形之病者。登心觀理。不可一覽而盡。非有見道功夫。不克臻此妙境也。

怨毒之氣。聚於空中而爲疹癘。故諸世界而興瘟疫。今之日。可懼之時也。此諸神仙佛歷歷警告。

。查體吾。

師惻隱之心。冀世人少醒昧惑。以修身爲幾先之禳解。以節慎爲未然之預防。弗謂嗜欲爲無妨。弗視戒懼爲空談。苟各虔持。自脫災害。切毋等閒錯過。悔莫能追。人身與天地所以生生者。與道合一也。離則二。二則不亡何待。時至今日。其二於天道者多已。心既悖亡。身欲長保。自不易得。倘猶不知猛悟。吾誠不知其流止。而禍患之來。將於若輩益見其劇。可不懼乎。可不審哉。

濟佛訓曰。百病易醫。惟心疾難治。心爲人身之主宰。易放難收。舉凡種種妄想。皆出自心房。思想所及。不衡事之損人與否。祇求與己有益。雖毀辭紛乘。亦悍然不顧。私慾日甚。疾病叢生。欲求痊愈。須先治心。心能不放。則病不待醫。而亦能脫然無恙。故君子以治心爲本。慎獨爲標。吾望諸子於此點三致意焉。

醫有神人之別。病有心身之殊。身病易治。心病難療。夫古人之病病於身。今人之病病於心。身病可以施之以藥石。而心病祇應施之以靈規。乃今神聖設壇垂訓。皆今人之藥石與靈規也。苟有心領神會者。則身病既可治。而心病亦能祛於無形。夫言醫固不在求良醫。祇須先求治心之法。而後病不卜醫而自愈。所以心君萬不能有所失守。故神醫醫人。既不採望聞問切。復不採其藥之寒溫。人能心誠求之。即樹皮草根壇沙淨水。皆能却病而延年也。求醫者其各一審驗之。則幸甚。

己。

古多百歲之民。今少期頤之壽。其故何歟。豈古人別有養生之術以延其年也。余則曰。古人生心恬淡。其行謹。其性安。明動晦休。各適其宜。是故每少夭折。今人則不然。自墮入後天。執念漸熾。始則貪於名利。繼則耽於色欲。天賦真初。日剝月蝕。稟性漸漓。人生之靈氣有限。安能得如許播殘。若期與古人互相伯仲。勢所不能。其命途之修短。純在自修。非古人可得長壽。而今人獨不能有此希望也。諸子欲思保留軀殼於人間。當淡於名利之妄想。薄於色欲之游思。雖不能與古人並駕。然亦不致幼年殤落耳。好日修持。好自愛惜。

病者。疲營之所致也。蔽明之所使也。營營不怠於繁華之境。競競奔走於利祿之途。於是血衰而體不衛。氣力虛而身病已。貪欲日熾。神爲之散。嘆悲四張。心爲之昏。於是靈氣頓磨。精神涸竭。百病叢生。而四大假合之身。乃患痛苦。至是求妙藥於神醫。乞靈丹於木石。斯爲晚已。人有良師。各藏妙藥。不求之於己而外求於人。吾不知是何說也。良師爲誰。厥惟己心。靈藥何藏。惟己虔信。苟能動止以己心所當爲而爲之。不當爲而不爲。則更以誠信助其當爲。抑其不當爲。能如此。不特病之無有。即身亦健而壽亦永已。惜人或以當爲者有乖吾欲。有散吾財。是雖當爲亦不爲己。或因不當爲而事有益於我。有利於我。雖知事不當爲。而亦爲之已。逐日碌碌。只計我利。而不顧後弊。只暢現欲。而不顧後死。於是大好身體。不與金石爲朋。即與草木爲友。乃生活於苦鄉已。望諸子求心之適。無求心之欲。求身之止。無求身之利也可。

病所以病。皆因二氣相背所以致之也。夫陰陽乃調和萬物之生長。人身亦具陰陽也。靜動躁平。皆陰陽之本脈。苟不愼焉。遂背行其二氣。於是乎病矣。病則覓藥以治之。或未收效。則疑藥品未能盡善。更覓他方以治之。殊不知藥固療病之品。設亂投焉。轉增其疾。是病者不可不慎也。夫人既着病。其五臟六腑。不克相運調。其氣必旺於常人。是病者又不得不慎也。凡病者。身雖不得自由。而心未嘗束也。心既不束。必細微之事。無所不及。以致或平或躁。病勢亦隨其增減。視病者苟不知病之所以自來。或不知病者之心思。則見異生驚。遂致亂治。或幸無恙。或因增萎。是數者當愼焉。以順病者之心。以調其氣脈而治其病源。斯庶乎不致久苦藥餌耳。

嗚呼。此疫氣也。胡爲乎來哉。蓋以人心習染利欲。致邪盛而正氣爲其所蔽。屬之所感。天地之和不能融於萬物。人觸之而成病。是則由其本不固。而邪得乘虛而入。若吾在道諸方。能遵則行慈。計日而坐。不爲利欲所移。雖疫癘橫行。亦何足慮哉。所慮者道旨不明。道心不堅耳。諸方其各愼勉爲要。

人身均有原來之康健。若能保其康健。則不致爲疾病之己。至於既病之後。雖醫藥神效。而先天之氣。已無形受損。各方總要處處珍重。俾保各個之康健。而醫藥無用已。老祖。珍重之法。然貴珍重之法。又豈有特別之法乎。不過吾重述一番。而令各方能注意而實行之云爾。

起居。每日晨不過辰正即起。夜不過子正便睡。每日有八小時之睡眠。精神恢復而有餘已。早

興之益。人人均知。而不能實行耳。

飲食。每飯適如其量。七八分飽可已。不可效老衲之酒肉無厭也。

寒暖。冬日天寒。均欲圍爐取暖。而偶一不慎。圍爐時忽有事須外出。則疾病即由此而生已。要緊的是屋內不可過煖也。

運動。人不論老少。均須有適當之運動。各方不必若學校之學生。必有各種之體操。而必須有一種必行之運動。若有一定之步行亦可。最好八段錦易筋經均簡而易行也。

七情。喜怒哀樂。均足以傷神。然此種功夫。最難做到不動於中的地步。全在各方時時謹慎可耳。以上所云。雖爲人人盡知之語。而若能實行。則不僅能防一時之病疫而已也。

哈哈。老衲來也。適遊南海。觀罷殘蓮。因而有感。有數言諸方聽之。吾人生於斯世。修身最要當先。春夏秋冬四時。時令有正有偏。若能愈加修養。自能健康安然。少忽疾病立至。臨時特難。今有却病小術。遵行定能延年。休輕輕言數句。諸方勉旃慎旃。哈哈。春夏秋冬。各有其令。得其正則無病。失其正則病矣。前賢修身之方甚繁。何待予言。今勸人自宜加謹。不必徒恃藥也。法列下。

春月。閉目明心而坐。心注定腎中。俟有自然津時。咽下七口。送入丹田。起立手抱兩脇。微搖者三。立定再如前法。可免風病。

夏月。坐如前法。可無暑症之害。秋冬月。坐如前法。咽津七口。用手擦足心至熱乃已。可無熱

病風寒。此法一月六次足矣。多多更善。長生之術。自在其中矣。

俞仙註曰。適纔。濟佛之訓。奇方也。惜人每不肯行耳。行則必能却病。

西方之醫。過予而問曰。靜者病。動者健。欲常健。須多動。動一日。祛百病。予曰。勸人守靜。何異勸人善病。願聞其道。老衲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天之理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道之體也。不知其靜。不知其動。坐之候也。不知其身。不知其病。悟之透也。不貴乎祛病。而貴乎忘病。何醫之有。醫者曰。靈以時用而無不充。太充充血。太空實血。子既誤人以充。又誤人以空。豈非兩失乎。願聞其道。老衲曰。充非空。空非充。充者自充。空者自空。惟其充。所以空。惟其空。所以充。充故魔不作。空故魔莫託。養生之道。孰善於此。醫者無問。乃作結論。結論曰。人本無病而善病。百病以乘已。人本有病而忘病。百病以却已。不能忘我。而我也卒非我有。豈不大可惜乎。

喻仙訓曰。上古之世。人心醇樸。性高體厚。所以其心不受嫉妒之擾。而身不爲憂慮所患。其胃不受膏粱之毒。而肝亦不爲憤怒所傷。故其腎不爲娛樂所害。而其肺亦不致爲言動所魔已。故其却病者。種種實理存焉。今之人。貪名思利。嗜酒好色。其身不能淨。而其靈更不能固。故五蘊不堪七情六慾之擾也。况風雨寒暑雜其間。其身未有不受病者也。世人欲却病。須先守七情。減六慾。使五蘊小受擾。不但身以受益。而靈且日固。如此而其身尙有受病者。吾則未之聞也。諸子其各勉旃。

董仙訓曰。天地陰陽之化合。和而融流。是使循其然而衛焉。時有四季。天有風雲。而殺育物羣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象四時之生殺也。夫人之身。亦象四時而葆之。順陰陽之氣而平守之。毋使其稍戕其時氣。毋待調養。而養早伏於自然之中已。苟素不克順其平而葆之。使其成疾。思藥以療之。吾知達智者所不爲也。故人立身保體。必從其平而葆之。庶不失真正保養之藥耳。欲平其平。是又不得不研平之方也。研平必順氣。順氣必賴坐。是坐也。乃平默養身制念之要鍵也。喜怒哀樂足以致疾也。故一平則息。息則雖有喜怒。難加諸我身我心已。若待患於內以藥投。亦不過以點補屋。欲其久固恐不易易也。吾聞世人常以平默爲養身之藥石。毋使漏而補之也。嗚呼。蟲之爲物小哉。猶知悲將來。何人爲萬物之靈。既不能防之於先。更不能善之於後。稍違避境。則手足無所措。譬近時之流疫。前日請特壇。濟佛已詳言之。吾亦不再述。惟望諸子瞻前顧後。毋貽伊戚。勿因有形之病。而忽諸無形之靈。至要至要。

病之作也。非病自至。人招之來耳。寒暑感冒。飲食不節。不能順其適然。衛其有常。(守沙仙辭註。有常則生。無常則死。故曰衛有常也。)皆致病之原也。兼之私欲戕其性。貪嗔逆其情。色慾濁其精。疲罷勞其形。於是病之胚胎。疾之萌蘖。乃早伏於五六間已。迨至暴現。輕者如消渴之流。補救尙能有術。重者則若決江河。雖有神力。亦難遏其勢。故曰君子養身以時。而不衛生於危也。天下之病。有形者易見而難治。無形者難見而易治。此何說也。身心之別耳。身有病。人能見。治則假乎草木金石之精以補救之。其瘥在養。非時日不足以健康。心之有病。人不能

見。其治也易。以心之貪嗔癡愛。譬以空無虛靜。其瘥也。僅一念之轉耳。人欲達到富貴之域。而康強達吉者。其捨治心之一道外。他無善術耳。凡欲富貴壽考者。其以靜坐以試治心之道。

與諸方略說却病之訣。統觀今日之病。不患在形。而患心之欲利與名。吾想混沌初開。造化始生。天地位焉。陰陽以分。虛和靈靜。由此以成。萬物並育。大道昌明。此時無所謂疾。無所謂病。嗚呼悲哉。迨及物欲薰染。初性漸壞。霎然天地頓變改。車馬宮室雖壯麗。幾見滄桑能常在。君不見田園廬舍盡幻相。何必勞勞碌碌忙。求名利皆癡想。一夢未醒熟黃粱。由來人若一局棋。富貴榮華能幾時。痛鬱憂思皆心造。利慾搖惑不自知。石崇之富能敵國。今日誰尋一坏土。觸目蓬蒿滿世界。惟有靈明能保護。其各悟之勉之。

王仙訓曰。天下事成於勤。敗於私。能勤勵勞者。其志益堅。心堅精神隨之以固。無論處事接物。未有不合其宜。事既合宜。自無妄想之念。妄念既除。則中真恬定。中真恬定。則百病不生。腦髓運復。悉聽主裁。頭腦清醒者。絕不致憤事已。故韓子曰。業精於勤。毀於惰。其是之謂乎。今人祇知逸樂宴安。惟欲是視。決不計身之原充。受物欲之摧殘。迨夫疾病來侵。始覺清發已晚。推其要因。實私心太甚以致之耳。吾望諸子認準動私。從此點着手。庶百病不生。而清靈常固已。各各勉諸。

夫樹皮草根。僅能除皮膚小恙。驅無甚重要時邪。雖爲治之需。究屬功力甚小。人之所患者厥爲

欲。欲甚則病深。病深則樹皮草根以愈之。實屬甚難。然則去欲之方。果何在乎。曰首在治心。心能不放。欲念何由得乘。是故君子以治心爲最重。諸方入道有年。當效古人治心之法。勿徒藥石是求。則疾未有不除者也。其各審之。

自歐風東漸。人智益開。妄念隨之以啓。貪殘攘奪。比比皆然。固有天良。每被欲縛。嗜欲既深。心君昏昧。心君昏昧。百病滋生。病既深沉。欲求以樹皮草根去其癥結。不亦難乎。惟欲起此種病疾。首先治心。心攝不放。物我混然。守其本素。還我太虛。物欲不能搖。利祿不能奪。凡百事。悉合機宜。心攝既久。萬慮俱除。試問心田恬定者。疾病何由而侵哉。諸子宜三致意也。勉諸。

寒仙訓曰。病中於身。必心氣失其堅凝。外邪感之。乃入而爲患已。故防患須於未然。而君子所以修身首貴正心。心正則氣自充。縱有外邪。無隙可乘。若於病已形。圖所以治。其本原既虧。治不得道。則爲害益劇。即或收效。猶如牽蘿補屋。欲其久固。終不可得也。世人不察。每就逸樂而忽疾苦。及至受疾。又惟得逸是求。不知於未疾而慮苦。以去其逸。從事修養者。是誠可慨耳。諸方今各求道。於修也當識所守。厥守維何。即慮苦而去逸是也。心能耐苦。則心不放。身克遠逸。則身彌安。蓋苦者益智之方也。逸者耗神之具也。苟不深辨。則顛倒而爲逸。不逸而終苦已。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心與氣息相滯者。則其疾也病於肺。胃與脈絡相舉者。則其疾也病於胃。肝與血關相舉者。即

其疾也病於脾。故病於脾。則心有所不安。而失眠。而不思飲食。腎病則心神困頓。而精氣洩散。肺病則咳嗽多痰。秋初爲瘴。三者之疾。皆爲坐功之大忌。是以坐者先養其肺。繼養其腎。更養其脾。使心神養於自然。功至自然。而後不見其他渣滓存於其間。故曰養無知。心與求其始。則性命之間。如浩月無浮雲之遮。其樂也何如。吾人修養。當先以節飲食。慎起居。而後百病不生。坐得其中已。各各當於仲春之月。時加小心。庶幾不爲季春之疫所染。而病腎病脾已。蓋三者病尙能醫也。惟三者絕一。則不易爲治也。諸方慎旃。

諸病之生也。多由人之衝氣不能外衛。營血不能中守。故六淫之邪。得以乘虛而入。猶國家內政不修。勢必受外侮。故范文正有活國活人之心。蓋國人同一理也。靈素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之謂也。諸子欲遠病魔。須先調其氣。養其血。調養之法。無過於靜。靜則神清氣爽。若多妄動。則陰潛消而陽無養。欲不病其可得乎。諸子勿忽勿怠。

結論

曾讀漢院于閱總統掌論道德之言曰。殆哉岌岌乎。今日之中國也。兵火連年。閭里蕩然。讀者謂爲國無定法。以及野心家爭權奪利。所致。斯固然矣。而綱常名教之幾棄無餘。亦爲其重大。欲世之不亂。其可得乎。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倫常乖舛。更何有於仁義。是以爾詐我虞。不棄不慝。朝友暮仇。背信幾義。此非法律問題所能挽救。而實乃道德根本問題也。夫道者。路也。人人所共由者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人與天地。並列三才。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天之道也。風雷雨露。鼓盪潤澤。天之德也。持載山川。不重不洩。地之道也。萬物並育。不悖不害。地之德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之道也。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人之德也。人能道全德備。則可以與天地參。是入與天地。鼎立並峙。而開爲生爲成。逆則爲悖爲亂。古之人得道則昌。失道則亡。職是故也。雖然。此特以道德之常然者言之耳。若夫先天未生之前。一黍圓圖。即有真陽生焉。真陽主動。而始也靜。言陰主靜。而始也動。陽先生而陰後化。先天論化。後天不得而先之。是陽也。爲母之母。陰也。爲母之母。此陽綱之說所由出也。消乎黃判玄分。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一羣之長謂之君。非專指專制君主也。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後禮義興。而百爲措施無不當。此倫常之說所由立也。是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三才之定理。元賦之正軌也。故倫曰天倫。道曰常道也。於以知綱常本出於先天胞系之中。自然而生成。人欲充厥本賦。修後天。返先天。則綱常爲

必由之路。可斷言也。且夫人之修養也。以心氣爲主。心氣之充。先天之爲之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能近取譬。不外日用倫常。擴而充之。即是民物胞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小而修齊。大而治平。莫不由此而推之也。倘能洞明原始。以身宏之。天人之間。息息相通。其造境豈有涯哉。惜世人昧此。第知利慾爲重。而不知道德仁義綱常。爲有具其來之天賦本性。毀壞破壞。不遺餘力。是自絕於天乎。抑自絕於人乎。是以不旋踵而傾覆隨之。若由靈明泯滅。元充波奪。而真殆亡矣。即或軀殼猶存。亦尸居餘氣耳。由此觀之。則道院之提倡道德。以仁義爲準繩。綱常爲關鍵。豈小故哉。豈能得此論反復誦讀。服膺久之。值此浩劫瀾漫之際。益信非庸勸世人。崇尚道德。實無以正人心而裨災害。惟是播揚道旨。必賴文字之宣傳。淺近者既不足動才智之觀聽。一涉高深。又難免毫厘千里之謬。因思

老祖降靈渡世。設院宣道。七載於茲。融五教之精神。傳一貫之妙諦。真言奧義。備載各院訓詞。無一非中庸大道。實足爲救世良藥。惜未彙刊流通。一以普渡之效。歷次奉訓組織講演團。因無精確之講義。迄未實行。茲將近年各院增訓。擇其精華。分門別類。編輯成書。果能家置一編。各就性之所近。分門參究。自可由淺入深。貫通覺悟。尤冀中人以上。學道者多。化導愚蒙。速於置郵傳命。經始於丙寅夏。搜輯選編。閱一寒暑。迄丁卯仲夏。部署略定。又承津院寄示本年四月增訓。奉

老祖品示曰。吾道自濟南南埠增傳以來。分設院會。凡百數十餘處。信方數十萬衆。此証若於六載前言之。各方得勿色然驚異。以爲談何容易耶。是均各先進職能爲誠於先。而收表率之功。

繼其後者。堅恆勇敢之所致也。不知此六七年以內。因時地人心之關係。尙多停頓。不然。當更有加於此。時當劫燹相尋之秋。則各方勇於救濟之事。道務易於忽略。地當災疫之處。則人均以自救爲重。遑論其他。且人心不古。詐僞日深。對於正義。視爲迂腐。對於禮教。以爲束縛自由。致道務之進行。一若遲阻者然。其實救濟爲慈業之最重者。切實更足以示警惕。人心知懼。則能感悟而思善。且將起而救濟他人已。是以此次江南之救濟。將來自知其覺化之效。此各方不可以停頓爲不能進行也。三年慈業之舉行。能得力倍於徒言道旨也。各方以爲道旨輕於慈業耶。亦非也。欲感動未進修之人。以其心焉尙未覺悟。而慈業易於領悟而行之耳。又 李聖奉老祖命亂示曰。大道之展行於世界也。不能不有一時之混沌。然經一番之混沌。必增一番之光明。是徵諸歷來之往跡而可信也。今年道務。自表面上視之。若何之沉悶。然各各之精神上。實無人有退懈者。對於慈務尤著熱心。由此一年後。即可由光明而至昇平之象。而道務之整頓與推行。可同時並進也。惟當此混沌時期。各方切要具堅決剛毅之志氣。而守此混沌之經過。勿使退步。則一旦光明普照。可以一日千里。世界大同之樂趣。各方均可享也。各方勉諸等。讀斯二訓。欣然於大道光明。行將一日千里。現守混沌之經過。當各具堅忍之志。剛毅之力。以期潛移默化。爲光明之先導。爰將精華錄即日付印。並謹錄斯二訓。以爲結論。藉感發各方向道之熱忱云。

冠能謹識

南京道院

副統掌冠能謝紹佐編輯
責任院監明道謝恭懿校勘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
歲次辛未年八月 二版

定價和裝六册大洋叁元貳角

編輯者 謝冠能

校勘者 謝明道

南京龍王廟堂子巷

發行者 南京紅卍字分會

分發行者 北京紅卍字總會
各地紅卍字分會

南京邀貴井

印刷者 南京宜春閣印書館

$$\frac{204}{100}$$

